张居正

熊召正

第一回　病皇帝早朝生妄症　美贵妃衔恨说娈童

隆庆六年闰二月十二日清晨，春寒料峭的北京城仍是一片肃杀。后半夜响了几声春雷，接着扯起漫天丝丝冷雨，天气越发显得贼冷，直冻得狗缩脖子马喷鼻，巡夜的更夫皂隶一挂清鼻涕揪了还生。却说各处城楼五更鼓敲过之后，萧瑟冷清一片寡静的京城忽然喧哗起来，喝道声、避轿声、马蹄声、唱喏声嘈嘈杂杂。通往皇城的各条街衢上，大小各色官轿一乘接一乘匆匆抬过。憋着一泡尿也舍不得离开热炕头的老北京人都知道，这是例朝的日子——不然，这些平日锦衣玉食的章服之侣介胄之臣，决计不肯吃这等苦头。□□□大内刻漏房报了寅牌，只见皇城午门内东南角的内阁衙门，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被司阍缓缓推开。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门里走出来。此时熹光初露冻雨才停，悠扬而又威严的钟鼓声在一重重红墙碧瓦间跌宕回响。参加朝见的文武百官在鸿胪寺官员的带领下已来到皇极殿外序班站好。□□□两位阁臣刚出大门，一阵寒风迎面吹来，把高拱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大胡子吹得零零乱乱。就因为这部大胡子，再加上性情急躁，臣僚和宫廷中的太监背地里都喊他高胡子。□□□“都二月了，风还这么刺骨头。”高拱一面整理胡子，一面用他浓重的河南口音说道。□□□“二月春风似剪刀嘛。”身材颀长器宇凝重的张居正，慢悠悠回答。他也有一部长须，只因用了胡夹，才不至于被风吹乱。□□□内阁大门出来几十步路，即是会极门。两个腰挂乌木牌的小火者正在擦拭会极门的础柱，见两个辅臣走过来，连忙避到一边垂手恭立。高拱看都不看他们一眼，只顾着和张居正说话：

“太岳，今日皇上要廷议广西庆远府僮民造反之事，兵部平常都是由你分管，你准备如何奏对？”张居正说：“广西庆远府山高林密，僮民于此聚居，本来就持械好斗，加之地方官吏无好生之德，盘剥有加，遂激起民变。其首领韦银豹、黄朝猛两人，胆大妄为，率领叛民屡戮天子命官，攻城劫寨，甚嚣尘上，如今已经三年。地方督抚连年请兵请饷，朝廷一一答应调拨，如今已耗去几百万两银子，可是叛民却越剿越多。昨日警报抵京，说是韦银豹又攻陷收复不到半年的荔波县城，把知县的人头挂在城墙上示众。擒贼擒王，要想荡平庆远积寇，地方宁敉，只有一个办法，把韦银豹和黄朝猛这两个贼首擒

杀。”高拱点点头说：“理是这个理，奈何剧贼据险，五万官军剿了三年，自己损兵折将，却没伤着韦银豹一根毫毛。”“这是用人不当，”张居正决断地说，“应重新选派两广总督。”高拱警觉地问：“你认为应该选派谁？”张居正答：“我还是推荐殷正茂。”高拱的脸色略一阴沉，这位“天字一号”枢臣，同时兼着吏部尚书，拔擢用人之权，被他牢牢抓在手中。此时他冷冷地说：“你已经三次举荐他，我已说过，这个人不能用。”张居正并不计较高拱的粗暴态度，只是感叹道：“我真不明白，元辅为何对殷正茂成见如此之深。”高拱说：“殷正茂这个人虽有军事才能，但贪鄙成性，起用他，不要说我，皇上也不会同意，朝中大臣更不会支持。”张居正摇摇头。他知道高拱在这一问题上怀有私心。现任两广总督李延是高拱的门人，深得高拱信任。但正是这个李延，心胸狭窄嫉贤妒能容不得人。先是排斥令倭寇毛贼闻风丧胆的铁胆英雄戚继光，戚继光奉调北上任蓟镇总兵后，另一位抗倭名将俞大猷接替他继续担任剿匪任务，李延又多方掣肘，扣军饷，弄得俞大猷进退两难。这回韦银豹攻陷荔波县城，李延不但不引咎自责，反而上折子弹劾俞大猷拖延军务，剿匪不力。朝中大臣，如兵部尚书杨博、左御史葛守礼等，都知道俞大猷的冤枉。但高拱一味偏袒李延，他们也无可奈何。张居正私里征求过杨博和俞大猷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李延不撤换，庆远叛贼就绝无剿平之日……□张居正沉思着不再说话，高拱又说：“太岳，待会儿见到皇上，不要主动提出更换两广总督事。不管李延留不留任，反正殷正茂不能接任。再说，内阁没有议决，一下子捅到皇上那儿，倘若争执起来，叫各位大臣怎么看？”□□□高拱明是规劝，暗是威胁。张居正苦笑一下答道：“你是首辅，凡事还是你说了算。”□□□说话间，两人走出会极门。由此北上，便是皇极门前的御道。忽然，御道上传来喧闹之声，两人循声望去，只见靠近皇极门的御道中间，停着隆庆皇帝的乘舆。□□□高拱顿时心下生疑，对张居正说：“皇上这时候不在皇极殿中御座，跑来这里做甚？”□□□张居正也大惑不解。隐隐约约，他看到隆庆皇帝站在乘舆跟前指手划脚，仿佛在发脾气。□□□元辅，皇上像是有什么事。”□

张居正话音刚落，只见内使抬了两乘小轿飞奔过来，招呼两位阁臣上轿，说是皇上要见他们。□□□两位阁臣赶到时，只见隆庆皇帝朱载□正在乘舆旁边走来走去。他三十岁时，从父亲嘉靖皇帝手中接过皇位，改年号为隆庆。朱载□今年三十六岁，正值盛年，却因酒色过

度，未老先衰。这会儿只见他满脸怒气，身上虽然穿着大朝时的章服，但头上的冠冕却没有戴正，前后对称的□板歪在一侧，缀吊着的珍珠宝玉一片乱摇。一大群乾清宫的近侍环跪在隆庆皇帝周围，一个个战战兢兢，显得异常紧张。□□□“皇上！”□

不等轿子停稳，高拱就跳将下来，疾声喊了一句，走到皇上跟前跪了磕头。张居正跟在他身后，也跪了下去。□□□“啊，你们来了，来了就好，我要告诉你们，我气死了，气死了，气死了！”隆庆皇帝不停地来回走动，嘴里恨恨不休地唠叨着。雨虽停了，但天尚阴沉，北风一阵赶一阵地刮。两位大臣跪在地上，棉袍子被渍水浸湿，又冷又硬的石板硌得膝盖生痛生痛，寒气也透入骨髓。

这滋味很不好受，但皇上没有发话，谁也不敢起来。“皇上，赐两位老先生平身吧。”服侍在侧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张贵小声提醒，隆庆皇帝这才弯腰扯住高拱的衣襟，大声嚷道：“起来。”□□□“谢皇上。”□

高拱与张居正谢恩站起，两人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都不知道皇上为何突然怒气冲冲。隆庆皇帝仍然扯着高拱的衣袖。又是一阵寒风吹来，高拱刚整理好的胡子又乱了，飘了一脸，高拱有些尴尬，伸手拂尽脸上的银白长须，轻声说：“皇上，早朝的时间到了。”□□□“早朝，什么早朝？”隆庆皇帝仿佛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两位大臣这才感到皇上神情恍恍惚惚，与往日大不相同。高拱于是小心翼翼问道：“皇上不早朝，又想做什么呢？”□□□隆庆皇帝沉默不语，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高拱。忽然他把高拱拉到一边，耳语道：“你是腾的老师，也是朕一手提拔的首辅，现在有人欺负朕，你到底管还是不管？”□□□高拱小心地问：“是什么人敢欺负皇上？”□

隆庆皇帝愣了一下，继续说道：“你把奴儿花花给我找回来。”□“这……”高拱一时语塞。□□□在隆庆皇帝与高拱说话时，张居正小声问张贵：“皇上今儿早上怎么了？”□□□张贵说：“早上起床盥洗，皇上还好好儿的，一出乾清宫，刚坐上轿舆，皇上就嚷着要下来。然后不知为何气呼呼的，一口气走到这里来了。”□□□“皇上手上的疮好了吗？”□

“没有，”张贵摇摇头，声音愈低，“有时候痒起来，整夜都不能睡觉。”□□□“叫过太医了吗？”张居正问。□

“哎呀，还没有，”张贵一拍脑门子，连忙对身边的一位小火者说，“快，去叫太医来。”

小火者飞一般的跑走了，一直拽住高拱衣袖不放的隆庆皇帝，这时声音又高了起来：“一说□□奴儿花花，你就不吭声，朕看你也不是个忠臣！”□□□高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如何应答。站在一旁的张居正上前朝皇上一揖说：“请皇上回宫吧。”□□□“皇上，回宫吧。”高拱也小声请求。□

犹豫了一会儿，隆庆皇帝长叹一声说：“好吧，你们送我。”□□□高拱用手指了指轿门，示意隆庆皇帝上轿。皇上却不理会，他仍拽住高拱的衣袖，抬步走向皇极门前的金台。□□□在金台上，隆庆皇帝又停下脚步，望着晨光中巍峨的皇极殿，忽然跺了一下脚，恨恨地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小，如何是好？”□□□就这么几句话，隆庆皇帝重复说了好几遍。说一遍，捶一下胸。说到后来，几乎变成了哭腔。□□□见皇上如此失态，高拱与张居正面面相觑。作为大臣，他们不敢打断皇上的唠叨。直到隆庆皇帝停住嘴，高拱才赶紧安慰说：“皇上万寿无疆，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隆庆皇帝愣愣地望着高拱和张居正，忽然又不说话了。隔一会儿，他挽起衣袖，对两位大臣说：“你们看，我这手腕上的疮还未落痂。”□□□高拱说：“皇上病刚有好转，千万不要发怒，恐伤圣怀。”□□□隆庆皇帝颓然不答，过了好一会儿，才长叹一声说道：“什么事都没有，只是内官坏了，先生你怎么能知道。”□□□说毕，隆庆皇帝仍然拉着高拱的手，走进皇极门，下了丹墀。□□□“上茶。”隆庆皇帝喊道。□

此时依然是天低云暗，站在这皇极门内空荡荡的广场上，身上仍感受到北风中的飒飒寒意。

近在咫尺的皇极殿外，文武百官早已列队站好等着朝见。现在，他们都看到皇上和两位辅臣站在广场上，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禁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时，内侍搬来一把椅子，北向而设，请皇上落座。隆庆皇帝不肯坐，内侍又把椅子车了一个方向，朝向南方，隆庆皇帝这才坐了下来，但他拉住高拱的那只右手，却一直不肯松开。

内侍又把茶送了上来，隆庆皇帝伸出左手接过茶杯，喝了几口，这才长出一口气，对高拱说：“现在，我的心稍微安宁了些。”□□□说着，隆庆皇帝站起身来，由东角门穿过皇极殿与建极殿，走到乾清宫门。一直被隆庆皇帝拽着衣袖的高拱，这时停下脚步。□□□“走。”隆庆皇帝催促。□

“臣不敢入。”高拱说。□

乾清宫属于皇帝的生活休憩之地，称作后宫，也叫大内。后妃宫娥都住在里面，除了内侍，朝廷命官一概不得入内。□□□隆庆皇帝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说：“送我！”□□□既然皇上这样坚持，高拱也只得遵旨行事，和张居正一直陪着隆庆皇帝走进乾清宫，进入到寝殿。皇上坐到御榻上，右手仍牢牢地抓着高拱。□□□当皇上由两位阁臣陪同不入殿早朝而径直走回后宫时，百官们便感到事情不妙。开国元勋成国公朱能的后代，第六代成国公朱希忠也在早朝的行列中。所有官员中就他的爵位最高。为了探个究竟，他便尾追而至，在乾清宫门口赶上了他们，一同进了寝殿。□□□隆庆皇帝刚坐定，朱希忠和张居正便一齐跪到榻前磕头。高拱因为被皇上拉着手，想磕头膝盖不能着地，身子一歪一歪的，显得局促不安。隆庆皇帝见状，就松开了手。□□□三个人磕头问安毕，隆庆皇帝也不说什么话。三个人便知趣地退了出来，却也不敢走开，只是在乾清宫门外等候。□□□不一会儿，有内侍出来传旨，让两位内阁大臣重入乾清宫。□□□隆庆皇帝仍坐在刚才的那乘御榻上，神色安定了许多，只是两颊依然通红，眼光也显得呆滞，他对两位大臣说：“朕一时恍惚，现在好多了。自古帝王后事，都得事先准备，卿等务必考虑周全一些，照章而行。”□□□说毕，示意二位大臣退下。高拱赶紧伏奏：“臣等遵旨，只是还有一件要紧事，须得请示皇上。”□□□“何事？”隆庆皇帝问。□

“昨天，臣已将庆远前线传来的八百里快报传入宫中，原定今日早朝廷议，对叛民首领韦银豹、黄朝猛等，是抚是剿，两广总督是否换人，广西总兵俞大猷是否降旨切责，还请皇上明示。”□□□隆庆皇帝不耐烦地把手一挥，嘟哝道：“朕也管不得许多了，你就替朕拟旨吧。”□□□“臣遵命。”□

高拱亢声回答，并下意识地看了看跪在身边的张居正，然后一起走出乾清宫。朱希忠也还没有离开，见他们出来，连忙迎上前焦急地

问道：“请问二位阁老，皇上有何吩咐？”□□□高拱阴沉沉地回答：“皇上让我们考虑后事安排。”□□□就在隆庆皇帝还在皇极门前的御道上闹腾时，住在慈庆宫里的陈皇后也已起了床，近侍的宫女刚刚帮她梳洗完毕，慈庆宫里的管事牌子邱得用就进来禀报，说是李贵妃带着太子爷向她请安来了。□□□陈皇后走进寝房隔壁的暖阁，只见李贵妃母子二人已经坐好了等她。她刚进暖阁的门，李贵妃就连忙站起来朝她施了一礼，然后牵过身边的一个小孩儿，对他说道：“给母后请安。”

□“母后早安。”□

小孩儿声音脆得像银铃，说着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哎哟，快起来。”□

陈皇后疼爱地喊了一声，拉起小孩儿，一把揽到怀里。□□□这孩儿便是当今太子，已满九岁的朱翊钧。□

陈皇后今年二十八岁。隆庆皇帝还是裕王的时候，娶昌平的李氏为妃。李妃不幸早年病故。

裕王又续娶通州的陈氏为妃，这陈妃就是如今的陈皇后。而李贵妃则是当年选进裕王府中的一名宫女。由于聪明伶俐，被一向喜欢女人的朱载□看中，一次酒后，拉着荒唐了一回。没想到就这一次，朱载□再也离不开这位宫女了。这位并非天姿国色的女孩子，身上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非凡吸引力，陪着唠嗑子能让你满心喜悦，陪着上床能让你销魂。自从有了她，朱载□只恨白天太长，夜晚太短。过不多久，这位进裕王府不到一年的宫女就怀孕了。陈皇后虽然地位崇高，无奈肚子不争气，到现在仍没有生育。而这位宫女却为朱载□生下了头胎贵子。母以子贵，于是从地位低下的都人晋升为太子妃。当了妃子后，她又为朱载□生下了第二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潞王。朱载□登基后，元配夫人顺理成章被册封为皇后，而这位生下太子的妃子也就被册封为贵妃了，其地位在众妃之上，仅次于住在慈庆宫中的陈皇后。

自古以来，后宫争宠，常常闹得乌烟瘴气。皇上就那么一个，可是在册的皇后嫔妃少则几十，多则上百，还有数以千计的宫娥彩女，一个个冰清玉洁，国色天香。这么多的粉黛佳人，皇上哪里照顾得过来？于是，需要温存、需要体贴的这些年轻女人们，便在那重门深禁之中，为了讨得皇上的欢心与宠爱，不惜费尽心机，致对手于死地。

这脂粉国中的战争，其残酷的程度，并不亚于大老爷们设计的战阵。紫禁城看似一潭死水，但在岁月更替的春花秋月中，该有多少红粉佳人，变成永不能瞑目的香艳冤魂。远的不说，就说隆庆皇帝的父亲，前一朝的嘉靖皇帝，一日躺在爱妃曹端妃的被窝里，被曹端妃身边的宫婢杨金英闯进来，用一根丝带勒住了脖子。亏得方皇后赶来救驾，才侥幸免于一死。嘉靖皇帝惊魂甫定，听说方皇后已传旨把杨金英连同曹端妃一块儿杀了。嘉靖皇帝明知这事儿与心爱的曹端妃没有牵连，但方皇后自恃救驾之功，捎带着除了自己的情敌，叫你有口难言。嘉靖皇帝因此理解了女人的狠毒，长叹一声，就搬出了紫禁城，住进西苑，从此再也不肯回来。□□□后宫的矛盾，多半集中在皇后与贵妃的身上。可是，隆庆皇帝身边的陈皇后与李贵妃，给外人的印象是相敬如宾，好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姐妹。因此，宫里宫外的人，都称赞她们贤慧。

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李贵妃。起初，看到隆庆皇帝宠爱李贵妃，陈皇后心中多少还是有些酸溜溜的。等到李贵妃生下太子,陈皇后的提防之心更加明显了。李贵妃早就看出了陈皇后的心思。她并不计较，无论人前人后，从不说陈皇后一句坏话。隆庆皇帝登基后，按理陈皇后应住进坤宁宫，但因她多病，自己要求别宫居住，因此被安排住进东院的慈庆宫。李贵妃住在西院的慈宁宫。年复一年，每天早晨，李贵妃都带着太子到慈庆宫来给陈皇后请安。长此以往，面对李贵妃这一份知情达理、安分守己的诚挚，陈皇后那一点戒备之心、妒忌之情也就烟消云散了。两人真正成了好姐妹，什么体己话儿都往一块儿说。□□□这会儿，陈皇后把朱翊钧拢在怀里，握着他的小手儿，心疼地说："天这么冷，应该让孩子多睡一会儿。我早就说过，你这早晨请安的客套，应该免掉。"□□□"老八辈子的规矩，若是在我头上免掉了，后头的人，岂不把我当成罪人。"□□□李贵妃笑盈盈地说。她不是那种妖艳的美人，但楚楚风韵，眼波生动，一颦一笑，顾盼生姿。一看上去就知道是一个既有魅力又有主见的女人。□□□陈皇后比李贵妃大两岁，虽然看上去身体欠佳，但端庄美丽，自有一股雍容华贵的气质。听了李贵妃的话，她浅浅一笑，又勾下头，逗怀里的小太子玩。因为自己没有生育，小太子又聪明可爱，陈皇后也就特别喜欢他，疼爱得倒像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一般。□□□"钧儿，昨儿个读的什么书？"陈皇后问。□

“《论语》，读到最后一节了。”朱翊钧觉得这位皇后妈妈比亲妈妈随和得多，因此，也很愿意和她搭话儿。□□□“哟，孔圣人的书，都读到最后一节了。”□

陈皇后啧啧连声。她手边的茶几上，就放着一部《论语》，这是特为朱翊钧准备的。□□□“钧儿，背一遍给母后听。”李贵妃一旁说。□□□陈皇后拿起《论语》，翻到最后一节，朱翊钧离开陈皇后的怀抱，在屋子中央站定。朗声读道：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好了好了。”陈皇后放下书，一把搂过朱翊钧，称赞说：“这么深的学问书儿，你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长大了怕不要当个状元郎。”□□□“不，母后，状元郎由我来点，我想叫谁当，谁就当！”□□□朱翊钧说这话时，眼睛睁得大大的，虽然是个孩子，但露出一副天潢贵胄的气派。□□□陈皇后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自嘲地笑道：“哎呀，看我糊涂得，我的儿是当今太子，将来要当万岁爷的。状元郎学问再好，也只是你手下一个办事儿的。是不是，钧儿？”□□□朱翊钧点点头。□

“太子爷，早安！”□

忽地门外一声喊，寻声望去，只见陈皇后跟前的一名近侍提着个鸟笼子站在门口。方才的话，并不是近侍说的，而是笼子里那只羽毛纯白的鹦鹉叫出来的。□□□这名近侍也只有十五六岁年纪，叫孙海，专管这只鸟笼子。朱翊钧很喜欢这只会说话的鹦鹉，每次来，都要逗逗它。□□□“大丫环。”□

朱翊钧欢快地喊着白鹦鹉的名儿，追了上去。陈皇后也很喜欢这只鸟，说它像贴身丫环一样可以逗乐儿，解闷子。故给它取了这么个酸不溜秋的名儿。□□□朱翊钧把嫩葱儿一样的手指头塞进鸟笼，戳白鹦鹉的脑袋，鹦鹉也不啄他，只是扑楞着翅膀躲闪。□□□“孙海，带太子爷到花房去，逗逗鸟儿。”□

“是。”□

孙海答应，带着朱翊钧离开了暖阁。□

细心的陈皇后早已觉察到，李贵妃今儿早上像是有心思，因此便支走小太子，好给两人留个说话的机会。□□□得小太子的皮靴声“橐橐橐”地走远了，李贵妃开口说：“皇后，看你的气色，这些时一天比一天好。”□□□“我自家也感觉好些，以前总是空落落的，打不起精神来，现在这腿儿、胳膊肘儿也不酸软了。”陈皇后说着，晃了晃身子，表示自己的身子骨硬朗了许多，接着说：“身子在于调养，春节后，换了个太医的药，吃了一个多月，明显地见效。”□□□“可是，皇上的病，怎么就这么难得好?”李贵妃脸上挂着的笑容消失了，换了个愁容满面。□□□陈皇后瞟了李贵妃一眼，看她心事重重的样子，一定有不少隐情，于是问道：“你是说，皇上手上的疮？”□□□李贵妃点点头，说道：“春节时，只是手腕上长了一颗，起先只有豌豆那大，几天后，就铜钱那大一颗了，而且还流水，黄黄的，流到那里，疮就长到那里。过元宵节看鳌灯那会儿，这手上的疮，就长了十几颗，起先还只是右手有，后来左手也长了。现在，屁股上也长了两颗。”□□□陈皇后明白李贵妃的愁容是为这档子事儿，于是宽慰说：“昨儿个我还问了太医，他说皇上的疮已经结痂了。”□□□“那是让人看得见的地方，”李贵妃说，“胳肢窝里的，屁股上的，还在流水啊！”□□□陈皇后因为身体不好，已有好几年不曾侍寝。听李贵妃说到皇上这些隐私地方，心中难免生起醋意，但一闪即过，随即关心地说：“你可得当心，听说这种疮叫杨梅疱，同房会传染的。”□□□李贵妃叹一口气说：“多谢皇后关心，妾身正为这件事担心不尽。昨晚，皇上让我过去，我推说在经期，身子不便，就没有去。”□“这样皇上岂不伤心？”□□□“是啊，可是我又有什么法子呢？”李贵妃说着流起了眼泪。□□□陈皇后也蹙起眉头，半是忧虑，半是愤慨地说：“妹子，你我都知道，皇上一天都离不得女人，还巴不得每天都吃新鲜的。宫中嫔妃彩女数百个，像你这样能够长期讨皇上喜欢的，却没有第二个。这时候他招你，除了陪他作乐，他还想说说体己话。你这样不能满足他，孟冲这帮混蛋就又有可乘之机了。”□□□“你是说，皇上还可能去帘子胡同？”□

“什么？帘子胡同？”陈皇后仿佛被大黄蜂螫了一口，浑身一抖索，紧张地问，“你怎么提到这个龌龊地方？”□□□李贵妃从袖子中掏出丝帕□了□眼角的泪花，不禁恨恨地说：“昨日冯公公过我那里，对我说了一件事。”□□□“什么事？”□

“去年腊月间一天夜里，万岁爷让孟冲领着，乔装打扮，偷偷摸摸出了一趟紫禁城。”□□□“啊？去哪儿？”□

“帘子胡同。”□

陈皇后倒抽一口冷气。早在裕王府的时候，有一次，朱载□在枕边提到北京城中的帘子胡同是男人们快乐销魂的地方，于是她就起心打听。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吓一跳，原来这帘子胡同里住着的尽是些从全国各地物色来的眉目清秀的小娈童，专供闲得无聊的王公贵戚、达官贵人房中秘玩。□□□“孟冲这个混蛋，勾引皇上去这种脏地方”。陈皇后不由得恨恨地骂起来。□□□孟冲是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宫内太监称为内宦，机构庞大，共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等二十四衙门，打头儿摆在第一的就是司礼监。而掌印太监又是司礼监第一号头儿，因此也是太监的大总管。地位显赫，素有“内相”之称。隆庆皇帝登基时，掌印太监是陈洪。陈洪因办事不力被撤了，接任他的便是孟冲。□□□“这件事若是传了出去，朝中文武百官，天下百姓，该如何看待皇上？”李贵妃一腔怒气，强忍着不便发作。□□□这时宫女送上两小碗滚烫的参汤来，陈皇后取一杯呷了一小口，徐徐说道：“做出这等下流事来，不知是皇上自己糊涂呢，还是受了孟冲唆使。”□□□李贵妃怒气攻心，嫌参汤太热，吩咐侍女另沏一杯花茶。接着回应陈皇后的话说：“孟冲毕竟是个无根的男人，也不知道娈童究竟有何滋味，这肯定是皇上的心思。这些年来，皇上什么样的女人都玩过了，心中难免就打娈童的主意。”□□□陈皇后不解地问：“娈童究竟有什么好玩的，妹子你清楚不？”□李贵妃脸一红，忸怩了一阵子，才不情愿地回答：“听人说，娈童做的是谷道生意。”□□□“谷道，什么叫谷道？”陈皇后仍不明就里。□□□“谷道就是肛门。”□

陈皇后顿时一阵恶心：“这种地方，也能叫皇上快活？”□□□李贵妃道：“皇上毕竟也是男人啊，男人的事情，我们做女人的哪能全都体会。”□□□陈皇后紧盯着李贵妃，一脸纳闷的神色，喃喃私语道：“看你这个贵妃，大凡做女人的一切本钱你都有了。可是皇上为何不和你亲热，而去找什么娈童呢？果真男人的谷道胜过女人？”□□□几句话臊得李贵妃脸色通红，赶紧岔开话头说：“话又说回来，孟冲如果是个正派人，皇上也去不了帘子胡同。”□□□“我早就看出孟冲不是好东西，”陈皇后继续骂道，“偏偏皇上看中他。”□□□“皇上？皇上还不是

听了那个高胡子的。”李贵妃银牙一咬，泼辣劲也就上了粉脸红腮，“□□皇上一登基，高胡子就推荐陈洪，陈洪呆头呆脑的，什么事都料理不好。皇上不高兴，高胡子又推荐了孟冲，这人表面上看憨头憨脑，其实一肚子坏水，流到哪里哪里出祸事。这不，把万岁爷勾进了帘子胡同，惹出这个脏病来。”□□□“啊，你说万岁爷的疮，是在帘子胡同惹回来的？”陈皇后这一惊非同小可。□□□不在那儿又在哪儿呢？你，我，宫中这么多的嫔妃贵人，哪个身上长了这种疮？”□□□陈皇后点点头，又说：“听说梅毒是男女房事时相传，只是不知娈童的谷道里，是不是也带这种邪毒。”□□□说到这里，李贵妃的脑海里立刻浮出一个高鼻凹眼的鞑靼美女，顿时又把银牙一咬，恨恨地说，“要不，就是那个奴儿花花！”□□□一听这个名字，陈皇后浑身一激凌，说：“这个骚狐狸，幸亏死了。”□□□“就因为她死了，皇上才不开心，跑到帘子胡同寻欢作乐。”□□□“这倒也是。”陈皇后叹了一口气，“亏得冯公公打探出来，不然我们还蒙在鼓里。”□□□“唉，想到皇上的病，这般没来由，我就急得睡不着觉，昨夜里，我又眼睁睁挨到天亮。”

说着，李贵妃眼圈儿又红了。陈皇后心里也像塞了块石头。正在两人唉声叹气之时，乾清宫里的一个管事牌子飞快跑来禀告说：“启禀皇后和贵妃，皇上又犯病了。请你们即刻过去。”

第二回　述病情太医藏隐曲　定总督首辅出奇招

紧挨乾清宫的东暖阁，是皇上批览奏折处理政务之地。虽然书籍盈架卷帙浩繁，看上去却少有翻动。硕大几案之后正面墙上，悬了一块黑板泥金的大匾，书有“宵衣旰食”四个大字，却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世宗皇帝的手书。按规矩这东暖阁外臣不得擅入，但隆庆皇帝有时懒得挪步，偶尔也在这里召见大臣垂询军政大事。因此这东暖阁中也为大臣设置了一间值房，以备不时之需。眼下这间值房正好派上了用场。离开隆庆皇帝寝宫的高拱与张居正，被安排在这里守候。没有皇上的旨意，他们不得离开。乾清宫本来就烧了地龙取暖，再加上值班太监临时又增烧了铜盆炭火，值房里显出一片温暖祥和。两位大臣刚刚坐定，御膳房的小火者就摆上了一桌茶点，琳琅满目总有好几十样。折腾了一早晨的高拱，早已饥肠辘辘。小火者添一碗加了蜜枣枸杞的二米粥捧上。他接过刚要喝，却一眼瞥见盛粥的小瓷碗上绘了一幅春宫图：一对妙龄男女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少女弯腰两手扶住一把椅子，回过头来朝身后站着的少男莞尔微笑，大送秋波，少男手拿阳具顶着少女高高翘起的白腻丰腴的屁股……高拱顿时大倒胃口，放下那只碗，对侍立在侧的小火者说：“再给我换一碗。”小火者以为高拱嫌二米粥太烫，躬身回答说：“高老先生，二米粥刚出锅，都是这么烫的，要不，您老先喝碗牛乳。”宫中规矩，太监统称内阁大臣为老先生。高拱情知小火者理解错了，索性将错就错，只要能换碗就成，回答说：“中，那就先喝碗牛乳。”小火者添了一碗牛乳捧上。高拱接过那只碗，又傻眼了。碗上仍是绘的一幅春宫画，一对赤裸男女在床上滚作一堆，两嘴相吻，男的一手拿住女的乳房，一手按住女的下身，淫邪不堪。高拱又把碗放下了。他看了看坐在对面的张居正，正专心致志地喝着二米粥。他顿时生起气来，朝小火者做起了脸色：“再给我换一碗。”小火者觉得这位首辅大人比皇上还难侍候，却也只能赔着小心问道：“要不，给您老换一碗莲子雪花羹？”高拱回答：“还是二米粥，给我换只碗。”

“换碗？”小火者伸着脖子看了看高拱面前的两只碗，迷惑不解地问，“请问高老先生要只什么样的碗？”高拱指了指碗上的春宫画，啐了一口骂道：“你看看这碗上画的什么劳什子，叫人如何吃得下饭。

嗯？”□小火者这才明白高拱挑剔的原因，嘴一咧想笑，但看高拱乌头黑脸样子吓人，又赶忙收了笑容答道：“今天这顿早点，是孟老公公特意关照下来，按皇上早点规格给二位老先生办下的，皇上平常用餐，用的也是这些碗碟。”□小火者这么一解释，高拱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缓和口气说：“你给我找只没画儿的碗来。”

□　小火者见怪不怪，摇摇头答道：“不是奴才驳您老的面子，这乾清宫里，实在找不到一只没有画儿的碗。您老看看桌上的这些碗碟，哪一只上头没有画儿？”□高拱俯身一看，果然所有的杯盘碗碟大至罐小至汤匙都绘有春宫画。这时张居正正津津有味地吃第二碗二米粥，高拱狐疑地问他：“你那碗上也有？”□张居正笑一笑，把碗伸过来给高拱看，说道：“我这只碗上不但绘有巫山云雨男女销魂之状，旁边还题了一句诗：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吃得下？”高拱问。□

“皇上吃得下，我们作大臣的，焉有吃不下之理。”张居正说着，又伸筷子夹了桌上的一块枣泥糕送到口中。□高拱无奈，只得弃了牛乳、二米粥不喝，伸筷子夹桌上的各色点心吃。一边吃，一边问小火者：“你刚才提到孟公公，他人呢？”□小火者答道：“孟公公在司礼监值房里。”□

“他怎么没过来？”□

“回高老先生，没有皇上的旨意，孟公公不能过来。”□吃着吃着，高拱心里又来了气。世宗皇帝在位时，当今皇上被封为裕王。高拱是裕王的老师，担任讲席有十几年之久，两人感情自是非同一般。裕王登基成了隆庆皇帝，高拱政治生涯峰回路转，顺利入阁。但因他性情急躁遇事好斗，很快又受到几个资深老臣的排斥而怆然出阁，直到隆庆四年才荣登首辅之位。隆庆皇帝对这位老师相甚为倚重，大小政务任其处置绝少掣肘。高拱对这知遇之恩感激涕零，久而久之也就沽恩恃宠，朝中大事由他一人专断。他心底很清楚，要想保住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天字一号枢臣地位，就必须保证皇上春秋康健，国祚绵长。可是，怎奈这个皇上是个色中饿鬼。刚才在皇极门外，问他要那个鞑靼美女奴儿花花，现在在这乾清宫里，又看到这么多餐具器皿上的春宫画。长期置身于这种淫邪环境，纵是神仙，也难保金刚不坏之身。想到这里，高拱把手中筷子狠狠朝桌上一掼，怒气冲冲地说：“这些餐具，应该统统撤换。”□几个小火者都吓得退到一边，噤若寒蝉，

张居正呷了一口碧螺春漱漱口。十年前他与高拱在国子监共事，尔后又都充当裕王府讲官，现在又同为内阁辅臣，对高拱的脾气心性是再熟悉不过了。“元辅”，张居正缓缓说道，“制作这批餐具瓷器的二十万两银子，还是你指示户部，从太仓银中划拨的呢。”张居正这么一提醒，高拱倒记起来了。他任首辅之初，皇上谕旨要在景德镇开窑烧制一批宫廷专用瓷器，内务库造了一个预算报来，总共需用二十万两银子。高拱心里头虽然觉得此举太过糜费，但皇上既已发话，还得承旨照办，于是吩咐户部如数拨给。宫廷所用各色物件，照例都由皇上直接派太监监造，政府不得过问。所以高拱虽然出了钱，却并不知道烧制的是些什么玩艺儿。“我倒要查查，把春宫画烧到瓷器上，究竟是什么人的主意。”高拱悻悻地说。“元辅不用查了。”张居正说着，就把东暖阁的当值太监喊了来，问他，“听说东暖阁里头，有一面墙陈列的都是隆庆四年烧制的瓷器，可有此事？”当值太监回答：“回张老先生，确有其事。”

张居正说：“你可否领元辅进去一看？”

当值太监点点头。东暖阁与这值房本来就一门之隔，当值太监推开门，让两位辅臣进去。皇上召阁臣议事，大都在文华殿或者平台。高拱与张居正两人虽然都在内阁多年，却也是第一次进到东暖阁。高拱首先看到“宵衣旰食”那块匾额。扫了一眼罗列整齐的书籍卷帙之后，便走到北墙一列古色古香的红木古董架前，靠近皇上批览奏章的那只架子上，分三层陈列了二十四只尺八月色素盘，这些盘光泽典雅，薄如卵膜，每只盘面上均绘有男女交媾之图。仔细看来，却是根据民间流传既久的《素女经》编绘而成的。二十四幅春宫图分别描绘出二十四种男女交媾之法。“皇上每天就是看着这些盘子处置国家大事？”高拱不禁在心底发问，顿时产生国家社稷庙堂神器遭到亵渎的感觉。张居正比高拱看得仔细，他伸手弹了弹一个盘子，发出清脆的响声，整只盘子仿佛都在颤动，他拿起那只盘子举在眼前一看，盘子仿佛是透明的，他把盘子翻了一个面，从盘底依然可以看清盘面上绘制的那幅春宫图——红男绿女，毛发俱见。“这是景德镇瓷器的极品！”张居正赞叹道。当值太监凑上前来答道：“听万岁爷说，就这二十四只盘子，烧制的工价银就费去了六万两银子。”“啊？”张居正目光一转，望着高拱说道，“宁夏一省一年的赋税收入，不过两万多两银

子，贵州一省也才三万多两。这一套盘子，要耗掉两省一年的赋税。”高拱恨不得把这些盘子一古脑儿掀翻在地摔个粉碎，但听出张居正的话中却有讥讽他的意思，不由得脸一沉，反唇相讥道：“你我方才吃的这顿早点，也够乡下小户人家一年的用度，处处打小算盘，皇上的威福何在！”说话间，两人回到值房。小火者已撤去了那桌早点，为两人重新沏茶。吃早点之前，高拱就吩咐过，一俟太医给皇上诊断完毕就过来具报。这会儿太医离开寝宫来到值房。行了官礼之后，高拱问道：“皇上患的何病？”太医答：“依卑职诊断，皇上是中风。”

“中风？”高拱有些怀疑，“大凡中风之人，或偏瘫在床，或口齿不清，如何皇上还满地乱跑，打妄语？”太医答道：“元辅所言极是，一般中风之人都是这种症状，但皇上情形又有所不同。皇上平常吃的补药太多，人总是处在极度亢奋之中。方才卑职给皇上把脉，寸脉急促，关脉悬浮而尺脉游移不定，这正是中焦阻塞内火攻心之象。病从丙，按五行来讲，丙为火，正月为寅，木助火发，皇上内火出表为疮，可见火毒之重。如今到了卯月，邪火更旺，出表为疮，攻心为毒。皇上的火毒已由表及里，由皮入心。在表者，疮毒猖獗，入心者，火燎灵犀，便会生出许多妄想。所谓风，就是火毒。所以卑职才敢断语，皇上今次之病，实乃中风之象。”这太医快七十岁了，在太医院已呆了四十年，论医术是太医院中的首席。听他娓娓道来，剖析明白道理充足，高拱不得不信，一颗心顿时也就沉重起来，他下意识捻了捻胡子，打量着太医问道：“依你看，皇上的病重还是不重？”“重！”太医回答肯定。

“重到何等地步？”

面对首辅的逼问，太医感到犯难。因为据他拿脉来看，皇上已病入膏肓，弃世也只在百日之内。但如据实禀告，首辅一怒，定他个“妖言惑众，诅咒皇上”的罪名，轻者发配边疆，重者斩首弃市。若隐瞒不报，到时候皇上真的一命归西，也可以定他个“诊治不力，贻误病情”之罪，照样可以严惩。在心里盘桓一番，太医答道：“中风之症，古来就是大病，何况皇上的风症，比起寻常症状来，显得更为复杂，若要稳住病情不至发展，重在调养。”“如何调养？”

“方才卑职已经讲过，病从火，人自娘胎出来就带了火毒，一个人只要注意降火，就能保证大病不生，以终天年。自古神医如扁鹊、华佗，还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张仲景的《伤寒论》，讲的都是祛火去邪的道理。而祛火去邪之大法，第一条就是要清心寡欲。皇上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再辅以汤药，病情就一定能够好转。”□听了太医一席话，在座的人都默不作声。太医又把为皇上开出的药单呈上请高拱过目。高拱胡乱看了一回，脑子里却浮出瓷盘上的那些春宫图来。他知道皇上第一等做不了的事就是清心寡欲。作为臣道，可以为皇上排忧解难，处理好军政大事，但对于皇上的私生活，却是不敢随便进言的。隆庆二年时，礼科都给事中胡达奎上本规劝皇上不要沉湎女色，而应配厚德于天地，以国事为重，进贤亲政，垂范天下。结果惹得龙颜大怒，批旨下来把胡达奎削职为民，永不叙用。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规劝皇上。高拱饱读圣贤之书，红颜误国的道理，他可以一车一车地讲。但他柄国两年，对皇上的贪恋女色却一味地采取纵容袒护态度。唯其如此，他这位内阁首辅才能够臣行君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控御百官于股掌之中……如今风云突变，尽管太医闪烁其词。但从他的口风中依然可以听出皇上患了绝症。高拱看了看坐在对面的比他小了十三岁的张居正，突然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挥手让太医退下，又喊来东暖阁当值太监，对他说道：“你现在去内阁，传我的指示，让内阁中书迅速拟一道紧急咨文照会在京各衙门。第一，皇上患病期间，各衙门堂官从今天起，一律在衙门夜宿当值，不得回家；第二，从明日起，各衙门官员全部青衣角带入衙办公，为皇上祈福三天；第三，所有官员不得妄自议论皇上病情，违令者从严惩处；第四，各衙门不得借故渎职，办公勤勉一如往昔，凡欲议决之大事，一律申报内阁，不得擅自决断……”高拱斩钉截铁，一口气讲完他的指示。当值太监领命出了东暖阁前往内阁去了。望着他笃笃跑去的背影，高拱这才想起张居正坐在屋里，也就敷衍地问了一句：“太岳，你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张居正虽然对高拱这种无视次辅存在的做法大有腹诽，但表面上却看不出任何一点怨恨来，他笑模笑样地说：“元辅安排得妥帖周到，下官全都赞同。”□说话间，只见又有一个太监飞奔进来，跪在高拱面前，高声说道：“通政司差人给高老先生送来一封八百里快报。”说着把一封盖了关防封了火漆的信封双手递上，高拱接过一看，又是从广西庆远府前线传来的邸报。□□邸报是两广总督李延寄来的。

自从去年冬月叛民猖獗以来，李延一直在前线督阵围剿。这封邸报内容是，继上次韦银豹攻破庆远府后，数日前又连续劫掠了宜山、天河两县，军民死伤无数，天河县城几乎被焚毁。高拱读过，顺手把邸报递给张居正，恼怒地说："蒙古鞑子没有犯边，北方无事，没想到广西的几个蟊贼，竟然越闹越欢！"张居正看完邸报后说："李延不要奸隐瞒，如实禀告军情，也还算一个老成之人。他在邸报中为这次县城失守所作解释，说是岭南瘴疠，军士驻扎其中，多染疾疫，上吐下泻，浑身酸软乏力，站立尚且困难，何况持戈杀敌。这也不算推诿之词。"高拱哑然失笑，不无揶揄地说："一个时辰前，你还义正辞严，申说两广总督一定要撤换，如何现在口风一变，又为李延说起好话来？"张居正摇了摇手中的八百里邸报，回答说："仆之所言，元辅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李延心存政府，遇事实报，这是优点。但此人实非军事人才，奏章弄文是把好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却非他的长处。至于胜残去杀，诛凶讨虐，更非他能力所及。当一个府尹，抚台按台，李延足资重任，但当一个威镇三军的总督，实在是叫他勉为其难。"两人谈话间，东暖阁当值太监进来复命，言内阁书办官已按首辅指示拟出咨文，下午散班之前，即可传至京师各大衙门。与此同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也派人将十几份急待"票拟"的奏折送来，请首辅阅处。高拱翻了翻，挑出李延前一份报告庆远府失守的奏折以及广西总兵俞大猷自劾失职申请处分的手本，递给张居正说："这两份折子，皇上让我们票拟，你看如何处置？"张居正心里忖道："你不早就明确表示了态度么?这时候又何苦来假惺惺地征求我的意见呢？"不满归不满，但回答极有分寸："为剿灭韦银豹、黄朝猛率领的叛民，皇上已下过两道旨意。限期剿灭的话，不但兵部、内阁咨文多次提起，就是圣旨上也郑重说过。如何匪焰愈剿愈烈？依仆之见，督帅既然不作改动，但李延也好，俞大猷也好，都应该谕旨切责，稍加惩戒。""如何惩戒，是降级还是罚俸。"

"既是稍加惩戒，还是罚俸为宜。"

"罚俸有何意义，"高拱冷冷一笑，没好气地说，"打仗打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总督纵然俸禄全无，吃克扣可以吃出个富甲一方的人物来。"张居正心里一格登，他听出高拱的话改了平日态度，于是问道："依元辅之见，罚俸太轻？""是的。"

“元辅想给他们降级处理？”

“还是太轻！”

“那么，依元辅之见？”

“李延就地撤职，令其回原籍闲住。俞大猷嘛，罚俸也就不必了，降旨切责几句，令其戴罪立功。”高拱一脸愤怒，差不多已是吹胡子瞪眼睛了，这倒叫张居正犯了踌躇。俞大猷本来就是冤枉的，这么处理倒也在情理之中，但对李延的态度，却不知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元辅……”张居正喊了一句，竟没了下文。他以为高拱是一时生气说的气话，想规劝几句，但刚欲开口时又动了一个念头：高拱躁急于外而实际城府甚深，他如此作戏，肯定另有原因。因此把要规劝的话又全部咽回肚里。“太岳，”高拱指了指值房一头的几案，余怒未息地说，“你现在就坐过去，按我刚才所说进行票拟。”“元辅，还请你三思而行。”张居正坐在红木椅上品着碧螺春，不挪身子。“李延是我的门人，我知道你心存顾虑，也罢，我自己亲手来拟票。”高拱说着，人已坐到几案，援笔伸纸，一道票拟顷刻出来：“李延全无兢慎之心，屡误军机，骄逸丧败，导致叛首韦银豹、黄朝猛匪焰猖炽，期月连陷数县。失土之臣，罪责难逃。姑念平日尚无恶迹，今令原地致仕，开缺回籍，不必来京谢恩，钦此。”拟票完毕，高拱反复看了两遍，认为字字妥帖之后，才递给张居正，并问道：“殷正茂现在何处？”张居正心知高拱这是明知故问，仍然答道：“在江西巡抚任上。”高拱点点头，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对张居正说：“太岳，今天这第二道票拟，该由你来执笔了。着殷正茂接旨后一刻不能停留，火速赶赴广西庆远前线，接任两广总督之职。”张居正又是一惊。他与殷正茂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科进士，素知殷正茂处事心狠手辣，大有方略，实乃是封疆大吏之才。因此才抱着“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态度，屡次举荐他担任两广总督平定广西庆远叛乱。怎奈高拱知道殷正茂与他同年，屡屡找些理由搪塞。现在忽然主动提出启用，张居正本该高兴，但他觉得高拱态度改变过于突兀蹊跷难解，因此也就不敢掉以轻心，斟酌一番问道：“首辅不是说，殷正茂这个人贪鄙成性，不堪担此重任么？”“我是说过，”高拱并不为自己前后矛盾的态度而心虚神乱，而是把热辣辣的眼光投过来侃侃言道，“论人品，殷正茂的确不如李延。但好人不一定能办成大

事，好人也不一定就是个好官，李延就是一个例子。他出任两广总督，在前线督战半年，连耗子也没逮着一只。你多次推荐殷正茂，老夫也找人调查过，殷正茂是有些才能，但太过爱财，故落了个贪鄙成性的坏名声，因此，殷正茂虽不是一个好人，但却是一个能人。这次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高拱这番议论，张居正颇为赞同。但他同时也感到这是首辅的表面话，至于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仍是一个谜。因此盯问：“元辅这么一说，下官自然明白了。但元辅就不怕殷正茂利用两广总督的权力贪污军饷么？”“只要能荡平积寇，贪污又怕什么？”高拱说着伸出手指，扳着指头称道，“自从韦银豹谋反，李延请兵请饷，前后花去了朝廷几百万两银子，结果叛匪越剿越多。既浪费了银两，也耽误了时间。现在来看这一问题，平心而论，这种浪费比贪污更为可怕。你让殷正茂到任后，即刻呈一道折子上来，言明剿灭韦银豹要多长时间，多少银两，在他所需的军费总数上，再加上二十万两银子。老夫可以对你明说，这二十万两银子，是准备让殷正茂贪污的。若是殷正茂能限期荡平匪患，纵然让他贪污二十万两银子也还划得来。”“如果殷正茂不能荡平匪患呢？”

“那他就不可能像李延这样全身而退。我必请示皇上，对他治以重罪！”两位辅臣你一言我一语斗起了心智，接着就这一问题的细节进行磋商。这时，值房门外的过厅里响起脚步声，只见张贵推开虚掩着的门，走进了值房。“张公公，皇上咋样了？”高拱问道。张贵脸色白煞煞的，显然还没有从早晨的惊吓中恢复过来。“皇上现在和皇后、皇妃娘娘在一起，”张贵一脸愁容说，“皇上拉着太子爷的手，在哭着说话儿呢。”一听这话，高拱急得直跺脚，说：“中风之人最忌讳折腾，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能见，要静心修养才是。”“可不是这话儿，”看到高拱急得邪火直蹿，张贵越发慌炸了把儿，“皇后也说要走，可皇上就是不让。”“跟前还有谁？”高拱问。

“冯公公。”

“冯保?”高拱像被大黄蜂螫了一口，恨恨地说，“他怎么也在那儿？”张贵说：“冯公公是陪太子爷来的。”

“陪太子爷，哼，我看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高拱冲着冯保生气，张贵哪敢接腔。他虽然也是一位大，但比起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冯保来，地位又差了一大截。而眼前这位高胡子，又是当朝内阁首辅，也是惹不起的人物。两头都不能得罪，张贵便朝两位阁臣揖了一揖，说：“我是来告诉两位阁老，皇上一时还没有旨意下来，只怕两位阁老还得宽坐些时。”张贵说着要走，一转身，门外又进来一人，只见他五十岁左右，中等个儿，身材微胖，穿一件小蟒朝天的元青色丝曳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子，头戴一顶竹丝作胎、青罗面子的刚叉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骄奢富贵之气。此人正是刚才惹得高拱生气的冯保。冯保是河北清河县人，十二岁净身入宫，在紫禁城中已呆了将近四十个年头儿。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违者处以剥皮的极刑，更不准太监识文断字。随着年代久远，皇政松弛。明太祖订下的许多政令，都已废置不用了。太监干政的事，也屡有发生。到了武宗、世宗之后，司礼监与内阁，竟成了互相抗衡的两大权力机构，内阁首辅因得罪司礼监而被撤职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也屡见不鲜。冯保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资，入宫后又专门学习了几年，琴棋书画，竟无一不会，尤为精通的是琴艺与书法，在宫廷内外，这两样的名气都不小。还在嘉靖皇帝时，他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隆庆皇帝即位，恰好掌印太监出缺，按资历应由冯保接任。但不知怎的，高拱不喜欢他，因此推荐比冯保资历浅得多的陈洪接任掌印太监。陈洪离职，高拱又推荐孟冲接任，横竖不让冯保坐上掌印太监的宝座。因此，冯保对高拱恨之入骨。高拱呢，自恃是皇上的老师，凡事有皇上撑腰，又处在说一不二的首辅位上，也根本不把冯保放在眼里，平常见了，也不怎么搭理。遇到公事回避不过，也是颐指气使，不存丝毫客气。“啊，冯公公来了。”张贵赶忙避到一边，让冯保进来。两人打过照面，张贵趁势走了。冯保径直走进了值房。朝两位阁臣点头施礼，然后走到张居正身旁的空椅子旁，大咧咧坐了下来。“两位阁老，用过早餐了么？”冯保问。一进门，他就发觉气氛有点不大对头。“用过了。”张居正欠欠身子，客气地一笑。

高拱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冯保瞅着他，冷冷地一笑，突然他又霍地站起，用他那娘娘腔厉声说道：“高阁老，皇上着我传旨来了。”“啊！”高拱一惊，抬头望着冯保，看到那张白白胖胖的脸和那两道又冷又硬的眼光。他真恨不得大骂一句“你是什么东西！”然后拂

袖而去。但这里是乾清宫，加之这阉人又说他是传旨来的，高拱只好压下火气，撩起袍角朝地上一跪冷冷地回道，“臣高拱请旨。”冯保口传圣旨说：“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预作后事安排，切望尔等借资殷鉴，继体守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臣遵旨。”高拱硬声硬气回答。

“遵旨就好，”看到高拱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冯保心中升起一丝快意，但仍一脸峻肃地说，“内阁就你们两位大老，商量起来方便。皇上交待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高拱逼问。

“不，这是鄙人的建议。”

高拱一拍几案，厉声喝道：“冯公公，内阁的事儿，用不着你来建议。”冯保重又坐回到张居正身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茶几上的果盒，冷冷地问：“高阁老，你哪来这大的火气。”“内阁乃朝廷处理国家大事的枢机重镇，你一个内臣，竟敢向辅臣提什么建议。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么！”高拱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张居正并不参与两人的争执，只是一味地低头喝茶。“高阁老说得是，”冯保仍旧不愠不火地说，“内阁是首脑机关。可是不要忘了，这个机关仍是为皇上办事儿的。你在外为皇上办事儿，我在内为皇上办事儿，区别仅在于此。”“你！”

高拱一时语塞，一跺脚，坐回到椅子上。

张居正这时放下茶盅。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格，高拱脾气火爆，胸中存不得一点芥蒂；而冯保绵里藏针，说话尖刻，若听任两人争执下去，什么样的后果都有可能发生，因此说道：“冯公公，你是宫内的老人，在司礼监十几年了，同高阁老也打了四五年的交道，难道还不知道高阁老的为人？皇上突然犯病，我们作臣子的，心里头都不好受。这时候，偏偏你一撩拨，高阁老的气话儿，不就脱口而出了？”　经张居正这么一劝说，冯保的脸色，稍许轻松一些。只是高拱，仍然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

冯保摇摇头，忽然有些伤感地说，“我也没想到要和高阁老拌嘴斗舌，大家都是皇上跟前的老臣，这样你防着我，我瞪着你，全然没有一点和气，又有什么意思呢？”“这还像句人话。”高拱心底说，但出口的话依旧火辣辣呛人：“为皇上做事，公情尚且不论，哪里还敢论及

私情。何况内外有别，更不能谈什么和气。”听了这句话，冯保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张居正，张居正的眼光正好从高拱身上移过来。两道眼光短暂地一碰，又迅速地分开。冯保一直有意要讽刺一下这位盛气凌人的首辅，现在逮着机会，焉有轻易放过之理？此时只见他先是嘿嘿一阵冷笑，随着笑声戛然而落，出口的话便如同霜剑一般：“好一个天下为公的高阁老，把自己说得同圣人一般，其实也不过同我冯保一样，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而已。狗咬狗两嘴毛，当然就存不得一团和气了。” “你，你，你给我滚！滚——”

气得嘴唇发乌、浑身哆嗦的高拱，顿时咆哮如雷，若不是张居正把他拦住，他直欲冲过来与冯保拼命。冯保碍着东暖阁与皇上寝宫隔得太近，设若惊动皇上祸福难测，也就趁机起身离开，走到门口，仍不忘丢下一句话：“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

第三回　主事钻营买通名妓　管家索贿说动昏官

酉时刚过，挂在夫子庙檐角上的夕阳，已经一缕一缕地收尽了。秦淮河一曲碧波，也渐次朦胧起来。胡自皋坐着一乘四人暖轿，兴冲冲地来到倚翠楼。

自从燕王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把个皇城迁到北京。这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首都南京，便成了留都。但因为明太祖的皇陵在南京,龙脉之所出的安徽凤阳也离南京不远,朱家后代的皇帝，出于对祖宗的尊敬,至少在名分上，还是保留了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除了内阁之外，一应的政府机构，如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五城兵马司等等，凡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不过，北京政府管的是实事儿，而南京的政府，除了像兵部守备、总督粮储的户部右侍郎、管理后湖黄册的户科给事中这样为数不多的要职之外，大部分官位，都形同虚设。由于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的政府官员，大都是仕途失意之人，或者是为了照顾级别，安排来南京当一个“养鸟尚书”或者“莳花御史”。尽管两府级别一样，但是，同样品级的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就是一种贬谪，由南京调往北京则被视为可喜可贺的升迁。因此，一大批受到排挤或者没有靠山的官员都聚集在南京，尽情享受留都官员的那一份闲情逸致。

享受闲情逸致，出门有禅客书童，进屋有佳肴美妾。对月弹琴，扫雪烹茶，名士分韵，佳人佐酒，应该说是人间第一等的乐事。但官场上的人，除了白发催人晋升无望，或疾病缠身心志颓唐，一般的人，又有谁不想奔奔前程呢。公务之暇，可以由着性子，怎么玩得开心就怎么玩。话又说回来，当官没捞到一个肥缺，又哪有本钱来玩得开心呢。就为着这一层，南京政府里头的官员，大都削尖脑袋，使出浑身解数钻门路巴结北京政府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以图在省察考核时，有个人帮着说说话。常言道人在朝中好做官，椅子背后有人，就不愁没有时来运转、升官坐肥缺的时候。

眼下这位走进倚翠楼中的胡自皋就正是这样一个人。今晚上，他准备在这里宴请京城里来的一个名叫徐爵的人吃花酒。

胡自皋现任南京工部主事。他是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合该他走运，甫入仕途，就被任命为户部府仓大使。别小看这个府仓大使，虽然官阶只有九品，却是一个天大的肥缺。大凡国家一切用度，如永安南邑等州的银货，云南大甸等州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陵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润柳鄂衡等州的石绿，辰溪州的朱砂，楠州的白粉，严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宣衢等州的宣纸，蒲州的百日油细薄白纸，河南府的兔皮，晋汾等州的狸皮，越州的竹管，泾州的蜡烛，郑州的毡，邓州的胶，虢州的席，□州的麻，凡四方所献金玉珠贝珍奇玩好之物，都得由他这个承运库大使验收入库。他说各地缴纳的货物合格，那就百无一事。他若挑肥拣瘦，偏要在鸡蛋中寻出气味儿来，得，你这货物就交不出去。须知一州之长，除了守土安民的本职之外，第一号重责，就是按规定每年向朝廷交纳这些地方上的珍品出产。一旦这些货物不能按质如数交纳，等于是违抗君命，你这头上的乌纱帽还戴得安稳么？因此，为了上缴货物能顺利验收，各个州府前来送货时，都要预先准备一份厚礼送给这个府仓大使。胡自皋在这个肥缺上干了数年，等于家里开了个钱庄，连解溲的夜壶，都换成了一把银制的。手头有钱，就好照应人。他使出大把大把的银钱，把个户部和吏部的头头脑脑们招呼得服服帖帖。隆庆元年，又升迁到盐运司判官的任上，这又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胡自皋官运亨通大扯顺风旗时，却没想到母亲病逝。按明太祖订下的律条，父母双亲去世，官员必须卸职回老家丁忧三年。胡自皋回到乡下守制，好不容易捱过三年，回到京城，上本吏部等待复职。不想这时候，家乡的县太爷给他奏了一本上来，说他守制时违反天条，居然和族中子弟饮酒作乐，还吹吹打打纳了一个小妾。这样不守孝道，哪里还能复官？这真个是祸从天降，但责任还在胡自皋自己。他自恃京官出身，又有的是钱，回到家乡守制，全然不把县太爷放在眼里。他不主动去县衙门拜访不说，县太爷来看他，他居然当着族人的面，数落县太爷的不是。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因此，当他回京时，县太爷便奏上了这么一个本儿。在以孝治天下的明朝，这可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平空落下这么一个祸来，胡自皋只好自认倒霉。出事的时候，内阁首辅正是高拱。高拱同时还兼着吏部

尚书，其权势，已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胡自皋本也是一个极会钻营的主儿，他人上托人，保上托保，居然认识了一个人称邵大侠的人物。这邵大侠非官非儒，非文非商，不知为什么，跟高胡子的交情却很深厚。他给了邵大侠一万两银子的厚礼，邵大侠居然把事儿给他办成了。不但照常例补，还由从六品升到了正六品。只是位子挪了，由盐运司判官变成了南京的工部主事。官虽然升了，却是一个清澈到底的闲官。胡自皋哪里吃得住这个，到任一年，进部府办事只当是点卯，一门心思都用在巴结京城有权势的官员上头。

北京来的这个名叫徐爵的人，是前天到的南京。他一来，就受到了应天府官员们的关注，因为他一不是什么官员，二也没什么功名，却居然是拿着一张兵部的勘合驰驿而来。而且来的当天，权倾一方的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就在稻香楼上为之摆筵接风。这么一个神秘人物，立刻引起了胡自皋的兴趣，经各方打听，才探知这个徐爵是当今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保的大管□家——□如今也是簪缨之人，冯保出钱为他捐了一个从六品的锦衣卫签事。冯保的大名，胡自皋哪有不知的？他考中进士那年，冯保就已是秉笔太监，经历嘉靖和隆庆两朝，他上头的掌印太监已换了五个，他却巍然不动。中间虽听说他与高拱不和，却也不见他倒牌子，挪位子，可见根基之深。若能攀上这个高枝儿，或许是一条晋升之路。于是他通过一个平素有些来往的南京内府的管事牌子，和徐爵交换了名帖。今天夜里，又包下了这座倚翠楼，让当红名妓柳湘兰陪陪这位冯公公的大管家。明朝的司礼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工作班子，被人称作“各家私臣”。这些私臣各有名衔，各掌其事。如掌家，实乃一家主管。管家负责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管理箱柜锁钥，司房一职则负责批发文书，誊写应奏文书一应事项。这些私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例如这徐爵，便是一个有着妻儿老小的人物。在冯府中，他担任掌家之职，深得冯保信任。

南京为六朝故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誉。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白下青溪，桃叶团扇，冶艳名姝，不绝于史。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敕令建造轻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楼以容纳官妓，风流天下，盛极一时。过了一二百年，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莺花事业，越发的蓬勃了。从武定桥到利涉桥，再延伸到钓鱼

巷，迤逦以至水关临河一带，密簇簇儿地一家挨着一家，住着的莫不是艳惊江南的名妓。这些女史们的居所称作河房，亦称河楼。凤阁鸾楼都构筑得极为精巧华丽，雕栏画槛，丝幛绮窗，看上去宛如仙家境界。这一带出名的河楼，虽然有几十家，但其中最叫响的，莫过于停云、擎荷、倚翠三家。皆因这三座楼的主人，都是色艺双佳、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公子王孙，豪门巨贾，到了南京，都想登门造访，一亲芳泽。因此，想得到她们的眷顾，都得提前预约。单说这倚翠楼的主人，叫柳湘兰，与她的约会，都订到一个多月以后了。亏得胡自皋本事大，硬是临时挤了进去。

天尽黑了，倚翠楼中，已点起了亮丽的宫灯。胡自皋和柳湘兰坐在楼上厅堂里，荤一句素一句地扯着闲话儿。为了掩人耳目，胡自皋卸了官袍，换了一身便服。不过，从头到脚，一招一式，还是那官场的作派。柳湘兰十七八岁年纪，眉如新月，肤如凝脂。穿着一身西洋布面料制成的洁白衫裙，还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高高的发髻，一朵嫣红的玫瑰斜插其上，站在窗前，犹如玉树临风。一颦一笑，无不妩媚动人。

胡自皋与柳湘兰，也是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话时，还是有些生分，不过，一盅茶后，两人说话就无遮无挡了。

“胡大人，你说北京来的老爷，姓什么来着？”柳湘兰娇声问道。

“嗨，刚说的，你怎么又忘了？”胡自皋故意装做生气的样子，“我再说一遍，你记清楚，姓徐，徐老爷。”

“徐老爷多大的官儿，值得胡大人这样地巴结他。”

“你怎地知道我巴结他？”

“这还用问哪，”柳湘兰两道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咯咯地笑起来，“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只顾着自个儿消魂，哪有像你这样儿的，巴心巴肝进了倚翠楼，却是帮北京来的那位徐老爷跑龙套。”

柳湘兰伶牙俐齿，一边说一边笑。听了这番挖苦，胡自皋倒也并不觉得怎么难为情，也陪着笑起来。

“玉儿，给胡大人续茶。”柳湘兰喊了一声侍立一旁的小丫环。

胡自皋呷了一口茶，文诌诌地说：“湘兰女史，你以为卑职，啊不，你以为在下没有怜香惜玉之心？那你就错了。从一进你的门儿，

我就怅然若失。”

“那你为何要让给别人？”

“人家是远道的客人，我总该有点君子之风?”

“好一个君子之风，”柳湘兰揶揄地一笑，“你一个六品官儿，说小也不算小了，拿着小女子去巴结北京来的大老爷，这也算是君子之风?”

“你？”受了这一顿抢白，胡自皋脸色有点挂不住了，悻悻地说，“你打着灯笼访一访，本官在南京的名声，哪容你这样胡说。”

“哟，看看，本官不高兴了，”柳湘兰学着胡自皋的腔调，流莺一样掠起，走到胡自皋跟前，弯腰施了一礼，说道，“奴家说话多有冒犯，这厢赔不是了。”

看着柳湘兰不胜娇羞的神态，胡自皋又转怒为喜，自己转弯说：“就你这个柳湘兰，害得有本事的男人，到了你这儿，骨头都称不出斤两来了。”

“胡大人，奴家听不出，你这话儿，是抬举奴家呢还是贬损奴家。”

“当然是抬举，”说着，胡自皋对玉儿丫环说，“你去楼下，把我的管家喊上来。”

玉儿去了不一会儿，便领了一个半老不老的人上来，手里提着一个礼盒。

胡自皋接过礼盒，双手送到柳湘兰面前，说道：“这是几样首饰，作为见面礼送给女史，望笑纳。”

柳湘兰接过礼盒，打开一看，只见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绿荧荧幽光温润都是上乘的翡翠。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柳湘兰，也不免惊讶。

“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奴家怎么消受得起。”

“我想着女史的楼号叫倚翠楼，所以就选了几样翡翠，小意思。这里还有一千两银票，算是送给你的脂粉钱。”

胡自皋出手如此阔绰，倒真令柳湘兰感动了。她嗫嚅着说：“胡大人，你如此耗费，叫奴家怎样报答你才好。”

胡自皋挥挥手，管事退了下去。

“只要你今晚上把徐大爷陪好，让他满心欢喜地回去，你就算报答我了。”

“这位徐老爷，究竟是什么人？”柳湘兰又问。这回，她不再是打情骂俏，而是郑重其事地打听了。

胡自皋略一沉吟，问：“你知道冯公公么？”

“冯公公，哪里的冯公公？”柳湘兰茫然地摇摇头。

“就是当今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保。”

“不知道。”柳湘兰还是摇头。

胡自皋看她一问三不知，心里头有些窝火。但一想，她一个南京的青楼女子，不知道北京官场的显要人物，也属正常。于是又提高嗓门问：“当今的皇上是哪个，你总该知道吧？”

“这个倒难不倒奴家，当今皇上是隆庆皇帝。”柳湘兰认真地回答。

“这个冯公公，是隆庆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大红人儿。”

“啊，皇上身边的人，”柳湘兰的神情立刻就肃穆了，“胡大人，你说今晚上就是他来？”

“不是他，我说的是冯公公，今晚上来的是徐老爷。”

“徐老爷和冯公公有什么关系？”

“徐老爷是冯公公的管家。”

听到胡自皋绕了半天弯子，才兜出这层关系，柳湘兰在心中说道：“说到底是龙尾巴上的一只虾子。”但在表面上，她却恭维说，“我说胡大人怎地这等虔诚，原来是个踩得皇城晃晃动的人物。”

“明白了就好，”胡自皋长出一口气，说，“这会儿，徐老爷也该到了。”

柳湘兰又恢复了轻松活泼的神态，她说：“请胡大人放心，今儿晚上，我要让徐老爷在奴家这里玩得开心，不过……”

“不过什么？”胡自皋盯问。

“跟徐老爷是逢场作戏，奴家现在，倒实实在在有些喜欢胡大人了。”

这时，只听得楼下一声大喊：“徐老爷驾到！”

胡自皋陡地站起，准备下楼迎客，临出门时对柳湘兰说道：“如果你真的喜欢我，也要等把今天晚上的这一场戏作完。”

胡自皋还没有走到楼下，徐爵已奔着楼梯口儿上来了。只见他五短身材，蒜头鼻，鱼泡眼，走路鸭子似的摇晃。看他这副尊容，胡自皋不免心里头犯嘀咕，“冯公公家的大管家，怎么就这德性，十足一只癞蛤蟆。”但转而一想，“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冯公公看中的人，必定还是有一番能耐。”想到此，胡自皋便迎着上楼的徐爵喊道：“徐老爷，下官胡自皋在此恭候多时。”

“你就是胡大人？”徐爵上得楼来，来不及进得厅堂，就一边喘粗气儿一边嚷开了，“中午多灌了几口黄汤，睡过了头。”

进得厅堂，先是让座儿，接着寒暄叙礼。胡自皋把柳湘兰介绍给徐爵。柳湘兰弯腰蹲一个万福，说道：

“徐老爷，多谢你赏脸，肯到奴家的寒舍里来叙叙话儿。”

徐爵色迷迷地盯着柳湘兰，喷着酒气说：“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多月以后了。”

“多谢众位老爷扶持。”柳湘兰打心眼里头腻味这个什么公公的大管家，只是碍于胡自皋的情面，不得不强颜欢笑，“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

“唔，这句话听了受用。”徐爵把丫环递过来的茶，咕碌咕碌一口气喝干了，接着说：“在京城，干你们这行儿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儿时，有只烂梨子吃也就满足了，权当是解渴。一旦走红了，嗨，就开始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了。俗话说，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样的□……”

徐爵的话越说越粗野，眼见柳湘兰红晕飞腮，两道柳叶眉蹙做一堆儿，胡自皋情知事情不好，于是干咳一声，硬着头皮打断了徐爵的话：“徐老爷，你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再喝会儿茶吧，”徐爵趁着酒意，故意说一阵粗话，这是他寻花问柳的惯用伎俩，看着美人儿粉脸气乌，他心里才有十二分的快活。他瞟了一眼还在咬着嘴唇怄气的柳湘兰，指着挂在墙上的琵琶问，“柳姑娘想必是曲中高手？”

“谈不上。”柳湘兰冷冷地回答。

徐爵哈哈一笑，说：“我徐爵生平有一大爱好，就是喜欢看美人儿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暂时下楼去消消气，我和胡大人谈点正经事，待会儿，再一边喝酒，一边听你唱曲儿。”

柳湘兰如释重负地下楼去了。

听着柳湘兰在楼下指桑骂槐地训斥丫环，胡自皋小心翼翼地说：“徐大人，你的怜香惜玉的方式，好像和一般人不一样。”

徐爵眨了眨眼睛，狡黠地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她。否则，她就会把你缠得透不过气来。”

“好哇，”胡自皋称赞，“你这是温柔乡中的孙子兵法。”

“胡大人，我这个人快人快语，有话喜欢明说，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见我有何事？”

比起刚才与柳湘兰讲话时的疯态，徐爵已是判若两人。胡自皋这才领教到此人并非等闲之辈。他下意识抬眼看看这位大管家，只见他的两道犀利的目光也正朝他射来。

胡自皋毕竟是官场老手，他很自然地闪过那目光，微微一笑说：“徐大人这样子，倒像是个审案子的。”

“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啊。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与外官交往，因此也总是告诫我等，不可在官场走动。”

听了徐爵这番话，胡自皋在心里忖道：“不在官场走动，你那兵部的勘合是怎么来的？”但出口的话，却又是肉麻的奉承了：“冯公公的高风亮节，在天下士人那里，是有口皆碑。徐老爷在他身边多年，耳提面命，朝夕熏染，境界自然高雅。”

“你还没说呢，找我究竟何事？”

徐爵又开始追问。胡自皋看看徐爵盛气凌人的样子，心中已有几分不快。心想这人怎么这么不懂规矩，自己好歹是朝廷的六品命官，哪容得你这样盘三问四。但一想到冯保，窝囊气也只好留下自己受用了。

“下官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事，只是仰慕冯公公的声名。”胡自皋说。

“我虽然与胡大人今日见面，但早有耳闻，”徐爵说，“金榜题名后，一路放的都是肥缺，守制三年，虽然让人奏了本儿，但有惊无险，依然升了个正六品。这事儿，你还应该多多感谢高阁老。”

高拱与冯保的矛盾，胡自皋早有耳闻。听徐爵故意点出高阁老来，知道他对自己有所提防，于是轻描淡写地说：“下官与高阁老也并无交情，只是托人求他说了一次情。”

“这话倒实在，”徐爵点点头，“像你这种六品官儿，在京城衙门里，哪间房里都坐了好几个。高阁老哪里都认得过来？你一不是他的门生，二又没有乡谊，他哪能格外照顾你？遇上什么事儿，拿银子抵上，抬手放你过去，送个顺手人情，总还是可以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只要舍得花银子，顺手人情哪个不会做。盐运使判官你做也是做，别人做也是做，就看谁会办事，胡大人，你说是不是？”

“是，是，”胡自皋连声附和，“有钱能买鬼推磨，这是千古至理。”

“我看高阁老就不成心帮你。虽然升了个工部主事，还是南京的，这是个什么官儿嘛，穷得家里连老鼠都跑光了。你花了多少银子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花了钱买来一股子穷酸，这不明明是捉弄人么？”说到这里，徐爵顿了一顿，看到胡自皋在勾头思考，又接着说，“胡大人，鄙人有句话想提醒你，又想到初次见面，难以启齿。”

“但说无妨。”胡自皋抬起头来。

“那就恕鄙人无礼了，”徐爵看了看窗外，压低声音说，“你虽然也算是个老官场了，但其中的道道儿，你还没有估摸透。”

“不才愿闻其详。”胡自皋来了兴趣。

徐爵说：“会用钱者，四两拨千斤，不会用钱者，千斤换来一□毛。”

胡自皋问：“何为会用钱者，何为不会用钱者？”

“会用钱者，烧冷灶，不会用钱者才去烧热灶。”徐爵见胡自皋神情疑惑，索性捅穿了说，“比方说吧，你大把大把银子送给高胡子，这就是烧的热灶，他那里本来就火焰熊熊，还差你这把火么？你赶着去投柴禾，人家并不领情。倒是那些冷灶，靠你这一把火，扑腾扑腾烧出热气儿来，人家才会记得你。”

“理是这个理儿，”胡自皋思虑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只是人家热灶办得成事，若是个冷灶，终究讨不来便宜。”

“胡大人此话差矣，”徐爵冷冷一笑，“既作官，就是一生的事业，哪能在乎一时的成败得失。你烧了三年冷灶，看似吃亏，到了第四个年头儿，说不定时来运转，冷灶成了热灶。你岂不也跟着鲤鱼跳龙门，落进了金窟窿！”

胡自皋听出徐爵弦外有音，就索性抄直说：“徐老爷，不才还要请你指点，现在去哪里找寻这样的冷灶呢？”

徐爵看到胡自皋已经着了道儿，也就不再遮掩，脱口便说：“我家主人就是。”

“冯公公，他？”胡自皋一下子惊愣了，“他这么大的权势，还是个冷灶？”

“南北两京的内侍太监，总共有两三万人，比起那些一般的管事牌子，他当然是大大的热灶，但……”说到这里，徐爵故意卖了个关子，眨了眨鱼泡眼，摇着脑袋说：“算了，算了，还是不说的好。人心隔肚皮啊。”

“徐老爷与我初次见面，信不过我，倒也在情理之中，”胡自皋悠悠一笑，接着说，“不过，徐老爷吞进肚中的半截子话，就是不说，下官也猜得出来。”

“是吗？”徐爵挪了挪身子。

“您要说的是，冯公公的头上，毕竟还有一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

这回轮到徐爵吃惊了。他盯了胡自皋一眼，心里想：“可不能小瞧了这个六品官儿。”嘴里说道：“是啊，现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论资历，论才情，哪一点比得上我家主人。”

胡自皋一笑，神情矜持起来：“徐老爷方才问我，为何要请你，现在可以回答了。”

“请讲。”

“为的是烧冷灶。”

话音刚落，两人同时大笑起来。笑毕，徐爵严肃地说：“胡大人，君子无戏言，你说话可当真？”

“当真！”

“好！”徐爵显得颇为高兴，一脸横肉松弛下来，蒜头鼻子也泛起了红光，“有您这句话，回到北京，我一定在我家主人面前替大人多多美言。”

“那就多谢了，兄台，”胡自皋改了个称呼，问徐爵，“这样称呼，您不介意吧？”

“早该这样，显得亲热得多了。”徐爵点头首肯。

“兄台打算何日离开南京？”

“事情若办得顺利，我明日就回。”

“您走时，我预备一份厚礼，请兄台转给冯公公，兄台处我也另备薄仪。”

“我这儿就免了，我家主人处，您倒是要好好儿孝敬一下。”

“如何孝敬，还请兄台指教。”

“既然不是外人，我就索性直说了。我这次来南京，是为了替我家主人觅一份宝物。”

“什么宝物？”

“你知道菩提达摩这个人么？”

“知道”，胡自皋点点头，接着就卖弄起来：“他是从印度来到中国的大和尚，被称为中国禅宗初祖。”

“听说他从印度来时，先到广州，后从广州来到南京拜见当时梁朝皇帝梁武帝，并赠了一挂佛珠给梁武帝。这挂佛珠是用一百零八颗得道高僧的舍利子缀成的，被梁武帝奉为国宝。梁朝到如今，已过了一千多年，但这挂佛珠却仍在南京。”

“这可算得是国宝了。”

“是呀，这挂佛珠如今落到一位师爷手里，我找到他商量转卖，他开头一口咬定不卖，说这宝物留在他家已经五代了，不能在他手上消失，落下个不肖子孙的名声。好说歹说，连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大公公也出面了，人家看我有些来头，这才松了口答应转卖，但出价五万两银子。按理说，这样一件国宝，五万两银子也不算贵，只是我家公公，平常为人清正，哪里凑得出这大一笔银两。我还是和那师爷扯葛

藤，讨价还价，今天下午才算敲定，三万两银子，明儿上午去宝应门旁的藕香斋，一手交银，一手交货。”

听徐爵说了前因后果，胡自皋感叹：“没想到冯公公敬佛如此虔诚。”

“佛就是他的命根儿，每年他都要做大把大把的善事。”徐爵一说到“我家主人”，便是一脸的恭敬，“但这次，我家主人差我十万火急地赶来南京收购这件宝物，却不是为了自己收藏。”

“哦？”

“当今皇上病了，你知道么？”

“知道，早有邸报过来，内阁也发来咨文，命各衙门每夜都留人守值。”胡自皋说到这里，顿了一顿，接着说，“我正想问兄台，皇上的病怎么样了？”

“皇上的病是朝廷最高机密，我辈哪会知道底细。但从我家主人这一段行迹看，万岁爷的病，恐怕不轻。我这回来寻那串佛珠，也同万岁爷的病有关。”

“此话怎讲？”

“皇上最宠的李贵妃，也就是当今太子爷的生母，是个极为信佛的人。平常就吃花斋，所住的慈宁宫里，还布置了一个大大的佛堂。每日里抄经念佛，宫女都称她为观音娘娘。这回皇上病了，她更是吃了长斋。前几天，冯公公去给李贵妃请安，无意中提到南京城中有这么一串佛珠。李贵妃顿时就盯问起来，接着叹一口气，说国中还有这样的佛宝，应该能保皇上万寿无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到家来，我家主人就差我火速来南京。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串佛珠弄到手，孝敬给贵妃娘娘。”

“兄台带的银票不够？”

“是呀，”徐爵点出李贵妃这一层，原是想胡自皋爽快地掏银子。看到胡自皋还在盘算，就故意激将说，“不过，只要我肯张口，这三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多少人想巴结我家主人，只愁找不到门路呢？”

胡自皋点点头，他承认徐爵说的是实话，冯公公再不济，在皇帝爷身边滚了十几年，三万两银子还是拿得出手的。这次差徐爵来南

京，压根儿就没想到自己掏钱买那串佛珠。他胡自皋舍不得花这笔钱，自然会有人抢着出。徐爵固然狡黠，但还是托出了底盘。但转而一想，三万两银子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若被徐爵假借冯公公名义，骗走私吞了，自己岂不就成了天大的傻瓜。但若徐爵所言当真，三万两银子结交冯公公，还搭上李贵妃的线，又是一件天大的便宜事。皇上的病，已经折腾了一两个月，假如那些太医们不能妙手回春，一旦龙宾上天，太子爷接任，李贵妃就是一个大大的热灶了。想到这一层，胡自皋心头一热，开口说道：

“兄台，这三万两银子，我出了！”

“好！”徐爵一拍茶几，脸上绽出了难得的笑容，“胡大人果然爽快，我先替我家主人感谢你。”

银子虽然出了，但胡自皋还是留了一份小心，紧接着徐爵的话说：“等明天那串佛珠到手，我派一个人和兄台一起进京，面呈冯公公，以示鄙人的一片孝心。”

徐爵一愣，他知道胡自皋是在担心自己从中做手脚，心中已有些不愉快。于是没好气地说：“也好，三万两银子虽然不多，但既然胡大人看重，派个人和我一块见见冯公公，鄙人也就卸开了嫌疑。”

胡自皋听出话中的骨头，连忙赔笑脸说：“兄台不必多疑，下官只是担心路上，怕万一有个闪失。”

徐爵勉强一笑，起身踱到临河的窗前，只见各处河房前的大红灯笼都已点燃，把个秦淮河照耀得如同白昼。河上画船相接，岸上楼阁参差。香雾缭绕，烛影摇红，箫鼓琴筝，不绝于耳。他伸了个懒腰，情欲难以自制，于是迫不及待问胡自皋：

“柳姑娘呢？叫她上楼来。”

第四回　魏侍郎惊听连环计　冯公公潜访学士府

隆庆皇帝中风之后，吃了太医祛火去邪的汤药，又严禁了房事，不过十天，病情就显著减轻，这一日还挪步到西暖阁批了几道折子。消息传出来，日夜守在内阁须臾不敢离开的两位辅臣才大大松了一口气——按皇上的意思，本来是要他们在东暖阁中安歇。但高拱坚持内外有别，并申明内阁也在紫禁城中，距乾清宫不过一箭之遥，有事喊得应，皇上这才同意他们回到内阁宿值。如今皇上病情既已解危，内阁又发出一道咨文，从今天起，各衙门堂官不必守值，可以回家歇息了。前面已经说过，高拱身任首辅同时又兼着吏部尚书，平日工作习惯是上午在内阁上班，下午到吏部处理部务。因为皇上犯病，他已有十来天没到吏部，这天下午一俟签发了咨文，他就起轿往吏部而来。

吏部左侍郎魏学曾早就在门口迎候，并一起走进高拱宽敞明亮的值房。这魏学曾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为人性格耿直，有口无心，敢作敢为，曾出抚山西、辽东等省，颇有政绩，在官场上素有“魏大炮”之称。无论是脾气还是办事干练作风，魏学曾都深得高拱赏识，因此拔擢他来担任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日常政务。却说两人值房坐定，魏学曾简要地把这十几天来吏部事务述说一遍。高拱向来大事小事都牵肠挂肚，虽然放手让魏学曾处理部务，但凡事却又必须向他汇报明白。这会儿魏学曾杂七杂八说了一大堆，高拱不厌其烦听得仔细，遇到含糊处，还要插话问个清楚。魏学曾说毕，高拱问：“李延可有辞恩折子到部？”

按规矩，接旨致仕官员都要上折子辞恩，这类折子须得寄吏部转呈。魏学曾摇摇头说：“尚未收到，广西庆远离京城数千里之遥，想必李延的折子还在路途之中。”

高拱皱了皱眉，垂下眼睑思虑一会儿，问道：“启观，你和李延是同年，你说，这李延骤然间丢了两广总督的乌纱帽，会怎么想？”

“那还会怎么想，一个字，气！”

魏学曾心直口快，说话不看人脸色。高拱被他噎了一下，强笑了笑，问道：“他自己失职，气从何来？”

魏学曾回道："失职可以罚俸，可以降级，可以另换位置，断不至致仕。何况李延还是元辅的门人，对门人处罚如此严厉，何以羁縻人心？再说替换李延的殷正茂，也不是什么循吏良臣。现在这件事在京城里头已被炒得沸沸扬扬……"魏学曾还欲说下去，突然一眼瞥见高拱脸拉得老长，便打住了话头。

其实，高拱的脸色并不是做给魏学曾看的。他是因为衙役送茶进来，眼见青瓷茶盅而联想到东暖阁中那些绘满春宫画的瓷器。看到魏学曾不说话了，便问道："你怎么不说了？"

"我怕元辅不肯听。"

"这是哪里话，"高拱当即收回心思正襟危坐，专注地看着魏学曾说，"你说下去。"

魏学曾因为"断"了这一下，冲动的情绪受到遏制，顿失了长篇宏论的兴头，愣了一下，只说了一句："依下官之见，元辅以殷正茂取代李延，走的是一步险棋。"

高拱哈哈一笑说："你干脆说是一步臭棋得了，我还不知晓你魏大炮，心里头就这么想的。"魏学曾不置可否，佯笑了笑。高拱眼中贼亮的光芒一闪，接着说道："外头舆情恐怕还不止这么多，三公九卿里头，谁都知道张居正已经三次推荐殷正茂，是我坚持不用。公平地说，此人在江西巡抚任上，捕盗安民，催收赋税，功劳苦劳都有。江西税银累年积欠总额排在全国第三位，殷正茂去南昌开府建衙不过两年，这积欠的排位已往后退了十七位，绩效最为显著。但是，此人性贪，去江西两年，弹劾他的折子就有十二份之多。这里面固然有地方官员不满殷正茂的苛政，挟私愤告刁状的成分，但所列举殷正茂贪墨之劣迹，据我判断，也并非尽是捕风捉影之事，这是我坚持不用的理由。这一点，记得以前我不止一次与你谈过。"

魏学曾点点头，正是因为他知道这一层，因此更不明白高拱为何突然间改变了态度。皇上任命殷正茂为两广总督的旨意到部，魏学曾遵旨作速办理委札及关防文书时，便觉得事变突然，不由得犯嘀咕。当他听到大内太监传出话来说皇上曾骂高拱"朕看你也不是忠臣时"，还以为高拱失宠，拔擢殷正茂是张居正的主意。后来一看又不像，高拱仍稳坐首辅之位，心里头这一块疙瘩老是解不开。现在正好当面问

一个清楚，解开这个谜，于是说道："对李延和殷正茂这两个人，元辅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这正是大家迷惑不解处。"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启观，这个道理你总该明白。"见魏学曾兀自愣怔，一脸不解之色，高拱接着解释说，"那天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事情有了两个变数，一是皇上突然犯病，二是李延又有城池失守的八百里邸报送到。皇上十八岁时封了裕王，我就是他的老师，君臣间的情分，自不是一般人能够窥测揣度得到的。但皇上那天在皇极门金台一怒，居然也骂了老夫一句'不是忠臣'的话，这就叫天意难测。后来太医在东暖阁陈述皇上病情，吞吞吐吐，老夫心里头就升起不祥之兆。万一皇上春秋不豫，鼎祚有变，就会有人趁混水摸鱼，来抢这首辅之位了……"

"你是说张居正？"魏学曾插话问道。

"不是他还能有谁？"高拱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干一盅茶水，伸手抹去嘴角的余滴，又滔滔而言道，"嘉靖三十七年，我任国子监祭酒时，张居正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国子监司业，当我的助手，开始与我共事。当时的首辅是严嵩，我俩都对他极为不满，也都怀有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宰辅之志，很快我俩就成为莫逆之交，互相以相业期许。后来又先后入阁，任辅臣之初，他与我还能心心相印。在筹边、治漕与侯王爵禄裁正等诸多国家大政上，与我互相策应，配合默契，办成了一些大事。但我早已看出，张居正并非是甘心久居人下之人。自去年内阁中陈以勤、殷士儋等人相继致仕，只剩下他和我两人时，他的夺位之心就已日见端倪。他对我表面承应如初，暗中却在摩拳擦掌，与我较劲。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国家凡有用人之机，他就尽量推荐自己的同乡、同年和门生，这一点，从他入阁之初就开始做了，只不过不像近两年如此明显。举荐殷正茂，正是出自他培植朋党的私心。"

高拱牵藤扯蔓数萝卜下窖，把陈年往事说了一大堆。魏学曾认真听来，已明白了大概，同时想起了一件与之关连的往事：隆庆二年初春，在当时的礼部尚书高仪的提议下，内阁中的几名大学士联名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公折，希望皇上尽早确立朱翊钧的太子地位。隆庆皇帝有两个儿子，均为李贵妃所生。朱翊钧是大儿子，当时只有五岁，隆庆皇帝对这个皇长子非常喜欢。他记得有一天自己正骑着马在宫中游玩，朱翊钧忽然出现在御道上拦住马头，仰着脸对玩得高兴的父亲

说："父皇，你一个人骑着马，摔下来怎么办？"隆庆皇帝见儿子这么小如此懂事，心中好不喜欢，连忙翻身下马，抱起朱翊钧着实抚慰一番。现在收到内阁大臣请求册立太子的公折，他立刻准奏，并于三月份举行了册立仪式昭告天下。那时的内阁首辅是松江人徐阶，张居正甫一入阁，就赶上了这件大事。而先张居正入阁的高拱，却因与徐阶闹翻，遭到言官们的弹劾在头年年底就被排挤出阁回了河南老家。因此在册立太子这件大事上他可谓"手无寸功"。当时合疏上折的四名内阁大学士，如今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历朝历代，大凡太子登基，都会重用拥立太子的功臣。高拱是隆庆皇帝登极前的老师，故得到皇上的宠任。现在皇上突然犯病，若有不测，十岁的太子朱翊钧就会承继大统。从习惯上讲，朱翊钧自然在感情上更亲近张居正。高拱虽是德高望重的柄国之臣，却毕竟输了这一着，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道出了个中奥秘。魏学曾心里清楚，高拱久居政府，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现在突然改变主张舍弃李延而拔擢殷正茂，正是在这非常时刻的应变措施。但高拱既不肯说破，魏学曾也不便追问。不过，他觉得高拱这步棋走得太险，憋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问道："元辅既知道张居正这等心思，为何还要顺水推舟促成这件事呢？"

高拱就知道魏学曾会这么问，不由得得意地一笑，站起来从容地舒展一下身子，然后又坐下说道："我看李延也是扶不起来的臭猪肠，领了那么多的兵马和粮饷，却奈何不了几个蟊贼。春节后写来三份邸报，全是坏消息，再不撤换他，叫天下人怎么看我？说实话，若在一年前把李延撤下，局势不会坏到这种地步。这也是老夫一点私心，照顾门生而贻误军机。现在皇上病情前途未卜，设若变故发生，有人就会利用李延之事大做文章，陷老夫于被动挨打之中。与其让别人来涮这个涮水锅，倒不如自己先整治干净。至于用殷正茂，老夫也存了一份心思。张居正三番五次举荐他，我若硬顶住不用，别人就会数落老夫堵塞才路，不肯为朝廷进贤。何况殷正茂这个人，在朝野之间纷争很大，原也在用与不用两可之间。我现在起用他，一则可以杜塞政敌之口，二则还可以观其后效。他若果真有能耐剿灭叛匪，这知人善任的美誉，少不了有我高拱一份，他若真的是个银样□枪头，对不起，我就得先礼后兵，新账老账一块算！"

高拱伸手一挥，做了一个“砍”的动作，脸上也摆出腾腾杀气来，魏学曾到此明白了高拱如此处置的真实意图，不由得对这种工于心计一石三鸟的老辣手段佩服得五体投地。“生姜还是老的辣，不愧是官场老斗士！”魏学曾心中啧啧称叹，趁势又问：“听说元辅指示户部，在殷正茂造出的军费预算上多加上二十万两银子，明着让他贪污，此事可是真的？”

“确有此事。”高拱点点头承认。

魏学曾立即表示反对：“这样做有乖政体，下官不敢苟同。当今之世，各地官吏已贪墨成风，元辅如此做，等于是推波助澜，纵容天下官员贪赃枉法。”

“好你一个魏大炮，轻轻松松的就给老夫定了天大一个罪名。”高拱手指差点戳到魏学曾的鼻梁上，嘴里喷出笑声，满屋子嗡嗡回响，一部连鬓长须抖动如风中秋草，“你这个人，优点在于嫉恶如仇办事干练，但稍嫌不足的，则是遇事不肯在脑子里多转几个圈。你就不想一想，这二十万两银子，他殷正茂敢拿么？”

“元辅既公开给他，他哪有不敢拿的？”

“问得好——好就好在‘公开’二字。”高拱由于兴奋，已是一头热汗，他随便撩起一品仙鹤官袍上绣有四爪金龙的长袖举到额头一阵乱揩，然后凑过身子，双眸炯炯盯着魏学曾问道，“古往今来，你何曾见过哪一位官员敢公开贪墨？”

魏学曾也神经质地揩了揩额头——其实他微汗都不曾出得。他感到高拱问话中藏有玄机，仓促答道：“古往今来也没有哪一位首辅，敢拨出二十万两太仓银让人贪墨。”

“看看，你又说出这等人云亦云的话来。我多拨出二十万两太仓银是真，但咨文上详示仍是军费，并没有一个字说明这二十万两银子是给殷正茂贪墨的。”

“啊？”

魏学曾惊诧地睁大眼睛，随即懊悔自己怎么忽略了这一细节，和元辅不明不白抬了半天杠。

高拱接着说道：“殷正茂敢私吞这里面的一两银子，我就有理由拿他治罪。”

“原来元辅多拨二十万两银子是一个圈套？”

“你以为是什么？我高拱作为柄国之臣，难道是那种鼻窟窿朝天的傻子？”

“可是官员们私下谣传，说是你亲口说的，多拨二十万两银子就是给殷正茂贪墨的。”

“我是说过，那是故意说给张居正听的，我就知道他会把这句话传出来。但是，口说无凭，以字为证。你在哪一道公文上看到我同意殷正茂私吞军饷？”

“如果殷正茂既打赢了这一仗，又鲸吞了这二十万两银子，元辅你如何处置？”

“送大理寺鞫谳，治以重罪。”高拱毫不犹豫地回答，接着脸一沉，不安地说，“我所担心的不是怕殷正茂贪墨，而是怕他不贪墨。你也知道，他和张居正是骨头连着皮的关系。殷正茂出的问题越大，张居正的干系也就越大，神龛上的菩萨，请是请不下来的，要想他挪位子，只有一个办法，搬！”

听完高拱的连环计，魏学曾已是惊得瞠目结舌，他没想到这么一件简单的事情里头，竟隐藏了这么深的杀机，使得他对高拱的阴鸷有了更深的领教。话既说到这一步，凭着他对首辅忠贞不二的感情，他真恨不得飞往庆远府，把那一张二十万两银子的单票硬塞进殷正茂的口袋，以成就老师相的一番苦心。

“万一殷正茂有所警觉，不贪墨也不要紧，”瞧着魏学曾怔忡不语，高拱又顾自说道，“老夫还留有一手，他殷正茂前脚刚走，我就密札给江西道御史，要他加紧查实殷正茂在江西任内贪墨劣迹。总之，庆远府一仗，他殷正茂打赢了，我有罪治他，打输了，我更有罪治他！”

……

不知不觉，两人已在值房里私语了半日，透窗的阳光已经收尽余晖，值房里光线朦胧起来。早就过了散班时辰，因两位堂官关门密语，吏部一应官吏也就不敢离开。衙役又进来冲茶，值日官瞅空儿进来禀告吏员都还没有离开，不知两位堂官是否有事召见。“都回去

吧，”高拱吩咐，“这些时大家都累了，也该回家睡个囫囵觉。”值日官退下，魏学曾也起身告辞。

“启观，你就别走了。”高拱喊住他。

魏学曾以为高拱还要长谈下去，便把已经迈出值房门槛的一只脚抽了回来，规劝道：“元辅，你也该回家了，半个多月没有回去，老夫人必定挂念。”

高拱只有一个女儿早已出嫁，家中只有一个元配夫人与之长相厮守。因没有儿子，又未曾讨妾，一年四季家中总显得冷冷清清。

“我那个老婆子，”高拱揶揄地说，“十几年前就吃起了长斋，我回家等于进了庙，吃肉喝酒如同犯了天条。今晚上，你就陪我吃顿饭。”说毕，也不等魏学曾表态，朝门外高喊了一声：“高□福——”□高福是高拱的大管家，听得主人喊叫，连忙滚葫芦一般跑了进来。高拱问他：“你上回说，啥馆子的猪头肉做得好吃？”

“回老爷，是薰风阁的。”

“你头前去安排，我和魏大人随后就到。”

高福应喏而走。不一会儿，高拱与魏学曾换了两乘便轿，朝位于灯市口的薰风阁迤逦而来，他们撤去仪仗扈从，只是为了安全起见，留了一队锦衣卫暗中保护。

却说到了薰风阁后，高福早把一切安排妥当，店老板亲自出店迎接，巴结不尽地把他们领到楼上一处罗绮满堂、宫灯璀璨的雅间，洗手净面之后，七大碗八大盘各色菜肴也就在顷刻间摆了满满一桌。中间一个尺二见方的花钿髹漆木盒里，盛满了刚起蒸锅的热气腾腾的猪头肉，一片片通红透亮，切得极薄。

“唔，好香！”高拱耸耸鼻子，禁不住吞了一口涎水，夹起一小块放在嘴中，果然肥而不腻，香而有味。他让高福把侍立门外的店老板喊了进来，问道：“你这猪头肉是怎么制做的？”

店老板回答：“启禀首辅大人，小人这店里头的猪头肉，都是熏制出来的。”

“我知道是熏制的，湖南的熏肉也算是名产，但烟气太重，老夫并不喜欢吃，你店里这个熏猪头，却颇合老夫口味。”

“承蒙首辅大人夸赞，有您老肯赏脸亲来品尝，小的也不枉开了这爿店子……”

店老板受宠若惊，加之又从未见过这等显赫人物，因此唠唠叨叨辞不达意。高福见他狗扯羊肠，便从旁喝道：“少□嗦，你就直接回答我家老爷，你熏制猪头肉有何秘方。”

“是，是，”店老板点头哈腰赔笑说道：“其实也没有什么秘方，这猪头肉是用茯苓、当归等药材熏制的。熏之前，取新鲜猪头先腌三五日，然后取出来挂在过风处，晾它十天半月，让其收水风干，再吊在熏笼里用药材来熏，微火轻烟，熏好一只猪头，总得一个多月工夫。”

高拱饶有兴趣，边吃边问：“为啥只是猪头呢，猪肉中不中？”

“猪肉就差一点了，因为猪头上骨头多，处处有缝隙，熏烟炙进去，从里面再往外透，药材的香味儿便彻底渗了进去。”

“唔，有道理。”

高拱点头称赞，说话的当儿，三个人已把那一盘猪头肉吃去大半，其他的菜肴却无人伸筷子。高拱吃得兴起，对店老板说：“你把这些菜肴都撤了，再上一盘猪头肉来，今夜里咱们专吃这个。”

店老板遵命撤盘换菜，这时门外有人隔着门缝儿朝里窥探。魏学曾眼疾，大喝一声：

“谁？”

“是我，”一个约摸三十来岁身着七品官服的人应声推门而入，于桌前跪了下去，“卑职叩见元辅与魏大人。”

来者是高拱内阁值房中的帮办文书韩揖。

“你怎么来了？”高拱问。

韩揖呈上一封文书，说道：“这份邸报天黑才送到，小的看邸报上所言之事有些紧要，故寻到这里来了。”

“谁送的邸报？”高拱问。

“应天巡抚张佳胤从安庆府传来。”

高拱接过邸报，匆匆看过，顿时脸色大变，他把邸报递给魏学曾，阴沉地说：“你看看，张居正已经撕开脸面了。”

“落轿——”

随着一声长长的吆喝，八个穿着一色张府号衣的轿夫动作熟练地把那顶蓝呢大轿停在张大学士府的轿厅里。一位年老的长随早就候在一旁，待轿子停稳，立刻伸手撩开轿门帘儿，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老爷。"

张居正缓缓下得轿来，只要他一回来，偌大一个张家府宅，就会变得鸦雀无声。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家里，张居正的不苟言笑是出了名的，有时十天半月，都不能在他的脸上看到一丝笑意。因此，张家的人，上至公子下至杂役，都很怕他。

张居正的大学士府位于灯市口大街的纱帽胡同。从皇城的东角门出来，再进入灯市口大街，不过一箭之遥，而纱帽胡同就在灯市口大街进口不远。隆庆元年二月间，张居正四十二岁的时候，由翰林院掌院学士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武英殿大学士。数月之间，由一个五品文官骤升为二品重臣。原先的住宅顿时就显得寒酸了，于是，就托人觅下了这一处新的居所。这里原是一个工部侍郎的住宅。那位侍郎是苏州人，好治园子，因此把这一处住宅弄得很有点江南园林的味道。大院占地约略有十亩之多，分前后院，后院为眷属住所，前院为宴饮会友之地。隔开前后两院的，是一个约有四亩多的花园。亭台楼阁，不失为居家胜景。张居正觅宅子时，正好这位侍郎致仕要回苏州老家。于是一说即合，老侍郎一来庆幸名园有主，二来也乐得巴结眼看就要当"阁老"的重臣，于是只要了张居正二万两银子。这座院子，按当时京城的价格，不说十万两银子，八万两是绝对好卖的。如此贱卖，张居正甚是过意不去，执意要加价，怎奈老侍郎死活要做这个人情，半推半就，这桩交易就成了。张居正买下院子后，又根据自己的爱好，略加修葺整理，再搬过来住下，不觉过了五年。

从轿厅到前院之间，还有一个过庭。虽然节令已过清明，江南已是一派柳条青菜花黄的春景。可是北京城里，树枝儿才刚刚破绿，过庭正中的这棵老槐树，也只稍稍筛下一点春意。倒是庭角的一株春梅正开得茂盛，院子里弥漫一股幽幽的馨香。在皇城困了半个多月未曾回家的张居正，此刻没有心情观赏它。他勾头穿过庭道，径直走到后院，卸去官服、官帽，换了一件居家所穿的藏青葛布道袍，头上戴了一顶明阳巾。在后院客厅里坐定，和夫人一起，依次接受了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四个儿子的请安。张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除上述四

位外，还有七岁的允修、五岁的静修两个。问了几个成年儿子的学习情况，便一起用过晚膳。

饭毕，张居正回到前院书房里用茶，品茶时，他让书僮把管家游七喊来。一会儿，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走进了书房。

只见来人清瘦清瘦，淡眉毛，小眼睛，脸颊狭长，右嘴角往外挪一寸的地方，长了一颗豌豆大小的朱砂痣。他身穿一件用上海县三林塘出产的青色标布制成的道袍，脚上穿了一双皮金衬里的浅帮布鞋，头上戴着一顶天青色的堂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子精明之气，此人就是游七。

游七与张居正同乡，都是荆州府江陵县人，张居正嘉靖三十三年病休回乡，三年后再度回京复官，就把游七带到了北京替他管家。从那以后，一晃过了十六年。游七与张居正沾有一点远房亲戚，应该喊张居正表哥，但游七谨守主仆身份，从来不以亲戚自称，而只喊老爷。这游七自幼也喜读诗书，原还想参加乡试博取功名，跟了张居正后，遂把那门心思搁置了起来。张居正不但看中游七的儒雅之气，更觉得他办事机警。让他管家，他把家中一应事务料理得井井有条，且接人待物，都很有分寸，有时帮张居正应酬一些事情，也从不失误，因此很得张居正的信任。

这会儿，张居正靠坐在套着锦缎丝棉软垫的竹榻上，游七垂手站在竹榻旁，张居正示意游七坐下。游七便拖把椅子坐到竹榻跟前，看到游七脸上约略透出一些倦容，张居正说道：

“我这些时不在家，你辛苦了。”

“都是平常事儿，说不上辛苦，”游七毕恭毕敬地回答，“只是老爷您要多多注意身体。”

“怎么，你看出什么变化了吗？”

“十几天不见，老爷消瘦了一些。”

“哦，是吧。”张居正苦笑了一下，问，“这一段时间，家中有什么大事吗？”

“半个月前，老太爷来信，要在清明节前往宜都祭奠祖坟，并说明用度不足。老爷不在家，我请示夫人，托人给老太爷带去二百两银子。”

张居正“哦”了一声，一股思乡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张居正的先祖一直可以追溯到元朝末年的张关保。张关保是安徽凤阳人，与明太祖是同乡，明太祖起事时，张关保也跟着当了一个兵士，后来在大将军徐达的麾下当了一名下级军官。明朝立国之初，朱太祖论功行赏，把张关保封了一个归州长宁所世袭千户，也就入了湖广的军籍。明朝的军籍，无论兵士和官长，都是世袭的。张关保在史册上没有留下什么功绩，死后葬在宜都。张关保有一个曾孙，叫张诚，因是次子，不能享受世袭的尊荣，因此从归州迁到江陵，这个张诚便是张居正的曾祖。小时候，张居正曾跟着祖父张镇前往宜都祭扫过一次祖茔，自那以后四十年过去了，张居正再没有去过宜都。前年，他曾给宜都县令许印峰写过一信，说过“远祖孤茔，辱垂青扫拂”的话。殷殷孝心，只能托地方官来完成了。张居正自嘉靖三十三年那次病休回家闲居了三年，至今已有十六年再没有回过江陵，也没有见过父母双亲大人了。虽然常有书信来往，但京城离江陵毕竟有三千里之遥。关山阻隔，亲情难觅，不要说侍汤奉药，甚至像祭祖这样的大事，自己也无暇参加。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怏怏，于是说道：

“祭祖这样的大事，二百两银子，是不是太少?”

游七迟疑了一下，嗫嚅着回答：“以老爷这样的身分，这一点银两带回家是少了一些，但是……”

“但是什么？”看到游七欲言又止，张居正追问。

“府上的用度，这两月有些吃紧。”

张居正听了又不吭声，张府上上下下，从眷属到仆婢，总共有百十号人，这么多人吃喝开销，说起来也是一个无底洞。单靠张居正一个人的俸禄，肯定是不够的。有时候，皇上也额外给一点奖赏，但毕竟有限。京官的大部分收入，都靠门生或各地方官员的孝敬。偏偏张居正不喜经营，平常要好的仕官朋友送点礼金杂物来，客气一番，半推半就，还是收下了。若是一些想说情升官的人走他的门道儿，十有八九会碰上一鼻子灰。张居正游历官场，想做经邦济世的伟业，因此绝不肯在人前落下什么把柄。因此，他的经济总也没有宽裕的时候。为了节省开支，有时也想裁减佣人，但抬轿的轿夫，侍弄园子的花匠，做饭的厨师，照顾幼儿的奶妈，外院的书僮，内院的丫环，似乎一个也裁减不得。官做到这个位置，必要的排场还是要的。在这么一

个两难的境况下，张居正常常捉襟见肘，因此最怕谈的就是这个“钱”字儿。幸亏游七是个能干人，由于他的筹划，家中总没有弄到入不敷出、山穷水尽的地步。有时候，张居正也风闻游七背着他收一些地方官员的礼金，免不了要严厉地申斥几句，但也没有往深处追究。毕竟这么大一个家，一切的用度开支还得靠他维持。而且，没有他的点头，数目稍大的礼金，游七也决不敢擅自作主的，这一点张居正心里有数。

“用度吃紧，节省就是。”张居正慢悠悠地说，接着问，“还有其他的事吗？”

不待游七回答，又有门房进来禀报：“老爷，徐爵求见。”

“快请。”张居正吩咐。游七便随门房到外头迎客去了。不一会儿，游七领了两个人踅回书房，一脸兴奋地说：“老爷，冯公公看你来了。”

“啊！”张居正大吃一惊，连忙起身相迎。因刚才自家人讲话，书房里只秉了一根蜡烛，光亮昏暗看不清来者，这会儿书僮点亮那盏八角玲珑宫灯。在雪亮灯光下，只见冯保一身青布道袍学究打扮，头上那顶叫人望而生畏的刚叉帽也换成一顶儒雅可亲的程子巾。他朝张居正一揖，深沉一笑说：“张先生，冯某冒昧来访，还望海涵。”

“哪里话。”张居正一面让坐还礼，一边回道，“刚才门房只说徐爵，要知道您来，我当出门迎接，失礼了，失礼了。”

冯保提提袍角欠身坐下，说道：“先生不必多礼，是我这样吩咐的，免得人多口杂，传出去不大好。”

张居正暗自诧异，冯保从未登过他的家门，今天何故不请自来？不过，他并不急于刨根问底，而是虚与委蛇扯起野棉花来：“前几日听说一件事，有个苏州女子，自称江南第一丝竹高手，素慕冯公公琴艺，特意千里迢迢携琴来访，要与冯公公一较高低，可有此事？”

论年龄，冯保比张居正大了四五岁，但因是个不男不女的身子，加之保养得好，一张白净圆胖的脸上竟没有半点皱纹，看上去比张居正显得年轻。就张居正的问话，冯保一边品茶，一边答道：“是有这么回事儿，唔——就是和高胡子在东暖阁闹了个大不愉快的第三天，那女子叫什么来着？”他偏头问徐爵。

“蒋心莲。”

“对，蒋心莲，”冯保怡然一笑，“那小女子走路如□□秋风，很有一副看相。听说她四岁学琴，是江南琴王李湖帆的关门弟子，九岁就弹得一手好筝，十三岁就名满江南。王公贵戚官绅臣僚家的堂会，若能请得她到场，必定是喧传一方轰动一时的盛事。”

冯保着实把那女子抬举了一番，却是闭口不谈两人斗琴的事，一屋子人情绪都被他撩拨起来。游七忍不住插嘴问道：“冯公公，蒋心莲琴艺如此之高，不知您老如何对付。”

冯保也不答话，只是欣赏自己的一双赛过女人的白手，抿嘴笑着。善于见风使舵的徐爵，这时站出来替主子说话：“斗琴那天，京城风雅名士来得不少，蒋心莲一出场便赢得一片啧啧称赞之声，那气韵风度，让人想到是仙女下凡。应我家主子的邀请，蒋心莲先弹了一曲《春江花月夜》，她嫩葱儿样的手指只往琴弦上那么轻轻一拨、一揉、一划拉，在座的人便都邀齐了把耳朵顺过去——天啦，那可真是仙音哪，白居易形容琵琶女‘大珠小珠落玉盘’，到此就觉得言不尽意。一曲终了，众人哪肯放过。蒋心莲拗不了大家这份抬举，竟一气弹了八支曲子。众人仍不放过，这些呆头名士，竟忘了蒋心莲是来与我家主子斗琴的。蒋心莲说什么也不肯再弹了，再三施礼蹲万福请上我家主子。蒋心莲用的那张古筝，听说是唐朝宫廷乐师李龟年传下的旧物。我家主子用的琴，却是自个儿一手造出来的。主子坐到琴前，焚香入定调息凝神，刚才还闹哄哄一片聒噪的堂会，顿时鸦雀无声。风流戏子呆头名士们，一个个都鸭颈伸得鹅颈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家主子。

“我家主子神息调摄停当，然后轻轻伸手往那筝上一探，悠悠一声响，像是有人在空□静夜往那三万顷太湖水中丢了一颗石子。就这一下，我看到蒋心莲的脸色都变了，她毕竟是江南第一丝竹高手哇，知道这轻轻一拨已入化境。我家主子弹的是《平湖秋月》，他弹完这一曲，众人像被魔法定住了，半晌都吱声不得，蒋心莲更做得绝，当即下令跟随的琴童把那张心爱的古筝摔成碎片，她满面羞愧地说，‘听了冯公公这一曲，我终生再也不复鼓琴了。’说完，也不管我家主子再三挽留，径直去了。”

徐爵绘声绘色这一场描述，倒叫在座的人都听得痴了。张居正暗自思忖："皇上病重，身为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太监却有闲心来斗琴，而且家中堂会声势搞得如此之大，难道他对皇上就不存点忠心？"心中虽起了狐疑，但表面上却逢场作戏大为赞叹："蒋心莲的琴艺让众人狂，冯公公的琴艺让众人痴，何为高手，何为大师，区别就在这里。"

冯保虽骨子里头自命不凡，回话却谦逊有加："先生过奖了，鼓琴如从政，都是要经历的。平心而论，蒋心莲琴艺高超绝伦，冯某自有不及处，但她稍微欠缺的，便是这琴艺之外的人生历练。"冯保悄悄儿引过话题，接着朝尚在兴奋之中的徐爵做了一个手势，徐爵会意，连忙捧上一只红木匣子。

"这是什么？"张居正问。

冯保笑道："打开看看便知。"

徐爵打开红木匣子，取出一幅装裱精致的立轴，游七帮忙牵开立轴。原来是用皇宫专用的极品四尺宣纸整张书写的一张条幅。张居正站起凝视，竟不住低声吟哦起来：

燕市重来二月初，翩翩意气曳长裾。

金门未售甘泉赋，玄室何人问子虚。

太乙夜燃东壁火，天池时化北溟鱼。

乾坤岁岁浮春色，环佩相将侍禁庐。

诗后有一行题款：敬录太岳先生诗，冯保。保字儿下面，钤了一阳一阴一方一圆两枚图章，阳文方章是魏碑体的"冯保"，二字，阴文图章上的两个字却是有着秦篆字韵的"大伴"。

冯保抄录的这首诗，是张居正二十一年前写的。那是嘉靖二十六年，他和同乡好友初幼嘉两个年轻举子来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他考中进士并被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而初幼嘉却名落孙山。两人于京城客邸分手，张居正写了这首诗送给初幼嘉，现在重读这首诗，张居正不禁感慨万端。那时年轻气盛，初临京城，看到锦衣玉食鲜衣怒马的王公贵戚、文武百官，这一位来自江陵的青年士子，既为自己的穷酸而气馁，同时又为自己的满腹经纶而自信。诗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他的远大政治抱负，就是要问鼎人臣之极：环佩相将侍禁庐。

张居正吟诵完毕，心中怦然一动："这个冯保，这时候把这首诗抄来送我，是何用意？"他又一次端详这幅立轴——这次不是看诗，而是看字。这幅字行草结合，腴而不滞，平中见狂，大得颜真卿《江外帖》的笔意。张居正拈须一笑，说道："朝野之间，盛赞冯公公琴书二艺冠绝一时，不要说两京大内三万内宦无人能出其右，就是朝中进士出身之人，也没有几个能望其项背，这幅字我将永远珍藏。"

"先生如此说，冯某愧不敢当，"冯保指示徐爵卷好那幅立轴装回红木匣中，继续说道，"其实先生的书法在鄙人之上，我见过你的几张送给友人的条幅，至于先生的奏疏条札我就见得更多了，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无意为书而深得个中三昧，随手写来尽得风流。我当了十六年秉笔太监，严嵩、徐阶、高拱几位首辅的字都见过，却没有一个比得上先生。说起书法，冯某怎敢在先生面前班门弄斧，我欣赏的是先生的这首诗。"

冯保说话时，徐爵与游七都知趣地离开书房到外头客厅里拉扯闲话去了。书房里只剩下张居正与冯保，张居正把书僮送上来的一盘南丰贡品无籽蜜橘剥了一个递给冯保，自己也剥了一个来吃，一边吃一边说道："冯公公抄录的这首诗，原也不值一提，那是仆年轻时张狂不谙世事，诌出的几句妄语。"

冯保回道："先生真会说笑话，李清照说'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那才是妄语。她一个女流之辈，只不过能写几句诗，有何资格谈人杰与鬼雄?先生则不然，你现在已位居次辅，离人臣之极只差一步，只要稍作努力，就能当上一个千古宰相。"

"千古宰相？"张居正情不自禁重复了一句，内心一阵激动，他自小的志向就是要当伊尹吕望一类人物，操庙算之权行强国富民之术，"冯公公，你认为在下有这种可能？"

"不是可能，只要你愿意，这首辅之位，犹如探囊取物。"冯保口气恳切不容置疑。

张居正脑海里蓦然想起那日东暖阁中冯保与高拱吵架时说的那句话，"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此中已透露出冯保的驱逐高拱之心。"探囊取物谈何容易"，为了探得冯保的全部底细，张居正故意低调说话："冯公公是不是过于乐观了些，须知高阁老是皇上第一宠臣。"

“这一点不假，但凡事都有变数，如今这变数在即。”冯保说到这里，探头看了看虚掩着的书房门扇，压低声音说，“张先生，皇上得的是绝症。”

“绝症？不会吧，皇上今天不是已经开始在东暖阁批折子吗？”

“这也不假，”冯保冷笑一声，眼神越发难以捉摸，“太医说过，皇上的病，第一要禁的是房事，但今夜里，皇上又命孟冲把帘子胡同里的那个娈童，乔装打扮偷偷摸摸领进了大内。”

张居正大惊失色：“竟会有这等事？”

“事情不仅于此，李贵妃也知道了这件事，她顿时盛怒，一跺脚要冲进乾清宫，从万岁爷的龙床上拉下那个卖屁股的东西，一刀割了他的脑袋。”

“后来呢？”

“是我拦住了她，我劝她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太子迟早是要接位的，到那时候，贵妃娘娘有什么话不能说，又有什么事做不成呢。”

张居正已经知道徐爵诳胡自皋三万两银子买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孝敬李贵妃的事，看来这位大内老臣已完全取得李贵妃的信任。他顿时心中生出隐忧：“皇上的生命，是不是也在他的掌握之中？”因此问道：“听你这么说来，皇上病情还会有反复？”

“不是反复，说得刻薄一点，皇上如今是走在黄泉路上的风流皇帝。”

张居正心中一格登：他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看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冯保关注张居正脸上神色的变化，继续摇动三寸如簧之舌，煽风点火道：“还有一件事，我说出来，恐怕张先生会生气。”

“何事？”

“今日在东暖阁，我看到高胡子给皇上的密折，他举荐高仪入阁。这个时候增加一个阁臣，明摆着是为了挤兑你。”

张居正点点头：“这事我前两天就有耳闻。高仪与高拱同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已当了五年礼部尚书，资历名望都够了。高仪生性淡泊，对是非之事，避之唯恐不及。”

“可是，据我所知，高拱与高仪平日里交情甚好，又都是同姓，不可不防。”

张居正瞟了冯保一眼，没有吭声。冯保接着又压低声音说道：“先生不要忘了，当今太子可是高仪提议册立的啊。现在满朝文武，只有你和高仪是拥立太子的大功臣。高拱这只老狐狸，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这时候把高仪补进内阁，其用意不是很明显吗？”

张居正是个慎思笃行的人，对高拱此举的用意当然十分清楚。但他仍不想第一次与冯保谈话就过分袒露心迹，因此只淡然一笑，说道：“我说过，高仪为人正派，加之身体又不好，他就是进了内阁，也不可能有什么越格的举动。”

“高仪如何是高仪的事，高胡子如此做，却完全是为了制约你。如果这件事还不足以引起张先生警惕，那么高拱突然一改初衷，十万火急起用殷正茂，又是何居心呢？”

冯保工于心计，不但看出内阁两位辅臣间的矛盾，而且蛛丝马迹萍末之风都了然于胸。至此，张居正也觉得再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他思量一番沉吟答道：“高阁老任用殷正茂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想让我栽个大跟头，只要殷正茂那头一出事，他就有理由把我赶出内阁，这一招固然毒辣，但尚欠火候。”

“先生既已看出个中蹊跷，冯某也就放心了。”

至此，两人心思已经融合一处，当下又说了许多朝廷宫闱秘事，并讨论大政方略，在此按下不表。

第五回　姨太太撒泼争马桶　老和尚正色释签文

这几天，驻扎在庆远街上的两广总督行辕虽然外头依然重兵把守戒备森严，里头却乱成一锅粥。厅房过道屋里屋外东一箱笼西一挑子的尽是散乱物件。李延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被免职，一时间恼怒烦躁沮丧惶恐心里头什么滋味都有，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吩咐亲兵侍卫赶紧打点行装收拾细软，一俟殷正茂前来接职就拍屁股走路。这李延本是那种“人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混角儿，从广州出发到庆远前线督阵作战，居然带了两个小妾，到桂林游览漓江时看中船老大十五岁的幺姑，顺手牵羊又纳了一个。及至到了庆远街，他觉得当地妇女把头发揪到一边歪着盘一个大花髻的发型特别好看，又动用军乐吹吹打打把一个演傩戏人家的女儿娶进中军大帐。庆远街本是广西西部崇山峻岭中一蕞尔之地，街头撒泡尿流到街尾——再往前流就出城了。街上有头有脸的人家无非是打制首饰的银匠和刺刀见红的屠户之类，烟柳画桥吟风赏月的乐事一概全无。李延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千里迢迢自带了“消魂散”来，每日里让那四个婆娘陪着逗乐解闷，倒应了唐代诗人高适的两句诗：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弹指就是三年。韦银豹、黄朝猛率领的叛民没逮住几个，总督行辕里却多了两个哭闹的婴儿，这是那个幺姑和傩戏人家的女儿“屙”出来的。“后搭船先上岸，足见我李延知人善任，眼力不差。”李延在中军帐内接见三军将领，曾这么自豪地说过。谁知乐极生悲——如今削职为民，眼看就要黯然神伤风餐露宿回归故里，这些“消魂散”连带她们的产品顿时都成了累赘。

却说这一日李延正在值房里监督两名师爷清理官文书册，哪些该移交，哪些该焚毁，哪些该带走，他都要一一过目定夺。有的文书一自上架入屉，就很少翻动，如今已是积满灰尘虫屎，两名师爷搬上搬下，弄得灰头灰脑，不时被呛得喷嚏连天。忽然，一名姓梁的师爷从专装信札的柜屉里翻出三张田契来，一张来自浙江湖州，另一张是江苏无锡，各载明水田一千五百亩，还有一张是北京近畿涿州境内的一千亩麦地。三张田契均把亩数、块数、界桩连属情况记载详细明白，田主栏下填的名字是高福。梁师爷平日深得李延信任，却也不知这三张田契的来历。他朝在另一侧整理书牍的董师爷挤挤眼睛，董师爷凑

过来，梁师爷把那三张田契递给他，低声问道：“高福是谁？”董师爷摇摇头，两人鬼鬼祟祟的样子被李延看见了，喝问一声：“你们两人捣什么鬼？”

梁师爷赶紧从董师爷手中抽回田契，递到李延面前，说道：“在下看到这三张田契，不知如何处置。”

“啊，是这个，”李延接过田契觑了一眼便赶紧藏进袖中，“这个不与你们相干，忙你们的去。”

话刚落音，忽听得院子里一个女人杀猪似的嚎叫起来：“天杀的贱贷，竟敢欺负到我头上来了，你不就仗着老爷喜欢你的□肥，才敢这样放肆么。”

“你呢，一条骚狗，一天到晚裤裆里流水，又是什么好东西。”另一个女人的尖嗓子也毫不示弱。

李延顿时勃然变色，拔腿就往门外跑。慌不择路被门槛绊了一下，差点跌倒。幸亏门口守护的侍卫眼明手快，赶紧上前一搀，才不至于摔个嘴啃泥。

“成何体统，呃，你们成何体统！”

李延刚刚站稳，就朝两个吵架的女人大声喝斥。这两个女人，一个是从广州带来的二姨太，另一个是那个傩戏人家的女□儿——□四姨太。二姨太如今也才芳龄二十，高挑个儿鸭蛋脸，一双滴溜滴溜大眼睛，两片微微上翘的薄嘴唇，给人印象是既娇嗔，又泼辣。原来她最为得宠，只因她嫌李延口臭，同房时总爱别过脸去不肯让李延亲嘴，久而久之李延也就腻味起她来。这四姨太古铜色的皮肤，身材丰满，胸前两只鼓嘟嘟的大奶子，后头一个磨盘样结实而又肥大的屁股，走起路来，前头一突一突，后头一翘一翘，处处散发出那种勾人的魅力。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二姨太如果是“海鲜”，这四姨太则是地地道道的“山珍”了。李延入乡随俗，竟觉得“山珍”更合口味。为此，两个女人常常争风吃醋，口角一番还嫌不过瘾，隔三岔五还免不了花拳绣腿较量一回。

李延开口大骂时，只见四姨太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一捆行李旁边，二姨太则歪坐在地，一只赭红色的马桶压住了拖地的八幅罗裙。十几位帮忙打点行李的士兵站在一旁看热闹，见总督大人跑出来

发怒，都慌忙闪开，干各自营生去了。看到这幅景象，李延气不打一处来，恶声骂道：

“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军机重地哭闹，你们吵什么？说，为什么吵？”

两个女人一个站着咬嘴唇，一个坐着抹眼泪，都不答话。

“你们聋了，哑了？”李延唾沫乱飞，接着目光四下睃巡，喊他的管家，“李忠，李忠——”

“老爷，小的在。”李忠从一堆码得高高的行李后转出来。

“他们为什么吵？”李延问。

李忠嗫嚅着道出事情原委：三天前，李忠按李延吩咐开始安排人收拾家私行李。这四房姨太太各有不少东西，一件也舍不得扔下。收拾下来，把个内院竟堆得满满的。从庆远街出柳州，都是盘旋山道，运输负重全靠马匹。李忠把集中起来的捆扎物件粗略统计一下，大约要一百匹马驮运。便禀告李延。李延觉得用一百匹马驮运行李太过张扬，指示李忠一定要压缩到八十驮。李忠只好找四位姨太太一个个劝说，把不太紧要的物件撤下一些。大姨太和三姨太好歹清了一些出来，二姨太和四姨太却顶着不办。李忠好说歹说，四姨太终于答应把不满周岁小儿子专用的澡盆撤了一个下来。轮到二姨太了，她的行李里头有一只马桶，李忠建议把这只马桶扔掉，二姨太杏眼一睁，一杆笛样叫起来：“哟，那怎么使得，这只马桶是檀香木制的，我从广州千里迢迢带过来，越用越舒服，如果换了一只马桶，我就拉不出屎来，扔不得，扔不得。”她这里犟住了，李忠摇头，四姨太可不依，心想：“我连宝贝儿子的澡盆都扔了，你那只秽气冲天的马桶有什么舍不得的？”心到手到，这四姨太立马就冲过去，把守护在行李驮前的二姨太猛地一把搡倒在地，顺手扯起那只用油纸包好的马桶，发狠掼到地上。

李忠陈述时，两位姨太太依然剑拔弩张，随时准备冲过去厮杀。这总督行辕，原是庆远街千总卫所，地方局促。前院办公，后院为官廨，两院加起来也不过三十来间房子。姨太太们住在后院，平日也还是讲些规矩不来前院搅和的。现在皆因搬家，她们的行李都被搬到略微宽敞些的前院，为了清点物件，她们才来到这里。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如今两个姨太太当着师爷军校侍卫管家这么多下级僚属的面，

为了一只马桶打起架来，李延面子上搁不住。再仔细一看，想打架的是四姨太，这二姨太一向娇贵，经这一摔，站都站不起来了。李延吩咐三姨太扶她起来，没好气地对她数落："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甭说是一个檀香木马桶，就是金子制的，该扔时也得扔。"说着又吼了四姨太几句："你若把二姨太一掌推成了残废，你就要服侍她一辈子。在家中撒泼成何体统，你果真有穆桂英的本事，去把韦银豹给我捉来。"李延在这边骂，那边大姨太已领着这几位"消魂散"退到后院里去了。李延看着院子里堆积如山的行李，对李忠说："看来八十驮还是太多，减至五十驮吧。"

回到值房，相跟着看了一回热闹的两位师爷先已回来继续整理文册。这两名师爷也是李延从广州带过来的，梁师爷四十多岁，主管总督府一应章奏文牍，董师爷比他小了四五岁，主管钱粮往来册簿，都是李延的办事心腹。"先歇歇吧。"李延招呼他们。"文件太多，怕一时整理不完。"梁师爷回答。

"殷正茂来了恐怕还得交接几天，来得及的。"李延说着，吩咐堂差备茶。

三人在值房里分宾主坐定，饮了一会儿茶后，李延说道："常言道落毛凤凰不如鸡，我如今就成了一只落毛凤凰，你们二位跟了我多年，如今我倒霉，害得你们也丢了饭碗，这也是我不情愿发生的事，还望两位先生海涵。"

梁师爷生性憨直，见李延伤感，连忙安慰道："我们入幕这几年，东翁待我们不薄，该照顾的也都照顾到了，人非草木，东翁的这份情，我们永远记得，董师爷，你说呢？"

"梁兄说得是。"董师爷随话搭话，"这几年我们跟着东翁，也得了一些好处，即使从此散席，也决不至于为生计犯愁。"

两位师爷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跟着李延，每年捞的外快也不下四五万两银子。李延也懂得他们的意思，但依然从袖子里摸出两张银票，一人手里递了一张，说道："这是一万两银票，回到广州即可兑现，你们拿去收藏好，算是我奉送的安家费用。"

两位师爷免不了逊让辞谢一番，但还是半推半就收下了。李延接着说道："两位先生手头掌握的文件，务必清理干净，不要让后来人看出破绽来，特别是董师爷，你那些账目，能抹平的就尽量抹平。"

董师爷会意，与梁师爷略一注目，说道：“这个东翁尽可放心，您就是不吩咐，在下也知道如何处置。该掩饰的我都已掩饰过了，只有一宗最最要紧的账目，恐怕难以抹平。”

“什么账？”

“就是兵士的空饷。”董师爷蹙了蹙眉头，小声说道，“这三年来，我们给兵部具文，报的都是五万兵士，实数其实只有三万，其间有两万兵士的空额，新的总督来，我们断断交不出五万名兵士来。”

“是啊，这也是我最最担心的事。”

李延说罢站起身，在值房里“橐橐橐”踱起步来。却说三年前李延来到庆远街，不出一月，他就发现了一个大大的生财之道，这就是吃兵士空额。一名士兵每月马草粮秣例银衣被等各项开销加起来是三两银子，庆远前线本来只有三万士兵，李延求财心切胆大妄为，竟然谎报成五万。那子虚乌有的二万兵士，一年下来就给李延带来了七十多万两银子的进项。李延入驻之日经过筹划，认为不出一年，韦银豹、黄朝猛等数千蟊贼即可尽行扑灭。但李延为了多吃空额，并不认真追剿，在给朝廷的邸报中，往往还夸大叛民力量。他本意是想吃满四年空额之后，再活捉韦银豹献俘北京，这样就可名利双收。私囊大饱不说，还可加官晋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三年来他不断派人进京，花重金打点吏部兵部户部等要紧衙门的官员，加之又有“高拱门生”这一块金字招牌，他满以为按计划行事，可以高枕无忧，谁知中途出了这么大的变故。他至今也不明白被撤职的原因，难道就为那一份县城失守的邸报？须知过去这样的邸报已经送过十几份，从不曾出什么问题……这时院子里一片阒寂，临午的阳光透过窗棂，白炽得炫人眼目。忽然，一只乌鸦飞临院中的那棵女贞树上，发出几声刺耳的叫声，李延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兆。

“你们两个也知道，这些银子也并没有进我一个人的腰包。”李延又转回藤椅上坐下，心事重重地说道，“身边的人不说，好处自然都得了，还有京城几个部衙门的要紧官员，也都礼尚往来，领了我的献芹之心。只不知为何平地一声雷，皇上来了这么一道旨意。”

两位师爷都是久历江湖玲珑剔透之人，哪能不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只不过是李延自己不提，他们不好说破就是。现在见东翁有讨教的意思，几天来一直憋在心底的话也就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梁师爷

清咳一声，首先说道：“皇上垂拱九重，深居大内，哪能知道这庆远街上的事。何况皇上的旨意，均采自内阁票拟，依在下陋见，东翁这次致仕，问题还是出自内阁。”

李延垂下眼睑思量一会儿，狐疑说道：“这就奇了，内阁首辅高拱是我座主，我对他执门生礼，这是天底下人所共知的事，难道他会整我？前年广西道御史上折子弹劾我，说我排斥戚继光，剿匪不力。结果皇上颁下旨意把戚继光调到蓟州，高阁老亲来信札对我安慰有加，虽然也要我慎思笃行早传捷报，但口气十分体己。自后弹劾折子还上过几道，都被高阁老一一化解。这回风云突变，真的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说毕，李延垂下一副苦瓜脸，两手抚着腮帮，显得烦躁不安。董师爷接着说道：“东翁这几年花大把的银子，把京城各要紧衙门打点得路路通。照理不会落到这般结局的。事既至此，我看得分两步棋走，第一是求平安，不要把这里的事捅出去，按《大明律》，我们干过的事怎么治罪都不过分，但事在人为，京城里那些得过东翁好处的高官为了自身安全，也不会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只要躲过这一劫，东翁的第二步棋就是活动起复，在下平常也读点杂书，略通相术，东翁天庭饱满，地角方圆，官运好像不会到此为止……”

董师爷一向话多，好耍点小聪明，眼看他又要东扯葫芦西扯瓢摆龙门阵，李延一挥手粗暴打断他的话，没好气地说：“你那个相术我不止听过一百次，不要说了，你只说说，如今这一劫怎么度过。”

受此抢白，董师爷也不气恼，他反正看惯了东翁的脸色，知道如何应付。当下答道：“度过难关，就用那七个字，解铃还得系铃人。”

“你指的是高阁老？”梁师爷插问。

“正是，”董师爷转向李延，压低声音神秘地说，“东翁这两三年花在京官们身上的银子，少说也有五六十万两，可是，你却没有在高阁老身上花过一厘一毫，东翁恕我冒昧，您这是失了门生之礼啊。”

李延苦笑了笑，说道：“董师爷你这见识就差了，不是我李延不懂规矩，而是天下官员无不知晓，高阁老是一等一的清正廉洁之臣，我若送钱给他，岂不就是备了棺材送礼。”

董师爷不以为然摇摇头，嘻嘻一笑回道：“东翁见识差矣，天底下我还没见过不吃鱼的猫，高阁老爱不爱钱，通过一件事可以得知。海

刚峰海瑞大人，被人称作天下第一廉臣，在嘉靖皇帝手上差点掉了脑袋。他在高阁老手上复官并升任苏州巡抚，可是刚刚一年，海瑞头上这顶还没戴热的乌纱又被高阁老摘了。你想想，高阁老如果真的不爱钱，他能罢海瑞的官么？”

“是啊，老董言之有理，”这时梁师爷也插进来附和，“常言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单看高阁老门下那帮亲朋门生，一个个都是在钱窟窿里翻筋斗的人物，就知道高阁老的真正为人。”说到这里，梁师爷突然意识到李延也是高拱的门生，自觉失言，又连忙拿话来掩饰，“总归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听说这次来接任的殷正茂，见了钱，连喉咙管里都会伸出一只手来抓。”

两位师爷你一言我一语说得起劲，李延默然坐听，忽然间有了主意，心里一轻松，便打了一个呵欠说道：“今天暂且议到这里，下午，你们随我去一趟西竺寺。”

两位师爷退出值房，李延从袖子里抽出那张田契，又反复看了一遍，接下来是小心翼翼地折起又打开，打开又折起，一时间又心乱如麻，呆呆地出起神来……

这三张田契上的五千亩地，是他为座主高拱置办的一份厚礼。尽管两位师爷认为高拱不爱钱是假，但李延知道高拱平素的确很少收人礼物。这位性格倔犟的首辅大人，对自己的门生呵护有加，但一旦门生做出越格非分之事，他的脸色也变得极快。李延心里清楚，没有高拱就没有他的官运财路。他有心报答，却找不到表达心意的最好方式。送银票不敢，送别的又显不出孝敬。思来想去，他才想到干脆出银子为座主添置些田产。主意一定，他连心腹师爷都信不过，差了管家李忠带十万两银票去湖州、无锡、涿州三处秘密购置五千亩上等田地。买主名字填的是高拱大管家高福——这也是为了掩人耳目。买好田产之后，他并没有立即送给高拱，他是想等高拱致仕之后，再把这三张田契送过去。到那时高拱禄位尽失，为桑榆晚景着想，大致再不会申斥拒收。他自认为这个主意并不差，但现在事情有了变数，殷正茂一旦接任两广总督，立刻就可以从账目上发现那个天大的窟窿……思来想去，李延决定冒险给高拱写封信，坦白告诉他为之购买田产的事。高拱不爱钱是真，但两位师爷的分析也并不是全无道理。一千两银子他不要，一万两银子五万两银子他也可以不要，如果是十万两

呢？面对这么一大笔数目高拱设若还不动心，那就是天要灭我李延，只好引颈认命。但是，如果高拱肯收下这三张田契，情况就不一样了。即使这边问题暴露有人上折子弹劾，高拱仍会一如既往竭力维护，那么多得过好处的官员更会看首辅眼色行事援手相救。这步棋虽险，但尚有一半成功的把握，不走这步棋，事情就会弄到一团糟不可收拾，甚至死路一条也尚未可知。李延想晕了脑袋，终于横下一条心来，提笔给高拱写了一信，告知代置田产一事，他本想把那三张田契随信附上，但临时又动了个念头：信件终究不太稳当，田契还是亲手交上为好。故又从信封里把那三张田契抽了出来然后亲手封上火漆，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关防，采用八百里快报投递方式，日夜兼程，把这封信送往北京。

忙完这件事，不觉午时过半，李延就在值房里胡乱吃了一点东西，想到两位小妾为马桶打架的事，也没有心情去后院歇息，就着值房里的藤椅，把一双脚搁在茶几上小寐了一会儿。醒来已交未时，正说喊过两位师爷一起前往西竺寺，忽然侍卫进来禀报："大人，参将刘大奎求见。"

"他回来了？请他进来。"李延吩咐。

七天前，李延收到快报，言殷正茂已从江西南昌出发，取道柳州前来庆远府接任。柳州距庆远有三百余里路程，一过三岔镇，便是崇山峻岭的庆远地面，为了安全起见，李延命令参将刘大奎率一千兵马前往三岔镇等候迎接。如今既然回转，想必新总督也随军来到了，李延正准备整衣出门迎接，只见一个七尺须眉黑脸大汉挑帘进来，单腿一跪，两手抱拳高声言道：

"参将刘大奎叩见总督大人。"

"起来，新总督呢？"李延问。

"回大人，末将没有接到新总督。"

"这怎么会呢，按日程计算，两天前他就该到了。"

"可是末将犹如痴汉等丫头，就硬是等不来他。"刘大奎一脸焦急，说道，"我如今把一千兵马留在三岔镇，单骑回来请示，我是继续等还是撤回来。"

“会不会出了意外？”李延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并不着急，对刘大奎说，“你立即回到三岔镇一直等下去，不接到新总督就不能回来。”

“是，末将遵命。”

刘大奎抱拳一揖，又风风火火退了出去。听得他的马蹄声得得而去，李延这才吩咐备轿，带了两个师爷，在刀兵马队重重护卫之下，威风八面来到城西两里地的西竺寺。

这西竺寺乃是唐朝天宝年间修建的一座古寺。初名西明寺，宋元□年间重修时改名西竺寺，至今也有七百多年历史。比起中原沃野黄河两岸的那些恢宏巨刹以及江南春水秋山之间的瑰丽梵宇，这西竺寺就显得规模狭小不成气势，但在庆远街它却是名列榜首的古迹文华之地。当地僮瑶□各族土著，虽然凶悍异常却都虔诚信佛，因此这西竺寺才能七百年香火不断。李延甫将离任心境□惶，仍不忘来一趟西竺寺，其目的一不是拜佛，二不是游玩，而是专门跑来抽签的。西竺寺的灵签本也远近闻名，而李延更是亲身体验过。

记得是三年前李延初来乍到庆远街，一日得暇便动了兴头来西竺寺游玩，同行人告诉他西竺寺的签灵，他也就随喜抽了一支，抽的是第五十一签，签文是：

朝朝暮暮伴娇莺虽败犹荣拱近臣

忽然一阵大风起金是沙来沙是金

这是一支平签，解签也有四句话：急水狂浪，不可妄为，定心求佛，待时无忧。

李延一看这签文不妙，总督刚刚上任，还未开仗，就冒出个“虽败犹荣”，心中老大不舒服，顺手把那支签往地上一丢，不屑一顾地说：“什么灵签，都是些模棱两可不三不四的话，我偏不信它。”

西竺寺里有一个老和尚叫百净，最会解签。大凡抽签之人都会请他讲解一番，经他点拨，这签文中暗含的玄机就会一一弄个明白。李延既不满意这支签，又拿着总督大人的架子，自然不肯屈尊去请教百净。过了两年，两个师爷有一次陪着李延吃酒，趁着酒兴，董师爷旧话重提，对李延说：“东翁，您初来时在西竺寺抽的那支签，还是很灵的。”李延不以为然，一脸稀松地说：“签文说的什么，我早就忘得一

干二净了。”董师爷答道：“东翁当时扔了那支签，梁老兄把他捡了回来。”接了董师爷的话，梁师爷起身去值房找出了那支签，李延接过又仔细看了一遍，顿时沉默不语。梁师爷觑着东翁脸色，谨慎说道：“前些时，俞大猷的兵在荔波吃了个败仗，东翁自劾，邸报到京，皇上不但没有责怪，反而谕旨安慰，我就想到，这不就是签上讲的‘虽败犹荣’么？”李延一听有理，愣怔一会儿说道：“这头两句倒是灵验了，三四两句是何意思呢？忽然一阵大风起，什么大风？金变沙来沙变金，倒来倒去又有什么玄机？”三个人就在酒桌上推测来推测去，也没有个满意的结论。董师爷说：“东翁要想参透玄机，看来还得去找那个百净老和尚。”李延当时答应下来，但日后手头事情一多，这件事又搁下了。直到这次免职，李延才明白“忽然一阵大风起”的含义，心里头也就急切地想去西竺寺拜见那位百净老和尚。

李延在西竺寺门前落轿，步出轿门。但见日头已经偏西，四周山色苍翠如黛，寺前两棵高大的鸽子树上如绢白花开得正旺。寺中阒无一人——在李延到来之前，早有军士前来清场，轰走一应闲杂人等。李延步入寺中，应景儿也在大雄宝殿敬了三炷高香。两个小沙弥站在法案之侧，在李延敬香时为之敲动钟磬，完成这一仪式后，李延问小沙弥：“你们的百净师傅呢？”

“在方丈室里头。”小沙弥答道。

董师爷狐假虎威，朝那小沙弥喝道：“两广总督李大人到，你们师傅为何不出山门迎接。”

小沙弥朝董师爷施了一礼，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家师傅年事已高，不见客已经一年多了。”

董师爷还欲逞威，李延咳嗽一声，对小沙弥说道：“烦请小师傅进去通报百净老和尚，就说前两广总督李延求见。”

小沙弥跑进去即刻又回来，说道：“我家师傅请施主李大人过去。”

李延跟着小沙弥走出大雄宝殿后门，来到紧掩的方丈室门前。两位师爷欲同李延一起进去，却被小沙弥挡住了。

“我家师傅只肯见李大人一人，请两位施主留步。”小沙弥说罢，又是一礼。

两位师爷无法，只得回到客堂吃茶等候。

却说李延走进方丈室后，只见当中藤椅上坐了一个身穿大红袈裟、须眉皆白的古稀老人。他脸颊瘦削，双目炯炯有神，仿佛一眼就能看透人的五脏六腑。李延不禁暗暗称奇，这等地老天荒瘴疠夷蛮之地，竟还藏有如此超凡拔俗的高蹈之士，心中气焰顿时矮了一截，抱拳一个长揖，说道："李延叩见百净老师傅。"

"李大人免礼请坐。"

百净一开口说话，声音虽不大却脆如铜磬。小沙弥给李延搬过椅子沏过茶后退了出去。百净接着问道："李大人来见老衲，可是为三年前抽的那支签？"

"正是。"李延欠欠身子，恭敬回话："这签中有许多玄机，还望方丈指点迷津。"说罢从袖中摸出那支签来。

百净并不接签。问道："李大人抽的可是第五十一签？"

"对，就是五十一签。"

"请问李大人今年贵庚？"

"五十一岁。"

"正好与签数相符，这也是巧合。"

百净平淡说来，李延越发觉得深不可测，想探明究竟的心情更加急迫，于是身不由主地把椅子往百净身边挪近一步，急切地说："此中玄机，还望方丈明示。"

百净目光如电，在李延身上扫了一下，缓缓说道："李大人，若是三年前你不负气把签摔到地上，而是移过几步，让老衲给你开示如何趋吉避凶，情形也不至于糟到现在这种地步，临时抱佛脚，恐怕为时已晚。"

几句话说得李延惊悸十分，口气也就变成央告了："三年前求签，李某心气太盛犯了糊涂，如今如何补救，只要方丈指点出来，即使破财毁家，李某也在所不辞。"

李延急得像乌眼鸡，百净看在眼里，笑在心里，仍是不急不慢地说："解签十六个字，最要紧的是'不可妄为，定心求佛'。李大人恕老衲直言，你在庆远三年，是做尽了妄为之事，而心中全无佛界，事既至此，你还要问什么？"

“请教老和尚，金变沙来沙变金是何含义？”

“妄为金变沙，向佛沙变金。”

“既是如此，事情尚有可救之处，”李延自我宽慰说，“我现在捐五万两银子，把西竺寺翻修一新。”

百净摇摇头，一口回绝：“李大人，你捐的银子，西竺寺一分一厘都不能要。”

“这是为何？”

“你的银子来路不正，都是横财。”

百净此语一出，李延一下子脸色通红，两只鱼泡似的大眼袋，竟涨出了黑气，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老秃驴”，恨不能上前一把捏死百净。但从百净的眼色中，他仿佛看到自己已经大限临头，于是强压下心中怒火，哀求道：“救苦救难乃佛家根本，老师傅既已看出李某有灾，总不至于袖手旁观吧。”

百净闭目沉思一会儿，又睁开眼来死盯着李延，直盯得李延背心抽冷发凉，这才开口说话：“风流才子唐伯虎写过一首诗，其中有一句‘公案三生白骨禅’饶有兴味，李大人可回去认真参悟。”

李延觉得百净这一指点太玄，正欲问得再仔细一点，忽听得方丈室的大门被擂得山响，董师爷在外头高喊：“东翁，李大人！”

“什么事？”李延应声询问。

“新总督已经到了行辕。”

李延一惊，心中忖道：“刚才刘大奎还说没有接到，怎么一下子就到了行辕？未必从地底下钻出来的?”也顾不得细想，起身朝百净作了一揖，说道：“李某告辞，另外再寻日子向方丈讨教。”说罢闪身出门，起轿回衙。

第六回　新总督街头奇断案　假老表千里访行辕

新旧总督的交接工作进行了三天，这期间还包含了搬家。那天殷正茂走进总督行辕，伸头朝后院看了一眼，但见架起的两条竹篙上晾满了五颜六色的尿片，还听到两个婴儿哇哇啦啦一片哭声，再面对满院子绊手绊脚的乱七八糟箱笼行李，心里头顿觉秽气，半刻也不肯呆下去，当时就决定另觅地方设立总督行辕。第二天，中军帐前参将黄火木在街东头觅了一处覃氏祠堂，前前后后大小房间也有二三十间，殷正茂遂下令把老行辕里该移交的文书物件一古脑儿搬了过去，移交工作就在这覃氏祠堂里进行。交接期间，李延千方百计套近乎，怎奈殷正茂完全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不给李延表示亲近的机会。这样子更让李延一天到晚提心吊胆，一落空就胡思乱想。这时又有人告诉他，殷正茂其实已经来了三天，与他会见之前，先去见了总兵俞大猷，两人秉烛夜谈。具体谈的什么，外人却不知道。这一来李延心中更是打鼓，他与俞大猷关系紧张，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殷正茂一来就先偷偷摸摸去找俞大猷，这究竟是何用心?

自殷正茂到来之日，李延就已脱下了三品官服，换上一袭青衣道袍，一身赘肉，满脸沮丧。他的这副蛤蟆身材，往日看上去是威风八面，清咳一声也会吓得老鼠跳梁，如今看起来却是臃肿卑琐，树叶儿掉在头上也只当是旱天闷雷，才几天工夫就判若两人。却说这天交接完毕，已是夕阳西下。殷正茂新的值房已安排妥帖，他挥挥手让师爷帮办随差一应吏员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他和李延两人。“老弟，这边交接完毕，你准备何时启程回乡？”殷正茂问。论年纪，他比李延小了一岁，论科名他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却比李延早了两届。官场序齿首重科名，加之两人一升一退，运势又不一样，故殷正茂尚未开口说话，先已摆出了老大的姿态。李延听出这口气不大友好，但如今有事还求着人家，也只得干笑了笑，答道：“就在这三两日内动身。”

“老弟还有何吩咐，请直讲。”

李延一听这话里有缝儿，赶紧说道：“小弟的确有一事相求。从这里去柳州，还有两百多里山路，韦银豹这些叛民神出鬼没，杀人越

货。路上很不安全，兄台是否可以拨一些军士护送我的家眷到三岔镇。”

“这有何问题，仍让刘大奎带领一千兵马，把你们一行一直送到柳州。”

殷正茂回答干脆，李延生了一点感激之情，愧疚地说：“这刘大奎说起来也是一个憨头，我令他在三岔镇接你，居然你来了三天，他还没有发现。”

“我这个人素来不喜欢张扬，带了两个师爷，背着罗盘，乔装打扮成风水先生，一路这么逍遥走来。过三岔镇时，守住路口的士兵简单问了两句就放行了，这也怪不得刘大奎。”

殷正茂说得轻轻松松，殊不知李延就是这件事放心不下。见殷正茂主动提上话头，便趁机问道：“不知兄台为何一定要绕过刘大奎，甘冒生命危险只身前来庆远街。”

殷正茂明白李延的心思，干脆捅穿了说：“老弟你也不必多疑，我殷某这么做，原是为了察看这里的山川形势，从山民野老口中，听一点实实在在的匪情。”

“听说兄台在俞大猷营中住了两个晚上。”

“这也不假，俞大猷军营在三岔镇与庆远街之间，路过时我顺便先去探望这位名闻海内的抗倭名将，李老弟，这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没有，”李延赶紧申明，他见殷正茂有深谈的意思，便说，“殷兄，我们能否借一处说话？”

“去哪里？”

“魁星楼，庆远街上就这一家酒店还像个样子。”

殷正茂哈哈一笑，说道：“看来我俩想到一块儿了，我已派人去包下了魁星楼。”

“今夜里就由我作东，我还未替你接风呢!”

“这个就不用争了，”殷正茂口气决断，“我已命令所有参将以上官员今天都来赴宴，欢送卸任总督，为你饯行。”

“兄台何必如此张扬，几年来我李某运筹无方，上负皇恩，下负将士，还有何面目赴宴。”

李延说着，干涩的鱼泡眼顿时潮润，伤感起来。殷正茂觑他一眼，安慰道："李老弟也不必如此说话，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嘛。何况，致仕对于你也不是什么坏事，从这偏僻深山不毛之地脱身出来，回家颐养两年，说不定首辅大人另有更好的肥缺起复用你。"

"兄台这是宽心的话……"

"依殷某之见，你还真有这种可能。"殷正茂说道。接着起身踱到窗前，看了看夕阳余晖下的烟火人家以及苍茫参差的远山，又回过头来盯着李延，饶有深意地说，"只要你李老弟在这两广总督的三年任上，没有什么麻烦让人揪住，不出两年你就会东山再起，要知道你的座主高阁老还是赫赫首辅。"

殷正茂的话风已经透明：你李延能否东山再起，就看我殷正茂把不把你的"麻烦"抖落出来。李延眼前顿时浮出那一堆已搬进这覃氏祠堂的账簿，心中又惊又怕，犹豫了一会儿，便从袖中抽出一张早就准备好了的银票，双手递给殷正茂，说道："兄台，这是小弟的一点心意，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殷正茂接过一看，竟是一张二十万两的银票。出手如此阔绰，殷正茂心中怦然一动，但他很快冷静下来，把银票朝李延身上一摔，冷笑一声说道："怎么，李老弟真的以为我殷正茂是贪鄙之人？"

"哪里哪里，兄台别误会……"

殷正茂突然变脸，李延猝不及防，慌忙解释又找不到合适的话，故支吾难堪。其实，出重金行贿殷正茂是董师爷出的主意。原也就信定殷正茂是"贪鄙之人"，他既得了李延奉送的巨额银两，还可继续"吃空额"大发横财，何乐而不为呢？本以为银票一送，皆大欢喜，谁知殷正茂不领这份人情。李延尴尬地坐在那里，想道："殷正茂与我素无交往，突然送这大一张银票给他，推辞拒收也应在情理之中。不管他是真的不要呢，还是假意推托，反正我今天一定要把这张银票送出去。"

李延这厢沉思，那边殷正茂又开口说道："李老弟，咱俩明人不说暗话，我可以实话告诉你，与你见面交接之前，我就听到一些传闻，说你'吃空额'，一年的进项上百万两银子。这几天看过账目，虽然百万两银子一说有些夸大其辞，但两万士兵的空额一年能有多少，也是一笔明账。"

殷正茂无情揭露，李延也清楚这事无法隐瞒，事既到了这一步，也只好硬着头皮把话说穿："账是明白，但银子却并非我一人独吞。兄台若真要揪住这事不放，我李某也只好认命，承担这弥天大罪了。"

"李老弟怎好如此说话，我殷某既非贪鄙之人，更不会落井下石。"

"啊？"

李延抬起头来，眼睛里射出希望之光。

"你放心，我殷正茂决不会上折子弹劾你。"

殷正茂说得斩钉截铁。他这时雨时晴的态度，倒把李延折磨得心里头七上八下，出了一身臭汗。

"兄台如此大度，李某感激不尽……"

李延一激动，好话也就整箩筐地倾倒，殷正茂像猎人欣赏已收在笼中的猎物一样，专注地听着李延的那些语无伦次的感激之辞。其实，殷正茂如此做，并不是出于真心帮助李延，而是为自己的根本利益着想。接到皇上圣旨赴庆远衔接任两广总督之前，他已打听凿实此次举荐乃是高拱所为。他与张居正有同年之谊，张居正三次举荐未获通过，作梗者就是高拱。这次高拱一反常态擢用殷正茂，而且动作如此之快，令殷正茂大为惊讶，心中也存了一个难解之谜。他也知道李延是高拱门生，虽无本事却后台强硬，在未摸清高拱真实态度之前，他决不肯贸然行事与李延作对。何况他昨日查核邸报来往册档，发现两天前李延还利用八百里驰传给高拱送去一信，这更让殷正茂感到形势扑朔迷离。他虽然拿到了李延吃空额的证据，但如何利用这个证据，还得审时度势……

李延还在唠唠叨叨讲好话，殷正茂打断他问道："听说你那天去西竺寺，老和尚不肯给你解签？"

李延心中一惊：这个殷正茂果然刁钻，连这件事也探知了。一笑说道："老和尚说话玄妙，要我一心向佛。"

"佛是什么？人心就是佛。"殷正茂回报一笑，但他笑得异样，让李延不寒而栗，"百净老和尚说的是讨便宜的话，算了，不扯这些闲话，咱们现在就去魁星楼。"说罢起身要走。

李延连忙也站起身来，腆着脸把那张银票又递到殷正茂面前，说道：“这个还望兄台赏脸。”

“不能收。”殷正茂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为何不能收？”

“我已答应帮你，决不把这里的事情捅出去。如果收了你的银票，这件事就不是人情，而是交易了。”

“兄台既如此说，这张银票就一定要收。”

“这是何道理？”

面对殷正茂疑惑的眼光，李延忽然灵机一动，故作神秘答道：“愚弟已经听说，高阁老举荐你时，还吩咐户部多给你拨了二十万两银子的军费，让你……嘿，这事也就不要说明了，这件事在高阁老是知人善任，用人不拘一格，但在你，这二十万两银子的军费是断断不可装进私囊的。”

殷正茂一听话中有话，心中便猜疑是不是高拱另有交待，本想探个究竟，表面上却装做不屑一顾地说：“我根本就没有想到要贪污这二十万两银子，首辅如此行事，大概是想试探我殷某是否真的就是贪鄙之人。”

“殷兄确非贪鄙之人，这一点愚弟可以作证，”李延说着，便把银票硬塞到殷正茂手上，“这张银票，就正好补了那一笔。”

这到底是李延的主意还是高拱的授意，殷正茂倒有些捉摸不定了。略一思忖，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李老弟既如此盛情，这张银票我就暂为保管吧。”说罢藏进袖中。

李延顿时欢天喜地，自觉所有威胁尽数解除，遂跟着殷正茂走出覃氏祠堂，在众位将士簇拥之下，朝魁星楼踱步而来。

魁星楼离覃氏祠堂本也不远。斯时天色尚未黑尽，街面上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执刀的兵士，这几日新旧总督交卸，为防万一，临时又从别处调拨五千兵马前来驻扎守护，把个庆远街保护得铁桶一般。城内人口骤增，倒是比平日闹热得多。街上居民长期受战火熏染，已是鼓上的麻雀吓大了胆，这会儿听说新旧总督联袂出行，都想一睹新总督风采，街边上值岗兵士之后，三个一堆五个一群聚集了不少人驻足观看。

殷正茂因要主持公宴，故仍旧穿上了簇新的三品孔雀官服。他个子瘦小，与身高马大的李延走在一起硬是矮了一个头，加之走路喜欢左顾右盼，比之昂首挺肚目不斜视的李延，“官品”又是差了一截。立时，街上看热闹的人窃窃议论开来：

“看这新总督，怎么像一只猴儿？”

“老总督像一头猪。”

“猴也好猪也好，都是来我们庆远□食的，靠他们剿匪，哼哼……”

幸亏这些当地土著说的都是“鸟语”，外地人根本听不懂。否则，还不把这些封疆大吏活活气死。

眼看快到魁星楼了，忽然，从街边窜出一人，闪过岗哨，冲到新老总督跟前，当街一跪，大声喊道：

“请总督大人为小民做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几个兵士抢步上前，架起那个下跪的人就往旁边拖。

“停下，”殷正茂断然一喝，兵士们松了手，那小民又冲过来跪下，殷正茂问他：“你有何事？”

小民唧里哇啦说了一通，只因是“鸟语”，

殷正茂一句也未曾懂得。寻来一个当地籍贯的小校翻译，这才明白了意思：这小民叫覃立本，就在魁星楼旁边开了一间熟食店，常有一些兵士跑到他的店里吃白食，他的小本生意实在应付不来。今儿下午，又有四个兵士进店里饱餐一顿，临走时，覃立本要他们付账，他们不但不给钱，反而把覃立本痛打一顿，还砸坏了店里的东西。覃立本怄气不过，便斗着胆子拦街告状。

庆远街自设立两广总督行辕以来，由于军纪松弛，骚扰百姓的事屡有发生，白吃白喝明抢暗偷的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常言道兵匪一家，老百姓招惹不起，小本生意人只好忍气吞声关门关店。因此，当地百姓对官军的痛恨甚于土匪，这也是韦银豹的叛军越剿越多的原因之一。殷正茂虽然只来几天，但在明查暗访中遇到投诉最多的就是这一类扰民事件。他已决定一俟李延离开就立即整顿军务，严明纪律，没想到瞌睡来了遇枕头，出了个覃立本拦街告状。他当即也不忙着进

魁星楼吃饭了，当街站定，问覃立本："下午那四个吃白食的兵士，你可还认得？"

"认得。"覃立本仍跪在地上答道。

"你起来，去把那几个兵士找来。黄火木，带一队人随他前往。"

"是，末将遵命。"

黄火木横刀出列，正欲带领兵士随覃立本前往抓人，覃立本却仍跪在地上不起来，嘴中说道："总督大人，也不用兴师动众了，眼前就有一个。"说着，抬手指向在魁星阁门口站岗的一个魁梧大兵。

"你过来。"殷正茂朝那士兵一喝。

大兵丢了手中砍刀，过来跪在覃立本旁边。

殷正茂打量这位大兵，体壮如牛，一身剽悍之气，虽然面对众多长官，眼中却毫无畏惧之色。"好一个勇士！"殷正茂心中赞叹，但脸上却冷若冰霜，一声厉喝："你好大胆子！竟敢吃人白食。"

"我没有吃。"大兵犟着颈子亢声回答。

"覃立本，你没有认错人？"

"小的不会认错，这位兵爷绰号叫牛疯子，就是他带头砸了我的店子。"

覃立本是个机灵人，看出这位新总督有给他撑腰的意思，就一口咬得死死的。牛疯子跪在一旁，立刻就把醋钵大的拳头伸过来，在覃立本眼前晃动说："你敢诬蔑好人，小心兵爷我在你脸上开个酱油铺子。"

"大胆狗才，你再敢放肆，小心我剥了你的皮！"殷正茂一声怒骂，牛疯子收敛了一些。殷正茂又问覃立本："你说他白吃了你的酒肉，可有证人？"

"有。"

覃立本指了几个，有当兵的，也有街坊。但他们有的出于袒护，有的害怕报复，都不肯出来作证。牛疯子得意了，跪在那里呲着牙笑。

殷正茂面对这番景象，朝李延一笑，拱手说道："李老弟，今晚上这顿为你饯行的宴会，看来要耽搁一些时候。"接着，他双手往背后一

剪，两道眉往上一吊，睁大了三角眼，喝道："来人，搬几把椅子来，今天，本总督要在这大街上把这个案子审个清楚明白。"

斯时天色黑尽，幽邃天幕上缀着疏星朗月，魁星楼门口也点亮了两盏灯笼，兵士们不知从何处弄来十几把松明点燃，星光月光灯光火光摇曳辉映，鹅卵石的街面上倒也亮亮堂堂。殷正茂拉过椅子坐定，问覃立本：

"这几个兵士，在你店里都吃了些什么？"

"麂子肉，还有两只野兔。"

"你，"殷正茂指着牛疯子，问道，"在这个老覃的店里，吃没吃这些东西？"

"没有。"

"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吃没吃？"

"没有，没有，不要说麂子肉，我连麂子鸡巴都未曾见到。"

因为没有人敢站出来作证，这牛疯子越发肆无忌惮。殷正茂很欣赏牛疯子这股子野性，但也断定他是肯定白吃了人家的酒肉。他眯起一双小眼睛，两道寒光直射牛疯子，仿佛直可看透他的心肝五脏。

"黄火木。"殷正茂喊了一声。

"末将在。"黄火木又闪身出列。

"中军帐前侍卫，可有刀法娴熟之人？"

"回总督大人，中军帐前侍卫，个个刀法娴熟。"

"好，叫上几个来。"

"是。"

黄火木手一挥，立刻就走出四个手执大砍刀的威武兵爷。

"去，扒了他的上衣。"

殷正茂手朝牛疯子一指，四个兵士抢步上前，把牛疯子扑翻在地，三把两把就把他的上身剥个精光。

"总督大人，你不能随便杀我。"被压在地上动弹不得的牛疯子嚎叫起来。

殷正茂冷冷一笑，厉声回道："本总督不杀你，但要在你身上取证。给他开膛剖肚！"

“这……”

真的要动手，那四个兵爷也怔住了。跪在一边的覃立本本想告状弄回几个小钱，眼看要闹出人命，也惊慌不知所措，连忙磕头如捣蒜替牛疯子求情：

“总督大人，求你饶这兵爷一条命，这顿饭钱小人情愿不要了。”

殷正茂已是凶神恶煞，狞笑一声说道：“家有家规，军有军法，这事再不用你覃立本卖乖。你说牛疯子白吃了你的麂子兔子，牛疯子又拒不承认，我现在只好给牛疯子开膛剖肚，掏他的肠子，如果他的肠子里还有嚼烂了的麂子兔子，他就罪有应得。如果找不出什么来，对不起，你姓覃的就得杀人偿命。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动手！”

四个兵爷见总督大人已是盛怒，事情已无转圜之地，只得遵令。只见一个兵爷横刀一划，接着是听得扯布似的一声响，牛疯子撕肝裂胆的喊叫也同时响起，过后悄无声息，牛疯子已被开膛，白花花的肠子流了一地。

众位旁观的将军虽然杀人如麻，但眼前这一惨烈场面依然令他们股栗不已。李延更是闭着眼睛看都不敢看，一阵血腥味冲过来，他掩鼻不及，顿感恶心，连忙俯下身来，翻肠倒胃地呕吐起来……

惟有殷正茂，一尊铁人似的，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肠子里可有证据？”殷正茂问。

“有，有不少的肉渣子。”兵士颤声回答。

“哼，这就是咎由自取了。把他拖下去，看能否救活他一条命。”

四个刀兵抬着牛疯子飞奔而去。盯着地上的一摊鲜血，殷正茂眼皮都不眨一下，又喊道：“覃立本！”

覃立本早已吓得瘫倒在地，昏死过去。殷正茂命人用凉水把他泼醒，说道：“覃立本，兵士白吃你的酒肉，是本总督管教不严。相信这种事今后再不会发生，这顿酒饭钱，明日我派人给你送来，现在还得麻烦你辛苦一趟，给黄将军带路，去把剩下的三个全都捉拿归案。”

覃立本筛糠一般，被黄火木一干兵爷架起走了。殷正茂这才扶着椅把站起身来，拍了拍尚在俯身干呕的李延，笑道：“李老弟，走，魁星楼的饭菜，恐怕早就凉了。”

李延走了两三日，那一天殷正茂正在行辕中召集俞大猷、黄火木等几个将领商议剿匪事宜，忽有士兵进来禀告说门口有人找。殷正茂正全神贯注听俞大猷陈述用兵方略，便说不见。士兵退下去又转来奏道："总督大人，来者自称是你的亲戚，一定要见。"殷正茂一听纳闷："亲戚？我怎么会有亲戚跑到这里来？"遂请俞大猷暂停说话，急匆匆走出行辕大门，只见一个身穿藏青棉布道袍、头戴诸葛巾的胖子背对着他，在门前的空场上踱步，这背影很有些熟悉，但仓促间想不起是谁。"先生，总督大人来了。"带路的士兵喊了一声，那胖子回转身来，殷正茂这才看清来者面容，不免大吃一惊，喊道："怎么会是你？"

"想不到吧。"胖子笑吟吟走近前来。

殷正茂由惊诧变为激动，两手抓住胖子肩膀一摇，叫道："好你个李……"

胖子"嘘"了一声打断殷正茂的话，说道："老表哇，我来这里收购药材，听说你也升官到了这里，就顺便过来看看。"

"好，好，"殷正茂应声说道，"你先歇息下来，喝盅茶解解乏，那边还有一个会议，我去收个场就马上过来"说罢喊过一名侍卫，让他把来者带到自己的值房。

从总督的神情态度，行辕内的侍卫听差便知来者是贵客。送进值房之后，当值听差又是躬身打揖，又是请坐上茶，又是绞来热毛巾擦汗去尘，忙得团团转，为的是讨来者一个笑脸。其实这位大模大样的来者并不是殷正茂什么亲戚，而是湖南按察使李义河。义河字幼滋，与张居正、殷正茂都是嘉靖二十六年同年进士。因他是荆州府应城县人，与张居正兼有同乡之谊，是张居正屈指可数的密友之一。这次千里迢迢从湖南长沙秘密来到庆远，正是肩负张居正的使命而来。

在值房里落座不过片刻，李义河已喝了一大壶热茶，在同僚中，李义河有"李三壶"的绰号，意思是说他"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离不得。听差见他这么能喝茶，索性端上一把镶银的特号陶制茶壶。

"哟，你们总督这么阔气。"李义河指着茶壶说。

听差回答："这是前任总督李大人留下来的。"

提到李延，李义河心中就有了一阵不平之气："这狗日的，连吃败仗还发了大财，只落个致仕的处分，太便宜他了。"于是问道："听说李大人走时，用了五十匹马搬运行李？"

"这还是砍了一半儿呢。"听差是个老兵油子，见多识广，嘴上也就特别滑溜，"依李大人原来的想法，什么都想带上，两百匹马都不够。"

"怎么会有这么多？"

"怎么就不会有这么多？"听差反问，接着指了指窗外远处的崇山峻岭，说道，"你这位先生新来乍到不知道，这大山里头有一种野果子，才花生米那大一颗，酸酸涩涩的也没啥味道，但却有一种特别功效，吃下去能给鸡巴长劲。每年中秋前后，这果子长熟了，李大人就派兵士上山采撷。去年，摘果子的士兵还遭了韦银豹的伏击，死了两百多人。果子采回来后，李大人命人用蜂蜜把果子制成果脯。一年要做几十坛子，除了自己受用，还拿出去送人。就这玩艺儿，李大人准备带走十坛，十坛就得五匹马来驮，后来一裁减，只带走了两坛。"

"听你这么一说，这野果子不就是春药吗？"

"是呀，"听差神秘地眨眨眼，煞有其事地说，"听人说，如果长年吃这玩艺儿，人就变成了发情的公猪。"

一句话逗得李义河捧腹大笑，说道："现在我明白了，李大人为何要找四房姨太太。"

"我们这儿，一头公猪一年要给上百头母猪配种哩！"

听差说话越发肆无忌惮，他那又憨又狡的滑稽模样，使李义河笑得直喘粗气。正在这时候，殷正茂一步跨进门来，凑趣说道："什么事这么热闹！"

李义河又把听差说的话学了一遍，殷正茂也忍俊不住，噗嗤笑了一声，让听差退了出去。

"三壶兄，"殷正茂打量一眼李义河，口气诙谐地说道，"你这堂堂正正威镇三湘的按台大人，怎么冒充鄙人的亲戚，突然间来到这里？"

李义河压低声音说道："我奉太岳兄使命而来，事属机密，不得不乔装打扮。"

对自己这次升迁任职，殷正茂一直感到是个谜。上任之前，他除了给皇上寄上谢恩折子，还分别给高拱与张居正各去一信。虽属私人信札，却是应景公文，无非是些感激话。因为不明就里，殷正茂不敢贸然表态。现在见到李义河，知道个中蹊跷可以解开，于是急切问道："太岳兄有何吩咐？"

李义河故意卖关子，嘻嘻一笑说："我倒想听听，石汀兄对自己这次高升有何见解。"

殷正茂脱口说道："什么高升，说不定是一个陷阱。"

李义河回道："怎么不是高升？你由三品官的八叠篆文铜印换成如今的九叠柳叶篆文的银印。虽然官阶没有升你，但你手上这颗银印，其规格尺寸，虽比一品大员稍稍小了一点，却比二品大员还要丰硕一些，而且鼻纽还是一只卧虎。我大明帝国二百年来，凡持此印者，只要打了胜仗，立刻就可升任九卿。养实兄，这一点你难道不清楚？"

殷正茂听出李义河的话中明显含有醋意，故意反问："如果打了败仗呢，下场还不同李延一样，卷铺盖滚蛋？"

"咱们同年中，谁不知道你殷正茂是个人精？"李义河喝干了一壶茶，又喊听差进来续上一壶，接着说道，"所以，太岳兄担心的不是怕你吃败仗，而是怕你上了高胡子的当。你刚才不是说到陷阱吗，高胡子真的就给你设计了一个陷阱！"

"什么陷阱？"

"高拱给你多拨二十万两银子的军费，并放出风来是让你贪污的。请问养实兄，你怎么处置？"

"这个请你转告太岳兄，我殷正茂一两银子也不会拿。"

"全都退回去？"

"不，既然以军费名义拨出，我为什么要退回去？"殷正茂先是冷冷一笑，接着侃侃言道，"我打算用这笔银子作为犒赏之资，凡斩叛匪一个首级的，奖银十两，斩一个叛匪头目的，奖一百，活捉韦银豹、黄朝猛的，奖银五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这二十万两银子在手，剿灭叛匪也就更有把握。"

李义河频频点头，说道："老兄如此安排，太岳兄也就大可放心了。"

“怎么，太岳兄也认为我是贪墨之人？”

李义河听出殷正茂的问话中已透出些许不快，连忙解释说：“石汀兄，你别误解了太岳兄的意思。他不是担心你贪污这二十万两银子，而是怕你不知道，这二十万两银子实际上是高拱设下的诱饵。”

“诱饵？”殷正茂睁大了眼睛。

“是呀，京城里头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你并不知道，太岳兄本来想写信告诉你，又怕信件落入他人之手。故派人来湖南告知这件事的前因后果，让我设法告假十几天，偷偷来到庆远与你通气。”

李义河遂把隆庆皇帝生病，高拱与张居正两人间的一些过节述说一遍。殷正茂听得仔细，预感到京城大内正在酝酿一场暴风骤雨，但对高拱欲加害于自己的计谋却是将信将疑，深思半晌问道：“如果我既不贪污这二十万两银子，又打了胜仗，他高拱如何能够害我？”

“老兄大概还不知道吧，你刚离开南昌，京城都察院就已秘密派人到了南昌，为的是调查你在江西任上有无贪墨行为。一走一来，也就是前脚后脚的事。大凡升迁之人，决没有京城都察院追着屁股勘查之理，而且这个都察御史，与李延是同年，都是高拱的门生。养实兄，这其中的奥妙，你难道还看不清楚么？”

李义河振振有词，句句都是殷正茂不愿听的话，却又句句都得听，不免心中一阵烦躁，对高拱的一点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代之而来的是一种刻毒的报复心理，顿时三角眼内又射出两道寒光，咬牙说道：“我倒要看看，高拱是不是真的把我当猴耍。”

“如今他已经在耍你了。”李义河补了一句。

“那就看谁耍谁？”殷正茂一拍大腿，声音低却很碜人，“我手里有张王牌，只要放出来，倒的绝不是他高拱一人。”

李义河一震，急忙问道：“什么王牌？”

殷正茂狡猾地一笑，说道：“其实也不是什么王牌，到时候你便知道。”

殷正茂所说“王牌”就是李延送给他的那一张二十万两银票，他虽然并不怀疑李义河确实奉张居正使命而来，但他觉得李义河所说之事有一些尚待证实，因此仍存了一点戒备心理，不肯道出实情。李义河也看出这一点，心里头便不愉快，遂起身告辞。

“怎么就要走，好歹要住一个晚上。”殷正茂看出李义河不满，便真心挽留。

“不能住，”李义河朝值房门外看了一眼，说道，“你这总督行辕，还有不少李延旧人，设若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对你我、太岳兄都不利，还是快走为妙。”

“这么说，我也不强留了。”殷正茂说道。

两人在辕门前拱手别过。

第七回　斗机心阁臣生龃龉　信妖术天子斥忠臣

离辰时还差半刻，张居正就走进了内阁院子。辰进申出，这是内阁铁打不动的办公时间，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一直未曾更易。内阁建置之初，场地非常狭小，三四个阁臣，挤在一间屋子里办公。后屡经扩建，才形成今日的规模。这内阁院子现共有三栋小楼，正中间一栋飞角重檐，宏敞富丽，为阁臣办公之所；院子东边的小楼为诰敕房，西边为制敕房，南边原为隙地，后因办公地方不够，在严嵩任首辅期间，又于此造了三大间卷棚，内阁各处一应帮办属吏，都迁来这里。

阁臣的办公楼，进门便是一个大堂，堂中央供奉着文宗圣人孔子的木主牌位。大堂四面都是游廊，阁臣四套值房，门都开在游廊上。楼上房间，有的是会揖朝房，有的是阁臣休息之所。首辅高拱的值房在厅堂南边，窗户正对着卷棚，张居正的值房在其对面。自从赵贞吉与殷士儋两位阁臣前年相继致仕后，值房就一直空着两套，门上落着锁。值房一套一进两重，共有六间，机要室、文书室、会客室等一应俱全。现在，高拱隔壁的一套门已被打开，两个杂役正在房中收拾。张居正知道，那是预备高仪入阁办公了。

张居正刚在值房里坐定，内役还没有把茶泡上来,便有一位吏员进来禀告说高阁老有请。张居正起身过去,只见高拱端坐在硕大的红木案桌前，看得出他已到了一些时候，桌上摆了几份翻开的折子，显然都已看过。高拱指着文案横头的一张椅子，示意张居正坐下。

“太岳，昨夜睡了个安生觉吧？”高拱侧过身子，摆了摆官袍问道。

“回家头一个晚上，反倒失眠了。”张居正答。

“总不至魂一夕而九逝吧，”高拱眼角微微一动，揶揄道，“你向来风雨如磐，也有失眠之时？”

张居正听出高拱话中讥刺之意，想到会不会是高拱知道了冯保昨夜来他府中潜访之事，顿时多了一份警惕，装糊涂说道：“前些时因为担心皇上病情，心绪不宁，一时还没调整过来。”

高拱并不知晓冯保潜访的事，说这几句话无非是寻个话头开场，其实他一门心思还在张佳胤送来的邸报上。如今拿眼睃了睃摆在案桌上那份黄绢封面的邸报，脸色一沉，出气也不匀了。

“兵部的事情，平常都是由你分管，我也十分放心。”高拱打了一个顿，把话引上正题，“安庆驻军哗变的事，如何处置？”

三月间，安庆驻军指挥张志学纵兵围攻与其有怨隙的知府查志隆的官邸，与官邸守军发生战斗，打了好几天，直到应天巡抚张佳胤带兵前往弹压才得以平息。当时，邸报到京，因皇上正病重，内阁没有会议此事。张居正便给应天府尹张佳胤去信，着他全权处理。府军关系紧张甚至交恶已属司空见惯，每年各地间有发生，本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所以，张居正致信张佳胤后再也没有过问，现在见高拱恼着脸问起，便猜想其中生了变故，于是谨慎说道：

“事发之后，仆责成张佳胤调查此事，究竟如何处理，尚未收到邸报。”

“你看看。”

高拱把桌上那份邸报推到张居正面前，张居正一目十行看了下来：

……此次安庆兵变，首恶为驻军指挥张志学，此人性在厉直，失在激讦；质在坚劲，失在溷浊。为报个人仇隙，置朝廷纲纪而不顾，竟纵兵围攻安庆府官邸，导致军士死九人，伤二十一人，无辜市民亦有五人死于流矢乱刃之中……

查安庆府尹查志隆，于此次兵变，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平日会揖驻军将领，不行谦恭，处处颐指气使；府军合办之事，虽在微末，亦行刁难。此次兵士哗变之起因，实乃为查志隆调拨军粮，以次充好。府仓陈米几近糜烂，鼠屎沙砾乱布其中。遂招致张志学怒不可遏，引来一场血战。下官勘查之中，发现查志隆尚有种种贪墨劣迹，故决定将张志学、查志隆一并锁拿，下刑部鞫谳……

读完邸报，张居正意识到张佳胤这下闯了大祸。这张佳胤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为人清廉，是有名的干练之臣。张居正很欣赏他，正是由于他的鼎力推荐，隆庆五年，张佳胤才由兵部职方郎中出任应天府尹，兼管南京附近十府，安庆府也在他的兼管之中。处理安庆兵变，本是他职权分内之事。从邸报中列举事实来看，这种处置算是秉

公而断并无错处。但张佳胤却不知查志隆是高拱的门人，事前不作任何通报，径将查志隆锒铛下狱，这岂不是蔑视首辅权威?

“好一个张佳胤，这样大的举措，竟然事先不同内阁通气！”见张居正放下邸报，高拱冷峻说道，“这样下去，政府威权何在？”

张居正心底清楚，高拱所指的内阁实际就是他自己。他也不想争执，只是息事宁人地说道：“仆今日就给张佳胤去信，查证这件事。”

“查证什么，人已关在南京刑部大牢里了。”高拱一拍桌子，胡子也戟张起来，“我只问你，张佳胤如此处置，是否向你请示过？”

这一问真的让张居正犯难：若回答没有请示，以高拱狭隘心胸，轻而易举就会给张佳胤定一个“怙权失察，信谗助虐”的罪名，轻则降职，重则免官；若说张佳胤请示过，则明显是引火烧身。而且从高拱出言吐气来看，他已怀疑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

“元辅，”张居正不管高拱怒火燃胸，依旧口气平和亲亲热热喊了一声，接着说道，“张佳胤把张志学与查志隆两人一同捉拿下狱，并没有向我请示，但仆以为，张佳胤有权这样做。”

“有权？谁给他这大权力？”高拱逼问。

张居正仍是不紧不慢说道：“仆上次给张佳胤信中，责成他全权处置，这实际上已经授权于他。”

高拱感到张居正明显在袒护张佳胤，心火一蹿，气昂昂地说道：“如此说来，捉拿查志隆，你也是赞同的□？”

逮住高拱的话尾巴，张居正正色答道：“张佳胤公心办案，僧面佛面都不看，把查志隆拿下了。仆知道查志隆是元辅门生，张佳胤未必晓得，不知者不为罪，我这就写信，让张佳胤放了查志隆，元辅你看如何？”

张居正外示关切内含威胁，高拱听了很不受用。待张居正话音一落，他立刻反唇相讥：“查志隆是我门人不假，但张佳胤是你幕客，也是朝野之间人所共知的事。俗话说，打狗欺主，太岳呀，我看你是成心要撕破脸皮与老夫作对了。”

“元辅，此话言重了……”

张居正还欲解释，却一眼瞥见乾清宫大□张贵急匆匆走了进来，遂打住话头。张贵来传旨，让高拱去文华殿候见皇上。张贵退出后，

高拱喊住准备离去的张居正，余怒未消地说道："这件事我要面奏皇上。"说罢，踅身来到文华殿。

文华殿在左顺门之东，离内阁最近，沿会极门侧砖道前行不过数百步，即是文华殿的正门文华门。该殿永乐中建，但长期闲置，历届皇帝都不曾临御。嘉靖皇帝践祚之初，谕旨将文华殿鼎新修建，易以黄瓦。从此，文华殿就成了皇上斋居经筵及召见大臣的地方。

高拱走进文华门，早有文华殿当值太监迎上来，把高拱领进殿西侧的恭默室等待皇上召见，太监给高拱沏上用上等朱兰窨出的西湖龙井，笑吟吟说道："高阁老宽坐些儿，万岁爷还没有驾临呢。"

这恭默室乃大臣等候接见的进退之所，原也是高拱坐惯了的地方，屋子里的古董摆设，墙上的字画匾对，无一样不熟悉。这时已日上三竿，室外花圃中的芍药，碗口大一朵一朵，在煦暖阳光下无不显得婀娜多姿不胜娇羞。高拱已喝了两盅茶，皇上仍未莅临，他便信步走出恭默室，站在花圃前欣赏这些开得正旺的紫烟朱粉，忽然，他瞥见一个人正顺着恭默室前的砖道上匆匆走来。"这不是姚旷么，他来这里干啥？"高拱心下疑问。姚旷是张居正值房里当差的吏员，平时最得张居正信任。待姚旷走到跟前，高拱喊住他。姚旷勾头走路，万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高拱，心里一慌张，开口说话便不自然："啊，是首辅大人，小人不知道首辅大人会在这里。"

高拱见姚旷手中拿着一个已经缄口的足有寸把厚的信札，问道："你手上拿的什么？"

姚旷干笑了笑，说："是张阁老让我送给司礼监的。"

"啊？送司礼监？怕是送给冯公公的吧！"高拱厉声一喝，"姚旷你说实话。"

姚旷站在原地不作声，那忸怩不安的神情，算是默认了。

"写的什么？"高拱追问。

"首辅大人，小的的确不知。"

高拱挥挥手，姚旷飞也似地走了。望着他的背影，高拱懊恼万分心绪烦乱……

打从嘉靖二十年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后，高拱就一直置身在京城的政治漩涡之中。明朝内阁辅臣几乎清一色都由大学士担任，而

大学士又必须是翰林院出身。每次京城会试中放榜的进士，只有极少数被主考官看中的隽才，才有可能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庶吉士虽然也算是一个九品官，但并无实职，只是留院研究历朝经籍典故，治国用人之术，以备日后晋升为侍读侍讲，作为皇帝顾问的储备人才。因此，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就是通常所说的点了翰林，前程就不可限量。选中庶吉士的人不一定都能入阁，但自永乐皇帝至隆庆皇帝这一百多年间，进入内阁的八十一位大臣，绝大部分都是庶吉士出身。高拱与张居正，以及即将入阁的高仪，三人都是庶吉士出身。朱元璋开国之初，承袭元朝政体，设中书省及丞相之职，后因丞相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借机诛杀“胡党”近七万人，并决定废除中书省，永远撤消丞相之职。同时下旨说“今后谁敢言设丞相者，杀无赦”。撤了中书省，总得有人给皇帝办事，于是，内阁就应运而生。内阁起初只是作为皇帝的一个顾问机构存在。入阁的学士，官阶不得超过五品。至仁宗朝后，由于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深得皇上眷顾，受宠日深，仁宗遂让他们处理朝中大事。阁臣操持权柄，就此开了先河。内阁首辅从此已成柄国之臣，与宰相无异，只是名义不同罢了。作为权力中枢的内阁，也就成了争权夺利刀光剑影之地。阁臣们虽然都是庶吉士出身，但为专权，不惜陷同门同种于死地。远的不说，二十多年前，次辅严嵩设计构杀首辅夏言就是一例。那时，高拱尚在翰林院中供职，对那一桩震惊朝野的冤案，他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对被腰斩的夏言寄予深深同情。由此他看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但他并没有因此退却，相反，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入阁的决心。堂堂七尺须眉，既入仕途，不入阁，不当首辅，又怎能把自己的满腹经纶用来报效皇上报效国家呢？经历几番风雨，几次坎坷，总算如愿以偿。从隆庆四年开始，高拱担任内阁首辅并兼吏部尚书，兼朝政、人事大权于一身。加之隆庆皇帝厌对政务，诸事对他倚重，让他放手去干，这给他施展才干提供了极好机会。两年来他经天纬地，颇申其志；责难陈善，实乃独裁。满朝文武，进退予夺，无不看元辅颜色。但春风得意之时，亦是隐忧酝酿之日。高拱初任首辅时，内阁中除张居正外，尚有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三位阁臣。这三人资格均在张居正之上，与高拱差不多。除陈以勤有长者之风遇事忍让，赵贞吉、殷士儋两人都同高拱一样恃才傲物，得理不让人。俗话说，一个圈子里拴不住两头叫骡子，何况有了三个。内阁从此成了争吵甚至肉搏之地。脾气火爆的殷

士儋，好几次为了丁点小事，竟与高拱老拳相向。赵贞吉虽然恪守“君子动手不动口”的古训，但天生一副好嗓子，经常与首辅叫板，骂得唾沫星子乱飞，声音响彻内阁大院。机枢重地，成何体统！高拱恨得牙痒痒的。他毕竟在京城官场历练三十多年，“窝里斗”一整套学问烂熟于胸，应用起来娴熟自如。首先，他把张居正团结起来——两人多年交情，关键时候，张居正帮高拱说话。阵脚既稳，然后瞅准时机各个击破，暗中搜集赵贞吉和殷士儋的劣迹，发动六科十三道各路言官上本弹劾。皇上那一头听信高拱一面之辞。因此，两年时间内，陈以勤、赵贞吉、殷士儋三位阁臣相继致仕。除陈以勤是自己看着没意思上本请求回乡外，另外两位都是被高拱赶出内阁的。所以，到了隆庆六年，内阁就只剩下高拱与张居正两人了。内阁算是平静了几个月，自从隆庆皇帝得病以后，宫府形势又顿时变得扑朔迷离。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的高拱，突然发现真正的对手不是什么殷士儋和赵贞吉，而是自己昔日的挚友、现在位居次辅的张居正！平心而论，高拱觉得张居正的才能，不但远在赵贞吉和殷士儋之上，就是大明开国以来的所有阁臣，也没有几个人的才能盖过他。一旦意识到这一点，高拱更感到猛虎在侧，威胁巨大，也就特别注意张居正的一言一行。那一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他与冯保争吵起来。张居正出面解劝，貌似公正，实际上却在偏袒冯保。几乎就在那一刻，高拱在心中作出决定，一定要把张居正赶出内阁，而且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高拱不愧为铁腕人物，就在内阁入值的这二十多天里，他就办妥了增补高仪入阁的一应事宜。高仪是他的老同事，此人清心寡欲，淡泊处世，既不求名，也不求利，并不是合适的阁臣人选。但高拱一时情急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用他了。管他呢，先弄个盟友进来，对张居正多一份掣肘总是好的。与此同时他又故伎重演，布置自己的门生及言官，搜集张居正的材料伺机上本弹劾。他的这一举动，也曾引起一些门生故旧的担心，他们都知道张居正非等闲之辈，一旦让他知晓，内阁中就会狼烟滚滚，高拱即使能赢，也是元气大伤。但高拱主意已定，不听劝告。现在，通过查志隆被捉拿下狱一事，他越发相信自己的判断，张居正觊觎首辅之位，早已暗中动手了……

高拱在恭默室里胡思乱想，不知不觉过去差不多一个时辰，仍不见皇上到来，这种事往常从来没有发生过。皇上下旨候见，最多也等

不了半个时辰。高拱正心下狐疑，只见张贵又满头是汗跑进恭默室，朝高拱施了一礼，说道："皇上让奴才来通知高阁老，今日的召见取消了。"

"为何取消？"高拱一惊，顾不得礼貌，直愣愣问道。

张贵面有难色，但经不起高拱一再追问，于是低声说道："你是阁老，告诉你也无妨。万岁爷刚才还好好的，跟奴才有说有笑。却不知为何打了一个喷嚏之后，那脸色顿时就变了，又摔杯子又砸凳儿，闹腾起来了。"

高拱顿觉不妙，心知皇上的病情又有反复。于是吩咐张贵："你快回宫照顾皇上，我这就回内阁，给皇上上札子问安。"

说罢，两人离开恭默室，张贵一溜烟跑回乾清宫，高拱快步走回内阁。过了会极门，刚要跨进内阁大门，忽见树荫下窜出一个人，一迭声喊道："老爷，老爷！"

高拱停下脚步一看，喊话的竟是家人高福。他诧异地问："你跑来这里干啥？"

高福神色极为诡秘，四下里瞧瞧，见没有人，便压低声音说："邵大侠来了。"

"邵大侠？"高拱心头一紧，问道，"他进京干啥？"

"他要我尽快告诉老爷，他有紧急事找老爷商量。"

"他现住哪里？"

"棋盘街苏州会馆。"

高拱略一沉思，吩咐道："你先去苏州客栈陪一陪他，酉时过后，我再去看他。"

"是。"

高福拔腿就走，高拱又把他喊住，小声叮咛："告诉邵大侠，京城人多口杂，凡事务必谨慎，尤其不要暴露身分。"

高拱刚回到值房，正欲写一便札给司礼太监孟冲，让他打听今日姚旷送往司礼监的究竟是什么札子。刚提起笔来，忽听得大堂里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喊道：

"皇上驾到——"

听说皇上来了，高拱与张居正都慌忙跑出值房迎驾，刚跨出游廊，只见隆庆皇帝已站在门道过厅里了。两人赶忙趋步上前，跪在大堂上。小楼各房间里一干属官胥吏，也都涌了出来，在两位阁老的后面，黑鸦鸦跪了一片。

“皇上，臣高拱、张居正于此接驾。”

高拱伏地喊了一声，隆庆皇帝也不答应。大堂中出奇地寂静，只有皇上的登龙靴，在砖地上发出“橐橐”的响声。

皇上不发话，跪着的人也不敢起来。高拱心中纳闷：“皇上不是发病，取消了在文华殿的会见么？怎么事前也不发旨，就突然跑到内阁来了？”他抬头朝皇上觑了一眼，只见隆庆皇帝穿着一件玄色□丝直裰，外套一件紫色褙褂，头上的那顶没骨纱帽，也是随便戴上去的。一看就是大内居闲的便服，穿这种衣服，是不可会见外臣的。

就在高拱暗自思忖的同时，张居正也朝皇上觑了一眼。除了那身打扮让他感到奇怪之外，他还看清皇上略微浮肿的脸上，泛着飘忽不定的青色，这是久病伤元的特征。

高拱与张居正等已跪了一些时候，隆庆皇帝没有什么表示。这时，张贵气喘吁吁从外头跑了进来，他找皇上来了。他从恭默室与高拱分手回到乾清宫时，皇上莫名其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并移步到西暖阁养正轩，听司礼监当值的秉笔太监读了两份奏折，忽然一摆手说：“不读了，备轿，朕去慈宁宫看看太子。”一乘杏黄色的四人暖轿立刻抬了过来,隆庆皇帝升轿,刚出乾清门，隆庆皇帝突然撩开轿窗帘儿，锐声喊道：“快，追上她！”四个抬轿的内侍被这一声喊弄糊涂了，一时都收住了脚步。“大胆奴才，这边！”隆庆皇帝指着左崇楼方向，在暖轿里急得直跺脚。内待瞧着左崇楼前的御道上空无一人，却也不敢分辩，只得抬起暖轿沿着御道向文昭阁的方向飞奔。“快！快！”隆庆皇帝拍着轿杠嚷道。内侍们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累得脚不点地。过了会极门，隆庆皇帝手朝内阁大门一指，喊一声“进去！”暖轿便抬进了内阁。

轿还未停稳，隆庆皇帝就跳下轿来，高喊了一声“奴儿花花”，就跑进了内阁小楼。

“奴儿花花？”

内侍们一听这个名字，吓得一伸舌头，心中也就明白了八九分。

却说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成了九五至尊，沉湎酒色，更加有恃无恐。后宫佳丽，美眷如云。开头两年，他倒也颠鸾倒凤，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他就嫌老面孔不新鲜，侍寝味同嚼蜡。去年，深谙皇上嗜好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暗地里差人送信给被隆庆皇帝封为顺义王的鞑靼首领俺答，请他进贡几个塞外异族的美女。俺答很快就办好了这件事，一下子贡上来十个。孟冲神秘兮兮把她们弄进紫禁城，隆庆皇帝看后，顿时龙颜大悦，照单全收。其中有一个波斯美女，叫奴儿花花。深瞳碧眼，肤如凝脂，从身材到脸蛋，没有一处不叫人疼爱，没有一处不让人销魂。隆庆皇帝看见她，当时就挪不开步。偏偏这奴儿花花生性大方，轻佻放达，颦笑嗔怒，尽合人意。唱胡曲，跳胡舞，痛快淋漓，让人耳目一新。隆庆皇帝遂命在乾清宫后北围廊的游艺斋中传膳，只要奴儿花花一个人陪他饮酒。御膳房做了一桌精美的菜肴，御酒房送来自酿的并已窖藏多年的竹叶青酒。杯箸都已摆好，箸是银箸，杯是宫中银作局用纯金锻造的做工极为精美的龙凤杯。为了接待波斯美女，隆庆皇帝破例了。

酒斟上，隆庆皇帝正要举杯相邀，奴儿花花嫣然一笑，嗲声嗲气说道："万岁爷，这样不好！"

"有何不好？"隆庆皇帝问。

奴儿花花乌黑发亮的眼珠一闪，指着酒杯说："这酒杯不好。"

"这是龙凤杯，朕亲自选的，取游龙戏凤之意。"

"不好，"奴儿花花摇头，"应该用樱桃杯。"

"樱桃杯？"隆庆皇帝思索一回，摇摇头说，"没见过。"

"在这哪。"

奴儿花花指指自己猩红的嘴唇，随之，只听得珠喉呖呖，一阵娇滴滴的笑声满屋飘荡。

"嘴？"隆庆皇帝一时没有明白过来。

"万岁爷，汉人不是有'樱桃小嘴'这句话么？"

"哦，好一个樱桃杯。"

隆庆皇帝恍然大悟，也大笑起来。

"万岁爷，我要用嘴喂你。"

“好，好，用你的樱桃杯。”隆庆皇帝色迷迷伸出两个指头，在奴儿花花猩红的嘴唇上轻轻拧了一把。

于是，奴儿花花喂一口，隆庆皇帝就接一口。反之，隆庆皇帝喂一口，奴儿花花也接一口。隆庆皇帝酒量很大，喂酒的时候，他总是满满地含一大口，奴儿花花也不含糊全数吞下。只不过吞下去后，总是娇嗔地瞪一眼隆庆皇帝，故作生气地说：“万岁爷用的不是樱桃杯，而是大烧锅。”隆庆皇帝高兴得浑身打颤。那一顿饭，他吃什么都是香的。

那一夜两人如胶似漆播云行雨不必细说，一完事儿就想睡觉的隆庆皇帝，竟然一个晚上瞌睡全无。第二天他宣旨让孟冲进宫，把孟冲大大地嘉奖了一番，并当着孟冲的面情不自禁说道：“这奴儿花花，真是无上妙品！”

从此，奴儿花花这位波斯美女几乎填满了隆庆皇帝生活的全部空间。饮酒调琴，插科打诨，花前月下，耳鬓厮磨，须臾不肯离开，真不知今夕何夕。此情之下，后宫虽然表面上平静如常，但暗地里已经是剑拔弩张，杀机四伏了。隆庆皇帝贵为一国之主，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奴儿花花就不同，一个异国女子，万里迢迢孤身来到大内，虽然得到了皇上的专宠，但却把后宫三千佳丽全部得罪。可怜这些花容月貌之人，每到夜晚，一个个迟迟更鼓耿耿星河，饱受孤衾之苦。第一个对她恨之入骨的，自然是太子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她是一个端庄贤淑的女人，哪里能容得这么一个妖冶放荡的骚狐狸把皇上弄得神魂颠倒，昼夜不分。一天她曾找来冯保，秀眉一竖气咻咻说道：“我看皇上被这狐狸精缠落了魂，忘了自己是一国之君。再这样下去，千秋百年之后，皇上的英名如何能保。”因为奴儿花花，孟冲在皇上跟前更是得宠。冯保心中一直暗藏怒气，这一下找到知音，两人遂秘密计谋一番。几天后，隆庆皇帝在文华殿接见大臣归来，发现奴儿花花死在御花园的窨井之中。他顿时咆哮如雷，声言要严厉追查，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名堂来。除了皇上和孟冲，宫廷内外的人都因奴儿花花的死而大大松了一口气。隆庆皇帝虽然风流本性，却是一个懦弱之人。“无上妙品”一死，虽然在气头上他也说几句狠话，过些日子，他也就不再提起奴儿花花了。只是他变得比过去更加沉默寡言。有时一个人还跑到那口窨井旁站上片刻，流几滴眼泪。过罢上元节，由于长

期酒色过度，加之奴儿花花给他心灵带来的创伤，他终于病倒。手腕生疮，一股子黄水流到哪儿，疮就长到哪儿。宫中暗地议论，皇上长的是“杨梅疮”。关于这疮是怎么长上身的，说法不一：一说这疮是奴儿花花带给他的，一说是皇上在孟冲的陪同下微服私访帘子胡同惹下的。但不管怎么说，皇上因这疮变得喜怒无常，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刚才，他本说得好好儿的要去慈宁宫，可是一出乾清宫，他就分明听见奴儿花花娇滴滴地喊了一声“万岁爷”，掀开轿帘儿，他看见奴儿花花婀娜身影在御道上向着文昭阁方向奔跑。于是他双脚一跺轿板，命令抬轿的内待一股劲儿地跟着奴儿花花的背影穷追不舍，直直儿地就进了内阁院子。

早有小火者飞快报知张贵：暖轿出了乾清门，没有向右去慈宁宫，而是向左拐，沿左崇楼文昭阁一线去了。张贵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刻撒鹰似的追赶过来。

“万岁爷！”

张贵顾不得擦去满头汗水，“扑通”一声跪倒在皇上脚前。

“你来干什么？”

皇上朝张贵呵斥一声，这是他走进内阁后说的第一句话。

张贵心里清楚皇上病又犯了，于是嗫嚅着说道：“奴才来接皇上回宫。”

“朕不回去！朕明明儿看见奴儿花花跑进来，怎么就不见了，朕一定要找到她。”

皇上连连跺脚，走到高拱跟前，高声喊了一句：“高拱！”

“臣在！”高拱伏地回答。

“张居正！”皇上又喊了一句。

“臣在！”张居正同样回答。

“你们平身，和朕一起去找奴儿花花。”

“谢皇上。”

两位阁老从地上爬起来，高拱朝跪着的吏员们挥挥手命令道：“你们全都退下。”

吏员们谢恩，都退回到各自房间去。大堂里只剩下隆庆皇帝，高拱与张居正，张贵四人。张贵朝两位阁老偷偷地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皇上犯病了。他不做手势，两位大臣心里也明白。皇上当着一干吏员的面，要他们去找奴儿花花，使他们颇为难堪。高拱心中思忖：如今第一等重要之事，是要让皇上从迷迷瞪瞪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见皇上眼神游移不定，犹自天上地下东张西望地乱看，高拱突然厉声高喊：

“皇上！”

声音炸雷一般的响，皇上吓得一哆嗦，向后踉跄几步。张贵赶紧上前扶住他。这一招还真管用，皇上顿时清醒过来。

“我这是在哪里？”皇上问。

“启禀皇上，这是内阁，臣高拱与张居正在此候驾。”说罢，两位阁臣又跪了下去。

“平身。”皇上有气无力地说道。

大堂空空荡荡，凳子也没有一只，高拱请隆庆皇帝进楼上的朝房稍事休息。于是张贵留在楼下等候，两位阁臣随着皇上到了楼上的朝房。

皇上的情绪显然还没有安定下来，坐在椅子上不安生，来回地挪动。这时早有一位小太监泡了一碗参汤上来，皇上呷了一口，忽然又连声叹气，高拱观察皇上的一举一动，小声地问：“请问皇上，要不要起驾回宫？”

皇上摇摇头，说道：“这会儿好多了。”他起身走了两步，叹了一口气，又坐了下来，勉强问道，“你们两位阁臣，有何事奏来？”

高拱本有许多事情要向皇上面陈，但因碍着张居正在身边，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想了想，问道：“殷正茂的谢恩折子，昨日送进宫中，不知皇上是否看到。”

隆庆皇帝答道：“昨日孟冲挑了几份折子给我看，没有殷正茂的，他谢什么恩？”

见隆庆皇帝压根儿忘掉了这件事，高拱奏道：“上次皇上让臣下票拟，起用殷正茂替代李延任两广总督，圣旨发下已经一个多月。殷正茂到庆远接任后，给皇上寄来谢恩折子。”

“啊，”隆庆皇帝点点头，问道，“李延呢？”

“已经致仕回家了。”高拱答道。

隆庆皇帝的眼珠子有气无力翻动几下，说道：“这个李延，眼睛中完全没有朕这个皇帝，早就该撤职了。”

隆庆皇帝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让两位阁臣大吃一惊。高拱警惕地瞟了张居正一眼，他疑心是不是张居正背着他在皇上面前说了李延什么坏话。

“皇上，”高拱陪着小心说道，“李延愚钝无才，不堪重任，但对皇上，却决不敢存有二心。”

“你吃过李延送的果脯么？”隆庆皇帝问道。

“果脯，什么果脯？臣没有吃过。”

“你呢？”隆庆皇帝又问张居正。

“回禀皇上，臣也没有吃过。”张居正恭敬答道。

隆庆皇帝干巴巴地一笑，说道：“如此说来，这个李延不但眼中没有皇上，也没有内阁啊。”

高拱奏道：“皇上所言，臣等实不明白，还望皇上明示。”

“李延秘制的果脯，滋阴壮阳有特等功效，他每年都做了几十坛子送人。你们查查，都送给谁了？朕吃不上，首辅吃不上，次辅吃不上，都是哪些人吃了，呃？”

隆庆皇帝说着说着就动了怒气。高拱生怕他又气出了“妄症”，赶紧奏道：“李延的果脯实乃区区小事，皇上圣体要紧，大可不必为此动怒。”

“我是病了，但我得的并不是绝症。”隆庆皇帝听高拱说他病了，越发生气。发了一通脾气后，又伤感说道，“你们两位，都是朕裕邸旧臣，应该知道朕的病起因为何。”

两位阁臣脑子中几乎同时想起奴儿花花，但谁也不敢明说。正在愣怔间，隆庆皇帝又开口说道：“昨日孟冲领了一个老道进宫，这老道深谙阴阳大法，是世外高人，看过我的病后，献了一个方子，朕觉得这个方子比太医的方子好。”

“请问是何方子？”高拱问道。

“老道说朕并不是什么大病，只是节令交替，导致体内阴阳失调而已。他说可为朕秘制丹药治疗，这丹药叫阴阳调和散。取十二岁男童子时尿液和十二岁女童初潮经水，这经水也一定要取自午时，然后将它们混合配以中药炼制而成。因为剂量要大，所以童男童女各要一百，朕想这也不是什么难事，一百童男童女也不多，或许京城里头就可找齐。朕就让孟冲办理此事。”

隆庆皇帝轻松说来，张居正的心情却越听越沉重，忖道：隆庆皇帝的父亲嘉靖皇帝一生笃信道教方术，终日在西苑内斋醮炼丹，导致国事糜烂，政风颓败。现在眼前这位九五之尊又要步其父亲的后尘，听信妖道之言，再行让大臣嗤鼻让百姓詈骂的虚妄之举……想到这里，张居正忘记了个人安危，脱口说道：

“皇上，臣以为此事要三思而行。”

“为何？”隆庆皇帝问。

张居正肃颜奏道：“陛下乃天下至尊，万民垂范，决不可妄听妖道之言。”

“高拱，你说呢？”

高拱内心赞同张居正的看法，但出于政治需要，却违心答道：“臣认为老道言之有理，试试但也无妨。”

隆庆皇帝长出一口气，对高拱投以信任的一瞥，然后恼着脸怒斥张居正：

“张居正哪张居正，你虽是朕裕邸旧臣，却全然没有爱朕之心！”

第八回　江南大侠精心设局　京城铁嘴播弄玄机

出东华门不远，紧挨着皇城有一片热闹非凡的街市，这便是棋盘街。有一首诗单道棋盘街的繁华：“棋盘街阔静无尘，百货初收百戏陈。向夜月明真似海，参差宫殿涌金银。”这棋盘街在元朝就是京城里第一等繁华之地。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元代大内的太液池之东，新修了当今的这座皇城，其规模气派不知超过了元城多少倍。元城周围的市廛店肆也迁走了不少，但是这棋盘街却留了下来。棋盘街又名千步廊，它一头靠着皇城宫禁，另一头连着富贵街。宗人府、吏部、户部、礼部等重要政府衙门，都在那条富贵街上。棋盘街得了这寸土寸金的上好地望，不热闹那才叫怪。天下士农工贾，无论是来京述职交差，还是经商谋事，都得到这棋盘街上落个脚儿，溜个圈儿。因此，这一条四围列肆、百货云集的棋盘街，每日里驰马传牒，肩摩毂击，喧喧哗哗，一片锦绣丰隆之象。

苏州会馆就坐落在棋盘街上。它当街的门面并不宏阔，但却显得格外富贵。大门之上的骑楼，装扮得朱梁画栋，锦幔宫灯，一看便知是纸醉金迷之地。门里便是花木扶疏的庭院,接着是一进五重的楼阁，都是安顿旅客的房间。嘉靖年间，北京时兴建立会馆。各个地方的士绅商贾，为了进京旅居方便，有一个固定的居停场所，供同乡朋友宴集，于是会馆便应运而生。什么顺天会馆、山西会馆、四川会馆、福建会馆、扬州会馆等等，北京城中骤然间就冒出百十来座。就是这棋盘街上，也有十几座之多。苏州乃江南膏腴富饶之地，文华藻渥之乡，因此建在北京的会馆，比起别的州府，自然也就要胜出一筹了。

昨夜到京的邵大侠，就下榻在苏州会馆。因旅途劳累，当夜休息无话。一大早，他就让仆人把帖子投到高府，原想趁高拱赴阁之前就能看到他的帖子，没想到高拱走得更早，管家高福知道邵大侠的来头，也不敢怠慢，亲自跑到内阁送信。高拱立即约定今晚见面。

这邵大侠究竟何许人也，就连权倾天下的高拱也不敢马虎，这事还得从头说起。

邵大侠今年刚过不惑之年，应天府丹阳县人氏。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乡坤，虽算不得望族，倒也是一个书香门第。邵老先生一妻二

妾，生有三个女儿，儿子就邵大侠这么一根独苗。因此邵老先生对邵大侠疼爱有加，期望他认真读书，将来博取功名光耀门庭。偏偏邵大侠兴趣不在“之乎者也”上头，虽聪明过人，却毫无兴趣读书。硬着头皮读完《四书》，应景儿的吟诗作对也学会了一些，便再也不肯呆在书房中当那咬字的书虫。他整天在街上胡闹，一会儿拜这个师傅学螳螂拳，一会儿拜那个师傅学太极剑。这一阵子研究风水符卦，下一阵子又研究房中秘术。一年三百六十日，他天天都是闲人，却又天天忙得脚不沾地。他本名邵方，久而久之，人们见他使枪舞棒，装神弄鬼，便都改称他邵大侠，倒把他的本名忘记了。父亲见他如此胡闹，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却又束手无策。那一日见他又跑出去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鬼混，恨他不过，在院中照壁上写了一句话骂他：“赌钱吃酒养婆娘，三者备矣。”邵大侠看过一笑，拿起笔来，在那句话下边又添了一句：“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两句相叠，正好是绝妙的一联。邵老先生看了，这才发觉儿子心中还藏有一股奇气，也就只好听之任之了。

长大成人后，这邵大侠便成了远近闻名的江湖人物。浮浪子弟，市井屠儿，师爷拳手，和尚道士，甚至仕宦人家，内廷大□，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他统统交往。这作法，竟有点像水泊梁山的及时雨宋公明了，在江湖上呼风唤雨，无所不能，慢慢地也就在应天府地面挣下偌大名气。

却说隆庆二年，当时的内阁首辅徐阶因谏止隆庆皇帝不要游幸南海子沉湎酒色，引起隆庆皇帝的不满，加之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在一旁煽风点火，徐阶便被隆庆皇帝下旨致仕，回了松江老家。在这前一年，高拱也因徐阶的排挤而在家赋闲。普天下皆知这是两位最有本事的阁臣。继徐阶之后担任首辅的李春芳，是个不得罪人的好好先生，当首辅的第一天就在内阁宣布，他并不贪恋这个位子，随时准备让贤。此情之下，便有不少人觊觎首辅这个位子。那时张居正虽已入阁，才能也够，只是资历尚浅，尚没有竞争首辅的可能。扳着指头数一数，最有可能接替李春芳的，还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个人。

邵大侠虽是江湖中人，却也留心政事，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一番权衡之后，邵大侠觉得自己有能力让徐阶或高拱东山再起，重登首辅之位。经过周密策划，他于隆庆三年的秋天，先到松江拜会徐阶。

他刚说明来意，徐阶就一口回绝。这位老谋深算处事谨慎的退位首辅，怎么可能相信一位江湖人士自我吹嘘的所谓“锦囊妙计”呢？他决不肯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邵大侠见这位名满天下的江南才子不领情，只在心里头骂了一句“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便又一跃上马披星戴月赶往河南新郑拜会高拱来了。

高拱致仕回家，不觉已闲居两年。但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无日不在盘算如何重登三公之位，在皇上身边调和鼎鼐，燮理阴阳。他本因徐阶而致仕，现在徐阶这只拦路虎走了，他的重回朝廷的心思也就一日浓似一日。邵大侠此时来访，正是人到病时，遇上郎中。但高拱毕竟久历官场，心情再迫切，也不会病急乱投医。与邵大侠素昧平生，答应不答应，先摸摸他的底细再说。这正是高拱与徐阶不同的地方。徐阶不问情由，一拒了之。而高拱则不显山不显水，先把客人好生款待一番。一连两天，高拱把邵大侠好吃好喝地招待，还让高福带着邵大侠到附近的庄园跑马游乐，到三十里外的古德禅寺烧香拜佛，就是不谈正事。不过，他暗地里嘱咐高福，要密切关注邵大侠的一言一行，有何可疑之处要及时禀报。两天下来，高福说邵大侠风流倜傥，言谈举止颇有大家风范，看样子是有些来头。高拱这才决定与邵大侠接谈。

当晚，高拱在客厅里摆了一桌酒席，与邵大侠对饮。事涉机密，高拱屏退左右，连斟酒的丫环都不要了，自己亲自执壶。

酒过三巡，高拱问道：“邵先生，你一向作啥营生？”

邵大侠知道高拱这是在盘查他的家底了，“□儿”一口干了杯中酒，笑嘻嘻说道：“不瞒高太师。”因高拱担任过太子太师一职，故邵大侠如此称呼，“说来惭愧，我邵大侠虽然也是出自书香人家，但却视功名如畏途。”

“为什么？”

“我的性格，天生受不得挟持。说来太师不信，我这个人很有一些怪癖。”

“说与老夫听听。”

也不等高拱斟酒，邵大侠自己把酒壶提过来，自斟自饮，浮了一大白之后，朗声说道：“人喜欢诗词歌赋，我喜欢刀枪棍棒；人喜欢凤阁鸾楼，我喜欢荒村古寺；人喜欢上林春色，我喜欢夕阳箫鼓；人喜

欢走马兰台，我喜欢浮槎沧海；人喜欢温文尔雅，我喜欢插科打诨；人喜欢温情脉脉，我喜欢嬉笑浪谑。总之，恨人之所爱，喜人所不喜。故弄成现在这一副文不成武不就的样儿。”

邵大侠音韵铿锵的一番表白，逗得高拱一乐，也就打趣问道：“你这不是故意和人闹别扭吗？”

邵大侠瞅着高拱悠然一笑，饶有深意地说道：“太师，恕后生狂言，人生的学问，都从这闹别扭处得来。”

高拱频频点头，顿时对邵大侠有了几分好感，于是转入正题问道：“你如何想到要让老夫重回内阁？”

邵大侠隐瞒了先去徐阶家这一情节，却把他那好弄玄虚的江湖性格表现出来，神色庄重地说道：“我看太师的气色，根本就不是赋闲之人。”

“啊，你还会看相？”高拱问道，把身子往前凑了凑。

“麻衣与柳庄都翻过几页，也受过二三高人指点，故略知一二。”邵大侠颇为自负，自斟自饮说道，“太师双颐不丰而法令深刻，眼瞳不大而炯炯有神，且鼻隼如塔，人中颀长，长颊高颧，眉扬如剑，十足一副腾搏万里的饿鹰之相，加之气色如赤霞蕴珠，沉稳中露出一股虎气。如此大贵之相，世间少有。形主命，气主运。有此相者，必位列三公。有此气者，说明已时来运到，内阁首辅归之太师，已是指日可待了。”

高拱被邵大侠说得怦然心动。数年前，还在当国子监祭酒的时候，一天去京城白云观游玩，门口一个摆摊儿看相的老头就说他有宰相之命，出口的词儿，与这邵大侠大致差不多。但高拱仍担心被人诓骗，略一沉思，说道：

“邵先生从丹阳来时，并不知晓老夫长的何等模样啊！”

“是的，”邵大侠点头承认，应付之辞也来得极快，“我当时只是分析朝政，从道理上看，偌大一个中国，能荣登首辅之位的只有两人，一是松江徐相国，再就是你这位卧龙新郑的高太师了。及至我来到贵府，看过太师的相，就认定新任首辅，必是太师无疑了。”说到这里，邵大侠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了一句吊胃口的话，“我原打算，如果高太师这边无意问鼎，我就立即赶赴松江去找徐相国，现在看来不必了。”

“你真的如此看中老夫？”

“不是我看中，而是高太师你确实有宰相之命。”

邵大侠言辞恳切，高拱仍是将信将疑问道：“你打算如何操办？”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认识几个宫中的大□，他们都是李芳线上的红人。”

李芳是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是他玩弄花招使徐阶去位，眼下是惟一能在隆庆皇帝面前说得上话的人物。高拱清楚这一点。

沉思半刻，高拱追问道：“你所说的那几个大□，都是哪几个？”

邵大侠狡黠地一笑，说道：“请太师原谅，我不能告诉你。同时也可以在这里给太师打个包票，这件事我出面来办，保证万无一失，你就坐着等皇上的圣旨吧。”

说到这里，邵大侠好像已经马到成功，端起酒杯，站起来就要给高拱敬酒，高拱伸手一挡，问道：

“你为何要这样做？”

“为天下苍生，为大明社稷。”

“你要什么代价？”

“代价？你指的是什么？”

“银子。”

“银子？”邵大侠哈哈一笑，一屁股坐回到椅子上，放下酒杯，两手撑着饭桌说道：“太师也忒看扁人。如果为了银子，我邵某不会千里迢迢赶来新郑，在顺天府，我随手就能捞到大把大把的银子。”

如果邵大侠开口要钱，高拱就会端茶送客。江湖骗子太多，骗钱伎俩也是五花八门。邵大侠既说不是为钱而来，高拱这才放下一直狐疑着的心思，反而不好意思地说道：“老夫在京城呆了几十年，知道办这种事，上下打点，要花不少的银子。”

“花多花少，太师全不用费心。”邵大侠大包大揽豪气十足地说道，“这点银子我还拿得出。”

“不为钱，那你为什么？”高拱有些纳闷，又把邵大侠打量一番，说道，“事成之后，要官？”

“我也不要官。”邵大侠回答干脆。

“钱也不要，官也不要，那你图个啥？”

高拱倒真是捉摸不透了。

邵大侠一边谈话，一边饮酒。一壶酒被他喝了一大半，可他毫无醉意。这会儿他又满饮一杯，开口说道：“我若说什么也不为，太师反而会疑神疑鬼，以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局。既如此，事成之后，太师要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

“请讲。”

“请太师向隆庆皇帝讲情，赦免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等人的死罪。”

邵大侠点出的这几个人，高拱全都认识。这五人都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嘉靖皇帝一心访求长生不老之术，把这几个人弄到自己居住的西苑开炉炼丹。但吃了他们炼出的丹药后，嘉靖皇帝不但没有延年益寿，反而一命呜呼了。嘉靖皇帝宾天之后，首辅徐阶就下令把这五人抓起来问成死罪。鞠谳定罪差不多用了一年多时间，到了隆庆二年，还没有等到秋天问斩的日子，徐阶就致仕回籍了。这几个人的刑期也就一直拖延到现在还没有执行。平心而论，高拱对这几个人也深恶痛绝。当初若是由他主政，他也会把这五人问成死罪。但这事恰恰是徐阶办的，高拱寻思自己如果真的能够重新入主内阁，首先就得把徐阶经办的大事悉数推翻。

见高拱沉默不言，邵大侠激了一句：“怎么，太师感到为难？”

高拱一掀长髯，朗声笑道：“这有什么为难的，只要我能入阁，不出一月，我就奏明皇上，请法司改议！”

“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第二天，邵大侠就告别高拱，束装入京。其时已是枫叶红、芦花白的残秋十月。两个月后，经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推荐，隆庆皇帝下诏，命高拱入阁主政，并兼吏部尚书，集首辅与冢宰于一身。

当高拱在新郑高家庄接旨的那一刹那，他不得不惊叹邵大侠的通天手段。同时，他的心中又升起一丝隐忧：万一这事张扬出去，我高拱在士林之中，岂不要遭人唾弃？

邵大侠已经猜透了高拱的这层心思，所以自从在高家庄见过一面，也再不露面。只是在高拱履行诺言，奏明皇上将死囚王金等五人改判为流放口外之后，邵大侠差人给高福送来了一张纸条，请他转给高拱。纸条上并未署名，只写了一副对联：

卖剑买牛望门投止

吹箫引凤从此无言

听说高拱要到晚上才能见他，吃罢午饭，邵大侠闲着无事，便上街闲逛来了。

出苏州会馆向左一拐，一片琳琅满目，乃是店肆林立的街市，以绸缎、珠宝店为多。再往前走一截子，便是耸着一座钟鼓楼的十字街口。由此向东向南向北，三条大街皆是店铺。彩旗盈栋金匾连楹，红男绿女川流不息。邵大侠并不买什么东西，只想寻个清静地儿打发这半日光景。按高福的意思是连街也不想让他上，但他受不住憋，还是走出来□□□□。邵大侠站在街口看了看，便往行人略少的北街走去。走了二三十丈远，右手边出现了一条横街。街口第一家是一间两层楼的茶坊，门口挂着布帘子，屋内支着四五只茶炉，都烧得热气腾腾的。靠街窗户里头摆了十几张桌子，一些清客在此一边喝茶聊天，一边看街景。楼上还有七八间雅室，传出吹箫弄笛之声，想是什么公子王孙在里面品茗听曲。邵大侠本想坐下来喝杯茶，一看还是闹哄哄的，又挑帘儿走了。往横街里走过了七八家，邵大侠这才看出横街弥漫着一股子风雅。家挨家的小铺子，门脸儿有大有小，都收拾得极有韵致。门上泥金抹粉的牌匾书着这个轩那个斋的，牌匾两旁的门柱上，都悬挂着黑底绿字儿的板书对联。这些对联亦庄亦谐，于店铺的营生都极为切合。邵大侠挨个儿看下去。

卖膏药的铺子门口悬的是：

神妙乌须药，一吃就好

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

隔壁是一间中药铺，对门是一家专营杭州绸缎的店子，对联也很切题：

去对门买一匹天青缎

来敝舍吃六味地黄丸

再过去是一家装裱店，兼着做药材生意，广告词来得贴切：

精裱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

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

接着是一间小小的酒肆：

劝君更进一杯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酒肆的下家最为逼仄，仅能容下两张椅子的过厅里坐着一个帮人修脚的老头儿，门口竟也悬了一副：

足下功夫三寸铁

眼前身价一文钱

一家家看过来，邵大侠心中忖道："京城天子脚下，气象毕竟不同。就这么一条小胡同，似乎也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么想着，又来到一家铺子跟前，抬头一看，挂着的一副对联便觉得有些奇妙：

赚得猢狲入布袋

保证鲇鱼上竹竿

邵大侠想了半天，也不知是什么意思，抬头一看，横匾上写着"李铁嘴测字馆"。测字看相，打卦抽签这一应事儿，邵大侠本来就喜欢。心想反正没事，一抬腿就走了进去。厅堂不大，两厢里摆了一架古董，几钵盆花。正中一张八仙桌，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之上，挂着一幅峨冠博带的神仙像，两旁还有一副对联：

帮庶民求田问舍

许国士吐气扬眉

"客官，请坐。"

邵大侠刚一进门，一个二十来岁的戴着程子巾的年轻人就满脸堆笑地迎过来。

"你就是李铁嘴？"邵大侠问道。

"啊，不是，我只是这里的堂官，"年轻人给邵大侠递了一盅茶，说道："客官可是要测字，我这就去喊先生出来。"

不一会儿，堂官就领了一个老者出来，看他有六十挂边的年龄，精神矍铄，几绺山羊胡子，平添了儒者风范。一出内门，他就朝邵大

侠抱拳一揖，谦恭地说道："老朽李铁嘴，欢迎远道而来的客官。"

邵大侠还了一礼，寒暄几句，他指着画上的神仙问李铁嘴："请问老先生，这是哪一路神仙?小人不才，竟没有见过。"

"啊，这是本主神仙，字神仓颉。"

李铁嘴朝墙上端望一眼，样子极恭敬。邵大侠见李铁嘴还有一点仙风道骨，便有心找个字儿让他测一测。先就李铁嘴的话开了个玩笑：

"仓颉是造字之人，何时成了神仙？"

李铁嘴白了邵大侠一眼，语气中略含教训："耍斧头锯子的鲁班成了神匠，抓药看病的扁鹊成了神医，仓颉能造字，为什么就不能当神仙？玉皇大帝，如来佛爷，上至九五之尊，王公贵戚，下至芸芸众生，只要能开口说话的，就离不得仓颉。"

邵大侠一笑，说道："帮有帮规，行有行主，我随便说说而已。请问李老先生，这测字儿的生意可兴隆？"

"托客官的福，偌大的北京城，没有几个不知道我李铁嘴的。"

李铁嘴外表谦恭，内里却颇为自负。

"请客官报个字儿，试试老朽的本事，若说得不准，你出门去把'李铁嘴测字馆'的招牌砸了。"

"好，"邵大侠起身去掩了大门，回头在八仙桌边坐下说，"我测字儿，不喜欢有闲杂人进出。你测得好，我多给赏银。"

"请客官报字。"李铁嘴递过纸来。

邵大侠略一思忖，就在纸上写了一个"邵"字。

李铁嘴接过纸问："请问客官问什么？"

"问一个朋友的祸福。"

李铁嘴点点头，把个"邵"字端详了半天，又眯着眼睛把邵大侠好生看了一回，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道："不像啊。"

"你说什么不像？"

李铁嘴说："这个'邵'字儿里头隐含的天机，与你不像啊。"

邵大侠被李铁嘴吊起了胃口，性急地说："你莫疑神疑鬼的，看出什么来就快讲。"

李铁嘴惊讶地说道："你这客官，不显山不显水，竟有这大的朋友作靠山。"

"多大？"邵大侠不露声色。

"此人之位，不是三公就是九卿，皇上身边的大臣，是不是？"

"你怎么看出来的？"

"你看，"李铁嘴指着"邵"字儿说道："召字左边添一个'言'旁，就是'诏'字，皇帝的旨意称为诏。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而不能动嘴说，所以无'言'而有'阝'。从这一点看，六部尚书都还不够资格，你的朋友必定在内阁里头。"

尽管邵大侠自己也是一个预测阴阳的人，此时也不得不佩服李铁嘴断字如神。他尽量不让李铁嘴看出他的吃惊，故意显得漫不经心地说道："我如今明白了什么叫鲇鱼上竹竿，你这张铁嘴倒还真的名不虚传，胡诌得有滋有味，请往下说。"

尽管邵大侠极力掩饰，但李铁嘴见多识广，哪里又瞒得过他？李铁嘴知道邵大侠已经折服了，于是趁着性儿，越发说得神乎其神："至于你这位朋友的祸福，我看是凶多吉少！"

"何以见得？"

"你这位朋友虽然在皇上面前无言，但对待下官，却是口上一把刀，因此结怨不少。现在还有皇上护着，听说隆庆万岁爷病得重，一旦宾天，你这朋友就凶多吉少了。以刀代士吉不随身，危在旦夕。"

"危险来自哪里?"

"这'阝'旁之左，加'氏'为'邸'，加'良'为'郎'，当官不见邸，是罢职之象，问政不从良，必招天怒人怨。若要问你朋友的对头，大概是一个侍郎出身的人。"

李铁嘴从容道来，言之凿凿，没有一句模棱两可的话。邵大侠的心情，却是越听越沉重，不禁双手按着八仙桌，发了好一阵子呆。李铁嘴瞧他这样子，便在一旁捋着山羊胡子，自鸣得意说道：

"客官，这'邵'字儿，解得如何？"

这一问倒把邵大侠问醒了，他勉强笑了一笑，说道："解得好，不愧是铁嘴。"

李铁嘴心中暗笑："又一只猢狲入我的布袋了。"嘴中却说道，"仓颉神造字，暗藏了许多天机……"

不等李铁嘴说完，这边邵大侠从怀里掏出五两一锭的银子往桌上一掼，骂了一句："你他娘的一派胡言！"

趁李铁嘴被搞得懵里懵懂、不知所措时，邵大侠早已闪身出门，扬长而去了。

骂归骂，李铁嘴的一番话，犹如一块石头塞在邵大侠的心窝里，要怎么难受有怎么难受。他这次进京，又是为高拱的事专门而来。两年半前的那个秋天，通过他成功的游说，高拱重新入阁荣登首辅之职，且还兼任主管天下官员进退升迁的吏部尚书，顿时间由一位管领清风明月的乡村野老摇身一变为朝中第一权臣。高拱精明干练，在任时政风卓著。对于知情人来说，他之重返内阁本不值得惊奇。大家感到惊奇的是，他这次回来，竟然兼首辅冢宰于一身，真正是一步登天。本来平淡无奇的士林宦海，竟被这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激得沸沸扬扬。一些好事之徒免不了到处钻营打听这件事情的根由始末。尽管高拱本人讳莫如深，闭口不谈，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刺探别人隐私的能人高手，又全都在皇城内外的官场里头。很快，有人探明了事情的真相，许多人都知道了邵大侠这样一个神秘人物。不要说别人，就是高拱自己，也觉得邵大侠高深莫测，属于异人一类。他原以为事成之后，邵大侠会登门拜见，并从此缠着他，提无穷无尽的要求。谁知等来等去，只等来那一张写着一副联语的字条，联语的意思也很明白，那就是从此不见面了。看着字条，高拱松了一口气，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邵大侠这般办理，也有他的理由：在新郑县高家庄的会面，从言谈举止，他已看出高拱心胸并不开阔，而且猜疑心甚重，虽属治国能臣，却非社稷仁臣。这种人很难交往，何况靠阴谋猎取高位，本为天下士林所不齿。高拱要洗清这一事实，迟早也会构害于他。这一手，邵大侠不得不防。再加上自己的目的也已达到，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五位羽巾方士也都被隆庆皇帝赦免死罪，放出天牢。这五人在江湖上党徒甚众，势力不可低估，除王金与他交往甚深，其余四人都未曾谋面。但同在江湖，义气为重，救命之恩，焉能不报。于是，几个人凑齐了五十万两银子送给邵大侠，邵大侠坚辞不受。但经不住几个人的一再感谢，也就半推半就地收下

了。为高拱复职，他巨额贿赂李芳、孟冲、滕祥等一帮隆庆皇帝身边的宠宦，总共也花了十来万两银子。现在加倍回收得到这一笔大大的财喜，也犯不着再去高拱那里讨什么蝇头小利。思来想去，邵大侠遂决定从此不见高拱，便差人送了那一张字条。但经历了这件事，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名声就变得如雷贯耳。他用王金等人送的那一大笔钱，在南京城里开了七八处铺号，伙同内宦，做一些宫中的贡品生意，两年下来，竟也成了江南屈指可数的巨商。无论是在商业，还是江湖的三教九流之中，他都是呼风唤雨、左右逢源的头面人物。由于在内宦、官场中有许多眼线，他虽然住在南京城中，却对北京城中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这次隆庆皇帝的病情，他知道的内情，比北京快马送来南京的邸报上写的还多。宫廷中接二连三发生的事件以及南京各部院一些浮言私议，让他意识到皇城中又在酝酿一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高拱无疑又是这场斗争的主角之一，而他的竞争对手张居正也是一位声名远播的谋国之臣。虽然其资历、权势都不及高拱，但其心计策略却又在高拱之上。两人争斗起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邵大侠凭自己的感觉，任性负气的高拱一定不会把张居正放在眼里，果真如此，必定凶多吉少……尽管邵大侠对高拱一直回避，但事到临头，他发觉自己对高拱感情犹在。在这扑朔迷离阴晴难料的节骨眼上，他觉得还是有必要赴京一趟，就近给高拱出点主意。

这趟来京，除了十几个家人充当随从，他还带着平日养在府中的四五个家妓，雇了一艘官船，沿运河到通州上岸，然后换乘马车入城，把苏州会馆的一栋楼都给包下了。下午，他命令所有随从都留在会馆里休息不准出来，自己一个人跑到街上闲逛。不想在李铁嘴的测字馆中，花钱买了个天大的不愉快。

出了测字馆，邵大侠又重新走回北大街，正兀自闷闷不乐地走走停停，忽然听得迎面有一个人说道："哟，这不是邵大官人吗？"

邵大侠抬头一望，只见说话的人三十岁左右，方头大脸面色黧黑，耳大而无垂珠，一双雁眼闪烁不停，穿一件紫色程子衣，脚上蹬一双短脸的千层底靴，头上戴一顶天青色的马尾巾，巾的侧面缀了一个月白色的大玉环。偏西的阳光，把这只大玉环照得熠熠生光，十分抢眼。邵大侠看这人有些面熟，却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

“嗨，邵大官人可是把我给忘了，”来人操着一口纯正的京腔，“我是宝和店的钱生亮。”

这一说，邵大侠立马就记起了，这钱生亮是宝和店的二掌柜。去年春上，曾跟着宝和店的管事牌子孙隆去南京采办绸缎，与邵大侠开的商号有生意来往。邵大侠陪着孙隆在南京、苏州、扬州玩了十几天，这个钱生亮一直跟着。

“啊，是钱掌柜。”邵大侠赶紧抱拳一揖，“瞧你这一身光鲜，我都不敢认了。我还说明天去看望孙公公，顺便也看你。”

钱生亮答道：“多谢邵大官人还惦记着我，不过，小人已离开了宝和店。”

邵大侠一怔：“宝和店这样一等一的皇差你都辞了，跑到哪儿发达了？”

钱生亮看了看过往的路人，小声说：“小人现在武清伯李老爷家中做管家。”

武清伯李伟，李贵妃的父亲，隆庆皇帝的岳丈，皇太子朱翊钧的外公。算得上当今朝中皇亲国戚第一人。一听到这个名字，邵大侠顿时眼睛发亮，当下就拉着钱生亮，执意要找个地方叙叙旧情。钱生亮说出来帮武清伯办事，不可耽误太久，要另约日子。邵大侠不好强留，当下约定让钱生亮引荐，过几日到武清伯府上拜谒李伟。

当街与钱生亮别过，邵大侠从测字馆中带出来的懊丧心情顿时被冲淡了许多。他简直觉得这个钱生亮就是上天所赐，通过他牵上李伟这条线，再让李伟影响女儿李贵妃。即使隆庆皇帝龙驭上宾，高拱失了这座靠山，李贵妃还可以继续起作用保高拱的首辅之位。“这是天意，高拱命不该绝……”邵大侠一路这么想来，走到方才路过的那座茶坊门前，冷不防后面冲过来一个人，把他重重撞了一下，他踉跄几步站立不稳，幸亏他眼明手快，抓住一根树枝才不至倒下。他抬头看见撞他的那个人跑到街口一拐弯不见了，正说拔腿追赶，忽然后面又冲上来几个人，把他扑翻在地，三下两下就拿铁链子把他绑得死死的。

邵大侠扭头一看，拿他的人是几位公门皂隶，腰间都悬了刑部的牌子。

“你们凭什么拿我？”邵大侠问道。

内中一个满脸疙瘩的差头瞪了邵大侠一眼，恶声吼道：“老子们布了你几天，今天总算拿着。”

听这一说，邵大侠一笑说道：“差爷，你们想必看错人了。”

这时一位老汉跑来，差头问他：“老汉你看清，在流霞寺强奸你黄花闺女的，可是这汉子？”

老汉只朝邵大侠瞄了一眼，顿时一跺脚说：“是他，正是他。”说着就要扑上前来殴打。

差头把老汉隔开，对邵大侠说道：“好歹你得随爷们走一趟了。”

说着，也不听邵大侠解释，将一个先已预备好了的黑布头套住邵大侠头上一笼，推推搡搡，把邵大侠押往刑部大牢。

第九回　密信传来愁心戚戚　死牢会见杀气腾腾

内阁散班，高拱没有如约去苏州会馆与邵大侠相会，而是吩咐轿班径直抬轿子回家，并让人通知魏学曾速来家中相见。高拱到家不过一刻时辰，魏学曾就赶了过来。

“吃饭了吗？”高拱问。

“接到通知，我就从吏部直接赶了过来，哪还顾得上吃饭。”魏学曾答。

高拱当下喊过一个家人，说道：“你去通知厨子，熬一锅二米粥，烙几张饼，直接送到书房来。”说罢便领着魏学曾进了书房。

这时天已黑尽，书房里早已掌起灯来。刚落座，高拱就急匆匆说道：“启观，出大事了。”

“啊，究竟何事？”魏学曾也紧张起来。

高拱从袖中抽出一封信札，魏学曾接过一看，正是李延数日前最后一次动用两广总督关防给高拱送来的那封信。魏学曾读过，虽对李延这种作法鄙夷，但也看不出这里头会有什么祸事发生。正沉默间，高拱怒气冲冲说道：

“这个李延，我原以为他只不过能力稍差，人品还不坏，谁知他背着老夫，竟做出这等猫腻之事。”

魏学曾知道高拱素来廉洁不肯收人财物，发这一顿脾气原也不是假装，但事既至此，也只能拿好话相劝：“李延做的这件事，虽然违□了元辅一贯的做人准则，但作为门生，李延对座主存这点报恩之心，也在情理之中。送不送在他，收不收在我，元辅既不肯污及一世廉名，把这五千亩田地退回就是，又何必为这区区小事动恼发怒呢。”

“小事？如果真的是小事，老夫会这么十万火急把你找来？”高拱烦躁不安，挪动一下身躯，继续说道，“下午刚接到这封信时，我同你想法一样，后来我又把这封信反复看了两遍，慢慢也就看出了破绽。按信上所说，李延是在出任两广总督的第二年，就为老夫购置了这五千亩田地。可是，为何过了一年多时间才来信告知？他陈述的理由是，本来是想待老夫致仕之后才把田契送给我，这理由也还说得通。说不通的是，他为何在撤官之后，又动用八百里驰传给我送来这封信

呢？往日仕途平稳时不急着送田契，现在丢官了，就急得邪火上房，赶紧申说此事。启观，你不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吗？”

“首辅洞察幽微，这么一说，李延这封信里，倒还真有名堂。”魏学曾说罢，又把搁在茶几上的那封信重新拿起来阅读。

这时厨子抬了一张小饭桌进来，摆好了二米粥、煎饼和几碟小菜。高拱瞅了瞅煎饼旁边的一碟酱，问道：“这是哪里的酱？”

厨子回答：“回老爷，这是御膳房的酱品，有名的金钩豆瓣，还是过年时皇上赐给您的。”

“不吃这个酱，口味淡吃不惯。你还是去把老家送来的麦酱送一碟子上来。”说着，高拱拿起那碟金钩豆瓣就要让厨子撤下去，忽然又放下，对魏学曾说道，“也许你喜欢吃，留下吧。”

接了刚才的话题，两人边吃边谈。

“这信你又看过一次，应该看出问题来的。”高拱嚼着一口煎饼，说话声调便有些改变，“李延字体你也熟悉，往常送来的折子或信札，一笔小楷个点个明，很有几分赵孟□的功夫。这封信却写得相当潦草，几处明显的笔误，像把‘涿’州写成‘琢’州，也没有发现，可见他写信时心绪烦乱。”说到这里，高拱盯了魏学曾一眼，问道：“李延没有给你行贿？”

“他进京述职时，曾来我家拜访，听说我女儿出嫁，他大包大揽说‘令女的嫁妆就包在我身上’，被我一口回绝，此后便不再提起此事。”

“母狗不摇尾，公狗不上身，说的就是这个理，”高拱笑过一回，又问道，“那么，他是否给你送过果脯？”

“果脯？”魏学曾一愣，讶然笑道，“北京到处都是果脯，哪容得着他千里迢迢送什么果脯。”

“此果脯非彼果脯也！”高拱似笑非笑，接着就把上午隆庆皇帝的话述说一遍。

“皇上深居大内，怎么知道李延的果脯？”魏学曾感到纳闷。

“这正是我担心的理由，”高拱面无表情，其实心里头像翻开了锅，“别看皇上平常对政事并不关心，但他耳朵灵透得很。你想想，冯保管着东厂，暗地里专门监视百官动静，这帮王八蛋，一天到晚泥鳅

似的四处乱窜，什么事情打听不到？前几天，一个工部郎官逛窑子喝醉了酒，回来从马上跌下来，摔掉了一颗门牙。第二天上午皇上就问我这件事，我还不知道呢。冯保这阉竖，每天都有大把的访单送给皇上。”

“提起东厂，百官们又恨又怕，世宗一朝多少大狱，都是因为东厂兴风作浪造成的。”魏学曾对东厂从来都深恶痛绝，故愤愤不平说道，“冯保提督东厂，不知给皇上进了多少谗言，元辅应该想想办法，尽早把他收拾了。”

“这是后话，”高拱紧接着说道，“眼下李延之事如果处理不好，让人家拿到证据，我们就会让人家给收拾了。”

“果真有这么严重？”

“有！”

高拱说着打了一个响嗝，这是方才吃饭太急的原因。他喝了一口茶顺顺气，正欲讲下去，忽然门房来报，说是韩揖求见。高拱蹙眉说道：

“他来凑啥热闹，让他进来。”

韩揖灰头灰脸进来，看见魏学曾在座，越发显得局促不安。

“你有何事？”高拱问道。

“有点小事，不过……”韩揖看了一眼魏学曾，吞吞吐吐说道，“不过，也不甚要紧。”

“不甚要紧你跑来干啥，”高拱毫不客气地训斥，“你没看见，我和魏大人谈事。”

韩揖弄了个面红耳赤，站在原地想走又不想走。魏学曾看出韩揖的意思是想和首辅单独谈事，于是起身说道，“韩揖有要紧事禀报，我暂且回避一下。”

“不用不用，你且坐下，没有什么事好瞒你的，”高拱这么一说，魏学曾只得又坐下。高拱又对韩揖说道，“有啥事就说吧，魏大人不是外人，听听无妨。”

韩揖遵主人之命，一躬身寻了把椅子坐下，讷讷说道：“首辅大人，我还是想来和你说那一万两银子的事。”

“啊，原来你是为这个而来。”高拱点点头，见魏学曾兀自愣怔不明就里，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向他述说一遍。

下午看过李延信后，高拱独自一人在值房沉思，这时恰好韩揖送公文进来。这韩揖虽只是一个七品小官，但因在首辅身边当差，又深得信任，因此六部堂官封疆大吏等一应朝中大臣都不敢马虎他。韩揖尽管在外头拉大旗作虎皮招摇充大，但在高拱面前却显得谨慎小心，永远都是那一副克勤克俭虔敬有加的样子。高拱除了烦他事无巨细一概请示汇报这一条外，余下的也都满意，在心中也就把他当成了家臣。

却说韩揖放下公文之后，磨磨蹭蹭还不想走，高拱问他：“你还有啥事？”

韩揖打了一躬说道：“方才孟公公差人送了两盆花来，都是大内御花园培植的异品芍药。一盆白色，叫霓裳舞衣，一盆猩红，叫秋江夕照。卑职三十多岁，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娇艳美丽之花。现请首辅大人示下，这两盆花是摆在这值房里呢，还是拿回家中欣赏。”

隆庆皇帝旧病复发跑来内阁寻找奴儿花花，以及李延来信这两件事，正搅得高拱心乱如麻，吃饭都味同嚼蜡，哪里还有闲心来赏花？韩揖话音一落，高拱就没好气地吼道：“闲花闲草这等小事，也值得你嚼舌头请示？下去！”

“是。”

本想讨个彩头的韩揖，只得唯唯诺诺退下。这时高拱忽然动了一个念头：“这韩揖平日在老夫面前帮着李延说过不少好话，这么做是不是得了人家的好处？”疑心一起，他又把韩揖喊了回来，问道：“李延这个人，你觉得他到底如何？”

刚挨过训斥的韩揖，不敢贸然回答，因为李延给首辅的信是他半个时辰前送进来的。首辅看罢信后心情不好，却不知为的什么。斟酌一番，回道：“李大人在庆远剿匪连连失利，落下个撤官的处分也不算重，但庆远乃西南崇山峻岭蛮瘴之地，李大人在那里呆了三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你这琉璃蛋的话等于没说，”高拱鹰一样犀利的眼光扫过来，说道，“你与李延并不熟识，你来我值房办事，李延已在两广总督任上，

就前年李延来京述职，你俩见过一面，也只是点头之交。可是，你为何老是在我面前帮着李延说好话？你现在解释一下这其中原因。”

高拱催问甚急，韩揖眨巴眨巴眼睛，又说了一句滑头的话：“我想着李延是首辅的门人，因此就放心地为他说几句好话。”

“放屁！说这种哈巴狗的话，你不嫌害臊？”高拱怒不可遏，手指头戳到韩揖的鼻梁上，喝道，“你现在老实交待，得了李延多少好处？”

“首辅大人……”

韩揖喊了一声却没有下文，高拱看他脸色陡变汗如雨下，已经明白这一“诈”起了作用，便索性一诈到底，他捡起李延那封来信在韩揖眼前晃了晃，冷笑一声说道：“好你个韩揖，吃了豹子胆，竟敢瞒着老夫收受贿赂，事到临头还敢抵赖。”

韩揖真的以为李延信中谈及此事，顿时双膝一软，扑通跪倒在高拱面前，拖着哭腔说道：“首辅大人，卑职不敢抵赖，李延派人给我送了两次银票，每次五千两，共一万两。”

“你收了？”

“卑职……收了。”

高拱顿时气得七窍生烟，恨不得一脚把韩揖踹出门去。韩揖跟了高拱两年，从未见过高拱如此盛怒，吓得面如土色，贴身□衫已被冷汗浸透。他腰一弯伏地不起，哽咽说道：

“卑职一时财迷心窍，辜负首辅栽培之恩，还望首辅念在卑职犬马之忠分上，饶我这一回，从今以后我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依高拱的性子，恨不能把韩揖送进都察院鞫谳问罪，但顾忌着“家丑不可外扬”，他又强咽下怒火，长叹一声说道：“你起来说话。”

韩揖瑟缩着爬起来，也不敢落坐，只筛糠似的站在那里。高拱瞧他那副熊包样子，恨不得啐他一口痰。他看看窗外，花木扶疏，卷棚里也无人进出，但仍压低声音问道：

“你知道还有谁拿过李延的贿赂？”

韩揖知道几位大臣都得过李延的“孝敬”，但他断不敢攀连别人，摇着头说道：“李延做这种事情，断不会让第三者知道，因此卑职不知。”

高拱想想也是这个道理，又问道：“李延大把大把地往外送银子，这钱从哪里来？”

听这问话的口气，好像李延并没有在信中交待什么。韩揖不免后悔这么快“坦白”，但说出的话如泼出的水，收是收不回来了。为了求得高拱原谅，又不落下个“卖友”的罪名，韩揖便含糊答道：“李延怎样敛财，卑职也不甚清楚，但听说兵部驾部郎官杜化中知晓。”

“你现在就传我指示，命杜化中速来内阁。”

不到一个时辰，杜化中就气喘吁吁走进高拱值房。他本也是高拱门生，因此一接到老座主指示，不敢怠慢，便骑了一匹快马跑来。高拱又如法炮制，“诈”出杜化中三次共收下李延送来的礼金三万两银子。并从杜化中嘴中知道了李延“吃空额”贪污巨额军费的事实。

……

魏学曾听过这段叙述之后，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两道又浓又黑的眉毛顿时锁到了一堆，看着眼前这位韩揖畏畏缩缩的样子，气便不打一处来，也忍不住数落他几句：

“你这个韩揖，一万两银子就让人买走了灵魂。前几日，元辅还与我商量，要提拔你去六科担任吏科都给事中，这个官职的分量你也知道，天下言官之首！这下可好，鲤鱼不跳龙门，却跳进了鬼门。”

韩揖羞愧难当，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进去。扭捏一阵子，方开口说道：“魏大人，下午首辅当头棒喝，犹如巨雷轰顶，卑职已知罪了。晚上卑职冒昧前来，为的是退还这一万两银子。”说着，从袖笼里抽出一张银票，恭恭敬敬递给高拱。

高拱并不伸手去接那银票，而是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宋嘉□年间刻印的《贞观政要》，翻到中间《贪鄙篇》一段，递给韩揖，说道：“你把这一段念一念。”

韩揖接过书，磕磕巴巴念了下来：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诗》云：‘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固非谬言也……”

“好了，”高拱打断韩揖，奚落说道：“你也是乡试会试这么一路考过来的进士出身，《贞观政要》这部书难道过去没能读过？”也不等韩揖回答，又接着说道，“唐太宗一代英主，勤劳思政，魏征、房玄龄、萧□等一班干臣，廉洁奉公。如此君臣际会，才开创出盛唐气象。当今圣上虽不像唐太宗马上得天下，但克己复礼，始终守着一个廉字。他本喜欢吃驴肠，自听说每天御膳房为他做一盘驴肠就得杀一头驴子，他从此就再也不肯吃驴肠了。这样的好皇上哪里去找！可是你这作臣子的，轻轻松松就贪了一万两银子。皇上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都被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化为己有，皇上岂不寒心？百姓岂能不恨？刍荛岂能无怨？‘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这是至理明言啊！”

高拱说这番话时，再也不是雷霆大怒，而是侃侃论理，句句动情。听得出，讲到后来他都喉头有些发哽了，在坐的魏学曾与韩揖无不大受感动。韩揖抹了抹眼角的泪花，说道：“听了首辅这席话，卑职已无地自容，明天我就给皇上上折子，自劾请求处分。”

“这倒也未必。”高拱盯着韩揖，以恨铁不成钢的口气说道，“只要你有这份认错的心，老夫就原谅你这一回，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也不必哭丧着脸，让天底下人都知道你做了什么亏心事。你也去跟杜化中讲讲，该干啥就干啥，不要心事重重，让人看出破绽。”

高拱一改刻毒态度，突然变得这么宽容，韩揖始料不及，继而感激涕零。他知道高拱与魏学曾还有事谈，连忙知趣告辞。

“回来，”高拱喊住韩揖，指着韩揖放在茶几上的那张银票说，“这个你先拿回去，怎么处理，等有了章程后再说。”

韩揖走后，魏学曾喟然叹道：“首辅嘴上如刀，却原来还是菩萨心肠。”

高拱自嘲地一笑，说道：“不这样，又能何为呢？据老夫分析，李延这几年给京城各衙门送礼不在少数，两万名士兵的空额粮饷，够他送多少银子？你想想，他会送给谁？各衙门堂官，再就是要紧部门的郎中主事，这些人又有几个不是经你我之手提拔起来的呢？我高拱经营多年，总算有了现在这一呼百应的局面，眼下正值与张居正较劲的节骨眼上，总不成让人一网打尽吧。”

高拱担心的这一层，魏学曾也想到了，这时忧心重重说道：“李延贪墨数额如此之大，账簿上不可能了无痕迹，如今殷正茂接任，会不会顺藤摸瓜，查出这宗大案来？”

“是啊！”高拱附和，接着分析道，“这里头有两种可能，一是殷正茂难改贪墨本性，同李延一样张开鲸鱼大口，当一个巨贪，再就是他有所警惕，铁心跟着张居正，揭露李延，如果是这样，局势就岌岌可危了。”

“早知李延如此，悔不该让殷正茂去接职。”

魏学曾心直口快，又放了一“炮”。高拱心里头虽也有些后悔，但他从来就不是自怨自艾之人，愣了愣，他说道：“殷正茂前几日寄给老夫的信，意在感谢拔擢之恩，字里行间既不亲近，也不疏远，看得出来他还在观察风向。这个时候我们再拉他一把，兴许就能收到化敌为友的功效。李延是以佥都御史一衔领受两广总督，这殷正茂我看就提他一级，以右副都御史领衔两广总督，你明天就写一份公折送呈皇上说明此意，我即行票拟，这两天就发出去。”

魏学曾一听高拱对殷正茂的策略有些改变，立即问道：“监察御史已到了南昌，殷正茂在江西任上的事还查不查？”

“查！不但要查，而且还一定要查出他的贪墨劣迹来。”高拱斩钉截铁回答，“如果他万一揭发李延，我们手中也必须攥住他的把柄。先给他糖吃，不吃糖，再给他兜头打一闷棍。”

“如此两手准备，不失为万全之策，”魏学曾思虑变被动为主动，也只能如此行事，接着说道，“殷正茂升迁公文，我明日到部即行办理。但李延一人身上，系着众多官员的安危，却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你就放心好了，我自有主张。”

一番计议，不觉夜深，魏学曾告辞回家。

魏学曾前脚刚走，高福后脚就跨进了书房。高拱有些疲倦，伸了个懒腰，然后问道：“事情办妥了？”

“回老爷，办妥了。”高福毕恭毕敬回答。

“没难为他吧？”

“没有，老爷没指示下来，刑部里头那帮人，任谁也不敢胡乱行事。”

“备轿，我现在过去。”

“老爷，夜色已深，是不是明天再去？”

“此刻路断人稀，正好出行，再说，人家是远道而来的贵客，咱也不好太冷落。大轿子就不坐了，你去备一乘女轿。”

“是。”

高福退出。高拱去内室换了一身道袍，然后到轿厅里上了女轿，趁着夜色朝刑部大牢迤逦而来。

他此行前往拜访的不是别人，正是从南京专程赶来与他相见的邵大侠。

却说上午高福跑来内阁告知邵大侠到京的消息后，高拱让高福带信给邵大侠诸事小心，慎勿外出。想想又不放心，又派人把高福找回来，嘱咐他去刑部找几个捕快暗中跟踪邵大侠，若他出街闲逛，就寻个由头把他弄到刑部大牢关押起来。高拱下这道命令，原也存了一份心思，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邵大侠弄死。出任首辅之后，他对邵大侠这个人一直放心不下。后差人暗访，邵大侠在南京一门心思做生意，从未谈起过帮助他东山再起这段往事，因此他便收了杀人灭口之心，决定放他一马，从此天各一方互不相挨。去年邵大侠托人进京找上门来帮胡自皋说情，他内心便不愉快，虽然给面子免了胡自皋处分并升了个南京工部主事，但对邵大侠已经淡下来的提防之心又重新收紧。这次邵大侠突然来到京城并说有急事相见，高拱凭直感就知道他又是为掺和政事而来，因此心中老大不高兴。他本来就想让邵大侠无踪无影永远消失，现在既然送上门来，焉有任其逍遥之理？高福深知主人心思，因此办这件事也特别卖力。当邵大侠被抓进刑部大牢后，他又跑来内阁报信，请示下一步该如何处置。此时高拱正在被李延来信搅得心绪不宁，只说了一句：“先打入死牢秘密关押，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暂时也不要给他加刑。”高福去后不一刻时辰，高拱便起轿回家与魏学曾相见，一番深谈之后，关于如何处置邵大侠，他又有了新的想法。

高拱来到刑部大牢时，差不多已是一更天气。斯时更鼓沉沉，万籁俱寂，刚刚钻出天幕的下弦月，洒下点点寒光，朦朦胧胧照得大牢门前一对石狮子，更显得面目狰狞阴森可怕。砭人肌肤的春寒峭风在阒无人迹的巷道上扫掠而过，更让人产生那种阴阳未判大限临头的恐

惧。一交酉时，戒备森严的刑部大牢就把大门关闭，夜间办事公差都由耳门进出。知道高拱要来，管理大牢的狱典一直不敢离去。这会儿见高拱一身便装从女轿下来，先是一愣，接着跪迎自报家门，高拱让他头前带路，狱典起身要把高拱领进朝房。

“人关在何处？”高拱问。

“在死牢里。”狱典回答。

“那就直接去死牢，不进朝房了。”

“回首辅大人，死牢里鬼气森森，连只凳子也没有，大人你还是去朝房升坐，我吩咐捕快去把那人带来。”

狱典是担心死牢里关押着犯人会把首辅吓着，故委婉阻拦。高拱觉得朝房仍有闲杂人等，不如死牢里安全，故不领情，说道：“别□嗦了，快前面带路，去死牢。”

狱典无法，只得命人扛了凳子，一行人拐弯抹角往死牢走去。

虽是深夜，死牢门口依然布满岗哨。守牢的锦衣卫兵士盔甲护身持刀而立，如临大敌不敢有些微松懈。狱典命兵士卸下死牢门杠，亲自开锁，领着高拱踏进死牢甬道。走了大约十几丈远，便看见甬道两旁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单人牢房，除向着甬道一边是厚重木栅之外，剩下三面墙壁都是一尺见方的石头垒砌而成。隔两三丈远，甬道上就挂着一盏风灯。火光昏昏，暗影幢幢，站在甬道之上，真有一步踏入地狱之感。

高拱平生第一次来到这种地方，乍一闻到令人作呕的霉臭味与血腥味，顿时不寒而栗，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也许是听到他们脚步声的缘故，一片死寂的牢房忽然起了小小的骚动。虽单禁一室犹刑具加身的死囚们都昂起头来看这一帮人沓沓走过，不知深更半夜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高拱随着狱典刚走过三四个房间，突然听到一阵声嘶力竭的叫骂：

“我操你八辈子奶奶，你们看看，这只老鼠一尺多长，把老子的脚啃得只剩下骨头了。”

出于好奇，高拱停下脚步，朝传出骂声的牢房看去，只见一个囚犯躺在窄小的土炕上，被铁链锁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一只肥大的老鼠正趴在他的脚背上啃噬着腐肉，看见人来，那只老鼠闪了一下身子，

却也并不逃走，只瞪着绿荧荧一双豆粒眼睛，警惕地注视着木栅外的人影。被它啃过的脚背，真的露出了白厉厉的骨头，这凄惨景象令人毛骨悚然。

“怎么不给他松一松绑？”高拱问道。

狱典对这种事司空见惯，冷漠回道：“这是等待秋决的犯人，原也不值得同情的。”

高拱“哦”了一声，便挪动脚步。狱典领着他一直走到最里头，又见一道铁门，并有两名狱卒把守，狱典做了一个手势，其中一名狱卒掏出钥匙打开铁门，走进去两三丈远，又见一扇小门。高拱走进这扇小门，才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四面没有窗户密不透风的石头密室。

这本是囚禁钦犯之地，邵大侠就关在这里。

高拱进来时，邵大侠正蜷缩在土炕上，背对着小门睡得迷迷糊糊。狱典放下凳子，躬身退了出去。屋子里只留下高拱高福主仆二人。见邵大侠犹自酣卧不醒，高拱便清咳一声。

邵大侠一动，转过脸来，揉揉眼睛，一看是高拱，连忙翻身坐了起来。

“太师！”

邵大侠这一喊真是百感交集。高拱假惺惺装出关切的样子，急忙问道：“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怎么没有为难？”邵大侠愤然作色，怄气说道，“平白无故诬我强奸良家妇女，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一链子锁到这里来，这是个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

“你一路走来，怎会不知道这是何处？”

“我怎会知道，他们扭住我，便往我头上套了个黑布罩子，牵狗似的弄进这间屋子，才把头罩卸下。”

邵大侠一边说一边比划，十分窝火的样子。高拱故作惊讶说道：

“原来如此，这么说，你倒真是受了委屈。”

“太师，现在咱们可以走了吧。”

“不能走，偌大一座北京城，只有这里才是万无一失安全之地。”

“这是在哪里？”

“刑部死囚牢房。”

“死囚牢房？”邵大侠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有余悸说道，“亏得太师及时找到，不然，我邵某成了冤鬼还无人知晓。待老子出了这个门，一定找刑部这帮捕快算账。”

高拱说道：“这事怨不得他们。”

“那怨谁？”

“要怨就怨我，此举实乃是老夫的主意。”

高拱的话扑朔迷离，听得邵大侠如坠五里雾中。高拱接着说道：“看你这样子，想必晚饭也不曾吃，高福，去吩咐狱典弄桌酒席来，我就在这里陪邵大侠喝几杯。”

高福遵命而去，屋里只剩下高拱与邵大侠两人。邵大侠狐疑问道：“太师为何要把我弄进死牢？”

高拱坐在凳子上，又把这密不透风的密室打量一遍，佯笑着说道：“京城天子脚下，既是寸寸乐土，也是步步陷阱。东厂、锦衣卫，还有巡城御史手下的密探，都是一些无孔不入的家伙，满街上川流不息的人，你知道谁是好人，谁是特务？你住在苏州会馆这么惹眼的地方，又包了一栋楼，如此挥金如土之人，还不被人盯死？”

几年未见，邵大侠没想到高拱变得如此小心谨慎，心里头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懊恼，怏怏说道：“我邵某可以打包票说，京城百万人口，能认得我邵某的超不过十人。”

“但几乎所有的三公九卿，文武大臣，都知道你的名字！”

高拱说这话时，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从眼神中掠过。灯光昏暗，邵大侠没有察觉，但从高拱语气中，他依然听到某种可怕的弦外之音。为了进一步探明高拱心思，他悻悻说道：

“太师觉得不便相见，让高福告诉我就是，又何必这样风声鹤唳，把我弄到死牢来受这份窝囊罪呢？”

“若说不便相见，倒也不是推托之辞，”高拱屈指敲着自己的膝盖，说起话来也是字斟句酌，“京城最近的局势，想必你也知道。自从隆庆皇帝犯病以来，政府中兄弟阋墙，张居正谋夺首辅之位的野心，已是路人皆知，我猜想你此番进京，大概也是为此事而来。”见邵大侠

频频点头，高拱接着说道，“古话说得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三年前我高拱荣登首辅之位，你邵大侠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新郑一别，除了你差人送来那一副对联表明心迹外，却从来不登我的家门，这是真正的世外高人作风，仅此一点，我高拱对你就敬佩有加，焉有不见之理？不要说你主动来京城见我，你就是不来，我还要派人去把你请来相见。在这非常时期，我的身边就需要你这种不为功利只为苍生的义士，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朋友……”

说着说着高拱竟然动了情，眼角一片潮润泛起泪花。如果邵大侠对高拱之前还心存疑惧，现在见高拱与他促膝谈心，出口的话诚挚感人，那一点狐疑也就烟消云散，不免也动情说道：

“自从三年前在太师故里相见，从此我邵某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太师，只是因为太师在朝为柄国重臣，邵某在野为闲云野鹤，身份悬殊不便相见。诚如太师所言，现在隆庆皇帝的病牵动两京朝野百姓万民之心，宫府之间内阁之中的一些摩擦也渐为外人所知。邵某虽然身处江湖，但偶尔在官场走动，也听到一些传闻，因此很为太师担心。这才又斗胆跑来京师，原是想投到太师门下，在这一场纷争中尽一点责任……”

邵大侠话匣子打开，正欲就宫府内阁的纷争发表意见，高拱却把他的话头截断，说道：“你对老夫的一片深情我已心领，多余的话也不用说了，我只问你一句，你觉得老夫的气数是否已尽？”

邵大侠脑海里次第闪过李铁嘴和钱生亮的形象，下午见到的这两个人，可谓一忧一喜。邵大侠笃信神灵命运，想了想，答道：“气与数是两回事，气中有命，数中有术。命不足之处，当以术补之。”

高拱听罢大笑，说道：“好一个以术补之，好，好！命由天定，术由人造，按你的意思，我高拱气数未尽？”

“是的，”邵大侠一半恭维一半真诚说道：“只是要提醒太师一句，一定要注意术，就像在棋枰上，务必要下出套住大龙的妙手。”

“说得好，邵大侠真乃是无双国士也。”高拱一番称赞，使邵大侠眉宇之间神采飞扬，高拱见火候已到，趁机说道：“老夫现在倒想了一术，不过，若要完成它，还得仰仗邵大侠的妙手。”

“太师请讲，只要邵某能做到，万死不辞。”

“有你这句话，老夫放心了。”

高拱说着，便从袖笼里抽出李延的信，邵大侠接过读罢，不解地问：“这是门生对座主的孝敬，这么绝密的私人信件，太师为何要让邵某过目？”

“让你看，就因为方才讲的那一个‘术’，就由这封信引起。”

高拱收回信小心放进袖笼藏好，然后把李延以吃空额方式贪污巨额军饷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讲了一遍。

邵大侠听罢，也深感问题严重，忧心说道：“若让张居正知道这件事，太师就危在旦夕。”

“是呀，不止是我，京城各大衙门，恐怕都会一时间人去楼空。”

“你说，这件事如何办理？”

高拱缓缓地捻动胡须，反问道：“依邵大侠之见，此事应该怎样处理才是？”

邵大侠咬着嘴唇思忖片刻，突然一击掌，面露凶光说道：“只有一个办法，杀掉李延，以堵祸口。”

高拱心中一震，一双贼亮的目光，定定地瞅着邵大侠，半晌才摇着头说：“不行，这样做太刻毒。”

“太师，江湖上有句话，无毒不丈夫……”

邵大侠还想据理力争，但高拱挥手打断他的话，说道：“李延毕竟是我门生，他如此贪墨固然可恨，但让我置他于死地，又有些于心不忍。”

“那，太师打算如何处置？”

“我想让你辛苦一趟，前往广西见一见李延，一来向他要回那两张田契，二来带老夫的口信给他，我可以对他既往不咎，但条件是他必须守口如瓶，避居乡里，再不要同官场上任何人打交道。”

“就这个？”

“就这个。怎么，邵大侠感到为难吗？”

“这点小事，有什么为难的。”邵大侠拍着胸脯说，“太师放心，我邵某一定把这趟差事替你办好，把口信带过去，把那两张地契带回

来。”

高拱看着邵大侠的神态，知道他把意思理解错了，连忙解释说：“我要那两张地契干啥，你把它烧掉就是。”

“也好，太师你说何时启程为好？”

“越快越好，最好今夜启程。”

“这么急？”

“真的就有这么急！不及早同李延打招呼，恐怕隆庆一朝最大的谳狱就会从他嘴中吐出来。”

“既是这样，我这就走，只是我带来的一干家仆，都还在苏州会馆。”

“这个你不必担心，我已差人把他们全都送往通州，你现在可以赶去和他们见一面。明天一早，他们沿运河乘船回南京，你则可沿中州大道直奔广西而去。”

“仆人中，有三四个功夫不错，我得带上，”说到这里，邵大侠一拍脑门，叫道：“哎呀，差点忘了，我这次来京之前，给太师在南京物色了一个十六岁的良家小姐，叫玉娘。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有闭月羞花之貌，我本说当面交给太师，现在只好让高福给你领回去了。”

“你怎么想到这个，”高拱又好气又好笑，说道，“老夫今年六十一，你领来一个一十六，像什么话！”

“上次去新郑，就听高福讲，太师一生不曾纳妾，老夫人又没生下儿子。我当时就留了心，一定要给太师物色一个合适的好女子，给太师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邵大侠说得恳切，高拱却不动心，摇着头说道：“心意我领了，人还是让她回南京。”

“太师，你总得给我邵某一点面子。”

邵大侠说着就沉了脸。高拱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不肯让这等小事误了大事，只得应承下来，说道：“好吧，我让高福去通州，把这位玉娘接回来。”

“如此甚好。”

邵大侠腾地下炕，一拍屁股就要开路。

“慢着，”高拱拦住他，说道，“我们的酒席还没吃呢，这个高福，弄了这半夜，酒席还不知道在哪里。”

“老爷，酒席在这里。”

话音未落，高福和狱典两人便推开门，抬了酒席进来，原来酒席早就备好，高福见里头两人正谈得火热，生怕打扰，就静静地站在外面守候。

邵大侠看看一桌已经凉了的酒菜，也没有什么胃口，说道：“方才太师进来时，我肚子的确感到饿，现在又什么都不想吃了。”

“不想吃也得吃一点，”高拱说着拿起酒壶，斟了满满两杯，举了一杯说道，“三杯通大道，来，邵大侠，既是为你接风，又是为你送行，我们来满饮三杯。”

第十回　王真人逞凶酿血案　张阁老拍案捕钦差

张居正让姚旷送给冯保的信札，谈的仍是张佳胤处理安庆驻军哗变的事。他感觉到高拱又会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故向冯保说明事情原委，希望他注意高拱近期的奏折，方便情况下通报一声。大约两天后的下午，趁着高拱去吏部上班，冯保约张居正来恭默室相见。刚一坐下，冯保就打开随身带来的小红木匣子，拿出三份折子来递给张居正。这三份折子中，张佳胤的那一份张居正已在高拱值房里看过，余下两份，一份是查志隆的申诉，一份是高拱对于此事的处理意见。

高拱的折子对张佳胤措词严厉，认为他逮捕查志隆是“夺皇上威权以自用，视朝廷命官如盗贼……国朝两百年来，抚按两院台长出巡，虽惩治巨奸大滑，犹须事前请得君命。未有如张佳胤者，尽弃纲纪，擅作威福。何况查志隆虽有小过，却非大劣……如此处置，岂不长叛将凶焰，而令天下士人，对皇上齿冷？伏请皇上，颁下圣旨将张佳胤削职为民，永不叙用。张志学、查志隆一案移交三法司审理……”

这封奏折盖了内阁的大印，显然是高拱领衔呈上的公折。看罢折子，张居正的不愉快已是不消说得：既是公折，张居正就有权知道。何况这份折子事涉兵部，按常理，他这个分管兵部的次辅应该是这份公折起草之人，可是如今折子已送进了大内，他却不知不晓。可见在高拱眼中，他这个次辅早已成聋子的耳朵——摆设了。

“这三份折子，皇上看过了吗？”张居正问。

“没有，”张居正读折子时，冯保百无聊赖伸出十个指头在茶几上练指法，这会儿听到问话，便收了手回道，“折子今天上午才送给司礼监，正好我当值，记着你的吩咐，就先没有让人看。"张居正表示了谢意，接着问：“依公公之见，皇上看到这几份折子，会如何处置？”

冯保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绕了一个弯子说道：“那一天，万岁爷从内阁回来，不知为何，把高胡子大大称赞了一番，对先生的态度，却好像有些不客气，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冒犯了皇上。”

张居正说着，就把那日内阁中发生的事情述说了一遍。冯保听罢切齿骂道：“高拱这头老狐狸，最会看皇上眼色行事。”

张居正没有冯保这么激动，但他开口说话语气中便充满鄙夷："其实高拱对这些妖道也恨之入骨。嘉靖皇帝驾崩后，当今皇上褫了龙虎山张天师的封号。去年，张天师到京活动想恢复爵位，找到高拱，他一口回绝。这次他也不是真的相信那妖道的什么奇门偏方，而是为了取悦圣心以博专宠。作为柄国大臣，应该是'主有失而敢分争正谏'，如果曲意奉上，倒真的要让天下士人齿冷了。"

张居正如果不是对冯保绝对相信，断然不敢说出这番"骂在高拱，讥在皇上"的话，冯保听了却默不做声。这里头另有一层张居正并不知晓的隐情，去年张天师到京时，曾托人找到冯保送上一万两银子，希望他在恢复爵号问题上也帮着在皇上面前说说话。冯保满口答应，正是因为高拱作梗，这事儿才没有办成。如今张居正旧事重提，冯保内心颇有一些难堪，沉默少许，他便引开话题：

"先生刚才问皇上对张佳胤的态度，我看十之八九还是老规矩，发回内阁票拟。"

张居正苦笑了笑，"还票拟什么，高阁老的态度，已在折子上表明了。"

"是啊，张佳胤头上的这顶乌纱帽，戴不了几天了，"冯保叹息着说道，"万岁爷这两年，从没有驳回过高拱的拟票。"

"可怜了张佳胤，一世廉名，秉公办事，反遭了这等削籍的下场。"

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踱到正墙上悬挂的"励精图治"四字大匾之下——这是嘉靖皇帝的手书。反剪双手，长久地凝视不语。

冯保理解张居正此时的痛苦心情，在一旁以同情的口吻说道："听说这张佳胤是当今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写得一手好诗，写得一笔好字，官又做得清正，却不成让高拱给害了。张先生，你看我们想个什么法子，把张佳胤搭救搭救？"

张居正回转身来，坐回到椅子上，看着高拱的奏折，缓缓说道："救，就不必了。"

"先生，这是为何？"冯保不解地问。

"我猜想高拱，正是想到我一定会上折子疏救，这样势必引起皇上不快，他就可以趁机请旨，把我挤出内阁。"

冯保觉得张居正分析有道理，但仍不无忧虑地说：“听说张佳胤如此处置，原是得到了先生令他全权处理的批示，现在问题既出，先生又袖手旁观，岂不让那些好生是非的官员，有了嚼舌头的地方？”

“这正是高拱的阴险之处，”张居正无奈地摇摇头，喟然说道，“救吧，就会得罪皇上，不救吧，又会得罪同僚，冯公公，此情之下，你想得出两不得罪的上乘之策吗？”

冯保想了想，说道：“看来，先生也只能隔岸观火，丢卒保车了。”

张居正苦笑了笑，说道：“如果丢了我这一只车，能把张佳胤这一只卒保下来，我也就豁出去了。问题是人家设计好了的圈套，是想让车和卒同归于尽啊！”

“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先生能稳坐钓鱼台，张佳胤这只卒就有东山再起之日。”冯保温声抚慰。

“惟愿如此，”张居正长吁一口气，接着问道，“皇上最近病情如何？”

“时好时坏，”冯保脸色陡地沉下来，说道，“今儿下午，万岁爷把孟冲叫进乾清宫西暖阁，关起门来说了一个多时辰，也不知说些什么？”

“会不会与那个妖道有关？”张居正问。

“不清楚。”

“那个妖道叫什么？”

“王九思，自号崆峒道人。”

“这么说他是从崆峒山下来的？我原还以为是张天师手下的人。”

“这个人跟张天师没什么关系。”冯保趁机替张天师辩解几句，“张先生有所不知，张天师这人还正派，约束手下一帮真人道士，不搞这些邪门歪道的法术。”

张居正不置可否，思路仍在那妖道身上，说道：

“三五天之内，要在京城里头找到两百个童男童女，谈何容易。听说京城有孩子的人家闻到风声，都把孩子送到乡下藏起来了。”

张居正口气中充满反感，脸上也怒形于色，冯保盯着他，诡秘说道："什么阴阳大丹，都是诳人的鬼话，这又是孟冲的馊主意，每夜里，都要弄一对童男童女给万岁爷伴睡。"

"皇上真的不要命了？"

"我看不长了，"冯保意味深长，接着拖腔拖调低声说道，"张先生，咱们熬吧。"

张居正乘坐的绿呢锦帘帷轿抬出东角门时，日头已经偏西，被门楼的飞角重檐挑起的瓦蓝天空，这时已升起大片大片的火烧云。这几日天气燥热，刚过仲春时节的北京城，仿佛一下子进入到火烧火燎的夏季。街上一些店家，开始摆卖起凉透了的大碗茶，而蒲扇凉席夏布汗衫背褂等一应消夏物品也立马走俏起来。坐在轿中的张居正，虽然感到闷热，却也懒得掀开轿窗上的黄缎丝幔透透气。他仍在为张佳胤的事情感到烦躁。与冯保道别从恭默室出来，他又回到内阁值房给张佳胤写了一封信，告知可能发生的事情，让他早作准备。还有庆远那边的事情他也一直牵挂在心。李义河自庆远回到长沙后，给他来过一封信，说到殷正茂似乎有"脚踩两边船"的意思，他并不赞同这一说法。殷正茂虽然为人一向刁钻，但也讲究情义，君道臣道友道分得一清二楚，不是那种卖身投靠之人。他寻思殷正茂之所以不肯对李义河口吐真言，一是担心李义河口风不严，二是对京城这边局势不甚了解，所以不肯贸然行事。昨日，吏部给皇上的公折发回内阁票拟，要提拔殷正茂挂右都御史衔，寸功未见先升官一级，这有违朝廷大法。明眼人一看便知，高拱是想借此笼络人心，把殷正茂从张居正的阵营中夺走。秉公而论，张居正想阻止这件事。但一想又不妥，高拱一意孤行，加之圣眷正隆，想阻止也阻止不了，而且还会白白得罪朋友。事情到这种地步，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不过，他相信以殷正茂的精明，不会看不出高拱这种"欲擒故纵"的伎俩……

一路这么想来，忽然，张居正感到轿子停了不走。"李可，怎么回事？"张居正收了手中缓缓摇动的泥金折扇，撩开轿门帘问轿前护卫班头——一个身着橙色软甲的黑靴小校。不用李可回答，张居正已自瞧见轿前千百人头攒动，喧腾鼓噪拦住去路。这是在王府井大街南头二条胡同口上，距张居正府邸纱帽胡同只有几步路了。

"大人，小的也不知发生了何事，我这就前去驱散他们。"

李可说罢，还来不及挪步，就见人群像潮水般向大轿这边涌来。唬得李可一声令下，几十名锦衣侍卫一起拔刀把大轿团团围住。张居正定眼一看，围上来的都是短衣布褐的平民百姓，男女老幼各色人等一个个面含悲戚。头前一位老人在两个青年人的搀扶下，跌跌撞撞，直欲穿过仪仗扈从奔大轿而来，李可恐生意外，提刀就要上前阻拦。

“李可，不可胡来！”

张居正一声锐喊，李可收住脚步，众侍卫也闪开一条通道，放了三人进来。

走近轿门，三人一齐跪下，当头那位老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说道：

“请张大学士给小民伸冤。”

这老人约摸六十开外年龄，身上穿的一件半新不旧的青标布道袍滚了不少泥渍，脚上□着的一双黄草无后跟凉鞋也被弄掉了一只，情形极为狼狈。张居正看这老人面善，开口问道：

“老人家有何冤屈，可有揭帖？”

老人回道：“小民没有揭帖，我的儿子被官府人打死在路上。”

“哦？”

张居正一惊，走下轿来，顺着老人所指方向看去，只见人群已朝两边散开，几十丈远的地面上影影绰绰躺了一个人。

老人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事情原委。

老人叫方立德，就住在东二胡同口上，家中开了一爿杂货铺。前面开店，后头住家，小日子过得殷实。方老汉的儿子叫方大林，帮助料理店务，负责一应采购事宜。这方大林膝下生有一女，叫云枝，生得娇娇滴滴，出水芙蓉一般。胡同里人家对方大林生了这么个好女儿，有的羡慕，有的嫉妒，说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方家里也把云枝视作掌上明珠，真个是含在嘴里怕融了，托在手上怕飞了，一心巴望她长大找个功名举子的女婿光耀门庭。但人算不如天算，前几日忽然从紫禁城中传出风来，说是当今皇上颁旨又要选宫女了。望子成龙，望女进宫——千百年来天底下的父母，都期望自己的儿女有这两样花团锦簇的前程。可是，京师地面天子脚下的百姓人家，想法却不一样。养了儿子，巴望他读书作官出将入相这个没有改变。但生的女

儿，却是没有几个父母愿意把她送进皇宫。偌大一座紫禁城上万名宫女，幸运者只是极少极少数，大多数宫女的命运都非常凄惨。青丝红颜灿烂如花的少女一旦走进红墙碧瓦的皇宫深院，从此就睽违永隔亲情难觅，哪怕熬到白发鸡肤老态龙钟，也决不可能离开宫门一步。因此一听说有了选宫女的旨意，凡是养了闺女的京师百姓人家无不慌张。今年的旨意特别，只选一百个十二岁女孩子，而且还要配上一百个十二岁的童男。这是个什么章程？人们纳闷之余便四处打听，终于得到确切消息。原来是要用这两百名童男童女为皇上配阴阳大补丹。十二岁男童的尿一屙就是，这十二岁女童的月经可不是想有就有的。听说那个叫王九思的妖道先用什么法术把女童迷镇，不出一天就来了初潮。传得神乎其神，养了女儿的人家听得心惊胆战。

云枝的爷爷方正德和父亲方大林听到这消息，更是慌得手搓麻绳脚转筋——因为云枝今年正好十二岁。爷儿俩一商量，便把云枝女扮男装，方大林连夜把她送到乡下亲戚家藏起来。亏她走得及时，第二天一大早，便有顺天府的公差走来二条胡同，在方家门口贴了一张盖了顺天府关防的空白纸条，初时方家并不知这是什么意思，到后便知凡家中有十二岁女童者，门口就贴上一张白纸关防，凡家中有十二岁男童者，就贴一张红纸关防。早饭后，就有三人一队的衙门皂隶按纸条到家取人。

却说三个皂隶来到方大林家扑了一个空，家中女流躲在后屋，就方老汉一人在前堂招待。

皂隶翻看随身带来的册簿，问道："你就是方正德？"

"是的。"方老汉满脸堆笑点头应承。

"你有一个孙女叫云枝？"

"是有一个。"

"人呢？"

"走了。"

"走了？"皂隶脸上肌肉一扯，问道，"走哪儿去了？"

"回差爷，俺孙女嫁了。"

方老汉作揖打拱，按昨夜商定的谎话陈说，只因说的是谎话，脸上表情就极不自然，怀里也像揣了只兔子。

皂隶嘿嘿一笑，回头对两个同伴说："你们听听，他十二岁的孙女儿嫁了！"接着瞪了方老汉一眼，吼道，"嫁给谁了？是嫁给了风还是嫁给了雨，你给我交待清楚。"

"实不相瞒，俺孙女八岁上就订了亲，今年过罢春节，她婆家就把她接过去了。"

"成亲了？"

"过去了。"

"过哪里去了？"

"差爷，远着呢！那地方叫什么来着？"方老汉假装记不清了，拍着脑门子说道，"啊，是了，开封府。"

皂隶不言声，把方老汉双手端上的盖碗茶抿了一口，又问："知道我们为何而来吗？"

"回差爷，小老并不知晓。"

"难怪你推三搪四，却不知我们三人，是给你送一个天大的喜事而来？"

"你们别诳我小老儿了，我们小户人家，哪会有什么喜事从公门送来。"

"谁诳你。"皂隶满脸讪笑，说道，"方老汉你养了个好孙女，万岁爷看上了，我们是奉命前来，领她进宫的。"

"进宫？"方老汉朝着紫禁城的方向伸手一指，"差爷你是说，皇上看中了俺孙女云枝？"

"正是，方老汉，好歹我们也得蹭一顿喜酒吃了。"

皂隶们接着就起哄，方老汉摇摇头，哭丧着脸说道："这样的好事怎么去年就不说，现在迟了，俺孙女云枝嫁了。"

皂隶们这才感到方老汉是一块牛皮糖，那为首一个将信将疑问道："你孙女真的嫁了？"

"嫁——了，去了开封府。"

"他娘的，十二岁就开了封，也忒早点儿，"皂隶涎皮涎脸，油腔滑调说道，"这么说，喜酒也没得吃了？"

“只怪俺孙女没这福气，但总不成让差爷空报一回喜，这点孝敬，你们就拿去吃杯水酒。”

方老汉说罢，就把早已准备好了的二两碎银拍到皂隶手中。皂隶嫌少，看看这爿小杂货店也榨不出太多的油水，也只好犟着脸收下，拍拍屁股走人。

皂隶这一走，方老汉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定，而一家老少也无比欢欣，庆幸只花了二两碎银就轻松渡过难关。

谁知道第二天上午，那三个皂隶又转了回来。

一踏进门槛，为首那一位就嚷了起来：“方老汉，你竟敢糊弄公门，不要命了！”

方老汉慌忙把这些差爷请到堂屋坐定，赔着小心说道：“我的好差爷们，小老儿纵然吃下十颗豹子胆，也不敢糊弄你们。”

皂隶冷笑一声：“哼，还在耍赖，有人亲眼看见前天夜里，你儿子方大林领着云枝女扮男装出了城。”

方老汉心里一沉，暗自骂道：“这是哪个王八羔子告了密，嘴上长了疔疮。”为了应付过去，也只能搜肠刮肚把谎话编下去，“差爷，您说的也不假，前些时云枝是回门住了几天，但就在你们来的前一天，她就又回婆家了。”

“你别他娘的猪鼻子上插葱，装象了，这一胡同人，啥时候见过你家办喜事？”

“这……”方老汉一时语塞。

“这、这、这个鸡巴，”皂隶粗鲁地骂了一句，接着逼问，“你儿子方大林呢？”

“送云枝尚未回来。”

“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

三个皂隶再不搭话，一个个翘起二郎腿。方老汉被晾在一边，心里头虽然窝火，却又不得不强打笑脸，忙不迭地献茶、上点心。看看到了午饭时间，皂隶们还没有走的意思，方老汉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搭讪道：

“差爷，要不就赏个脸，中午在小老儿家里吃顿便饭。”

皂隶眼一横，鼻子一哼，刁难道："爷们嚼干了嗓子，要吃燕窝滋润滋润，你家有吗？"

方老汉赔笑说道："爷们真会说笑话，我方老儿活了这一把年纪，还没见过燕窝是个啥东西。"

"那，鱼翅也行。"

"这，这个也没有。"

"这也没有，那也没有，那你请我们吃什么？"

"反正到了吃饭时间，好歹对付一顿。"

"就是要对付，也不能在你家对付，从这里出胡同口，向左拐百十丈远，就是京华楼饭庄，咱们就去那里对付一顿。"

皂隶轻悠悠说来，方老汉知道这又是敲竹杠，心想蚀钱免灾送走瘟神也是好事，便心一横，去杂货店里用木托盒托出几吊钱来。说道：

"差爷，这是小老儿孝敬的饭钱。"

皂隶瞥了一眼，不满地问："怎么都是铜的？"

方老汉忍气吞声答道："俺小本生意，一个铜板卖只篦子，两个铜板卖只海碗，平常收不来银钱。"

"哭什么穷，咱爷们又不是乞丐！"皂隶吼罢，又兀自静坐，不吭声了。

方老汉无法，只得返回杂货铺，抖抖索索地从钱柜里抠出一两碎银，回来递给皂隶，噙着泪花说道："差爷，这是俺小店的本钱，就这么多了，你们好歹拿着。"

"谁不知晓你们生意人，钱窟窿里翻跟斗！"

皂隶悻悻然夺过银子，连带着把木托盒上的几吊钱也收起装了，然后扬长而去。

这回方家人再不敢高兴了，而是提心吊胆生怕还有意外发生。当天晚上方大林从乡下回来，听父亲讲述这两天家中发生的事情，免不了埋怨老人几句，气冲冲说道："你何必那么小心，公门里的人，喉咙管里都会伸出手来要钱，喂不饱的狗。明日再来，俺就不搭理，看他们咋办。"

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也平安无事。下午刚过申时，坐在杂货店里的方老汉，突然看到一乘四人官轿从胡同口里抬了进来，仪仗里头，除了一对金扇，还有了六把大黄伞。这显赫规模，连部院大臣也不曾有得。方老汉在天子脚下住了一辈子，不消打听，就是拣耳朵也听熟了，朝廷各色官员出行的轿马舆盖都有严格规定，任谁也不敢僭越。瞧眼前这拨子轿马，除了官轿稍小，用的扇伞却如同王公勋爵，更有特殊之处，那一对金扇前头引领开路的是一对两尺多长的素白绢面大西瓜灯笼，正面缀贴有四个红绒隶书大字："钦命炼丹"。"这是哪一路王侯，怎么就没有见过？"方老汉正在纳闷，却见那乘官轿停到了自家门口。走上前哈着腰殷切掀开轿门帘儿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两次来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皂隶。

"王大真人，请！"

随着皂隶一个"请"字，一个约摸有四十多岁的蓄须男子从轿门里猫腰出来。只见此人身着黑色府绸道袍，袖口翻起，露出一道细白葛布衬底，脚蹬一双千层底的黑色方头布鞋，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的忠静冠，从头到脚一身黑色打扮，连手中摇着的那一把扇子，也黑骨黑柄黑扇面，端的黑得透彻。此人就是领命为隆庆皇帝炼制"阴阳大补丹"的崆峒道人王九思。

"这就是方家？"

一出轿门，王九思就拿腔拿调问道。皂隶连忙回答："正是。"

王九思看到站在杂货铺里的方老汉，又问道："你就是当家的？"

方老汉一时紧张，张着口却没有声音，那皂隶又抢着回答："他就是方老汉，这杂货店的掌柜，云枝就是他的孙女儿。"

王九思点点头，靠着柜台说道："方掌柜的，听他们讲，你把孙女儿给藏起来了。"

"回……"方老汉不知如何称呼王九思。

"这是皇上钦封的王大真人。"皂隶介绍。

"啊，回王大真人，"方老汉打了一个长揖，小心说道，"俺已禀告过这位差爷，俺的孙女儿云枝，已经出嫁了。"

"出嫁到开封是不是？"王九思声音突然一冷，眉心里耸起两个大疙瘩，申斥道，"你方老汉一辈子没出过京城，怎么能够把姻缘牵到开

封？连编谎话都不会，快说实话，把你孙女儿藏到哪里去了。”

打从京城闹腾起征召童男童女这件事，王九思就成了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京城里那些养了童男童女的人家，每天都不知要把他诅咒多少遍。其实，这王九思也并非真的就是什么崆峒道人，而是陇西地面上的一个混子，年轻时曾在家乡的一处道观里学过两年道术，因在观里调戏前来敬香的妇女，被师傅赶了出来，从此流落江湖，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在这京城里也混了几年，终是个偷鸡摸狗的下九流人物。直到去年交结上大太监孟冲，这才时来运转，成了部院门前骑马、紫禁城中乘舆的显赫人物。这次隆庆皇帝犯病，信了他巧舌如簧，要征召两百个童男童女炼制“阴阳大补丹”。他原以为圣旨颁下，在偌大一个京城征召两百名童男童女应该不是难事，孰料他把这事想得过于简单。一听到风声，各户人家都把儿女藏起来了，一帮皂隶没头苍蝇一样忙了几天，才找上来二十几个。皇上那边又催之甚紧，王九思这才急了，决定亲自出马，他别出心裁制作了一对“钦命炼丹”的大灯笼，放在仪仗前头招摇过市，赶马混骡子地就来到了方家。

方老汉虽然每天都会见到达官贵人的出行仪仗，但从未打过交道，如今王九思把大轿子歇在他家门前，并咄咄逼人说他撒谎。方老汉顿时慌得六神无主，正在这时，方大林从里屋三步并作两步赶了出来。

“有何事？”方大林瞅了王九思一眼，劈头问道。

“你是谁？”王九思反问。

“这是犬子……”

方老汉赔笑介绍，方大林抢过话头，硬声硬气答道：“我叫方大林。”

“方大林……唔，你就是方大林。”王九思问身边皂隶，“他的女儿叫什么来着？”

“云枝。”

“方大林，你把女儿藏到哪里了？”

“送回开封府了。”

“娘的，你爷儿两个都是鸭子死了嘴硬，小心别惹得爷生气。”王九思狞笑着，收了手中扇子朝灯笼一指，“这上面的字，认识么？”

方大林瞟了一眼，答道：“认得。”

“认得就好，”王九思双手往后一剪，一边踱步，一边玩着纸扇说道，“钦命炼丹，你是京城里头的百姓，自然知道什么叫钦命，征召你家女儿云枝，这就是钦命，你把女儿藏起来，这就是违抗钦命。违抗君命是多大的罪，你知道么？”

王九思摆谱说话时，左邻右舍过往行人已是聚了不少，把个巷子口堵得水泄不通。方大林见有这么多人看热闹，也不想装孬种让人瞧不起，于是亢声答道：

“回王大真人，小人知道违抗君命可以杀头。但小人并没有违抗君命。”

“你把女儿藏了起来，岂不是违抗君命？”

“皇上颁旨征召童男童女不假，可圣旨里头，并没有点明要征召我家云枝。”

“你，”方大林这一狡辩，竟让王九思一时搭不上话来，顿时恼羞成怒，恨恨骂道，“你这刁钻小民，不给点厉害给你看看，你就不相信颈是豆腐刀是铁，来人！”

“在！”

众皂隶一起顿了顿手中水火棍，答应得山响。

“把这小子锁了。”

“是！”

立刻几个皂隶上前扭住方大林，拿住木枷就要往方大林头上套。

“你们凭什么拿我？”方大林扭着身子反抗。

王九思上前，用扇柄抵住方大林的喉管，恶狠狠说道：“爷专门治你这种犟颈驴子，进了大牢，站站木笼子，你就老实了，带走！”

看着王九思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方大林气得七窍生烟，一时也顾不得危险，竟“呸”地一声，把一泡痰吐到王九思脸上。

这一下闯了大祸。

“打！”

王九思接过皂隶递过来的手袱儿揩净痰迹，一声怒喝，早见众皂隶一起举棍劈头盖脸朝方大林打来。方大林顿时被打翻在地一片乱

滚，满头满脸是血。

“打，往死里打！”

王九思犹在狂喊。其时方大林躲避棍棒，已自滚出胡同口躺到了王府井大街，众皂隶接了王九思命令仍不放过，一路追着打过来，可怜方大林顷刻之间皮开肉绽，七孔流血便已毙命。

眼看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打死，围观的人群可不依了。他们把欲登轿离去的王九思团团围住。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当儿，张居正的大轿抬了过来。

听罢方老汉的哭诉，张居正感到事态严重。心中忖道：“两天前我曾为这妖道之事挨了皇上的训斥。现在如果再管这件事，要么就为王九思开脱，这样就会大失民心，遭天下士人唾骂。要么就秉公而断，严惩王九思草菅人命的不法行为。如此来又会引火烧身，如果一旦得罪皇上，自己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次辅地位恐怕就更是难保了。”正在左右为难之时，恰好巡城御史王篆闻讯赶了过来，他本是张居正的幕客，平日过从甚密，被张居正倚为心腹。

王篆知道张居正的难处，故一来就大包大揽说道：“先生您且登轿回府，这里的事留给学生一手处理。”

“这样也好。”

张居正点头答应，转身就要登轿而去，方老汉眼见此情连忙膝行一步，抱住张居正的双腿，哀哀哭道：“张老大人，你不能走啊，这王大真人口口声声说是奉了钦命而来，巡城御史恐怕管不了他啊！”

接着方老汉的哭诉，渐次围上来的市民百姓也都一起跪了下来，叩地呼道：

“请张老大人做主。”

面对男女老幼一片哀声，张居正已不能计较个人安危了，只得长叹一声，与王篆一道走到了胡同口。

这时王九思一行尚被围观人群堵在方家杂货铺门前，王九思虽然仗着自己有皇上撑腰，弄出人命来也感到无所谓。但看到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且群情激愤，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心里头还是难免发怵。这时在一片喧哗声中，王九思得知张居正来了，顿时如得救星。他虽然

从未与张居正打过交道，但根据“鱼帮水，水帮鱼”的道理，相信张居正一定会设法把他救出困境。

“张阁老，你看看，这些刁民要造反了！”

看到身着一品官服的张居正走进人群，王九思便扯起嗓子嚎了起来。

张居正瞅着一身黑气的王九思，没好气地问道：“你是谁？”

王九思一听这口气不善，心中一格登，答道：“在下就是隆庆皇帝钦封的大真人王九思。”

“你就是王九思？”张居正目光如电扫过来，仿佛要看透王九思的五脏六腑，接着朝路上躺着的方大林一指，问道，“这个人是你打死的？”

“他抗拒钦命。”

“什么钦命？”

王九思指着侍从手上的灯笼，骄横说道：“我奉钦命炼丹，要征召童男童女，这方大林违抗君命，把女儿藏了起来，本真人今日亲自登门讨人，他不但不知错悔过，反而羞辱本官，所以被乱棍打死，死有余辜。”

“好一个钦命炼丹，”张居正厌恶地看了一眼那两盏灯笼，义正辞严说道，“你炼丹奉了钦命，难道杀人也奉了钦命？”

“这，是他咎由自取。”

“当今皇上爱民如子，每年浴佛节以及观音菩萨诞辰，他都要亲到皇庙拈香，为百姓万民祈福。你这妖道，竟敢假借炼丹钦命，当街行凶打死人命，皇上如果知道，也定不饶你！”

张居正话音一落，人群中立刻爆发一片欢呼，有人高喊：“张阁老说得好！杀人偿命，把这妖道宰了。”

王九思本以为来了个救星，谁知却是个丧门星。顿时把一张生满疙瘩的苦瓜脸拉得老长，与张居正较起劲来。只听得他冷笑一声，悻悻说道：

“张阁老，看来你成心要跟我王某过不去了，别忘了大前天在内阁，你因反对炼丹，被万岁爷骂得面红耳赤。”

围观者一听这话，都一齐把眼光投向了儒雅沉着的张居正，众多眼神有的惊奇、有的疑惑、有的愤懑、有的恐惧。张居正脑海里飞快掠过高拱、孟冲以及皇上的形象，禁不住血冲头顶气满胸襟，忍了忍再开口说话，便如寒剑刺人：

“君父臣子千古不易，臣下做错了事，说错了话，皇上以圣聪之明，及时指正，这乃是朝廷纲常，有何值得讥笑？倒是你这妖道，非官非爵，出门竟敢以两把金扇、六顶黄伞开路，仪仗超过朝廷一品大员。不要说你杀了人，就这一项僭越之罪，就可以叫你脑袋搬家，王大人！”

“在！”

王篆朗声答应，从张居正身后站了出来。张居正指着王九思，对他下令：“把这妖道给我拿下！”

“你敢！”王九思跳开一步，吼道，“众皂隶，都操家伙，谁敢动手，格杀勿论！”

几十名皂隶闻声齐举水火棍把王九思团团围住，而王篆带来的一队侍卫也都拔刀相逼。双方剑拔弩张，眼看一场厮杀难免。

“都给我闪开！”

张居正一声怒喝，缓步上前，伸手拨了拨一名皂隶的水火棍，问道：“你在哪个衙门当差？”

“回大人，小的在顺天府当差。”

“啊。”张居正点点头，说道，“顺天府三品衙门也不算小，你也算见过世面，你认得我身上的官服么？”

“小的认得，是一品仙鹤官服。”

“那你再回头看看，你身后这位王真人穿的几品官服。”

皂隶扭过头看看，回身答道：“回大人，王真人穿的不是官服。”

“既然他没有官袍加身，你们为何还要听他的，反而还要违抗我这一品大臣的命令，嗯？”

张居正这一问声色俱厉，众皂隶顿时杀气泄尽，纷纷把举着的水火棍放下。

“上！”

王篆一挥手，持刀侍卫早已一拥而上，把王九思五花大绑。

第十一回　慈宁宫中红颜动怒　文华殿上圣意惊心

巳牌时分，在乾清宫重帷深幕的寝宫中酣然高卧的隆庆皇帝朱载□才迷迷糊糊醒来。

自从吃了王九思每日呈上的三颗色如琥珀软如柿子且毫无异味的药丸子，隆庆皇帝又嫌夜晚太短时间不够用。此前他一直都在吃太医的药，太医每次把脉问诊，总要婉转告诫“皇上须得以龙体为重，暂避房事为宜”。其实不用太医规劝，朱载□已经这样做了。不是他心甘情愿，而是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他整日里两腿像灌了棉花，人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丸他只吃了两天，就感到腿上有劲，食欲大增，当晚就弄来一对金童玉女快活一番。王九思把他配制的药丸子说得神乎其神玄之又玄。他每天取一对童男童女的尿液经水，再加进十几种秘不示人的药粉一块熬炼成糊状，然后再做成三颗蜜枣大的药丸，让隆庆皇帝分早中晚三次吃下。王九思打下包票，阴阳大补丸吃满一百日，隆庆皇帝就会病体痊愈。如果吃药之初，隆庆皇帝对王九思的话还将信将疑，那么现在他则是言听计从深信不疑。最让隆庆皇帝感到快慰的是，王九思不但不像太医那样要他“禁绝房事”，反而教给他“采阴补阳”的房中大法，把男欢女爱巫山云雨之事当作治疗手段，于快乐逍遥中治病，这是何等的乐事！

在贴身小太监的服侍下盥洗完毕，隆庆皇帝脱下杏黄色的湖绸睡袍，换上一件淡紫色夹绸衬底的五爪金龙闲居吉服，系好一条白若截肪色泽如酥的玉带，这才踱出寝宫，来到阳光灿烂的起居间中坐定。刚要吩咐传膳，忽见孟冲急匆匆进来跪下。一看见他，隆庆皇帝就想到吃药。这王九思的丹药并不是一次炼好，而是炼一天吃一天，每天寅时前炼好三颗，交由孟冲亲自送进乾清宫。

“药呢？”隆庆皇帝问。

“回万岁爷，小的该死，今天没有药。”

孟冲哭丧着脸，伏在地上不敢抬头。隆庆皇帝惊愣地盯着他，问道：“为何没有药?”

“王九思被张居正下令抓了。”

“啊？”隆庆皇帝这一惊非同小可，急声问道，“究竟怎么回事？”

孟冲于是把事情经过大致述说一遍。但把王九思打死方大林一节一语带过，而着重渲染张居正如何飞扬跋扈抓走王九思。

“反了，简直反了！”

听完孟冲奏报，隆庆皇帝怒不可遏，一挺身离开座榻，本来就浮肿发暗的脸颊顿时变成了猪肝色。一直候在门外的张贵眼见此景，生怕隆庆皇帝又犯病，连忙跑进来跪下奏道：

“请万岁爷息怒。”

隆庆皇帝怒火攻心，哪能一下子“息”得下来？他兀自吼道：

“张居正人呢？他人在哪里？”

孟冲答道：“他人大概在内阁，一大早，他就亲自到皇极门外，给皇上递了一个折子。”

“折子呢？”

“在。”

孟冲从怀里掏出一份奏折，双手呈上，隆庆皇帝却不接，一屁股坐回到座榻上，阴沉说道：“念。”

“是。”

孟冲打开奏折，磕磕巴巴地念起来：□□□

仰惟吾皇陛下，臣张居正诚惶诚恐伏奏：

昨日臣散班回邸，路经王府井二条胡同口，见千百围观民众堵塞路途，并有老汉名方立德者拦轿哀哭告状，言其子方大林被王九思下令皂隶用乱棍打死，伏尸街头。臣遂下轿勘问，见王九思一行亦被怨民围困。

查此命案，皆因王九思擅以钦差之名，强索方老汉孙女云枝……

“这一段不念了，往下念。”

隆庆皇帝吩咐，此刻他半躺在座榻上。早有一个小太监进来，搬过一只春凳，让隆庆皇帝一双腿搁上，替他按摩揉捏。

孟冲身躯肥胖，跪得久了，膝下虽垫了套着锦缎的软棕蒲团，双腿仍感酸麻，他趁机扭了扭腰，挪动一下跪姿，又一字一顿念了起来：

……查王九思并非崆峒道人。早在嘉靖末年就混迹京师，与妖言邪术惑乱先皇的陶世宗、王金之流攀援结纳，沆瀣一气。陶王之流被圣上裁旨流放塞外终身不赦，王九思避祸潜踪，敛迹六年。但秽行不改，依旧招摇撞骗。去年秋季重返京师，倚陶王之余党，交接大□，

再以陶王之乱术，进谗邪于圣上。搜求童男童女以其尿溲经水炼制阴阳大补丹，在药理则荒诞不经，在民间则怨声载道……

臣谨记，陛下践祚之初，对陶王奸佞之流惑乱先皇之事，切齿痛恨，并亲降旨意一体擒拿。问谳之初，又降旨大理寺必欲斩首西市。后依内阁首辅高拱计议，遵从厚生之德，改判流放口外。孰知六年之后，陶王阴魂重返，大内再起邪烟……

“不念了。”

隆庆皇帝挥挥手，孟冲如释重负地放下折子，他两手伏地，替跪麻了的双膝撑撑力，抬头看了看在座榻上半坐半躺的隆庆皇帝，只见他闭着眼睛，脸色黄中泛黑已是十分难堪。

“王九思现在何处？”隆庆皇帝舔了舔干燥的嘴唇，仍是闭着眼睛问道。

“还关在刑部大牢里。”孟冲伸着颈子，眼巴巴说道，“请万岁爷降旨放王九思出狱，回去赶紧炼丹，不可耽误万岁爷今天的吃药。”

隆庆皇帝并不答话。趁这空儿，张贵小心奏道：“万岁爷，早膳已备好。”

“送上。”

“传膳——”

随着张贵一声吆喝，早有两个御膳房的小火者抬了一桌饮食进来，在座榻之前摆好。张贵上前扶起隆庆皇帝，看到面前一应打开的

热气腾腾的食盒，隆庆皇帝胃口全无，他伸手指了指盛着燕窝红枣粥的瓷钵，张贵会意给他添了一小碗。

隆庆皇帝一边喝粥，一边对孟冲说："你去传旨，着高拱文华殿候见。"

"大伴，这两个皇帝的字，你说哪个的好？"

在慈宁宫的东披檐里，传出一个孩子脆脆的问话声，这是太子朱翊钧。按规矩，太子应住在乾清宫左手东二长街的钟祥宫里，但因年纪太小，便随其生母李贵妃住在乾清宫右手的西二长街的慈宁宫中。为了照顾太子的学习方便，便把宫后院的东披檐改建成一间大大的书房。除了每月规定出阁讲学的日子到文华殿听翰林院的学士们入值讲学之外，平常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东披檐的太子书房里温书习字。今天，又是他跟冯保练习书法的日子。刚过辰时，冯保就进了慈宁宫，来到东披檐指导太子的书法。

文华殿的中书房里，珍藏了许多前代有名的法帖，朱翊钧观赏临摹过不少。今天，冯保又从中书房借来了梁武帝的《异趣帖》和宋太宗的《敕蔡行》两帖，请朱翊钧鉴赏。

朱翊钧虽然是十岁的孩子，但已跟着冯保练了五年书法，加之还有内阁制敕房的几位书法高手的指点，书法造诣自然也就不同凡响，一笔字写出手竟看不出什么孩子气。这会儿，他小大人似的眯缝了两只眼，把展在面前的两幅字帖左瞧瞧，右看看，然后，似乎是捉摸出什么道道儿来了，这才开口问侍立在身边的冯保。

冯保两道稀疏的淡眉一挑，尽管他心中有事，表面上却仍乐呵呵说道："太子爷考奴才，奴才正想考考太子爷呢。"

“你考我？”朱翊钧小嘴巴一噘，颇为自信地说道：“这两个帖，比起王羲之、怀素的字来，都差了一截。王羲之号为书圣，一部《兰亭集序》，其书法之精微，可与孔圣人的半部《论语》相抗衡。你看他写的一个‘永’字，把笔划间架用到最简洁、最神妙的地步。还有他写的一个‘鹅’字，一笔写就，那气势，那融会贯通的能力，都无人企及。还有怀素，人称草圣，随手写来，每个字皆有法势。他的字狂，但狂得有规矩，狂得有味，我也是百看不厌。这两个皇帝的字，虽然也都中看，但还算不上书法神品。”

“太子爷好眼力。”冯保啧啧称赞，接着话锋一转，“不过，王羲之、怀素这些人的字再好，也只是臣子的字。这两幅字的主人，可都是前朝的万岁爷啊。”

朱翊钧抬杠问道：“按大伴的话说，能当万岁爷的人，就一定是书法大家？”

“这倒也未必，”冯保尴尬一笑，指着面前的这两幅字帖说道，“不过，这两帖字，的确也可圈可点。”

“万岁爷天生龙种，这两幅字必然也都是铁划银钩了。”

站在一边侍奉纸墨的孙海，这时凑上来夸了一句。由于朱翊钧很喜欢孙海和那只“大丫环”白鹦鹉，前几日，陈皇后便把孙海和鹦鹉一并赏给了朱翊钧。孙海本是慈宁宫一个弄鸟儿的小火者，一旦升任太子的贴身太监，行头立刻就变了。一件豆青贴里的□衫换成了圆领曳衫，悬在腰间的荷叶头乌木牌子也换成了用篆文书刻的牙牌。

冯保对孙海并不怎么了解，这时候听他说这一句话，心想这个小人物还是个机灵鬼，于是颔首一笑，接着说：“孙海这小奴才说的是，只是比喻不恰当，铁划银钩，只能是臣子的字，万岁爷的字，是龙翔凤舞。”

“龙翔凤舞？”

朱翊钧重复了一句，他再次望了望面前的两幅帖和书案上几大摞已经写过的宣纸，那都是自己练字留下的。

“大伴，”朱翊钧迟疑地问，“写好字是不是就一定能当好皇帝？”

没人回答。朱翊钧抬头一看，冯保魂不守舍地朝慈宁宫精舍那边窥探。

“大伴，你看什么？”朱翊钧不满地追问。

“啊？没看什么，”冯保又赶紧回过头来，赔着笑脸问道，“太子爷方才问的什么？”

朱翊钧又把问话重复了一遍。

“这个是一定的，”冯保口气坚决，“一个好皇上，是文治武功，样样来得，这文治里头，书法是第一招牌。”

朱翊钧点点头，想了想，又摇摇头说道：“我看不见得，汉高祖、唐太宗，还有我大明开国的太祖皇帝，都是一代英主，怎么就没看见他们的字儿留下来？”

这一问让冯保心头一惊，他没想到十岁的太子会想得这么深，脑瓜子一转，立刻答道：“太子爷问得有理，依奴才之见，大凡开国之君，都是武功为主。方才太子爷点出的都是开国的皇帝，而太平天子，则是以文治为主的，梁武帝、宋太宗都是太平天子。”

“梁武帝有什么功绩？”

“奴才小时候读唐诗，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这写的就是梁武帝的功绩。他一生信佛，造了好多好多的寺庙。”

“那宋太宗呢？”

“太宗当政的日子，宋朝天下一片祥和，老百姓安居乐业，真是一片歌舞升平的好景象，太宗本人潜心学问，大规模扩大科举取士，让天下的读书人都有晋升之道。他还把朝中最有学问的人组织起来，编纂了一部大书《太平御览》，这部书有一千卷，编成后，太宗只用一年的时间就读完了。”

“他怎么读得这么快？”

“他一天读三卷，一天也不间隔地读。”

冯保虽然从容对答，但仍看得出他心不在焉。而在一旁侍候笔墨的孙海，也是急得抓耳挠腮。原来昨天夜里，他曾告诉太子，御花园靠近更鼓房的地方，那棵枝柯蔽天的老柏树上，结了一个鸟窝儿，春天来了，那窝儿里肯定有鸟蛋。太子当时就来了兴趣，约定今日巳时一过，就一起去御花园里掏鸟蛋。可现在午时都快到了，太子好像忘记了这事儿。情急之中，孙海看到了挂在窗外游廊上的那只白鹦鹉“大丫环”。他便轻手轻脚走到窗前，隔着窗子，对“大丫环”扮了一个鬼脸。正迷迷盹盹蹲在纯金锻制的横柱儿上无事可做的“大丫环”，顿时一个机灵，扑了扑翅膀，伸着颈子，朝屋子里婉转喊了一声：

“太子爷！”

朱翊钧寻声一望，见是“大丫环”在朝他扑棱着翅膀，孙海趁机朝他做了一个爬树的动作。他顿时记起去御花园爬树掏鸟蛋的事儿，于是对冯保说：“大伴，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冯保顿时如释重负，连忙作拱打揖辞谢出来。穿过游廊，对站在那里的一名女官说：“烦请通报李娘娘，说冯保有急事求见。”

女官进去不消片刻，便出来通知：“李娘娘请冯公公花厅相见。”

李贵妃笃信佛教，刚刚抄了一遍《心经》，这会儿正坐在花厅里休息。谷雨之后，京城里艳阳高照，春深如海。宫里头各色人等早就换下了厚重的冬装，这时李贵妃穿了一件以绯绸滚边的玉白素色长裙，盘得极有韵致的发鬏上，斜插了一支“闹蛾”这是自嘉靖年间才兴起的宫眷头上饰物。所谓“闹蛾”，就是逮蝴蝶。有时闹蛾也用真草虫制成，中间夹成葫芦形状，豌豆一般大，称作“草里金”，一支可值二三十金。李贵妃这身装束，让人感到既端庄又妩媚。冯保进来，只匆匆一瞥，便觉得李贵妃今日如芙蓉出水，仪态万方。他再也不敢多看一眼，低了头跪下请安，李贵妃吩咐宫女搬了一只凳儿赐座，她坐在绣榻上，手里正在拨弄着一串念珠。冯保觑眼一看，那串念珠正是他前日孝敬的“菩提达摩佛珠”。

“冯公公，”李贵妃慢悠悠开口说话，听得出，她并不把冯保当“奴才”，语气中显示出尊重，“太子今日学的什么？”

冯保毕恭毕敬回答：“回娘娘，奴才让太子爷看了梁武帝和宋太宗的字帖。”

“梁武帝？”李贵妃扬了扬手中的念珠，“可是这串佛珠的第一个主人。”

“正是。”

“你上次说，这个梁武帝一生修建了数百座寺庙？”

“是。”

“这是无上功德啊。”李贵妃感慨地说，“皇上化育万民，正好借助我佛慈悲。”

“娘娘所言极是，”冯保此时想看看李贵妃的表情，又不敢抬眼睛，“奴才相信，当今皇上，还有太子爷做下的功德，将来必定超过梁武帝。”

这个马屁拍得既得体，又中听，李贵妃心下欢喜，但一想到皇上的病，脸色又阴沉了下来，她叹了一口气，问道：“皇上这两天都在做些什么。”

“回娘娘，这些时，万岁爷在吃王真人的丹药。”

“哪个王真人？”

“此人叫王九思，自号崆峒道人，是孟冲把这个王真人引荐给万岁爷的。”

李贵妃眉头一蹙，生气地说道：“又是孟冲，王真人给皇上吃的什么药？”

冯保搓着手，嗫嚅说道：“奴才不敢隐瞒娘娘，但又不好说。”

“有什么不好说的，直说好了。”

冯保便把王九思通过孟冲取悦皇上炼丹治病的经过大致说过。李贵妃住在慈宁宫中，除了带太子去慈庆宫向陈皇后问安之外，很少去别处走动，所以对宫中发生的大小事情都不甚清楚。眼下听了王九思这件事，不禁勃然大怒，把手中那串“菩提达摩佛珠”朝手边茶几上一掼，恨恨骂道：

“这个王九思，明明是一个禽兽不如的妖道，皇上万乘之尊，怎么就会上他的贼船。”

冯保一心想把李贵妃的火气撩拨起来，便添油加醋说道：“这个王九思炼制的阴阳大补丹，万岁爷吃了很有效果。”

“有何效果？”

“自上次万岁爷发病，跑到内阁去寻奴儿花花，一连十几天在乾清宫独处，从没有点名让嫔妃侍寝。可是，自打吃了王九思的丹药，万岁爷竟长了好大的精神，晚上不但招了童女，有时还招童男去侍寝。”

“有这等事？”

“奴才的话句句是真。”

李贵妃杏眼圆睁，咬了银牙半晌不吭声。花格窗外的庭院里花树交柯，鸟鸣啾啾。李贵妃踱到窗前站定，她并不是欣赏这窗外的宜人春景，而是借入室薰风来清醒头脑，稳定情绪。待她重新说话时，又恢复了平日的沉稳：

“冯公公，依你之见，这个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丸，究竟是什么药？难道那些童男童女的尿溲经水真能治病？”

“取童男童女的尿溲经水，只不过是掩耳盗铃，”冯保愤然答道，“其实真正起作用的，是王九思秘不示人的那些药粉。”

“啊？”

李贵妃回转身来盯着冯保，用她忧郁焦灼的眼神催促冯保说下去。冯保一进门就被李贵妃美丽的丰姿震慑，这会儿更不敢迎向她逼视的目光，只自垂着头，迟疑答道：

“依奴才之见，王九思给万岁爷炼制的阴阳大补丹，八成儿是春药。”

“春药？”李贵妃脸色倏然一红，随即镇定下来，咬着嘴唇说道，“这王九思果真有这大的胆子？”

“这种妖道，什么事做不出来？”

“看来，皇上是鬼迷心窍了，这样下去，他的病……”

李贵妃说到这里打住话头，她的心头已经升起了不祥之兆。长叹一声，眼睛里噙起晶莹的泪花。

一直眯着眼睛察言观色的冯保，这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离了杌子跪到李贵妃面前，哀声求道：“李娘娘，老奴今番求见，还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请李娘娘搭救张居正。”

“张居正，他怎么了？”李贵妃一惊。

冯保接着就把昨日发生在王府井二条胡同口的事说了一遍。李贵妃听罢，不由得感叹称赞：“满朝文武，就张先生一人秉持正义，以耿耿忠心对待皇上。”

“难为娘娘如此评价，张先生若得知，也必定感激不尽，”冯保说着竟哽咽起来，“只是好心人不一定会得到好报，张先生现在的处境，已是十分危险。”

其实不用冯保挑明，李贵妃也虑到这一层，略一沉思，她问道：“你知道皇上打算如何处置这件事？”

冯保答道：“皇上态度我还不得而知，但奴才一早来到司礼监，就听说张先生为此事专门给皇上上了手本。孟冲急得猫掉爪子似的，往乾清宫跑了五六遍要面奏皇上，只不过我来时，皇上尚未起床。奴才这头在想，王九思是孟冲引荐给皇上的，他见皇上，还能说出什么好话来？”

李贵妃点点头，吩咐说道：“你现在回去，看皇上那边如何处置，再速来告。”

“谢娘娘。”

冯保叩谢而出。

文华殿西室中，隆庆皇帝与高拱君臣间的一场对话正在进行。

隆庆皇帝因王九思事件紧急约见高拱，是想向这位多年的老师及首辅讨教，此事应如何处理。其实，昨日这件事发生不久，高拱就得知了这一消息。当时他尚未回家，正在吏部与魏学曾讨论一批候缺官员的补职。乍一听说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绑了，他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一下张居正闯了大祸，不由得幸灾乐祸说道："咱们正在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对付这个张居正，没想到他自惹其祸，捅了这个马蜂窝。"魏学曾听了这话，愣愣神，以讥诮的口吻问道："元老，你如何看待王九思这个人？"高拱脱口答道："这家伙颠三倒四糊弄皇上，也不是个好东西。"魏学曾说："这就对了，张居正把他抓了，是大快人心的事。他若因这件事下台，必将留下千古清名。"高拱一听不再说话。当夜回到家中，便听说京城不少官员闻讯都赶往张居正府邸看望。今天早上，兵部尚书杨博与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两个素负重望的朝中老臣也都来到内阁看望张居正，又是称赞又是安慰，直让高拱觉得这些"戏"是做给他看的，人心向背由此可知。高拱此时的心情是既忌妒又恼怒。平常听说皇上召见，他总是满心喜悦，可是这一回却不同，从内阁到文华殿那几步路，虽顶着四月的温煦阳光，他却走得周身发冷头昏眼花。

待高拱看过张居正的手本之后，隆庆皇帝问道："你看这件事应如何处置？"

高拱看皇上的神情是犹豫不决。他猜透了皇上的心思，想保全王九思惩处张居正，又顾忌满朝文武官员的言论，所以下不了决心。其实高拱一门心思也在这个难解的矛盾上头。皇上向他讨计发问，他一时答不上来，只含糊说道："依愚臣之见，还是先把王九思从牢里放出来。"

隆庆皇帝显然不满意这个答复，他伸手摩挲着蜡黄干枯的脸颊，阴沉说道："放王九思，朕一道旨下去就解决问题。但张居正上这道折子，口口声声说王九思是个妖道，我若没个正当理由放人，满朝文武岂不骂我是个昏君？"

隆庆皇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要高拱给他找个放人的理由。高拱尽管官场历事多年，满脑子都是主意，但这时仍不免有黔驴技穷之感。搜肠刮肚思忖半刻，说道："皇上，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老臣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主意，是否可请高仪、杨博、葛守礼等几个大臣前来廷议，商量一个策略？"

"这么一件小事也值得兴师动众？"隆庆皇帝看出高拱有推诿之意，故不满地申斥，"又不是荐拔部院大臣，讨论朝中大政，为何要廷议？这只是朕的一件私事，你出出主意就成。"

挨了几句骂，高拱心里头有些窝火，性子一急，思路反而通透了，他嘟哝一句："皇上，恕老臣直言，天子并无私事！"

"啊？"隆庆皇帝略略一惊，重复了一句，"天子并无私事，我患病，找人给我配药，这不是私事？"

"这不是私事，皇上！"高拱侃侃而论，"皇上以万乘之尊，一言一行，皆为天下垂范。皇上圣体安康，是苍生社稷之洪福，圣躬欠安，天下禄位之人草民百姓莫不提心吊胆。以皇上一人之病，牵动百官万民之心，怎么能说是私事？"

高拱的这几句话，隆庆皇帝虽然听了心里舒服，但依然感到不着边际，因此顺水推舟说道："爱卿所言极是，你既把事体剖析明白，这件事就交由你来办。第一，王九思要立即释放，继续为朕炼丹。第二，张居正此举是蔑视皇权，要严惩。究竟如何惩处，你拟票上来。"

隆庆皇帝说罢旨意，再也不肯与高拱多言，便命起驾回宫。高拱跪在地上，目送皇上由太监搀扶登轿望御道而去，这才怏怏地从地上爬起来，魂不守舍返回内阁值房。斯时张居正已返回府邸，按朝廷大法，凡遭弹劾或涉案之人都需引咎回避，不必入值办公而在家听候旨意处理。高拱吩咐吏员把新入阁的高仪喊了过来。移时，只见一个又

矮又瘦的老头子走了进来。这人便是高仪。他与高拱同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年纪也与高拱相仿，只是脸色憔悴，看上去要比高拱苍老许多。

待高仪打横坐定，高拱便向他传达了皇上在文华殿接见时的旨意。然后两手一摊，懊丧说道："你看看，这么一件满手扎刺的事体，皇上一甩袖子，竟然要我全权处理。"

高仪并不答话，只垂下眼睑，看着面前热气腾腾的茶盅出神。

与高拱相比，高仪是官场的另一种楷模。虽然官运亨通，但他却更像一位优雅的学者。嘉靖四十五年，担任礼部尚书的高拱入阁，高仪由南京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升调北京，担任高拱空下的礼部尚书一职。甫一接任，高仪就做了一件令人吃惊的大事：嘉靖皇帝崇尚道教，弄了很多方士进宫。这些方士都在太常寺挂职领取俸禄，这帮人自恃皇上恩宠，平日里为所欲为，甚至凌辱朝官。高仪早就看不过眼，调查取证后，便给嘉靖皇帝上了一本，要求太常寺裁汰冗员四十八人，并开列了应被裁汰的名单附后。他所指出的"冗员"，几乎全是嘉靖皇帝身边的方士。这是一个谁也不敢捅的马蜂窝，偏偏被这个有名的"好好先生"给捅了。一时间大家都对高仪刮目相看，也都为他捏了一把汗。看到这份奏折，嘉靖皇帝的确震怒非常，但他也只当高仪是个书呆子，倒没有怎么特别为难他。不久，嘉靖皇帝去世，隆庆皇帝登基，一应大典礼仪，事无巨细，都由高仪斟酌擘划，上承祖制，下顺圣心，没出半点纰漏。大臣们都交口称赞高仪是最为称职的礼部尚书。隆庆二年，隆庆皇帝诏令取光禄寺四十万两银子给宫中后妃采购珠宝首饰。高仪是礼部尚书，国库银钱归户部管辖，本没有他的事儿。但他觉得国家财政空虚，便上疏力谏劝穆宗收回诏令。穆宗不听，高仪便以生病为由，连上六疏，请求辞去礼部尚书一职。穆宗无奈，只好同意他致仕。养了三年病，没想到高拱又推荐他担任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公。尽管他有心推辞，但看到穆宗病重，忠君之心，使他开不了口。但入阁不到一个月，倒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家中养病。

高仪久居北京，长时间位于九卿之列。对高拱与张居正都有相当的了解。两人都有经世之才，都是善于笼络人心，不愿与别人分权的铁腕人物。所不同的是两人的性格，高拱急躁好斗，一切都写在脸上；而张居正城府甚深，喜怒不形于色。隆庆初年，高拱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偏狭性格而被首辅徐阶排挤出阁。隆庆四年他重新入阁并担任首辅，仅两年时间，内阁中先后就有三名大学士因与他难以相处而纷纷致仕回家闲住。但是，隆庆皇帝对他的宠信却一直不曾衰减。这一来是因为隆庆皇帝本来就不喜欢过问朝政，二来高拱也的确是宵衣旰食的任事之臣，在他柄政期间，国家没有发生任何动荡，政府也没有一件积案。正因为如此，高拱才变得越来越跋扈，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对张居正，他过去一直比较信任，但自从内阁只剩下他们两人之后，高拱这才发现，张居正又成了他的最大威胁。由于高拱比张居正大了十几岁，又是老资格，在他眼中，张居正根本不是什么次辅，而只是一个“帮办”而已。因此对张居正说话从不存什么脸面，颐指气使，常常弄得张居正难堪。这一点，各部院大臣早就看了出来。他们并不奇怪高拱的作派，却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忍耐与退让。但是，细心的人也看得出来，张居正是绵里藏针，表面上对高拱唯唯诺诺，从不抗争。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自己的看法，并且巧妙地与高拱周旋，常常弄得高拱顾此失彼，进退维谷。自高仪入阁后，两人都在拉拢他。张居正明知道他是高拱推荐入阁的，却仍对他显出相当的尊重和热情。他内心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雅量，但平心而论，他和高拱是多年的朋友，有着更深一层的感情。一入内阁，他就陷在“坐山观虎斗”的尴尬位置上。他本来就是有名的好好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埋头学问。加之身体不好，从礼部尚书的官位上申请致仕后，已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不想被高拱挖掘出来，推荐皇上补了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参赞机务。这在别人是梦寐以求，而在他却是一个天大的负担。他实在不愿搅进两位阁僚的争斗，但又想不出脱身的方法，故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想法，诸事敷衍不肯拿什么主意。对他的这种想法，高拱早就看出来了，但高拱引荐高仪入阁，本来就是为了两票对一票，哪肯让他去当“好好先生”。所以无论大事小事，还是事先找他通气并商量对策。

见高仪长时间沉默不语，高拱急得嚷起来：“南宇兄，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像个扎嘴葫芦！”

高仪勉强一笑算是歉意，接着慢条斯理问道：“玄兄，如果昨天发生在东二胡同的事，不是张居正，而是恰好被你碰上了，你将如何处置？”

这一问倒真把高拱问住了，想了想，答道：“也只好像张居正这么做了。”

“是啊，凡朝中秉节大臣，都会这么做的，”高仪说着气愤起来，“光天化日之下，乱棍打死人命，身为朝廷命官，岂能袖手旁观！张居正此举深得民心，深得官心。玄兄，不用愚弟说明，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

“又遇到一头犟驴子了。”高拱心中暗暗叫苦，正想着如何措词说服高仪为他分忧，只听得高仪继续说道：

“嘉靖四十五年，我刚接任礼部尚书时，给世宗皇帝，也就是当今皇上的父亲上一道折子要求裁减太常寺冗员，目的就是要赶开世宗身边那四十五个妖道方士。张居正昨日所行之事，比之当年我之所为，更显得激烈慷慨，他的这股子勇气魄力，愚弟十分敬佩。”

高仪的话句句是实，但高拱句句都不愿听，因此拉长了脸，悻悻说道：“南宇兄，张居正昨日所为，的确并无挑剔之处。但皇上为此事震怒非常，一定要惩处张居正，这件事放在你会怎样处置。”

“我辞职，不当这个首辅。”

高仪斩钉截铁地回答，一下子把高拱噎住了，随即气愤地顶回一句：“为区区小事而撂挑子不干，这岂不是妇人之举。”

高仪长叹一声说道：“玄兄，我看你是铁了心要惩处张居正了。”

“南宇兄，你不要栽到我头上，惩处张居正是皇上的意思。”

“但部院大臣们都知道，你和张居正早就在闹意气了，这件事如果处置不当，你就有落井下石之嫌。”

这场谈话又是不欢而散。

第十二回　太子无心闲房搜隐　贵妃有意洞烛其奸

朱翊钧跟着孙海，从慈宁宫的后门溜了出来，七弯八折，来到了承光门后的御花园，兴冲冲地跑到那棵老柏树下，抬头一望却傻了眼。昨日看到挂在树梢的那个鸟窝，此时却已不见，回头看看地上，有被打扫过的痕迹。孙海沮丧说道："到底还是来迟了。"

"什么人这么大胆，我问问人去。"朱翊钧一跺脚，准备去找人。

孙海喊住他，说道："太子爷，依奴才看不用问了，说不定就是有人知道太子爷要掏鸟窝儿，故意先叫人掏了。"

"一年也难得找一回乐事，又乐不成了。"说着，朱翊钧怅怅地望着柏树梢，一脸的不高兴。

此时的御花园中，姹紫嫣红，百花齐放，水清叶翠，鸟语花香。温暖的阳光直射下来，连平常显得阴郁冷峻的假山，这会儿也变得生机勃勃，明媚可爱。但朱翊钧已经没有了游玩的兴致，和孙海一前一后，怏怏地离开御花园。沿途，不时有路过的太监避向路旁，恭恭敬敬给太子爷请安，朱翊钧也懒得搭理。为了避人，他踅向乾清宫西五所，决定从平常很少有人走动的永巷回慈宁宫。

"孙海，你走上来。"

刚拐进乾清宫西五所的甬道，朱翊钧就回头喊。孙海身为奴才，哪敢与皇太子并肩行走。尽管紧走两步，缩短了两人间的距离，但仍拖拖地不肯上前。朱翊钧见孙海还掉在后头，索性停住脚步，扭过头恼怒地问："你怎么不上来？"

“奴才不敢。”孙海低声说。

“我要问你话儿，你掉在后头，我怎么问？”

见太子爷发了怒，孙海只得硬着头皮跨步上前，和太子爷并肩走着。

“你今年多大了？”朱翊钧问。

“十五岁。”

“你比我大五岁。”

“是，太子爷。”

“你哪一年进宫的？”

“隆庆三年，已经三年了。”

朱翊钧突然停住脚步，抬头望了望白云悠悠的天空。问道：“宫外有什么好玩的吗？”

说到“玩”，孙海眼睛一亮，平日训练出来的那种拘谨一下子不见了。说话的嗓子也提高了：“回太子爷，宫外好玩的东西，确实太多了，太多了！”

“啊，是吗？”朱翊钧艳羡地瞪了孙海一眼，“你说说，有哪些好玩的。”

“赶庙会、看社戏、玩狮子、踩高跷、打炮仗、放河灯、斗蛐蛐、过家家……”

孙海如数家珍，说得有板有眼，接着又说了每一种“玩”的方法和乐趣。把个朱翊钧听得心花怒放，惊叹不已。待孙海落了话头，朱翊钧又接着问道：“现在这时候，外头都玩些什么？”

“放风筝。”孙海张口就答，“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教我唱会了一首歌。”说着，孙海就小声唱了起来：

乍暖还寒四月天

东风好像一支鞭

抽得大地百花吐

依哟喂，呀依喂

抽得俺的蜈蚣咿呀嗨嗨

抽得俺的蜈蚣咬着蜻蜓尾巴飞上天

孙海唱得很是投入，唱罢，怕朱翊钧不懂，又解释说：“蜈蚣、蜻蜓都是风筝名儿。俺爷爷手巧，凡昆虫百兽，都能扎制成风筝，放到天上去。”

朱翊钧兴奋地说：“走，我们也回去扎个风筝放一放。”

孙海摇摇头，说："放风筝要好大好大的空地儿，宫中到哪儿放去？就皇极门里的那片广场还可以放，但皇极殿是万岁爷开朝的地方，威严得很，怎么能让人放风筝呢。"

朱翊钧一听泄了气，不无伤感地说："孙海，宫外头有那么多好玩的，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进宫来。"

孙海叹口气说道："太子爷，奴才家穷，进宫是命中注定的。"

"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主仆二人这么走走停停说话，不觉已把永巷走了一半。忽然，他们听到咸福宫后一排小瓦房里，传出嘤嘤的哭泣声，两人便停下脚步。听了一会儿，朱翊钧说："走，去看看。"两人寻着哭声，推开一间小瓦房的门。

屋里，一个眉发斑白的老太监坐在杌子上，一个约莫只有十一二岁的小太监跪在地上，正抽抽搭搭地哭。看见朱翊钧推门进来，慌得老太监赶忙滚下杌子，伏跪地上请安。

"你是干什么的？"朱翊钧盛气凌人地问。

"回太子爷，奴才是教坊司里打鼓的。"老太监哆哆嗦嗦地回答。

"啊，宫中戏园子的，我看过你们的戏。"朱翊钧指了指跪在地上的小太监，问老太监，"你为什么欺负他？"

老太监头也不敢抬，小声解释说："奴才不敢欺侮他，是他犯了错儿，奴才按规矩惩罚他。"

“他犯了什么错？”

“这小杂种吃了豹子胆，竟跑到御花园里掏鸟窝儿。”

“啊，原来鸟窝儿是你掏的，”朱翊钧一听也生起气来，朝跪着的小太监屁股上踹了一脚，恨恨地说，“该打！”

小太监没提防这一脚，顿时往前摔了个嘴啃泥。本想放声大嚎，但一看这位太子爷来头不善，忍住疼痛，又爬起来跪好。

屋子里空落落的，只有那一条杌儿。孙海抽过来，请朱翊钧坐了。

“鸟窝儿里有什么？”朱翊钧把脸凑过去，问跪着的小太监。

“有鸟蛋。”小太监瑟缩地回答。

“有几个？”

“四个。”

“蛋呢？”

小太监把手伸进□衫，掏出四只蚕豆大的鸟蛋来，双手托着送到朱翊钧面前。

朱翊钧拿起一只，还是温热的，他把蛋举到阳光下照了照，问：“你掏鸟蛋干什么？”

“喂蛤蟆。”

“喂什么？”朱翊钧没听清。

“喂蛤蟆。”小太监一字一顿回答。

这莫名其妙的回答，倒让朱翊钧给愣住了：“喂蛤蟆，喂蛤蟆……”他念叨着，感到不可理解。

孙海站出来喝道：“大胆小奴才，敢诳太子爷，罪不轻饶。”

老太监跪在一旁说道：“请太子爷息怒。这小杂种没有欺骗太子爷，他真的养了两只癞蛤蟆。”

“你养癞蛤蟆干什么？”

“好玩。”

小太监回答，他双手仍托着鸟蛋。看来他才入宫不久，还不懂什么礼节。

“怎么个玩法，你玩给我看看。”

朱翊钧顿时来了兴趣，见小太监仍跪着不动，禁不住伸手去拉他。

“快起来，”孙海喝道，“这么不懂礼貌，还要太子爷牵。”

小太监这才起身，把四只鸟蛋依旧放回怀里揣了，跑进里屋，提出一只布袋和两只竹筒来。他先从布袋里倒出两只蛤蟆来。只见那两只蛤蟆茶盅托盘那么大，一只背上点了红漆，另一只背上点了白漆。两只蛤蟆一落地，就互相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挨着站成一排。小太监伸出手指头戳了戳两只癞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那两只癞蛤蟆车过身子，朝向朱翊钧，把两只前爪直直地伸着，齐齐儿地把脑袋往前探了两探。这看似笨拙却又极通灵性的动作，惹着一屋子人哄堂大笑，笑毕了又啧啧称奇。刚看到癞蛤蟆滚落地上的时候，朱翊钧还有些害怕，经过这一番表演，他一下子变得乐不可支。他指着仍向他趴着的蛤蟆问孙海："它们是不是蛤蟆精？"

孙海也不懂，他朝小太监努努嘴，说："你回答太子爷。"

"回太子爷，它们不是蛤蟆精，它们的动作是奴才训练出来的。"小太监回答。

"癞蛤蟆还能训练？"朱翊钧黑如点漆的眼珠子瞪得大大的，充满了迷惑，"它们还能表演什么？"

"请太子爷往下看。"

小太监说着，又把那只竹筒搬了过来。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竹筒口相对，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空地。小太监一击掌，红背蛤蟆便爬向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爬向右边的竹筒口。小太监又是一击掌，两只蛤蟆便朝着竹筒口鼓腮起跳，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挪过身子，靠着竹筒趴下，脑袋都对着竹筒前的空地。这时间，只见竹筒里竟爬出了两队蚂蚁。红背蛤蟆这边爬出了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爬出了白蚂蚁。两队蚂蚁直直地爬成两条线，一红一白，比墨斗线弹得还直。小太监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跳了一跳，而这两队蚂蚁也像得了号令，急急地往对方线阵上爬，顿时队形大乱。

只见红白蚂蚁各自捉对儿厮杀起来，昂头拱腿，抵角相扑。搏战了一会儿，白队的蚂蚁显然抵挡不住，开始溃败。红队蚂蚁则越战越勇，乘胜追击。这时，小太监又是一击掌，两只蛤蟆便开始向空地上爬。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各自归队，一溜线儿地回到两只竹筒中，那两只蛤蟆依旧如前样，头朝着太子，乖乖地趴在那儿。

不要说年仅十岁的太子，就是那个六十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没有见过这等蹊跷事。一时都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太子爷，好玩吗？”小太监天真地问。

“好玩，好玩，”朱翊钧如梦初醒，意犹未尽地问道，“这叫什么游戏？”

“癞蛤蟆指挥蚂蚁兵。”小太监说。

“谁教给你的？”

“我爷爷。”

朱翊钧望了望小太监，又望了望孙海，大惑不解地说道：“怎么你们的爷爷都这么能干，一个会扎风筝，一个会训练蛤蟆蚂蚁。”

小太监受了表扬，顿时兴奋起来，拍着巴掌说道：“我爷爷真是能干，就因为他会这游戏，要饭的时候总不会空着手儿。”

“你胡说什么？”老太监喝住小太监，又朝朱翊钧赔着笑脸说，“这小杂种才进宫，什么规矩都不懂，请太子爷多担待些。”

朱翊钧心里已经很喜欢这个小太监了，便问他：“你叫什么？”

“客用。”小太监答。

“在宫中做什么？”

“分在钟鼓司。”老太监抢着回答。

“什么钟鼓司？”客用迷茫问道。

孙海一乐，嘻嘻说道：“连自己的差事都弄不明白，你这个太监怎么当的？”

“我不是太监。”

客用此话出口，一屋子人莫不都大惊失色。须知重门深禁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子擅入其内都得杖杀。

“你不是太监，怎么进来的？”朱翊钧问。

“前几个晚上，他们给我穿了这套衣服，塞进一乘小轿，抬进来的。”

“他们？他们是谁？”

“我不知道，”客用眨巴眨巴眼睛，伸手指向老太监，说道，“你问他。”

“你说，他们是谁？”朱翊钧又追问老太监。

老太监早已吓得面如土色，此时跪在地上身子筛糠一般，瑟瑟答道：“孟公公只是交待，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子看管好，别的奴才一概不知。”

“啊，还不只客用一个？”朱翊钧朝屋里睃寻一遍，问道，“还有的呢？”

“在隔壁屋子里头。”

“走，过去看看。”

太子发话，老太监不敢怠慢，领着朱翊钧出门，掏钥匙打开隔壁房间门锁，朱翊钧探头朝里一看，只见有三个年纪与客用相仿的小男孩，瑟缩在屋子一角，一起用惊恐的眼光看着面前这一位满身华贵的太子爷。

太子年纪小，但宫内规矩大致还是知晓：是谁带进这些男孩子呢？他正想问个明白，孙海却抢先道：“俺去禀告贵妃娘娘。”

片刻，一乘杏黄色的女轿停在咸福宫小瓦房门前，李贵妃走下轿来，问随轿跟来的太子：“钧儿，可是这里？”

“正是。”朱翊钧回答。

一排小瓦房已是锁扃紧闭。随行太监把每扇门都敲遍，也无人应答，李贵妃下令把门踹开，只见空荡荡寂无一人。

“这么快都逃了？”

李贵妃秀眉一挑说道。原来朱翊钧回到慈宁宫后，立即向她报告了在这咸福宫后小瓦房里发生的事情。她顿时意识到，这几个小男孩极有可能是孟冲暗地里替皇上物色的“娈童”，因此决定抓个把柄，把孟冲狠狠整治一番。不想这位老太监行动飞快，不出片刻时间，就把人转移得无影无踪。此时接到李贵妃口信的冯保也带了一群太监飞快跑来，见李贵妃动怒，连忙说道：“请娘娘回宫歇息着，这件事交给奴才来办，他们就是钻了地缝儿，奴才也把他抠出来。”

李贵妃想了想，说道：“也好，你这东厂提督，这回正好派上用场了。”

按下李贵妃带了朱翊钧乘轿返回慈宁宫不表，单说冯保当即对随行东厂一位掌作太监下达命令：“你作速调集人员封住大内各个出口，每一个出门太监，无论大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的，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漏走一个可疑者。”掌作太监领命而去。冯保又叫过一位内宦监牙牌大□，令他去找教坊司掌作，查出那个打鼓老太监的行踪。那位牙牌大□稍许犹豫，表露出为难的样子。冯保看在眼里，脸色一冷，厉声斥道：“你磨磨蹭蹭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可是皇贵妃和太子的令旨，你办出差错来，小心我剥了你的皮！”牙牌大□再也不敢延挨，飞跑而去。

冯保诸事分派妥当，回到司礼监值房刚刚坐下喝了一盅茶，便见那位牙牌大□领了教坊司掌作太监李厚义急颠颠跑了进来。两人刚跪下施礼，冯保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人呢？”

“回冯公公，你要找的那个打鼓老太监，叫王凤池，不知为何，已在钟鼓司后的闲屋里上吊自尽了。”

答话的是李厚义，冯保听了并不吃惊，只冷冷一笑说：“他倒是死得正是时候，走，去看看。”

说罢起身，一行人又来到御花园之侧的钟鼓司院内，走进背旮旯那间堆放破鼓烂钟等杂物的闲屋，只见王凤池老太监颈子上系了一条钟绳，直挺挺挂在屋梁上。冯保命人把王凤池解下来，蹲下翻了翻他的眼皮和嘴唇，又起身围着尸体兜了两圈，突然对同行的两个东厂黑靴小校下令："把李厚义给我绑了！"

李厚义慌得往地上一跪，哀求道："冯公公，小的委实没做什么错事，不知为何要绑我？"

冯保指着尸首，杀气腾腾说道："大凡吊死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为何这个王凤池却牙关紧咬？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掐的，看来有人存心要杀人灭口，你是教坊司掌作，第一个脱不了干系。"

"冯公公，我这是冤枉。"

"冤枉不冤枉，进了东厂便知，绑了！"

冯保一挥手，两个小校把李厚义扑翻在地，双手反剪绑了起来，李厚义还自扭捏着反抗，嘴里杀猪似的干嚎。

正在这时，又有一群太监一涌而进，打头的一个身着小蟒朝天的玄色曳衫，只见他身材矮胖，挺胸凸肚，满是赘肉的脸上，一只酒糟鼻子很是扎眼。

此人正是大内主管——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

孟冲也是五十多岁的人，论进宫的年头儿，和冯保前后差不多。但晋升没有冯保快，冯保东厂掌印时，他还只混到尚膳监属下的西华门内里总理太监的位置。嘉靖末年，冯保已担任秉笔太监好几年了，孟冲才成为尚膳监主管。这尚膳监负责皇上及后宫的伙食。在内监衙门中，虽不显赫，却也极其重要。孟冲生就一副憨相，在内书堂读书时，成绩就没有好过。但一谈起吃喝玩乐，他就眉飞色舞，头头是道。特别是吃，他显得特别有研究。给他一头羊，他可以给你弄出二三十道色香味风格各异的菜来，什么冷片羊尾、爆炒羊肚、带油腰子、羊唇龙须、羊双肠……吃过一次的人，都会念念不忘。因此，让他出掌尚膳监，倒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孟冲憨归憨，小心眼还是有的。隆庆皇帝登基以后，孟冲服侍得格外小心。每次用膳，他都亲自传送，侍立在侧，看皇上吃什么菜，不吃什么菜；什么菜只夹了一筷子，什么菜连吃了好几口。他都默记在心，不到一个月时间，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口味，每次传膳，皇上都吃得很有胃口。甜酸咸淡，都恰到好处。皇上免不了总要夸赞几句，孟冲更是殷勤有加。一次，皇上提出想吃果饼，让孟冲去宫外市面上买些进来。孟冲哪敢怠慢，两脚生风地跑到棋盘街食品店，买了十几盒松、榛、□□等送进乾清宫。皇帝边吃边问："这些值多少钱？"孟冲答："五十两银子。"皇上大笑说："这些最多只要五钱银子，不信，你去东长安街的勾栏胡同去买。"原来皇上登基前住在裕王府，闲来无事时，偶尔也逛到勾栏胡同买甜食吃，因此知道价钱。孟冲本想多报一些银子，贪污一点银两，没想到皇上对价钱如此熟悉，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伏地请罪。幸好皇上并不计较，仍是笑着说："京城里头的奸商也没有几个，偏让你这个憨头碰上了。日后注意就是。"有了这次经历，孟冲再不敢在皇上面前耍小心眼，而是在庖厨内尽数使出他的十八般手艺，讨好皇上的胃口。这样过了两年，这位大厨师忽然时来运转，摇身一变成了司礼监掌印。应该说，他的这次升迁完全得力于高拱，前任司礼监掌印陈洪因触怒皇上而去职，按常例应由当了多年的秉笔太监冯保继任，但高拱对冯保是瞧哪儿哪儿不舒服，硬是推荐孟冲把冯保顶下来。皇上虽然知道孟冲爱贪点小便宜，但"憨得像个大马熊，尚有可爱之处"，也就同意了高拱的推荐。孟冲上任之后，由于善于揣摩皇上心理，投其所好，从进贡奴儿花花开始，专为皇上挑选俊女美男供其享乐，因此深得皇上信任。这次把王九思推荐给皇上，本来又是一个极讨彩头的

事，但没想到张居正横枪杀出，事情顿时搅得难以收拾。却说上午皇上与高拱在文华殿会见之后，又令他立即去刑部大牢放出王九思。他刚把王九思安顿妥当让他火速炼丹不误皇上吃药，不想宫里头又出了这样的大事，便连忙赶了过来。虽然他是大内主管，是权势熏天的“内相”，但对于冯保，他也不轻易得罪。尽管他现在的职务在冯保之上，但无论是资历和心机，冯保都压他一头。因此大小事情，只要不涉及他自身利害，凡冯保想做的，他从不阻拦。

李厚义被两个小校推搡着正要出门，一眼瞥见孟冲，李厚义顿时像遇见救星，大声嚷道：“孟公公，请救我。”

按规矩，在大内之中捉拿太监，不要说李厚义这样的牙牌大□，就是一个挂乌木牌的小火者，没有他孟冲点头，也是绝对不允许。孟冲眼见五花大绑的李厚义，顿时感到自己权力受到挑战，脸一下子拉得老长，悻悻问道：“冯公公，李厚义犯了哪样大法，值得这样捆绑？”

冯保也知道自己这是越权行事，但他自恃有李贵妃撑腰，说话口气也硬：“他有杀人灭口之嫌。”

“什么杀人灭口，就这个？”孟冲指着地上王凤池的尸首，“嗤”的一笑，说道，“冯公公，咱俩进宫的时候，这王凤池就在教坊司里打鼓，最是胆小怕事。上次给皇上排演《玉凤楼》，老是把鼓点子打错，气得皇上要打他三十大板。李厚义赶紧跪下替他求情，才免了这一灾。当时你也在跟前，看得清清楚楚。王凤池七十多岁年纪，不要说三十大板，就是三板子下去，也就拔火吹灯了，李厚义若想要他的命，当时为何还要救他？”

“此一时，彼一时也，”冯保抄手站立，并没有被孟冲的气势吓着，而是似怒非怒、似笑非笑地回答，“孟公公你大约也知道了，这王凤池领进四个野小子擅入大内，这是犯了杀头的禁令。他王凤池正如

你孟公公说的一样，树叶子掉下来怕砸破了头，哪有这等勇气？不巧这件事被太子爷无意中撞上，露了底儿。如今贵妃娘娘令旨严查。不过片刻功夫，王凤池就一命呜呼，那四个野小子也被藏得无影无踪。孟公公，你说，这是不是有人想杀人灭口？”

孟冲心气再憨，也听出冯保口气不善，忍了忍，问道：“就算有人想杀人灭口，你怎么就断定，这人一定是李厚义？”

“他是教坊司掌作，王凤池归他管带，第一个值得怀疑的当然是他。”

冯保话音刚落，李厚义跟着又嚷了一句：“孟公公，我冤枉啊！”

孟冲用眼扫了扫屋内，大约有二十多名大小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保把李厚义带走，自己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今后说话还有哪个肯听？何况那四个“娈童”正是他弄进大内交给王凤池看管的。他素来不肯与冯保结仇翻脸，现在来看已顾不得这些了，心一横，说话便用了命令的口气：

“冯公公，李厚义你必须放了！”

孟冲一贯溏稀，陡然间态度一硬，冯保始料不及，略微一愣，回道：“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

“我有皇上的旨意！”

孟冲骑着老虎不怕驴子，腆着肚子朝冯保吼了一句。屋子里气氛本来就十分紧张，这一下更是如临大敌，在场的大小太监眼见大内二十四监中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顶起牛来，一个个吓得噤若寒蝉不敢出声。

冯保听得出孟冲这句话的分量，皇贵妃的令旨比起皇上的圣旨来，简直是芥末之微不在话下。这口气忍不得也得忍。冯保眼珠子咕噜噜一转，把满脸杀气换成佯笑，说道："孟公公既是奉了圣旨，这李厚义就交给你了。"他朝黑靴小校挥挥手，顿时给李厚义松了绑。

孟冲占了上风，乘势朝着在场的太监们吼道："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凤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众太监得了吩咐，一时间都乱哄哄忙碌起来，孟冲怕留在原处与冯保纠缠，提脚就出了门，偏是冯保不舍，追出门来问道：

"请孟公公示下，那四个野小子到底找还是不找？"

"不……"孟冲本来想说不找，但一想不妥，又改口说道，"这事儿，我去向皇上请旨。"

隆庆皇帝自文华殿见过高拱回到乾清宫，正自百无聊赖，躺在西暖阁的卧榻上，一边让身边侍候的小太监揉捏双腿，一边与张贵有一搭没一搭聊着闲话。

"张贵，你看朕的气色，是不是比先前好多了？"

张贵本来已被赐坐，听到皇上问话，又一咕噜滚下凳子跪了，觑了皇上一眼，答道："奴才看万岁爷的气色，竟是比先前好看多了。"

"哦，你天天跟着我，最知底细，你再仔细看看。"隆庆皇帝欠欠身子，由于兴奋，脸上果然露了一点浮光。

张贵刚才是随口说的恭维话，其实他眼睛亮堂：皇上的脸色已是深秋落叶一样枯黄——这是病入沉疴的表现。他这几日之所以亢奋，是因为吃了王九思的“阴阳大补丹”。张贵也知道这王九思为皇上配制的是“春药”，虽然心里头担心，但人微言轻不敢表露，张居正当街把王九思拿了，张贵心里头暗暗高兴。以为这样皇上就没有“撞邪”的机会，仍旧回头来吃太医的药，病情才有可能真正好转。

“你怎么这样看着朕？”

张贵怔怔地望着皇上，其实在想着自己的心思。隆庆皇帝这么一问，张贵惊醒过来，违心答道：“回万岁爷，奴才方才认真看了，万岁爷的气色真是好了许多。”

“唔，”隆庆皇帝满意地点点头，又把头靠回到垫枕上，惬意说道，“王九思的药有奇效，你是证人。”

张贵跪着沉默不语。

正在这时，西暖阁当值太监进来禀报孟冲求见。“快让他进来。”隆庆皇帝一挺身坐了起来，精神立刻振作了许多。

随即就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穿过游廊，孟冲刚一进门就跪了下来，气喘吁吁说道：“奴才孟冲叩见皇上。”

“怎么弄得这样驴嘶马喘的？”隆庆皇帝温和地责备了一句，接着就问，“王九思接出来了？”

“回万岁爷，奴才已把王九思送回炼丹处，王九思让奴才转奏皇上，未时之前，他就把今日的丹药炼好。”

“如此甚好。”

隆庆皇帝赞赏地看了孟冲一眼，吩咐赐坐，孟冲谢过，瑟缩坐到凳子上，拿眼扫了扫张贵。张贵明白孟冲有事要单独奏告皇上，碍着他在场不好启齿，故知趣地跪辞离开西暖阁。

待张贵的脚步声消失，孟冲这才小声奏道：“万岁爷，宫中出了一点事。”

“何事？”

“太子爷不知为何闲□到了咸福宫后头，碰到了那四个小娈童。”

“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隆庆皇帝不以为然地笑笑，待听孟冲把整个事情经过述说一遍，隆庆皇帝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他虽然风流好色，却生性懦弱，这会儿嗔怪说道：“你也是，干吗要一次弄进四个来，如今倒好，捅了这大的漏子。”

“奴才办事欠周详，实乃罪该万死，”孟冲缩头缩颈，一副委琐的样子，嘟哝道，“奴才本意是想多弄几个，一是备皇上挑选，二是以应不时之需。”

“这四个孩子如今在哪里？”

“还在宫中，冯保吩咐把住了各处宫门，是只蚂蚁出去，也得看清是公是母。”

“那个老太监怎么死的？”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大胆把他处理了一下，这冯保气势汹汹，一定要把李厚义绑走，是奴才把他保了下来。”

“内阁出了个张居正，大内又出了个冯保，他们是成心和朕作对啊！”

隆庆皇帝说这话时，口气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伤感。那副颓唐的样子，仿佛不是九五至尊，手中并不握有生杀予夺之权。孟冲听罢觉得凄凉，恳求道：

“请皇上降旨，把冯保布置的各处宫禁全都撤掉。”

“好吧，你去作速办理。”隆庆皇帝挥挥手，孟冲跪谢正欲退出，隆庆皇帝又补了一句，“王九思那头的丹药，你也去催催，朕还等着吃哪。”

“是，奴才记着。”

孟冲唯唯诺诺退出，隆庆皇帝有些饿了，吩咐传膳。二三十道菜摆了满满一桌，一看这些佳肴，隆庆皇帝又胃口全无。侍膳太监添了一小碗香喷喷的鹦鹉粒米饭给他，他扒了一口，竟像嚼木屑似的全无味道，又放下碗，拣了一块芝麻煎饼吃了。这顿午膳就算对付了过去。

饭桌撤去，隆庆皇帝正对着小太监拿着的水盂漱口，外头又有太监来奏报：“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位娘娘求见。”一听此话，隆庆皇帝一口水全都喷到了小太监脸上。孟冲跪奏之事弄得他心神不宁，情知两位后妃来见不是什么好事，本想传旨将她们拒之门外，一时又下不了决心。正犹豫间，陈皇后与李贵妃轻移莲步，双双走进了西暖阁。

“臣妾给皇上请安！”

陈皇后与李贵妃一齐说道，又一齐跪了下去。隆庆皇帝上前亲自将她们扶起，吩咐太监搬来软垫绣椅坐了。隆庆皇帝看着眼前这两位多日不曾召见的后妃，只见陈皇后穿着一袭织金凤花纹的荷叶色纱质裙，由于怯寒，又披了一个红绡滚边的云字披肩，脸上也薄薄地敷了一层用紫茉莉花实捣仁蒸熟制成的珍珠粉，看上去越发的雍容华贵。李贵妃还是上午会见冯保时的那身装束，只是脱了脚下的□丝软靴，换了一双绣了兽头的“猫头鞋”。鞋面由红缎制成，衬着白色长裙，很是新颖别致。隆庆皇帝目不转睛地盯着李贵妃，虽然与她耳鬓厮磨十几年了，却从未发现她像今天这般美丽动人，顿时就产生了想和她亲热的念头，只是碍着陈皇后在场不好表露，便指着李贵妃脚上的鞋说：“你这双鞋很好看，往日朕不曾见你穿过。”

“蒙皇上夸奖，”李贵妃起身施了一个万福，答道，“这鞋叫‘猫儿鞋’，是苏样，妾的宫里头有位侍寝女官，是苏州人，手儿很巧，这双鞋的样式是她传出来的。”

“我看鞋头上绣的不像是猫头。”

“这是虎头，自古猫虎不分家。苏州地面女子穿这种鞋，本意是为了避邪。”

“避邪？”隆庆皇帝下意识地反问一句，“避什么邪？”

李贵妃没有作答，只是瞟了陈皇后一眼。陈皇后这时也正拿眼看她，四目相对，一股子相互激荡的情绪都在不言之中。原来，李贵妃自咸福宫归后，便来到慈庆宫，把发生的事情向陈皇后讲了。陈皇后正陪着李贵妃一块儿生气。冯保又赶过来禀报王凤池之死以及孟冲专

横阻挠搜查的种种情状，更把李贵妃气得七窍生烟，她吩咐冯保：“你尽管搜查去，一定要把那四个小孽种找出来，出了事由我和皇后担当。”李贵妃知道孟冲之所以如此胆大妄为，是因为有皇上撑腰。这事儿既然已经闹开了，必定要见个山高水低，因此决定拉上陈皇后一块担待。却说冯保去了不到一个时辰，又转回坤宁宫奏道：“启禀皇后和贵妃娘娘，那四个小孽种躲在浣衣局的库房里，被奴才搜出来了。”“人呢？”李贵妃问。“关在内厂，请娘娘放心，蚂蚁都衔不走。”东厂设在大内的分衙，称作内厂，这是专门监督和惩处内宦太监的机构。李贵妃一听放了心，对陈皇后说道：“皇后姐姐，我们现在一块去见皇上吧。”陈皇后虽然怕事，但一想到“娈童”，心里头的一股子怒气也是消释不下，于是颔首答道：“也好，咱姐妹两个一块，去皇上那里讨个说法。”于是乘舆来到西暖阁。

隆庆皇帝见后妃两人对眼神，心里头便开始打鼓。他毕竟做贼心虚，连忙转移话题问李贵妃：“钧儿呢，他怎么没有一起来？”

“他在温书。”李贵妃欠身回答，接着又望了一眼陈皇后，说道，“再说臣妾和皇后想向皇上启禀一件事情，太子在场不好说话。”

“有什么话改日再谈吧，朕今日有些累了。”

隆庆皇帝支吾一句，就想打发她们走。李贵妃赶紧跪下，奏道：“臣妾所言之事，只是几句话。”陈皇后跟着也跪了下去。

隆庆皇帝本想回避，见后妃刻意纠缠，心里头便不高兴。他本可以强行逐客，怎奈他又缺乏这种魄力，无奈之下，只好哭丧着脸，又坐回到绣榻上。

李贵妃知道皇上不高兴，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也顾不得许多了，她劈头问道：“孟冲弄了四个小孽种藏在大内，不知皇上可曾知晓？”

“有这等事？不会！”隆庆皇帝矢口否认，想一想如此武断恐为不妥，又道，“这件事可把孟冲叫来一问。或许是新来的小太监，大家不认识也未可知。”

“绝对不可能是新来的小太监。”李贵妃断然说道。

“你怎么就敢断定？”

“那四个小孽种已在浣衣局库房里搜出，如今关在内厂。”

“哦！”隆庆皇帝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头埋怨孟冲办事不力，脱口问道，“谁抓的他们？”

“冯保。”

“那四个……嗯，那四个孩子说了什么？”

“暂时尚未审问。”

隆庆皇帝大大松了一口气，遮掩说道：“你们暂且回去，待冯保审问明白，再让他前来奏朕。”

隆庆皇帝再次暗示逐客，李贵妃直欲弄个水落石出，故意问道：“臣妾实不明白，这孟冲弄几个小孽种进宫作甚。何况宫里头暗中传着的一些闲言闲语，也不利皇上。”

“有何闲言闲语？”

“有人说，孟冲弄来的这几个小孽种，都是为皇上准备的。”

“为我？为我准备做甚？”

隆庆皇帝装糊涂，陈皇后没有李贵妃那样玲珑心机，说话不知婉转，这时忽然插进来冒冒失失说道：

“前些时就有传言，说孟冲偷偷领着皇上去了帘子胡同，皇上的疮，就是从那里惹回来的。”

“胡说！”

隆庆皇帝一声厉喝，忍耐了半日的怒气终于歇斯底里爆发了。他气得浑身打颤，伸出手指头，指点着跪在面前的陈皇后和李贵妃，哆嗦着说道：

“你们……你们给、给……”

他本想说“给朕滚出去”，但一句话竟未说完，就因怒火攻心、血涌头顶而双脚站立不住，顿时只觉天旋地转，身子一歪，直挺挺地倒在绣榻之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把陈皇后与李贵妃吓坏了，她们赶紧起身奔到绣榻旁，只见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两手握拳，身子抽搐，已是人事不省。

“快来人！”李贵妃喊道。

门外守值太监抢步入内，见此情状，慌忙去喊日夜在皇极门外值房里当值的太医。

太医匆促赶来，一看隆庆皇帝的状况，便知已深度中风。但他还是装样子拿了拿脉，然后对陈皇后与李贵妃跪下哽咽奏道：“皇上要大行了。”

一听此言，皇后与贵妃一起大放悲声。这时张贵也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进来，伏在绣榻之前失声痛哭起来。

“张贵，你不能在这里哭了，”李贵妃强忍悲痛，擦着眼泪说道，“你快去通知内阁成员来乾清宫，不要忘了通知张阁老。”

第十三回　皇上驾崩阁臣听诏　街前争捕妖道潜踪

冯保堵住宫门在大内搜查四位娈童的事情，早有人报知内阁。高拱心知此事又会引发一场波澜，弄得不好，孟冲就会地位不保，冯保早就有心取而代之，这一下给他创造了可乘之机。高拱感到事态严重，便把高仪喊进值房就此事磋商。两人还没商量出个头绪来，就接到了隆庆皇帝病危的报信，要他们会聚张居正一同进乾清宫。

高拱一听大惊失色，连忙问前来传旨的乾清宫太监："皇上到底咋样了？"

"小人不知道，"太监气喘吁吁地答道，"张公公差我速来传旨，我就跑来了。"

"走，去乾清宫。"

高拱说着抬脚就要出门。太监却不挪步，小声说道："高老先生，旨意说得明白，要等张先生一起进宫。"

"张先生在家里，何时能到？"

"宫中已差人快马前去传旨，想必不会耽搁多久。"

高拱想到上午皇上在文华殿召见他时，还对张居正恨意难消，如何现在却又执意要他入宫觐见？如果皇上真的病危，那么此番前去，必定就成为皇上托付后事的顾命大臣。既如此，张居正逮捕王九思引起圣怒的事，岂不就一风吹了？高拱感到形势变化太快，便问太监：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是皇上的旨意吗？"

"不，是皇后的懿旨，贵妃娘娘的令旨。"

"啊？"高拱又是大吃一惊，追问道，"皇上为何不发旨意？"

"皇上已不能说话了。"太监回答，他见高拱有继续追问的意思，生怕失言，赶紧说道，"两位阁老宽坐些儿，我到院子里头候着张先生。"说罢退了出去。

高拱有片刻间脑子一片茫然，他用手掐了掐额头，定了定神，喊进一位在值房当差的典吏，吩咐道：

"你迅速前往刑部，向刘尚书传我的指示，火速捉拿王九思，重新收监。"

典吏领命而去。一直坐在一旁一声不吭的高仪，这时问道："玄兄为何要重新捉拿王九思？"

高拱煞有介事地回答："我看皇上的病，弄到如此严重地步，就是这个王九思炼的阴阳大补丹在作怪。"

"这么说，张居正是对的了？"

面对高仪的追问，高拱苦笑了笑，答道："我们作大臣的，第一件美德就是要忠君，爱皇上所爱，恨皇上所恨。"

高仪听出高拱的话意是为自己的言行作婉转解释，但他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仍执意问道："你怎么就知道，皇上现在突然改变主意，不喜欢这个王九思了呢？"

高拱重新捉拿王九思，原是应付突变的一步棋：如果皇上真的一病不起，捉拿王九思既可以得到民心，又可以讨得新皇上的欢心。如果皇上有惊无险，还可以向皇上说明，此举是动荡之际保护王九思的一项举措。这一招可谓费尽心机。偏遇上高仪这个书呆子，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高拱不想兜这个底，只得悻悻答道：

"这件事情就这么做了，如果皇上怪罪下来，由我一人担戴。"

说罢起身来到了院子。

却说张居正接到旨意，也是须臾不敢怠慢。急匆匆乘轿来到内阁，刚抬脚迈出轿门，就看见高拱已站在面前乌头黑脸埋怨他来得太迟，也不及细说，三位阁臣跟着传旨太监一溜小跑进了乾清门。

早已守候在门口的张贵，把三位内阁大臣领进乾清宫，来到隆庆皇帝的寝殿东偏室中。这东偏室如今沉浸在一片凄凉之中，已从东暖阁搬回这里的隆庆皇帝，躺在卧榻上昏迷不醒，身子时不时地抽搐几下。此时他眼睛紧闭，大张着嘴，嘴角泛着白沫，一名小太监跪在旁边，不停地绞着热毛巾替他擦拭。

御榻内侧，悬起一道杏黄色的帷帘。陈皇后与李贵妃坐在帷帘里头，紧靠着隆庆皇帝的头部。皇太子朱翊钧紧挨着李贵妃，不过，他是站在帷帘之外的，靠近隆庆皇帝的身边。他盯着不停抽搐的父皇，既惊恐又悲痛，眼眶里噙满了泪水。

御榻外侧，隆庆皇帝的脚跟前，还站了一个人，这就是冯保。

高拱一行三人匆忙走进东偏室，连忙跪到御榻前磕头。高拱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第一不见太医前来施救，第二作为大内主管的司礼监掌印太监也不在场。

“皇上！”长跪在地的高拱，轻轻喊了一句，他的喉头已发硬了。他转向陈皇后奏道，“请皇后下旨，火速命太医前来施救。”

陈皇后满脸惊恐，哽咽答道：“太医施救过了，刚刚退了出去。”

“哦！”

高拱答应一声，便把双膝挪近御榻，看着只有进气没有出气的隆庆皇帝，一时间心如刀绞。他伸手去握住皇上露在被子外头的手，仿佛握住的是一块冰。

“皇上！”

高拱抑制不住悲痛，一声大喊，顿时老泪纵横。

此时，只见得隆庆皇帝眼皮动了动，他仿佛有所知觉，微微张了张嘴。这一微小的变化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喜，他们屏住呼吸，紧张地盯着皇上，屋子里死一般地寂静。但过了不一会儿，皇上的身子又开始抽搐。

“皇上！”

这次是张居正与高仪一同喊出，两人不似高拱这样忘情，而是吞声啜泣。

面含忧戚的李贵妃一直沉默不语，这时开口说道：

“请诸位阁老听好，冯保宣读遗诏。”

冯保趋前一步，将早在手中拿好的一卷黄绫揭帖打开，清清嗓子喊道：

“请皇太子朱翊钧接旨。”

朱翊钧仓促间不知如何应对，李贵妃从旁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这才醒悟，从御榻后头走出来，面对隆庆皇帝跪下。

冯保念道：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 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 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念毕，冯保把那轴黄绫揭帖卷起扎好，恭恭敬敬递到朱翊钧手上。朱翊钧向父皇磕了头，依旧回到李贵妃身边站好。

冯保又抖开另一轴黄绫揭帖，说道："这是皇上给内阁的遗诏，请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阁臣听旨。"

三位长跪在地的阁臣，一齐挺腰肃容来听，冯保扫了他们一眼，接着念道：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读罢遗诏，冯保把那黄绫揭帖递给了高拱。高拱抬眼望了望命若游丝的隆庆皇帝，充满酸楚地问道：

"皇上给太子的遗诏，以及给我们三位阁臣的遗诏，都提到司礼监，为何司礼监掌印孟冲却不在场？"

冯保身子不由自主地抖了一下，他听出高拱的弦外之音是冲着他来的，便下意识拿眼光瞟向李贵妃。李贵妃也正在看他，眼光一碰，李贵妃微微颔首，开口说道：

"冯保是太子的大伴，又是多年的司礼监秉笔太监，有他在也是一样。"

"秉笔太监毕竟不是掌印太监，孟冲不来这里听诏，似乎不合规矩。"高拱犟气一发，便顾不得场合，由着自家思路说下去。话一出口，意识到顶撞了李贵妃，又赶紧补充说道，"皇上厚恩，臣誓以死报。东宫太子虽然年幼，承继大统，臣将根据祖宗法度，竭尽忠心辅佐，如有人敢欺东宫年幼，惑乱圣心，臣将秉持正义，维护朝纲，将生死置之度外。"

高拱这番话说得荡气回肠，但话中的"刺"，依然让李贵妃感到不快。略停了停，她说道：

"高阁老的话说得很好，就照说的去做，皇上放心，皇后和我也都放心。"

"老臣记住贵妃娘娘的令旨。"

高拱本意是巴结讨好李贵妃，但由于说话口气生硬，李贵妃更是产生了"孤儿寡母受人欺侮"的感觉，她顿时眼圈一红，一下扑到隆庆

皇帝身上，泪流满面地哭诉道：

“皇上啊皇上，你醒醒啊，你不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啊，皇上……”

也许受了这哭声的惊扰，隆庆皇帝突然身子一挺，喉咙里一片痰响，脸色憋得发紫。

“太医——”

“皇上！”

救人的救人，痛哭的痛哭。乾清宫里，顿时乱作一团。

这当儿，冯保与张居正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虽然也都面罩哀戚，但泪花后头都藏了一丝旁人看不透的如释重负的眼神。张居正抬起手背揩揩泪眼，跪身说道：

“请皇后与贵妃娘娘节哀，皇上正在救治，需要安静。”

听了这句话，东偏室里的哭声戛然而止，李贵妃抽噎着，朝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

冯保努努嘴，示意两个在场的太监把仍伏在御榻前抽泣的高拱架出乾清宫，张居正与高仪也随后躬身退出。

却说刑部尚书刘自强接到高拱的命令后，立即派出一队捕快，由一位名叫秦雍西的专司缉捕的员外郎带队，前往崇文门跟前的王真人府，刚拐进胡同口，便见另有一队捕快已把王真人府围得水泄不通。秦雍西命令手下跑步前进。先来的捕快，看到又来了一班荷刀执枪的皂隶，又连忙分出一队来，各各亮出枪械，拦住了捕快们的前路。

“什么人如此大胆！”

秦雍西策马上前，大喝一声。皂隶却并不买账，其中两人挺出枪来，逼住他的马头，唬得秦雍西一收缰绳，那马咴咴一叫，原地腾起，磨了一个旋差点把秦雍西摔下马来。秦雍西正欲发作，忽听得有人说道：“秦大人，受惊了。”秦雍西定眼一看，不禁吃了一惊，说话的竟是巡城御史王篆。原来，到纱帽胡同给张居正传旨的太监是冯保派去的，因此张居正已知道隆庆皇帝病危的确切消息。进宫之前，他派人送信给王篆，要他立即带人重新逮捕王九思。王篆接信后立即行动，终于抢在秦雍西之前包围了王真人府。

一见是王篆，秦雍西心略宽了宽。论官阶，二人级别一样，都是四品官。但因王篆开府建衙，是堂上官。而秦雍西是刑部职司属官，官场上的铺排威风，却是比王篆差了许多。秦雍西跳下马来，朝王篆一揖，笑道："啊，原来是王大人，你怎么来了这里？"

王篆还了礼，也有些惊诧地问道："我正要问你，带了人马来这里作甚？"

秦雍西回答："奉首辅高大人之命，我率队前来逮捕王九思。"

王篆又是一惊，问道："高阁老下令逮捕王九思？这不大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你看，我有捕票在手。"秦雍西说着，掏出捕票来递给王篆看，又问道："却不知王大人带了这么多的皂隶来，又是作甚，该不是保护王真人吧。"

"保护？"王篆一声冷笑，说道，"秦大人不要忘记，这王九思正是下官奉张阁老之命捉拿归案的，要不是从你们刑部大牢放出，也省得我又来一遭。"

"这么说，王大人也是来逮捕王九思的？"

"正是。"

"这就奇了！"秦雍西看看手中的捕票，问王篆，"请问王大人奉何人之命？"

"张阁老。"

秦雍西听了一笑，立刻露出不屑的神气，说道："如此说来，这件事就用不着王大人劳神了。捉拿一个王九思，哪用得着两拨子人马。"

"秦大人说得也是，依下官之见，还是你们回去。"

"我们回去？"秦雍西立刻摆出了大衙门颐指气使的办事派头，回道，"高阁老命令下到刑部，捉人办案，我们才是正差。"

秦雍西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高阁老是内阁首辅，当以他的指示为主；第二，刑部是一等一的办案大衙门，你巡城御史职责是维护京城治安，虽然也可以稍带着办理一些有违治安的案件，但却没有下发捕票的权利。王篆鬼精鬼精的一个人，哪能听不出秦雍西的话意？心里头虽然怄气，表面上却不愠不火，讪笑说道：

"秦大人总不至于忘记，这王九思正是下官昨日一手捉拿的吧？"

“昨日是昨日，今日是今日。王大人，你可是看清了，捉拿王九思的捕单在我手上。”

“秦大人也不要忘了，巡城御史衙门，也有捉人的权利。”

“你那权利，仅限于维护京城治安。”

“王九思当街打死人命，正是破坏了京城治安，捉拿他原在下官权限之内。”

“人你已经捉了？”

“秦大人一来，就跟下官歪掰了半天，我哪有时间动手。”

“既未动手，还望王大人闪开些个，让我的人马过去，捉拿这个妖道。”

“秦大人为何一定要与下官争抢呢？”

“高阁老指示到刑部，人若是让你捉了去，我如何交待？”

“人若是让你捉去，张阁老处我又如何交待呢？"

两人就这么争执不下，原都是争功心切。正在这时，忽见得王真人府内有浓烟窜了出来。王篆再也顾不得与秦雍西争论，命令手下喊开紧闭的朱漆大门。

几位兵士把大门擂得山响，里面却毫无动静。王篆与秦雍西均感不妙，王篆命人撞开大门。两拨人马一拥而入，发现庭院里杳无一人，那顶蓝呢大轿以及一应金扇仪仗，全都静悄悄摆放在轿厅里。庭院正中摆了三个大铜炉，那是王九思炼丹的工具，其中一只尚在燃烧，浓烟便从其中冒出。王篆走近一看，炉子里烧着的是一块焦肉，发出刺鼻的臭味，地上还丢了一张血淋淋的猫皮。王篆顿觉不妙，挥挥手大喊一声：“搜！”

秦雍西生怕落后，也向他的手下发布命令：“旮旮旯旯都给我搜到，一个人也别放走。”

顿时，只听得踹门踢杌儿砸缸摔盆子的一片乱响。这王真人府原是隆庆皇帝钦赐的，分前后两院。前院搜了个底朝天，人影儿也不曾见到一个。一伙人又涌进后院，依然是扇扇房门上了大锁。依次砸开来都是空荡荡的，最后砸开了一间库房，只见里头关了十几个童男童女。这些孩子被王九思拘禁在这里，本来就吓惊了魂，这会儿又见得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舞枪弄棒的兵士，都吓得大哭起来。王篆与秦雍

西闻声走进来，命令兵士捕快们离开屋里，然后想方设法哄得孩子们不哭，向他们询问王真人的去向。怎奈这些孩子们打从关进这间屋子就再也没出去过，所以也是一问三不知。王篆与秦雍西正急得没头绪，刚走出库房，只见两个捕快又不知从何处拎出一个干巴老头儿来。

“你是这里的什么人？”王篆问道。

老头儿脸上青一块紫一块，想必是挨了兵士的揍，这会儿见到戴乌纱帽的官员，连忙扑通跪了下去，战战兢兢答道：“大人，小的是王真人雇用的火□。”

“火□？”王篆打量着老头儿，头发脏乱，面色黧黑，浑身上下没个看相，不由得狐疑地问，“你当哪门子火□？”

“替王真人烧那三只炉子。”

“啊，原来那三只炉子是你烧的。”秦雍西顿时来了兴趣，追问道，“本大人刚从前院过来，看见一只炉子里浓烟滚滚，好像在烧一块焦肉，地上还有一张血淋淋的猫皮，这是怎么回事？”

“回大人，王真人把一只猫活剥了皮，然后把还没有断气的剥皮猫丢进大号炉里，命令小人多加柴炭，把那只猫烧焦。”

“他为何对这只猫如此痛恨？”

“不止这只猫，凡是猫他都痛恨？”

“却是为何？”

“回大人，王真人是属鼠的。”

“怕猫捉老鼠？”秦雍西禁不住扑哧一笑，侧过头来与王篆开了个玩笑，“王大人，你我都成了猫了。”

王篆勉强一笑，接着又冷下脸问那老头儿，“王真人哪里去了？”

“回大人，一个时辰前走了。”

“走了，去了哪里？”

“说是进紫禁城，给皇上送丹药去了。”

“骗人的鬼话，这王九思出门最好讲排场，既是给皇上送药，为何大轿仪仗都摆在轿厅里不用。”

“这……小的就不知晓了。”

“不知晓？”王篆双手一剪，吊起两道短蹙的疏眉，厉声喝道，“瞧你这副腌□相，竟敢糊弄本官，你若不交待王九思的去处，我就剥了你的皮。”

“大人饶命，小的真不知晓……”

老头儿磕头如捣蒜，忙不迭声地讨饶。王篆看出这老头儿讲的是实话，却又不肯便宜放了他，便命令道：“把这老家伙绑了，带回去细细拷问。”

两个捕快把老头儿押解出去，王篆对秦雍西说：“秦大人，差事办砸了，我们各自回去复命吧。”

“也只得如此了。”

秦雍西说罢，便领了捕快回刑部交差。王篆当即下令严守各处城门，万万不可让王九思溜走。

三位阁臣刚从乾清宫回到内阁，就有太监从乾清宫跑来报信：隆庆皇帝已经龙宾上天。这是隆庆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下午申酉时牌之交。虽然已是预料中事，三位阁臣仍不免聚在朝房里嚎啕痛哭一番。接着抹干眼泪，议出三项决定：一、立即八百里传邮，把讣告发布全国；二、隆庆皇帝一应丧事礼仪由礼部遵祖制订出方案，呈上皇太子批准执行；三、治丧期间，在京各衙门堂官一律在朝房值宿，不得回家。全国各地衙门就地设灵堂致祭，不必来京。商量既定，内阁中书便按阁臣的意思斟酌词句写好告示，盖上内阁关防。命人送往京城各大衙门，传邮的事则指示兵部施行。把这些要紧事忙完，已是掌灯时分。值日官进来请三位阁老到膳食房用餐。抽这空儿，张居正回自己的值房一趟。来到膳食房时，只见他已换下一品锦绣官袍，穿上了一袭青衣角带的丧服。瞧他这副打扮，两位依旧穿着吉色官袍的阁老顿时浑身不自在。议事前，他们已差人回家拿衣包去了，却没想到张居正已是随身带来。高仪心里头只想着张居正的精明，而高拱却从这件小事中看出蹊跷：皇上今日是突然发病，他张居正为何就知道皇上一定会死？

胡乱吃过晚饭，三位阁老各自回值房安歇。平日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的内阁院子，如今各个楼座门口都挂起了灯笼——当然不是惯用的绣有内阁二字的大红宫灯，而是贴了一个黑色“奠”字的白纱西瓜灯。皇上死得突然，一应丧仪祭品还来不及置办周详。这几对灯笼本

是库房旧物，值日官翻检出来略加修饰就挂了出去。惨白的光芒衬出那几个黑色的“奠”字，院子里顿时充满了肃穆悲凉的气氛。

高拱刚回到值房，心绪烦乱，正想喝盅茶稳稳神，管家高福推门进来。他专为送衣包而来。高拱立即踅到内阁换好丧服，走出来正欲对高福说话，却发现值房里又多了一个人。

“元辅。”

那人喊了一声，便朝站在门口的高拱跪了下去。高拱认出这人是秦雍西，便吩咐平身赐坐，问道：“你有何事？”

秦雍西答道：“下午元辅下到刑部的手令，要将王九思重新逮捕收监。尚书刘大人把这差事交给下官办理。”

高拱心乱如麻，差一点把这件事给忘了，这会儿见秦雍西提起来，连忙追问：“人拿到了？”

“没有。”

“怎么回事？”

高拱的脸色顿时就不好看。秦雍西这是第一次面谒首辅，心里头紧张得不得了。也不敢看首辅的脸色，只垂着眼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述说一遍。

听说王篆也率人前往拘捕王九思，高拱心里头清楚张居正这是在铆着劲儿与他斗法。恼怒之余，听说双方都没有捉到王九思，又多少有一点快慰，随口骂道：“便宜了这龟孙子，竟让他跑了。”

秦雍西揣摩首辅的口气，似没有更多责怪的意思，于是问道：“下一步如何处置，还望元辅大人示下。”

“你看咋办才好？”高拱盯着秦雍西问。

秦雍西想了想，答道：“依下官之见，可让刑部发出缉报，着各地捕快严密布控，务必将此妖道捉拿归案。”

高拱点点头，赞赏地说：“此举甚好，你回去和刘大人讲，以刑部名义上一道折子，奏明王九思种种欺君害民的不法行为，请旨拿办。”

“元辅指令明确，下官回去奏明刘大人照办就是，只是……”

秦雍西欲言又止，高拱追问：“你还有什么疑虑？”

秦雍西小心问道："皇上已经龙宾上天，折子抬头应该向谁请旨？"

"啊，这个嘛，"高拱觉得秦雍西很是心细，这一问题问得很好，斟酌一番，他指示道："新皇上还未登基，这折子就写给皇后和皇贵妃，请她们降旨。"

"是，下官明白。"

秦雍西告辞走了。两人谈话时，高福退到外间回避，这会儿又走了进来，从怀中掏出一封信递给高拱。说道："这是邵大侠的来信，下午收到的。"

高拱"啊"了一声，急忙拆开来看。信写得简单，只寥寥数语，告之已到广西地面，所托之事稍安勿躁，数日后必有佳音传来。看罢信后，高拱把它揉成一团，就着灯火烧了，高福上前把纸灰收拾干净。高拱一边品茶，一边喃喃说道："这封信在路上走了八九天，想必邵大侠已经得手了。"

"如果不出意外，过不几天就该有佳音传给老爷。"高福刚说完，又觉得此话不妥，赶紧又补充说道，"邵大侠一贯胆大心细，做事不会出差错的。"

高拱眼珠子一转，问："你真的这么相信他？"

"真的相信，"高福一半真心，一半为了讨好主人，言之凿凿地说道，"小人跟老爷这么些年，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官场上的人对老爷好，那是有所求。邵大侠却不一样，这人有侠肝义胆，帮老爷却是不求回报。"

高拱长叹一声，颇有感触地说道："你的话言之有理。如今皇上驾崩，朝廷政局可谓风云变色。稍一不慎，就会授人以柄。这时候，李延的事情千万不可让人知道。"

高福理解主人的心情，看到主人拧眉攒目的劳心神情，也只能拿些宽心的话来安慰。虽然高拱对皇上驾崩早有心理准备，但事到临头，他依然感到太突然。皇上在世时对他诸多依赖，君臣感情非比一般。如今皇上大行，他突然觉得失去了支撑，心里空落落的，有着说不尽的惆怅和苦涩……

见高拱兀自愣神，高福小声说道：“老爷，不知你还有何吩咐，若没有啥事情，小的这就先走了。”

“再呆会儿吧，高福，你坐下。”

高福给高拱的茶盅里续上水，打横坐在杌子上。高拱静静地眯着眼睛，好一会儿才问：

“高福，皇上驾崩，外头都知晓了么？”

“回老爷，都知晓了，我从府里过来的路上，看到有些店铺已挂上了白灯笼。”

“啊，你可听到一些什么话来？”

“我急着赶路，又是坐的轿子，所以不曾听得什么话。”

“你自家怎么看呢？”

“我？”高福一愣，老爷从不和他讨论公事，这会儿却和他唠嗑这天大的事情，想了想，斗胆说道，“皇上死得太突然了，今儿个上午，皇上还在文华殿接见了老爷。”

“你听谁说皇上接见了我？”

“我方才进来时，在会极门口碰到韩揖，是他告诉小人的。”

“是啊，这里头肯定有蹊跷。”高拱起身踱到窗前，看着对面卷棚前挂着的惨白灯笼，把这两天紫禁城内外发生的事情连到一块儿来想，隐隐约约感到张居正与冯保已经联手，处处都在制造陷阱与杀机。而他们的后面，还有一个极有主见的李贵妃。对这个皇上的宠妃，他一向都不曾攀附。因为他认为，不管皇上如何宠她，她毕竟只是一个贵妃，而且皇上御座六年，也从未听说过她干政的事。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想法错了。回想起下午在乾清宫皇上座榻前李贵妃对他说的那几句话，看似褒奖，实际上已隐含了老大的不满。如今皇上一死，十岁的太子即皇帝位，宫中说话最有影响力的当然是这位太子的母亲了……高拱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头更是七上八下，不由得喃喃自语道，“看来，老夫又失算了一步棋。”

候在一旁不敢出声的高福，以为高拱是在和他说话，又没听清高拱说的什么，只得嗫嚅着喊了一句：“老爷。”

高拱一转身，方才还挂了一脸的愁容突然不见了，并且恢复了固有的傲慢与自信。他猛地一掀胡须，走到高福跟前，谑声骂道：“高

福，你也忒稀松，老夫我这边叹口气，你那边就手脚冰凉了。你放心，天塌不下来。你现在回去，让咱府上人都穿上孝服。吊唁皇上，咱家也做个好样子给人看看。”

第十四回　访南岳时黜官受窘　极高明处孤鹤来临

李延一行从庆远出发，不过十日就到了桂林。殷正茂看他家眷众多，行李繁重，便给了老大的面子，派一名裨将率五百兵士护送。到了桂林之后，那位裨将带了人马回去复命，留下一名小校率三十名兵士，吩咐他们一直把李延护送到广州。从桂林到广州，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南下南宁，再从那里到广东地面的廉州，从廉州乘海船回到广州。这条路近，但风险甚大，近年来海盗猖獗，杀人越货的事屡有发生，李延不敢冒这个险。另一条路是由桂林往东取道韶州到广州。这条路虽是通连桂粤两省的官道，但穿行于崇山峻岭，路面也不见得十分安全。李延与两个师爷商量斟酌一番，决定从桂林到衡州，再从衡州过郴州抵韶州，这条路虽然要绕道几百里地，但沿途州县相连，人口密集，走起来比较放心。主意既定，李延也无心在桂林盘桓，只稍事休整了三日，让三姨太回去和家里人团聚一回，便又匆匆上路。一路上轿马浩荡，前有军士开路，后有军士压阵。虽没有了两广总督的威严仪仗，这威风却依然了得！因此常引来不少行人驻足观看，啧啧连声称叹。

不知不觉又过了十来天，一行人马平安抵达衡州。衡州知府王东升亲自出城迎接，并安排李延一行住进驿站。因为驿站是官家旅店，专为接待升官复任公行办差的过路官员，只要住进来，吃喝拉撒睡一应开销甚至各种应酬费用都由驿站包下，临走时还会奉送一笔礼金。因此，住驿站便成了官员的特权。但是手中如果没有兵部发给的勘合，就没有资格住进驿站。李延手上本有一本勘合，但随着职务的撤消，这本勘合也就自动失效。李延与王东升并无私交，见他如此善待，心中自是感激不尽，免职上路后的愁苦心情也暂时得到舒展。在晚间的接风宴席上，听王东升介绍府城近前的南岳衡山，顿时动了游山的兴致。第二天一早，留下管家李忠照顾家眷，自己带了两个师爷，乘三乘暖轿，拣十名军士护卫，为了不致招摇，让军士们也都换上了便服，一路朝衡山迤逦而来。

却说盘桓于湘中大地的南岳衡山，逶迤八百余里，七十二峰峰峰皆秀，其主峰祝融峰高耸入云。相传唐尧虞舜来此祭祀社稷，巡疆狩猎。大禹曾在此杀白马祭告天地，得“金简玉书”，立治水丰碑。就凭

这些记载，南岳的名声就响彻寰宇。加之山上古木参天，幽径重重；白云飞瀑，宛如仙界。游人到此，莫不心旷神怡，有超凡拔俗之想。

李延一行来到山下南岳镇已近午时，在镇子里参拜了南岳大庙，用过午膳，便开始登山。斯时节令已过了夏至好几天，湘南大地骄阳似火，热浪滚滚。李延坐在轿子里，时有凉爽的山风吹来，倒并不感到炎热。只是苦了那四个轿□，空手走在陡峭的石板路上尚且吃力，何况肩上还压了一根沉重的轿杠。走上山路不过片刻工夫，一个个身上便没有一寸干纱。李延上山心切，掀开轿帘催促："你们快点，早点上山，我有大把的赏钱。"有钱能使鬼推磨这话不假，轿□听说有赏钱，便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上，扯号踩点子地登高疾行。不觉又两个时辰过去，衡山上已是日头偏西，强烈的阳光变得柔和起来，投射到松林间淡淡的云烟里，让人感到周遭是难以言喻的诗情画意。李延轿帘儿撩得开开的，贪婪地看着四围山色，一时陶醉得很。忽然，炸雷似的一声喊："停下！"唬得他打一个激灵，差一点跌出轿外。

三乘轿子停了下来，头一个钻出轿子的是董师爷，他见拦在李延轿子前头的是一个穿着锦衣卫军服的黑靴校官，便凑上前来，用折扇指着校官的鼻头问道："你这厮，何事拦路喧哗？"

董师爷忘了自己眼下的布衣身分，仍拿出两广总督府上师爷的架式跟人说话。那校官后退一步，把董师爷周身上下打量一番：只见他身穿一件象牙色的锦囊葛直裰，头上戴了一顶染青鱼冻布质地的逍遥巾，脚上蹬了一双黄草心鞋，内中还塞了一双玄色丝袜。一看这副打扮，就知是个有钱的主。那校官又勾头看看头乘轿子里的李延，也是脑满肠肥，一身光鲜。心想不过是个白衣财主，平日在乡里横行惯了，如今连我兵爷也不放在眼里。这念头一闪，校官就恶向胆边生，抢步上前劈手夺过董师爷手中的那把价值二两银子的泥金折扇，三把两把撕得稀烂，扔在地上，还用脚踩了几下。

"你？"董师爷白净脸皮气成了紫猪肝，戳着指头骂道，"你这兵痞子，也敢太岁头上动土。"

校官伸手又掴了董师爷一巴掌，狞笑着说道：

"你敢骂我兵痞子？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方太岁，来人！"

"到！"

立时，路边窜出五六个锦衣卫兵士。

“把这□太岁给我拿了！”

校官手一挥，几个兵士如狼似虎扑抢上来。

“慢着！”

随着一声厉喝，只见护卫在李延轿子跟前的一身短衣布褂打扮的壮汉走到校官跟前，抱拳一揖说道：“兄弟不要误会，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校官盯着壮汉，疑惑问道：“你们是哪里的？”

壮汉从杀在腰间的宽布带里抠出一个腰牌，递给校官说：“请兄弟过目。”

校官接过一看，那腰牌上写着：

两广总督行辕护卫亲兵校官李武

“你就是李武？”校官问。

“在下正是。”

“听说两广总督行辕驻扎在广西庆远剿匪，你为何跑来这里？”

“我有公干在身。”

“既是公干，为何不穿军服？”

“老兄倒像是审案子的。”

李武把校官拉到一边，把自己的公差大致述说一遍，校官朝仍在轿子里坐着的李延扫了一眼，低声问道：“他就是卸任总督李大人？”

李武点点头：“正是。”

校官便趋身过去，朝李延打了一揖，说道：“锦衣卫衡山卫所把总姜风拜见李大人。”

李延微微颔首，抬手招了招，说道：“近前说话。”

姜风走近轿门，李延问他：“你为何要拦我轿子？”

姜风答道：“回李大人，明日有钦差上山进香，卑职奉命清道。”

“钦差进香？哪个钦差？”

“听说是京城大内来的一位章公公，奉圣命来衡山拜香，为皇上祈福。”

“啊，有这等事。”李延略一沉思，又问：“这位章公公今在何处？”

“听说今日到衡州，明日一早上山。”

“如此说来，明日就得封山了？”

“正是，”姜风指了指曲折而上的苍茫山道，说道，“现在就封山了，各条路口上都有人把守。”

“这么说来，我慕名而来，现在只能扫兴而归□。”

李延说罢踱下轿来，伸展了一下坐僵的身躯。他毕竟久居高位，尽管卸了官袍，但举手投足仍还有一股大官派头。姜风也是见风使舵之人，这时便用巴结的口气跟在李延身后说道：“卑职奉命封山清道，办的也是钦差，但李大人毕竟是官身之人，不算闲杂人等。你照旧游山就是，只是明日若碰上章公公的拜香队伍，稍稍回避些个。”

尽管李延心中有一种“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但姜风毕竟给了他台阶，让他面子上还过得去。他当即喊过董师爷吩咐：“你给这帮弟兄们拿点银子，折算我李某请他们喝顿酒。”

董师爷刚刚遭到羞辱，心里还有气，回到自己轿子里拿出一锭十两的纹银，拍到姜风手上，悻悻说道：“兵爷，往后做事，别把眼珠子搭在脚背上。”

姜风咧嘴一笑，答道：“大水冲了龙王庙，这是常有的事，还望董师爷原谅这一遭。”

说话间，已是金乌西坠，晚霞满天，归巢的雀鸟一阵阵飞过头顶。李延手搭凉棚，遥看一座铁青色的峰头被万山推出，直插云霄。便问姜风：“那最高峰是哪里？”

姜风回答：“那正是南岳最高峰祝融峰。大人来朝南岳，一定要到那里的祝融殿抽一支南岳灵签。”

“灵吗？”

“灵验得很。当今的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十五年前在那里抽过一支签，解签的老道说他不出十年就要当大学士，张居正只当是玩笑话，把那支签摔到地上，哪知道十年后，老道士说的话果然印证了。”

李延听了吃惊，说别人他不知晓，这张居正可是当今内阁次辅，官场中有名的铁腕人物，代替他接任两广总督的殷正茂正是张居正的

同年好友。顷刻间他觉得世事真是如同这山间白云，去来无迹，卷舒无定。他心中默算了一下，十五年前正是嘉靖三十五年，已经隔了一个年号，便问姜风：

“张居正抽签的事，你怎么知道？”

姜风听出李延的怀疑，便指着周围一些看热闹的山民说道：“李大人以为我姜风吹牛皮，不信你问问这些山里人，有谁不知道这件事？”

人群中立刻叽喳一片：

“姜总爷说的是真话。”

“祝融殿那个老道士还在，不信你去问他。”

……

众人的话把李延的情绪撩拨了起来。他再次望了望祝融峰，刚才还历历在目的葱翠山脉顷刻间被浩浩白云吞没，只剩下一座突兀的峰头，在绚丽的晚霞中发散出闪闪熠熠的光芒，不由兴奋地说道：

“走，上山，今夜里，我就去会会那位老道士。”

姜风赶紧阻止说道：“李大人不必性急，从这里到山顶，还有二十来里山路，天马上就黑了。从这里上南天门，山路陡得很，抬轿子危险。你不如就此住一个晚上，天明再出发。”

李延想想也有道理，抬眼把周遭看了一遍，除了三五间茶棚食肆，再也不见一幢像样的房舍，便问：“这周围哪有旅店？”

姜风答道：“旅店没有，但近处有一座福严寺，却是可以入住的。”

“我们一行这么多人，住得下么？”

“住得下，李大人有所不知，这福严寺是南岳第一古刹呢。当年张居正大学士上山，第一夜也是住的福严寺，如今寺里头还留了他的一首诗。”

“既如此，我们就去福严寺。”

“好，我给李大人带路。”

姜风说罢，先派了一名军士飞跑福严寺报信。李延又重新登轿，不过一盅茶工夫，拐过一个山嘴，便看见半坡之上，古树丛中露出一道低矮的红墙，墙内几重斗拱飞檐的大殿，福严寺到了。

接了军士的报信，福严寺长老觉能亲出山门迎接。姜风刚把双方介绍过，只听得一阵得得马蹄声急骤驰来，寻声望去，一名军士已在山门前滚鞍下马，喊道："姜总爷，李大人请你火速去南台寺。"

"何事？"

"小的不知，只是要你快去。"

姜风不敢怠慢，朝李延一揖说道："李大人对不起，卑职公务在身，不能奉陪了。还有一个李大人等着我。"

李延本想问一句"又是哪里的李大人？"，想想不妥，一个闲人怎好问别人的公务，只是还了一揖在山门别过，随长老觉能进了寺院。

乍一见到觉能和尚，李延就想到了庆远街西竺寺的百净和尚。所不同的是，百净和尚干瘦冷峻，而这位觉能和尚体态肥胖，慈眉善目，活像弥勒再世。知客僧把这一行客人安顿妥当，又领他们吃过斋饭，尔后各自散去休息，只把李延和两个师爷带到方丈室与觉能和尚叙话。

觉能和尚首先向客人介绍了福严寺的历史，他首先讲了山门上的对联："六朝古刹，七祖道场"。"六朝古刹"是说该寺由慧思和尚建于南朝陈光大元年，慧思是佛教天台宗第二祖，对《般若经》、《法华经》很有研究。他创建于南岳的这第一座寺庙，初名般若寺，到了唐先天二年，禅宗七祖怀让来般若寺住持，辟寺为禅宗道场，一时僧徒云集，声震江南，这下联的"七祖道场"即指这一段历史。后来到了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有一名叫福严的高僧来寺中任住持。在原般若寺基础上增修扩建，较之从前规模更大，遂无论从影响到建置，都无疑成了南岳第一巨刹。后人为了纪念福严和尚的功德，便把般若寺更名为福严寺。如今寺中僧众一百余位，每日来寺中敬香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旺时达一千多人。

觉能和尚如数家珍向李延介绍情况，李延却心不在焉。一到这种求神拜佛的地方，他就想到自家的荣辱祸福，耐着性子听觉能把话说完。他就问道：

"庆远街西竺寺住持百净和尚这个人，不知师傅知道否。"

"从未谋面，但听说过，"觉能和尚笑了笑说，"听说他从不住城市和名山，而且练出了天眼通，能知人吉凶。"

李延眼皮子跳了一下，想到在西竺寺抽的那支签以及百净的解释，说道："老师傅身为南岳第一古刹的住持，想必也是知人吉凶的。"

觉能摇摇头，说道："人之吉凶，毕竟是六道轮回之事，老衲一心向佛，不研究这个。"

李延听出这话有搪塞之意，心里有些不舒服，感到话不投机，便想告辞回屋休息，偏在这时候，董师爷冷不丁冒了一句问话：

"请教老师傅，听姜风讲，张居正十五年前来过衡山，第一夜就住在福严寺，可是真的。"

"这倒不错，也是老衲接待的。"

"听说他还留了一首诗在寺里头。"

"是的。"觉能眯眼儿看着董师爷，语气中充满自豪，"施主想看看？"

董师爷看着李延。本来已生了睡意的李延一听有了新鲜事儿，当即答道："还请老师傅拿出来，让我等见识见识。"

觉能当即命在一旁侍候茶水的小沙弥去里屋取出一个立轴来，董师爷上前帮着抖开，展在李延面前。灯光不甚明亮，李延凑近细看，是一首七律：

苏耽控鹤归来日，李泌藏书不仕年。

沧海独怜龙剑隐，碧霄空见客星悬。

此时结侣烟霞外，他日怀人紫翠颠。

鼓棹湘江成远别，万峰回首一凄然。

诗题为：赠沈山人次李义河韵书为福严寺觉能上人补壁张居正。

李延在两广总督任上，看过好几份兵部转来的张居正的亲笔批示，因此对这立轴上的字迹是熟悉的。这位大学士的书法藏灵动于风骨之内，寓冷峻于敦厚之中，原也是别拘一格。眼前这幅字除了上述特点，似乎还添了一点超然物外的烟霞之气。李延读了一遍诗后，接着欣赏书法，最后又把诗再三玩味。自认为已悟透了这首诗的底蕴，于是问两位师爷："你们两个，平常也好哼哼唧唧作诗，看出这诗的意思么？"

董师爷一向以才子自居，这会儿见主人考问，便干咳一声，颇为自信地回答："在总督府办差时，我看过一份吏部咨文介绍阁老们的履历，首辅高拱今年六十一岁，次辅张居正今年四十八岁，据此推算，张阁老写这首诗时，实际年龄只有三十二岁。我不知道那时张阁老在何处为官，怎么有空游衡山。"

觉能长老插话："那时张居正不在任上，他因病从翰林院编修的官位上退下，回到湖广荆州府老家养病，这期间他上了衡山。"

董师爷伸指头戳着立轴上"李义河"三字，说道："这个李义河想必就是当今的湖南按察使李大人了。"

觉能长老点头答应："正是，这个李义河是张居正的同年，又是同乡，那时也恰好在家养病，二人就结伴上了衡山。"

董师爷弄清这些细节，接着就习惯地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开始眉飞色舞摇头晃脑地发表高见：

"这诗中的第一句，苏耽控鹤，用的是《神仙传》中的故事，说的是桂阳人苏耽，一日有白鹤数十只降于门，载他而去，苏耽如此就成仙了。第二句李泌藏书，用的是衡山的故事，唐人李泌，当过玄、肃、代、德四朝宰相。出仕之前，他在衡山隐居了十年。他隐居的住所叫端居室，室内藏书上万册，韩愈有诗写道'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这个邺侯就是李泌，是他当宰相后的封号。我还听说过李泌在衡山'食芋得相'的故事。据说有一天李泌到附近寺院听和尚念经，他从念经的声音中听出有个和尚与众不同。便暗暗打听这个和尚的底细，弄清楚他法号明瓒，白天干苦力，晚上睡牛棚，每天早午两顿饭，吃的都是别人留下的剩饭剩菜，除了做事、念经，他从不和人交言。也不讲整洁，邋邋遢遢的，和尚们背地里都叫他为'懒残和尚'。李泌从见懒残和尚第一眼开始，就认定这是个深藏不露的世外高人。一天深夜，李泌偷偷摸摸来到懒残和尚独居的牛棚，自报姓名，并恭恭敬敬向懒残和尚行礼。懒残和尚好半天不搭理，突然一抬头，把一泡痰吐到李泌脸上。李泌也不气恼，只默默把痰抹掉。懒残和尚仍不搭理他，只自顾从火灰中扒出一个煨熟的泥芋，灰也不打、皮也不剥就这么吃起来。吃着吃着，瞟了一眼李泌，见他仍毕恭毕敬站着，没有走的意思，就叹了一口气，把手中吃剩的半个泥芋递给李泌，说：'吃下这半个芋头，也勿多言，下山领取十年宰相去吧。'李泌吃下这半个芋

头，听懒残和尚的话下山去了，到了京城，果然当了十年宰相。觉能长老，我的这个故事有没有讲错？”

“没有。”觉能和尚早就坐回到椅子上，一直闭目敛神来听，这会儿睁开眼睛，微笑答道：“这个懒残和尚，也不知从何处来的，一到衡山就在福严寺挂单，那时还不叫福严寺，叫般若寺。”

李延听得出神，这时插话惊问：“懒残和尚后来哪里去了？”

“走了，”觉能和尚肃敬地说，“当时庙里僧人，谁也不知道懒残和尚怎么走的，李泌当了宰相后曾回来找过，也是怏怏而归。”

“衡山聚五岳之秀，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啊！”

李延免不了一番感叹。董师爷见众人情绪都被他调动，越发得意，继续说道：

“张阁老这第二句诗，李泌藏书不计年，实乃是全诗的关键，说明他当时的心境，觉得入仕为官没有意思，想终老林泉。这也难怪，十五年前，正是奸相严嵩一手遮天，天下士人顺他者昌，逆他者亡，许多为官之人，都有归隐之思……”

董师爷口若悬河，扯起黄瓜根也动，李延知道再让他说下去，一个时辰也打不住，便挥手打断他的话头，转而问一直不吭声的梁师爷：“老梁，你有何高见？”

梁师爷是个闷嘴葫芦，虽然也偷偷摸摸做几句诗，却从不在人面前炫耀。主人问话，他愣住一会儿，木讷说道：“只不知这个沈山人是谁。”

李延一笑，说道：“这算是问到正题儿了，要理解这首诗，沈山人是关键。”

觉能和尚说道：“这个沈山人，也是个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人物。他曾在我们福严寺借居了两年，也是很少同人搭话，除了看书静坐，就是登山涉水。张居正来寺中住宿，沈山人正在寺中，不知为何，两人一见面就有许多话说，秉烛夜谈一直到天亮，然后就有了这首诗。”

耐不得寂寞的董师爷，立即接了觉能和尚的话说：“这个沈山人，该不会是第二个懒残和尚吧。”

觉能婉转回答："福严寺是七祖道场，天下法院，常有不可思议事发生，也是常事。"

李延对觉能的话很是信服，说道："我看这个沈山人，定然是世外高人。世上先有黄石公，后有张良；先有懒残和尚，后有李泌。沈山人借居福严寺，想必是要在这里等候张居正，为他指点迷津的。"

觉能和尚频频点头，答道："老衲也曾这么想过，自两人那次见面之后，一晃十五年，衡山上再不见沈山人的踪迹。"

李延此时心境突然变得苍凉起来。说到李泌，可以作为一则历史的美谈来欣赏。说到张居正，就无法摆脱个人的恩怨及利害关系来作局外人了。高拱与张居正两人，尽管当年也曾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但随着局势演变，为了争夺宰辅之权，当年的这一对朋友无疑已成了水火不容的生死冤家。上衡山之前，李延并没有认真思考过张居正的事情。他总以为高拱圣眷甚深，总揽朝纲多年，上至皇上，下至百官万民，莫不对他多有依赖，真可谓是具有移山心力的威权人物。张居正比起高拱，无论是资历还是影响都远逊一筹，根本无法与之抗衡。但现在看来，事情比自己想象要复杂得多。如果张居正果真有高人指点，得佛光庇护天地造化之机，那么他取代高拱是迟早要发生的事。他想到张居正曾三番五次推荐殷正茂接替他出任两广总督，都因高拱阻梗而作罢。这次得以实现，是高拱突然改变主意呢，还是张居正的影响力在上升？他因远离京城不明情况而无从判断。但离任一个多月来，却没有收到高拱的只言片语，究竟是座主对他生气还是有难言之隐呢？这也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日京城大内章公公奉圣旨上山敬香祈福，这也不是一个寻常的举动。大凡只有国家遭受大灾或皇上病重才有此举。皇上病情究竟如何，他因读不到邸报而不知晓确切消息。但凭多年的为官经验，他知道京城正在酝酿着一场暴风骤雨。尽管被撤职，他对高拱依然一往情深，他坚信只要高拱在位，他还会有东山再起之日。但是，如果张居正取而代之呢？他想起自己在两广总督任上贪污百万两银子军费之事，顿时心惊肉跳。尽管他用二十万两银子塞住了殷正茂之口，但如果形势变化，殷正茂还会不会守口如瓶，不揭他隐私呢？思来想去，他隐约感到，张居正上台之日，就会是他灭顶之灾到来之时。他瞥了一眼坐在对面的慈眉善目的觉能和尚，忽然

觉得他深不可测，很想与他单独交谈，便对两位师爷说道：“你们两位且回房歇息，我与长老再闲聊会儿。”

两位师爷起身告辞，方丈室内只剩下觉能与李延两人。已交亥时，寺院一片寂静，远处偶尔传来一两声宿鸟的啼唤，更增添了山中的神秘感。忽然，一阵穿堂风吹来，把李延座旁烛台上的蜡烛吹灭，屋子里物件影影绰绰，只觉能手中捻动的佛珠闪动着幽幽的微光。这情形李延骇怕，不由自主地并拢双腿攥紧拳头，待小沙弥重新点燃蜡烛，李延虔敬问道：

“觉能长老，你觉得张居正真的有宰辅之命么？”

觉能已看出李延神情恍惚，似有难言之隐。心想这在失意之人在所难免，但为何总要围绕张居正谈话，倒叫他费解。略作思忖，答道：

“张居正现在不已经是阁老了么？”

“阁老与宰辅还不一样，宰辅是首相，如今的宰辅是高拱，张居正只是一个次辅而已。”

李延一番解释，觉能听得无味，只依自己的思路回答：“当年沈山人与张居正究竟谈了些什么，老衲无从知道。但张居正在祝融殿里抽的那支签，倒有人把那签文抄来送我。”

“签文如何说？”

觉能想了想，念了四句诗：“一番风雨一惊心，花落花开第四轮。行藏用舍皆天定，终作神州第二人。”

李延仔细听过，说道：“这签诗倒是明白如话，只是不知藏有什么玄机。”

觉能回答：“玄机在第二句与第四句上。人生十二年逢一个本命年，即一轮。四轮加起来是四十八岁，这是第二句中的玄机。第四句其实也没有什么玄机。神州第一人是皇帝，在皇帝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是宰相，就是本朝的首辅。神州第二人即是首辅。”

李延惊诧地说道：“张居正今年正好四十八岁，难道他要当首辅了？”

觉能目光一闪，双手合十说道：“阿弥陀佛，这是天意。”

李延顿时觉得周身冰凉。觉能看到李延脸色大变，也是疑惑满胸。但他谨守出家人本分，无心打探别人隐情，倒是李延按捺不住，沉默一会儿后说："觉能师傅，你看在下近期内是否有灾？"

觉能歉然一笑，答道："李大人，方才老衲已经说过，尘世间吉凶悔吝之事，老衲一概不去预测。"

李延以为觉能推诿，仍央求道："觉能师傅若能为在下指点迷津，也不枉我到福严寺走这一遭。何况佛家人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觉能停止拨动手中念珠，盯着李延说："李大人此话言重了，你如今解甲归田，好端端作天地间一个闲人，如何要人救命？"

李延长叹一声，欲言又止。觉能接着说："今夜月白风清，不知李大人可否有兴趣，陪老衲出去走走。"

"去哪里？"

"我们这寺院后门外，掷钵峰上有一个台子，是当年李泌登高远眺之地，那里至今还留有一块大石碑，镌刻着李泌亲书的'极高明处'四个大字。"

"极高明处？"

"对，极高明处！"觉能说着站起身来，探头看了看窗外月色，悠悠说道，"到了那里，你就明白李泌为何会写这四个字。"

李延深深吁一口气，说道："我随你去。"

两人走出寺院后门，沿着院墙一侧迂回而上不过百十来步，便看到几株盘龙虬枝的古松，挺立在空□皎洁的月色之中，古松之旁，是一个两丈见方的平台，有一方石桌和四个石凳。

"这就是极高明台？"李延问。

"这就是极高明台。"觉能和尚说着伸手朝上一指，"你看，那就是李泌留下的石碑。"

李延顺手看过去，果然看到挨着岩壁立了一块大碑。也就在这时候，几乎两人同时都看到了，碑底下盘腿坐了一个人。

"咦，有人！"

李延一声惊叫，连着后退几步。觉能和尚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站在原地说道：“不知是何方高人，深更半夜坐在这里，吓着了我们寺中远道而来的施主。”

那人盘腿坐在原地不动，开口说话，声音中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

“请觉能上人恕罪，我专在这里等候你们寺中这位远道而来的施主。”

“你是谁？”

“不要问我是谁，我是天地间一只孤鹤。”

“孤鹤？”

“那就叫我孤鹤吧。”

凭感觉李延觉得眼前这个人并非歹徒。他定了定神，走上前来问觉能：“你不认识他？”

觉能摇摇头。

“孤鹤”又开口说话了：“李大人，我等你已经很久了。”

李延小心答道：“我不认识你。”

“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夜里，我想与李大人在这极高明处，作披星戴月之谈。”

谈了一晚上的奇人奇事，李延却是没想到会在自己身上发生。他甚至觉得这位“孤鹤”就是沈山人一类人物。觉能把他引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他获得“极高明”的人生韬略。想到这里，他不禁有些兴奋，便问觉能：“觉能师傅，依你之见呢？”

觉能感到这个人来得突然，只含糊回答一句：“一切随缘。”

“孤鹤”紧接着觉能的话说道：“觉能上人说得很好，相见即是缘分。”

李延问：“孤鹤先生，你要和我谈什么？”

“谈解脱法门。”

李延一听这是佛家语言，便相信真的遇到高人了。嘴上没说什么，屁股已坐到石凳上了。觉能见状，道一声“阿弥陀佛”，当下辞过两人，依原路折回寺中。

第十五回　李按台坐镇南台寺　邵大侠月夜杀贪官

姜风在福严寺山门前与李延一行告别，随报信的武弁即速来到南台寺，在这里等他的“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湖南按察使李义河。

五月初，皇上接受李贵妃的建议，派出大内中贵分别前往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九华山、青城山、武当山、崆峒山以及衡山等八大佛道名山敬香祈福。历来，这种大型的皇室活动，虽不关涉国计民生，内阁也得积极参与，协助办理。接到旨意之后，内阁照会礼部以及钦天监选派了八名官员陪同大内中贵一同前往。又从兵部选派八名官员，各领一队锦衣卫，负责沿途的保卫和接送工作。这八支队伍选了吉日，一同离了京城浩浩荡荡前往各处名山。给皇上办差，那领队的中贵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随行人员，也都骄焰逼人。这八支敬香队伍一路行州过县，都有地方官员过境接送。那些头顶乌纱身穿官袍的官员，都是饱读诗书的进士出身。虽然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皇上跟前那一群“没根”的男人，却又得罪不起。敬香队伍到了自家管辖地界，好酒好肉款待不说，还得以孝敬皇上置办“香火钱”的名义，大大送上一笔银子。却说来衡山敬香的这一支队伍，领头是内宦监太监章公公。他人还没有离开京城，张居正就写了一封信给李义河，告诉这位章公公原是李贵妃所居慈宁宫的管事牌子，希望李义河慎重对待。就是没有这封信，李义河也不敢怠慢，有了这封信，他更是把它当头等大事来办。在长沙接到章公公一行，为之大排筵席接风，着实热闹了一番。尔后，趁着章公公在长沙还和其他官员有些应酬，李义河又先行动身来到衡山，就地指挥安排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事宜。在李延上山的头一天，李义河就住进了衡山南台寺。衡山上有福严寺、方广寺、丹霞寺、南台寺四大丛林，均是唐朝以前的古刹。其中以南台寺周围的风光最好，而且为施主准备的住房也最为精致，李义河选中这里作为章公公一行上山敬香的居留之所。

这李义河也的确是一个能上能下的角色，一个官居四品的堂堂按台大人，亲自指挥一应杂役清理打扫寺院客舍。哪里该摆一只椅子，哪面墙上该挂幅画儿，他都要亲自发话。最后还与方丈一起制订出接风“素筵”的菜谱。忙活了一天，人也有些乏了。回到客舍躺在竹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忽然听得寺院里传来喧哗，命人前去询问，告之

说是前来投宿的香客，已被寺中的知客僧回绝了。李义河由此想到众多的游山客身份不明，若让他们滞留山上，其中如果藏了歹徒惊扰为皇上祈福的“钦差”，那自己的十分殷勤也就会全都泡汤。想到此，他便命人火速去找姜风，要他连夜派兵前往各寺院道观，把留宿山上的游山客一律清下山去。

却说姜风气喘吁吁跑来南台寺，叩见李义河领取指示后，当即面有难色。

“看你脸上有犯难之意，究竟有何事情？”李义河坐在躺椅上，斜睨着垂手站立的姜风。

姜风一介武夫，说话直捅捅的：“我这个把总，管带一百来名兵士。这山上各处寺观住宿的游客，多则上千，少说也有几百人，如何一时清得干净。”

“做一点事就叫苦，这成何体统！”李义河说着就恼下脸来，申斥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朝廷花大把银子养着你们，就指望这时候派上用场，你莫给我低眉落眼做脸色，反正今晚上要把游客清理干净。”

姜风知道拗不过，便说：“李大人，这任务卑职接下，但我也得讨个章程。”

“说吧。”

“如果游客不肯走呢？”

“撵！”

“撵也撵不走呢？”

“你这个把总执行公务，有随机处置之权，这样简单的事，还须问本官？”

“按台大人，我当然得问。卑职手下兵士，个个手执兵器，如果和游客推搡扭打起来，说不定就会闹出人命。”

“你想吓唬本官？”

“卑职没有这个意思，按台大人不要误会。”姜风忙不迭声解释，“去年八月南岳香市，一天上山敬香的游客就有一万多人，卑职手下人维持秩序，就和一些愣头发生冲突，双方动起刀来，还真的闹出了人命。”

“既是这样，碰到蛮不讲理的人，不等他动手，先拿枷把他锁了。”

“这也是个话。”

姜风本是领会的意思，但话说得不得体，李义河也就产生了“秀才遇到兵”的懊丧。姜风还欲问什么，庙里的知客僧走了进来，说是方丈请李义河过去。

李义河随知客僧走过一个过堂，到了对面厢房，这里也是一排客房，方丈站在一间客房门口，朝迎面走来的李义河施了一礼，说道：“依李大人的意思，我们用碧纱笼把这首诗罩了，不知合不合意，还请李大人过目。”

李义河跨进房间，这是寺中最好的客房之一，预备给章公公住的。只见雪白的墙壁上安置了一个制作精巧的碧纱笼。内中罩着的是书在白粉墙上的一首诗：

一枕孤峰宿暝烟，不知身在翠微巅。

寒生钟磬宵初彻，起结跏趺月正圆。

尘梦幻随诸相灭，觉心光照一灯燃。

明朝更觅朱陵路，踏遍紫云犹未旋。

落款九个字：宿南台寺，张居正并书。

李义河偏着脑袋盯着墙壁出神，方丈也不知他是在欣赏诗呢还是欣赏碧纱笼。站在一旁等了一会儿后，小声问道：“李大人，这碧纱笼你看做得如何？”

“很好，很好！”李义河略一点头，扫向方丈的眼风，也就显得格外的兴奋，“十五年前，我与张居正结伴来游衡山，那时他从翰林院编修职位上退下来养病，我从户科给事中的位子上退下来养病。两个六品官，都三十啷当岁，养病在家。无官一身轻，游山玩水，真是不亦乐乎。我们游衡山的第一夜，住在福严寺，第四夜就住进南台寺。那时，你还不是这里的方丈。那夜里，我们两人在寺里就着斋菜喝了一点酒，趁着酒兴，张居正随口吟了一首诗，并让小沙弥拿来笔墨，把这首诗写到墙上。那时候，张居正满脑子装的都是一些出家人的思想。十五年了，我二度上山，见到这首诗如见故友。张居正已由六品编修跃升为一品内阁大臣，再也没得空闲做当年那种出家梦了。不过

他的诗留在南台寺墙上，真的成了南台寺的珍宝。明日让章公公住进这间房，他一定也很高兴。”

李义河提起的这段往事，现在的南台寺方丈虽不是当事人，但老早就听说了。他对张居正留在墙上的这首诗，还是精心保护，只是不曾想到应该弄个碧纱笼罩起来。

“方丈师傅，这间房平时锁起来，只有像章公公这样的钦差或者封疆大吏来了，才打开让他们一住，你看如何？”

一直点头应承却不说话的方丈，见李义河问上脸来，只得答道：“李大人提议极好，老衲照办。”

一直跟来看热闹的姜风，这时冷不丁插上一句：“听说张居正要当首辅。”

“你听谁说的？”李义河问。

“祝融殿的老道人，十五年前，张阁老在那里抽了一支签，按台大人不是跟在一起么？”

李义河听了这句话尽管心里头热乎，但表面上却不得不板起面孔训斥：

“你大小也算是吃皇粮的人，怎好如此信口开河？啊，真是的，你为何不去执行公务，却跟来这里？”

姜风又是抱拳一揖，说道：“回按台大人，卑职还有一事须得请示。”

“请讲。”

“清理山上游客，是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开赶呢，还是有所分别。”

“一律开赶。”

“如果游客中也有官身，怎么办？”

“哦，这大约不会吧。”

“眼下就有一个。”

“谁？”

“刚刚卸任的两广总督李延。”

“李延？”李义河大吃一惊，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忙追问一句：“你说是从广西庆远卸任的那个李延？”

“正是。”

“他现在何处？”

“福严寺。”

姜风接着把他遭遇李延的事情讲述一遍，李义河感到事情真是太巧。大约两个月之前，他奉张居正之命秘密去了一趟庆远街，尽管殷正茂闪烁的态度令他不满，但他仍从别人口中探到李延贪墨的一些蛛丝马迹，如今在朝廷敬香队伍到来之际，李延又突然出现在衡山，这究竟是赶巧儿的事呢，还是李延要来这里同什么人接头？李义河顿时多了一份警惕。思忖一会儿，他突然一改对姜风的生硬态度，拍拍他的肩膀，亲热地说：“走，回到我房间去，就这件事情，我们再好好谈谈。”

听着觉能老和尚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寺院后门吱□响了一下，接着复归于静。“孤鹤”这才起身沿着台子周边的石栏杆走了一圈，然后拣了一个石凳，与李延隔着石桌相对而坐。觉能和尚走后，李延的心情忐忑不安，虽然他求访异人的心情迫切，但眼前这个人出现得过于突然，又叫他放心不下。趁着孤鹤散步之时，他偷偷打量，见他身穿一件三梭布道袍，月光下分不清道袍的颜色是青还是黑。头上戴了一顶很有仙家气韵的忠静冠，脚上穿着白布袜，蹬了一双麻耳草鞋。虽看不清他有多大年纪，但从下巴上那三绺长须来看，恐怕也是五十岁开外的人了。

刚坐定，孤鹤先开口说话：“李大人，你从庆远一路走来，恐怕老是提心吊胆吧。”

这第一句话就让李延心里发怵。但他毕竟是当过两广总督的人，稳稳神，便用半是不满半是试探的口吻说道：“先生怎好这样说话。”

孤鹤一笑，讥刺道：“常言道，落毛的凤凰不如鸡，李大人现在也算是落难之人，怎么能够还像两个月前那样，对人颐指气使？”

李延被噎了一下，抱拳又问：“请教先生尊姓大名，是何方高人？”

“方才已经说过，相逢何必曾相识，你叫我孤鹤好了。”

“孤鹤先生，你好像对我的情况很熟悉。”

“是啊，”孤鹤目光闪烁，让人感到有一股逼人的寒气，“高拱是你座主，这是天底下人都知晓的事。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两广总督这样的要职，怎么会轮到你？”

这等于当面掴人的耳光，李延脸上挂不住，恼怒说道：“孤鹤先生，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好这样当面羞辱别人。”

孤鹤答道：“忠言逆耳利于行，李大人，如果三年前你上任之初，身边有我这等人向你说真话，你就不会自恃有高拱这样的后台，而为所欲为不顾后果，以致落到今日的下场。”

李延一怔，觉着这位高人说话虽然难听，但句句是实。不免长叹一声，接着问道：“依先生之见，往后我的祸福如何？”

“大人自己怎样看呢？”

“先生既然什么都知晓，我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李延回道，“我的前程祸福，都连在恩师座主身上。”

孤鹤点点头：“此话不假。”

“可是，我现在担心的是，座主首辅之位难保啊。”

“大人为何会有这层忧虑？”

“或许这里头有天意。”

李延接着把在福严寺所见所闻说了一遍。孤鹤听得仔细，接下来说：“天意难违这话不假，张居正与高拱，一个是太师，建极殿大学士，一个是少师，文渊阁大学士。都是封侯拜相之人。一入内阁，就算是应了天意。至于他们两人往后谁为首辅，这要看当时的造化。”

“依我之陋见，所谓造化，就是人事浮沉，听说明日要来一位章公公上山敬香，为皇上消灾祈福，说明皇上病情不轻……”

李延说着把话头打住，他发现孤鹤把头扭向那块“极高明处”石碑，似乎在倾听什么。

“孤鹤先生？”李延喊了一句。

孤鹤“哦”了一声，把头掉回来，说道：“我听到石碑后边有□□□□的声音，似乎是只野兔子。请李大人继续说。”

断了这一下，李延突然觉得方才说的都是闲话，于是言归正题，问道：“先生说过，今夜你要为我开释解脱法门。”

“是的。”

“何为解脱法门。”

“就是一了百了，万事皆休。”

“这种话我听过。”

“啊？”

“是庆远街西竺寺住持百净说的，话头不一样，但意思差不多。我离开庆远之前，曾向他请教吉凶，他让我读一首唐伯虎的诗。”

“唐伯虎可是有名的风流才子，百净让你读他的哪一首诗？”

“漫兴十首中的第三首。读是读了，但李某不才，一直没有解透诗中的玄机。”

“还记得那首诗么？”

“记得。”

李延说着，便用手指叩着石桌，低声吟哦起来：

伥伥暗数少时年，陈迹关心自可怜。

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梦中烟。

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

老后思量应不悔，衲衣乞食院门前。

自那次去西竺寺拜会百净回来，李延从唐伯虎诗集中找到这首诗，闲来无事就吟哦几遍。因此这短短五十六个字早已烂熟于心。此时此地再次吟诵，竟止不住满腔酸楚。念罢诗句，已是喉头哽咽，不能自已。

“唐伯虎这首诗，果真充满了伤感。”孤鹤抚着三绺长须，喟然叹道，“前程两袖黄金泪，公案三生白骨禅。李大人，这两句诗中，就藏了真正的解脱法门啊！”

“啊，请先生开释。”

“本来，高阁老已经为李大人安排了一个锦绣前程，怎奈先生财迷心窍，贪墨巨额军饷，这不是‘前程两袖黄金泪’又是什么？至于‘公案三生白骨禅’嘛，先生是明白人，难道非得让我点明么？”

李延心下一沉，忖道：“他怎么知道我贪墨军饷一事？”越发觉得这位孤鹤神秘莫测。事既至此，也顾不得面子，只哭腔哭调地说道：

“先生既然什么都知道了，还望指点迷津。”

孤鹤摇摇头，眉头紧紧拧住，半晌不作声。这副神情让李延产生了大祸临头的感觉，他起身绕过石桌，竟扑通一下跪倒在孤鹤面前，嘴中连连哀求：“还望先生施行大德，拯救李某。”

孤鹤并不去扶起李延，而是抬头望天，只见一轮明月挂在星空，极高明台旁边，几棵古松的枝叶反射着细碎的银白色的光芒，远处黑簇簇的峰头像一团团起伏不定的乌云。孤鹤仿佛受到了什么启示，铁青的脸色稍稍松弛一下，缓缓说道：

“李大人，你且起来。”

看到李延艰难地爬起来坐回到石凳上，孤鹤接着说道：“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

“你是谁？”李延睁大了眼睛。

“实话告诉你吧，我姓邵，人称丹阳邵大侠。”

“邵大侠？”李延一阵惊愣，问，“你就是那个为高拱谋取了首辅之位的邵大侠？”

“正是。”

李延顿时像溺水者抓到了一根浮木，他一把扯住邵大侠的手，激动地说：“李某久闻邵大侠大名，没想到能在衡山见到你，实乃三生有幸。”

邵大侠推开李延的双手，阴沉说道：“李大人，先不要说这些不见油盐的屁话。我说过，我是来为你开启解脱法门的。”

“多谢多谢。”李延一下子变得神采飞扬，说话也畅快起来，“邵大侠真是神机妙算，掐准了今夜我要来这极高明台，事先就来这里把李某候个正着。”

邵大侠勉强一笑，答道：“李大人过奖了，我邵某可不会什么神机妙算，从桂林开始，我就偷偷跟着你，一直跟到这衡山。”

“你跟了我半个月？”

“是啊，确切地说，是十七天。”

“你为何要跟着我？”

“奉内阁首辅高拱之命。”

“是座主让你来救我？”

“救你？也算是吧，”邵大侠看到李延眼神里充满了期望，内心不禁产生些许怜意，但一闪即过，接着委婉说道，“正是你的座主，让我来向你传授解脱法门。”

“何为解脱法门。”

邵大侠盯着李延，鄙夷地说：“你这是第二次问，我再回答一次，一了百了，万事皆休，就是解脱法门。”

李延仍然胡涂，他搔了搔额头，自言自语道：“一了百了，怎样才是了呢？”

邵大侠见李延执迷不悟，也不想再同他绕弯子，干脆明了说话：“双眼一闭，两脚一伸，不就一了百了？”

李延一听大惊，失声叫道：“怎么，你要杀我？”

邵大侠冷笑着回答：“不是我要杀你，而是你自寻死路。”

李延吓得面如土灰，讷讷问道：“为何是我自寻死路？”

“为的就是你贪墨太甚，辜负了高阁老对你的荐拔之恩。”

邵大侠说话的声调虽然不高，却像寒剑一样刺来。李延两股战栗，结结巴巴地分辩道：

“不会，一个月前我还专门给座主去了一信。我李某虽然能力有限，但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你给高阁老的信，说的什么？”

“这……”李延欲言又止。

“说呀！”

邵大侠一再威逼，李延长叹一声，说道：“既然你和老座主这等关系，我也没有必要隐瞒了，我想老座主年纪也不小了，为了他日后的归田计，我为他在南北两处购置了五千亩田地。老座主对我多年提携，信任有加，这也算是在下对老师的一点心意。”

听罢李延的剖白，邵大侠又是冷冷一笑，讥道：“如果没写那封信，你兴许还有一条活路，正是这封信，这世上才留你不得。”

“怎么，是老座主要杀我？”

李延战战兢兢，说话声调都变了。邵大侠盯了他一眼，一字一顿地说：“你不要冤枉了高阁老。他这次差我邵某前来会你，只是要我传话给你，好好儿回老家呆着，老老实实夹起尾巴做人，并一再交待要我不要难为你。但我邵某跟了你多日，看你一路上的铺排光景，觉得如果留你性命，终究是给高阁老留下了祸口。”

“邵大侠，你？”

“李大人，我邵某明人不作暗事，像你这等贪墨的昏官，我实在不肯放过。要恨你就恨我邵大侠。”

至此，李延已是汗流浃背，求生的本能让他跪在地上，涕泪横流地说道：“邵大侠，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如此待我？”

“为了高阁老的前程，我邵某只能借你这颗头颅了。”

李延一听这话，从地上爬起来拔脚就跑，却不知何时钻出两个人来，提着明晃晃的砍刀封住去路。李延想大呼“救命”，其中一人用刀尖指着李延的喉管，低声喝道：“你胆敢喊叫一声，立马叫你脑袋搬家。”

李延见状，又回转身来跪到邵大侠脚下，苦苦哀求道：“邵大侠，我与你无冤无仇，还望饶过李某一命。”

“你不死，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就真的难保，你若死了，事情或可还有转圜余地。李大人，百净和尚要你一心向佛，你就留在福严寺，修你的白骨禅去吧。”

“不——”

李延撕肝裂胆一声尖叫，但只叫出半声，就被那位横刀客伸手卡住喉咙。另一位更是手脚麻利，把砍刀朝石桌上一放，伸手从怀中掏出一根白绫，打了个活结，往李延脖子上一套，再把另一头系在树上一拉，李延立马悬空。求生的本能促使李延双脚乱蹬一气，越蹬脖子上的绳套越紧，不一会儿，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两广总督大人，就伸出舌头咽气了。

望着挂在树上还在微微晃动的李延的尸体，邵大侠合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然后扯掉用来伪装的那三绺长须，对两位手下人说：

“走，即刻下山！”

李义河得知李延的死讯，已是三更天气。深更半夜山路陡峭模糊，既不能骑马也不能乘轿，李义河只得在几位兵士的护卫下步行前往。南台寺距福严寺虽然只有三里地，但一色的上山路，李义河又身躯肥胖，待走到福严寺山门前，已是上气不接下气，周身汗湿。早在山门前候着的姜风上前单腿一跪，算是迎接。李义河气喘吁吁问他："李延怎么突然死了？"

"卑职也觉得蹊跷，一听说出了事，我就急速派兵士前去报告大人。"

姜风如此回答，李义河也不再追问什么，跟着姜风往极高明台走去。天煞黑时，李义河得知李延住在福严寺后，把姜风叫到房间问了细微末节。然后拿了一张名刺给姜风，让他去福严寺交给李延，并转告他的意思，让李延在福严寺宽住三天不要出门，待章公公一行敬香完毕下山后再出来游玩，并说等自己把公务料理完后再到福严寺请李延吃饭，以尽地主之谊。李义河这么做原是有两层意思，一是防止李延和钦差见面，二是把他留在山上"软禁"几日，让姜风派人监视他的动静，看他是否会露出什么马脚来。算盘虽然打得好，但谁知不到三个时辰，就有这件令人意想不到的怪事发生。

走到极高明台，只见李延仍悬着白绫挂在树上。随行军士燃了几支火把，借着火光，李义河看到李延伸着舌头两眼圆睁的惨像，不禁一阵恶心，他别过脸喊道：

"怎么还挂在树上，快放下来。"

"卑职是想让大人过目，呃，你们把他放下。"

姜风一挥手，一个兵士跳起来挥刀砍断白绫，只听得扑通一声闷响，李延的尸首跌落在地，两个士兵把他抬到高台里侧，拿来一个床单盖了。李义河瞅了一眼，问道：

"李延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上吊？"

姜风回答："回李大人，依卑职来看，李延并非自己上吊，而是他杀。"

"啊，你如何知晓？"

"听觉能老和尚所言。"

姜风遂把觉能老和尚领李延到极高明台碰到“孤鹤”的事说了一遍。

“这么说，那个自称孤鹤的人是杀害李延的凶手？”

“极有可能。”

“他人呢？”

“早跑得无影无踪，卑职看过现场的脚印，似乎还不只孤鹤一个人，大人请看这个。”

姜风说着拿出一挂用马尾制成的三绺长须，李义河瞥了一眼，问道：“你把老生唱戏用的长须拿来作甚？”

“这是在现场捡到的，据觉能和尚辨认，正是那个孤鹤挂在下巴上的。”

“这么说，孤鹤是化过装的？”

“正是。”

李义河问了个大概，心里头盘算这起凶杀案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仇杀，二是谋财害命。若论仇杀，李延在两广总督任上所结的仇家，无非就是叛民匪首黄朝猛与韦银豹。他们若派人追杀李延，早在广西地面就动手了，何至于千里迢迢追到衡山，因此仇杀的可能性不大。倒是谋财害命的可能性极大。姜风已讲过，杀人现场不只孤鹤一人，会不会是李延身边的人勾结外来的杀手干成这件勾当？常言道家贼难防，李延贪墨军饷聚敛大笔财富的事情，虽可以瞒过天下人，但却不可能瞒过身边心腹。如此推理，李义河顿时兴奋起来，他觉得趁机拷问李延身边之人，说不定可以牵出一个轰动朝野的贪墨大案来。

“姜风。”李义河大喊一声。

“卑职在。”

“李延身边有哪些人？”

“两位师爷，一个姓董，一个姓梁，还有一个叫李武的小校带了十名军士，另外就是十二个抬轿的轿□。如今卑职已把这些人全数拘禁，连庙里的和尚也都严加管制。”

“你做得很好。”李义河大声称赞，接着布置，“你作速在寺院里找一间空房，把那两位师爷弄来，我要连夜审问。”

“是。”

姜风转身要走，李义河又把他喊住，指了指床单盖着的尸首，说道：“这位李延，好歹也做到两广总督位上，是个正三品的封疆大吏，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诚为可叹。你派人到山下大户人家寻个上等棺木，把他收敛了。隆重交给他的家人，也算有个交待。”

姜风领命而去，李义河也走进福严寺，到方丈室拜会了觉能长老。十五年前，李义河与张居正同游衡山，宿福严寺见沈山人都在一起，与觉能也算是故友重逢了。只是重逢得不是时候，李延之死给整个福严寺笼上恐怖的气氛。觉能神情怏怏，与李义河应酬几句，便再也不肯说话。李义河猜想觉能是怕担干系，因此好生安慰。正在两人喝茶磨工夫时，姜风进来告知已找到空房。

“你们找空房做甚？”觉能问。

“做临时公堂，把李延身边的人叫来审问。”

“阿弥陀佛。”觉能双手合掌，缓缓说道，“佛门乃清净之地，出了命案，已属不幸，万不可再作公堂，扰得佛祖不安。”

“那……”李义河知道在寺院里头不好摆官场威风，只好低声商量道：“觉能师傅，李延的命案不连夜突审，恐怕就会让歹人有脱逃之机，深更半夜，不在寺庙里审，哪里会有房子呢？”

“没有抓住孤鹤，审这些无辜之人做甚？”

“不审这些人，又哪里去寻孤鹤？说不定这些人里头，正好有孤鹤的帮凶。”

“罢罢，佛门公门两不相挨，老衲管不了公门之事，只是恳求李大人，不要把寺院当作公堂，亵渎佛门清净之地。”

“亵渎”两字一下子惹恼了李义河，他顿时沉下脸来，讥刺道：“古人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这福严寺并非化外之境，也属王土范围，我李某不才，也是皇命在身，有保境安民之责，李延命案出在福严寺，不在这里审结，叫我还去哪里？”

觉能长叹一声，也不说话，只是闭着眼睛捻动着手中佛珠。李义河朝他抱拳一揖，说道：“觉能师傅，不是李某成心要得罪你，公务在身，实属无奈。”说罢转身随姜风出来，走到那间暂作为公堂的知客

堂，只见权当衙役的兵士已在两厢站定。李义河踱到方桌前坐下，姜风问道：“请大人示下，先带哪一位进来？”

李义河问：“你看那两位师爷，哪一位刁钻些个？”

“姓董那一位。”

“好，就先带上董师爷。”

“带董师爷——”

姜风一声锐喊，不但打破了寺院的宁静，就连寺院门口那棵千年老银杏树上的宿鸟，也被惊得翅膀一阵扑棱。

第十六回　后妃定计桃僵李代　首辅论政水复山重

已经日上三竿。白炽的阳光照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淡紫色的光芒。节令已到仲夏，广袤的华北平原已是暑气蒸人，可是乾清宫里，依旧凉风习习，清爽宜人。比之几天前，乾清宫已是焕然一新，许多陈设都已更新，最显眼的，是西暖阁中那几架春宫图的瓷盘尽数撤下，换上的是几架图书。而且，宫中的太监宫女也换掉了多半。乾清宫掌作太监张贵如今去奉先殿临时管事，隆庆皇帝的梓宫放在那里，一切祭奠如仪，都由张贵负责。接任乾清宫掌作太监的是原慈宁宫管事牌子邱得用。这些变化皆因乾清宫又有了它的新主人——明朝的第十四代皇帝朱翊钧。

却说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全国各地所有官员一律换成青服角带的丧服。在京官员每日到衙门办事之前，一律先到会极门外参加一连七日的跪祭仪式。与此同时，皇太子朱翊钧的登基大典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国不可一日无君，何况又有先帝的付托。接到这道遗诏的第二天，即五月二十六日，新进内阁辅臣同时还兼着礼部尚书的高仪就按仪式所规定上了《劝进仪注》，希望皇太子早日即帝位，并将礼部拟就的另一份《登基仪注》随疏附上。接着，五月三十日，文武百官以及军民代表都来到会极门上表劝进。这都是“一应礼仪”中的程式。虽空洞无物，却得一丝不苟地进行。皇太子接到《劝进表》，也按礼仪作了谕答，这谕答也由内阁代拟：“览所进笺，具见卿等忧国至意，顾于哀痛之切，维统之事，岂忍遽闻，所请不准。”

这样反复了两个来回，到了六月二日，朱翊钧身着□服来到文华殿，接受百官的第三次劝进。当皇帝固然是万人钦慕的一件乐事，但对于一个还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些枯燥乏味的繁文缛节，实实在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坐在文华殿的丹墀之上，朱翊钧听宣读官读完百官所献的第三道深奥艰涩的《劝进表》，便召内阁、五府、六部等大臣进殿，煞有其事地商议一番，然后按内阁票拟传出谕旨：

卿等合词陈情至再至三，已悉忠恳。天位至重，诚难久虚，况遗命在躬，不敢固逊，勉从所请。

太子终于答应登基了，根据钦天监选定的吉日，六月十日，朱翊钧举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礼。一大早，朱翊钧就派出成国公朱希忠、英国公张溶、驸马都尉许从成、定西侯蒋佑分别前往南北郊、太庙、社稷坛祭告。他自己则来到父亲的梓宫，祭告受命后，又换上衮冕祇告天地以及列祖列宗。随后又叩拜父亲的灵柩和两位母亲。这一应大礼完毕，他来到中极殿，在一片山呼万岁鼓乐声中，接受百官的朝贺。并遣使诏告天下，宣布明年为万历元年。

登基前三日，朱翊钧即按规定入住乾清宫。因为他年纪太小，一切都不能自理，因此他的母亲李贵妃便也一同搬来。当中极殿那边的礼炮声、奏乐声、唱诵声以及震耳欲聋的三呼万岁声越过层层宫禁传进乾清宫时，新皇帝的嫡母与生母——陈皇后与李贵妃两人，正坐在乾清宫西偏室外的小客厅里。李贵妃如今住进了西偏室，陈皇后依然住在慈庆宫。小皇帝上朝后，李贵妃派人去把陈皇后请了过来。两人刚坐下来，便有一群宫女，大约有七八个，一齐涌了进来，打头的便是李贵妃的贴身侍女容儿。她们都穿着大红的吉服，发鬓上插戴着蜜珀镶金的团花，一个个梳妆整齐，喜气洋洋。她们一进屋，不等李贵妃反应过来，就齐刷刷跪了下来，喊道："奴婢给皇后和贵妃娘娘道喜。"

看到宫女们心花怒放的样子，李贵妃也是满脸笑容，她指着跪在地上的容儿，侧过头对陈皇后说："皇后姐姐，你看看这群喜鹊，全没个安分的样子。"

陈皇后勉强地一笑，说道："新皇上登基，没有喜鹊才不热闹呢。"

"你以为她们真的是道贺呀，她们是见着你来了，一齐寻个由头儿，找我们两个讨赏来了。"

"啊？"陈皇后这才恍然明白，连忙说道："新皇上登基，后宫女官照例是有封赏的。"

"这些鬼精，就知道有这些规矩，所以等不及了，你说是不是，容儿？"

李贵妃故意板起面孔。容儿深知主人这会儿正在兴头儿上，便也不怕她，望着主人噘着小嘴说："娘娘把奴婢看扁了。我们跟着娘娘，

已经有了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哪还在乎什么封赏。我们姐妹这会儿邀齐了进来，原是为了要送一份礼物给娘娘。”

“什么礼物？”

容儿向前膝行几步，把随身带来的一只锦盒打开，拿出一方刺绣递上。

李贵妃接过抖开一看，原是一方长约五尺、宽约两尺的刺绣观音大士像。她命两名宫女起来把那方刺绣举起来看，这是一方宫内织染局制作的海天霞色锦，锦上用鹅子黄的丝线绣了一尊手执净瓶的观音，这幅观音像与真人般大小，且端庄秀美，栩栩生动。李贵妃一看就非常喜爱，问道：“这是从哪里请来的？”

容儿顽皮地眨眨眼睛，笑着作答：“回娘娘，这尊观音，是奴婢们从心里头请出来的。”

“啊？”

容儿咯咯地笑起来，说道：“我们姐妹几个，花了三天时间，绣出了这尊观音。”

“你们自己绣的？”李贵妃再次端详着这幅刺绣观音，高兴地说，“难为你们这片孝心，手艺也巧。”

容儿又说：“请娘娘仔细瞧瞧，这观音娘娘像谁？”

乍一看这幅绣像观音时，李贵妃就觉得她丰腴大度，秀美端庄，样子也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像谁，便问陈皇后：“皇后姐姐，你看像谁？”

陈皇后看了看观音绣像，又看了看李贵妃，笑着说道：“我看这幅观音绣像谁也不像，就像你。”

“像我？”李贵妃大吃一惊，拿眼睛盯着容儿。

容儿回答：“启禀李娘娘，皇后娘娘看得很准，奴婢们正是依据李娘娘的形象，绣出这幅观音的。”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李贵妃双手合十念叨，但眉宇之间依然洋溢着一股喜气，接着说道，“我本来很喜欢这幅观音，你们这样一讲，我反而不敢收了。”

“娘娘这是谦虚，”容儿嘴巴甜甜的，“宫里头的人早就传开了，说娘娘是观音再世。”

“越说越不像话，我何德何能，敢比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李贵妃嘴里虽这么说着，仍吩咐贴身女婢给容儿几个姐妹每人赏了五两银子。待她们退出后，李贵妃侧耳听了听中极殿那边的动静。只听得鼓乐仍时时作响，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说道：

“钧儿才十岁，如今要当皇帝。天底下该有多少事情，他如何应付得了。”

打从隆庆皇帝驾崩，陈皇后顿觉自己的地位下降了许多，虽然名分上她仍高过李贵妃，但因李贵妃是朱翊钧的生母，宫里上上下下的人，无不变着法子巴结她。陈皇后受到了冷落，好在她一向遇事忍让，不与人争短论长。再加上她也觉察到李贵妃对她的尊重一如既往。因此倒也没有特别感到难过，这会儿接了李贵妃的话头，她答道：

“钧儿年纪虽然小，但坐在皇帝位子上，还有谁敢不听他的？穆宗皇帝在世时，就说过这样的话，要想把皇帝当得轻松，只要用好两个人就行了。一个是司礼监太监，一个是内阁首辅。”

李贵妃点点头，沉吟着答道：“这话不假，只是现在的这两个人，有些靠不住啊。皇上在世时，他们不敢怎么样，现在情形不一样了。钧儿年小，你我又都是妇道人家，人家若想成心欺侮你，你又能怎样？”

“这倒也是。”说到这里，陈皇后忽然记起了什么，又问道，“冯保捉住的那四个小娈童，如今怎么处置？”

“还没处置呢，冯保说，等新皇上登基了，再请旨发落。”

“冯保倒是忠心耿耿的。”

“是呀，他是钧儿的大伴，对钧儿的感情，除了你我之外，第三个人就算是他了。昨日，我与他唠磕子，说到对钧儿的担心，他倒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和你商量这件事。”

“什么事？”

“冯保说，佛法无边，慈航普度，新皇上登基，若能一心向佛，求得菩萨保佑，这龙位就一定会坐得稳当。”

“理是这个理，但总不成让皇上一天到晚念经吧。”

“不单念经，还要出家。”

“出家？”陈皇后大吃一惊，脸色都变了，急忙说道，“让大明天子放下江山社稷不管，去当和尚，岂不荒唐。”

李贵妃笑着摇摇头，答道：“姐姐理解错了，冯保的意思不是让钧儿去当和尚，而是为钧儿物色一个替身去出家。”

“哦，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物色的对象，一定要可靠才是。”

“这个自然，我看事不宜迟，这事儿就交给冯保，让他尽快办理。”

“好。”陈皇后点头答应，接着又问道，“那四个小娈童究竟如何处置，务必让冯保回话。”

李贵妃答道：“不单那四个小娈童，还有那个妖道王九思，也被冯保捉拿归案了，如今一并关在东厂大狱。”

提起王九思，陈皇后余恨未休，忿忿地说：“我看这件事也不用再拖了，着冯保迅速审理，从重处罚。”

李贵妃点点头，答道：“皇后姐姐说的是，只是冯保现在做事还放不开手脚。”

“为何？”

“皇后姐姐忘了，冯保上头，还有一个司礼监太监孟冲啊。”

“啊？”

陈皇后一时沉默不语，李贵妃觑着她脸色，试探地问：“姐姐你看，是不是把孟冲换了？”

陈皇后稍稍一愣，问：“你看这事儿，应该由谁来做主？”

“自然是皇上。”李贵妃立即回答，接着又说：“钧儿才十岁，内阁那头高胡子也靠不住，这件事就只能我俩拿主意了。”

陈皇后想了想，觉得李贵妃的话也有道理，于是点头首肯。

新皇上登基大典完毕，高拱从中极殿回到内阁，刚说在卧榻上休息片刻，就听到外面什么人在跟值班文书说话，声音急促，似乎有要紧事。从隆庆皇帝宾天到万历皇帝登基，这二十多天，高拱一直寝食不安。国丧与登基，本都是国之大事，礼仪程式繁冗复杂，况且事涉皇家权威，每一个环节上都马虎不得；再加上一应军政要务，全国那

么多州府行辕，每天该有多少急件传来，虽说通政司与六部六科都会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处理这些问题，但凡需请旨之事，都须得送来内阁阅处。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虽然也都是干练之臣，但都知道高拱专权的禀性，凡敏感之事都绝不插手，里里外外的大事要事烦心事，都让高拱一个人揽着。因此，在皇权更替的这段时间，高拱忙得脚不沾地，从未睡过一个囫囵觉。这会儿刚眯眼，外头的说话声又让他睡不着，他揉揉眼睛挪步下榻，推门出来，却只见文书一人坐在那里。

“方才和谁讲话？”高拱问。

文书慌忙站起来回答：“回首辅大人，是韩揖。”

“韩揖？他人呢？”

“他说有急事要向大人禀告，我看大人太累，想让大人睡一会儿，就让他走了。”

“韩揖这么说，肯定有十万火急之事，你快去把他喊回来。”

文书答应一声“是”，飞快而去。片刻时间，就把韩揖领了回来。韩揖上个月离开首辅值房，升任为吏科都给事中。与韩揖一起来的还有户科都给事中雒遵。

两人来到高拱值房，行过官礼，韩揖就迫不及待说道：“元辅，冯保这个阉竖，竟然让我们向他磕头。”

没头没脑的一句话，让高拱听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看两人的脸色一片愤懑，情知事出有因，不由得申斥几句：“我看你这个韩揖，还是一个不成器，你如今已是六科言官之首，却是为何行事还如此草率，说话也不成条理，到底发生何事，仔细道来。”

经这一骂，韩揖不再那么躁动了，而是正襟危坐毕恭毕敬把所要禀告的事情说得清楚明白：上午新皇上在中极殿举行登基大典，朝贺百官按鸿胪寺官员的安排，分期分批入殿朝觐，轮到六科和十三道御史这一列言官进去朝贺时，发现冯保站在新皇上朱翊钧的御座之旁。言官们向皇上伏拜三呼万岁，冯保也不避让，而是满脸奸笑，与皇上一起享受言官们的三拜九叩大礼。

“有这等事？”高拱问。

“回首辅大人，此事千真万确，”雒遵接过韩揖的话回答说，“我们科道官员，参加朝贺的有八十多人，个个都可以做证。”

听两人如此一说，高拱当时就想发作。但转而一想，又忍住了。这些时，有两个人影总在他脑子里打转，一个是张居正，另一个就是冯保。隆庆皇帝去世，朝廷的政治格局虽然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但各方势力都在暗中较劲。张居正每日到内阁上班，不哼不哈，倒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惹人注意的反常举动。但冯保则不然，这些时他上蹿下跳，气焰不可一世，据孟冲告知，冯保深得李贵妃信任，每天都要去慈宁宫好几次。他知道冯保早就觊觎司礼监太监之位，如今坐在这个位子上的孟冲，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是冯保的对手。正是因为这一点，高拱的心情才一直郁郁不振。他心底清楚，一旦冯保与张居正结成政治联盟，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他总是在心里头盘算，怎样出奇制胜，能够一下子把冯保置于死地。

看到首辅在低头沉思，韩揖和雒遵两人不敢再出声，也不敢提出告辞，只得在一旁陪坐，情形有些尴尬。斯时正值半下午的光景，窗外一片火辣辣的阳光，让人看一眼就头上冒汗。院子中那棵老槐树上突地响起刺耳的蝉鸣，透过纱窗传进值房，把沉思中的高拱惊醒，他揉了揉两只发胀的眼睛，看到眼前这两位得意门生一副紧张的样子，顿时抑住重重心事，勉强一笑，问道：

“二位怎么不说话了？”

韩揖与雒遵对望一眼，韩揖示意雒遵回答，雒遵于是谨慎说道：“就方才禀告之事，我们特来向首辅讨个主意，应该如何处置。”

高拱反问：“你们说，如何处置才叫妥当？”

雒遵本是个细心人，除每日政务处理之外，尚格外留心本朝典故，故说话论事，多引经据典，务必有根有据，这会儿答道：“武宗一朝，司礼太监刘瑾由于深得皇上宠信，也是为所欲为，气焰嚣张。皇上让他代祭家庙，他竟敢独行御道，同行人莫不吓得面如土灰，但慑于刘瑾淫威，谁也不敢吭声。后来刘瑾失宠伏诛，这件事便成了取他性命的正当理由。今日冯保之举动，比之刘瑾，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刘瑾只不过走了一下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走的御道，这冯保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与皇上同登丹墀御座，而且这件事发生在新皇上登基之时。按大明律的僭越罪一项，冯保就该凌迟处死。”

“唔，”高拱点点头，向雒遵投过一瞥赞许的目光，但依然不肯对这件事表示具体态度，又转问韩揖，“依你之见呢？”

韩揖揣摩着高拱的心思，小心翼翼答道："依愚生之见，若不趁机把冯保除掉，必将后患无穷。"

"就是这个话。"

高拱一拍桌子，正欲就此话题议论下去，忽然听得外头有人尖着嗓子喊了一句："皇上圣旨到——"话音未落，早有一位牙牌太监走进高拱的值房。韩揖与雒遵两人赶紧踅进隔壁文卷室里回避，高拱跪下接旨。

牙牌太监抖开一卷小巧的黄绫横轴，一字一板地念道：

中旨：从即日起，解除孟冲司礼监掌印太监职务，着冯保接任，并继续兼掌东厂。内阁知道。钦此。

乍一听到这道中旨，高拱仿佛感到脑袋都要炸开了。按照成宪，皇帝的诏令都应经过内阁票拟。"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诏"这句话，是大臣们耳熟能详的史实。除了内阁之外，通政司和六科，对于皇帝的诏令，也都有随时复奏封驳之权。这本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章程，但是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政事日见糜烂。对于皇权的监察，并不能认真履行。有时候碰到棘手的事，皇上不想让内阁掣肘，便直接下达手谕到内阁。这种手谕习惯上称为中旨。

看重权力与责任的高拱，对绕过内阁的中旨一向不满。何况万历皇帝登基的第一天，就来了这一道提拔冯保的中旨。此风一开，往后内阁岂不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越想越生气，跪在地上的高拱，竟忘了去接那道圣旨。

"高拱接旨——"

牙牌太监又尖着嗓子喊了一句，高拱这才不情愿地伸手接过那个黄绫横轴。按惯例，他应该答复"臣遵旨"，但他没有说这三个字，而是起身走回到太师椅上坐下，把黄绫横轴随手搁在桌案上。牙牌太监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不由得问了一句：

"高老先生，你看奴才如何回去缴旨？"

高拱抬眼看到牙牌太监满脸讪笑中，藏了那种"骑着驴子不怕老虎"的神气，满腔怒火再也抑制不住，便狠狠地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

“中旨，哼！这中旨到底是谁的旨意，老夫倒要弄个清楚明白。皇上才十岁，年龄小得很呢？他知道什么叫中旨，嗯？一切都是你们做的，迟早要把你们赶走！”

牙牌太监出宫传旨，颐指气使惯了，那里见过这等架势。瞧着高拱乌头黑脸暴跳如雷黑煞星一般，也不敢理论，如一只受惊的兔子逃出内阁。

韩揖与雒遵两人，从文卷室的门缝儿里，把值房中发生的事情看得清楚明白。凭直觉，他们感到高拱这下闯了大祸。待牙牌太监走远，他们从门后头走出来，高拱怒气未消，问他们：“方才的事你们都听见了？”

“都听见了。”两人小声回答。

值班文书这时进来，递给高拱一条拧过水的毛巾。高拱接过随便揩了揩满头的大汗，又端起茶盅里的凉茶漱了漱口，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他叹一口气，说道：“老夫已是年过六十的人了，游宦三十多年，历经嘉靖、隆庆两朝，见过了多少朝廷变故，胜残去杀的人事代谢，早就看腻了。其实，六十岁一满，我就有了退隐之心。悠游林下，有泉石天籁伴桑榆晚景，何乐而不为？怎奈先帝宾天之时，拉着我的手，要我辅佐幼主，保住大明江山，皇图永固。我若辞阙归里，就是对先帝的不忠。这顾命大臣的神圣职责，倒整得老夫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我本意想学古之圣贤，任法不任智，任公不任私。但是，又有谁能体谅老夫这一片苦心呢？刚才的事你们都看到了，皇上绕过内阁，颁下中旨，让冯保接替孟冲。这道旨下得如此之快，不给你任何转圜的机会，你们说，新皇上一个十岁孩子，有这样的头脑么？提起前几十年，大内出了王振、刘瑾这样两个巨奸大滑，扰乱朝纲，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如今这个冯保，比起王振与刘瑾两人，更是坏到极致，是个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如果让他当上大内主管，他就会处处刁难政府，必欲使我等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仰其鼻息，任其驱使。这等局面，又有谁愿意见到！”

高拱掏肝剐肺说完这段话，便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仰着脸，看着彩绘的屋顶出神。韩揖与雒遵，都是高拱多年的门生，对座主霹雳火样的脾气，都多有领教，但从未见到他像今天这样伤感。两人顿时也都心绪黯然，一时间谁都不肯开腔，值房里死一般寂静。

“元辅，”愣怔了许久，雒遵终于鼓起勇气说话，“你是朝廷的擎天柱，冯保算什么，充其量是一条披着人皮的狗。”

高拱依然目盯着房梁，不发一语。韩揖接着雒遵的话，说道：“冯保是一条狗，这话不错。但这条狗的主人，是皇上，是贵妃娘娘。俗话说，打狗也得看看主人，若不是碍着这一层，元辅能这样忧心如焚么？”

“内廷与外宦的矛盾，自古皆然，”雒遵凡事好争个输赢，这会儿又搬起了理论，“本朝开国时，太祖皇帝看到前朝这一弊政，便订出了大明律条，凡内宦敢于干政者，处以剥皮的极刑。太祖皇帝治法极严，在他手上，就有几个太监被剥了皮。”

雒遵话音一落，韩揖就顶了过去：

“你说的不假，可是自太祖皇帝之后，你听说还有哪个太监因为干政被剥了皮的？”

“但是太祖皇帝的这一条律令，也没有废止啊！”

“废则没废，空文而已！”

听到两人的争论，高拱突然一挺身在太师椅上坐正，双目如电扫过来，疾声问道：

“为什么成了空文？你们两人，眼下是天下言官之首，就这个问题，思虑过没有？”

雒遵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在于政事糜烂，纲法名器不具。”

“说得好，”高拱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他顺手指向韩揖，“为何政事糜烂，韩揖，你说说。”

韩揖想了想，答道：“古人云，三代之亡，非法亡也，而亡在没有执法之人。”

高拱微微颔首，说道：“这些道理你们都懂，部院大臣都是执法之人，也都行使着纠察之权。如今的政府，也可谓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但是，我们的政事为何还是糜烂如故呢？”

“积重难返。”雒遵咕哝了一句。

“这是原因之一，”高拱决断地说，“但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我们方才所议，都属于臣道，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是君道。君臣合道，上下一心，政治自然就能清明。反之，政事不糜烂，那才叫怪呢。”

话说到这个份上，韩揖与雒遵都不敢接腔了。高拱并不理会两位门生已经产生了心悸，兀自用手推了推桌子上的那轴“中旨”，轻蔑地说：“你们说这道中旨，在太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在成祖皇帝手上，发不发得出？可是现在呢？咱们的新皇上，是大明天下的第十四位皇帝，登基当日，退朝不过一个时辰，就发出了这么一道中旨，这是咱们臣子的不幸呢，还是咱们臣子的大幸？”

说到这里，高拱打住话头，很显然他想听到两位门生的回答。韩揖觑了一眼雒遵，见他勾头坐在那里没有答话的意思，便小声回了一句，“当然是不幸。”

“你答得不错，但这是常人之理。”高拱习惯地捋了捋长须，脸上又恢复了平日那种刚毅的神情，“不幸与大幸，其分别原也只在一念之间。唐太宗一代明主，曾谓侍臣曰‘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谨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如今朝廷，还远远谈不上丧败，只不过出了一二奸佞，但若任奸佞蒙蔽圣聪，丧败也就为时不远。如今皇上，以十岁冲龄，又深居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就是见了天下事，一时也不能明辨是非。先帝看到这一点，才让老夫领头来当顾命大臣。凡有圣上不明白之事体，放旨有乖于律令者，我这个顾命大臣，就有责任正词直谏，以裨益政教。当然，犯颜忤旨，并不是每一位大臣都能做到。桀杀关龙逢，汉诛晁错，都是犯颜忤旨的后果。但作为皇上的耳目股肱，焉能为了一己安危，而不顾社稷倾危，尽忠匡救乎？”

高拱一番慷慨陈词，又让两位言官看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首辅风范，韩揖趁机说道：“我们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商量就今日冯保高踞御座之事，分头上折子弹劾，不知首辅意下如何？”

高拱略一思忖说：“就这一件事情弹劾，恐怕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皇上生母李贵妃宠着冯保，一般的事情怎能扳倒他？我看，棋分两步走。第一，我们政府虽然以天下为公，但落实到具体事情，也须得变通处理。如今紫禁城里头起关键作用的，既然是李贵妃，我们就得设法赢得李贵妃的支持。第二，冯保这些年来，劣迹秽行一定不少，你们应尽快派人分头搜索，对这条毒蛇，不动则不动，一动就必须打在它的七寸上。”

“元辅安排极为妥当，学生当尽快去做。”

韩揖说罢，便与雒遵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高拱又把他们喊了回来，吩咐雒遵道："你去告知户部张大人，让他再从太仓银中拨出二十万两银子，送到李贵妃处。"

"这……"雒遵一脸狐疑，愣了一会儿，才谨慎答道，"送到李贵妃处，总得有个名目。"

"亏你还是谙熟典故之人，这个名目还不知晓，"高拱笑道，"大凡新皇帝登基，都得订制一批头面首饰，分赠后宫嫔妃。如今皇上是个孩子，但这个礼仪也不可减去，就让皇上的生母来主持。"

雒遵心知此举是为了讨好李贵妃，但他不便点破，只是迟疑地说："昨日，我还去户部拜访了张大人，他对我诉了半天的苦，言先帝宾天与新皇上登基这一应礼仪，共花去了六十多万两银子，现在，国库已经空虚，若再不开源节流，官员们的俸银都无法支付了。"

"户部的难处我知道，"高拱脸色阴沉，蹙着眉头说，"但这也是一笔必须花费的银钱。你去告诉张大人，大家务必和衷共济渡过这个难关，往后出了什么事，有我高拱扛着，谁也难为不了他张大人。"

"是。"

雒遵答应着，与韩揖一起退出了值房。

第十七回　怒火中草疏陈五事　浅唱里夏月冷三更

散班后，高拱回到家中，没想到又出了一件事令他心神不安。

进得家门，高拱卸去官袍换上便服，刚在书房坐定，高福就喜滋滋地拿过一封信，双手递给高拱，低声说道："老爷，这是邵大侠派人送来的信。"

"哦！"

高拱答应一声，立忙接过那封缄口的密札拆开，抽出一张信笺来看，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两行字：

李花南岳谢去

游子归去来兮

高拱已约略猜出这两行字中的"玄机"，但心中仍不敢肯定，便问高福："邵大侠人呢？"

高福答道："听说他已回到南京，只是派了一个人送来这封信。"

"送信人呢？"

"也走了。"高福看出高拱心情焦急，又赶紧补充道："送信人说，李延已在衡山福严寺后头的极高明台上自尽了。"

"什么？你说什么？"高拱连连追问，他仿佛没听清楚，或者说听清楚了不敢相信。

高福又重复了一遍。高拱一时惊得合不拢嘴，愣了半晌，又捡起案台上的那张信笺看了看，说道："李花南岳谢去，大概指的就是这件事了，送信人说，李延是怎样自尽的？"

高福略作迟疑，答道："送信人并未详细叙说，只说是吊死在一棵老松树上。"

"什么吊死的，我看八成是被邵大侠干掉的，这个邵大侠，做事也忒狠毒。"

说这话时，高拱一脸沮丧。不由得回忆起那天晚上在死牢里与邵大侠秘密会见时的情景。当他说明请邵大侠帮忙时，邵大侠就明显流露出杀人灭口的意思。他虽然表示了反对，但因没有想到邵大侠这种江湖人士的行事风格，故酿成今日这种后果。一想到自己可能成为杀

害李延的间接凶手，高拱的心头便一阵阵发紧。这其中许多谜团只有与邵大侠见面时才能解开，高拱便问："这个邵大侠，为何不肯来京见我？"

高福答道："我问过送信人，他说他家主人离家时间太长，担心南京方面的生意，故从衡山下到岳阳后，从那里雇了一条船，直接回南京了。"

"哦，是这样。难怪信上还有一句话，游子归去来兮。"

高拱说罢，便把那张信笺揉皱烧了。人既然已经死了，怪谁也都没有用。何况高拱心底也清楚，邵大侠这么做，也是为了他的彻底安全。心里头经过一阵痛苦的煎熬，高拱又恢复了平静，一门心思又回到了现实：打从隆庆皇帝宾天，宫廷内外局势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隆庆皇帝在位时，凡事都依赖高拱。现在情形却不一样，新登基的小皇帝还不能单独问政，凡事都得要母后李贵妃裁决。这李贵妃对冯保甚为依赖，而冯保又是他高拱的死对头。如今冯保已出掌司礼监大印，这无疑使得高拱暂处下风。他最担心的是，冯保与张居正联手，这样就使得他这位"天字一号枢臣"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想到这里，高拱便记起了隆庆皇帝去世后三日，他与高仪在内阁值房里的一次谈话。

那天下午，大约未牌时分，高拱正在阅处礼部送来的恭请太子登基即皇帝位的《劝进表》，大理寺卿谷正雨前来求见，向高拱报告，刑部张榜通缉的妖道王九思，早被冯保手下暗中捕获，如今关在东厂牢里。一听到这消息，高拱心里头酸溜溜的，于是踅进高仪的值房，把这消息告诉他。高仪听了，半晌不做声。过了许久，才轻声问道："首辅打算怎么办？让刑部和大理寺去东厂要人？"

高拱叹一口气，答道："捕缉之事，理归刑部，问谳断案之责，在大理寺。像王九思这样轰动朝野的钦犯，理该交三法司处理，只是冯保抢了这个头功，断不会放人的。"

"首辅所言极是，"高仪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蹙着眉头说："我看这个冯保，早就派人把王九思盯死了，他这么做，主要还是冲着孟冲来的，朝廷内外都知道，是孟冲把王九思这个妖道引荐给皇上的。"

"偏偏张居正……"

高拱欲言又止，高仪瞅了他一眼，淡淡一笑说：“我知道首辅要说什么，偏偏张居正当街捉拿王九思，又是你首辅下令放了。”

“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如今皇上宾天，还有谁能够证明呢？”

高仪与高拱是多年的同事朋友，所以说话不存芥蒂。高拱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件事的处理上有些窝囊。如今被高仪戳到痛处，脸色不禁难堪起来，不由得咕哝一句：“豫南兄，你是知道的，我素来不喜欢妖道神汉这一类人，像绿头苍蝇一样，在皇上身边旋来旋去。”

高仪点点头，答道：“首辅的人品我是知道的，只是这种辩解已毫无意义。依在下看，你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与冯保的关系。”

“冯保？”高拱像被蝎子螫了一口，厌恶地说，“我为何要和他处理关系？”

高仪苦笑了笑，说道：“难道首辅你真的没有看出来，冯保是登极幼主多年的大伴，他取代孟冲出掌司礼监，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高拱哪能看不出这个趋势，他只是不愿意接受罢了。高仪这么一说，他的心情越发变得沉重，愣了一会儿，不由得感叹道：“皇上英年早逝，把社稷风雨，留给了你我两个顾命大臣。”

高仪沉默良久，叹口气说：“天道六十年一个轮回，此言不虚也。”

“豫南兄这感慨为何而发？”高拱问。

高仪缓缓道来：“六十年前，正是正德初年，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刘瑾，深得武宗皇帝的信任。那时的内阁也是三位大臣，一个是河南人刘晦庵，一个是浙江人谢木齐，一个是楚人李西涯。那三个内阁大臣的籍贯，竟然同我们三人的一模一样，你说巧也不巧。更巧的是，那个楚人李西涯狠毒非常，他与刘瑾内外勾结，狼狈为奸，一年之内，竟把首辅刘晦庵、次辅谢木齐全部排挤出内阁。”

标榜“以史为鉴”的高拱，对这段历史也是相当的熟悉。高仪话音一落，他就补充说：“天道轮回，也有不尽相同的地方。那时，武宗皇帝继位时十五岁，而当今太子才十岁。那个李西涯勾结刘瑾，却还晓得掩人耳目，这个人，”高拱指了指张居正的值房，“与冯保沆瀣一

气，却是明目张胆的。我在内阁说一句话，冯保那边立刻就知道了，你说可恨不可恨。”

“山雨欲来风满楼啊！”高仪感叹道。

“依老兄之见，现在应该如何？”高拱试探地问，接着叹一口气说，“我真想上本乞休了。”

高仪沉思了一会儿，说：“先皇龙驭上宾，幼主尚未登基，你若上本要求致仕，则有负于先皇之托，这是不忠，做不得。继续当首辅，又因内外掣肘，难免大权旁落，你也难济国家大事，做这种官也就没有意思，你也不肯做。这叫进不得，退不得，两难啊！”

高拱见高仪一副无计可施的样子，顿时犟性又发了，说：“公大概不会忘记顾命之时，老夫的慷慨陈词。我所言‘生死置之度外’，就是看到势不可为，准备以死报效先皇。”

“元辅既有这等决心，实乃皇上之福，国家之幸。不过，古人明哲保身之训，元辅还应记取。”

“张居正与冯保勾结之势已成，老夫要据正理，存正法，维护朝纲，又怎样能够明哲保身呢？”

高拱这股子勇于任事的气概，倒是令高仪敬佩，但他也感到高拱的褊狭，如此行事肯定要吃大亏，故委婉地说：“元辅，你和张居正也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密友啊！”

高拱长叹一声，说：“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

“你现在一掌挡双拳，很难应付，若能和太岳重归于好，单只中宫作梗，事情就要好办多了。”

高拱当时没说什么，但事后细想，觉得高仪的话很有道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毕竟和自己曾经是风雨同舟的盟友。现在，若要两人捐弃前嫌，修复友谊，看来并非易事。但对张居正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他心存顾忌，不敢和冯保联盟，却还是可以做到的。因此在这几天，他一改僵硬的态度，又开始笼络张居正。不管收效如何，至少又恢复了和好如初的形象。安顿好张居正这一头，他正在想如何尽快拔掉冯保这颗眼中钉，没想到还是迟了一步，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中旨颁到了内阁。

明代的内阁与司礼监，本来就是一个互相制约的关系。如果说内阁大臣是皇帝的私人秘书，那么司礼监掌印及秉笔太监则是皇上的机要秘书。各府部衙门进呈皇上的奏本到了司礼监后，按常规都会转到内阁，内阁大臣拿出处理意见。另纸抄写再呈上御前，这个叫“票拟”，也叫“阁票”。皇上如果同意内阁的票拟，再用朱笔抄下，就成了谕旨，俗称“批朱”。司礼监名义上的职权是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照内阁拟票批朱。事实上他们的职权，可以无限地扩大。对于内阁票拟的谕旨，用朱笔加以最后的判定，这本是皇帝自己的事，但若碰上一个不负责任的皇帝，“批朱”的大权就落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手中。这样，内阁的票拟能否成为皇上的谕旨，则完全取决于司礼监掌印。高拱任首辅期间，司礼监先后有陈洪、孟冲掌印，由于他们都是高拱推荐，加之隆庆皇帝对他这位在裕王府担任了九年侍讲的旧臣倚重甚深，所以内阁的票拟，都能够正常地得到“批朱”。现在却不同，冯保本是高拱的死对头，加上新登基的皇帝又是个孩子，冯保完全有可能为所欲为。高拱因此又联想到武宗皇帝时的那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由于他深得武宗信任，独擅“批朱”大权，甚至把章奏带回私宅，和妹婿孙聪、食客张文冕共同批答。一时间内阁竟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而刘瑾成了事实上的皇帝。天下官员与他的关系是顺者昌，逆者亡，卖身投靠者飞黄腾达；谁敢对他言一个“不”字儿，轻则贬斥到瘴疫之地，重则杖刑弃市。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高拱意识到冯保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刘瑾。与其听任发展，坐以待毙，不如趁他立足未稳，奋力反击。这样或可为社稷苍生除掉一大隐患。

思来想去，高拱决定给新登基的小皇帝写一份奏疏。他吩咐书僮磨墨伸纸，自己则在书房中负手踱步，考虑文句。俄顷，书房里墨香弥漫，高拱也大略打好腹稿，回到案前，拈起那管精致的羊毫小楷，在专用的内阁笺纸上开了一个头：

大学士高拱等谨题：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兹者恭遇皇上初登宝位，实总览万几之初，所有紧切事宜，臣等谨开件上进，伏愿圣览，特赐施行。臣等不胜仰望之至，谨具题以闻：

写到这里，高拱搁住笔，他的脑子里浮出新皇上一张孩子气十足的脸。昨日在文华殿接受群臣的劝进时，竟不知如何答对。每逢必须

答话时，便从袖子里掏出一叠纸条，一张一张翻拣，找出一张合适的来，像背书一样念出，这些条子上的语句，一听都是冯保的口气。高拱觉得这是首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写道：

一祖宗旧规，御门听政，凡各衙门奏事，俱是玉音亲答，以见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预也。隆庆初阁臣拟令代答，以至人主玩□，甚非事体。昨皇上于劝进时，荷蒙谕答，天语庄严，玉音清亮，诸臣无不忭仰。当日即传遍京城，小民亦无不欣悦。其所关系可知也。若临时不一亲答，臣下必以为上不省理，政令皆由他人之口，岂不解本若无？今后令司礼监每日将该衙门应奏事件开一小揭帖，明写某件不该答，某件该答，某件皆某衙门知道，及是知道了之类。皇上御门时，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览，照件亲答。至于临时裁决，如朝官数少，奏请查究，则答曰："着该衙门查点，其纠奏失仪者，重则锦衣卫拿了，次则法司提了问，轻则饶他。"亦须亲答如此，则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系属人心。伏乞圣裁。

这一段写下来，高拱的思路才通透。他决定就衙门听政，设案览章，事必面奏，按章处事，章奏不可留中，这五件要紧事逐一阐发观点。由于想到新皇上是个十岁的孩子，他一反过去奏疏那种咬文嚼字的文体，而改用平易的口语。写到按章处事这一节时，他又想到今天下午的那道绕过内阁的"中旨"，不禁再次怒火攻心，于是奋笔疾书：

三事必议处停当，乃可以有济，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经议处，必有差错。国朝设内阁之官，看详章奏拟旨，盖所以议处也。今后伏乞皇上，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拟票上进，若不当上意，仍发内阁再详拟。上若或有未经发拟径自内批者，容臣等执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当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升庶官及各项陈乞与一应杂本，近年以来，司礼监径行批出，以其不费处分而可径行也。然不知推升不当，还当驳正。或事理有欺诡，理法有违犯，字语有乖错者，还当惩处。且章奏乃有不至内阁者，使该部不复，则内阁全然不知，岂不失职？今后，伏望皇上命司礼监除民本外，其余一应章奏，俱发内阁看详。庶事体归一而奸弊亦无所舛矣。伏乞圣裁。

这一节的内容，明眼人一看就知，就是要剥夺司礼监的权力，不给冯保干政留有余隙。

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多时辰，高拱终于写完了一篇数千言的奏疏，又反复看过两次，觉得所要表述之事尽在言中，这才放下心来，在淡黄的绢丝封面上，恭恭敬敬题上了《陈五事疏》五个字。

把这一切做完，不觉已到了戌牌时分，高拱感到手臂有些酸累，站起身来甩甩手，这才发现高福一直站在身边。

“你怎么还呆在这儿？”高拱问。

“老爷这一晌太累，今儿个回来，晚饭都来不及吃，又伏在桌上写了这一两个时辰，老夫人不放心，着我来看看。”

高福说着，把一直捧在手中的一杯参茶递了上来，高拱接过呷了一口，这才感到饥肠辘辘。放下茶盅，伸了个懒腰说道：“你去招呼厨师，炒两个菜，弄一壶酒，就送到这书斋里来。”

“是。”

高福躬身退下，不想被从外面跑进来的书僮撞了个趔趄。

“何事这么慌张？”高拱问。

书僮也为自己的冒失感到不好意思，避过一旁，向高福表示歉意。高福一把扯住书僮往门外拉。书僮拗不住，只得扭过脑袋望着高拱。

“慢着！”

高拱一声喊，已经走出书房门的高福只好停下脚步，高拱踱到门口，问书僮：

“你好像有事？”

“回老爷，”书僮畏葸地觑了高福一眼，嗫嚅着说，“户部张大人，在外头客厅里，已经坐了一个多时辰了。”

“哦，为何不早说？”高拱有些生气了。

“这……”书僮语塞。

高福赶紧抢过话头回答：“这个不怪他，是我不让禀报的，老爷太累。”说着回头斥责书僮，“不是让你把张大人劝走么，怎么还没走？”

书僮委屈地答道：“他不肯走，说今晚上非见老爷不可。”

两人还在争论着，高拱却已迈出门槛，搡开两人，径自穿过内庭走向客厅。

“养正兄，对不起，害你久等了。”

高拱人还没有进门，声音先已传了进来。正坐在紫檀椅上百无聊赖的户部尚书张守直，这时站起来拱了拱手面有愠色地说道：“元辅，我唐突造访，实乃事出有因，你的管家说你很累，不想传达。我对他说，我就是在这里等到天亮，也要见到元辅。”

高拱干笑了笑，歉意地说：“手下人不懂事，多有怠慢，还望养正兄见谅。”

张守直看到高拱一脸倦容，发黑的眼圈里布满血丝，一副花白的长髯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心中的那一股子窝火顿时消失，而换为敬仰与怜悯之情。

“元辅，我知道你这些时的确很累……”

“养正兄，”高拱挥手打断张守直的话头，“你今夜一定要见我，是不是为那二十万两银子的事？”

“正是，”张守直点点头，困惑地说，“散班后，雒遵跑来敝舍，说元辅让他转告，明日拨二十万两太仓银给李贵妃，用来制作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此事当真？”

“的确当真，是我让雒遵急速到你府上转告。”

高拱回答坚决，张守直吃惊地望着他，思忖片刻，才鼓起勇气问道：“元辅可还记得前年马森去职的事？”

“马森？”

高拱一愣，顿时垂下眼睑，默不作声。

却说前年的元宵节，隆庆皇帝带着后宫众位嫔妃一起在乾清宫前看鳌山灯。瞅准隆庆皇帝看灯看在兴头儿上，坐在他身边的李贵妃趁机说道：“皇上，你看看众位嫔妃戴的头面，是不是都太旧了。”隆庆皇帝扭头朝众嫔妃扫了一眼，的确没有一件头面是新款，心中也甚为过意不去。这才记起登基四年，还没有打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第二天，便下旨户部拨四十万两太仓银购买黄金珠宝，为后宫眷属打制一批首饰。但这件事遭到了当时户部尚书马森的抵制。马森上疏畅言国家财政的困难，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二百多万两银子，支出却要四百多万两，仅军费和治河保漕两项开支，就要三百多万两。入不敷出，因拖欠军队饷银而引起兵士哗变的事也屡有发生。马森在奏疏中

列举种种困难，希望皇上体恤国家财政困难，收回成命。隆庆皇帝虽然不大喜欢理朝，但对于历年积存的财政赤字心里还是清楚的。他平常也注意节约，比如说嫔妃们的月份银子比起前朝来要少得多。他在南苑主持内侍比武射箭，一箭中的者也只赏了两个小芝麻饼。武宗皇帝也搞过同样的一次比赛，得奖者最低是五十两银子。两相比较，隆庆皇帝的小气也创造了明代皇帝之最。但这次不一样，隆庆皇帝已在鳌山灯会上向嫔妃们作了承诺，如不兑现，则有失皇帝的尊严。隆庆皇帝便驳回了马森的上奏。马森实难从命，只好申请乞休，隆庆皇帝准旨。高拱推荐他的同年，时任南京工部尚书的张守直来北京接任马森之职。张守直一到任，经过盘查家底，也感到实难从命。于是在征得高拱的同意下，再次上疏，婉转陈述户部的难处。这次隆庆皇帝作了让步，主动减去三十万两，只让户部拿出十万两银子来。张守直还想上疏抗旨，高拱劝住了他，说皇上既已妥协让步，总得给皇上一个面子。张守直这才遵旨办理。这笔银子从太仓划出之日，也是马森离京回籍之时。当时在京各衙门官员有两百多人出城为马森送行，可见人心向背。

张守直现在又重提这件旧事，弄得高拱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接过侍者端上的茶呷了一口，微睨了张守直一眼，慢悠悠问道：

“养正兄，你是不是想做第二个马森？赢得那些清流派的一片喝彩？”

张守直好像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腾地一下红了，急忙辩解道：“元辅，你不要把在下的意思理解错了，我俩交情二十多年，难道你还没看清楚在下的为人？我是那种贪图虚名的人么？如果我想当第二个马森，今晚上就不会来你的府上，我只会明天一早，到会极门外去递辞呈的折子。”

“那你提马森做甚？”高拱逼问。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张守直喟然一叹，吞了一口口水，接着说道：“给李贵妃拨二十万两银子，如果说不出一个正当的名目来，叫天下士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下午雒遵也是问名目的事，现在你还是问这个，难道雒遵没告诉你？”见张守直垂头不语，高拱又接着说，“历来新皇上登基，都有一

笔开销，为后宫嫔妃定制头面首饰，这是朝廷大法，为官之人，谁不懂这个规矩？”

“正因为士人都懂这个规矩，所以我才担心，不要让人看出蹊跷来。”

张守直平素是有名的和事佬，遇事极少与人争执，可是今晚上好像成心要和高拱过不去，因此高拱感到别扭。放在别人，他的炮仗脾气早就发作了，但因顾忌张守直是多年朋友，且也是年过六旬的人，故一味隐忍，接着张守直的话，高拱又冷冷地问了一句：

“养正兄，你这话是何意思？”

张守直体肥怕热，碰巧这几天气温骤升，客厅的雕花窗扇虽都已打开，却没有一丝风吹进来，害得他一直不停地摇着撒扇，脑门子上依然热汗涔涔。这会儿他一边擦汗，一边忧郁地回答：

“元辅，你可别忘记了，今天登基的皇上，还是个十岁的孩子，哪有后宫嫔妃？”

高拱心中一格登，忖道：这倒是个疏忽。武宗皇帝登基时十五岁，也尚未婚娶，故免了头面首饰这一项开销。当今皇上比他更小，若不找个合适的理由，就会给人留下话柄。他抬起右手慢慢摩挲着额头，陷入沉思……

“元辅。”张守直又轻轻喊一声。

“唔？”高拱抬了抬眼皮。

张守直压低声音说道：“不才虽然愚钝，但还是理解你的苦衷。你是想通过这二十万两银子的头面钱，去争取李贵妃的支持。”

“哦？”高拱勉强一笑，“你是这样看的？”

“只要这件事一成现实，京城各大衙门里头，都会这样认为。如今皇上只有十岁冲龄，今年春上才开讲筵，哪懂什么治国韬略，真正当家的，是皇上的生母李贵妃。在下早就听说，这位李贵妃，是个极有主见的人。”

“她是很有主见，今儿皇上下的那道中旨，想必雒遵也都告诉你了。”

“讲了，冯保出掌司礼监，又兼着东厂，权势熏天啊，他的后台正是李贵妃。元辅要争取她，原也是为了社稷苍生，朝廷纲纪。”

“养正兄能看到这一点，也不枉是我的知友，”高拱蹙起眉棱骨，叹一口气说，“你已看得清楚，我高拱向你讨要二十万两银子给李贵妃，并不存半点私心!至于你刚才说到，新皇上还是个娃娃，没有后宫眷属，这是事实。但却忽略了一点，当今皇上是个孝子，先帝的嫔妃个个都在，为她们定做头面首饰，是先帝生前的未了之愿。当今皇上定做头面首饰赏赐后宫，也是登基仪注题中应有之义。”

张守直收起撒扇一捣手心，说道：“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基业，讲求的就是孝治天下。当今皇上定制头面首饰赏赐后宫，乃是出于孝道，唔，这道理讲得过去。只是……”

高拱指望张守直说下去，张守直却打住话头，再也不吭声。高拱只得问道：“只是什么？”

张守直两手一摊，哭丧着脸说：“元辅，户部的家底你知道，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又哭穷，”高拱拉长了脸，说道，“一国财政都在你养正兄的掌握之中，就是扫箱子角儿，这区区二十万两银子。也还是扫得出来的。”

“元辅既如此说，在下也没有办法。实话对你说了吧，上个月的太仓里，还有一百八十多万两银子。广西庆远方面的军费，解付了六十多万两，本来只要四十多万两，是你元辅作主，多给了殷正茂二十万两。这个月先帝宾天和新皇上登基，两个大典各项开销，又花去了六十多万两，还有打通潮河与白河的漕运工程，这是为了把通州仓的粮食运来京城的大事，年初就定下来的，第一期工程款就得四十万两银子，这也是先帝御前钦定的。因为财政拮据，只预付了二十万两，河道总督朱衡上折子催要了多次，定于这个月再解付二十万两，这道旨意也是内阁票拟上去的。我这里说的，只是几个大项，还有一些小项开支，这里几万，那里几万，我就不必细说。总之，户部手上掌握的，大约还有三十多万两银子。如果再拨走二十万两，不要说疏浚打通潮白河的工程款无处着落，就是京城大大小小上万名官吏的月俸银，也找不到地方开销出来。”

论及财政，张守直眉心里蹙起了两个大疙瘩，除了诉苦别无他话。高拱也知晓这些情况，平素他对财政收支也极为关注。能省的就省，如今年紫禁城中元宵节的鳌山灯，在他的提议和力争下，就只花了五万两银子，较之往年的十五万两例银，一下子就省了十万。但这

次却不同，为了争取李贵妃，这二十万两银子是非花不可的。事情既然已经摊开来讲，高拱也不便硬来，只得推心置腹，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养正兄，你的难处我知道，但现在是大家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时候，朝廷的财政情况一年不如一年，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眼下的政治局势，比起财政情况，更是乱得一团糟。冯保已经取代了孟冲，还有人对我这首辅之位，也是觊觎既久，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那种地步，我的首辅当不成，户部尚书恐怕也不会再是你养正兄了。”

高拱如此缓缓道来，张守直却听出了话中的弦外之音。他出任户部尚书两年多时间，曾有三份折子弹劾他，都因高拱从中袒护，他才有惊无险。特别是最近的一份，是广西道御史孙孝先写的，言李延为了户部能及时解付军饷，曾向张守直行巨贿。折子送上之时，正值隆庆皇帝病重期间，高拱票拟，以“查无实据，不可妄奏”八个字把此事了结。张守直因此对高拱心存感激。他何尝不知道，只要高拱这个靠山一倒，他张守直立马就要离开户部尚书宝座，卷铺盖回家了。

“我也知道事态严重，”张守直讷讷说道，“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处，并不是我张守直搪塞元辅，不肯办这件事，而是为了让元辅把事体想得更为周详妥当，不至让奸佞之人鸡蛋里头寻骨头，找出什么岔子来。我明天就开出二十万两银票来，潮白河工程款再拖一些时候，朱衡那边，还望元辅晓以利害，不要让他添乱。”

“这个请你放心。”高拱爽快答道，“朱衡那里由我来说话，其实也拖不过一个月，只要能稳住李贵妃，赶走冯保，事情圆满结局，去哪里找不回这二十万两银子?再不济，一道咨文下到两广总督行辕，让殷正茂把二十万两银子退回来就是。”

“这个恐怕难!”

“难在哪里？”

“谁不晓得殷正茂爱钱如命，让他退回银票，无异于从猴子嘴里抠枣儿，行不通。”

高拱不以为然地笑笑，说道：“这个就请你养正兄放心，孙悟空本事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的巴掌心。”

两人笑过，张守直起身告辞。

高拱与张守直两人谈话时，高福来客厅两次，他本意是来催主人吃饭，但见两人谈话分外认真，便不敢从中打搅，直急得耍戏的猴儿似的里外到处乱窜。直到张守直离开，高福这才又前脚赶后脚地走进来，说道："老爷，酒菜都备好了。"

由于饿过了头，高拱这时反倒没了胃口，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答道："都子时了吧，还吃个啥，去给我打盆热水来，我泡个脚睡觉。"

高福嘴中答应"是"，却是不挪脚，高拱扫了他一眼,说："你还磨蹭个啥，快去呀？"

高福嗫嚅着回答："老爷，你老这么饿着，身子骨吃不消哇。"

"你少□嗦。"

高福不管主人烦不烦躁，犹自絮聒下去："老爷，今晚上这顿饭，是夫人亲自做的。"

"哦，老婆子下厨了？"

"是呀，夫人见你这些时操劳过甚，过着饥一餐饱一顿的日子，也是心痛得不得了，所以今夜里亲自掌厨，做了几样平日你最爱吃的小菜，暖了一壶酒，就等着你品尝。"

"老婆子呢？"

"做完菜，夫人感到累，先自睡了。"

高拱觉得夫人的情意难拂，于是吩咐："既是这样，就把酒菜搬到书房里来，我喝上两杯，解解乏。"

高福欢天喜地下去。高拱回到书房不过片刻，便见高福提了食盒子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袅袅婷婷的女子。

"这个是谁？"高拱指着女子问高福。

高福避过一旁，朝那女子努努嘴，那女子大大方方走近前来，弯腰向高拱蹲了个万福，媚声说道："老爷，奴家名叫玉娘。"

"玉娘。"高拱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只是记不起来在哪里听到，于是对玉娘说，"你暂且出去一下。"

玉娘退了出去。

高拱问高福："这位玉娘是哪里来的？"

高福答道："老爷，这位玉娘就是上次邵大侠来京时带来送给你的。"

"哦！"

高拱这才记起那档事情，邵大侠走后，高福把玉娘安顿在一处尼姑庵里，每日里有两个小尼姑照顾她。高福曾向主人几次提起，要他抽机会见见玉娘。高拱总是推辞，一来这些时朝廷接连发生大事，的确忙不过来；二来高拱也担心京城人多嘴杂，在这非常时期，不要招来物议，事情就这么搁下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玉娘却在家中出现了。高拱顿时恼下脸来，斥责道：

"高福，你小子胆子也真大，竟敢把玉娘领到家里来。"

高福急忙申辩："老爷可不要错怪小人了，这件事是夫人的主意！"

"夫人？"高拱一愣，"我那老婆子，她如何知道？"

"是，是小人告诉她的。"

高福于是讲出事情经过：昨日，高拱离家后，夫人把高福找来，说道："我看老爷这些时不但忙得脚不沾地，眉心上攒着的那两个疙瘩也总不见消除，天晓得他有多少烦心事。你跟了他多年，主人并不把你当奴才看，而是情同父子。你总不成眼看老爷活得如此艰难，而不帮着他找些子快乐。"高福听了也有同感，他冥思苦想一阵，终于鼓足勇气把玉娘的事向夫人禀告了。夫人一听，不但不生醋意，反而要高福把玉娘领回家来让她看看，高福领命，今日把玉娘领进家门，夫人接见说了会子话儿，竟对这玉娘十分地喜欢，便吩咐留在家中侍候老爷。

听罢原委，高拱笑了起来，说道："我家这个老婆子真是开通，居然给老公拉皮条，既是这样，就叫玉娘进来吧。"

高福转身出门把玉娘领了进来，又把食盒子里的酒菜拿出来摆好，这才退了出去，小心把门掩好。

高拱家中的书房同客厅一样大，平素夜里只点一盏宫灯，光线不甚明亮。今夜里书僮按高福的吩咐把书房里的四盏宫灯全都点燃，因此屋子里明亮得如同白昼。借着亮炽的灯光，高拱仔细端详坐在眼前的玉娘：只见她穿着一袭素白的八幅罗裙，腰间数十道细褶，每一褶

一道颜色，搭配得既淡雅，又别致，裙边一二寸宽的地方，滚了大红的花边，看上去很醒目，让人产生愉悦。也许是独自面对高拱的缘故，玉娘有些紧张，微垂着白腻如玉的鸭蛋脸，只让高拱看到一个梳裹得整齐的用金银丝线挽成的插梳扁髻。

“玉娘。”高拱喊了一句。

“老爷。”

玉娘抬起头来，只见她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脉脉含情，抿着两片薄薄猩红的嘴唇，微微上翘的嘴角露出些许的调皮与天真。面对这么一位不胜娇羞的美人儿，高拱不免心旌摇荡，一双火辣辣的眼睛盯着玉娘的脸蛋不挪开。玉娘被看得不好意思，香腮上飞起两朵红云，她躲过高拱的目光，站起身来说：“老爷，奴家给你斟酒。”

“好，你陪老夫喝一杯。”

高拱说着，趁玉娘挪步过来斟酒的当儿，伸手把她执壶的手摸了一把，他像摸到了滑腻的牛乳，周身顿时如同遭到电击。在官场同僚中，高拱以不近女色闻名，可是今夜里，他也忍不住失态了。

“老爷，奴才敬你这一杯酒。”

玉娘双手举着酒杯，半是羞涩半是娇嗔地送到高拱跟前，高拱有些情不自禁，说话声调有些异样：“不是说好，你陪老夫一起喝么？”

“这是敬老爷的，您先喝下，下一杯奴家再陪你喝。”

“好，那就一言为定。”

高拱接过酒杯一饮而尽，玉娘又斟酒两杯，两人碰杯对饮。一杯酒下肚，玉娘的脸庞更是艳若桃花，光泽照人。高拱也是神采奕奕，兴致大发，他吃了两筷子菜，问玉娘：“你和邵大侠是何关系？”

玉娘答道：“奴家原籍在淮北，十一岁因家境没个着落，被父亲卖给一个大户人家当上房的使唤丫头。没过半年，又被那家主人转卖到南京秦淮河边的玉箫楼，认了一个新的干妈。那干妈便教我弹琴唱曲，吟诗描花。五年下来，倒也学了一些糊弄人的本事。干妈本是把我当作摇钱树来栽培，指望日后靠我腾达养老。那一日，邵大侠逛到玉箫楼来，不知谈了什么条件，就把我赎出身来，并把我带来北京，讲清楚了让我服侍老爷。”

玉娘一口气说完自己的经历，这倒更引起高拱的怜爱，问道：“你那干妈可还疼你。”

“疼是疼，可是管教也严。”

“怎么个严法？”

“我进玉箫楼，从没见过一个生人，也从不让我参加任何应酬。”

“你那干妈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她是想留着你放长线钓大鱼。这不，邵大侠就上钩了。”

高拱说罢，先自大笑起来，又把玉娘斟上的酒饮了一杯。玉娘也赔着笑了。高拱接着问道：“邵大侠是怎么跟你说的。”

玉娘两颊飞红，抿着嘴唇不语。

“说呀！”高拱催他。

“邵大侠说，他给我寻了个除了皇帝之外的天底下最显赫的人家，让我来当偏房。邵大侠说的这个人，就是老爷您了。”

玉娘细声细气说完这段话，羞得无地自容，伸出两支玉手捂住发烫的脸。这副忸怩不安娇滴滴的样子，越发逗得高拱开心。这时他已春心荡漾，很想上前把玉娘搂进怀里亲她一亲，但他还是克制住了，又寻个话头问道：

“你干妈教你唱了些什么曲子。”

“好多啦，大凡堂会上流行的曲子，奴家都会唱。”

“啊，那你就唱它几支，给老夫佐酒。”

“奴家遵命。”

玉娘答应，出门去拿了一张琵琶进来，调了调弦，问道：“老爷要听哪一支？”

高拱平素极少参加堂会应酬，就是偶尔参加，也无心留意曲牌，让他点唱可真是难为了他，因此答道：“你就捡好听的给我唱来。”

玉娘点点头，敛眉略一沉思，便轻挥玉指拨动琵琶，随着柔曼如捻珠般的弦声，玉娘唱道：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消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谩赢得，青楼，薄□名

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如果单只说话聊天，高拱只把玉娘看成是一个万里挑一的美人胚子。及至玉娘开口一唱，高拱才领会到玉娘原来是一个色艺俱佳的豆蔻佳人。听她慢启朱唇刚一开腔，高拱便有三分陶醉。他索性闭了眼，静听玉娘的一曲妙唱。那声音媚甜处，让人可以感觉到怀春少女的似水柔情；娇嗔处，让人如置画楼绣阁，听红粉佳人的打情骂俏；紧凑处如百鸟投林，飞泉溅玉；悠扬处如春江花月夜的一支洞箫。字正腔圆，珠喉呖呖。高拱听得痴了，玉娘一曲终了，他尚沉浸其中。

“老爷，奴家献丑了。”玉娘说道。

高拱醒过神来，连声叫好。望着明眸皓齿的玉娘，不禁又蹙了蹙眉头，说道：“你方才这唱的是宋代秦少游的《满庭芳》，词是好词，只是过于伤感。看看，曲子唱完了，你的眼中犹自泪花闪闪。”

玉娘怀抱琵琶欠欠身子，歉意地说：“这是干妈教给奴家的第一支曲子，我顺嘴唱了出来，没想到惹得老爷不高兴，奴家赔罪了。”

高拱没想到随便说一句，竟引起玉娘如此紧张，便故作轻松地一笑说道：“我只不过随便说说，老夫极少听人唱曲子，你却是唱得真好，你再唱下去，唱下去。”

“老爷，奴家唱点诙谐的如何？”

“随你。”

玉娘又不经意地拨了一下琵琶，定定神，又唱了一首：

提起你的势，笑掉我的牙。

你就是刘瑾、江彬，也要柳叶儿刮，

柳叶儿刮。

你又不曾金子开花、银子发芽。

我的哥罗！你休当玩耍，

如今的时年，是个人也有三句话。

你便会行船，我便会走马，

就是孔夫子，也用不着你文章；

弥勒佛，也当下领袈裟。

唱这支曲子，玉娘好像换了一个人，脸上的忧戚一扫而空，换成逗人发笑的顽皮。二八佳人学街头耍把戏的那种油腔滑调，这悬殊的反差本身就很出彩。因此把高拱逗得胡子一翘一翘地大笑，笑声止了，又满饮了一杯酒，高拱问道："这支曲子叫啥名字？"

玉娘答道："回老爷，叫《锁南枝》，是一支专门讽刺宦官的曲子。"

高拱眼眶里闪过一丝不易捉摸的光芒，说道："老夫听到了，你唱的曲词儿中提到了刘瑾、江彬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大太监，这曲子也是你干妈教的？"

玉娘摇摇头，答道："这曲子是奴家来到京城后才学会的。"

"啊，跟谁学的？"

"也没跟谁学，那一日，在两个小尼姑的陪同下，到泡子河边看景儿，在一个小书肆里买回一个唱本儿，上面有这首词儿。"

"既是唱本儿，里头肯定有许多的词，你为何单单选中这一首来唱？"

"这……"玉娘欲言又止。

高拱追问："这里头难道还有什么可隐瞒之事？"

这一问，倒把玉娘唬住了，她连忙答道："老爷言重了，奴家自到京城，日日夜夜都想着老爷，哪有什么隐瞒的事。奴家拣了这首词儿来唱，原是想讨老爷的欢心。"

"此话怎讲？"

高拱说话直通通的，口气很硬。这是因为长期身居高位养成的习惯，叫一个女孩儿家听了很不受用，但玉娘隐忍了，依旧含笑答道：

"奴家听说，老爷很不喜欢宦官。"

"哦？"高拱端起一杯酒来正准备一饮而尽，一听这句话又把酒杯放下了，问道，"你一个女孩儿家，怎好打听老夫官场上事？"

玉娘说："也不是特别打听，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老爷不喜欢紫禁城内的一个冯公公，奴家只不过拣耳朵听来。"

"因此你就拣了那首词儿来唱，讨我的欢心，是么？"

“正是，”玉娘黑如点漆的眸子忽闪了几下，不安地问，“老爷，这有什么不对的么？”

“也没有什么，”高拱长吁一口气，说道，“玉娘啊，老夫看你是聪明过头了。”

高拱说着，脑子里便浮出两句古诗：“花能解语添烦恼，石不能言最可人。”玉娘一个小小的女孩儿家，干吗要打听大老爷们官场上的事情？既留心打听，谁又能保证她日后不掺乎进来播弄是非？虑着这一层，高拱又联想到把隆庆皇帝缠得神魂颠倒的那个奴儿花花，她不也是有着倾城倾国之貌么？看来，古人所言不虚，女人是祸水，越是漂亮毒害越大。这么想下去，本来已被撩拨得精神振奋欲火难熬的高拱，刹那间又变得眼含刻毒心如冰炭，他推开杯筷，起身走出书房。一直候在书房外头过厅里不敢离去的高福，见主人走了出来，赶忙满脸堆笑迎上去，喊道：

“老爷。”

“唔，”高拱停下脚步，盯了高福一眼，说道，“你把玉娘送回去。”

高福一愣，小声问道：“送到哪儿？”

“你从哪儿接来的，就送回到哪儿！”

高拱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回了后堂。高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望着主人渐渐走远的背影发了好一阵子呆。斯时月已三更，万籁俱寂，只书房里头，隐约传出玉娘微微的啜泣。

第十八回　勘陵寝家臣传密札　访高士山人是故知

新皇帝登基第二天，张居正遵旨前往天寿山视察大行皇帝的寝宫工程。出了德胜门，眼见沃野平畴，青葱一片，不觉心情一爽。从隆庆皇帝犯病到去世，差不多也有半年时间了，张居正一直郁郁不乐，这是因为他与高拱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近些时，虽然高拱屡屡作出和好的姿态，但张居正心底清楚，这只是高拱害怕他与冯保联手而作出的防范措施，并不是真正地摒弃前嫌，因此也只是表面应付。两人的矛盾不仅顺天、应天两府的官员们都已知道，甚至那些退休致仕的官员也耳闻其详了。昨天散朝回家，他同时收到了陈以勤和殷士儋的来信。这两人都曾是内阁大臣，先后与张居正同事，后又同样因为得罪高拱而被排挤去职，回籍闲居。一在四川南充，一在山东历城。他们在信中对张居正的前途表示了关切。张居正满腹牢骚，本想对过去的同僚一诉，何况这两人最能理解他目前的处境。但转而一想，白纸黑字写出去的东西，若谬传他人，便成了抹不去的证据。因此落笔回信时便又存了一份小心。殷士儋脾气暴躁，且经常酒后失言。当年同在内阁，也不敢同他推心置腹交谈。给他的回信，只是几句安慰的话：

使至，知台从已返仙里，深慰鄙念。

宋人有一联云："山中宰相无官府，天下神仙有子孙。"

前一句，公已得之，后一句，愿公勉焉。使旋迫节，草草附复。别具侑柬，幸惟鉴存。

陈以勤胸有城府，给他的回信，也就谈得透彻些。甚至说出了"枢衡之地，屡致臬兀。机辟盈野，凤翔九霄"这样露骨的话。在中旨还未颁到内阁之前，他已知道冯保接任了司礼监掌印的职务，他料定高拱接到中旨后必定暴跳如雷。正好新皇帝让他来天寿山，使得他得以躲过内阁那难堪的场面。

时为六月中旬，炽烈的阳光无遮无拦地倾泻。驿道两边的杨柳，叶子都晒得蔫蔫的，躲在浓荫深处的知了，高一声低一声的嘶鸣，更让人感到闷热难挨。刚出城的时候，因为还是早晨，凉风悠悠，阳光也不撒泼，张居正因此心旷神怡。两个时辰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乘坐的马车，燠热如同蒸笼一般。车轿的四围帘子虽都卷了起来，

却一丝风也没有，旁边站着的小厮虽不停地给他打扇，他仍汗下如雨，那一身青服乌纱黑角带的穿戴，都已经湿透了。

车入昌平县境，昌平县令已在此恭候多时。路边临时搭起的凉棚里，已摆好了七八桌酒席，招待张居正一行。火蒸火燎的张居正胃口全无，只喝了一碗绿豆稀饭，吃了几片西瓜，就又催赶着上路了。大约未时光景，张居正一行来到了天寿山的大红门前。

坐落在京城北郊昌平县境内的天寿山，是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后，亲自选择的陵地。为选择一块理想的“吉壤”，朱棣从全国各地召聚了一批有名的风水大师，让他们跑遍了北京周围的山峦岗地。这些风水大师们风餐露宿，跋山涉水，忙乎了几个月，最后遴选了五处山陵，绘出图样来让朱棣圈定。朱棣又让他最为倚重的“黑衣宰相”姚广孝和大相士袁珙参加意见，多方斟酌，终于把风水大师廖均卿挑选出的黄土山选定为皇陵。朱棣嫌黄土山名儿不雅，遂亲改其名为天寿山。

这天寿山的确是一块难得的上乘吉壤。它首尾八十里，是燕山山脉的一个分支，来脉虎踞龙腾，悠远有致。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南边却开敞无阻，好像一个大庭院。“院子”尽头，有一对小山把门，左边称为龙山，右边称为虎山。从天寿山正中一处叫康家庄的村子后头，密林里流下一股清澈的山泉，迂回流过这片三山环抱的平坦腹地，然后从龙山与虎山之间潺潺流出，流向广阔的平原。无论山形水势，还是土层植被，均无一点可挑剔之处。朱棣选中这块陵地后，便把康家庄的村民尽数迁出，在其旁边修建了自己的陵寝，民间所传“康家庄边万年宅”，指的就是朱棣的长陵，自朱棣之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宣宗朱瞻基的景陵，孝宗朱佑樘的泰陵，武宗朱厚照的康陵，世宗朱厚□的永陵，一共八个皇帝的陵寝都在这天寿山中。正在修建中的穆宗朱载□的昭陵，是这山中的第九座皇陵了。

车轿在龙虎二山之间的大红门前停下，这是皇陵的正门。所有官、军人等到此一律下马，连皇上也不例外。张居正在车轿里头另换了一套干净的素服下车。穆宗皇帝去世第二天，就来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和钦天监夏官孔礼，这时导引张居正从大红门的左门进入陵区，沿着青石长阶走上感恩殿，这是皇帝前来祭陵的驻跸之地。隆庆二年清明，张居正曾随着穆宗皇帝来这里祭过一次陵。皇上亲祭

了永陵与长陵，余下六陵由皇上指定六名大臣代为祭扫。张居正代皇上祭扫的是武宗朱厚照的康陵。就在那次祭陵中，穆宗也亲自定下了自己百年之后的陵寝之地。一晃四年过去了，山川依旧，人事全非。当年主持春季山陵大祭的穆宗，如今也已作古。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觉抚髯长叹，倍感凄凉。

在感恩殿稍事休息，张居正就在王希烈和孔礼的陪同下，乘板舆到了修建昭陵的工地。成祖朱棣的长陵正好在天寿山与大红门之间的中轴线上，左右皆是历代陵寝。世宗皇帝的永陵靠近“庭院”，脚下蹬着龙山。正在修建的穆宗皇帝的昭陵与永陵隔谷相对，正好对着虎山。当初礼部和钦天监两家主持为穆宗选择“吉壤”时，也拿了几处方案，穆宗一下子就看中了现在这块地方。他说：“百年之后与先帝父皇比邻而寝，朕心大慰。”穆宗说这句话时，张居正正好侍立在侧。当时他觉得钦天监选定的几块地中，这地方并不算太好。虽然也在龙脉之上，却回势稍差，缺乏逶迤奔腾的气势。但皇上自己喜欢，他这位大臣哪敢发言“有悖圣意”呢？四年后，再来看这座将竣工的陵寝，张居正当初的感觉并没有多大改变。

在昭陵工地上转了一圈，听了王希烈与孔礼两人的汇报，张居正心中有了底。按钦天监选定的日期，九月十一日是穆宗梓宫落土的吉日。到今天整整还有三个月，而昭陵工程基本已接近尾期，最多只须一个月时间就可完全竣工。

此时夕阳西下，四围郁郁苍苍的松树，在阳光的衬照下，翠色很是抢眼。解暑的清风，挟着不远处依山而下的泉声，悠悠传来，令人心旷神怡。张居正便动了走一走的念头，于是踏上林间的石板道，朝德胜口村的方向走去。这德胜口村同康家庄村一样，原也是山中一个不小的村庄，因修建皇陵而尽数迁出，只留下一个地名。从一片林子中走出来，登上一处突兀的岩石，张居正看到了埋葬着世宗皇帝的永陵。由此他想到了这位笃信道教斋醮的皇帝，由于一意修玄，导致大权旁落，首辅严嵩专权达二十余年，次辅徐阶也就忍耐了二十余年，一直耐心等待扳倒首辅的机会……沉思中，张居正不自主地转了一个身，位于德胜口村上头的埋葬着武宗皇帝的康陵，在渐渐暗淡的夕阳中，散溢出一股难以名状的孤凄。这位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的风流皇帝，成天躲在豹房里寻欢作乐，要么楚馆秦楼，要么放鹰逐犬。朝中

大事，竟让大太监刘瑾一手处理。一个恶贯满盈的太监，竟代秉国政十几年，社稷纲常，被弄得乌烟瘴气。封疆大吏的奏折，刘瑾的门人可以随意地批答。厚颜无耻的贪吝小人，刘瑾可以随意地封官鬻爵。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大理司事张□，每见到刘瑾就远远地拜倒在地，膝行上前，口中连呼“爷爷”。刘瑾开怀一笑，对身边随从说：“你们看看，这才是我的好儿子。”不久，就拔擢张□为吏部尚书。严嵩与刘瑾，一个首辅，一个司礼监掌印，都是前朝的巨奸大滑，就因为碰上两个糊涂皇帝，他们才敢为非作歹，糟蹋公器。太平出良吏，顺世出名臣。可是，自明太祖创下大明基业，到现在也两百多年了，为什么就出了这么多贪吏奸臣呢?

张居正触景生情，刚刚转好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沉重了。这时，忽然一阵吵闹声把他从沉思中惊醒。循声看去，只见守陵驻军的一名小校正在驱赶一名老汉，眼看老汉被推得跌了一跤，张居正便喝住小校，走了过去。这才看清老汉并不老，大约五十岁左右，麻衣麻鞋，虽是村夫野老的打扮，眼光却深邃有力。

张居正问小校：“你为何要推他？”

小校答道：“回阁老张大人，这个人私闯陵区，例该有罚。”

皇陵有一个营的军士守护，闲杂人等若私闯陵区，按条例处罚，轻则拘役，重则关押。张居正又扫了那人一眼，只见那人不卑不亢，身上全然没有俚俗人家的卑琐之气。

“看你一身孝服，是不是为大行皇帝致哀?”张居正问。

“是。”老汉点头回答，“新皇帝虽然于昨日登基，但他毕竟与大行皇帝是父子。子之登基之喜不能掩父之大行之哀。所以，我这身麻衣麻鞋，要穿过二十七日的举丧之期。”

老汉说话铿锵有力，态度也不卑不亢。张居正顿时对他感兴趣起来。问道：

“老人家贵姓。”

“免贵，贱姓常。”

几句答话，张居正已断定眼前的这个人是个读书人。从他的行态举止，他陡地想起了一个人，两人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不相信有这种巧遇，又问道：“请问常先生，为何要私闯皇陵。”

“我想来看看正在为大行皇帝修建的昭陵。”

常先生这一句话，倒让在场的官员们都吃了一惊。王希烈忍不住插问：“你为何要看昭陵？”

“看大行皇帝是否葬得其所。”

“你是风水先生？”孔礼以行家的眼光，把常先生上下打量了一番。

“村夫野老，略懂一点堪舆之学。”

常先生微微一笑，又把眼光投向了昭陵。

“你看昭陵的风水如何？”孔礼继续问。

常先生眼中掠过一丝难以捉摸的神色，想说什么，却又不好开口。

孔礼看了一眼张居正，感到这位次辅大人也有听下去的兴趣，于是怂恿道：“常先生，你但说无妨。”

常先生点点头，说：“这块地若下葬大夫朝臣，也算是一块吉壤了，但作为天子陵寝，还是有所欠缺。”

“欠缺在哪儿？”

“天子陵寝，必须拱、朝、侍、卫四全。就像皇上在金銮殿接见大臣时的样子。皇上坐在宝座上，两边有侍从，后面有高大威严的屏风，前面有玲珑的桌案，远处有列班的朝臣。用这四全的法则来看昭陵，朝臣与侍卫都有点散乱，其势已不昌隆了。”

说到这里，常先生便指点着昭陵前后左右的山川形势，一一说明。把这一行官员都听得目瞪口呆。孔礼供职钦天监，是专司皇陵堪舆的命官，成年累月同风水大师打交道，在这方面可谓见多识广。他知道今天碰到了高手。常先生挑出了昭陵的毛病，换句话说，就是他这位命官的失职。出于自我保护，孔礼说道：

“你这是一家之言，当年选定昭陵的风水大师都是闻名天下的专家，说的和你可不一样。”

论及专业，常先生却固执起来了：“大人，我先头已经说过，我一介村夫，不和任何风水大师争短长，我只说自己的观点。”

张居正很欣赏常先生的观点，同时也理解孔礼的心情，这时候站出来打圆场说："昭陵这块吉壤，是大行皇帝在隆庆二年钦定的。"

"是啊，是皇上钦定的。"孔礼跟着就嚷起来，朝张居正投来感激的一瞥。

常先生摇摇头，不禁惆怅地说："如此说来，这是天意啊！"

"此话怎讲？"王希烈问。

常先生环顾了一下天寿山，这时暮霭飘忽，影影绰绰的松林上头，到处是盘旋归窠的宿鸟。常先生缓缓说道：

"天寿山水木清华，龙脉悠远，形势无可挑剔。唯我中国之大，也是难得的吉壤。但是，望势寻龙易，须知点穴难。当年永乐皇帝的长陵，点的就是正穴。一处吉壤，只有一个正穴。天寿山的正穴就是长陵，自永乐皇帝冥驾长陵，一晃也有二百年了，这天寿山中，又添了献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等七座皇陵，现在又有了昭陵，总共是九座皇陵。依老朽来看，这里皇陵的穴地，是一穴不如一穴。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来形止，是谓全气，万寿山的全气之穴，只有长陵。"

常先生一番剖析，说得头头是道。但听他宣讲的这一干朝臣，包括张居正在内，却是谁也不敢接腔。官袍加身的朝廷命官，谁敢对皇陵的优劣妄加评论？尽管他们内心觉得常先生言之有理，但决不敢随声附和。因此竟一时间冷场了。倒是那机灵的小校，看到张居正不说话，猜想他的为难，便又朝常先生吼了起来：

"你个常老儿，尽他娘的胡说八道，还不快走。"

"我这就走，"常先生朝张居正拱拱手，说，"大人，恕老朽猜测，你们是为视察昭陵而来，天寿山葬了九个皇帝，地气已尽，为保大明的国祚，必须寻找新的吉壤。"

说罢，常先生朝张居正一行深深一揖，掉转头匆匆下山了。望着他渐渐模糊的背影，张居正忽然醒悟到什么，他命令那小校："你去把那位常先生拦下来，晚上我还要找他谈谈。"

张居正刚回到感恩殿的住所，就有担任警卫的小校进来禀告，说是家人游七有要紧事求见。张居正心下纳闷，离家才一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便命小校领游七进来。稍顷，只见游七风尘仆仆满头是汗地

跑进来，后头还跟了一个人。两人一进厅堂，喊了一声“老爷”，磕头行礼。这当儿，张居正才看清，跟着游七进来的是冯保的管家徐爵。

“这不是徐爵吗？你怎么来了。”张居正问。

“我家主人有要紧事向张先生讨教。”徐爵恭敬回答。

两位管家各觅了椅子坐下。张居正盯着一贯鲜衣怒马如今却是一身仆人打扮的徐爵，笑着说：“原来是你家主人有事，我还真的以为是游七有事。”

“老爷，我真的有一封急信要送给你，”游七连忙插话说明原委，“我正要启程送信，徐管家来府上说是要见你，于是临时换了一身衣服，和我一起来了。”

“路上没人认出你？”张居正问徐爵。

“没有！”游七代为回答，接着从怀里掏出一封沉甸甸的信封，双手呈上。

张居正接过来拆封一看，是李义河从衡山寄来的密件。总共有十几张信笺，详细述说李延在福严寺神秘死去的经过以及连夜突击审查李延一干随从的结果。最令人振奋的事情，是李延的帮办董师爷交待了李延向京城一些部院大臣行贿的事实，并从李延行李中搜出了那两张寄名高福的五千亩田契。张居正一目十行看过这封信，又看了看随信寄来的那两张田契的原件。顿时心花怒放，心里头直夸奖李幼滋会办事。但表面上他却声色不露，慢吞吞地把信笺依原样折好，装回信封，放在茶几上。然后问徐爵：“你家主人有何事找我？”

游七不知道信的内容，徐爵当然更无从知晓，因此两人都猜不透张居正此时的心情。徐爵瞄了瞄茶几上反放着的信封，习惯地眨眨眼，答道：“今儿个上午，有两封奏折送到了皇上那里。一封是刑部上的，讲的是妖道王九思的事。说王九思既已让东厂抓到，就该交给三法司问谳定罪……”

“该定何罪？”张居正插问。

“折子上说，王九思以妖术惑乱圣聪，导致先皇丧命，理当凌迟处死。”

“唔，”张居正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接着问，“还有一封折子说的什么？”

“是礼部上的。说按新皇上登基成例，应从户部太仓拨二十万两银子，为后宫嫔妃打制首饰头面。”

张居正“哦”了一声，这份奏折多少有些出乎他的意外。游七观察主人的脸色，趁机说道：“这道折子的意图再也明显不过，就是他高胡子变着法子讨好李贵妃。”

张居正脸上勃然变色，他眉毛一拧，瞪着游七厉声斥道：“狗奴才大胆，你有何资格议论朝政，唔？”

张居正突然发怒，唬得游七一下子从椅子上跌下来，双膝跪地，筛糠一般答道：“老爷，奴才知罪，奴才知罪。”

张居正余怒未息，吼道：

“滚出去！”

游七连滚带爬退出厅堂，看到游七惶然退出的窘态，徐爵也浑身不自在。虽然他对张居正家风甚严早有耳闻，但如此不留情面还是让他感到难堪。毕竟，他与游七的身份差事相同，因此感同身受，竟也产生了挨骂的感觉。

倒是张居正，脸上早已乌云尽退，好像刚才的事压根儿没有发生，他转向徐爵，和颜悦色说道：“徐爵，你的话还没说完呢。”

徐爵顿时感到张居正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人物，心中也就产生了一种敬畏。他又眨了眨眼，说道：“我家主人收到折子，不敢怠慢，赶忙奏报皇上。皇上没主意，不知如何批答才好。”

“按常例，这两道折子应该送内阁拟旨。”

“这个我家主人懂得，只是这里头的道理很明显，”说到这里，徐爵觑着张居正神色，小心翼翼说道，“方才游七所言，虽然触犯了张先生的家规，但他道出了个中症结所在。”

张居正默不作声，沉思一会儿，问道：“李贵妃知道这两个折子吗？”

“知道，”徐爵点点头，声音压得更低，“她也没了主意。我家主人看透了李贵妃的心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理，她都同意折子上所奏之言。”

“这正是高拱的厉害之处。”张居正在心里说道。但他依然不显山不显水地问道：“冯公公是怎么想的？”

“我家主人感到十分为难，如果拟旨准行，则让高拱抢了头功，从此事情就不好办，如果驳回折子，又怕得罪李贵妃，日后更难办事。我家主人苦无良策，只得派我来这里向先生讨教。”

徐爵本想把事情说得委婉一点，但面对张居正深藏不露的眼神，他不免有些慌乱，因此也就赤裸裸地说出了冯保的为难。其实，他就是不如此直说，张居正也清楚不过。听罢徐爵的陈述，他伸出指头，漫不经心地叩动着面前的花梨木茶几，沉吟着说：“其实，这两件事都不难办理。”说着，示意徐爵走近前来，细声细气与他耳语一番。徐爵听罢，不禁眉飞色舞，连连说道：“好，好，依先生之计行事，他高胡子就会偷鸡不成反丢一把米。”

张居正眉头一皱，轻轻拍了一下徐爵的肩膀，提醒道：“徐爵，你家主人如今已升任大内主管，你这位当管家的，凡事要紧开口、慢开言，常言道，小心不亏人。”

徐爵立忙收了兴头，小心答道：“张先生的叮嘱是至理名言，小的当铭记在心。还有一件事，我家主人让我告诉你，今天通政司转来了湖南按察使李义河的手本，奏报前两广总督李延在衡山自尽。”

“哦，有这等事？”

张居正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徐爵幸灾乐祸说道：“这个李延，是高胡子的得意门生，他这一死，高胡子的阵营里，便少了一条走狗。”

“李义河的手本还说了些什么？”

“其余倒也没说什么，仅仅奏报了李延的死讯而已。”

听徐爵如此回答，张居正也就放了心。看来李义河是个有心人，他把此事的底牌全都告诉了张居正，对朝廷那边只是敷衍了事地上了一道公文。

张居正瞥了瞥茶几上那只空无一字的信封背面，似乎要说什么，只见小校又敲敲门，进来禀告：“张大人，内阁中书马从云求见。”

马从云接替韩揖在高拱值房当值。他为何此时此地突然出现？张居正眉棱骨一耸，对小校吩咐：“你让马大人在外头稍坐会儿，听我的传呼进来。”

“是。”小校躬身退下。

不等小校的身影在回廊上完全消失，徐爵就满脸狐疑地说道：“马从云不是高胡子的心腹么，他怎么来了？”

“你不要管这些闲事，”张居正阴沉着脸说，“此处非久留之地，我也不留你吃饭了，你去喊上游七，回廊这头，还有一道门出去，你们俩赶紧离开。”

徐爵点点头，也不再说什么，闪身出门邀游七走了。张居正收拾好李幼滋的密札，这才传话让马从云进来。

“张大人！”

随着这一声喊，身材颀长穿着六品官服的马从云已跪到张居正面前行礼，张居正伸伸手示意他坐下，马从云坐在刚才徐爵坐过的那把椅子上，一双眼睛滴溜溜朝屋子四处张望，这一动作引起了张居正的不快，他压着性子问道：“你怎么来了？”

“首辅有急件让我送给张大人。”

说罢，马从云从随身带来的锦囊里抽出了一份黄绫硬面的题本，张居正接过一看，封面上写了四个鹌鹑蛋大小的苍劲楷书：“陈五事疏”。一看就是高拱的手迹。张居正一页一页翻读，嘴中不时叫好，不过片刻读完，他合上奏折，问马从云：“元辅让你送来，是否是征求我的签字？”

“正是，”马从云背书一样说道：“首辅说，皇上以十岁冲龄登基，于政体多有不熟，先帝弥留之际，曾把三位阁臣召至榻前，亲授顾命，现在，三位内阁顾命大臣须得戮力同心，辅佐皇上，廓清政体，明辨国是。”

张居正心里头明白，这份《陈五事疏》是针对昨日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那道中旨而来的。连同徐爵刚才提到的那两份奏折，都是高拱一手策划的攻势。旨在取悦李贵妃，扳倒冯保。平心而论，张居正很是佩服高拱高明的政治手腕，他欲除政敌，步步为营，步步都是好棋。对手稍一不慎，就会落入他精心设计的陷阱而俯首就擒。凭以往的经验，他知道这仅仅只是开始，山雨欲来风满楼，好戏恶戏都还在后头。此情之下，他张居正很难做局外人，高拱也不允许他做局外人。这不，大老热天，让马从云急急如律令把这份《陈五事疏》送到天寿山来让他签字，就是要把他拖入这场斗争，联合向冯保发动攻击。好在张居正早已看清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并把自己在这场斗争中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审时度势进退予夺等大事都已思虑清楚，所以事到临头并不慌乱。他起身到里屋，启开书僮随身带来的墨盒，毫不犹豫地在高拱、高仪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马从云拿到签好字的《陈五事疏》奏折，也不再耽搁，告辞走出感恩殿，打马返回京城。

把这两拨人接待完毕，不觉已到酉牌时分。王希烈、孔礼一班官员尚饿着肚皮等张居正共进晚餐。因张居正是一品阁老大臣，又是奉皇上旨意而来，在这里督工的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不敢怠慢，吩咐庖厨准备了丰盛的酒席，要为张居正接风。这种官场酬酢最是耗费时间，但张居正也不好推托，只得把脱下的一品官服重新穿上，步入所住厢房一侧的宴会厅，一时间珍馐罗列，举筷飞觞。张居正顾忌着王希烈是高拱线上的人，因此只是勉强应付，就皇上陵寝工程问题，说了一些奖励的话。一顿饭吃得气氛越来越淡。本想套近乎的王希烈，隐约感到张居正这个人不大好侍候，也就草草撤席收场，各自回房间休息。

却说张居正一回到下榻处，即命小校去把那位常先生找来。常先生进来时，张居正已除了官服，并让书僮给客人沏好了茶水。

宾主坐定，张居正说道："下午在先帝陵寝工地，我看常先生言犹未尽，因此便让小校把先生留下来，有些事情还想向你讨教。"

常先生坐在明亮的宫灯之下，依然是一身麻衣，只是眉宇间洋溢着一股灵动的生气。他笑着回答："阁老大人是名倾朝野的文渊阁大学士，在下只是一介草民。虽胸有点墨，亦难担当求教之言。"

张居正久居高位，各色人等见得多了，但觉得这位常先生身上自有一种人所不能企及的仙风道骨。从见他第一眼起，他的脑子中就闪过那副对联："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现在见这常先生谈吐属对，既无村夫野老之粗俗，亦无文人骚客的迂腐穷酸，更是肃然起敬，因此问道："听常先生口音，好像是江西人。"

"阁老大人说得不错，在下正是江西人。"

"听你谈吐，也是饱读诗书之人，为何要隐伏草莽，弃绝功名？"

"当年我也曾进京参加过秋试，只是受了刺激，从此再也不肯走近考场一步。"

“你应试过？哪一年？”

常先生放下手中的茶杯，扬了扬两道漆黑的卧蚕眉，盯着张居正说：“阁老大人，你真的不认识我了？”

“你是……”

看到张居正迟疑的神态，常先生悠悠一笑，抚摸了一下修理得整整齐齐的山羊胡子，说道：“阁老大人，你还记得初幼嘉么？”

“初幼嘉？”

张居正浑身一激灵，这是他年轻时的挚友，一起参加乡试、京试。正是二十六年前那次京试，他考中进士，初幼嘉却名落孙山。为了安慰多年的同窗，他写下了那首在士子中广为流传的七律“燕市重来二月初”，前不久，冯保还专门抄录了这首诗送他。只是光阴荏苒，自嘉庆二十六年在京城与初幼嘉分别，不觉二十多年过去，他再也没有听到初幼嘉的任何消息。现在，常先生骤然提到这个名字，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无尽回忆，他连忙问道：

“你怎么知道初幼嘉，你是谁？”

常先生仍旧笑道：“你不记得我，该记得那两句诗：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题诗。”

经这么一提醒，张居正立刻就想起来了。二十六年前那次京试，全国各地数千名举子会聚京师，其中有一江西籍举子，名叫何心隐，正好与张居正、初幼嘉同住一家客栈。这位何心隐为人风流倜傥，同时也颇为自负。彼此熟悉后，一次举子们聚会，何心隐在桌上说：“我何某虽然不才，但这次来京会试，奔的就是甲科。余者皆不在吾辈眼界之内。”一听这话，张居正与初幼嘉都一下愣住了，谁也不搭腔。需知朝廷有定规，三年一次的京城会试，取进士数百名，共分三级：一称赐进士及第，再称赐进士出身，三称赐同进士出身。其中一级的前三名，第一名是状元，第二名是榜眼，第三名是探花。数千名举子多年寒窗苦读，千里迢迢赶来京城会考，得以金榜题名者，已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却是没有几个人敢像何心隐这样口吐狂言只想跻身前三名。一时间酒席有些冷场，静了一会儿，初幼嘉问道：“柱乾兄，如果你考不上甲科呢？”何心隐一笑，满饮了一杯酒后，决然答道：“考不上甲科，我何某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却说半个月京试之后放榜，何心隐不但没有考上甲科，连乙科进士都没有他的份。同时落榜的还有

初幼嘉。本来，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旅居生活中，何心隐与初幼嘉因为声气相求就已产生了友谊，现在又双双落榜，更是同病相怜，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已经金榜题名的张居正对这两个旧雨新知，除了同情与安慰亦别无他法。放榜后三日，两人联袂出京返回南方故里。张居正为他们饯行，互相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张居正对何心隐说道："柱乾兄，你也不必负气，三年后再入京秋闱，甲科榜上一定会虚位以待。"何心隐摇摇头，满不在乎地答道："叔大兄，你不必安慰我，功名原是羁心累人之物，我本来就不喜欢，何况上次酒席上我已说过，今生再也不进考场。"张居正虽然对何心隐的狂人作派颇有腹诽，但又欣赏他的任侠豪气。于是又问道："你一个读书人，弃绝了功名，又能做些什么呢？"何心隐朝张居正做了一个鬼脸，答道："前天夜里，趁你们这些新科进士邀齐了去拜谒座主时，我和初幼嘉两个闲来无事，便去棋盘街旁的槐花胡同逛了一回。"张居正来京师不久，就听说槐花胡同是妓女聚居之地，当即笑道："你们还真会找地方享受，是不是有销魂之夜？"初幼嘉答道："销魂谈不上，逢场作戏当一回狎客，亦是快慰人生。在青楼上玩得高兴时，我哼了几句歪诗。"说到这里，何心隐略一定神，接着低声吟哦起来："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题诗。此身应是逍遥客，肯把浮名换玉脂。"何心隐刚念完，初幼嘉接着说道："槐花胡同的女史们，倒也粗通文墨，有一位叫梅雪的，顿时就捻动琵琶，把柱乾兄的这首情诗按曲儿唱了，众女史一齐拍手叫好，开玩笑说，谢大人作得好诗，这第一句诗若改成'常记槐花胡同时'就更好了。柱乾兄说这意思虽好，但改不得，一改就不合平仄。女史们就笑闹着喊他常先生，意思是让他常去槐花胡同光顾。"初幼嘉说罢，三人又笑了一回，就此抱拳揖别。不觉光阴荏苒，白云苍狗二十六年过去，张居正再也没有见过初幼嘉与何心隐两人，但这位何心隐的踪迹，倒是时有耳闻。听说他后来因仰慕王阳明的大弟子王艮的学说，师从王艮弟子颜钧，多少年后，成了名闻天下的大学者，到处授徒讲述王学。张居正一直苦无机会再次见到这位当年在京师结识的狂人，没想到面前这位私闯皇陵禁区的"常先生"，就是当年的那个风流才子何心隐。

事情既已捅穿，张居正再仔细端详坐在面前的故友，除了偶尔表现出来的神采飞扬的气质，眼前的何心隐，与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年轻士子实在相去甚远，不由得感慨道：

“柱乾兄，若不是你自己说破，我真的认不出你了。”

何心隐笑道：“二十六年前，我们只在京城一块呆了三个月，认不出本属正常。今天，我若不知道新皇上命你来视察先帝陵寝工程，也认不出你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视察先帝陵寝？”张居正警觉地问。

何心隐脸上浮出诡谲的笑容，盯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道：“叔大兄，我来此地，原是为了会你。”

“哦？”张居正平息了故友重逢的激动，又恢复他那深沉练达的习性，平静问道：“不知柱乾兄会我为的何事？”

何心隐身子前倾，压低声音说：“叔大兄多年韬光养晦，现在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此话怎讲？”

“叔大兄真的要我说明？”

何心隐目光突然变得犀利，张居正看了他一眼，蹙着眉缓缓说道：“柱乾兄不要忘记，此处可不敢胡言乱语。”

“是呀，”何心隐踱到窗前，撩开柔纱窗幔，看着月光下的隐隐山林，感叹地说，“这里是大明龙脉之所在，一般人来这里，除了景仰膜拜，又还能说出什么！但你我不一样，你久蓄凌云之志，要当伊吕一样的人物，我何心隐也是生于斯世的狂人。选择这里来谈大明天下，社稷苍生，正是风云际会的上乘之地。”

看着何心隐清癯的背影，张居正忽然感到这位故友身上有着一股磁石般的力量。

“柱乾兄，你再也不是当年的何心隐了。”

何心隐回过身来，反剪着双手说道：“我知道我何心隐在叔大兄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寻花问柳的狎客形象。但那个‘常先生’早已死去了，这其间的人世浮沉，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这些谈资且留将日后细细道来。今天，我们还是先谈正事。”

“你究竟有何正事？”

“谈正事之前，我先请你看样东西。”

何心隐说着，便从怀中掏出一份揭帖。

第十九回　解偈语秉烛山中夜　敲竹杠先说口头禅

张居正抖开那张揭帖，只见上面写了一首五言四句的顺口溜：

田边有个人

踩石捉鹭鸶

此鸟一展翅

飞入白云里

反复看了几遍，张居正也没看出其中有什么玄机，只是觉得这字迹似曾相识，便问道：

“这揭帖是谁写的？”

何心隐答道：“就是你的总角之交初幼嘉。”

“是他？”张居正又是一惊，立忙追问，“他现在哪里？”

“他远在武昌。”

“在武昌，他在武昌做甚？”

张居正神态急切，他虽然身居高位，但对自己当年的布衣朋友依然十分挂念。何心隐看到这一点，内心不免感动，于是答道：“初幼嘉皈依佛门已经二十多年了，释名无可。如今是禅门临济宗的传人，驻锡在武昌府城外小洪山上的宝通寺。”

“宝通寺？”张居正当年赴武昌乡试曾去小洪山游玩过，依稀记得那是一座小庙，“幼嘉既是临济传人，也该住个有名的大庙。”

“叔大兄此话差矣，”何心隐答道，“幼嘉，也就是现在名震禅林的无可大禅师，曾立下志向，一生要建十座临济宗禅门巨刹。这宝通寺是第四座，自从他三年前出任住持，临济宗弟子纷纷前来依附，十方施主也纷纷解囊相助，如今的宝通寺，已经是恢宏壮丽的禅佛丛林了。”

“啊！”张居正一阵激动，心想这人生际遇真是一篇不可记述详尽的大块文章，感叹再三，说道，“你们两个人，如今一个是大禅师，一个是大学者，用佛家话说，都修成了正果。”

“比起叔大兄，我和无可禅师，都只能算是边缘人物了。”

“柱乾兄何必如此自谦。”

“不是自谦，我这是掏心窝的话。”何心隐悠悠说道，“大禅师也好，大学者也好，虽然也算是七尺须眉的事业，但毕竟无补苍生，算不得经天纬地的大业。倒是叔大兄，眼看就要登首辅之位，这才是铁血男儿的伟业啊！”

何心隐声音不大，但由于夜静，句句话都如雷贯耳。张居正虽然知道客厅外头是长长的回廊，周围并无闲杂人等。但他还是担心隔墙有耳，连忙示意何心隐不要再说下去，并压低声音说道：

“柱乾兄，你是闲云野鹤，可以由着心性说话，但我可是官身不自由啊，你万万不可瞎说。”

何心隐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叔大兄，我何心隐是个狂人，天天都在说狂话，但绝对不会说瞎话。”

张居正不愿意与刚刚重逢的故友发生争执，便掉转话题，指着案几上那张揭帖问道：“无可禅师写这几句顺口溜，到底是何用意？”

“是送给你的。五月初，我游学武昌，特意到宝通寺拜佛，与无可相会。并说要来京师，有可能还会来见你，问他有何言语捎给你，他想了想，就写了这四句顺口溜。”

“如此说来，这不叫顺口溜，用禅家话说，应该是偈语。”

“是偈语，”何心隐朝案几上放着的揭帖略一注目，接着说道，“刚拿到手时，我也琢磨不出什么意思，及至到了京城，看到这里的局势，才逐渐理会了其中的奥妙。”

张居正来了兴趣，迫不及待地说：“请柱乾兄快快解释。”

何心隐指着揭帖，问张居正：“你看这些偈语中的字，都由哪些偏旁部首组成？”不待张居正回答，他又接着说，“这二十个字中，一共有十个口字，一个石字，三个鸟字，还有一个尸字。”

张居正又拿起揭贴看了一回，果然含了这么多部首，便问道：“这又是什么意思？”

何心隐笑道：“奥妙就在这里头，尸下有十口，是张居正的居字，很明显，这偈语透露了天机。”

张居正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道：“我倒看不出什么天机来，而且，有居而无正，怎可就证明是写给我的？”

“这就是无可禅师的过人之处，”何心隐深不可测的眼神中闪着睿智的光芒，继续说道，“你虽久居内阁，但一直是次辅而未能荣膺正职，因此这偈语中便隐去了正字。”

“哦？”

看到张居正满脸惊讶，何心隐又说：“虽然正字隐去，但偈语中还是含了正字。唐诗人王维的诗句‘漠漠水田飞白鹭’，鹭鸶之于水田，可谓正居之地。我看田边的这个捉鹭鸶的人，指的就是你。”

张居正敛眉沉思了一会儿，答道：“如果无可真的是这么认为，他就曲解了故友的襟抱。”

“叔大兄，我知道你一直为人谨慎，但在故友面前，你就不必遮掩了。二十六年前，你才二十二岁，就写下了‘环佩相将侍禁庐’这样的诗句，而且，从那以后，你年复一年，锲而不舍，凭着坚韧的意志和过人的才智，终于跻身内阁。现在，你离首辅之位，只有一步之遥，难道你真的不想捉这只鹭鸶么？”

何心隐一番慷慨陈辞，倒把张居正说得怦然心动，他叹了一口气，答道：“当年年轻气盛，不知人世深浅，故好作妄语，经历这么多年，才明白到大业原非人事所及。”

“叔大兄此话又差矣，”何心隐快人快语，当即驳道，“古人言，天道酬勤，只这一个勤字，便有做不尽的文章。”

“是吗？”张居正苦笑了笑，说道，“即便我是那个想捉鹭鸶的人，到头来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此话怎讲？”

“无可禅师的这首偈子，不是已经说明了吗，那只鹭鸶没有捉住，飞到白云里去了。”

何心隐哈哈一笑，善意地揶揄道：“我看叔大兄是让官场的是非弄糊涂了。我且问你，武昌府城另有一个称呼叫什么？”

“古称江夏。”

“那是史称，还有一个呢？”

张居正摇摇头。

何心隐又问：“你登过黄鹤楼吗？”

“登过。”

“登过黄鹤楼，总该记得崔灏的那首诗吧，其中有‘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两句。”

经这么一点拨，张居正顿时恍然大悟，连忙答道：“记起来了，武昌府另有一说，称为白云黄鹤之地。”

“这就对了。”何心隐一拍大腿，兴奋说道：“鹭鸶飞进白云，不是飞到了你的故乡么？这首辅之位，该稳稳地落在你的手里。”

听何心隐如此解释，张居正甚是喜欢，但嘴上却说：“这是幼嘉，啊不，这是无可禅师的文字游戏，不可当真，不可当真。”

何心隐看透张居正的心思，也不争辩，想了想，宕开一句问道：“叔大兄，自从洪武皇帝创建大明天下，一晃两百年了，期间有了九位皇帝。依你之见，这九位皇帝中，哪一位可享有太平天子的美誉？”

张居正回答：“应该是永乐皇帝。”

“对，是永乐皇帝！”何心隐以激赏的口气回答，接着说，“洪武年间，永乐皇帝还是燕王，龙潜王邸，住在这北京的燕王府中。听说有个叫袁珙的相士，相术精致入微，只是隐居山中，不肯在江湖走动。燕王便派遣特使，恭请袁珙到燕王府中给他相面。袁珙沐浴斋戒后日夜兼程到了北京，择了一个吉日来燕王府与燕王见面。燕王一见袁珙，仙风道骨，一派大家风范，未及言谈就已对袁珙肃然心仪了。这袁珙也肃恭而前，围着燕王转了一圈，接着就面对圣容，俯仰左右，几眼睛就把燕王的相看了个里外透彻。看完，袁珙先跪下给燕王磕了一个头，然后再坐起来说：‘燕王是太平天子之相，龙形而凤姿，天广地阔，日丽中天；重瞳龙髯，双肘若肉印之状，龙行虎步，声亮如钟，实乃苍生真主。朱明江山，皇帝事业，文治武功，要在你的身上发扬光大，这正是太平天子的作为。等到你年交四十，一部髯须长过肚脐，即是你高登宝位之时。’一番话说得燕王将信将疑。须知袁珙说这话时，朱元璋已经把皇位传给了长孙朱允□，史称建文帝。也许正是袁珙这席话起了作用，促使朱棣挥师南下，从侄儿手中抢得皇帝宝位。等到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燕王四十二岁生日这一天，上膺天□，嗣登大宝。这位建下百世之功的太平天子，才相信袁珙所言，丝毫不差。”

何心隐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却不能引起张居正多大兴趣。他酷爱读书，平日留心的虽都是经邦济世的学问，但像《太清神鉴》、《珞禄子三命消息赋》、《李虚中命书》、《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之类的命理术数书籍，闲来时也读过几十本。有了这个根基，再加上何心隐所讲的这段野史他也耳熟能详，所以听来并不激动。待何心隐讲完，他只是敷衍答道：

“永乐皇帝四十而不惑，知道自己威加四海而情系万机的龙种天命，国家神器，本属天机，只不过碰巧被袁珙言中耳。”

“不是碰巧，而是一言中的！”何心隐听出张居正口气轻蔑，遂不满地反驳，“叔大兄，你我都做学问，臧否古人并无不可，但并不是以半桶水讥笑满桶水，更不是以无知批驳有知。”

受此一番抢白，张居正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甚为难堪。好在他久历官场练出涵养，加之又是故友初次见面，便强咽下极度的不快，勉强一笑说：

“柱乾兄，我开句玩笑，你反倒认真了，这么多年没见，没想到你多了这么多学问。”

刚发完火，何心隐就感到后悔，但话既出口，他决不肯认错，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赔了笑脸，也就趁势下台阶，说道：

“我这犟牛脾气，只怕到死都改不了，还望叔大兄海涵。我方才说到袁珙一节，其实还有下文。太平天子是燕王出身的永乐皇帝，这个没有异议。但是，本朝的内阁首辅，也就是相当于前朝的宰相一职，自洪武时的解缙起，到高拱这一任，任过首辅一职的有四十多人，但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太平宰相。从李淳风所著的《推背图》推断，高拱之后，必然有一位太平宰相出现。叔大兄，据我之见，这位太平宰相，是非君莫属了。”

张居正望着面前这一位侃侃而论如同少年的故友，问道：“柱乾兄，你觉得何等样人才能得到太平宰相之美誉？”

何心隐几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有口不私言。让天下黎庶万民，怀志者得志，怀土者得土，无苛政、无酷吏，国泰民安，疆土永固。国家有此中兴之象，必是太平宰相之作为。”

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随即苦笑答道："依你这番高见，太平宰相只怕是镜花水月，过去不曾有得，将来也不会出现。"

"是的，当太平宰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可是，叔大兄，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却已经出现在你的面前。"

"何以见得？"

"明朝的第十四个皇帝，昨日已经登基，是个只有十岁的少年天子，无可的偈子中，出现了十个口，正好暗示了这件事。如此少年君父懂得什么，治国安民，还不是依靠首辅？所以，这一任首辅，尽可把满腹经纶用于指点江山，激浊扬清，开创太平盛世。"

何心隐嘴上所言，正是张居正心中所想之事。他感到这位故友虽然目中无人宏论滔滔的习性没有改变，但的确不愧是名噪士林的大学者，于是笑谑道："柱乾兄，你今晚所言，好像都不是阳明先生的心学。"

"这叫帝王学。"何心隐越发兴致勃勃，不无卖弄地说，"阳明先生是我学问的祖师爷，他创立的心学是知的范畴，而帝王学则立足于用。"

张居正说："知行合一本是阳明先生学问的根本，从这一点讲，你倒是心学的正宗传人。我想，你若是生在战国时代，行合纵连横之术的苏秦、张仪，一定在你之下。"

"叔大兄过奖了，"何心隐表面虽然谦逊，但骨子里头仍是不可磨灭的自负，"经邦济世的学问，对于叔大兄来讲，是用，是行，对我何心隐来讲，是知，若我俩联合起来，才叫知行合一。"

"怎么，你又回心转意想做官了？"张居正惊讶地问。

何心隐一笑，理了理被穿堂风吹得零乱的山羊胡子，说道："叔大兄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俗话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你当太平宰相，我略现匠心，起一点帮衬的作用。不要说做官，我连你的幕僚都不想当，只是在你觉得需要之时，我帮你出出主意而已。"

"他大老远赶到天寿山来见我，原来是想当国师。"张居正心中忖道，因此又多了一份警觉，说道：

"你口口声声说我是太平宰相，好像我现在已荣登首辅之位了。"

“这个是迟早的事。”何心隐的口气不容置疑。

张居正笑了笑，揶揄道：“柱乾兄又不是天子肚里的蛔虫，怎么说得这么有把握？”

何心隐回道：“这本来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嘛。你想想，昨日登极的少年天子，四年前被册立太子时，叔大兄你是立了大功的，如今满朝文武，在这件事上的有功之臣，除了你还有一个高仪，但高仪已是病入膏肓的人。新皇上的大伴是冯保，他已下中旨让冯保取代孟冲当上了司礼监掌印，下一步，肯定就会让你取代高拱出掌内阁。”

张居正心里头承认何心隐分析得有道理，也希望有这样的结局。但表面上却显得对此事漠不关心，故以提醒的口气回道：“柱乾兄，妄测圣意不应该是人臣所为。”

“如果不揣摩圣意，人臣之道又从何体现呢？”何心隐机智地反问了一句，接着说道，“现在来说无可禅师这首偈语中的第三层意思，方才说过，这二十字中，隐含了一个石，三个鸟。”

“一石三鸟，”张居正立即接腔说道，“无可弄这么个成语在里头，又是什么天机？”

“一石三鸟究竟有何意义，我也不得知，但依我猜测，应该是指叔大兄出任首辅后应该做的三件事情。”

“哪三件事？”

“当然是廓清政治，开创新风。”

“请具体讲。”

一论及政治，张居正便有了官场上那种颐指气使的口气，何心隐很是听不惯，但因为下面所要谈的是他多年来萦绕于胸的治国大计，便也计较不得态度，遂呷了一口茶水，清清喉咙，从容说道：

“这第一件要做的事，是进贤用贤，消除朋党政治。古人言，官乃治国之本。百官得人，则以仁抚世，泽及草木。反之则生灵涂炭，国无宁日。纵观本朝两百年来，三公九卿禄秩丰隆者，却是没有几个肯为朝廷办事，为百姓谋求福祉。这是为何？就因为贤人多不在朝。远的不说，就说嘉靖皇帝时的首辅严嵩，这是有明一朝以来最大的奸相，他所用之人，多为同年、学生、乡谊、亲戚。朋党政治到他手上

已是登峰造极。再说近一点，如今还在首辅之位的高拱，天下各州府宪台，两京各大衙门，一半官员出自门下。平心而论，高拱是难得的干练任事之臣，但亦陷入朋党政治之泥淖而不能自拔……”

何心隐打开话匣子，便收不住势头。但他所讲述之事，张居正有更深切的体验。他知道照这么议论下去，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便打断何心隐的话头，说道：

“柱乾兄，实例就不必举了，朋党政治实乃官场的毒瘤，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进贤用贤，说起来容易，实际做起来也非易事。有人的确是贤臣，声名很大，但让他具体办事，不是办糟就是办不成。”

“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二件事情，你要多用循吏，少用清流。”

“唔，”张居正眸子幽幽一闪，说道，“这倒有些新意，不才愿闻其详。”

何心隐受到鼓舞，更是讲得眉飞色舞，头头是道了：“循吏一词，本为太史公所创，意指那些勤政利民、刚正不阿、执法无私的官员。而清流者，是指那些遇事不讲变通，一味寻章摘句的雕虫式人物，这些人讲求操守，敢与官场恶人抗抵，这是好的一面。但他们好名而无实，缺乏慷慨任事的英雄侠气。大凡年轻士子，甫入仕途，都愿作循吏，想干一番伟业。但随着涉世日深，他们不免两极分化，一部分熏染官场腐朽之气，日渐堕落，另一部分人则洁身自好，归到清流门下，除了空发议论，也就无所作为了。真正坚持初衷，执着循吏之途，则属凤毛麟角，少之又少。”

“说得好，”张居正这次的激动是由衷发生，他起身在厅堂里来回走了几步，在何心隐跟前停下，肃然动容地说，“柱乾兄这番议论，痛快淋漓，切中时弊，这才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现在，你且讲第三条。”

“这第三条嘛，”何心隐目送张居正回到座位，慢悠悠说道，“比之前两件事，做起来恐怕更难。”

“是吗？”张居正随口问道。

何心隐点点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应该做的第三件事情是：清巨室，利庶民。"

何心隐说罢，专注地看着张居正的表情，只见他双眉紧锁，半晌都不作声。此时，感恩殿外月明如水，松涛飒飒。山风过处，已把白日的暑气吹送净尽。张居正起身踱到窗前，看了看近在咫尺的黑色峰峦，长出一口气之后，才开口说道：

"孟子说过，'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可是，你却要我清巨室，这不是自掘坟墓么？"

"叔大兄，史书昭昭，记载甚详，历代衍成社稷祸变者，莫不都是巨室所为。所以，像唐太宗这样一代明主，登基之初，便把江右巨室统统贬为庶民。本朝开国皇帝朱洪武，唯恐死后巨室生乱，也千方百计剪除干净……"

"别说了，"依然站在窗前的张居正，连头都不回，只是摆手制止何心隐说下去，"柱乾兄，你既然千里迢迢，前来赐教于我，当然会找出许多例子，来说明巨室之害。我只问你，何为巨室？"

张居正猛地一转身，两道犀利的目光朝何心隐射来，一丝寒悸突然从何心隐心头掠过，他顿了顿，答道："巨室，顾名思义，应是皇亲国戚，显宦之家，只有这帮人，才有可能挟天子以令诸候，巧取豪夺，鱼肉百姓。"

张居正冷冷一笑，说话口气带有申斥的意味："柱乾兄，照你这么说，岂不是成心要我与皇上作对么？"

"可是，这样做也符合朝廷的利益。"

"你这是书生意气，算了吧，我们还是不要谈什么帝王学，还是谈谈你研究多年的阳明心学吧。"

何心隐本来就是心气很高的人，一听张居正的口气不想再谈下去，顿时长叹一声，说道："叔大兄，我游学京师，怀有一腔热血来见你，谁知遭你一盆冷水。罢，罢，我们就此别过。"说罢，何心隐起身一揖，闪身就要出门。

"柱乾兄，且慢！"

张居正这么一喊，已走到门口的何心隐又站住了。

"这么晚了，你去哪里？"张居正问。

“回京城。”何心隐气鼓鼓地回答。

“明日我们一起回去嘛，”张居正显然有些过意不去，便把一脸冷漠尽数收起，换成笑脸说道，“我们分别整整二十六年，今宵月色如此之好，我们应该温一壶酒，作竟夕之谈，畅叙别后之情。”

何心隐原来还有一份期盼，以为张居正回心转意，叫他回来再共商国是。现在见张居正如此表态，也就不再存什么指望，于是再次拱手一揖，决然说道：“叔大兄，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还是就此别过吧。”话音刚落，人已抬脚出门。

“柱乾兄且慢，我派人送你。”

“不用了，山门外头，还栓着我骑来的一头小驴子。”

就在张居正与何心隐天寿山秉烛夜谈的时候，冯保坐着一乘四人抬蓝呢便轿，来到丁香胡同孟冲家中。其时孟冲从驴市胡同街北的大慈仁寺请了一位高僧到家里来为他讲解佛法。

却说隆庆皇帝死后，孟冲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便已有心让位给冯保。新皇上登基前两天，孟冲就差不多把自己值房里的东西收拾清楚了。并派人去把冯保找来，恭敬地说：“冯公公，司礼监掌印这把交椅，本不该让我来坐，论资历名望，都该是你。只怪他高胡子推荐了我，没法子，胡乱当了两年，也就挡了你两年的道。现在，我把这把交椅还给你。你看看，这值房我都收拾好了，你随时都可以搬进来。”冯保一笑，说道：“孟公公也是宫里头的老人了，怎讲出这等没规矩的话，你的掌印太监是先帝任命的，又不是什么私物，可以随便送人。”孟冲答：“如今先帝宾天，新皇上眼看就要登基，走马换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你是新皇上的大伴，坐进这值房是迟早的事，我孟冲坐在这位子上，好比是戴碓臼玩狮子，自己累死了，别人还说不好看，何必呢，不如趁早让给你，我这就去乾清宫向太子跪奏。”孟冲这份主动，倒是出乎冯保意外，尽管他心中高兴，表面上还是虚情假意把孟冲劝阻一番。昨日，新皇上任命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中旨颁下之前，孟冲就已向冯保办理了交卸手续，然后蔫耷耷地回到了丁香胡同。这处私宅是隆庆皇帝赏给他的，平日里在宫中办事，很少回到这里来居住，就是偶尔来住一夜，也是天不亮就慌着赶回宫中。今儿早上，他第一次睡了个懒觉。其实他仍是鼓打四更就醒了，一咕噜坐起来，正要唤小童服侍穿衣，这才想起现在已是赋闲之身。禁不住鼻子

一酸，含了两泡眼泪，又懒洋洋躺下去，蜷在炕席上想心思。思量自己的升降沉浮，感到人生如梦，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因此便想到把昭宁寺的高僧请来。

听说冯保登门造访，正在静心聆听佛法的孟冲吓了一大跳，不知是祸是福，便把高僧丢在书房里，踅身到客厅里来。

“冯公公，是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孟冲一落座，就一脸奉承地寒暄起来。

冯保笑了笑，说：“孟公公这么说，倒有些责怪我的意思了。”

“哪里哪里，我是说你冯公公现在是大忙人，怎么还有空到我这荒宅子里来。”

“昨儿夜里就说来看你，因忙着新皇上登基的事，分不开身。故拖到今天。”冯保说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四周，又把孟冲打量了一番，接着说，“看你的气色还不坏。”

孟冲实人实语：“今儿上午我还闷得慌，请了个高僧到家里来，为我宣讲佛法，堵在胸口的那块石头，总算搬开了。”

孟冲说着就笑起来，冯保虽也跟着一起笑，却多了一道心眼，问道：“高僧是哪里来的？”

“昭宁寺的。“

“昭宁寺的？”冯保耸了耸鼻子，书房里飘出一股檀香味。冯保伸头朝连着客厅的书房看了一眼，问道，“方才我在门口落轿时，还听到了木鱼声，是你敲的还是别人敲的？”

“就是那位高僧敲的，他教我念经。”孟冲回答，他想把这件事支吾过去，便改了话题说，“冯公公带来的人呢？”

“都在轿厅里歇着。”

“呀，这怎好怠慢。老杨！”孟冲扯着嗓子喊来管家，吩咐道，“去弄些酒菜，把冯公公手下班头好好侍候。别忘了，临走前每人封几两脚力银。”

老杨退下办事去了。冯保不置可否，依旧望着书房，问孟冲：“孟公公，那位高僧还在里头吧。”

“啊，在。”孟冲回答。

“能否请出来相见，我也正想听听佛法。”

孟冲知道冯保这是多疑，怕里头藏了什么是非之人，连忙起身走回书房，领了一个约摸六十来岁身披玄色袈裟的老和尚出来。

老和尚显然已经知道冯公公的来历，一进客厅就朝冯保双手合十行礼，说道：“贫僧一如与冯施主结得佛缘，好在这里相见。”

冯保也起身还了一礼，坐下说道：“你就是一如师傅！久仰久仰。听说你在昭宁寺开坛讲授《妙法莲华经》，京城善男信女蜂拥而至，把个昭宁寺挤得水泄不通，可见一如师傅道行高深。”

一如答道：“阿弥陀佛，那是佛法精妙，吸引了十方施主，不是贫僧的功劳。”

冯保转头问坐在一如对面的孟冲：“孟公公，你今儿个向一如师傅请教什么？”

“一如师傅为我讲授《心经》。”

“《心经》？好哇，讲了多少？”

“讲了差不多三个时辰，才讲了第一句，”孟冲挠了挠后脑勺，想了想，结结巴巴念道，“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这一句。”

“请问哪五蕴？”冯保跟着发问，见一如和尚准备回答，他连忙摆手制止，笑道，“我是问孟公公的。”

“五蕴，哪五蕴？我刚才还记得，”孟冲一时记不起来，又拍脑袋又搓手，自嘲道，“看我这木疙瘩脑袋，左边捡，右边丢，硬是记不全，只记得第一蕴是个色字。”

“对，色，想、受、行、识，是为五蕴，不知我说得对不对，一如师傅？”

“冯施主说得一字不差。”

“请教一如师傅，五蕴皆空，这个空当指何讲？”

冯保神情专注地望着一如和尚，仿佛他今晚是特意来这里请教佛法似的。一如师傅两眼微闭，悠悠答道：“《心经》里已回答明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告子有言，‘食、色，性也’，请教一如师傅，告子所言之色，与《心经》所言之色，是一回事呢，还是两回事？”

“既是一回事，也是两回事。”一如师傅睁开眼睛看了冯保一眼，又缓缓答道：“告子之色，是乃女色，《心经》之色，是乃大千世界诸般物相。亦有‘质碍’之意。凡眼之所见，耳之所闻，鼻之所嗅，舌之所言，身之所触，皆为色。《心经》之色包涵了告子之色，所以说既是一回事，又是两回事。”

“那么，色为何就是空呢？”

冯保问话的口气虽然恭敬，但细心人仍能听出有考问的意思。但一如师傅并不计较，他盘腿坐在椅子上，从容答道：“五蕴之中，尚分两法。第一蕴为色法，其余四蕴皆为心法。色法指大千世界诸般物相，心法乃众生本体感悟之道。五蕴皆空这一句，乃是整个《心经》关键之所在。需知大千世界诸般物相，没有任何一件一成不变，就说冯施主你，童年时的样子现在已无法追回，入宫前和入宫后也大不一样，昨日之你与今日之你也迥然不同，请问哪一个时间的冯公公是一个真我呢？如果你认为当下坐在这儿的冯公公是真我，那么过去所有时日的冯公公岂不是假的吗？所以，父母所造之色身，总在变幻之中，这叫无常，无常生妄见。往往我们认为的真，其实是妄。在色身中，你找不到真实的体性，所以说，色即是空。”

一如和尚隐约感到冯保心火正旺，故委婉地借解释《心经》之机加以规劝。冯保向来心细，哪会听不懂一如话中的玄妙。一如话音一落，他就说道：

“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听一如师傅这么一解释，我冯某也明白了不少道理。”

一如微微一笑，说道：“冯施主也是有大乘根器的人，若不是这样，不会对《心经》如此熟悉。”

“一如师傅这是过奖了，我这点东西，是从主子那儿拣来的。”冯保说着，看着木讷坐在一旁的孟冲，又接着说，“孟公公也应该知道，当今皇上的生母贵妃娘娘，在宫里头被人称作观音再世，她老人家每天早晨起来，必定焚香净手，恭恭敬敬抄一遍《心经》，如今，她抄过的经文，怕要码半间屋子。”

“啊，如此虔敬向佛，必是社稷苍生的福报，善哉，善哉！”一如由衷赞叹。

冯保接着说道：“前几日，贵妃娘娘还把我找去，说是要为皇上找一个替身剃度出家，并把这件事交给我来办。我准备把这几天忙过了，把京城各大寺庙的高僧都请来共同进行这件事，到时候，还望一如师傅能够参加。”

“阿弥陀佛，贫僧愿躬逢其盛。”一如答过，他感到冯保夜访孟冲一定有事，自己不方便再呆在这里，遂起身告辞。孟冲还想挽留，冯保却说道：“孟公公有心向佛，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今晚就先让人送一如师傅回昭宁寺安歇。何时想学了，就坐轿子过去，或者再把一如师傅接过来，也不差这半会儿功夫。”

孟冲害怕冯保在这里久坐，故想留住一如牵制。见冯保如此婉转逐客，也没了法，遂安排人把一如送回昭宁寺。

一如刚离开客厅，冯保听着笃笃而去的脚步声，回头来问孟冲：“孟公公不是相信道教么，怎么又改信佛教了？”

孟冲一听话中有话，耳朵立刻竖了起来，紧张地说：“冯公公真会开玩笑，我哪信过什么道教。”

冯保冷冷一笑，讥刺道：“你既压根儿没信过道教，为何要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吹得神乎其神，还推荐给先帝。”

“这……”

孟冲一时语塞，他偷偷觑了冯保一眼，心里头更是突突地打鼓。刚才在一如面前，冯保春风拂面，谦逊有加。如今虽然还是一张笑脸，但却是笑里藏刀，孟冲顿时有了不祥之兆。

“冯公公，你知道，咱们都是皇上的奴才，皇上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哪能推诿。”

“理虽然是这个理，但凡事总得想个后果。”冯保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故意拿腔拿调地说，“孟公公，我今天来这里，主要是想给你透个信儿。”

“有什么祸事吗？”孟冲的心提到嗓子眼上。

“是不是祸事，我说出来，孟公公你自个儿揣摸。”冯保狡狯地眨眨眼，接着说道，“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先帝在的时候，你这个司礼监

掌印的确让先帝满意，但是，你却无意中伤害了一个人。”

“谁？”

“李贵妃。”

“她？”孟冲倒吸了一口冷气，紧张地问，“冯公公，贵妃娘娘她说什么了？”

“她今天把我找到乾清宫，数落了你四大罪状。第一，你把奴儿花花弄进宫来，把先帝迷得神魂颠倒；第二，你偷偷领着先帝乔装出宫，跑到帘子胡同找娈童，让先帝长了一身杨梅疮；第三，你把四个小娈童化装成小太监弄进宫来，被太子爷，也就是当今皇上瞧见了，你又指使钟鼓司杀人灭口，弄死了那个王凤池；第四，也是贵妃娘娘最不能饶恕的，你把那个妖道王九思引荐给先帝，还弄出征召一百双童男童女配制‘阴阳大补丹’的闹剧。先帝英年早逝，就因为你这一系列的馊主意。”

冯保娓娓道来不见火气，可是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在孟冲听来都如巨雷轰顶。冯保一席话完，孟冲已如木头人一般，惟一证明他是个活人的，是脑门子上密密地渗出一层豆大的汗珠。冯保见他这副样子，心中有一种快感。他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提着嗓门说道：

“孟公公，你怎么不回话呀？”

“啊，”孟冲如梦初醒，定了定神，然后哭丧着脸说道，“冯公公，你也别绕弯子了，是不是新皇上让你传旨来了？”

“传什么旨？”冯保一愣。

“赐死呀，”孟冲撩起袖子往脸上连汗带泪胡乱揩了一把，哽咽道，“先帝宾天之日我就想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看孟冲这副德性，冯保差一点没笑出声来，但他忍住了。想了想，说道：“皇上昨日刚登基，还顾不上下这道旨，但我听李贵妃的口气，倒真恨不能立刻就把你孟冲打入十八层地狱。”

孟冲噙着泪花说道：“事到如今，我也无需辩冤了。不过，冯公公你也清楚，你数落的那四条罪状，条条款款，都是奉先帝旨意办的。”

“孟公公，你若这么说，只会惹怒李贵妃，真的招来杀身之祸。而且，把四件事全都推在先帝身上，亦与事实不符。”

“有何不符？”

“没有你从中撺掇，先帝怎么会知道那个王九思？”

孟冲勾头不语，冯保又说：“王九思现就拘押在东厂，几次受刑下来，他把什么都交待了。”

“啊，他说了些什么？”孟冲一脸惊慌。

“他说的太多了，”冯保欲擒故纵，兜着圈子说，“若把他的口供交到三法司，孟公公，你恐怕十个脑袋也保不住啊。”

孟冲再也坐不住，起身走进内院抱出一个红木匣子来，双手把匣子递给冯保，失魂落魄地说道：“冯公公，王九思让我把他引荐给先帝，答应事成后送我十万两银子，后来又给我送过两张银票，总共十五万两银票，都在这匣子里了，我现在全都交给你。”

冯保打开匣子一看，果然躺了三张银票，他仔细看了看，都是京城头号钱庄丰隆号见票即兑的一等一银票。顿时心中一阵狂喜，他今夜前来，要诈取的就是这个。其实，王九思在东厂大牢里屁事也没交待，冯保凭直觉就断定孟冲在王九思身上吃了不少好处，就想诈他一诈，没想到这个憨头，一诈就灵。银票到手，抬头再看看冲一副待剐的狗熊样儿，顿时又动了恻隐之心。

“孟公公毕竟是老实人，”冯保假惺惺地叹口气说，“但总该记得古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孟冲心里头酸楚，咕哝着说：“古训太多了，我记得还有一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现在是寇了，说是寇，这是我孟冲抬举自己，其实我是被绑到案板上的猪，等着被剥皮。”

冯保扑哧一笑，打趣说：“谁敢剥孟公公的皮，我冯保不依。”

“你？”孟冲听出话中有缝儿。

“老孟啊，”冯保改了一个亲切的称呼，动情地说，“我们两个，差不多同时进宫，都四十多年了，平常虽然锅里不碰碗里碰，闹些小别扭。但真正碰到较劲儿的大事，立时间，那份感情就塞满心窝子。你想想，你眼下这个处境，我冯某能见死不救吗？”

孟冲深知冯保的秉性：哪怕明天就要动你的刀子，今天看见你还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绝不让你看出任何蛛丝马迹来。现在见冯保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根本不敢相信。但他毕竟是出了名的“憨头”，言语上兜不了弯子，这时忍不住直通通地问：

“冯公公此话当真？”

“我冯某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冯保信誓旦旦，“我如果想加害于你，今夜里就不会专门到你府上来通报。”

“那你说，如何能够救我？”

“只要你按我说的去做，我就保你平安无事。”

“好，那就请讲。”

“第一，对任何人不得讲你曾受贿王九思十五万两银子。”

“这个我一定做到。”

“第二，不要同闲杂人来往，在眼下这非常时期，最好不要出门。若闷得慌了，就去把一如师傅请来讲讲佛法，这个做得到吧？”

“这不是把我软禁在家吗？”孟冲心里忖道，嘴上却回答干脆：“做得到。从现在起，凡不三不四没有来历的人，不让他踏进我家门槛。”

“就是有来历的人，更要提防。”说到这里，冯保加重了语气，“老孟啊，你我都是宫中的老人，宫里的事知道不少。如果你万一在什么人面前说漏了嘴，到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啊。”

“冯公公的意思我明白，怕我孟冲离开司礼监不服气，人前人后发牢骚。这你就多心了。让我孟冲把一头羊拆零打散，做出几十道菜来，哪样该烩，哪样该爆，哪样该卤，哪样该炖，我眼到手到，保证不出一点差错。可是自从到了司礼监，每天见到那成堆的奏折，就像见到一堆烂白菜，别提心里头多腻味，偏内庭外庭为了这些折子，每天扯死扯活的，鸡眼瞪成驴眼。想起来也真是没啥意思。老实说了吧，司礼监的那颗印，在我看来，真的不如尚膳监的一把锅铲。熘一道菜出来，你还能喝二两老酒。一颗印盖下去，却不知要遭多少人忌恨，这是何苦呢？因此，我早就想离开司礼监，只是先帝在时，我不敢开这个口，这回新皇上颁一个中旨，倒真是遂了我多年的心愿，冯公公你说得对，我从此可以享清福了。”

孟冲说着倒也真动了情，说完了自个儿发起呆来。冯保觉得他的话有夸张的成分，但基本真实可信。但话既已说到这个地步，索性就说得更通透些。

“老孟，”冯保声音更显温和，“你的这种心情，我冯某能理解。实不相瞒，你的这颗脑袋，还在掉与不掉两可之间。现在外头都在传，

高拱对新皇上不恭，可能有些动作。他若找到你，你可要小心啊！”

“这个请冯公公放一百二十个心，”孟冲拍着胸脯说道，“他高胡子真是来了，我虽不敢推他出去，但我可以当个扎嘴葫芦。”

看到孟冲犟着脖子发狠，冯保忍不住又是“扑哧”一笑。便故意逗他：“高胡子如果真的来了，你怎么办？”

“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套路，”孟冲也学着卖关子，“你冯公公猜猜，我会怎么对他。”

“闭门不见。”

“不敢，人家是首辅。”

“装病。”

“好端端的，为啥要装病？”

“那……”冯保摇摇头，表示猜不出来。孟冲说：“我会满脸堆笑地把高胡子迎进门，然后让管家陪他聊天下棋，我则亲自下厨，把他平素喜欢吃的糟凤翅、大葱爆牛心、红枣炖驴尾等几样家常菜做一桌出来，陪他喝酒。”

“美酒佳肴，不正好说话么？”

“不会的，酒不过三巡，高胡子就会主动告辞。”

“为什么？”

“十年陈卤水，毒性胜砒霜，这句话你该听说过吧。我会在大葱爆牛心的那道菜里头，微微加点陈卤。你放心，剂量小死不了人，但吃下去发作得快。不消片刻功夫，屁股底下便像是有条蛇在窜，高胡子还不会趁早告退？”

冯保忍俊不住，又一次大笑出声。指着孟冲一面喘气一面说道：“这等主意，只有你孟冲想得出。”

只在这时，孟冲才找回一点自信，凑趣地说：“这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孟公公，今后有空儿，我还会经常来看你，”冯保眼看时候不早，拿起那只红木匣子起身告辞，走到院子里又站住对孟冲说，“你现在闲居在家，不比当差时各方面都有照应。一应用度肯定吃紧。我已

同内宫监打过招呼，从现在起每月给你这里送十担米，另外，明天就过来十个小火者在你这里听差。”

“这……”孟冲一时语塞了。

明朝祖制，凡宦官私宅闲居，一切用度自行开销，内宫概不负责。冯保这么处置，实在是前无先例。孟冲既心存感激，又有些惶惶不安。

第二十回　演蛤蟆戏天子罚跪　说舍利珠内相谗言

乾清宫东暖阁后头，有一处披檐。因有乾清宫的东墙遮挡，这披檐的背旮旯甚为隐蔽。这天半晌午，孙海领着小皇帝朱翊钧偷偷从东暖阁中溜来这里玩耍。同时跟来的还有另外一名小内侍，这名小内侍不是别人，正是那日在老太监王凤池的屋子里头为朱翊钧表演“蚂蚁大战”的客用。这客用虽然生在穷苦人家，但眉清目秀，人又机灵，因此很是讨人喜欢。他流落京师，被人诓骗卖到帘子胡同。第一天就被孟冲看中，将他连同另三名小娈童一起扮成小内侍，偷偷领进了紫禁城。且说这事情败露之后，四名小娈童虽属无辜，按《大明律》规定却也不能轻饶，重者处死，轻者也得口外充军。合该客用走运，朱翊钧心里一直挂牵那“蚂蚁大战”的游戏，因此偷偷告诉冯保，要他把客用弄来表演。冯保为了讨好这个十岁的新主子，也就瞒着李贵妃，私自把客用阉了。从此，假太监变成了真太监，客用便成了东暖阁答应。这东暖阁又称昭仁轩，是皇帝的书房。与东暖阁相对的还有一个西暖阁，又称弘德轩，是皇上批阅奏折的地方。东暖阁答应就是书僮，不过，这个书僮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内宦所能比拟的。孙海、客用成了御前近侍，在太监里头，也算是不可一世的大□新贵了。板起面孔学大人，装腔作势当皇帝，对于朱翊钧来讲，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他最高兴的事便是和孙海、客用一起无拘无束地玩耍。朱翊钧心里明白，母亲不允许他瞎玩。所以他对客用千叮咛万嘱咐，要把那两只盛装蛤蟆与蚂蚁的竹筒儿藏好。却说这天半晌午，客用得了孙海的暗示，像做贼似的从住处的床底下摸出那两只竹筒儿，来到这处背旮旯，又为朱翊钧表演起游戏来。

每次观看，朱翊钧都显得非常兴奋。皆因他对其中的奥妙百思不得其解，问客用，也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止一次，他扒开客用，自己来指挥蛤蟆与蚂蚁，但都失败了。尽管他仿效客用的动作，也无济于事，这些小灵物根本不听他的。今天他又试了一回，还是如此，他不免愤愤不平地说道：“这个癞蛤蟆，难道不知道我是皇帝？”

孙海一笑说：“回万岁爷，这癞蛤蟆没长人耳朵，不懂人话，同它生气也是白生的。”

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它不懂人话，怎么听客用的？"

这倒把孙海问住了。他当即就问客用："你是不是留了一手，没教给万岁爷。"

"奴才岂敢？"客用委屈地说，"这蛤蟆和蚂蚁是我爷爷帮着训练的，我又不会。"

"你爷爷呢？"朱翊钧问。

"应该还在老家吧。"客用没把握地回答。

"朕宣他进宫，让他帮我训练。"

朱翊钧立刻又摆出了小皇帝的姿态，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孙海摇摇头说："万岁爷，这个使不得。"

"为何使不得？"

"太后不会同意的。"

"哦？"

朱翊钧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愣了一会儿，一脸沮丧地说："当皇帝不好玩儿。"

话音刚落，猛听得一声厉喝："大胆！"

震得朱翊钧浑身一激灵，抬头一看，顿时吓白了脸。只见他的生母李贵妃正怒气冲冲地站在跟前。原来李贵妃抄完佛经后，踅步到东暖阁去看看儿子的学习，却空无一人。后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得用的带领下，才寻到这个背旮旯里来。

孙海、客用情知这下闯了大祸，齐刷刷儿跪倒在李贵妃的面前，勾着头不敢言声。

太后看了看地上蹲着的两只蛤蟆和两队纠缠不清的蚂蚁，厌恶地问邱得用："乾清宫砖缝儿里都抠得亮亮的，哪里钻出来这等脏物？"

邱得用躬身一看，心里已明白了八九分。他想帮小万岁爷遮掩过去，又惧怕李贵妃的威严，只得喝问孙海、客用两个奴才：

"你们说，这脏物哪里来的？"

孙海瞄着客用不吭声，客用不敢隐瞒，从实说了。

李贵妃未进宫之前，也看过这种叫化子把戏，想到朱翊钧万乘之尊，竟被两个奴才勾引玩这种下三烂的游戏，更是气上加气，指着跪

在地上筛糠一般的孙海、客用，命令邱得用说："这两个奴才无法无天，拖下去一人打三十板子！"

"遵旨。"

邱得用一个长揖，命令跟来的侍从把这两人架走了。

李贵妃朝朱翊钧横了一眼，说："你跟我走。"

朱翊钧跟着母后回到东暖阁。李贵妃命令内侍拿了一个黄缎子包裹的棕蒲团放在砖地上，然后朝低眉落眼站在一旁的朱翊钧斥道：

"给我跪上去！"

朱翊钧哪敢违拗，他连看一眼母后都不敢，只把双膝一弯，挺腰跪在蒲团上。含在眼眶里的两泡眼泪，这时候再也忍不住，大滴大滴地落在砖地上。

坐在绣榻上的李贵妃，看到儿子这副样子，心顿时一软，恨不得立即伸手把儿子搂进怀里，但一种望子成才的责任感促使她没有这样做。

李贵妃对儿子管教之严，获得宫廷内外的一致赞誉，都称她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朱翊钧自从八岁出阁讲学起，就没有睡过懒觉，天一亮就被母亲叫起床来，读书习字，一日不辍。当了皇帝后，朱翊钧的辛苦更胜过往日，每逢三、六、九早朝的日子，只要一听到宫外头响起"柝、柝、柝"的五更报时声，李贵妃就立即起床，把尚在梦乡中酣睡的朱翊钧喊醒。这时天还未亮，正是一个孩子最好睡觉的时候，但朱翊钧一看到母亲严峻的脸色，一刻也不敢怠慢。待宫娥替他穿好衣服，盥洗完毕，舆轿已抬到了乾清宫门口。朱翊钧在众多太监的侍拥下上朝而去。李贵妃便在专为她改建的乾清宫中的精舍里正襟危坐，手中拿着那串"菩提达摩佛珠"，一边捻动，一边念经。其间，儿子上朝的礼炮声传来，百官序班入殿晋见的唱颂声传来，虽然对她的心情有所扰动，但她还是能够稳住神，把一卷《心经》反复念它十遍。朱翊钧退朝归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精舍里向母后请安。这时，李贵妃便会当着冯保的面详细地询问早朝的情况，甚至与入奏官员的每一句对话都要询问清楚，然后问冯保，皇上的回答是否有误。如果错了，应该怎样回答。小皇帝朱翊钧就是在母后如此严厉的督责下练习政事，他本人也颇为勤奋，当了十来天皇帝，入朝问事，接见大臣的一般礼仪也都能够应付下来。但孩子毕竟还有贪玩的天性，只

要一落空，躲开李贵妃的眼睛，他就要想方设法找乐子。这不，今天刚刚溜出去就被李贵妃逮个正着，如今领回东暖阁中受罚。

东暖阁中这时候静得可怕。看到皇上罚跪，大小内侍没有一个人敢进来。这样足足过去半个时辰，忽然听得门外一声喊：

“启禀贵妃娘娘，奴才冯保求见。”

“进来。”李贵妃发话。

冯保今天有事请示李贵妃，走进乾清宫，听说万岁爷罚跪，不免大惊失色，这可是千古未闻的奇事。若传出去这万岁爷的脸面往哪儿搁？思虑一番，冯保决定硬着头皮进去解劝。他急匆匆跨进东暖阁，看到朱翊钧跪在屋中间，摇摇晃晃已是坚持不住了，便扑通一声跪倒在朱翊钧的身后，哀声求情道：“启禀贵妃娘娘，今儿的事，完全是孙海、客用两个奴才的罪过，万岁爷是冤枉的，万望贵妃娘娘可怜万岁爷的身子骨儿，不要让他再跪了。”说着，冯保竟动了感情，呜咽起来。

看到朱翊钧跪得满头大汗，李贵妃已是心疼至极。冯保求情，她也趁势转弯，对朱翊钧说：“起来吧。”

朱翊钧站起来，两腿跪得酸酸的，支持不住，竟踉跄了一下。冯保赶紧从后面把他扶住。朱翊钧感激地看了冯保一眼，走到母亲身边的另一乘绣榻上坐下。

李贵妃示意冯保坐到对面的杌子上，对他说：“冯公公，你是万岁爷的大伴。万岁爷学问的长进，你还要多多操心。”

“奴才遵旨。”冯保毕恭毕敬地回答。

“冯公公还有何事要奏？”李贵妃接着问道。

“有。”冯保奏道：“今天，在恭妃居所当差的一名内侍出宫，门人看他怀中鼓鼓囊囊的，神色又不大对头，就把他拦下了，一搜，从他怀里搜出一把金茶壶来。当即就把他拿到内宫监询问，他招供说是恭妃娘娘让他送出宫的。”

“往哪儿送？”李贵妃问。

“送往恭妃娘娘的娘家。那名内侍说，恭妃娘娘家中托人带信进来，说她父亲病得不轻，家中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让恭妃娘娘好歹

接济一点。恭妃娘娘好长时间没得过封赏，月份银子又有限，一时急了，就将这把金茶壶拿了，让内侍送出去。”

冯保说罢，唤人把那把金茶壶送了进来。李贵妃接过来反复看过，不禁勾起对旧事的回忆：隆庆元年，穆宗登基时下旨内宫银作局制作了二十把金茶壶，用以赏赐嫔妃。恭妃是穆宗第一次诏封八位妃子中的一位，故也得了一把金茶壶。如今，穆宗刚刚龙驭上宾，恭妃就要拿这把金茶壶出去典当给父亲治病。李贵妃心里很不是滋味。她倒不是埋怨恭妃寡情薄义，不珍惜先帝夫君的赏赐，而是将心比心，对恭妃寄予深深的同情。穆宗登基以后，对宫内各色人等的赏赐非常之少。嫔妃们私下有些议论，却又不敢向皇上提出来，不要说她们蓄私房钱，就是头面首饰，也有两年多没有添置，为了这件事，宫府之间还闹了不少矛盾。一想起这些往事，李贵妃禁不住唉声叹气，数落了一回，她把那把金茶壶递给冯保，吩咐说：“这件事不能怪恭妃，她也是穷得没法子，这把金茶壶还是让她拿回娘家吧，她父亲治病要紧。”

“太后真是观音再世，菩萨心肠，奴才这就去办。”

冯保说着，便要退出东暖阁。

朱翊钧这时说话了：“大伴，等会儿再走。”

“万岁爷还有何吩咐？”冯保又坐回到椅子上。

朱翊钧转向李贵妃，小心翼翼地说：“母后，这件事的处理，儿另有想法。”

“哦，你说。”看到朱翊钧小大人的神态，李贵妃心中一阵惊喜，向儿子投以鼓励的眼光。

朱翊钧受到鼓舞，胆子大了一点，他撩起袖口揩了揩眼角残留的泪痕，轻声问道：“请问母后，是家法重要还是人情重要？”

李贵妃一怔：“当然是家法。”

“儿认为恭妃娘娘的作法违反了家法，”朱翊钧闪动着亮晶晶的眸子，口气也变得决断了，“按规矩，大内里的物件儿，不管大件小件，没有得到皇帝的恩准，是不准携出宫门的，恭妃娘娘要把这把金茶壶送往娘家，儿身为皇帝，却并不知道这件事。这就犯了家法。”

“钧儿言之有理。”李贵妃顿时眉心里溢出了笑意，她要的就是这样有头脑、有魄力的儿子，“钧儿，那你说该怎么办？”

“刚才听母后和大伴讲，儿才知道宫中嫔妃的生活如此困难。所以，恭妃娘娘也不是故意违反家法。但不管怎么样，先帝父皇的御赐之品，是决计不能流入民间。依儿之见，家法也要，人情也要。家法在前，人情在后。那个送金茶壶的内侍，应该打三十大板。这把金茶壶，依然还给恭妃娘娘。然后，从内宫库中拨出一百两银子，还着那位挨了板子的内侍送到恭妃娘娘的家中。”

朱翊钧说这番话时，平日的稚气与顽皮都尽行收敛，换成满脸的严肃。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条理清楚，提出的处理意见，即不悖人情又维护皇家尊严。李贵妃并没有因自己的意见被儿子否决而生气。相反，她显得异常高兴。只见她此时眼睛大放光彩，以赞赏的口气问冯保：

“冯公公，万岁爷作如此处理，你看是否妥当？”

冯保也正自诧异，这个刚才还在罚跪的淘气孩子，十岁的皇上，为何能如此得体的处理事体。见李贵妃发问，连忙起身回答：

“启禀贵妃娘娘，万岁爷圣断英明。如此处理，恭妃娘娘定能体谅万岁爷的一片厚爱仁孝之心。”

“好，那你就按万岁爷的旨意办理。”

“是。”

冯保躬身退下。

冯保离开乾清宫东暖阁回到司礼监值房，刚把处理恭妃金茶壶事件的旨意吩咐下去，便见徐爵急匆匆跑了进来。徐爵虽是家臣，平素想见主人，也得事先通报。眼下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硬往里闯，冯保顿时拉下脸来，厉声申斥道：“瞧你这傻不拉几的狗熊样，把这里当戏堂子了？”别看徐爵五短身材一脸凶相，见了冯保却是骨头没有四两重，经这一骂，他那张脸立马臊得像一块紫猪肝，惶惶地退到门外，唱了一个喏：“老爷，奴才徐爵有事求见。”

“进来吧。”冯保没好气地招呼。

徐爵这才重新挪步进门，在值房中间砖地上跪了。冯保眯眼睃着他，问：“有什么事？”

主人不发话，徐爵也不敢起来，只得跪在砖地上答话：“奴才方才清查通政司今天送来的折子，其中有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加宽的一个手本，是弹劾胡自皋的。”

“哦，手本呢？”

“在这里。”

徐爵从怀中掏出手本，冯保抬手做了一个手势，徐爵这才敢起来，双手把那个手本递了上去。冯保抖开来看，只见那手本并不长，仅两个折页，但所写内容却非同小可，正是揭露徐爵如何让南京工部主事胡自皋出银三万两购买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其中一段“查胡自皋身为朝廷命官，却不思报效国家，整日钻营，不惜斥重金贿赂内□，以三万两银购买菩提达摩佛珠送与冯保之家臣徐爵。犹为可笑者，此佛珠乃不法之徒造假诳骗，三万两银子所购之珠，实值不过铜钱一串耳。”读到这里，冯保不禁雷霆大怒，把手本朝案桌上重重一掼。徐爵知趣，早已重新回原地跪好了，冯保咬牙切齿骂道：

“徐爵哇，徐爵，俺让你往南京走一遭，谁知道你给俺抓了一把屎回来。”

“老爷，”徐爵揉了揉鱼泡眼，哭丧着脸说，“奴才知罪。”

“这事儿怎么起先一点风声都没有？”

“有，是奴才不敢告诉老爷。”

“大胆，这种事也敢隐瞒。”

“奴才实不敢隐瞒，”徐爵吓得额头挨地，撅着屁股答道，“奴才是想事情办妥了，再禀告老爷。”

“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经不住冯保这么逼问，徐爵便讲出了购买菩提达摩佛珠的后续故事。

却说徐爵那次自南京归后，就一直与胡自皋保持热线联系。一日收到胡自皋的来信，告之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可能有假。南京城里，本来就有一些制造假古董的高手，他们仿制古瓷古画，几可乱真，更不要说那串谁都没有见过的菩提达摩念珠。徐爵听后大惊，连忙派了两个人前往南京，会同胡自皋一块去找那位出卖佛珠的师爷。哪里还能找得到？听周围人讲，那位师爷赁居藕香斋，前后也不到一个月时

间，因此街坊谁也说不清此人的来历踪迹。徐爵这才感到，“师爷”在南京的出现，原是专门为了设局骗卖“佛珠”的。他知道此事如果败露，冯保定不会轻饶他，唯一的解决之道，是找到那位“师爷”，追回三万两银子。偌大一个南京，找寻一个人尚且不易，何况此人说不定已经逃逸。江南之大，寻此“师爷”更是如同大海捞针了。亏得徐爵胆大心细，敢于仰借冯保的势力动用东厂布在江南的耳目，通过红黑两道，硬是把躲藏在苏州府□直镇的那位“师爷”提溜了出来。这种事不便上官府过堂，徐爵手下人把“师爷”弄到沉湖边上一座荒寺鞫审。“师爷”开头嘴硬，硬是不承认造假，一顿刑罚下来，“师爷”架不住，只得承认那串“菩提达摩佛珠”的确是他一手造出的。所谓一百零八颗舍利子，全都是羊骨头经打磨特制而成的。好在那一张三万两的银票兑出后，分文未动。徐爵手下人便取了这三万两银子，径自在苏州府换成了银票。然后把那位“师爷”押到船上，划进苏州边上的沉湖，绑着石头丢进湖底喂鱼了。两位办事人昨儿夜里才赶回京师。

听完徐爵的述说，冯保一方面觉得这事办得窝囊，一方面又觉得徐爵还是一个肯做事的好奴才，蹙着眉毛想了一回，问道：“银票呢？”

“在这哪。”

徐爵又从袖口里抠出那张银票递了上去，冯保只瞅了一眼，并不接银票，说道：“拿回府入账吧。”

“是。”徐爵又把银票放进袖中藏好。

冯保示意徐爵找个杌子坐下，他自己靠在罩了九蟒朝天的黄缎套子的太师椅上，闭目养了一会儿神，然后又拿起那个手本看了一遍，问：

“蒋加宽何许人也？”

徐爵回答：“奴才查了一下，此人是隆庆二年的进士，虽与高拱无师生之谊，但他是河南南阳府人氏，与高拱是同乡。”

冯保点点头，又问：“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徐爵从冯保的脸上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因此心里头一直紧张，这时便谨慎地回答：“听说这件事是一个叫邵大侠的人捅出来的。”

“邵大侠？”冯保眼中贼光一闪，这个名字他是熟悉的，“他怎么知道？”

“邵大侠此人在南京极有势力，红黑两道都吃得开，可以说，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果真如此吗？”冯保阴沉沉追问了一句。看到徐爵张口就要回答，他摆手制止，又问道，“今天送进来的折子，还有什么要紧的？”

“内阁又有具揭送来，催问那两个奏本。”

“知道了，你先退下去。”

徐爵离开后，冯保独自一人呆在值房里，仰坐在太师椅上，怔怔地望着彩绘的房梁出神。此刻他心乱如麻，头皮胀得厉害。看他抬手捂着额头，早有侍奉在侧的小火者打了一盆凉水进来，绞了毛巾帮他揩了一把脸，冯保这才清醒一些，再次拿起桌上的那道手本翻阅。

打从九年前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七年前又兼东厂掌印，冯保实际上就成了内廷中贵二号人物，且一直觊觎司礼监掌印之位。经过数年来韬光养晦呕心沥血的争斗，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但他心底清楚，如今尚在首辅位上的高拱，一定不会善罢甘休。新皇上登基第二天，他就以内阁公本形式给新皇上上了一道《陈五事疏》，这意图很明显，就是遏制司礼监的“批朱”之权，亏得小皇上不谙政务，由他冯保代批了六个字：“知道了，承祖制”，发还内阁。几乎就在同时，刑部要求东厂移交王九思的题本和礼部要求从户部划拨二十万两太仓银给后宫先帝嫔妃打制头面首饰的奏疏都送呈御前，冯保一看便知，这两道折子的目的是笼络李贵妃，给他这个新任的司礼监掌印来个釜底抽薪。高拱不愧是官场斗士，斫轮老手。这一系列的奏疏，的确打动了李贵妃的心。按惯例，刑部礼部两道折子，应该发还内阁票拟，但李贵妃一时还吃不准高拱的意图何在，故让冯保压了两天。冯保也不知此事如何处置才叫妥当，故派徐爵连夜赶到天寿山中向张居正讨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两道折子的事还未了结，南京方面又送来了蒋加宽弹劾胡自皋的手本。这越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弹劾胡自皋是假，真正的目的，是要把这一把火烧到他冯保身上。不用深究就知道，蒋加宽的手本也是他高拱下出的一步叫杀的狠棋。刚才徐爵提到邵大侠也参与其中，这更引起了冯保的警惕。当年邵大侠为高拱复官入阁而来京师活动的事，他早有耳闻。上个月邵大侠再度入京与高

拱秘密接触，也被东厂侦知。冯保本想动手把邵大侠拘拿，没想到这小子神不知鬼不觉地溜了，如今又在南京兴风作浪，继续为虎作伥，死心塌地为高拱卖命。没有他，南京方面就不可能有这支暗箭射来。朝廷规矩，凡百官入奏题本分正本副本，正本送呈御前，副本留通政司存底。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这蒋加宽手本内容，恐怕早已通过通政司启封官员之口在京城各大衙门传遍。想到这一层，冯保恨不能剥了蒋加宽的皮。转而一想，蒋加宽固然可恨，但最可恨的还是高拱。“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冯保伸指头蘸着茶盅里的茶水，在案桌上把这八个字一连写了几遍。脑子里也就形成了一个大胆的阴谋。他把蒋加宽的手本装进奏本匣子，命令身边的小火者：

“备轿！”

司礼监掌印处在皇极殿的右边，中间隔着一条甬道。冯保坐了一个四人抬的乘舆，悠悠忽忽上了甬道，入右崇楼，往乾清宫迤逦而来。这紫禁城中，原是不准太监乘坐舆轿的。太祖定下的规矩，不管你级别多高，年纪多大，只要你是太监，在紫禁城里头，就只能是垂手步行。换句话说，在太祖御前，太监地位极为卑下。这情形到了成祖手上稍有改变，其因是他起兵夺位前后，有不少南京宫城内的太监拥护他，向他传递重要的情报。因此他在夺取皇位之后，便一改太祖不许太监读书识字的禁令，而专门在紫禁城中设了一个内书堂，选拔聪明年幼的入宫小宦入内读书，并常常选派所宠信的宦官担任监军。宦官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许多，但还不至于提高到可以在紫禁城中坐轿的地步。真正开了这个禁令的，是明朝的第六个皇帝朱祁镇。他即位时才九岁，比当今皇上朱翊钧还小一岁，当时有个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极得朱祁镇的信任，成了名副其实的“内相”，便也就允许他在紫禁城中坐轿，从此遂成定例。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之前，虽然也有代步工具，但只不过是两人抬的肩舆，规格档次都无法和四人抬的舆轿相比。现在他坐在这乘舆轿上，看到偶尔遭遇的内□中贵都赶紧趋避，心中感觉自是极好。但那份来自南京的弹劾胡自皋的手本，毕竟搅乱了他的心情。山雨欲来风满楼——他知道，他与高拱之间的争斗这才仅仅开了一个头，真正的厮杀招数还在后头。高拱为了扳倒他，肯定是想穿脑袋挖空了心思。冯保虽然对高拱恨之入骨，却从来都不敢小瞧他。这位高胡子久历官场长居高位，如今满朝文武，上至部院

大臣，各路言官，下至各地抚按，州府长吏，莫不都是门生故旧，亲朋好友。这些人拧成一股绳，吐口唾沫也能把人淹死。“俺要打下这只雁来，却又不能让它啄瞎了眼睛。”冯保这么思忖着，不觉轿舆已抬到了乾清宫门口。

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二人，还呆在东暖阁中，冯保走后的这大半个时辰，李贵妃依旧坐在那乘绣榻上，一边拨弄着手中的那串“菩提达摩念珠”，一边听儿子背诵这几日新学习的几节《论语》，尔后又看儿子练字。才说休息一会儿，刚吃了两片冰镇西瓜，听东暖阁管事牌子来奏冯保求见，便让他进来。

冯保进来磕了头，李贵妃让他寻杌子坐下，问道：“恭妃娘娘那头的事，办妥了？”

“办妥了，”冯保双手搁在膝头上，一副奉事惟谨的样子，“奴才依皇上和贵妃娘娘的旨意，从御用监支取一百两银子，给恭妃娘娘送了过去。另外，奴才还斗胆给贵妃娘娘作了一个主，从奴才的薪俸中支了五十两银子，算作贵妃娘娘的私房钱，一并送给恭妃娘娘。”

“你为何要这么做？”李贵妃问。

冯保迟疑了一下，然后字斟句酌答道：“如今宫内宫外，都盛传贵妃娘娘是观音再世，更加上是当今皇上的生母，不但是隆崇有加万民景仰的国母，更兼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恭妃娘娘家父生病，万岁爷念及先帝，大孝根心，从御用监划拨一百两银子救济，这是天子公情。贵妃娘娘再额外救济五十两银子，则是再世观音救苦救难的母仪之德了。奴才这么想着，也就斗胆这么做了，若有不当之处，还望贵妃娘娘与皇上恕罪。”

冯保条陈明白，语见忠恳。李贵妃听了大为感动，心想这等体谅主子的奴才，还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何况冯保提到她是“观音再世”，儿子登基那天，以容儿为首的八个身边宫女也这么说过，还送了一幅她们自绣的观音像。外头既有这等舆情，自己看来还得多做救苦救难的善事。这么想过，李贵妃温婉一笑，把手上的念珠提了一提，说道：

“这件事冯公公做得极好，只是总让你破费，我心中甚为过意不去，如果朝廷内外，给皇上办事的人都像你这般忠诚勤勉，钧儿的皇位，坐着就轻松多了。”

李贵妃说着，怜爱地看了坐在侧边另一乘绣榻上的小皇上一眼，此时的朱翊钧也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人的对话。母后对冯保的夸赞，更增添了他对这位长期厮守的“大伴”的信任。母子俩这种感情的流露，冯保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他觉得火候已到，便连忙切入这次拜谒的主题：

“启禀贵妃娘娘，奴才还有一件事，不知当问否？”

“请讲。”

“娘娘手中捻动的，可是那串菩提达摩念珠？”

“正是，”李贵妃看了看手中这串散发着幽幽蓝光的念珠，猜想冯保这时候提起这件事，是不是想邀功请赏，于是说话的口气显得更加亲热，“冯公公给我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我还没好好儿谢过你呐。”

“娘娘这么说，倒真是折煞奴才了，”冯保故意装得惶惶不安，接着说道，“这些时我总在寻思，先帝去世，新皇上登基，这一应事体，也算得上是改朝换代的大事。朝廷中虽也有那么三两个人想利用这场变故，闹腾出点什么祸事来，终究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依奴才陋见，这一切一切，全赖娘娘虔心事佛，也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菩提达摩佛珠重现天日，到了娘娘手上，这真是天意啊！”

冯保奉承主子，说话向来有剥茧抽丝的功夫，经他这一提醒，李贵妃也确实悟到了手上这串珠子后头的“天意”，可不是吗？自从得了这串佛珠，宫里宫外才开始称她为“观音再世”。尤其令她满意的是，儿子继承皇位，竟然平平安安，风波不兴。想到这里，李贵妃把手上的佛珠捻得更响了。

“冯公公，你也是有佛根的人啊，”李贵妃感慨地说，“没有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怎么会到我手中。”

“娘娘是观音再世，没有奴才，这串佛珠照样还会到娘娘手上，”冯保说到这里，顿了一顿，脸色略见阴沉，接着说道，“可是如今南京衙门里头，却钻出来一个人揪住这件事，无中生有，要给娘娘败兴。”

“啊，有这等事？”

“有，”冯保打开随身带来的盛放折子的红木匣子，取出那份蒋加宽的手本，恭恭敬敬递给了李贵妃，“请娘娘与万岁爷过目。”

李贵妃接过只看了看标题，便退还给冯保，说了一个字：“念。”

“奴才遵旨。”

冯保又把蒋加宽的手本接回，一字一句地念给李贵妃与朱翊钧母子听。手本不长，不消片刻功夫念完。听着听着，李贵妃捻动佛珠的手指慢慢停了下来，浅浅画过的修眉蹙做一堆。此事发生之前，朱翊钧并不知晓，这时看看母后的表情，问冯保到底是怎么回事。冯保便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奏说一遍。朱翊钧听罢，放下咬在嘴中的手指头，嚷道：“大伴，那个叫胡自皋的，真的为你出了三万两银子？”

“回万岁爷，这纯属无稽之谈，”冯保一脸委屈，按事先想好了的谎话申辩道，“买这串佛珠的三万两银子，原是先帝给奴才的赏赐，说起来是隆庆二年，先帝把沧州的一处田庄赏了奴才，这回为了凑这笔银子，奴才便把那处田庄卖了。”

“既是这样，那蒋加宽为何要诬陷于你？”

朱翊钧如此追问，正好落进冯保的圈套，他从容答道：“回皇上，恕奴才冒昧说话。蒋加宽一个小小的南京工科给事中，哪有这个胆量，以莫须有的罪名诬告奴才？这皆因他的背后有人支持。”

“啊，有谁支持他？”

朱翊钧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李贵妃一直锁着的弯眉一动，似乎也有听下去的兴趣。冯保咽了一口唾沫，正欲说下去，忽然听得挂了浅月色柔幔的木格雕花窗子外头，传来一声脆脆的叫声：

“太子爷！”

接着便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在窗棂外边的回廊上停住了，一个声音传进来：“嗨，小畜牲，教你多少遍了，怎么就记不住，不是太子爷，是万岁爷，万——岁——爷——喊。”

原来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得用在逗那只从慈宁宫带过来的白鹦鹉大丫环。李贵妃没好气地用脚一推绣榻前的青花瓷的脚踏，朝窗外厉声喊道：“邱得用，没瞧着万岁爷在谈事？把大丫环提走！”

“奴才遵旨！”

听着外头砖地上一响，邱得用磕了一个头，取下挂在回廊上的鸟笼子，蹑手蹑脚走了。经过这个小小的插曲，冯保隐约感到李贵妃心

绪烦乱，这原本也在他的预料之中，因此并不慌张，依旧接了朱翊钧的问话答道：

“这蒋加宽的后台不是别人，正是现任的首辅高拱。”

“是他？”这回是李贵妃脱口问出。

“启禀娘娘，先帝在时，奴才就是高拱的眼中钉。他推荐孟冲出掌司礼监，孟冲做了什么好事？从奴儿花花到妖道王九思，尽把先帝往邪道上引……”

“不要说了，”李贵妃担心冯保说漏嘴，当着朱翊钧的面说出先帝的丑行，故打断冯保的话头，问道，“闲言少叙，我且问你，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

“肯定是真的！”冯保斩钉截铁地回答，那口气硬得叫人不容置疑，“不瞒娘娘说，这串佛珠买来不到一个月，南京方面就有一些风声，说这串佛珠是假的。其实奴才买它之前，已专门请了数位得道高僧鉴定过。他们都一致肯定，这一百零八颗舍利佛珠，颗颗都是含蕴佛光的无价之宝。谣言出来之后，奴才又专门派人去了南京查证落实。差人前几天从南京回来，一是证明佛珠来路光明正大，的确是梁武帝留传下来的菩提达摩佛珠，二来也找到了谣言的源头，说出来又会让娘娘大吃一惊，造这个谣言的人，名叫邵大侠。”

“邵大侠是谁？”李贵妃问。

冯保又加油添醋把邵大侠的生平介绍一番，特别渲染了他和高拱的特殊关系。李贵妃听罢，如释重负地长出一口气，感叹说道：“人心隔肚皮，世上事果然难得预料。就这么一串佛珠，居然还有人利用它来做大文章。可恶，可恶！钧儿承继大统登皇帝位，我一直放心不下两个人，怕他们欺钧儿年幼，不肯同心同德辅佐圣业。这两个人，一个是孟冲，另一个就是高拱。孟冲已经撤换，剩下这个高拱，一直是我的心病。他一直深得先帝信任，又是先帝临危时的顾命大臣，没有十足理由，也不好撤换他。钧儿登基第二天，他上了一道《陈五事疏》，虽然针对的是你冯公公，要遏制司礼监的权力，但所陈五事，却也无懈可击。后来刑部和礼部上了两道折子，依我来看，倒觉得这位高胡子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所作所为，具见忠诚，很有点顾命大臣的样子。折子已经压了两天了，方才你走后，我还与钧儿商量，且

把这两道折子发还内阁，让高胡子看详，票拟准行。不知冯公公你意下如何？”

李贵妃这番话极有主见，让冯保至少听出了三层含义：第一，高拱的《陈五事疏》虽然针对的是你冯保，但对皇上练习政体还是大有裨益；第二，蒋加宽这份弹劾胡自皋的手本，李贵妃虽然厌恶，却也不肯轻易牵连到高拱身上；第三，李贵妃对刑部礼部这两道折子十分赞赏。应该说，高拱这些时的努力没有白费，李贵妃对他的态度由猜忌变为欣赏。这正是冯保最不愿见到的局面。此时，他面对朱翊钧困惑的眼神以及李贵妃凛然不可亵渎的目光，心里头一阵惊悸，他感到若不当机立断，抖出个“杀手锏”来，听凭眼前这位贵妃娘娘对高拱的好感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愣怔了一会儿，他鼓足勇气说道：

“启禀皇上，启禀贵妃娘娘。关于刑部与礼部那两道折子，奴才看过，也觉得这是出自高拱的精心安排，但有一点，叫奴才百思不得其解，这个一贯盯着皇上的钱口袋，生怕皇上多花了一个铜板的高胡子，为何一反常态，变得如此体贴皇上了？奴才悟不透这里面的蹊跷，前日专门派人去天寿山请教了张居正，张先生一番剖析，奴才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高胡子的险恶用心。”

冯保这席话，多少有点让李贵妃出乎意外，她惊诧问道：“张先生怎么讲？”

冯保说道：“这两份折子，张先生分析周详。先说刑部公折，这折子说妖道王九思淫邪进妄，惑乱圣主，所造‘阴阳大补丹’，导致先帝血气两亏，元气大丧，终至失元丧本，龙驭上宾。先帝之死，王九思罪责难逃，因此，应将王九思交由三法司鞫谳，拟定谋逆罪，凌迟处死。”

冯保一口气说完折子内容，话音刚落，李贵妃紧接着说道：“刑部这道折子，句句都是实话，王九思合该凌迟处死，这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冯保抬眼审量了一下李贵妃的表情，又悠悠说道：“奴才初看这道折子时，也像娘娘这么想，觉得像王九思这样的妖道，凌迟处死也还便宜了他。但张先生的看法却不一样。他认为如果按刑部这道折子鞫谳定罪，虽则大快人心，却将先帝陷入不仁不义之中。”

“啊，这两者有何联系？”

“先帝驾崩之日，朝廷早已诏告天下，先帝是因久病不治而龙驭上宾，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先帝病死，这是正终，设若审判王九思，这妖道从实招来，说先帝是因吃了他制的春药而死，先帝岂不是死于非命？天下岂不耻笑先帝是个色魔？千秋后代，昭昭史笔，又该如何评价先帝的为人呢？”

冯保这一连几个反问，顿时把李贵妃问得目瞪口呆。她没有想到如此清楚明白的一桩案子的处理中，竟隐藏了这么深的阴谋。设若她的夫君——隆庆皇帝死后令名不保，那么后人该以何等样的眼光看她？她的刚登皇帝位的儿子，岂不成了色魔的后代？如此想来，李贵妃心中打过一阵寒战。不由得十分敬佩张居正的深沉练达，洞察秋毫。她接着问道：

“关于礼部这道公折，张先生又有何见解？”

“礼部的这道折子，据张先生看，也是包藏了祸心的，”冯保一边说一边思索，那样子看上去好像要尽量说出张居正的原话来，“张先生说，据他所知，由于近些年赋税督催不力，军费、漕运等费用开支又每年递增，户部太仓银已所剩无几。而蓟镇二十万兵士过冬的棉衣，打通京畿潮白河的漕运等等大项开支，户部都难以拨付。这种时候，若硬性从户部拨二十万两银子给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这种做法，在天下士人看来，就会说咱们新登基的万岁爷，是个只要家而不要天下，只图自身享乐而不管社稷福祉的糊涂君主。娘娘，此事要三思而行啊！”

李贵妃点点头，但心里头却如同倒海翻江烦躁得很。如果真的如同张居正分析所说，那么高拱就是死不改悔，以“顾命大臣”自居，专权干政，威福自重。但这样下去，对他高拱又有何好处呢？

“张先生的分析，句句都有道理。”李贵妃既像喃喃自语，又像是对冯公公述说，“现在看来，刑部礼部两道折子，确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高拱久居内阁，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他究竟是不是存心而为，一时还难以结论。”

针对李贵妃的疑虑，冯保说道：“启禀娘娘，要想弄清楚高拱是不是存心而为，一试便知。”

“如何试法？”

“把这两道折子发回内阁，看高拱如何票拟便知。”

李贵妃点点头，答道：“好，就这么办。”

第二十一回　众言官吃瓜猜野谜　老座主会揖议除奸

却说那日征得张居正与高仪的签名之后，高拱便把那份《陈五事疏》以内阁公本形式送呈新登基的万历皇帝。第二天，传旨太监送了一个御批出来，只短短七个字："知道了，遵祖制。"奏稿却留中不发了。旧制：内阁送进宫中的奏折，皇上看过之后，都应发回内阁票拟，然后再由皇上"批朱"颁行。但是，作为三位顾命大臣联合签名的第一份内阁公本，却被留中不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事件。立刻，政府各部院大臣以及各路言官都知道了这件事，且都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当然，最不满的还是高拱本人。须知《陈五事疏》是他精心策划的驱逐冯保的第一步棋，如果一开头就是个哑炮，往后的事就更难动作了。因此，一接到中旨后，高拱便秉笔疾书，再上一疏：

□

臣高拱、高仪谨题：

臣等先于本月初十日恭上紧切事宜五件，仰裨新政。今日伏奉御批"朕知道了，遵祖制"。臣等窃惟五事所陈，皆是祖宗已行故事。而内中尚有节目条件。如命司礼监开揭夹鉴，尽发章奏，如五日一请见，如未蒙发拟者，容令奏请与夫通政司将封建本辞送该科记数备查等项，皆是因时处宜之事。必须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门遵行。况皇上登极之日，正中外人心观望之际，臣等第一条奏即未发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将本送科，仍用封上再进。伏望皇上鉴察，发下臣等拟票，臣等如有差错，自有公论。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无任，仰望之至。

这第二道奏疏又作为急件送进宫中，隔一天，宫中终于发还补本到内阁拟票。高拱这一下大受鼓舞，在心中酝酿多时的草拟皇上的批语也就一挥而就了: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都依议行。

几乎就在当天，皇上的"批朱"就到了内阁，对拟票无一字修改。收到这道圣旨，高拱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立即就此事咨文通报在京各大衙门并邸报全国各州府，与此同时，他又指示刑部

礼部把各自早就写好的公本送进宫中。隔了一天，也就是今天早上，高拱坐轿子上班，刚到值房，送本太监又把这两个奏本送来内阁拟票。高拱不让送本太监离开，当着他的面，提笔拟了两道票。

刑部公本的拟票是：

览奏。妖道王九思以邪药进于先帝，惑乱圣躬，十恶不赦，三法司须从严惩处。

礼部公本的拟票是：

准奏。我朝以孝治天下，朕初承大统，理当如典行赏。

拟完票，高拱看着虽说此时才誊正但私下已练过多回的这几行狼毫小楷，心下甚为满意。吩咐文书拿了五两银子赏给传旨太监，嘱咐他把这两道拟票连本一起带回宫中，交给皇上“批朱”。然后，又派人去把韩揖、雒遵等给事中喊来会揖。

正值炎炎六月，又久日不雨，北京城里头，大街小巷窜着的都是灼人肌肤的热风，偏今儿一丝风没有。给事中坐的都是四人抬的小轿，顶着日头，轿子里燠热如同蒸笼。及至来到午门内的六科廊，个个都汗流浃背。一身绣着鹭鸶的六品夏布官服，前胸后背都浸出了汗渍。各自进了值房后，揩脸的揩脸，摇扇的摇扇，暑气还没有除尽，接了高拱的指示，又都一窝蜂随着堂差来到内阁二楼的朝房。

关于内阁与六科的关系，这还得从给事中这一官职的设制说起。太祖朱元璋立国之初，鉴于宋元两代君弱臣强，朝廷权力失控乃至崩溃的教训，加之左丞相胡惟庸谋反对他的刺激，促使他革除丞相制，把丞相之权分于六部。但如此一来，他又担心部权过重而威胁皇权，又对应六部而设六科给事中，对六部权力加以牵制及监督。这六科给事中不隶属于任何部门，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如此一来，给事中不但掌握了参政议政的谏议权，还增加了监察弹劾权，朝廷文武百官无不受其监督。论官秩，六科给事中虽只有六品，但就是那些爵位至重的三公九卿，部院大臣，与之见面也得行拱手之礼。关于六科特殊的政治地位，还有一事可作佐证。政府各大衙门，都设在京城各处，惟独只有内阁与六科的公署设在紫禁城里头。一进午门，往右进会极门，是内阁；往左进归极门，是六科廊，由此可见六科言官的清贵。按先朝传下的惯例，每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六科给事中都要到内阁和辅臣作揖见面，称为“会揖”，相当于一个互通声气的例会。只是今

天这次会揖不伦不类，一是时间不对，离六月十五还差两天；二则内阁除高拱外，张居正、高仪两位辅臣均不在内阁，张居正在天寿山视察隆庆皇帝陵寝尚未回来，高仪患病在家；三则给事中也未全到，只来了七八个，都是高拱的门生，套用一句官场的话说，都是“夹袋中人物”。

韩揖一帮给事中们在内阁二楼的朝房中坐定，这才知道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不在阁，高拱也因急着签发几道要紧咨文而不能顷刻上楼。顿时他们就不那么严肃斯文了，嘻嘻哈哈开起了玩笑。韩揖离开内阁还不到一个月，自我感觉还是这里的半个主人，他下楼找到管后勤供应的膳吏，弄了两个水泡西瓜上来。内阁有一口深井，头天把西瓜放进去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捞起来吃，又沙又凉，解暑又解渴。

吃罢西瓜，向来心宽体胖的礼科给事中陆树德打了一个饱嗝，坐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向坐在对面的工科给事中程文打了一个手势，说道：“打个谜语你猜猜，怎么样？”

程文长着一张凹脸，吃得满下巴都是西瓜水，这会儿从袖口里掏出手袱儿一边揩一边应道：“你说吧。”

陆树德指着面前盛满西瓜皮的盆子说：“就这，打两个字。”

“两个什么样的字？”程文问。

“告诉你还要你猜个啥？”陆树德眨巴着一双鼓眼睛，诡谲地说，“这两个字，恐怕在座的诸位个个都尝试过。”

程文迷迷怔怔硬是想不出个头绪，余下的人都望着那盆瓜皮出神，一时都难住了。

“你给提个醒儿。”雒遵说。

“哈哈，没想到这个一眼就明的谜语，竟难住了你们这一帮满腹经纶的秀才。”陆树德一个哈哈三个笑，自是得意得很，“好吧，我来提个醒儿，张生月下会莺莺，为的啥？”

“偷情。”一位年轻的给事中脱口而出。

“唔，沾上边了。”

“啊，知道了，”雒遵一拍巴掌，未曾开口先已咧嘴大笑，骂道：“好你个老陆，在堂堂内阁中枢之地，说这样的荤话。”

“究竟是什么？”韩揖追问。

雒遵忍住笑，说道：“如果我猜得不差，这两个字的谜底□是——□破瓜。”

“破瓜？啊，真是的，这不是一盆子破瓜又是什么！”

程文一拍脑门子，那种恍然大悟的样子很是滑稽，引来一阵哄堂大笑。

雒遵本来就好捉弄人，现在眼见一屋子人受了陆树德的愚弄，便成心报复。他伸手指着陆树德，笑谑道：“常言道，二八佳人，破瓜之期。这意思很明白，女子长到二八一十六岁，就像端午节后的桃子，总算熟透了，可以享用了。瓜熟蒂落，才有破瓜之说。可是，我听说你去年去杭州公干，在那里嫖了一个袅娜少女，才十五岁。这还是一只青瓜呢，陆老兄，你这是暴殄天物啊。”

“对，在下也听说过这件事，老陆，你现在老实坦白，那一夜是如何风流的。”

“是啊，快坦白。”

众人一阵起哄，陆树德招架不住，赶紧辩解道：“你们这是冤枉好人，那一夜，杭州太守为小弟举行堂会，的确有一个十五岁的女子随了戏班来到堂会上，太守便让她陪我喝酒，唱了几支曲子，仅此而已。”

“看你把自己说得，都成了守身如玉的圣人，”雒遵占着赢势，继续奚落道，“若说吃猫的鱼，天底下一条也没有，但吃鱼的猫满世界都是，头一个就是你陆老兄。”

“这也包括你雒大人。”陆树德反唇相讥。

眼看两人闹起了意气，脸色都有些挂不住了。一向充当和事佬的程文，便出来打圆场，说道：

“老陆说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其实，老陆这个谜语虽贴切，却不典雅。我现在再说一个谜语，答案比老陆的粗俗，但却典雅得很。”

“哟，程文也会这个？”韩揖一乐，嘿嘿笑道，“你说说看。”

程文一脸正经，说道：“首先声明，这个谜语不是我撰造的。待谜底揭开后，我再告诉撰造者是谁。这谜语是一个字——回。”

“回？”陆树德忘记了不快，插嘴问道。

“对，回。”

“打什么？”

“打男欢女爱的一个动作。”

朝房里一时间静默下来。这一帮给事中，就韩揖年纪大一点，有四十多岁，余下的皆三十出头。平常在一起合署办公，疯闹惯了的。程文向来嘴短拙于言辞，今天他弄出这么一个难猜的“一字谜”，倒让大家搜肠刮肚抠不出一个答案来。

“回，男欢女爱，这两码子事儿如何联系得起来？”

“唔，这字谜刁钻！”

众人想不出头绪，议论一番，便吵着要程文自己把谜底说出来。

程文揉了揉眼角的眵目糊，慢吞吞地说：“这个谜底也是两个字，口交。”

“口交？”谁嚷了一句。

程文接着说：“大口套小口，不是口交又是什么？”

众人这才悟出其中奥妙，于是“轰”的一声笑得前倾后仰。韩揖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他指着程文，喘着气说道：“想不到你程文，看着蔫头耷脑的，竟还有这等心窍。”

程文并不觉得好笑，他仍板着面孔答道：“我已说过，这个字谜是别人撰造的。”

“谁？”

“刚刚上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提督冯保。”

“他？”雒遵叫了一声，头摇得拨浪鼓似的，“他底下根都没有了，还撰得出这等字谜？”

程文答道：“我程文从不说瞎话，这事千真万确，是冯保的管家徐爵讲出来的。”

“你从哪儿打听到的？”韩揖问。

“从一个骨董商那儿。”

程文接着讲出事情的原委：他有一位经商的布衣朋友，粗通文墨颇有儒风。闲暇之余好逛骨董店，搜求一些骨董及古人字画。一日到了棋盘街古雅斋骨董店，看到一幅春宫画，其绢极细，点染亦精工。

画中男女，与时下流行的鄙亵不堪入目的春宫画迥然相异。其图中男女，惟远相注眺，近处却都以扇掩面。有一浮浪人弯腰偷看帷幕中的浴女，那浴女也仅仅只露出浑圆的一只玉肘来，令人遐想不尽，却又春光不泄。那位商人觉得这是一幅春宫画中的上乘之作，便有意购买，向骨董商询价。骨董商告之这幅春宫画来自日本琉球，飘洋过海来之不易，因此索要五十两纹银。商人嫌贵与之讨价还价，骨董商坚持不让。那位商人正犹豫着，忽听得旁边有人说道："五十两纹银不贵，我买下了。"说着，让跟着的长随兑了银票，把那幅画拿走了。商人望着那买主的背影，颐指气使，一副财大气粗的样子，心中甚为懊恼。这时，卖出了好价钱的那位骨董商，一脸神秘地对他说："客官，这买主你不认识吧？他经常光顾我这爿店子，看到好东西从不讲价钱，买了就走，也不留姓名。后来总算闹清楚了，他是替他家主人买的。他家主人好收藏骨董字画，据我猜测，这位幕后主人身价一定不低。有一次看一幅春宫画扯浑，那买主打了一个'回'字谜让我猜。我才知道他家主人还是一个风流才子。"商人听了也甚感惊奇，便问骨董商是否打听出这位"风流才子"究竟是谁？骨董商摇摇头茫然不知。过了一些时日，商人又去古雅斋闲逛，骨董商对他说："那位大买主的名字搞清楚了，叫徐爵。"商人朋友听了一惊，回头踅到程文家，坐着聊天时说到了这件事。

一班给事中听完程文讲述的故事，顿时都被撩拨得心如火炭。大家还在咂摸着冯保这段隐私后头的东西，陆树德已是响亮地啐了一口，骂道："他娘的，早就听说冯保假斯文，好收藏骨董字画，没想到他更爱春宫图。"

雒遵想得更深一层，他扫了在座的诸位同仁一眼，意味深长地说道："看来，往日之所传，说冯保私造淫器以献先帝，并非空穴来风。乾清宫东暖阁中摆设的那些春宫图瓷器，保不准也是先帝听信了冯保的建议，特意去景德镇烧制的。"

一名给事中说道："要想弄清楚这件事的真伪，只有把孟冲找出来作证。"

"孟冲？"韩揖摇摇头，苦笑着说，"昨夜我去他宅子里拜访，原意就是想让他披露一些冯保在宫内的作恶之事。这位老厨师不肯见我，

让管家出来搪塞，说是病了，脑袋疼得就像炸开了一样，什么客人都不能见。”

“这是个软蛋。”有人骂道。

“也难怪他，”陆树德说道，“听说前几天，冯保派了十个小内侍前往他宅子里做事，明里是服侍照顾他，暗里却是监视他，不准他同任何人来往。”

这么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这些个一心想扳倒冯保的言官，竟有了狗咬刺猬下不了口的感觉。这时，又是那位程文开口说话了：

“冯保这阉竖，如果他裤裆里真有过硬的东西，必定是天底下第一号淫棍。现在的他，纵然把天下的春宫图买尽，也只是饱饱眼福而已。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李贵妃向来端庄严肃，母仪天下。冯保本是诲淫诲盗的主，他是如何掩藏嘴脸，博取李贵妃的信任呢？”

“这就是冯保的高明之处，”雒遵盯着程文答道，“此人笑里藏刀，心智过人。惟其如此，首辅才有化解不了的心病啊。”

“首辅的心病也是天下士子的心病，我想，今天的会揖……”

韩揖话还没说完，忽听得走廊里响起重重的脚步声，顷刻间只见文书马从云走进朝房来报告：

“首辅到了。”

高拱一进门，众言官先已肃衣起立，一起向他行了官礼。高拱挥手示意大家坐下，自己也拣正中空着的主人位子坐了。高拱平素不苟言笑，这些门生都很惧怕他的威严。但今日他们看出座主心情甚好，眼角密如蛛网的鱼尾纹和那两道绕嘴的深刻法令，都往外溢出难得的笑意。一俟坐定，高拱朝门生们扫了一眼，笑道：

“方才在走廊听得里头叽叽喳喳甚是热闹，如何我一来，就变得鸦雀无声了？”

首辅一来，尊卑定位。韩揖挂衔的吏科都给事中乃六科给事中之首，因此轮到他来答话。他欠欠身子，毕恭毕敬答道：“学生们在议论阉竖冯保，思量着如果现在交章弹劾，正是时候。”

高拱微微颔首。他坐在西首，此时阳光透过东窗照射进来，炫得他眼睛有些睁不开。韩揖看到这一点，连忙起身亲自去放下东边一排

窗户的卷帘，朝房里光线顿时柔和下来。高拱似乎并不介意韩揖的殷勤，一味地瞅着大伙儿笑道：

“老夫知道你们都在说笑话，今天我心情好，也凑个兴儿，说个笑话给你们听。”

首辅有雅兴讲笑话，这可是破天荒头一遭儿，众门生受宠若惊，莫不拊鼓掌欢迎。高拱示意大家安静，开口说道：

“话说嘉靖二十年后，世宗皇帝一意修玄，把一应军国大事，都交给奸相严嵩处理。严嵩既受宠遇，历二十余年不衰。此人在政府经营既久，加之性贪，一时间卖官鬻爵，几成风气。满朝文武，无人敢撄其锋。更可气者，一大批溜须拍马之人，都纷纷投其门下，为虎作伥。那时，我寄身翰林院充史官，一日有事去请示严嵩。到了他的私宅，一帮求谒严嵩的官员，如同蚁聚。这时正好严嵩出门延客，候见的人顿时都肃衣起立，屏声静气，鞠躬如鸡啄米，这情形极为可笑。我一时忍俊不住，便大笑起来。严嵩觉得我放肆，便问我何故如此大笑。我从容答道，‘适才看见相爷出来，诸君肃谒，让我记起了韩昌黎《斗鸡行》中的两句诗：‘大鸡昂然来，小鸡悚而侍。’严嵩听罢，也破颜而笑。待他回宅子里仔细一思量，便认准我是有意讥刺他，于是怀恨在心，寻机对我施加报复，终至把我削籍为民。按常理，碰到这种不平之事，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这些言官，就得站出来建言上本，主持公道，弹劾不法。但那时，所有言官慑于严嵩的权势，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主持公道。这件事很是让士林齿冷。这时正好有一位尚书生了疥疮，请太医院一位御医前来诊治，那御医看过病后，对那位尚书说，‘大人的这身疥疮，不需开单用药，只需六科给事中前来便可治好。’尚书被御医的话弄糊涂了，问道：‘治疥疮如何要六科给事中来？’御医答道，‘六科给事中长了舌头不敢说话，那就只好让他们练一练舔功了。’尚书这才明白御医是在绕着弯子骂人，也就捧腹大笑，这故事于是就传开了。”

高拱绘声绘色讲完这段“笑话”，在座言官却是没有一个人笑得起来。他们的感觉是被人当面掴了耳光。因这“笑话”是从他们尊崇的座主——首辅大人口中所出，他们不但不能发作，而且还得揣摩，首辅今日招来他们会揖，为何要来一个如此刻毒的开场白？

别人尚在愣怔，程文却有些不依了，他负气说道：“元辅大人讲的不是笑话，而是一段史实。我初来六科就听到过。但学生认为，那位御医攻击言官之辞也不足为听，诚如首辅所言，朝中首先有了严嵩这样一只大鸡，然后才会有包括言官在内的那一群小鸡。大鸡小鸡乱扑腾一气，政府还不乱成了鸡窝子！”

程文本想说明的意思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但他冲动起来表述不清，鸡长鸡短把自己都给说糊涂了。那副“较劲”的样子又把众人逗得笑起来，这一笑，朝房里的气氛又缓和了下来。高拱知道大家误解了他的意思，趁机解释说：

“看方才大家一个个冰雕泥塑的脸色，就知道你们听了老夫讲的笑话心里头不受用。我并无意借古讽今，挖苦你们。程文你也不必辩解，你今年多大，三十啷当岁吧？老夫被严嵩削籍时，你才刚出生呢。我讲的是一件真事，但再说一遍，不是为了挖苦你们才讲。我是想借此说明，给事中为皇上行使封驳监察之权，处在万众瞩目的地位。碰到朝政窳败、贪赃枉法之人，要有拍案而起犯颜直谏的勇气，这不仅是责任，也是道义，否则，就会令天下人耻笑。”

雒遵脑瓜子灵活，至此已把高拱的心思猜透了七八分，便开口问道：“元辅，今天的会揖，是否讨论弹劾冯保之事？”

“正是，”高拱爽快回答，“今天找诸位来，正是为了会议此事。皇上登基那天，雒遵来告诉我，说冯保侍立御座之侧不下来，百官磕头不知道是敬皇上还是敬他。你们言官都气呼呼的，磨拳擦掌要弹劾他。老夫考虑当时的形势扑朔迷离，暂且观望几天再说。现在看来，新皇上，还有皇上的生母李贵妃，都还是以国事为重，顾全大局，并不是一味偏袒冯保。《陈五事疏》按阁票下旨便是明证。今天早上，刑部礼部两道折子也都送还拟了阁票，这都是事态向好的迹象。那一天老夫布置下去，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加宽的折子先上，投块石头探个路，折子昨日送进宫，虽没有送还内阁，但有《陈五事疏》设定的章程，总还是要送来拟票的。韩揖，我让你调查冯保的那两件事，查实了没有？”

韩揖应声答道：“我布置给程文了。”

高拱又把眼光移向程文，程文摇摇头。

高拱眉心里蹙起了一个大疙瘩。他所问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冯保大兴土木建私宅时，其物料一切皆取自内宫御用库。库内本管太监翟廷玉认为冯保这是鲸吞公物，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被冯保知道了，便派了几个东厂校尉把翟廷玉捉拿下监，并反诬翟廷玉在御用库作奸自盗，严刑拷打。翟廷玉不堪折磨，在狱中自杀身亡。第二件事是冯保在外边偷偷采购一些“淫器”与“春药”呈献给隆庆皇帝。导致隆庆皇帝久习成疾，英年早逝。大行皇帝生前爱好“淫器”并食“春药”成癖，在宫廷内外已是公开的秘密。只是献“淫器”与“春药”的人，有的说是孟冲，有的说是冯保。高拱授意程文去找孟冲调查，其用意很明显，就是想探实孟冲的口供。因为这两件事都可以把冯保问成死罪。特别是后一件，在宫廷是有先例的：弘治十八年，太监张瑜服侍孝宗皇帝吃药，失误拿错了药盒儿，把“春药”拿给皇上吃了。导致孝帝接见外臣时春情勃发。当时公侯科道等官侦知此事，便合本论劾，硬是把张瑜拘拿问斩了。张瑜并不是成心献“春药”都丢了性命，设若冯保有意呈献，就断没有活命的道理。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这个故事。高拱让给事中们搜聚这些传言，然后一件件查证落实。他毕竟经验老到，知道对冯保这样根基深厚的人，要么就不弹劾，若要弹劾，就必须做到铁证如山。

高拱不满地瞪了韩揖一眼，问道：“关于进献春药的事，你去找孟冲核实过了?”

韩揖苦着脸回答：“我去过孟冲的家，他闭门不见。”

雒遵赶紧补充：“听说冯保往孟冲府上派了十名小火者，明说是听差，实际上是把孟冲看管了起来。”

“有这等事？”高拱略有些感到意外，旋即脸一沉，说道，“冯保如此做，是作贼心虚的表现，也说明他在宫中还立足未稳，弹劾他，此其时也。”

“元辅说得对，我们现在就写折子。”

沉默了多时的陆树德，这时兴致勃勃喊了一句，众位给事中兴奋地讨论起来。这当儿，马从云又跑进朝房，对高拱耳语：“元辅，工部尚书朱大人要见你。”

“他人呢？”高拱问。

“已在你值房里坐着了。”

高拱心想这位来者不见不行，便对众言官说了一句：“你们先议着吧，我去去就来。”说罢就下了楼。

高拱回到值房，但见工部尚书朱衡已在小客厅里坐定。这朱衡是嘉靖十一年的进士，且当尚书多年，已是三朝元老，年龄也比高拱大六岁。所以高拱对他不敢马虎，一见面彼此行了平等的官礼。高拱执意把客厅的正座让给朱衡，坐定看过茶后，高拱发觉朱衡脸色不大好，于是谨慎问道：“士南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请问今日为何事而来？”

“肃卿兄，”朱衡倚老卖老，对高拱以字相称，“老夫今日派人去户部划拨潮白河的工程经费，户部坚持不给。问他们理由，一个个都支支吾吾，让来问你，简直岂有此理！”

朱衡说着，气得连连跺脚，刚刚擦去汗渍的额头上，又渗出一层汗珠子来。望着他那一脸的怒气，高拱干干地笑着，一时也不知如何作答。

若要弄清楚朱衡发火的原因，还得先介绍一下潮白河工程的起因。且说京城士宦及蓟镇数十万军士的粮食供应，大半靠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从江浙一带运来。粮食运到通州仓后，再从陆路转运到京师及蓟镇等处，不但耗费大量人力，而且往往还不能及时运送，导致通州仓储存放的粮食发生霉烂。针对这一情况，毕生致力于漕运及治河的水利专家朱衡便在年初给隆庆皇帝上了一道疏，其中说到：密云环控潮、白二水，是天设便利漕运之地。以前潮、白二河分流，到牛栏山才会合，通州之漕运船只能到达牛栏山，然后再由此陆路运送至龙庆仓，一路输挽甚苦。现在白河改从城西流过，离潮河不过一二里地。如果能将两河打通，疏浚植坝，合为一流，水流变深便于漕运。往昔昌平的运粮额为十八万石之多，现在只有十四万石，密云仅得十万石。全靠招商运输，每年为此耗费大量银钱，殊多不便。听说通州仓储粮因转运不及大多泛红朽烂，如果打通潮白二水，每月漕运五万石到密云供给长陵等八卫官兵，再把本镇运输费用折色银三万五千两节约下来留给京军，则通州仓无腐粟，京军沾实惠，密云免佥商，一举而可得三方面好处。这道章疏由内宫转来内阁拟票。高拱积极赞同朱衡的建议，于是说服隆庆皇帝同意实施这一疏通昌平河运的工程，并让朱衡专门负责。朱衡接旨后，认真造了一个工程预算，大约需要

六十万两银子，工期约七个月，隆庆皇帝批旨准行。现在，工期已到了第五个月，正在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按计划，第一期工程款四十万两银子，上个月就该全部到位。户部推说困难，一拖再拖，只给了二十万两，言明余下的二十万两银子，本月十五日前一定解付，今天是最后期限，朱衡派人去户部划款却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因此十分恼火。他哪里知道，这笔钱正是高拱授意户部尚书张本直扣下，预备着拍李贵妃的马屁，用来给后宫嫔妃制作头面首饰。因这件事不好摆在桌面上说，一向不肯承担责任的张本直，便耍了个滑头，让朱衡径直来找高拱。

“肃卿兄，今天你给老夫一个说法，这笔工程款到底给还是不给？”

朱衡在气头上，顾不得官场礼节，说话的口气分外呛人。高拱心里知道，此时若说明事情真相，朱衡不把内阁闹翻天才怪。如果拖延一两日，等待皇上把礼部的折子批复下来，那时再做说服工作就占了道理，因此他决定来个缓兵之计，先把朱衡稳住再说。沉吟一会，高拱答道：

“工程款谁说不给，这是先帝御前廷议定下的事情，谁敢不照办？”

朱衡脖梗一犟，气呼呼地说：“张本直就不照办，再不拿钱出来，民工就会闹事，工程也会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这责任由谁来负？”

“士南兄不要如此激动，”高拱一副息事宁人的样子，婉转说道，“张本直可能有什么难处，又不便向你说明，故把你支到我这里，你现在且回去，回头我去户部，务必使这件事有个圆满解决。”

朱衡听出首辅话中有送客的意思，情知硬坐在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一提官袍站起来与高拱作揖告别，走到门口，又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

“明日工程款再拿不到，老夫只好上折子到皇上那里去讨个公平了。”

这句话暗含威胁，高拱听了很不受用。但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件事只能暂且忍下。送走朱衡，高拱又回到楼上朝房，问众位给事中：

“事情计议得如何？”

“大计已定。”韩揖代表大家向高拱汇报，“冯保窃取内库材料大兴土木营造私宅之事，由工科给事中程文上本参劾，皇上登极冯保篡踞御侧之事，因涉及礼仪，应由礼科给事中陆树德上本参奏。这两个参本，明天一大早就送到皇极门。为提防冯保把折子留中不发，我们特准备正副两本。正本送进宫中，副本送到内阁。”

高拱微微颔首，众言官知道这是表示同意，但大家期待着他说几句有分量的话，高拱硬是不吭声，这些门生们便开始猜测座主的心思。雒遵认为刚才议定的两份奏折，还不足以引起皇上以及他两位母亲的重视。因此也就不能扳倒冯保，这可能是首辅担心的事情。他想了想，说道：

“方才大家所议的这两份折子，固然很好。但若想一举把冯保逐出司礼监，依下官之见，还有更重要的材料可以利用。”

“啊？”高拱目光扫了过来，问道，“还有什么材料，雒遵你说。”

雒遵接着说：“先皇的遗诏，就是要内阁三大臣与司礼监同心辅助幼主的那一份，自从邸报上刊出后，在官员中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家都认为，这份遗诏疑点甚多。”

“有哪些疑点？”高拱追问。

“第一，学生听说，座主你和高仪、张居正两位阁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隆庆皇帝已经昏迷，这份遗诏是不是他亲口所言就很成问题；第二，大明开国至今两百多年，从没有宦官与内阁大臣同受顾命的先例。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规定宦官不得干政，甚至定下了宦官干政处以剥皮的酷刑。因此，这道遗嘱有违祖制；第三，既让司礼监与内阁三大臣同心辅佐，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是孟冲，也不是冯保，为何那一日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却又只有冯保而没有孟冲。这诸多疑点，让大家颇费猜疑。”

“依你之见，这份遗嘱有假？”

“官员们都在私下议论，这份遗嘱可能是矫诏。”

“矫诏？”高拱紧问一句。

“对，矫诏！”雒遵语气肯定地回答，“若能就此矫诏之事上疏弹劾，天下士林必然响应。一旦落实下来，他冯保就不是离开司礼监的

问题了，前代犯此矫诏之罪的，都得处以大辟之刑。”

“雒遵说得对，再上一疏，弹劾他矫诏之罪！”

“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这一疏上去，就等于打了冯保的七寸。”

众言官齐声附和赞同雒遵的主张，高拱依旧是沉默不语。其实，雒遵说到的这件事，他也一直心存疑惑。作为主要的当事人，他是亲耳听到冯保在隆庆皇帝病榻前宣读这份遗嘱的。当时因为心情悲戚没有细想。事后回忆当时的所有细节，的确如雒遵所言，存有许多漏洞。但如果据此说是“矫诏”，那么，这“矫诏”也绝非冯保一个人的能力做得下来的。至少，新皇上的两位母亲参与了此事。如果这时候用“矫诏”之罪去弹劾冯保，岂不是引火烧身？蛇没打着，反倒被蛇咬死，这种事决计不能做。虑着这一层，高拱说道：

“官员们的私下议论，老夫也早有耳闻，但矫诏一事，虽有可疑，尚无实据。这次弹劾，就不必在矫诏一事上做文章了。”

“首辅所言极是，”韩揖瞟了雒遵一眼，打圆场说道，“雒遵的提议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但擒贼擒王，还得按首辅的方略行事。”

韩揖既安抚了雒遵，又搔着了高拱的痒处，高拱兴奋地一捋长须，说道：“只要各位同仇敌忾，上下一心，不愁大奸不除。清君侧，可建千古不朽之功。”

会揖在一片昂扬的气氛中结束，给事中都各自回衙起草奏本去了。

第二十二回　辗转烹茶乃真名士　指点迷津是假病人

在天寿山住了两夜，张居正第三天回到北京，因路途天气炎热，张居正中暑了。上吐下泻，只得躺在家中养病。其实他的病并没有这么严重，皆因眼下高拱与冯保的争斗已到白热化，他想回避，所以称病不出。说是谢客，他只是把不想见的人拒之门外，若有心腹官吏前来汇报事体禀告时局，他则约见如常。

且说这天上午巳牌时分，张居正穿着一身家居度夏的酱色茧绸方巾道袍，躺在书房的竹躺椅上，拿着一卷闲书翻阅。这闲书乃宋人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周□虽然出生于簪缨世族，但一生却没有做过官，不过读了不少书，游历过不少地方，是江右有名的饱学之士。晚年卜居在杭州清波门下，写出了这本十二卷的《清波杂志》。张居正拿着的这套书，是南京四大刻书坊之一珠林坊的新刻本，装帧考究，印刷精良。这套书是他的挚友、新近因处理安庆叛军事件而遭高拱解职的应天府尹张佳胤派人送来的。对张佳胤遭此打击，张居正一直抱着深深同情，但除了去信安慰也别无他法。现在看到故人送来的这函闲著，心中更不是滋味。他知道张佳胤是借这件礼物表明心迹：他从此绝意公门，只想诗酒自娱，悠游林下，写一点笔记文之类的闲书。

翻看了十几页，正自昏昏欲睡，游七过来报告："老爷，竹笕装置好了。"

"哦，去看看。"

张居正揉揉惺忪的眼睛，随游七走出书房穿过花厅来到花园。张学士府一进七重，第一重为门屋，过门楼依次为轿厅、大厅、女厅，女厅后是一个约占五亩地左右的花园。再接着是三进的上房，组成两个三合院，接着又是一座用骑楼连接的高敞宏大的四合院。以花园为隔，大学士府的前半部分是公务会客、宴聚堂会之所，后半部分是内眷家属居住之地。大学士府的书房有两个，一个在客厅之侧，三进五楹，是大书房。另一个在四合院内，与他的寝室相连，是小书房。

却说张居正从大书房里出来乍到花园，但觉阳光耀眼，幸而花木扶疏浓荫匝地，尚无热浪袭人。游七把他领到花园右角山墙下——这

山墙外乃是东厢楼下的甬道，这里有一个藤蔓葳蕤的葡萄架。架下砖地上有一个石桌，四只石凳，是游园时偶尔休憩之地。如今倚着墙角儿，用木架悬空支了一只木桶，木桶底有沙滤装置，此时有水珠渗出，如断线珍珠，这些水珠又流进一根长约丈余且铺了寸把厚银白细沙的宽大竹笕，这些经沙过滤后的晶亮水珠，再滴入一只洁得发亮的白底青花瓷盆。

这套装置究竟作何用处，还得花费些笔墨来介绍：大约四月间，尚在江西巡抚任上的殷正茂，托押运贡品来京的官员，给张居正捎来了一罐密云龙茶。这密云龙茶产自江西南康县西三十五里的焦坑——一块大约二三十亩地的地方。自宋元丰年间把此茶列为内廷专供饮品之后，数百年来，此茶一直成为皇家贡品，声誉不衰。此茶取每年清明前后茶树新生□芽为料，制成精细小团茶饼，乳白如玉，看似一朵风干的菊花。由于产地狭小，每年产量不过百斤，最为上乘的极品玉云龙，大约只有五斤左右——这都要如数贡进内府，外臣很难品尝得到。今年雨水适宜，清明密云龙茶多制出了两斤。督责此事的殷正茂便从中“抠”出一罐来送给张居正。对于衣着饮食，张居正向来颇为讲究。收到密云龙茶后，他当即烧水沏了一壶，滗掉茶乳，细品绿色茶汤，只觉得满嘴苦硬，久方回甜，茶味竟是一般。后来问及御茶房专门给皇上沏茶的司房，方知皇上品饮此茶，专用的是从玉泉山运来的泉水。茶水茶水，一是茶，二是水，有好茶而无好水，沏出的茶汤必定就不是正味。知道了这层奥秘，张居正依旧把那只盛装密云龙的锡罐封了，等着有机会弄来玉泉山的泉水再行品尝，这回到天寿山视察大行皇帝陵寝，但见茂林之中乱崖深处，岩隙中流出的泉水分外清亮，掬上一捧品饮也甚觉甘美。便让小校寻了几只大缶装载泉水携带回来。到家的那天晚上，命人将这天寿山的泉水煮了一壶冲沏密云龙，与夫人一块品尝。却依然还有些许浊味。夫人失望地说：“这茶的声名那么大，怎么喝起来如此平常。”张居正回答：“密云龙乃茶中极品，这个不容置疑。为何我们冲沏两次，均无上味。看来还是不得沏茶要领，兴许这天寿山的泉水真的就不如玉泉山。”在一旁陪侍的游七听罢此话，回道：“老爷，依小人看来，天寿山的泉水肯定要比玉泉水的好，至于这茶汤中的浊味，八成问题还出在那几只大缶上头。小人看过，那几只大缶都是新的，窑火气尚未退尽，再好的泉水盛载里头，都难免沾惹土气。”“唔，这话有理。”张居正频频点头，便命人去

把那几缶泉水倒掉。游七又赶紧插话："老爷，小人读闲书，记得古人有泉水去浊之法，只须架一竹笕，用沙过滤，泉水便复归于甘甜。"张居正听罢，遂命游七明日如法炮制。

现在站在竹笕旁，张居正躬身看了看滴入青花瓷盆的泉水，紧绷的脸色微微有些舒展。这时恰好有两只彩蝶追逐着飞入到葡萄架下，一直守候在竹笕旁边防止飞虫掉入盆内的一名侍女欲挥扇驱赶，张居正制止了她，说道："彩蝶并非脏物，由它飞吧。"接着又对游七讲："我看这瓷盆里的水够上一壶了，你命人拿去烧好再沏上一壶密云龙。记住，烧水要用松炭。松炭性温火慢，泉水煮得透些。"游七答应一声走了，张居正独自一人在花园中蹀躞漫步。

张大学士府中的这座花园，在京城士人中颇有一些名气。皆因这学士府的前任主人——那位致仕回了苏州老家的工部侍郎，本人就是一个造园的高手。五亩之园并不算大，却被老侍郎弄得"几个楼台游不尽，一条流水乱相缠"。循廊渡水，一步一景；景随人意，动静适宜。园子中几处假山，树得巧，看去险。积拳石为山，而作为胶结物的盐卤和铁屑全部暗隐，这种浑然天成的苏派叠石技巧，着实让人叹为观止。

再说这花园正中是一个约有一亩见方的莲池，入口处是一丛假山，先入洞然后沿"山"中石级走过去，便有一道架设的曲折木桥可通莲池中央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亭子入口处的两边楹柱上，挂了一副板书对联："爽借秋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这是高拱前一任首辅徐阶的手书。张居正觉得这对联意境甚好，加之徐阶又是他的恩师，所以保留下来不曾易换。原来的主人给这座亭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挹爽亭"，张居正入住之后，更名为"雪荷亭"。取夏荷冬雪皆可于此赏玩之意。兴致来时，他就会请来二三友好，于月色空□之夜，在这亭子里摆上几样酒菜，飞觞传盏，品花赋诗，享受一下赋闲文人的乐趣。

张居正此番来到亭子之前，他的书僮先已来到，并搬来了一张藤椅。张居正坐上去，正欲吩咐书僮去把那套《清波杂志》拿来这里阅读，忽听得前面客厅里传来喧哗之声。

"来了什么人？"张居正蹙着眉头问书僮。

书僮也茫然不知，只得伸直脖子朝前面望去。只见得一位家人飞快跑过来，在莲池岸边对着亭子喊道：

“启禀老爷，巡城御史王大人求见，还给老爷送了一只比小马驹还大的梅花鹿来。”

“介东，你为何要送一只鹿来？”

命人把王篆喊到亭子里来坐定，张居正不解地问。王篆穿着夏布官服，浑身上下冒着热气。他约摸四十岁挂边，生得白白净净，窄额头，刀条脸，浅浅的眼眶里，一双微微有些发黄的眼珠子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这会儿见张居正拿话问他，便收了正在摇着的黑骨撒扇，说道：“卑职昨日来看望，听辅台说两腿发软，而且脸色也不大好。卑职就想这是因为辅台前些时心忧国事，操劳过度，身体伤了元气，中暑只是一个诱因。我便问了京东大药房的沈郎中，这个人医术可了不得，太医院一帮御医，碰到什么疑难杂症，也前去找他会诊。沈郎中说，人到天命之年，先天精气已消耗得差不多了，以致肾库虚竭。这时候如不注意后天保养，百病就会趁虚而入。这期间的保养，应以填精固元为本。沈郎中还说，新鲜鹿血最有补元功效。卑职于是就托人买了一只两岁的公鹿。”

王篆向来话多，别人说一句他说十句。张居正对他这毛病批评过多次，但他就是改不了。不过今天是闲聊，张居正也不计较，耐着性子听他□嗦完了，笑道：“你一个堂堂的四品巡城御史，牵着一头鹿招摇过市，成何体统。”

王篆挤眼一笑说：“卑职虑到这一层，让手下班头牵着鹿游街，我坐轿走另一条道儿来的，碰巧在胡同口碰上了。这头鹿血气正旺，一天割一碗血伤不着它。沈郎中嘱咐，鹿血要现割现喝最有疗效。因此，也只能把鹿牵到先生府上。割鹿血也有讲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的活儿。我把那割鹿人带来了，辅台你看是不是现在就让他动手割血，您趁热喝上一碗？”

“今天就不喝了吧，”张居正耸耸鼻子闻了闻清风送来的莲香，惬意地说，“待会儿，我请你品饮焦坑密云龙。”

“密云龙？”王篆一惊，他久供京职，当然知道此茶的来历及身价，不由得拿舌头舔了舔嘴唇，神秘地问，“是皇上赐给先生的？”

张居正不置可否，转头看了看莲池那边葡萄架下的竹笪。接着问王篆："我让你打听的事儿，可有消息？"

昨天张居正刚从天寿山回来，王篆就登门拜望，张居正心中惦记着那位在天寿山中突然冒出来的何心隐。便让王篆打探：这位何心隐还在不在北京，如果在北京又在干什么？王篆领了这道秘示，即刻就让手下一班档头办事四处打听。今日来学士府，正是要禀告所探到的一些消息。只是因为牵来了一头鹿，倒把正事儿搁置一边了，这会儿见张居正主动问及，他连忙答道：

"回辅台，这位何心隐还在北京。"

"啊，在哪里？"

"住在贡院大街的江西会馆。"

"他住在那里做些什么？"

"做什么，吹牛皮呗。"王篆极为轻蔑地一笑，摇着头说，"辅台，这位何心隐是位疯子。"

"你为何这样认为？"

"这个人仰慕王阳明的学说，主张万物一体，居然在江西吉安老家办起聚合堂，身理一族之政，凡婚丧赋役一应事体，合族必须通其有无。全族不但均贫富，连儿女婚姻也一概由他作主，弄到后来，县里官吏到他居住乡里催缴赋税，他带领族中蛮横子弟反抗，被县令下令逮捕关进大牢。后经地方缙绅出面担保才得以出狱。这样一来，家乡呆不住了，他便云游四海，到处讲学。说来也怪，天底下竟有那么多的读书人崇拜他的学说，跟着他跑。他现住在江西会馆里，每日里，那里就像开庙会，许多年轻士子都去朝拜他……"

说着说着，王篆打住了话头，他发现张居正一脸浅浅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他这才猛然记起，张居正曾说过何心隐是他的故友。王篆不禁后悔自己一时得意忘形，忘了张居正和何心隐的这层关系。脑子一拐弯，话风立刻就变了："辅台，下官方才所言，都是底下档头打听到的街言巷语，并不是卑职本人的看法。"

"你本人有什么看法？"张居正追问一句。

王篆斟酌一番，圆滑地答道："与其说这位何先生是疯子，倒不如说他是狂人，李太白有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何先生也是以

讥刺孔孟之道为能事，因此他是狂人。”

“你这是褒奖还是贬抑呢？”

“既非褒奖，也非贬抑，据实评论而已。”王篆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想了想，接着说道，“这位何心隐，除了谈学问，还喜欢评论朝政。”

“他是否评论过我？”

“昨天听辅台讲过，多年前进京会试，曾与何心隐有一面之交。但何心隐自己却对这段交往只字不提，他只是说，辅台是一位满腹经纶力挽狂澜的人物，有宰相之命。”

“这是疯子之言，不足为信。”张居正忽然提高声调，正色说道，“介东，你要同何心隐打招呼，不要让他胡言乱语。”

得了这道指示，王篆心里头明白张居正并不喜欢何心隐这个“见面熟”，说话也就大胆了，当即拍马屁说道：“有辅台这句话，卑职知道如何去做了，干脆，我命令手下寻个由头，把这位疯子□出北京。”

“这样做也就不必了，”张居正一摆手，沉吟着说，“我与何心隐虽无八拜之交，毕竟也有识面之缘。这样做，岂不令天下学子笑我张居正寡情薄义？不过，在这朝政形势扑朔迷离阴阳未卜之际，何心隐也真的不适合呆在北京。这样吧，待会儿我让游七拿过一百两银子，你代表我送给何心隐，算是资助他的川资，好言劝他离开京师。”

“如果何先生不肯离开呢？”

“难道介东一个堂堂巡城御史，连这点小事也办不妥？”

张居正如此一个反问，弄得王篆一脸的窘态，他嘿嘿干笑两声，说道：“何心隐虽无功名，但却是天下学子景仰的人物，卑职说话怕他不信。”

张居正点点头，过了好一会，才缓缓说道：“你送两句话给他，就说是我说的，要想鹭鸶入白云，还须先生出京师。”

王篆默记了两遍，不解地问：“辅台，恕卑职冒昧，这两句顺口溜是何意义。”

“你且不要管这许多，只管转告就是了。”

“是。”

王篆一头雾水却又不敢再问，正欲起身告辞，只见游七拎了一壶开水，后头跟着的一个约摸只有十五六岁的女侍，提着茶盒来到六角亭外。

“水烧好了？”张居正问。

“是，茶具也都拿来了。”游七答。

“就在这儿沏吧，”张居正指了指六角亭中的雕花矮木桌，然后对王篆说，“介东，喝一杯密云龙再走。”

说话间，那侍女已进到亭子来打开茶盒，取出一应备好的茶具、茶点及那一个玲珑锡罐盛装的密云龙茶。游七亲自掌泡，点汤、分乳、续水、温杯、上茶一应程序，都做得十分细致认真。茶倒好了，两只洁白的梨花盏里，各有半杯碧绿的茶汤。游七这时退后一步侍立，女侍轻盈挪步上前，蹲一个万福，柔声说道：“老爷，请品茶。”

一直认真关注着整个沏泡过程的张居正，这时伸手向王篆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然后拿起一只梨花盏，送到鼻尖底下闻了闻，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游七说：“这香味清雅得多。”

游七垂手一鞠，恭敬地说：“请老爷再尝尝茶汤。”

张居正小呷一口，含在嘴中润了片刻，再慢慢吞咽下去，顿时满脸绽开笑意，说道：“泉水过滤之后，果然甘甜，这才应该是密云龙的味道，介东，你觉得如何？”

王篆已是品饮完了第二杯，他咂巴着嘴唇，附和道：“这茶入口又绵又柔，吞到肚中，又有清清爽爽的香气浮上来，数百年贡茶极品，果然名不虚传。”

“好茶还须有好水。”

张居正说着，又把这泉水的来历说了一遍，王篆听着，心里便在琢磨：眼前这位次辅大人对事体真是苛求甚严，大至朝政，小至品茶，都这么细致认真。这么思量下来，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慌忙放下茶盏，说道：“哎呀，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何事？”张居正问。

“卑职来这里之前，刑部送了一道咨文到我衙门来，要我和刑部员外郎一起前往东厂交涉，把那位妖道王九思移交刑部拘押。我想请示一下台辅，此事应如何处理？”

张居正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吩咐游七带着那位女侍去后院给夫人冲沏密云龙茶，看着两人走过曲折木桥上了岸，张居正这才开口说道："上次你和秦雍西两人到王真人府争捕妖道，结果扑了一场空，让冯保的东厂抢了先手。这次再让你们两人到东厂要人，这肯定又是高阁老的主意。"

"我也是这么想的，"王篆把坐椅朝张居正跟前挪了挪，压低声音说道，"三法司拘审王九思，我这巡城御史，既可帮办，也可以不帮办。如今刑部正儿八经移文过来要我参予，这还是头一遭。外头都知道我和辅台的关系，高阁老这么做，无非是想把辅台拖进他与冯公公的这场争斗。卑职想好了，我这就回衙门，找个理由搪塞过去，不和秦雍西一道去东厂弄个难堪。"

张居正微微一笑，回道："你就是去了，也未必弄得出人来。"

王篆不知底细，仍有些担心地说："听说刑部的折子，皇上已送出让内阁拟票了。"

"这个我知道，"张居正睨了王篆一眼，说道，"内阁拟票，皇上可以批票，也可以不批。"

王篆一愣，狐疑地说，"皇上刚刚批旨准行高阁老的《陈五事疏》，同意照票批朱，总不成这么快就改变了吧。"

"如果阁票不中圣意，还可以发还再拟嘛。"

张居正答话的口气极为随便，王篆本是个善于察言观色的角色，他从张居正的"随便"中悟到了什么，不禁诡谲一笑，说道："卑职来的路上，碰到礼部的一个郎中，他说他刚从六科廊那边过来，今天，六科给事中上了三道手本参劾冯保，折子都从皇极门递进去了。"

"这些年轻的言官真是勇气可嘉，怕折子递不进去，齐齐儿跑到皇极门外猛敲登闻鼓，听说把皇上都惊动了。"

"辅台都知道了？"

"早饭后姚旷来送邸报，顺便把今天发生的这件大事告诉了我。"

"看来这一回高拱与冯保两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了。辅台大人正好坐山观虎斗。"

张居正不动声色，想了想，又郑重其事说道："你现在就去刑部，会同秦雍西一块去东厂要人。"

“还是去吗？”王篆不解地问。

“去，这个过场一定要走。”张居正盯视着王篆，目不转睛地说道，“不过，我猜想，这个王九思，十有八成已经死了，就是没有死，也活不过三天。”

“哦？”王篆一惊，“他怎么会死？”

“既要让贵妃娘娘满意，又不能把人交给三法司，介东，如果你是冯公公，你会怎么做？”

经张居正这么一点拨，王篆才醒悟过来，说道：“冯公公历经三朝，又新登司礼掌印之位，恐怕不会缺少这种霹雳手段。”

王篆前脚刚走，徐爵就急急如律令赶到张学士府。他专为送程文、雒遵和陆树德三份弹劾冯保的奏折给张居正看。这三份奏折，以程文的奏折分量最重，洋洋两千余言，一共列举了冯保十大罪状。第一条便是“冯保平日造进诲淫之器，以荡圣心；私进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弥留”；第二条揭露冯保“矫诏”，假传圣旨而窃取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务；其它的八条，如“陛下登基之日，科道官侍班见冯保直升御座而□立……□挟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虽王莽曹操未敢为也”，还有“私营庄宅，置买田产，则价值物料，一切取诸御用监内官监及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言少抗违，随差豪校陈应凤等拿廷玉勒送千金，遂陷廷玉死”等等，皆指责冯保耗国不仁，窃盗名器，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哪一条都罪不容赦而必诛除。最后，程文写道：

先皇长君照临于上，而保犹敢如此，况在陛下冲年。而幸窃掌印，虎而加翼，为祸可胜言哉。若不及今早处，将来陛下必为其所欺侮，陛下政令必为坏乱不得自由，陛下左右端良之人必为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满内廷，共为蒙蔽，恣行凶恶。待其势成，必至倾危社稷，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刘瑾用事之初，恶尚未著，人皆知其必为不轨。九卿科道交章论劾，武皇始尚不信，及其酿成大衅，几危社稷，方惊悟诛其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时武皇已十有五龄也，犹且有此逆谋，况保当陛下十龄之时，而兼机智倾巧又甚于刘瑾者，是可不为之寒心哉。伏乞皇上，俯纳职愿，敕下三法司，亟将冯保拿问，明正典刑。如有巧进邪说，曲为救保者，亦望圣明察之。则不惟可以

除君侧之恶，而亦可以为后人之戒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职等不胜激切恳祈之至。

雒遵的奏折，也说了两条，第一条说的也是冯保立于御座而不下，弄得文武百官不知是在拜皇上还是拜冯保；第二条用的是程文提供的资料，说冯保给闲住孟冲每月十石米，岁拨人□十名是“僭乱祖制，私作威福，背先帝之恩，挠皇上之法”。最后也是“伏望皇上将冯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横情罪，勿事姑息”。陆树德的奏本并无新的内容，无非把冯保立于御座而不下之事细加剖析，进而指斥冯保的司礼掌印一职“事涉暧昧，来历不明……倘此人不去，则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

仍旧坐在雪荷亭中品茶赏荷的张居正，看过这三份奏折后，情知形势严峻。为了扳倒冯保，高拱真正是动了大心思。首先上一道《陈五事疏》，把事权收回内阁，这一步取得了胜利。第二步接着又上刑部礼部两道公折，其用意是讨李贵妃的欢心；再接着让南京工科给事中蒋从宽上手本弹劾胡自皋，这是投石问路，实乃一石二鸟，既揭露冯保巨额索贿，又把李贵妃的怒火撩拨起来。手本由通政司转入内宫不见反响，高拱认为这其中固然有冯保作梗的缘故，但也不排除李贵妃此刻处在两情难灭的矛盾境地，于是决定趁热打铁发动六科众言官一起奏本……这种步步为营排山倒海的凌厉攻势，冯保纵然是三朝元老，但面对天底下所有言官的同仇敌忾，肯定也是难以招架。按惯例，外臣给皇上的奏折，是万不可私自携带出宫的。冯保如今甘冒天大的危险让徐爵把这三份奏折偷着拿出来给他审读，这位新任“内相”的焦灼心情也就可想而知。

“贵妃娘娘和皇上看过这三份奏折了吗？”张居正问。

“还没有，”徐爵一脸焦急的神色，不安地说道，“贵妃娘娘每天早饭后，要抄一遍《心经》，皇上温书也得一个时辰。冯公公瞅这个空儿，让我把折子送给张先生，想讨个主意，这时间还不能耽搁得太久。程文这帮小子把登闻鼓一敲，满宫中都知道了。”

“不是满宫中，而是整个儿京城。”张居正伸手探了探过亭的清风，锁着眉头说，“如今是六月盛夏，偌大一座京城，本来就闷热如同蒸笼。这样一来，更是燠热难挨了。”

徐爵知道张居正是有感而发，但他替主子担忧，巴望赶快切入正题，于是央求道："张先生，你快给咱家老爷拿个主意。"

"看你急得，事情还没有坏到哪里去嘛!"张居正虽然这么安慰徐爵，但心中也并不是很有底。在这节骨眼上，如果稍有不慎处置不当，局面就会弄得不可收拾，他的脑子里刹那间掠过种种关节，理出一个头绪，接着问道，"刑部礼部两道公折，皇上看过没有？"

"冯公公读给皇上与李贵妃听了。"

"圣上有何旨意？"

"贵妃娘娘初听折子时，还觉得高胡子像个顾命大臣的样子，及至等到冯公公把张先生的分析讲出来，贵妃娘娘如梦初醒，才看出高胡子的险恶用心。"

徐爵接着把那日在乾清宫东暖阁中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微微一点头，说道："只要贵妃娘娘铁定了心，认为冯公公是一个正派的内相，是当今皇上不可或缺的大伴，莫说三道五道折子，就是三十道五十道，也只是蚍蜉撼树而已。"

"这一点，我家主人心底也是清楚的，他只是担心，这三份折子，特别是程文的那一道与贵妃娘娘见了面，万一贵妃娘娘一时发起怒来，我家主人该如何应付？"

"事情既已到了这个地步，想捂是捂不住了。我看索性把事情闹大，闹他个天翻地覆，解决起来可能更为便利。"

"依张先生看，如何把这事闹大？"

徐爵眼巴巴地望着张居正，恨不能从他脸上看出什么锦囊妙计来。张居正问："冯公公在宫中多年，人缘一定不差。"

"这个自然，咱家老爷在宫里头，可以说是一呼百应。"

"让他们出面，向李贵妃求情。"

"啊，"徐爵略一思忖，问，"这个有用吧？"

"听说李贵妃平日里极重感情，这一招兴许有用。"

"行，这个组织起来不难。"

“还有，”张居正示意徐爵近前些，继续说道，“刑部秦雍西要去东厂交涉拘审王九思，现在恐怕已在路上了，这件事也还有文章可做。”

“王九思？”徐爵晃着脑袋看看四周无人，仍压低声音说，“我家主人本想今夜把他处理掉。”

张居正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笑意，冷静说道：“我已猜想到冯公公会这样做，如果还没有动手，倒不妨……”

接下来的话，变成了窃窃私语。刚刚说完，只见游七神色紧张地跑进亭子，说道：“老爷，大门口堵了一帮人，要进来。”

“都是些什么人？”

“怕有十几个，都是各衙门的官员，领头的是吏部左侍郎魏大炮，吵着要见你。”

“是他？”张居正大热天儿打了一个寒颤，心想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便问徐爵，“你是怎样来的？”

“骑马。”

“马呢？”

“栓在大门外的系马桩上，”徐爵哭丧着脸，焦灼说道，“既是魏大炮带队，肯定都是高胡子的心腹，说不定就是来堵我的，我如今出不了门，可就误了大事。”

事发突然，张居正也担心出意外，忙问：“你没有带侍从？”

“没有，那匹马也是临时抓来的。”

“这就不要紧了。”张居正略略松了一口气，“府中还有一道后门，你让游七领你从后门走。”

“是。”

徐爵收起那三份奏折藏好，随着游七朝后院匆匆走去。片刻功夫，游七回到雪荷亭问张居正：“老爷，魏大炮这帮人怎么打发？”

“你去告诉他，说我病了不能见客，有什么事情写帖子来。”

“是。”

游七又急匆匆进了前院。一阵风来，吹得一池荷花乱摇，满池的蛙声也骤然响起一片。心情忐忑不安的张居正感到有些累了，于是拖

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书房。躺在垫着杏黄软缎的竹躺椅上闭目养神。朦胧中，他感到跟前站了一个人，一睁眼，又是游七。

“你怎么又来了？”张居正有些生气。

“老爷，魏侍郎留下了这张帖子。”游七说着，把手上的那张笺纸恭恭敬敬递了过去。

张居正接过来，只见帖子上写着：

外人皆言公与阉协谋，每事相通，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卫护此阉，恐激成大事，不利于公也。

“混帐！”

张居正丢掉帖子，一个挺身从躺椅上站起来，恶狠狠地怒骂了一句。吓得游七退到书房门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

第二十三回　紫禁城响彻登闻鼓　西暖阁惊听劾奸疏

如果不上朝，卯辰之间，御膳房的管事牌子就会把早餐送进乾清宫。李贵妃与万历皇帝母子二人用过早膳，一个回佛堂抄经，一个到东暖阁温书、习字，而冯保也会风雨无阻于辰牌时分准时来到东暖阁陪侍小皇上。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过去了，然后又是午膳、休息，到了下午未时，李贵妃又陪着儿子来到西暖阁，听冯保念念当日要紧的奏折以及内阁送呈的拟票，同时冯保还会针对奏折仔细阐述应如何处理。碰到冯保吃不准的事体，才传旨召内阁或部院大臣于平台会见，当面详议。客观地讲，朱翊钧这时候还不能亲政，所谓“旨意”，都是听了冯保或部院大臣的建议之后，由他的母亲——李贵妃裁决定下的。

却说今天早上，李贵妃母子二人正在用膳，忽听得一阵闷雷似的鼓声传来，激越急促，一向肃穆静谧的紫禁城，顿时紧张起来。一名侍女刚添了一杯牛乳准备端给小皇上，乍闻鼓声吓得一抖，杯子失手坠地摔得粉碎，牛乳洒了一地，还弄脏了朱翊钧的袍角。侍女赶紧跪到地上，嘴中连说“奴婢该死”。李贵妃倒也没有责怪她，只是让她赶紧打扫干净。然后吩咐侍立一旁的邱得用出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少顷，邱得用急匆匆跑回来跪下禀告：“启禀娘娘，是六科廊的一帮言官，在皇极门外敲响了登闻鼓。”

说话间，那洪大的鼓声还在紧一阵慢一阵地传来，朱翊钧用手捂了捂耳朵，问：“什么叫登闻鼓？”

“回皇上话。”李贵妃命令邱得用。

“是，”邱得用挪了挪膝盖，把身子转向朱翊钧说，“启禀皇上，登闻鼓架在皇极门外，鼓面八尺见圆，大过磨盘。一般外官大臣递折子，都通过通政司，每日辰时送到皇极门外交给司礼监接受文书的中官，也有的大臣怕司礼监不及时把奏折送呈御前，便亲自携带手本，跑到皇极门外敲响登闻鼓。”

“送折子为何一定要敲鼓呢？”朱翊钧接着问。

“这登闻鼓本为永乐皇帝所创，原意就是怕司礼监不及时传折，故给呈折的外官造了这面鼓。只要一敲鼓，不要说紫禁城，就是皇城外的棋盘街也听得见。皇上一听到鼓声，就知道有紧急奏折到了。”

“六科廊的言官，今日有什么要紧的折子？”这回是李贵妃在发问。

“这个，这个小的不知。”邱得用支支吾吾。

正在这时，只听得外面有人尖着嗓子喊道：“启禀皇上，启禀李娘娘，奴才冯保求见。”

“进来吧。”李贵妃回道，接着对邱得用说，“你且出去。”

邱得用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下，冯保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差点与他撞个满怀。

冯保叩首问安，李贵妃给他赐座，问他：“六科廊的言官，把登闻鼓敲得这么响，究竟递了什么折子？”

冯保脸色煞白，平日那股子不紧不慢雍和从容之气已是不见，只见他瞳仁里闪动的是一片惊悸慌乱。他想尽量掩饰窘态，干咳了几声，答道：“启禀李娘娘，一共三道折子，全是弹劾奴才的。”说着，便将拿在手上的三道折子递了上去。

李贵妃并不伸手去接，只把绞得整整齐齐的两道修眉蹙做一堆，没好气地说：“递这种折子，也值得敲登闻鼓？一大早就瞎闹腾，这帮言官还有点规矩没有？”

这几句话，冯保听了很是受用，但他不敢掉以轻心，仍哭丧着脸说：“他们敲登闻鼓，是怕奴才不传折子。六科廊的这帮给事中，都是高阁老的门生，他们仰恃首辅威权，故敢于胡作非为。先帝在位六年，这登闻鼓一次也没有被人敲过，现在倒好，新皇上登基才六天，这鼓就被敲得震天响。”

冯保话中的弦外之音，是说高拱根本不把十岁的小皇上放在眼里，李贵妃玲珑剔透的心窍，哪有她听不懂的话？自隆庆皇帝去世，她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把她母子二人当成孤儿寡母来看。这会儿只见她脸上像是落了一层霜，冷冷问道：“折子你看过了吗？”

冯保欠身回答：“奴才还来不及看。”

“你先拿回去，自个儿瞅一遍吧。”

“李娘娘……”

“别说了，”李贵妃打断冯保的话头，轻蔑地说，“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按规矩，击鼓传折，皇上立刻就得看折子发出旨意来。言官们欺我们孤儿寡母不谙朝政，故弄出这么个噱头来。俗话说，打狗欺主，这一点难道他们不懂？你现在先回去，俺娘儿俩才坚持了几天的规矩不能变，我现在去抄一遍《心经》，皇上还得温一个时辰的书。过了这时辰，你再来读折子吧。”

说罢，李贵妃挥手让冯保退了出去。

冯保回到司礼监，闻讯赶来的徐爵早在值房里候着了。两人关起门来读完奏折，冯保又把方才在乾清宫发生的一幕告诉了徐爵，说道：“南京蒋从宽的折子，如今还放在西暖阁，高胡子又组织在京言官与我作对，声势如此之猛，也是前所未有。看来，不把我扳倒，高胡子是决计不肯罢休。”

徐爵读完奏折，也是心惊肉跳，他跟随冯保多年，主子的所作所为没有他不知道的。程文折子中所列十大罪状，虽然也有捕风捉影之处，但绝大部分都有根有据。如“私进诲淫之器”，“陷害内官监供用库本管太监翟廷玉致死”等条，徐爵都曾参与，如果坐实，哪一条罪状都得凌迟处死。但徐爵更知道冯保眼下圣眷正隆。权衡一番，他又觉得这场风波虽然来势汹汹，但并不怎么可怕。于是说道：“老爷，我看这班言官如同一群落林的麻雀，别看叽叽喳喳十分热闹，只要有一个石头扔过去，保管都吓得扑翅儿飞走。”

“事情真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也就好了，”冯保伸出手指摩挲着两眉之间的印堂穴，眼睛瞄着桌上的奏折说，“前朝历代，多少权势熏天的大人物，都败在言官的手中。”

“这个小的知道，但今日情形有所不同，皇上是个孩子，一切听李娘娘的，而李娘娘又对老爷如此信任。她方才在乾清宫对老爷说的那番话，等于是给老爷吃了定心丸。”

“你真的是这样认为？”

“真的，老爷，李娘娘在今日这种情势之下，不依靠您又能靠着谁呢？”

“表面上看是这么个理，但李娘娘非等闲女流，心思有不可猜度之处，大意不得，大意不得。”

冯保如此说话，自然有他的隐忧：三年前，李贵妃背着隆庆皇帝与冯保密谋把奴儿花花弄死，冯保把这件事办得干净利索，从此深得李贵妃信任。所以在新皇上登基之时便让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但是，自当了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就没有一天轻松过。高拱不断递本进来，无非两大内容，一是讨好李贵妃，二是弹劾冯保。李贵妃虽然对他冯保信任如常，好言宽慰，但仍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被冯保察觉。比方说，自从蒋从宽的手本进呈后，李贵妃就不再手持那串“菩提达摩念珠”了。而且，那道手本既不发还内阁拟票，也不传中旨，而是放在西暖阁中不置一辞。冯保想问也不敢问，他感到李贵妃已在蒋从宽的手本上头存了一块心病。女人天生猜忌心就重，李贵妃没有读到程文、雒遵、陆树德三人的奏折之前，可以水行旧路袒护冯保，如果读过奏折，天晓得她的态度会不会改变……

冯保前思后想心乱如麻，徐爵也在一旁替主人操心着急，忽然，他想到张居正已从天寿山回到家中，便出主意说：“上次刑部礼部两道折子送进宫中，老爷让我去天寿山找张先生讨教，听说起了作用。这次，何不再请张先生出出主意。”

冯保眼睛一亮，当即点头同意，让徐爵带着那三道折子迅速赶往张学士府。

当徐爵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跑回司礼监时，已经快到了午牌时分，冯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值房里团团转。他一来担心李贵妃派人来喊他过去读折；二来担心徐爵携折出宫被人发现，横生枝节平添麻烦，幸好这两件事都没有发生。徐爵进到值房，口干舌燥茶都顾不上喝一口，便简明扼要把他拜谒张居正的大致情形述说一遍。冯保听罢，又与徐爵计议一番，该找什么人，该办什么事商量停当，反复斟酌再也找不出漏洞时，这才吩咐徐爵如计行事快去东厂，以免那边有什么意外发生。自己则携了这三道折子，乘肩舆来到乾清宫。

李贵妃与朱翊钧，已经坐在西暖阁里头了。李贵妃的身边，还站着她的贴身宫女容儿，帮她轻轻摇着宫扇。冯保进去磕了头，李贵妃仍是客客气气地请他坐凳子，问道：“看过折子了？”

冯保觑了李贵妃一眼，只见她手上仍是捻动着一串念珠，但不是那串“菩提达摩佛珠”，心里头便有些发毛，回话也就特别谨慎：

“启禀娘娘，奴才把这三道折子反反复复读了好几遍。”

“害怕是吧？”李贵妃的口气有些揶揄。

冯保答得不卑不亢：“都是些不实之词，老奴才怕倒不怕，只是伤心。”

李贵妃淡淡一笑，说道：“实与不实，你先念给咱们听听再下结论。”

“是。”

依冯保此时的心性，他真恨不能把这三道折子撕个粉碎。但他眼下却不得不强咽怒火，硬着头皮展开那三道折子，依次念将下来。这时间他的心情已是十分的沮丧与凄怆。方才李贵妃所说，表面上听是玩笑话，但其中又似乎暗含了某种变数。他庆幸自己没有掉以轻心，早已估计到眼下正在发生的情势。联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一直韬光养晦，对李贵妃的殷勤侍奉甚至超过对隆庆皇帝。可是事到临头，李贵妃仍是一点不给面子，硬是让他如此这般羞辱自己。冯保入宫四十多年，还从未碰到这等尴尬之事。越想心里越不平静，拿着折子的手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偏是言官们用词阴损，他每读一句，都感到有剜心剔肺之痛。等到磕磕巴巴读完折子中最后一个字，两眼中噙了多时的一泡老泪再也无法忍受，哇地一下痛哭失声。

“大伴！”

朱翊钧一声惊叫，他从未见过冯保如此失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皇上！”

冯保趁势滚下凳子，哀嚎着匍匐在地。

平心而论，李贵妃对这位老奴一直深为信任并倚为心腹。早上刚收到折子时，她本想即刻开折念读，但旋即改变念头，让冯保把折子携回司礼监。她这么做基于两点想法，一是事情来得突然，她得留点时间给自己从容思考应该如何处置；二是让冯保先看折子，也好就折子中所弹劾之事预先想好答辩之辞。应该说她这么做，先已存了一份袒护冯保之情。现在，她见读完折子的冯保伏在地上，抽搐哀哭，更

是动了恻隐之心。她甚至想亲自上前扶起冯保好生安慰，但想了想又打消这个念头。她虽然压根儿没想到整治冯保，但为了羁縻人心，让这位老奴更加死心塌地为她母子两人当好看家狗，她决定首先还是吓唬他一下。

“冯公公，你且坐回到凳子上，好生回话。”

李贵妃的声音冷冰冰的。一半伤心一半演戏的冯保听了，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也就止住抽泣，回到凳子上双手按着膝头坐了。

“程文弹劾你十大不忠，这第一件可否是真？”李贵妃问。

她本想问“你给先帝购献淫器与春药可否是真？”但因碍着十岁的小皇上坐在身边，故问得含糊委婉一些。对于李贵妃所问之事，冯保的脑海里闪出四年前的一幕：

那天上午，也是在这西暖阁中，时任秉笔太监的冯保被召来给隆庆皇帝读折子。公事甫毕，隆庆皇帝让其他人退下，单独留下冯保问道：“冯保，听说你喜好收藏骨董？”冯保点头称是，皇上又问他喜欢收藏一些什么样的骨董，冯保答道：“奴才喜欢字画、玉器和瓷器。”隆庆皇帝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骨董店中，可否看到过房中所用器具？”“房中器具？”冯保不知皇上指的是什么，正自纳闷。皇上又说：“就是专门用作采战之术的器具。”冯保这才明白，原来皇上指的是男女行房时所用的“淫具”，冯保虽未见过，但听说过。有一种银制的托子，用春药浸泡后套在阳具上，可增添阳具的长度和威力。于是答道，“奴才没有见过，但听说过。”隆庆皇帝忽然淫邪一笑，说道：“你若再碰上，就访求几件来，让朕见识见识。”冯保诺诺答应。几天后就特事特办认真选购了几件偷偷携进乾清宫送给隆庆皇帝。此事也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断没有第三个人晓得。外头虽有传言，也只是捕风捉影并无真凭实据。因此冯保并不慌张，面对李贵妃的冷漠脸色，他拭了拭眼角的余泪，按事先想好的答词回道：

“启禀娘娘，这是断然没有的事。”

“既然没有，为何程文敢构陷于你？”

“他们恨着老奴才，老奴才是皇上的一条狗，他们把这条狗打死了，皇上也就孤单了，内阁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说着说着，冯保又哽咽起来。李贵妃仍是不置可否，喟然一叹后，说道：

“这些个我都知道，但是无风不起浪啊！”

李贵妃喜怒不形于色，问话的口气也清淡寡淡，但冯保却感到磐石压心。他瞟了李贵妃一眼，又勾头答道：“回娘娘，浪是肯定有的，但奴才斗胆说一句，我姓冯的决不是掀浪之人。再说，奴才今日就是冤死了，也决不辩解。”

“这是为何？”李贵妃诧异地问。

“奴才的清白是小事，先帝的千秋英名才是大事，如今先帝刚刚大行，冥驾还停在仁寿宫中，就有这么多脏言秽语讥刺先帝，作为先帝的老奴才，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此刻奴才我实在是……实在是肝、肝肠寸、寸断啊！”

说罢，冯保嘴一瘪，又双手掩面失声痛哭起来。一直默默站在李贵妃身边摇扇的容儿，受了感染，竟也小声抽泣起来。

“大伴！”

朱翊钧喊了一句，也是泪花闪闪。

这骤然发生的情景让李贵妃大为感动，也有点不知所措。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邱得用的声音：“启禀皇上，启禀李娘娘，奴才邱得用有事禀报。”

“进来。”李贵妃说。

邱得用神色慌张跑进来，刚跪下就连忙奏道：“启禀皇上，李娘娘，宫里头各监局的奴才，都想入阁叩见。”

“啊，为的何事？”

李贵妃起身走到窗子跟前，撩开窗帘一看，只见窗外砖道及草坪上，已是黑鸦鸦跪了一片，怕是有一二百号人，都是宫内各监局内侍，也有十几位太监大□跪在前头。

“他们这是为什么？”李贵妃转身问邱得用。

邱得用看了看坐在凳子上犹自双手捂脸的冯保，小声说道：“回娘娘，这些奴才都是为冯公公的事来的。”

“为他？”李贵妃盯了冯保一眼。冯保这时也正从指缝儿里露眼看她，只见李贵妃慢吞吞回到绣榻上坐好，咬着嘴唇思忖片刻，然后吩咐邱得用：“你去把领头的喊几个进来。”

邱得用出去不一会儿，便领着三位大□进来，他们是内官监管事牌子孙隆，御马监管事牌子崔元以及司礼监秉笔太监张诚。三人进了西暖阁，齐刷刷跪倒在李贵妃母子面前，一起喊道：

“奴才叩见皇上，奴才叩见李娘娘。”

朱翊钧犹自沉浸在刚才的惊愕中没有回过神来，这会儿奴才们锐声请安，更让他成了惊弓之鸟。李贵妃察觉到儿子的惊恐之状，她伸手握住儿子的手，然后问跪着的三个奴才：

“你们邀来这么多奴才，跪在毒日头底下，究竟为的何事？”

跪在中间的孙隆，朝前膝行一步答道：“回李娘娘，奴才们来为冯公公鸣冤。”

李贵妃明亮的眸子一闪，她看看冯保，只见这老奴才仍是双手捧着脸，头垂得更低了，她咬了咬红润的嘴唇，示意容儿不要再打扇了，然后问道：“这么说来六科廊言官们上的折子，你们都知道了？”

仍是孙隆回答：“登闻鼓敲得震天价响，奴才们焉有不知的道理？”

“谁组织你们来乾清宫下跪的？”

……

“说！”

李贵妃声音不大却极具威严。三位大□都情不自禁抖了一下身子。这回轮到司礼监秉笔太监张诚跪前奏事。

“回娘娘，”张诚嘎着嗓子说道，“奴才们谁也没有组织，大家听说外廷言官们要弹劾冯公公，都自发地跑来乾清宫，向皇上、李娘娘求情。”

“你们担心我和皇上不能秉公而断？”

“奴才们不敢！”

三位大□听出李贵妃的不满连忙一起头碰砖地谢罪，一直缩手缩脚坐在凳子上的冯保，这时也挪步上前，与三位大□一起跪了。口中

说道：“都是奴才的不是，惹得娘娘生气。”

“不干你的事，你且回去坐着，”李贵妃指了指凳子，看到冯保回去坐好了，又开口问道，“张诚，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哪。”

这三位大□平日里都与冯保关系融洽，算是一拨子死党。今日里按冯保的私下吩咐吆喝来一批内侍，硬着头皮闯进乾清宫来替冯保求情，心里头都想着冯保是皇上“大伴”，这么做是锦上添花，并无多大危险。可是，从进得西暖阁，见到李贵妃一直板着脸，说话口气寒得碜人，心里头又都慌张起来，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这会儿，听李贵妃对待冯保的口气十分友好，他们又大大松了一口气。张诚本来已虚下去的胆子又壮了起来。

这张诚三十七八岁年纪，进宫也二十多年了。因聪明伶俐，被选在内书堂里读书。一帮太监中，就他的文墨最好，因此得到冯保的赏识和器重，他原先在御用监管事，冯保出掌司礼监，便提拔他为司礼监秉笔随堂太监。作为冯保的心腹，这会儿只见他挺身答道：

“娘娘英明睿断，皇上登极之初，圣聪亦传闻天下。断不会听信奸佞之辞，诬办好人。奴才们今儿来这里，固然有担心冯公公受冤的心思，这是奴才们的小心眼，是以小人之心度圣上之腹，万万不应该的，不过……”

说到这里，张诚不再往下说了。

“不过什么，说呀！”李贵妃催促。

张诚扭捏着从怀中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卷来，膝行上前，把书举过头顶说：“请李娘娘看看这个。”

李贵妃接过这本用绵纸刷印的书卷，只见瓷蓝封面的书签上，赫然写了两个魏碑体的大字：女诫。

“女诫？”

李贵妃脱口念出来，不禁倒吸一口冷气。她平日除了读抄佛经外，一切闲杂书藉都不曾浏览，但这本《女诫》却是读过好多次的。这是洪武皇帝开国之初就让人编写的一本书，旨在训戒所有内宫嫔妃眷属只能谨守女人本分，不得干政。违令者轻者打入冷宫，重者处以极刑。历代所有入宫女子，无论贵贱，都得读这本书。现在乍一看到这本书，李贵妃陡然想到自己这些时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干政”，顿时

心惊肉跳，薄施朱粉的鼻翼上也渗出了几粒香汗，她把那本书随手往榻旁的矮几上一扔，厉声问道：

“张诚，你呈上这本书是何居心？”

张诚连忙俯下身子，诚惶诚恐答道：“启禀娘娘，奴才没有任何居心，这本书来自六科廊。”

“来自六科廊？”李贵妃又是一惊，又把那本书拿起来扬了扬，诧异地说，“我看这本书还是新版的。”

“是新版的。”张诚说着抬起头来看了一眼犹自兀坐的朱翊钧，继续说道，“皇上登极之后，京城紫云轩书坊赶印了一千本，两天内抢购一空。买主多半是京职官员，听说六科廊的官员，是人手一册。”

“这紫云轩有何背景？”

“这一点奴才也不甚清楚，只知道紫云轩的主人孙春雨，同六科廊一帮言官过从甚密。”

李贵妃咬着银牙，沉默不语，西暖阁中的气氛已是十分紧张，这时，邱得用又进来禀告说有人求见。

“又是谁？”李贵妃烦躁地问。

“东厂差人来送信，说是刑部派出缇骑兵去东厂抢那个妖道王九思。”

“啊？”

李贵妃顿时觉得头晕眼花，双腿酸软。这么些个蛇蛇蝎蝎的事接踵而至，确实叫她招架不住。她挥挥手命令众奴才退下。当屋子里只剩下她母子二人时，她把朱翊钧一把揽在怀里，叹道：“先帝啊，你为何要走得这样早，留下我们孤儿寡母受此惊吓。”说罢，母子二人抱作一团，已是泪下如雨。

整个上午，位于东安门外戎政府街的东厂都如临大敌，数百名头戴圆帽身穿旋褶直裰足蹬白靴的番役，都在执刀肃队拱卫。

且说这东厂乃永乐皇帝在位时设置，一经成立，东厂的敕谕就最为隆重。大凡内官奉差关防，铸印用的都是“某处内官关防”统一格式，惟独东厂不同，关防大印用的是十四字篆文“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既点明“钦差”，又加上“太监”称号，以示机构之威，圣眷之重。东厂设本厂掌帖刑千百户两名，掌帖两名，领班司房四十余

名，档头办事百余名，番役千余名，机构庞大等级森严。东厂打从成立之日起，就为世人所侧目。这皆因东厂是由皇上直接掌握的侦察刑治机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位列九卿威权圣重的三法司都不能辖制。东厂的权力无所不及，无远弗届，果然是大得了不得。凡三法司办案会审大狱，北镇抚司、巡城御史拷讯重犯，东厂皆有人出席记录口词，甚至连犯人被拶打次数、用刑情况，也都记录详实，于当晚或次早奏进御览；六部各大衙门跟前，每日也都有东厂密探侦看有哪些人出入，有无塘报；京城各门皇城，各门关防出入，也皆有详细记载，某地失火，某处遭受雷击，每月晦日，在京各集市杂粮米豆油面之价，也须即刻奏闻。永乐皇帝创设这一机构，本意就是侦察大臣对朝廷有无二心，办事是否公正，结交是否有营党纳贿之嫌以及民情世俗之变化，因此东厂作为皇上的耳目，其受宠信的程度常人不难想像，士林中说起它，也莫不谈虎色变。

自隆庆二年，冯保即以秉笔太监身份兼掌厂印，表面上他虽然在孟冲之下，但因他管领东厂，手中握有密封进奏的特权，所以孟冲非但不敢马虎，遇到紧切大事每每还要逊让三分。自冯保掌得厂印之后，东厂上上下下全都换成了他的亲信，一切都得看他的眼色行事，外人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单说那个妖道王九思，哪怕在圣眷正隆时，其一言一行，也都在东厂的牢牢掌握之中。及至隆庆皇帝驾崩，王九思乔装打扮意欲溜出京城，殊不知东厂早把他盯得死死的，一俟他溜出家门，便秘密把他逮捕带进东厂拘押。

隆庆皇帝驾崩之后，宫府政治格局即刻发生变化，新一轮权力争斗日趋激烈，因此王九思也成了奇货可居，双方都想从他身上得到陷对方于不利的证据。冯保据东厂之便抢了先手，颇为得意。高拱虽老谋深算，终究棋输一着。那天听说王九思被东厂抓走之后，当即就派人把刑部尚书刘自强叫到内阁，当面指斥他办事不力，并要他领衔上刑部公折，要求皇上准旨把王九思交由三法司拘谳。却说刑部公折发还内阁拟票后，刘自强得到消息，这次再不敢怠慢，指示刑审司作速移文东厂要求把王九思转到刑部大牢关押，并让刑部员外郎秦雍西仍旧办理此事。

秦雍西知道自己领的这份差事最是难办。东厂本来就是一个“鬼难缠”的机构，何况这件事还夹杂着宫府之间的争斗。他因此也就多了一

个心眼，撺掇着本部堂官给巡城御史衙门王篆那里移过一道文去，要他协理帮办此案。办成了，他的功劳少不了，办不成，就多一个人来承担责任。于是两边商定日期，会合一起，领了两百名缇骑兵，浩浩荡荡威威武武往东厂衙门而来。

东厂这边早就得到了消息，冯保虽然不在，但他的得力副手掌帖刑千户陈应凤早就踞坐公堂等候。徐爵也赶在秦雍西、王篆到来之前到了东厂，与陈应凤秘密会见传达冯公公指示。两人又紧张计议一番，然后静等秦雍西一行的到来。

再说秦雍西与王篆率领一干缇骑兵来到东厂大门口，只见门前拦了三道□□行马，门里门外，也都站满了执刀的番役。秦雍西骑在马上扫了一眼，对身边的王篆说："王大人，看他们这架式，好像要打架。"

王篆从张居正处得到秘示，知道如何应付这趟差事。因此说道："东厂这帮人，是狗头上长角，处处要充大王。我们且不管这些小喽□的气焰，只找他们当家的论事。"

秦雍西点点头，喊过随行班头让他过去交涉。那班头走过去，隔着□□行马与东厂一位身穿十二颗布纽扣的青色圆领□衫、足蹬黑色皂靴的掌帖交涉一番，只见那掌帖挥挥手，立刻就有十几个番役动手搬开□□行马。班头回来报告说："那位掌爷请两位大人进公堂会话。"

按规矩，衙门之间会办公事，差官到此，本衙门堂官应该到门口拱手迎接。东厂如此冷淡，秦雍西心中很不受用。他虽不是刑部的堂官左贰，但毕竟也是一位四品大员，他望了望双手叉腰站在门口台阶上的那位掌帖，没好气地问王篆："王大人，这帮没根的王八蛋，怎么这样不懂规矩？"

王篆虽然与秦雍西存心不一，但受此冷落，也是恨得牙痒痒的，他吊起两道稀疏的眉毛，骂道："他娘的，这帮家伙狗仗人势，秦大人，这差事我没法帮办，下官就此别过了。"

王篆说着就要上马开路，慌得秦雍西一把把他扯住，苦着脸说："王大人，这是我们两家合办的事，你走不得。"

"那你说咋办？"王篆趁势气鼓鼓地拿架子。

秦雍西咽了一口口水，一副委屈求全的样子，恨恨说道：“咱们暂且咽下这口气，就这么去他的公堂，办妥事情再说。”

第二十四回　东厂豪校计诛妖道　工部老臣怒闯皇门

东厂大门西向，入门有一片空地，满植花木，中间一条阳篷砖道直通值事大厅。大厅之左连着一间小厅，内中供有岳武穆像一轴，厅后青砖影壁上雕满了狻猊等兽以及狄仁杰断虎故事。大厅之右是一间祠堂，内供东厂建制以来所有掌厂太监职名牌位。祠堂前有一石坊，上面悬了一块匾“万世留芳”，乃嘉靖皇帝的手书。祠堂再往南，便是东厂狱禁重地，东厂直接办案的重刑犯人都羁押在此。王九思如今就关在里头。

秦雍西与王篆随了那位掌帖进了东厂大门，来到值事大厅。进了一间耳房，只见里头先已坐了一个人。大约三十五六岁，长着一张猴脸，两腮肉球般鼓起，鼻子准头丰大，一双眼窝深凹进去，两道眼光射出来，自有一股蛮横凶杀之气。他穿一件产自广东潮阳的上等软薄黄丝布制作的绣蟒直裰，跷着二郎腿斜躺在太师椅上。

“掌爷，”那位掌帖趋前行了跪礼，禀道，“刑部员外郎秦大人与巡城御史王大人前来知会。”说罢，又回头对秦、王二人说，“这是我们陈掌爷。”

“在下陈应凤，”陈应凤收起二郎腿，稍稍挪了挪发福的身躯算是见礼，接着说，“二位大人请坐。”

秦雍西与王篆感到受了羞辱，但既然办的是上门求人的差事，也只能暂且把这口恶气忍了。二人习惯地拱手坐下，喝了几口厅差送上的凉茶，秦雍西舔舔嘴唇，开口问道：

“陈掌公，冯公公不在这里？”

陈应凤大咧咧答道：“咱们冯老公公，每日上午都在陪侍皇上，你们两位大人有什么事，跟我说就行。”

看他这副二五杆子德性，秦雍西恨不能拂袖而去，但仍只能一忍再忍，又问：“刑部的咨文，你们收到了吗？”

“什么咨文？”

“关于妖道王九思移交的事。”

“啊，这道文收是收到了，只是冯老公公忙，还来不及过目。”

“陈掌公刚才不是说，这里的事情你可以作主吗？”王篆逮着机会，以讥刺的口气插进来问道。

陈应凤扫了王篆一眼，又把二郎腿跷起来说：“除了王九思，其余的事我都可以作主。”

秦雍西知道这样谈下去，三天五天也不会有结果，于是换了个话题问：“听说你们抓住王九思后，已经过了几次堂，今天我们能否看看卷宗。”

“我们这儿的卷宗，没有皇上的旨意，任何人都不能看。”

陈应凤一下子挡得干干净净，事涉东厂特权，秦雍西也无话可说。偏是王篆刁钻，提了个溜尖的问题：

“人呢，人我们能不能见见？”

“你是说王九思？”

“正是。”

陈应凤嘻嘻一笑，答道：“我知道两位大人的心思，怕王九思不在是不是？我们东厂办事，向来一针一眼，处处落实。也好，这个主我作得，来人！”

立时有一位身穿黑色圆领□衫的档头跑进门来，“刷”地跪下：“掌爷有何吩咐？”

“传我的话，打开牢门，我要陪两位大人前往看看。”

“是！”

那位档头滚瓜似的跑去，陈应凤起身一提直裰下摆，手一伸说：“二位大人，请。”说罢头前带路，出门向南，沿路已是布满了番役刀兵，警戒森严。不一会儿来到大牢门前，陈应凤挥挥手，两名牢卒上前打开铸有斗大狴犴的锁头，推开大门，却是一处高墙封锁的庭院，院两厢是牢头办事廨房，再往里进第二道门，又是一重院子。两边厢的房子黑黢黢的，由于高峻逼仄，从中间天井上照射下来的阳光也显得惨淡。为了适应这里暗淡的光线，调整目力，陈应凤领着秦、王二人在院门口站了站，忽然，听得右边厢第一间房里传出一阵惨叫，让人听了毛骨悚然，好在秦、王二人都是刑治官员，这种声音听惯了的。秦雍西问：“这里是刑房？”

陈应凤一笑，狡黠地说："刑房只有你们刑部才有，我们这里不叫刑房，叫点心房。"

王篆当巡城御史才一年时间，对京城各刑治衙门的深浅还没有全弄明白。他对东厂刑法酷烈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无缘见识，今日既来到这里，索性就想探个究竟，于是问道：

"为什么叫点心房？"

陈应凤本是怙恶不悛的主儿，因此乐得介绍，他指着两边厢房说："这里一共是八间房，左右各四间，每间房都是一道点心，这右边厢第一间房，就是方才传出叫声的，是第一道点心，叫饿鹰扑食。"

"饿鹰扑食，此话怎讲？"王篆问。

"讲什么，你看看便知。"

陈应凤说罢，便领着两位官员来到第一间房门口。只见房中悬着一道横梁，一个人双脚捆死，脸朝门口倒吊在横梁上，两只手也用两根木棍支起撑住动弹不得。里墙上，密密麻麻钉满了锋利的铁钉。很显然，只要有个人把这个倒吊着的人使劲一推，他的后脑勺便会撞向墙上的铁钉。轻者扎破皮肉，重者就会把后脑勺扎成马蜂窝。此刻只见那个吊着的人已是满头满脸鲜血昏死过去。

看到陈应凤过来，正在房中用刑的两名番役就要跪下行礼，陈应凤示意免礼,问道："这鸟人是谁？"

番役答："回掌爷，就是昨夜从御酒房里偷酒的那个贼。"

"啊，知道了，"陈应凤回头对秦、王二位说，"这个倒霉鬼原是御酒房里的小火者，屡屡把御酒房的酒偷出来卖。昨夜里又偷了两罐，让巡夜的禁军逮着了。孟公公执法不严，紫禁城成了贼窝子，冯老公公接任，下决心刷新统治，对这些鸡鸣狗盗之徒，是有一个逮一个，有两个逮一双。"

秦雍西看着说了这一阵子话，那个小火者仍是昏迷不醒，心里便觉得东厂草菅人命，于是小声嘀咕："不过是一只耗子，哪用得着如此大刑。"

陈应凤耸了耸他的那只大鼻子，轻蔑地说，"秦大人是朝廷任命的刑官，也该知道杀鸡给猴看的道理。话又说回来，八道点心，饿鹰扑食这道点心吃起来最轻松，你们来看这第二道。"

说着，便挪步到第二道门前，王篆勾头一看，是间空空荡荡的屋子，遂不解地问："这屋子里暗藏了什么机关？"

"什么也没藏，等点心上来时，你们就知道了，这第二道点心叫豆馅烙饼。"

秦雍西一心想着王九思的事，没心思这么没完没了的耗时间，说道："陈掌公，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去看看王九思。"

"行，要看就看，"陈应凤答应得爽快，接着又问王篆，"王大人，你想不想见识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

王篆有心想看看这"点心房"的新鲜玩艺儿，便朝秦雍西做了一个鬼脸，说："秦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一刻，豆馅烙饼是道什么样的点心，我们也好开开眼界。"

秦雍西闷不作声算是应允。陈应凤嘬着嘴巴啐了一声，问站在身边的一位体壮如牛满脸横肉牢头打扮的人："黑老五，牢里进了什么新人？"

黑老五应声作答："回掌爷，今儿上午刚收了一个姓郑的，是个老头。"

"犯的什么案子？"

"他在街上设赌骗钱。"

"去，把他弄来，做一道豆馅烙饼，让两位大人见识见识。"

"是。"

黑老五答应着，却是不挪步。陈应凤瞪了他一眼，唬道："快去呀。"

黑老五迟疑了一下，畏葸着答道："掌爷，这郑老头六十多岁了，瘦成一把柴，怕是受不住这个折腾。"

"啊，哪还有谁？"

黑老五搔着后脑勺，为难地说："能吃住这道刑的，都用过了，剩下的都是吃不住的。"

秦雍西一听，连忙插话说："既是这样，今天我们就不看了，还是去看王九思吧。"

王篆摇摇头，沮丧地说："也只好这样了。"

众人正欲动步朝里走，偏是黑老五多了一句话：“这个王九思，倒是没用过这道点心。”陈应凤听罢眼珠子一转，觉得机会到了。在秦、王两人来之前，徐爵已向他传达了冯公公秘示，要趁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王九思弄死，最好还能嫁祸于人。两人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主意。弄死不难，难就难在嫁祸于人上。如果让王九思死在秦、王二人面前，这个“祸”就算是嫁成了。主意既定，他当即停住脚步，拍了拍头前带路的黑老五的肩膀问：“黑老五，这点心房八道点心，王九思吃过哪一道？”

黑老五心里犯嘀咕：王九思用没用过刑，难道掌爷你不清楚？为何要这样问我？抬眼看去，只见陈应凤直朝他做眼色，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得硬着头皮回答：“回掌爷，这妖道打从关进大牢，皮肉就不曾受过一丁点儿苦，皆因冯老公公有交待，王九思是钦犯，明正典刑之前，不能让他死在牢里。”

“这个我知道，除了没女人搂着睡觉，这个妖道比住在家里还舒服。”陈应凤愤愤不平地说道，接着自失地一笑，摇着头说，“不过，就是用刑，也拿这个妖道没有办法。”

“此话怎讲？”王篆又来了兴趣。

“听说这妖道还真的有些功夫，黑老五，把你知道的说给两位大人听听。”

憨里憨气的黑老五至此才明白陈应凤朝他挤眼色是要他述说王九思的种种“能耐”，得了这道暗示，他立马眉飞色舞添油加醋说将其来：

“这妖道功夫真是了不得，记得他进来吃第一顿饭，他是先吃饭菜，后吃碗碟，一古脑地吃得干干净净，渣子都不吐。还有一次，他嚷着要喝水，我让手下烧了一铫子滚烫的开水送进去，他接过对着铫嘴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干。我的天，这开水烧得白烟子直冒的，若是滴一滴到咱们的手上，保准烫起一个大泡，可是那妖道喝了却像没事儿人一样，好像他的喉管是铜做的。”

几位官员就站在天井边听黑老五一阵神侃，王篆笑着问秦雍西：“秦大人，这黑老五说的话你信不信？”

秦雍西性子急，但是个本分人，他想了想，答道：“王九思这些个邪门，以前也听说过，但耳剽之事，焉能当真。”

王篆接过话头，瞄着陈应凤说："秦大人说得对，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陈掌公，你能否让王九思为咱们演出一二招。"

陈应凤要的就是这句话，他立即回答："这个不难，只是不知秦大人意下如何。"

秦雍西心想只要能见到王九思是个大活人就成，于是应道："看看也未尝不可，陈掌公准备让妖道表演什么？"

"也不劳二位动步了，"陈应凤指了指那间空屋，说，"就让妖道来这里，表演豆馅烙饼。"

"豆馅烙饼到底是个啥东西？"秦雍西不放心地问。

"这是道谜，先说出就没意思了。"陈应凤深陷的眼窝里贼光一闪，卖关子说，"黑老五，你把这里的事办好，二位大人先随我到前院公廨里喝茶，待会儿再过来看。"

秦雍西与王篆又随陈应凤来到前院牢头廨房里喝茶，这期间陈应凤又出来一趟，在"点心房"里对黑老五耳语一番。最后小声叮嘱："你先去值事厅的耳房里请示徐大爷，他若同意了，你再做不迟。"说完又回到廨房。

这一回茶喝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黑老五才过来请他们回点心房。三人刚进院子，只见房廊上先已站了两个狱卒押着一个双手反扣用粗麻绳捆起，头罩黑色布套的人犯。

"这就是王九思。"陈应凤介绍。

秦雍西没见过王九思，便问王篆："他是不是妖道？"

王篆转问陈应凤："陈掌公，能否把他的头罩摘下来？"

陈应凤点点头，一个手势过去，狱卒就把人犯头罩除了。王篆一眼看过去，认得是王九思无疑。只是在牢里关了一个多月，这家伙当初那股子傲慢不可一世的凌人之气已是不见。

"不错，是他。"王篆低声对秦雍西说。

此时两个狱卒推了王九思一把，大喝一声"跪下！"王九思猝不及防踉跄一步，脚下一片铁链子响。秦雍西等人低头去看，这才发现王九思打着一双赤脚，脚脖子上紧箍着一副大铁镣，看上去足有七八十斤。

王九思恶眼瞪着眼前的三位官员，既不说话，也不下跪。两个狱卒从后面使劲，生生地踩弯他的膝盖。

“王大真人，别来无恙呀？”王篆踱步上前，像审视笼中猎物一样看着王九思。

王九思轻蔑地看了他一眼，又环视了一下在场的人，满不在乎地说：“你□嗦个鸡巴，隆庆皇上已死，老子如今犯在你们手上，要杀要剐随便。”

一个堂堂朝廷命官竟被人犯给骂了，王篆脸上哪挂得住，他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陈应凤拦了他一把，斥道：“好你个妖道，鸭子死了嘴硬，你等着吧，看我陈掌爷怎么收拾你。”

说罢，手一挥，两个狱卒把那只头罩依旧给王九思套上了。这时，只见两个番役抬了一只盖着盖子的大缸进来，走到那间空房门口歇下，揭开盖子，只见缸中青烟直冒。秦雍西与王篆伸头去看，缸里盛满了黄豆般大小的小石子，每一粒都被烧得乌突突热气灼人。两名番役用随身带来的木柄铁铲把那缸中石子铲起泼到空房地上，一股焦煳的热浪直朝外窜，熏得王篆、秦雍西两人站立不住，只得退到天井另一边。

“把妖道押进去！”

陈应凤一发话，番役狱卒一齐动手，抬起王九思就往那空屋里去。此时，那一缸滚烫的石子已尽数泼在地上，戴着头罩的王九思被四脚朝天扔到了屋里，先是听得一声重物砸地的闷响，接着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只见王九思满地一片乱滚——殊不知这一滚，便把那无数个烧透的滚烫石子悉数烙到身上，片刻间，王九思身上衣服被烧得精光，周身皮肉“□□”作响，被小石子烙烫得青烟直冒。捆绑双手的粗麻绳也被烧断，头套也被烧毁。也许是求生的本能，王九思一个鲤鱼打挺站立起来，发疯似的朝门口狂奔。黑老五见状，连紧迎上去挡，王九思也不知哪来的力气，竟双手把牯牛一样的黑老五像拎小鸡一样拎起，猛地摔向屋内。这回，轮到黑老五去做“豆馅烙饼”了。顿时间，只听得屋内传出杀猪似的嚎叫。与此同时，王九思从番役手中抢了一把刀，忍住万箭穿心般的疼痛要去砍脚镣间的铁链，但比拳头还粗的铁链，哪是这片刀砍得断的？王九思“锵、锵、锵”斩了几

刀，刀口被砍崩了几大块，铁链上只留了几道印子。王九思只好作罢，便一手提着铁链，一手拎着刀，一跛一跛地朝外院走来。

再说本来想看稀奇的王篆和秦雍西，包括陈应凤在内，谁也没想到事情会有这种变化。当王九思抢步出门时，三个人都呆若木鸡，半步也动弹不得。在王九思挥刀斩链时，不知是谁喊了一句“快跑”，三个人才撒鹰似的跑向外院。这里毕竟是狱禁重地，一有动静，四面八方立刻就有刀兵赶来。三人跑到外院时，只见已有十几个番役持枪的持枪，拿刀的拿刀，把个院门死死封住了。见到这些手下，陈应凤稍微镇静了一些，他立即命令：“快，你们冲进去把妖道逮住。”

话音未落，只见王九思已跌跌撞撞来到前院门口。此时他周身赤裸，已是皮开肉绽。脸上嵌满了石子和污血，一只眼球被烧得掉了出来，搭在脸颊上。这样子如同魔鬼，谁见了都害怕。

“快，动手杀死他！”王篆神经质地高喊一句。

“不，不能杀他。”

秦雍西立即锐声制止，他虽然惊魂未定，但仍不忘自己的职责，要带个活人回去交差。

杀也罢不杀也罢，王九思好像根本没有听见这些嚷言，此刻他一手以刀拄地，另一只手伸到脸上摸到那只烧流的眼球，一扯拿到手中，又一把扔到嘴里，嚼了几口吞咽下去，接着狂笑说道：“老子吞了一枚阴阳大补丹。”说着，只见得他的身子抽搐了一下，接着全身痉挛。他松了握刀的手，双手猛抓胸口。

“他怎么了？”秦雍西惊恐地问。

“烧得痛呗。”

陈应凤幸灾乐祸地说。此时他已完全恢复了常态，紧张地关注着自己导演的这一场好戏。

王九思乱抓乱挠一通之后，突然两眼一直，扑倒在地，四肢动弹了几下，然后七窍流血而死。

“他死了！”

陈应凤喊道，语调显得特别兴奋。秦雍西赶紧上前俯身翻了翻王九思的眼皮，果然瞳孔放大，已是没有了鼻息。

“快去救黑老五。”不知谁喊了一句。

众人又一窝蜂拥进“点心房”，只见黑老五已经伏在那间屋的门槛上死去，也是七窍流血。

陈应凤蹲下看了看，然后站起来一跺脚，假装痛得揪心揪肺，嚷道：“就是你们两位大人，非要看什么豆馅烙饼，不但死了妖道，还把咱们的黑老五赔了进去。我这就进宫，去向冯老公公禀报。”说罢抬腿就要走，王篆一把扯住他，分辩说：“陈掌公，你不要出了事就诬人，是你自己要我们见识什么叫豆馅烙饼，怎么到头来成了我们的事？”陈应凤道：“怎么不是你？就是你说要王九思表演一二招。秦大人也点头同意，这样我才下令把王九思弄出来。”

陈应凤得理不让人，兜底儿说话。秦雍西与王篆虽不明白这里头藏了多大的阴谋，但已意识到上了陈应凤的圈套。由于事关重大，王篆还想理论，秦雍西拦住他，冷静地说：“陈掌公，王九思与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肯定不是受烫的症候。”

陈应凤鼻子一哼，蛮横地说：“豆馅烙饼就是这么个死法。”

逮住这个话把儿，秦雍西追问：“你既然知道这个刑法会死人，为什么还要坚持做呢？”

陈应凤一口咬得死死的：“不是我，是你们两位大人要见识！”

“王九思既死，能否让我们抬走？”

“活的不行，死的更不行。”

“为什么？”

“这是东厂的规矩。”

秦雍西与王篆对视一眼，感到无计可施。

刑部尚书刘自强得知妖道王九思的死讯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便和秦雍西一起匆匆来内阁向高拱禀告。自从早上六科廊三位言官敲响登闻鼓后，这紫禁城内外就一直沸沸扬扬没个安生的时候，内阁的忙碌也就可想而知。张居正与高仪两位辅臣都患病居家，就高拱一人当值。前来晋见的人一拨接着一拨，这其中既有例行公事如外省官员来京朝觐到内阁听取首辅指示的，也有的是被登闻鼓敲得坐不住，跑来内阁打探消息。后者都是公侯勋戚之列，如成国公朱希孝、驸马都尉许从成等等，不是这等人物，高拱也不会接见。就这么十几拨人走

马灯似的接见下来，不觉已到了下午未牌时分。高拱中饭都顾不上吃，只坐在值房里胡乱喝了一碗菜汤，吃了两个窝头。外边还有三四拨人候着，刘自强因是急事，便插队先自进来。刚把话说完，高拱便发出了一声惊呼：

“什么，死了？”

高拱身子一挺，差一点把坐着的太师椅带翻了。刘自强知道高拱性子急，怕他下面会说出不中听的话来，故先赔小心说道：“死是肯定死了，但是死得很是蹊跷。秦雍西在现场看得真切，王九思，还有那个牢头黑老五，都是七窍流血而死，这显然不是烫死的。”

“你说，是怎么死的？”高拱问秦雍西。

秦雍西因为两次办砸了差事，因此一直局促不安，这会儿只有一半屁股坐在凳子上，一脸怯色地回答：“依下官的怀疑，那些烧烫的石子中，都含了见血封喉的毒药。”

“冯保这是杀人灭口。”刘自强插话说。

高拱半晌没吱声，长出一口气后，才缓缓说道：“杀人灭口，这一点不用怀疑，冯保的手段毒哇。”

“首辅，”秦雍西抬起头，鼓着勇气说道，“来之前，下官曾向部堂刘大人建议，刑部就此事再上一道公折弹劾冯保。”

“弹劾他什么？”高拱问。

“就弹劾他杀人灭口。”

高拱摇头一笑说：“秦雍西，你这道折子上去，不是弹劾冯保，而是夸奖他办了好事。”

“啊？”

刘自强与秦雍西两人都微微一惊。

高拱继续说下去：“当今皇上小，眼下真正当家的是李贵妃，你们想一想，李贵妃是想王九思死，还是想王九思活？”

“自然是想王九思死。”刘自强答。

“这就对了，”高拱目光炯炯盯着两人，慨然说道，“老夫当初提议让刑部上公折，要把王九思从东厂移交三法司拘谳定罪，也是要他死，只不过是明正典刑而已。昨天刚把阁票送进去，皇上批朱还没有

出来，东厂那边就当着你这刑部员外郎外加巡城御史的面弄死了王九思，这是抢了先手。人是东厂抓到的，然后又三人对六面的死在东厂，在这件事上，李贵妃不但不会降罪于冯保，相反的还会说他办了件大好事。”

听完首辅一番分析，秦雍西脸腾地一下红了，嘟哝道：“既是这样，我们又何必到东厂要人呢？”

高拱白了他一眼，生气地斥道：“亏得你还是个刑部员外郎，问这种蠢话。三法司拘谳问案，这是政府纲常正途。东厂算什么？干的尽是一些见不得人的特务勾当。他们逮着王九思，难道政府能够不置一词，连个态度也没有？”

受这一番抢白，秦雍西羞愧难当，恨不能觅条地缝儿钻进去。刘自强瞧着属下如此尴尬，心中过意不去，便站出来打圆场说：“这件事没有办好，在下作为刑部堂官也有责任。现在惟一补救之法，一是赶紧给皇上上一道条陈，奏报王九思的死讯，言明王九思死在刑部与东厂交涉之中。二是把这消息刊载于邸报，同时详列王九思种种罪状，以此为天下戒。这样处置是否妥当，请首辅明示。”

高拱心想人都死了，怎么补救都是处在下风，也就不想在这件事上太费脑筋，于是不耐烦答道：“就按你说的处置吧，行文要斟酌，不要再弄出什么纰漏来。”说罢抬手送客。

刘自强与秦雍西两人刚走，高拱才说靠在太师椅上打个盹再接见下拨子客人，忽听得房门砰然一响，好像不是推而是被人撞开了。睁眼一看，韩揖已气喘吁吁站在面前。

“首辅，”韩揖连行礼都来不及，就气急败坏地嚷道，“又出大事了？”

“什么大事？”高拱霍然起立。

“户部尚书朱衡，也要去敲登闻鼓。”

“他敲鼓？他为何要敲？”

“还是为潮白河工程款的事。”

“劝住他没有？”

“雒遵正在劝，但这位朱大人自恃是朝廷老臣，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除非首辅亲自出面，否则……”

韩揖话还没有说完，高拱早已提着官袍闪身出门，韩揖一愣，抓起高拱留在桌上的一把描金乌骨折扇，一溜小跑地跟了出去。

从内阁到架设了登闻鼓的皇极门，本来就不远，高拱一出会极门，便见皇极门东头的宏政门口，围了大约十来个人。其中有一个身着二品锦鸡夏布官袍的矍然老者，正在指手划脚与人争论，此人正是朱衡。

却说前几日为潮白河工程款解付事宜，朱衡曾去内阁找过高拱。当时高拱好言相劝，答应两日内解决。谁知期限到后又过了两天，户部那边仍拒绝拨款。潮白河工地因钱粮告罄而被迫停工，一些拿不到饷银的工□三天两头就聚众闹事。再这么拖下去，不但前功尽弃，弄不好还会在天子眼皮子底下爆出民工造反的大事来。朱衡既是工部尚书，又兼着这潮白河的工程总督，看这情势心里头哪能不急？今天早上他又去户部交涉，户部尚书张本直听说他来，情知应付不了，便从后门溜了。只留下一位当不住家的员外郎与他周旋。朱衡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位员外郎嘻嘻一笑，说道："朱大人再急也不差这两天，潮白河工程有钱你就开工，没钱你就歇工，谁也不会与你认真的。"朱衡没好气地回答："潮白河工程是先帝定下的大事，工程规模竣工时间都在御前定下，我身为工程总督，焉敢怠慢朝廷大事！"员外郎觉得这位尚书大人迹近迂阔，干脆点明了说："眼下朝廷一等一的大事，是如何把事权收之政府。今早上六科廊三位言官敲登闻鼓上折子弹劾冯保，想必朱大人不会不知道。"朱衡心里腻味这位员外郎的油嘴滑舌，但因身份使然不便发作，于是耐着性子回答："宫府争斗固是大事，但总不成让天下朝廷命官都不干本职工作，而一窝蜂地去参加这些没完没了的权力争斗。你现在须得回答，这潮白河的工程款，今日是付还是不付？"员外郎心想这位朱大人是个榆木脑袋无法开化，便推辞了说："这事儿下官不知详情，还得我们部堂大人来定夺。部堂大人出去办事，你要划款就得等他。"说罢，员外郎也不陪了，只把朱衡一人留在值房里傻等。这一等差不多等了个把时辰，仍不见张本直回衙。还是一个年老堂差进来续茶时偷偷对朱衡说："朱大人，你也不必犯傻在这里痴汉等丫头，俺们的部堂大人就是看着你来才回避着走掉的，你就是在这儿等上一天，也决计见不到他的人影。"朱衡一听此话勃然大怒，悻悻然离开户部登轿回衙。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索性写了一份

折子弹劾张本直玩忽职守，贻误国家漕运大事。草稿改毕，又誊成正副两本，然后起轿抬至紫禁城午门。由此下轿，按规矩先去了六科廊知会户科给事中雒遵,把折子副本给了他存档，自己则携着正本，迈着八字方步，要来皇极门口敲登闻鼓。

自早上程文、雒遵与陆树德三人敲响登闻鼓后，六科廊一帮言官都兴奋得如同科场中举一般，都以为这一下肯定是摧枯拉朽青史留名了。加之京城各衙门相干不相干的官员都跑来表态的表态，道贺的道贺，他们就以为大功告成，预先弹冠相庆。正在这当儿，冷不丁爆出一个当朝的大九卿、历经三朝的工部尚书朱衡也要去敲登闻鼓，弹劾的却是另一位大九卿户部尚书张本直。这不成了政府的“内讧”么？登闻鼓如果二度响起，本来已经形成了同仇敌忾一边倒的情势就会变得不可捉摸，六科廊的言官顿时都惊出了一头汗水。韩揖立刻去内阁报信，雒遵则领着几个人跟在朱衡后头朝皇极门走来。

未申之间，日头虽已偏西，但阳光斜射过来，依旧如油泼火灼。从六科廊到皇极门，不过数百尺之遥，朱衡踏着砖道走到地头儿时，贴身汗衣已是湿透，官袍上也渗出大片大片的汗渍。此时皇极门除了守门的禁军，也不见一个闲杂人等。平日候在门口当值的传折太监，也不知钻到哪间屋子里乘凉去了。朱衡站在门檐下荫地儿喘了几口粗气，便抬手去拿登闻鼓架子上的鼓槌。

雒遵抢步上前，一把按住鼓槌，苦言相劝道：“朱大人，这登闻鼓一敲就覆水难收，还望老大人三思而行。”

朱衡白了雒遵一眼，斥道：“你这么三番五次拦我，究竟是何居心？”

雒遵说：“下官觉得老大人这档子事，政府就能解决，用不着惊动皇上。”

雒遵所说的“政府”，其实指的就是高拱。朱衡窝火的也正是这个办事推诿的“政府”。高拱哄他钻烟筒，张本直让他吃闭门羹。这封折子明的是弹劾张本直，文字后头绊绊绕绕也少不了牵扯到高拱，只是这一层不能说破。看到雒遵护紧了鼓槌不肯让开，朱衡急了，手指头差点戳到雒遵的鼻尖上，咬着牙说：“政府若能解决，我还来这里做甚，未必我疯了？七年前，这登闻鼓被海瑞敲过一次，那一次他还抬

了棺材来。今天上午，你们又敲了一次。现在，我是吃个秤砣铁了心，敲定了。你快给我闪开！”

见朱衡如此倔犟，且出语伤人，本来一直赔着笑脸的雒遵有些沉不住气了，也顾不得官阶等级，便出语顶道：“朱大人，你别在这里倚老卖老。把话说穿了，你若是把这鼓一敲，必定天怨人怒，遭到天下士人谴责！”

“我历经三朝，位登九卿，还怕你这小小言官吓唬？快给我闪开！”

朱衡到此已是怒发冲冠，正欲上前搡开雒遵取那鼓槌，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士南兄，请息怒。”扭头一看，只见高拱从砖道上一溜小跑过来。

“首辅！”

众言官喊了一声，一齐避道行礼。朱衡正在气头上，见高拱来只是哼了一声，双手抱拳勉强行了一个见面礼。

“士南兄，你为何跑来这里？”高拱明知故问。

朱衡从怀中抽出折子，递给高拱说：“你看看便知。”

高拱读完折子，凑近一步对朱衡耳语道：“士南兄，皇门禁地，不是讨论问题的地方，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

朱衡抱定了主意要敲登闻鼓，仍是气鼓鼓地回答：“我是来敲鼓的，还有何事讨论！”

吃了这一“呛”，高拱愣了一下，旋即说道：“士南兄，我并不是阻止你敲鼓，我虽身任首辅也没有这个权利。我只是提醒你，这一槌敲下去，恐怕会冤枉一个好人。”

朱衡听出高拱话中有话，便问道：“我冤枉了谁？”

“张本直。”

“他三番五次拖着不付工程款，延误工程大事，怎么冤枉了他？”

“潮白河工程款延付，原是老夫的指示，”高拱知道再也无法遮掩，索性一五一十说明原委。接着解释说，“礼部一折，内阁的票拟已送进宫中，皇上批复也就是这两日的事情，如果皇上体恤国家困难，把这一道礼仪免了，欠你的二十万两工程款即刻就可解付。”

“如果皇上准旨允行礼部所奏呢？”

“潮白河的工程款还是要给，只是得拖延几日，”高拱叹了一口气，揽起袖口擦试满头的热汗，韩揖趁机递上那把描金乌骨折扇，高拱一边扇一边说道，“士南兄，张本直对你避而不见，并不是故意推诿。他一半原因是怕见了你不好交待，另一半的原因乃是老夫给他下了死命令，务必三两日内，一定要筹集到二十万两纹银交于你。”

朱衡虽然生性秉直，是九卿中有名的倔老汉。但毕竟身历三朝，官场上的各种把戏看得多了，因此心堂透亮。高拱这么急急忙忙前来劝阻，原意是怕他杀横枪，打乱他围剿冯保的全盘部署。另外还不显山不露水地透出一个威胁：这二十万两银子是为当今皇上生母李贵妃备下的——现在惟有她能代表全体后宫嫔妃的利益。你这道折子递上去，岂不是往李贵妃的脸上抹锅烟子？这后头的结果，难道你掂量不出来？

朱衡悟到这一层，顿时觉得拿在手上的这道折子如一个烫手的山芋。但他心中仍有一种受了愚弄的感觉，因此愤愤不平地说：“首辅大人，说起来你们全都有理，我按章程办事，反倒是无理取闹了。”

“你是部院大臣中难得的秉公之士，谁说你无理取闹了？”高拱听出朱衡有借机下台阶的意思，连忙沉下脸来对侍立一旁的言官们吼道，“你们这群瞪眼鸡，还不过来给朱大人赔个不是。”

言官们纷纷打躬作揖道歉，然后七嘴八舌硬是把朱衡劝着离开了皇极门。

第二十五回　哭灵致祭愁壅心室　问禅读帖顿悟天机

就在朱衡怒闯皇极门的时候，李贵妃与朱翊钧都身着素服离开乾清宫，合坐一乘舆轿前往宏孝殿。

宏孝殿在东六宫前边，神霄殿与奉先殿之间，隆庆皇帝的梓宫停放在这里。

自早上六科廊言官敲响登闻鼓，这大半天接连发生的事情，早已搅得李贵妃方寸大乱。

午膳刚罢，冯保又派人给她报信，言妖道王九思已死在东厂“点心房”里头，这消息多少给她一丝快慰。她心下忖道：刑部公开去东厂要人，这说明张居正分析得不错，高拱心里头就想着要把王九思问一个“僭害先帝”的大辟死罪。这从办案程序上讲，终是无懈可击。但由此一来，隆庆皇帝就成了一个死于风流的昏庸之君，落下千秋骂名。李贵妃心中一直在疑惑，高拱坚持这样做是一时疏忽呢还是存心不良？通过近几天内阁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来看，她渐渐倾向于后者。本来她的十岁儿子承继大统君临天下，她就旦夕惊惧，生怕有什么祸事发生，让她娘儿两个捉襟见肘。先帝临终时担心的也是这一点，故把高拱、高仪、张居正三个辅臣叫到病榻跟前，宣读遗诏，要他们尽心辅佐幼小的东宫完成继统大业。可是从先帝宾天后这二十多天来看，高拱所作所为却让李贵妃委实放心不下。他作为顾命大臣，给新登极的皇上上的第一道折子《陈五事疏》，明里看是为皇上着想，暗中却是为了增强内阁的权力。自这之后，外官送进宫中的奏折，没有一件叫李贵妃愉快，礼部的公折要户部拨款为后宫嫔妃打制头面首饰，倒是件让人高兴的是，谁知又被冯保说成是一个圈套。今天那帮言官敲响登闻鼓弹劾冯保，不用说又是高拱的主意，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贵妃已经有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感觉。她毕竟是一个妇道人家，隆庆皇帝在世时，她只是一个虔敬事佛的贤淑贵妃——谨守宫眷本分，从不往国事里搅和。现在偶尔涉言朝政，也是势不得已，儿子毕竟只有十岁啊！午膳后休息片刻，她乘舆前往宏孝殿，原是想在隆庆皇帝灵前，获得一点神天感应的力量。

在宏孝殿负责守灵致祭的原乾清宫管事牌子张贵，已得知了李贵妃与皇上母子二人要来祭奠先帝的消息。今天刚好又是隆庆皇帝三七祭日，一大早，宣武门外昭宁寺的主持一如师傅率领三十多个和尚从东华门进来，在宏孝殿的灵堂里为隆庆皇帝开做水陆道场，铙钹钟鼓齐鸣，一遍又一遍地念诵《往生经》。本说下午撤场，听说李贵妃要来，张贵又把和尚们留下来，以便在李贵妃致祭时添点气氛。

乾清宫与宏孝殿虽隔着两道围墙，也不过百十步路，看到皇上的乘舆拐过神霄殿，张贵早已率领宏孝殿当差守值的四五十个内侍齐刷刷地跪在殿前砖地上候迎。看到乘舆在殿门口停稳，张贵尖着嗓子喊道："奴才张贵率宏孝殿全体内侍在此恭候圣驾。"李贵妃在乘舆里说了一句："都起来吧。"众内侍一起应道："谢圣母洪恩。"便一齐起身肃立。

宏孝殿是个七楹中殿，如今中间隔了一道黑色绒布帷幕，帷幕后头停放着隆庆皇帝的梓宫，前头便是致祭的灵堂。李贵妃下舆后朝殿里瞥了一眼，但见灵堂中央帷幕之下，横放了好几排祭台，靠里几排祭台上摆满了三牲瓜果祭品，猪、羊都是整头的。最前排祭台上三只斗大的铜炉里，各插了三炷杯口粗细的檀香，殿中烟雾氤氲，挽幛低垂。睹物思人，李贵妃不禁悲从中来，喊过张贵，问道："今儿是先帝爷的三七祭日，灵堂里为何如此冷清？"

张贵答道："本来有三十多个和尚在灵堂里念《往生经》，听说娘娘与皇上要来，奴才让他们回避了。"

"和尚们现在哪里？"

"都坐在厢房里休息待命。"

"喊他们来继续作道场。"

李贵妃说罢，先自领了朱翊钧走进灵堂，顿时灵堂里哀乐大作。原来宫内鼓坊司的四十多个乐工都手持笙箫琵琶方响铃鼓等乐器跪在殿门两侧的旮旯里，哀乐一响，顿时加剧了李贵妃生离死别的哀痛。她由两名宫女扶持，在祭台前恭恭敬敬磕了头，又指导着朱翊钧行了孝子大礼，然后绕到帷幕之后，抚着那具阔大的红色棺木，几天来一直压抑着的焦灼与恐惧再也控制不住，不由得大放悲声。紧偎着母亲的朱翊钧，心里头同样交织着不安与悲痛，也不停地揩拭着泪水。

不知过了多久，凄恻婉转的哀乐停止了，李贵妃犹在饮泣，张贵跪在帷幕外头喊道：“请娘娘节哀，请皇上节哀。”

李贵妃这才惊醒过来，在宫女的帮助下整理好弄皱的衣裙，补好被泪水洗残的面妆，重新走出帷幕。只见灵堂里头已跪了一大片身穿黑色袈裟的和尚，打头的一个老和尚说道：“大慈恩寺方丈一如，率众弟子恭请皇上圣安，皇母圣安。”

“免礼，”李贵妃微微欠身，表示对出家人的尊敬，接着说，“还望众位师傅好好为先帝念经，让他，让他早升西天，阿弥陀佛。”

说罢，李贵妃又是鼻子一酸，晶莹的泪花再次溢出眼眶，知礼的宫女赶紧把她扶出殿门，在张贵的导引下到旁边的花厅里休息。灵堂里头，立刻又是铙钹齐响，钟鼓和鸣，只听得众位和尚跟着一如师傅，先放了几声焰口，接着紧一声慢一声地念起了《大乘无量寿经》：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曜、昼夜

之象，亦无岁月劫数之名，复无住著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式名号，亦无取舍分别。惟受清静最上快乐。

李贵妃母子在花厅里坐定，喝了几口凉好的菊花冰糖水，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听到灵堂里传来的不紧不慢张弛有序的诵经声，李贵妃若有所思，吩咐张贵派人去把陈皇后请来。

灵堂里的经声继续传来：

……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静心。忆念受持，归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李贵妃母子一时无话，只坐在花厅里听经，移时听得殿门那边又是一阵喧哗，原来是陈皇后的乘舆到了。陈皇后先去灵堂里致祭一番后，才来到花厅与李贵妃母子相见。

“母后。”

陈皇后刚进花厅，朱翊钧便从绣榻上起身行了跪见之礼。陈皇后一把扶起他坐定后，怜爱地问：“钧儿，当了几天的万岁爷，累着了吧。”

“孩儿不累，还是母后操心。”

朱翊钧懂事地回答，拿眼睛瞄着李贵妃。

两位妇人闲唠了几句，李贵妃接着切入正题："姐姐，今日宫中发生的事情，你可知晓？"

陈皇后点点头，答道："早上听见了登闻鼓，后来听吴洪禀告，说是六科廊的言官上折子弹劾冯保。"

吴洪是慈庆宫管事牌子。陈皇后向来清心寡欲，对宫内外发生的大事不管不问。自隆庆皇帝去世朱翊钧登极，除了礼节上的应酬，她越发不出慈庆宫一步了。外头有什么消息，全是从吴洪口中得来。听说言官们弹劾冯保，她也是吃了一惊。本想去乾清宫那边见见李贵妃母子打探口实，但想想又忍住了，宫府之争是朝廷大事，乾清宫那边既然不过来通气，自己主动跑过去岂不犯忌？其实陈皇后内心中对冯保还是存有好感，他自当上司礼监掌印，便立即往慈庆宫增拨了二十名内侍答应，并亲自送过去。还吩咐内官监掌作，把慈庆宫中用旧了的陈设一概撤走换新。陈皇后平日闲得无聊喜欢听曲，冯保除了安排教坊司的乐工每日派四个人去慈庆宫当值，有时还把京师走红的乐伎请进宫中为她演唱。这些虽然都是琐碎小事，但难得冯保心细如发，不但记得而且还认真去做……

陈皇后答话后就勾头想起心思来，李贵妃见她半天没有下文，又接着话题问她："姐姐，你对这件事怎么看？"

"哪件事？"陈皇后想迷糊了，怔怔地问。

"言官们弹劾冯保的事呀。"李贵妃补了一句。

"看我这记性，近些时，我老犯迷糊，"陈皇后自失地一笑，掩饰地说了一句，接着说道，"我觉得这件事情里头，大有蹊跷。"

"蹊跷在何处？"李贵妃追问。

陈皇后指着正在关注地听着她们谈话的朱翊钧，浅浅一笑说："当今的万岁爷就坐在这里，评判是非如何发旨是他的事，我们这些妇道人家往里搀乎个什么？"

这话如果出自旁人之口，肯定又会触动李贵妃的痛处而引发她的怒气，但从陈皇后口中说出，李贵妃却不计较。因为她知道陈皇后向来心境平和与人为善，断不会拿话来讥刺她。于是莞尔一笑，指着朱翊钧说道："这个万岁爷要是能够评判是非，我和姐姐也犯不着如此劳

神了。姐姐大概还不知道，现在外头书坊里到处在卖老祖宗洪武皇帝钦制的《女诫》，那意思很明显，就说我们在干政，你说可气不可气。”

李贵妃说着喉头又开始发哽，朱翊钧生怕母亲又开始伤心流泪，连忙岔开话题半是好奇半是撒娇地问陈皇后：“母后，你接着说嘛，有什么蹊跷？”

陈皇后向朱翊钧投去深情赞许的眼光，表示理解他的意思。接着问李贵妃：“妹子，冯公公接任司礼监掌印，有几天了？”

李贵妃扳起指头算了算，答：“六天。”

“才六天工夫，有几封折子弹劾他？”

“四封，一封是从南京寄来的，前天收到，另外三封是六科廊的言官今天敲登闻鼓送进来的。”李贵妃接着简要地介绍了四封折子的大概内容。

“唔。”陈皇后若有所思，又问，“冯公公的司礼监掌印，是怎么当上去的？”

李贵妃见陈皇后像个局外人一样弯山弯水的说话，不免心下焦急，说话声音粗起来：“姐姐你也真是，难道你真的犯迷糊了。让冯保取代孟冲，是钧儿登极那天，我俩商量着定下来的，然后以皇上的名义发了一道中旨。”

陈皇后抿嘴一笑，加重语气说道：“我的好妹子，姐姐并没有犯迷糊，我说的蹊跷就在此处啊！”

“啊？”李贵妃眸子一闪。

“你想想，中旨是绕开内阁直接由皇上发出的，他高胡子能高兴吗？再说咱们明朝天下也快两百年了，当过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少说也有大几十号人，你听说有谁当上六天就遭人弹劾的？王振、刘瑾，这些前朝太监中的大奸，虽然掌印时为非作歹，也没听说一上任就有人要把他们赶下台。外官们为何要这么作，妹子，我们倒要问个究竟才是啊！”

陈皇后这席话，说得李贵妃频频点头，同时也暗暗吃惊：这位皇后姐姐平日里绝不谈论朝政，可是一旦谈起来却头头是道，顿时有些后悔前两天没有及时找她，害得自己一个人独自着急。

“姐姐，你的意思是高胡子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差不多是这样。”陈皇后语气肯定。

“那，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李贵妃盯着陈皇后，眼光里充满企盼与求助。陈皇后这时反倒感到为难了。她认为，以李贵妃的精明强干，这么大的事件出来，她不可能没有想法，找她来商量之前恐怕李贵妃心中就已想好了主意。李贵妃虽然同意她的分析，但她的主意究竟又是什么呢？陈皇后此时很想趁机给冯保说几句好话，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论关系，冯保和李贵妃应该更亲近一些，冯保还是皇上的大伴。因此，贬抑与褒奖冯保的话都用不着她陈皇后这个局外人来说，这是一层。更重要的，当今皇上——眼前这个满脸稚气的孩子，毕竟是李贵妃的亲生儿子。所以凡涉及朝政大事，还是慎重为宜。主意出得好那就万事大吉，若是出了个馊主意，轻者会说她越俎代庖，重者恐怕连“干政”的罪名也会落到自家头上。思前想后，陈皇后抱定决心不给自己种祸，为了搪塞过去，她故意逗着问朱翊钧：“钧儿，你这万岁爷该拿个主意，这件事该如何处置？”

朱翊钧脸一红，紧张地望着李贵妃，讷讷地说：“还望母后做主。”

花厅里出现短暂的沉默。这时，灵堂那边的诵经声又高一声低一声地传来：

佛所行处，国邑丘聚，靡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以时，灾厉不起。国丰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

经文的唱声极有感染力，既有覆盆的凄切悲哀，也有白云出岫的超脱与空灵。陈皇后听了心性洞开，感慨说道：“听说灵堂里的那个一如师傅，是个得道的高僧，声名极高。”

“是的，我也听说了。”李贵妃心不在焉地回答。

“能否把他请过来，为我们指点迷津？”

“请他？”李贵妃笑着摇摇头，“一如师傅是个出家人，哪管得这些俗事。”

“妹子不也是观音再世么，怎么也管俗事呢？”陈皇后巧妙地说了一句奉承话，接着说，“皇上管的是天下事，要说俗事是俗事，要说是佛事也是佛事。”

“姐姐说这话倒像个参禅的。”李贵妃好像悟到了什么，呆着脸说，“也好，把一如师傅叫过来，不指望他出什么主意，若能帮我们把心气理顺理顺，也就阿弥陀佛了。”

不消片刻，一如和尚在张贵的引导下稳步走进了花厅。仓促之间，找不到吉服替换，一如仍穿着那件黑衣袈裟，行跪见礼时，老和尚一再谢罪，李贵妃叫他不要客气并给他赐座。宫眷与外官会见，按理应该垂帘，因考虑一如是个出家人，这道礼节也免了。赐茶的工夫，李贵妃把这老和尚仔细端详了一番，只见他高额长颊，双眉吐剑，放在胸前捻着佛珠的双手骨节粗大。如果脱下这身袈裟，他看上去就像一个饱经风霜历尽磨难的劳作之人。单凭这一点，李贵妃就对他产生了好感。

“一如师傅，这半晌你念经辛苦了。”李贵妃说。

“老衲不累，”一如垂着眼睑慢声回答，“愿大行皇帝早升佛国，阿弥陀佛。”

“一如师傅住持昭宁寺多少年了？”李贵妃接着问。

“五年了。”

“寺中香火旺不旺？”

“托娘娘的福，寺中香火一直很旺。”

“一如师傅这是讥笑我了，”李贵妃勉强笑了笑，倒也真是有些愧疚地说，“我在京师也住了多年，还没到昭宁寺敬过香呢。明日个我就让人给寺里送二百两银子过去，算是我尽心意捐点香火钱，等这阵子忙完了，再择个日子去寺里烧香。”

一如和尚连忙双手合十，连声念了几个“阿弥陀佛”之后，说道：“多谢娘娘照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有娘娘这样的护法，普天之下，也就尽皆是清净佛土了。”

李贵妃虽然爱听这样的话，但还是谦逊地回道：“一如师傅过奖了。”

“贫僧并未过奖，娘娘早就有了观音再世的美名，虽深居九重，犹虔敬事佛，每日里抄经不辍。”

“啊，这些你怎么知道？”

“前不久，贫僧在孟公公府中，与冯公公意外邂逅，是听他讲的。”

“他还讲了什么？”

“冯公公与我讨论《心经》，我看他颇有心得。他自己却说，是从娘娘处学得的。”

一如师傅那次在孟冲府中与冯保相遇，虽然对冯保印象并不很好，但今天说的又都是实话。他哪里知道，他的这番话却帮了冯保一个天大的忙，以至李贵妃疑心这一如师傅是被冯保买通了的。她与陈皇后对视了一眼，又不露声色地问道：

“你与冯公公认识多长时间了？”

“老衲方才说过，只几天前与冯公公在孟冲府中匆匆见过一面。”

“真是这样吗？”

“出家人从不打诳语。”

一如和尚一脸峻肃不容亵渎之色，倒叫李贵妃相信他一辈子也不会说半句假话。顿时感到与一如师傅的会见藏有某种难以言喻的“天机”，心中不免兴奋起来。想了想，又说：

“还有一事请教一如师傅。”

“请讲。”

“你听说过菩提达摩佛珠吗？”

“什么？”

李贵妃又一字一顿说了一遍：“菩提达摩佛珠。”

一如摇摇头。李贵妃便把菩提达摩佛珠的来历作了一番介绍。一如听了，微微睁开眼睛看了李贵妃一眼，说道：“菩提达摩赠佛珠给梁武帝，这算是佛国的大事了，可是任何一本佛籍均未载述此事，岂不怪哉！”

李贵妃的眼神里悄悄掠过一丝失望。愣了一会儿，喃喃自语道：“如此说来，我被人骗了。”

“大伴骗了你？”朱翊钧也很吃惊，失声喊了一句。

花厅里刚刚轻松下来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一直静坐一旁默不作声的陈皇后，这时开口说道：

“一如师傅，菩提达摩佛珠到底是真是假，我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事，你说呢？”

一如察看三人的神色，已经感觉到这串“菩提达摩佛珠”后头藏有一段是非。但他毕竟是跳出三界外的出家人，不想察言观色巧承人意，仍坚持说道：“菩提达摩是中国禅宗初祖，他的十年面壁、一苇渡江故事广为流传，但这串佛珠，老衲的确没有听说过。”

一如不改口风，倒叫陈皇后有些难堪。她见李贵妃仍自纳闷，便怂恿道：“妹子，你索性把这件事向一如师傅说通透了，请他评判这里头谁是耍奸拿滑的人。”

“也好，”李贵妃点点头就说开了，“有这么个人，听说南京那里有一串菩提达摩佛珠，又素来知道我虔敬礼佛，便花了一大笔钱把那串佛珠买来送我，就这么件事情，一如师傅你说该如何评判？”

一如答道：“如此说来，这又是一段公案了。”

“公案，什么公案？”陈皇后一听这话，惊得脸上都变了颜色，“这么点小事，难道还要送三法司问罪？”

李贵妃久习佛书，经常还请一些高僧到宫里头为她讲经，因此知道“公案”乃佛家用语，意指机缘语句禅机施设。她知道陈皇后理解错了，忍俊不住，扑哧一笑答道：“姐姐你理解错了，此‘公案’非彼‘公案’，这是出家人的用语，与三法司完全不相干。一如师傅你就讲讲，这里头有何公案？”

一如说：“造假佛珠的人是隔山打牛，献佛珠的人是骑牛找牛。”

“此话怎讲？”李贵妃问。

一如心底清楚，自己面对的是当今的万岁爷以及他的嫡母生母，说话稍有不慎，就会酿成大祸。因此拿定主意不伤害任何一个人，字斟句酌说道：

“隔山打牛者，虽有伤牛之心，毕竟无损牛的一根毫毛。骑牛找牛者，只是一时迷糊，不知牛就在身边。”

“请教一如师傅，你说的这只牛当有何指？”

“佛啊。”一如和尚感叹道，“人人心中都有一尊佛，偏偏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不供养自家心中之佛，而向外寻求什么佛宝，这不是骑牛找牛又是什么？”

一如一席话触发了陈皇后的灵感，她接过话头说道：“是啊，就说咱们紫禁城中，已经有了一个再世观音，大家还要去求什么佛宝。莫说菩提达摩佛珠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仅仅只是给咱们这尊观音锦上添花而已。”

“姐姐，你胡说什么？”

李贵妃脸色绯红，陈皇后的话让她感到很不好意思。一张端庄的瓜子脸竟露出少有的娇媚。一如觉得陈皇后的话八不对五，只是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慢慢地捻着手中的佛珠。

这时，李贵妃一眼瞥见张诚在门口晃了一下，就让身边内侍去问他为何来到这里。内侍在门外打个转回来禀告，说张诚是来给万岁爷送揭帖的。李贵妃不免心中一沉：此时又有什么揭贴？便吩咐张贵把一如师傅请回灵堂继续念经，然后命张诚进来。

张诚进门就行跪礼，刚一抬头看到李贵妃两道寒霜样的目光射过来，又吓得赶紧把头埋下去。

“又有什么揭帖了？”李贵妃冷冷地问。

“启禀李娘娘，是冯公公差我来给万岁爷送帖子来的。”张诚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个卷筒双手呈过去，内侍接过递给李贵妃。

李贵妃并不急于打开，而是接着问：“揭帖写的什么？”

“回答龙生九子之名。”

“什么？”

“啊，是这个，”一直闷坐一旁的朱翊钧，这时才如梦初醒般回答，“母后，这个揭帖是儿要的。昨儿上午大伴陪儿读书。儿忽然想起那日您说的一句俗话‘一龙生九子，九子九般行’，儿便问大伴，这龙生九子，都叫些什么名字？朕怎么都没听说过。大伴说他也不知晓，要去向张先生请教。张诚，这封揭帖是否回答此事？”

“回万岁爷，这封揭贴正是张居正老先生所写，回答万岁爷的提问。”

“啊，是万岁爷问学问。”

李贵妃这才如释重负地松口气，把那卷揭帖打开，竟有许多字不认得，她把揭帖递给朱翊钧，问："你都认识吗？"

朱翊钧看了看，也摇摇头。李贵妃急于想知道龙生九子的名字，便对依然跪着的张诚说："你把这揭帖念给万岁爷听听。"

"奴才遵旨。"

张诚又从内侍手中接回揭帖，挺身跪着念将下来：

圣上所问：龙生九子都有何名？臣张居正恭谨具答如下：

龙生九子，各有所好，一曰□□，形似龟，好负重，今石碑下龟趺是也。二曰螭吻，形似兽，性好望，今屋上兽头是也。三曰蒲牢，形似龙而小，性好叫吼，今钟上纽是也。四曰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于狱门。五曰饕餮，好饮食，故立于鼎盖。六曰□□，性好水，故立于桥柱。七曰睚眦，性好杀，故立于刀环。八曰金猊，形似狮，性好烟火，故立于香炉。九曰椒图，形似螺蚌，性好闭，故立于门铺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鱼，有两翼，其性通灵，不寐，故通巡警。

龙生九子，虽不成龙。然各有所好，各尽所能。诚难能可贵，都是人间万物守护神也。

张诚来之前，已防着要读帖，故先温习了几遍，把生字都认熟了，所以读起来很顺畅。朱翊钧与两位母亲听得都很满意。陈皇后感叹道："早听说张居正学问了不得，这回算是开了眼界。万岁爷，你说呢？"

朱翊钧显得比两位母亲更为兴奋，凑趣儿答道："朕还有好多问题要请教张先生。"

陈皇后故意逗她："你也可以请教高先生，他也是大学士啊。"

朱翊钧头摇得货郎鼓似的："朕不请教他。"

"为何！"

"他长的样子太凶，朕怕他。"

他那副认真稚气的样子，逗得陈皇后大笑。李贵妃也跟着笑起来，忽然她又收起笑容，问朱翊钧：

"钧儿，还记得是谁上疏册立你为太子的吗？"

“记得，”朱翊钧点点头，像背书一样说道，“隆庆二年，由礼部尚书高仪提议，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公折请册立孩儿为太子。如今，内阁中的四名大学士只剩下张居正一人了。”

“唔，”李贵妃眼神里掠过一丝兴奋，又问，“又是谁上折，要为你这个太子开办经筵，让你出阁就学呢？”

“也是张居正，每次经筵之日，有八位老师出讲，都是张居正亲自主持。”

“记得就好。”

李贵妃说罢，又掉头问仍跪得笔直的张诚：

“冯公公呢？”

“回娘娘，冯公公在司礼监值房里。”

“在干什么？”

“他也不见人，只一个人偷偷地抹眼泪。”

李贵妃心底清楚，冯保差张诚送这份揭帖来，一是表示他虽“蒙受不白之冤”，却依然在忠谨办事，二是也想借此前来探探她的口风。尽管李贵妃心中已有了主意，但她不肯表露出来，只是装作不耐烦地挥挥手，对张诚说：

“人不伤心泪不流，俺知道冯公公的心情。你现在回去告诉冯公公，叫他不要伤心。”

“奴才遵旨。”

张诚爬起身来躬身退了下去。望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的背影，李贵妃敛眉沉思了片刻，才开口自语道：“一如师傅的开释，张先生的揭帖，今儿下午走这一趟宏孝殿，倒真是得了先帝的神灵保佑，找到天机了。”

在一旁仔细观察的陈皇后，狐疑地问：“妹子，你找到什么天机了？”

李贵妃轻松地一笑，向侍立身边的容儿做了个手式。容儿便从挂在腰间的小锦囊中抠出两枚崭新的铜钱递过去。李贵妃手心里托着那两枚铜钱，开口说道：“姐姐实不相瞒，这几日宫中接连发生的大事，究竟如何处理，叫我实在委决不下。我原准备把姐姐找来，是想向姐姐讨个主意，在这个非常时期，朝廷中这副担子，本该俺们姐妹两个

来挑。俺想好了，如何处理宫府之争，也就是高拱与冯保的矛盾，姐姐能有个好主意，就依姐姐的，姐姐如果没有，俺俩就一起去先帝灵前掷铜钱。这两枚铜钱是先帝登基那一年让户部铸造的第一批钱，先帝赏给我玩的。往常碰到什么为难事，我就掷这两枚铜钱碰运气。这回我没了主意，仍想这样做。我来之前就打算好了，这两枚铜钱姐姐你掷一次，我掷一次，钧儿再掷一次，如果三次中有两次是印有‘隆庆宝钞’的正面朝上，我们就把高拱的首辅拿掉，反之，我们就让冯保回籍闲居。”

“你现在还打算这样做吗？”陈皇后紧张地问。

“不用了。”李贵妃说了一句语意深长的话，“保护神本是现成的，我们又何必骑牛找牛呢？”

第二十六回　御门宣旨权臣削籍　京南饯宴玉女悲歌

三位言官敲击登闻鼓的第二天，即六月十六日，是例朝的日子。

每逢三六九例朝，皇上在皇极门金台御幄中升座，京师中凡四品以上官员待鸣鞭后，分文东武西鱼贯入门行叩头礼，然后登阶循廊分班侍立，按部奏事。至于那些级别较低的官员则只能候于午门之外，在鸿胪寺官员的导引下行五拜三叩之礼，然后北向拱立静候旨意。御门决事本是常朝旧制，但今日的例朝气氛却大不相同。这皆因昨天一天，紫禁城内外大事接连发生。上任六天的冯保即遭弹劾，这无啻于平地一声雷，给本来还算平静的京师平添了十分紧张。京城各衙门大小官员胥吏，少说也有大几千人，没有谁不让这件事撩拨得心神不宁。因此，东方刚泛鱼肚白时，就有不少官员已来到午门外。寅时一到，只听得三通鼓响，午门立时洞开。禁军旗校早已手执戈矛先行护道排列，盔甲兵器光芒耀眼自是不容逼视，鼓声刚停，两匹披红挂绿的朝象被御马监的内侍牵出午门，在门洞两边站好，各把长鼻伸出挽搭成桥。此时禁钟响起，够级别的显官大僚肃衣列队从象鼻桥下进了午门，不够级别的则留在原地看个眼热。移时，礼部官员清点例朝官员人数之后，手持黄册名簿报了进去。不一会儿，传旨太监便来到皇极门外的台阶上，尖着嗓子喊道：

“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一听这旨意，在场官员都知道皇上要在京的所有官员一个不拉全部到场。这种情形，只有皇上要宣布重大事情时才会发生。众官员先是面面相觑，接着又都忍不住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议论一片。

高拱作为百官之首，早朝位置在金台御幄旁边——与皇上只有咫尺之隔。此刻只见御幄空空，撑张五把巨大金伞以及四柄大团扇护卫丹陛的锦衣力士也没有登堂入室，高拱便有些忐忑不安。昨天一整天，他是在兴奋与焦灼中度过。程文、雒遵、陆树德三道折子送进宫中之后，皇上那边却没有任何一点消息反馈出来。身为宰辅这么多年，就是抛开孟冲不说，高拱在大内还是有几个“耳目”的，但无奈登闻鼓响过之后，这紫禁城大内的守门禁军比平日多了一倍，出入门禁盘查极严。除了极少数几个与冯保过从甚密的牙牌大□可以自由进出

之外，一般的人是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因此整整一夜，心绪不宁的高拱未曾合眼。而今天的早朝，皇上又迟迟不肯御座，这里头究竟有何名堂？尽管高拱自信发动言官弹劾冯保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俱全，但因得不到准确消息，高拱似觉心中有些岔气。一个人闷了就想说话，只见他挪步到东檐柱前——这里是大九卿例朝序立之地。只见成国公朱希孝、户部尚书张本直、兵部尚书杨博、刑部尚书刘自强、工部尚书朱衡、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这些京师一等衙门的堂官都已依次站好，看见高拱过来，纷纷作揖相见。

这帮子九卿里头，除了朱希孝是世袭勋戚另当别论，开科进士荐拔官员里头就杨博与葛守礼两人的资历最高，两人同是山西人，且都是不阿附权臣的德高望重之士。高拱走过来，首先便与他们寒暄，他对杨博说：

“博老，前些时听说你写了一首《煮粥诗》，在士林中颇为流行，我一直说找过来看，却还未曾见得。”

杨博拈须一笑，答道：“老夫今年七十有三，已是行将就木之人，才悟出吃粥是福乃人生第一至理。近些年老夫多方搜求，写成一札《百粥谱》，专道不同配方之粥疗治不同之时症。方才首辅所言的《煮粥诗》，便是老夫为《百粥谱》写的序诗。”

高拱本只想寻个话头道个开场白，却不成引来杨博一番一板正经地回答。他并不想就此攀谈不去，但又不得不敷衍，他在瞥了一眼仍是空空如也的御幄之后，又勉强笑道：“听说这《煮粥诗》写得很有韵味。”

“哪里哪里，穷聊几句顺口溜而已。”

“博老不必谦虚，你这诗就是写得好，”站在旁边的葛守礼这时插话说道，“我只读了一遍，便记住了，首辅若有意欣赏，老葛我念给你听。”

“愿闻其详。”高拱说道。

葛守礼便手捣笏板，操着他那浓重的山西腔吟唱起来：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细商量。

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日粮。

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

莫言淡薄少滋味，淡薄之中滋味长。

唱毕，葛守礼拂了拂他那部全白的长须，意味深长地问高拱："首辅，博老此诗如何？"

"好，好。"高拱若有所思地答道，"淡薄之中滋味长，唔，博老这句诗中，当别有襟抱。"

杨博看了看两廊以及御道上站满的官员，微微颔首答道："别有襟抱不敢当，但老夫的确是有感而发，为官之人，若能长保食粥心境，就不会咫尺之地狼烟四起了。"

高拱这才意识到两位老臣是在变着法子"规劝"他，不由得想到自己与冯保的争斗，是关系到社稷纲常的原则大事，竟被他们看作是争权夺利的私人恩怨。再看看旁边的几位尚书，都把耳朵竖得尖尖的听这场谈话。顿时，他的本来就不愉快的心情一下子蹿起了无名火，遂冷冷答道：

"多谢博老赐教，不过依在下来看，吃粥与当官毕竟不是一回事。淡薄之味可以喻之于粥，却不可比之于官。就以你博老自己的例子来说，嘉靖四十年你以兵部右侍郎领衔总督蓟镇时，俺答来犯，古北口一役吃了败仗，本不是你的责任，可是兵科给事中一本参了上去说你指挥不力，引起圣怒，下旨将你革职令回籍闲居。这一居就居了五年，你说，此中滋味淡薄得起来么？"

高拱的话夹枪带棒，扫得杨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看就要爆发争论，葛守礼赶紧站出来打圆场说道：

"首辅把博老的意思理解错了，他说的淡薄，指的是居官自守，常嚼菜根，甘之如饴，这应该是士人的本分。至于涉及到社稷纲常政令教化这等大事，作为事君之臣，则不容苟免偷安、垂头塞耳。《表记》云，'事君，远而谏，则谄也；近而不谏，则尸利也。'这些个道理，哪个读书人不懂？首辅啊，不是我老葛说你，不要听到人家咳嗽一声，你就喘粗气。是非曲直，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你要在幼主登极之初，力图总摄纲纪开创善治，这满朝文武，除开少数几个心术不正之徒，还有谁能不拥护！"

葛守礼向来说话泼辣，且又光明磊落，不要说大臣之间，就是隆庆皇帝在世时，每次廷议，只要有葛守礼参加，也显得比平日谨慎得多。高拱本来满脸的不高兴，自吃了他这一顿明是批评暗是褒奖的"抢

白”，心情反而一下子转好了。他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铁青的脸颊上又慢慢上了一点红润。他正欲与葛守礼搭讪几句，却一眼瞥见张居正从台阶上走了进来。高拱一愣，马上离开东檐回到御幄旁站定，张居正强打精神与九卿们打过揖后，也来到高拱身边站下。

“叔大，你的病好些了？”高拱问道。

“泻是止住了，只是两腿还软得像棉花，”张居正显得痛苦的回答，“本说还休息两天，可是天才麻麻亮，就一连三道快马催我早朝，不得不来啊。”

高拱感觉到张居正的病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严重，看他故意装出的有气无力的样子，心里头便不高兴，悻悻然说道：“听说你患病在家疗养，实际上却也没闲着，一天到晚家中访客不断。”

高拱的这副态度，早已在张居正意料之中，他并不想在御幄之旁与首辅闹意气，只压低声音淡然答道：“人既病了，自然会有个三朋四友登门看望，这又有何奇怪的？只是昨日魏学曾到我府上，我因为太乏了，没有见他，他给我留了张纸条，说话不存半点客气。”

“他送张什么纸条？”高拱明知故问。

“还不是与言官们弹劾冯保有关。”

高拱冷峻地点点头，他又朝两檐扫了一眼，与大九卿序立的东檐柱对称的西檐柱，是六科廊的言官序立之地。六科言官论官阶只有六品，但俸禄排衙都是四品待遇，朝参时，其地位又仅仅只次于二品堂官，得以序立近侍之地。此刻的西檐柱前，三十多位言官站得整整齐齐的，一个个表情严肃，绝不见交头接耳之状，这股子镇静叫高拱大为赞赏。他又问张居正：“三位言官弹劾冯保的事，昨天我让内阁值日官去你府中知会，见到了？”

“值日官是下午去的，见到了。”

“你觉得这件事会有一个怎样的结果？”

张居正含糊地回答：“待会儿皇上升座，我们就会知道皇上的态度。”

高拱一听张居正这种藏头露尾的话，就知道他根本不可能与自己和衷共济，心里头也就更加有气。于是负气说道：“待会儿皇上升座之后，如果问及昨日程文、雒遵、陆树德三人上折子的事，我将慷慨陈

词，以正理正法为言。”说到这里，高拱顿了一顿，又接着说，“只是我要说的话恐怕有些逆耳，如果违忤了圣意，其责任由我一人担当，你放心，绝不会有只言片语牵连到你。”

自徐爵昨日到他府中秘访之后，张居正虽没有听到新的消息，但大致结果他也能猜得个八九不离十，但此过节只能讳莫如深。为了平息高拱的怒气，他勉强打起笑容说道：“元辅不必多此一虑，皇上虽然年幼，但聪明睿智，是非曲直，必能判断明白。”

“但愿如此。”

高拱刚刚答话，忽听得殿门前“叭、叭、叭”三声清脆的鞭响，接着传来一声高亢的喊声：

“圣——旨——到——”

传旨太监的嗓子经过专门训练，这三个字似吼非吼，却悠扬婉转传到午门之外。刹那间，从午门外广场到皇极门前御道两侧以及金台御幄两厢檐柱间，近千名文武官员哗啦啦一齐跪下，刚才还是一片叽叽喳喳窃窃私语的场面，顿时间变得鸦雀无声。阳光恰好也在此时升了起来，皇极门门楼上覆盖的琉璃瓦，反射出一片耀眼光芒。跪着的众位官员头也不敢抬，只听得一阵“笃、笃、笃”的脚步声走上了金台前的丹墀，接着听到有人说道：

“万岁爷今儿个不早朝了，命奴才前来传旨。”

跪在跟前的高拱抬头一看，认出说话的是皇极殿主管太监王蓁。高拱便狐疑地问：

“王公公，皇上为何不御朝?”

王蓁睨了高拱一眼，一脸冰霜地说：“高先生休得多言，奴才这就宣旨。”

按规矩早朝宣旨，接旨的人应该是内阁首辅。高拱因此习惯地朝前膝行一步，说道：

“臣高拱率文武百官接旨。”

王蓁左瞧瞧，右瞧瞧，像在故意卖什么关子似的，突然一咬牙，憋足了劲喊道：

“请张老先生接旨。”

高拱一听这话，禁不住浑身打了一个激灵，不由得转头去看张居正。张居正这时也正好抬起头来看他，四目相对，都流露出难以名状的惊诧。王蓁看到这一幕，脸上闪过一丝阴笑，抬手指了指张居正，又大声喊了一句：

“张老先生，快上前接旨。”

这一回不单是高拱，两厢檐的九卿以及言官都听得真切，莫不纷纷抬起头来。高拱是首辅，接旨的理当是他，为何要绕过他让次辅接旨？大家都心下疑惑，又不敢言声，只是互相以眼睛询问。这当儿，只见高拱满脸臊红把身子朝后挪，而张居正膝行向前，口中说道：

“臣张居正接旨。”

王蓁看了看张居正，双手把那黄绫卷轴圣旨展开，一板一眼朗声读道：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

说与内阁、五府、六部等衙门官员，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说：东宫年幼，要你们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专。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钦此。

王蓁读完圣旨，便走下丹墀把那黄绫卷轴递到张居正手中。只这一个动作，在场的所有官员都明白，高拱顷刻之间已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上遽然跌落，而张居正则取而代之。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以至所有官员都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完成差事的王蓁已飘然回宫，可是皇极门内外，仍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

第二天正午时分，一队刀明枪亮的缇骑兵押着一辆破旧的牛车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宣武门。车上乱七八糟堆满了箱箧行李物件。车前沿上坐着一对形容憔悴的翁媪，一看却是狼狈不堪的高拱夫妇。

昨日皇极门宣旨后，锦衣卫缇骑兵就上前把跪在地上的高拱押送回家，随即就把高府所居的那条胡同戒严了。一应闲杂人等都不准进去，这也是李贵妃听信冯保之言采取的防范措施。虑着高拱身为宰揆

柄国多年，培植的党羽众多，已具备了呼风唤雨一呼百应的影响力。如今既已使出雷霆手段，褫了他的官职，就再也不能给他喘息的机会任其寻衅生事，于是拨了一队缇骑兵把高拱当作“罪臣”看管起来。缇骑兵隶受锦衣卫管辖，专司捉拿押送犯人之责，平常就飞扬跋扈气焰嚣张。如今奉了圣旨，更是吹胡子瞪眼睛不可一世。高府上上下下的人，平日里也都是昂头三尺，颐指气使惯了的。如今突然遭人白眼受人呵斥，一时间都成了雪天的麻雀瑟作一团。更有一些昧了良心的仆婢，趁着混乱纷纷窃取主人的细软斧资作鸟兽散，只苦了忠心耿耿的高福，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照得住这个照不住那个，急得像只没头苍蝇，屋里屋外窜进窜出不知该忙些什么。今日天一亮，缇骑兵就把大门擂得山响，要高拱急速起程回河南新郑老家。高福仓促之间雇了一辆牛车，胡乱装了一些行李，把主子高拱老两口搀上车，就这么仓皇上路了。

虽然牛车尽可能拣僻静道儿走，沿途还是有不少的人赶来围看。这些看稀奇的人，大都是京师的平民百姓。看到昔日运筹帷幄参佐帝业有吐握之劳的社稷干臣落得如此下场，观者莫不感慨唏嘘。

打从坐上牛车，高拱就一直眯着眼睛打盹。其实他哪里有什么瞌睡，只是不想睁眼来看这物是人非的京师而已。昨日初听圣旨，他真的是懵了，以至匍匐在地失去知觉。直到缇骑兵把他从地上架起来走下御道时，他才霍然清醒，意识到自己在这场宫府争斗中已是彻底失败。这虽然出乎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眼看就要走出午门，他知道一旦走出这道门，今生今世就再也没有机会走进来了。于是愤然挣脱缇骑兵的挟持，反身望了望重檐飞角的皇极门以及红墙碧瓦的层层宫禁，他整了整衣冠，对着皇极门一揖到地。斯时文武百官尚未退场，他们分明都看见了刚才还是首辅如今却成了“罪人”的高拱，两道犀利的目光中充满了深情也充满了怨恨。为了不致在昔日的属下百官面前失态，高拱竭力保持了他的孤傲和镇静，可是一回到家中，就再也控制不住感情，一任浑浊的泪水，在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淌。如今坐在牛车上，高拱心绪烦乱，思前想后，他的脑海里走马灯似的旋转着两个人影：一个是冯保，另一个就是张居正。在他看来，正是这两个人内外勾结，才使他落得今日的下场。

一出正阳门，便都是凸凹不平的土路，一连多日未曾下雨，路面比铜还硬，牛车走在上面颠簸得厉害，高拱老两口前倾后仰东倒西歪骨头像要散了架，加之热辣辣的日头没遮拦地直射下来，路边地里的玉米叶子都晒得发白。高拱觉得浑身上下如同着了火一般。他虽然感到撑不住，但为了维护尊严，仍坚持一声不吭。只是苦了他的夫人，一辈子锦衣玉食住在深宅大院，几曾受过这样的折腾？出了正阳门不远，就差不多要晕过去了。亏得高福寻了一把油纸伞来撑在她的头上，又经常拧条用井水浸湿的汗巾为她敷住额头，才不至于中暑。

大约午牌时分，牛车来到宣武门外五里多地一处名叫真空寺的地方，这是一座小集镇，夹路一条街上有二三十家店铺，也真的有一座真空寺。从这里再住前走就算离开了京畿踏上了直通河南的官道。走了这半日的路，大家已是口干舌燥肌肠辘辘，高福正想上前和这拨催逼甚紧的缇骑兵的头目，一个态度蛮横极尽刁难的小校打个商量，想在这小镇上吃顿午饭稍事休息，等日头偏西后再上路。却发现街上已站了一个人，仔细一看，原来是高拱的姻亲，刑部侍郎曹金。高拱只有一个独女，嫁给了曹金的第二个儿子。

此刻的曹金，身上依然穿着三品官服。黑靴小校一看有位官员拦路，连忙翻身下马。若在平常，这样一个没有品极的小军官见了朝中三品大员，早就避让路旁垂手侍立，但现在情形不同，小校是领了皇命押送高拱回籍的，官阶虽卑，钦差事大。因此小校不但不避道，反而迎上去，拱手一揖问道：

“请问大人是哪个衙门的？”

曹金知道高拱今日回籍，故提前来这里候着了，这会儿他也不敢计较小校的无理，佯笑着回答：“本官乃刑部右侍郎曹金。”

“啊，是刑部的，”小校一听这衙门与自己的差事有点瓜葛，忙堆起了笑脸，问道：“曹大人有何公干？”

“来，我们借一步说话。”曹金说着就把小校领到避人处，往他手心里拍了一个银锭，说道，“这二十两银子，算是我曹某慰劳兄弟们的。”

小校突然得了这大一笔财喜，高兴之余又颇为惊诧，问道：“曹大人为何要这样？”

曹金瞧了瞧歇在日头底下的牛车，以及疲惫不堪的高拱夫妇，说道："实不相瞒，牛车上的高拱是我的姻亲。"

"啊，原来如此，"小校顿时收敛了笑意，盯着曹金问，"曹大人想要怎样？"

"你看，日头这么毒，让牛车歇下来，在这儿吃顿午饭再上路，你看如何？"

小校也是饥渴难挨想歇下来打尖吃饭，但他更想趁机敲诈曹金一把，便故意卖关子说道："曹大人，这个恐怕不成啊，出京师时，俺的上司一再叮嘱，要尽快把高拱押出京师地面，更不许他同任何官员接触。为了怕吃午饭误事，出发前俺已安排弟兄们都随身带了煎饼。"

曹金心想这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心里头直觉晦气，却又不得不赔笑说道："校爷，你好歹通融通融。"

小校答道："不是我不肯通融。只是一停下来，出任何一丁点事情，干系都得俺担着。俺总不能为了区区二十两银子，赔搭上身家性命。"

曹金一听，知道小校是嫌银子太少借机敲竹杠，尽管恨得牙痒痒的，他仍喊过家人，又取了二十两一锭的纹银递到小校手中，说道："就吃一顿午饭，若出任何一点事情，我曹某负责担待，校爷你看如何？"

"曹大人既如此说，小的也只好卖这个人情了。"

小校说着收起两锭纹银就要去安排，忽听得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从宣武门方向急速驰来。须臾间，一名侍卫校官来到牛车跟前滚鞭下马，大声问道：

"谁在这里负责？"

"俺，"小校迎过去，一看这校官衣着光鲜，官阶虽然相同，但腰牌格式却不一样，这是午门内当差的穿戴，便堆下笑脸来问，"请问有何事。"

校官答道："在下是新任首辅张居正大人的护卫班头，名叫李可，张大人要在这里为高老先生送行，怕你们一行走过了，故先差小的赶来报信。"

张居正为高拱摆下的饯行宴，就在与真空寺只有一墙之隔的京南驿里备下。曹金本在街上酒楼里备了一桌，听说张居正亲自赶来送行，只好留着自家受用。这消息也让高拱感到意外，张居正此举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但他正在气头上，既无颜面也无心情与“仇人”坐一桌子传肴把盏。因此连真空寺都不想呆了，便催着要牛车上路。曹金一味苦言相劝，高拱看到老伴要死不活的样子，也不忍心即刻上路，也就顺势下台阶地嘟哝道：“好吧，我且留下来，看张居正为老夫摆一桌什么样的‘鸿门宴’！”

京南驿乃官方驿站，这里庭荫匝地，大堂里窗明几净，清风徐来。高拱老两口在偏房里差不多休息了半个多时辰，张居正的马轿才到。如今他已是新任首辅，出门的仪仗扈从声势气派又是不同，百十号人前呼后拥，马轿前更添了六个金瓜卫士。京南驿里里外外，一时间喧声震耳。张居正下得轿来，只干咳了一声，院子里立刻一片肃静。

“高老先生在哪里？”张居正问跪迎的驿丞。

不用驿丞回答，高拱已反剪双手走出偏房。他早晨出门时穿着的一件蓝夏布直裰，浸透了汗又沾满尘土。进京南驿后换了一件半旧不新的锦囊道袍，看上去倒像是一位乡村的老塾师。乍一见他这副样子，张居正感到很不习惯，心里头也就自然涌起了一股子酸楚。

却说昨日高拱被缇骑兵架出午门后，以葛守礼、杨博为首的九卿大臣都围着张居正，希望他出面具疏皇上，替高拱求情。张居正知道圣意已决，断没有转圜余地。但为了安抚大臣们的情绪，也为了避嫌，张居正顾不得回家养病，而是径直来到内阁，援笔伸纸，字斟句酌地向皇上写了一份为高拱辩冤的奏疏：

……臣不胜战惧，不胜遑忧。臣等看得高拱历事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论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临事兢慎，如恐弗胜。昨大行皇帝宾天，召阁臣三人俱至榻前，亲受遗嘱，拱与臣等至阁，相对号哭欲绝者屡。每惟先帝付托之重，国家忧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负荷为惧，岂敢有一毫专权之心哉!疏文写到这里，张居正还真的动了一点感情，接下来便是陈词恳切地希望皇太后、皇太妃、皇帝能够收回成命，挽留高拱。奏疏写完后，张

居正命人飞马报至重病在家的高仪，征得他同意后，以两人名义送进宫中。当天下午，皇上的圣旨就传到内阁："卿等不可党护负国！"

以上事件均已见载于今天上午发往各衙门的邸报。张居正签发这期邸报原已存了洗清骂名开脱责任的用意。这样做了仍嫌不足，早上到内阁点卯，把紧要事体作速处理之后，又乘马轿直奔宣武门而来——他决计亲自为仓皇南归的高拱送行。

此刻面对站在走廊上的高拱，张居正愣了一下，旋即快步迎上去，抱歉地说："元老，仆来迟了，害得你久等。"

看到张居正身着云素绸质地的一品官服，不见一点汗渍。高拱悻悻然说道："你这新任首辅，理当日理万机，却跑来为我这待罪之人送行，真是棒槌打磬——经受不起啊。"

张居正当着众人面不好回答，只装做没听见，转而问驿丞："宴席准备好了？"

"回大人，都备好了。"

"高老夫人那里，单独送一桌过去，随行家人也都得酒菜招待。元老，听说你的姻亲曹侍郎也来了，怎不见他的人？"

"听说你来，他先已回避了。"

"既是这样，曹侍郎那里也送一桌过去。"

张居正吩咐完毕，便与高拱联袂进了宴会堂。这是一间连着花厅的三楹大厅，窗外树影婆娑，蝉鸣不已。须臾间酒菜上来，摆了满满一桌，驿丞忙乎完毕退了下去，只剩下张居正与高拱两人坐着酒席。大厅里空落落的，倒显得有些凄凉。张居正亲自执壶，一边给高拱斟酒一边说道：

"元老，本来说多邀几个人来为你饯行，也好有个气氛，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我俩对酌谈心，更合时宜。来，先干一杯。"

两人一碰杯，都是一饮而尽。高拱趁张居正斟酒当儿，冷冷说道："叔大如此做，就不怕背上'党护负国'的罪名么？"

张居正苦笑了笑，说："这么说，皇上昨日的批旨元老已经知道了。"

"你这么快就登载于邸报，不就是想我知道么？"高拱狠狠瞪了张居正一眼，愤愤地说，"叔大，对天起誓，我高某何曾亏待于你，你竟

这样负心于我。”

“元老，你别误会……”

“我没有误会，”高拱粗暴地打断张居正的话，说道，“你与阉党结盟，必欲去我而取而代之，你虽做事诡秘，毕竟还留了蛛丝马迹让人看到。”

张居正真不愧有宰相肚量，高拱等于是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依然不愠不火。夹了一口菜到嘴中慢嚼细咽吞了下去，又微微呷了一口酒，这才慢条斯理答道：

“元老，你眼下心境仆诚能理解。但您说仆与阉党结盟，纯属无稽之谈。何况宰辅一职，乃国家至重名器，不是想得就能得到的。昨日皇极门之变，骤然间你我一升一贬，一进一退，一荣一衰，应该说都非你我之本意，我今天赶来送你，原是为了向你表明心迹……”

说到这里，张居正顿了一顿，正欲接着说下去，忽听得外头传来喧哗之声。两人一时都扭头看去，只见一素衣女子已闯进花厅，欲进到宴会堂里来，却被守候在那里的高福拦住。两人正在撕扯，高拱一眼认出那女子正是玉娘，遂高声叫道：

“高福，让玉娘进来。”

高福一松手，玉娘趁势就闯进宴会堂，望着高拱喊了一声“老爷”，顿时珠泪滚滚，跪倒在地。

这突遇的情景让张居正大吃一惊。他定睛细看跪在酒席前的这位年轻女子，只见她天生丽质，面容娇美，虽然泪痕满面污损了淡妆，倒更能引发别人的怜香惜玉之心。

“元老，这女子是？”张居正问了句半截子话。

高拱心中也甚为诧异。自那夜让高福把玉娘送走之后，他的内心中也不再记得起她。可是没想到玉娘竟会在此时此地出现。

“玉娘，你怎么来了？”高拱问。

玉娘哽咽着回答：“昨夜里奴家听说了老爷事情，便要到府上拜望，怎奈兵爷们拦着不让奴家进去。今天一大早奴家又去了，说老爷已动身回河南老家，奴家也就雇了一辆骡车随后追来。”

玉娘哀哀戚戚，让高拱大受感动。冰刀霜剑的世界，难得有如此多情的女子。他起身离席上前把玉娘扶起，让她坐到酒席上来，指着

张居正对她说："玉娘，这位是张先生。"

玉娘起身道了个万福，又含羞地问："老爷，这是哪个张先生？"

"张居正先生。"高拱回答。

"张居正？"玉娘顿时两颊飞红，杏眼圆睁，愤愤然问高拱，"老爷，不就是他抢了你的首辅之位么？"

"女孩儿家懂得什么！"高拱明是申斥暗是高兴地说道，接着对张居正说，"这个女孩儿叫玉娘，有人把她介绍给老夫，让她照应老夫的起居生活，老夫自忖消受不了这等艳福，故狠心把她送进了寺庙。"

"您这是暴殄天物啊！"张居正本想对高拱调侃一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凭心而论，在同僚官友的私家堂会上，京城的名姝丽女，张居正也见得不少。但像眼前这位玉娘如此温婉脱俗招人怜爱的，又极为少见。虽然玉娘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他也并不计较。看到玉娘对高拱一往情深，他内心中不免对高拱大生醋意：这老家伙，表面上一板正经，没想到却金屋藏娇，还诳我说要送到寺庙中去。

刚才还像斗鸡样的两个男人，因为玉娘的来到，一下子都变得和蔼可亲了。高拱大约也猜得出张居正此刻的心境，笑着问道："叔大，看你不言不语，好像不信老夫刚才所言？"

"正是，"张居正也不掩饰，爽然答道，"玉娘也算是一个奇女子，元老南归，迢迢千里之途，有玉娘陪伴，也不寂寞了。"

"奴家赶来，就是要陪老爷回家。"玉娘暂掩悲戚，趁机插话说道。

"好，好。"张居正贪看了玉娘几眼，羡慕地说，"有风华绝代的美人陪侍，江山可弃也。来，元老，为你的艳遇，我俩再浮一大白。"

"是啊，我有美人，你有江山，咱俩扯平了。"高拱掀髯大笑，但细心人听得出来，这笑声很勉强。两人碰杯后，高拱对玉娘说，"你的家伙带来没有？"

"什么家伙？"玉娘红着脸问。

"唱曲儿用的。"

"啊，老爷说的是琵琶。带来了，在马车上。"

"高福，去骡车上把玉娘的琵琶取来。"高拱朝门外喊了一句，高福应声去了，不一会儿就取了琵琶过来，高拱又说，"玉娘，今日的情

景，也算是长亭送别，你且为咱们唱上一曲。”

“奴家理会。”

玉娘答过，便把坐着的凳儿挪开了些，敛眉凝神片刻，只见她把纤纤玉指往那四根丝弦上一拨，□□琮琮的乐声顿时流出，和着那撩人情思的丝弦之声，玉娘开口唱道：

夏草繁茂春花已零落，

蝉鸣在树日影儿堕。

两位相公堂上坐，

听奴家唱一曲木兰歌：

玉娘先唱了这几句导扳，声音不疾不徐，却先已有了三分凄怆，两分萧瑟。张居正心下一沉，再不当是逢场作戏，而是认真听她弹唱下来：

世上事一半儿荒唐一半儿险恶，

皇城中尔虞我诈，

衙门内铁马金戈。

羽扇纶巾，说是些大儒大雅，

却为何我揪着你，你撕着我，

制陷阱、使绊子，

一个比一个更利索。

呜呼！今日里拳头上跑马抖威风，

到明日败走麦城，

只落得形影相吊英雄泪滂沱。

只可叹，荣辱兴衰转瞬间。

天涯孤旅，古道悲风。

都在唱那一个字：

错！错！！错！！！

玉娘唱得如泣如诉，不知不觉投入了整个身心，待把那三个“错”字唱完，已是荡气回肠，泪下如雨。在场的两个男人听了，也

都肃然动容，嗟叹不已。半晌，高拱才如梦初醒般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来：

“完了？”

玉娘强忍泪水，答道：“奴家唱得不好，如有冒犯处，还望老爷原谅。”

高拱没说什么，只端起杯子来频频饮酒，张居正却开口问道：“请问玉娘，方才这《木兰歌》，词是谁撰的？”

玉娘答：“我寄居的尼姑庵对门，住着个卖画为生的老头儿，这词儿是他替奴家填的。”

高拱摇头一笑，半是自嘲半是挑衅地说：“叔大，这首《木兰歌》词，倒像是专为咱们两个写的。”

张居正不置可否，只低头喝了一杯闷酒。玉娘并不顾及张居正的存在，只眉目传情地望着高拱，凄然说道：

“老爷，奴家此番追来，就打算和您一起回河南老家。”

“那怎么成？”高拱头摇得拨浪鼓似的。

“怎么不成？”玉娘追问。

高拱沉默不语，此时他打心眼里有点喜欢玉娘了。但他不愿意在张居正面前显露儿女情长的落魄之态。权衡一番，他横下心来答道：

“老夫这一回去，已是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桑榆晚景已经没有几年了，哪还敢奢望有什么红颜知己。”

“奴家才疏艺浅，不敢当老爷的红颜知己，但暮鼓晨钟之时，做红袖添香之人，奴家还是胜任的。”

玉娘愈是恳求，高拱愈是心硬。他不想这么没完没了地纠缠下去让张居正看笑话，于是一咬牙，竟说出了伤人的话：“玉娘，女子以三从四德为本，哪能像你这样，缠住人家不放。”

一个守身如玉的女孩儿家，哪经得这般羞辱？玉娘顿时脸色臊红，她怨恨地看了高拱一眼，哭诉道：“老爷如此说话，奴家还有何面目见人。今天，奴家就死在你面前了。”说罢，不等高拱反应过来玉娘已站起身来，一头向堂中楹柱撞去，只听得一声闷响，玉娘顿时倒在楹柱之下。

两位男人猝不及防，眼看躺在地上的玉娘头上已是血流如注，慌得高拱连声大叫："来人！快来人！"

高福立刻冲了进来，同时还有四五个皂隶跟在他后头，大家七手八脚，抬起玉娘就往外跑。

"要救活她！"

高拱朝急速离去的高福的背影喊了一句，听得杂沓的脚步声远去，他颓然若失坐回到椅子上，神情沮丧一言不发。

张居正因不知道高拱与玉娘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不便贸然相劝，暗地里却在为玉娘叹息。看看时候不早，张居正还要急着赶回京城，便开始说收场的话：

"元老，仆已乞恩请旨，为您办好了勘合，您可以驰驿回籍了。"

所谓驰驿，就是动用官方的驿站，一站接一站派员用骡马接送。高拱用上驰驿，等于就去了"罪臣"的身分，而成了正常致仕的回籍官员。这份勘合的确是张居正为高拱争取到的。但高拱此时心情坏透了，不但不领张居正这个人情，反而大声吼道：

"行则行矣，要它驰驿做甚？"

张居正依然好声好气回答："牛车过于颠簸，元老年事已高，哪经得起这番折腾。"

"你不要又做师婆又做鬼，把老夫赶下台，今日又跑来这里卖乖。这勘合，我说不要就不要！"

高拱隐忍了多时的怒气终于歇斯底里爆发，一下子从椅子上跳起来，像头狮子在屋子里旋转咆哮。张居正脸色铁青，看得出他也是强抑怒火。他起身踱步到窗前，看看寂寂无人的花厅庭院，长叹一口气说：

"元老，仆若有心把你挤出内阁，又何用拖至今天。"

高拱一听话中有话，没有即刻反驳，但依旧是两眼凶狠地盯着张居正。张居正缓缓地从袖口中掏出几张纸来，一声不吭地递给高拱。

高拱接过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几张纸中，有两张是李延为他购置田地的契约。还有一张纸上，密密麻麻誊写着上百位官员的名字，都是接受了李延的贿赂，数额多少，何时接受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件事高拱自以为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后

遗症，却没想到实实在在的证据都捏在张居正手上。这几张纸若是一交给皇上那里，他高拱的下场就不仅仅是回籍闲居了，而且他留在京城各大衙门的门生故旧，恐怕也就会一网打尽。

“好哇，证据都捏在手上了，你想要怎样？”高拱色厉内荏地问。

“并不想怎样，原物奉还而已。”

说罢，张居正已是闪身出门，高拱追到门口，喊道：“叔大，你等等，你……”

张居正回转身来一揖，说道：“元老，我俩就此别过，惟愿你旅途保重，早日平安抵家。”

听着张居正噔噔噔脚步走远，余恨未消的高拱狠狠啐了一口，把那三张纸撕得粉碎。

第一回　邸报中连篇诳鬼话□□云台内京察定方针

建极殿后的云台是一处三楹小殿，与乾清宫仅隔着一道乾清门。平日里有什么要紧事，皇上便在这里接见大臣。□这天辰时刚过，只见云台里坐了三个人，御座上坐的是小皇上朱翊钧，张居正与冯保打横坐在两侧。冯保尖细着嗓子，念一份邸报上的条陈：苏州府知府报告：苏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滨，有山自移徙。初犹缓缓移动，渐次甚急，望太湖而趋。偶一村民过之，大惊疾呼曰："此山要走下湖也！"闻者皆愕然而呼。山随呼即止，已离旧址百数丈矣冯保拖腔拖调刚念完，朱翊钧就乐了，他双脚一蹬金踏凳，拍手笑道：□"山还会跑，真有趣。"□冯保干笑了笑，觑了张居正一眼，但见这位首辅敛眉凝神，木头人一样毫无表情，冯保咽了一口唾沫，念开了第二段：□

江西抚院来札：南昌府城隍庙殿下庭中生一石，初出地四五寸，越日已长尺余，以后日日渐长。既数日，已三四尺。其初生时，无人觉之是石，偶一人见曰："此处想生出山矣。"因此语遂不复长，其生者至今有焉。

这一回小皇上产生了疑惑，他眨巴眨巴眼睛，既像在询问又像是自言自语：

"石头又不是草，怎么能长呢？"冯保不置可否，接着念第三段：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奏词：查太原府静乐县龙泉村民李良云弟良雨忽转女形，见与村民白尚相为妻。隆庆六年正月内，良雨偶患小肠痛，旋止旋发，至二月初九日，卧床不起。有本村民白尚相亦无妻，於雨病时，早晚周旋同宿。四月内，良雨肾囊不觉退缩入肚，转变成阴，即与白嬲配偶。五月初一日经脉行通，初三日止，自后每月不爽。良雨方换丫髻女衣，裹足易鞋，畏赧回避不与人知。六月十五日村人得知，禀县拘雨、相同赴审实，稳婆方氏领至马房验，系变形，与妇人无异。乡人议论，称男变为女乃阴盛阳微之兆，以祈修省。

念着念着，冯保心里头就满不自在起来，他不明白张居正为何要弄来这些乱七八糟的邸报以亵圣听，当把最后一个字念完，他便把邸报朝面前茶几上重重一掼，一边端起茶盅来喝茶，一边不停地朝身后头的帷幕张望。朱翊钧年纪虽小，但心眼儿透亮。虽然这三则简报上

的奇闻逸事听起来饶有兴味，但从冯保的脸色看又似乎触犯了禁忌。小孩子天生的好奇心受到压制，小皇上顿时不知所措，痴坐在御榻上，不安地搓动双手。□张居正一直在关注小皇上与冯保表情的微妙变化。待冷了一会儿场之后，张居正才开口问道：

“方才冯公公所念简报，请问皇上有何看法？”□朱翊钧生怕答错，指着冯保说：“大伴，你说。”

“荒诞不经。”冯保愤然一哂，嘴中冷冰冰蹦出四个字。□“是，大伴说得对，荒诞不经！”经冯保这么一“点题”，朱翊钧就知道如何回答了，他扳着小指头说：“山走路，石头长个儿，男人变女人，怎么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出来了？

“皇上问得好！”一向冷峻内向不苟言笑的张居正，此时眉棱一耸，语气凛然说道，“偌大中国，每日里发生一些或者说流传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这样一些荒诞不经稀奇古怪的事情，居然堂而皇之地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之上！”□张居正突出此言，小皇上顿时愣着了。□朝夕如流光阴荏苒，张居正出任首辅不知不觉已经一月有余。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张居正接下这个首辅可谓难上加难。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大臣怙权吏治腐败。每日里往内阁值房里一坐，不管是看奏折邸报，还是与晋见的官员谈话，竟没有一件事顺心。但他还是雷厉风行，在短短时间内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给陈皇后与李贵妃都上了皇太后的尊号；二是部院大臣不称职者都已尽数撤换。前者是为了稳定皇室，讨小皇上与生母李贵妃的欢心，而后者才是真正的大事。永乐皇帝定都北京后，钦定百官依职掌权力划分，共有九大衙门，九小衙门。九大衙门是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加上都察院、通政司和大理寺；九小衙门依次是詹事府、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翰林院、国子监、尚宝司和苑马寺。九大衙门的掌印者，习惯上称为大九卿。九小衙门的主管，俗称小九卿。这十八衙门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管理机构。所谓内阁首辅，自孝宗时代起，实际上就是代表皇上，通过这十八个衙门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任何首辅上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治理整顿这十八个衙门，物色堂官人选，张居正也不例外。不过，他不同于其他首辅的是，他并不满足于把这些衙门的堂官尽数换成自己的亲信，而是希望这些衙门能真正做到各尽其责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因此上任之

初，他就表明“不以己之好恶决定用人取舍，而是依据才能推荐部院人选”，尽管他这么表态，但却没有几个人相信他真的会如此去做。张居正久居内阁，对官场的种种龌龊心态早就了然于胸。多年来京城官场中就流传着四句顺口溜：“大九卿有大九九，小九卿有小九九，十八衙门朝南开，堂官跟着首辅走。”短短二十八字可谓绝妙地道出了官场痼疾。隆庆元年张居正入阁之初，就曾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如果天遂人愿登上首辅之位，就一定要根除这种积弊。所有大臣忠忱于皇上，听命于政府，本是臣道职守无可厚非，但不能容忍的是大臣们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样势必会造成结党营私，怙权售利的混乱局面。长此下去，不仅仅皇上的威福只是一句空话，就是天下黎民百姓举头祈盼的国家昌隆的盛世也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以上这一番思虑，张居正不知道在心里头琢磨了多少次。他一次次想觐见皇上，把这些朝廷大政官场弊端一一说给皇上听。但取笔写帖时，又犹豫着停顿下来：皇上毕竟是十岁的孩子，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些深奥的道理呢？与其匆匆谒见说一大堆晦涩难懂的话，让皇上听得懵里懵懂不知所云，倒不如耐心等待某种契机的出现。昨天下午，张居正翻阅通政司送来的邸报，偶然获得了灵感，觉得可以与小皇上沟通了，遂递帖请旨，定下了今日的会见。此刻的云台一片寂静。面对一丝不苟的张居正，小皇上有着依赖与敬畏双重心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才又鼓起勇气问道：“通政司的邸报应该刊载什么？”

张居正捋捋长须，转向冯保说：“冯公公，皇上这个问题，还是烦请你来回答。”

冯保不清楚张居正拿来邸报的真实用意，他担心把这样一些古怪离奇难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听多了，会助长孩子的玩之心，故满脸的不高兴。但听了张居正方才一席话，又感到这位新首辅并不是存心“误导”皇上，而是别有所指，一颗心也就放下了。再加上张居正对他总是礼敬有加，读邸报时的那点懊恼也就豁然而释，于是微咳一声清清喉咙答道：“万岁爷，奴才在司礼监呆了十五个年头儿，这期间通政司的邸报，可以说是一期不拉的看过，邸报内容应是各地臣官的职守总汇。各省布、抚、按三台，各府州县官，还有九边总督，河官漕官盐官，他们每天在干啥，是否都是在明赏赉，严诛责，审开塞，守一道，尽明法稽验守土牧民之责，只要一看邸报，便大略可以知道天下

吏治情况。张先生拿来的这两份邸报，奴才昨儿个就看过了。一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奴才就像吃了一只苍蝇，恶心得要死，因此没有拿给皇上看。咱不知道张先生为何单单挑出这三篇怪话来念给皇上听。”冯保话音刚落，张居正立即接过话头说道：“冯公公已把邸报作用讲得透彻。臣今日特意圈出这三个条陈给皇上看，乃是为了引起皇上的警惕，我大明天下的这些封疆大吏，府库之臣，现在都在干什么？国库空虚，匪患不绝，官员贪墨，河漕失修，这许许多多关乎朝廷命运国计民生的大事，没有人认真去做，反而弄这些异端邪说层层上报，岂不无聊至极！”张居正言辞锋利。朱翊钧浑身一激灵，又不知该如何办理。正在他嘴角歙动，眼巴巴地看着冯保时，猛听得一个女人的声音从冯保身后的帷幕中响起：“说得好！”

张居正一惊，寻声望去，只见冯保身后的那重猩红的帷幕被两名小内侍拉开，李太后从里面缓缓踱了出来。却说昨日小内侍送来张居正求见的揭帖，李太后当即决定让小皇上准旨接见，当小皇上表现得紧张为难时，李太后叹道：“也难为你了，一个孩子，要让你同张居正这样天下第一精明的人打交道，不怯场才怪呢。”母子俩正束手无策时，冯保突然灵机一动，说道：“启禀太后，奴才有个主意？”“讲。”

“明儿个皇上云台接见，太后您也参加。”

“我？”李太后一愣，“我岂能参加，这不给天下人造成了干政之嫌，何况男女有别。”“这些，奴才都想到了，太后可以坐在平台左侧的帷幕里，这样就近观察张先生，太后就可以明断是非了。”李太后咬着嘴唇思索了一会儿，点头说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现在，当李太后从帷幕后面转出来时，张居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跪下行礼。李太后吩咐冯保去搬椅子，要在御榻前安排坐下。“母后，请坐这儿。”朱翊钧站起来要给李太后让座。李太后瞅着儿子说：“你那是皇帝宝座，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僭越坐上去。”出口的话看似随便，寓意却深沉。行过君臣相见之礼重新坐定，李太后笑吟吟问道：“张先生，咱突然出现，没惊着你吧。”李太后虽然身份高，但毕竟只有二十八岁，依然是个明眸皓齿气质娴雅的美丽少妇，加之今天并未打算见外臣，所以没有穿戴朝廷命服，只穿了一件“薄如蝉纱，洁比雪艳”的西洋布六幅拖裙，越发像一朵出水芙蓉光彩照人。尽管张居正

能做到非礼勿视，但偶尔一瞥，李太后的绰约风姿仍不免让他心旌摇荡，行礼之后，他借整理官袍来掩饰自己的失态，强自收慑心神，答道：“李太后突然出现，臣下确实吃惊不小。”

李太后不再就这个问题嗦，而是直接了当地切入正题：“你们君臣之间方才的谈话，咱都听见了。”说着又扭头看了一眼背后的帷幕，继续说道，“说实话，国家大事，本不该我这妇道人家搀和。咱现在常常怀念隆庆皇帝在位之时，咱一门心思都花在两个孩子身上，闲来抄抄佛经，听听曲儿，日子过得多轻松呀。那时候，隆庆皇帝用了一个高拱，把天下事办得井井有条。这个高拱是个有本事的能臣，只是品性不好，在隆庆皇帝面前唯唯诺诺，所以深得信任。钧儿即位当了万历皇帝后，咱们从一些小事上就看出高拱心术不正。咱和仁圣太后两人出于无奈，才决定拿掉这个刺儿头，把首辅的位子给了你张先生。咱们这样做，对张先生寄予了厚望，指望你不负先帝之托，当好顾命大臣，辅佐幼主，把先帝传下的江山基业守好治理好，让天下百姓觉着万历是个好皇帝。”说到这里，李太后又充满爱怜地望了一眼坐在御榻上的朱翊钧。李太后没有出现之前，朱翊钧正襟危坐充小大人，自李太后走出帷幕，朱翊钧的紧张心理骤然松弛下来，眼眶里重新荡漾起孩子的天真。张居正屏神静气听着李太后讲话，差不多把每一个字都“吃”进了脑子。以往他只知道李太后是一个端庄贤淑虔敬事佛拘法守礼课子甚严的女人，方才的这番话却让他暗暗吃惊，原来在这位年轻太后美丽的外表之下，竟隐藏了如此之深的城府和卓然独立的主见。他顿时意识，今天坐在这云台内的三个人，实际上都是他的主人。尤其是这位李太后，更是他主人中的主人！自己要想一展宏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首先就得把这三个人服侍好。想到这一层，张居正谦恭地说道：

“谢谢太后对臣的信任，臣将不负两宫太后的厚望，一定辅佐幼主，开拓出万历一朝的太平盛世。”“好，咱要的就是你这个态度。”李太后说罢，又转向冯保，“冯公公，把方才邸报上的第三段，再念一遍。”“第三段？”

“对，就是男变女那一段。”

“是，奴才遵旨。”

冯保重新拿起放在茶几上的邸报，把山西太原府巡抚御史伍可的条陈念了一遍。冯保的声音一停，李太后就问张居正：“张先生，伍可这个条陈，究竟是何用意？”

“臣以为，伍可此举，是官场颓风的沿袭。”

张居正回答得含含糊糊，这也是事出有因。李太后藏于帷幕之后，虽不敢说是“干政”，至少表现出对他这位首辅还不是完全的信任。基于此，他的答话不得不十分谨慎。

李太后显然不满意张居正的回答，只见她秀眉一竖，说道：“仅仅是沿袭吗？伍可条陈中最后一句，胡说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又如何解释？”到此，一直纳闷的冯保才明白李太后为什么会突然走出帷幕，原来是伍可的条陈把她“气”出来的，于是他顺竿儿爬，攒眉说道：“方才奴才读这段条陈时，还只是感到腻味，没往深处想。经太后这么一点明，奴才这才明白了伍可的险恶用心，他这是暗拉弓放冷箭伤害太后呢。”“他怎么伤害？”朱翊钧瞪大眼睛问。

“伍可说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阳衰，指的是你万岁爷还是个孩子，阴盛，指的是太后，言下之意太后在干政。”经冯保这么一撩拨，朱翊钧当即小脸涨得通红，恨恨叫道：“胡说八道！”

李太后示意朱翊钧冷静下来，然后看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问道：“张先生，这伍可的巡抚御史是怎么当上去的？”李太后的言下之意，是问伍可是哪条线上的人。张居正心思透亮哪能不懂，但他装马虎答道：“回太后，所有官员品秩，都由吏部上报皇上批准。”“你说的是形式，我是问……”

说到这里，李太后戛然而止，她怕问得太露骨，给张居正留下不好的印象。冯保听在耳中，明在心里，立马接过来答道：“奴才昨日遵太后懿旨，回去后调查出来，这个伍可是高拱的门生，嘉靖四十二年的进士，二年前还是吏部文选司的一个六品主事，高拱认为他能干，将他破格提拔为四品御史。”“啊！如此说来，这件事情后头，就藏了一个天大的阴谋。”李太后起身踱到东厢那排巨大的透雕花格窗棂之下，伸出玉指轻轻地捻摸着柔腻的窗幔。过了许久，她才又慢慢踱回来坐下，继续说道：“记得隆庆皇帝大行不久，钧儿刚刚登基，京城紫云轩书房就赶印了一千本《女诫》，几天就销售一空，买主都是京职官员，六科廊的那帮言官，听说是人手一册。此中深意不言自明，

无非是影射我李太后干政。咱以为高胡子削籍回到老家，这股子邪风就可以刹住，谁知现在又跳出个伍可，说什么男变女是阳衰阴盛之兆，还要大家修省，这样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堂而皇之的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上。”说到这里，李太后情绪激动，眼眶中泪花闪闪。“母后！”朱翊钧涩涩地喊了一句，竟不知如何控制眼前的局势。冯保趁机煽风点火，悻悻说道：

“高胡子人虽走，但阴魂不散。看来不用上雷霆手段，这股子邪风还煞不下来。”

“张先生，你认为伍可应如何处置？”李太后问。云台内的气氛已是非常紧张。张居正心底清楚，如果自己的回答稍有不慎，就会种下祸根。稍稍一想，他答道：“臣认为，皇上下旨严加申斥即可。”“这是不是太轻了？”

李太后反问的口气虽然很轻，却让人感到了威胁。张居正微微蹙眉，冷不丁反问了一句：“依太后之见，应该如何处置才好呢？”李太后嘴角一翘，立时露出泼辣的样子，谑道：“张先生这一问，等于是唆使咱干政了。要论咱个人的好恶，这个伍可，把他削职为民咱看还是轻的。但一个朝廷命官的升贬去留，哪能让我这妇道人家做主，你如今是堂堂正正的首辅，处理一个人的意见都拿不出来，还谈什么刷新吏治，富国强兵？”李太后伶牙俐齿，把张居正狠狠地“刺”了一下。张居正却是不慌不忙，顿首答道：“臣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担心臣的意见与太后的想法相左。”“那又有何碍，只要你出以公心，处置得当，咱们就应该听你的。”

“太后如此信任，臣不胜感谢。”张居正欠欠身子，不卑不亢回答。他觉得时机成熟，是拿出自己主见的时候了。于是抚了抚长须，拉开架式作了长篇陈述：“太后在帷幕中时，大概已听到臣已提醒皇上，应该在例朝时升座一问，在京各衙门，各省府州县的命官都在干什么？方才冯公公念的邸报上的三个条陈，就很说明问题。臣在官场呆了二十多年，身历三朝，眼见仕宦风气江河日下，常常痛心疾首，每至深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嘉靖一朝，世庙因笃信斋醮，一切朝政听任严嵩处理。严氏父子巧言佞说，图私为务，取宠乎上而谗贼于下。柄国二十余年，导致朝廷纲常不举，政令教化不行。洪武永乐一脉开创的大明气象，清廉为本奉公惟谨的士林风气，在嘉靖一朝几乎

丧失殆尽。世庙好修玄，好祥瑞，好变异，严嵩投其所好，每天捏造许多祥瑞变异之事呈报大内。各地官员纷纷响应，什么猪变麒麟鸡变凤凰，黄河鲤鱼口中吐出九条青龙等等旷世奇闻，都成了驿路快报。督抚大臣献符争宠，表贺塞路星驰京师。世庙一高兴，便会给这些造谣以惑圣听的官员升官晋爵。长此以往，幸门大开。忠恳之士，每见放逐；淫巧之人，屡得便宜。以致江淮水患疏于治理，赋税积欠无人追缴。两京大僚尸位素餐，以奢靡为尚；地方官吏盘剥小民，以搜财为工。嘉靖四十三年，有一个户部主事六品小官，名叫海瑞，对这种弊政深恶痛绝，遂备了棺材上疏直接指斥世庙。惹得世庙大怒，把海瑞打入死牢。“嘉靖四十五年，世庙驾崩。隆庆皇帝入承大统。天下振奋，万民拥戴。隆庆皇帝嗣位之初，也想挽振颓风，刷新吏治，重树洪武皇帝亲手创建的纲常教令。奈何积弊太深，人心坏朽，隆庆皇帝虽英姿天纵宵衣旰食，也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加之隆庆皇帝在位六年，内阁走马灯一样换了四位首辅，人不安神席不暇暖，为保禄位勾心斗角，哪里还有心思来整顿政务稽察弊端呢？更可惜天不假年，隆庆皇帝英年早逝，遂使嘉靖颓风，至今绵延而不息。

“正因为如此，通政司的邸报才会出现如此怪诞的条陈，这都是嘉靖遗风。山西太原的巡抚御史伍可之所以上奏男变女的荒唐事，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前提。就伍可这件事，不用说指桑骂槐攻击太后，就是制造奇闻混淆视听，我们就有种种理由将他重重治罪。但问题的症结在于，伍可之事绝非个案，而是官场的普遍现象。若不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今天处罚了一个伍可，明日还会有十个八个叫张可王可的糊涂官员继续水行旧路，上各种乱七八糟的条陈奏折以惑圣听！”张居正说到这里，觉得口干，便停下来喝了几口茶。他的这番话本是昨日就想好了的，所以说起来条分缕析，大有振聋发聩余音绕梁的功效，在座的三个人，都被他的话深深地震慑。特别是李太后，张居正讲话时，她眼睛一眨都不眨地盯着这位身材颀长脸上轮廓分明的中极殿大学士。自从进了裕王府以后，由于宫禁甚严，除了隆庆皇帝之外，她还从未如此近距离地与一个男子对坐。隆庆皇帝病危时，她虽然隔着帷幕与张居正见过一面，但那时因心存悲痛未及细看。现在她才发现，张居正的声音充满魅力，气质如此诱人。她不禁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但“邪念”一起，她顿感羞愧，佯装拭汗，掏出手帕来揩了揩臊红

的面颊。□张居正并没有觉察到李太后的微妙变化，他仍沉浸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自顾说道：

“太后，臣方才所陈述，都是思考了多年的肺腑之言，不妥之处，还望太后指正。”

“说得很好，”李太后一改冷峻，声音竟变得甜腻腻的，“张先生在政府多年，所以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弊政。多的也不用说了，你就说，下一步你想怎样刷新吏治整顿颓风。”

“臣建议皇上立即下诏，实行京察！”□

“京察？”□

“对，京察，”张居正冷浸浸的眸子一闪，徐徐解释道，“所谓京察，就是对应天顺天两京官员实施考核，四品以上官员，一律上奏皇上，自陈得失，由皇上决定升降去留，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都察院联合考察，称职者留用，不称职者一律裁汰。”□“冯公公，你觉得张先生这个建议如何？”李太后问冯保。□冯保操着娘娘腔，恭谨地回答：“启禀太后，张先生的主意好，这是大手笔。”

李太后点点头，朝张居正送了一个秋波，问：“张先生，何以只限于京察，各处的地方官也应该考核才是。”□张居正答：“这个使不得，地方官都负有牧民之责，若同时进行考察，势必引起混乱，导致州县不宁。两京衙门，并不直接面对百姓万民，考察起来没有这层麻烦，何况风气自上而下，只要京官的问题解决好了，地方官行贿无门，进谗无路，吏治就会有一个好的开端。”

“钧儿，你是皇上，你认为呢？”□

李太后又转头问坐在御榻上的儿子，朱翊钧虽不懂深奥的大道理，但凭直觉感到张居正的建议是好的，于是答道：

“张先生的建议很好。但是，伍可也得重重惩处。”

“如何惩处？”李太后问。

“免他的官。”□

“为何要这样呢？”

“这个混蛋官员，竟然变着法子骂朕以及母后，不惩处，我这个皇帝哪里还有威严！”

说罢，朱翊钧一跺脚，鼓着腮帮子兀自生气。□

冯保见状，连忙朝张居正使眼色说：

“张先生，皇上金口玉言，伍可削籍，就这么定了。”张居正微微颔首，答道：“臣遵旨。”

李太后此时明眸溢彩，红晕飞腮，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奋，她火辣辣的眼光盯着张居正，说道：“张先生，你今天回去，就立即替皇上起草实行京察的诏令。”

张居正还来不及回答，忽见平台值班太监冒冒失失闯了进来，跪下禀道：

“万岁爷，东厂掌帖陈应凤派人送了个十万火急的密札进来。”

“说什么？”小皇上紧张地问。

“北镇抚司的锦衣卫，同储济仓的守卫兵士打起来了。”

第二回　赳赳武夫寻衅闹事□谦谦君子以身殉职

位于皇城东总布胡同之侧的储济仓，平时寡静得门可罗雀，今儿个可是热闹非凡。仓前广场上东一辆西一辆密匝匝停满了骡马大车，其间还夹杂了不少携筐带担的挑夫。身着戎装的军曹武弁，穿号衣的差人番役，穿□衫的吏目衙牌，戴乌纱帽的官人混杂一起，笑谈声、斥骂声、喊叫声、吆喝声闹哄哄交织成一片，直把人吵昏了头。□这一番突然出现的热闹景象，原也事出有因。前日户部咨文在京各衙门，告之太仓银告缺，本月在京文武官员的月俸银，改用实物胡椒苏木支付。在京的文武衙门上百个，文武官员总数也有上万人。虑着衙门繁杂人口众多，管着这项业务的户部度支司将各衙门排了队，分三天支付完毕。安排在第一天的大多是戎政府、锦衣卫、五城兵马司以及京营等军职衙门。公门中人，当了大官的不说，中小官员每月就巴心巴肝等着发俸这一天，油盐酱醋礼尚往来各种用度应酬，都指着这一份俸银来开销。因此，一大早，各路领俸的人马就急急如律令赶来，把个储济仓围得水泄不通。不过，眼下来的人，没有谁能有个好心情。实物折俸，白花花的银子变成了胡椒苏木，谁碰上这个，就算他棉花条子一根，也会蹭出火星子来。

储济仓辰时开的大门，眼看个把时辰过去了，还只是兑付了一两家。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毒日头底下闷热难挨，加之肚子里都窝着火，一些纠纠武夫便你一言我一语地骂开了：

“谁他娘的吃屎迷了眼儿，弄出这么个胡椒苏木折俸的馊主意。”

“是啊，老子吃了三十年皇粮，头一遭儿碰到这等邪事。”

“新皇上登极，本指望多少得几个赏银，这下倒好，赏银得不着，连俸银也变成了胡椒面儿。”□“咱听说高胡子在的时候，本打算给咱们封赏银的，但他的官帽子让皇上一掳，新首辅即位，什么章程都改了。”□“嗨，绣房里跳出癞蛤蟆，邪了。”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邪的还在后头哪！”

正这么议论着，忽然人群中骚动起来，只见一个人大大咧咧地走了过来。此人生得面阔身肥，一双粗眉紧压在两只鼓眼之上，两耳招风，上唇翻翘。乍一看，活脱脱一只猩猩。他脚上蹬了一双黄绫抹口

的黑色高□靴，身上穿一件金丝质地绣着熊罴的五品武官命服——单就这身打扮，就知道此人大有来头，因为金丝的面料，按规矩，只能是一二品武官才准予使用。此人名叫章大郎，是锦衣卫北镇抚司主管粮秣的官员，袭职为副千户，这职位是一个从五品官衔。这样的官，若是搁在外省州府，或许还是个人物，但在京城，却是啥也不算。但这个章大郎不同，他的舅舅邱得用，是李太后极为信任的，原是慈宁宫掌作，如今又升格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就因为邱得用有了这层宠，不要说一般太监，就是权势熏天的“内相”冯保，也免不了要拉拢他，宫内遇上，大老远就把笑脸摆出来迎着。章大郎正是靠着这位舅舅，两年前开后门弄了个锦衣卫百户，前不久，北镇抚司为了巴结邱得用，又把章大郎提升一级，调到司衙主管粮秣。今天来储济仓领取折俸，原是他份内的差事。此时他大摇大摆走过来，见众人一时都歇了嘴，便道：“方才听得你们闹嚷嚷的煞是热闹，为何咱老章一来，就都不说话了？”

“章爷，咱们是在发牢骚呢!”一位身着七品武官命服的官员搭讪着回答。

“发甚牢骚？”章大郎问。

“就为这胡椒苏木折俸的事。”

“日他娘，你们别提这事，提起来，咱老章气头比你们更大。”章大郎说着就一手牵开官袍的圆领，一手撒开折扇朝内扇汗，恨恨骂道，“老子这个粮秣官上任第一个月，就他娘的碰上这等事。司衙的上司同僚明里不说，暗中还不是骂我丧门星？你们说，这事与咱老章相什么干？可是，别人在咱面前做头做脸，咱还不是得受着？”

“章爷，咱们都同你一样。”

“是啊，放屁打嗝，两头都不好受。”

“章爷，你有办法，帮咱们讨个公道……”

刚刚冷下去的话题，顷刻间又更热烈地议论起来。这章大郎本是个倚势横行好听奉承的莽汉，见众人抬举他，也就一刀把鼻子剐了，不晓得哪面朝前，此时他收了折扇，吊着眼问：

“你们说，这公道上哪儿讨去？”

“胡椒苏木折俸，这是不把咱官员当人呢，咱们还得要月俸银。”一位官员撺掇着说。

“听说太仓里空了，一钱银子也无。”章大郎说着，叹了一口气。

“你听他的，章爷，管太仓的没有银子，就像开窑子的说没有婊子，你信吗？”“这倒也是，”章大郎若有所悟，说道，“京城文武官员，撑破天一万人，大小一拉，平均每人十两银子，也才十万两银子。若大一个太仓，未必十万两银子也拿不出来？”

“可不是这个理，我看哪，是有人成心挤兑咱们。”

说这话的，是京营里的一个校官，刚说完，就有人捅了他一下，低声劝道：

“老弟，可不能瞎谝。”

“谁瞎谝了？有胆量的，让咱到太仓瞧瞧去，”校官不但不听劝，反而越说越激动，凑到章大郎跟前，问道，“章爷，你说是不是？”

“是，是这个理，”章大郎眨着眼睛，用折扇一敲脑袋，问身边那位七品武官，“新任的户部尚书，叫什么来着？”“王国光。”

“这人是干啥的出身？”

“此前的差事是总督天下仓场。”

“这么说，连这储济仓在内的京城十大仓，都归他管辖？”

“是的，章爷。”

“日他娘，这咱算对上号了，他管仓库的出身，什么仓里装着哪些东西，这姓王的一清二楚，兴许他觉得这些东西在仓库里放陈了，放烂了可惜，干脆折俸给咱们了事。”

“嗨，章爷英明，把人家的贼心眼看了个透儿亮。”校官说着竟拍起巴掌来。

“折俸的事儿大，恐怕户部尚书一个人作不了主。”有位官员插嘴说。

“他请示谁？无非是新任内阁首辅。”又有一位武官气呼呼地搭白，“听说王国光与首辅张大人是同年，穿……”

那武官本想说“穿连裆裤”，但感到不妥，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章大郎瞅了他一眼，正欲开口说话，忽听得仓门那边又嘈杂起来，忙

抽身走了过去，只见一个六品武官带着一脸怒气从朱漆大门里走了出来，身边跟着几位兵士，一人扛了个沉甸甸的大麻袋。

“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个衙门的。”章大郎拦住那位武官问。

“京师西大营的。”

“为何不快活？”

“那监称的伙计，太操蛋。”

“怎么个操蛋法？”

章大郎偏要打破沙锅问到底，那位武官眼见这位愣头青品秩比自己高，也就耐下性子来一五一十地回答：

“今日发放胡椒苏木，真他娘的邪门。有主称，有监称。主称的是这个储济仓的大使，姓王，监称的是户部度支司派来的，姓金。王大使人还好，每一称都称得红红的，杆子翘着，但那姓金的站在旁边，总要拿铲子往下铲点，非要把称杆压得平平的。眼看称完了，咱向那姓金的央求，能否多给一铲子补补称，不然回去分亏了，谁认这个账。那姓金的头摇得货郎鼓似的坚决不肯，咱生的就是这个气。”

“那姓金的是个什么玩意儿？”

“听说是个观政，还没有实授哪。”

正这么说着，又见一位吏目从门里走出来，高声嚷道：“京师南大营，京师南大营人来了没有？”“来了。”答话的正是那位呱呱唧唧想说“穿连裆裤”的武官，他这会儿正急匆匆朝前走。

“轮到你们领货了。”

吏目说着正要转身进去，章大郎赶紧喊了一声：“慢着。”

吏目站住了，瞧着章大郎的五品官服以及比这官阶更大的势派，连忙堆下笑来，拱手问道：

“大人有何吩咐？”

章大郎指示紧随身后的亲兵说：“递帖子。”

亲兵迅速递了一张名刺过去，吏目接过一看，上面写着：锦衣卫北镇抚司粮秣官副千户章大郎锦衣卫与东厂，是由皇上亲自主管的两大特务机构。锦衣卫比东厂权势更大，因为负责保卫皇城以及皇上的扈驾侍卫的“御林军”，也归锦衣卫管辖。而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负责

北京治安的常设机构，大凡遣送、抓捕、廷杖大臣，都由它负责，只要提起它，公门中人就不寒而栗。所以，吏目看过名刺之后，虽然对这个从五品的副千户瞧不上眼，但对“北镇抚司”却不敢马虎，于是小心问道：

“请问章大人有何事？”

“进去禀告你们大人，就说章爷咱公务繁忙，没工夫傻等。先把咱们司衙的胡椒苏木领了。”“这……”吏目看了看广场上黑鸦鸦的人，为难地说，“章大人，这名单次序可是先排好了的。”

“排了就不能改，未必铜浇铁铸的，嗯？”

章大郎盛气凌人说话生呛，吏目还在踌躇，已挤到前面来的南大营那位武官说：“章爷有事，咱们让他。”

“对，咱们让他。”立刻有不少人附和。见这些平日强五作六的军爷们这会儿不分高低贵贱都一条心地让着章大郎，吏目才感到这位“副千户”大有来头，再也不敢怠慢，忙跑进去传信，一口气工夫又跑回来，对章大郎点头哈腰说道：“章大人，请进！”章大郎鼻子里哼了一声，噔噔噔几步上了青石台阶，反剪双手跨过门槛，又回过头来对广场上的军爷们挤眼说：

“你们等着，咱章某给你们出口恶气。”章大郎随着吏目进了大门，绕过照壁，便是过堂，由过堂往左，是储济仓大使的官廨，往右是一溜十几座库房。过堂里，先已站着两名九品官员等候章大郎的到来，他们是储济仓大使王崧，户部观政金学曾。吏目对双方作了介绍。王崧知道这章大郎的来头，因此表现得特别谦恭，尽管忙得团团转，他还一定要请章大郎到官廨花厅里叙茶。章大郎也不推辞，到了花厅坐下，呷了一杯茶后，开口问道：

“你们储济仓里，藏了多少胡椒苏木？”各仓储里收藏的物品及数量，属于机密，不可轻予人言。王崧只得嘿嘿笑着，打马虎眼说：

“有一些，咱这储济仓，除了胡椒苏木，也还保管另外几种物品。”“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你这儿都有？”“不不不，这些值钱的物品，不归储济仓保管，”王崧听出章大郎口气不大友好，连忙引开话题，“章大人，你就在这里歇息喝茶，贵司衙的折俸，卑职安排人与你手下人对账发放。”王崧说着就要起身，章大郎连忙喊住他，说

道：“这么大的事情，怎好让手下人办理，本官要亲自去。”“这样更好，那就请章大人挪步。”

王崧领着章大郎来到称房，斯时章大郎带来的司务已办妥了账面手续，北镇抚司衙署中有品级的官员差不多两百多位，核实下来，胡椒苏木两种每样都超过千斤。几位差役拿来麻袋正欲装，章大郎又把他们拦住，说道：

“慢着，哪能这样装。”

几位差役住了手，望着王崧听候指示。王崧早就注意到章大郎是有意找碴子，心里头颇为紧张，小心翼翼地问：“章大人，你认为应该如何办理？”

章大郎问站在一旁的本衙司务：“咱衙门官员的花名册，你可带来了？”

司务答：“带来了。”

章大郎转向王崧，说道：“就按咱提供的花名册，你一份一份地称好装好。”

“这得多长时间？”王崧面有难色，支吾道，“外面还有那么多衙门的人候着。”

“咱不管别人，咱北镇抚司的事儿，就得这么办！”

章大郎态度蛮横故意刁难，王崧隐忍着不敢理论，转而问站在身边一直默不作声的金学曾：

“金大人，你看如何处置？”

这位金学曾生得白白净净，一副儒雅之相，只是一双小眼睛总是眨巴个不停，让人体会到他的狡黠。他本是隆庆二年的进士，放榜后不久，就分来户部观政。所谓“观政”并非实衔，只是官员等待分配的一种过渡。大凡一个新科进士，一时无法分配，吏部便让他到各大衙门临时学习政务，观政一名由此而来。分到刑部则称刑部观政，分到兵部则称兵部观政，如此类推。观政虽挂级别很低的九品衔，但并非所部的正式官员，只是一个闲曹。金学曾来户部呆了不到一个月，已是岁暮，忽然得信家父去世，只得回到浙西老家丁忧三年。今年三月期满启程来京，一路游山玩水，到户部报到已是六月初了。正值隆庆皇帝大行，各衙门乱成一锅粥。吏部文选司给他入了仕籍，仍遣他到

户部继续观政。户部新旧更替，加之他又不是在编人员，所以也没有人管他。佐贰官让他临时到度支司帮忙。因房子太挤无法安插，司郎竟让他这个有“品”的官员到书算房和八个吏目挤在一起，在门口处支张桌子安身。他也不计较，不消三天，就和吏目们混了个脸儿熟。只要一落空，他就在书算房里摆龙门阵，说了京城说外地，说了大内说衙门，从官场说到赌场，从窑子说到书院。指东道西说咸扯淡，把他满肚子杂碎尽行抖落。吏目们虽然都是见多识广的京油子，却无不折服于他的口辩之才，每日里竖着耳朵听他棉布丝布地乱扯，竟常常忘了做事。王国光上任之后，整饬部治，又是盘存又是清账，各司科顿时间都忙得一塌糊涂。吏目们再无闲空来享耳福了，金学曾倒也知趣，一连好几天在书算房里免开尊口，去文牍房里借了些档案邸报来看。但房中整日价算盘珠子噼哩叭啦一片乱响，聒噪得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恰在这时，上头决定胡椒苏木折俸，度支司须得派一个人前往储济仓监理此事。这是个鬼不缠的差事，谁见了就躲。司郎早嫌这个没事干的游神碍手碍脚。于是就把这差事委派给他。金学曾闲得无聊，因此乐得前往。储济仓往外发放物品，每一笔，都得有三个人签字。一是发放方的管仓大使，二是接受方，三是监理方。按理说，章大郎寻衅，本与他金学曾无关，但王崧既然问上脸来，心知他这是转移矛盾，却也不得不答：“依卑职看，还得按章程办事。”

章大郎睃着金学曾，心中忖道：“这大概就是刚才那位官员咒骂的金观政了，瞧他贼眉鼠眼，就不是个好东西，待老子调教调教他。”于是故意大惊小怪地嚷道：

“啊，原来你不是哑巴！”

金学曾脸色一沉，问：“章大人怎么如此说话？”

章大郎用折扇敲了一下金学曾的肩膀，以一种侮辱的口气说：“咱章爷从进这储济仓的大门，就看见你耗子样跟着，眼珠子滴溜溜转个不停，嘴巴却是个死的，王大使，这人是干啥的？”王崧回答：“回章大人，这位金大人是户部观政，度支司派来的监理。”

“监理什么？”

“就监理胡椒苏木折俸的发放。”

“他娘的，六个指头搔痒，偏多出了这么一道，”章大郎骂骂咧咧，接着又拿眼横着金学曾，轻蔑地问，“金观政，你刚才说到章程，什么章程？”

平白无故受此羞辱，金学曾一张白净脸涨红到耳根。尽管章大郎进来之前王崧已介绍了他的底细，但此刻他仍想“太岁头上动土”，迎着章大郎挑衅的眼光，他硬朗朗答道：

“储济仓的章程，只对衙门，不对个人。你北镇抚司两百多名官员，若一个一个的给付，今天一天都称不完。”“称不完也得称，就这么办！”

章大郎以势压人，眼珠子瞪得牛卵子大，金学曾也不甘示弱，回敬道：

“章大人，你既插队进来，众人忍让也就罢了，现在又无理取闹，公堂之内，岂无王法？”

“好你个鸟观政，竟敢教训本官，”章大郎没想到眼前这位弱不禁风的书生竟然有如此胆量，于是“嗤”的一笑，揶揄道，“看看你穿的是什么？几只小麻雀前胸后背地乱飞，老子身上穿的你看清楚了，一只大熊罴，你有什么资格和咱讲话？”

章大郎挖苦金学曾是个“九品观政”，金学曾冷冷一笑，答道：

“是的，我金某官阶九品，是大明王朝里最小最小的官。但是，我这个小官是乡试会试这么一程程考出来的，是皇上金榜题名，从正途上得到的，请问章大人，你这五品官是怎么来的？”

如此一问，等于戳了章大郎一刀，因为他的官毕竟是开后门花大把银子买来的，他顿时恼羞成怒，举起扇柄朝金学曾劈头打来。金学曾一躲，头上的乌纱帽翅被扇柄击断。

“章大郎，你胆敢行凶？”金学曾跳过一边，大声嚷道。“老子行凶怎么样，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这个金榜题名的野狗。”

“天子脚下岂无王法?”金学曾还想理论。

“你一个鸟观政也配说王法?”

章大郎顾不得官箴体面，像一头咆哮的狮子，在称房里把金学曾撵得团团转。胆小怕事的王崧，跟着章大郎背后劝道：“章大人，请息怒，有事好商量。”说着就去拉拽章大郎的衣袖。章大郎认为王崧劝架

是假，偏袒金学曾是真，顿时迁怒于他，回转身来狠命推了一掌，王崧猝不及防，仰面跌倒，后脑勺重重地碰在砖地上。顿时身子一缩，四肢抽搐起来。

这当儿，金学曾已跳出称房，与闻讯起来的守仓小校撞了个满怀，小校问道：“金大人，出了何事？”“有人在这里行凶动武。”金学曾气喘吁吁地回答。

“谁？”

小校言犹未了，只见章大郎抓了一把铲子又从屋里扑出来冲向金学曾。

“快，把他拿下！”

金学曾一边对小校嚷着，一边撒腿就跑。小校见追打者是个武官，愣了一下，旋即上去阻拦。没想到章大郎气红了眼，也不问青红皂白，竟又抡起铁铲朝小校拦腰扫来，亏得小校手脚麻利一步跳开，不然，这一铲子挨上了，不死也是个终生残废。小校见这“官人”已是完全发了疯，立时命令与他同来的七八个兵士将其团团围住。面对一下子逼上来的七八支枪矛，章大郎色厉内荏地嚷道：

“你们想要怎么样？”

“把他轰出去！”

重又走过来的金学曾，跺着脚命令小校。

“这位大人，你自己走，省得小的不好交差。”小校息事宁人，好言相劝。

章大郎见自己孤势，好汉不吃眼前亏，于是一丢铲子，指着金学曾咬牙切齿骂道：

“狗日的，你等着，看我章大爷怎么收拾你。”

章大郎说着，已是三步并作两步出了大门，他前脚刚走，称房那边，吏目又锐声叫了起来：“金大人，快来！”

金学曾赶紧跑进称房，只见王崧躺在地上，已是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一应胥吏急糊涂了，一声声地喊着“王大人”，也不知如何办理。金学曾蹲下来仔细一看，地上没有一丝血迹，他伸手在王崧的后脑勺摸了摸，只觉得塌陷了一块。他隐约感到这是颅骨破裂血淤颅中，刚才撒腿狂奔已是暴出了一身臭汗，这会儿额头上更是汗下涔涔了。

“金大人，怎么办？”

“快找副担架来，把王大人抬出去急救。”

得了这个指示，吏目飞身而去。金学曾又拿起王崧的右手腕给他把脉，寸关尺三点都摸不着脉息，接着翻开他的眼皮来看，瞳孔已经放大。金学曾心中一格登，随即眼角一酸，几颗豆大的泪珠滴落在王崧的脸上。

正在这时，忽听得大门那边喊声震天。旋即小校滚葫芦一般跑过来禀道：“金大人，方才那位武官领着几十个兵士操着家伙杀进来了。”

金学曾霍地站起，咬着牙说：“天子脚下，岂无王法。你们守库兵士，都操家伙奋勇抵抗。”

“是。”

小校领命而去。金学曾又喊过一位吏目，吩咐道：“你赶快从后面出去，到户部禀告这里的情况。”

“是，小的遵命。”那吏目刚跨出称房，又回头说道，“金大人，小的看那章大人好像要找你寻仇，你也得躲一躲。”

“对，请金大人暂且回避。”

“谢谢诸位好意，出了这大的事情，金某怎能离开，要死，我也只能死在这储济仓内。”说着，金学曾朝在场诸位拱了拱手，整了整衣冠，挺胸出门，朝杀声震天的大门那边走去。

第三回　度危艰折俸闯大祸　平叛乱誓拔硬头钉

乍一听说储济仓发生械斗，小皇上显得特别紧张。李太后也不安地问：“锦衣卫怎么会跑到那儿去打架？”在座的谁也回答不出。张居正说道：“臣现在就去调查此事。”说罢告辞离了云台，步履匆匆回到内阁。□刚过会极门进了内阁院子，大老远就见王篆花脚猫似的窜来窜去。一看见他，张居正就明白他是为储济仓发生的事情而来，因为守仓兵士属他管辖。张居正也急欲知道事情经过，便快步走了过去。王篆这时也一眼瞥见了他，连忙跑过来，也不及行礼，就禀道：“首辅，出了大事了。”□“储济仓发生了械斗，是不是？”□

张居正一边走向自己的值房，一边问道。王篆跟在屁股后头，有些吃惊地说：“噢，首辅已经知道了？”□张居正头也不回，说道：“东厂的消息比你的还要快哪，说说，究竟是为何事？”“还不是为胡椒苏木折俸！”“果然是为这个！”张居正心下一沉，不禁想起了几天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天，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来内阁拜谒，叙茶时，张居正说道：“汝观兄，听说你这位大司徒到职之后，户部衙门面貌焕然一新。当此新旧交替之际，许多衙门差不多都瘫痪了。官员们一心都在窥测风向，根本没心思做事。户部却不然，各司职部门清账的清账，盘库的盘库，催缴的催缴，倒比过去忙了几倍。没有老兄的掌握，这种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首辅大人如此表扬，着实令卑职惭愧。”王国光又是摆手又是摇头，眼神里虽透着自信，但说话的口气却很谦逊。□这王国光看上去五十挂边的年纪，身材偏高，虽然发福肚子微腆却不显得臃肿，两颐丰满，鼻隼高耸有肉，五官四窦都生得得体，一看就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上乘之相。他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士，金榜题名比张居正早了三年。隆庆四年，他从南京刑部尚书任上，调任北京户部尚书，但并不到部任职，只是挂此衔头，实际的职责是总督天下仓场。这次张居正让他取代张本直到部履职，级别并没有提，只是事权加重。他是河南府阳城县人，按理与高拱也算大半个老乡，但感情上他却更亲近于张居正。这皆因二十年前，张居正任翰林院编修，王国光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期间，两人都恃才傲物，在京城的年轻官员中都算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两人声气相求结为密友，对当时权倾天下气势熏天的严嵩颇有微词，他们的行迹很快受到次辅徐阶的

注意，这个状元郎出身的阁臣，便把他们延揽到门下，教会他们政治上的隐忍之术。这两个甫入仕途的愣头青这才得以保存下来，并在隆庆一朝徐阶任首辅时得到提拔重用，成为朝廷的栋梁之臣。两人既都成了徐阶的弟子，政见相同又兼着同门之谊，感情自是非同一般。这回张居正力荐王国光出掌户部，还惹出不少风言风语，说张居正怀私罔上任用私党。期间两人曾见过几次面，张居正对此始终不吭一声。仅这一点，就让王国光心存感激，整顿户部开创新局也就格外卖力。这会儿，坐在张居正的值房里，王国光接着说道："户部掌握着全国的财政。究竟如何才能给皇上当好掌柜的，这里头名堂大得很。我到部还不到一个月，已摸到一些情况，看到一些弊病，正琢磨着如何革故鼎新，扎扎实实地做出几件事来。因思路还没有理顺，故不忙向你首辅汇报。方才咱已讲过，今天，有急事向首辅禀告。"

"究竟何事？"

"国库的银子已经告罄。"

"啊？高拱离任前，不是说还有四十万两吗？"

"四十万两，哼，那是张本直说的假话。"王国光悻悻然说道，"这几日，所有帐目都已查证核实，国库里实只有二十万两银子，所谓四十万两，是把高拱答应多给殷正茂那二十万两银子也算在内。可是，这笔银子已划出去三个多月了。"听了这席话，张居正马上想到了朱衡。他登门拜见这犟老头子，请他继续留任工部尚书一职，朱衡二话不说，只提一个条件，必须近期内将二十万两银子的潮白河工程款如数拨给。张居正出于无奈答应了他。于是接着问："潮白河二十万两银子的工程款，划拨了吗？""早划拨了，"王国光愤愤地说，"朱衡是个牛鼻子，这笔钱不给，他就又会闹着去敲登闻鼓。只好给他。他不闹了，我这里也就灯干油尽。堂堂一个户部尚书，口袋里竟抠不出一两银子，国朝两百年来，实在是前无古人哪！"王国光一番感叹，让张居正听了心酸，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指梳理着长须，问道："汝观，总还有一些银子的进项吧。""有还是有，年初，户部十三司会同有关衙门一起核定，今年全国应该征收的赋税是二百七十万两银子，但全年各项开支却须得银两四百余万，这还不包括先帝去世与新皇帝登基这些意外的大笔开支，总之是寅吃卯粮，入不敷出。" "不是说还有历年积欠吗？这个数目是多少？""五百多万，"王国光伸出一只手来晃了

晃，接着叹道，“这还仅仅只是隆庆二年以来的积欠，如果这笔钱收起来，我们就不会如此捉襟见肘，作无米之叹了。”“汝观，我看催收积欠是户部的重中之重，在这件事上你要多动脑筋。”“咱已经想好了主意，第一步，把全国十大榷关的征税御史全都换掉，换上年轻肯干愿意为国分忧的官员。这是个重大事件，过两天咱专门再来请示。”“今天为何不讨论呢？”张居正性急地问。

“今天，有比这更急的事情。”

“啊？”

“叔大，后天是啥日子？”

“七月二十，”张居正脱口答道，他不懂王国光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不解地问，“你问这个干什么？”王国光嘴一咧想笑，却又笑不出来，只是干扯了扯嘴角，善意讥道：“你是官当得太大不做具体事，所以记不得了。再过几天是发放月俸的日子。京师的官吏，合起来有一两万人，每月应发放的本色俸银是十二万两银。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笔钱呢？”“一点办法都想不出来吗？”张居正问。

“若还有一丝办法可想，咱就不会来罗唣你了。实在是山穷水尽啊！”王国光两手一摊，一脸苦相。张居正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一个首辅上任的第一个月，京官就领不到俸银，这可真是破屋又遭连夜雨。张居正顿觉胸口堵得慌，嗓子也干得冒烟。趁他呷茶的工夫，王国光继续说道：“千难万难打磨不开也就是这两个月，过了这两个月，咱就有办法了。”张居正“嗯”了一声，犹自沉思着问：“邻近州府的钞库中，也无银可调吗？”“这个主意咱也想过，行不通。”王国光伸手抹了抹鼻头渗出的细密汗珠，答道，“各省府的官吏俸禄，都从各省府的钞库支取。因多年赋税催缴不力，各省府钞库也大多入不敷出。

你调他的银子，等于是夺了他一省官吏的俸禄，纵是省抚答应，底下的官员也不答应。如此扯来扯去，半个月也不得下地。这边的事情解决不了，那边又捅出个新的马蜂窝。”“找京城富商临时挪借呢？”

“这更使不得。一是有失皇朝体面，载诸史册，必遭后人唾弃。二是你莫看官员们平常爱财如命，你若告知本月的俸银是从商人处告借得来的，马上就会舆论沸腾。那些自诩为孔圣人嫡传弟子的朝廷命官，这会儿就会个个都成了耻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觉得自己蒙受了奇

耻大辱。弹劾咱们的各种奏折也就会纷纷涌至内廷，这不是没事找事吗？”“那么，就临时拖欠一月。”

“欠也不能欠，你这首辅上任第一个月，就拖欠官员的俸银，叫人家怎么看你？”张居正急了，嚷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活人难道叫尿憋死不成？”王国光迎着张居正的目光，说：“咱倒有个馊主意。”“请讲。”

“本月的折色银，全部改用实物折俸。”

“实物，什么实物？”

王国光徐徐说道：“户部管理的国库，在京城也有二十几处。除了钞库空空如也，余剩各库倒都是满墩墩的，累年各府州县纳缴的实物，从纸笔墨砚锣鼓铙钹，到炭米油盐竹木藤漆，可谓应有尽有，统计下来，大约有七百多个品种。这些东西本来是供朝廷政府的日常用度，但入缴数量太大，用也用不完。有些物品因入库时间太久，还发生霉烂变质。每年，各司库呈报的损耗最低也是好几十万两银子。依愚职之见，干脆，选出几样库存实物，折价作为官吏们的俸银发放，这样既解决了库存压力，又解决了俸银，这无招之招，也算是两全其美。”“这主意不错，”张居正笑道，“好你个王国光，口口声声说一点法子都没有了，原来是在卖关子。”“咱不是说过吗，这是无招之招，是馊主意。”

张居正伸手摩挲着额头，冷静思考后，又说：“这件事执行起来，恐怕还会有阻力，仆坐在这个首辅位子上，该有多少官员不满，他们鸡蛋里寻骨头，想找岔子的人多的是。因此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得把前因后果仔细思量一番。实物折俸，好像国朝已有先例，待会儿我让书办查查。”“不用查了，咱记得。成化五年，御史李监受命清查内库，见各库丝绫罗褐缯布衾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诸积尘日久腐坏，因此上疏请充俸钞。皇上批旨允行。”王国光从容道来，凡涉及国家财政，事无巨细孰论古今，他都不假书簿对答如流。仅此一点，就让张居正心里感到踏实，他暗自庆幸举荐得人。并由此感叹：官场中，像王国光这样的明白人实在太少。“汝观，既有先朝实例，这件事做起来就有据可依了。”张居正眼神里重又恢复了自信，“只是究竟用何等实物折俸，还须详议。”“这个，咱也想好了。”王国光立即答道，“就用胡椒苏木，一是这两样物品国库收藏甚

丰，足够供应。二来，胡椒苏木历来由榷场专营，民间不许散卖。因此，拿它们折俸，官员们很容易就能变现。”□王国光什么事都想得很细，倒让张居正觉得自己的思虑都是多余。不过，他仍免不了嘱咐：“既如此，这件事就按你的思路办理。仆虽不谙市情，但也约略知道胡椒苏木历来估价不菲，因此在折俸时，还望汝观不要太抠，多给官员们让一点利。”□“这个不用首辅操心，愚职自会办理。”□

“还有，为慎重起见，你将此事写成折子呈奏皇上，以求准旨。”□“折子已拟好了。请首辅过目。”□

王国光说着就从袖筒里抽出奏折递上，张居正接过笑道：“汝观，原来你是蓄谋既久啊！”

走进值房，张居正收回思绪，跟着进来的王篆，刚落座就把储济仓发生的事情备细讲了。却说章大郎撒野不到半个时辰，王篆就闻讯率兵赶到现场，其时械斗已经停止。章大郎听说王崧死了，心中发虚，也知道天子脚下闹事儿不是好玩的，便脚底抹油开了溜。但储济仓门前依然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看热闹的领折俸的混杂一起。由于这样一闹腾，原本就有怨气的军爷们，这一下更是火上浇油。尽管领头的章大郎走了，他们却没有稀松下来。只见这个挽袖捏拳头，那个捅娘骂老子，你上窜下跳唯恐天下不乱，我乌头黑脸赛似活阎王。看见王篆率了兵马前来弹压，他们也毫不害怕——皆因他们自恃都是簪缨贵胄，谅王篆也不敢把他们怎么的。这时，正好王国光的八人大轿抬了来，立刻就遭到军爷们的围攻谩骂。有的人朝他啐口水吐唾沫，有的人朝他扔石块。慌乱中，不知是谁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王国光本是得了传信后马不停蹄赶来处理问题的，没想到一下轿还来不及说上一句话，就又挨骂又挨打，军爷们恨不得生吞了他。亏得王篆拼死相救，把他塞回大轿，在巡警的簇拥下离开储济仓。不然的话，很难说他会不会成为王崧第二。□听着王篆的汇报，张居正心里头一抽一抽的，手心里全是冷汗。王篆话音一落，他立即问道：“储济仓那边，现在怎么样了？”□王篆答道：“卑职一看情况不对头，就下令关了大门，暂停给付，并增加了保卫的兵士。”

“闹事的武官，究竟有哪些？”□

“在场的都闹了，跳得凶的，也有十几个。”□

“那个挑头的章大郎，抓了没有？”

“这个……”

王篆欲言又止。张居正盯着他，厉声问道：

“怎么了？”

“这个章大郎，是个有背景的人，他的舅舅，就是如今的乾清宫总管太监邱得用。”“哦，原来有这一层。”

张居正眼中火花熠然一闪。脑子中迅速浮现出一张总是笑眯眯的脸来，这就是邱得用。他平常从不多言多语，但做事很有分寸，因此极得李太后的赏识。张居正没想到，章大郎竟是他的外甥，立时感到这事棘手。若抓捕章大郎，必然会得罪邱得用。若不抓，那些不明事体专扯牛筋的军爷们还会寻衅闹事。张居正顿时陷入两难之中，半晌没有说话。善于察颜观色的王篆，这时望了望门外，压低了声音悄悄说道：“首辅，依卑职看，干脆放这章大郎一马，给邱得用一个人情。”“混帐！”张居正脸色铁青，一拍桌子骂道，“这话是你说的？大是大非的事情，岂容拿来做交易！”王篆本以为揣着了张居正的心思，没想到搔痒搔错了地方，招来一顿臭骂，顿时脸红到耳根，坐在那里局促不安，张居正瞟了他一眼，又问：“章大郎现在何处？”“从储济仓走后，这家伙一头钻进北镇抚司衙门，就不见出来。”“这个硬头钉子，一定得拔掉。”张居正咬着腮帮子说道，“你现在就去，务必把章大郎抓捕归案。”“卑职遵命。”王篆答应得爽快，可就是不挪身子。“去呀!”张居正催促。

王篆看着张居正脸色，小心翼翼答道：

“首辅，北镇抚司是锦衣卫衙门，而锦衣卫直接归皇上管辖，没有请得圣旨，卑职这个巡城御史，就无权进去抓人。”王篆说的是实情。张居正听了，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决然说道：“到皇上那里请旨，不是三两个时辰办得下来的，况且，你也说过，这中间还有一个邱得用，请不请得动圣旨还是一个问题。我的意思，是要抢先手。只要把章大郎抓到，怎么处理，主动权就在咱们的手上，这个道理难道你不懂？”王篆猴儿精，听得出张居正对他讲的是心腹之话，连忙答道：“经首辅这一点拨，卑职明白了。我这就派人到北镇抚司候着，只要章大郎一露面，立马就把他逮住。”“他若不出来呢？”

“咱就等。”

“等不得，等过了今天，黄花菜都凉了。你必须设法把他骗出来。”“骗？”王篆眼珠子一咕噜，对首辅话中的“玄机”心领神会，笑道，“请首辅放心，卑职一定把这件事办好。”王篆一走，已是中午，张居正胡乱吃了一点东西。按习惯，午饭后他一定得眯一会儿，可是今天他无论如何都睡不着。储济仓事件的发生，搅得他六神不安，思绪驳杂。上任首这一个多月，顺心事少烦心事多。单是财政困难倒没有什么，主要是人事上的纠葛。他隐约感到暗中总有一股势力在与他较劲。高拱人虽走，但他数年经营提拔的官员多半都还在各大衙门担任要职。这些人明着不说什么，见了面点头哈腰作揖打拱，好像一切都很平静。其实，这些人是用“软磨”代替“硬抗”。这样一来，各衙门都处在半瘫痪状态。政府机构中最最重要的六部，虽然大都更换了堂官，但事繁权重的各司郎官却不肯配合，局势不但没有起色，反而比高拱在位时更糟。近几天来，张居正强烈地感到，自己虽然得到了首辅之位，实际上并没有得到首辅之权。凡有提倡少有响应，一个柄国大臣，上演的竟是自拉自唱的“独角戏”。今天上午，他郑重向皇上提出京察，原就是为了恢复高拱在位时那种一呼百应的局面。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京察还没有开始，胡椒苏木折俸却出了大事，不但发生了械斗，还出了人命……张居正慎重思虑反复推想，觉得武官们闹事并不是偶然，保不准背后有人怂恿。有些人就是想趁混水摸鱼把事情闹大。若不能及时把局势控制住，听任官员们的不满情绪蔓延开来，最终所有的矛头必定都会对准他这个新任的首辅。众口烁金金必销之，众人推墙墙必倒之。张居正意识到这一点，顿时不寒而栗。有那么一刹那间，他甚至怀疑当初支持王国光作出胡椒苏木折俸这一决策是否妥当。但很快这念头就熄灭了，吃后悔药并不符合他的个性，何况国库空虚也没有别的选择。思虑了一番，张居正眼里重又射出那种逼人的锋芒，他用手捏着鼻翼提了一会儿神，然后朝门外威严地喊了一声：“来人。”“卑职在。”

书办应声入内。张居正朝他扫了一眼，说道：“传示兵部、刑部两位尚书，到内阁会揖。”

第四回　动贼心思擒拿凶犯　灌迷魂药智骗中官

下午时分，两乘四人抬轿子一前一后进了北镇抚司的轿厅。前轿里下来的一个人，约五十岁左右年纪，一张大圆脸，两道又疏又淡的眉毛下，嵌了一双总是半闭半睁的雁眼。他穿了一件大红妆花过肩云蟒绸质地的贴里衫——这一款的云蟒绸产自杭州，一缣值银五十两——单从这件衫衣就可以看出其人身分高贵。他便是如今名动京师的巨□，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得用。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也是一名太监，叫廖均，是惜薪司掌印太监。凡供应宫内柴炭，□□疏浚宫内沟渠，安排节日彩坊一应杂事，皆为惜薪司职责范围。这样两个人，为何邀齐了来到北镇抚司衙门，说起来这里头还有故事可言。□□□却说王篆从内阁出来，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能把章大郎抓捕。请不来圣旨，他是不能够进北镇抚司衙门抓人的。惟一的办法就是把章大郎骗出来。既然闹出了命案，章大郎也知道闯了大祸，轻易不会走出北镇抚司大门，思来想去，惟独能让他出来的人，只有他的舅舅邱得用了。但如何能够让邱得用心甘情愿钻这道烟筒，却也并非易事。首先，得找一个邱得用信任的人传递消息。王篆想破了脑瓜子，才想到一个人，这就是惜薪司掌印太监廖均。□□□惜薪司属于大内二十四衙门之一，其管辖的几个炭厂柴厂均在北京城中，因为涉及到这几个厂子的治安保卫，所以王篆与廖均有了联系，交往既久，也产生了一些友谊。譬如说，王篆每年都会帮着廖均偷偷卖一些大内专用的红箩炭或御膳房专用的片儿柴，赚上一笔昧心银子。这中间自然也少不了王篆的好处。这种换手搔痒的事做多了，两人自然就成了“哥儿们”。邱得用任乾清宫管事牌子后，廖均曾私下对王篆讲过邱得用是和他一起净身入宫的“同年”，几十年相处下来，关系极为融洽。他要介绍王篆与邱得用认识，让邱得用得便帮着他在李太后面前美言。王篆点头应允，只是因为忙，才把这事儿搁下了。现在他决定走一步险棋，让廖均去找邱得用。于是派人去找廖均，扯了个治安上的由头，让廖均速来红箩炭厂旁边的一家茶馆里相见。□□□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廖均乘轿前来，王篆早就要了一间清静雅室坐等，见他来了，起身打一拱，问道：“廖公公，是否用过午膳？”□□□“用过了。”□

“那就看茶。”□

王篆吩咐堂倌摆上几样茶点，沏了一壶朱兰窨出的碧螺春，廖均端起杯子来，觉得太烫，又放下了，问道："王大人，你猴急马急地找咱来，究竟有何急事？"□□□"这真是个火上房的急事……"□

说了个半截子话，王篆便停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吊廖均的胃口。廖均果然急了，忙不迭声地追问：□□□"有人在红箩炭厂挖洞，偷炭了？"□

王篆摇摇头。□

"那，管厂的牌子作奸自盗？"□

王篆还是摇头，廖均嘴一瘪，尖着嗓子嚷道："我的天，你这是让咱猜灯谜呀。"□□□王篆勉强一笑，旋即又绷紧了脸，压低声音问道："廖公公，你与乾清宫总管邱公公的交情究竟怎样？"□□□"好哇，昨儿个晚上，咱俩还在一起喝酒哪。"廖均一摸光溜溜的下巴，惊诧道，"咦，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王篆朝前凑凑身子，声音压得更低了："邱公公可是出了大事。"□□□廖均心猛然一缩，端起的茶杯又放下了，问道："什么大事？"□□□

"今天上午储济仓里发生的事，你可知道？"□□□"知道，不就是因为胡椒苏木折俸的事，几个老军门吵嚷着闹事么？这与邱公公有何相干？"□"你知道带头闹事儿的是谁？"□□□"不知道。"□

"我告诉你吧，就是邱公公的外甥，那个北镇抚司的粮秣官章大郎。"□□□"是他？"廖均惊得一吐舌头，又说道，"军爷们闹事，隔三差五就有发生，这算是什么大事？"□□□"可是，这次出了人命。章大郎追打户部观政金学曾，储济仓大使王崧上去解劝，被章大郎一掌推跌在地，摔碎了后脑骨，当时就口吐白沫，一命呜呼了。"□□□"这么说，章大郎犯了命案？"□

"正是。"□

"这就算是个大麻烦事了？"廖均双眉紧锁，叹着气问，"如今，这章大郎在哪里？"□□□"在北镇抚司衙门。"□

"藏在那儿，谁敢把他怎么样？"□

"廖公公此话差矣，"王篆小眼睛一眨，琢磨着说，"我知道廖公公心里头是怎么想的，第一，锦衣卫由皇上直接管辖，没有皇上旨意，任何衙门也不能进镇抚司抓人。第二，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

公跟随李太后多年，深得信任。冲着这层关系，别人也不敢把章大郎怎么的。”见点着了实处，廖均不自然地笑了笑，答道：“王大人既然说出了这两个理儿，那还有何担心的。”□□□“这两个理若放在平常，兴许还算是一道挡箭牌子，但放在眼下这局势，是一点作用都不起。”“为何？”□□□“就为朝局的稳定，”王篆欲擒故纵，始终控制着说话的节奏，“你想想，小皇上登基刚刚两个月，宫里头主事儿的是李太后。户部提出胡椒苏木折俸，小皇上下旨允行。这明里是小皇上的意思，其实，还不是李太后在后头当家。这个章大郎不识时务带头闹事，如果把这件事儿捅到皇太后那里，你说皇太后会怎么想？一个朝廷命官活活死在章大郎的手下，这事儿已是犯了众怒。如果科道言官一起上章弹劾，李太后就是有心袒护，恐怕也得顾忌朝廷的体面。何况《大诰》律白纸黑字写着，杀人者偿命。李太后哪怕是作样子给大臣看，也得把章大郎抓进大牢。只要章大郎一犯事，邱公公那一头还不知道会担什么干系。李太后若果真要树立个清正廉明的形象，包不准还会拿邱公公开刀呢。”□□□王篆歪理正理一起摆，真话假话掺着说，廖均果然上了他的圈套，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不由得睁大眼睛，焦急说道：“依王大人这么一说，邱公公果然难逃一灾，这才真叫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可不是，人有旦夕祸福，此言不虚也，”王篆接着又补了一句，“听说刑科已下了驾帖，要把章大郎捉拿归案。”□□□廖均一听，愣了。国朝体制：凡缉拿罪犯（不管是大臣还是百姓），须得由刑科开出驾帖。拿了驾帖抓人，如果反抗，格杀勿论。这么快就开出了驾帖，可见事态严重到何种程度。□“邱公公是个好人，这下惨了。”□□□廖均替朋友担心，连连叹气。王篆看在眼里，喜在心中，趁机说道：□□□“我倒有个主意，可以帮邱公公渡过难关。”□□□“啊？”□

廖均眸子一闪，巴巴地望着王篆。□

“这事儿的关键是章大郎，当前最要紧的，就是不要让刑部逮着章大郎。”□□□“让章大郎躲在北镇抚司里不要出来。”□

“这哪儿成？”王篆头摇得货郎鼓似的，“廖公公你应该知道，锦衣卫都督朱希孝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刑部来要人他可以不给，若是李太后开了口，他敢不给？”□□□“这倒也是，那，王大人你还有何妙计？”□

“让章大郎藏起来，藏得严严实实的，让他们找不着，”王篆眼中闪着贼亮的光，狡黠地说道，“再大的事也是一阵风，一年半载风头过了，大臣们的情绪也平息了，到那时章大郎再出来，保准就没事。”□□□廖均想了想，点头答道：“王大人言之有理，只是往哪儿藏呢？再说，你不是说刑科下了捕单吗？章大郎一出北镇抚司，岂不是自投罗网？”□□□王篆一笑，拈了一粒盐水花生嚼着，饶有深意地说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那是一句屁话。再密的网，也能找着地方钻出去。”□□□“啊？请王大人开示明白些。”□

王篆便把脑袋凑过去，同廖均咬了一会耳朵。廖均觉得王篆的计策可行，于是一击桌子，兴奋地说道：□□□“咱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待事成后，咱让邱公公摆一席酒，好生答谢你。”□□□“答谢不敢，廖公公，你千万不可在邱公公面前露半字口风，说这主意是我出的。”□□□“这又是为何？”□

“事涉朝廷机密，一旦让人知道了，本官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这倒也是，”廖均憬然而悟，“等这事儿平息了，再让邱公公报答你。”□□□王篆见廖均已是深信不疑，怕再说下去会露出破绽，便打住话头说：□□□“廖公公，事不宜迟，你还是去会邱公公，务必抢先一步，把章大郎安全转移。”□□□说罢，两人拱手告辞。□□

廖均心急火燎赶回紫禁城，把邱得用请出乾清宫来通报商量。出了这大的事，邱得用竟还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这也难怪，乾清宫是禁中之禁，门卫森严。除了司礼监太监能来这里，任什么人没有皇上的旨意是不得入内的。邱得用从小父母双亡，十二岁净身入宫前，一直与姐姐相依为命，手足之情十分深厚。这章大郎是姐姐的独苗，为了给他补这一个官，邱得用不知花了多少银子，费了多少心思。一家人都指着他升官荫子光耀门庭。如今突然出了这么一件事，无异于晴天霹雳，震得邱得用半晌说不出话来。廖均一旁催促：“邱爷，这事儿再磨蹭不得，救人要紧。”□□□邱得用哭丧着脸，问道：“依廖爷之见，咱那不成器的外甥，果能解救？”□□□“死马当作活马医，不妨试试。”□

“那，咱们就去吧。”□

邱得用寻了个由头回乾清宫请了两个时辰的假，然后与廖均坐两乘大内专用的四人抬杏黄轿如飞地出了紫禁城，不消片刻就到了北镇

抚司衙门。□□□锦衣卫与东厂，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由皇上直接控制的两大警治特务组织。锦衣卫历来由世袭勋爵掌管。它的职能一分为二，一是宫廷禁卫、大朝仪仗等；二是负责监视大臣，缉捕廷杖犯罪臣工。因此它也设了一座大狱，即镇抚司狱。京城中有三大狱，分属刑部、东厂和锦衣卫北镇抚司，三家刑治机构功能虽有重叠，但大略也有分工：盗匪奸杀等民案，由刑部管辖；涉及宦官及公门中人犯罪，由东厂管辖；凡大臣谋反弑逆或忤犯皇上，则由锦衣卫缉拿。三座大狱，用刑最酷者，东厂与北镇抚司可以并称。有时，北镇抚司甚至还超过东厂。

小老百姓，说起刑部无不骇然变色，而达官显宦，对东厂与北镇抚司则避之如虎。这两个机构互为表里，被皇上视为心腹。因此，这北镇抚司虽只是个三品衙门，但在京师人的眼中，却是个充满血腥威到极致的地方，再急的事，路过这里也得绕个道儿。正因为如此，章大郎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邱得用的轿子刚在轿厅停稳，早有人通报了进去，挂都指挥佥事职衔的北镇抚司堂官林从龙赶紧出来迎接。邱得用心里急得猫子抓要见章大郎，却又不得不先与林从龙敷衍几句。他跟着林从龙进了花厅，坐下说道："林镇抚，咱那不肖的外甥这次给您惹了麻烦，心里头甚是不安。"□□□"邱公公说哪里话，"林从龙一副完全不在乎的神气，"章大郎做错啥事儿了，不错，死了一个九品的守仓大使王崧，可是，那也不是章大郎故意弄死他的。再说，胡椒苏木折俸，是个什么鸟章程？咱们这些军爷，肚子没那么多弯弯绕，心里头不满，口中就要骂，邱公公你说是不是？"□□□"是是，"邱公公对林从龙的态度虽然心存感激，但又觉得他不识大局，于是说道，"多谢林镇抚的关心，章大郎现在在哪？"□□□"在后院廨房里，邱公公你放心，本镇抚已把他藏得好好的，任何人也拿不走他。"□□□"啊，"邱得用听了这句话一愣怔，拿眼瞅着廖均，犹豫着问，"廖公公，你看？"□□□廖均知道邱得用轻信了林从龙的话，但他觉得林从龙牛皮轰轰，有些靠不住，便委婉地说道："要不，咱们先去看看大郎再说。"□□□"好吧。"□

邱得用答应。林从龙便要陪同他们一起去章大郎处，邱得用一再辞谢，林从龙只得派了一个衙役给他们领路。□□□这北镇抚司的后院，就是那座名震京师戒备森严的大狱。衙役把两位公公领进大狱，

三弯九转，来到一座极为隐蔽的小院，这里岗哨密布，本是关押犯罪贵族勋戚王公大臣等特殊人犯的地方，像前朝被弃市的兵部尚书于谦、首辅夏言等，犯事后就被关押在这里。近些年没有这样的大臣要案发生，故这座小院一直空着。上午章大郎逃回北镇抚司后，林从龙便把他安排在这里避风。□□□邱得用一行走进小院时，章大郎正在一间“牢房”里吃酒，这牢房原本空空的就一张炕，临时搬了些桌椅进来。如今桌上摆满了酒菜，还不知从哪儿弄了两个粉面姑娘，一边一个把章大郎夹在中间，传杯递盏打情骂俏地寻欢作乐。邱得用走到“牢房”门口，只听得里面嚷道：“喝呀，章爷。”一个娇滴滴的女子声音。□□□“再、再喝不得、得了，再喝，就、就醉、醉了。”章大郎的舌头已经僵了。□□□“哟，醉了才好，醉了才是个真男人。”□

“是吗？那咱章爷就、就、再醉、醉一回。”□□□里头正这么闹腾着，房门突然咣啷一声被推开。邱得用乌头黑脸闯进来，也不等章大郎反应，就跨步上前重重地掴了他二个耳光。□□□“你，你是什么人，竟敢打、打……”□

章大郎跳将起来，一声怒骂，但“老子”二字还未说出口，人就定在那儿了，伸出去一只醋钵样的拳头也缩了回来，脸燥燥地问了一声：□□□“舅舅，你咋来了？”□

“孽畜，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寻欢作乐。”□

邱得用眼见这么个不争气的外甥，气得身子打颤。章大郎虽然蛮横得如一头犟牛，但见舅舅，犹如老鼠见了猫。见平日里弥勒佛一样的舅舅突然发怒，他声都不敢作，酒意也醒了大半，他朝两位姑娘努努嘴，示意他们出去。□□□两位姑娘悄没声儿刚溜出去，章大郎就搬过两把椅子请舅舅和廖均入座。邱得用指着廖均介绍：“这是廖公公，你喊叔。”□□□“廖叔。”章大郎腆着脸喊道。□

“上午你干的好事，”邱得用又骂开了，“胡椒苏木折俸，又不是你一个衙门，你伸什么头？”□□□“舅舅，这事可怨不得咱，”章大郎辩解道，“你不晓得那个户部观政金学曾做事多么气人。”“气人，气人又么样？”邱得用没好气地数落，“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这是古训！”□□□廖均怕舅甥两人这么争下去白耽误工夫，在一旁提醒道：□□□“邱爷，时候不早了。”□

“哦，”邱得用一拍脑瓜子，对章大郎说，“你闹出了人命案，听说刑科已下了驾帖要抓你。”□□□“怕个□，”章大郎蛮横劲又上来了，“咱呆在这里，谁敢进来抓我？”□□□方才林从龙说过类似的话，邱得用本已产生了犹豫，见到章大郎在这种时候仍然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更觉得北镇抚司衙风不正，担心章大郎藏在这里还会弄出新的事情来，于是铁定了心要把章大郎带走，斥道：“你小子别张狂，北镇抚司再厉害，也是皇上脚下的一只蚂蚁。刑部的人拿了驾帖进不来，拿了皇上的旨意，进不进得来？嗯？”□□□章大郎心中就指望舅舅这个靠山，如今这靠山既然这样说话，章大郎顿时就抽了一口冷气，嗫嚅着问：“舅舅，你不是李太后跟前的第一大红人么？”□□□“呸，什么第一大第二大的，”邱得用狠狠地瞪了章大郎一眼，“你问问廖叔，舅舅在紫禁城呆了几十年，哪一天不是夹着尾巴做人？”□□□“是啊，大郎，你舅舅平时紧开口，慢开言，见了是非躲得远远的，你这事儿出来，对你舅舅影响不小哪。”□□□“那，那怎么办？”□

“现在，你就跟我走。”□

邱得用说着就起身，章大郎问：“去哪儿？”□□□“去你廖叔处，他管着的红箩炭厂，隐蔽得很，没人往哪里去。”□□□廖均连忙插进来说：“是啊，咱那里头当值的都是内侍，与外头世界不相干，大郎去了那里管保没事。”□□□“可是，咱出不去啊！”章大郎两手一摊。□

“这个咱与你舅舅商量好了，”廖均说，“你就坐我的轿子，咱们大内抬出来的轿子，没有人敢盘查的。”□□□“廖叔，你呢？”□

“你放心，咱另外安排了一乘。”□

“舅舅，那咱们走？”□

“走！”邱得用坚决地回答，又对廖均说，“寥爷，咱带着大郎先走，麻烦你去和林镇抚打个招呼，要他千万不要对人说咱来过这里。”□□□“好咧，邱爷你放心去，咱会赶在你前头先到红箩炭厂。”□□□顷刻，章大郎跟着邱得用来到前院轿厅登轿起程。出了北镇抚司衙门，邱得用特意掀开轿帘朝外瞧了瞧，只见街面上清静寡静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慌忙跺了跺轿底板，吩咐道:“快，去红箩炭厂。”□□□北镇抚司与红箩炭厂，都在东城区，大约只隔七八条巷子。若走得快，连小半个时辰都花不了。这大内的轿班训练有素，把个轿子抬得又快又稳，不知不觉已穿了六条巷子，再过一条约半里路长的

纸马巷，就到了红箩炭厂。眼看快到了目的地，邱得用一直紧缩的心才慢慢松弛，刚说揉揉疲乏的眼睛，忽然听得身后传来吵闹声，他掀开轿帘扭头一看，只见后头的那乘轿子被一群皂隶围着了。他心里一急，大呼一声："停轿！"□□□轿子还未停稳，邱得用早跳将下来朝后头奔去，只见那伙人正掀开轿门，把章大郎从里头揪了出来。□□□"住手！"□

邱得用尖着嗓子大喊一声，那伙人见是个衣着华贵的老公公，愣怔了一下，其中一位黑靴小校瞅了邱得用一眼，命令众差人道："不要管，先把人犯捆了！"□说话时，邱得用已跑到跟前，把一双雁眼睁得大大的看着小校，气喘吁吁地说："你们是哪个衙门的？"小校亮了亮腰牌，答道："刑部的。"□□□"你知道咱是谁？"邱公公又问。□

"不知道。"小校装蒜。□

"不知道咱是谁，这轿子你总该认识吧？"□

"认识，是大内二十四监局的掌印公公们坐的。"□□□"既然知道，为什么还敢拦？"□

"因为这轿子里坐的不是公公，而是咱们要抓的人犯。"□□□"谁说他是人犯？"□

"这个咱不知道，小的只是奉命行事，公公你看，咱这里有抓捕章大郎的驾帖。"□□□小校将一张盖有刑科关防的公文在邱得用跟前晃了晃，然后命令众皂隶："把人犯带走。"□早已被捆得结结实实的章大郎被众皂隶推推揉揉，要扭进另一乘两人抬的黑色小轿。□□□"舅舅救我——"□

章大郎声嘶力竭地叫着。邱得用一时气极，也不知如何办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伙人把章大郎硬塞进小轿，抬起来如飞地跑了，才挥舞着双手，歇斯底里地叫道："你们回来——"□黑色小轿早就没影了，只邱得用干涩的喊声，在空荡荡的巷道里回响。

第五回　析时局大臣商策略　行巨贿主事为升官

整整一个下午，各衙门要紧官员走马灯一样在内阁穿进穿出。储济仓的械斗弄出了人命案，也算是惊动朝野的大事。俗话说，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事儿出了不到两个时辰，满京城就传得沸沸扬扬。十之八九的京官，对胡椒苏木折俸本身就有意见，只是慑于新任首辅的权势，敢怒而不敢言。章大郎这回挑头出来闹事，他们是求之不得。谨慎一点的，抱着黄鹤楼上看翻船——□幸灾乐祸的态度。刁钻一点的，便借题发挥四处扇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更有那些个惯于窥伺风向挖窟窿生蛆的人物，硬是耸着鼻子要从中嗅出个什么“味儿”来。他们很自然由章大郎想到邱得用，由邱得用想到李太后，这么连挂上去，就觉得这里头大有文章。“章大郎敢这么张狂，肯定是得了上方宝剑。”他们想当然得出这么个结论。由此更猜测上任才一个多月的首辅张居正肯定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李太后。顿时间，舆情对张居正极为不利。□□□面对这一团乱麻的局势，张居正尽管心情沉重，但却镇静如常。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就是不听衙署市坊的那些议论，单从前来谒见的那些官员的言谈举止中，他也大致推断得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抓住牛鼻子而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他在心里这么告诫自己。因此，当兵部尚书谭纶走进他的值房谒见时，他劈头就问：“子理，你属下究竟有多少人参与了闹事？”□谭纶与王国光以及刑部尚书王之诰都是同年。谭纶是嘉靖朝霍然崛起的一名军事奇才，在东南抗倭及西北抗虏的各次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他麾下的俞大猷与戚继光，都成为了一代名将，张居正担任次辅期间分管军事，英雄惜英雄，故与谭纶结下了深厚友谊。一年前，谭纶从南京兵部尚书任上解甲归田，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又举荐他重新出山执掌兵部堂印。因为是老朋友，张居正讲话也就不存客套。□□□谭纶身材魁梧，脸膛紫红，一看就是久历沙场之人。虽年近六十，犹身板硬朗，声如洪钟。面对张居正的逼问，他提着官袍从容坐定，答道：“在储济仓前，跟着章大郎起哄斗殴的，实只有七人。”□□□“就这么几个人，能闹得山呼海啸？”□

张居正的眼中射出两道寒光，他倒不是故意要给谭纶下马威，而是谈论紧要问题时的习惯使然。谭纶尽管不言而威，仍不免心中震惊，由此猜想张居正为何如此焦灼，他稍一思虑，答道：“领头的就这

几个人，但随着他们去的那些军曹马弁，还不是看长官眼色行事，跟着一起撒野？不过，请叔大兄放心，这事儿咱已经处置过了，谅再不会滋扰生事？”

“请问子理兄如何处置。”

“一听说发生了械斗，咱当即就把今日前往储济仓的各衙门将佐全部叫到兵部，一个一个查证落实。这些赳赳武夫，开头还跟咱发犟。京西营的那位粮秣官，竟当众脱了官袍，赤袒着上身，让咱看他的刀伤、箭伤，细细数落他的战功。说他的五品官，是用多少瓢多少瓢的鲜血换来的。如今新皇上登极，不说多得几个赏银，却连少得可怜的几两俸银都拿不到，这怎能不叫人伤心，不叫人寒心。如果这时候国家战事再起，又有谁会再提着脑袋卖命？这些话问得确实在理……”说到这里，谭纶长叹一声，轻抚长髯，神色极为严峻。张居正静静地注视着他，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酸楚，说道：“收揽人心的事，谁不想做。只是国家财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胡椒苏木折俸，实在是不得已的举措。”谭纶咽了一口唾液，斟酌字句答道：“叔大兄的为难，咱十分理解，这叫前人作祸，后人受过。只是这些行伍出身的人不明事体，跟他们讲道理等于是对牛弹琴。”“那你究竟如何处置？”张居正追问。

“先打下他们的气焰。”谭纶苦笑了笑，摆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道，“那个粮秣官不是摆谱么，咱谭某虽是进士出身，书生一个，但大小战阵也经历了数十次。在榆林堡对瓦剌一仗，因坐骑中箭掀倒在地，左大腿被虏将搠了个对心穿。幸亏护卫将士及时赶来营救，才不至于横死沙场。因此，咱也当众撩起裤管，让他们看看咱的伤疤。”说着，谭纶又情不自禁掳起裤腿，伸出大胯给张居正看，只见接近大腿根部处，有一茶盅口大的伤疤，闪着暗红的幽光，张居正也是第一次看到，不由得感慨说道：“有道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子理兄若不是有这块伤疤，恐怕就制服不了这群犟牛。”“这倒是实话，但这些将佐都是直肠子，虽然闹事不对，却也有情可谅。”“啊？”

听谭纶口风不对，张居正感到惊诧，谭纶继续说道：“这些武将，对文官历来是又恨又怕。常言道，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可见文官若要贪墨，路子野得很。武官却不一样，除了极少数辕师军门

可以吃空额玩点猫腻。大多数将佐常年无银钱过手，想贪墨也没有机会。就是沙场厮杀打了胜仗，皇上封赏，大头也都被那些随军督战的文官拿走，而真正一刀一枪对阵叫杀的将士所得封赏少得可怜，这叫文官吃肉，武官喝汤，所以说，每月的月俸银，对于文官来说不算什么，对于武官却是养家□口的活命钱。这次苏木胡椒折俸，京师文武官员同等对待，叔大兄啊，咱俩关起门来说话，此举有些欠妥。”□□□谭纶一番话语重心长，既动情又在理，张居正虽觉得不对路子，又不便反驳。正踌躇间，书办来报，说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已到。张居正吩咐请他进来。□□□少顷，只见一位年过五十身材偏瘦神情优雅的官员挑了门帘走进值房。这便是张居正的老乡加姻亲，刑部尚书王之诰。他也是素有名望的大臣，多年担任统率三军的边关总督。后来又接替谭纶当了一年的南京兵部尚书，这次张居正“内举不避亲”，又推荐他出任刑部尚书。

他一进来，看见谭纶已坐在里头，两人是同年，且又是多年朋友，故先与他打拱，然后才与张居正叙礼。说道：“首辅与子理兄还有话要谈，要不，我暂且回避，等会儿再进来？”□“告若兄请坐，”张居正指了指谭纶对面的黄梨木椅子，说道：“储济仓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仆与子理兄正在商量如何处置闹事武臣，你也当了多年的三军统帅，或可有好的建议。”

接了张居正的话，谭纶也说：“告若兄，你素有智多星之称，首辅说得对，现在，你得帮老哥一把。”□□□王之诰“嗯”了一声算是作答。在他听来两人说的都是客套话。即便是真的，他也不会提什么建议。第一，他明白储济仓械斗事件的严重性，这些军爷武夫们是在向新任首辅的权威挑战。在高拱手上，发生的事件诸如裁抑军员等，比之胡椒苏木折俸要严重得多，也不见哪位官员敢跳出来闹事。单从这一角度，张居正肯定会严惩肇事者；第二，对谭纶他也非常熟悉，这位老儒帅，历来享有“爱兵如子”的美誉。大凡他手下的将士，除了真正犯有国家大法难以保全外，他总是尽可能地加以保护，有此两点，他就知道这建议万万提不得。□□□“子理兄方才所言，句句是实，”见王之诰不肯做声，张居正又接着说道，“武臣职权与禄秩，这是国朝大政，虽有商榷之处，却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譬如说事重权轻，隆庆四年仆就向皇上建议过要作改革。如今仆既当了首辅，更有责任做

好这件事情。这些都是后话，眼下最最要紧的是要处理储济仓的械斗事件，严惩肇事者。子理兄，你说呢？”□□□谭纶皱了皱眉，缓缓答道：“咱已经说过，这七位武臣再不会滋扰生事了。”□□□“何以见得？”□

“咱已安抚了他们。”□

“安抚？”骤然听到这两个字，张居正心头掠过不快，“如何安抚？”□□□“这几个人的月俸银，都如数支付了银两。”□□□“啊，谁给的？”□

见张居正脸色冷了下来，谭纶觉得再也不好隐瞒，索性直话直说：□□□“请叔大兄放心，咱没动用公家一厘银钱，这几个人的月俸银，都是咱用自家积蓄支付的。”□□□“子理兄，你这是……”张居正本想说“妇人之仁”，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他怕伤害谭纶的自尊。□□□谭纶听了半截子话，半天没等到下文，只得又接着说道：“叔大兄，武臣们闹事，没有几个是冲着你的，他们多半是为自家生计着想。”□□□见谭纶一味地偏袒部属，张居正长叹一声，明是体恤暗含讥讽地说道：“京师那么多驻军行辕，武臣少说也有好几千人，你子理兄个人积蓄有多少银子，照顾得过来么？”□□□“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谭纶已明显感到了张居正的不满。他俩共事多年，从未发生过龃龉，这次他依然不想闹僵，便又自打圆场说道，“当然，这些武臣闹出这么大事来，干扰了首辅的政令，咱这兵部堂官，也深感不安。”□□□“这事与你没关系。”张居正赶紧申明。□

“怎么没关系，属下闹事，是堂官管教不严，咱已想好了，今夜里写一份自劾折子，明天就送呈皇上。”□□□谭纶一脸峻肃，完全没有做戏的样子，但张居正仍觉得这位老朋友是在负气。也不想多作解释，趁势说道：“自劾的折子你也不用上了，但那七位武臣必须听参，等候处理。”□□□“那，带头闹事的章大郎怎么办？咱听说他躲进北镇抚司，怎么着也不出来。”□□□谭纶的嗓门陡地高了起来，一直默不作声的王之诰这时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冷静点。张居正瞅着谭纶涨红的脸膛，扑哧一声笑了，对王之诰讲：“告若兄，你看，子理兄今天好像是故意来和我闹别扭的，你看他这副样子，无异于沙场秋点兵。”□□□一句玩笑话，屋子里的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谭纶转怒为笑，自嘲道：□□□“咱拿章大郎作挡箭牌，是想着你这首辅，应该枪打出头

鸟。”□□□“请子理兄放心，章大郎一定会绳之以法，捉拿归案，”张居正收敛了笑容，断然说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他一个章大郎。仆知道你子理兄的心思，认为章大郎后头有一个邱公公，邱公公后头还有一个李太后。因此仆处置起来会手下留情，这一点你尽可放心。事情再棘手，仆也决不会徇私情而放纵罪人。今天我请告若来，也就是为的这个，章大郎一旦捉拿归案，立即三堂会审，鞠谳定罪。刑部应就储济仓械斗立即展开调查，事涉兵部之事，还望子理兄多多配合。”□□□谭纶虽然闹点意气，但见张居正决心既下，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点头答应。王之诰已隐约感到张居正要利用这起突发事件大做文章，以期建立起首辅权威。他承认自己的这位亲家是个铁腕人物，既下决心要做某件事情，就决不会改变初衷半途而废。他想了想，说出了自己的担心：□□□“人臣循令而从事，这是千古定例。刑部护法除奸，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章大郎一案，刑部一定会尽力办好。但储济仓械斗，本因胡椒苏木折俸引起，若官员的月俸银得不到保障，即便处置了章大郎，恐怕还会有新的祸事发生。”□□□“告若兄言之有理，”张居正长吁一口气，忧心忡忡答道，“仆曾与王国光认真磋商，他说，千难万难就这两个月。”□□□王之诰一惊，问：“怎么，折俸得两个月？”□□□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谭纶看着张居正眉心里蹙起的疙瘩，知道他承受的压力，心里头憋着的那股子气不知不觉也就消了。此时，一个念头从他脑海里掠过，也不及斟酌，就索性讲了出来：“叔大，三个月前，高拱给殷正茂多拨二十万两银子的军费，是否可要回来以解燃眉之急。”□□□“你觉得要得回来吗？”□

“不妨一试。”□

张居正沉吟着还未回答，书办又挑开了门帘，只见巡城御史王篆兴冲冲闯了进来，朝三位深深打了一躬，禀道：“首辅大人，章大郎给逮住了。”□□□□天煞黑，冯保就从大内回到了位于崇文门之东的后井儿胡同私宅内。这宅子是他提督东厂第二年买下的，至今已十五个年头儿了，其间又强行将毗邻人家尽数买下，大兴土木扩建了三次，如今宏敞华丽。雕梁画栋，参差楼阁，置身其中，真有天上人间之感。□□□冯保每天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绣榻上，让两名小丫环替他捶腿捏脚，解了乏劲儿，然后才用餐。今儿个晚膳是一碗红枣粥加上两个黄橙橙的小窝窝头，佐菜是一碟六必居的酱黄瓜和一碟糟雀舌。

吃惯了珍馐美饫凤髓龙肝，回头再吃这些家常饭，冯保觉得真是特殊的享受。饭后稍事休息，冯保刚在后花厅里饮完一小壶峨嵋绿雪，徐爵就推门进来，毕恭毕敬禀道："老爷，胡自皋求见。"□□□"胡自皋，哪个胡自皋？"□

冯保不记得了。徐爵小心翼翼地提醒道："就是那个捐了三万两银子，给老爷买佛珠的。"

"啊，是他。"冯保顿时想起那串"佛珠"惹下的麻烦，差点让他栽了跟头，没好气地问，"他不是在南京么，跑来北京干吗？"□□□"南京工部有趟公差，他要了来，主要是想来拜谒老爷。"□□□"他是个什么官？"□

"南京工部主事，六品。"□

"六品官多大一点，你见见不就行了？"□

冯保说罢把头朝椅背上一靠，闭目养起神来。徐爵被晾在那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他深知主人的脾气，平常深居简出极少见人，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来家拜望的外廷官员，只有三品以上者他才肯赏脸叙茶，至于内侍，二十四监局的掌印上门找他，只能在外花厅一见，连堂屋都进不了。徐爵明知道这规矩，还涎着脸帮胡自皋求情，主要是想到胡自皋给冯保送过三万两银子的厚礼，这次来京，又给了徐爵一千两银子，求他帮着安排和冯保见一面，两头一凑，徐爵决定帮这个忙。"老爷。"徐爵又轻轻喊了一声。□□□"怎么哪？"冯保微微睁开眼睨着徐爵，这位刁钻的管家依然躬着身子站在原地，谨慎说道："小的冒昧建议，这个胡自皋，老爷还是应该屈尊见一见，因为……"□□□"因为什么？"□

"他毕竟捐过三万两银子，就是放在今日的京城来看，也是个不小的数目。"□□□"唔，事情都过去了，还见什么？"□

听鼓听声，听话听音。深谙主人脾性的徐爵，立刻顺着话缝儿钻，禀道："老爷，胡自皋还有事求你哪。"□□□"啊？"□

"他可是带了银票来的。"□

一听这句话，冯保头离了靠背，身子一挺坐了起来，问道："他有何事？"□□□"还不是想挪挪位子。"□

"往哪儿挪，他对你说过没有？"□

“小的没问他。”

“他人呢？”

“在外花厅里坐着哪。”

“那就见见吧。”

说毕，冯保便跟着徐爵离开后院，到前院外花厅与胡自皋见面。却说这个胡自皋自从四个月前与徐爵牵上线后，一直为攀上这么个大靠山沾沾自喜，特别是冯保当上司礼监掌印后，他更庆幸这个“冷灶”烧得及时。这回他找了个公差机会来京，目的就是为了登门拜谒这位权势熏天的大公公。此刻，他在外花厅里坐了差不多半个时辰，一直不见冯保的影子，心里急得像猫爪子抓。尽管徐爵打了包票说一定让冯保接见，但他仍心存疑虑，他对冯保见客打发的态度早有耳闻。自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人家万一不念“旧情”来一个拒见怎么办？正自胡思乱想，只听得门口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他忙伸直脖子去看，只见徐爵领了一个年过半百一身富态的老公公进来，不用说，这肯定就是冯保了，也不等介绍，胡自皋扑通一声就跪了下去，嘴中高声唱了一喏：“卑职胡自皋叩见冯老公公。”按规矩，内外廷分守极严。外廷命官，哪怕品秩再低，见了内廷巨，也决不能行叩头大礼。这既涉及到朝廷的尊严，也关乎读书人的操守。但是，一旦纲常崩坏吏风不正，便总会出现一些无耻之徒向有权有势的巨献媚。因此，磕头膝行也只当是寻常之事。看到胡自皋纳身跪了下去，冯保心中一震，接受外廷命官的叩头大礼，他这还是第一次。因此那一张本来毫无表情的白胖脸上居然浮出了一丝笑意。他也不慌着让胡自皋起来，而是顾自坐了下来，觑着胡自皋说：“胡大人，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你给咱如此行礼，就不怕人家笑话你吗？”胡自皋抬起头来，巴巴地望着冯保，理直气壮地答道：“老公公，儿子给老子磕头，有谁敢笑话。”“啊？你咋如此比拟？”

“若论年龄，老公公正好是我的父辈，只是卑职福薄，摊不上老公公这样的令尊大人。”胡自皋这几句恬不知耻的奉承话，连站在一旁的徐爵听了都感到肉麻。谁知冯保听了甚为熨贴，笑得眉毛打颤，他吩咐给胡自皋赐座看茶，问道：“胡大人这次来京有何公干？”胡自皋双手按着膝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答道：“南京工部所辖造船厂，

关于核查落实今年的船价银，差卑职前来讨个实信。这是小事，主要是想来京晋见冯老公公。”□□□“咱一个糟老头子，有啥值得看的。”□

冯保说着咯咯咯笑了起来，不知为何，他竟有点喜欢眼前这个年轻的六品官了。胡自皋见风使舵，这时候忽然板了板脸，说道：“老公公，卑职斗胆给您提个意见。”□□□冯保一怔，问：“有何意见？”□

“卑职不过是一个无能的晚辈，老公公一口一声地喊胡大人，实在是令卑职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老公公再这样喊，卑职就只好一头碰死了。”□□□胡自皋说着，越发装出惶恐之态。冯保看得很是受用，对一旁陪坐的徐爵说：“瞧你这个短舌头，上次从南京回，也没给咱细讲，胡□大——□啊不，胡，胡自皋是这么个灵性人。”□冯保的赞赏，换回的是徐爵的一罐子醋意，他欠身回道：“是啊，小的也不清楚，胡主事的两片嘴唇，竟是蜂蜜浸出来的。”□□□对于徐爵的挖苦，胡自皋一点也不感到尴尬，犹自兴冲冲地说道：“卑职很是羡慕徐总管，能一天到晚跟着冯公公，这真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接过这话茬儿，徐爵索性说起玩笑话：“听胡主事这么说，你是想当咱家老爷的干儿子了。

“若真能这样，卑职求之不得。”□

胡自皋迅速接腔，说罢，瞪着一双酒色过度的青色眼圈瞄着冯保。□□□说笑归说笑，看到胡自皋较了真，冯保倒冷静了下来，他虽然脸上依然挂着笑，但说话却不似方才亲热：“胡自皋，你见咱还有何事？”□□□一听这口气，胡自皋知道认“干爹”是没门了，连忙从面前的茶几上拿起一只花梨木的锦盒，恭恭敬敬递给冯保，说道：“卑职前来晋见冯老公公，奉上一点薄仪，不成敬意，望老公公……”□□□“你这是做甚？”冯保打断胡自皋的话头，蹙着眉头说，“来看看就是人情，还要什么薄仪？”□□□“卑职知道老公公守身惟谨，廉洁自律。但老公公是前辈，卑职叩见岂能无礼。”□□□冯保脸色一变，胡自皋不免心下发怵，说话时舌头也就不那么灵便了。亏了徐爵这时上前接过他手上托着的锦盒，打开一看，是一张银票。□□□“哟，是一万两！”□

徐爵故意惊叫，他这实际上是给冯保透信，冯保听了，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下不为例了。”□□□胡自皋长长吁出一口气，又深深打了一拱说道：“多谢老公公栽培。”□□□冯保示意胡自皋坐回去，问：“你究竟有何事需要咱出个面，不妨直讲。”□□□“我，啊，卑、卑职想……”□

胡自皋结结巴巴话不成句，冯保瞧着他的窘态，抿嘴一笑，讥道：“你们这些进士出身的人，总脱不了那一个字儿，酸！巴心巴肝想要得到的东西，可就是呀呀唔唔地上不了嘴。”□徐爵也趁机嘲笑：“是呀，不说正事儿，满身都是嘴，一说正事儿，一张嘴反倒成了扎口葫芦。”□□□听了两人的奚落，胡自皋脸红到耳根。一咬牙，便赤裸裸说出了心底话：“蒙老公公鼓励，卑职就直说了，卑职想升个官，挪挪位子。”□□□“好哇，升个什么官，想好没有？”□

“想好了，听说两淮盐运使颜元清四年任期已满，如果卑职能接任……”□□□看到冯保微闭了双眼，胡自皋便打住了话头，好一会儿，冯保才睁开眼，徐徐说道：“两淮盐运使是朝中第一肥缺，还是个四品衙门，你胡自皋真是敢想啊！”□□□“不是卑职敢想，而是两淮盐运使这个位子，一定得是老公公自己的人坐上去。”□□□“啊？”□

“卑职只要坐上这个位子，一切都听老公公差遣。”□□□冯保“嗯”了一声，并不作明确的答复。这时，又有家人进来禀道：“老爷，邱公公求见。”□□□“啊，他来了，领他进客堂。”冯保吩咐过，又对胡自皋说，“你的事儿咱知道了，你先回去罢。”

第六回　为求人大□舍至宝　谈家事首辅释愁怀

冯府的客堂有五楹之大，就是百十人坐在里面也不显得拥挤。京师显宦或巨富人家，客堂里都装了戏楼，冯保家也不例外。这客堂彩绘梁栋极尽藻饰，一应家俱大至金饰木雕六折屏风小至髹漆器皿，无一不精致。就是四壁墙上挂着的那些书画，也全都是宋元精品。每当夜幕降临，大厅里三十二盏宫灯一齐点亮，照耀得如同白昼。□□□冯保从外花厅里与胡自皋告辞了出来，只见邱得用已在客堂南厢里坐着了。冯保趋身过去，满面春风说道："邱公公，什么风儿把你给吹来了。"□□□邱得用站起身来，干笑了笑，答道："咱回宅子，想着晚上也没甚急事，索性就绕了一腿，过这边来拜望拜望冯公公。"□□□邱得用想尽量说得自然些，但在冯保听来依然是假话。他知道邱得用肯定是为他外甥章大郎的事情而来。邱得用出任乾清宫主管之后，在紫禁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论级别，乾清宫主管与二十四监局的掌印一样，都是享受五品待遇，但因他是李太后跟前的红人，内外廷想求李太后办事儿的人，都变着法子巴结他，故无形中就显得高人一等。邱得用为人本来还算本分，但因求他的人多了，把他的架子给求大了，看人打发的那一套，不知不觉也就学会了。就像对冯保，表面上他依然恭恭敬敬，但言行举止间，常常不经意地表现出一种优越。冯保看了心里头很不舒服。觉得邱得用的气焰长得太快，一直在瞅机会要杀杀他的火气。□□□"邱公公不是住在西城么，你这一腿子可就绕得远了。"冯保揶揄地说。□□□"冯公公这是责怪咱来得迟了。"邱得用答非所问地回了一句。论级别，在冯保面前，他不应称"咱"而应称"小的"，这就是他不经意间表现出的优越。他四下瞅了瞅，惊叹道，"人家都说冯公公府上布置得好，果然名不虚传，看看这客堂，京城里没有几家的。"□□□冯保今夜里心情好，乐得与邱得用扯野棉花，答道："也算不得什么好，就是敞亮一点。听说邱公公喜欢听曲儿？"□□□"还不是跟太后学的。"邱得用的口气不无炫耀，"她老人家喜欢听曲儿解闷，咱在一旁练耳朵，练多了自然也就喜欢上了。"□□□"今儿晚上正好没事，咱老哥儿俩，就选几支曲子听听，如何？"□□□"听说冯公公家里养了个戏班子，有几个一流的唱手。"□□□"别听人瞎吹，是好是歹，你自家听听。"□

“要不，换个时间？”邱公公今晚委实没有心情。□□□“为何？”冯保明知故问。□

“今儿晚上来得仓促，雅兴一时还提不起来。”□□□“雅兴还用提么，管弦一响，自然就来了。”冯保说着，一拍巴掌，一位家人应声前来，冯保问他，“戏班子呢？”□□□“禀老爷，都已开了脸，坐在戏楼后头哪。”□□□“今晚上，戏段子就不唱了，你去找一个好的下来，就坐这儿，给邱公公唱几支曲子。”□“唉。”家人答应一声，飞快地上了楼，不一会儿，领了一个浓妆淡抹袅袅婷婷的少女下来，后头还跟了三位乐师。那少女走近来，对冯保蹲了个万福，柔声说道：“奴婢春月，拜见冯老公公。”冯保眯着眼，从眼缝儿里透出的目光捉摸不定，他抬抬手指着邱得用说：“春月儿，这是邱公公，最喜听曲子的，你好好儿唱几支。”□□□春月儿又朝邱得用敛衽行了一礼，说道：“奴家唱得不好，还望邱公公见谅些个，不知邱公公喜欢听些什么样的曲子。”□□□邱得用哪里有心来听曲子，自章大郎当街被刑部番役拿走后，他就一直如坐针毡。回到乾清宫，几次想在李太后面前求情，又生生地不敢开口。还是廖均帮他出主意，要他来求冯保，他才怀着一颗忐忑不安之心来到冯府。可是，一点正事都没谈上，冯保硬要他听什么曲子，推又推不掉，他只得逢场作戏，望着春月儿两片小巧的猩红嘴唇，敷衍着答道：“随便什么曲子都行。”□□□“可不能随便，”冯保递过来一本大红绢面九折笺纸的曲目单，说，“想听什么，自己点。”□邱公公接过曲单随便翻了翻，心乱如麻也不知该点什么，只得说道：“还是让春月儿看着唱吧。”□□□“春月儿，最近学了啥新曲子？”冯保问。□

“禀老公公，奴婢前几日刚学了一曲《青杏子》，是《大石调》的套曲。”□□□“啊，要不就听听这个，邱公公？”□

“好，好。”□

见邱得用点头应允，三位琴师坐下来，一人按笛，一人吹箫，一人弹琵琶，春月儿轻轻击了击手中檀板，顿时弦管悠扬，竹音悦耳，听了过门，春月儿慢启朱唇唱了起来：［青杏子］游宦又驱驰，意徘徊执手临歧，欲留难恋应无计。昨宵好梦，今朝幽怨，何日归期？

［归塞北］肠断处，取次作别离。五里短亭人上马，一声长叹泪沾衣，回首各东西。□□□[初问口]万叠云山，千重烟火，音书纵有凭谁

寄？恨萦牵，愁堆积，天、天不管人憔悴。□□□［怨别离］感情风物正凄凄，晋山青、汾水碧。谁返扁舟芦花外？归棹急，惊散鸳鸯相背飞。

［擂鼓体］一鞭行色苦相催，皆因些子，浮名薄利。萍梗飘流无定迹，好在阳关图画里。□［催拍子带赚煞］未饮离杯心如醉，须信道“送君千里”。怨怨哀哀，凄凄苦苦啼啼。唱道分破鸾钗，丁宁嘱咐好将息。不枉了男儿堕志气，消得英雄眼中泪。

春月儿把这五支曲子连成的套曲唱完，大约过去了小半个时辰。听得出来，这首《青杏子》唱的是一对夫妇分别时的无尽幽怨。词中的关捩巧妙，春月儿体会得很深，一颦一笑，一招一式，无不深通关节，曲尽其妙。加之铜磬样的一副好嗓子，可可地把两位公公给唱醉了。待她歇了歌喉，邱得用拍了拍巴掌，评道：“这姑娘唱得真好，热锅里爆豆子，脆蹦脆蹦的，若是在这笛箫里头，再掺些弦索进去，就更妙了。”□□□听了他的高论，冯保笑道：“邱公公在宫里头听惯了南调，所以开口便说弦索，方才春月儿唱的是北调。北调用乐就是以箫笛为主。嘉靖末年，沈吏部订了一个《南九宫谱》，盛行天下，因此南曲广为人知，而北调差不多失传了，其实，北调比之南调，要高亢清丽得多。”

“哦，这里头还有这大的学问。”邱得用逮着机会献媚道，“难怪满京师的人都说，冯公公一肚子学问，赛过十个状元郎。”□□□“哪里哪里，”冯保略作谦虚，就招春月儿前来，问她，“这曲子跟谁学的？”□□□春月儿跪在冯保面前，勾头答道：“奴婢是跟师傅学的。”□□□“还是那个马三娘？”□

“是。”□

看着春月儿低垂的粉颈，冯保心上像有一条毛毛虫爬过，既惬意又难受。他咽了口唾沫，对邱得用说：“你知不知道马三娘？”□□□邱得用茫然地摇摇头。冯保接着说：“这个马三娘，本是北调高手，咱第一次见到她，觉得□□她不是个货，高高大大像匹马，一张大嘴可以囫囵吞下个窝头，可是她一开口，满场人都被□□震住了。声音该一缕的时候是一缕，该一雷的时候是一雷，真个儿是绝艺藏身。自从听了马□□三娘的北调，咱就觉得南调没啥意思了，这个春月儿，原是马三娘的弟子，咱同马三娘打商□□量买了过来。”□

“水灵灵的，真好一个旦角儿。”邱得用一双眼在春月儿身上睃来睃去，啧啧称赞。□□□“邱公公若喜欢，咱把她送给你。”□

“这，这是哪里话，”邱得用哽了一下，脸上泛着红光说，“古人言，君子不掠人之美。”

“这么说，咱哥儿俩就生分了。”□

冯保本是做戏，说起来却很认真。邱得用没看出破绽，心里头掂了掂，回道：“冯公公真要送，就送给李太后。”□□□冯保一愣，说：“你说让春月儿进宫？”□

“是呀，李太后不是最喜欢听曲儿么？”□

冯保嗤地一笑，摇摇头说：“你看咱春月儿，市井中长大的丫头，哪里懂得宫中的规矩。”

“这倒也是，所以，还是冯公公留着自己受用。”□□□邱得用就着冯保的话题打转，心里头却一直在想着自己的急事，因此坐在那里焦灼不安，偏□□偏这时冯保又道：“邱公公，春月儿还有拿手的唱腔，索性让她逐个儿给你表演，春月儿，继续唱。”□□□“奴婢遵命。”春月儿说着，起身回到原处，拣了云板，正欲起腔，邱得用赶紧喊了一声：“慢！”□□□“为啥？”冯保问。□

邱得用哭丧着脸，嗫嚅着说：“冯公公，实不相瞒，咱登贵府拜望你，还有些急事。”□□□“有急事，嗨，你怎地不早说，”冯保挥手让春月儿一行退了下去，接着说，“咱还真的以□□为你邱公公闲着没事，绕这一腿呢！原来不是。”□□□冯保不显山不显水就把邱得用“刺”了一下。邱得用到这一步上，也顾不得面子，瑟瑟缩缩□□地从怀中掏出一卷纸来，双手递给冯保说：□

“这个，请冯公公收下。”□

“是啥？”□

“看过便知。”□

冯保遂叫来家人打开，原来是抄在三尺御品宣上的一幅《心经》，字体娟秀，端庄工整。并□□且钤了一方“慈圣皇太后之宝”的红印。□

冯保顿时肃然起敬，“哟，是李太后的墨宝。”他知道李太后每日抄经，但从不肯送人。就□□连冯保这样的心腹侍臣，她也手啬。因此

人们都说想得到她的墨宝，简直比登天还难。□□□趁冯保细细欣赏的当儿，邱得用说道：“这幅《心经》，是李太后上个月晋封后，一时高兴□□赏给咱的。多少人看了都眼热，有人愿出一万两银子来买，咱说，你出十万两，咱也不勒你。”□冯保相信这话，讪讪说道：“这幅《心经》，是宝中之宝，李太后送了你，连咱都不知道。”□“李太后怕张扬，不让咱说，”邱得用看着冯保小心翼翼卷起了字幅，又道，“冯公公收藏好，对外可别透了风，若是让李太后知道了，怪罪下来，咱就担当不起了。”□□□冯保也不言谢，只是问：“邱公公将如此贵重的礼物相送，究竟是为何？”□□□“唉！”邱得用长叹一声，说道：“还不是为咱那不争气的外甥章大郎。”□□□“你外甥怎么了？”□

“今儿个上午，储济仓发生械斗的事，想必冯公公早就知道了。”□□□“听说了，怎么，跟你外甥扯上了？”□

“可不，他一失手，把储济仓大使王崧一掌推倒在地，摔碎了后脑骨，死了。”□□□“啊，这事儿是你外甥干的？”□

冯保故意大惊失色，其实，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早从东厂送来的密报中知道得清清楚楚，包□□括邱得用动用大内专轿把章大郎从北镇抚司转出来另觅地方藏匿，一切细节也在他掌握之中。但此时他却装马虎，仿佛什么都不知道，迎着邱得用焦急的眼光，他急切地问：“你外甥就是那个北镇抚司的粮秣官？”□□□“可不是！”□

“他人呢？”□

“让刑部逮着了，现关在刑部大牢里。”□

“这就难办了，这是命案，进去了就难得放出来。”□□□冯保眉头蹙得老高，邱得用瞧他这神色，越发慌得不行，说道：□□□“正因如此，咱才来找你帮忙。”□

“找咱能帮上什么忙，这件事已经惊动朝野，一般人恐怕作不了主，要不你直接去求李太后，或许有救。”□□□“咱是想过，但一走到李太后跟前，就慌得开不了口。”邱得用为难地说，“李太后的为人，冯公公你又不是不知道，大是大非面前，从来不肯徇一点私情。”□□□“这算什么大是大非，一个破九品官，又不是故意弄死的。”□□□冯保嘴一撅，一副不屑的神气。邱得用投过感激的一瞥，又道：“这事儿咱琢磨过，能救章大郎一命的，只有你冯公公了。你是皇上的大伴，可以求皇上恩赦。”□□□“皇上还不是听李太后的。”□

“是呀，李太后把咱当奴才使，对你冯公公就不一样，你是她的文胆哪。”□□□

冯保不置可否，想了一会儿，答道：“这事儿的关键在于一个人。”□□□“谁？”□

“首辅张先生。他不松口，章大郎就放不了。”□□□“啊，难道皇上的话他也不听？”□

“不是不听，而是皇上听他的。今儿上午云台会见，李太后的意思，是要张先生摄政呢，要不，你找他也行。”□□□“张先生是个铁面人，听说抓人的驾帖，就是他让刑部签发的，咱去找他，有啥用。”□□□“这倒也是。”冯保仰脸看了一会儿璀璨的宫灯，眼角的余光却一直扫着邱得用的表情，过□□了一会儿，才说，“咱们哥儿俩在大内共事多年，没有友情也有交情，就冲着这一点，这个□□忙我一定帮。不过，帮不帮得成，咱不能给你邱公公打包票。”□□□□“飞起来了，飞起来了。”□

一个孩子欢快的叫声，给一向沉寂的张府后院平添了几分生气。声音是从内眷会见客人的小□□客堂里传出来的。说是小客堂，却也有两楹之大。斯时八盏宫灯已经点亮，华光四溢，四壁□□厢那些彩绘梁柱被照耀得金碧辉煌。除了张居正，张府合家十几口人都坐在里面。张居正的□□夫人顾氏坐在客堂正中的绣榻椅上，这位顾氏是张居正的第二任夫人，他二十岁结婚，两年后第一任夫人去世，才续娶了顾氏。第一任夫人一脉未生，顾氏却为张居正生下了六个儿□□子。他们依次是敬修、嗣修、懋修、简修、静修、允修，其中敬修、嗣修、懋修都已成家。

敬修与嗣修均是乡试过关的举子，现正在加紧温书，准备参加明年的会试，懋修年底就得回□□江陵，参加明年的乡试。这么大一家人，虽同住一院，平常各忙各的，也难得一聚。六个儿□□子除每天早晨一块出来给父母请安外，都窝在自己的书房里闭门苦读。今儿个这种其乐融融□□的相聚，原是为了庆祝张居正夫妇最小的儿子——允修十岁的生日。□□□此时，允修正站在客堂中间，兴致勃勃地在玩风葫芦。这是京师孩子们常玩的一种游戏。风□□葫芦学名叫空钟，在江南叫扯铃，它的轴部是用桦木制作的，这是大的。还有一种小的，中□□间只有寸把高，径约寸半，中间只有一根长芯，用线缠上，利用离心

力，把线一抽甩出去，□□它便在地上陀螺般旋转，发出嗡嗡嗡的响声，所以叫风葫芦。但往地上摔着旋转，只是这种□□游戏的低级玩法，若要玩出名堂来，必须往空中抖。空钟有单双之分。初学抖空钟，自然先□□学比较容易掌握的双钟，即中间一个葫芦腰轴，两头两个空圆盘，形如一个空圆饼，边上有□□缝，旋转起来空气进去，发出悦耳的鸣声，所以叫空钟。学会抖双的后，再学抖单的，即一□□头有圆盘，另一头只是木轴。两档绳槽，很滑，一头重，一头轻，抖起来极难平衡。这种单□□钟玩起来最刺激，但也很难玩好。大凡抖得好的孩子，不但能把这一头重，一头轻的空钟抖□□得飞快，而且还要变幻各种花样。最简单的，就是趁空钟凌空飞转时，突然一松抖绳，让它□□尖头朝下落地打旋儿，等它速度减慢几欲倾倒时，再让抖绳“滋溜”一下重新缠住木轴，提□□出来一翻腕，空钟又飞向空中，时而晃悠悠，时而急律律地转动。还有的抖着抖着，突然用□□绳杆接住，让空钟在绳杆上滚动，哗哗乱响。还有两三个人合玩一个，我抖着一松绳子扔给□□你，你马上接住，抖一会儿再传给他……这一传一接之中，也各有招数，或翻身或劈叉或用□□指头或用脚掌，不一而尽。□

京师垂髫少年，没有几个不会玩这种风葫芦的杂技。但允修偏是那不会玩的一个。这皆因张□□居正课子甚严，除了读书，一切游戏皆禁绝。今天早上，张居正离家之后，顾氏把允修叫来□□，说可以送一个生日礼物给他，问他要什么，允修想了想，瑟缩地问能不能给他买一个空钟。顾氏心疼儿子一天到晚啃书本，全没有一个孩儿家应有的欢快，故爽快地答应了，命游七□□派人去街上买了一个回来。□

家人自作主张，买了两个，一个是双盘的，一个是单盘的。允修今日破例放了一天假，打从空钟买回来，他就乐颠颠玩了个不歇气。游七找了个会玩空钟的家人现场施教，不消一个时辰，他就会玩双盘空钟，但单盘的那一种，他愣是玩了两三个时辰，仍不得要领。天黑了，一家人都来到后客堂等着张居正回来共进晚膳，趁这空儿，允修又把单盘的风葫芦提到客堂里玩。由于玩得不顺手，允修的几个哥哥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讥笑他，允修心里发急，越是想让风葫芦抖起来，它越是往地上掉。还是三哥懋修看出问题来了，对允修说：“六弟，你的手腕太僵，往上抖的时候，不要发力，手腕要松，悠着点，你再试试。”允修按懋修指点的试了几次，果然奏效，因此高兴得大声叫喊起

来，哥哥们也一齐给他鼓掌。正在这热闹之时，忽听得门口传来一声厉喝：“你们胡闹个什么？”□□□正玩得起劲儿的兄弟们，一看是他们的父亲张居正怒气冲冲从外面走了进来，一个个顿时都□□噤若寒蝉，允修更是吓得手一软，松了杆绳，那只凌空飞转的风葫芦，刹那间跌落在地。□□□顾氏看了看满堂人都站了起来，垂手而立，她也缓缓离了座位，笑吟吟对身边的丫环说道：“芝儿，快服侍老爷更衣去。”□□□张居正本来还想发作，看到夫人有袒护儿子们的意思，他也只好摇摇头，气咻咻地穿过客堂，来到后面的起居间，卸下官服，换上芝儿递上来的一件酱色府绸道袍。随他进来的顾氏又命芝儿给老爷上茶，待张居正啜了一口加参片冲泡的红茶后，她才开口说道：你一回到家，就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在孩子们面前，总没个慈祥的时候。”□□□“允修在玩什么？”张居正问。□

“风葫芦。”□

张居正又沉下脸，说：“玩物丧志，谁让他玩的？”□□□“我。”□

“你？”张居正狐疑地望着夫人，“庸爱出逆子，凤兰，这一点你要切记啊。”□□□张夫人一笑，旋即又不无伤心地问：“叔大，今天是什么日子？”□□□“什么日子？”□

“允修十岁的生日，早晨你出门时，还提醒我，晚上大家一起用膳庆祝。”□□□“啊呀！”张居正一拍脑门子，抱歉地说，“今天忙昏了头，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们荆州老家，人一生重三个生日，一是十岁，这是成人，过了十岁就可以定亲了；二是□□三十岁，这是而立之年，一生能不能做大事，就看三十岁做没做出样子；三是五十岁，这是天命之年，晚年有没有福禄寿，在这个年上便见分晓。允修今天要做十岁，可是你却忘得一干二净，这……，唉！”□□□这位张夫人与张居正同是荆州城里人，是一位举人的女儿。从小墨香熏染，因此知书达理。

与张居正结缡二十多年，两人相濡以沫，从未红过脸，张居正为官，一应家务很少过问，全凭夫人操持。眼下，张夫人提起葫芦根也动，数落一大堆，眼圈儿也红了。张居正自知理亏，也不争辩，只得赔笑问道：“晚膳用过了？”□□□“谁用了，都等着你哪。”□

“那，现在吃吧。”□

说是这样说，张居正其实一点胃口也没有。今天一天他都在紧张中度过，上午在云台觐见皇上，下午因处理储济仓事件，不停地召见大臣。累且不说，尤其让他担心的，是这件事情可能留下的后遗症。有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他都反复想过并琢磨出对策来，真正的累就累在这里。但这种治国的大事也不便与夫人谈及，因此说是去吃饭，人却不挪腿。□□□张夫人察言观色，问道："叔大，看你心事重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什么？"张居正掩饰地一笑，"今晚上给允修做生日，办了什么好吃的？"□□□"有你最喜欢的三个菜。"□

"啊？"□

"皮条鳝鱼，蒸茼蒿，冬瓜炖裙边。"□

张夫人说的这三个菜，都是荆州名菜。特别是冬瓜炖裙边。这"裙边"乃是海碗大的老鳖绕背一周的边带，一只鳖的精华全在其上。用其炖冬瓜，味美无比，除秋臊，这是当令食品。张居正虽居京多年，仍喜欢吃家乡菜。家里换过三个厨师，全是从荆州请过来的。前年，张□□夫人听说荆州城里的凤天酒楼上又出了位名厨，便托人把他聘了过来。一想到"裙边"的美味，张居正立刻口角生香，但他依旧说道："现在，京官们胡椒苏木折俸，必定会有风波。家里用度，还望夫人扣紧一些，以免捉襟见肘。"□□□张夫人答："几样家常菜，要不了什么钱。"□□□"人多口杂，还是不要招摇。"□

"哟，你好歹是个宰相了，未必吃两个菜也要看人脸色？你不要这个门面，我还要呢？"□□□张夫人说着，眼圈儿又红了。张居正已经起身走到起居间门口，见夫人这么说，又折了回来，小声说道：□□□"正因为我现在身为首辅，所以才必须处处小心。"□□□"这一点我知道，"张夫人说着，进到卧房中拿出一张纸条来递给张居正，说，"你看看这个。"□张居正接过一看，那纸条的上端用蝇头小楷写了二行：东关帝庙神签。第五十七支，中吉。底下是四句诗：

燕子离巢上下飞□

翩翩求侣勿相违□

破空神剑依天意□

不斫霓衣斫老梅

张居正看过，问夫人：“这是谁抽的签？”□张夫人答：“我让游七去东关帝庙抽的，一直听说那里的签很灵。京师人家有什么事，都去那里求关帝爷保佑，求支灵签。”□□□“你为何抽签？”张居正又问。□张夫人一笑，答道：“还不是为的家事，想讨个吉利。”

“家事有何不吉利的，值得抽签？”□

看着丈夫不屑的态度，张夫人叹一口气，说道：“叔大，今天储济仓那儿发生的事，我都知道了，是王篆的管家过来告诉游七的，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我能不为你担心吗？好在，这支签有逢凶化吉之象。”□□□“哦，你都知道了？”□

张夫人默默地点点头，看着丈夫，眼睛里充满关切。□□□张居正又拿起那张字条认真研究。张夫人在一旁说：“那把神剑指的是你，你神剑出鞘，是顺从皇上的意思。你不伤害百官，却单斫老梅，梅的谐意是倒霉的霉，剑一挥，霉气就一扫而尽，你还担心什么？”□□□“这是你解的？”□

“我哪里懂得这多玄机，是关帝庙的解签人说给游七听的，游七回来说给我听。叔大，千难万难，有皇上支持，这事儿就逢凶化吉。”□□□“如果皇上不支持呢？”□

“那……不会的。”□

“国家大事，岂是一支破签解得透的。”张居正说罢，又把那张字条随手丢在茶几上，提醒夫人说，“凤兰，你要记住，当今皇上，同允修一样大，才十岁。”□□□“是啊，允修玩一个单盘的风葫芦，花了两三个时辰才飞起来，毕竟是孩子啊！”□□□“好了，不议论这些事情，我们好好用一顿晚膳。餐后，我来教允修，如何来玩风葫芦。”

说罢，夫妻俩相视一笑，走回到客堂。

第七回 左侍郎借酒论政敌 薰风阁突降种瓜人

天色一黑，灯市口一带的夜市便嚣腾热闹起来。所谓夜市，唱主角儿的无非是歌楼舞榭，酒肆饭庄。在灯市口大街东有一座二郎神庙。据道书称，二郎神为清源真君，唐贞观二年创庙于此，那时京都称为范阳。宋元□二年，北辽据此称京，又把这座二郎神庙扩大重修，从此便成了京城一景。从二郎神庙前的广场往南折有一条横街，叫庙右街。从街头到街尾，清一色都是各具特色的高级食府，达官贵人多半在此燕饮饷客。因此也是灯市口夜市的最盛之处。这些食府酒楼，装修得富丽堂皇。氍毹帘幕锦绣重重，雕梁画栋巧夺天工。一到夜晚，各家店肆高高矮矮都悬起五色灯球，或间以各色纱灯，如珠如霞，连绵不断。更有一些店家挖空心思，空其壁以灯填之，假其廊以灯幻之。且灯其门，灯其室，屋中一应陈设皆以彩灯装饰。置身其中，如临仙苑天阙，大有不知今夕何夕之感。高拱曾经大快朵颐的薰风阁，就在这条庙右街上。□□□这天晚间戌牌时分，有一乘两人抬的便轿忽忽悠悠抬进了薰风阁的院子。那时，大凡有名一点的酒楼，不但设有轿厅，同时底楼都安排大排档供等候主人的轿夫们吃茶喝酒。当那乘便轿刚在轿厅里停稳，只见一名手拿描金折扇身着府绸道袍的先生走出轿来。□□□“楼上看座——”□眼疾嘴快的店小二一个肥喏尚有一个“座”字没唱出口，早有一个管家模样的人上来制止。接着对那位先生说：“魏大人，我家主人在三楼，这边请。”□□□这位打扮成学究先生的不是别人，正是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大概四个月前，魏学曾曾陪着高拱来这薰风阁里吃了一顿熏猪头肉，那时候正值隆庆皇帝病情有所缓解。高拱虽然感到内有冯保作对，身边有张居正掣肘，但压根儿没有想到局势变化如此之快。一个身历三朝声名显赫的堂堂首辅竟然说栽就栽，弄了个禄秩尽夺褫职回籍的悲惨下场。所以魏学曾今次重来，难免心中涌起人去楼空的酸楚。自高拱去职后，魏学曾绝少应酬，除了每日到吏部上班，余下时间都是呆在家闭门谢客。今天是他第一次接受别人的宴请。□□□上得三楼，走进一间靠内院的清静雅室，早有一个人起身相迎，勉强挤着笑脸问道：“启观，你怎么磨磨蹭蹭现在才到？”□□□魏学曾答：“总得捱到天黑才好走路。”□

那人本想跟着笑话一句“你这个魏大炮如今也晓得怕人了”。但又怕刺伤魏学曾的自尊心，故忍了没说，改口问道：“一路上没碰到熟人？”□□□“没有。”魏学曾抬眼看了看雅室内的华丽陈设，淡淡一笑，不无讥诮地说：“汝定，胡椒苏木折俸，已经半个多月了，你居然还敢在庙右街上请客，就不怕人家说闲话？”□□□“怕什么，咱吃自己的积蓄，碍着谁了？”□

说话间，早有店小二沏上一壶茶并端了几样茶点上来。这是京城燕饮饷客的规矩，正式开席吃热菜之前，先摆上茶点让客人嚼嚼开胃。两人遂坐到桌前饮茶。□□□却说今晚请客的主人，也是京城内鼎鼎大名的人物，现任礼部左侍郎的王希烈。他与魏学曾都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座主都是高拱。因此除了同年之谊，还有着同气相求的政友交谊。两人都是高拱深为器重的人物。隆庆皇帝大行后，王希烈一直在万寿山督修陵寝。高拱去职第二天，本来就重病在身的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高仪也惊疾而死。担任礼部佐贰官的王希烈便临时回部主政。王希烈担任礼部左侍郎已届四年。高拱曾经许诺，待高仪入阁之后，将选择恰当时间奏明皇上，他不再兼任吏部尚书，高仪也不再兼任礼部尚书，空下职位，将由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人接任。可是时过境迁，这次六部尚书调整，吏部尚书由兵部尚书杨博改任，礼部尚书则由詹事府詹事吕调阳升迁出任了。刚刚临时主政不到半个月的王希烈，又不得不退回到副手的位置。他心里头那股窝囊气实在是无从发泄，只得回家平白无故地殴打书童折磨小妾以解恨。闹得这些时家里人见了他，都像是耗子见了猫，无不躲得远远的。但奇怪的是他的脾气却是越发越大。他自己也觉得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恼的是自己心大抓不破天。半月前胡椒苏木折俸闹出大风波后，他又觉得机会到了。冷静观察了一段日子，昨日散班，他便写了个请柬让家人送到魏学曾府上，约他今夜里来薰风阁餐叙。魏学曾这些时也是闷得慌，正想找个人发发牢骚，因此爽然答应如约前来。□□□喝茶时，两人先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闲话，待到酒席摆了上来，看着满桌的佳肴，又看了看这间空荡荡的大雅间，魏学曾问：“汝定，如此丰盛一桌酒席，就咱们两人吃？”□□□“还能请谁？”王希烈尽管窝了一肚子的苦水，面子上却装得轻松自如，调侃问道：“要不，让店小二找两个女孩子来，给咱们唱曲儿佐酒？”□□□“算了吧，”魏学曾耿直，不像王希烈善于隐藏自己，苦笑着说，“你汝定兄这时候找我，肯定是有事。眼下，谁还有心

思吃花酒。”□□□“这话也对。”王希烈说着便以主人的身分与魏学曾碰了一杯，他本想就胡椒苏木折俸一事，探探魏学曾的想法，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却改了一个话题问道，“启观兄，杨博老接任吏部尚书，有何改弦更张之处？”□□□魏学曾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反问王希烈：“你那里呢？吕调阳怎么样？”□□□“这个还用问，吕结巴是你我的同年，他米缸里究竟有多少米，难道启观兄你不清楚？”□□□王希烈酸溜溜说着，夹起一块熏猪头肉送进嘴中。奇怪，平日里提起来就馋得流口水的京城□□名吃，这会儿却味同嚼蜡。王希烈屏住呼吸勉强吞咽下去，一门心思却还想着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字和卿，别号豫所。也是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殿试为第一甲进士及第第二名。留在翰林院中，三年后，吕调阳又升迁为春坊谕德。按唐宋两代的规矩，春坊这个官署，专管皇帝的诏令。谕德这一官职，专门负责传达皇上的指示。但这一官署有其名而无其实，仅仅成了翰林院修撰、编修升迁的中转站。因此，修撰、编修们例升春坊谕德开坊。□□□吕调阳开坊后，接着担任国子监司业，这是一个学官。隆庆皇帝登基，又迁升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再擢升南京礼部侍郎，两年后回到北京任礼部右侍郎，再改任吏部左侍郎。其实这后两个职位都是虚衔，他的实际职务是詹事府詹事。因詹事府詹事只是一个从四品官，而吏部左侍郎是正三品，给吕调阳这个衔头，是为了提高他的待遇，并不到吏部值事。吕调阳步入官场，一直担任着学官和史官，从来就没有干过封疆大吏，这倒符合他的性格。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一肚子学问，只是为人迂腐，说话又有口吃的毛病。因此在同年中落下个“吕结巴”的绰号。他办事稳重有余而魄力不足，绳墨有余而变通不足。因此步入官场二十多年，除当了三年国子监祭酒这个正职之外，大部份时间干的都是副职。詹事府是负责皇太子生活和教育的衙门，詹事虽是正职，但刚刚出阁讲学的太子已当了皇帝，吕调阳又无事可干了。张居正这次特意举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来是要借重他的学问。二来也是最重要的，这吕调阳虽是高拱门人，却从不攀附，平日除了老老实实做自己分内之事，决不肯沾惹一点是非。因此大家都认为他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是同年中出了名的好好先生。论读书之多，学问之博，王希烈的确远不如吕调阳，但王希烈甫入仕途，先任知县，后回京任礼科给事中，接着多次出抚地方，或州牧或按台，建衙开府，从

七品知县到三品封疆大吏硬是一步一步干起来的。他自恃操约驭繁举能捷辩，因此根本不把长期担任史职学官的吕调阳放在眼里。

谁知道就吕调阳这么个三扇大磨也压不出一个响屁来的木头人，如今却成了他王希烈的顶头上司，你说让他气也不气。但王希烈今晚把魏学曾请出来，并不仅仅是找老朋友吐吐苦闷发发怨气，他另还有重要事情要与之磋商。□□□在王希烈喝闷酒想心事的时候，魏学曾也好一阵子没有说话，只有一搭没一搭地拈眼前的菜吃，看看王希烈脸色缓过来，才开口说道："汝定，你莫小瞧这个吕结巴，他表面不哼不哈，其实他最懂得官场三昧。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简简单单八个字，你我都不懂，他吕结巴却懂到了骨髓。算了，事到如今，评价这个也太没意思。"□□□说罢"儿"一声，魏学曾又满饮了一杯，王希烈瞅着老友，表面上无所谓，其实心事重重。这时便切入正题问他："启观，伍可的事，知道吗？"□□□魏学曾点点头，答道："伍可弄了个条陈，胡诌什么男变女是阴盛阳衰之兆，得罪了李太后，被圣谕削籍，这已经成了京城里的一大新闻，还有谁能不知道。"□□□"听说他还写了一个弹劾张居正的折子，说张居正启用私党。正巧被他罢官，这折子就没呈上来，但却私下里在京城流传开了。"□□□"是的，咱也看过这个折子。"□

"伍可此举，不知事先是否找人商量过。"□

王希烈朝魏学曾投来探询的目光。魏学曾知道他的意思，索性挑明了说："汝定兄是不是觉得伍可背后的指使者是我？"□□□王希烈讪讪一笑，圆滑地说："外面是有这样的传闻，也不叫指使。可能是这个伍可揣摩着老兄有这层心思，加之玄老有恩于他，故义无反顾放出了一个旱天雷。启观哪，如今京师官场上，多少双眼睛都在盯着你哪。"□□□"盯着我干啥？"□

"干啥？你说干啥？"王希烈压低声音，探着身子说道，"伍可放了第一炮，这第二炮、第三炮该谁上阵呀。"□□□"谁放炮跟我有何相干？"□

"你不是魏大炮吗？"□

魏学曾把王希烈盯了好一会儿，叹口气说："看来，你真的认为伍可此举是受我指使。"□□□"这又不是坏事，你躲什么？"□

“你有这种想法本不足怪，”魏学曾板着脸，解释说，“伍可原是吏部文选司主事，在我手下干过两年。这小子做事灵活，很得高阁老赏识，今年初，便把他提拔起来去太原当了一个四品巡抚。高阁老的意思是让他开府建衙，在地方上多做些实事，以备日后晋升。哪晓得这家伙心高气盛，一到太原就与按院府台搞不好关系。人家都因他是吏部出去的人，后台硬，凡事都让他三分，但暗地里仍少不了叽叽咕咕说些不满的话。过了一些日子，就有那么三言两语传到高阁老耳中。高阁老心里很烦，嘱咐我有空给伍可写封信去规劝，并指示写信言语定要严厉。这事发生在隆庆皇帝病重期间。从那以后京城局势，一日比一日紧张，那封信竟来不及写，高阁老本人也就去职离京了。”□□□“这么说，伍可弹劾张居正是自作主张？”□

“我想是的。”□

“这小子是嘉靖四十二年的进士吧？”□

“是的。”□

“唔，三十郎当岁，还是个年轻人，”王希烈索性放下筷子，搓着手感叹地说，“如今的官场，年轻官员们多半都是有奶便是娘，见利忘义之徒不胜枚举，这伍可知恩必报，也算是个血性男儿。”□□□“汝定对伍可如此欣赏，愚弟却有不同看法。”魏学曾摇摇头，不屑地说。□□□“噢？”王希烈一愣。□

“你说伍可放了第一炮不假，但是可惜得很，他放的是一个横炮。”□□□“怎么，他弹劾得不对？”□

“肯定不对，”魏学曾口气坚决不容置疑。这时店小二送了一壶热酒上来，待他退出重新掩好门后，魏学曾接着说道，“说张居正怀私罔上，此话不假。但说他重用私党，却证据不足显得勉强，伍可在折子上提了两个人，一是王国光，一是王之诰。这两个人，一个是张居正的亲家，一个是张居正的好友。这都不假，但他们都是勇于任事政声卓著的大臣。玄老在任时也很器重他们。六部尚书真正换了的就是户部刑部两个，朱衡是三朝老臣，又是治河专家，张居正将他留用。杨博早在隆庆初年就是吏部尚书，高拱出任首辅后，隆庆皇帝要他兼任吏部尚书，于是便让杨博改任兵部，却仍挂了一个吏部尚书的空衔。这次他归政吏部，也说得上是众望所归。他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由宣大总督谭纶接任。他战功赫赫，坐镇宣大六年，俺答虏寇从不敢

前来犯边，由他来出掌兵部，也无可厚非。再就是兄台所在的礼部，吕调阳比起上述几人，政绩逊色得多，但道德文章仍为人所称道。更重要的是，他是詹事府詹事，是太子的老师。小太子如今登基御极，张居正举荐他的老师出任礼部尚书，也在情理之中。说句公道话，张居正举荐的六部人选，实在是无可挑剔。”□□□魏学曾一番宏论，把王希烈说得心都凉了半截。他本指望魏学曾能够借伍可事件，挑头儿领着大家与张居正较量一番，没想到这个魏大炮一反常态，居然为张居正大唱颂歌。如果不是交情多年，他真怀疑魏大炮要卖身投靠了。想着想着王希烈心火蹿了起来，悻悻说道：“启观兄，张居正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今儿晚上，你专门往他脸上贴金。”□□□魏学曾知道王希烈向来心胸狭窄，因此也不计较，只笑了笑，仍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汝定兄，我方才说六部尚书的人选无可挑剔，并不是说张居正无可挑剔，他出任首辅的第一件事就是拍李太后的马屁，上两宫皇太后的尊号，这件事你是参与者，比我清楚，个中奥妙我就不□嗦了。第二件事就是更换部院大臣，这两件事都做得很得体。这正是张居正的阴骘过人之处。但是接着这两步棋的第三步棋，才真正显出了张居正的毒辣。”□□□“他第三步棋是什么？”□

王希烈急切地问。魏学曾正欲回答，忽然房门被一下子推开，只见两个陌生人闯了进来。□□□魏学曾细看这两个人：一老一少，老的约摸五十来岁，少的二十出头。瞧模样动静，很像是一对父子。都穿着黑裤白褂，光露着一双膀子，脚上都穿了一双踢死牛的千层底皮衬布鞋，一看就是江湖卖艺人的打扮。□□□“你们要干啥？”王希烈警惕地问。□

“回两位老爷，”年纪大的一个抱拳一揖，说道，“俺叫胡狲，这是俺儿子，叫胡狲子，俺爷儿俩见两位老爷闷酒喝得慌，今特来表演几套杂耍，给老爷长情绪。”□□□说着拉开架式就要开演，这当儿店小二三脚并两脚赶了进来，一副狗眼看人低的神态拉着胡□□狲的手就要往外赶。“去去去，早就言明了三楼以上是禁地，老子车个眼睛转个身，你们就溜上来了。”店小二咋咋呼呼，胡狲满不在乎嬉嬉笑着。可是，任凭店小二使尽了吃奶的力气，硬是拉不动胡狲半步。胡狲于是讥笑道：“瞧你这豆腐架子，连棵葱都拔不动，还想扯夺咱这棵树，扯吧扯吧，看你能使出多大的劲来。”□□□店小二脸憋得通红，越发下劲去

拉，一面拉一面嚷道：“看你走不走，不走，我去楼下喊人。”□京城各处酒楼，不管高档低档，都有一些陪酒娇娃卖唱歌妓或杂耍闲汉寄生其中。这些人专门替客人找乐子，有些酒楼就靠他们招徕生意。但这些人无孔不入有时也让客人心烦，因此大凡高档酒楼，除了客人召唤，一般不准这等人进入，薰风阁三楼便属此列。看到双方僵持不下，魏学曾便让店小二松了手，然后问胡狲：“你会些什么杂耍？”□□□胡狲答道：“回老爷，小的最拿手的把戏，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何表演？”□

胡狲拿眼把屋子睃巡了一遍，指着屋角隙地说：“老爷若有兴趣观看，小的就在这里种上一棵瓜。”□□□王希烈心里头还在想着张居正的第三步棋究竟是什么，因此心无二用，不想有什么事掺进来误了谈话，正想开口把这父子闲汉轰出去了事，却没料到魏学曾已抢先说话：“既如此，本老爷就看你怎样种出瓜来。”□□□“启观兄。”王希烈还想阻止。□

“汝定兄，”魏学曾拦住王希烈的话头说，“待看过这杂耍，我们再谈话不迟，你说呢？”

□“好吧。”王希烈不情愿地答应。□

店小二抬脚就要退出去，王希烈担心这两人来路不明怕有意外，便要店小二站在一旁观看。

只见胡狲父子俩站到屋角，那里除了壁角一串牛蹄子大的彩色灯笼，空荡荡别无一物，但胡狲仍装模作样地对魏学曾说：“老爷，请您挪贵步前来一看，这里除了实心的楼板，可是啥都没有。”魏学曾手一挥说：“看到了，别卖关子，快弄吧。”□□□“老爷这么性急，想必是烈酒烧焦了舌头，想吃瓜了。店家，央你帮个忙，给咱拎一桶水来。”□店小二闻声下楼，一会儿就拎了满满一桶水回来。胡狲又问：“老爷想吃什么瓜？”□□□“你能种什么瓜？”这回是王希烈问。□

“嗨，能种的就太多了，”胡狲搬着指头数快板一样说道，“冬瓜南瓜大西瓜，金瓜倭瓜小香瓜，岭南海边的菠萝瓜，乌思藏那边的哈蜜瓜，俺都能种出来。”□□□见他牛皮吹得太大，魏学曾故意出个难题，说道：“我想吃个菠萝，你种吧。”□□□胡狲一缩脖子，答道：“哟，对不住，菠萝没到时令，眼下正当令的是西瓜和香瓜。西瓜太大，长得

慢，要不咱给两位老爷种个香瓜？”□□□王希烈只想这游戏赶快结束，催促道：“行了行了，你就快种吧。”□□□“好咧。”□

胡狲说着让胡狲子解下背上的褡裢，从里面取出一只盛满土的花钵，放在屋角，又从怀里抠出一枚瓜籽，上前两步递到魏学曾手上：“请老爷过目，这是一颗香瓜籽。”□□□魏学曾把那枚黄褐色的小瓜籽放在手心掂了掂，确定是香瓜籽无疑，便退还给胡狲，说道：“你少绕圈子，且快种去，老爷我的确口渴得很。”□□□“小的遵命。”

第八回 卖艺人席间演幻术　老座主片纸示危机

胡狲说着就把那枚瓜籽栽进了花钵，然后吩咐胡狲子浇水。胡狲子毛手毛脚，拎起水桶就要往花钵上倾倒。“慢着！”胡狲急喝一声，抬手就往胡狲子头上挖了一个栗暴，恶狠狠骂道，“你想把瓜籽淹死是不是？给你说多少遍了，只能用手捧着浇，待润透了，再浇一捧。”

胡狲子一脸委屈，两泡眼泪夹在眼眶里打转。魏学曾知道这都是“关子”，因此也不答话,两眼只盯着花钵。胡狲子小心翼翼往花钵上浇了一捧水，胡狲蹲在旁边，煞有其事地念起b快板：

老爷要吃瓜，□

我胡狲种上它。□

先浇一捧水，□

等着你开花。□

说来也怪，须臾之间，只见那花钵里竟有一支绿芽儿颤颤巍巍拱出土来。“再浇一捧水，轻点。”胡狲吩咐。□□□胡狲子又浇了一捧水，眼见那芽儿舒开两片嫩叶，一副不胜娇羞的样子。胡狲两眼死死地盯着它，双手一下一下扇动，示意绿芽儿快长。做这动作时，嘴中仍在大声念道：□□□一棵好瓜秧，□

长在盆中央。□

再浇一捧水，□

求你快快长。

胡狲子又浇了一捧水，只见那翠滴滴的瓜秧一下子就蹿起一□来高，惊得店小二一旁直咂嘴。□胡狲用手指头碰了一下瓜秧，说道：“瓜秧儿你懂事，往老爷哪边放蔓去。”□□□这瓜秧儿好像真的听懂了胡狲的话，竟溜下花钵，一根蔓放箭似的朝酒桌这边长过来。顷刻间，瓜蔓竟爬上了酒桌，在那盛着熏猪头肉的髹漆盒子旁边停住不动。□□□看到两位老爷都傻了眼，胡狲狡黠地眨眨眼睛，故意问道：“是让这瓜秧儿长快点还是长慢点，请两位老爷发话。”□□□“自然是快点。”王希烈急忙回答，这会儿，他的心竟完全被这瓜秧儿勾住了。□□□“好嘞，请老爷看好。”□

胡狲一拍巴掌，让胡狲子又浇了一捧水，然后又对着蛰伏在木盒旁的瓜蔓有板有眼地念起了□□“咒文”：□

瓜蔓瓜蔓我的好乖乖□

恭喜你千辛万苦爬到桌上来□

现在听我喊口令，我喊到三□

你就欢欢喜喜把花开

念到此，胡狲又陡然打住，他见两位老爷一齐盯着瓜蔓，眼睛都睁得铜铃大，心中甚为得意，不由得提高嗓门喊了一声：“我要数数了。”□□□“数吧。”王希烈头也不抬地应着。□

“一——”胡狲拖腔拖调喊道。□

店小二被这声喊撩拨得忘了身份，竟也鸭颈伸得鹅颈长凑上来，恨不能把瓜蔓抓到手上。□□□“二——”胡狲又喊了一声。□

魏学曾和王希烈也不知不觉倾了身子。□

“三！”□

这一声喊得短促，话音未落，只见桌上的瓜蔓头一昂，居然就真的爆出一朵花来。□□□“太神了！”店小二忘乎所以，竟手舞足蹈大叫起来，突然间瞥见魏学曾阴沉的脸色，才察觉自己的失态，忙掩了口，一脸窘色退回到门边站定。□□□却说桌上这朵黄花，顷刻间开得有鸡卵大，胡狲指着花问：□□□“老爷看看这朵花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希烈伸手摸了摸，说：“是真的，胡狲，啥时候结瓜？”□□□胡狲弯下身子把那朵黄花前后左右仔仔细细瞧看了一遍，然后脑瓜子一摇，说：□□□“这朵花结不了瓜。”□

“为何？”□

“这是一朵公花，”胡狲一脸沮丧说道，“忙乎了半天，让瓜秧儿把咱涮了。”说着就把那朵花给掐了。□□□王希烈扑哧一笑说：“好你个胡狲，卖关子也不是这样卖的，瓜秧儿还会涮人？”□□□“怎地不会，”胡狲一挤眼，故作态答道，“瓜秧儿说，谁给钱买瓜，它就开一朵雌花，不然，它就只开一朵公花。”□□□“绕了半天，原来是要钱。”王希烈吩咐店小二说，“待会儿若真能结出瓜来，你就把胡狲带下去，找我的管家给一吊钱的赏钱。”□□□“有老爷这句话，瓜秧儿有精神了。”□

胡狲也不再卖关子，只对着桌上的瓜蔓吆喝一声：“开花！”又一朵小黄花灿然而开。□□□“结瓜要多长时间？”王希烈问。□

“喝盅酒的功夫，”胡狲答着，突然脸色一变，指着王希烈身后的墙壁说，“老爷，你看那是不是一只壁虎？”□□□众人一起回头去看，除了壁角灯饰，偌大粉壁光洁如新连个黑麻点都没有，哪里有什么壁虎的影子？魏学曾意识到上当，赶紧扭转头来，只见瓜蔓上已结出了一只金灿灿的香瓜。□□□“怎么样，老爷，一盅酒的功夫吧？”胡狲得意地说。□□□王希烈怀疑胡狲趁众人扭头时迅速搬一只香瓜放到桌上，可是他伸手去摸那只瓜，竟然是结结实实地长在藤蔓上。心知有诈，却又找不出破绽，不由得惊叹：□□□“咦，这就奇了！”□

“请老爷们尝个鲜。”□

胡狲说着从腰间抽出一把小刀，割断藤蔓，又把瓜一剖两半，分别递给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人。□魏学曾咬一口，真正是又香又脆。本来就渴，也就不讲客气，三下五除二把半边瓜吃个精光。□□□“老爷，好吃啵？”□

“好吃，”魏学曾难得高兴一回，饶有兴趣地问，“你这是什么法术？”□□□胡狲又卖关子：“这一招儿是神农氏传给咱老祖宗的，世代相传到小可。”□□□“你胡扯！”魏学曾笑着反驳，“我知道你这是幻术，是靠它走江湖混饭吃的。”□□□“既然老爷把话点穿了，小可也就承认，这的确是幻术。”□□□“你说，这香瓜是怎么长出来的？”王希烈也把瓜吃完了，打了一个饱嗝问。□□□“这个容小可保密。”□

“汝定兄问这个干啥，未必你也想学会这套骗术去跑江湖？”魏学曾讥笑着问。□□□“在下只不过好奇而已。”王希烈佯笑着搭讪。随即吩咐店小二领胡狲父子下楼去领赏钱。

胡狲子收拾好褡裢随店小二嗵嗵嗵地下楼去了，胡狲却留在雅间里不走。□□□“你还磨蹭个啥？”王希烈问。□

胡狲一改满脸的市侩之气，肃容问道：“请问二位老爷，谁是魏大人？”□□□“在下正是。”魏学曾一下子愕然，便把这位胡狲又重新打量一番，问，“你究竟是谁？”

“咱就是一个跑江湖的艺人，今受人之托，有一封信要交给魏大人。”□□□胡狲说罢，从腰间掏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来取出一封信递上，魏学曾接过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信皮上的字迹他是太熟悉不过

了。他并不慌着拆信，而是谨慎地问胡狲：□□□“你是如何得到这封信的？”□

胡狲看了一眼在座的王希烈，欲言又止。魏学曾明白他的意思，说道：“你不必多虑，这是多年故交，不妨事的。”□□□“既是这样，小可就说了，”胡狲朝门口觑了觑，压低声音说，“小可与高阁老同乡，也是河南新郑县人，他的管家高福是咱的远房亲戚。”□□□“是高福把这封信交到你手上？”□

“是的，我是专程送这封信来京。高福说，这封信非常重要，嘱咐咱一定要亲自交到魏大人手上。”□□□“你到京城几天了？”□

“已经三天，高福还嘱咐咱，京城形势复杂，这封信不要直接往魏大人府上送，更不要上吏部衙门找您，这一下可苦了小可，转悠了几天，竟找不到投信的方法。谢天谢地，今夜里终于得在这薰风阁了此差事。”□□□胡狲说完，一拱手就要道别，魏学曾又抢着问了一句：“你在家乡见到高阁老了吗？”□□□“没见着，高阁老回到故居，整天关门闭户不出门。他的院子附近，也总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游荡。乡亲们说，这是官府密探，高阁老虽然削职为民，皇上对他仍不放心呢。”□□□胡狲的口气很是为高拱抱屈，魏学曾更不多言，只是说道：“此地也不便久留，壮士你还是快走为是。”□□□“是，小可就在此与两位大人告别了。”□

胡狲深深一揖，闪身出门走了。□□

胡狲走后，魏学曾亲自起身把门掩好，再回来拆封读信。信只有两张纸，亦行亦草的蝇头小字，反映出写信人潦倒不平的心境。读罢信，魏学曾掩卷不语，本来就黧黑的脸庞，越发显得铁青难看。□□□“信上说的什么？”王希烈小心问道。□

“这封信你看看也无妨。”□

魏学曾说着就把信递给了王希烈。王希烈看过顿时也脸色大变。原来信中所述内容，与两人都有利害关系。却说高拱那日狼狈离京，张居正赶到京南驿设宴饯行。临别前把李延给高拱置办的三张田契原物奉还，高拱一时负气把它撕了。待回到老家细想此事，觉得这里头还藏有巨大祸机。张居正仅仅只给了高拱三张田契，他的手上还有没有比田契更为重要的证据？因为从韩揖与兵部驾部郎中杜化中嘴中吐出的情况分析，京城中各衙门堂官得过李延贿银的肯定不在少数，设

若李延走火入魔，也把行贿之事逐一记帐存档，而恰好这些证据也如同那三张田契一样落入张居正手中，这岂不给他这个新任首辅剪除异己提供了绝妙机会？高拱心想自己反正已经下台，张居正再下毒手，大不了把他整个一死而已。但他不忍心看到自己多年来呕心沥血培植的势力毁于一旦，于是就给魏学曾写了这封信告知真情，希望他与人商量及早防范以备不测。□□□这封信的出现，使两人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又加倍地紧张起来。魏学曾从王希烈手中拿过信，借桌上烛台的火苗一举焚了。他还记得几个月前高拱特意与他商量过此事，原以为李延一死就一了百了，没想到祸事再起旧衅重开，眼看就有一场暴风雨到来。他把烧信留下的纸灰清理干净，看着一直发愣的王希烈，说道："汝定，这件事大意不得，玄老当时就担心此事若是捅出来，京城各大衙门就会人去楼空，因此百计防范，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了问题，此情之下该如何应变，老兄有何见教？"□□□王希烈本人曾两次收过李延的贿银，因此看过信后已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不过此时还存了一份侥幸心理，他斟酌说道："依在下看来，张居正手中，未必有那份受贿者的名单。"□"如何见得？"□□□"李延保留三张田契，这是购地的凭证，当然丢失不得。但他毕竟也是老官场，懂得当官的大忌就是给人送礼还留下证据，谁都知道这个证据一旦落入政敌之手，后果就不堪设想。"

□"道理是这样，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魏学曾心情如同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种不祥的预感拂之不去。看到他这副样子，王希烈心中暗忖："我一个礼部左侍郎，就得了李延五千两银子，这还是李延想给母亲讨诰命，这事儿归礼部管辖，所以才偷偷封了银票送我。这个魏大炮却不同，他是吏部的佐贰官，又深得高阁老信任，权势之大，声名之显，竟超过了其他五部的尚书，李延巴结他，不知又送了多少银子去。跟他比起来，我那点贿银算得了什么。"如此一推测，王希烈不但坦然了，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的心理，他试探着问："启观，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你说句实话，李延送了你多少银子？"□□□魏学曾没想到王希烈会问出这种话来，心中甚为鄙夷，也就产生了想逗逗他的念头，便欲擒故纵地说："你猜猜？"□□□王希烈伸出一只手，叉开五指晃了晃，说："这么多？"□□□"这是多少？"□

“五千两。”

魏学曾摇摇头。王希烈又伸出双手，叉开十指说：“那就是这么多？”“这是多少？”

“一万两。”

魏学曾仍是摇头，说：“你再猜。”

“二万？”

“不对！”

“三万？”

“还是不对！”

王希烈倒抽一口冷气，把身子凑近，神秘兮兮地问：“启观，你究竟得了多少？”“实话告诉你吧，这么多。”

魏学曾伸出右手，把大拇指与食指弯成一个圆圈。望着他一脸古怪的神情，王希烈不解地问：“这是多少？”“零。”

“零？”王希烈猛然失口一笑，头摇得货郎鼓似的，“你这话鬼都不信，李延来京行贿，除了高阁老，头一个想到的就应该是你。”“他怎么想是他的事情，我反正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拿他的。”魏学曾口气坚决，王希烈也知道他一向不贪财好利，但仍不相信他就如此干净。因此半开玩笑半是讥讽说道：“官场里头，已经有了莳花御史与养鸟尚书，现在又多了你一个零号侍郎。”“这个称号，愚兄受之无愧，”魏学曾干脆应承了下来，接着问道，“汝定，你问我半天，现在轮到我来问你了，你拿了多少？”“我嘛，”王希烈支吾着答道，“别人吃肉，我只不过喝了一点汤而已。”“汝定哪，那不是汤，那是毒药哇。”

“就算是毒药，如今已喝进肚子里，又有啥办法。”王希烈悻悻答道。“魏学曾长叹一声，以拳击额自言自语道：“汝定，看来你是在劫难逃。”“看魏学曾样子挺认真，不像是故意吓唬人，王希烈的心顿时又提到了嗓子眼上。“启观，你何出此言？”

魏学曾看了王希烈一眼，宕开一句问道：“汝定，还记得胡狲进来之前，我说过的张居正的第三步棋么？”“啊，你不说我倒忘了，”王希烈拍了拍脑门子，追问道，“你说张居正的第三步棋很毒辣，究竟是一步什么样的棋？”“明天早朝，皇上就要宣布了。”

“宣布什么？”

“两个字，”魏学曾伸出两根指头，一字一顿地说，“京察。”

第九回 议京察大僚思毒计 狎淫邪总管善摧花

“京察？”王希烈眼珠子忽悠悠转了好几轮，狐疑问道，“京察四年一次，去年才搞的，现在又搞什么京察？”□□□“凡例是四年，但这次是特例。”□

“如何一个特法？”□

“今天下午，杨博老拿来一份诏书让我看。并说皇上曾在云台单独召见张居正，这位首辅大人向皇上提出了京察的建议，皇上允行。并降旨要张居正代为起草《戒谕群臣疏》，张居正起草完毕，让内阁书办抄录了几份，分送杨博、葛守礼以及朱希孝、朱衡这样的老臣征求意见。博老明知道我是高阁老一手提拔的人物，仍把这草疏拿给我看，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表示他不偏不倚，要做一个公道守正的天官。”□□□“那《戒谕群臣疏》的大意是什么？”王希烈焦急地问。□□□“你看看便知。”□

魏学曾说着，从怀中掏出一份吏部专用的移文笺纸，递给王希烈说：“皇上的《戒谕群臣疏》已经刊登在吏部的移文上，明日就要分发两京各大衙门。”□□□王希烈接过迫不及待读了下去：朕以幼冲，获嗣丕基，夙夜兢兢，若临渊谷，所赖文武群臣，同心毕力，弼予寡昧，共底升平。乃自近岁以来，士习浇漓，官方剀缺，钻窥隙窦，巧为谄取之媒；鼓煽朋俦，公肆排挤之术。诋老臣廉退为无用，谓谗佞便捷为有才。爱恶横生，恩仇交错。四维几至于不振，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统，深烛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气浊……书不云乎？“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朕诫谕诸臣，从今以后，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职……若或沉溺故常，坚守旧辙，以朝廷为必可背，以法纪为必可干，则我祖宗宪典甚严，朕不敢赦！

一篇草诏读下来，王希烈只觉得手脚冰凉眼冒金星。魏学曾问他：“汝定，张大学士的手笔如何？”□□□“杀气腾腾。”王希烈咬牙切齿，从牙缝里蹦出这四个字来。□□□魏学曾微微颔首表示赞同，接着说道：□

“以往的京察，都是走过场，这次不一样了。你我都是三品官员，都要给皇上写《自陈不职疏》，然后，皇上再根据你一贯的表现，决

定你的去与留。”□□□“这哪是皇上决定，还不是张居正说了算！”□□□“这就是问题的实质，”魏学曾抚髯长叹，“高阁老担心十岁的孩子如何做皇帝，不幸言中啊。”□“启观，难道我们就这样束手待毙？”□□□“你还能怎么样？”魏学曾没好气地反问，“俗话说，打铁还要自身硬。这么多人都拿了李延的贿银，谁还敢理直气壮地去和张居正较劲？”□□□“张居正真的就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了？”□

“什么后果，将你我等高阁老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逐出京城，是不是？”□□□“果真他要下毒手，让部院大臣人去楼空?”□□□“他不就这样想吗？”□

“好哇，我王希烈就等着张居正摘了我的乌纱去。也好，从此悠游林下，尽享天伦之乐。”

王希烈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一只五味瓶，甜酸苦辣咸什么滋味都有。他一仰脖子，将一盏冷酒一饮而尽，魏学曾望着他，眼窝里掠过一丝不屑的神情，忽然问道：□□□“汝定，你说这个胡狲，如何就能凭空种出一只香瓜来？”□□□“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幻术。”王希烈心不在焉。□□□“明知是幻术，你却没办法破解，看来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之中，各色高人真是不少。”□□□“张居正何尝又不是幻术高手，他的京察之计，还不是无法破解。”□□□看着王希烈一副苦瓜脸，魏学曾摇头一笑，哂道：□□□“老兄此话差矣。”□

“啊？”□

“锣做锣打，鼓做鼓敲。哪怕他张居正是再大的幻术高手，只要你不让他牵着鼻子走，不按他的套路行事，他也拿你没办法。”□□□王希烈听了，眼睛一亮，问道：“启观兄，你是说，咱们还可以与他较量较量？”□□□“正是，”魏学曾下意识看了看掩着的房门，低声说，“咱们可以在胡椒苏木折俸一事上大做文章。”□□□王希烈今夜邀魏学曾前来薰风阁，本意就是为的此事，只是话题岔开一时忘记了，见魏学曾主动提起，他顿时又兴奋起来，问道：□□□“依老兄看，这文章应如何做？”□

魏学曾答道：“胡椒苏木折俸，两京官员，上至部院大臣，下至典吏军曹，大都怀有怨气，北镇抚司的那个章大郎在储济仓闹事，失手打死了管仓大使王崧，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至今都未见皇上旨意下来惩处。可见小皇上对此事还吃不准，说白了，是李太后吃不准。事

情过了半个月，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各方都还较着劲儿哪。屎不挑不臭，这时候，只要有人再挑头议论这事，张居正就会陷入被动。”□□□王希烈频频点头，说道：“咱猜测，张居正这时候提出京察，目的就是借此震慑百官，让大家逆来顺受，当扎嘴葫芦。”□□□“所以，咱们要就事论事，团结百官向皇上进言。你搞你的京察，咱们要咱们的俸银。”□□□“唔，这样才有挽救。”王希烈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他想满饮一杯，发现酒盏是空的，抓起桌上的酒壶摇了摇，也已空了，便朝门外大喊一声，“来人。”□□□随着一声“到”字，只见一个十六七岁的小跑堂像一只受惊的小鹿一样跑了进来，涩涩地问：“老爷有何吩咐？”□□□“刚才在这屋里当值的店小二呢？”王希烈问。□□□“啊，他有点事，走了。”□

小跑堂说得很不自然，而且一双眼睛老往门外溜，王希烈顿时起了疑心：“店小二到底哪里去了？”□□□小跑堂被这一逼，竟吓得哭了起来。魏学曾赶紧上前替小跑堂揩了眼泪，哄着他说：“你们店小二是不是随着那种瓜的爷儿俩走了？”□□□小跑堂点点头，又接着摇摇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跑堂惊恐答道：“那种瓜的爷儿俩，从这里出去后，一上街就被人扭住了。”□□□“上哪儿了？”□

“不知道。”□

“店小二呢？”□

“他吓得躲起来，不知道去了哪里。”□

“啊，是这样，没你的事了，去，再给我们筛一壶热酒来。”□□□小跑堂逃跑似的下楼，魏学曾回过头来望着王希烈，阴沉说道：□□□“汝定，我们被人盯上了。”□□

却说胡狲下得楼来，他的儿子胡狲子早已从王希烈管家手中领了赏银，在门厅等他。爷儿俩遂分予店小二几枚铜板，在门口拱手别过，闪身走进了流光溢彩的大街。刚走几步路，却不知从何处冒出几个人来把他们夹在了中间。胡狲毕竟是个老江湖，各色事情经历不少。因此也不慌张，朝胡狲子丢了个眼色，爷儿俩便膀靠膀站着，暗中提起气来攥紧了拳头。□□□“你们想干啥？”胡狲问。□

“不干什么，咱大爷想让你去种只瓜。”一个长着刮刀脸的人大咧咧地说道，看来他是这群□□

人的头儿。□

“咱不会。”胡狲摇了摇头。□

“不会？”刮刀脸短茬眉一吊，说，“刚才在薰风阁三楼，那只瓜是谁种的？”□□□胡狲见揭了底，知道赖不过了，便反问：“你们是谁？”□□□“咱们是谁，你到了地头儿便知。”□

“哪个地头儿？”□

“喏，”刮刀脸努努嘴，胡狲顺势望去，只见又是一处饭庄，门首上悬了一块大匾，叫“彩云楼”。这彩云楼的宏敞亮丽，不要说压过了薰风阁，就是在这条火树银花彩映千姿的庙右街上，也算是拔了头筹。胡狲心想，既然是在酒楼人多之处，咱也不怕谁，便与儿子跟着刮刀脸一行，走进了彩云楼。□□□这彩云楼里头原是一座花园式建筑，胡狲父子跟着刮刀脸穿过几道曲槛回廊，才迤逦来到一处水榭。刮刀脸先进去禀了主人，才招手让胡狲父子进去。□□□胡狲刚走进去，顿时被屋子里明亮如炽的灯光炫迷了眼睛，他定定神后，才看清屋内的一切。这间水榭很大，一应陈设十分考究。靠着南窗有一乘软藤躺椅，上面躺了一个约有四十来岁的矮矬矬的黑脸汉子，藤椅两侧各蹲了一个浓妆艳抹的二八佳人，在给那个男人捏腿。另还有两个酥胸半露的美女，跑上跑下地应酬。屋子正中的红木八仙桌上摆着酒席，盛放酒菜的器皿，一色都是用纯金制成。胡狲一个江湖艺人，何时见过这等富贵？他不知躺椅上的黑脸汉子是何方神圣，但凭他的经验，晓得这等富豪纨绔大都是一些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角色，内心里先就生了十二分的警惕。□□□胡狲当然不认识，躺在藤椅上的这个人原就是冯保的大管家徐爵。自冯保升任司礼监太监，徐爵越发的摆威使势，神气得不得了。在大内主子面前，他仍是曲腰躬背，彬彬有礼。但一旦到了外头挑头当差，那股子张狂气焰，简直是灼草草死，灼树树枯。且说高拱削籍离京后，冯保那一日把徐爵叫到值房面授机宜，要他会同东厂掌帖陈应凤，多撒些便衣出去，对高拱留下的死党都要暗中盯紧。看看他们有无串连，每日做什么事情说什么话，都要记录禀报。冯保说着就交给徐爵一份名单。大约写了好几十个人的名字，雒遵、韩揖、陈文、陆树德、曹金、王希烈等都在上头。摆在第

一名的，就是魏学曾。徐爵本是挖窟窿生蛆的角色，自接了这差事，恨不能看见一只洞口就能掏出一窝王八来。东厂的一帮小番役直接听命于徐爵，每日里鬼鬼祟祟晃荡在各大街小巷打探消息。盯梢魏学曾是重中之重，但这个魏学曾好像知道风声似的，这一个多月一直是除了衙门就是家门，不同任何人接触。今夜里是他第一次出门，而且是穿了便服乘了小轿从后门走的。手下人赶紧给徐爵报告，徐爵心想这只蝎子终于出窠了。他迅即点了一二十名精干番役，乔装打扮一番也来到了庙右街。喽罗们各尽其责当值去了，他则进了彩云楼包下这座水榭，点了四位陪酒的女伎进来，坐镇指挥的同时，也顺便做起那皮贴皮肉贴肉的苟且之事。□□□胡狲进来的时候，徐爵正闭着眼任两位姑娘在他腿上揉揉捏捏，只见左边那位姑娘一双巧手捏到了大腿根部，徐爵鼻子里舒舒服服地哼了一声，说："再往里捞。"那姑娘碍着胡狲他们在场，只敷衍着说："大爷该起来吃杯酒了。"徐爵仍是不睁开眼睛，只扯了扯嘴角，淫邪答道："咱这二爷一天到晚窝在裤裆里得不到照顾。你小妮子要想得大爷的赏银，先把这二爷料理好。"说罢，一把拽住那姑娘的手硬往裤裆里塞。慌得那小妮子大声嚷道："大爷，有人来了。"□□□徐爵这才把一双鱼泡眼睁开，只见刮刀脸领着胡狲父子已站在屋子门口处。他推开两位姑娘，一咕噜翻身起来，睨着胡狲问道：□□□"你叫什么？"□

"胡狲。"□

"听口音是河南人？"□

"是。"□

"河南哪个府的？"□

"南阳府汝州县人。"胡狲留了个心眼，没有说真话。□□□"啥时候来京的？"□

胡狲又扯白道："有些日子了。"□

"来京干啥？"□

"玩杂耍混口饭吃。"□

徐爵嘻嘻一笑，说："听说你善于种瓜。"□

胡狲答道："那是小可的看家本领。"□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句老古话居然也成了他妈的杂耍，”徐爵说到这里像是突然记起了什么，一拍脑门子，问刮刀脸，“呃，上回你不是就着种瓜得瓜这四个字，讲出了一个笑话，这笑话怎么说？”□□□刮刀脸笑了笑，望了望屋子里四位女子，不好开口。徐爵怂恿道：“你怕什么？她们都是经过场面，什么样的话没听过，但讲无妨。”□□□刮刀脸领了这指示，也不再扭捏，遂肆无忌惮讲开了：“上回宛平县一个老典吏来京公干，闲来喝酒时与我们扯淡，说到他那个县上的瓜农，今年种的西瓜大丰收，自然是个个喜笑颜开。但也碰上那么一个愁眉苦脸的，这家伙三十多岁还没讨上媳妇，做梦都想着女人。因此丧着脸，跑到土地庙里给土地老爷烧香，一边磕头，一边发牢骚说：‘土地老爷呀，您老是咱小民的大神圣呀，您让咱这地方风调雨顺，种瓜人种瓜得瓜，种豆人种豆得豆，俺庄人个个腰上的钱袋儿都是鼓鼓的呀！如果土地老爷再开一回恩，叫咱得，那就真是你老人家的大恩大德呀。土地大老爷您想想，种瓜得瓜咱有了钱，如果再能种，咱就有了媳妇，啊不，这可比媳妇强着呢！媳妇只有一个，这地里头长出的可就是一片一片的那多好呀，一到夜晚，咱就摘一个嫩嫩的带回家去享用，嗨，咱再不说了，咱再说，这跪的蒲团也会叫咱杵出一个洞来。’那个光棍汉的这番祷词，不知怎么让人听见了，便一传十转百地传开了。”□□□刮刀脸油腔滑调绘声绘色，大有让人身临其境之感。因此他的笑话刚一讲完，屋子里的几个男人已是个个笑得前仰后合。那几个姑娘虽然要忸怩装出个假正经，也莫不都咬了银牙，阴在肚子里笑个不止。有个姑娘居然憋岔了气，一抽一抽地打起嗝来。徐爵笑出了眼泪，他指着刮刀脸，喘着气说：“好你个刮刀脸，一次跟一次讲得不一样。后几句上回你就没有讲，看来是你编的，编得好编得好，老爷回去有赏钱给你。”□□□“谢老爷。”刮刀脸打一躬，满脸泛着红光。□□□“姑娘们，这笑话好不好听？”徐爵对着几位妓女嚷道。□□□四位姑娘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红晕飞腮。其中一位姑娘在徐爵大腿上拧了一把，故作娇态嗔道：“老爷你真坏，唆使人讲出这等浑话来。”□□□徐爵眼眶里射出淫光，谑道：“幸亏是个笑话，如果是真的，本老爷就把后花园全都种满，哪还用得着你们。”说着又与姑娘们闹作一团。□□□对这种毫无顾忌的狎邪调情，胡狲平生还是头一遭看到。徐爵那头不在乎，他这厢却吃不住□□精神，只得干咳两声，背过脸说道：□

“小可请示这位老爷，如果没有什么事情，小可就告辞了。”□□□徐爵闻听此言，就把姑娘搡到一边，对胡狲说：“你给老爷种只瓜吃。”□□□“小可遵命。”□

胡狲说罢，便与胡狲子配合起来，按在薰风阁表演的那套路子，重新热热闹闹生人眼目的表演一番。约小半个时辰，便结出了一只香瓜。他拿刀剖开，递给徐爵请品尝。他“嘎嘣”咬□□了一口，直称赞好味道。他又让刮刀脸和几个姑娘都尝了尝，个个都啧啧称奇。□□□

“有这手绝活儿，在江湖上混个肚儿圆不成问题。”徐爵让姑娘斟了一杯酒拿过来一饮而尽，又问道：“你怎么叫胡狲？”□□□“咱是属猴的。”□

“就为这？”□

“可不是?”□

“依你这么推断，那属猪的不就得叫猪八戒，属鸡的就得叫鸡公了。”□□□屋子里又是一阵哄笑，面对徐爵的奚落，胡狲脸色有些挂不住，却也只得隐忍了，站在那里一声不吭。□□□“我再问你，”徐爵又盛气凌人说话，“你方才在薰风阁，为谁表演来着。”□□□“不认得？”□

“真的不认得？”□

“这还有假？”胡狲辩解，“咱一个跑江湖的卖艺人，逮着谁是谁，哪管他是赵钱孙李，还是周吴郑王。”□□□徐爵冷笑一声，一个挺身屁股离了藤椅，他反剪双手慢慢踱到胡狲跟前，盯着胡狲的眼睛突然厉声问道：“有人看见你跟着魏大人的轿子，从他家一直跟到了薰风阁，这事如何解释。”“这是没有的事，什么伪大人真大人，小可统统都不认得。”□□□胡狲嘴上虽不承认，心里头却在犯嘀咕：“这人怎么跟踪起俺来了，莫不是官府的探子。”他刚这么想，徐爵又吼了起来：□□□“说，你如此鬼鬼祟祟，要见魏大人做甚？”□□□“这位老爷的话，小可实在听不懂。”□

事到如今，胡狲只好一味地装马虎，徐爵显得满脸的不耐烦，吩咐刮刀脸道，“看来，这只猴子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CM(28)且把他们带下去细细审问，别让他们留在这里败了咱的酒〖CM〗〗兴。”□□□黑脸汉子说罢手一挥，刮刀脸上前搡了胡狲一把，一行人又闹哄哄地离开了水榭。□□□这伙人前脚刚走，又有一个人后脚走进了

水榭。他一个长揖，毕恭毕敬地说：“徐总爷，薰风阁那边，还该怎么办？”□□□徐爵问：“那两位大人现在如何？”□

来人答道：“还关着门，在里头嘀嘀咕咕。”□□□“嗬，都两个时辰了，他们在商量什么大事。”徐爵眼珠子滴溜溜一阵乱转，嘱咐那人道，“你且先回去给我盯着，有啥动静及时来报。”□□□“是。”□

那人答应一声，躬身退下。水榭里只剩下徐爵和那四个陪酒女伎。这五个不知廉耻的男女，顷刻又胡闹扭成了一堆。做过了种种淫邪动作，徐爵又提议坐回到八仙桌喝个交杯酒，内中一个生了一双好看的丹凤眼言语也最为泼辣的姑娘不同意，她撅着嘴，撒娇地说：□□□“老爷应先吃一杯罚酒。”□

“为何要平白无故罚我？”徐爵不解地问。□

“你诳骗我们姐妹。”□

“咱诳骗什么了？”□

“你说你姓王，叫咱姐妹称你王大爷，可是方才那差人进来，却是恭恭敬敬喊你徐总爷。姐妹们，你们说，大爷的这杯酒该不该罚？”□□□“该罚。”□

众姑娘一齐应身，也不容徐爵辩解，拉手的拉手，抱头的抱头，掰嘴的掰嘴，生生地硬是把一杯酒给徐爵灌了进去。□□□

徐爵呛得连咳了几声，虽吃了亏，却也不气不恼，涎着脸笑道：□□□“其实，本大爷从来就没有骗你们，徐总爷是我，王大爷也是我。”□□□“那你为何一个人有两个姓？”□

“这个嘛，你们姑娘们自是不懂，”徐爵邪邪一笑，把坐在旁边的丹凤眼搂进怀中，一边摸着她的奶子一边说道，“徐是我的姓，这个王嘛，是我老二的姓。”□□□丹凤眼猛不丁朝徐爵裤裆里抓了一把，徐爵猝不及防，那根东西便被丹凤眼攥了个满把，丹凤眼扯着它，嗔道：“既然它叫王大爷，咱们也把它请出来喝杯酒。”□□□徐爵只觉被拽得生痛生痛，禁不住“哎哟哎哟”直叫唤，丹凤眼毕竟心痛它，顿时就松了手，撅着嘴说：“甚么王大爷，原来是只没疙瘩的海参。”□□□徐爵嘻嘻一笑，涎皮涎脸答道：“是呀，大爷这只海参，最喜欢吃的就是白白嫩嫩的蚌肉。”“你真坏！”□□□丹凤眼又开始撒娇，两只小拳头擂鼓似的打在徐爵身上，徐爵假装怕疼，夸张地嗷嗷乱叫，告饶说

道："我的姑奶奶，别打了，再打，大爷我就要恼了。"□□□姑娘们怕徐爵真的要恼，遂都收了手。经这一闹，一个个也都香汗淋漓云鬟半松，看了越发觉得可爱。徐爵仍在兴头上，嚷着让丹凤眼给他斟酒。□□□看着丹凤眼特别受宠，其余三位姑娘都有了醋意，一位胖嘟嘟的姑娘连忙献殷勤道："大爷，秃酒难喝，菜都凉了，要不，咱去给老爷再要几个热菜来。"□□□徐爵打了一个酒嗝，摇头说道："再好的菜大爷也不想吃了，单有一道菜可以醒酒，你去给大爷点了来。"□□□"啥菜？"胖姑娘说着就要起身。□

"麻雀的杂碎。"□

"这是道啥菜，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那大爷就告诉你吧，"徐爵又把丹凤眼揽进怀里，搂着她说道，"麻雀的杂碎，就是小——心——肝。"说毕，在丹凤眼的脸上猛亲了一口。□□□姑娘们没想到又上了当。顿时扑过来又要大闹。正在这时，刮刀脸慌里慌张地跑了进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徐爵问。□

刮刀脸也顾不得有不相干的人在场，只把双腿往地上一跪，哭丧着脸说："禀总爷，胡狲爷儿俩跑了。"□□□"怎么跑的？"□

"刚走出庙右街，到了二郎神庙前的广场上，那儿满地都是卖小吃玩杂耍的。胡狲瞅机会拔腿就往人缝里钻，我赶过去抓住他的膀子，他反身朝我右眼窝就是一拳。打得我天昏地暗，他爷儿俩就趁机跑了。"□□□刮刀脸说罢就把头低了，紧张地等候主人的咆哮。徐爵定睛望去，只见刮刀脸的右眼窝的确淤紫了一大块，眼睛也肿得差点闭了缝。心想这小子挨了臭揍，那胡狲看来也真的就是个江湖艺人，因此倒也没有深究，只问道："薰风阁那两个人呢？"□□□"方才也都走了，还是分头走的。"□

"好，你们先回去吧，明儿个多派些弟兄上街，见了胡狲，还得抓回来。"□□□"小的遵命。"□

刮刀脸千恩万谢就要退下，徐爵又把他喊住，指着屋里四位姑娘说："这几位姑娘，今夜的缠头银子我都付了，你领回去让弟兄们消受消受。"□□□"这……"□

刮刀脸蒙了，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这个屁，”徐爵没好气地申斥，“叫你领走就领走。”□□□

徐爵说着一甩手，径直向水榭外走去，他的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让几个姑娘反应不及。眼看他已走出水榭的长廊，丹凤眼才追上来嗲声嗲气说道：□□□“老爷，您老未必连我也不要了？”□

徐爵回过头，龇牙一笑说：“你两片小蚌肉不知喂过几百条汉子，本大爷哪还有兴趣。”□□□走廊上光线昏暗，丹凤眼望着徐爵白厉厉的牙齿，顿时像看到了魔鬼，吓得惨叫一声，一摊泥样晕倒在地上。

第十回 冯公公读折耍手腕　李太后吃茶识股肱

这些时，尽管京城官场里头，为胡椒苏木折俸的事斗得驴嘶马喘，各方人物都铆足了劲儿蓄势待发。可是大内紫禁城中，依旧平静如常。小皇上每日上午，在母亲李太后等人陪同下听冯保念各府州县衙门呈上的条陈奏折，下午温书习字。这天上午辰时刚过，冯保反剪着手一步一摇地走进了乾清宫院门，遥遥看见宫前长廊上，小内侍客用正按着小皇上的脑袋，踮着脚瞧他的耳朵，孙海则嘻嘻笑着站在一旁凑热闹。冯保觉得这两个小内侍太放肆，顿时人脸放下去，狗脸捡起来，快步奔过去，断喝一声：□□□“大胆！”□

两个小内侍一哆嗦，扭头一看是冯保，客用赶紧松了手，与孙海退到一边，勾头垂手，身子已是筛糠一般。这两个小大人虽贵为皇上身边的侍应，但见了冯保，依然如同老鼠见了猫。由于这一声断喝太突然，不但孙海与客用吓得灵魂出壳，就是小皇上朱翊钧也吓得脊背上直透凉气，不由得惊恐地喊了一声：□□□“大伴！”□

冯保赶紧朝朱翊钧打了一拱，歉意地说：“皇上，老奴吓着你了。”接着又转向两位小内侍，恶狠狠骂道，“你们两个小畜生，好不晓事，万岁爷的头，是你们摸得的？”□□□“吵什么呀？”□

忽然一个女人的声音插进来问，众人抬头一看，却是李太后从乾清宫中走了出来。□□□“太后，”冯保忙趋前行礼，说道，“奴才方才进来，见这两个小畜生按着万岁爷的头，便跑过来训斥。”□□□李太后“啊”了一声，便款款地走了过来。□

冯保又朝两个小内侍喝道：“还不快跪下！”□□□孙海和客用哪敢吭声，一刷儿跪了。□

走近前来的李贵妃，睨着两个小内侍，问道：“你们两个小奴才，为何要按万岁爷的头？”

□“是，是……”□

客用语不成句，勾着的头又不敢抬起来。瞧他面如土色，朱翊钧看不过眼，忙站出来说话：

“母后，这不怪他们。”□

“为何？”李太后问。□

朱翊钧答：“是咱的耳朵痒，好像飞了只虫子进去，咱就让客用看看。”□□□“万岁爷，老奴又要斗胆纠正您了，”冯保眯眼儿笑道，“在奴才面前，您不能称咱，要威威严严的，称朕！朕，这才是您的自称。”□□□李太后微微颔首：“钧儿，你大伴说得对，你可记住了？”□□□“记住了，母后，”朱翊钧瞧着跪在地上的两个贴身内侍，又说道，“朕让客用看看，朕的耳朵里钻进虫子没。”□□□“啊，是这样。”李太后表情释然。□

见李太后有原谅的意思，冯保赶紧奏道：“万岁爷，您的耳朵痒，可以坐下来，让客用跪在凳子上给您瞧，哪能这样站在走廊上，任一个小奴才来扳弄，您是万乘之尊哪！”□□□经冯保这么一点拨，李太后豁然醒悟，喃喃说道：“是啊，这里头有规矩。”□□□“规矩大着哪！”冯保一脸峻肃，藏着玄而又玄的神气，说道，“奴才刚入宫时，就听宫内老人讲了一个故事，说的是孝宗万岁爷在御时，好微服私访，为的是洞察人心的向背。有一天夜里，投宿在一间荒村野店里，枕着块石头，睡在草席上。半夜里，有两个人在说话，一个在院子里，一个在隔壁屋中，孝宗万岁爷支着耳朵，听他们说些什么。只听得院子里那个人对屋中人说，‘今夜，皇上老儿又出来了，咱看星象，当在民间中，头上枕着石头，睡在草席上。’屋中人笑道，‘你没看错吧？’孝宗万岁爷听了觉得稀奇，便头脚易位颠倒来睡。不一会儿，听得屋中人也来到院子里头，看了一会天，说道，‘你老兄果然错了，皇上老儿哪是头枕石头，明明是脚踹着一块石头嘛。’孝宗万岁爷听了，不觉浑身冒汗。第二天回宫，命人前去访求那两个人，竟始终找不到。由此孝宗万岁爷深信，身为九五至尊的人主之极，一举一动，都有神灵窥伺。哪怕细微末节的小事，也丝毫马虎不得。须知万岁爷一句话就是圣旨，一个举动就是万世楷模。今日里，让客用这个奴才按着万岁爷的头，设若民间的高人看了星象，说不定就是天狗吃日头的大事。”□□□耳朵痒了请人看一看，这在老百姓里头，原是极平常的一件小事，可是经过冯保搬经弄典这么一摆乎，竟成了不可饶恕的欺君之罪。李太后顿时没了主意，问道：“依冯公公看，这两个小奴才该治罪？”□□□“正是。”冯保觑了一眼李太后，答道，“若按皇上的家法，客用小畜生怎么讨便宜，也得斫一只手，但今天的事既是万岁爷叫的，惩罚就轻一点，让这两个小畜生跪在院子里的砖地上，晒一上午太阳。”□□□“日头老毒的，晒晕了么办？”朱翊钧瞧了瞧砖地上白晃晃

的阳光，担心地问。□□□冯保立即回答：“万岁爷，天底下生杀予夺大权，都在你手上，一味地慈悲，怎好当皇帝！”□“冯公公说得对，就这么办了，走，万岁爷，咱们去东阁。”□□□李太后一锤定音，说罢牵着朱翊钧的手，在两名宫女的引导下，挪步向东阁走去，冯保紧随其后。□□□此时的东阁，早已被值事太监擦拭得窗明几净，镶嵌了几十颗祖母绿的鎏金宣德炉里，也燃起了特制的檀香，异香满室，闻者精神一爽。而在小皇上的御座与李太后落坐的绣椅之间，有一个小巧玲珑的单盆花架，上面放了一个翠青六孔莲瓣花插，那本是南宋龙泉窑的旧物。花插上插了六支猩红欲滴的玫瑰，也分外夺人眼目。主仆坐定，李太后瞄了瞄小皇上几案前先已放好的十几份奏折，问冯保：“冯公公，奏折还未拆封？”□□□按规矩，所有呈给皇上的奏折，先都集中到通政司，再由该衙门转呈大内。奏折寄呈时就已封套缄口，通政司收到后再加盖火印关防。只有呈至御前，皇上下旨才能开拆，此前任何人不得与闻。新皇上登极之初，冯保就把这规矩说给李太后母子听了。这些时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今日李太后突然问这么一句，看似无心却是有意，冯保觉得这是李太后故意试探他是否对小皇上竭尽忠恳，便恭谨答道：“没有皇上的旨意，奴才岂敢拆封。”□□□“啊！”李太后嘴角微微一翘，微微笑道，“那就拆吧，你说呢，钧儿？”□□□“拆。”□

朱翊钧的嘴中硬绷绷吐出一个字，他的心思还在那两个罚跪的内侍上头。□□□冯保趋身上前，把那些奏折逐一拆开并看了一遍题目，李太后问：□□□“有无紧要的？”□

冯保答：“有三封折子，皇上和太后想必愿意听听。”□□□“哪里呈来的？”□

“一封是河南府新郑县令呈上的密札，备细禀报高拱回籍这两个月的举止动静。”□□□本来慵懒地坐在锦缎绣椅上的李太后，一听这话迅速坐正了身子，急切地问：□□□“这倔老头子，回家后可老实？”□

冯保眯着眼，把那密札读了一遍，大致陈述高拱回籍之后，足不出户，闭门谢客，连当地缙绅前往拜望，也一概谢绝。他刚读完，李太后就微蹙着秀眉问：□□□“这个县令的话可靠吗？”□

“大致可靠，”冯保觑了一眼李太后，讨好地说，“上次太后嘱咐奴才，要把高拱盯紧一点，奴才就派人去了一趟新郑，传谕县令，高拱

回籍闲居，地方官要把他看管紧一点，有关高拱的言行举止，须得定期写密札向皇上奏报。为了万无一失，除了县令那边，奴才还另外派了人监视。”□□□“情况如何？”□

“诚如县令所奏，高拱表面上的确足不出户，但他总还有个传声筒在外活动。”□□□“谁？”□

“他的管家高福。”□

“啊，可有越轨之举？”□

“这高福早被高拱调教出来，滑得像条泥鳅。他三天两头离开高家庄，一忽儿到庙里烧香，一忽儿到县城采东购西，看起来忙的都是高家的杂务，其实，他还是见了不少的人。前两天，有高福会见过的两个人跑到了京城，还在庙右街的薰风阁酒楼上，会见了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个。”□□□“这不是高拱的哼哈二将吗？”□

“正是，因此奴才捉摸着，这里头兴许有阴谋。”□□□“那两个人是干啥的？”□

“江湖玩杂耍的，是爷儿俩，爹叫胡狲，儿叫胡狲子。”□□□“抓住了？”□

“这两家伙武艺高强，抓着又跑了。”□李太后秀眉一挑，埋怨道：“这办的是啥事！”□□□冯保赶紧滚下凳子，伏在地上连连自责：“奴才该死，是奴才办事不力。”□□□看着冯保一副惊恐的样子，李太后摇头叹了一口气，吩咐冯保坐起来回话，问道：□□□“冯公公，你上次说唐朝有个姓李的，住在衡山上，却把握着京城的朝政，这个人叫什么？”□“回太后，叫李泌。”□□□“后人称他为山中宰相，是不是？”□

“是的。”□

李太后突然从花插上拔出一支玫瑰，一折两断扔在地上，恶狠狠地说：“在咱万历皇帝当政的时候，绝不允许出现一个山中宰相。钧儿，你说呢？”□□□朱翊钧仔细听了这一番谈话，一想到高拱胡须戟张，目光严厉的黑煞星样子，就不免心悸，因此答道：“母后说得对，大伴，那两个人你务必抓住。”□□□“是，奴才遵旨。”冯保欠身回答，又道，“山中宰相，之所以能呼风唤雨，是因为在朝中党羽众多，若一举剪除，则可永保无虞。”□□□李太后频频点头，沉吟道：“高胡子自

恃先帝信任，总揽朝政几年来，培植了大量党羽，这可是最大的心头之患啊。”□□□冯保察言观色，适时答道：“张先生提出京察，昨儿皇上例朝时宣读的《戒谕群臣疏》，可谓是清除高拱死党的绝妙良策。”□□□李太后一笑莞尔，她的眼前闪过一个衣饰整洁五官端正进退有度的大臣形象，心里头又难免浮起一片躁动，但她很快克制住并收敛了笑意，问冯保：“另外两份要紧的折子，是哪里呈来的？”□□□“一封是湖广道御史黄立阶呈上的，向皇上推荐已经回籍闲居四年的海瑞，说他是朝野闻名的清官，希望朝廷能够重新启用他。”□□□

李太后问：“这个海瑞，是不是当年抬着棺材向嘉靖皇帝上疏的那个人？”□□□“正是，他上疏指责嘉靖皇帝宠信方士迷恋丹药，懈怠朝政，嘉靖皇帝雷霆大怒，把他打入了死牢。”□□□“先帝在的时候，不是放了他么。”□

“不但放了，还给他官升两级，当了苏州知府。”□□□“怎么又回籍了？”□

“听说这位海大人过于孤介，人品虽好，却不会当官，同僚与当地缙绅对他颇有怨词。”□□□“啊，钧儿，你说这折子该如何处置？”李太后问。□□□“发内阁票拟。”朱翊钧答。□

冯保又拿起第三份奏折，晃了晃说：“这是殷正茂从广西庆远剿匪前线寄来的。”□□□“殷正茂，他抓到贼首没有？”李太后淡淡地问。□□□“没有，但他已把叛贼围在深山了。”□

冯保接着又把那折子读了一遍。当听到“臣旬日前已将总督行辕移至荔波县城。叛首黄朝猛、韦银豹已被合围于水山中。目下臣正部署军事，设计出奇制胜之良策，以期冬至之前捣毁匪巢，擒获叛首，使西南妖氛清净。为万历顺世之展开，略献臣之芹心……”这一段话，□□李太后满意地“嗯”了一声，问道：“高拱多拨给他二十万两银子，到底是花了还是没花，怎么不见他的奏词？”□□□“是啊，”冯保随话搭话，“若是有这二十万两银子支撑危局，张先生也不会如此被动。”

“张先生为何被动？”□

“还不是为胡椒苏木折俸的事！”□

冯保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上头，原也是煞费苦心的。章大郎失手打死王崧后，张居正只是写了个条陈告知皇上，之后再没有任何折子呈进。这件事究竟影响多大，牵涉面有多广，李太妃和皇上并不知

晓，因此也就没有对这件事进行查询与深究，甚至连章大郎何许人也不甚清楚。对这件事，冯保本可作壁上观。但因邱得用三天两头就跑过来求他，冯保也觉得心里头总搁着什么。他原以为张居正会就这件事来找他，探探李太后有何口风。谁知等了十几天，也不曾得到张居正的只言片语。害得这位大内主管，挖着脑壳在想张居正究竟是何心思，有何招数。他这个人的禀性，本像是药铺的甘草，一时作冷，一时作热。日子过得风平浪静，他就感到无聊。思来想去，他决定择机向李太后及小皇上“吐点实情”，既不伤害张居正，又要让这位首辅喝上那么一点点辣汤。□□□却说李太后听了冯保的话后，心里头一惊，立即问道：“胡椒苏木折俸，京官们反应很大么？”□冯保答：“可谓是一片怨言。”□□□“说些什么？”□

“有的说这是张居正怀私罔上，借此离间君臣情义。有的说不是太仓银告罄，而是国库陈年积压杂物太多，张居正实物折俸，是酷臣寡义之举。这事儿，在两京各大衙门里，已被吵得沸沸扬扬。”□□□“这么大的事情，张先生为何不向皇上禀报，而且，也不见两京官员的奏折。”□□□“张首辅没有禀报，依奴才看，也不是故意隐瞒。”冯保说着咽了一口口水，眼巴巴望着神色严峻的李太后，见李太后抬抬手示意他说下去，便继续说道，“张先生同高胡子不一样，对太后与皇上竭尽忠恳，这一点不用置疑。这么大的事情他之所以不禀奏，据奴才猜度，是因为张先生认为这不是大事。”□□□李太后突然提高嗓门说道：“这还不算大事，那究竟什么是大事？”□□□“在张先生看来，京察才是大事。”□

“啊？”李太后一愣，停了一会儿，才又蹙着眉头说，“张先生人品好，有能力，大小事情可以放手让他去做。但遇上大事，总不能让咱母子俩蒙在鼓里。”□□□听话听音，冯保已听出李太后的话风中藏有某种担心，心中得意的同时，又感到不能再挑唆下去，于是又改口说道：□□□“其实，张先生不及时禀报，还另有隐情。”□□□“是吗？”坐累了的李太后，示意一旁侍候的宫女帮她捶捶背，捏捏腰，问道，“有何隐情？”□“就为那个被刑部拘捕的章大郎。”□□□“章大郎，章大郎是谁？”李太后问。□

一直静听对话的朱翊钧，这时插话说道：“就是张先生上次的揭帖中，讲到的失手打死储济仓大使王崧的那个人。”□□□“钧儿好记性，

看看，娘倒忘记了。”李太后朝儿子笑了笑，又问冯保，“这个章大郎，不就是北镇抚司的一名官员么，张先生为何在乎他？”□□□冯保刚欲开口，突然发现小皇上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感到那眼神里藏了一种过去未曾发现的东西，不免心头一惊，答话时就分外谨慎：□□□“太后与皇上有所不知，这个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邱公公，你说是邱得用？”□

李太后眼睛一下子睁大了，小皇上也霍地挺直了身子，东阁里顿时静得可以听见彼此的呼吸。这种反应在冯保预料之中，他继续作戏，连连叹气道：“唉，千想万想都不会想到，邱公公会摊上这么个不争气的外甥。这些时，邱公公心都怄肿了。”□□□“可是，邱公公却一直不曾提起过。”李太后喃喃说道。□□□“借十个豹子胆给他，他也不敢提呀，”冯保振振有词，“邱公公服侍太后多年，太后也觉得邱公公是难得的好奴才，如今升任乾清宫管事牌子才一个多月，就出了这等丑事。他那一张脸，往哪儿搁呀。”□□□“这倒也是……”□

李太后说了个半截子话就打住了，冯保听不出下文来，又道：“处理胡椒苏木折俸的风波，章大郎是关键。”□□□“说说看。”李太后道。□

冯保接着说：“说实话，两京各大衙门的官员，之所以敢有怨言，就看着章大郎受不着惩罚，如果把章大郎明正典刑，官员们便都会像秋后的知了，一下子全哑了。”□□□“那张先生为何不这样做呢？”朱翊钧问。□

“投鼠忌器啊！”冯保挪挪身子，从窗棂里射进来的阳光，正好迷着他的眼睛，他用手揉揉眼皮子，才又说道，“张先生是有心人，他上次呈上的揭帖，说章大郎是失误致死人命，就这一个‘误’字，就说明他有保全章大郎性命之意。”□□□“究竟是不是误伤呢？”李太后追问。□

“这个……这个，老奴也说不清楚。”□

“这个张先生，胸中倒藏得住千山万水，”停了半晌，李太后才缓缓说道，“钧儿，你要好好跟着张先生学一学。”□□□朱翊钧瞥了一眼地上被折成两截的玫瑰花枝，又伸手理了理摆在面前几案上的那些奏折，答道：“母后，儿正有事要请教张先生。”□□□“那，你就传旨接见他。”□

“您呢，母后，您陪儿一同接见。”朱翊钧说此话时，几乎是在撒娇。□□□“这……好吗？”□

李太后侧身望了望南墙一垂到地的丝幔，端庄秀丽的面颊上，忽然泛起了好看的红潮。□□□□刚过未时，张居正走进会极门，沿着东边甬道穿过会极中极建极三大殿。节令虽已过了处暑，可是大日头底下依然暑气蒸人。所以，张居正走完甬道来到云台门口时，额头上已是渗了□□一层细碎的汗珠。趁他揩汗时，领路的牙牌太监低声说道：□□□“请张先生稍稍留步，奴才先进去禀告一声。”□□□管事牌子刚进去，须臾间就有一个银铃样的声音传出来，这是小皇上朱翊钧亲口说话：□□□“请张先生进来。”□

张居正先习惯地整了整官袍，抚了抚本来就很熨贴的长须，然后才提起袍角抬脚进门。一进屋子，他就发觉李太后与冯保都在里头。三人所坐位置与上次会见时大略相同。他立即跪下行君臣之礼，朗声说道：□□□“臣张居正叩见皇上，叩见李太后。”□

小皇上答：“先生请起，坐下说话。”□

一名小内侍给张居正搬来了凳子，张居正刚坐定，朱翊钧就开口说话了：“朕要见先生，是有事要请教。”□□□张居正答：“臣不敢当请教二字，皇上有何事垂询，请明示。”□□□朱翊钧看看冯保，冯保指指袖子，朱翊钧会意，便从袖口里掏出几张小字条，那都是他今日要请教的问题。这是冯保给他出的主意，怕他小孩子临时紧张，把要问的问题丢三落四给忘了，故先都在纸条上一一写好。朱翊钧把手上的几张纸条翻了翻，捡起一张来问：□□□“请问张先生，通政司每日送来很多奏本要朕审阅，这些公文事体浩繁，形式各异，应该怎样区别对待？”□□□一听这问题，张居正心里头一阵高兴，小皇帝已经有心练习政事，熟悉掌故了，这实在是一件好事。便应声答道：□□□“皇上所问之事，乃宫府间移文方式，冯公公在司礼监多年，是再也熟悉不过了。”□□□张居正的话意是要小皇上就近请教冯公公，这是在表示友好。冯保一听就明，两眼一眯笑着答道：“老奴虽在司礼监呆了多年，办的却都是具体事情。哪道折子该怎么批，外头有内阁的票拟，上头有皇上的旨意，司礼监只是看样批□，都是些省心事。昨日皇上问起，奴才也说不全，只记起上次张先生回答‘龙生九子’之事，平常处就见先生的学问深厚，便建议皇上亲自请教先生。”说罢一缩脖子一挤

眼，越发像个没骨头的面团。□□□比起十几天前的第一次会见，朱翊钧胆子壮得多了，接着冯保的话头，朱翊钧说道：“方才朕提的问题，还请先生快快回答。”□□□张居正一直正襟肃坐，此时“嗯”了一声，略一思忖，答道：“皇上在各类章奏上的批复或者御制文章，虽总称圣旨，但因体裁不同，大略可分十类：一曰诏、二曰诰、三曰制、四曰□、五曰册文、六曰谕、七曰书、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至于政府各衙门所上奏本，体制亦分十类：一曰题、二曰奏启、三曰表笺、四曰讲章、五曰书状、六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会议、九曰露布、十曰译……”□□□接下来，张居正就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的各十种文体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明，每种文体的法式、对象及作用都引经据典由浅及深剖析明白，朱翊钧听得很认真，没有听懂或心存疑惑之处便及时提问，这样言来语往，不知不觉过去了大半个时辰。两人话头刚落，冯保连忙插进来说：□□□“万岁爷，该歇会儿了。”□

“啊，是的，先生累了。”朱翊钧望了望透过西窗白色的柔幔照射到缠龙楹柱上的阳光，看看李太后，又朝张居正歉意地一笑，生涩地吩咐道，“看茶。”□□□立刻就有几位小内侍抬了四桌茶点上来，君臣四人一人一桌。张居正面前的小桌上，摆了三五种饮品和十几种茶点，他只喝了一小碗冰镇银耳汤，吃了一小块点心，便漱了口。□□□就在张居正慢慢品尝茶点的时候，细心的李贵妃一直从旁暗暗观察，她发现张居正特别细心，吃的时候，一只手始终按着下巴上的三络长须，这是为防止沾上碎屑。而且，他咀嚼时也不发出任何声响，只是慢吞细咽，一派斯文。这样一些细节，难免让她联想到自己的夫君，已经冥驾的隆庆皇帝，每次用膳，胡须上都难免沾上食物的碎末和汤水，而且碰上合口胃的饭菜，吃起来声音很大，样子难看。两相比较，她更欣赏张居正的温文尔雅。凭女人的直觉，她感到这种男人做任何事都会三思而行，见张居正不吃了，她便劝道：□□□“先生多吃些。”□

“谢太后，臣用好了。”□

李太后指了指自己食桌上的一碟点心说：“这是先帝在世时最喜欢吃的蜜制罗汉果，张先生不妨品尝几颗。”□□□张居正点点头，伸手拿起一颗，正欲送进嘴中，忽然又放回到碟子里。□□□“怎么了？”李太后问。□

张居正长叹一声，说道：“先帝与下臣，有千古不移的君臣之谊。他既龙驾大行，吃不成他平生最爱吃的罗汉果，下臣又哪里吞咽得下。”□□□张居正说着就喉头发哽，敛眉唏嘘。李太后大为感动，晶莹的泪花在眼眶里打转，她假装阳光炫迷了眼睛，拿出丝绢拭了拭，指着食桌，对候在门口的太监说：□□□“撤下！”

第十一回 送风葫芦取悦皇上 练隐忍术笼络太监

几个小内侍抬了食桌出去，云台内复归平静。李太后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她看了看御座上的朱翊钧，这小皇上，只要母后一开口，立刻就如释重负，好像再没有他的事儿似的。这时候他歪着身子，一条腿曲起来蹬着御座的扶手，李太后朝他一瞪眼，他人还挺机灵，知道母后这是在责怪他，忙放下腿，端正身子，又从袖筒里摸出纸条来，拣了一张念道：□□□“请问张先生，这些时都在忙些什么？”□

张居正一听这句问话，心中不免格登一下子，他立刻就想到这里头可能有两层含义，一是这些时一直没有求见，皇上不放心；二是可能皇上听到了什么有关于他的传言，特召他前来核实。不管怎么说，他从问话中听出了些微不满——与其说是小皇上不满，倒不如说是李太后。因此，他下意识地看了李太后一眼，答道：□□□“回皇上，臣近些时，一是就京察之事，与各值事衙门磋商，听一些部院大臣的建言咨议，二是为皇上物色讲臣。”□□□“啊，你在为皇上物色讲臣？”□

李太后提高嗓门问道。为了今天下午的会见，她特意换了一件制作考究的九凤翔舞的绯红锦丝命服。戴在头上的凤冠，也是珠光摇曳。脸上薄施脂粉，更是顾盼生姿。张居正不经意地看了她一看，顿时觉得这位一向冷峻端庄的年轻太后，今儿个却显得特别妩媚。虽然他感到李太后一双丹凤眼正注视着他，他却不敢正视，垂下眼睑，掩饰地清咳两声，答道：□□□“两年前，臣建议太子，也就是今日的皇上出阁讲学，蒙先帝恩准，每年春秋开两次经筵。今年春上，因先帝患病，经筵暂停。现皇上已经登极，宫府及部院大臣，都齐心协力，辅佐圣主开创新纪。虽偶有不谐之音，却无损于礼法，臣因此思忖，择日奏明太后及皇上，恢复今秋经筵。”□□□“这建议甚好。”李太后眼波一闪，又问，“参与经筵的讲臣，都物色好了？”□□□“选了四个，一讲《春秋》，一讲《诗经》，一讲本朝历代典章，一讲历朝圣主治国韬略，这四位讲臣，其人品学问都为士林注仰。待礼部奏折上来，请太后与皇上裁定。”□□□“此事就让张先生费心了，事不宜迟，让礼部尽快拟折上来，经筵之事，就让冯公公协理张先生操办。”□□□“臣遵旨。”□

“奴才遵旨。”□

张居正与冯保几乎是同时起身回答，看着这宫府两相一副谦恭之态，李太后心中甚是舒坦。她情不自禁说道：□□□“你俩都是先帝遗嘱中的顾命大臣，钧儿虽贵为天子，但毕竟只有十岁。所以，紫禁城内的事情，冯公公要想周详，把皇上的家管好。而国事天下事，就要有劳张先生尽心谋划了。”

李太后刚说完，冯保又是俯身尖着嗓子道了一声“奴才遵旨”，张居正却是两手按膝，颔首言道：“启禀太后，臣当尽职尽责，不敢有丝毫懈怠，把首辅分内之事做好。”□□□李太后觉得张居正的话虽然诚恳，但却让人感到生分，于是嗔道：□□□“张先生怎好如此说话，你还是钧——皇上的师傅哪，不要忘了，隆庆四年，你就晋爵为太子太傅！”□□□“臣哪敢忘记，”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坐在御座上的朱翊钧，充满深情地说道，“今天，我给皇上带来了一件小小的礼物。”□□□“礼物？”李太后一愣，“啥礼物？”□

张居正朝门外招招手，顷刻，刚才领路的那个牙牌太监就拎了一个锦盒进来，递到张居正手上便又退了出去。张居正打开锦盒，从里面取出一个木葫芦样的东西来。□□□“这是个啥？”朱翊钧瞪大眼睛，好奇地问。□□□

“空钟。”张居正答。□

冯保伸着脖子看了看，嗤地一笑，说道：“这不就是风葫芦么，京城里头，满街的孩子都玩这个。”□□□李太后少年时在京城巷子里住过几年，自然也认得这物件。她不明白张居正为何送这“贱物”给皇上，不由得脸上一沉，问道：“张先生，这就是你送给皇上的礼物？”□□□张居正听出李太后的不快，但他并不惊慌，从容答道：“启禀太后，臣知道这礼物太轻，这是臣派人在草甸子集市上花两个铜钱买来的，但臣认为，皇上一定会喜欢它。”□□□朱翊钧打从出生到现在，从未见过这玩艺儿，此时心中痒痒的想见个稀奇，因此也顾不得看母后的脸色，朝着张居正嚷嚷道：□□□“张先生，这风，风……”□

“风葫芦。”冯保垫了一句。□

“对，风葫芦，风葫芦，”朱翊钧一拍小手，急切地问，“究竟如何玩？”□□□“皇上不必着急，臣这就玩给你看。”□

张居正说着，便离座起身，走到屋子中间，面对御座上的朱翊钧，把风葫芦往空中一摔，熟练地扯动绳索，那只风葫芦便随着他的手势上下翻飞。张居正为何要送这“贱物”给皇上，说来事出有因。却说允修生日那天，因为玩风葫芦家中闹了一场不快之后。听了妻子的劝告，张居正终于悟出“孩子终归是孩子”这个道理。并由自己的小儿子允修联想到与之同龄的皇上。于是每日散班之后，总要挤点时间，陪允修玩一阵子风葫芦，这玩具张居正小时候也玩过，只是年代久远技艺生疏。一连玩了几次才又有所恢复，只是身子骨儿僵了，手腕也不灵活，很难玩出童年时的那般境界，待看到允修玩过风葫芦之后，不但不厌学，反而精力充沛思路通达，他遂决定买来一个送给皇上。□□□却说张居正专注地玩那风葫芦时，殿堂里的三个人，可谓是心态各异。李太后看着这位长髯及腹身着一袭仙鹤补服的大臣，那么投入地玩一只风葫芦，她既感动又觉得滑稽；冯保没想到张居正会想出如此绝招取悦皇上，在佩服张居正老谋深算的同时，心里头又酸溜溜的。朱翊钧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始终没有离开那只翻飞腾跃的风葫芦，整个神情显得无比兴奋。有一次，眼看风葫芦快要跌到地上，他吓得惊叫一声，霍地从御座站起，恨不得一步跳下金踏凳，去抢救那只风葫芦。须臾间，但见张居正手轻轻一抖，那只风葫芦又贴地飞起。小皇上又高兴得拍掌大笑。这发自肺腑的银铃一样爽脆的笑声，李太后听了无比惊讶——好多年了（也许从来就未曾出现），她都没有听到过儿子的笑声如此甜美！□□□玩过一通，张居正收了绳索，又把风葫芦托在手上。此时只见他额上已是热汗涔涔。冯保吩咐值事小火者送上拧好的湿巾，张居正并未慌着揩汗，而是转向李太后禀道：□□□“太后，臣想将此礼物呈给皇上。”□

朱翊钧早就伸出小手想接过风葫芦，但见李太后沉吟不语，他又畏葸地缩回双手，向母后投以乞求的目光。□□□此时李太后心情复杂，她既感受到张居正对小皇上的一片赤诚之心——这不仅仅是君臣之义，甚至可比拟为父子之情。但她又害怕这位当年的太子太傅误导皇上，让这孩子玩物丧志，从此读书不专，不思上进……□□□正在她左右为难不好表态时，张居正又说道：“太后，臣这几日与部院大臣交谈时，曾留心问过他们，小时候除读书外，是否玩过风葫芦之类的玩具，几乎所有被询问之人，都回答说玩过。”□□□“啊？”李太后微微仰起脸，以犹豫不决的口气问道，“你是说，玩物不会丧志？”□□□张居

正接过小火者递上的湿巾，擦了擦汗，依旧回到椅子上坐下，款款答道：□□□“玩物肯定丧志，但此物非彼物也，这风葫芦可舒筋活络，启沃童心。偶尔玩习之，有百利而无一弊，臣之犬子允修，今年亦是十岁，与皇上圣龄相同，自玩了风葫芦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往常总显得病恹恹的，读书听讲打不起精神，现在却不然，一天到晚朝气蓬勃，与塾师问答，嘴巴十分勤快，犬子由厌学到乐学，皆风葫芦之力也。”□□□“听张先生这么一说，这风葫芦还是疗治孩子贪玩的灵丹妙药？”□□□“回太后，臣以为风葫芦有此功效。”□

“难得张先生想得如此周全，既为皇上物色讲臣，又送来风葫芦，先帝选你做顾命大臣，可谓慧眼独识。”□□□“太后如此夸奖，臣愧不敢当。”□

这时，冯保已从张居正手上接过风葫芦，恭恭敬敬地呈给了朱翊钧。小皇上把玩一番爱不释手，真想一步跳下御座试玩一把，但看到母后与张居正对话严肃，又不得不强自收摄心神。

眼见李太后对张居正的赞赏已是溢于言表不加掩饰，冯保心中暗忖：“女人毕竟是女人。”

便硬着头皮，插进来说道：□

“启禀太后，您不是还有事要问张先生么。”□□□“啊，正是，”李太后浅浅一笑。此时，偏西的阳光照着她肩头的霞帔，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她瞟了一眼冯保，问张居正，“张先生，听说胡椒苏木折俸一事，京城里有一些风波？”

“看来，太后与皇上今日召见，为的就是这事。”张居正心里头嘀咕了一句，便答道：“是有一些浮言訾议，但无碍大局。”□□□“为何不见折子奏报此事？”□

“是臣压下了。”□

“啊，”李太后一惊，她没想到张居正如此坦诚，问道，“为何要压下？”□□□“些微小事，何必惊动圣上。”□

张居正说得轻描淡写。李太后觉得他既深不可测，又清澈见底。于是也就不绕弯子，直接问道：□□□“章大郎打死王崧一事，如何处置？”□

这一问问到筋上，张居正最感棘手的就是此事，但他声色不露，以退为进答道：“臣让刑部勘查此事，结果尚未出来。”□□□一直摩挲着风葫芦的朱翊钧，突然冷不丁插问一句：“你知道章大郎有何背景？”□□□“臣知道，他是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得用的外甥。”□□□既已挑明，李太后索性打破沙锅问到底：“张先生，你对章大郎迟迟不作处理，是不是就碍着这层关系？”□□□“回太后，臣的确有投鼠忌器之意。”□

李太后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冯保，这位大内总管，也正拿眼瞧她。四目相对心照不宣，冯保的眼神里似乎藏了这样一句话：“怎么样，太后，张先生的心思，奴才猜得不错吧？”李太后突然眉毛一拧，口气严厉地说道：□□□“张先生为何要投鼠忌器？你且秉公而断。不然，六科廊的那帮爱嚼舌头的言官，又有攻击咱的口实了。”□□□李太后突然变脸，张居正始料不及，因此稍作迟延，思虑如何答话。冯保见机行事，趁空儿问道：□□□“张先生，你上回给皇上的揭帖中，说王崧之死系章大郎误伤，果真如此么？”□□□张居正不知冯保问话的用意，因此机敏地反问：“冯公公，东厂对这件事勘查的结论如何？”□冯保答：“手下的访单报来，也说是误伤。”□□□张居正悠悠一笑说道：“待刑部勘查结果出来，如果仅系误伤，章大郎死罪没有，活罪难逃。”□张居正明里是对冯保讲话，暗里却是说给李太后听的。他巧妙地道出对章大郎的惩罚尺度，看李太后作何反应。□□□李太后犹自气鼓鼓地说：“张先生一定要秉公而断，万不可留闲话给人说。”□□□朱翊钧瞪大充满稚气的眼睛问：“母后，谁有这大胆，敢说你的闲话？”□□□“有哇，”李太后长吁一口气，忿忿地说：“六科廊的言官，不是人手一册《女诫》么？”

“张先生，这次京察，把这些人统统革职。”□□□朱翊钧脚一跺，那表情竟又成了一言九鼎的人间至尊。张居正并不“领旨”，而是适时调转话头，对李太后说：□□□“方才太后提到《女诫》，臣倒有个建议。”□□□“说。”□

“京城珠林坊印行一千本《女诫》，肯定受人指使。言官们人手一册如获至宝，其心情不言自明……”□□□“这是指斥太后干政呢，还有那个伍可，胡诌什么男变女，说这是阴盛阳衰之兆，真是狗吠日头！”□□□冯保打断张居正的话，气呼呼说道。张居正待他说完，又接

着说：□□□“太后为天下母仪，有深沉博大的爱子之情，却绝无一星半点干政之心。因此，臣冒昧建议，那些心怀鬼胎之人，不是利用《女诫》来作文章么，干脆，太后以自己名义，颁旨内经厂印行五千本《女诫》，赐给两京及天下各府州县衙门，看他们还有何话说。”□□□“这……冯公公，你觉得如何？”□

因救了章大郎一条命，冯保稳稳落下了邱得用的人情，因此这会儿心情十分畅快，见李太后征询意见，忙答道：□□□“张先生这主意真是好，太后若是在《女诫》书首写上序言，天下的是非之口，就一次塞得干干净净。”□□□经这一点拨，李太后豁然开朗，她向张居正投以感激的一瞥，说道：□□□“烦请张先生，替咱作个序。”□

“臣遵旨。”□□

大内刻漏房报了酉时，张居正才离开云台。斯时夕阳西下，建极殿高高翘起的檐角挂着灿烂的余晖。领路的牙牌太监又带着张居正踏上通往会极门的长长的甬道。大约走了一半，忽听得背后有人喊道：□□□“先生请留步。”□

仅听声音，张居正就知道是冯保，他回转身来，只见冯保正急匆匆朝他走来。□□□“冯公公，你还有事？”张居正问。□

“皇上还有事交待哪。”□

冯保赶了几步路，说话气喘喘的。他俩站着的地方，是中极殿的左侧。冯保左右瞧了瞧，吩□□咐领路的牙牌太监：□

“你去交待中极殿管事牌子，开一间耳房，咱与张先生要说话。”□□□牙牌太监滚瓜样跑开。一会儿就听得开门的声音，冯保领着张居正挪步过去。按区域划分，□□紫禁城应分三块。第一块是午门至会极门之间，内阁与六科廊于此办公；第二块是会极门至□□

乾清门之间，就是宏伟壮阔的会极（后更名为皇极）、中极、太极三大殿，两旁厢房里，是内宫二十四监局的值房；第三块就是乾清门内，这里是皇上与后妃们的私寝之地。现在，冯保领着张居正进了中极殿的耳房，按常规这是不允许的。为了避免内外串通要挟皇权，内宫掌印太监与外廷首辅绝不准单独见面。皇上有旨到内阁，有专门的传旨太监，皇上要接见大臣，有专门的领路中官。这些五花八门的专职内侍，虽然都归掌印太监管辖，但掌印太监本人，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可以为所欲为，其实他的行动处处都受到诸多制约。但明太

祖洪武皇帝制订的这些禁令，过了一百多年数代皇帝之后，已是日渐松弛。纲纪朽坏的最大表现就是有禁不止。掌印太监与首辅这内外两大“权相”的配合如何，往往成为政局是否动荡的晴雨表，这方面例子不胜枚举。不过，前朝内外“两相”，虽然暗中通气互为声援，表面上还要掩人耳目互不来往。所以，当冯保邀请张居正来中极殿耳房坐坐时，张居正心下犹豫，刚一坐定，他就问道：□□□“冯公公，你我坐在这里，是否有些不妥？”□□□“有何不妥，是太后与皇上叫咱来的。”□

“啊？”□

张居正微微一怔。冯保看透了张居正的心思，嘴角一扯笑道：“张先生，按太祖皇帝订下的规矩，皇上接见首辅，咱这个司礼监掌印是不该在场的，你说是不？”□□□张居正轻抚长髯，没有回答。冯保又接着说：“还有，太后直接与大臣会面，且议论国事，这更有悖祖训，你说是不？”□□□、“这……”□

张居正欲言又止。冯保的脸上又浮出刻毒的笑意，逼问道：“张先生，如果有人要嚼舌头，说太后如何如何的，你怎样回答？”□□□“这有何难？当今皇上圣龄幼冲，太后作为母亲，有监管的责任。”□□□“这不就得了，”冯保一拍大腿，兴冲冲地说，“你还担心你我会见，会被人说闲话么？要知道，先帝遗嘱中，咱与内阁三大臣同受顾命。如今高胡子削籍，高仪病死，就剩下你我两人，为了皇上，为了免除太后的担心，你我能不见面么？”□□□张居正心下承认冯保的话有道理，但他觉得这位老公公也许憋得太久，一朝得势，便有些肆无忌惮，他不好指责，甚至规劝也不能，只得委婉答道：□□□“我们作大臣的，为了皇上，背些黑锅原也不算什么，只是凡事须得谨慎，小心不亏人。”

一听这话，冯保心里头有些失望，他信奉“胆小做不成大事”的道理，但转而一想，也许张居正故意这等低调，便叹道：“有些个作臣子的，蚕豆大的蚂蚱嫌路窄，张先生你却是獭子过水一重皮，毛都不湿一根，这是高手。”□□□“冯公公过奖了。”张居正不想这么闲扯下去，便抄直了问，“请问冯公公，皇上又有何旨意？”□冯保顿时把脸上的刻毒一扫而空，换了一副弥勒脸答道：“你前脚走，皇上后脚就跳下御座，扯开绳索就玩那风葫芦，可是怎么着也飞不起来，他要咱问你，如何让风葫芦飞起来。”

“这个，光说说不清楚，得示范。”张居正想了想，又说，“皇上身边不是有两个小内侍么，让他们出宫，找两个高手学一学，再回去教给皇上。”□□□“好，就这么定了，”冯保说着，见张居正有起身告辞的意思，立忙作手势让他坐下，接着说，“张先生，有两件小事，还望你留意。”□□□“何事？”□

已起了身的张居正，又坐了下来。冯保瞄了瞄窗外，突然压低声音说：“你知道今日召见你，是谁的主意？”□□□“不知道。”张居正无意猜测。□

“是太后，”冯保眨眨眼睛，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神情，“太后早就知道章大郎是邱公公的外甥，有心保他又说不出口。你那揭帖里用了‘误伤’两个字，真是绝妙啊。”□□□“这有何绝妙？”□

“若太后口气硬，不讲人情，误伤人命也可重惩。若想救人一命，这一个‘误’字，里头有多少文章可做。”说到这里，冯保又把身子凑近一点，好像老朋友谈心一样说道，“张先生，太后的心情咱知晓，她就是要保章大郎一条命。”□□□“还有呢？”□

“还有……还有的文章，就靠你张先生来做了。菜刀打豆腐，两面光溜，你张先生有这本事。”□说心里话，张居正并不喜欢冯保这样阴阳怪气的脾性，但深知他有着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季老辣手段，所以又不得不深与结纳。接了冯保的话头，他答道：“冯公公，仆初为首辅，许多事考虑不周，太后与皇上处有何思量，还望公公能预通声气。”□□□“嗨，你这话一说，反把我老朽当外人了，”冯保仿佛要大笑，又强忍着，肩膀一耸一耸的，手指着乾清宫的方向，说道，“张先生你放心，宫里头的事，咱包了。”□□□“仆这就多谢了。”□

张居正朝冯保抱拳一揖，告辞出门。这一坐，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满天红漾漾的晚霞，投到宫殿肃穆的琉璃瓦上，反射出柔和的桔色光芒。张居正刚穿过中极殿左侧的长廊，冯保又从身后赶上来，说：“张先生，还有一件小事，差点给忘了。”□□□张居正停住脚步，笑眯眯道：“再说也不迟嘛。”□□□冯保瞧瞧周围没人，低声问：“听说两淮盐运使史元扬四年期满，首辅是不是打算换人？”

“仆还不知道此事，”张居正答道。他不是装马虎，而是确实不知道，全国那么多衙门，如果事必躬亲，他哪里照顾得过来。但冯保既专此询问，就无法搪塞过去，便问，“冯公公如此问来，想必是有人推

荐。”□□□冯保嘿嘿一笑，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老朽是想荐一个人。”□□□“谁？”□

“胡自皋，现在南京工部主事任上。”□

“胡自皋？这不是传言花三万两银子买一串假佛珠送给冯公公的那个人么？”张居正一惊，心里头顿时生了嫌恶之意，但脸上却依然笑容可掬，轻轻问道：“冯公公有意推荐他？”□□□“如果张先生方便，就……”冯保望着张居正脸上捉摸不定的笑容，忽然有些尴尬，顿了顿，又说道，“不过，老朽也只是顺便提提，张先生如果为难，就算了。”□□□张居正摆摆手，依旧笑着说：“这有什么为难的，冯公公交办的事，仆一定尽力办好。”□□□“啊！”□

冯保惊叹一声，他没想到这位推诚辅君竭精尽职的首辅，竟答应得如此爽快。

第十二回 探虚实天官来内阁 斥官蠹宰辅说民谣

杨博喝罢早粥，更了衣，刚准备吩咐备轿前往吏部上班，管家忽然来报：礼科给事中陆树德求见。杨博心想："大清早不去六科廊点卯，跑来见我做甚？"遂答道："都啥时候了，哪还有功夫见客。"□□□管家因得了陆树德的赏银，故替他说话："陆大人已经来过三次了，都因老爷在会客而没有见成，陆大人说，他只跟老爷说几句话，不会耽误多少工夫的。"□□□"那就让他进来吧。"□

杨博摇摇头，不情愿地坐了下来。□

这位新近上任的吏部尚书是隆庆八年的进士，今年已经七十二岁了。在朝廷现任的大九卿中，就数他的资格最老年纪最大。他嘉靖三十三年就当上了兵部尚书，十年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二年因受徐阶的牵连而致仕。两年后高拱接任首辅时又被召回，因吏部尚书被高拱兼任，杨博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天官，大九卿摆在第一。由吏改兵，对杨博来讲就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有心计，向皇上建议让杨博挂吏部尚书衔而职掌兵部，这样既照顾了杨博的面子，自己又不失吏部的权力。虽然高拱觉得这主意两全其美，但杨博心里头总还是有点疙疙瘩瘩。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又让杨博回去执掌吏部。尽管杨博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职"心存感激，他还是上书皇上请求致仕。一来这样可以表现他避官去利的士林气节，二来他也的确感到自己老了，在张居正手下当这个"天官"有些力不从心。但他的折子被皇上打了回来，请求不允。他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任。□□□打从到了吏部，杨博恨不能把一天掰做三天来使。倒不是他愿意这样，而是情势所然迫不得已。每天无论是在衙门里还是在家中，前来拜望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人来攀乡谊，有的人来认座主。也有的人来讨他的《百粥谱》，请教养生之道。不过，这些都是幌子，来访的官员其真实目的都是来打听虚实寻求保护的。特别是小皇上例朝宣布即刻实行京察之后，杨博家的门槛差不多要挤破了。这样过了两天，杨博难以招架，干脆就下了逐客令。每日散班回家便把大门紧闭，恁什么人也不见。说是这样说，仍有人挖空心思削尖脑袋要见他。譬如这个陆树德，一大早跑来守门礅，硬是让他逮着了机会。□□□管家把穿戴齐整的陆树德领进客堂。他是在上衙的路上先折来这里的。天气还很热，

加之又在日头底下晒了一会儿，这个大胖子科臣已是前胸后背都渍出了汗斑。此时见了杨博，他也顾不得揩汗，纳头便拜。杨博欠欠身子算是还礼，抬手让陆树德坐下，问道：□□□“大清早的，有甚急事？”□

陆树德与杨博同是山西老乡，没有这一层扯得上的关系，陆树德也没有理由死乞白赖地求见。他知道时间紧，也就不绕弯子，单刀直入答道：□□□“博老，晚生是来求救的。”□

“求救的？”杨博一惊，问，“你怎么了？”□□□陆树德一脸的晦气，抱屈答道：“前几日例朝，卑职的六科廊同僚都听了圣旨，要举行京察，回衙来大伙儿一议论，都觉着这是新任首辅张江陵的好主意。博老你也知道，咱们科臣都是敲了登闻鼓的，冯保恨不能把咱们一个个都生吞了。这一回，他就可以借首辅之手，把咱们一锅端收拾干净了。”□□□杨博看陆树德紧张的样子，诘问道：“你听到什么风声了？”□□□\“外头都在传，新首辅要把高阁老的故旧门生一网打尽呢。”□□□“这都是捕风捉影望文生义，你堂堂一个礼科给事中，也信这些个谣传？”杨博一捋长须，生气地申斥。□□□“博老，六科廊的人并不都是些斫脑瓜子。种种迹象，叫咱们不得不信啊！”□□□“你一口一个咱们，究竟代表谁说话？”□

“实不相瞒，是六科廊的所有同僚，都知道晚生与博老同乡，因此撺掇着让咱来找您。”□陆树德腆着脸，一把折扇呼呼呼摇个不停。看他那副样子是焦急、愤懑、惶恐与卑琐都交织在一起。杨博虽然打心眼里瞧不起，但对冯保这个笑里藏刀的阉竖更没有什么好感，他心里头一直同情高拱，爱屋及乌，因此对陆树德也动了恻隐之心，遂嘟哝一句：□□□“即便是这件事情，你找我又有何用？”□

陆树德答：“咱们言官们商议，现在满朝文武，最能说公道话的只有博老与葛守礼两人们两人出来说话，首辅张江陵不敢不听。而且，朝中四品以下官员的京察也由你们俩主持，这或许就是咱们科臣趋吉避凶的正途。”□□□“此话怎讲？”□

“咱六科廊的言官希望博老能奏明皇上，咱们的京察改由吏部与都察院主持。”□□□陆树德此话事出有因：六科言官，论其秩只有六品，但其支俸却按四品待遇。如果按其官职，他们的京察倒是应该由吏部和都察院主持，但按其俸禄，他们的京察就要升格到皇上直接处置

了。陆树德他们担心直接面对皇上，冯保与张居正就可以上下其手从中寻衅公报私仇。

如果交由吏部和都察院来进行，有博老与葛守礼两位无偏无党德高望重的一品大臣从中斡旋奥援，局面或许还有可救之处。□□□杨博久涉朝政，对科臣们这一请求的真正动机自然是透透彻彻地明白，他笑了笑，说道："六科廊言官的京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那，博老岂忍心看咱们成为砧上之肉？"□

"没有这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可能还有误解，他提出京察岂是为了公报私仇排斥异己？时候不早，老夫也不得空与你闲扯。"□□□杨博说着就起身吩咐备轿。陆树德本希望能看到杨博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可是这老头子说了□□几句油光光两不挨边的话，让陆树德既感到有点希望又觉得不踏实。时候又不早，他只得怏怏告退。□□□却说杨博乘了八人大轿，从他所居的方巾巷出来，大约二三百步往右一拐，便上了东长安街。这时候卯时已过了多半，大街上车迎毂击熙熙攘攘正是闹热。天官出行虽有幡伞导引瓜钺开路，怎奈路上人多还是快不了。杨博倒也不催，索性放了轿帘闭目养神——目是闭了，神却不能养。他一门心思还在想着陆树德的话。□□□自四天前小皇上例朝当庭宣布即刻实行京察，这些时应天顺天两京各衙门已是乱成了一锅粥。说它乱，并不是表面上那种能够见得到的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事实上较之以往衙□□门里倒是冷清多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官员们便三个五个扎堆凑在一起云天雾地吹大牛。从某大臣上朝也舍不得脱下马尾裙到某亲王吃海狗肾吃成了痨病；从尼姑偷汉子的绝技到和尚吃花酒的本领，逮着什么谝什么，一谝就是半天，倒把正事都丢在了一边。现在却不一样。官员们不管有事无事，都在自己的值房里正襟危坐，既不串门，也不交头接耳。更有那些在肥缺上或者在要紧衙门里当值的显官，往日里神气得不得了，见了人像只大肥鹅一样头昂到半天，如今也缩了气儿软了脖子，逢人打招呼都成了笑脸菩萨。这皆因京察的圣旨既出，两京官员无论大小都得考虑自己的升降去留。在这关乎前途命运的非常时期，谁能不着急？

谁又还有闲心插科打诨说笑话？连前些时因胡椒苏木折俸引发的风波，多数官员们大发牢骚□□，甚至有的人蠢蠢欲动想闹事。如今也都成了霜打的茄子，蔫了。所以，前头说的乱，是乱在两京官员们的

心里。□□□究其因，官员们的慌乱主要是心中没有底。谁都知道十岁的小皇上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众官员命运的还是新任首辅张居正。这种情势下，针对张居正的各种各样的猜测纷纷出笼不胫而走。譬如魏学曾与王希烈的担心，六科廊言官的分析，甚至更有危言耸听者，杨博都不□□知听了多少。因为隔着辈分，杨博与张居正并无深交。但同在政府多年，特别是在最近两年□□任兵部尚书期间，与内阁中分管兵部的张居正有着较多的接触。他对张居正的练达思想行事风格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他虽然不敢保证张居正不会利用京察排除异己，但他更认为张居正这一举措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不仅仅是他，两京稍有资历的官员都应该清楚。□□□话要说回到隆庆二年，刚入阁不到半年的张居正在当时内阁四名辅臣中位居末次，就向隆庆皇帝上了一道《陈六事疏》。开篇就讲“近来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有积重难返之几，若不稍加改易，恐无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臣不揣愚陋，日夜思惟，谨就今之所宜者，条为六事，开款上请，用备圣明择。”接着，张居正便从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施政纲领，希皇上能够“审时度势、更化宜民”，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推行改革。改变自正德、嘉靖两朝积留下来的吏治腐败、法令不行、国库枯竭、武备废弛，豪强势力大肆兼并土地，百姓破产，民不聊生的严重局面。在这篇洋洋万言的《陈六事疏》中，张居正对承嗣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惟愿隆庆皇帝能够像成汤那样做一代英主明君，他自己也作好准备当一个辅佐成汤成就霸业的伊尹。但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隆庆皇帝素无大志，担惊怕苦捱这么多年才好不容易登上御座，因此他只想粉饰太平花酒自娱，根本没有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念头。何况还有更深的一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完全的信任，那时内阁中的两位名臣徐阶和高拱，虽然因为互相争斗而两败俱伤相继致仕，但张居正前面还有李春芳、陈以勤等素有名望雍容进退的老臣。所以，一切大权还轮不到他这位年仅四十四岁的末辅。鉴于这些原因，隆庆皇帝收到《陈六事疏》后，只是敷衍式的嘉奖。他的朱批“览，卿深切时务，具见谋国忠恳，着该部院议行”，只是一纸空文，国家政治局面依然是水行旧路没有多大改变。但是，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气馁。当伊尹霍光这样的名臣良相是他毕生的政治抱负，他一如既往地以超乎常人的忍耐

等待机会的出现。功夫不负有心人，隆庆皇帝驾崩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住机会荣膺阁揆之职……□□□杨博迷迷盹盹这么一路想来，忽然他感到轿子缓了下来，睁眼一看，只见轿夫们正在磨轿杠准备折向吏部衙门所在的富贵街，他赶紧蹬了一下轿板，掀帘叫道：□□□“不要磨了，径直去内阁。”□□

听说杨博乘轿来访，张居正赶紧丢下手头事情，走到内阁门口迎接。杨博是那种表面谦和内心倔犟的人，高拱任首辅期间，他竟没有到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要事磋商，往往是高拱屈驾到兵部会议。好在兵部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许多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是杨博的上司，但杨博是老资格，无论朝野人望都重，因此张居正在杨博面前总是表现谦恭，每次相见都执晚生礼。杨博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中对张居正却有着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就不会亲自来内阁拜访。□□□杨博在内阁门口下轿，张居正快走两步迎了上去，双手一揖说道：“博老，天气酷热，您怎么来了？”□□□杨博拱手还了一礼，答道：“心里头窝的事情太多，想找你倾吐倾吐。”□□□不说商量而是说倾吐，细心的张居正听得出杨博既要摆老资格，同时也把他当朋友看待，于是笑道：□□□“您有事，仆可以去吏部嘛。”□

杨博摇摇头，既是诚恳也是调侃地答道：“你如今已是首辅，老夫怎能倚老卖老，失了朝廷的规矩呢？”□□□说话间，两人已走进了张居正的值房，在会客厅里，张居正把正座让给了杨博，自己打偏坐在杨博的右首。喝了几口茶后，杨博也不绕弯子，劈头就问：□□□“叔大，皇上宣布京察已经几天了，你都听到了一些什么舆论？”□□□张居正答：“博老向来人缘好，且虚怀若谷，一定是知道不少舆情，仆正想听听博老的呢。

”□

杨博快人快语：“叔大，舆情对你可是不利啊！”□□□张居正眼角的鱼尾纹稍稍动了一下，笑一笑后平静答道：“是吗？仆愿闻其详。”□□□杨博皱一皱眉，径自说了下去：“老夫待罪官场，已经四十五个年头儿了。亲眼见到了翟銮□□、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高

拱六位首辅的上台与下台。老夫不想在这里评论他们柄国执政的功过是非。老夫只想说一点，他们上台时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人心，这一点几乎无一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官越小获得本色俸越多，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甫一上任，就大平冤狱，大凡因进忠言而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死者昭雪封谥，生者加官进爵。那□□个在大牢里整整坐了两年的海瑞，就是得徐阶之力而出狱，不但平反，而且还从一个六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四品的苏州太守。仅此一点，士林清议就对徐阶十分有利。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躁急心胸狭窄，但除了整一整徐阶的几个亲信之外，对绝大多数官员，他还是优恤有加。譬如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他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颁赐□□，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勋职都是虚衔，但有了这个虚衔，就同你晋升大学士一样，由二品变成了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了几百石粮食上千两银子，而且除了本人，还有常例恩荫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了考试就直接进入官场，当一个中书舍人或太常博士什么的，这又解决了老臣的后顾之忧。这些个策略招数，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却依然能够稳定政局，开创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你叔大，刚入机衡之地，所有官员莫不引领望之，侧耳听之，看你叔大有何举措，能够让他们从中得到好处。等来等去，好处没等到一星半点，却等来了一个胡椒苏木折俸。武官们在储济仓闹事，按理是违悖了朝廷大法，应当严惩，可是在京各衙门的官员，对他们却是同情有加。人心向背，这里头不言自明。这一波还未平息，紧接着又是一个圣意严厉的京察。直弄得两京官员人心惶惶寝食难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俸、京察，都是你的主意，叔大啊，你这样做，岂不是要结怨于百官，把官场变成冷冷冰冰荆棘丛生的攻讦之地么？”

杨博的这一段话，可谓是肺腑之言，虽住了口，两道吐剑的毫眉却还在一耸一耸地显示内心的激动。这老头儿真是保养得好，说了这半日的话，口不干舌不燥，精神气儿还旺得很。张居正听了这番话，心里头很不是滋味。一方面，他承认杨博说的话句句都是忠言，这位三朝老臣若不是把他当成忘年交，决计不会大老远顶着毒日头跑来内阁向他进言。但另一方面，他也感到自己提出的京察之所以普遍遭受

非议，是大家并不了解他的真正动机。杨博出于情谊前来规劝，尚且听得出微词来，一般人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张居正善于克制自己，心情却不能不由此沉重。沉吟有时，他缓缓说道：□□□“博老一席话振聋发聩，仆铭记于心，当深思之。但身居宰辅，唯务从命，一应国家大政，总以得体为是，岂敢为保禄位而怀私罔上。昔范文正公当国之时，深患诸路监司所得非人，便拿来选簿一一审视，凡有不合格者，便拿笔勾去，他的友人规劝道：‘一笔退一人，则是一家哭矣，请公笔下留情。’范公答道，‘一家哭，比之一路哭一郡哭，哪一个更令人痛心？呜呼，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岂能怀妇人之仁，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范公此等正气，足以震慑千古。仆以为，惟其如此，才是宰相的襟抱，才能担负起宰相的论道经邦燮理阴阳的责任。盖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气顺则阴阳有序。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检验民心便可得知，然而欲使民心顺者，官也。如果百官一个个怙势立威，挟权纵欲，恶人异己，谄佞是亲，于所言者不言，于所施者不施。其直接后果，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贯彻，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疏导吁救。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宰辅不去大刀阔斧除痈去患，而是如范公讥刺的那样为博一个虚伪的官心，而尽力推行妇人之仁，那国家之柄庙堂神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玩物么！”□□□张居正本是个城府极深的人，哪怕所说的话挟雷带火，也只是一个娓娓道来，让人感到波澜不惊。杨博虽然赞赏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但对他“妇人之仁”的观点却颇不以为然，张居正话音刚落，杨博就温和地反驳道：□□□“叔大，君恩浩荡无远弗届。民有福祉官亦应有福祉。身为宰辅在便利场合下为百官谋点利益，怎么能说是妇人之仁呢？”□□□杨博振振有词。张居正知道这样争论下去纵然十天半月，也决无结果。他遂起身走进里间案房里，打开桌上的卷宗抽出两张纸来，又回到会客室递给杨博说：□□□“博老，你看看这两首打油诗。”□

杨博接过，只见这两张纸都是五城兵马司衙门的文笺。每张笺上都光头光脑地抄了四句韵文。杨博先看第一张，上面写着：

一部五尚书，□

三公六十余。□

侍郎都御史，□

多似景山猪。

再看第二张：

漫道小民度命难，□

只怪当官都姓贪。□

而今君看长安道，□

不见青天只见官。就这么两首顺口溜，杨博翻来复去看了很多遍。读过后，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宰辅的案头上，怎会放着这样的东西？接下来第二个念头是：五城兵马司的堂官巡城御史王篆，众所周知是张居正的夹袋人物，这两张纸十有八九是王篆送过来的。此人最了解张居正的心思，他送这个来肯定是投其所好，也就是说，刻下张居正“好”的就是这个。□□□“叔大，这是王篆送来的？”杨博直言问道。□□□“正是。”□

“王篆从哪儿弄来这样的顺口溜？”□

“这是民谣！”张居正笑着纠正，“大凡国运盛衰，官场清浊，民心向背，都可以从老百姓口头相传的歌谣，也就是您所说的顺口溜中看得出来。赏其歌而知其民，颂其谣而知其俗。所以，周文王特别置了一个采诗官，让他采集民间的歌谣，从中分析老百姓的所思所想，为其治国纲领的制订提供依据，这实在是一个好的传统啊！”□□□经这么一点破，杨博明白张居正为什么好此一道了。他叽咕着说：“王篆也是个鬼精，他居然能弄到首辅想要的歌谣。”□□□“博老，这两首歌谣不是王篆弄到，而是仆亲耳听到的？”□□□“哦，你在哪里听到的？”□

张居正呵呵一笑，便讲了前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

第十三回 访衰翁决心惩滑吏 弃海瑞论政远清流

却说数月前张居正在方老汉家门前逮捕王九思闹出一场风波之后，他心中一直挂牵着方老汉一家，不知他们是否受到牵连遭人报复。尽管他曾两次派王篆前往安抚打探情况，回答说都无问题，他仍放心不下。前天晚上，他又派人叫来王篆，陪他亲自去方老汉家一趟。□□□在家中吃过晚饭，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带了几名便衣马弁，与王篆各坐一乘两人小轿，不多时就到了方老汉所住的巷子口。两乘轿子在此停了下来，王篆领着张居正来到了方老汉的杂货铺门口。□□□杂货铺已经上了窗板，大门也关得严严的。一名便衣马弁上前敲门，大声问："有人吗？"

连问了几声，才听见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回答："谁呀？"□□□"是王大人。"马弁回答。□

"哪个王大人？"门里头有人蹑足走来，声音充满警惕。□□□"是我，"王篆对着门缝儿说道，"方老爹，我是上次来过的巡城御史王篆。"□□□"哎哟，恩人哪！"□

大门吱一声打开，一个模模糊糊的干瘦人影走出门口，又是作揖又是打拱。王篆上前扶了一把，轻声说："方老爹，我们屋里说话。"□□□王篆与张居正随了方老爹进了堂屋，马弁们都留在了外头。堂屋里黑灯瞎火的，方老爹摸摸索索点了油灯。一边点灯一边解释道："这屋里本是掌着灯的，小可听见敲门，怕又是歹人，就噗一口吹熄了。"□□□灯一亮，方老汉认清了王篆，纳头就要下跪，王篆赶紧把他扶住，指着张居正说：□□□"方老爹，您看是谁来了。"□

张居正笑吟吟地站着说："方老爹，这一向可好？"□□□"好，好，"方老汉嘴上答道，一双昏花的老眼却在张居正身上溜来溜去，因为张居正身着青衫便服，显然他没有认出来，"王大人，这位贵人是？"□□□"方老爹，这是张阁老。"王篆大声提醒。□

"张阁老？"□

方老爹惊得浑身一颤，不由得又凑近一步，看到张居正那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飘然长须，这才猛然记起，顿时在张居正面前双膝一跪，喃喃说道：□□□"大恩人哪，小可有眼无珠，竟没有认出来，还望

大恩人恕罪。”□□□方老汉磕头如捣蒜，王篆上前把他搀起。方老汉情绪激动难以自制，竟忘了招待客人犹自唠叨：“听说大恩人当了首辅，这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地，如何能让恩人的贵脚来踏……”□□□见方老汉不能自持，张居正与王篆各自觅了凳儿坐下。张居正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打量方老汉，几个月不见，这方老汉完全变了一个人。只见他眼窝深陷形销骨立，满下巴胡子拉碴，套在身上的裤褂也都是皱巴巴的。他很想在客人面前掩饰自己的重重心事，但强作欢颜的后面依然让人能感到他有着至深的哀愁。见他如此恍恍惚惚，张居正动了恻隐之心。待方老汉唠叨完毕，他问道：□□□“方老爹，您杂货铺的生意可还兴旺？”□

“杂货铺？”方老汉凄然一笑，“还好，还好。”□□□张居正看出其中有隐情，开导说：“方老爹，你不用隐瞒，有话直说好了。”□□□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喉管里忽地涌起一口痰来，他猛咳几声，才叹气说道：“实不瞒阁老大人，小可的杂货铺已关了两个多月了。”□□□“这是为何？”□

没想到张居正这一问，倒把方老汉心中的苦楚全都勾了起来。自从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便成了京城的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衣卫等一应办案部衙，走马灯一样，几乎不隔天地到方老汉家问事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有多少银子你都赔得进去。单说方老汉家，来一起胥吏皂隶各色差人，哪怕问了三两句话，都得打发一顿酒饭，见人封几个脚力钱。开头，方老汉一心只想着给儿子伸冤报仇，花再多的钱也不心痛。各衙门办案的吏卒，都是些能在干骨头上吮出血来的刁钻蚂蟥。吃了原告吃被告，本是他们的行规。如今这个案子，王九思是个无家无室的人，又已经关在东厂大牢里，人都见不着，又从哪里去榨油水？因此差人们便都把弄钱的主意打在方老汉身上。一个多月下来，可怜的方老汉做一辈子小生意，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一点家底就被敲得一干二净。可是这王九思究竟偿不偿命，却还一直没个说法。其实这案子有东厂把持，任什么衙门都插不上手。方老汉只是个本本份份的苦主，这里头的一淌子浑水他哪能知道？只要是个皂衣皂裤的公门中人，他都当是一个得罪不起的王爷，都是能替儿子伸冤的恩主。所以，大凡进门之人，他都是好酒好

肉的款待，现钞现银的打发。又过了一个多月，不但把方老汉的几个家当吃得干干净净，而且还欠了一屁股烂债，一家人赖以活命的杂货铺也山不显水不显地垮了下去。看看家中什么都没有了，差人们也不再上门。直到此时，方老汉才明白这些衙门中的吸血鬼并不是为了给他伸冤，而是挖空心思前来敲榨钱财。好端端的一个殷实之家，如今已是家徒四壁人财两空。方老汉一个快七十岁的老人，只得领着新寡的儿媳和尚未成年的孙女云枝苦熬岁月。□□□在张居正一再追问之下，方老汉声泪俱下讲出了这段隐情。看到张居正紧绷着脸，一副怒不可遏的样子，王篆急了，紫涨着脸，对缩在一角兀自抹着眼泪的方老汉说：□□□“方老爹，你这么多苦处，为何本官来了两次，再三询问，你都不肯直讲？”□□□方老汉畏葸答道：“小可不敢讲。”□

“为何不敢讲？”□

“小可心想，冤枉钱已经花去许多，如果讲出来，这些当差的老爷一怪罪，又跑来找碴子拿咱，那小可花出去的钱，岂不白白打了水漂儿。”□□□“真是岂有此理！”一直咬着腮帮骨一声不吭的张居正，这时终于爆发了，他腾地站了起来，恨恨骂道，“京城之内，辇毂之下，竟有这等徇私枉法鱼肉百姓的公门败类。方老爹，这些人你可还记得？”□□□“记……啊，不，不记得了。”□方老汉吞吞吐吐，张居正知道他仍心存顾忌，便压下火气耐心开导：“老人家，你不用害怕，有我张居正给你作主，看还有什么样的人敢来欺负你。你只要肯讲出来是哪些差人敲榨过你，我必将他们捉拿归案绳之以法，拿走的钱一厘一毫也得吐出来。”□□□“张阁老，您，您，您老的话可是真的？”□

方老汉看着张居正眼睛里的两道寒光，似乎看到某种希望却又不敢相信这是现实，因此激动得语不成句结结巴巴，问得也不甚得体。□□□王篆听了方老汉的问话，啧了一声，加重语气说：“你个方老爹好不晓事，你以为张阁老什么人，可以随便说着玩的？他是当今首辅，一句话顶一万句，你懂吗！”□□□“我懂我懂，”方老汉点头哈腰越是激动越显得卑微，“首辅就是前朝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都不是凡人，是天上的星宿下凡的。小可我何德何能，芝麻大的事竟惊动了宰相，大林啊，你不该死呀。”□□□方老汉语无伦次说着说着就想起冤死的儿子，又瘪着嘴呜呜地哭起来。看到方老汉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张居正心中非常难过，他吩咐王篆：“介东，方老爹的事，就交由你来处

理，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旬日之内，也必须重新开张。”□□□王篆拍胸脯应承：“下官遵令，一定办好此事。”□□□听着两人的对话，方老汉拭了眼泪，肃然说道：“小可年纪活了一大把，今儿个才信日头也能从西边起来。”□□□“老人家此话怎讲？”张居正温颜问道。□

方老汉说：“小可打从知事时起，就常听人言，天下乌鸦一般黑，要想不官官相卫，除非日头从西边起来。”□□□“方老爹，你不要瞎说。”王篆瞅着张居正的脸色似乎又要阴了下来，便及时提醒。□□□方老爹这才意识到失言，也不知道是否闯祸，只得慌忙掌了自己两个嘴巴，往地上一跪，说道：“小可一时图嘴巴快活，说话扎着了张阁老，还望大人不记小人过。”□□□张居正向王篆投过去一个眼色，意思是责怪他多事，然后又挪身扶起方老汉，好言说道：“方老爹，你不要听王大人的，您方才说得很好，请继续讲下去。”□□□方老汉头摇得货郎鼓似的，说：“都是咱小老百姓嘬牙花子的话，再不敢讲了。”□□□眼见方老汉疑虑甚深，张居正索性用起了激将法：□□□“看来，方老爹是不肯信任我这个阁老。”□

“哪里哪里，阁老大人把天大的恩典送到小可家中，小可生生世世都感激不尽，那还有不信任的道理。”□□□“既是信任，为何不肯畅所欲言？”□

方老汉迟疑了一下，问：“阁老真的想听？”□□□“真的。”□

“那，恕小可冒昧，先给大人您念几段顺口溜。”□□□□听完这段故事，杨博知道了两首民谣的来源，闷头闷脑想了好一阵子，才抚髯叹道：“京城天子脚下的老百姓，比之外省，一张嘴也格外地尖刻。什么‘一部五尚书，三公六十余’，这明显是讥刺高拱在位时赏典之滥。不断地给人升官晋爵，故朝廷多了不少秩高禄厚的闲官。高拱本意是想给当官的捞点实惠，没想到因此而弄出一个大隐患来。这几句顺口溜也算是言中有物。至于第二首，说什么当官的都姓贪，长安道上不见青天只见官，此语有失偏颇。”□张居正说：“偏则偏矣，但绝非捕风捉影，老百姓盼清官，把清官比作青天，自古皆然但□□历朝历代，清官莫不都寥若晨星。我大明开国洪武皇帝，吏治极严，那时有一个户部主事贪污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给他处以剥皮的极刑。可是现在呢？连一个吏都称不上的公门皂隶，办趟差也不止敲人

家十两银子。去年，郧阳一个知府调任新职，携了眷属家资上路，走到襄阳住进驿站，半夜里被一个偷儿偷了一只箱笼去，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因另一起案子捉住那个偷儿。偷儿一并交待了这件事，大家才知道那只箱笼里满登登装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这便印证了那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襄阳巡□□御史给那知府奏了一本，因朝中有人袒护，最后也不了了之。博老，您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敲肝吸髓的贪墨劣迹。又有多少老百姓，像方老汉这样，被敲榨得家破人亡贫无立锥之地。正德嘉靖隆庆三朝差不多七十年，已经没有正儿八经地整饬吏治了，才导致今日的国库空虚官场腐败。如果再拖延下去，必然政权不保社稷倾危！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活生生的事实！此种情势之下，正好新帝登基，仆深蒙圣恩，愧得治国之柄。此正是刷新吏治重振纲纪，保我大明基业万世无虞的绝佳时期。□□□“如何刷新吏治，仆已深思多年，主要在于治三个字，一曰贪，二曰散，三曰懈。贪为万恶之源。前面已经讲过，不再赘述。第二是散，京城十八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府郡州县，都是政令不一各行其是。六部咨文下发各地，只是徒具形式而已，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去贯彻执行，如此则朝廷威权等于虚设。第三是懈，百官忙于应酬，忙于攀龙附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忙于吟诗作画寻花问柳，惟一不忙的，就是自己主持的政务。此一懈字，实乃将我大明天下一统江山，变成了锦被掩盖下的一盘散沙。此时倘若国有激变，各级衙门恐怕就会张惶失措，皇权所及，恐怕也仅限京城而已。所以，贪、散、懈，可以视为官场三蠹，这次京察，就冲着这三个字而来。”□□□张居正鞭辟入理慷慨陈词讲了一大通，杨博听了连连颔首。他二十七岁步入官场，从陕西省周至县知县干起，四十多年来先后在十几个衙门呆过。地方官干过省级巡抚，掌兵官当过蓟辽总督，都是到了顶儿的。京城里也呆过吏户兵三个部，因此，张居正所讲的官场种种行状，没有一件他不清楚。他年轻时也曾总结过，官场有三多：痞子多、油子多、混子多，并发誓不与这三种人为伍。五十岁之前，他总梦想出一个圣君能够使出雷霆手段，将这种官场积弊扫涤干净。但久而久之他就感到自己的想法不切实际。“天命”年一过，他总结自己官场经历，竟有那么多公正廉明的官员因不满现实纷纷上折弹劾巨奸大滑而遭到残酷打击，他的一颗炽烈的心也就慢慢冷却下来，灰暗起来。这时候，他只求洁身自好善始善

终。现在，听到张居正义愤填膺痛斥官场三蠹，他的久已麻木的正义感又豁然而生。但仅仅只是一个火花的闪现，旋即又熄灭了。他毕竟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严峻的现实使他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叔大，”杨博这一声喊得格外亲切，“老夫很赞赏你官场三蠹的说法，老夫年轻时也说过官场上有三多，即官痞子多，官油子多，官混子多，这三多与你的三蠹，庶几近之。但是，要想去掉三蠹，让长安道上走的官都是清官，谈何容易，不是谈何容易，简直是比登天揽月还要难。”□□□张居正已注意到了杨博感情上的微妙变化，他想尽量说服这位老臣支持他的改革，于是婉转答道：□□□“难是难，但身为宰辅，如果一味地姑息好名，疾言厉色不敢加于人事，岂是大臣作为！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劳，治国而使圣上任其怨，还能说自己是忠孝之人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杨博无从辩驳，只得长叹一声，忧戚说道：□□□“叔大啊，老夫再提醒你一句，你如果一意孤行坚持这样去做，无异是同整个官场作对，其后果你设想过没有？”□□□“想过，都想过了，博老！”张居正神色冷峻，决然答道，“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富国强兵的实现，仆将以至诚至公之心，励精图治推行改革，纵刀山火海，仆置之度外，虽万死而不辞！”□□□杨博凝视着张居正，好长时间默不作声。张居正这几句剐肝掏肺的誓言让他深深感动。他顿时想起了“治乱须用重典”那句话，他相信眼前这个人正是敢用重典之人。要想国家富强纪纲重整，非得有张居正这样勇于任事的铁腕人物柄国执政不可。但是，他以一己之力能否荡涤污浊扭转乾坤，现在还很难说。看得出来，张居正是已铁了心要按他四年前的《陈六事疏》行事，杨博虽为他的前途担忧，但也明白此时此际再也不是泼冷水的时候。思来想去，杨博心乱如麻，愣怔有时，他动了动坐僵的身子骨，徐徐说道：□□□“今天来内阁一趟值得，老夫至少弄清楚了你急着实施京察的真正动机。只是积重难返，几十年痞积的痼疾，不可能一次京察就解决得了。何况，你大道理讲得再多，在别人看来，依然只不过是你借机整人的幌子。”□□□张居正眉尖微微一扬，声色不动地问：“博老，你刚进门时，就说外头的舆情对仆不利。究竟有那些具体实例，还望博老明告。”□□□杨博想了想，就把早上陆树德去他家讲的那番话说了出来。□□□张居正轻轻地摇了摇头，讥道：“陆树德这是庸人自扰。博老，您相信仆会借此机会打击报复高阁老的门生故旧么？”□□□杨博心中暗道：“按你今日所言，比打击报复高阁老的门生

故旧还更可怕。”但想是这样想，嘴上说的话都是另外一个样：“你已经说过，当以至诚至公之心实行京察，所以，老夫并不担心你会假公济私排除异己。”□□□“多谢博老的信任，”张居正说了一句敷衍的话，但听起来却情真意切，他接着问道，“太原巡抚御史伍可的事，博老知道吗？”□□□“已从邸报上看到。”杨博答。□

“仆正想就此机会请教博老，此事是否处置得当。”□□□关于伍可的背景，杨博已从魏学曾处尽数得知。他的那篇男变女的条陈，杨博看过一遍之后便再无兴趣翻阅了。现在张居正既然问起，他也就表明态度：□□□“有人说伍可写这个条陈，是为了替他的座主高拱鸣冤。谁都知道，高拱是倒在冯保手上，这里头起关键作用的，就是当今皇上的生母李太后。伍可弄出个男变女的条陈，其意是含沙射影攻击李太后，这也不假。但依老夫分析，伍可明里是为高拱鸣冤，暗里却是为了让自己扬名。”□□□“啊，博老的见解倒十分新鲜。”□

“新鲜谈不上，”杨博神情雍容，谦逊了一句，接着说道，“伍可先弄这个条陈试试风向，看看反应。当士林为之叫好，他接着又上了一道正规折子弹劾你，说你借九卿调整之机怀私罔上，任用私党。因他被削籍，此折来不及上奏，但已经在京城里流传开了。此折一出，该有多少官员为他叫好！这个时候，他希望的就是你出来惩治他，只要你这样作，他暂时吃点苦头，削籍也好，廷杖也好，谪戍也好，他一概接纳。因为他心底明白得很，像他这样一个毫无政绩可言的御史，唯其如此，才能一夜之间成为名满天下士林景仰的英杰。你当一辈子官，再辛苦再勤勉，未必就能获得这样的影响。凭着这个影响，他日后一旦翻案，就是朝廷中个个敬畏的诤臣。若不能翻案，也是个青史留名的卓越人物。因此，无论从哪一点讲，这个年轻气盛的伍可，才是真正的怀私罔上的奸臣。”□□□“说得好，”张居正拊掌赞道，“满朝大臣中能够看透伍可险恶用心的，除了博老之外，恐再无第二人了。那一日云台召见，皇上听了这个奏折甚为激愤，一定要对伍可重加惩处。仆虑着初初柄政，若惩治了伍可，恐怕天下人就会笑我张居正心胸狭窄，因此一再奏明，对伍可只可罚俸以示薄惩。现在看起来，仆的这个作法，倒与博老的见识不谋而合了。”□□□“如此处理甚好，”杨博戴了高帽子，心里头很高兴，剑眉越发显得漆亮。他很优雅地捋了一把长须，继续说道，“你如果重重惩处了他，表面上看是伤害了他，

其实是成全了他。对这种小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咸淡不理。”说到这里，杨博好像突然记起了一件事，斟酌了一下，问张居正：“叔大，老夫从邸报上看，湖广道御史黄立阶上折举荐海瑞，皇上发还内阁拟票，怎不见下文？”□□□张居正敛了笑容，略作沉思，答道：“黄立阶上这道折子之前，海瑞还给仆寄来一封信札表面上是问安祝贺，字里行间，也约略透露出意欲再度入仕的想法。”□□□“啊，这位海大人可谓雄心未泯哪，”杨博赞叹了一句，接着问，“你这首辅，打算如何处置？”□“博老有何想法，仆愿闻其详。”□□□张居正说着，吩咐书办进来续茶。杨博信奉“水多伤肾”的道理，平常很少饮水。不过，说了半天的话，嘴有点干了，他端起茶杯微微呷了一口，徐徐咽下之后，说道：□□□“方才你让老夫看的那两首顺口溜，第二首说长安道上，只见贪官不见天。平心而论，这是气话也是实话。这些年来，贪官像耗子，逮了一窝又出一窝。海瑞为官几十年，反的就是这个‘贪’字。士林也好，民间也好，一遍舆情都称海瑞是天底下第一清官。叔大你若能把此人收至麾下，打鬼就有钟馗了。”□□□“博老的意思，是将海瑞重新启用？”□

“如此清官，焉能不用？”□

杨博的反问理直气壮。张居正笑了笑，答道：“博老，仆决心已下，不打算启用海瑞。”□□□“这是为何？”杨博大惊。□

张居正说道：“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因上疏讥刺世宗皇帝迷恋方术而被打入死牢，严嵩揣摩世宗皇帝心思，让大理寺从严鞫谳，将海瑞问成死罪。折子到了世宗皇帝手上，大约是世宗皇帝顾忌到天下舆情，一直未曾批准。其后不久，世宗皇帝大行，严嵩劣迹败露，徐阶接任□□首辅，他不但给海瑞平反，并给他官升两级，由户部的六品主事一跃而为众官垂涎的四品苏□□

州知府。可是，这位海大人到任后，升衙断案，却完全是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交赋税也是一样，穷苦小民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分摊到富户头上。因此弄得地方缙绅怨气沸腾。不到两年时间，富室商家纷纷举家迁徙他乡以避祸，苏州膏腴之地，在他手上，竟然经济萧条，赋税骤减。还有，官员出行，有规定的扈从仪仗，这本是纲纪所定，官家的体面。海大人也嫌这个劳民伤财，一律撤去，出门只骑一头驴

子，带一个差人，弄得同僚与之结怨生恨。一任未满而劾疏连发，海大人负气之下只好挂冠而去。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明无懈可击。论作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至清，则无鱼’这一浅白之理。做官与做人不同，做人讲操守气节，做官首先是如何报效朝廷，造福于民。野有饿殍，你纵然餐餐喝菜汤，也算不得一个好官。如果你顿顿珍馐满席，民间丰衣足食，笙歌不绝于耳，你依然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仆基于以上所思，决定不再启用海瑞。你给他官复原职，他仍不能造福一方，若给他闲差，士林又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干脆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世奉他为清官楷模，岂不更好？”□□□张居正这一席话，让杨博听得目瞪口呆，这一通闻所未闻的道理，足足让他回味咀嚼了半天，许久，他才讷讷地说：□□□“你这样做，恐怕会得罪天下的清流。”□

张居正悠悠一笑，答道：“博老，这次京察，仆就思虑应少用清流，多用循吏。”□□□杨博摇摇头，指着张居正苦笑道：“你呀，一会儿让我明白，一会儿又让我糊涂。”□□□话说到这里，忽听得一声炸雷响在头顶，惊得两人一激灵，屁股腾地都离开了座位。一齐拿眼看了窗外，只见本来响晴响晴的天此时已是乌云密布。随了这声惊雷，如浇似泼的豪雨已是洋洋洒洒铺天盖地而来。两人因谈得忘情，对窗外天气的骤变竟浑然不觉。□□□“真是一场好雨！”张居正伸了个懒腰，赞道。□□□“久旱多日，也该下一场透雨了。”杨博精神一放松，顿时感到乏困。他双手握拳揉了揉眼窝，问，“啥时候了？”□□□张居正看了看屋角计时的刻漏，答道：“快到午时了。这一上午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博老，雨下得这么猛，您想走也走不了，只能在这里吃顿便餐了。”□□□“好吧，咱也不要别的，只要一碟咸菜一根葱，两只窝头一碗粥，有吗？”□□□张居正一笑，说：“博老若要燕窝鱼翅，仆无法办理，若只要这个，管保供应。”□□□说罢，张居正抬手一请，两人便出了门，有说有笑向膳房走去。

第十四回　荐贪官宫府成交易　获颁赐政友论襟怀

这场豪雨下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雨一住杨博告辞而去。张居正回到值房，来不及休息，立刻就埋首在堆积如山的文札案牍之中。自从高拱去职，高仪病逝，内阁中就只剩下张居正一人。泱泱大国，每日亟须处理的军政要务该有多少，单是把须得内阁签发的各种文件展读一遍，当值就不消做得别事。张居正虽办事干练，但毕竟只有一双眼睛一双手，当有许多顾及不到之处。他自恨分身无术，感到选拔一位大臣入阁当他的助手已是迫在眉睫，但选阁臣比选六部尚书更为重要，此事虽急，却也不能仓促行事。次辅没有选好之前，张居正仍只能事必躬亲处理一应大小事体。□□□却说今天上午杨博来访之前，张居正先已约了户部尚书王国光商量事情，见杨博来，他又派人急速赶到户部通知王国光，把约见的时间改在下午。□□□张居正约见王国光，为的是冯保所托之事，要荐拔胡自皋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事儿当时答应得爽快，但办起来却让张居正颇费踌躇。谁都知道，两淮盐运使是第一等的肥缺，多少人都在找靠山钻路子挖空心思想得到这把金交椅。张居正提出京察整顿吏治，就是为了杜绝这类跑官要官的歪风邪气。但冯保也是个得罪不起的人物，他既然开了口，就必须特事特办。而且只能办好不能办砸。两淮盐运使开府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因此这个官员的任免虽然由吏部行文，但户部也有参预遴选之责。张居正找王国光来，就是要说服他同意冯保提出的人选，并以户部名义移文呈报。□□□张居正刚把今天的邸报看到一半，书办就来报告说王国光已到，张居正推开文牍，挪步来到了会客厅。□□□王国光已在客厅里站着了。□

自那日在储济仓前被闹事武弁打伤之后，王国光在家休养了几天。刚到家时，夫人见他头破血流的样子，吓得三魂掉了两魂，忙不迭声问他究竟出了何事？王国光虽然一腔怒火煮得熟牛头，但在夫人面前却还要硬撑面子。他让丫环洗了血污，缠了绷带，才嘻嘻笑着对夫人说："在路上过，碰上个二八佳人女疯子，脱得赤条条的一丝不挂，一边舞之蹈之一边唱歌□□许多人挤着观看，合不该咱停下轿子也想饱个眼福，被那女疯子发现，一支箭样冲过来，要和咱亲嘴，咱不

肯，惹恼了她。这个疯子，随手捡了块石头，不偏不倚，砸着了咱额头。”

夫人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横眉骂道：“你这老没正经的，为甚只挨了一石头，挨一刀才好！”到了晚上，王府家周围平添了许多持刀执枪的军士，那是王篆奉张居正之命，特意抽调一哨巡警来保护王国光的安全。夫人大约也从另处打探到丈夫负伤的真相，才又跑到丈夫的床前哭道：“你这当的哪门子官，蚂蚱啄了斗鸡，皇上难道不管？”躺在床上养神的王国光，这时候既不嬉笑，也不发怒。任夫人说上天说下地，他直是双目一闭，并无一语。第二天，张居正匆匆来看过他一次，看到老友遭此不测，张居正心甚怏怏，除了好言安慰，也没有多说什么。临分手时，王国光扔出一句话：“叔大，咱王国光的为人你清楚，咱什么都信，就是不信邪！”过了三天，头上伤口结疤了，王国光又回到户部坐堂值事。凡涉及胡椒苏木折俸之事，他的态度较之往常更是强硬十分。□□□张居正走进会客室时，王国光正盯着墙上悬挂的一幅书法立轴出神。张居正走到他身边，着问：□□□“汝观，看出什么蹊跷来了？”□

王国光一欠身算是见面之礼，然后答道：“上回咱来，这儿挂的是吴道子画的一幅钟馗，如今换上了米元章的字，我正在看米元章写的是什么。”□□□“是他游虎丘的诗。”□

“是真迹吗？”□

“你看呢？”□

王国光又凑近把那立轴上的墨迹与印章认真看了一遍，以行家的口吻说道：“这纸用糯汁浆，是宋宣的特点，应该是真迹。叔大，你是从哪儿弄到的？”□□□张居正说：“这哪是我的，是内阁文卷房的藏宝，书办找了来，挂在这里装门面。”□□□王国光啧啧称赞，感慨地说：“取下钟馗，换上米颠，换得好，换得好。”□□□见王国光摇头晃脑的样子，张居正被逗得一乐，问道：“这么简单一件事，未必老兄还能看出什么名堂来？”□□□“当然有名堂，”王国光振振有词地说，“若论打鬼，叔大兄你本人就是高手，哪还用得着借助钟馗。换上米颠就不一样，这米疯子是宋代二百余年来最有洁癖的人，在衙门里办事，□□碰到一个叫秦去尘的穷秀才，他觉得这名字取得干净，一高兴，竟招这位秦去尘做了女婿。叔大兄的洁癖，与米元章原也在伯仲之间，

所以，把他的字挂在这里，正好应了戏文里的两句词。”□□□“哪两句？”□

“两个痴心汉，一双干净人。”□

王国光学了戏文里的念白，尖着嗓子学起了旦角，当他双手甩了个水袖翘起兰花指时，逗得张居正忍俊不住，扑哧笑出声来。接着解嘲地说：□□□“说一双干净人还凑合，但两个痴心汉却与情不符。”□□□“怎地不符？”王国光故意紧绷着脸争道，“你们两个有洁癖的人，巴不得大千世界不存任何一点污垢，这不是痴心又是什么？”□□□“好你个大司徒，什么话到了你的嘴里，酸甜苦辣全都变了味。难怪人家说你有一张油嘴，可以说得白水点灯，此言不虚。”□□□在汉唐前朝，户部尚书又称大司徒，故张居正这样称呼王国光。初一见面就说了这一场笑话，张居正顿觉心情轻松得多。他招呼王国光落坐，待书办上过茶后，张居正便把话切入正题，说道：□□□“汝观，今天找你来，是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什么事？”王国光问。□

张居正因王国光是老朋友，也就不绕弯子，索性挑明了问：“两淮盐运使史元杨的任期已到，不知兄台考虑到接任的人选没有。”□□□“这事应当征询博老的意见。”□

“博老在这里呆了一上午，我尚未与他通气，我是想，这件事还是我俩商议出一个方案，再与他会议不迟。”□□□王国光略作思忖，说道：“人道盐政、漕政、河政是江南三大政。盐政摆在第一。全国一共有九个盐运司衙门，两淮最大，其支配管辖的盐引有七十万窝之巨，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还多。所以，这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马虎不得，一定要慎重选拔才是。”□□□“兄台是否已经考虑了人选？”□

王国光摇摇头，依旧摆道理：“常言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盐官选人不当，套一句话说，就是‘三年清御史，百万雪花银’了。”□□□“这些道理不用讲了，大家心底都明白，我要问的是人选，这个人选你想了没有？”□□□张居正句句紧逼追问同一问题。王国光精明过人，猜定了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所谓商量只是走过场而已。因此笑道：□□□“叔大，你就不用兜圈子了，你说，准备让谁替换史元杨？”□□□“仆是有一个人选，”张居正沉吟着颇难启齿，犹豫了半天，方说道，“这个人，可能你还认得。”□□□“谁？”□

“胡自皋。”□

“他，你推荐他？”王国光惊得大张着嘴巴合不拢。对胡自皋他是再熟悉不过了，隆庆二年，他以户部右侍郎身分总督天下仓场的时候，胡自皋是他手下的一个府仓大使。此人的贪婪是出了名的。王国光只想着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却万没想到会是胡自皋，他不解地问，“胡自皋的劣迹秽行，你知道吗？”□□□“知道，汝观，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张居正又起身踱到米元章的书轴之下，盯着那些铁画银钩出神，其实他并不是在看字，而是借此稳定情绪，半晌他又开口说话，声音如同从古井里出来，“胡自皋是个贪官，而且贪而无才，一方面花天酒地不干正事，另一方面为保禄位到处钻营。呸，十足的小人一个！”□□□“那，你为何还要推荐他？”王国光气呼呼地质问，接着说，“新皇上登基之初，南京工科给事中蒋加宽还上了一个手本弹劾这个胡自皋，说他花了三万两银子买了一串假的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保……”说到这里，王国光嘎然而止，他突然间像明白了什么，抬眼瞅着脸色铁青的张居正，又小心地问，“叔大，是不是冯……”□□□张居正一摆手不让讲下去，他重新坐下来，审视着满脸狐疑的王国光，语真意切地问：“汝观，我且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千百个贪官，这个贪官你用还是不用？”

王国光琢磨着张居正话中的含义，问：□

“这么说，胡自皋大有来头？”□

“你是明白人，何必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呢？”张居正长叹一声，感慨说道，“为了国家大计，宫府之间，必要时也得作点交易。”□□□张居正点到为止，王国光这才理解了故友的“难言之隐”，不过，他仍不忘规劝：“叔大，胡自皋一旦就任两淮盐运使，两京必定舆论哗然，你我都要准备背黑锅啊。”□□□张居正不屑地一笑，说道：“只要仆的大政方针能够贯彻推行，背点黑锅又算什么？”□□□“那些清流凑在一起嚼舌头，也是挺烦人的。”□□□“宁做干臣勿作清流，这是仆一贯的主张。汝观，年轻时，你不也是这个观点吗？”□□□王国光点点头，也不再就这个问题争论，而是掉转话头问道：□□□“户部呈文推荐胡自皋，怎么说呢？”□

“这件小事也须商量吗，你胡乱找几条理由即可。”□□□王国光苦笑了笑，揶揄说道：“当此京察之际，你这位首辅口口声声要刷新吏治，我们却不得不挖空心思荐拔一名贪官。”□□□“说起来此事是有点

滑稽，但仆以天下为公之心，惟上天可以明鉴。”张居正词严神峻地说道，“何况让胡自皋升任此职，也不是让他继续贪墨。汝观，你要想法子把胡自皋盯得死死的，一旦发现他有贪墨秽行，一定严惩不怠！”□□□“有这句话，咱就知道该如何办理了。”□

王国光狡黠地一笑，正欲调转话题谈谈部务，忽见书办冒冒失失闯进来，对张居正禀道：“首辅大人，传旨太监王蓁到。”□□□□书办说完，王国光赶紧踅进文卷室中回避，王蓁人还未进屋，那又尖又亮的声音已是传了进来：“张老先生，皇上给旨您了。”话音未落，只见他已是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后头还跟着两名小火者，各托着一只盒子。□□□张居正一提袍角，准备跪下接旨，王蓁咯咯一笑，忙道：“张老先生，免了礼罢，今儿个，□□皇上是口谕。”说着，他习惯地清咳两声，有板有眼地念道：

皇上口谕：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夙夜操劳，心实悯之，且慰何如之。今特赐纹银五十两，大红丝二疋，光素玉带一围。钦此。

念毕，王蓁吩咐两名小火者把几样赐品放在茶几上摆好，请张居正过目。这意想不到的赏赐，叫张居正既激动又惊诧，他朝乾清宫方向深深打了一拱，说道：□□□“臣何德何能，蒙圣上如此眷顾。“□

中官传旨，不可多说一句话。所以王蓁也不接腔，只向张居正行礼告辞说：□□□

“张老先生，奴才这就回去缴旨，皇上还在东阁等着哪。”□□□“啊，皇上还在值事？”□

“冯公公陪着，在练字。”王蓁这老太监是冯保的亲信，此时他顿了一顿，又说，“冯公公让奴才转告张老先生，皇上忒喜欢那只风葫芦，如今玩得熟。”□□□“没耽搁学习吧？”□

“没呢，因此太后也很高兴。”□

王蓁说罢离开值房走了。王国光从文卷室中走出来，看着茶几上的赐品，问道：□□□“叔大，王公公说到的风葫芦，是怎么回事？”□□□张居正苦笑了笑，答道：“仆看皇上整日枯燥，便买了个风葫芦送他。”□□□“难为你如此用心！”□

王国光本是一句赞叹，张居正听了却感到难受，他想了想，问道：□□□“汝观，你说，皇上这时候突然颁赐于我，究竟有何用意？”□□□王国光脱口而出：“皇上，不，是太后赏识你呗。”□□□“难哪，汝观，”张居正听了王国光的话，忽然大发感慨，“古今大臣，侍君难，侍幼君更难。为了办成一件事情，你不得不呕心沥血曲尽其巧。好在我张居正想的是天下臣民，所以才能慨然委蛇，至于别人怎么看我，知我罪我，在所不计。”□□□“这正是你叔大兄一贯的主张，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一番动情的话，王国光深以为是，因此答道，“做事与做人，若能统一，可谓差强人意。若有抵牾，则只能把做事放在第一了。”□“知我者，汝观也，”张居正把身子朝太师椅上一靠，看着面前茶几上的赐品，又恢复了怡然自若的神色，仿佛是自言自语道，“这些赐品，早不到，晚不到，偏偏这时候到。”□□□“叔大的话是啥意思？”王国光问。□

“汝观，章大郎一案三法司会谳，定了个误伤人命的罪名，呈进宫中，皇上让内阁拟旨……”□“怎么拟的？”□□□“削籍，发配三千里塞外充军。”□

“皇上准旨了？”□

“你想想，能不准吗？”□

“可怜王崧一条冤魂！”王国光颓然若失，接着又摸了摸额头上似乎还在隐然作痛的伤疤，□□愤愤地说，“章大郎不就是邱得用的外甥么，牵扯到国家大法上，太后怎么能存有袒护之心。”□“这不怪太后，她坚持要秉公断案。”□□□“杀人不偿命，这秉公又秉在哪里？”□

面对王国光的愤愤不平，张居正既表示同情，又感到这位挚友修炼还不到家，于是说道：“隆庆二年，我初入内阁，一日，隆庆皇帝忽然来了雅兴，传旨内阁几位大臣陪侍他去西苑游玩。仆在西苑，亲眼目睹了一场饿虎扑羊的游戏。西苑里养了三只番邦进贡来的老虎，都关在铁栅围死的虎屋里。我们君臣到了那里，饲虎的小火者便投了一只羊进去。老虎一下子从屋子里冲了出来，一个纵跃到了羊的跟前，前爪伏地，屁股耸起，目光如电，张嘴呲牙，那□□只肥羊股栗不止。大家以为那只虎顷刻就会冲上去把羊撕得粉碎，谁知虎却掉头而去。羊看□□到机会，顿时撒开四蹄仓惶逃窜，就在那一刹那，只见那只老虎屁股往下一沉，长啸一声，□□凌空腾起，闪电一样扑下，须臾间就

咬断了羊的咽喉，七步之内，血溅尘土。观赏此番饿虎□□攫羊，让仆悟到后发制人的道理。忍让，后退，乃是为了积蓄力量，以便更有力的进攻，扑□□杀。”□

张居正娓娓道出这个故事，王国光咂摸再三，忽地嘻嘻一笑，说道“怎么着羊也是老虎口中之食。如果羊要戏弄老虎呢？要逃生呢？”□□□“那就趁老虎打盹。”□

“叔大啊，你不要给人造成误会，说你是硬处扛枪过，软处杀一枪。”□□□“我已说过，知我罪我，在所不计。”张居正觉得闲话扯够了，又谈起正事，问道，“汝观，今夏的赋税银，是否有省解付进京。”□□□“还没有。”□

“太仓还是空的？”□

“有一点点小的进账，须得留下来应付各衙门日常开支。”说到这里，王国光想起心中搁了很久的一件事，憋不住问，“叔大，有件事，不知当不当问。”□□□“你说。”张居正张大探询的目光。□

“高拱多拨给殷正茂的二十万两银的军费，能否要回来，以解目下燃眉之急？”□□□张居正沉吟了一下，答道：“这些时，殷正茂不但有折子进京，奏报战况，打从他接任两广总督后，才三个多月时间，庆远剿匪就节节胜利。昨日，皇上还有旨给他予以褒奖。关于那二十万两银子，他曾给兵部咨文谈及，说是添置了军备。这个人你知道，钱到了他手上，就如同枣儿到了猴子嘴中，抠是抠不出来的。何况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把叛匪剿□□灭，纵让他吞没二十万两银，也值！’应该说，高阁老知人善任。”□□□“这么说，那二十万两银子是要不回来的了？”□□□张居正点点头，说：“仆根本就不动这个心思。设若殷正茂今冬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事功，是一千万两银子也买不回来的。”□□□“只是这样一来，下个月还得胡椒苏木折俸。”□□□“当初不是计划好了的，共有两个月施行折俸么，皇上既准旨，就得按旨行事。”□□□“才一个月，就怨声载道，再施行一个月，有的人恐怕要把咱王国光生吃了。”□□□“你害怕了？”张居正笑着问。□

“咱怕啥，怕鼻子掉下来咬了嘴。”王国光自嘲地说，“倘若再有人跳出来闹事，皇太后再□□让咱钻烟筒子，那才叫一跤跌进了毛缸，满身是屎了。”□□□“汝观，事情不会糟到这种地步。”□

“很难说，大凡敢闹事之人，后头都有靠山。”□□□“这倒也是。”□

谈完了正事，发够了牢骚，不觉又是日头偏西，王国光起身告辞走了。这一天的连轴儿转，张居正累得身子骨像要散架，他吩咐书办打盆凉水浇了浇脸颊，正说眯会儿，书办又领了一名内侍进来。□□□“何事？”张居正问。□

“启禀张老先生，”内侍跪地禀道，“冯老公公派奴才前来知会您老，明儿个，李太后要去昭宁寺敬香。”

第十五回 老鸨母诲淫真龌龊 白浪子嫖妓遇名媛

崇文门内的东城根，原是一块闹中取静的地方，始建于元代的昭宁寺，就在这里的一条小街上。这条街就叫昭宁寺街。街的南边叫沟沿头，稍北叫闹市口。自沟沿头往东各条胡同，靠南边的叫毛家湾，再靠东边的叫抽屉胡同，再往东叫神路街。抽屉胡同的南边叫盔甲厂，北边是马匹厂，再往东是宽街。马匹厂的西边有梅竹胡同。从毛家湾往北叫一眼井，再过去是铃铛大院。闹市口的东边叫苏州胡同下坡，与之毗连的是箭杆胡同，从那里往东叫铁匠营和豆腐巷。单从这些地名就大略知道，住在这一带的人，大都是些贩夫老卒，佣工匠役，皂隶火等三教九流的下人。各府州县进京□食的流民，也大都聚居这里。说它闹，是因为每日这熙熙攘攘的人气。说它静，是因为比之棋盘街、灯市口那些寸土寸金的商业街衢，这里又逊色许多。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去处，不但在京城，就是在全国也名声极大，那便是位于苏州胡同下坡与箭杆胡同中间的窑子街。□□□顾名思义，窑子街乃私男野女苟合交媾的风月之地。这里原是两条胡同间的一处隙地。嘉靖年间，一个在京师混了多年并已混出个路路通的开封府人，在这里盖了几间土坯房，弄几个丐女做皮肉生意。多少年过去了，窑子一家接一家开张，这里便成了花柳一条街。街并不长，但三十多家门面，没有一家干别的营生，齐齐儿开的都是窑子。这些窑子里的妓女，少则十几个，多则几十个乃至上百个不等。妓女的来路大致有三：一是从乡下诳骗来的，二是从人口市上买来的，三是收容的丐女。光顾窑子街的嫖客，京城俗称“打针”者，是各色人等都有，但多半都是身列贱籍的市井小民。□□□眼下正是两头冷中间热的秋老虎时节，京城已有好长时间未曾下雨。今天下午那场雨，紫禁城那边虽下得猛，可是这里连地皮都未曾打湿。窑子街凸凹不平的泥土路，依然是铜一般硬。行人走在上边，若不小心，不是崴了脚就是踢破趾头流血。这时候酉时刚过，只见有一个人迎着火辣辣的夕阳，从苏州胡同下坡方向东张西望走进了窑子街。□□□历来窑子的生意，都是旺在太阳落土之后，不过眼下这时分，别看日头还绊在街口的柳梢上，只需一个响亮的咳嗽，就能把它震落到灰苍苍的屋脊后头。走进街来的这个人，看上去约摸二十三四岁年纪，生得虽然白净，但身形俱小，嵌

在扁平额头下的一双小眼睛，圆圆的，两颗黄豆大的眼珠子渗进不少黄色。此时他穿了一件浆洗得干干净净的青色夏布直裰，脚上蹬一双半新不旧的布鞋，手上还玩着一把折扇，偏是他走路不老实，一蹿一跳的，一看就知是一个没有四两正经的白浪。□□□但是，打从这白浪一踏进窑子街口，顿时一条街都兴奋了起来。不为别的，就为他这副“相公”的打扮。来窑子街的嫖客，通常是赤膊上阵臭汗熏天，甚至瘸子瞎子罗锅乞丐都有，何曾见过这等一袭长衫遮到底的白皮后生。立时，站在各家窑子门前拉客的徐娘小厮，都一窝蜂地迎了上去。□□□“少爷，你高抬贵步，脚下有一道棱。”□

“相公，你往这边靠着走，树下有荫凉地儿。”□□□“哟，好一位爷，瞧一眼，比喝碗冰水都舒坦。”□□□“嗨，大贵人来，我们家的小姐，个个都眼皮子跳，爷，就这儿，您留步。”□□□面对这一片叽叽喳喳的奉承，白浪的黄眼珠子转得比陀螺还快。他双手往后一背，两个指头玩着折扇，一副不屑的神气，听得那位徐娘要他留步，他总算站定了，一开口就听得出来是浙江人打的京腔：□□□“你是这家的老板娘？”□

“算是吧，咱姓夏，街上人都叫我夏婆。”□

“唔，夏婆。你叫爷留步，有好货吗？”□

“有，爷，你自个儿瞅去。”□

夏婆搔首弄姿，扭腰伸了个兰花指。白浪顺着她的指头看到门头上悬了一块匾，叫“街头香”。紧挨着大门的，是一扇用窗纸糊死的大窗户。白浪伸头朝门里一看，是一间过堂，放了几张木椅茶几，再往里有一道门，虚掩着，看不出什么气象。□□□“爷，瞅这儿。”□

早已快步跟上的夏婆，手忙脚乱地把那扇窗门打开了。白浪回转身把头伸进窗户，这一下看傻了眼。屋子里头，竟散漫地坐了十几个一丝不挂的姑娘。□□□姑娘们有大有小，有丑有妍，有胖有瘦，有高有矮。看见有人伸头进来，谁也不感到害羞，都慌忙从坐着的长条凳上起来，赤条条地一窝蜂拥到窗口。□□□“老爷，要我吧。”□

一位年纪稍大，约摸二十来岁的姑娘抢先说道。她的脸色有些发青，好看的只是那一对鼓突突的奶子，但下腹已经松弛了。白浪的贼眼朝她身上溜了一圈，顿时感到裤裆里的那根东西硬挺了起来，他伸手往下按了按。又下意识地把腰往后窝了窝，然后伸出折扇戳了戳那

姑娘的奶子。“马马虎虎，只是老了。”他淫邪而又挑剔地说道。□□□话音未落，立马又有一个削肩的少女挤上前来，半似挑逗半似认真地说道：□□□“老爷，我是初出道儿的，比水葱儿还嫩。”□□□白浪睃了他一眼，脸相、身材都还匀称，只是干巴了一点。众姑娘从他的眼神中看出还是不满意，便又争着向前七嘴八舌推荐自己。站在白浪身边的徐娘这时便拍了一下巴掌。姑娘们立刻就安静了，夏婆训斥道：□□□“瞧瞧瞧，来了一位财神，都争着上，规矩都哪儿去了？是客人挑你们，还是你们挑客？嗯？都朝后站，按章程来。”□□□经这一骂，姑娘们都老实了。往后退到墙根一字儿站定。夏婆又朝她们做了个手式。姑娘们便一个个依次走到窗户跟前。每位姑娘在白浪面前，都要表演几个挑逗的动作，展示自己的丰乳肥臀，玉颈纤腰。实在没什么好展示的，便手把牝户，朝白浪投过一注企盼的目光。白浪痴痴地过了一回眼瘾，姑娘们已退回到凳子上坐了，他还像一根木桩似的一动不动。夏婆伸手轻轻戳了一下他的腰，小声问道：□□□“爷，看中了哪一位？”□

“啊！”白浪如梦初醒。一呲牙笑道：“你这位大娘，这些姑娘，我怎么都闻着有一股狐骚味儿。”□□□“哟，看你这位爷说的，”夏婆扭捏着搡了白浪一把，调情说道，“这味儿是窑子街的正味，没有这狐骚味，那还叫什么窑子街！”□□□这时，夕阳已下沉到屋脊后头，拂面的风也顿时凉爽了起来，街上的流客渐多。看这些人有的是常客，有的也如同这白浪，是新来乍到。大凡常客都有自己的老相好，一进窑子街就挖头直奔目标而去。新来乍到之人深恐吃亏，故总想挨家走完挑上一个最好的。眼下这位白浪就是这心思。他拿扇子骨拍了一下夏婆的手背，笑嘻嘻说道：□□□“夏婆，本大爷还想看看其他各家。”□

“大爷，俗话说走多了脚酸，看多了走眼。我家的姑娘，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个都是娇滴滴的，水灵灵的，白腻腻的，勾人魂的，一句话，都是窑子街上最好的。”□□□白浪扑哧一笑，谑道：“常言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如今是夏婆卖花，自卖自夸。你的话我信，但还是货比三家为妙。”□□□说罢，白浪已是抬脚走去。顿时只听得一声锐叫“挑帘儿□□——”，□原是一直站在旁边捡耳朵的隔壁家拉客的小厮，早已跳到自家门前，撑起衬了白纱的雕花杉木窗前，白浪伸一看，同方才看的一家大致情形差不多。原来窑子街的各家窑子，其建

筑格局大致相同。临街正门之侧，必定是一扇又大又宽的窗户，窗户里头是间大厢房，姑娘们都赤条条一丝不挂呆在里头。平常窗户都是关着的，一有客人来，在店前拉客的伙计便会把窗户撑起来，让客人挑货。

白浪如此一家家看下来，不知不觉过了大半个时辰。斯时霞光尽褪，暮霭渐浓。各家窑子门口，都点亮了写有店号的大红纱灯。这位白浪从街头走到街尾，虽然大饱眼福，免费欣赏了各类年轻女人的胴体，但仍没有发现特别中意的。这大约就是那位徐娘所说看花了眼的缘故。这时进到窑子街的嫖客越发多了，几乎每家窑子门口，都聚了一堆人在选货，白浪来得最早，至今却还没有着落，不免心里头发慌。不由得加快脚步，匆匆走回到街头看的第一家窑子跟前。□□□“哟，大爷回来了。”□

闲倚在门口的那位夏婆迎上一步打了招呼，但口气已不似当初的热情了。再看窗户底下，也没有围客。□□□“看看，你家生意就是比别家清淡。”白浪搭讪着，伸头朝厢房看去，已是空荡荡不见一人，“咦，人呢？”□□□“都上房了。”夏婆答应。□

“一个不剩？”□

“一个不剩！”夏婆斜睨着白浪，嘴一撅，没好气地说，“谁让你挑肥拣瘦的，到头来只能把耳朵搁在窗台上。”□□□“此话怎讲？”□

“听动静呀！”□

“呸，大爷我就不信这个邪。”□

白浪拉下脸来，把折扇朝手心一捣，又匆匆转身朝街里头踅去。□□□“大爷哪里去？”□

“再去找。”□

“回来，”夏婆抢上一步拉住白浪，一张涂满脂粉的脸又堆上了笑，“大爷也不看看时辰，眼下还能找到什么，是三条腿的男人还是四只脚的蛤蟆？”□□□“你这位夏婆，看来要成心捉弄本大爷了。”□□□白浪两道稀疏的眉毛一拧，那样子是真的生气了。夏婆天天守在门口，什么样的人没见过？因此倒也不在乎，只是不再开玩笑，而是压低嗓子，神秘说道：□□□“看得出来，你这位大爷是第一次来窑子街。我就

寻思着你会心花眼花，到头来两手空空采不着一朵花。来，大爷随我来。”□□□夏婆说罢，也不容白浪答应，便拉着白浪的手，三步两步进了自家的窑子，穿过厅堂来到后院，走到最里头一间把门推开，里面黑古隆冬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徐娘喊道：□□□“枣妮儿，掌灯。”□

没有人应声。□

夏婆只得自己摸索着把炕前小桌上的一盏桐油灯点亮。灯光如豆，白浪眼睛眨巴了好多下才调整过来。看见炕上坐着一位姑娘，脸朝里，双手抱膝，低着头不搭理人。□□□“枣妮儿，把头转过来。”夏婆喊道。□

那姑娘木头人一般，坐在那里仍是一动不动。□□□“哟，她还会拿架子。”白浪说。□

“找遍京城，你找不着比她长得更好的，你瞧她，小鼻子尖，小嘴儿圆，葱尖儿样的指头瓜子样的脸。这样子，就是皇宫里的贵妃也给比下了。”□□□夏婆手捏汗巾不住地絮聒，白浪走进炕前伸手把姑娘的头扳过来看了看，果然是天姿国色。

“方才在前厢房里没见着她。”白浪说。□

“她是咱家的花魁，哪用得着去前边，”夏婆的口气中满是炫耀，接着又朝炕上喊了一句，□□“枣妮儿，来的是一位公子。”□

枣妮儿肩膀微微一动，仍是不抬头。□

夏婆把白浪拉出房来，顺手把房门带上，轻声说道：“这位枣妮儿心性太高，一般客人瞧不上眼。”□□□“是啊，看她脸上老挂着霜，一点也不喜性。”□□□“要想让她喜性起来，就看相公你的手段了。”夏婆撺掇着说，“你有本事，就把她办了，没本事，就去找烂虾吃。”□□□“吃什么烂虾，要吃就吃这只天鹅。”□

白浪说着一捣折扇，又要推门进去，夏婆把他一拦，问：“相公，你初来乍到，知道价钱不？”□“啊，价码儿，你说？”□□□“这儿老规矩，打一次钉，十五枚铜钱。”□

白浪小黄眼珠子一瞪，唬声唬气说道：“你欺大爷新来乍到是不是，窑子街上七文钱打一钉，你诈谁呀？”□□□见白浪揭了底，夏婆也不争辩，只笑着答道：“大爷你是明白人，但枣妮儿价又不一样。”

“要多少？”□

“一两银子。”□

“枣妮儿长的是金还是银，值这么多？”白浪一急，便说开了粗话。□□□夏婆瞧瞧门里，压低声音说：“枣妮儿还是女儿身，没有破瓜呢。”□□□“啊？难怪她那么腼腆。”白浪一惊，朝夏婆笑道，“若真如你所说，一两就一两。”说罢，也没得工夫再与夏婆理论，一推门重又进了房。□□□那姑娘坐姿未变，仍塑在那儿。□

白浪听着夏婆走远的脚步，便把房门闩了，挪近土炕，轻声喊道：“枣，枣妮儿？”□□□那姑娘慢慢转过脸来，答道：“我不叫枣妮儿。”□□□“那你叫什么？”□

“叫玉娘。”□

“玉娘？”白浪嘻嘻一笑，“这名儿太雅，听了本大爷都不敢动手了，还是枣妮儿好。”□□□白浪说着就动手动脚，玉娘伸手去推他，虽近在咫尺，她的手却推了一个空。□□□白浪一看不对劲，便伸手在玉娘眼前晃了晃，竟没有任何反应。□□□“咦，你是瞎子？”白浪问。□

玉娘点点头，只见她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原来，那一日玉娘闻讯赶到京南驿要同高拱一起回归故里，遭高拱拒绝后，又羞又恨，一头碰向楹柱要自寻短见，虽然抢救及时保住了一条命，却因此眼睛模糊不清，大约一个月后，竟至双眼失明。她孤苦伶仃一人呆在京城，终究不是办法，遂决定返回南京故里，便央人觅车雇船。昨日，她所托之人带了一个人来，那人说是要带她去通州张家湾运河码头上看船。玉娘未曾细想，便跟着那人上了驴车，三弯九转，那人竟把她拖到窑子街，十两银子卖给了夏婆。自进了妓院，玉娘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夏婆一图她姿色，二欺她眼瞎，是棵难得的摇钱树，一来就要她接客，玉娘誓死不从。夏婆怕她真的寻了短见，白丢十两银子，因此也不敢硬逼，一心想找个嘴巴甜有手段的嫖客，把玉娘说动心成就那事。女儿家只要过了那一关，往后的事情就好说了。正是这个主意，让夏婆看中了白浪。□□□却说白浪听得玉娘哭诉被骗的经过，心中竟也动了那么一点恻隐之心。但憋了多时的一把欲火，又让他按捺不住，趁玉娘不注意，又把手伸向玉娘的奶子上想抓上一把。□□□凭感觉，玉娘知道有黑手伸来，虽然眼瞎，但她身子不瘸不跛，还是灵活得很，她身子一偏，忽地就在炕上跪下

了，流着泪求道：□□□“好心的大哥，请你发点慈悲，不要欺侮我这弱女子，你若能救我出去，必有重谢。”□□□

“如何救你？”白浪问。□

“告到衙门，让官府知晓。”□

“你又如何谢我？”□

“奴家虽孤身在京，但尚薄有旅资。只要能平安回到居处，奴才送你一百两银子。”□□□“一百两银子？你有？”白浪惊问。□

“对，我有。”□

玉娘越是回答得肯切，白浪越是不信。他心想：“你若如此有钱，也不会被人骗到这种地方来。”因此越发想占便宜，他淫笑着说：□□□“枣妮儿，我也不要你那一百两银子，只要你肯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送信到官府。”□□□“哪一件事？”□

玉娘昂起头来，眼巴巴地“望”着白浪。看着玉娘天生丽质，气吐若兰，白浪更是不能自持了，他把头凑近玉娘耳边，悄声说道：□□□“你现在陪咱大爷睡一觉。”□

“这不行。”□

“有何不行。”□

白浪也不顾玉娘反对，说着就扑了过身，一下子就把玉娘压在身子底下。一只手箍死了玉娘的颈子，另一只手就伸到底下乱摸。玉娘拼死反抗，又撕又咬。白浪一面躲闪，一面动作，竟有许多力气使不上。双方这么撕扯了一阵子，都累得气喘吁吁的。白浪一只手眼看就要摸到玉娘大腿的根部，情急之中，玉娘拿嘴将白浪的另一支胳膊狠狠咬了一口，白浪痛得一阵嗷嗷乱叫，慌忙松了手，跳下炕来。趁这空儿，玉娘连忙站起，退后两步紧靠墙角站定，一只手从怀中掏出个物件，白浪一看，是把剪刀。□□□原来，玉娘自从眼睛失明之后，为防不测，便始终藏有一把剪刀。白浪虽然好占便宜，但毕竟是个银样□枪头，见了剪刀，他身不自主地后退一步，嘟哝道：□□□“瞧瞧瞧，本是个乐事，你这样子，竟像是上了杀场。”□□□玉娘受了两天的折磨，本来就气力不支，加之方才一番争斗，此时已是累得筋疲力尽，但她仍顽强支撑，紧攥着剪刀说：□□□“你再敢前来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看着她这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样子，白浪又气又恨，却也再不敢造次，只得狠狠“呸”一口，打开门，悻悻地走了。

第十六回 悍妇人邀功反惹祸 王御史视察出蹊跷

白浪耗神费力折腾了半个时辰，骂骂咧咧走出那间屋子，来到过厅，守候在此的徐娘迎了上来，开口说话前先耸了耸鼻子，因为她闻到了白浪身上粘腻的汗味。她随手递给白浪一碗凉茶，淫笑着问：□□□“大爷，这枣妮儿值吧？”□

“值！”白浪一口气喝完那碗凉茶，咂了咂嘴没好气地说：“进房前，那姑娘叫枣妮儿，折腾这半个时辰下来，本大爷成了枣泥儿了。”□□□“大爷这是实话，”夏婆以行家的口吻说道，“像你这种男人，咱见得多，进了窑子，都是先等不得，后狠不得。其实，你只要不那么急，咱这里给你吃一颗丸子，你的那根钉，就真的成了铁做的。”□□□“什么药丸子？”□

“金枪不倒。”□

“好药好药，下次来一定先吃一颗。”□

白浪只当是夏婆成心戏弄他，也不想在此久留，说着闪身就要出门，夏婆连忙把他扯住，喊了一声“大爷留步”，接着把手一伸。□□□“什么？”白浪眯眼问。□

“钱哪？”□

夏婆身子忽闪忽闪的，两只耳朵上戴着的镶金大耳环摇晃晃让人心烦，本没个好心情的白浪心里头一连骂了几声“母狗，母夜叉”，才讪讪地说：□□□“亏你还要钱。”□

“怎么啦？”□

“枣妮儿是丈二金刚，咱大爷摸都没摸着。”□□□“没上手？”□

“是呀，肩上还被咬了一口。”□

“那，你为何磨蹭半个时辰才出来？”□

“这你也管得着。”□

“进了咱的地儿，咱就管得着。”□

“你想要咋样？”□

“交了钱走人。”□

“好吧，那就先记在账上，回头给。”白浪说着抬脚就要出门。□□□“慢着。”夏婆伸手把路一拦，“你想赖账？”□□□“赖又怎么样？”白浪想抖狠。□

“哼，麻雀吃蚕豆，摸摸自己有多大个屁眼。”□□□夏婆顿时脸色一变，一拍巴掌，立马就有两名壮汉不知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一左一右把白□□浪夹在了中间。□

“你们想干什么？”白浪喊道。□

“咱们也不想难为大爷，交了银子，你走人。”□□□我没带钱。”白浪拍了拍身上，表示一无所有。□□□“一进窑子街，咱就发现你小子不地道，但没想到，你竟敢欺到老娘头上来。黑柱子，你们看着办吧。”□□□夏婆说罢，抬腿就要走人，白浪慌忙把她喊住，说道：“大娘请留步，大爷我有件东西给你看。”□□□白浪说着撩起夏布长衫，从腰间摘下一只小木牌递给夏婆，不无傲气地说：“你看看我是谁。”□□□

夏婆接过这只长三寸宽一寸的被漆得红彤彤的木牌，她虽不识字，但认得这是“衙门人”通常用的腰牌。便把木牌递给略识几个字的黑柱子。黑柱子就着头顶上灯笼的光亮，嗑嗑巴巴□□

念道：五城兵马司崇文门内苏州胡同巡警铺□

“啊，你是巡警铺的，”夏婆紧绷的脸色顿时松弛了一些，她很内行地对黑柱子说，“你再念念腰牌的反面。”□□□黑柱子瞄了白浪一眼，又一字一顿念道：“刘金贵。”□□□“你叫刘金贵？”夏婆问。□

“本大爷正是。”□

夏婆咧嘴一笑，以一种见过大世面的口吻说道：□□□“咱这窑子街的地盘，就归苏州胡同巡警铺管辖，这铺里的十几位兵爷，还有管事的档头蒋爷，没有谁咱不认识，可咱就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位刘爷。”□□□“我是新来的。”□

“新来的，可是蒋爷没交待呀。”□

“蒋爷是咱的头儿，咱上这里来，是他点头答应了的。”□□□“既是如此，蒋爷总得有话给你。”□

“蒋爷说了，要咱玩得尽兴。这是咱巡警铺管的地头儿，有什么事担戴得起。”□□□夏婆听了这话，讪讪一笑，随之脸色就冷了。须知这

位夏婆是窑子街上的一只母虎，同苏州胡同巡警铺的管事档头蒋二旺关系非同一般。这蒋二旺世袭军籍，在苏州胡同巡警铺干了差不多二十年，夏婆年轻时就是他的相好。正是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夏婆才有恃无恐，成了窑子街上一粒咬不烂嚼不碎的“铜豌豆”，崇文门一带喜欢惹事生非的泼皮恶少，也没有哪个敢到她开的“街头香”来撞太岁。而且，蒋二旺本人也约束部属，不准他们到街头香来占便宜。这些年来，除了夏婆请客之外，巡警铺军卒是断不会到“街头香”来白食的。可是眼下这位自称叫刘金贵的巡警居然敢犯忌，夏婆断定其中有诈。所以，待白浪话头一落，夏婆就朝黑柱子使了一个眼色，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黑柱子两人朝前一扑，顿时把白浪揪翻在地，取来一根麻绳，三下二下把他双手反剪捆了。□□□白浪鸭子死了嘴硬，兀自在地上抖狠：“日你妈，你们想造反了！”□□□挨了骂的黑柱子来了火气，朝白浪的屁股猛踢了几脚，白浪杀猪似的嚎叫。夏婆这时已坐到木椅上，眯眼看着地上乱滚的白浪，又说道：“褪下他的裤子。”□□□黑柱子领命做了，白浪露出了白生生的屁股。黑柱子又把他掀翻过来，白浪两胯间的那根东西，像一条地蚕耷拉着，情形委实狼狈。□□□“东家，还是老规矩？”黑柱子问。□

“是。”夏婆答。□

黑柱子便从搭档手中接过一把剔骨尖刀，一手抓住白浪的那条“地蚕”就要下货。□□□白浪感到肾囊根部有一股子冰凉，那是刀片抵在那儿，他顿时惊恐万分，忙不迭声讨饶叫道：“大娘，手下留情。”□□□夏婆说：“手下留情则可，拿钱来。”□

白浪哭丧着脸央求道：“我身上的确未曾带钱，这样，你派人随我到巡警铺里去取。”□□□夏婆一声冷笑，咬着牙斥道：“你小子还想在老娘这里瞒天过海，实话告诉你吧，老娘同苏州胡同巡警是肉连皮的关系，不要说那里的人，就是那里的任何一个物件儿，没有老娘不认识的，你冒充刘金贵，就这一点，我打死了你都不犯法。”□□□“我就是刘金贵，不信，你去巡警铺问。”□

“看来，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好，就依你的，现在就去巡警铺。黑柱子，先把他那鸟□□

玩艺儿留一留，去了巡警铺再说。”□

黑柱子又胡乱地帮白浪穿上裤子，像拎小鸡一样把他从地上拎起来。然后押着他，跟着夏婆，一路推搡着朝苏州胡同走去。□□□□

从夏婆的街头香到苏州胡同的巡警铺，约有里把路，不消片刻时辰，夏婆一行就到了巡警铺门口，脚一踏进院子，夏婆仗着人熟地熟，也不及细看，就扯着嗓子尖声尖气喊道：□□□“蒋二爷，你看看，咱给你领了个二只脚的骚狗公来了。”□□□刚喊完，夏婆这才发现院子里不对劲，平日里空荡荡的院子，如今歇了一乘八人大轿，沿着墙根，还有一二十匹马。从院门到公廨门十几步路，站了两队刀兵。廊沿下还一溜站了八个兵士，每人手擎一盏写有“巡城御史”的大白纱灯笼，把个院子照耀得如同白昼。夏婆一看这架式，知道有大人物光临，慌忙伸手掩嘴，一扭腰要退出去。正在这时，公堂里传来一声厉喝：□□□“何人大胆，竟敢来此喧哗，带上来。”□

也不等夏婆回答，早有两个刀兵上前把她架住，连拖带拽带进公廨。□□□这公廨原也是夏婆熟悉的，在此坐堂问政的蒋二旺是她多年的相好。只是眼下正堂的台案之后，坐着的是一个她不认识的大官，而平日坐在这个位子上威风八面的蒋二旺，此刻却像一只发了瘟的鸡，蔫头耷脑地站在台案左下角梁柱前。□□□却说在巡警铺里坐堂的这位大官，正是巡城御史王篆。下午，内阁书办来到五城兵马司衙门，送来了首辅张居正给王篆的手谕。告知明日辰时，李太后要去昭宁寺礼佛敬香，要他务必“清净道路，尽心保护，慎始虑终，不可有万一之疏忽”。接到这道手谕，王篆哪敢怠慢，当即就把衙门里的佐贰官以及掌管京师各路巡逻治安的十八名把总全都找来，就如何清理街道，圈禁流民，防范突发事件，临时增添彻夜巡逻兵卒等切要事体作了详细布置。须知京城的治安，原由五城兵马司、锦衣卫和东厂三家共同负责。锦衣卫、东厂是直接由皇帝控制的警探、刑狱合一的组织。唯有五城兵马司是政府系统的警事机构，管辖着京师城中的一百二十多个巡警铺，负责京师巡逻治安，接受民众报警、追捕和缉拿案犯。五城兵马司衙门的堂上官，就是巡城御史。打从新皇上登基，王篆这个巡城御史就一刻也没有轻松过，常言道天下事大，大不过改朝换代。在这期间，京城中若有任何有碍圣朝的祸事发生，都会是他这个巡城御史的弥天大罪。谢天谢地，在这新旧交替之际，除了皇城中的争斗，京师地面还算风平浪静。可是明天李太后的出行，却让王篆

感到压力很大。就是张居正不打招呼，他也知道这件事的份量，是一点差错都出不得的。所以，这个紧急会议一开就是两个时辰，直到觉得万无一失了，王篆这才命令与会者分头行事，各负其责。他自己则于散会后，在衙门里胡乱扒了几口饭，吩咐起轿来到了苏州胡同巡警铺。这里是皇城去昭宁寺的必经之地，属于明日防范治安的重中之重，王篆委实放心不下，便亲自连夜来这里督查。□□□由于事前未打招呼，当王篆的大轿突然停进了苏州胡同巡警铺大院，该铺的管事档头蒋二旺还在对面的一家小酒肆里猜拳喝酒。铺院门口黑漆漆的，连灯笼也未曾点亮。进得屋来，只见两位值班的兵卒对坐抱着胯子闲聊，余下兵士却是一个也不曾看见，顿时王篆大发雷霆。他让值班兵士把蒋二旺找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命令他立即派人把全铺二十名兵卒尽快回来。遭此一吓，蒋二旺的酒醒了一大半，他跳进跳出，差不多过去了半个时辰，兵卒才找回来一大半。一直踞坐在堂的王篆余怒未消，把个蒋二旺足足骂了半个时辰，正在这不可开交之时，偏偏夏婆不识好歹地撞了进来。□□□兵士把夏婆扭进了公堂，这婆娘哪曾见过这阵式，心中发怵。但她毕竟是浑噩无知之人，不懂见官的规矩，一根桩站在那里，两只眼睛还四处睃看。□□□“跪下！”□

随同王篆前来的负责崇文门一带巡警铺的一位姓张的把总吼了一句，唬得夏婆双腿一抖，身子趁势跪了下去。□□□王篆瞄了一眼夏婆头上满插着的镶金首饰和涂了厚厚脂粉的一张冬瓜脸，心里头顿时像吃了一只苍蝇。他皱着眉，没好气问道：□□□“你叫什么？”□

“夏——荷女。”她本想说夏婆，一想不对劲，便改口说了个她自己都觉得生疏的名字。□□□“干何营生？”□

“开窑子的。”□

“啊？”王篆又抬头看了夏婆一眼，这女人也正拿眼瞅他，眼神中藏着的那股子淫荡让王篆很不受用，他接着问，“你方才在院子嚷什么？”□□□“咱说给蒋爷送了个两只脚的骚狗公来。”□

“送什么来？”□

“骚——狗——公。”□

夏婆拖腔拖调复述了一遍，公堂里响起一阵窃窃的笑声，王篆本也想笑，但一咬牙忍住了，一拍案台，大声斥道：□□□“大胆泼妇，竟

敢对本官如此说话，来人，把这泼妇拖下去，狠狠打！”□□□“是！”□

立时就有几个兵士应声上来，慌得夏婆磕头如捣蒜，哀求道：“大老爷，打不得打不得，老□□身说的是实话，这骚，啊不，这冒充巡卒的家伙，已被老身捆来了。”□□□“你说什么？有人冒充巡卒？这究竟是何等样的事情，你从实招来。”□□□王篆来了兴趣，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前倾了。蒋二旺也颇为吃惊，一双眼睛死盯着夏婆，铜铃一样大。□□□夏婆跪在地上，把事情一五一十说了。说罢，又扭头朝院子里大喊了一声：□□□“黑柱子，带人上来。”□

一看见带上来的人，蒋二旺不禁在心中暗暗叫苦。原来此人叫王大臣。三天前，本铺巡卒刘金贵得痨病而死，正好有人介绍王大臣前来找他谋个差事，他便让王大臣顶替刘金贵当了巡卒。按洪武皇帝定下的规矩，各军卫的在籍军士，分本兵和流兵两种，本兵采用世袭制，父死子替，代代相传，而流兵则随时召募。本兵每月禄米两担，较流兵高出一倍还多。这刘金贵世袭本兵，膝下无子，人一死等于报了绝户。按例要上报到五城兵马司衙门注销军籍，但蒋二旺想吞占刘金贵的禄米，便大胆让王大臣顶替了，言明刘金贵的禄米各得一半。王大臣爽然答应。今天下午，蒋二旺才把刘金贵的腰牌给他，言明明日到铺就职。没想到这么快就出了事。□□□王大臣一进来，便很知趣地跪下。王篆扫了他一眼，问道：“你是这个巡警铺的？”□□□“是。”王大臣瑟缩地看了蒋二旺一眼。□

“腰牌呢？”□

“在我这儿呢!”□

夏婆把手伸进月色夏布襟褂，掏出那只腰牌，旁边的军士接过，双手递了上去。□□□王篆把那面腰牌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遍，眼角的余光却一直在注视着蒋二旺，只见这位档抓耳挠腮，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王篆阴阴地一笑，突然大喝一声：□□□“来人！”□

“到！”□

立刻就有四名手持水火棍的兵士挺身向前。□

王篆指着跪在地上的王大臣，下命令道：“把这厮拖下去，狠狠地打，打断他的双腿。”□□□

四名军士一声应诺就要动手，慌得王大臣膝行上前，苦苦哀求道：“请大人饶命，谅小人这是初犯，往后再也不敢了。”□□□王篆小三角眼往上一吊，斥道：“本官可以饶你，洪武皇帝亲自制订的《大明律》却饶你不得，在籍军士嫖娼者，斩无赦。打断你的双腿，这还是本官的通融，拖下去。”□□□“大人既如此说，容小人秉告实情。”□

“说！”□

“小人不是在籍军士。”□

“啊，你不是刘金贵？”□

“小的不是，小的名叫王大臣。”□

“那你为何要冒充军士，滋扰生事？”□

“不是冒充，是顶替。”王大臣嗫嚅着。□

“谁让你顶替的，刘金贵现在何处？”□

王篆明是问王大臣，眼睛却盯着蒋二旺。这位档头额头上早已汗如雨下，恨不能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到了这个关节眼上，王大臣才知道闯了大祸，也是紧张得嘴唇发乌，不知说什么好。□屋子里顿时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说，刘金贵哪里去了？”王篆又问了一句。□□□夏婆觑着蒋二旺，她见这位老相好脸色蜡黄，嘴唇哆嗦着不说话，心里头不禁骂了一句“脓包”，便替他答了：□□□“刘金贵三天前就死了。”□

“唔，”王篆点点头，他要的就是这句话，接着问王大臣。“谁让你顶替的？”□□□王大臣看了一眼蒋二旺，不作声。□

王篆至此已全都明白了个中蹊跷，但他今夜里没有心思审理此事，他吩咐把王大臣押下去收监严加看守。□□□当兵士押着王大臣退堂时，站在一旁的夏婆幸灾乐祸。王大臣见了心里不服，忽然脚步一收，回转身来犟着脖子喊道：□□□“大人，小的还有要事禀告。”□

“何事？”□

“这位夏婆拐卖良家妇女。”□

王大臣接着就把玉娘的事讲了。玉娘这个名字，王篆并不陌生，她不但让高拱赞叹，同时也得到张居正的激赏，只是不知道此玉娘是不是彼玉娘。王篆也不搭话，挥手让兵士把王大臣带下去，然后问夏婆：□□□“窑子街有多少家窑子？”□

“三十多家。”

“每天有多少嫖客？”

“少则几百，多则上千。”

“生意有这么好？”

“这一带流民多，窑子街就赚他们的钱。”

“你开的窑子是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大的，但是肯定是最好的，”夏婆说起“生意”来，顿时就眉开眼笑，嘴巴上毫无遮拦，“我家那个枣妮儿，不是我夸，全窑子街找不出第二个来，大人您是身分太高了，不然，老身就让你去尝个鲜。”“放肆，出去。”

夏婆吓得一吐舌头，不待人来，早已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了。

听得夏婆领着黑柱子叽叽喳喳走远，院子里又复归于平静。王篆喊了一声：“张把总。”小的在。”坐在案台右下角的张把总连忙起身。“传我的令，你亲自带五百名巡逻兵，连夜把窑子街给我封了。”“是。”张把总领命而去。

王篆又扭头盯着蒋二旺，冷笑一声说：“蒋二旺，你玩的这些猫腻，本官暂不追究。明日从你这里到昭宁寺一带的治安，若出半点差错，本官扒了你的皮。”

第十七回 还夙愿李太后礼佛 选替身代皇上出家

卯时三刻，只听得东华门内九声炮响，接着就见到四名骑着一色枣红马，身着金盔甲，腰悬金牌、绣春刀，手执大金瓜斧的锦衣卫大汉将军作为前驱使，引出两列约摸有两百人的肃卫仪仗来。跟着就抬出来一顶十六人抬的雕花锦栏杏黄围帘的大凉轿，后面跟着二十多乘舆轿，八人抬四人抬二人抬不等。接下来又是二百名身穿红盔青甲骑着高头大马的扈从禁卫。大凉轿两侧，还各有四个身着红皮盔戗金甲，手执开鞘大刀的锦衣卫力士充任防护属车使。这规模气势，只是比皇帝出行少了两百名府军前卫带刀舍人，以及隶属神枢营的两百叉刀围子手。因为不必沿途理刑，因此随驾负责提调缉事的锦衣卫东司房理刑官一员也就免掉了。□坐在大凉轿中的李太后，此时心情好极了。昨天，她正式得到了礼部特为她颁制的慈圣皇太后的铁券金书，她一方面心里头感谢张居正忠忱皇室，斡旋有力；另一方面，她更加深信这是无远弗届的佛力所佑，便听从冯保的建议，选定吉日前往昭宁寺敬香礼佛。□□□大凉轿抬出东华门后，穿过棋盘街往前门迤逦而来。一路上，但见伞盖遮路，彩旗蔽天，每前行一里地，便会“嗵、嗵、嗵”响起三声礼炮。这是告诉前面各路负责巡视警跸的官兵太后的凤辇就要到了。凤辇所经之处，道路肃清，连平日摩肩接踵的棋盘街，此刻也清旷无人。坐在大凉轿中的李太后，全然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但第一次以皇太后的身份出行，这等威严仪仗，自然令她心旷神怡。这李太后乘坐的大凉轿十分宽敞。除她本人外，在她坐着的黄绫衬绣的藤椅两侧，还侍立了两名宫女，其中有一名就是容儿。如今容儿已晋升为尚仪局尚仪，是个正五品的女官了。宫中太监有二十四局，女官也有六局，名曰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尚仪局掌礼乐起居，下设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四司。容儿善解人意，又精丝竹之艺，李太后便把这个官儿赐给了她。眼下节令虽过白露，但因久未下雨，暑气尚有余威，扈从卫士一个个汗得盔甲尽湿。大凉轿里因搁了一盆冰，倒不觉得燠热。耳听得又有三声炮响，李太后问容儿：“咱们到了哪儿？”□□□容儿轻轻撩起轿帘一角，望到不远处的崇文门城楼，答道：“启禀太后，奴婢看到崇文门城楼了。”□□□“啊，应该是快到了，”李太后伸手整了整头上戴着的凤冠，又笑着问道，“容

儿，你训练的女乐，现在究竟怎样了？”□□□皇城大内本有一个教坊司，负责宫中一应大事仪制伎乐。两宫太后平时都好听散曲，容儿投其所好，提议选拔通晓钟吕音律的宫女训练一支女乐，李太后当即表示赞同。如今已经训练了一些时日。昨日，容儿征得李太后同意，今天便带了这支女乐一块去昭宁寺，在李太后礼佛拜香时演奏佛曲。现在见李太后问及此事，容儿答道：□□□“一般常听的散曲，女乐都已演奏娴熟，只是今儿个演奏的佛乐，因是赶排的，恐怕有污太后的耳目。”□□□李太后笑笑没有作答。这时又传来九声炮响，昭宁寺到了。□□□大凉轿在昭宁寺门口稳稳停住，当容儿掀开轿门帘，搀扶李太后走出凉轿时，只听得铙钹迭响鼓乐齐鸣。但见早来一个时辰的冯保领着一帮内侍，还有一如和尚领着大小僧众在昭宁寺前黑鸦鸦跪了一片接驾。□□□李太后今日来昭宁寺敬香，内容安排得满满的。首先是往各殿敬香拜佛，接着是将大内收藏多年的一尊藤胎海潮观音像赠予昭宁寺观音阁收藏，顺便还要施赠一千两银子的香资——都有仪式举行。当李太后在一如师傅导引下开始燃香拜佛时，容儿指挥女乐在大雄宝殿一侧奏起了佛乐。只见这班宫女乐工一色身着绯红琐幅质地月色鱼冻布滚边的六幅拖地长裙，头上梳的也是一色的云髻，各插一支玲珑琥珀如意簪，簪头上都坠了一颗亮晶晶的垂珠，摇晃晃光芒四射。她们个个身段窈窕，玉手纤纤；齿白唇红，仪态万方。馋得坐在另一厢放焰口的那帮小沙弥一个个意马心猿，眼睛发直，常常唱错经文。这帮女乐工端的训练有素，都能目不斜视，一门心思用在奏乐上。这皆因容儿对宋朝姜夔的《大乐议》别有心得，深懂古人□□槁木贯珠之意，对女工要求甚严。一时间，只见她们击钟磬、吹匏竹、操琴瑟——同奏则五音谐和，迭奏若空灵出穴。俨然仙乐，又不失皇家气派与典雅。而此时李太后敬香的各殿，经过重新装点，也是流丹炫紫，锦绣错综。那些佛像、悬幛、梁楹与炉尊，若琉璃映彻，水晶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玛瑙散辉，文彩晃耀；若渊澄而珠朗，若山明而玉润；若翠羽之陆离，若龙章之焱灼；若旄旌孔盖之飘摇，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庆云之炳焕，紫葩瑶草之斑斓。铃索撞摇，宝轮层叠。□瓦鳞比，栏槛纵横；玲珑疏透，神动光溢。置身于这股子天花灿烂的佛国庄严气象之中，本来就雍容华贵不容逼视的李太后，越发显得神采飞扬。李太后拜佛特别认真，不要说在如来佛、欢喜佛、药师佛与观音菩萨面前一律三拜九叩，就连护法韦驮，四大金

刚，十八罗汉面前，也必稽首行礼，献上檀香三支。这一趟三大殿的礼佛下来，足有大半个时辰。李太后也有些乏了，便由侍女搀扶着到客堂落座休息。一如与冯保也相陪着进来，李太后给他们赐座。待喝了一小盅从宫中带来的冰镇菊花茶后，李太后命侍女把容儿喊了进来，问她："容儿，你们方才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容儿轻轻提起裙子，正要跪下作答，李太后说："这砖地不比宫中地毯，会弄污你的罗裙，还是坐下答吧。"□□□容儿蹲了个万福谢过，坐下来答道："启禀太后，奴婢们演奏的曲牌，叫《善世佛乐》。"

"善世佛乐，唔，这名儿好，也好听。我拜佛多长时辰，你们就演奏了多长时辰，不短哪。"□"这是套曲，一共有七支曲子组成。"□□□"哪七支曲子？"□

李太后心情忒好，所以不厌其烦地问下去，容儿只得细细回答：□□□"这开头的第一支曲子，就叫善世曲，接下来是昭信曲，第三是延慈曲，第四是法喜曲，第五是禅悦曲，第六是遍应曲，最后有一个圆满的收曲，叫善成曲。本来，配合这套善世佛乐，还有一套悦佛舞，用舞女二十人，手上或执香，或执灯，或珠玉，或明水，或青莲花，或冰桃，一起在佛像前载歌载舞。若是舞得好，莲花座上，便会有佛光出现。"□□□"啊，有这等神奇？"李太后眼神发亮，追问道，"今天，你们为何只是演奏而不起舞呢？"□容儿答："这套善世佛乐也才刚刚排练出来，悦佛舞还来不及排演。"□□□"啊，"李太后点点头，脸上略呈遗憾之色，"回宫后，你们加紧排演，何时排演好了，再演给我看。"□□□"奴婢遵太后令旨。"容儿又起身蹲了个万福。□□□一直坐在旁边静听对话的冯保，这时插进来问道："王尚仪，请问你这套善世佛乐用的是何处的谱本？"□□□"就取自宫中教坊司。"□

"啊，怎么从来没有听到教坊司演奏。"□

"这套曲子是洪武五年，洪武皇帝龙驾亲临蒋山礼佛时，由蒋山寺的僧人度谱创作的。宋濂学士当时躬逢其盛，便在笔记中记下了这次佛会，并将曲谱带回来交给了教坊司。"□□□"你是怎么知道的？"□

"奴婢是先读了宋学士的笔记，然后再去教坊司，从那十多只盛谱的大红柜中，找到了这套曲谱。"□□□"王尚仪不愧是有心人。"冯保口中赞叹，心里头却酸溜溜的。□□□容儿虽是太后跟前的红人，但对这位笑里藏刀的"内相"向来谨慎有加。她听出冯公公的话中含有讥讽之

意，赶紧赔着笑脸答道：□□□“冯公公的琴艺天下无双，跟您老比起来，我们这班女乐都成了儿戏。今后，还望冯公公多指教才是。”□□□“王尚仪太谦虚了，方才太后还夸赞你们演奏得好。”□□□“是演奏得不错，”李太后接过话茬，“容儿，回宫后，让邱得用给你们赏银。”□□□“谢太后。”□

容儿道福谢过，然后知趣地退出。歇了这半会儿，李太后缓过了劲，问冯公公：□□□“现在该做啥？”□

“赠观音。”□

冯保说着，朝门口一抬手，立刻就有两名小内侍抬了一个高约四尺的红木匣子进来。在砖地上小心翼翼地放稳，然后打开木匣，那尊藤胎海潮观音像就赫然映入眼帘。以下情形不必细说，一如师傅先是给李太后叩首谢恩，然后让两名小沙弥进来抬起那尊观音请去大士殿落座，一时间，僧众夹道长跪接送，女乐工们再次鼓吹奏乐。□□□短暂的仪式过后，一如师傅又回到客堂，刚坐定，冯保就提起话头说：“一如师傅，今儿可是昭宁寺千载难逢的喜事，一下子来了两个观音，那尊藤胎海潮观音，已经永久留在寺中，还有母仪天下的李太后，本就是观音转世……”□□□“算了，算了，冯公公瞎唠叨什么，”李太后明是嗔怪暗是高兴地打断冯保的话说，“在佛门清净地讲这种话，不怕犯忌？”□□□“太后本来就是观音转世嘛，”冯保猜透了李太后的心思，因此也就敢放肆讲话，“一如师傅，听说你是练出了天眼通的得道高僧，想必你看得更准。”□□□“是啊。”一如忽然变得心思重重，抬眼再三，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冯保尚在兴奋中，也顾不得看一如的表情又抢着说：“既是这样，太后，奴才倒有个建议。”□“说。”□□□“既然太后亲自把大内收藏的藤胎海潮观音送到昭宁寺供奉，干脆，这昭宁寺就此更名，叫灵藏观音寺，岂不更好？”□□□“这……”□

李太后把目光转向了一如，这一下可让一如为难了。京城梵刹，昭宁寺并不是最有名的，以一如的影响地位，他本可以住持一座更大的庙宇，但他宁可住在昭宁寺，原因是这一带穷苦百姓多，在他们中宏扬佛法，正好符合他的“普度众生”的佛家襟抱，若更名灵藏观音寺，实际上就变成了一座皇家寺庙，一般百姓庶民就会敬而远之，这实非一如所愿。但冯保这一提议，明显是为了拍李太后的马屁。一如

若表示异议，后果不堪设想。思来想去，一如只得合掌念道：□□□“阿弥陀佛，一切听李太后作主。”□

李太后看出一如似有什么难言之隐，便追问了一句：“一如师傅，冯公公的提议有何不妥吗？”□“啊……没有。”□□□“那，就改作灵藏观音寺吧。”□

“谢太后。”□

一如双手合十，又念起“阿弥陀佛”来了，老和尚的这份木讷与虔诚，倒让李太后大受感动，她对冯保说：□□□“冯公公，回宫后，您瞅机会奏请皇上，给这灵藏观音寺赐个匾额。”□□□冯保答：“奴才记住了。”□

“唔，还有什么？”□

李太后欠欠身子，那样子有回宫的意思，一如努努嘴唇似有话说，又是冯保赶紧奏道：“启禀李太后，还有一件事情，还望您老人家在此定夺。”□□□“何事？”□

“万岁爷登基那天，您让奴才替万岁爷找个替身剃度出家，这孩子，奴才找着了。现就在外头，等着太后过目。”□□□“啊，传他进来。”□□

冯保出去片刻，便领了一个孩子进来。□

这孩子身材偏瘦，但皮肤白皙，挺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骤然见到这些大人物，难免畏葸紧张，站在李太后面前，禁不住浑身发抖。李太后慈母心肠，她让孩子站得更近些，一面帮他扯了扯弄皱的衣衫，一面亲切问道：“你叫什么？”□□□“牵牛。”□

“为啥叫这名字？”□

“俺娘七月七生了我，所以叫牵牛。”□

“今年多大？”□

“十岁。”□

“哟，你同当今万岁爷同年。”李太后怜爱之心溢于言表，“牵牛，你哪里人？”□□□“□县。”□

“□县？”李太后又大吃一惊，越发亲切起来，“原来你是咱的小老乡。”□□□牵牛点点头算是作答，冯保一旁插话道：“奴才领旨后，心里头琢磨着，给万岁爷找一个替身，也不是什么地儿的人都行。若能在太后的家乡县物色一个，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于是就吩咐手下人一门心思去了□县，花了这一个多月时间，终于从数千名孩子中，找出了这个牵牛。他年纪同万岁爷一样大，长相虽不及万岁爷，但奴才看他眉宇间也还有佛相，奴才觉得理想，就把他领过来了。”□□□李太后微微颔首，算是对冯保的赞赏，她的注意力仍集中在牵牛身上。她见牵牛身上穿的衫裤并不是家乡农家自织的土布制成，而是松江府产的细梭子布。这么热天，还穿了一双城里少爷才穿的鸭头袜。因此问道：“牵牛，你这身穿戴，是从老家带过来的？”□□□牵牛摇摇头。□

冯保仍是包揽着解答：“牵牛穿得破烂，这身衣服是来京后新买的。”□□□“牵牛，你爹做甚？”□

“种庄稼。”□

“收成好不好？”□

“不知道，俺来的时候，地里正旱着呢。”□

“哦，”李太后心里头像被螫了一下，她自十三岁随父亲逃荒从□县流落京城，十五年过去了，她再没有回过□县。牵牛的出现，勾起她对故乡的怀念，“□县这地方，三年倒有两年旱，庄稼人日子不好过啊。牵牛，能吃饱饭不？”□□□“吃……”牵牛欲言又止。□

“说真话。”□

“吃，吃不饱。”牵牛答话声音细弱。□

“可怜的孩子，”李太后把牵牛揽进怀中，眼角溢出细碎的泪花，“现在饿吗？”□□□“现在不饿，到京城来，我顿顿都吃得好。”□□□“你知道你来干什么吗？”□

“知道，”牵牛开始兴奋起来，“咱是来替万岁爷出家的。”□□□“你愿意吗？”□

“愿意。”□

“为啥愿意呢？”李太后叮问道，“当和尚并不好耍，长大了也不能娶媳妇。”□□□牵牛使劲地点头，说，“咱还是愿意。”□

李太后笑了起来，对在坐的一如和尚和冯保说：“牵牛一口一个愿意，说的都是孩子话。”

“不是孩子话，咱娘就这样教的。”牵牛眼睛睁得溜溜圆，认起真来。这样子逗得李太后很开心，她用手指头戳了戳牵牛的鼻梁，笑问：“啊，是你娘教的，她怎么说？”

“咱娘说，要是真能替万岁爷出家，那可是十代人修来的福气，也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还有，还有……余下的话，咱娘不让说。”牵牛说着又止住了。他的这份天真质朴让李太后很喜欢，因此更加饶有兴趣地追问：“有什么好话儿，你娘不让说？”

“咱娘说，咱若是被李太后相中，真的出了家，咱家就可以免差免赋，日子会好过一些。”

“就这话？”

“就这话，咱娘说，这是悄悄话，不让咱告诉任何人。”李太后听了大受感动，她毕竟是穷苦人家出身，深知丁门小户过日子的艰辛。她让人把牵牛带下去休息，然后问一如：“一如师傅，你看牵牛这孩子如何？”

一直静坐一旁认真听着谈话的一如，往常只觉得李太后不苟言笑甚为威严，今日却看到她和蔼可亲极富人情的一面，心中平添了对她的十分好感。同时他也觉得牵牛纯真可爱，不过对这孩子他是同情大于赞赏，便答道：“这孩子让人疼爱。”

“牵牛的确是个好孩子，”李太后由衷地赞叹，接着问，“一如师傅，你愿意收牵牛为徒吗？”“这个……”一如略一思忖，说了句模棱两可的话，“佛家也讲缘分。”“牵牛这孩子既然让一如师傅疼爱，这就是缘份，”冯保虽然对一如尊敬，但对他不痛不痒的答话又甚为不满，“太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牵牛在昭宁寺出家。”“如此善哉，善哉。”

一如迫于无奈，算是作了一个委婉的表态。

谈话至此，李太后想告辞了，她便对一如师傅说起道别的话：“一如师傅，咱只想到昭宁寺来敬香还愿，没想到宫里来了这么多人，对寺中多有叨扰，还望师傅海涵。”一如师傅双手合十，悠悠说道：“太后玉辇亲临，实乃寒寺的无上荣幸。新主登基，万方吉庆，

老衲深信，有太后表率天下，从此后，人皆敬三宝，佛门重振之日，为时不远。”□□□“现在，京城各寺庙香火不是都很旺么？老和尚为何要说佛门重振？”逮住一如的话把儿，李太后问道。□□□“这个，老衲不好明言。”□

“越是不好明言，咱越是喜欢听，一如师傅，但讲无妨。”□□□李太后本说道别即走，但从一如师傅的话风中听出难言之隐，顿时来了兴趣，遂调正坐姿，一定要问出个子丑寅卯来。

第十八回 大和尚进言多建庙 老国丈告状说舆情

一如见李太后催问得紧，便道：“老衲所言之事，涉及先帝，怎好随便开口。”□□□“先帝？”李太后紧张起来，“哪位先帝？”□□□一如瞄着李太后，小心翼翼却又字字分明地说：“当今皇上的爷爷嘉靖皇帝。”□□□“啊，是世庙皇帝爷，”李太后长出一口气，接了先前的话头问，“佛门重振，与老皇帝有何干系？”□□□“不但有干系，而且干系重大。”一如和尚也许是有事在心中憋得太久，现在见有机会倾吐，顿时满脸憔悴换成了红光，口齿也利索得多，“慈圣太后若能恕老衲无罪，老衲就把在心底窝了多年的话，一古脑地倾吐出来。”□□□李太后愣了愣，说道：“咱依你，恕你无罪，你要把该讲的都讲出来。”□□□“谢太后，”一如又欠身道了佛礼。只见他捻动佛珠的手慢了下来，额上青筋也突然凸起——这是肝火骤旺之象，他缓缓说道，“我大明圣朝的开国皇帝朱洪武，本是佛门子弟，他得天下之后，以孝悌为治国根本，洪武皇帝深知，要想芸芸众生天下庶民人人都做到孝悌，唯有佛教，可尽除人心壅蔽之妄。我佛慈悲，以大悲智力拯拔沉苦，跻诸彼岸；以大光明灯普照沉迷，示之觉路。鉴于此，洪武皇帝秉乾建极，融皇风佛法于一体，转轮宏教，尊崇三宝，虔诚向佛之心，实乃垂范万世。洪武皇帝归天之后，朱家子孙袭承帝位者，莫不尊崇祖制，远近承风，光大浮屠之教。偌大中国，始终是大乘气象，西天净土。而大明天下，也因之皇祚绵长，国泰民安，这都是佛光披覆荫佑所至。□□□“但是，当国玺传至第八代皇帝，也就是嘉靖皇帝世庙手中，这位皇帝爷不幸误信妖术，沉湎斋醮，受陶仲文、邵真人一帮妖道唆使，对佛教大加摧残，毁梵宇，焚舍利，荼毒僧侣。大明开国以来的佛教之大劫，实乃由这位皇帝一手造成……”□□□一如和尚接下来就历数嘉靖皇帝戕害佛教的种种罪孽，他特别讲到了嘉靖十四年发生了最大的毁佛事件：□□□紫禁城内旧有大善佛殿，其中藏有历代皇帝敕造的金银佛像以及从各地搜求迎进珍藏的佛骨佛牙等物。世庙早就有心拆除，只是碍于诸先帝之为，一时难下决心。恰好这一年皇太后提出想建宫另住。世庙立即抓住这一契机，下令拆除大善佛殿建皇太后宫，并命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等入视基址。夏言投世庙所好，建言请敕有司把佛骨佛牙搬出大内，埋入无人之荒野，以杜愚惑。世庙召

见夏言颁旨曰：“朕思此物，智者认为邪秽，必不欲观；愚者以为奇异，必欲尊奉。今虽埋之，将来岂无窃发，不如举火焚之，以绝后患。”圣旨既出，紫禁城中大善佛寺顷刻拆毁，内藏的一百六十九座金银佛像，各种头牙佛骨舍利一万三千余斤，也被尽数搬至灯市口闹市中心，当众焚毁。□□□从此，终嘉靖一朝，佛教一蹶不振，各府州县僧亡寺倾。即使这样，嘉靖皇帝仍不放松钳制。在嘉靖四十五年秋，这位已病入膏肓的皇帝爷，还不忘下诏顺天府抚按两院，严禁僧尼至戒坛说法。并令厂卫巡城御史严查京城内外僧寺，有仍以受戒寄寓者，收捕下狱。四方游僧，一律捉拿治罪……□□□常言道“蓄之既久，其发必烈”。一如这番话说了足有半个时辰，慷慨激昂，怒火不可遏止。说到伤心处，竟哽咽唏嘘，泪下如雨。李太后被这情绪感染，心中赞叹道：“这老和尚平常慈眉善目，谨言慎行，原来却还是一个血性老汉。”顿时对他愈加敬重。关于嘉靖皇帝厌弃佛教之事，她在宫中也有一些耳闻，但她嘉靖二十四年才出生，因此知道得并不多。入宫以来，无论是皇上还是老太监，都讳言先帝之事，许多事就无从得知。趁一如在拭泪稳定情绪，她问冯保：□□□“冯公公，一如师傅方才所言，是否凿实。”□□□冯保点点头，答道：“句句都是事实，嘉靖十四年毁大内大善佛寺，焚烧佛骨时，奴才已经入宫六年了，这些事都亲眼得见。”□□□

李太后盯着冯保，顿时脸色冷若冰霜。冯保不免心里发怵，坐在那里双手按住膝头，两眼傻傻地瞄着一如手上捻着的佛珠，后悔自己答话太快。其实，李太后的脸色并不是做给他看的，她是沉入了伤怀往事：论辈分，嘉靖皇帝是她的公公。可是，自她进了裕王府，甚至替这个老皇帝生下了皇孙，公公眼中也没有她这个儿媳。他听信方士的妖言，说什么“二龙不相见，见之则损陛下阳寿”，因此生前从不立太子，裕王后来实际上成了嘉靖皇帝的独子。有的大臣帮裕王讲话，上疏请立太子。这一来惹恼了嘉靖皇帝，把上疏大臣廷杖削籍，并颁旨外廷，今后有敢言立太子者，斩无赦。不立太子也罢，他死前整整八年，从未召裕王见上一面，更不用说她这个儿媳了。故事：太子得子，须得老皇帝赐名。可是皇孙长到三岁尚无名字。裕王多次上疏请赐，均没有下文。直到驾崩，世庙终究没有给皇孙取出名字……□□□每每想起这些往事，李太后心口就隐隐作痛。平心而论，她对嘉靖老皇帝没有敬爱而只有憎恨。但因为她的特殊身份，要让皇室和谐，母

仪天下，她只能把这种恨深埋心中。但深藏不露并不等于冰消瓦解，这股子睚眦之恨，始终还在心中作祟。她一直找不到泄愤的途径，因此静夜无人时，她常常会无端地怒满胸臆。今天，一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发泄对嘉靖皇帝谤佛毁佛的不满。她的心底深处，那一点真情顿时间爆发膨胀……但即使心如沸鼎五脏若焚，她仍不忘克制与掩饰。沉吟有时，她便借品饮茶水之机压下心火，并掏出黄绫绣帕轻轻地拭了拭双颊，然后威严自重地喊了一声：□□□“冯公公。”□

“奴才在。”冯保赶紧起身。□

李太后用力放下茶杯，正色问道：“诽谤先帝，按大明律，该当何罪？”□□□“这……”□

冯保看看李太后，又看看一如，不知如何作答。一如吐尽心中块垒，已是如释重负。太后这种反应，早在他预料之中，便坦然答道：□□□“讪谤先帝，可处大辟之极刑，但老衲方才所言嘉靖皇帝所作所为，没有一句是讪话，更没有一句是谤言。”□□□李太后冷冷一笑，斥道：“和尚妄言，咱且问你，朝中皇帝与西天如来，哪一个为大？”□一如一愣，他没想到李太后会问出这么个刁钻问题，好在他慧根通透法养深厚，立即不加思索答道：“这个不好比拟，一个是人王，一个是法王。人法对垒，必然天道阻滞，灾害频仍。人法和谐，则天地晓畅，万物昭苏。人可欺法但法不欺人，人若违法则必遭报应。”□□□“唔，这话听起来倒有几分道理。”□

“就是没有道理，太后今天也不能处置老衲。”□□□“这是为何？”□

“因为老衲有言在先，请得太后懿旨，恕言者无罪。”□□□李太后本来就是做戏，见一如如是说，便浅浅一笑，说：“老和尚不愧是得道之人，心机甚深。”□□□“太后若肯虚怀纳谏，老衲还有一言忠告。”□□□“讲。”□

“如今宫廷内外传言，太后是观音再世，这并非妄言，天降大任于太后，望能匡正世庙遗毒，广结佛缘，让我大明之皇天厚土，重凝大乘气象。”□□□“如何广结佛缘？”□

“把世庙所毁之寺尽行恢复重建。”□

李太后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这事儿得从长计议。”说着站起身来准备返宫，忽然门外有人来报：□□□“启禀李太后，武清伯李老太爷求见。”□

“啊，快请！”□□

李太后即忙肃衣整冠。一如师傅适时告退。一会儿，只见一位约摸六十岁左右身着轻绡蟒衣的干瘦老头儿风风火火走了进来。他一眼瞥见李太后，顿时情绪激动又显得局促不安，这便是李太后的父亲武清伯李伟。按国礼，他应该给李太后下跪，按家礼，李太后又该给他下跪，这正是李伟的为难之处。李太后大约看出了父亲的尴尬，主动起身给父亲蹲了个万福，亲自把父亲扶到一张藤椅上坐下，说道：□□□“爹，这里不是宫中，又没有外人，您不必拘礼。”□□□“好，好，咱听闺女的。”李伟忙不迭声回答。□□□“爹，你怎么来了？”李太后问。□“听说你来昭宁寺烧香拜佛，咱特意赶过来相见。搭帮着咱也在菩萨面前磕几个头，烧一炉香。”李伟回答，接着东张西望，看到客房里陈设琳琅满目，每一件都非常考究，不由得羡慕地说，“这和尚们的铺排，竟如此华贵，咱武清伯府上，比起这里来，不知道寒酸了多少。”□□□冯保听了一笑，说道：“李老太爷要是看着这些家具不错，待会儿都搬了去。”□□□李伟眯眼觑着冯保，一咧嘴便露出了满口的黄牙，他熟络地说，“你冯公公总喜欢拿咱开涮，这些物件又不是你的，你才这么大方。”□□□“不是我的，也不是寺里的嘛，”冯保把身边茶几上一块黄绫绣凰铺垫揭起抖了抖，说，“老太爷您看看，这是哪儿用的？”□□□李伟伸头细看，稀松一笑：“啊，原来都是大内物件。”□□□“对呀，李太后来，这昭宁寺里的物件哪摆得出来？”冯保一面说着，一面看李太后的脸色，“您老太爷看中的，都是从宫中搬来的。”□□□“咱说呢，这些东西怎么就看着眼熟。”□

李伟一口浓重的山西口音，人又生得干巴，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福相。若是脱掉蟒衣换上寻常装束，走在街上，活脱脱就是一个高粱花子，哪里看得出来他是当今圣朝第一皇亲。关于他的发迹史，偌大京师无人不晓，说得神乎其神。传到他自己的耳朵里，他也只是笑笑，从不辩解。□□□李伟是北直隶县人，在庄稼人堆中长大，一个大字不识，长到十二岁，因家中生计糊弄不开，就跟着干泥瓦匠的父亲学手艺。从此守着一把砌刀，在砖石堆里讨生涯。这李伟天性聪明，好琢磨问题。几年之后手艺竟超过了父亲，成为当地有名的泥瓦匠了。俗话说“家财万贯，不如薄艺随身”，有了这宗手艺，李伟虽不能置田买

地，却总还能寻几个小钱来养家口。他二十一岁结婚，老婆十年未曾怀孕，李伟虽不说什么，老婆却沉不住气了，一天到晚到处求神拜佛。三十里外的观音娘娘庙，她差不多每月都要跑去两三回，功夫不负有心人，第十一个年头，肚子里终于有了消息。十月怀胎，分娩的头一天，她梦见一朵五色祥云飘进房中，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端坐云头，俯身朝她点头微笑，慌得她赶忙下拜，人还没拜下去，却见观世音菩萨一抬手竟放出一只七彩凤凰。那凤凰绕屋飞了一圈，上下蹁跹，然后落在她的怀中不见了。第二天胎气一动，她便生下一个女儿。李伟满心希望是个儿子能接过砌刀。女儿是赔钱货，原本不想要的，既然生下来了，老婆又做了那么一个好梦，那就只好养着了。李伟给女儿取名李彩凤，应的是老婆梦中的吉兆。这李彩凤聪明伶俐，刚学会说话就能善解人意。天长日久，李彩凤越长越大，无论是长相还是气质，都与村子里的其他女孩儿迥然不同。两口子也就把她宠爱得不得了。□□□丁门小户的日子苦巴巴的过得很快。转眼间李伟已是四十出头的人了。闺女李彩凤也真是个吉星，她两岁时，李伟又得了个宝贝儿子，取名李高。泥瓦匠的活路虽苦，但生计不愁，加上膝下有一儿一女，倒也尽享天伦之乐，没什么烦心事。可是好景不长，那一年春上，忽然□□变了天，昏天黑地下了一场雹子，乡亲们的房子被冰雹砸得大窟窿小穿，倒的倒，残的残。按理说，李伟这个泥瓦匠不愁活计了，但他心底儿透明，这场冰雹把正在秀穗的麦子砸得稀巴烂，乡亲们口食也无，哪里还有闲钱来盖房？何况自家的房子也砸垮了，思来想去李伟心一横，如其窝在乡里饿死，不如出外闯荡闯荡，兴许还能弄出个活路来。于是携家带口，风餐露宿地到了北京。□□□初到京城，李伟举目无亲。一天到晚夹把砌刀，挨门挨户地问有没有泥水匠的活儿。京城人家自恃是天子脚下的顺民，对各地进京述职的地方官和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尚不忘逮着机会揶揄盘诘一顿，何况他这个说起话来嘴里像含了块大萝卜的乡巴佬？所以开头一些日子，他真是受了不少折磨。用他自家话说“甭说是人，连打着京腔的狗也欺侮咱”。干活儿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半年时间，大多数日子只能蹲在租房前的门槛上，抱着膝盖看大地。这时候，李彩凤已经十五岁，出落得眉清目秀，要多水灵有多水灵。惹得街坊上的一些浪荡子弟，整天在他家门口打旋儿。李伟担心这样下去会出事。一日便领着李彩凤来到裕王府。他向裕王府门口当值的管事牌子说明来意，自愿送女

儿来这里当宫女。那管事牌子瞧着李伟一副憨头憨脑的模样，便一搡三推要赶他出门。这时正碰上年轻的裕王从街上闲逛回来，问清原由，看了看李彩凤。此时的李彩凤紧紧地依偎在父亲身后。一看她窈窕的身材，白腻腻的脖颈和扎在脑后的那一条乌黑发亮的大辫子。好色裕王顿时就骨头酥软，当即就把她留在了裕王府中。□□□从此，李伟峰回路转，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都通过这件事开始了。在李彩凤为裕王生下朱翊钧之前，裕王还有两个儿子，但都没有成年就夭折了。裕王登基成了穆宗皇帝，立即册封已有了都人称号的李彩凤为贵妃，接着又册立朱翊钧为太子，母以子贵，父以女荣。作为穆宗皇帝的岳父，李伟于隆庆元年就被封为武清伯。不到十年时间，他由一个满手老茧的泥水匠变成了声名赫赫的显贵。搬进皇上御赐的大宅子住下，过起了锦衣玉食，仆役成群的贵族生活。开头李伟还真有点不习惯，他毕竟是个劳动人，一天不码砖块儿手就痒。但时间一久，他也就适应了老国丈的身份。知道什么场合下说什么话，见了什么人摆什么样的谱。知道他底细的人都道这位皇亲变了一个人。但也有一样没有变，那就是爱钱如命，且始终不忘“富时莫忘穷”的古训，日子过得十分悭吝。自李贵妃在宫中得宠之后，身为老国丈的李伟，只要逮着机会，三天两头就会跑进宫中变着法子讨封赏。李贵妃尽管心存孝悌，但对老父亲的苛求依然感到难以招架，因此常常避而不见。自隆庆皇帝驾崩以来，差不多两个多月父女未曾私下见面。今天父亲赶来昭宁寺相见，李太后尽管知道父亲的特点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但心里头还是高兴，这是因为她如今已晋升为太后，与以往相比感觉自有不同。□□□李太后原打算礼佛一完就回宫，现在当着父亲面说不出口要走，遂临时决定在庙里吃一顿斋饭。好在冯保事前已作了安排，让御膳房的火者带了食品随辇而来。不多时就备齐了一二十样精致素菜。父女俩在客堂边上一间特为大施主备下的香积室里一边用餐，一边叙话。李太后在宫里多年，已学会了矜持，吃饭时慢嚼细咽，并不多言。只是李伟一直絮聒说个不休，议论家常，都是陈芝麻烂豆子旧话。他本想借叙旧来联络父女感情，谁知李太后嫌父亲□嗦只顾低头用膳，一俟放下碗筷，就即刻回到客堂喝茶。尽管有父女名分，但女儿毕竟是太后，所以李伟生不得闲气，胡乱扒了几碗饭，也回到客堂里来了。□□□“爹，你还有啥正事儿要说？”李太后问。□

李伟今日来找闺女，的确有件正经事儿。却说昨日晚上，大约有四五个四品以上的京官大员上他家拜访，领头的便是礼部左侍郎王希烈。这些人凑了一千两礼银送给他，老国丈见钱眼开，立马就和这帮官员热乎起来。言谈中，王希烈把话题引到胡椒苏木折俸上头，他说："武清伯大人，您的外孙登极当了万岁爷，您的闺女如今已晋升为皇太后，按常例，这样天大的喜事，应该给文武百官封赏，可是如今，咱们不但没得到一厘一毫的赏银，反而连本来应该得到的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明事的人，知道这是新任首辅的主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皇上寡恩呢。"一听这话，李伟气不打一处来，因为他这个老国丈，这个月拿的也是胡椒苏木折俸。顿时他把大腿一拍，大包大揽地说："你们也甭牢骚了，连咱拿的也是胡椒苏木，你看邪不邪，明儿个，咱就去找闺女。"□□□这就是李伟今日来昭宁寺的理由，现在见闺女主动问话，他就知道机会到了。□□□"咱就等着闺女这句话，"李伟把小火者送上的茗汤一口气喝了，抹着嘴说，"你升了太后，满京城都是喜气洋洋的，可是咱家，虽然门口也应景儿挂了一大溜红灯笼，却一天到晚闹得鸡飞狗跳墙。"□□□"这是为的啥？"□

李伟叹口气，哭丧着脸说："还不是你那不争气的弟弟，成天跟我闹别扭。"□□□李太后的弟弟李高，今年也有二十六岁。李伟受封武清伯的同时，李高也封了个锦衣卫千户。从此拿着朝廷俸禄养尊处优不干事，还结交京城一帮恶少滋扰生事，李太后对这个弟弟很不满，曾多次切责，现在听父亲这么一说，不由得双眉蹙起，问道："他又发什么疯？"□□□"发什么疯？"李伟连连叹气，说道，"你弟弟说，'姐姐如今是太后了，可是你这当爹的，还有咱这当弟弟的，不但没沾上一点儿光，反而连月俸银都搞掉了。'"□□□"怎么，你们的月俸银也没有了？"李太后大惊。□□□"是啊，"李伟怒气冲冲，"宗人府给咱送上门的，也是一大堆没用的胡椒苏木。"□□□李太后心里头咕哝了一句："张居正是如何办事的？"但表面上她却恼着脸一言不发。□□□李伟继续说道："昨儿个，我将宅子后头的花园清理了一下，什么这花那花的，也不管珍贵不珍贵，统统铲掉。"□□□"这是干啥？"李太后问。□

"铲掉种菜。如今，咱这天字第一号的皇亲国戚，连买菜的钱都没得了。"□□□李太后心底明白，父亲再缺钱也不至到这种地步，但她相

信父亲的话并非儿戏，这老头子为了钱，什么样的恶作剧都做得出来。她长叹一声，对一直陪坐在侧的冯保说：□□□“冯公公，回去后，从咱的私房钱里头，拿一百两，给武清伯送过去。”□□□“奴才遵命。”□

冯保欠身答话，刚说完这四个字，李伟又道：“闺女你别误会了，你爹今番不是讨小钱来的，咱要讨的是公道。”□□□“你讨啥公道？”□

李太后顿时生了烦躁，问话口气生硬起来。李伟到此时也就不看脸色，兀自说道：□□□“咱万岁登极，闺女你晋升太后，这都是大喜事，为啥咱们一点光都沾不上，不要说赏赐，连月俸银都变成了胡椒苏木，你知道外头怎么传？”□□□“怎么传？”□

“说你寡恩呢。”□

“这与咱有何相干！”李太后话一出口，立刻感到不妥，又说道，“太仓银告罄，又有什么办法？何况，胡椒苏木都是俏货，很好变现。”□□□“这是谁说的？”李伟气鼓鼓地说：“俏货，哼，储济仓里一下子放出几万斤来，如今满街都是，变得比萝卜白菜都便宜。”□□□“啊？”□

李太后习惯地咬着嘴唇沉思起来，李伟知道她被说动了心，犹自添油加醋说道：□□□“退一万步说，就算太仓银告罄，京官们月俸银给胡椒苏木，咱们这些皇亲国戚，总得照顾照顾吧，你总不能看着我这六十多岁的人，拎着袋子上街卖苏木胡椒去……”□□□就在李伟这么唠叨时，又有一位内侍进来，李太后打断父亲的话，问那内侍：□□□“有何事？”□

“外头又有两个人求见？”□

“谁？”□

“英国公张溶与驸马都尉许从成。”□

这两人都是朝中显贵勋戚。一听说他们来了，李太后头皮一麻，问道：□□□“怎么他们都来了？”□

“小的不知。”□

“冯公公，去问问他们究竟有何事？”□

冯保出去片刻，回来禀道：“太后，他们两人求见，也是为胡椒苏木折俸之事。”□□□李太后一下子瘫坐在绣榻上，额上已是香汗涔涔，她本不想见这两个人，却又不能不见，只得把手虚抬一下，说：□□□“让他们进来吧。”

第十九回 积香庐今宵来显客 花月夜首辅会玉娘

崇文门东城角的泡子河，本是元代通惠河的故道，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大兴土木扩大内城，遂将这条河拦腰切断，一半留在城里，一半留在城外了。城里的这一段河流就叫泡子河，它的上游与紫禁城大内南端的金水河相通。这泡子河清波粼粼，且青藤结瓜似的连着十数个百亩大小的池沼。河岸密匝匝儿地长满了高槐垂柳。在房屋鳞次栉比，车水马龙红尘滚滚的北京内城，这一段两三里长的河流，委实是一处难得的野逸萧旷之地。□□□河两岸，也有一些京城富室大户筑了一些园子，南岸有方家园、张家园、房家园，以房家园最胜；北岸有蒋家园、傅家东园与傅家西园，以傅家东园最胜。泡子河的西头，有一座吕公祠。这祠里供奉的是吕洞宾仙人。祠中有一处梦榻，传说于此祈梦颇为灵验。吕公祠再往北不到一里路，即是贡院。每逢春秋会试，全国各地的举人聚集京城，都要到这贡院应试。不少人为了慎重应考，都提前几个月跑来泡子河南岸赁屋居住，也怀了虔敬的心情来吕公祠祈梦。因此，来泡子河游玩的士子，便留了这样一首诗："张家酒罢傅园诗，泡子河边马去迟。踏遍槐花黄满路，秋来祈梦吕公祠。"□□□每年春秋两季，来泡子河边赏玩景色的游人不少。河边的十几座名园，终日里飞红舞翠，笙歌不绝。但是，这河边最好的一座园子，却极少有人能够进去一瞻宏丽，这便是紧挨着房家园的积香庐。积香庐占地约六十余亩，在京城的私家园林中，算是最大的一座了。园子本是前朝奸相严嵩的别业。传说严嵩动心思造此园时，请来了当时苏州的造园高手纪诚。纪诚问他欲造一座什么样子的园林时，严嵩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写了两句宋诗："梨花院落融融月，柳絮池塘淡淡风。"纪诚便凭这十四个字，花了五年时间将这座园子造成。此园运用借景之妙，在泡子河边，水之上下左右，高者为台，深者为室，虚者为亭，曲者为廊，横者为渡，竖者为石，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俟建成，便成了京城第一私家名园。□□□严嵩被罢官，家产抄没后，积香庐也被充公，一直由内阁管辖。严嵩之后的首辅徐阶、李春□□芳等，都是士林推重的词赋大家，好吟风弄月。每年都要邀请相好的王公大臣到这积香庐中游玩几次，或赏春花，或吟秋月，或听荷风，或瞻霁雪，寄情鱼鸟，品藻英华。公务之暇，尽享文人雅士之乐。高拱

接任首辅之后，却是一次也不曾来过这里。一来是因为他不好玩，二来也因他太忙，内阁吏部两头跑，从没个闲的时候。积香庐本来就一年难得开几次门，到了高拱手上，更是“门虽设而常关”了。□□□却说这日薄暮，只见一乘两人抬小轿急匆匆抬过吕公祠，沿着泡子河堤岸一路向南而去。到了积香庐门前停下，一个人从轿子里下来，这便是张居正。只见他穿着一件宽袖元青□丝直裰，腰上系了一条极为名贵的渗着饭糁的深绿色玉带。单看这身打扮，如果不认识，还以为他是赋闲的王公。□□□张居正为何轻车简从，突然到这积香庐来，起因还是与王篆有关。□□□昨天夜里，王篆因为盘查苏州胡同巡警铺而意外得到玉娘的消息后，顿时大喜过望。他虽从未见过玉娘，但这名字他却是耳熟能详。他不只一次听张居正谈起过这名女子。张居正评价玉娘用了“色艺双佳”四个字，让王篆惊奇不已。他跟随张居正这么多年，还从未听到他对哪位女子如此赞叹。所以，他立即派人前往窑子街，把玉娘从夏婆的手上解救了出来，然后连夜告知张居正。张居正闻讯后，稍作思忖，就下令王篆把玉娘送往积香庐调养。当夜无话，第二天，张居正照旧到内阁值事，下午散班时他才换了便服，乘小轿直奔积香庐而来。□□□张居正刚下轿，先已来此等候的王篆与管理积香庐的胥吏刘朴两人便上前施礼迎接。斯时天色薄暮，堤岸高槐垂柳尽挂余晖，而水中芦荻渐白，蒹葭苍苍，一片醇厚秋色，让人心旷神怡。张居正被眼前景色陶醉，在门前稍作蹀躞，赞叹一番，才抬步进了积香庐大门。□□□徐阶与李春芳担任内阁首辅时，他们在积香庐举行的每一次雅集，张居正都躬逢其盛。高拱主政两年，张居正再也没到积香庐来过。此番一走进院子，面对暮霭中的这一片参差楼阁，以及点缀在小桥流水周围的嘉树繁花，心里头当是别有一番滋味。□□□他们一行三人刚绕过一丛翠竹，踏上生满苔藓的砖径，准备走进积香庐的主体建筑——山翁听雨楼时，忽听得河边的那座秋月亭里，传来悠悠忽忽琵琶声，接着有人唱曲，张居正当即伫步静听：

来了去、去了来，□

似游蜂儿的身分□□

吃了耍、耍了吃，□

把我当糖人儿的看成。□

东指西、西指东，□

尽是诳人的行径。

究竟是你负我还是我负你，你自心问口、口问心。休像这云密密的天儿也，

雨不雨睛不睛糊涂得紧。

曲声凄婉，像孤雁，像中天的鹤唳，更像是深山古寺中的雨打霜枝。张居正听得怔忡，脸色也是愈加严峻。王篆在一旁小声说：“那就是玉娘。”张居正微微点点头。小亭子那边，曲声又起了：

老冤家我待你金和玉，

你待我好一似土和泥。

到如今你坐牛车回故里，

我泪眼儿已枯，容颜儿憔悴。

自古红颜多薄命，有谁知

我命薄如纸，气弱如丝。

苍天哪，痴心人是我

谁又能说，负心人是你……

接下来是琮琮的琵琶声，万语千言尽在指间缭绕，或激愤，或幽怨，或痴情，或凄绝…

张居正一直静静地听着，直到曲声终了好一会儿，他才抚髯叹道：“吴侬软语，痛哉斯情！”

刘朴看天色已经黑尽，在一旁赔着小心禀道：“首辅大人，请进屋先歇着，小的这就去把玉娘喊过来。”“她眼睛看不见，不要吓着她，”张居正抬脚踏上山翁听雨楼的石阶，临进门时，又回头问，“玉娘旁边好像还有两位女子，她们是谁？”“啊，这是学生家中的两个丫环，”王篆赶紧回答，“我临时差他们到这儿来服侍玉娘。”

“如此甚好！”

张居正满意地点点头，一抬脚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大门。该楼三层，底层有七楹之大，是严嵩用来宴集宾客开堂会的地方。二楼曲槛回廊，有多间兰薰密室，本属金屋藏娇之处。三楼琴棋书画炉鼎尊彝样样俱全，是嬉恬娱乐之所。严嵩建成积香庐时，已届晚年，在内阁中呆了三十多年，已是云烟过眼风雨不惊，所以才将这座楼命名为山

翁听雨楼。他倒台后有人提议把这楼名改掉，继任首辅徐阶却声言积香庐里的一切都不用改动，他说：“置身偎红倚翠声色犬马之中，而不为之所动，才做得须眉丈夫，堂堂君子。”他不但如此说，还为此写了一首绝句：

谁遣青鸾换鹤俦，□

得风流处且风流。□

他年杖履江南道，□

闲话山翁听雨楼。

如今，这首诗刻在山翁听雨楼入门处的一座硕大的黄梨木屏风上。张居正进得门来，首先看到的就是这首诗。他在屏风前，对着恩师的外秀内刚的手迹，睹物思人，心里头又产生了些许惆怅。□□□华灯初上，在山翁听雨楼一楼花厅旁的一间小室内，已经摆上了一桌淮扬风味的菜肴，这□□张居正特为玉娘备下的。张居正先已入座，少顷，侍女把玉娘扶进来与张居正对面而座，然后退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张居正与玉娘两人。□□□“屋子里有谁？”玉娘问。□

“你和我。”张居正答。□

“你是谁？”□

玉娘警觉地问，并习惯地摸了摸胸前。张居正细细地审视玉娘，两个多月未见，这位美人儿虽然憔悴了一些，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也神色黯然，但她依然是那么清纯。柔和的鼻翼，温润的香腮，两弯淡淡蛾眉，一张樱桃小嘴，纵是迷惘处，也别有销魂之态。□□□“你，你是谁？”见无人回答，玉娘又问了一句。□□□“再说一会儿话，你就知道我是谁了，”张居正说着，从冷碟中夹了一片薄薄的肉糕放在玉□□娘面前的盘子里，说，“先尝尝吧。”□

“这是硝肉。”□

玉娘耸了耸鼻子，浅浅一笑说。但并不动筷子。□□□“怎么不吃，怕人下药是吧？”张居正说着，便拈了一块到嘴中。□□□打从张居正说第一句话，玉娘就觉得这声音有点耳熟，像是在什么地方听过，她努力搜索回忆，却始终记不起来。但这声音沉稳，有某种不可抗拒的魅力。凭女人的直觉，她知道对面的这位男人不是浮浪纨绔之流。于

是，她摸索着拿起筷子，将那片硝肉送进嘴中。□□□“好吃吗？”张居正问。□

玉娘答道：“打来京城，就没有吃过这么正宗的家乡菜了。”□□□“你是南京的？”□

“是。”□

“何时进京的？”□

“四个多月了。”□

“这段时间，正值京城风狂雨骤，玉娘，你来得不是时候啊。”□□□玉娘凄婉一笑，说：“什么风狂雨骤，奴家不知。”□□□“你知，你比我们堂堂七尺须眉，知晓得更清楚明白，”张居正忽然提高嗓门，感叹地说，□□“你不是唱过‘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铁马金戈’吗？”□□□玉娘猛地一怔，脑子里浮现出在京南驿唱《木兰歌》时的情景，顿时脸色涨红，问：□□□“你，你是张，张……”□

“对，我就是张居正。”张居正接过话头答道。□□□玉娘霍地站起，猛地从怀里抽出那把始终不离身的剪刀，隔着桌子，朝张居正直刺过来。张居正身子一偏，玉娘刺了一个空。她知道刺不中他，便恼怒地拾起桌上的菜盘，朝对面猛砸过去。张居正尽管躲闪得快，但还是溅了一身菜汤。□□□守候在门外的王篆与刘朴听得屋内响声不对头，慌忙推门进来，一见此景，脸色都吓得白煞煞的，王篆脚一跺，斥道：□□□“大胆玉娘，你怎得如此无理！”□

刘朴更不言语，只是冲上前夺下玉娘手中的剪刀，把她拼命地抱住。□□□“你们不要错怪了她。”张居正掸了掸直裰，仍旧不温不火地说道，“让侍女来，帮玉娘收拾收拾，我去换件衣服就来。”□□□大约一盅茶工夫，重换了干净道袍的张居正又走进了餐厅。屋子里已经收拾干净，桌上也换□□了新的菜肴。玉娘坐在屋角，犹自掩面而泣。张居正示意两位侍女出去，他自己斟上一杯酒，一扬脖子尽饮了下去，问道：□□□“玉娘，你为何要这样对我？”□

玉娘抬起脸来，怒气冲冲地说：“是你夺去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张居正脸色一沉，责备地说：“玉娘，你怎能如此说话。”□□□“你做得，难道我就说不得。今天，你把我弄到这里来，又想如何？”□□□玉娘说着，习惯地又把手放在胸前。张居正瞅着她，越发产生了好感。他慢慢呷下一口酒，□□说道：“玉娘，我知道你此时

心境，你放心，我不会把你怎样，请坐下说话。”□□□玉娘犹豫了一会儿，又摸到桌边坐了下来。张居正往她盘子里夹了一些菜，温和地说：□□□“我们边吃边聊，好吗？”□

玉娘未置可否，低头不语。张居正语重心长地说道：“玉娘啊，你一个弱女子，哪里真正懂得什么叫尔虞我诈，又哪里见过真正的铁马金戈！方才，你说我抢了高阁老的首辅之位，焉知这堂堂宰辅，上有皇上的把握，下有百官的监督，是抢得来的么？”停顿了一会儿，张居正又接着问，“玉娘，你家中还有一些什么人？”□□□玉娘摇摇头，打从九岁被卖进青楼，她就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张居正接着说：“如果你有一位弟弟，今年才十岁，他老担心受别人的欺负，你作姐姐的，该如何办理？”

□玉娘想了想，答道：“把弟弟保护好，不要让人欺负他。”□□□“这就对了，”张居正话锋一转，说道，“当今皇上才十岁，他老担心受高阁老欺负，这才是高阁老下台的真正原因。”□□□“哦？”□

玉娘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张居正。□

张居正接着说：“高阁老与我共事多年，他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何曾有半点心思加害于他。那一天在京南驿，你突然出现，我很是为高阁老高兴，挂冠南下，有你这样的红颜知己相伴，纵然是终老林泉，又有何憾？遗憾的是，高阁老视男女私情为不道，竟然辜负了你的一片痴情。”□□□“别，别说了。”□

玉娘轻轻摆了摆手，由于戳到了痛处，她低头嘤嘤地哭泣了起来。□□□“玉娘，我把你请来这里，是想帮助你。”□

“帮助我？”玉娘抬起头。□

看着她满脸泪痕，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他叹了一口气，说道：□□□“古哲有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一点，正是我与高阁老的不同之处。昔年在翰林院，同事们曾笑言，男欢女爱之事，应有四个层次：皇上之欢，当是游龙戏凤；君子之欢，应当怜香惜玉；文人之欢，属于寻花问柳；市井小民之欢，大多是偷鸡摸狗。我张居正虽然不才，但毕竟怀有一颗怜香惜玉之心。”□□□“大人！”玉娘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

“不要喊我大人，喊我先生即可。”□

“先——生。”□

玉娘涩涩地喊了一句，满脸羞赧。□

这一变化被张居正看在眼里，他起身踱至窗前，撩开帐幔，推窗而望，只见中天已挂了一弯□□明月，山水亭榭显出淡淡的朦胧之美。张居正感叹道：□□□“今夜月光很美，可惜你……唉！”□

玉娘摸索着也走到窗前，听窗外凉风习习，秋虫唧唧，回想过去见过的淡云秋月，顿时悲从□□中来，不由得双手捂脸，再次抽泣起来。□

张居正近在咫尺，闻到玉娘身上散发出的幽兰般的体香，直感到身上热烘烘的难以自持，他伸手轻轻地抚了抚玉娘瘦削的双肩，温情地问：“玉娘，听说你想离开京城？”□□□玉娘点点头。□

“方才说过，我可以帮你。”张居正盯着玉娘挂着泪痕的脸庞，声音越发柔和了，“不管你是回南京还是想去河南新郑找高阁老，我都可以派专人护送。”□□□“不，我不去河南。”□

“啊？”张居正眼眶中露出兴奋，“你不想见高阁老了？”□□□“奴家眼睛雪亮时，他尚且不要，如今，奴家已是两眼一摸黑，他更不会搭理了。”说罢，玉娘珠泪滚滚，抽泣着说，“我要回，只能回南京。”□□□“南京可有亲人？”□

“没有，只有一个邵大侠算是恩人，是他花银钱把奴家从青楼中赎了出来。”□□□“邵大侠？”张居正一愣，对这个名字他并不陌生。“这些时，他来找过你没有？”□□□“没有，”玉娘苦笑了笑，“他还以为奴家随高阁老回了河南老家呢。”□□□你想回哪儿，是将来的事，现在，你不能走。”□□□“为何？”□

“为你的眼睛。”□

“眼睛，我的眼睛？”玉娘神经质地用手按了按双眼，痛苦地说，“我的眼睛还能怎么样？”□“下午，是否有郎中来过？”□□□“有，是那个王大人领来的，那位郎中看了我的眼睛。”□□□“是啊，那是太医，是我让他来的。”张居正把玉娘扶回到餐桌边重新坐下，继续说道，“□□太医说，你的眼睛有救。”□

“真的？”玉娘不敢相信。□

“太医说，你的眼睛失明，是心火上蹿和头上瘀血交杂而至，只要平静下来，吃他的汤药，将息调养，或可重现光明。”□□□“先生……”□

喊了一句，玉娘已是哽咽无语。同为首辅，两相比较，她觉得高拱过于绝情，而眼前这位张居正——诚如他自己所言，有着怜香惜玉的君子之心。□□□“玉娘，你知道你目下住在何处吗？”□

“知道，在积香庐。”玉娘掏出罗帕，揩了揩泪痕，问，“为何要叫积香庐？”□□□“这是严嵩投世宗皇帝所好，世宗晚年以焚香炼药为乐事。所以，这积香庐之香，是斋醮之香，而非妆奁之香。”□□□张居正这句话稍稍有点挑逗，玉娘并没有往心里去，而是担心地问：□□□“奴家住在这里，会不会给先生带来不便？”□□□“没有什么不便，你只管尽心养病。”□

“多谢先生，”玉娘欲起身敛衽行礼，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看不见，竟三次没有站起来，她只好自嘲地说，“看看，我都像个老太婆了。”□□□“你想干什么？”张居正问。□

“奴家想执壶，为先生斟酒。”□

“啊，这个不必。”张居正劝阻道，“如果玉娘你还有精神，就请再唱一曲《木兰歌》吧。”□玉娘摇摇头，说：“伤心事，还提它做甚。奴家再也不唱它了。先生若要听曲子，奴家唱别的。”□□□“好哇。”张居正立即朝门外喊道，“来人。”□□□刘朴应声而入，张居正吩咐他去把玉娘的琵琶拿来。刘朴出去一会儿拿了琵琶回来，递到玉娘手上，又退了出去。□□□玉娘调了调弦，问道：“先生想听什么？”□

“随你的意。”张居正自斟自饮。□

“你出个题儿吧，试试奴家应景儿的本事。”□□□“也好，”张居正一扭头，看到窗外远处河边上，有人提着一盏灯笼走过，便道，“你就唱个灯笼如何？”□□□“灯笼？”□

“对，灯笼！”□

玉娘怀抱琵琶，敛眉沉思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转动纤纤玉指，往那四根弦上轻轻一拨，立刻，屋子里漾起柔曼如玉的乐声，玉娘慢启朱唇，婉转唱了起来：

灯笼儿，你生得玲珑剔透，□

好一个热心肠爱护风流。

行动时能照顾前和后。

多亏那竹丝儿缠得紧，

心火上又添油。

白日里角落里枯坐守寂寞，

到夜来方把那青衫红袖，

送过长桥，听鼓打谯楼……

玉娘声音甜美，虽是即兴唱来，仍不失她天生的凄婉本色。张居正手执酒壶，却忘了斟酒，闭着眼睛，已是听得痴了。忽然，听得门外有嘈杂之声传进来，玉娘首先停了唱。张居正睁开眼睛，生气地斥道：“外面何人喧哗？”

“老爷，是我？”一个声音急切地回答。

“游七？”张居正一惊，立忙坐直身子，喊道，“进来。”游七推门进来，也不敢看玉娘一眼，只朝张居正一揖到地，禀道：“老爷，冯公公派徐爵给你送来急信。”

“信呢？”

“是口信。”

看游七满脸惊恐的样子，张居正心一沉，暗忖：“宫中又出了何等大事？”便把游七领到外头的花厅。

第二十回　绕内阁宫中传圣谕 出命案夜半又惊心

在花厅里，游七向张居正叙述了一切：□

大约一个时辰前，徐爵派人把游七约了出去会面，告诉他乾清宫内刚刚发生的事情。□□□却说李太后去昭宁寺礼佛回到宫中，已接近酉时，尽管疲惫不堪，她还是留下了冯保，并把正在玩耍的小皇上找到东阁来，向他备细讲了武清伯以及英国公张溶和驸马都尉许从成告状的事。朱翊钧听了，惶惑地问：□□□“外公真的要把花园平了种菜？”□

“但愿他不会，不过，也很难说，你不知道你外公的脾气，逼急了，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李太后说着长叹一口气，“张溶和许从成也都说了狠话，说这个月若再胡椒苏木折俸，他们就上街摆摊儿。钧儿，你说，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会丢谁的丑？”□□□“丢他们自己的。”朱翊钧气呼呼地说道，“我就不信，他们会这么穷。”□□□“这不是穷不穷的问题。钧儿，你就不想想，你登极还不到三个月，就有这么多王侯闹嚷找你要饭吃，如果真的闹到外头去，天下人会怎么看你？”□□□“这……”□

“常言道众口铄金，这事儿，咱们不能不管了。”□□□“怎么管？”朱翊钧眉头蹙得紧紧的，“要不，传旨请张先生来，一同商议办法？”□□□李太后摇摇头，说：“不用找他来了，钧儿，依咱看，你直接下旨户部，凡王侯勋戚，一体取消胡椒苏木折俸，月俸仍以银钞支付。”□□□“太仓银不是告罄吗？”□

“让户部想办法。”□

“那，余下京官怎么办，王侯勋戚都拿了月俸银，他们依然胡椒苏木折俸，岂不要闹事？”

“钧儿，你是皇上！”李太后秀眉一竖，加重语气说道，“王侯勋戚的事，得皇上亲自来管，文武百官那头，还有内阁哪。”□□□“内阁，内阁，”朱翊钧不停地嘟哝着，不无焦虑地说，“张先生恐怕也不好处置。”□□□“如果朝廷中尽是顺心的事，还要内阁首辅干什么？”李太后重重地拍了拍绣椅的扶手，断然说道，“疾风知劲草，张先生如果真是匡时救弊之才，就一定能想出办法，把事情摆平。”□“哦，儿知道母后

的意思……”□□□朱翊钧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正欲说下去，李太后伸手阻拦了他，又道：□□□“内阁就张先生一个首辅，也真亏累了他，我看，得给他找个助手了。”□□□一直噤若寒蝉不敢出声的冯保，这时插话道：“张先生自己也好像有这个意思。”□□□“你怎么知道？”□

李太后严厉的目光扫过来，冯保吓得一哆嗦，赶紧垂首答道：□□□“张先生今儿个送了折子进来，请万岁爷增补阁臣。”□□□“啊，他都提了哪些人选？”□

“提了杨博、葛守礼、吕调阳三人。”是朱翊钧回答。□□□“钧儿看过折子了？”□

“看过，母后去昭宁寺敬香，儿在东阁看了一上午折子。”□□□“很好，”李太后冷冰冰的脸色稍有缓解，“钧儿，这三位大臣，你看哪位合适？”□□□朱翊钧又恢复他那小大人的神态，扳着指头说：“折子上摆在第一的，是杨博。”□□□“这个不能用。”李太后干脆地否决。□

“为何？”朱翊钧问。□

“既是摆在第一，就肯定与张先生私交深厚。内阁大臣，还是互相牵制一点好。”□□□朱翊钧虽是孩子，但心性灵活，经母后这么一点拨，他立刻就明白个中奥妙，于是一拍巴掌，笑道：□□□

“母后，我就用吕调阳。”□

“有何理由？”□

“这吕调阳在折子上头摆在第三。”□

“还有呢？”□

“儿还是太子的时候，吕调阳是詹事府詹事，是儿的老师，他在经筵上讲课最好。”□□□“还有呢？”□

“还有，还有，还……没有了。”□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咱听说吕调阳这个人一身学究气，从不拉帮结派。”□□□“那，母后同意用他？”□

李太后咬着嘴唇思忖了一会儿，才字斟句酌地说：“选拔吕调阳入阁任次辅，从目下情势来看，或许是最佳选择。冯公公！”□□□“奴才在。”□

冯保屁股离了凳子，欠身应答。作为大内主管，听了太后与小皇上母子之间这一场对话，可谓是风狂雨骤，惊心动魄，他感到前胸后

背粘乎乎地都湿透了。□□□也许是他回答的声音有些异样，李太后又瞟了他一眼，问：□□□“你脸色白煞煞的，累了？”□

“唉，有一点点，啊不，奴才向来有头晕的毛病，进屋时发过一阵子，现在好了。”□□□冯保极力掩饰，处处显得不自然，好在李太后并不深究，而是令他：□□□“准备纸笔，替皇上拟旨。”□

东阁内，纸笔墨砚啥时候都是现成的，冯保坐到书案前，李太后又道：□□□“拟两道旨，一道给户部，一道给内阁，就按方才咱与皇上商量的拟文。记住，这两道旨今夜就得送到通政司，明儿一早，就传到当事衙门。”□□□□听完游七的陈述，张居正陡然感到了天威不测的沉重压力。自接任首辅以来，他一直谨慎从事。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哪怕深蒙圣眷，也始终不敢忘记国事之忧，将一片肫诚之意，流露于政事之间。汲取前任削籍的悲剧，他最担心的是谗谮乘之，离间君臣关系□□。现在，这件事果然发生。他的脑海里顿时浮出《易》中的两句话：“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君失此臣，尚有彼臣可代；臣若失身，何可代之？虑着这一层，张居正惊出一身冷汗。他暗透一口气，望着紧张得合不拢嘴的游七，问道：□□□“我家的胡椒苏木，拿出去变卖了吗？”□

“没有。”游七嗫嚅着。□

“为什么不卖？”□

游七猜不透主人的心思，但知道他眼下心情不好，故小心答道：“小的虑着，一个宰辅之家，若真的去卖胡椒苏木，恐被人笑话。”□□□“混账！”张居正一拍茶几，由于用力过猛，茶几上的杯子震落在地，这只比蛋壳儿还薄的卵幕杯，落地就碎了。张居正还恨恨地将那堆碎瓷踩了一脚，怒气冲冲骂道，“什么宰辅之家，我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靠朝廷俸禄吃饭。朝廷实行实物折俸，我们堂而皇之拿出去变卖，有何羞耻？”□□□游七劈头盖脸挨了这一顿臭骂，尽管内心感到委屈，却半句声也不敢做，抖抖索索站在那里，像秋风中的一条丝瓜。瞧他这可怜又可嫌的样子，张居正朝他挥挥手，说：□□□“你先回去吧。”□

“唉。”□

游七如释重负，朝主人深鞠一躬，就退了出去。刚走出花厅门，张居正又喊住他，吩咐道：

“徐爵那里，你要和他热乎点，每次送了信，封点赏银给他。”□□□“小的知道了。”□

游七唯唯喏喏退出，听着他笃笃笃的脚步声已是离开了山翁听雨楼，一会儿，又听得马蹄得得离开了院子。此时已是夜深人静，偌大的山翁听雨楼虽然灯火通明，却是死一般寂静，一应侍奉既不敢睡觉，又不敢走近，只是缩在进门的过厅里等待传唤。张居正呆坐半晌，才开口问一直侍坐在侧的王篆：□□□“介东，皇上这两道旨意，你如何看？”□

王篆向来不肯深研大局，只是个看主子眼色行事的角色，此刻他心里惶惑得很，答道：□□□“昨儿个，皇上颁赐纹银与玉带给你，今儿个，又绕开内阁直接下旨。皇上的脸色，下官实在看不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张居正心里头，忽然蹦出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的这句话来，但表面上，他却反省自己，“我们作大臣的，理所当然应该做到善则归君，过则归己。那几位王侯勋戚串通一气，跑到太后跟前告状，如果你是太后，你又会如何处置？”□□□“是武清伯这糟老头子，搅混了这凼子水。”王篆答非所问。□□□“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张居正眼波微微一闪，“国家国家，皇上既要治国，又要治家，家事掺进到国事之中，国事就难办了。”□□□王篆顺竿儿爬，帮腔道：“这个李伟，京城没有谁不知道他，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事到如今，何必责怪人家，”张居正叹了一口气，声音低得几乎自己都听不见，“三个人凑到一块儿告状，我看这后头有人指使。”□□□“啊？”□

“英国公张溶，是个树叶儿落下来怕打破头的人，从不出面招惹是非。驸马都尉许从成，有五千亩封田不说，光在两京等处的商铺，就有几十家之多。李伟每年收上万石稞粮，上个月还在粜卖粮食，三个人都富甲一方，怎么会为区区一点月俸银而兴师问罪呢？”□□□听如此一分析，王篆才感到这场风雨大有来头，把脑瓜子抓挠了半天，才狐疑地问：“究竟是谁呢，有这大的能耐。”□□□“你说，我当首辅，哪些人心里不舒服？”□

“还不是高……”□

“嘘！”□

张居正做了个手势，指了指里间小屋，王篆这才记起里头还有一位玉娘，顿时吐了吐舌头，小声说，“他的亲信门生故旧，以魏学曾、王希烈为首，还有一大把哪。”□□□“扇风点火之人，就在他们之中。唉，还是玉娘唱得对，皇城中尔虞我诈，衙门内金戈铁马。”□“既如此，首辅就该向皇上解释。”□“解释什么，让皇上收回成命，更改旨意，这可能吗？亏你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连起码的事君之道都不懂。现在能做的只有一条，就是设法度过危局。吕调阳入阁，本是仆之所愿，这是好事，难的就是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此事牵一发而动全身。”□□□受了训斥的王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正想表明心迹说点什么，忽听得小屋虚掩着的门被推开，玉娘摸摸索索走了出来。□□□“玉娘。”□

张居正喊了一声，连忙起身走过去，把玉娘扶到一张椅子上坐下。玉娘说道：□□□“先生，奴家还是离开这里为好。”□

张居正一愣：“你为何又突然改变主意？”□

玉娘凄然一笑，说：“方才您们在这里的谈话，奴家在里头隐隐约约听到了不少。先生宰辅□□当得如此之难，这么多烦心事压着您，奴家哪里还能够再来麻烦您呢。”□□□“玉娘，这是两码子事。”张居正解释道，“你留下，不会给我添什么新的麻烦，相反，你若走了，倒真是添了我的心病。”□□□“先生，您？”玉娘疑惑不解。□

张居正不加掩饰地说：“我是为你的眼睛担心。”□□□王篆为了讨好张居正，也从旁说道：“玉娘，首辅对你的关怀是无微不至，你怎能轻言走开。”□□□玉娘深深叹一口气，脸上又不自觉地泛起红晕。张居正想着玉娘这一晚也没吃什么东西，便吩咐王篆：□□□“喊侍女过来，给玉娘沏一杯参茶。”□

少顷，侍女端了参茶过来，递到玉娘手上，玉娘呷了一口，又搁回到茶几上，感慨说道：“平常总听人说，读书人十年寒窗，就为了博取功名，在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光宗耀祖。现在才知晓，这顶乌纱帽戴在头上，是何等的不自在。”说到这里，玉娘苦笑着摇摇头，补了一句，“看来，教曲儿的人，有时候也很无知。”□□□“教曲儿的人为何无知？”王篆追问。□

玉娘答道：“奴家在南京时，就跟着师傅学过一曲带把儿的《马头调》，专唱乌纱帽的。”

“啊，玉娘能否唱给咱们听听。”王篆说着瞧瞧张居正，见他没有反对的意思，忙去里屋拿了琵琶出来，递给玉娘，说，“首辅这一晌说话累了，正好听听曲子解乏。”□□□玉娘犹豫着说：“夜已深了吧。”□

张居正看了看悄无人影的厅堂，说：“不妨事的，玉娘，你唱吧，这里离人家甚远。”□□□“那好。”□

玉娘端正坐姿，拨动琵琶，唱了起来：

喜只喜的乌纱帽——两翅高摇，□

爱只爱的大红蟒袍——腰中带一条。□

喜只喜，象牙笏板怀中抱，□

——清晨早上朝。□

爱只爱，黄罗伞罩着八抬轿，□

——旗帜儿前头飘。□

喜的是封侯，爱的是当朝，□

——天子重英豪。□

喜只喜，出将入相三声炮，□

——鼓乐闹嘈嘈。□

爱只爱，十三棒铜锣来开道，□

——人人站起来瞄。

这支曲子明快诙谐，玉娘的情绪虽然没有调整过来，但大致还是唱出了韵味儿。她稍稍表露出的那份俏皮劲儿，张居正很是喜欢，但这曲本来好笑的《马头调》，却是让他笑不起来。平心而论，唱词儿中表述的那些令人眼馋的东西，如今他样样都有。可是，眼下正是这些东西让他心烦意乱。一曲终了，他应付地拍拍手，叹道：□□□“昔时范蠡放着丞相不做，而是带着西施泛舟五湖，他倒是看透了官场，像他这样把乌纱帽弃之如敝履的人，实在是不多。”□□□“先生为何不能这样做呢？”玉娘问。□

“也许是孽障未净吧，”张居正自嘲地笑了笑，“以道事君，士君子之通愿也。居正不才，却不该也怀了一颗匡时救世之心。”□□□正说着，又听得院门外有的的得得的马蹄声急驰而来，三人遂都打住话

头，侧耳倾听。一会儿，便听得有人敲门。□□□“这么晚了，还有谁来？”王篆狐疑地问。□

“该不是游七又回来了吧，”张居正心里头又掠过不祥之兆，便对王篆说，“你去看看。”

王篆急匆匆地朝院门方向走去，尚不及一盅茶工夫，他就转了回来。□□□“是谁来了？”张居正问。□

“是学生手下的一位档头。”□

“何事？”□

王篆一脸的紧张，答道：“今儿个夜里，在桂香阁酒家，章大郎被人刺死了。”□□□“什么？”□

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

王篆继续禀道：“章大郎被皇上赦了死罪，发配三千里外充军，这家伙从刑部大牢出来，竟四五十抬轿子前往迎接。今儿个晚上，他的狐群狗党包下了桂香阁为他接风压惊，就在酒席上，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拔刀刺向章大郎，等众人反应过来施救，章大郎已倒在血泊之中抽搐着死了。”□□□“凶手呢？”□

“被当众擒获。”□

“是谁？”□

“是死去的储济仓大使王崧的儿子，他这是为父报仇。”□□□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章大郎一死，邱公公不知又会在李太后面前挑唆什么，张居正心情更加沉重起来。他吩咐人把玉娘扶下去休息，然后踱步到山翁听雨楼门外。此时月明中宵，夜凉如水，河边草丛中，点点流萤时隐时现。张居正忽然感到有一片黑影迎面扑来，他一闪身，拂面而过的是一阵清风，他回转身来，对一直紧紧相随的王篆说：□□□“介东，你现在出发，把王之诰、王国光两位大人请来这里，要快。”□□□“是。”□

王篆倏忽间消失在夜幕之中。□

张居正回到山翁听雨楼，命人铺展纸笔，趁两位部堂大人还未来到的这段空隙，他想把《女诫》一书重印版的序言写出来，这是李太

后交办之事，必须尽快完成。□□□在案前稍有沉思，他开始奋笔疾书：

尝闻闺门者，万化之原。自古圣帝明皇，咸慎重之。予赋性不敏，侍御少暇，则敬捧洪武太祖皇帝敕修《女诫》一书，庄颂效法，夙夜竟竟。庶几勉修厥德，以肃宫闱……

第二十一回 老苍头含泪卖苏木 大总管领命会巨商

礼部散班，童立本骑着一头小毛驴，颠儿颠儿回到位于羊尾巴胡同的家中。节令过了白露，北京的天气已是两头冷，中间热。童立本体弱多病，上值早已穿上了夹衣。这会儿在家中卸去官袍，露出贴身的夏布汗衫。这件汗衫穿了好几年，不但汗迹斑斑，且还打了四五处补丁。他胡乱套上一件褪得灰不灰白不白的旧道袍，慢慢从卧室踅到厢房门口，仄耳听听，屋里没什么动静，他这才轻轻推开房门，蹑手蹑脚走了进去。□□□房中光线太暗，童立本一时什么都看不清。他眨巴着眼睛，轻轻喊了一句："柴儿。"□□□"嗯。"□

有人应了一声。只见房中的一只木圈椅里坐了一个人，手脚瘦得像麻秆，脸上半点血色都没有，口角歪斜，往外流着长长的涎水。这是童立本的大儿子童从社，小名柴儿。柴儿生下时聪明伶俐可爱，两岁时患病，请了个江湖郎中诊治，用反了药，从此便成了个手脚瘫痪的傻子。如今三十多岁了，只能坐在木圈椅中，吃饭拉屎都得靠人侍候。童立本进来时，柴儿正在勾头打盹，父亲的喊声把他惊醒。□□□"柴儿，饿吧？"□

童立本走到木圈椅跟前蹲下，关切地问。柴儿面颊痉挛，涎水顺着下巴一挂一挂流了下来，他嘴唇哆嗦半天才吐出两个字来：□□□"爹，饿。"□

望着身码儿看似只有十三四岁的残疾儿子，童立本忍了两泡老泪，难过地说："爹知道你饿，再忍耐一会，桂儿娘有东西喂你。"□□□正说着，门外又传来□□□□的脚步声，童立本回头一看，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女人走了进来。□□□"老爷回来了？"女人倚着门问。□

童立本站起身，走出厢房来到堂屋，那女人跟在身后。他说："回来时没见到你。"□□□女人答："去了街口，瞧老郑回来没有。"□

"回来没？"□

"没。"□

两人一时沉默，这女人就是方才童立本提到的桂儿娘。她名叫桂儿，原是童立本夫人的丫环。童夫人过世，童立本无钱续娶，家中又

少不得一个女人，加之与桂儿相处时间较长，眉来眼去也有些感情，遂干脆纳她为妾。乍一看，桂儿还有几分姿色，但不能细看。盖因桂儿五岁时，元宵节随父母上街看花灯，被一只飞过来的二踢脚崩瞎了左眼。若不是这个缺陷，她也不会来童立本家当丫环。□□□因为秋燥，桂儿的眼睛生翳，这会儿正在用手袱儿揉拭，望着她一脸菜色和枯黄的头发，童立本心疼地说："中午，你和柴儿都没有吃饭？"□□□桂儿摇摇头。□

童立本颓然坐到椅子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再不敢看桂儿哀愁的眼光。他想说点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而那些不愉快的回忆却像梦魇一样，死死地缠绕着他。□□□童立本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已经三十五岁。放了一任县令之后，又当了一任的山东登州同知。九年考满，升为礼部仪制司主事。由从六品的地方官变成六品京官，表面上看地位是崇升了，但实际上经济收入却大为降低。在地方官任上，多少有点外快，日子□□过得多。礼部仪制司是一个清水衙门，不要说关系到国计民生升降罢黜这样实实在在的大权，就是诸如抚边纳贡，开漕请恤这样可以得到实惠的小权，也一概不沾边。仪制司所做的事，就是为诸如太子登基，皇室人员加封，皇帝婚丧大礼这样一应大典提供典章及仪式的规范。有关涉及到国家礼节的大事，都得由仪制司出面来做。按理这份权力也不小，但这都是为皇帝服务，根本捞不到任何油水。事情做好了，得褒奖的是礼部堂官，做砸了，这个六品主事还得承担责任。因此，童立本自来这个礼制司主事任上，除了一年一百二十石米的俸禄，再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俸禄按月支取，若能全部足额拿到，一月十石米，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虽不富裕，勉强还过得去。但自嘉隆之后，京官俸禄往往折值不符，甚至发生拖欠现象。每逢此时，童立本就捉襟见肘了。□□□朱洪武立国之初，就为官员的俸禄等级及支取方法，制订了一整套实施细则。官员俸禄有本色俸和折色俸之分。本色俸包括三样：一是月米，二是折绢米，三是折粮米；折色俸含有两样：一是本色钞，二是绢布折钞。所谓钞，就是铜钱。这样，官员们每月拿到的俸禄，就由米、绢（或棉布）、银、钞四样组成。按规定，官员无论大小，每月支米一石。余下俸禄折为绢、银、铜钱支付。有时太仓银告罄，没有银钱，临时也会改用其他实物支付。这就要看国库里有什么了，有什么分什么。盐、油、蜡烛甚至香料都曾折为米价分给官员们作为俸禄。官员们叫

苦不迭，却也无可奈何。还有一个让官员们怨声载道的，就是折色俸中的铜钱。随着物价的变换，铜钱的变化极大。上个月十贯铜钱可以买一担米，到下个月可能就要二十贯铜钱买一担米。但折色俸一旦确定，多少年都不会轻易改变。到隆庆四年，市面上的米已卖到三十五贯一石，而官员们仍按嘉靖初年定下的二十贯折一石米的比价领取折色俸。这样，官员的实际收入比之俸禄数额已大为降低。即便如此，官员们俸禄也常常不能如期足额拿到。从隆庆初年开始，拖欠官员俸禄的事经常发生。但高拱自隆庆四年秋任内阁首辅后，着着实实为官员们办了几件好事。一是提高本色俸的比例，每月官员们现银拿得多了；二是折色俸中，将实物折俸这一块拿掉，全部改为四十贯钱钞折一石米。这么一来，等于变相提高了官员们的俸禄，他的人望也因此一下子提高了不少。张居正接任后，官员们心想，可能会得到更多的实惠。可是，二十多天前，户部突然移文在京各衙门，本月官员俸禄改用胡椒苏木支付。一斤胡椒折三石米，两斤苏木也是折三石米。这样，童立本每月十石米的俸禄，除领到一石米外，余下九石，折成两斤胡椒、两斤苏木。分到这四斤东西，童立本差一点滚出了老泪，当时碍着一帮僚属胥吏在场，强自忍着没有把痛苦表现出来。□□□官员的晋升制度，按成宪来自于考察。每三年对官员考察一次，优胜劣汰。若一连三次考察均无过错，称为九年考满，例该晋升一级。到了隆庆五年，童立本在仪制司主事任上满了九年，头两次考察都顺利过关。这第三次考察却出了问题。盖因这年春节，在过了多年穷困的生活之后。他写了一幅聊以自嘲的春联贴在大门上：“白水清茶权当酒，萝卜青菜且为荤。”横匾四个字“也是过年”。谁知这么一件小事却被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纠住，一本参上去说他这是故意讪谤朝廷，往圣明天子脸上抹黑。隆庆皇帝看了折子后批道：“这厮胡诌，念他以往并无大错，这次免了。下次再犯，定不饶他。”惩罚虽免，但熬了九年，眼巴巴熬到一个升官的机会就这样一风吹了。他心有不甘，却也只能认命，继续在礼部主事的位子上艰难度日。童立本先是一家六口，夫妻两人，两个儿子，还有丫环桂儿和一个六十来岁的苍头老郑。夫人过世后尚有五人，全靠俸禄生活。年初，小儿子童从稷回乡参加乡试，童立本将积攒多年的一百两银子让他带回家。一来孝敬一下健在的高堂老母，二来作为童从稷乡试的费用。这样一来，家中经济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每月的俸禄精打细算才勉强度日。上月，礼部尚书高仪去

世，衙内官员凑份子公祭。童立本素来敬重高仪的人品，如今斯人已逝，他越发怀念高仪的雍容大度。为了表示心意，一咬牙就抠柜缝儿，把藏着的最后五两银子翻出来交出凑了份子。当月的生计就出了问题，苍头老郑出去借了一两银子的高利贷。原以为拿到七月份的俸禄后迅速还上。没想到一厘俸银没拿到，只领回两斤胡椒，两斤苏木。放高利贷的都是人精，掐准了童立本支俸的日子。他人还没进门，讨债的已坐在家中了。听说没有钱还，那伙就动手拉他的驴子。京官上班，原先规定二品大员以上才能乘轿，余者皆骑马。后渐渐禁令松弛，九品官也可以乘轿了。从此京城中轿舆塞道。为了脸面，再不济的官员，得弄一顶二人抬小轿坐着招摇过市。像童立本这样骑驴子上班的官员，倒真是寥寥无几了。

这会儿见讨债人要牵走驴子，童立本急了，连忙放下官架子与那人商量，是否可以拿胡椒苏木抵债。那人死活不要这些东西。说到最后，那人便把刚拿回家的一石米搬走了。这样一来，童立本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就完全没有了接济。米缸里的存米还可应付半个月，童立本当即对桂儿说，家中从此每天改吃早晚两顿，中午的饭免了。另外让老郑提着那两斤胡椒两斤苏木到街上叫卖。桂儿穷人家出身，深知眼下家中困境不能轻易度过。两餐饭被她改成两顿粥，除了保证童立本的一碗稠稀饭，余下三人连同她自己喝的都是米汤。再说老郑每日提胡椒苏木出门，晚上回来，手上拎着的仍是苏木胡椒。这样一连二十几天过去，不但桂儿连童立本也沉不住气了。再拖延两三日，家中就要完全断炊。今天是第二十三天，已经暮色朦胧，仍不见老郑回来，两夫妻坐在堂屋里。料定又是凶多吉少。偏偏那头小叫驴，拴在院子里头嗷嗷乱叫，它也饿得青肠见白肠，寻不到东西吃。□□□大门吱呀一声，接着是熟悉的脚步声，老郑回来了。天已黑尽，桂儿起身找了半截子蜡烛点上。可是等了一会儿，却不见老郑进门。童立本心下生疑，挪步到门口一看，只见老郑一尊木偶样伫立在院子里，一动也不动。□□□“老郑，你这是干啥呢？”童立本问。□

“老爷。”□

老郑涩涩地喊了一声，当即就在泥地上跪了。他是童立本在山东登州同知任上招来家中的老仆，已跟了他十五六年。□□□“跪啥呢，饿

得前胸贴后背，还讲礼节做甚，进来回话。”童立本没好气地训斥。□□□老郑磨磨蹭蹭回到堂屋，耷拉着脑袋站着，童立本见他背上鼓鼓囊囊的包袱，知道又没有卖出去，脸顿时沉了下来，申斥道：“怎么又没有卖出去？”□□□老郑抬起头望着童立本，委屈地说：“老爷，这十几天，小的把北京城大大小小的店铺跑遍了，就是卖不出去。”□□□“为什么？”童立本犟脾气又发了，“这胡椒苏木，都是国库里拿出来的上等好货，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找不到一个买主？”□□□老郑眼泪巴沙答道：“老爷，难哪。”□

“胡说，”童立本一拍桌子，气咻咻地说：“分明是你老糊涂了，找不着地方。”□□□老郑仍跪在地上，借着一闪一闪的幽明烛光，只见他已是老泪纵横。因为又累又饿，他的身子左右摇晃。他翕动嘴角，本想说点什么，突然眼前一黑，一下子栽倒在地。慌得童立本夫妇赶紧上前搀扶。怎奈两人也是忍饥挨饿气力不支，折腾了好半天，才把老郑弄到躺椅上。

童立本此时已是虚汗淋漓眼冒金花胸口一阵一阵发慌。桂儿也是脸色惨白气喘吁吁，但两人都顾不得自己。躺椅上的老郑还是双目紧闭牙关紧咬。桂儿去厨房舀了一碗凉水来，两人把老郑嘴巴撬开灌了几口，少顷，老郑才悠悠醒来。他见童立本蹲在身边，感到不妥，挣扎着想坐起来，但依然是头重脚轻撑坐不起。□□□童立本按住他，负疚地说：“老郑，看你满头虚汗，一天没吃东西，饿晕了。”□□□“是啊，躺着养养神吧。”□

桂儿也在一旁安慰，连连叹气。□

老郑向他夫妻俩投来感激的一瞥，仍咬着牙撑坐起来，艰难地说：□□□“老爷，听小人斗胆说一句，不要指望店家能收购你的苏木胡椒了。”□□□“这是为甚？”□

“开头几天小人不愿意告诉你，现在不说不行了。”老郑又喝了几口水，止了止心慌，接着说道：“老爷其实应该明白，在京的官员，大大小小有好几千人，每个人都领了胡椒苏木回家，加起来有几万斤之多。家家都想把胡椒苏木变成现银，说起来真不是容易事。现在，整个北京城，大街小巷走的都是卖胡椒苏木的人。十个人卖，却不见得有一个人买。虽也有一些店铺收购，但人家只收购那些官大势大人家的，收了吏部官员的，再收户部的，然后又是兵部、刑部。老爷所在

的礼部，人家瞧也不瞧。还有就是那些朝中的一品大员，加上那些地位虽低，但手上有实权的官员不用出去卖，自有人家上门来用重金收购。出的价钱竟比市价高出好多倍。这些官员拿到胡椒苏木折俸，竟比直接拿到俸银还要划算。只苦了老爷你这样的官，既无实权，又无显赫品秩，说起来是六品官，在京城里住了十来年，就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我拿着胡椒苏木送到贴着告示收购的店家。人家开口就问：‘哪个府上的？’小的回答：‘礼部仪制司童大人府上。’人家嘴一瘪：‘什么铜大人铁大人，没听说过。’就再也不肯搭理。我站在一旁苦苦央告也无济于事。这一连十天，我处处碰壁。见到这般光景，倒真是绝望了。今天后晌，小人路过北玉河桥回来，在桥上站了一会儿，想到这样被人瞧不起，心中像被捅了一刀。若不是要把这四斤胡椒苏木背回来，我真想一头跳进河中，寻个短见倒也省事。待小人回到院子里见到驴子，知道老爷已经回来了，心里头对小人存着指望，因此也就不敢进门。”□□□老郑说一下，停一下。待积蓄了一点力气再接着说。这样断断续续说了差不多小半个时辰，才把这段话说完，说到伤心处，大颗大颗的泪珠子巴嗒巴嗒掉在地上。待他吭吭哧哧说完，桂儿再也忍不住，呜呜地大哭起来。院子里的那头小叫驴受了惊扰，也跟着低一声高一声的嚎叫。□□□□就在童立本合府哀嚎之时，位于棋盘街上的淮扬酒肆，正觥筹交错杯盘狼藉猜令划拳喧腾酬酢闹热得不可开交。这里是京城吃淮扬菜最好的地方。如果是白天，远远就可看见店前高高树立的酒望子上，赫然书写着“淮扬古风”四字，这是嘉隆转承期间内阁首辅徐阶的手书。这位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笔意腴中含秀，柔里藏锋，极得江浙膏泽之地的文化韵致。京城还有一个酱菜名店叫“六必居”，招牌为严嵩所书。这严嵩虽为奸相，但却是嘉靖一朝难得的书法高手。因此，这两块招牌在京城极为有名，两个店子也因此兴旺发达。多少年来，生意一直红火不衰。□□□华灯初上，在淮扬酒肆二楼一间宽大的雅间里，一桌酒席刚刚开张。席面上坐了三位男子。其中两位是游七、徐爵，还有一个陌生面孔，只见他四十来岁年纪，穿了一件簇新的团花改机的杭绸□衫，头上戴着时下流行的四片瓦的玉壶巾，手上摇着一把苏制的上等乌骨泥金折扇，乍一看，这装扮倒有几分儒雅，像是文墨中人，但若再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此人一双猴眼眨巴眨巴总没个停的时候，手上还戴了一枚嵌着硕大一颗祖母绿的金扳指，仅此一点，便让他的十分斯文减了九分。且让人感到他是一个砍

掉树儿捉八哥的厉害角色——这评论不假，此人就是京城最大的绸缎店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这样三个人为何凑在一处？说起来有故事：□

却说那一天，内阁差吏将三十多斤苏木胡椒亲自送到纱帽胡同张居正府上，交把游七签收，告知这是首辅本月的折俸。这是上午的事。到了下午，就有几拨子人转弯抹角攀亲扯友地来找游七，愿意用高出几倍的价钱来收购这批货物。游七虽然心动，但一想到堂堂首辅之家居然要靠变卖这些苏木胡椒来生活，说出去名声不好听，故都婉言谢绝了。直到前些天在积香庐的那个晚上，游七被张居正骂得狗血淋头，限令他即速卖出胡椒苏木时，游七再也不敢怠□□慢。第二天，先差手下人跑到街上转悠，为的是摸摸行情。手下人走这一趟不打紧，看到多少人背着胡椒苏木卖不出去，心里头不免打鼓，回来向游七禀了，游七也不想上街丢人现丑，一心等着买主上门偷偷卖了完事，但等了两三天却是人毛也没等到一根。原来自那天下午他辞了那些买主之后，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京城里那些想通过这笔买卖来巴结新任首辅的商人只当是张学士府家规极严，不屑与他们打交道，故都死了这份心。蝇营逐臭把心思用在别的炙手可热的大臣身上，反倒把首辅家晾了干鱼。这情形让游七焦急起来，由于张居正素来管教极严，不允许家里人在外牵藤放蔓惹事生非，故游七认识的人也不多，特别是做买卖的商人，他竟是一个都不认识，所以事到临头不免抓瞎。正在这时候，恰好徐爵来张学士府中有事，游七便说明情况求他帮忙。徐爵听了嗤地一笑，讥道："瞧你这话说得多寒伧，堂堂一个首辅家的大总管，居然卖不掉三十斤苏木胡椒，这事儿交给我了。"第二天，他便领了这个郝一标来到府中。□□□对郝一标的大名，游七早就知道，用胡同里话讲，是个肚脐眼肥得流油，放屁都能打出金屑子来的人物。今天亲自见面，看他衣饰派头，那阔绰劲儿倒真是让人咋舌。即便这样，徐爵还惟恐游七看轻了他。刚一坐下，便数萝卜下窖把郝一标吹嘘了一番。□□□论籍贯郝一标是杭州人，其祖父本是府学生，中了秀才之后，一连两次乡试都未曾中举。遂弃文经商，来京开了一爿绸缎店，取名七彩霞。他因是读书人出身，凡事好动脑筋，不消几年，便把生意场上的沟沟道道阴阳八卦弄得一清二楚。加之他广结人缘，店里货色品种备得全，价格又总比别人低廉一些，这么着做了十几年下来，七彩霞居然就变成了京城第一大绸缎店。一应服饰面

料，从数百两银子一疋的上等丝绸到丁门小户消费只七分银子一疋的中机布；从制裙的马尾丝到天鹅绒、琐袱等鸟纹布；从产自琉球、日本的兜罗绒到贩自暹罗、高丽的西洋布与高丽布，七彩霞店里是应有尽有。经过两代人的辛苦创业，七彩霞店到了郝一标手上，越发地兴旺发达，不仅仅在京城，在南京、扬州、苏州、杭州、荆州、番禺、洛阳、大同等四方通邑大都，都先后开上了分店。由于字号老名气大，每一个店都赚钱。单是设在□□棋盘街的北京总店，门面就有四五十间，京城的达贵官人王公巨族，每年制作衣饰的一半面料几乎都购自七彩霞。京城人说起郝一标来，无不啧啧称叹。□□□郝一标虽然财大气粗，但在游七面前却表现出十二分的谦恭。略一寒暄，他就让随来的朝奉把那一袋子苏木胡椒拎走，留下两百两白花花的纹银。值价比市场高了好多倍，游七自是高兴不尽。送客到门口，徐爵又往游七手上塞了一张折纸，低声说道："这是给你的二百两银票，上棋盘街宝祥号即兑即付。"游七一惊，慌着要把银票退还徐爵。徐爵挤挤眼说："老游，你也不必客气，这张银票是他给你的。"说着指了指旁边站着的那位商人。游七一听此言，更是不敢接受，推推搡搡一定要原物奉还。徐爵看准了游七的心态：心里头既贪着这张银票，又怕其中有诈，便笑着说："老游不要担心太多。咱这朋友花银钱像泼水似的，哪在乎这点银子。他只不过慕你老游的名声，想结交你，并不图你什么。银票收着吧，不会咬手的。"话既说到这个份上，游七也就不再坚持，半推半就地把银票藏进了袖子。□□□昨日里张居正散班回家，忽然记起了胡椒苏木之事，吩咐人把游七找到书房来，问："胡椒苏木卖了吗？"□□□"卖了。"□

"卖给谁了？"□

"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

"郝一标？"张居正知道这个人是京城第一富商，常在王侯勋戚间走动，于是又问，"卖出多少银子来？"□□□"二，二百两。"游七缩着脖子答。□

"多少？"张居正似乎没有听清。□

"禀老爷，二百两银子。"□

"混账！"张居正顿时就爆了，一掀长须骂道，"这哪叫买卖，分明是贿赂，你给我退回去。"□游七本以为办了件好事，谁知又招来了一

顿臭骂。也不敢答话，只哭丧着脸倒退着走出书房。□也难怪张居正火气忒大，这些时他的心情糟透了。皇上那两道旨下发之后，吕调阳即日就到内阁上值。户部那边，王国光有心上疏自辩，张居正担心有抗旨之嫌，故把他压下了。只一心谋划如何筹集银两度过难关。其间他用八百里驰传给殷正茂去了一信，望他以大局为重，能否从那二十万两银的军费中拿出一部份来，以解京城燃眉之急。信出去五天，尚不见回音。他如此做，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再说李太后那里，这些时对他依然不冷不热。张居正心底清楚，除了三位勋戚告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章大郎被杀。邱公公毕竟是李太后的心腹奴才啊！这事儿既然发生，若能够烟熄火熄偷偷处置也还罢了，偏偏一些官员纷纷上疏替王崧的儿子求情，说他这是替父伸冤孝心感动天地，伏望皇上给他免死特赦。张居正内心也很同情王崧之子，但他知道官员们的同情折子上奏，多半是为了闹事，诸多蛛丝马迹证明，京城这些时发生的大小事情，似乎都是有人在幕后操纵组织安排，其目的就是一个，利用胡椒苏木折俸一事大做文章，以求混淆视听扰乱圣心，达到抵制京察的目的。面对危局，张居正虽然焦虑窝火，但始终方寸不乱。他既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也大致猜测得出幕后操纵者是哪些人。他认为平息这场风波并不是难事，只要李太后和皇上仍能一如既往地支持他，一切事情都好办。但这个“结”如何解开，这几日倒让他颇费脑筋。□□□却说游七退出书房，也没急着离开，而是躲在廊柱后头，偷偷地抹了几把眼泪。张居正素来不管家务，家里一切用度开支，全凭游七谋划。说实话，张居正很少得过“孝敬”，这么大的家府脸面，撑起来决非易事。游七为此不说操碎了心，也算是想尽了主意，使尽了解数。偏偏张居正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动不动拿他开涮，叫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委屈得不得了。正在他偷偷拭了泪痕，准备去找郝一标退银子时，书僮又跑过来，说老爷叫他回书房里去。□游七磨磨蹭蹭回转来，站在张居正面前，怀里头像揣了只兔子。张居正看了看他，问：“怄气了？”□□□张居正一向严厉，这么轻描淡写问一句，就算是遮过了刚才的那顿火气。游七深知主人的脾性，恭谨答道：“老爷骂得对，小的这就去找郝一标退银子。”□□□“值多少就是多少，多一两银子也不能要。”张居正态度仍是坚决，但口气缓和多了，“游七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多拿一点点银子，也算是受贿，要不了多

久，这事儿就会传遍京城，后果不堪设想，你知道吗？”□□□“小的知错了。”游七唯唯诺诺。□

“知错了就得改，再犯一次，我定不饶你。”张居正说着，就转了话题，“你怎么认识郝一标？”□“是徐爵介绍的。”□□□“苏木是上等染料，郝一标的七彩霞正好用得着。”□□□游七不知张居正说话的意思，随话搭话说：“郝老板说，他一年用的苏木，也得大几千斤。”□“是吗？”张居正语调中透出兴奋，“这次他收购了多少？”□□□“这个，小的还不知晓。”□

张居正起身在房里踱了几步，沉思着说：“这些时，我听说有的官员拿到胡椒苏木后却卖不出去，因此怨言不少，如果有人大量收购，许多怨詈岂不就冰消瓦解？”□□□“老爷，你的意思是，让郝一标都买下来。”□□□“对，”张居正一转身，满怀期冀地说，“你去找郝一标谈谈，看他肯做否。”□□□“好，小的这就去联系。”□

得了张居正的指示，游七便去找徐爵商量，徐爵积极参预联络，于是便有了今夜的餐聚。

第二十二回　谈交易奸商偷算账　狎坤道行酒用弓鞋

因是第二次见面，游七和郝一标还不熟络，双方都还有些拘谨。酒席开始，宾主互相敬酒尽说些酥酥麻麻的恭维话。徐爵泼闹惯了，见不得这道酸景，才喝了一杯酒，就嚷开了：□□□“郝老弟，你一个钱窟窿里翻筋斗的人，干吗要学着楚滨先生子曰诗云的满嘴肉麻？三个男人三根□，咱啥时候喝过这种寡酒！”□□□游七是秀才出身，自然免不了要弄一些文绉。他给自己取了个别号叫楚滨。方才徐爵以挖苦的口气道出“楚滨先生”指的就是他。游七听了，脸红红的不好意思，但他因有主人交待的重任在身，也不敢玩个痛快。只是嘿嘿笑着，提醒徐爵说：□□□“徐爷，可别忘了，我们还有正事儿哪。”□

“你那点事儿，算得了什么。先同郝老弟把酒喝好，来来来，咱们猜趟拳。”□□□徐爵说着伸手挽袖就要闹腾，郝一标察言观色，先把徐爵拦了拦，问游七：□□□“请问游总管，有何事儿？”□

“想请郝老板帮个忙。”□

“说吧，”郝一标大包大揽，“只要不是摘天上的星星，剩下的你开口。”□□□“你能否再收点胡椒苏木？”□

“你家还有？这还用说，有多少收多少。”□

“不是我家。”□

“谁家的都行，只要你游总管开口。”□

“有郝老板这句话，我游某感激不尽，来，郝老板，游某敬你一杯。”□□□游七说着，一口把那杯酒吞了。徐爵在一旁偷着乐。郝一标问：□□□“徐爷，你笑啥？”□

徐爵挤挤鱼泡眼，说：“郝老爷，楚滨先生这杯酒一喝，你恐怕就得放点血了？”□□□“啊？”□

“他要你打起牌子，把满京城的胡椒苏木都收起来。”□□□“这是为何？”郝一标不解地问。□

“为的是帮首辅度过难关，”徐爵嬉皮笑脸说道，“眼下有多少官员拿了胡椒苏木卖不出去，这些家伙阴着肚子憋王八，琢磨着要闹事儿呢。”□□□“原来是这样。”□

郝一标说着，猴眼一眯，肚子里盘算起来。

俗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郝一标有了这一份庞大家业，其实活得并不轻松。第一是怕人敲榨，所以必须找衙门里头的人作靠山；第二，要想生意越做越红火，也必须有大主顾关照。说穿了，这两点都离不得官府。因此这么些年来，郝一标花在生意上的心思并不多，大部份时间都用在交朋结友上。拨云见月水滴石穿，久而久之，京城十八大衙门，内府二十四监，几乎没有哪一处关节他不能打通。前年，他通过皇店宝和店的总管孙隆认识了冯保的管家徐爵。过不多久两人就成了密友，皆因两人情趣相投，都是吃喝嫖赌，声色犬马样样都来的大玩家。加之郝一标挥金如土用钱大方，两人挖窟窿生蛆臭作一堆，竟好得像连了裤裆不能分开。张居正当上首辅后，郝一标提出想认识他的管家游七，徐爵素知张居正对下人管教甚严，游七又是一个胆小鬼，要想勾他出来做朋友有一定难度，遂说这事要瞅机会急不得。前几天正好碰上游七托他卖胡椒苏木，徐爵心想这才真是瞌睡来了遇枕头，第二天赶紧把郝一标领进了张大学士府。这样等于是既帮了游七又帮了郝一标，所以徐爵是火攻纸子铺，乐得做人情。游七既半推半就收了两百两银子的见面礼，郝一标凭着商人的机敏，断定这个游七也是个见钱眼开的主儿。因此便想趁热打铁把这层关系拉紧。所以，当徐爵来约见时，郝一标求之不得，便精心准备了这顿晚宴。不过，他万万没想到，今番会见，游七竟是秉承主人之命而来的。这次胡椒苏木折俸，郝一标已花去了一万多两银子，那些王侯勋戚以及重要衙门的堂官，凡他认识的，他都花高出几倍的价钱收购了他们的苏木胡椒。现在，首辅大人却拐个弯儿要他“救济”那些八不相干的穷官，这实在是他不愿做的事。商人天生的习性，就是只肯做锦上添花的事，任何时候决不肯雪中送炭。但转而一想，若是做了这个“傻事”，从而赢得新任首辅的信任，就等于打开了一个金库——偌大朝廷，一年中该有多少生意，随便哪里切一块儿给他，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喜！思来想去，郝一标心中有了底。便故意扯开话题，嚷嚷道：“这事儿待会儿再论，今儿个晚上，咱哥儿们先玩好，你说呢，徐爷？”“对对对，先玩个痛快。游老兄，你那点事儿，郝老弟知道安排，先入乡随俗吧。”徐爵粗中有细，闹嚷中，已把球踢给了郝一标。游七心虽然悬着，但也不好拂徐郝二位的意思，他习惯地摸了摸嘴角那颗朱砂痣，一咬牙，硬撑出一股豪气来说：“徐兄，你

说怎么玩，今夜里愚弟听你的。”□□□徐爵鱼泡眼一眨，笑道：“老游总算肯同流合污了，郝老弟，你安排。”□□□郝一标对徐爵的每一个眼神都能心领神会，他有心让游七开开眼界见个世面，便问道：□□□“楚滨先生，你看是喊小唱还是粉唱？”□

游七虽然极少进入娱乐风月之地，但毕竟居京多年，拣耳朵也拣到了不少东西。他知道京城里玩家，呼娈童为小唱，歌伶为粉唱。但小唱他只是听说，还从未见识过，于是反问：□□□“怎么，这淮扬酒肆里也有小唱？”□

“老游这才是少见多怪，如今小唱在京城里何处没有？”徐爵嘴一瘪，接着说道，“不过也难怪，张阁老平常把你管得太严，看来，今儿晚上，咱哥儿俩要给你启蒙了。”□□□郝一标嬉嬉一笑，顿时满脸都是淫邪，他对游七说：“这淮扬的小唱不算太好，但也有几个差强人意，不过都是南唱。”□□□游七答：“小唱自然是男的。”□

郝一标笑着纠正：“咱说的南是南方的南，而非男人的男。南唱是宁波帮，近两年时兴北唱，这北唱大都出自临清。”□□□“南北两唱有甚区别？”游七好奇地问。□

“区别当然有，”郝一标答，“南唱衣裳艳丽，脸上擦脂粉，忸怩作女态。北唱天姿清秀，调笑可人，是地道男色。”□□□“还有呢，”徐爵眯着鱼泡眼作补充，“这北唱十之八九屁股都肥嫩，与他来事，只感到肉墩墩的甚是快活。有两句话单道这妙处。”□□□“哪两句？”□

“三扁不如一圆，操屁股胜似过大年。”□

两人绘声绘色的描述，把游七撩拨得欲火燃炽，他咂巴着嘴唇叹道：“没想到这里头还有这大的学问。”□□□“要不，找几个小唱来？”郝一标问。□

“这里头有没有北唱？”游七问。□

“没有，淮扬酒肆，岂容北唱进入。”□

游七一想到南唱涂脂抹粉作女人态，心里头便起疙瘩，他说：“既没有北唱，今夜里就免了。”□□□“也好，看来楚滨先生同咱一样喜欢北唱，赶明儿找个地方，让你尽享北唱之乐。”郝一标许下这个诺，又说，“看来，今夜只能招粉唱了。”□□□“好吧。”游七点点头。□

“喊那一路的？”□

“这也有讲究？”□

“有，”郝一标又津津乐道介绍起来，“天下妓女，各地叫法皆有不同，在京城就叫粉唱。却说粉唱既有官妓，也有私窠子。官妓都是获罪官员的女眷或俘获虏敌的妻女，归教坊司管辖，年纪有大有小，美丑参差不齐，其品质远远比不上私窠子。私窠子都是鸨母四处物色十岁左右的女娃儿，买来精心培养，让其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一不会，且接人待物举手投足都极有韵致，三五年后让其出道，一般都能名动一时。由于培养方法不同，色艺标准不同，招徕客人的路数不同。粉唱也分有四大流派，即大同婆姨、泰山姑子、扬州瘦马、杭州船娘。”□□□“这四大流派有哪些不同？”游七问。□

郝一标正欲逐一介绍备细说了，徐爵把他拦住，说道，“老游，你若这么问下去，郝老弟跟你说上三天三夜也没有一句重复，干嚼舌头没意思，干脆要几个粉唱来如何？”□□□游七吞了一口口水，干笑着，那样子是巴不得。□□□郝一标说：“这酒肆里原是扬州瘦马的地盘，为了接待尊兄，前几天，我专门派人从泰山斗姥宫弄了几个姑子下来。”□□□游七心想泰山离京城少说也有七八百里，郝一标此举一是说明他交友之诚，二来也证明他财大气粗，手眼通天，于是说道：□□□“郝老板如此奢费，只是在下孤陋寡闻，不知泰山姑子是何来历。”□□□郝一标接着就介绍了泰山姑子的来历。□

唐宋两朝以降，泰山就是名闻天下的道教名山。国朝以来，特别是嘉靖皇帝崇尚道教之后，这泰山的宫观香火越发地旺了。来山上进香的游客，一年四季络绎不绝。特别是春秋两季，朝天门陡峭的山路上真个是摩肩接踵人如流水。香火既浓人气就旺，如此一来，那随着人气走的莺花事业也跟着蓬勃了。泰山脚下，处处是密户曲房，里面住的都是妓女。这些店房有一个糊弄人的总称，叫戏子窝。每天，各戏子窝门前，妓女皆倚门卖笑挑逗游人。众多香客登山之前，先已被这戏子窝的千般旖旎百种绸缪所迷醉。许多香客倒把敬香当成应景儿的事，登到山顶上把香一插，就慌着下山往戏子窝赶。这般情形，弄得山上一班道人心里头很不舒服。却说登山盘道东侧有一处声闻遐迩的斗姥宫，原本就是女道观。嘉靖三十年后，这观里老道长仙逝，接任的坤道叫静尘。自她主观后，斗姥宫风气为之一变。首先，她把斗

姥宫两厢房重新装修，用以接待敬香的游客，并别出心裁创设了贺席酒。其意是恭贺烧香的人求子得子，求官得官，求利得利。大凡敬香的人，有谁不想得个好兆头。因此这本来还算清静的斗姥宫一下子变得门庭若市了。这还只是表面，更有一般妙处是，静尘让三十岁以下的道姑重新蓄起发来，设计眉眼学习弹唱，为吃席的客人佐酒。这些年轻道姑连穿戴都改了，都穿着一色的莲瓣精葛缁裙，衣皆长领，以元缎为滚边，项间金链璀灿，时露于外。这种打扮既不失出家人的庄重，又平添了几分俏雅。她们接待吃贺席酒的香客，未及弹唱，先已眉目传情。男人们至此，哪有不手软脚麻心荡神驰的理？一般的香客，由这些道姑们陪着吃顿酒也就了事，遇着那舍得大把花钱的施主或者极有来头的公门中人，晚上她们也可在厢房伴宿。久而久之相沿成习，这斗姥宫的生意竟比山下戏子窝强了千百倍。“泰山姑子”也就成了香客们的垂涎之物。俗话说前面乌龟爬出路，后面乌龟照路爬。眼见斗姥宫生意如此兴隆，原先的戏子窝便依着葫芦画瓢，不多年间，那些曲户密室锦窗绮帐的戏子房便都改成了青瓦低檐尊炉清供的道观。倚门调笑的歌伎也摇身一变成了庄衣素色的泰山姑子。□□□游七听说这泰山姑子来历，立时就有了兴趣。郝一标喊来店小二吩咐下去，不多会儿，就领了七八个身着青布道袍，一色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的年轻坤道进来。□□□“楚滨先生，你挑一个。”郝一标说。□

见惯了锦衣绣裙环佩叮□的女色，乍一看这些缁裙素裹粉黛不施的小姑，游七顿觉眼花缭乱，他觉得个个都好，竟一时委决不下。□□□徐爵一看游七的神情，就知他是初入道不省事体，便越俎代庖替他选了一个。这姑子小巧玲珑，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是这帮姑子中年纪最小的。低头抬眼之间，既秋波传神又含着不尽的羞涩。游七一见就很喜欢，不得不佩服徐爵眼光独到。徐爵自己点了一个瘦瘦白白的鸭蛋脸，郝一标点了一个眼睛大胸脯高一看就很风骚的小姑。这时三位小姑各陪了主人入座，余下的都退了下去。□□□在他们挑选小姑的时候，店小二听了郝一标的吩咐，把席上三位主人的酒具换了。原先的青花白瓷细腻如玉的酒盏、汤匙和托盘尽数撤下，换上了一套彩绘白瓷。比之前套，这几件白瓷越发地滑腻如脂。更有不同之处：酒盏、汤匙与托盘上的彩绘俱是春宫画。裸男裸女，作交媾销魂之状。游七面前的酒盏，绘的是“贵妃醉酒图”，他贪看几眼，说道：□□□“这是隆庆窑宫中专用瓷品，如何这酒肆中也有？”□□□郝一标朝徐爵挤挤

眼睛，神秘地说：“徐兄在座，楚滨先生此话不是问得多余么？”□□□这批绘满春宫画的隆庆窑，在大内藏品甚丰，在民间却根本无从见到。偶尔有内侍从宫中偷出一件来，有钱人便纷纷高价收购，小小一柄汤匙，竟然被炒卖到一百两银子之多。因此有人戏称隆庆窑的瓷品是“白瓷黄金”。徐爵得主人冯保之便，隔三差五便能从内监库中弄出几件来倒卖。这淮扬酒肆所收藏的隆庆窑，便是通过他的手弄到的。郝一标话虽未说透，游七隐约也听出了名堂。他不再追问，而是伸手偷偷地摸了一把挨着他坐下的小姑的大腿，不无炫耀地说：□□□“这隆庆窑的瓷品，不才虽然今日才见到，但我家主人却讲了一个故事说及到它。”□□□“啥故事？是不是高拱看着它吃不下饭？”□

“是的。”□

徐爵嘴一瘪，不屑地说：“这叫黑馍馍一道菜，丑人偏作怪。这事儿当时就在内廷传开了，内侍无论贵贱，个个都笑掉了大牙。笑高胡子少见多怪。同时，也都敬佩张阁老雍容大度，面对酥胸袒乳的美人关，眉头都不皱一下。”□□□郝一标接了话头，赶紧讨好地说：“楚滨先生，不才看你家老爷，才是真正的大……”□□□他本想说“大宰相”，但后两个字还未说出来，游七赶紧干咳一声，示意他停住。游七不想在这些个姑子面前暴露身分，问身边小鸟依人的道姑：□□□“你叫什么？”□

“妙蕙。”小道姑轻声答道。□

“你真的是道姑？”□

“俺们都从斗姥宫来。”妙蕙答非所问。□

游七又睃眼看了席面上另外两个。郝一标身边的道姑大约看出游七是今晚的主宾，便迎了他的目光，主动搭腔：□□□“奴家叫妙兰，这个叫妙芝。老爷方才说到隆庆窑，奴家在山东时就学了一支曲儿，专唱隆庆窑的酒具。”□□□“啊，你唱给咱们听听。”郝一标插进来说道。□□□妙兰起身蹲了个万福，退后几步坐了，调了调随身带来的阮琴，边弹边唱道：□□□掌上醉杨妃，透春心露玉肌。琼浆细泻甜如蜜。鼻尖儿对直，舌头儿听题，热突突滚下咽喉内。奉尊席，笑吟吟劝你，偏爱吃紫霞杯。□□□春意透酥胸，眼双合睡梦中，娇滴滴一点花心动。花心儿茜红，花瓣儿粉红，泛流霞误入桃源洞。奉三钟，喜清香

细涌，似秋水出芙蓉。□□□妙兰歌喉婉转嘹亮。虽不能勾人魂魄，但也跌宕柔爽大可人意。一曲才了，徐爵拊掌赞道：

□“唱得好，词儿虽然文绉绉的，却也脱了酸气道出实情，有味道。”□□□“不能有味道，有味道就不好了。”□

郝一标狗扯羊肠语涉挑逗，说着伸手就在妙兰的脸蛋上拧了一把。妙兰趁势一躲，不想却倒在了徐爵这边。徐爵顺手就把她揽进怀里，三下五除二就要解她的道袍。□□□

妙兰忙丢了阮琴，双手死死捂住胸前，口中哀求道：“爷，这使不得。”□□□“有啥使不得的？”徐爵嚷道，他生性粗鲁，本是调情的事，他弄得像斗殴。这会儿他一只手去掰妙兰的指头，一只手在她胸脯上乱捏。嘴里还喋喋不休，“哟，奶子还不小，紧绷绷的，老游，你来摸一把，肯定好。”□□□游七对徐爵一味的胡闹看不过眼，便说道：“徐兄，你且放了她，我有话问。”□□□徐爵松了手，妙兰向游七投来感激的一瞥，慌忙整了整弄乱的裙衫，把凳儿往郝一标这边挪了挪，坐稳当了。游七问她：□□□“姑娘，你方才唱的这曲子，曲牌是否叫《黄莺儿》，曲名是《美人杯》？”

妙兰点点头。游七又问：“你知道这曲词儿是谁填的？”□□□妙兰惶惑地摇摇头。□

游七环顾一下在座诸位，不无炫耀地说：“写这词儿的人，我认得，他叫冯惟敏。”□□□“冯惟敏，这名儿好像听说过。”徐爵皱着眉头思索。□□□“这个冯惟敏现在保定府通判任上。方才妙兰唱的这曲《黄莺儿》，是他在山东汶水知县任上写作的。”□□□“老游怎么对这姓冯的如此清楚？”□

“前不久，这冯惟敏来京公干，想见我家老爷，老爷不见，我与他敷衍几句，打发走了。”

徐爵摸了摸蓄着短髭的下巴，口气傲慢地说：“头上戴了乌纱还写这等淫词儿，可见不是个好官，这种人，瞅机会打发他回家了事。”□□□说话间，小厮又端了一盆热汤上来，是白萝卜丝鲫鱼。此前已上了狮子头，雪蛤蒸鱼唇，菜炒螺丝肉，桂花烘鳝糊和红烧青鱼划水五道热菜。后面还有五道热菜，中间夹送这道汤名曰“爽口汤”。其意是怕食客吃腻了口味，插入一道汤来涮一涮吃钝了的舌根。淮扬菜以清淡软嫩著称，即便这样，庖厨仍担心食客吃了肥腻上火，故用白

萝卜配两条半斤重的鲫鱼用慢火煨出一道汤来，取鲫鱼之鲜与萝卜之甜，既爽口又清火。□□□汤刚上桌，郝一标这才发现三位姑子并未动筷，就说："姑子们既来陪酒，为何不吃？"说着吩咐小厮给三位姑子添上热汤。□□□小厮刚拿起汤瓢，妙兰忙制止说："但给三位老爷添上，奴家姐妹不用。"□□□"为啥？"徐爵白眼一翻。□

妙兰望了徐爵一眼，怯怯地说："实话告诉老爷，奴家的这两个妹妹，尚未开荤。"□□□"你们不吃荤？"游七满脸惊奇，一双眼睛在姑子们身上溜来溜去，叹道，"看来，你们还真是出家的姑子了。"□□□郝一标儿喝了一口酒，笑道："尊兄，你又差了，此荤非彼荤也。"□□□"啊？"□

"请尊兄附耳上来。"郝一标做了鬼脸。□

游七把耳朵顺过去，郝一标把嘴巴凑近他的耳门低声说道："开荤就是开了包儿，妙芝和妙蕙两个，还是处子哪。泰山的规矩，不开包儿的姑子，不得沾半点荤腥。"□□□"真的？"□

游七如听仙乐，眼睛都笑眯了。徐爵刚喝了一碗浓汤，这会儿吸溜着舌头说道：□□□"都明白了吧，老游？咱们今晚上打斗的对象，不是山东响马，而是泰山姑子。不要说这两个妙芝妙蕙，就是妙兰，也才是昨儿夜里被咱郝老弟开荤的。"□□□听徐爵这番话，游七方明白是他与郝一标两人早就串通好了要赚他入套的，他也乐得有此消受。眼看三位姑子一个个掩面低眉红晕飞腮，他笑得干巴巴的身子一个劲地摇晃。看他这副神情，徐爵与郝一标对视一眼，心里头都有几分欣喜。郝一标想巴结首辅家的大总管不必细说，就是徐爵无论是从主人还是从自己着想，也想把游七套得更紧。眼看游七已完全放弃了戒备拘谨之心，徐爵觉得应该趁热打铁，他伸头看了看游七面前的隆庆盏，说：□□□"老游，看着这盏上的贵妃醉酒图，旁边又拥着一位泰山处子，这吃酒的感觉如何？"□□□"妙，妙不可言。"游七得意忘形，捻了下巴上几根稀疏的胡子，摇头晃脑地说，"我看这个造字的仓颉，肯定也是登徒子一类货色。"□□□"此话怎讲？"□

游七伸出手指从盏中蘸了一点酒，一边在桌上写划，一边说道：□□□"你们看，什么是好，女子就是好。什么是妙，少女就是妙。如今，这屋里三妙俱全，岂不是妙不可言。"□□□"唔，老游肚子里的墨水儿派上用场了，好！妙！"徐爵朝游七竖起大拇指。□□□郝一标也很

兴奋，一扬脖子又干了一杯，说道：“酒吃到这份上，才算有点滋味。”□□□“早着呢！”徐爵伸着舌头舔了一下嘴唇，朝三位姑子嚷道，“你们三个，都把脚伸过来，让本老爷看看。”□□□三位姑子不敢违抗，都乖乖地把脚伸到徐爵面前。徐爵勾头审视一番，忽然伸手从妙蕙脚上脱下一只鞋来，啧啧称赞道：□□□“还是老游的这个妙蕙，好一双小脚。”□

他这个举动又让游七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中咕哝道：“徐爵怎么这么龌龊呢。”傻着眼问：“徐兄，你脱人家的鞋干吗？”□□□徐爵起身走到窗前，撩起上等的丝绒窗帷把那只鞋的鞋底鞋面仔仔细细擦了个遍，然后拿到酒桌上放好。这是一只白布底青缎帮的彩绣弓鞋。徐爵把自己用的那只隆庆窑酒盏斟满酒后小心翼翼放了进去。然后说：□□□“方才老游咬文嚼字，惹动了俺徐某的诗兴。俺们哥儿几个，现在玩玩酒令如何？”□□□“如何个玩法？”游七问。□

“说四言八句。轮到谁说，就该他名下的姑子掌酒，这酒如果洒了一滴，罚她喝酒三杯。”

□“这酒如何掌？”游七问。□

郝一标答：“到时候你自然知道，且听徐兄说下去。”□□□徐爵接着说：“今晚上道姑相伴，俺们的四言八句，自然离不得男欢女爱这个题儿，还有，俺们也得来点难度，第一句用字儿，得左手的偏旁相同，第二句得头上的部首相同，三四句又得合着一二句的意思。郝老弟，你说如何？”□□□“徐兄提议极好，楚滨先生，这可是你的拿手好戏啊。”□□□游七一想这不是难事，就点头同意了，徐爵要他先说，游七驳道：“在下未曾玩过这游戏，怎地摊着先说，是你徐兄提议的，自然该你起头。”□□□“好，那我就抛砖引玉了。”徐爵说着捋了捋袖子，仔细地把那只盛了酒的鞋放在妙芝的头顶上，对她说，“你且起来。”□□□妙芝颤巍巍起来，徐爵与她比了比肩，妙芝矮了他半截。他又扶着弓鞋把妙芝肩头一按让她坐下。他自己则站在那里，反剪着双手，两眼翻白对着屋顶出神，想了一阵子他又坐回到席□□面上，抓耳挠腮说道：□

“娘的，俺这是自己难自己，什么四言，我竟憋不出来。”□□□“憋不出来罚酒。”游七说着就要去拿弓鞋。

第二十三回 繁华酒肆密室开红 寂寥小院主事悬梁

徐爵把他手一拦，挤眼笑道：“莫急嘛，俺这里有了四句。”说罢念了出来：□□□左手相同姊妹姑，□

头上相同大丈夫。□

不是我大丈夫，□

如何弄得你许多姊妹姑。

才念完，郝一标就拍着桌子大笑起来，嘴中连喊着：“妙，妙！”游七也忍俊不住，掩着口嗤嗤地笑。那三位道姑，除了掌酒的妙蕙梗直颈子一动也不敢动，余下两个都把头低到桌面之下。□□□“游兄，徐兄说的好不好？”郝一标笑得喘气，问道。□□□“好，只是太粗了。”游七睃着妙蕙，忍住笑答。□□□“俺是粗人，只能说这等粗话，你是秀才出身，下面就看你狗子进毛厕——闻（文）进闻（文）出了。”□□□徐爵说着，又把弓鞋移到妙蕙头上放好。□

游七盯了一眼妙蕙，关爱地说：“你顶好了，当心洒出来要吃罚酒。”说罢，伸手慢慢摩挲着脸颊上那颗朱砂痣。不一会儿，他清咳一声，便有板有眼地吟诵起来：

左手相同糠□粝，□

头上相同屎尿屁。□

不吃这糠□粝，□

如何放得出许多屎尿屁。

游七吟声才落，徐爵就一惊一咋说道：“老游，你这家伙，是在变着法儿骂俺哪！”□□□游七回道：“徐兄才会说笑话，我哪敢骂你?”□□□“不是骂我，未必你说你自家放屁？何况，这四句搭不上男欢女爱，犯规了，罚酒！”□□□徐爵话音一落，郝一标赶紧起身执壶，对妙蕙说：“小姑子，你得连喝三杯。”□□□“怎么该咱喝？”□

“这是规矩，你与游老爷配对子，他犯了规，就得罚你三杯。”□□□“老爷，小奴家不会饮酒。”妙蕙红着脸答。□□□“不是老爷欺侮你，这是事先讲好的规矩，咱不能改变，徐兄，你说呢？”□□□“对，不能变。”徐爵故意唬起脸，粗声说道，“你不喝，俺

们就往你嘴里灌。”□□□妙蕙小小年纪，没见过这阵势，竟吓得眼眶里噙满泪水。妙兰见此连忙解围，伸手过去拿那酒盏，说：□□□“妙蕙年小，从来酒不沾唇，这三杯酒，我替她喝了。”□□□“慢！”郝一标拦住妙兰的手，说，“你跟我是一对儿，他们那对儿的事与你有何相干？要代，也轮不到你代。”说着，拿眼睃着游七。□□□游七见妙蕙吓成那个样子，心里早已动了恻隐之心，想替她代酒，只是无从开口，这会儿逮着郝一标的话把儿，连忙说道：□□□“郝老弟的意思，是要我游某吃下这三杯酒是不是？”□□□“你吃嘛，就不是三杯。”郝一标挤着眼，拖腔拖调地说。□□□“多少？”□

“翻倍，六杯。”郝一标做了手势。□

“你这是欺负人。”□

游七想争辩，但徐爵与郝一标两个不由分说，站起身来，架着他一连灌了满满六杯，灌得太急，游七呛着气管，猛猛地咳了好一阵子。□□□把游七捉弄了一盘，徐爵心中甚为快活，又转向郝一标，说道：“郝老弟，现在轮到你了。”□□□郝一标趁笑闹时早已想好了四句，这时他主动把弓鞋放到妙兰头上，清清嗓子，念道：□□□□左手相同绫绢纱，□

头上相同官宦家。□

不是这官宦家，□

如何用得许多绫绢纱。

才说完，徐爵嘴一瘪，揶揄道：“郝老弟，方才罚了游七六杯，就因他文不对题，看看你，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不行，也得罚酒。”□□□游七听到“绫绢纱”，顿时又想起收购胡椒苏木的事，忍不住又问道：□□□“郝老板不提便罢，这一提又让我想起正事儿，让你收购胡椒苏木的事，你究竟答应不答应？”□□□郝一标趁着疯闹，壮着胆问：“我若是答应了，你家首辅大人，给我何等回报？”□□□游七不正面回答，只是反问道：“你听说过，我家老爷啥时候儿亏待过人。”□□□“既如此说，这个忙我帮了。”□

郝一标话音一落，徐爵立即跟上一句：“郝老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咱只提醒你，不要马吃石灰，落得一张白壳子嘴。”□□□这话暗含威胁，郝一标哪能听不懂，他把茶杯一举，说道：“我郝某向来说一不二，来，先喝酒。”□□□三人又一起碰杯，□儿尽了。□

游七与徐、郝两位说话时，一只手老是在妙蕙的大腿上揉揉捏捏，他以为有桌面遮着别人看不见，却不知徐爵是个中老手，单看他上半截晃动的肩膀便已明了一切，等他酒杯放下，徐爵就取笑道：□□□“老游，看你那只左手，像得了羊癫疯，在底下抓挠什么？怜香惜玉也不是这个怜法。”□□□郝一标早就看到了这个“猫腻”，徐爵刚说完，他就笑得喉咙里嗝儿嗝儿直响。这回，姑子们也跟着窃笑起来。□□□游七脸红红的赔着一笑，把手抽了回来，搭讪着说：“我游某今夜着了你们的道儿，你们伙起来欺侮老实人。”□□□郝一标止住笑，说道：“尊兄可别错怪好人，愚弟与徐兄哪敢挤兑你。来来来，你先把三杯酒吃下，下头还有好事。”□□□“怎么成了我吃罚酒？应该是你！”□

游七手指着郝一标，徐爵插进来说：□

“不是罚酒，是喜酒。”□

“喜酒，哪来的喜，不吃不吃。”□

游七认准他们联手诓他，伸手按了酒盏，说什么也不肯喝。□□□“这好的喜酒你不喝，好，你不喝我喝。”□

徐爵一手执盏，一手执壶，顷刻间就满饮了三杯。他这一举动把游七搞糊涂了，狐疑地问：

“究竟有何喜事？”□

“你先喝，喝了我讲。”□

游七无奈，只得咬着牙又吞了三杯。□

看他酒入喉咙，郝一标一拍手，可着嗓子叫道，“现在，新郎新娘入——洞房。”□□□“洞房，哪儿有洞房？”游七吃了一惊。□

“游郎，请牵起妙蕙娘子的手，这边走。”□

郝一标油腔滑调逗人捧腹。游七睃眼看徐爵，只见他早就搂着妙芝的腰肢，急不可耐绕过酒桌后面的一道七折玉雕屏风。游七也牵着妙蕙跟了过去。踅过屏风，游七这才发现，里面竟□□有两间房子。走在头前的徐爵把并排两间房门推开，只见房内雕床锦帐妆台奁盒一应俱全——原是店家为客人幽会准备的密室。徐爵朝游七挤了一下眼，笑道：“游兄，你的事儿都办妥了，现在快活快活吧。”说罢，把妙芝往靠外的一间房里一推，自己也闪身进去，脚后跟把门一带，门轴儿一吱，关了。□□□站在另一间房门口的游七，早已被撩拨得按捺不

住，恨不能立刻就把小巧玲珑温馨可人的妙蕙抱起来一气乱啃，但他还顾忌着面子，强咽了一口唾沫，回头望望倚着屏风的郝一标，涩涩地问：□□□“郝兄，这不大好吧？”□

“有啥不好。”郝一标谑道，“只是不知道游兄就炉铸剑的功夫怎样，今夜里开红，不要当银样□枪头。”□□□游七嘿嘿笑着，又问：“你呢？”□

郝一标答：“俺昨夜已开过荤，你们且玩着，我在厅堂里喝酒，听妙兰唱曲，等你们出来吃后五道热菜。”□□□□鼓打三更，夜凉如水。罩在朦胧月色里的北京城，除了极少数酒楼歌榭还在酒醉红帷弦歌不绝，大街小巷已是□无人迹一片寂静。偶尔一两声狗吠穿过参差不齐的屋脊，在夜空中远远地荡开，更让人感到帝京的肃穆。□□□此时此刻，童立本还没有入睡。他木桩似的站在小院里举头望天：但见浮云掩月月穿浮云，幽邃的夜空变幻不定。一袭一袭凉风吹来，夹带着一股一股臊臭味。京城虽说是遍地公侯宝马香车抬眼即见，但街衢几无公厕。繁华闹市因有兵卒巡逻夫役打扫，卫生状况尚可。但无人管理的背街陋巷，人们随处方便，秽臭溢满沟渠。行人至此无不掩鼻逃遁。童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便处在陋巷之中，所以臊臭难免。但此时的童立本，似乎是视觉嗅觉听觉一概失灵。他只是痴痴地站着，脑子里迷迷糊糊如同一盆子浆糊。□□□却说天黑尽时老郑回来说的那席话，把个童立本听得如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向来穷酸，没本事巴结人，却万万没想到一个六品京官堂堂的礼部仪制司主事，在那些奸商眼里竟然是狗屎不如。他感到这是平生从未受到的奇耻大辱，气得脸上五官挪位，胸中一股燥热直冲喉管，嘴一张，竟“噗”地喷出一口鲜血。□□□“老爷！”□

桂儿与老郑吓得齐声尖叫，桂儿从袖里摸出手袱儿要为童立本擦拭嘴边的鲜血。童立本推开她，自己用手抹了一下嘴角，一跺脚，突然又仰面大笑起来，这凄厉的笑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桂儿与老郑两人惊恐万状，看着童立本翘在空中一抖一抖的花白胡子，桂儿颤抖着问老郑：□□□“老爷是不是疯了？”□

老郑也不知所措，只跪在地上，抱着童立本的脚一声一声地哭喊：□□□“老爷，老爷呀！”□

童立本突然停住笑声，喘了一阵粗气后，伸出手来，一手拉了桂儿，一手拉了老郑。两人只觉童立本的手指寒沁若冰。见他平息下来，桂儿的心略略安定，她强忍哭泣说道：□□□“老爷太饿，贱妾去替您熬粥。”□

“慢着，”童立本终于吐出两个字，他低下头，望着双双跪在膝前的侍妾与老仆，凄然说道，“当了二十年的朝廷命官，直到今天，老夫才豁然明白，我既非铜大人，也非铁大人，更非银大人、金大人，我只是一块不讨人喜欢的狗骨头。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哇！”□□□说着，又是一阵狂笑。□

这笑声刀子一样扎人。老郑累了一天，气力虚脱，已是哭不出声来。桂儿欲哭无泪，只是哀哀求道：“老爷，求求您不要笑了，您吓着奴家了。”□□□童立本的笑声嘎然而止，他低头看着桂儿，一向冷漠刻板的脸色忽然变得柔和起来。他伸出枯树枝一般的手指替桂儿拭去满脸泪痕，嗓音沙哑地喊道：□□□“桂儿！”□

“贱妾在。”□

桂儿仰着脸，童立本抚摸着她蓬乱的头发，爱怜地问道：“你来童家多少年了？”□□□“十二年。”□

“对，十二年。八年丫环，四年侍妾，未曾过上一天舒心日子，老夫对不住你。”□□□“老爷，你这是啥话……”□

不待桂儿说下去，童立本打断她的话继续说道：“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其实可哀之事，何止百件。千件万件都有啊，桂儿，着实难为你了。”□□□“老爷，你今儿是怎么了？”□

见童立本说话有些不对头，桂儿心下又慌了起来。但童立本此时已撇过她，把眼光转向另一侧的老郑，问道：□□□“老郑，你跟老夫多少个年头儿了？”□

“回老爷，十六个年头儿了。”老郑答。□

“光阴荏苒啊，老郑你说是不是？”童立本凑近老郑，几乎是脸挨脸说道，“记得在登州你来我府上时，才五十挂边。那时多壮实呀，一拳头能打死牛，一顿还能吃八个烧饼。如今牙也掉了，背也驼了，眼也花了。老夫也没得烧饼给你吃了。”□□□老郑凄楚答道：“老爷，小人是穷人出身，什么苦都能吃，只是老爷你受这等折磨，小人心里委

实难受。”□□□“老郑你越是这么说，老夫越发无地自容。”童立本叹道，“你是天底下最好的仆人，老夫却是天底下最不济的老爷。”□□□“老爷这话折煞小人了。”□

童立本再不回答，只是拍拍老郑的肩头表示谈话结束。然后又掉头问桂儿：□□□“缸里还有多少米？”□

“大约还有两升。”□

“去，都煮上，今晚上我们饱餐一顿。”□

“老爷……”桂儿不挪身。□

“叫你去你就去吧。”童立本催促。□

“那，明天怎么办？”□

“你不用担心，老爷我自有办法。”□

桂儿迟疑着，终于还是下厨做饭去了。童立本走进卧室翻箱倒柜找出了二十多枚铜板，他回到堂屋尽数交到老郑手上，吩咐道：□□□“铜钞就这么多，你去打半斤酒，余下买点卤菜什么的，由你作主了。”□□□老郑遵命而去，童立本又踱到厢房看看木圈椅上坐着的残疾儿子。□□□“柴儿。”童立本喊。□

“饿。”□

柴儿答。方才堂屋里又是笑又是哭闹作一团，柴儿是傻子，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只是本能地感到恐惧。看到老爹进门，恐惧感没有了，但钻心的饥饿更让他难受。□□□童立本搬了把椅子与柴儿对坐，说道：“再忍耐一会儿，爹有饭有肉喂你。”□□□柴儿听说有肉吃，竟呜呜地哭起来。童立本只当他是饿狠了，一时找不到语言来安慰，沉重的负疚之感，更让他六神无主。他一边擦拭着柴儿嘴角流出的涎水，一边说道：□□□“我的好儿子，别哭，别哭，爹给你唱曲儿听，好不？”□□□哭声止了，柴儿有气无力地转动着眼珠子，动了动麻秆样的手，咕哝道：“听，我听。”□□□童立本清清嗓子，低哑地唱了起来：□

大雨落，细雨落。□

街上姑儿好白脚。□

手牵手儿上山去，□

要把林间松鼠捉。□

你也捉，我也捉，□

个个松鼠都溜脱。□

忽然冒出个胖娃娃，□

不会哭嚷嚷，只会笑嗬嗬。□

个个姑娘爱煞了，□

都要装进自家箩。□

胖娃娃忽然开口道：□

众位大姐不要抢，少□嗦，□

吾是吾家小宝贝，□

啷儿里个啷，梭儿那个梭，□

你们送吾回家去，□

吾爹给你们糖水喝。

这首儿歌童立本自小就会唱，柴儿还在襁褓中，童立本就经常唱给他听。后来虽然柴儿痴呆了，童立本这个做爹的感到是自己害了孩子的一生，因此对他愈加疼爱。只要一落空，就会唱这首儿歌给柴儿听。说来也怪，柴儿只要一听到这首儿歌，立刻就会安静下来，脸上的呆傻气也减去许多，眼眶里竟也能溢出让人怜爱的稚气。自来京城之后，童立本再也没有唱过，一来是柴儿已经长大，二来他仕途不顺，心情总没个朗爽的时候。□□□柴儿虽然近二十年没有听过这首儿歌，但童立本刚一开口，他的眼神看着就变。他的脑子里开始闪现久已泯灭的一些童年印象。一阵笑声，一块点心，一缕阳光……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重新让他甜蜜。一俟童立本唱完，柴儿翕动嘴角，说话居然连贯了许多：□□□“爹，你还唱，我爱听。”□

童立本已是口干舌燥虚弱无力，但为了让柴儿多一些快活，他又费力地哼唱起来。这次更像摇篮曲，柴儿耷拉着脑袋，快要睡着了。□□□这时桂儿做好了夜饭，老郑精打细算，找便宜买回了半斤高粱烧酒，余下铜板买了些卤猪大□□肠与牛肝，这是旬月以来最丰盛的一顿晚餐。平常都是两口子一块吃饭，老郑先喂了柴儿以后自己再吃。今夜里童立本不要老郑动手，自己亲手添了饭夹了卤菜一口一口地喂给柴儿。

待柴儿吃饱，他这才上桌，与侍妾老仆三人一同进餐。席间，童立本有说有笑，似乎什么都□□不曾发生。他与老郑把盏对酌，还力劝从不沾酒的桂儿也饮了半杯。桂儿与老郑虽觉得老爷的行为有些反常，却也只当是他想通了什么事理而卸去心病。桂儿甚至还以为童立本一定还在什么地方藏了私房钱，明日就会拿出来买粮度过危机。因此，主仆三人在轻松祥和的气氛下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又说了一阵子闲话，这才各自安歇去了。□□□桂儿因连日忧虑失眠困乏得很，加之又喝了半杯酒，因此一上床就睡得很死。童立本却没有丝毫睡意，辗转反侧到了三更天，他蹑手蹑脚爬起来，摸摸索索来到庭院里，看着天边斜□□的下弦月，他站着像个泥人似的。□

除了胡椒苏木给他带来的愤懑与沮丧，白天里发生的另外一件事也令他极度伤心。□□□却说京察实行之后，像童立本这样的六品京官，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自述近三年来的秉职情况。行谋是否保善家邦，言事是否苟利社稷；有何等职绩，慷慨任事于法制之内；有何等缺失，毁瘁置君于暗墨之中。如此种种，都得一一道来。童立本虽寡于交际，但听得同僚议论，知道这次京察来头不善，弄得不好就会卷铺盖回家，因此不敢怠慢。仔仔细细磨了几天墨水□□，才把一份自述写出，交把本司郎官转呈上去。今日下午散班前，郎官前来喊他，说是堂官□□王希烈找他去训示。吕调阳入阁后，礼部这边临时又让王希烈牵头。童立本进了王希烈值房。王希烈让他坐下，把他的自述退还给他，斟酌说道：□□□“童大人，你的自述被吏部退回来了。”□

“为何？”童立本紧张地问。□

“他们认为，你的自述中有语焉不详之处，上月首辅亲自主持东阁会议，讨论皇上生母李贵妃晋升皇太后事，足下在会上固执己见，不肯在李太后尊号前多加两个字，引起首辅不快，这次京察，首辅授意吏部，要追查这件事。”□□□童立本一听急了，大声申辩道：“那次东阁会揖之前，是你王大人亲自授意卑职，要吾坚守朝廷法度，按章办事，不可屈服权势，以名爵谀人，卑职谨遵堂命，如何现在又把这砣屎搭在卑职头上？”□□□在王希烈眼中，童立本是个吃豆腐都塞牙的晦气篓子，加之迂腐好认死理，一点也不讨人喜欢。但眼下他想利用他，因此也不计较童立本的态度，只一味撩拨道：□□□“童大人，不是

咱王某要和你过不去，你该知道，咱礼部呈上的京察移文中，对你还是肯定有加。”□□□“那……”□

“咱说过，是上头不肯放过，”王希烈用手指了指紫禁城的方向，接着摇摇头，板着脸说，□□“不要说你童大人，就是咱王某，也作好了削籍回家的准备，因为不肯高抬李太后的身分，为主的是咱！”□□□“有、有这严重？”□

“比你童大人想的恐怕还要严重，”王希烈连连叹气道，“这次京察，凡是与首辅有过节的，恐怕一个也不能幸免，听说京师十八大衙门，都分到了罢黜降职削籍的指标，三个官员中要去掉一个，六科廊那帮敲了登闻鼓的言官，一个也逃不脱。”□□□“都撤？”□

“撤还是轻的，弄不好还得谪戍充军。”□

“大限来临了，大限来临了。”童立本脸色蜡黄，喃喃自语道，“胡椒苏木折俸，日子已是没法过了，再来京察，这真是前有蛇蝎，后有虎狼啊！”□□□“童大人，咱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就好自为之吧。”王希烈趁机撩拨。□□□“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童立本也不知道是如何离开王希烈值房的，也不知道是如何骑上小毛驴的。他神情恍惚回到家中，又听了老郑的一番哭诉，心情更是雪上加霜。这时他的脑海里反复盘旋的就是那句话：“士可杀而不可辱。”圣人之训，岂可不效？几乎就在那一刻，他已抱定了自尽的决心。

不知不觉，谯楼上的四更鼓已是隐隐传来。月影移上□墙，周遭静谧而朦胧。已经在小院中站了一个时辰的童立本，此时已是万虑皆空。他最后望了一眼幽邃夜空，回身走进了堂屋。

约摸五更天气，睡得死死的桂儿，忽然被一阵寒气刺醒。伸手一摸，身边没有人。老公分明□□是和自己一同解衣上床的，深更半夜跑去了哪里？桂儿感到有些不妙，赶紧披衣起床，点了一根蜡烛寻找。寻了两间屋子不见人，走进堂屋，烛光一闪，忽见梁上吊了一个人，吓得她撕肝裂胆大叫一声，仰面跌倒了。睡在厢房照顾傻子柴儿的老郑听得女主人惨叫，慌忙奔了出来，扶起昏厥的桂儿，又摸索着点亮熄灭的蜡烛。这才发现他服侍了十六年的老爷童立本已经悬梁自尽。身上穿的仍是那件灰不灰白不白的青布道袍，胸前挂着两只小布袋，老郑认得，这正是盛装胡椒苏木的那两只袋子。而老爷的六品官服却

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案桌上，上头还放着那顶半新不旧的乌纱帽。旁边还放了一张写了字的白纸，用盖尺压在那里。老郑认不得字，不知道这张纸上写的正是童立本的绝命诗:□□沿街叫卖廿三天，□

苏木胡椒且奉还。□

今夜去当安乐鬼，□

胜似人间六品官。

第二十四回 细说经筵宫府异趣 传谕旧闻首辅欷

卯时刚过，一名小内侍就跑来内阁知会张居正，说冯公公在文华殿西室候着，要与他商量皇上经筵事。张居正把手头紧要事向书办作了交待，便快步过去。□□□打从小皇上绕过内阁下了两道旨后，这几天君臣未曾见面。但皇上给张居正赏赐纹银实物以及直颁谕旨两件事，同时刊登在最近一期邸报上，这截然不同的两则消息，引起了京官们极大的兴趣。大凡官场中人，都有捕风捉影望文猜度的嗜好。尤其是对权势人物的行止动静，更是密切关注。所以，这一期的邸报，一到各衙门便都争相传阅，不到一天就差不多翻烂了，一些人恨不能从字缝儿里尽行抠出那些“意在言外”的东西。如此这般之后，便广泛得出结论，李太后对张居正已经有些不满了。在李伟、张溶、许从成等王公贵戚与张居正之间，李太后是宁可得罪后者也决计不肯结怨于前者。有了这个结论，官员们对新任首辅的敬畏之感顿时减轻了许多，本来已经当起了“缩头乌龟”的那些人又开始活跃起来。□□□但张居正本人并不这么看。当他在积香庐里乍一听说那两道旨后，内心着实惶惑了一阵子，但冷静下来慎重思考，他又觉得这并非外人所想像的那种“政治危机”。李太后如此做，并非动摇了对他的信任，而是在国与家两者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凡朝廷大政，只要不触动王侯勋戚的根本利益而给皇上添麻烦，余下的事情还是听凭内阁处置。因此，皇上下旨只是免去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而并非尽行更改悉数推翻。还有补吕调阳入阁之事，从内心深处讲，张居正也觉得吕调阳是最佳人选，因为他所需要的阁臣是助手而非对手。吕调阳与高仪为人处事差不多，都是远离朋党案牍劳形的人物。他之所以在推荐折子中把吕调阳列在第三，是因为杨博、葛守礼都是三朝老臣，资望远在吕调阳之上，从礼仪与舆情上都不得不这样排位。谁知歪打正着，李太后硬是帮小皇上挑出了这位位居末席的吕调阳。虽然各有心思，结果却是一样。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件事也消除了张居正的担心，那就是皇上增补阁臣并没有另辟蹊径，而是仍在他举荐的人中选出一个。这般思考下来，张居正重又恢复了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心态，让王篆把王之诰、王国光两位心腹大臣连夜召来积香庐商议如何渡过难关。免去在京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得拿出两万多

两现银来，这笔钱怎样尽快筹集拢来，是王国光的事。张居正认为真正棘手的事，是王崧之子刺死章大郎。若让王崧之子杀人偿命，必然得罪士林，因为大家都觉得王崧死得冤。若对王崧之子从轻发落甚至宣判无罪，又会得罪邱公公甚至李太后。通过这次会面言谈，张居正发觉李太后虽然雍容大度精明过人，却也仍难摆脱女人的通常毛病——生性多疑，以情代理。这件命案若处置不当，保不准就会真的结怨于李太后。二王知道张居正的难处，王国光叹道："这件事要做到菜刀切豆腐——两面光溜，确非易事也。"王之诰手托下巴想了半天，说："这事儿我看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拖。"见张居正投以询问的眼光，王之诰接着说道："眼下京城乱攘攘一片，这时候做啥事，都会有人站出来横挑鼻子竖挑眼，惟一万全之策，就是拖。当年嘉靖皇帝要杀海瑞，三法司问谳会审就用了一年多时间，时过境迁，当事人慢慢淡忘这事儿，解决起来就容易多了。办案的人要是性子急，十个海瑞都没命了。"张居正心领神会，同意王之诰如此办理。这些时，单从面上看，刑部处理王崧之子杀人案积极得很，不但议定了三法司会审办案的人员，而且天天都有折子往宫中呈奏禀报进展……□□□经过如此周详的谋划，虽然京城各衙门口风嚣杂，但张居正始终控制着大局。这两日，他思虑着如何写揭帖求见皇上，没想到冯保先通知他会面。他知道这次会面定有许多要紧事谈，因此立即搁下手头事情，前来赴会。□□□此时整个大内悄没人声，白晃晃的阳光映照着文华殿黄色琉璃瓦的大屋顶，再反射到周围的花丛秀树，愈觉葱翠炽亮。砖道上，偶尔有巡街内役走过，都经过严格训练，步子不疾不徐且无多大响动。每日窝在值房中忙昏了头的张居正，根本没有闲暇观赏繁茂秋景。这会儿沿着文华殿侧花圃前行，林荫夹道清风徐来，特别是当他看到满园子的鸡冠蜀葵罂粟凤仙玉簪□□十姊妹乌斯菊等都在争奇斗艳逍逍遥遥地开放，不觉有了一种樊鸟出笼的感觉。他揉了揉酸胀的双眼，提起小腹作了几次深呼吸，顿时又觉得精神气儿格外地旺了起来。□□□大约离文华殿西室还有百十步路，只见候在门口的张宏撒着腿儿跑上来跪下磕头，口中说道：□"奴才张宏恭候首辅大人张师父，冯老先生在屋子里候着您老哪。"□□□宫中俗习，称有资望的大太监为老先生，对阁臣则称老师父。这张宏二十多岁，就已混到了腰悬牙牌的司礼监值房答应的地位，在内侍里头，也算是春风得意了。他到内阁传过几次信，张居正已经认识了他。但不知怎的，他觉得这个人过

于乖巧，因此并不喜欢，这会儿他示意张宏起来，敷衍着问：□□□“冯公公来了多时吧？”□

“也才是刚刚到。”□

答话的不是张宏，而是站在西室门口的冯保。只见他穿着一件豆青坐蟒贴里，衣料细薄柔和且很有坠性，一看就是上乘丝品。他是听到张宏的声音，才从西室中走出来的。张居正走上前去，夸赞道：□□□“冯公公这件贴里的料子真是讲究，穿起来很有大家风度。”□□□“这是七彩霞今年新进的面料，咱试着做了这一件，瞎穿而已。”□□□七彩霞？张居正一听这店号，马上就想到那个郝一标。今早出门前，游七向他禀报，说昨夜与郝一标见了面，郝已同意挂牌收购胡椒苏木，这应该是一个喜讯，那些口口声声说卖不出胡椒苏木的人，现在可以闭嘴了。张居正素来不肯同那些富商巨贾打交道，但这会儿情形不同。接了冯保的话，他笑道：□□□“听说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是个生意精。”□□□“不是生意经，哪能做出这大的场面？”冯保看似随话搭话，其实另藏深意，“咱内廷制衣局，都不如他哪。”□□□“内廷在江南有好几个织造局，难道还没有他郝一标的货色齐全？”□□□“真是没有。前几日，李太后想制几件换季的秋裳，咱吩咐从制衣局调了十几种面料，又从七彩霞选了几种。结果，制衣局呈上的面料，李太后只看中了一种，倒是七彩霞的面料，送上的五种她看中了四种。你看看，这个郝一标是不是会办事？”□□□“哦。”□

张居正心中格登一下：“这郝一标又攀上李太后了？”顿时觉得此人不可不防。□□□冯保此时又道：“这郝一标虽然腰缠万贯，却也是道义中人。咱听说他已答应挂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是平息京官怨忿的善举。”□□□“是啊，古人言盗亦有道，何况商贾。”□

张居正回答得轻描淡写，他不想在这件事上与冯保过多讨论。□□□说话间，两人已来到西室中坐下。张居正一眼瞥见冯保面前茶几上摆放着一只盛装奏折的红木匣子，心里想着那里头究竟放的是什么。□□□□两人坐下，还来不及呷茶，张宏就跑进来禀道：□□□“奴才得冯老先生之命，已着人把值殿监、尚衣监、钟鼓司三衙门的管事公公都请了来，现都在门外候着。”□□□“让他们进来，”冯保吩咐过，又对张居正说，“今日请先生来，就是商量皇上经筵的具体事项，首先是文华殿陈设的添制与修缮，所以请了几位内局的管事来合议……”□□□

冯保话未说完，张居正脸上的笑容就凝固了。他心知肚明，今儿个这个会，牵扯的必定又是花钱的事儿。□□□经筵，就是给皇帝进讲经书。之所以加一个“筵”字儿，该因讲完书后，皇上一般都要给讲官及陪侍大臣赐一顿丰盛的酒□馔——□这顿饭同平常的赐宴不同，不但参与的臣工可以吃□□，他们还可带夫人前来同吃，甚或轿夫侍班，都可以入席。不但可以吃，还可以拿，不但可以拿食品菜肴，还可以拿餐具酒器。京官们有一句口头禅叫“吃经筵”，莫不引以为幸事。因此，举行经筵，在君臣两方面都是大事。□□□自永乐皇帝以来，历代皇上的经筵，每年举行春秋两次，春二月至四月，秋八月至十月。每月大讲三次，逢二进讲，称为大经筵；每天还有日讲，称为小经筵，已成定制。大经筵最为隆重，每次进讲官两名，一讲四书，一讲经章。讲本都得提前写好，由内阁审阅后再转付中书缮录正副各二本，先一日送进司礼监呈至御前。经筵循例都在文华殿举行，皇上出经筵的头天晚上，文华殿内宝座地面之南，左右各设金鹤香炉一只，左香炉之东稍南，设御案讲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讲之书稿，压以金尺一副。经筵之日，除近侍内官及讲官外，一应勋臣及内阁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使、鸿胪卿、锦衣指挥使及四品以上写讲本官都要陪侍参加，都要穿绣金绯袍，这是一等的。二等者是展书翰林、侍仪御史、给事中、序班鸣赞等官，都穿元青绣服。卯时三刻，皇上从乾清宫起驾，一路鸣鞭，由二十名大汉将军导驾至左顺门。皇上于此更换朝服，然后再入文华门进文华殿。这一路上，都有先期到来的参加经筵的官员跪迎。皇上入殿之前，先有四十名金瓜卫士进去，负东西墙而立。皇上升座后，众官员在鸿胪寺鸣赞官的引领下依次入殿序班行礼，然后各就各位。这时候鸣赞官唱：“进讲官出列——”，进讲官站出来，鸣赞官又唱：“展书官出列——”，展书官出至地平，膝行至御案前，展四书讲章……□□□经筵之创设，本意是给皇上讲经书学问治国之道，发展到后来，竟成了一种仪式，繁文缛节不必细说，极尽奢华铺排之能事。张居正觉得这是陋习，想恢复永乐时期的讲求实效的经筵风格，但方才冯保提了个头，他就知道小皇上的经筵又得水行旧路了。□□□说话间值殿监、尚衣监、钟鼓司三位管事牌子已进到室内，对着坐在上首的张居正与冯保一列儿跪了。冯保让他们觅凳儿坐下，清咳了咳，说道：□□□“前几日，为万岁爷出经筵的事，老朽找你们几位议过。这件事，李太后有旨，今秋经筵，□□

是万岁爷登极后的第一次，要规制得像个样儿。凡用的仪式，要添置的物件，都得想周全些。今儿个奉李太后之命，老朽请来了首辅张先生，你们作奴才的，都要把各自要办的事向张先生禀报奏实，都听明白了？”□□□“奴才明白。”三位太监一起欠身回答。□

“好，那就分头说吧，”冯保在太监们面前，举手投足尽显威严，他伸手指了指值殿监管事牌子，“王公公，你先说。”□□□王公公四十来岁，一看就是个笃实办事儿的人。值殿监管各殿清扫陈设。王公公也不绕弯子，开口就道：□□□“文华殿里的陈设，遵李太后懿旨，凡该更新的一律更新，奴才查点了一下，大部分物件库中都有备件。但需重做的也有四件。一是御案，这得用黄梨木，四角包金；一是讲案，也是用黄梨木，四角包银；还有就是金交椅、金脚踏，金交椅承祖制，奴才不赘言。金脚踏高一尺二寸，宽两尺，长三尺，这两样都得用纯金。”□□□“金脚踏？”张居正一时没有会过来，问道，“哪里用的？”□□□王公公答：“御案御椅的制作有定规，不可更改。但那是根据成人设计，当今万岁爷若是坐上去，两条腿会悬着着不了地，所以，御椅底下，须得有脚踏。”□□□“那也不必用金子制作呀。”张居正突然提高嗓门。□□□“这……”□

王公公支吾着，拿眼觑着冯保。冯保嘿嘿一笑，调侃地说：“老朽听说京城里头一些有钱人物，用的夜壶都是金制的，万岁爷钟鸣鼎食帝王家，用只金踏凳也只是平常事。”□□□张居正只觉得心火一蹿一蹿地难以遏制，但他到底还是忍住了，只平静地问：□□□“这得用多少金子？”□

“大概得两百斤。”王公公答。□

“张先生，太仓中有吗？”冯保问。□

张居正难堪地摇摇头。冯保也不再追问，又用手指了指尚衣监管事牌子：□□□“胡公公，轮到你了。”□

胡公公抬抬屁股算是礼敬，一开口，那副娘娘腔嗲得出奇：“奴才管的是万岁爷的穿戴，万岁爷出经筵，按规矩得穿衮冕玄衣□裳。这套章服的规格，嘉靖八年就定下了。头上的冠制是圆匡乌纱帽，顶上有覆板，长二尺四寸，宽二尺二寸，玄表朱里，前圆后方。前后各七彩珠玉十二旒，用黄赤青白黑红六色玉制成玉珩、王簪，导以朱缨，遮耳处则用两颗蜜枣儿大小的祖母绿大玉珠，这是帽子。再说衣服，

底色是玄色，底色上头还得织出六色来。日月在肩，各径五寸，星山在后，龙华在两袖，长不掩裳。章裳是黄色，七幅。前三幅后四幅，连属如帷。上头的刺绣也是六章，分作四行，火宗荇藻为二行，米黼黻为二行。中间用单素纱做衬。领是青绿领，织黻文十二道。蔽膝与裳色一致。上绣龙一条，下绣火二道，系于革带□□。革带前用玉，后无玉，以佩〖JP2〗绶系而掩之。朱袜赤鞋，黄绦玄缨，结圭白玉。玉上刻山形……”〖JP〗□□□“好了好了，”冯保大约看出张居正已经听得不耐烦了，便打断了胡公公的话，“这套章服怎么承制，你依规矩就是，你只需说，这套衣服要花多少银子？”□□□胡公公咽了口唾沫，他很遗憾不能把话说完，抖不出肚中的学问，这会儿舔了舔嘴唇，答道：

“光那两颗大祖母绿宝石，就得八千两银子。”□□□“一套制下来呢？”□

“两万两银子。”□

“唔，知道了，”冯保又转向钟鼓司管事牌子，“刘公公，现在该你说。”□□□自那一次小娈童事件发生后不久，冯保一出任司礼监掌印，头一个就把钟鼓司值事李厚义撤换下来，把他发配到南海子种菜，让这位叫他向左不敢向右的刘公公接任。今天来的这三位太监，就他资历最浅。所以，轮到他说话，就分外显得拘谨：□□□“万岁爷出经筵，摊到奴才名下的差事，就是朝乐。第一次大经筵，得用大乐。须得乐工四十六人。分工是引乐二人、箫四人、笙四人、琵琶六人、箜篌四人、杖鼓二十四人、大鼓二人、板二人。这四十六名乐工的穿戴，都是戴曲脚幞头，穿红罗生色画花大袖衫，系涂金束带，脚上是红罗拥顶红结子皂皮靴。乐工的训练，前几日就已开始，只是有些乐器得添置，还有那四十六套行头，也得赶早儿备下。”□□□“这个花不了多少钱，撑破天二千两银子。”冯保一副“些许小事何足挂齿”的神态，“你们三位，把要添置的物件儿，所需银两，都填单儿写好报上来。”□□□“回老先生，小的们都填好了。”□

王公公带头摸出加盖了值殿监关防的报单，余下二位也照样做了。冯保接过看了看，说：“没你们的事儿了，去吧。”□□□三位公公磕头而退。冯保把那三张报单递给张居正，张居正认真看了一遍，说：□□□“这几样开销加起来，又得五万两银子。”□

“该省的咱都省过了，这些是省不下来的，”冯保说着叹了一口气，“张先生你也知道，隆庆皇帝登极后第一次出经筵，总共花了三十万两银子。除了文华殿修缮，主要是用在赏赐上。凡参与者都有程度不等的颁赐。这一回，虑着太仓空虚，老朽向李太后建言，一应赏赐就免了，总开销只打到十万。”□□□“这十万两银子也很难筹到啊。”□

张居正手抚额头，心里头谋算着这笔开销。他原意是想说服皇上，今秋的经筵不搞排场，节约从事，为天下官民树立个清廉简朴的圣君形象。但现在看来，显然还不是说这话的时候。

那两道绕过内阁的谕旨，始终是他心中的两道阴影，这一疙瘩不解开，他做任何事都只能取□□个守势。他这么思虑着，冯保又在一旁说话了：□□□“张先生，咱就不相信你十万两银子也筹不到，户部上次给皇上申请胡椒苏木折俸的折子中，不是说只需二个月，今年的夏税就可陆续解京么。”□□□“银子还没到，等着用银子的请示移文，户部已接了一大摞。”□□□“这个我相信，但任何时候，为皇上用钱天经地义就该摆在第一。”冯保突然呛起来，接着口风一转，委婉说道，“张先生，咱俩也不是外人，关起门来说话没人听见。你说说，当时太仓里只有二十万两银子，高拱宁可得罪朱衡，不付潮白河的工程款，也要用来给李太后置头面首饰。他能这样做，你为何不能？”□□□张居正只轻轻地“嗯”了一声，沉思有顷，才答道：“多谢冯公公提醒，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是户部那头，的确困难甚大。”□□□“户部？”冯保冷笑一声，伸手打开茶几上的红木匣子，取出一份奏折递给张居正，说：“这是弹劾王国光的折子，你先看看。”□□□国朝公文制度：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奏公事者，以衙门堂官领衔呈上称为公折，以个人名义呈上称为手本。每种奏章行文方式及用纸大小规格皆有定制。现在冯保从匣子里拿出的是六扣白柬、长约七寸的折子，一看就知道是手本。□□□张居正接过手本翻开一看，是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呈奏的，就胡椒苏木折俸一事对王国光进行严厉弹劾。大意是说王国光出掌户部，不思进取思虑如何开源取银充库，反而自图省便，以库中积年陈货胡椒苏木折俸，导致两京官员宦囊羞涩，竟日为生计奔波，怨声不绝于途。值新帝登基之初，出此下策，实乃离间君臣，涣散人心。政府无所作为，朝廷体面尽失。

因此恳请皇上，对王国光追伐罪责，以求正本清源收揽人心。□□□张居正把这个手本认认真真览阅一遍，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既不显得慌张，也没有看出生气。因为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宦海生涯几十年，他一直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哪能看不透这里面的伎俩。大凡对手要想扳倒朝中某位重臣，必欲先让级别较低的言官写一份弹劾折子上呈御前试试风向。如果圣意反对，则不过牺牲了一个马前卒。如果圣意犹豫，则让级别稍高的官员题折再上；若圣意仍是不决，则再让高官上折，直至目的达到方鸣金收兵。现在，对手首先让南京方面的言官发难。如果有隙可乘，第二步肯定是北京的言官出面了，跟在后头的，还有十三道御史，十八衙门堂官佐贰。这一套把戏虽然简单却行之有效。张居正心下清楚，此事是否有个圆满解决，关键要看李太后的态度。□□□“张先生，折子读了，您有何想法？”冯保问。□□□张居正答道：“这些人借胡椒苏木折俸闹事，本意是离间君臣关系反对京察。”□□□“老奴也是这样看的，”冯保嘴角浮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笑意，说道，“张先生，只要太后和皇上对你信任不疑，随那帮乌鸦嘴怎么聒噪，也伤不着你一根毫毛。”□□□这话明是关心，暗含威胁。张居正不接这个话茬，只是说道：“仆正想写帖进去恳求晋见皇上。”□□□“皇上也想见你。”□

“啊？”□

“但这几日见不着。”□

“为何？”□

“李太后不让见。”□

绕来绕去终于绕上了正题。张居正担心地问：“冯公公，李太后对仆有了看法？”□□□“这，奴才不知。”冯保耍滑头。□

“李伟他们告状，李太后好像很生气。”□

“啊，这倒有一点。所以，咱让你学学高拱嘛。”冯保意味深长地说道，“今天咱来见你，除了经筵的事儿，再就是来传李太后的旨意。你代太后为《女诫》一书作的序，太后很满意。这两天五千册书就会印好，分发到在京各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县。昨天下午，太后在东阁讲了一个故事，让老朽讲给您听。”□□□“啊？”张居正又是一惊。□

冯保想了想，说道：“这个故事讲的是唐朝的玄宗。这位皇上体谅大臣，宾礼故老，特别尊重姚崇。每次晋见，玄宗都会亲自把姚崇送

到门外。后来，玄宗升姚崇为宰相。这姚崇为人谨慎。一天，趁玄宗接见他，他就一个郎吏的序升问题向皇上请示。玄宗一双眼睛望着殿中楹柱，看也不看姚崇一眼。姚崇再三言之，玄宗就是不表态。这一下姚崇慌了，很狼狈地退出大殿。待他一走，侍立丹墀之下的高力士奏道，‘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应当面言可否。而姚崇再三请示，陛下一言不发，也不拿眼看他，臣恐姚宰相必定大惧。’玄宗听后答道，‘朕既然升任姚崇为宰相，碰上大事他应该来奏，朕与他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他姚崇就该独自决断处理，何必来烦我呢。’高力士听罢此言，瞅空儿跑到姚崇值房，把圣意告诉了他，姚崇一颗忐忑不安之心这才安定下来。自此大事上报，小事独决，真正地做到了替皇上分忧，成为一代名相。”□□□听罢这段故事，张居正心中涌出一股暖流。此中深意，不言自明，玄宗与高力士的态度，比之今天，就是李太后和冯保的态度。也就是说，由于李太后的信任与冯保的斡旋，他这个首辅应该勇敢担当起摄政的责任。张居正顿时如释重负，肃然动容说道：□□□“方才冯公公传达李太后所讲故事，典出唐人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于此可见，李太后读书之宽，学问博洽。”□□□“李太后在宫中好读书，最喜爱的是两种书，佛经和史著。读书做到了一日不辍。”说到这里，冯保又问了一句，“张先生，李太后讲的故事，你可明白了？”□□□“臣下明白，”张居正仿佛是在直接回答李太后的问话，故态度恭谨，“感谢李太后与皇上对下臣的信任，也感谢冯公公足德怀远鼎力相助。”□□□“老奴只做了份内之事，用不着感谢，”冯保谦逊了一句，接着说，“桂元清这折子如何处置，你回去拟票进来。杀鸡给猴看，不要手软。”□□□“太后与皇上如此信任下臣，居正纵肝脑涂地也无以报答。”□□□张居正说着，禁不住哽咽起来。□

“张先生的忠心，老奴回去就奏明太后与皇上，”冯保说到这里，待张居正情绪稍稍稳定，他又问道，“经筵的事，咱如何回复太后？”□□□“所需银两，仆尽快筹措。”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看到冯保大大松了一口气，他又说道，“不过，不谷还有一个建议，请冯公公转告太后。”□□□“好哇，啥建议。”□

“皇上第一次出经筵，兹事体大，恐怕得慎重选择一个黄道吉日。”□□□“张先生提得好，太后就信这个。”□

说罢，两人都心照不宣地大笑起来。彼此刚要拱手作别，忽见张宏领了东厂掌作陈应凤进来。“你怎么来了？”冯保惊问。陈应凤跪地禀告：“冯公公，小的特来知会，礼部仪制司主事童立本上吊了。”

第二十五回 办丧事堂官招数恶 抨时政侍郎意气昂

一大早，王希烈的大轿子刚抬到礼部，立刻就有司务官纪有功上前禀报童立本上吊自尽的消息。□□□“死了？”他问。□

“死了。”纪有功答。□

“死在哪？”□

“家里。”□

“唉，寻短见干嘛。”□

王希烈嘟哝一句，再不说二话，背着手走向自己的值房。前几日吕调阳入阁后，虽然名义上他仍挂着礼部尚书，但每日到内阁上班，已不大过问这边的事儿，王希烈这个左侍郎又临时负起全责来。这名不正言不顺一会儿管事，一会儿“让贤”的堂官，不晓得让王希烈几憋气，他直感到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隆庆皇帝病重期间，王希烈就被高拱派往天寿山督修隆庆皇帝的陵寝。按本朝惯例，这是一个升官的信号。其时高仪已入阁，他所担任的礼部尚书照例不应兼任。已担任礼部佐贰官三年的王希烈，自以为督修陵寝归来，即可升任尚书。谁知其间高拱去职，高仪去世，礼部尚书一职竟给了本无竞争力的吕调阳。王希烈因是高拱线上的人，对张居正本就没什么好感，这一来意见更大。那天晚上假座薰风阁聚饮，就有意联络魏学曾寻衅滋事，铁定了心与张居正作对。□□□这些时他可没少活动，一是联络一班官员凑份子给武清伯李伟送礼，怂恿这个见钱眼开的老国丈入宫告刁状，这一招可说是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道给王侯勋戚免去胡椒苏木折俸的谕旨到了户部，王希烈可谓欣喜若狂。与此同时，他又利用乡谊去信劝说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上折弹劾王国光，这折子也送进了宫中。其间，他还与魏学曾一起去王崧家中抚慰，痛骂章大郎的凶蛮无理，激起王崧之子王岩的愤怒，在章大郎出狱之日，不惜以身试法，替父报仇刺死了章大郎。这一连三件事的发生，的确给张居正带来了巨大的麻烦，他的目的就是要离间君臣关系，让李太后与小皇上对张居正产生怀疑，从而达到把他逐出内阁的目的。

前几天，魏学曾向他透露，吕调阳入阁后，吏部议荐了三个人接替他，打头第一个就是他王希烈；第二个是从詹事府詹事的任上已退

下来十八年的陆树声，此人是士林中清流领袖，这是吏部推荐的理由；第三是现任南京礼部左侍郎的万士和。和后两人比，王希烈觉得自己有优越之处，这就使得他的本来已经落寞的心情重又兴奋起来。但他知道皇上幼小，此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张居正，因此又不作多大指望。他的一帮朋友与部属，却劝他暂忍一口气，把职务扶正再作打算。他想想也有道理，大丈夫能屈能伸，该低头时就得低头。前天夜里，他坐一乘小轿，携了贵重礼品偷偷摸摸来到纱帽胡同张学士府邸拜谒。原想捐弃前嫌重新修好，以期能得到令他久已垂涎的大司伯一职。没想到张居正拒见，让管家游七丢出一句话来："若谈公事，明日去内阁朝房，若谈私事，首辅无私事可言。"说罢，狗眼看人低的游七，也昂头一丈转身离去，把他堂堂一个礼部佐贰晾在轿厅里。他当时气得四肢冰凉，五官挪位，吼了一句："回轿！"□□□自吃了这个闭门羹，王希烈已是去尽最后一点侥幸心理，发誓要同张居正拼个鱼死网破。因为他知道，这次京察带给自己的下场，不外乎两个，轻则外谪，重则削籍。从对高拱的处置来看，这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事情既到了这个地步，想不通也得通。这两日他像吃了狂药似的，不知疲倦地四下活动，还真不能小瞧他，京师大臣中，像他这样能够兴风作浪的，委实没有几个。□□□却说他前脚刚进值房，纪有功后脚就跟了进来。他本是王希烈的心腹，所以被安排到司务一职，负责本衙各司间的协调，一应上传下达的事儿也都该他负责。因这层关系，他见堂官的礼节也就随便一些。□□□"你还有啥事？"王希烈坐下问。□

"有，"纪有功站在案前，请示道，"有两件事，一是泰山提点杨用成昨日到京，他是来京向户部交纳泰山的香税钱。有些账目，在同户部核对之前，想先征询部堂大人的意见。"□□□账目有问题吗？"□

"大问题也没有，但有一笔开销，大约有五千多两银子挂在账上，一时还无法冲销。"□□□"做什么用的？"□

"是今年四月，李太后派慈宁宫邱公公前往泰山为先帝禳灾祈福，花掉的礼品钱。"□□□"啊，有这等事？"□

"杨用成就这么说的。"□

王希烈觉得这里头有戏，当即下令："你去告诉杨用成，今儿下午，到这里来见我。"□□□"是。"纪有功点头哈腰，接着说，"第二件事，是朝鲜国的特使，昨日已在京南驿宿下，陪同官派人来请示，何

时进京面圣。”□□□却说万历皇帝登基后，邻近一些外域的国王或番主都派特使前来恭贺。此前安南、西凉等地番王已先后进京，盘桓几天就打发走了。听说暹罗、老挝等国的特使也已上路，正在进京路上。这朝鲜国仰我天朝，世代友好，睦邻关系更进一层。该国特使每次进京，皇上都要接见两次，并赠送诸多礼品。这次前来朝觐恭贺，更是不能怠慢。循常例，外国特使到京，礼部都要派专员陪同，住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会同馆。吃皇上恩赐的鸿胪寺大宴，然后游览名胜，置办礼物，一应开销，由礼部报单户部拨款。这次也不能例外。王希烈把这事儿掂量一番，觉得这里头的“戏”，比杨用成那里还要足，于是兴奋问道：□□□“特使来了几个，带了些什么？”□

“特使就一个，但跟班儿的有二十多个人，礼物有两大车，有马尾丝、螺钿、老山参什么的，都是朝鲜的特产，听说还有一只猫。”□□□“猫？什么猫？”□

“小的只是听差官言说，也未见过。这猫也没啥好名字，直直儿就叫猫王。”□□□“猫王？它何以称王？”□

“听说每日夜间，把关着猫王的笼子搬到屋子里来，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这笼子四周，密匝匝儿都是伏着的死鼠。”□□□“这是咋回事？”王希烈惊愕。□

“这就是猫王的厉害，”纪有功虽是道听途说，却像真的看见过一般，起劲儿渲染道，“它根本不用出笼去捕抓什么的，只要蹲在哪儿，附近的老鼠都会主动跑到笼子跟前来，见着它就死。”□□□“这才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王希烈感叹道，“这礼物送到小皇上跟前，他还不要喜得跳起来。”□□□“是啊，朝鲜特使会办事。”纪有功随声附和。□□□王希烈兴奋得满脸通红，示道：“你去告诉差官，今天就让朝鲜特使进京。一应如仪，接待费用嘛，你详细造个单子，到户部要去。”□□□纪有功搔搔脑袋，忧心说：“听说户部没有钱，里里外外演的是空城计。”□□□“这不是你管的事儿，”王希烈横了纪有功一眼，“你的任务是造好报单，到户部要钱。”

“是，小的这就去办。”□

纪有功挪转身，刚要出门，王希烈又把他喊住，说道：□□□“给我备轿，去童立本府上。”□□

半上午时分，秋高气爽的北京城熙熙攘攘热热闹闹一如往昔。王希烈乘着八人大轿，带着礼部一帮官员各乘官轿像示威似的，浩浩荡荡来到童立本家。顿时间，童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被各色官轿塞满，引来不少街坊邻里驻足围观。□□□童立本的侍妾桂儿，早已哭哑了嗓子，这会儿躺在床上起不来。坐在木圈椅上的童从社，傻乎乎地嚷着“饿”，并不明白父亲的死是怎么回事。内内外外，只苍头老郑一个人忙。以至□□王希烈一帮官员涌进门来，既无孝子还礼，也无半点哭声。这情形反倒比合规合矩的丧礼更觉凄惨。这些官员虽然都是童立本的多年同事，但谁也没有来过他家，乍一看这股子穷酸光景，四壁萧然，蛛网联窗，里里外外没有一件像样□具，顿时心里都酸楚得不得了。再听老郑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说了童立本寻死的前后经过，大家更是难过。王希烈当即倡议大家凑份子钱来帮助料理童立本的丧事，并带头捐了二十两银子。众官员不拘多少，你十几两，他三五两，竟也凑出了一百两银子。王希烈又指示礼部仪制司的几位吏员说：“你们是童大人的属下，童家没有人，这丧事就由你们来操办。我看先布置个灵堂，让前来吊祭的人有个落脚处。你们还要花钱请几个哭婆子来，本官听说，哭是很有讲究的，你们务必请几个会哭的，要哭得昏天黑地、撕肝裂肺那才叫好，并且要保证一天十二时辰哭声不断。另外，再请一班吹鼓手，有人来祭奠，就大奏哀乐。童立本在礼部这些年，没过几天舒心日子，因此丧事尽可能办得隆重，以慰他在天之灵。”想了想，王希烈又补充说：“当下最要紧的还有一件事，就是以他儿子的身份写一份讣告，遍告在京各衙门官员。要把童立本的苦处写得淋漓尽致，以争取更多官员的同情，都来捐助点银两，给童立本留下的孤儿寡母弄点赡养费，使他们不致于冻馁而死。这些事都务必做好。”王希烈说完，准备起轿回衙，忽见苍头老郑把半死不活的桂儿扶了出来，朝王希烈面前一跪，气若游丝地说道：□□□“部堂大人，奴家有份东西给您。”□

“什么东西？”王希烈俯身注目。□

桂儿从怀中摸出一张纸，王希烈接过，原来是童立本的绝命诗。王希烈吟哦一遍，顿时如获至宝，让在场官员传阅。众人看了，好一阵窃窃私语。王希烈看出大家的不满，趁机抖着那张纸说道：□□□“你们看看，这是胡椒苏木折俸以来，死的第三个人。第一个是储济仓大

使王崧，第二个是章大郎，童立本童大人是第三个。这是谁的罪过，谁的呀？”□□□屋子里鸦雀无声，大家心里明白王希烈矛头指向的是谁，但谁也不敢接这个茬。这时候，一直跪在地上的桂儿又呜呜地哭起来，王希烈赶紧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关切地问：□□□“童夫人，童大人死时，除了这首绝命诗，可还有遗言。”□□□桂儿木讷地摇摇头。苍头老郑在一旁小声答道：“部堂大人，咱家主人死时，是把那两小袋胡椒苏木挂在脖子上的。”□□□“看看看，这就是遗言，”王希烈情绪激动，义愤填膺说道，“童大人遗嘱，要把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咱们不能拂死人之意，王得才！”□□□“小的在。”□

一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子从人缝儿站了出来。此人是一个老典吏，在礼部司务手下当差多年。王希烈盯着他，说道：□□□“你现在就把童大人的这两袋胡椒苏木，送还给户部。”□□□“这……”□

王典吏知道这是个麻烦事，怕惹火烧身。王希烈看透他的心思，讥道：“你怕担干系是不是？拿着童大人的绝命诗去给他们看，就说是咱王希烈让送的，你怕什么！”□□□“小的遵命。”□

王典吏退回一步，这时有人小声插话道：“听说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今儿早上贴了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商人有几个是好东西？”王希烈没好气地斥道，“咱宁可丢到粪窖里去，也不卖给他。”

“部堂大人说得对，无论无何，不能让铜臭熏染士林。”有人大声附和，“有种的，就学童大人，把这胡椒苏木，退还给户部！”□□□“对，退回去，为童大人伸冤！”□

众官员的情绪终于被撩拨起来，童家小屋里，已是一片沸腾。□□□□第二天，在京各衙门官员，几乎都收到了如下这份讣告：

诸世伯世叔：□

家父礼部仪制司六品主事童立本因所领俸禄两斤胡椒、两斤苏木不能变为现钞，生活无着，求借无门，万般无奈，只得含恨于昨夜悬梁自尽。呜呼，六品乌纱，举家如同乞丐；廿载宦海，到头三尺白绫。岂不悲哉，岂不恸哉！□□□□不孝之子

童从社□

童从稷泣告

这份讣告由吏员起草，本司郎官修改，最后送给王希烈亲自审定再行誊抄，然后送达京城各大小衙门。讣告虽短，却相当煽情。许多官员读后都动了恻隐之心，莫不相邀前往童立本家祭奠。按京城吊仪，每位前往的官员都会送去一道挽幛。灵堂里放不下，就摆在院子里，院子里摆不下，就摆到大门外，到后来，整个一条胡同都摆满了灵旗挽幛。前来吊丧的人络绎不绝。被请来哭丧的十几个哭婆子特别卖力，只要人一来，她们就撕肝裂胆地干嚎，加之吹鼓手们也各尽其责，吹吹打打弄得气气势势，特别是那一只唢呐，时而呜咽时而凄厉，直聒噪得几条街都不得安宁。□□□这天上午，在祭吊的人中，来了两个显眼的人物，一个是吏部左侍郎魏学曾，另一个则是张居正的亲家刑部右侍郎刘一儒。两人都是三品大员，到目前为止，前来祭吊的官员就数他俩品秩最高。一看到他俩的轿子抬进胡同，在现场指挥操办丧事的王典吏赶紧让吹鼓手们大奏哀乐，在呜哩哇啦的唢呐声中，十几个哭婆子尖着嗓子，一齐放了悲声：

哎哟——

我的童大人嘞，我的童大人，□

你凭什么这样的狠心，□

丢下傻子儿，丢下苦命的老婆□

一脚踏上奈何桥，□

要去阴曹会阎罗，□

满街的人都在说，□

这是胡椒苏木惹的祸……

哭婆子们个个嘴巴滑溜，编词儿应景都是高手。加之哭功到了家，嘴一瘪就哭，一哭就有眼泪。听得她们凄凄惨惨的哭诉，前来的吊客有几个不动情的。□□□却说魏学曾与刘一儒两人在哀乐声中一前一后进了灵堂，祭拜完毕，早有人把灵堂中挤满的挽幛挪走了两副，临时把他们的挽幛换了上去。挽幛上照例都书了挽联，众人挤上前来吟读，刘一儒写的是：

天下斯文同骨肉□

人间涕泪动参商

魏学曾写的是：□□〖HT5F〗〖GK2!〗

赴黄泉已无告,管不得社稷生死□

卖胡椒而不售,又遑论官帙荣衰□

这两副挽联，刘一儒纯粹是举哀，其心也沉，其情也殷。魏学曾则不然，字里行间，都是借题发挥的怨气。刘一儒做人一贯拘谨，不巧在这里碰上了京城里有名的“魏大炮”，且知道他专门与自己的亲家作对，心知再呆下去会惹出是非来。连忙把随身带来的十两银子放在操办丧事的王典吏手上，拔腿就出了门，正欲登轿，后面传来重重的一声喊：“刘大人，请慢走一步！”一听就知道是魏学曾的声音。刘一儒无法，只好放下刚刚撩起的轿帘儿，回转□□

身来，魏学曾已站在对面了。□

这些时，魏学曾虽然不像王希烈那样上蹿下跳几近疯狂，却也不曾闲过。一是就京察之事向王希烈通风报信，二是凡来吏部拜会他的人，一概接待毫不闪躲。这个人同王希烈不同，他不搞阴谋，但“阳谋”却一天也不曾停止。王崧死后，他本着对太监内侍天生的仇恨，一次次到王崧家里慰问，正是受了他的影响，王岩才铤而走险为父报仇。今日来吊唁童立本没想到会遇到刘一儒，便想通过他把自己的怨气传给张居正，于是拦住了他。“啊，魏大人，”

刘一儒弯身一揖。喊了一句，竟没有了下文，只站在那里干笑。□□□“刘大人，举哀一完，你就赶紧撤身，是怕咱魏大炮把你吃了？”魏学曾开口就呛。□□□刘一儒仍是干笑着，答非所问地说：“童立本实在可怜，所以下官略具薄仪，前来一奠。”

“现在的京官，又有几个不可怜呢？如果不拿胡椒苏木折俸，童立本会死吗？”魏学曾说着，抬头望了望高远的蓝天，长叹一声，接着说：“以实物折俸，国朝一百多年来，仅有那么几次，没想到我辈会轮上。先帝在的时候，宁可减后宫嫔妃的头面首饰，也不肯亏欠外廷官员们的俸银。如今大行皇帝音容犹在，高阁老怆然离京，你那位亲家江陵先生辅佐幼主开展新政，原也无可厚非，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这个令百官万民举世瞩目的新政，竟从苏木胡椒折俸开始。刘大人，你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刘一儒是荆州府夷陵县人，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同榜进士，因此两人过从甚密结为亲家，张居正唯独一个宝贝女儿张若兰嫁给了刘一儒的大儿子刘勘之。刘一儒向来居官自守颇有清名。张居正入阁数年，他从来不攀附，不结纳，只是老老实实做

自家职位份内之事，因此在京官同僚中颇有好评。魏学曾正因为这一点，才敢在刘一儒面前泼辣说话。□□□刘一儒听了魏学曾夹枪夹棒一席话后，心里头颇不是滋味。但问上脸的话不答又不行，只得敷衍道：□□□“听说国库空虚，胡椒苏木折俸，实不得已而为之。”□□□魏学曾指着满巷的悬幛，悻悻说道：“首辅这一个不得已，害得童大人丢了一条命啊！”□□□刘一儒一言不发，他从来就是遇到是非三缄其口。魏学曾也不指望他有什么表态，又换了个话题说：□□□“刘大人，先不与你谈胡椒苏木的事儿，目下外头有些传言，对你不利啊。”□□□“啊，有何传言？”刘一儒问。□

“如今的刑部，堂官王之诰，佐贰官你刘大人，都是首辅张江陵的儿女姻亲。因此有人说刑部成了首辅的私囊之物。”□□□魏大炮这一“炮”轰得刘一儒面红耳赤，嘴唇嚅动了几下，说道：□□□“高阁老的姻亲曹大人，不是也在刑部么，怎好说这是张江陵的私囊之物。”□□□“曹大人尚在刑部不假，但这次京察，他恐怕同我魏大炮一样，都是第一批遭受清洗之人。”□魏学曾话音一落，刘一儒马上回答：“魏大人放心，我刘某恐怕比你们走得还早。”□□□“啊？”□

刘一儒的回答多少令魏学曾有些诧异。还不及理论，忽见得巷子口又落下一乘官轿，内中走下一名身穿杂色文绮白鹇五品官服的半老官员。魏学曾一眼认出这是都御史衙门的佥事李大人。李大人也认出了眼前两位三品大臣，忙拱手行礼。□□□魏学曾抱拳一揖，问：“李大人也来祭吊？”□□□李大人恭谨回答：“葛大人委派卑职前来代祭。”□□□“是都御史葛大人？”魏学曾问。□

“正是。”□

李大人答罢，便命掾吏将手中挽幛送进灵堂，只听得哀乐齐奏，哭婆子又一阵干嚎。魏学曾与刘一儒禁不住好奇，又一齐回到灵堂观看。只见灵堂正中最显眼的位置，已是高高悬起了左都御史葛守礼送来的挽幛，上面也书了一对挽联：

任上清官，瘦骨苍颜形影只□

胸前遗物，苏木胡椒袋子双

这一联写得冷峭，寓意深沉，自不可以同情怜悯指斥时事等简单解之，魏学曾玩味再三，不□□“终于有一个大九卿出面了，刘大人，

这联句如此老辣，可见葛老别有襟抱。”□□□话说完，却不见有人应声，掉头一看，却不知刘一儒何时已经走掉了。□

第二十六回 捉档头严查吃空额 示密札紧缚老臣心

童立本一死，特别是那首讨嫌的绝命诗一传开，本来就窝了一肚子气的京官大僚们，终于找到了泄愤的机会。魏学曾、王希烈等人也纷纷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官员中扇风点火串连闹事。京城本来就不平静的局势，骤然更加紧张起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提着胡椒苏木到户部闹事。三朝老臣左都御史葛守礼的挽联送到羊尾巴胡同之后，舆情对张居正更为不利。谁都知道，大九卿中，就数杨博与葛守礼两位老臣最孚名望。这位葛守礼比之杨博更为耿直，隆庆皇帝在位之日，每逢廷议，只要葛守礼在场，就显得特别谨慎。这次葛守礼为童立本送了挽联并十两赙银，无异于火上加油，大大激发了闹事者的斗志。一些本来还在观望的官员，这一下也壮着胆子加入到闹事行列中。却说这天上午，张居正刚来到值房不一会儿，入阁不到十天的吕调阳畏畏葸葸地走了进来。□□□“和卿，有何事？”张居正做个手势请吕调阳入座。□□□“愚职想请首辅看样东西。”□

吕调阳谦恭地说，接着就把手上的一张纸递上，张居正接过一看，是一首诗：

吊童主事□□

古拙宁争饭一瓯？□

乘风南去弄清流。□

君魂谢过皇恩去，□

过罢孤山有莫愁。

读完诗，张居正心中极度不快，但他尽量克制，脸上堆满笑容说道：□□□“诗写得不错嘛，听说羊尾巴胡同里的挽诗挽联已经不少，你这首诗再送去，当是上乘之作。”□吕调阳听出话风不对，只得佯笑着，毕恭毕敬答道：“首辅，愚职就是想来请示此事。”□□□吕调阳故意用了“请示”二字，以示尊卑之别，张居正听了心下稍安，问道：□□□“和卿想请示什么？”□

吕调阳想了想，说道：“童立本之死，有些不明事体的官员想趁机闹事，苗头有些不对，好像是针对首辅来的，愚职也就非常谨慎，并不往这里头搅和。但是，左都御史葛大人的挽联往童立本家的灵堂上

一挂，一些针对愚职的闲言碎语就都出来了。愚职毕竟在礼部管了一个月的事，因此那些嚼舌头的，说愚职为官寡义，对部属无情。这话叫愚职听了满肚子的不舒□□服。为了服众，愚职便写了这首挽诗，今天特来请示首辅，这首诗是送还是不送，请首辅定夺。”□□□吕调阳表面上木讷，但内心委实玲珑。他这一番表白，既说了自己的难处，又顾忌着首辅的面子，最后还要首辅表态。这么做明里是尊重首辅，其实是把该自己来做的难题交给了张居正。这点子小九九，张居正还能看不透？他正琢磨着如何回答，书办探头进来禀报王篆求见，张居正吩咐让王篆进来。吕调阳见有人来，提出告辞，说等人走了再来领示。张居正却要□□他留下，说：“王篆今日汇报之事甚为重要，和卿你也应该听听。”□□□话音刚落，王篆已是风风火火跨进门来，这王篆坐镇五城兵马司，平常总是想方设法找乐子享清闲。但每次见张居正，他都要装出一副忙得脚不沾地的样子。这会儿他不知又从哪儿弄了一头的汗，一进门也来不及揩，就朝张居正和吕调阳各行了一个一揖到地的官礼，说道：

□“首辅大人，吕阁老大人，卑职前来请示。”□□□又是一个“请示”。张居正朝吕调阳看了一眼，吕调阳也正在看他，四目相对，吕调阳自谦地一笑，抖开一把苏制的折扇来摇。张居正掉头问刚落坐的王篆：□□□“是否是蒋二旺一事？”□

“正是。”□

王篆一欠身正欲禀报，张居正截住他的话头说：“且慢，吕阁老尚不清楚，你先将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个交待。”□□□且说那天夜里在积香庐，王篆把前一日在苏州胡同下坡巡警铺里发生的事当笑话说了一回。言者无心，听者却有意，张居正当即问道：□□□“蒋二旺吃空额一事，你深究没有？”□

“没有，”王篆回答，随即解释说，“卑职已将那个王大臣打了三十大板，逐出巡警铺，死去的警卒已经除名，这事就算具结了。”□□□“介东，你好没脑袋，”张居正当即就责怪起来，“你也不想想，一个小小的巡警铺档头，就敢大着胆子吃空额，那么京师三大营，总共有十万兵士，生老病死该有多少空额吃？单是你五城兵马司管辖的一百二十个巡警铺，一个巡警铺吃一个空额也有一百二十个。每月一个人一担米二厘银子，伙起来一年是多少，这笔账你算了没

有？国库空虚，一半是奢侈浪费，还有一半是被这些蛀虫吃掉了。你今天回去，先把蒋二旺抓起来收监，着实拷打问来，他究竟这么多年吃了多少空额？另外，你手下那些巡警铺也都要一个个查证。查出多少惩处多少，一个也不叫漏网。”□□□“这个……”王篆看着张居正的脸色，欲言又止。□□□“这个什么？”张居正追问。□

王篆恃着与张居正关系亲密，斗胆说道：“常言道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个小小档头比起官袍加身的大小臣工，得的那点便宜根本不算什么，卑职若如此小题大作闹腾一场，岂不把部属的心都搞凉了，今后还靠谁来维护京城治安？”□□□张居正知道王篆讲的是实情，但正是这种攀比纳贿本位护贪之风，才使吏治情况一年糟过一年。□□□“介东，今天你跟我说实话，你吃过空额没有？”张居正恼着脸问。□□□“我？”王篆一惊，立即矢口否认，“卑职受首辅教诲，立志作清官，哪会昧着良心去做这等龌龊之事。”□□□“唔，”张居正点点头，词锋严厉地说，“你若有此等劣迹，我照样严惩不贷。你既为官清白，就大胆按我说的去做。你要抱定决心，宁可把一百二十个档头换光，也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惩治贪墨，就从你五城兵马司做起，做好了，我奏明皇上升你的官。做不好你就别怪我无情，我肯定要挥泪斩马谡。”□□□张居正一席话恩威并施，斩钉截铁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王篆哪敢怠慢。童立本上吊自尽后，他又试探着问张居正：“首辅，蒋二旺的事还查不查？”“查，现在就查。”张居正仍是不改口。王篆见马虎不过去，只得硬着头皮黑下脸来清查自己的部属。□□□王篆之所以犹犹豫豫，也有他不可告人之处。其实，部下吃空额或者借治安为名敲榨客商的事情屡有发生。个中猫腻，他也大致清楚。但他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若有人告到衙门里来，他还尽可能包庇。这皆因部属们隔三差五就得提了礼盒封了银锭到他府上孝敬。一个月下来，这种外快收入竟比他一年的俸禄还要丰厚。如果整治部属贪风，一来是拿了人的手短脸皮撕掳不开，二来无异于自断财路。这实在令他痛心。但首辅把话已经说绝，他也不能不做。权衡利弊，为了保全自己讨好首辅博取皇上欢心，他决定把五城兵马司的家丑尽行抖落出来。□□□王篆遵示把这件事大致向吕调阳作了介绍，吕调阳心中产生不小的震撼，忖道：“一个小小档头的贪墨之事，首辅都亲自询问不肯放过。朝中大臣，有几个屁股底下干净的？将来设若有哪位大臣的把柄落在他手里，岂不是死路一条？”想到这里，吕调阳暗自打了一个寒

颤，对张居正越发产生了敬畏。□□□王篆刚介绍完，下面该是他的正式汇报了，偏他不接着往下说，张居正也不催他，一边品茶，一边拿眼睃着吕调阳。这位新阁臣知道非表态不可了，心里一急，口头上又结巴起来：□□□“咳，咳……方才王、王大人所言，就、就那、那个姓蒋、蒋二、二旺的一点小、小贪墨，首辅就、就指示严、严查到、到底，可见首、首辅整、整饬吏治的决、决心……”□□□“好了好了，和卿，”张居正笑着打断吕调阳的话。如果让吕调阳这样结巴下去，不知要耽误多少时间。察其言观其色，他看出吕调阳敬畏焦灼的复杂心情，心中也就得到了满足，“往后议事，你不要激动，心平气和地讲，没有谁来逼你。”□□□“好，好。”吕调阳如释重负。□

张居正又转向王篆说道：“事情进展如何，你讲下去。”□□□王篆答道：“卑职自那日得了首辅指示后，回到衙门就传令把蒋二旺抓了，并亲自审问。这伙开头还抵赖喊冤，给他吃了一顿棍子，他就招了。他吃了两个空额，顺便还检举了另几吃空额或倒卖马料的档头，这两日我让衙门里的人倾巢出动，一个一个巡警铺追查，到昨夜里为止，共查出吃了八十九个空额。”□□□“做得好，”张居正兴奋得一捋长须，说道，“两天就查出这么多，依我之见，肯定不止这个数，介东，你要一鼓作气追查到底。”□□□“卑职遵示。”王篆又起身打了一恭。由于受到表扬，他颇为激动，接着说道，“首辅英明，卑职依首辅指示去做，刚一动手，就提溜出一大串小贪吏。若是在京十八大衙门都这样去做，还不知要揪出多少大贪官来。”□□□王篆话音刚落，只见吕调阳的脸上陡然变色。虽然，他觉得王篆所言多少有些根据，但若真的这样一家一家地清查，京城就会咫尺之内狼烟四起，衙门公堂也就变成了互相揭发攻讦之地，发展下去，大小京官的脸面全都没有了，今后还怎样为朝廷效力？此时，他眼巴巴地望着张居正，生怕他顺着王篆的话头表态。□□□其实，吕调阳的担心张居正也有。不仅如此，他还多了一层投鼠忌器的忧虑。此时，他的脑海中突然闪现了李延送给高拱的那三张田契，于是感叹说道：□□□“介东此言甚是，但却不能如此去做。惩治贪官，应是朝廷长久坚持的国策，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你介东揪出了一个蒋二旺，那只是一只蚊子，隐藏在十八大衙门里的贪官，却是一群老虎。蚊子可以一群一群地打，而老虎却只能一只一只地逮。杀鸡吓猴，敲山震虎，依目前的情势，也只能如此去作了，你说呢，和卿。”□□□听了张居正这席话，吕调阳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

算落了下来，他答道：□□□“首辅所言极是，蚊子只是吸血，而老虎则要吃人。所以，打老虎要特别慎重，不要老虎没打成反遭伤害。”□□□王篆这个鬼精，短短几句话就刺探明白两位阁老的心思，下一步如何做心里也有了底，便说道：“请首辅和吕阁老放心，杀鸡给猴看，卑职一定会把这只鸡杀好。”说罢起身告辞。□□□待王篆走后，张居正对吕调阳说：“和卿，当前的头等大事，是整饬吏治惩处贪墨，把京察搞好。有人想借童立本之死闹事，把京城的水搅浑，你我必须头脑清醒，不要去上这个当。”□吕调阳默不作声，他听出张居正这是拐着弯儿提醒他不要去□这凼子浑水。虽心有不甘，却也不敢违拗，只得拿起桌上的那张诗笺说道：□□□“那，这、这首挽、挽诗，愚职就算、算没有，写、写了。”□□□“怎么白写了，你送去呀。”张居正说。□

“不，烧、烧掉。”□

“你不是害怕有人嚼你的舌头吗？如果你真的觉得这样有损你的清臣形象，仆建议你还是把这首诗送去。”□□□张居正说话时面带微笑，但吕调阳却感到有一股寒气刺来，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唯唯诺诺退下，回到自己的值房，把那首诗付之一炬。□□□□天一煞黑，杨博府邸所在的北梅胡同就被戒严了。这皆因张居正约好今夜前来杨博私宅拜会，五城兵马司为之采取的保护措施。酉时刚过，张居正的八人抬大轿落在了杨府的轿厅，当张居正掀帘下轿，杨博已在轿前候着了。此时的杨博，依然身着一品命服，与同样身着一品命服的张居正行拱手礼。两人的穿戴说起来也有故事可言：国朝品秩规定，六部尚书等大九□□

卿都是二品衔，只有九年考满之后，才能晋升太师、太傅、少师、少傅等勋职，袭一品。现任大九卿中，只有杨博与葛守礼两人担任大九卿超过九年，一个晋为少师，一个晋为少傅，因此都是一品大员。现在满朝文武，除了这两个一品大员外，还有一个就是张居正。他隆庆二年就被破格晋升为太子太师，隆庆五年又晋升为太师，年纪只有四十六岁，就获得如此高的勋衔，在国朝中几无先例。洪武三十年，皇上颁旨施行的《大明会典》，规定了官场礼仪：凡百官交往，以品秩高下分出尊卑。品级相近，相见时行礼，则东西对立，品秩稍卑者居于西。品秩相差二三等，相见时卑者居下。品级相差四等，相见时卑者下拜，尊者坐而受礼，有事则跪着禀告。如此循例，一品官

与二品官相见，二品官居西行礼，一品官居东答礼。与三四品官相见，三四品居下行礼，一品官居中答礼。与五品以下官相见，一品坐受其跪拜之礼。司属官品级低于上司官，禀事时必须跪。近侍官员，不必拘品级行跪拜礼。同僚官品级虽有高下，但不必拘礼。大小官员在内府相见，不许行跪拜礼。官员出入街道，不许抗慢。官员隔一品避马避轿，隔三品跪。但到后来，特别是武宗之后，这一套礼仪也稍有改移。比如说诸寺大卿均为三品官，却得避尚书、侍郎。六部侍郎三品官，得避吏部尚书。公侯勋臣官在一品之上，道上若与内阁首辅相遇，也得避让。仿此而行，当今公侯第一显赫的老国丈李伟，若是在道上遇到张居正，也得避道躲让。可见，内阁首辅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今晚上他来杨博府中拜谒，是他担任首辅以来第一次入大僚私宅，于情于理，杨博都不敢怠慢。因此在张居正的大轿进门之前，就先穿好命服，来到轿厅迎候。张居正下得轿来，一看杨博站在西边行拱手礼，连忙还礼说："博老焉能如此。"杨博笑吟吟答道："不如此，岂不让人笑话老夫无礼。"两人这么寒暄着，联袂走进客堂。□□□叙过茶，张居正盯着杨博紫红的脸膛，笑着问道："博老，听说你们家每天门庭若市，今日为何这般冷清？"□□□"还不是因为你来，胡同口戒严了，不然，这厅里早就像开堂会似的，"杨博自嘲地摇摇头，又道，"亏得老夫有神仙粥调养，不然，身子骨儿早散了架。"□□□"您应该闭门谢客。"□

"老夫何尝不想，但有的人就有挤门缝儿的本事。"杨博苦笑了笑，"京察与胡椒苏木折俸两件事搅在一起，京官们一个个都像是火烧屁股。"□□□"好嘛，惟其乱才可以求其治。"□

杨博努力捕捉张居正话中的玄机，说："皇上谕旨，严厉切责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并给予削籍处分。今儿下午，这道旨已到了吏部。"□□□张居正点点头，这件事他知道，那道旨还是他让吕调阳拟的。他只是没想到，皇上会这么快地批复下来。今晚上来，他就是想就此事以及京城的局势与杨博交换一下意见，因此问道：

□"博老如何看待此事？"□

杨博坦言相告："皇上先前下到户部那道旨免王侯勋戚的实物折俸，倒是让老夫为您捏了一把汗。胡椒苏木折俸，虽未伤及国本，但舆情对你这位首辅，却不能说没有威胁。现在这道给桂元清削籍的谕

旨，至少给那些闹事的官员，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是啊，”张居正心有感触，伸手抚了抚干涩的眼角，“闹事的人，现大都站到了前台，为首的就是魏学曾和王希烈两个。”□□□“叔大既已知道，准备如何处置？”□

杨博神情忽然变得严肃。张居正进来之前，他就让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这会儿，他又做手势，让侍奉在侧以备不时之需的一名小厮也离开。张居正脸上泛起一丝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轻声答道：□□□“博老，如果说品秩卑下的官员，对胡椒苏木折俸有意见，尚可理解，这些人薪小禄薄，的确有些难处。但像王希烈、魏学曾这样的三品大员，究竟何难之有？仆听说，王希烈为了煽动武清伯李伟闹事，邀了几位官员凑了一千两银子送礼，这穷吗？依仆之见，他们反对胡椒苏木折俸，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在于京察！”杨博迅速接了一句。□

“对，在于京察。”张居正像是要发脾气似的，突然满脸怒气，但旋即就平静下来，“他们害怕丢了乌纱帽，故弄出这些伎俩。如果我们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圈套！”□杨博耐心听着，心里头暗暗为张居正的冷静与克制吃惊。这场京察，若真的按皇上谕旨进行，可以说，三分之二的官员都不称职，大小官员们也都乌龟吃萤火虫——心里明白，故巴不得有人领头出来闹事。若不是这一层，魏学曾与王希烈两位左侍郎，就决计没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此情之下，杨博处境颇为犯难，他既希望京察能顺利进行，又担心张居正真的会借机把高拱的门生故旧一网打尽，正是这种心态，他家的门才堵不住。□□□思忖一番，杨博又开口说道：□

“叔大所言极是，只不过童立本一死，的确给闹事的人找到了口实。这事儿若放在平常，也就是芝麻大的小事，但在这京察施行之中，就成了了不得的大事。京城官场，历来风气不正，曾有人戏言说‘上午内阁里有人一声咳嗽，下午传到富贵街上，就成了龙卷风’，捕风捉影望文生义，结党营私拿奸耍滑，这些官蠹实在害人。这次，让老夫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坐纛儿负责四品官以下的京察，实在是一个苦差事。现在，这些人都装得像龟孙子，挤着笑脸儿来找咱，一旦知道他的官位没了，还不恨得要生吞了咱。若处置得当，老夫也不怕谁，若处置不当，老夫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所以，这些时老夫行

事真可谓如履薄冰。”□□□杨博说话时，张居正不停地点头，他喜欢听这种掏心窝子的话。待杨博说完，他沉思片刻，问道：□□□“听博老的口气，好像仍在担心仆会借机整人？”□□□“是啊，谁都知道魏学曾与王希烈是高拱的哼哈二将，他们闹得那么起劲儿，又有那么多人听他们的，不都是害怕这一点吗。”□□□杨博口无遮拦，虽有点倚老卖老，说的却也是实话。张居正笑了笑，说：□□□“博老，您还没有赐教于仆，对王希烈与魏学曾这两个人，您究竟如何看。”□□□“这两个人嘛，”杨博顿了顿，只见他粗大的喉结滑动了几下，才迟疑着说，“应该说都是□□有能力的人，也都是大九卿的后备人选，但在人品上，魏学曾要强于王希烈。”□□□“博老所见甚是，魏大炮搞阳谋，王希烈搞阴谋，分别在此而已。”□□□“听叔大的口气，这次京察，这两个人都得离开京城了？”杨博以试探的口气问道。见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说，“你这样做，岂不印证了士林的担心，说你利用京察收拾高拱余党。”□张居正黑黢黢的眸子一闪，让人感到他的眼光既冷酷又不可抗拒。此时他不答话，却从袖口里掏出一封信函，递给杨博说：□□□“博老，你看看这个。”□

杨博一看信套上的火漆关防是两广总督行辕，知道是殷正茂寄来的，便抽出信笺抖开来看。不看不打紧，一看完脸上就勃然变色。□□□“怎么，李延用二十万两银子贿赂于他。”□

“没想到吧，博老，”张居正神色严峻，“李延是高阁老最信任的人，也是隆庆朝最大的贪官。您说，仆果真要整治高阁老的门生故旧，还用得着劳神费力施行京察么？”□□□“你是说……”杨博欲言又止。□

“仆只需追查李延贪墨行贿一案，京城各大衙门，恐怕就会真的人心惶惶了。”□□□“你有把握吗？”□

“不敢说有十分把握，八九分还是有的，”张居正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李延的命案尚未了结，他的那两位师爷都还关押在衡阳府大牢里，其中的董师爷一直帮李延管理账务，知之甚多，只要将他提审，肯定会爆出惊天大案。”□□□杨博知道张居正从不说过头话，他既如此讲，就必定实有其事。何况，湖南按察使李义河又是他的心腹干臣，保不准已经从董师爷嘴中掏出了证据。想到此，杨博心

中忖道："难怪他如此镇定，原来竟有这样的杀手锏！"□□□这时，张居正又说话了：□

"博老，朝廷纲常早已朽坏，洪武皇帝创立的清正廉明的政治，已不复存在。如今，贪墨官员多如过江之鲫。贪风一起，于官场，必结党营私；于百姓，必横征暴敛；于皇上，必献媚争宠。如此发展下来，就形成了今日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怀私罔上，党同伐异的混乱局面。依仆之见，这次京察，应着重惩处贪墨官吏，选出那么几个劣迹昭著之人，绳之以法，必要时，就该斩首西市，以儆效尤！"□□□一席话金声玉振，杨博看着张居正眉宇间突然腾起的杀机，紧张地问：□□□"叔大，你决心追查李延贿赂一案？"□

"查是要查的，但不是现在。"张居正直率地说，"这事儿牵扯到高阁老，仆想他能够颐养天命，不再有横祸缠身。博老，殷正茂这封信，除了你知我知，断不会再让第三个人知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杨博大大松了一口气，又不解地问，"放下李延一案不查，你还怎么惩处贪墨呢？"□□□"吏部咨文下去，让各衙门自查，五城兵马司王篆那里，一查就查出名堂来了。"□□□张居正接着就把蒋二旺的事讲了一遍，杨博听了，忧虑地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若要肃贪，大家伙恐怕还在上头。"□□□"查嘛，查出谁来就办谁。"□

说到这里，张居正起身告辞。把他送出大门后，杨博回到客堂，又独自闷坐了多时。殷正茂的那封信在他心中老是拂之不去，他突然想到，李延巨大贪墨案正是在自己担任兵部尚书时发生。这些军费，都是从自己手上划拨出去的，自己虽未接受李延贿赂，但至少要担当失察之罪。张居正今夜前来，实际上就是给他暗示：只要查处李延案，他杨博无论如何也脱不了干系。虑到这一层，杨博惊出一身冷汗。在佩服张居正深沉练达工于心计的同时，又深为担忧，他的仕宦前程究竟有何等样的结局?他清楚，自己实际上已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

第二十七回 治顽擒凶军门设计 杀鸡吓猴督帅扬威

大约一个多月以前，殷正茂就把总督行辕迁到了距庆远街约四百里之遥的荔波县。这是庆远府最西北端的一个县，三面与贵州接壤。境内万山重叠，处处奇峰插天，道路窄如羊肠。僮、瑶、苗、僚等土蛮杂居于此。经过两个多月的围剿，韦银豹、黄朝猛率数万叛匪退缩到荔波县的水巖山中。殷正茂层层堵截步步进逼，统率十万大军对叛匪形成合围之势。

荔波县归南丹州管辖，属于那种“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地方。县城在缥碧的荔溪边上，萦水枕山，风景如画。只是地方过于促狭，县城常住人口不过三千人左右。把毛厕茶亭统算在内，也不够一千间房屋。可是此番前来的人马，先不说粮食辎重堆积如山的大军，单是广西布政使、庆远府巡抚、南丹州知州、府治镇抚司以及驻军千户等等随军而来现场办公的各级官员，连同僚属一块大大小小也有上千人，纵是把县城居民全都赶走，房屋也不够。殷正茂也不管许多，只是命令这些地方官员悉数住进县城，而把自己的总督行辕安置在城外三里地的关帝庙中。

关帝庙在一处山坡上，底下是清清浅浅的荔溪，溪对岸又是连绵的岗峦，再往里走，便是进入水巖山的官道。这天上午刚过辰时，殷正茂正在关帝庙内与几位参将商议军事，忽有亲兵进来禀报：“启禀督帅，所请客人已到山下。”

“传令，奏乐欢迎。”

殷正茂说罢，便带着几位参将出门迎接。由于这里已是兵匪对峙的前线，总督行辕的保卫比之在庆远街又不知严密了多少。只见到处都是持刀荷枪的军士，戒备森严。不要说人，连只蚂蚁也休想钻进来。殷正茂走到行辕门口，只听得军乐大作，两列铠甲鲜明刀枪闪亮的仪兵肃立两侧，中军参将刘大奎领了两队客人鱼贯而人。这两队客人，左边的一队，是以庆远府知府打头的身穿朝廷命服的地方各府州县官员；右边的一队，约摸有二十几个人，穿着各异，都是当地各土著蛮族的首领。殷正茂拱手将这两拨客人领到关帝庙前临时扩大的操

场上分左右坐下。他自己落坐在中间的太师椅上，背后站了一列身材魁梧的虎贲勇士。传过茶后，殷正茂说道：

“今天请诸位来，是想商量一下剿匪事宜。本督帅到任将近四个月，由于在座诸位同心协力，众位将士奋勇杀敌，已经大有斩获。这些时与叛匪大大小小的战斗进行了十几次，仅天河县北陵山、河池县屏风山、南丹州孟英山三仗，斩贼首级三千余颗，生擒四千余人。至此，叛贼已如惊弓之鸟，节节败退，如今龟缩于水巖山中，凭险据守。据情报，叛匪虽屡受重创，但仍有三万之众。匪首韦银豹、黄朝猛两人纠集残部，妄图负隅顽抗。这一个多月来，官军已对叛匪形成合围之势，水巖山出口有三条，西北方向通贵州独山，有总兵俞大猷率三万兵马驻守，东北方面可从茂兰突围，进入九万大山，有新近提升的卫指挥佥事黄火木率三万兵马驻守。余下四万大军，由本督帅亲自率领，就驻扎在这荔波县城附近，扼守水巖山西南往南丹州的咽喉。韦银豹、黄朝猛所率余部，已成瓮中之鳖。本督帅决定，近期将对叛匪发动总攻。水巖山易守难攻，并不适宜大规模作战，但具体作战规划，本督帅已部署停当，各位不必过虑。今天请来诸位，主要有两件事情磋商。一是军粮的运送，二是对叛匪的封锁之前，本督帅要问问来龙去脉。”

说到这里，殷正茂突然脸色一沉，扫视了一下坐在左边的一列官员，问道：

“荔波县主薄吴思礼来了没有?”

“卑职在。”

只见坐在末席中一位身着八品官服的老年官员应声离席，走到殷正茂跟前行叩见之礼。殷正茂也不喊他起来，只是拿眼睛死死地盯着他，问：

“你在荔波县当了多少年主薄?”

“十二年。”

“听说你包庇私盐贩子，车载船装整整贩了三年私盐，被人告发，本当治罪，亏你省府州县一路银钱打点，才把事情摆平。但九年考满终究不能升官。此事可是真的?”

殷正茂这几句话不但揭了吴思礼的疮疤，就连在座的官员也都捎上了。顿时只见一干官员脸色突变，跪在泥地上的吴思礼更是羞愧难当，勾着头一言不发。殷正茂脸色严峻，接着追问：

“说呀，是否真有其事?”

吴思礼嗫嚅着回答：“事情已过去了三年，卑职知错，已经改了。”

“不是错，是罪!国朝刑典明载，贩私盐者，罪当死刑。你这位理刑的主簿，难道不清楚?”殷正茂骂人可谓敲骨吸髓，语气刻毒不留情面。此时不容吴思礼分辩，又接着说道，“而且你并不知错，贪心未改。本督帅再问你，让你押运到俞大猷军营的粮食，为何一千石变成了八百石?”

问话既毕，只见吴思礼身子一颤，脸色愈加惨白。殷正茂的问话事出有因。却说大军入驻荔波县后，三军粮草均由附近各州县调集解决。驻扎在水口镇的俞大猷所部，粮草由部队派出一名运粮官协同荔波县令指派的吴思礼一块督办。运粮官员负责武装护送及起解验收，吴思礼负责征集民佚和粮食调配。四日之前，有一千石粮食从荔波县城起运，殷正茂命令他们必两天内运送到水口镇军营。从荔波县到水口镇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官道，长一百四十里；一条路是崎岖山道，在密林中穿行，比官道近了四十里。吴思礼考虑到所征民佚都是当地人，驮运粮食的马匹也都是当地走惯了山路的矮脚小马，加之这一路离叛匪巢穴较远，自官人驻这一个多月来，没有发生过路人被劫事件。为了争取时间，他向运粮官提议走山道。军情紧急，运粮官便同意了他的建议。

谁知运粮大队走到半路，却遭到叛匪的伏击。护粮的百名军士虽浴血奋战拼死抵抗，还是被叛匪抢走了两百石粮食，而且兵士与民佚加起来还伤了几十个人。前任总督李延在任时，这种事情屡有发生，从不见他惩处，最多是把当事叫到行辕来申斥一顿。因此这次劫粮事件发生后，吴思礼虽然有些紧张，但比照过去，认为大不了挨一顿训斥而已。现在见殷正茂一双扫帚眉高高吊起，三角眼中射出两道凶光，顿时不寒而栗，小声分辩道：

“卑职本意是抄近路，力争提前把粮草送到水口镇，没想到中了叛匪的埋伏。”

殷正茂一声冷笑，逼问道：

“放着好好的官道不走，偏要让几千人马钻深山老林，你说，你居心何在?”

“卑职实在是想走一条近道……”

“放屁!”殷正茂重重地一拍桌子，霍地站起身来，伸出剑指指着吴思礼的脑袋，大声吼道，“三万叛匪纠聚山中，这荔波县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前线，你身为朝廷命官，未必连这点常识都不懂?本督帅看你贼眉鼠眼，没个好样子，就断定你不是个好东西，来人!”

“到!”

立刻就有几名中军护卫兵士拥上前来。殷正茂命令道：“把这狗官给我绑了。”

一位兵士上前像拎小鸡一样把吴思礼拎了起来，另一名兵士拿出麻绳正要动手，殷正茂又开口说道：

“慢着，先把他这身官皮给扒了，再绑到那边柱子上。”

兵士得令，一伸手就从吴思礼头上摘下乌纱帽掼在地上，接着就开始撕扯官袍，吴思礼两手死死抱在胸前，大声嚷道：

“殷大人，卑职冤枉。官袍是皇上给卑职的恩德，殷大人你不能无礼啊。”

“无礼?”殷正茂一愣，旋即哈哈哈一阵大笑，又突然打住，眉头一拧说道，“你这狗官，不但损失了两百石军粮，还害得三十几条生命死于无辜，反倒说本督帅无礼?今天，这无礼的事我做定了，军士们，给我脱，脱不下他的官袍，用刀给我割下来。”

殷正茂已是怒不可遏，吴思礼情知再犟下去就会皮肉受苦，只得松了手，任兵士们扒去官身，然后又听凭他们把他绑到行辕大门左侧的一根木柱上：因为捆绑得太紧，吴思礼疼痛难忍嗷嗷乱叫，连呼“冤枉”。殷正茂嫌他聒噪，又对身边军士吩咐道：

“去，让他闭嘴。”

那位军士上前，一使劲扯脱吴思礼汗褂的一只袖子，揉作一团塞进他的嘴里。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幕，众位在座的官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打从殷正茂接任两广总督，特别是当街给牛疯子开膛剖肚以来，他的刻毒

的名声就在当地传开。人们背地里都喊他“殷阎王”，不管是谁，上至文武官员下至皂隶军士，只要有事犯在他手上，一个也不会轻饶。正因为他的冷酷无情，李延交给他的这支人心涣散意志消沉的剿匪大军，才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被调教得纪律严明斗志昂扬：而且，这位督帅行事诡秘，常常是神龙不见首尾，让人捉摸不透：就说今天的这次会议，两天前就下达了盖着两广总督关防的通知，言明随军前来的地方各级主要官员，还有当地各土著首领都得参加，说是商量军务，谁知把人圈到这里，却是为了看他抖威风抓人。

再说殷正茂，扯了这半天嗓子，感到喉咙冒烟一口气喝了两碗茶水，口渴是止住了，但心头怒火一时却还不能平息。他扫了一眼请来的诸位“客人”，只见官员们一个个蔫头耷脑愁眉苦脸，而那些土著酋长洞蛮首领，有的抓耳挠腮不知就里，有的事不关己哈欠连天。殷正茂觉得今天的第二出戏应该开演了，于是清咳一声，问道：

“丝苗洞的洞主盘丫吉来了没有?”

殷正茂一开口，整个操场立刻就鸦雀无声，众人的眼光都射向了酋长席。少顷，只见坐在第二位的一位头扎五彩大缠头，佩着腰刀，穿着围裙的一个壮年汉子站了起来，操着生硬的汉语答道：

“在下就是盘丫吉。”

“你就是盘丫吉?”殷正茂身子前倾，拊掌赞道，“一进辕门，本督帅就觉得你勇武不凡。听说你脱手能抓住一头活着的金钱豹，真是英雄盖世啊!”

“督帅过奖了。”

绷着脸的盘丫吉咧嘴笑了起来，一直按着腰刀柄的手也放下了。他的这些细微表现没能逃脱殷正茂的眼睛，这位督帅凭直觉，就知道自己身后的一排虎贲勇士也都是怒目圆睁按剑待命。他不由得笑了起来，又指着盘丫吉问：

“听说你的刀法也很好，能否让本督帅见识见识?”

“这有何不可。”

盘丫吉话音刚落，殷正茂抓起桌上的茶碗劈头就朝盘丫吉掷来，说时迟那时陕，只见盘丫吉飞快拔刀，接着寒光一闪，那只碗被他一劈两半。

“眼到手到，好!”殷正茂笑道，“盘丫吉，可否愿意与本督帅帐下的护卫比试比试?”

“这有何不可?”盘丫吉还是这句话。

“好!”殷正茂喊了一声，“牛勇!”

“卑职在。”

只见站在那排虎贲勇士的第一位应声上前，单腿跪在殷正茂面前。熟悉的人一看便知，此人正是那日被殷正茂当街开膛剖肚的牛疯子。却说事发当天夜晚，殷正茂就赶到牛疯子病床前来探望，指示医士郎中无论无何要把牛疯子救活。一来是抢救及时，二来因未伤着脏腑，牛疯子第二天就醒了过来，不出半月就能下地走路了。在他养病期间，殷正茂经常前来探望，有时还亲自侍奉汤药。开头，牛疯子对殷正茂记恨不肯搭理，但人心是肉长的，久而久之，看到这位威震三军的督帅大人对自己一个大兵如此热心耐烦嘘寒问暖，他也就回心转意，由充满敌意到感激涕零。心情一好，加之药好饭好，牛疯子身体恢复很快，两个多月后，又是气壮如牛的一条好汉。殷正茂便把他调到自己帐下当一名贴身侍卫，且赏他一个小校军衔。牛疯子因祸得福时来运转，殷正茂在他眼中成了天字第一号的大恩人，因此也就死心踏地在帐前效命。通过接触，殷正茂也知道牛疯子不只是有一身蛮力，且有一身好武艺，也就格外器重。这次单单点他出来和盘丫吉比试刀艺，可见信任之深。

“牛勇，你敢不敢与盘洞主较量刀法?”殷正茂问。

“回督帅，卑职长到这么大，还从未怕过人。”

“先别吹牛，对过阵再说。”

“卑职遵命。”

牛勇说毕，转身走到盘丫吉席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盘丫吉傲慢地看了他一眼，问：“如何比法?”

牛勇答：“由盘洞主定。”

盘丫吉说：“要比，就得事先说定，生死不负责任。”

“如此甚好，请盘洞主下场。”

牛勇说罢就拔刀出鞘，腾挪两步站好了架式。盘丫吉本来就桀骜不驯讲不得斯文，见牛勇弄些花架子显摆，心里头顿时就来了气，一

按桌子平地跃起，一个倒空翻已是奔到了牛勇的面前，也不搭话，抡刀就搠向牛勇的咽喉。牛勇身子一闪躲过这一刀，也挺刀戳向盘丫吉的腰部，盘丫吉身子一窝，那刀片从他腋下穿过。双方一交手便都用上了夺命刀法，两边席上的观众，一下子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

两人交上手，刹那间就斗得不可开交，两把刀舞得像两条出水蛟龙，风驰电掣间不容歇，你来我往搏杀凌厉。大战数十回合下来，却是不分胜负。盘丫吉本是赤手缚虎的骁勇之士，一般人能接他十数招也就不错，如今头一遭遇到对手，久久不能取胜，心下不免焦躁。斗到酣处，他突然大吼一声，作一腾跳之势，牛勇刚准备跳起接招，却不知盘丫吉此招乃是虚晃。刹那间只见他身子已经倒地，只一滚便到牛勇跟前，举刀直向他胯下刺来。牛勇心下一惊，再躲闪已来不及，只得用刀来挡，顿时只听得“哨”的一声，盘丫吉的刀尖刺在牛勇的刀片上。一刺一挡双方较上了手劲，坚持了一会儿，还是不分胜负，于是又各自跳开。喘过一口气，又奔上前来再次厮杀。斗过这百十回合，牛勇对盘丫吉的刀法已大致清楚，他擅长正面攻击，主打头胸胯下三点。因此就改变策略，专从两侧进攻。只见他闪跳腾挪时左时右走位飘忽。这样避实就虚，盘丫吉应招便有些吃力，又斗了一二十回合，眼见盘丫吉想扭转局面，抡刀耍了个乌龙摆尾，诱牛勇来攻。须知这一招里面也藏了杀机，牛勇如果按常理奔向盘丫吉故意留下的右侧空档，只要他一挪步，盘丫吉就会一个鲤鱼打挺跳起，从半空中劈下一刀，进攻者就会被他劈成两半。牛勇看出这是一个夺命之招，但他艺高人胆大，竟真的猫腰举刀奔向盘丫吉的右侧，盘丫吉大喜过望，顿时凌空跃起朝扑过来的人影劈下一刀，谁知却劈了一个空。原来就在他跃起的那一刹那，牛勇早已倒地滚开。盘丫吉刚刚落地，牛勇已在他身后站了起来，不等盘丫吉转身，牛勇猛地一脚踹向他的后背。盘丫吉猝不及防，顿时摔了个嘴啃泥，牛勇趁机又迅速扑上去，猛地一脚踩住他握刀的手，盘丫吉疼痛难忍顿时松了手，牛勇就势把刀夺了下来。

眼见牛勇得手，紧张得出了一身冷汗的殷正茂立即大吼一声：

“上!”

几个虎贲勇士应声抢步出列，三下两下就把尚未缓过神来的盘丫吉两只手反剪绑了个结结实实。

“督帅为何要绑我?”盘丫吉问。

“为什么要绑你，难道你自家不明白?”殷正茂抹掉额头上渗出的冷汗珠子，恶狠狠问道，“五天之前，是谁派人给水巖山的叛匪送盐巴?”

盘丫吉一惊，稍愣了愣，答道：“不知道。”

“不知道，哼，”殷正茂朝后一挥手，下令道，“带人上来。”

众人目光移向关帝庙门口，只见两位军士押了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上来，这人的打扮穿戴同盘丫吉差不多，他一出来就看到了也被捆绑起来的盘丫吉，连忙跑到洞主前跪下。

盘丫吉一看来人遍体鳞伤，问道：“你招了?”

来人也不答话，只点点头。盘丫吉飞起一脚踢向那人的胸口，那人惨叫一声仰面倒下，七窍流血而死。

殷正茂抬手让人把死尸拖下去，一双三角眼死盯着盘丫吉，问：“盘洞主，你为何要派人去给叛匪送盐巴?”

盘丫吉伸着脖子板筋叠骨地发呛：“是人就得吃盐。”

“可他们是叛匪。”殷正茂吼了起来。

盘丫吉不甘示弱，又顶了一句：“叛匪也是人。”接着又骂道，“你这狗官，设计把我拿下，又算什么东西。你有种，就把我杀掉!”

“仗着你丝苗洞人多势众，本督帅不敢杀你?哼，真他娘的井底之蛙。你丝苗洞三千男丁，纵然个个都是天兵天将，我大明十万官员，个个都是孙悟空转世。收拾你一个丝苗洞，还不等于是捏一只蚂蚱。牛勇!”

“在。”

“把他推过去，绑了。”

“遵令。”

牛勇与两个帐前亲兵一块，把盘丫吉推到辕门右侧的一根木柱上绑了，与先前绑着的吴思礼正好成了一对。至此，众位“客人”才明白为何行辕门里头要新竖这两根柱子。

殷正茂设计把这两人赚来，为的是敲山震虎，在发动总攻之前，先肃清内部隐患。这件事可谓办得干净利索，见两人均已绑定，殷正茂又道：

“这两名人犯，一个贻误军机造成惨重损失，一个通敌为虎作伥。大家说，该如何惩处?”

“斩!”在场军士齐齐儿吼道。

“慢!”

忽听有人高喊，殷正茂定睛一看，说话的是庆远府知府许辛之。只见他缓缓离席，走到殷正茂跟前行了下官晋见之礼，说道:

“殷军门，下官有些言语，可否借一步说话?”

殷正茂知道许辛之是来求情的，正犹豫着如何作答，忽见辕门外又滚瓜似的跑进来一名小校，手上提着一个兵部信使专用的牛皮囊，高声禀道:

“报告督帅，京城邸报快马送到。”

“拿过来，”殷正茂吩咐。接过牛皮囊后对许辛之说道，“许大人稍安勿躁，待本帅看过邸报后再与你会话。”说着又喊了一声，“刘将军。”

“末将在。”刘大奎闪身出列。

“你代本帅好好招待客人，已值中午，摆上酒席，让大家喝个痛快。”

殷正茂交待完毕，闪身走进了关帝庙，牛勇拎着牛皮囊紧随其后。

国朝初年，承宋朝公文传递制度，在全国设制了数百个速递铺。传递的方式有三种，一是人递，步行；二是马递，由递卒骑专马送信；三是驰传，即到站换一匹马，日夜不停。这第三种速度最快，昼夜之间最快的能走八百里，所谓八百里驰传指的就是这一种。殷正茂距京城有三千里之遥，加之又担当剿匪重任，所以，他与京城联系的方式，用的便是八百里驰传。尽管这是最快的速递，他收到京城的邸报移文一应函件也得四天半时间。

却说今天信使送来的牛皮囊中，除了通政司的邸报以及兵部的咨文外，另还有张居正的亲笔信一封，他首先拆开张居正的信阅读:

石汀兄见字如晤，先后奉手教，皆有钉封，捧读数回，不胜于邑:

仆数日前，曾面奏主上日："今两广督抚，乃臣所力荐，能为国家尽忠任事，主上宜加信任，勿听浮言苛求，使不得展布。"主上深以为然，且奖谕云："先生公忠为国，用人岂有不当也。"故自公当事以来，虽毁言日至，而属任日坚，然仆所以敢冒嫌违众而不顾者，亦恃主上之见信耳。主上信仆，故亦信公。

来函言叛豉西遁于荔波水巖山中，力屈智穷，情势已见。但崇山乱壑，虽驱入罗网，成擒尚难。万里指授，恐缓不及事，赖公审图之耳。韦黄二贼，若能扑杀或生擒，幸惟密示，以慰主上悬念，切记切记。

又所寄二十万银票，仆深思仍以多拨军费之名义还归户部，若以李延贿银白于政府，必因此迁祸仆之前任。玄老既归故里，当让其安享天年。若借机构陷，非仆所愿也。此中苦衷，望公体谅，先此附言，余容后裁。

读罢此信，殷正茂至少悟到了四层意思：第一，京城里对他的"浮言苛求"一直不曾间断，甚至还反映到皇上那里；第二，张居正对他的态度是"毁言日至，而属任日坚"且取得皇上的支持；第三，张居正不想趁人之危，对高拱落井下石；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张居正希望他能尽快擒杀韦、黄两贼首，荡平匪患。想到这里，殷正茂一方面佩服张居正总揽全局运筹帷幄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觉得张居正机心太深难以捉摸。就说二十天前，当他看到邸报，知道高拱的故旧门生利用童立本吊死一事大做文章，凭他直觉，就感到这些人是想趁张居正立足未稳，煽动两京官员群起攻之，以达到赶他下台的目的。正在这时候，张居正来信，希望他能顾全大局，从高拱多拨给他的二十万两银子军费中拿出一部份还归户部以解燃眉之急。

其实，在高拱去职之前，那二十万两银子已被他花得精光。一是派人去浙江买回三百杆火铳，组建了一个火铳营。那时，火铳才刚刚问世，比起长矛大刀来，威力不知大了多少。二是他从黔、桂两省征募了数千名僚人，组建成了一个健勇营。僚人为古中原的苗裔，陆续迁移到川、桂、滇、黔一带深山居住，汉代被夜郎国所统治。僚人大都身形矮小，但捷若猿猴，皆刚勇好舞剑，汉高祖曾招募僚人以平三秦。自此，僚兵英勇善战的名声便屡见史书。只是僚人暴烈刚戾很难统驭，非军事大才则不敢招募他们建制成军。殷正茂与总兵俞大猷多

次计议，分析僚人的习性，认为只要能遵其俗而顺其性并不难系縻，遂大胆招募。如今，这两个营组建成功。今日在行辕里拱卫的兵士，便都是这此僚兵。二十万两银的军费虽花光了，但李延向他行贿的二十万两银却分文未动。思虑再三，殷正茂觉得这正是帮老友一把的绝好机会，于是迅即寄去李延向他行贿的二十万两银票，并在信中约略检举李延曾向高拱门生故旧大量行贿的事实。他相信只要把这件事兜出来，高拱的“残党”就会不战自垮。谁知张居正不稀罕这个“杀手锏”，竟把李延贿银偷梁换柱说成是多拨的军费。如此一来，他不但没有人情，反而从中“夹黑”，因此心里头并不朗爽，甚至有些后悔不该寄出这张银票，反正李延已死无从追查，自己不交，断没有第二个人知晓。但事情既然做了，吃后悔药也没得用。“二十万银子到了户部，总算能帮叔大兄度过目前的财政困难，投桃报李，只要日后仕途通显，这一举措何错之有?”这么一想，殷正茂心情反而通畅，又把张居正的来信仔细读了一遍。当看到“万里指授，恐缓不及事，赖公审图之耳”这一行时，他精神一振，放下信，又疾步走出关帝庙。

此时，午宴已经摆起，但因吴思礼与盘丫吉两人还绑在木柱上，与会官员与酋长谁也没心思喝酒。殷正茂扫了一眼席上各位，问：

“诸位怎地闷闷不乐，是酒菜不好?”

坐在前面的许辛之趁机站起来，朝殷正茂一拱手，小心求道：

“殷军门，下官想给绑着的二位求个情。”

“如何求法?”殷正茂嘻嘻笑着。

“饶他们一命，让他们戴罪立功。”

“许大人，军法如山，我殷正茂卖不得这个人情。”殷正茂说着，突然把三角眼吊起，大声令道，“把这两名人犯斩了。”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早已待命的两名刀斧手手起刀落，切瓜似地两颗人头落地。

殷正茂瞧着地上滚动的血淋淋的头颅，恶狠狠地说：“今后，有谁再敢通匪贻误军机，杀无赦!”

眼见这惨烈场景，与席众人，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噤若寒蝉。

第二十八回 黑寡妇勇斗金翅王 毕大爷败走秋魁府

从灯市口大街东二郎神庙广场向南折，是庙右街，向西对过称为庙前街。这里是京城有名的斗蟋蟀的场所。蟋蟀又名促织，斗蟋蟀的游戏源自唐代，到了南宋开始大盛。宋理宗时的奸相贾似道可以说是超一流的蟋蟀专家，他专门著了一部《促织经》，就织类、辨色、抓捉、调养与斗技诸方面作了详尽的阐述。宋亡元兴，斗蟋蟀游戏由杭州传至燕京，元亡明继，特别是永乐皇帝迁都燕京之后，这斗蟋蟀的游戏，在这勋爵贵胄绅士戚畹纨绔膏粱充斥的京师，已是历两百年而不衰。特别到了宣宗一朝，此戏已是玩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宣宗听说苏州地面出产上等蟋蟀，遂密诏苏州知府况钟捕捉一千头贡至京师。一时间，苏州蟋蟀奇货可居。苏州卫中的武弁，逮一头蟋蟀的奖赏如同斩杀一个虏首。曾有一个善逮蟋蟀的卫中小校因蟋蟀逮得多而获得卫所百户的世职，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奇事。而宣德窑中的蟋蟀盆子，也成了瓷器中的珍品传至现在，区区尺五之盆，竟值数百两银子。当时就出了一首歌谣单道此事：

促织瞿瞿叫.

宣德皇帝要。

百货皆作贱，

蟋蟀盆子俏。

由于宣宗的提倡，京师入秋以来，家家户户皆捕养促织，斗促织场也比比皆是。当时有一位在京城做官的歙县人阂景贤，写了一首《观斗蟋蟀歌》，专道京师斗促织的盛况，歌日：

燕市斗场户挨户，

正酒色天好决赌。

各提斗盆绣花篓，

摩挲入手澄泥古。

高下参差列两庑，

似为秋虫判疆土。

昨夜寻声向秋圃，

金翅麻头合虫谱。
蹲踞盆中势虎[九虎]
未许他虫跳梁侮。
作势登场势逾怒，
双须立似旌旗竖。
积怒不动目相拒，
一阵一阵骤风雨。
战胜长鸣鸣以股，
主人夺采盆安堵。
保抱小虫歌大武，
指盆笑谓将军府。
嘤嘤跃跃何比数，
饮之食之气则鼓。
有雄杰然起行伍，
心有主人目无虏，
斗场四塞主寰宇。

隆庆之后，京城斗促织盛况虽不及前朝，但每当七八月间，依然是赌门大开，满城如狂。而庙前街则是京城斗促织最为集中之处，小小一条街，家挨家户挨户皆是促织斗场。因此，久而久之，人们倒忘了庙前街的本名，而直呼日促织街。

这天晚上酉戌之交，促织街上华灯璀璨人潮如涌。街上三十多家斗促织场，每一家都满囤囤的尽是人，其中最大的一家斗促织场，叫“秋魁府”。入门即是照壁，绕过照壁再入一道门便是一间五楹大厅，是促织主斗场，正中摆一矮脚红木条桌，三把椅子，主斗双方主人打对面而坐，正中坐着的是店中牙郎，担当仲裁的角色。四周摆了许多长条凳儿，由里及外一层高过一层，这都是为观众预备的。两庑靠里，以及楼上还有许多分隔的雅间，这是为那有身份的人备下的。他们既可以在此饮酒作乐，也可以互斗促织，如果主厅里的促织大战开始，他们更会参加下注。须知所有进促织场的人，都是携带了银钱前来赶场的赌客。如果说促织街其余各家的赌客多半都是市井小民，

那么这秋魁府则是一掷千金的豪赌之所。曾有人在这里一夜暴富，但更多的人在这里得到的却是倾家荡产的悲惨下场。

今晚在秋魁府里摆擂台的，是一个名叫毕愣子的人，他的绰号叫“促织王”。单听这绰号，就知道他在此一道中的名气。毕愣子世代居住京师，从小顽皮泼野，读了三年私塾，连个《百家姓》都背不全，可是掏鸟窝抓蜻蜓训狗儿逮耗子，他样样都是能手。打从九岁上玩起了促织就一发而不可收，干脆逃了学堂一心鼓捣这虫子，父母奈何不得只得由他。毕愣子十五岁上，就提了秸笼竹筒蟋蟀盆子来这促织街上搦战，虽是小打小闹，却也赢多输少。此后又经过十几年历练，他终于混出个“促织王”的头衔，偌大京师，再没有第二个人比得过他。就凭着这宗本领，他居然也积攒起万贯家财，成了人人敬畏的毕大爷。

不觉酉时已尽，秋魁府中灯火亮炽人头攒动。只是大厅里红木桌旁的三把椅子却还空着。皆因毕愣子在这里摆擂，已是一连赢了十二场。京师内外许多不信邪的高手都无一幸免败下阵来，大把大把白花花的银子都流进了毕愣子的口袋，如今已无人敢来应战了。店里的牙郎恐冷了场，站在红木桌前上齄着鼻子大声喊道：

“席前各位先生相公，毕大爷说了，凡今夜里应战之人，一律皆有让头。你道如何一个让法?只要你这位爷驯出的虫王能咬伤他的金翅大将军，哪怕只是掉了腿儿折了翅儿损了牙口，这其中任何一样出现，即便阁下的宝虫战死殉了身子，也算他毕大爷输了，你就能拿到毕大爷的一千两彩银。大家伙儿说说，这让头大不大?”

“大!”

“毕大爷有没有量?”

“有!”

众赌客一齐吼起，声如轰雷。牙郎又撺掇着高喊：

“哪位爷出来应战?”

大厅里鸦雀无声。凳儿上坐着的人都知道毕愣子的盖世绝技，谁肯上这个当。

牙郎见无人吱声，跑进厅右第一间雅室，“促织王”毕愣子就呆在里面。须臾间牙郎又出来，兀自高喊：

“小的请示了毕大爷，把采头加大，一千二百两，哪位爷应战?”

人群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但仍没有人应声。牙郎一急，鼻子更齾了，只听他加码喊道：

“一千五百两。”

仍无人搭理。

“一千八百两。”

“一千九百两!”

“二——干——两!!!”

牙郎不断抬高赌码，人群中开始骚动。这些赌客本都是为钱而来，耳听这大一笔财喜，能有谁不动心?一时间，只见眼冒绿火者有之，颊泛红潮者有之，交头接耳者有之，摩拳擦掌者亦有之。激动归激动，终是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偏是牙郎伶嘴俐牙，撩拨得人心中发庠：

“各位爷们，毕大爷的那几头战虫，你们早都见识过了，未必就真的是天下无敌?你们都将自己的竹筒儿秸笼子绣花提篓仔细瞧瞧，说不定里面就有一位孙大圣能赢得这二千两银子。白花花的两千两现银哪，我的爷们!”

牙郎喊得口干舌燥，不觉又过了小半个时辰，仍是没有人应战。牙郎正自泄气站在一厢揉他的鼻子，忽然从人缝儿里钻出个人来，看上去不到三十岁，白白净净，清清瘦瘦，穿着一件细葛布的元青圆领直裰，头上戴着东坡巾，整个穿戴气质，活脱脱就是一个落第秀才。只见他手上提着一只二寸来高的楠竹筒，筒口上塞着些蒲草，不慌不忙踱到红木桌前，问牙郎：

“你说是二千两?”

“对，二千两!”牙郎口上虽答得坚决，一双绿豆眼却在来人身上睃来睃去。须知敢来这里叫阵的，都是京城里的富家浮浪子弟。可眼前这个人一副穷酸相，他免不了狐疑问道，“你来挑战咱毕大爷?”

“是。”来人提起竹筒晃了晃，又说，“你去跟毕大爷讲，二千两太少．”

此语一出，全场突然一下子安静下来，所有眼光都射向这位“落第秀才”，众人无不纳闷：这是哪里冒出来的一个穷措大，敢跑到这里来

打诳。

牙郎也是站在原地不挪步，盯着来人说道：“客官，小的提醒你，赌场无戏言，赌资对等，毕大爷出多少，你就得出多少。”

“少哕嗦，去跟毕大爷讲。”应战者口气也很硬。

牙郎“嗯”了一声，刚刚转身却见东厢房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人。只见他冬瓜身材南瓜脸，狐狸眼睛猪肚腮，手中摇着一柄尺五大折扇，一摇一晃走过来。这人就是鼎鼎大名的“促织王”毕愣子。他是听到了牙郎与来客的对话才走出门的。他一出门，立刻引来大厅里一阵喧哗，众赌客都鼓掌向他致意，他踌躇满志地朝赌客们挥挥手算是还礼，然后收了折扇，朝来客一拱手，貌似谦恭内实倨傲地问：

“在下姓毕，请问客官贵姓?”

“姓金。”来客拱手还了一礼。

“如何称呼?”

“就叫我金秀才好了。”

毕愣子点点头，又摇起折扇问道：“阁下嫌彩头小了?”

“是的。”

“你想加到多少?”

“加一千两。”

“三千两。”毕愣子眼光一闪，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挑上眉尖，他嗖地一声又收了折扇朝手心一捣，喊道，“拿银票上来。”

“好咧。”

只听得他手下一个小厮答应，旋即把一张三千两的银票交到牙郎手中。金秀才哪肯示弱，也从袖里摸出一张银票给了牙郎。

牙郎把毕愣子的银票收拾好，却把金秀才的银票打开，正面反面倒过来翻过去看了半天，金秀才斜睨着他，不满地问：

“看出假了?”

牙郎赔笑说：“没有没有，初次打交道总得小心。”

“宝祥号的，见票即兑，假不了!”金秀才淡淡地说，接着掉头问毕愣子，“请教毕大爷，如何一个玩法?”

“按规矩三局定胜负。”

“是三头虫还是一头虫?”

“三头亦可，一头也可，这由咱俩商定。”

“那就请毕大爷定下。”

“哪有这道理，阁下你来攻擂，理当由你来定。不然，这些观战的爷们，就会笑话咱欺负人。”

毕愣子志在必得，所以显得宽宏大量。金秀才笑一笑，望了望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厅，说道：“毕大爷既然谦逊，在下就得罪了，一局定输赢如何?”

毕愣子正中下怀，因为他的那只金翅大将军所向无敌，七月以来已连赢过五场，为他赚了上万两银子回来。如今已歇了三天，正是养精蓄锐等着痛快淋漓搏杀一场。于是道了一声“好”，让人给他提上那只精致的秸笼。两人就在红木桌两头落坐了。

牙郎主持，两人交换竹筒秸笼互看各自的战将。

促织既为虫戏，这里头也有许多学问，单说促织种类，从颜色来分，就有红紫头、黄麻头、青黄头、白麻头、淡黄麻头、红麻头、青金麻头、紫麻头、栗麻头、柏叶麻头、黑麻头、半红麻头、乌麻头等数十种之多。其中青为上，黄次之，赤次之，黑又次之，白为下。金秀才接过牙郎递上的毕愣子的秸笼，透过草隙朝里一看，筒底细沙上蹲着一头战虫，身子如蟹壳青，头圆牙大，腿长项宽，红钳赤爪，金翅燥毛。只见它困在里头焦躁不安，辗转腾挪，恨不能一头撞破笼壁。不由得心里头啧啧称叹：“果真是一副王者相，喊它金翅大将军还是亏了，应称它为金翅虎!”再说毕愣子接过金秀才的竹筒儿一看，里面的一只促织身黑如墨，屈腿卧着，埋首如老狐，惟一谈得上品相的是它的如同浇过油的一颗大方头。毕愣子心下忖道：“这虫儿只是个中品，且还懒洋洋不在状态，若上起阵来，不消三两下，就会被金翅大将军撕个稀烂。”心中有了底，他决定卖个人情，把眼前这个想占便宜的书生戏弄一番。他退还竹筒时，一双狐狸眼睛眨个不停，讥笑着问：

“这虫儿叫啥?”

“黑寡妇。”

“名儿俗，”毕愣子心里头咕哝，接着说，“金先生，你这只虫儿在筒里闷养得久了，似乎沾了太多的潮气。”

金秀才看出毕愣子的轻蔑，取笑道：“是啊，这是只雌虫，待字闺中，看样子在怀春。”

“金先生会说笑话，金翅大将军你已看过，有何评价?”

“的确一头好虫，活像猛张飞。”

“既是这样，你不是白白送银子么?”

金秀才瞟了毕愣子一眼，说道：“赌场无戏言，银票既已交出，就决无反悔之理。”

毕愣子顿觉这位白面书生还有几分豪气，于是答道：“好，金先生是痛快人，我毕某索性把采头加到一万两，怎么样?”

“一万两?”金秀才一愣，红着脸说道，“对不起，在下今日只带了三千两来。”

毕愣子笑道：“金先生误会了咱的意思，你的三千两不变，咱这头加到一万两。咱若是赢了，就拿你的三千两，你若赢了，就拿走一万两。”

“这样不公平吧?”

“就冲你金先生这等勇气，咱毕某认了。”

金秀才眉宇间溢出惊喜，抱拳一揖说：“恭敬不如从命，金某这厢领情了。”

两人刚把条件谈妥，那牙郎立马站起身来，扯着嗓子大喊：“各位爷们，赶快下注呀，金秀才挑战促织王，今夜里有一场好戏看!”

大厅里顿时又乱成了一锅粥，各位赌客纷纷解囊掏出银钱。只见秋魁府几个一色号衣的小厮拿了竹篚挨个收钱并发放等值的铜牌。这铜牌乃秋魁府特制，以作结帐时兑付的凭证。人群中十之八九都把赌注押在毕愣子这边，偶尔有那么几个押给了金秀才，便落得旁边人的讥笑：“你看那小白脸，从上看到下没一点气势，你押上他，岂不是拿了银钱打水漂?”那人也不服气，摇着手中的铜牌，反唇相讥道：“他既揽这瓷器活，肯定就有金刚钻，等着瞧吧。”

一阵嘈杂后，大厅复归沉寂，数百双眼睛直直地都盯着那只红木桌。只见牙郎将一只口阔一尺的青花蟋蟀浅底盆摆上了桌面，盆子上

架了半圆的铜丝罩，罩子左右各开了一个小门。毕愣子先将靠自己这边的小门打开，拿起竹筒抽开浮草，那只金翅大将军一跃而出，落入盆中，顿时上蹿下跳活泼非常，这股子剽悍之气，赢得堂上一片喝彩。

坐在另一头的金秀才，看着金翅大将军在盆子里活蹦乱跳，倒显得没有把握了，犹豫再三，才打开小门，把自己的那只“黑寡妇”放在盆中：

正在自个儿闹腾的金翅大将军，突然发现盆子中又呆了一位同类，立刻兴奋异常。它顿时把四只螳螂腿往后一返，踞在盆边儿上，两只红钳叉开挠动，呲着小黄牙，对黑寡妇虎视眈眈，大有一跃上前将对方撕成粉碎之势：相比之下，黑寡妇瑟瑟缩缩一副怯懦之福．它低着头，微眯着眼睛，翅膀贴身敛得紧紧的。双方如此对视了一会儿，忽然，只见那金翅大将军纵身一跃，像一道闪电朝黑寡妇奔来。只听得轻轻一声脆响，是金翅大将军四腿落地的声音。它本以为如此一扑，一定会压断对手的颈项，殊不知扑了一个空，急忙回头一看，黑寡妇却不知何时已闪躲到它的后面。

这第一个画合，一个进攻一个躲，均无伤害，算是个平手。

金翅大将军本来就是个暴戾的主儿，加之养蓄了多日，攒足一身的劲，没想到第一扑就落了空，顿时撩起了怒火，只见它蹲在那里，坐着两条后腿，两条前腿不停地挠动，宽大的身段绷得紧紧的，俪机发动比第一扑更为猛烈的进攻。

黑寡妇则倦怠如前，眼眯眯地看着三寸之遥的金翅大将军，一副极不情愿过招的神态。

等候间，人们发现金翅大将军两条前腿挠动的速度慢了下来。突然，就在它两条前腿点地的那一刹那，这盖世英雄如同馋猫见鼠一般横空一跃，黑寡妇也刷地挺起身来张了翅子，金翅大将军似乎明白对手又会玩第一招时的把戏，在它落地前跳走。于是，它这一跃在空中就改变了线路，只见它翅膀一仄，划了个优美的弧线，又凶猛地回扑下来。

依然是微微的轻脆的一声，金翅大将军落在了原地。而黑寡妇又敛了翅子，依旧趴在原处一动不动，只不过受了这两扑，它不再那么懒洋洋，这会儿它也将一直收起的两只毛茸茸的钳子舞动起来。

经此两招，金翅大将军已是彻底激怒。它第二扑四腿刚一落地，就又腾地射将出去，这画它不再跃起，而是瞄准黑寡妇直直地撞过去。须知这一身蟹青色的金翅大将军，是蟋蟀中的极品，俗有镉头铁臂之称。所谓铁臂，就是它的两只红钳，若这么平撞过去，黑寡妇躲避不及，一俟接近它的身子，金翅大将军就会把张开的双钳迅速合拢一夹一撕，黑寡妇非死即伤。这一回金翅大将军使出了“杀手锏”，黑寡妇焉敢怠慢，说时迟那时快，眼看金翅大将军舍命撞来，黑寡妇振翅一跃，就在它整个身子刚刚离地之时，金翅大将军已是挟雷带电冲到它的腹下，它还来不及飞得更高，金翅大将军的红毛铁钳已是扫到了它的后腿。黑寡妇缩收不及，早见右后腿已被夹断半截。

“呀，黑寡妇的腿断了!"一直瞪大眼睛屏住呼吸的牙郎，这时突然举着双手，对着大厅黑压压的人群兴奋地喊叫起来。立刻，整个大厅里爆发出欢呼，毕大爷的拥趸们一个个高兴得手舞足蹈。

自以为胜券在握的毕愣子，看到一对促织连过两招后，心里不免犯嘀咕，单从颜色形状两样辨识，这黑寡妇虽不是俗流，却也说不上是佳品，若是摆出来卖，也不过值三五个铜板。毕愣子相信自己辨虫的功夫，绝不会看走眼。但从它连躲金翅大将军的两扑来看，居然露出了那种以静制动的上乘功夫。毕愣子心中一格登，心想完了，老子射了一辈子的雁，今儿个晚上未必要让雁啄瞎眼睛?正晦气得没个头绪，忽然看见黑寡妇踉踉跄跄掉了半截后胯儿丶，他顿时又心花怒放。恰在这时，牙郎也来了那么一呼，惹起大厅里一片聒噪。毕愣子觑了金秀才一眼，只见他正襟危坐，盯着蟋蟀盆子两眼发直。也不知绊动了哪根筋，毕愣子竟动了恻隐之心，朝着牙郎吼了一句：

“你瞎嚷嚷个什么!"

牙郎挨这一吼，满脸尴尬地伸伸舌头，他又挥挥手示意大家安静。

盆子里，两只促织各踞一方，盆中间，是那一条断腿。

“金先生!”毕愣子轻轻喊了一句，语气中让人咂摸出那种胜利者给予失败者的同情。

“别急，往下看。”

金秀才一脸的冷静，他朝蟋蟀盆子努了努嘴，毕愣子与牙郎的眼光才又落到那两只战虫上。

由于钳断了黑寡妇一条腿，金翅大将军得意洋洋。只见它飞跃腾挪精神倍加。黑寡妇虽然断了一肢，却也相当镇定，蹲在那里，如同一团时刻都会爆炸的惊雷。金翅大将军本想把黑寡妇撩拨出来作战，见黑寡妇纹丝不动，它按捺不住，又一次纳头冲了过来。这次黑寡妇再也不闪躲，而是挺身站起，虽然只有三条腿，却铜浇铁铸一般屹立。当金翅大将军的一对大红钳像两支长矛刺来之时，黑寡妇迅若矫龙伸出双钳相接。顿时，四只钳子紧紧纠在一起。金翅大将军左扳右扳，终是摆脱不了箝制。按行家说法，这叫攒夹。两虫相斗，按品类分文口武口，两者区别，如拳教中软功硬功。牙甫相交，敌虫即走竟至绝茨者，这是文口。猛不可当，合钳即头开项裂者，乃是武口的表现。今日场上的两只战虫，很明显，黑寡妇是文口，而金翅大将军则是百战百胜的武口。应该说，举钳相迎，应非文口的强项，如此硬碰硬，文口肯定吃亏。但此时的黑寡妇，却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英雄气概，居然敢同金翅大将军进行肉搏。而且双钳宛若神助死死箍住金翅大将军，让其挣脱不开讨不到半点便宜。双方这样僵持了一会儿，黑寡妇的大方头突然向左一偏，同时也松了金翅大将军的左钳——这也是斗技之一种，称为敲钳。金翅大将军毕竟身经百战，黑寡妇变出此招在它意料之中。当黑寡妇的钳子一松，它反过来又把它抓住。黑寡妇发现此招不奏效，立即又调整姿式，再次将头侧转，作犀牛望月之势，以自己的牙外盘，频频敲击金翅大将军的牙根。金翅大将军对这一招没有料到，因此来不及防范。连敲几下，金翅大将军牙口松动疼痛难忍。本来强有力的一对钳子忽地就软了。此时它也鼓足力气将头撞向黑寡妇的颈子——这是自救之法，只要黑寡妇保护颈项，两只钳子必然就会分开。这一招果然有效，黑寡妇立马收了双钳护住颈项。金翅大将军趁势一跳离开黑寡妇的攻击范围。但是，愈战愈勇的黑寡妇哪肯放过，趁跳到盆子另一侧的金翅大将军喘息未定，它已是饿虎扑羊一般奔来。金翅大将军牙口负痛无心恋战，只得跳起来躲避。慌乱中，它的矫健的金翅被黑寡妇的大黑钳刺破一只，这才真是破屋又遭连夜雨。斗到此时，金翅大将军已是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双方纠缠了一会儿，金翅大将军被黑寡妇逼到盆边无路可逃。这小小畜物，尽管已是遍体鳞伤，但毕竟是宁死不屈的“硬汉”。它受不了这等羞辱，于是拼尽全力朝黑寡妇撞来，此时的它，大概想与黑寡妇同归于尽了。但黑寡妇岂肯上这个当，只见

它身子一磨躲过这致命的一击。金翅大将军由于用力过猛收身未稳，打横蹲踞的黑寡妇，看准金翅大将军的腰部，挺起大方头狠命一撞，立时，只见金翅大将军已是歪了脖子翻了肚儿被撞成两截。

“呀——”

牙郎又是情不自禁地一声尖叫。扭头一看毕愣子的一张冰脸，吓得赶紧捂住嘴巴。

通过牙郎的表情，大厅里的诸位赌客大约猜得出发生了什么，纷纷拥上前来观看，当他们看到金翅大将军已经身首异处而黑寡妇仍在蹦哒时，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一时间，大厅里除了把赌注压在黑寡妇身上的少数几个赌客外，大都怅然若失噤如寒蝉。毕愣子做梦也没想到会是这种结局，因此痴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也不知过了多久，他才缓缓站起来，朝金秀才道了一声“后会有期”，反剪起双手，一声不吭走出了秋魁府。

第二十九回 游管家矫情帮巨贾 金秀才大侃蟋蟀经

金秀才与牙郎办妥了银票交割，已是喜不自胜，正说要离开，忽然有人在他肩头上拍了一下。回头一看，是一个比自己年纪稍长的人，从衣着穿戴上看似乎是大户人家的管家。

“先生，楼上有人请。”那人说。

“谁?”金秀才问。

“我家老爷。”

“谁是你家老爷?”

“七彩霞的老板。”

“是郝老板?”

“正是。”

“我不认识他。”

“这又有什么要紧，上去必然就认识了。”

金秀才还有犹豫，那人瞧了瞧四周，压低声音说：“你以为这一万两银子好赚么?外头不知有多少人等着收拾你。”

金秀才抬眼望去，果然发现周围有许多不怀好意的目光，遂说了一声“好吧”，随那人上楼进了靠里的一个房间。

屋子里头坐了三个人，是那日在淮扬酒肆的原班人马郝一标、徐爵与游七。三人围桌而坐，桌上放着几碟精致的茶点。

这三个人，这些时经常混在一起。平素还算老实的游七，自认识郝一标后，短短十几天时间，已是吃喝嫖赌样样都经历过。张居正治家甚严，家里人若在外头滋事，他从来都是严惩不贷。去年，曾有一个家丁收受人家十两银子的贿赂，打着他的牌子，跑到房县去干涉一桩官司，被他知道了，先是痛打一顿，然后送到官府治罪。如此一来，的确起到了杀鸡吓猴的作用。张居正当了首辅之后，默许游七与徐爵交往，为的是建立管道，保持他与冯保的密切联系。至于郝一标，则是因为胡椒苏木折俸需要他帮忙。这样一来，游七经常离家与这两个人鬼混，便有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今天下午，徐爵差人送信到

张大学士府，要游七晚上到秋魁府见面，说是有要事相商。游七向张夫人告了假，如约乘小轿来到这秋魁府。

当小厮把游七领进秋魁府二楼这间雅室时，郝一标与徐爵已先到了。三人坐定，游七问：

“两位老兄怎会在这里，未必你们都有斗蟋蟀的雅兴?”

“闲来无事，这里也是京城找乐子的最好去处，”郝一标笑哈哈地说，“何况咱也曾言明，凡京城有名儿的玩赏之地，都要让你游兄从容领略。”

“总是让你破费。”游七客气了一句。

“老游，两天没见，怎么背也弯了?”

徐爵一双鱼泡眼在游七身上溜来溜去，游七被他看得不自在，反唇相讥道：

“我天天忙得脚不沾地，哪有你徐总管快活，夜夜笙歌，快活得像神仙。”

“嗨，你瞧瞧这老游，”徐爵手指着游七，眼看着郝一标，嬉皮笑脸地说，“把天底下最苦的事儿，却当成了神仙日子。夜夜笙歌有什么好，那一夜，你给妙蕙开包，累不累?咱在隔壁，听得那个小道姑杀人似的嚎叫，就知道你老游使了多大的劲儿，一夜下来，底气都掏空了，腰不弯才怪呢!老郝，今儿晚上，你弄点什么给老游补补?”

徐爵一向好捉弄人，他看准了游七是个好捏的柿子，因此一见面就拿他开涮。游七肚子里的馊主意虽然不少，但天生一条呆舌头，打嘴巴官司不是徐爵的对手。受了徐爵这一顿嘲弄，除了摇头傻笑也别无他法，亏得郝一标出面解围，换了话题说道：

“游老兄，斗蟋蟀的活儿，玩过没有?”

“小时候玩过。”

“来京城以后呢?”

“没有，”游七摇摇头，“这秋魁府的大名，我是早就听说了，今儿还是第一次进来。”

“这门道儿里，也有大学问。”

郝一标说着，便以行家的口气，大侃了一通蟋蟀经。游七本无心绪，又怕他们笑话他“老土”，只得装出饶有兴趣的样子。待郝一标话音一落，他便问道：

“听说玩蟋蟀的一套行头也大有讲究，仅一个蟋蟀盆子，便宜的三两个铜板，贵的，就得好几两银子。”

“好几两银子，”郝一标哈哈大笑，“游老兄，改天我请你到寒舍，看看我收藏的十几只宣德窑的蟋蟀盆子，最贵的，值二百两银子。”

“我的天，”游七惊得一伸舌头，“这纯是抬起来的，就是金盆子，也不值这个价。”

“我收藏的最好的宣德窑蟋蟀盆子，产自苏州，”说到这里，郝一标把脑壳一拍，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瞅着游七说，“提到苏州，愚弟有件事，想请游七兄静I亡。”

“什么事?”游七问。

“事情倒不大，只要游兄肯帮这个忙，就易如反掌。”

“啊，这么简单。”

游七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眯眼儿笑着，等候下文。

郝一标斟酌着说：“眼看就要换季，咱从杭州、苏州等处置办了一些衣料，拟运来京师，想请游老兄静忙弄三条船，杭州两条，苏州一条。”

“让我弄船?”游七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郝老兄，你这是开的啥玩笑，我上哪儿弄船去。”

“老游，郝老弟既开了口，就知道你一定弄得到这三条船。”徐爵插话道。

“我上哪儿去弄?”

“找你家老爷，首辅大人。”

“找他?”游七一惊。

“对，找他!”徐爵回话干脆，“京杭大运河上，管理漕运的，是衙门设在扬州的操江御史。眼下正是夏粮起解，运河上的漕船有几千条，只要首辅大人给操江御史写封信，让他调拨三条船给郝老弟用用，还不是小菜一碟?”

游七犹豫着问："运河上不是还有商船么，干吗非得用操江的漕船呢?"

徐爵见游七问这等蠢话，又好气又好笑："老游，你到底是装傻呢，还是真的不懂?"

"真的不懂。"游七一口咬定。

徐爵只得解释："那二千多里的京杭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有上万条，但沿途靠船吃饭的官匪，更是多如牛毛。如果是一条普通的商船，从杭州出发，沿途要经过苏州、扬州、济南卫、通州、张家湾五处榷关，这都是朝廷的税关。过一关就得交一次税，四次税下来，一船货的价值已被弄走了一半，这还算是轻的。若碰上雁过拔毛的家伙，兴许一船货都给你没了，这是官卡。还有匪，一路上，江中不知什么时候会冒出一股子强盗来，杀人越货，不劫了船去，押船的人连命都得搭上。所以，一般的商人，绝对不敢雇船运货。但运河上有两种船非常安全，一是驿船，这是运送官员的；还有就是漕船，专为运送粮食和官办货物驾这两种船的，都是由兵部管辖的漕军，都是吃皇粮的兵大爷，哪个敢惹?郝老弟之所以弄几条漕船运货，一来是为安全着想；二来是，咱明人也不说暗话，单是那四处榷关，就能省下一大笔税银。"

徐爵说的这些，游七早有耳闻。南北商人常常托京城里有权有势的大臣给操江御史写条子弄漕船，一年要挣不少的黑钱。他之所以装糊涂，就是想逼着郝一标说出实情来。当性急的徐爵和盘托出后，他就在心里盘算：每条漕船大号的能装上万石粮食，即便是小号的，也能装六千石。郝一标弄三条漕船，装载的肯定都是上等丝绸面料。取个中价，一条船的货也值十万两银子，不说别的，单是那四道榷关，得要多少银子打发?想到这里，游七心里有了谱，于是撇了这话头，宕开一句问道：

"徐兄知道么?王篆手下一个档头，叫蒋二旺，前几日被拘进了刑部大牢。"

徐爵点点头表示知道，说："听说他吃空额，咱今天看了王篆给皇上的折子，说是要严查这事。"

"你能看折子?"游七冒失问道。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徐爵白了游七一眼，“凡是皇上能看的折子，咱家老爷都能看，只要咱家老爷能看，咱就能看。”

“这么说，咱们徐老兄，也算是半个皇上了。你游老兄，也是半个首辅。”

郝一标说句玩笑话，本是讨好的意思，没想到两位大管家一齐变了脸，游七赶紧说：

“郝老弟，这玩笑开不得。”

“是啊，这话有欺君之罪，咱担当不起，”徐爵也附和了一句，又接了先前的话头，对游七说，“王篆那道折子，内阁拟了票，明日谕旨就会出来，要各衙门按五城兵马司那样去做，严格清查本署贪墨官吏。”

“这是京察的主要内容。”游七答道。

“也是首辅大人的神来之笔，”徐爵忽然有点悻悻然，“不过，锣做锣打，鼓作鼓敲，京城十八大衙门反贪墨，并不妨碍你游七做这个人情。”

游七不说为难也不说不为难，只是笑着问：“徐老兄，你说，明儿个皇上圣旨一发，咱家老爷还能给操江御史写信么?”

“有啥不能?”徐爵理直气壮，“前些时，京官们为胡椒苏木折俸闹事，你家老爷要郝老弟挂牌收购胡椒苏木，郝老弟没说个不字儿，第二天就照办了，现在请他老先生写个条子，也算是回报嘛。”

游七就知道徐爵会提这档子事，他也觉得这的确是找老爷写条子的正当理由，但他仍不肯爽快答应，敷衍道：

“咱老爷规矩严，不要说我是个下人，就是他的亲戚，也从不敢开口求他办事儿。”

“游老兄真有难处就算了，”一直在旁边静听谈话的郝一标，这时开口说道，“不过，如果这事儿办得成，我郝某绝不会让你空劳。”

“郝老弟这话就见外了，”游七嘴上埋怨，心里要的就是这句话，“明日得便，我将这事儿向老爷婉转表达。若办得成，是你郝老弟的运气，办不成，你也别怪我。”

“行，有你这句话，郝老弟就吃了定心丸。”徐爵说着伸了个懒腰，怨道，“干嚼了这半天舌头，该弄点酒来吃了。”

小厮筛了一壶热酒，掇了几样茶点上来，三个人刚喝上一盅，忽听得楼下一片聒噪，原来金翅大将军与黑寡妇的搏杀，已到了紧要关头：

金秀才刚一进门，郝一标就起身朝他打了一拱，说道：“恭喜金先生，今晚上大获全胜。”

“这就是咱府上郝老爷。”管家介绍。

“啊，认识郝老爷很高兴，”金秀才拱手还了一礼，说道，“雕虫小技，不过尔尔，哪用得上郝老爷恭喜。”

郝一标请金秀才入座，指着徐爵与游七说：“这两位是鄙人的朋友。”

徐爵与游七都欠欠身子以示欢迎。

郝一标与徐爵都有养促织的嗜好，虽算不得一流高手，却也在圈子内小有名气。今夜里忽然冒出个谁也没听说过的金秀才，把在京城促织场中称王称霸十几年的毕愣子拉下马来，倒真是让两人吃惊不小，因此一定要把金秀才请上来一会。至于游七，虽然是个门外汉，但既然坐在这屋里，也只能逢场作戏。

金秀才入座，四个人正好各占一方，郝一标的管家退出去重新把门掩好。金秀才把手中提着的竹筒放上桌面，徐爵睁着鱼泡眼，干笑着说：

“金先生，那只黑寡妇可在竹筒里?”

“在。”金秀才点点头。

“能否让咱们见识见识?”

“有何不可。”

金秀才说着就把竹筒推到徐爵面前。徐爵双手捧起，透过草隙朝里细看，只见黑寡妇此刻又是十分的懒意，伏在筒底一动也不想动。徐爵于是又把竹筒递给了郝一标，郝一标弄根草伸进去拨弄，黑寡妇也只是稍稍挪了挪身子。

“这黑寡妇，怎么让人看不出个大王相来?”郝一标问。

金秀才呷了一口茶，问道：“请问郝老爷，大王相应该是什么样子?”

郝一标答道："毕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论颜色是一丝不杂的蟹壳青，翅子金晃晃，钳子红彤彤，嘴像狮子嘴，头像蜻蜓头，腿像蚱蜢腿，而且毛燥燥的，一看就让人眼热。可是你这只黑寡妇，老是这么萎萎缩缩无精打采。咱真不知道，它如何就能把金翅大将军打败。"

金秀才浅浅一笑，回道："郝老爷大约是中了贾似道的毒太深。"

"此话怎讲?"

"方才郝老爷品评促织是否王者相，用的都是贾似道所著《秋虫谱》里的原话。这贾似道称得上南宋的第一大玩家，对促织之精通，实乃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独创之见，时人无出其右。但贾似道毕竟死去近三百年，这期间沧海桑田该有多少变化?蟋蟀虽为微末之蠢，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况且蟋蟀之幽微，贾似道也有发掘未尽之处。"

郝一标与金秀才对话时，徐爵一直专注倾听。这时插嘴问道："依金先生之见，黑寡妇胜在哪里?"

金秀才答："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的确是神品，但一看它的动静，就知它产自败窑。"

"败窑?何以见得?"徐爵问。

"一座窑败后，窑火尽淬于砖中。虽天长日久杂草漫生，但砖中燥气仍是旺盛。在这种砖缝儿里长成的促织，具纯阳之气，且青色身子红色钳子金色翅膀，处处都如火燎油泼，呈现一派英勇之气。毕大爷的金翅大将军，正具备这些特点，说它万里挑一还有些亏，说它可遇而不可求则庶几近之。从品相上看，金翅大将军的确有王者风范。"

"既是这样，它为何会死于黑寡妇之手?"

"这就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金秀才眨眨眼睛，狡黠一笑说，"在下那只黑寡妇，产自古冢。"

"什么古冢?"徐爵一时没听明白。

"就是年代久远的老坟。"游七帮着解释。

金秀才看了游七一眼，继续说道："这位先生说得不错，古冢年代久远，凝至阴之精。产于其中的促织，颜色偏暗，四肢偏短，以通体黑色为上品。由于穴中至冷，促织似醒似眠并不喜动。一旦捕捉到手，顺其性以养之，养其锋蓄其勇，使之投入搏杀，可收奇效。"

"你这黑寡妇捉自何处?"

“香山。”

“唔，那里的老坟多，”徐爵点点头，又狐疑问道，“老坟之产就能斗过败窑之产，这不一定吧?”

“如果都是上品，古冢之产就一定会胜过败窑之产，以阴克阳虽属道家言，却也是兵家大法。”

金秀才侃侃而言头头是道，闻者无不折服。趁徐爵呷茶时，郝一标又问：

“方才金先生说顺其性以养之，这究竟是如何一个养法?”

金秀才看眼前这三个人是真心请教且无恶意，也就和盘道出真经：

“养法因虫而异，不可拘泥。就说这黑寡妇，既出自古冢，又属雌，可谓阴上加阴。首先要设法给它治懒病，激发其斗志。对症下药，又分水疗与食疗。先说水疗，黑寡妇初逮上来，从冷沁沁的地穴到骄阳普照之地面，一下子热不可耐，致使倦怠加倍。为了让它适应地面热度，须得以青草擂碎绞汁，人蜜糖水调匀，再渗入河水慢慢给它洗浴。这里头要紧的一点，是必须用河水，井水泉水都不行。因这两种水太凉，浇上去虫身难免悚栗，轻者得寒症，重者甚至会丢命。河水性温，一次一次浇过，不消三日，黑寡妇对地面就适应如常。再就是食疗，黑寡妇长处地穴，多吃阴凉小虫，如果一味顺其所好，则仍不能培养斗志。正确之法是取旱莲草嫩花喂饲，每餐再配以四五只绕飞于干粪上的苍蝇。餐后，取男婴便水杂以清水调合让其啜饮。如此数日，黑寡妇表面上虽然还是懒洋洋打不起精神，但体内已是元气大充。一遇战斗，三两回合之后就能摆脱惰性，且愈战愈勇，必欲置敌虫于死地而后快。”

金秀才不疾不徐，从容不迫道出这一番高论，在座的玩家们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郝一标又把那竹筒儿拿起再把黑寡妇仔仔细细瞧了一遍，叹道：

“如此一只好虫，可惜断了一条腿。”

“这也无妨，只要调养几天，它仍是盖世英雄。”

“请问如何调养?”

“用篱落上断节虫，再配上扁担虫，一起烘干研和喂之，再用姜汁浓茶配以铜壶中浸过三日的童便作为饮品，如此调养七日，黑寡妇仍骁勇如初：”

“可他毕竟断了一条腿。”

“人之断臂而为英雄者，不也屡有出现么?”

“这倒也是，”郝一标哑然一笑，旋即试探问道，“这只黑寡妇，不知金先生能否割爱?”

“怎么，郝老爷想买?”

“是呀，金先生若有意，可出个价。”

金秀才又把在座三人瞅了一眼，说道：“郝老爷既然有心购买，理当由您开价。”

郝一标举起一只手，说道：“五百两银子，你看怎样?”

金秀才笑不作答。

郝一标愣了愣，性急地说：“上回毕愣子的金翅大将军，咱出过八百两银子他不肯让出。黑寡妇既然战胜了它，我索性再加二百两，一千两银子，你卖不卖?”

金秀才突然哈哈大笑，在座三人都让他笑蒙了。

“你笑啥?”徐爵脸一板，问道。

金秀才收住笑，说道：“郝老爷财大气粗，肯出一千两银子买只虫儿，也算是豪气干云，只是我金某不肯卖!”

徐爵见金秀才张狂起来，便威胁说道：“金先生大概不知道郝老爷的名声吧?”

“我金某虽才疏学浅，但郝老爷的名声还是晓得的，富可敌国挥金如土。前几天还张贴告示大量收购胡椒苏木，以解户部之困。京城十八大衙门，内监二十四司局全都有哥们朋友，是个通天人物。”

“你既知道这些，为何不肯卖?”

“卖了，在下就得罪了在座诸位。”

“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哪有什么得罪?”郝一标问。相比之下，他倒显得彬彬有理。

“方才我金某赚了一万两银子，那是赌。赌桌上只有输赢，没有道义。现在你郝老爷要花一千两银子买黑寡妇，这是买卖。既是买卖，就得讲公平交易。一只从破棺材里逮着的虫儿，哪儿能值一千两!纵是你郝老爷肯出这个价，我金某若是要了，岂不是坑你?”

“金先生是读书人，讲道义。”游七叹道。

“那你说值多少，总得开个价。”郝一标催促。

金秀才把竹筒儿往郝一标跟前一推，大度地说：“我看郝老爷是道中人，有千金买马骨的侠士遗风。也罢，这只黑寡妇就送给你了。”

“这……”

金秀才如此慷慨，倒让郝一标不好意思。沉着脸的徐爵又勉强挤出笑容，赞道：

“金先生毕竟是爽快人。”

“这位老爷不必夸奖，金某奉送黑寡妇，也有一个小小的条件。”

郝一标手一抬：“请讲。”

金秀才说：“在下进这间房之前，承蒙郝老爷管家提醒，说金某赢了这一万两银票，恐怕出门就有危险。因此请求郝老爷，能否派人护送在下回到寒舍。”

“这有何难，不用郝老爷，咱老徐就可以做到。”徐爵大包大揽答道，接着一拍巴掌，喊了一声，“来人!”

应声门响，只见东厂那个“刮刀脸”走了进来，徐爵对他说道：

“你派几个弟兄护送这位金先生回家，如有闪失，我拿你是问。”

“是。”谢刀脸应诺退到门外等候。

金秀才立忙站起身来，对在座三人拱了拱手，说道：“多谢诸位，金某先走一步。”

第三十回 交税银杨提举耍滑 对账册王部堂蹙眉

这些天，王国光每天都是在点卯之前就早早儿来到值房。国库耗竭，他的当务之急就是筹措银两以资国用。全国田地课税分夏秋两季征收，夏季课银应于八月底前征收完毕。但实际上往往拖至九十月份也征收不齐。王国光让十三司分头催促各自对应省份，户部也咨文各省抚台，希望切实督促如额征齐夏课，务必于八月十日前解赴两京太仓验交。眼看期限已到，可是还没有哪个省的课银解来。由户部直管的两淮、浙江、长芦等九个盐运司以及扬州、九江、德安等十大税关，虽经多次督催，因各种各样原因，也都无盐课与商税解来。数口之家，每天开门也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事等着花钱，何况一个国家。京城中五府六部大大小小数十个衙门，一天得要多少银子的开销?特别是皇上谕旨取消王侯勋戚的胡椒苏木折俸，又新增了几万两银子的亏空，王国光为此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加之童立本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官员借机闹事，放冷箭打横炮冷嘲热讽写匿名帖子，目标都对着他这个部堂大人。此情之下，王国光纵然是铁打汉子，也不免心力交瘁，几天下来，竟掉了十几斤肉，平日丰润的两腮塌陷了下去。

今天他刚到值房，日值司务就进来禀报说泰山提举杨用成已在值事厅里等着候见。王国光吩咐把杨用成带进值房，司务遵命有正直的大臣深受感动，张居正更不例外。他今天前来，一是的确有要事商议，二来也含有优抚体恤之意。谁知一进户部就碰上这么一件令人头痛的事，因此越发体会到王国光的办事之难。此刻，当他看到故友塌陷的眼窝和松垮的双颐，不禁动情地说：

“汝观，二十天不见，你竟变得这般憔悴。”

王国光伸手摸摸两腮，自嘲地说：“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滋味咱算尝到了。”

“这倒也是。”张居正喟然叹道，“昨天皇上谕旨，给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削籍处分，户部有何反应?”

“户部官员当然高兴。但咱听说童立本所住的羊尾巴胡同，每日里仍像开庙会似的。”

“这个不用管它。”张居正冷冷一笑，“树倒胡狲散，汝光你应懂得这个道理：”

“擒贼擒王，如今的王就是魏学曾、王希烈两个，”王国光摇摇头，一脸怒色，接着说，“不过，小心不亏人，咱已准备了辩折呈给皇上，另外还准备了两本账。”

“什么账?”

王国光起身从案几上抱来一摞账册，从中抽出两个贴黄本递给张居正，说道：“部里各司协同会查，赶日赶夜，将历年积欠盘查清楚，都在这两本账册里了。”

张居正接过，所谓贴黄本，乃是区别于数据浩繁之明细账的简约本，是呈上御前便于皇帝阅览的专用本式，封面一律贴上黄绫条签：张居正拿起面上的一本，一页一页翻看，其中一页的一张表引起了他的注意：

时间

岁入银（两）

岁出银（两）

亏空银（两）

隆庆元年

2014200

5530000

-3515800

隆庆二年

2300000

4400000

-2100000

隆庆三年

2300000

3790000

-1149000

隆庆四年

2300000

3800000

-1150000

隆庆五年

3100000

3200000

-100000

张居正接着往下看，翻过几页，他看到了历年赋税积欠的数字：嘉靖时期至隆庆元年积欠的银两是三百四十余万两，隆庆二年至隆庆五年是二百七十多万两。

看完这册贴黄本，张居正又拿起另一本翻看，是当年征收银两的总额与列支情况。因今年隆庆皇帝大行与万历皇帝登基，两件大事用银大增，两相比较，又是两百多万的亏空。放下账册，张居正只觉眼睛疲倦，一边揉着双眼，一边沉重说道：

“国朝家底，积贫积弱几近崩溃。仅隆庆一朝，国库亏空的银两就达八百万两之巨。加上今年，差不多是一千万两了。真是触目惊心!说它土崩鱼烂也不为过。如今太仓银告罄，两京官员胡椒苏木折俸，是不得已而为之。可是有那么几个人不但不为朝廷分忧解难，反而售奸贾祸，煽动不明事体的官员们寻衅闹事，巴不得天下大乱，王希烈就是一个例子。泰山香税银这件事，本来一句话就说得清楚的，他却指使属下故意隐瞒，意欲挑起事端制造矛盾。这种乖戾之人，竟然还能在官场大行其道，你说邪也不邪?看来不治一治他们，这股子邪气还真的压不下去了。”

尽管张居正说话语气沉缓，但王国光已看出他是在尽量克制愤怒。于是又起身去案几上拿来两张笺纸递给他，说道：

“叔大，你再看看这个。”

张居正接过一看，上面写着：

永乐二十二年，“令在京文武官折俸钞俱给胡椒、苏木，胡椒每斤准钞十六贯，苏木每斤八贯。”

宣德六年，“令以承运库生绢折在京文武官十一月、十二月本色俸，每匹折米二石。”

宣德七年，“令文武官月支本色俸一石，以两京赃罚库衣服、布、绢等物折给。”

宣德九年，“令仍以胡椒、苏木折两京文武官俸钞，胡椒每斤准钞一百贯，苏木每斤五十贯。”

景泰元年，“令以龙江盐仓检效批验所存积盐，折支南京文武官本色俸，每盐五十斤折米一担。”

景泰六年，“令以张家湾盐仓收积掣挚客商余盐并私盐，给通州并通州五卫及附近密云等六卫官折俸，每盐一百四十斤，准米一石。”

看罢这些折俸的事例，张居正赞叹王国光办事缜密想得周全，笑道：

“看来汝观早就作好了反击的准备。这些事例详实有力证据凿凿，说明实物折俸是祖制，不是你王国光独出心裁。那帮想闹事的官员，这回是嚼上了一颗铜豌豆。”

王国光并不乐观，说道：“从武清伯李伟到桂元清，咱看出有人在扇阴风，点鬼火。打的是我，其实要整的，是你。”

“这个我知道，”张居正想起那日冯保讲的唐玄宗时宰相姚崇的事，很有把握地说，“其实这些招数也没有什么新意。”

“武清伯李伟的告状，还是添了不少麻烦，”王国光愤愤不平地说，“王侯勋戚有几个靠俸禄吃饭?三年不给薪银，他们照样花天酒地锦衣玉食。真正有困难的是那些小官吏，现在倒好，他们不搞实物折俸了，苦了的是底层官员。”

“七彩霞的老板郝一标，打出招牌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这些小官吏的实物变现应不成问题。”

“不成啊。”王国光苦笑着，“官员们再穷，却也不肯沾上铜臭。童立本死后，每天都有官员跑来户部闹事，要退胡椒苏木。”

“你如何处置?”

“尽数收下，待太仓有了银钞进账，再给他们兑银。”

“这样一来，胡椒苏木折俸岂不是名存实亡?”

“是啊，叔大，咱们得承认这一招儿失败了。一个李伟站出来，就把什么都给搅黄了。”

王国光忽然显得苍老，暗褐色的前额上，仿佛敷上了一层阴影。张居正面对故友的伤感，脸色也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他的脑海中早就有了与王国光同样的想法，只不过他不愿向人提及而已。这些时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什么都可以碰，惟一不能碰的是皇权；他什么都可以更改，惟一不能更改的是皇室的利益。这样一来，他的富国强兵的愿望就不得不大打折扣。但他不肯接受这一现实，仍试图在夹缝中实现理想。不过，他今天不想与王国光讨论此事，他瞄了瞄几案上放着的贴黄本，平静地说：

“汝观，仆今天来，有三件事要与你商量。”

第三十一回 减免田赋匠心独运 咆哮公堂微臣求谒

张居正所说的三件事，第一是殷正茂归还给户部的二十万两银。对王国光来说，这算是意外收获。

他因此就想着取消胡椒苏木折俸这一举措。说这事儿时，张居正要他不要指望拿这二十万两银子解决胡椒苏木折俸问题，官员俸银另想渠道解决——主意还是打在郝一标身上。游七昨夜回来，禀报郝一标想用漕船的事，他当时就想到可以答应，条件是郝一标必须出现银购买户部储存的苏木胡椒。王国光听了这个主意，想到堂堂一个首辅，竟然还得为这样一些小事操心，心里头顿觉难受，暗自嘀咕道：国朝二百年来，像他张居正这样当首辅的，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了。

张居正所说的第二件事，便是那天与冯保在文华殿西室会谈的内容，关于皇上今秋首次经筵所需费用。冯保让内宫监造了一张耗银十五万两的购物单，过几日就会送到户部。张居正事先通个气，让王国光有个心理准备。这笔钱不一定用得上——他正在设法调停此事，是否能让李太后松口不花这笔钱，现在尚未可知，因此还得备着。说到第三件事，张居正稍稍斟酌了一下，才缓缓说道，“李太后上次去昭宁寺敬香，在寺中听说家乡濩县今年大旱，农民收不上粮食，因此让冯保带信给我，意欲给县减免一年的赋税。仆最近派人前往濩县作了调查，虽然的确有些春旱，但麦子尚不致歉收。而山东、山西、河南等省的一些州府，今年却是从春旱到夏，一些田地颗粒无收。如果只给濩县减免赋税，这些州府怎么办?如果不给濩县减免，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她对冯公公讲，她自入宫以来，无论是生了皇太子，还是晋封为贵妃，如今又晋升为太后，从未给家乡谋过任何福祉。因此现在提出这个请求也不为过。汝观，你说此事应该如何办理才是?”

听完陈述，王国光一肚子不自在。这个李太后，有时候看起来很开通，有时候又有点蛮横不讲理。皇上经筵本可从简，她非要弄出排场来，她只想到皇上的面子，却全然不顾户部的困难。眼下，他为收税的事急得跳脚，她那里又想着要光宗耀祖做人情。思前想后，一股子无名火便窜了上来，出口的话硬邦邦硌人：

“如今李太后一言九鼎，干脆遵从懿旨不就得了?”

张居正不急不躁，仍笑着问：“这倒简单，那又如何对待那些真正旱情严重的州府?”

“那就一并减免。”

“以悯农爱民之心，这倒是善举，”张居正应了一句，神情更让人捉摸不透，“如果只减免濩县赋税，岂不是以庙堂神器而谋私德，这有悖于天下为公的圣君思想。若所有受旱州府一体减免，又有违法度。国家财政如此拮据，再容不得败家子。汝观，你说如何选一个万全之策，来解决这一难题?”

张居正一问再问，王国光不好意思再敷衍，于是认真想了想，答道：

“首辅如果别出心裁处理此事，恐怕又会招致非议。”

“怎么能别出心裁呢?值此朝政窳败之际，我们行事，必须慎之又慎，政令所出务必遵从祖制，方不致授人以柄。汝观，你平常留心国朝财政典籍，你说，这方面有何祖制可循?”

王国光又想了想，答道：“新皇上登基，可减免天下赋税，以示天子爱民之心。前朝有永乐、宣德、嘉靖等皇帝都做过，虽非洪武钦定之祖制，却有故事可依。”

“这故事就等于祖制。”张居正显然已经知道这些事例，此时胸有成竹答道，“胡椒苏木折俸，也非洪武所定。但谁敢说它不是祖制?凡前朝事例一经决定而付诸实施，便成定制。所以，仆之意，就是请户部拟文奏明皇上，值此改朝换代，新主承嗣大统之际，例减天下赋税，以示皇上顺天爱民之心。”

“如何一个减法?”王国光问。

张居正指了指账簿说：“隆庆元年之前，各州府所欠积银三百四十余万两，我看可请圣旨一体免掉。至于隆庆二年以后的积欠，也可在圣旨中加以说明，限定时间征收入库。”

张居正话音刚落，王国光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积欠既久，征收起来一般比较困难。哪怕朝廷饬令再三，各府州县也是百计推诿。如果干脆划一界限，把某年之前的积欠免掉，某年之后者加紧催收，地方官就不再有请托之词，再附以有效措施，事情或可圆满解决。如此一来，收效有三：一、历年积欠一举解决；二、取悦皇上；

三、收揽民心。仔细想来，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王国光心里头十分赞同，只是担心地说：

“此举甚好，但没有单独减免濩县，李太后那里会不会有想法?”

“我想不会。”张居正自信地答道，“太后乃一国之至尊，她是天下万民的太后，而非濩县人的太后，这是个简单道理，李太后极为通情达理，不会不懂。”

“叔大兄既有如此信心，这几天，咱就将公折拟好，呈报皇上。”说到这里，王国光略一沉思，又道，“方才说到催交积年欠税，倒让我想起一件事，亦请首辅定夺。”

“何事?”

“上次讲过，全国十大税关，一年所收商税总共也有六十多万两银子。这些时，咱让金部将隆庆元年以来税关收税情况列表备查，发现漏洞很大。一是漏收少收，二是地方扣，做假账蒙骗朝廷。其症结在于这十大税关都由所在州府通判掌管。通判位卑，上头有知府同知，这些人屁股底下坐着的是本州本府的利益，根本不会全心维护朝廷利益。就像这位杨用成，事先不作任何申报，就敢擅自作主，挪用本该收归国库的香税银。说到底，就因他是礼部官员，户部管不了他。要想解决这一弊政，保证朝廷赋税收入，咱认为只有更改税关的管理体制。”

王国光所言之事，张居正也是久萦于胸。这种人事管理上的弊病，不仅反应在户部，就是兵部工部等其他各大衙门也都有。管事的管不了人，管人的又不管事，导致靡政绵延法令不畅。一些任事之臣想有所作为，往往是处处受掣，未建其功而谤议四起。张居正早就有心改革，只是一时无暇顾及。现在王国光既然提了出来，他觉得让户部带个头先行改革也好，于是问道：

“你觉得应该如何更改?”

王国光答：“再不能让地方代收，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各大税关的征税御史。”

“这一建议甚好。汝观兄既然已想得透彻，我看事不宜迟，赶紧操办才是。不过，此体制从开国之初沿袭至今，虽然扯皮拉筋，各衙门也都习惯了。一朝更改，各地方州府少了一块肥肉，肯定会强烈反

对。所以，这里头的困难要想得多一些。我看，这十大税关的主政者，级别也不能太低。否则一到地方，那些知府还会居高凌弱，衙门之间龃龉更多。总之，你要想得细一些。待呈报皇上取得旨意之后，再会同吏部一同详议，一俟确定便成制度。”

张居正思路清晰分析入微，王国光听了颇为振奋，接着问道：“这十大税关的人选，是由户部主持选拔还是由吏部?”

“当然是由户部，”张居正斩钉截铁回答，“既然要改，就索性改得彻底一点，户部选官，吏部派遣并给关防，就按这一思路办理。汝观哪，这十位官员的人选你也得慎重物色，依仆之见，他们既要擅财政之长，又要能独挡一面勇于任事。”

“难就难在人上头。”王国光摇头叹道，“如今这世道，要想找个真正的人才，真是比登天还难。”

“不会难到这种地步吧，”张居正笑道，“常言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古人还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都是选材之道。只要我们不拘一格，人才总是找得到的。听说你户部里头，就有一个怪人。”

“谁?”

张居正还来不及回答，忽听得本来寂静的院子里突然一阵喧哗，间或还听到尖锐的斥骂声。在耳房里当值的书办闻声迅速跑了出去，顷刻又疾步踅回来，禀道：

“王大人，有人在前院里打架。”

“什么人如此放肆?”

“是观政金学曾，和礼部前来的官员打起来了。”

“怎么，是杨用成?”

“不是，是另一个。”

王国光正欲发作，却听得张居正先说道：

“这个金学曾，果然是个惹事之人。”

“首辅认识金学曾?”王国光愕然问道。

“不认识，但听说过。仆说的怪人就是他。”

“咱早上刚到值房，司房就禀报说金学曾有急事求见。咱想他一个闲得发霉的观政有何要事，因此挡了。没想到他竟然和别部官员打起

架来，真是岂有此理。”

“你传话让他进来，本辅倒想见见这个人?”

“这好办。”王国光说着大喊一声：“来人!”

“卑职在。”

司务早就候在门口了，这会儿应声而人。王国光看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

“去，把那个金学曾带进来。”

司务在值事厅里找到金学曾，他正在接受部里佐贰郎官的申斥，听说部堂大人传他，便朝佐贰深深一揖，故意咬文嚼字说道：“深蒙雅训，卑职去也。”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滑稽样子，逗得佐贰笑也不是骂也不是，只得背过脸去假装看院子里的蔷薇花架。

在户部，这位金学曾本是无名之辈，但自从储济仓事件发生后，他就成了名人。有人夸他有胆量，敢于同章大郎斗狠，也有人埋怨他多事，说王崧之死他应负间接责任。但不管怎么说，储济仓的差事他是干不下去了，又回到户部坐冷板凳。一连好几天，他呆在书算房里没有事做，便跑去文牍房借了些档案邸报来看。但房中整日价算盘珠子噼哩叭啦一片乱响，聒噪得他五心烦乱，便找到上司要求换岗。上司实在找不到一处地方安排这个闲人，只得让他到值事厅里当值，将每日到部公干的各路官吏逐一登记并领到相应部司。这差事虽然淡得出水，但总算有了事做。他利用来访官吏等待会见的工夫，同他们在值事厅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从中竟了解到不少宦情民意。

今天早晨点过卯后，金学曾找到值日司务请他务必禀报部堂大人说有要事求见，谁知吃了个闭门羹。他顿觉怅然，坐在值事厅的长条上，琢磨着如何能走进部堂大人的值房。

其间首辅张居正到了户部，一头扎进部堂大人的值房竟不见出来。金学曾很想闯进去向两位大人陈述“要事”，到部堂门口转了几趟，终没有勇气闯进去，只得退回值事厅两手支着腮帮子独自出神。正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忽然门吏领了一个人进来，穿着六品官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金学曾起身招呼他落座，然后坐回到几案援笔登记。

“哪个衙门的?”金学曾问。

“礼部。”来者口气很大。

金学曾对这位来者本就没有好感，一听说是礼部的，越发是气不打一处来，顿时问话就成了审案子：

“尊姓大名?”

来者递了名刺过来，金学曾接过，一边念一边往登记簿上填写：

“礼部司务纪有功，衔六品。看你这神气，比郎官还要势派。请问有何公干?”

“申请用银。”

“用银?”金学曾抬眼瞟了纪有功一眼，度多少?”

“五百两。”

“用途?”

纪有功觉得这位登记官已是越权询问，道：又问，“请问申请额作何用途，与你有何相干?”

金学曾把手中湖笔一搁，嗤然一笑，回道：“纪大人，听卑职一句话，回吧。”

“回，为何要回?”纪有功问。

“户部改名了。”

“户部改名?改什么名了?”纪有功大吃一惊。

“叫空部。”

“叫什么，空、空部?这是什么意思?”

“太仓是空的，里头只有蜘蛛网和耗子，你要不要?宝泉局里还有几个印钞的版模，你要不要?”

纪有功这才明白金学曾是在涮他，顿时乌头黑脸，厉声斥道：“你这人好没正经，竟敢打诳语糊弄本官。待会儿见你堂官，一定直言陈上，让他对你严加管教。”

金学曾满不在乎地嘻嘻笑着，说道：“那就拜托了，请问纪大人要见谁?”

“度支司郎中。”

“见他没用，你得见部堂大人。”

“为何?”

“咱户部有了新规矩，凡各衙门前来申请用银超过一百两者，都得由部堂大人亲自审批。”

“那，本官就拜谒你们部堂王大人。”

“凳子上坐着去。”

“你要怎样?”

“不怎样，部堂大人正忙着呢，待会儿让司务官去帮你申请。”金学曾说着就翘起二郎腿，闭目养起神来。

纪有功只当是撞上了白日鬼，窝着一肚子气坐回到板上。却不料这一坐竟坐去了大半个时辰。既不见金学曾外出禀报，又不见有人进来。更气人的是，这个疏眉淡目的九品小官居然仰在椅子上打起鼾来，气得他上前狠狠搡了一把，嚷道：

“喂!”

“怎么啦?”金学曾两眼一睁，他是在装睡。

“你怎么不去传话?”

金学曾答：“司务不出来，我一个九品芝麻官，怎敢进去找他。”

“呸，小人!”

纪有功终于按捺不住，歇斯底里骂了一句。金学曾就是想要激怒他，这会儿收起二郎腿，霍地站起，把两道稀疏的倒八字眉一拧，以牙还牙骂道：

“瞧你那德性，榆木脑袋棒槌腿，鳝鱼眼睛狐狸嘴，上下左右看不出个人样儿，还敢骂咱爷是小人!”

金学曾天生一张损人的嘴，直骂得纪有功七窍生烟。这家伙在礼部一向傲慢，也是个衣裳角打得死人的角色。今日无端受辱，哪里还忍得下这口气，顿时冲了上去把金学曾衣领一封拖着他原地转了个圈，嘴中吼道：

“你骂，我叫你骂!”

金学曾个子比纪有功小，论打架不是对手，但他不想跌这份志气，只得一手去护脖子，一手云抓挠纪有功的脸。两人交上手顿时打得难解难分。他们的打闹声传遍户部前后几重院子，一时间上百人跑到值事厅前观看。待到上去几个人连拉带拽把他们分开，只见纪有功

的脸已被金学曾挠出了几道血审子，而金学曾的官袍也被纪有功撕开了一个大豁口，样子都极为狼狈。但他们两人谁都不服输：虽被人扯住，仍在破口对骂。若不是度支司郎官赶来把纪有功劝到另一间房云歇息，还不知要闹腾出个什么结果来。

第三十二回 礼部请银心怀叵测 命官参赌为国分忧

金学曾跟着司务穿过两重院子来道王国光的值房，跨过门槛 纳头便拜。进门之前，因打架使了力气周身冒汗，他随手把头上 的乌纱帽朝上推了推，为的是揩拭额头_上的汗珠。没想到如此一来却在磕头时出了问题，因下跪伏身太快，那顶没有戴紧的乌纱帽竟冲出去掉在地上。金学曾看着帽子不敢伸手云捡，只得乌眼鸡似的慢慢伸头前去想把那帽子勾起采。他一面伸直脖子做这动作，一面高声唱喏：

“卑职九品观政金学曾叩见首辅张大人和部堂王大人。”

报过了家门，那顶乌纱帽却被他的脑袋越推越远。那副滑稽样子，逗得两位大臣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采。王国光说道：

“你别现世宝了，快把帽子捡起戴上。”

“谢部堂大人。”

金学曾赶紧拾起帽子戴正，挺身直跪。王国光见他官袍斯烂，又把脸沉下来问：

“为何打架?”

“为的是替部堂大人泄愤。”

“你说什么?”王画光惊问。定睛看去，只见金学曾一张白皮 瘦脸绷得紧紧，于是斥道，“本部堂有何愤怒，要你这九品观政帮着宣泄。”

“部堂可以对卑职不屑一顾，但卑职既观政户部，却不能不为部堂解忧。”

“啊，瞧你还振振有词，”王国光望了一眼正专注听着对话的张居正，又问道，“你和谁打架?”

“礼部六品司务纪有功。”

“为何要打?”

“他来咱户部要钱。”

“他为什么要钱?”

“说是有急用，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

“他要钱与你何干?”

“与卑职虽不相干，但卑职却不能不气。”金学曾也不管两位大臣的脸色，顾自说了下去，“这个礼部，好像是成心跟咱户部过不去。胡椒苏木折俸，它那里吊死了一个六品主事，礼部的佐贰官王希烈便借故挑头闹事。其实，童立本之死，主要原因不在胡椒苏木折俸上。可是……

“等等，”张居正打断金学曾的话，追问道，“童立本之死，难道还别有所因?”

“是的。童立本上吊那天散班之前，王希烈找童立本谈了一次话，将童立本自陈不职的揭帖退回给他。说是他在上两宫尊号一事上违悖圣意，坚持不肯给李太后加慈圣二字，揭帖中应将此事写进。童立本当时就急了，申明这是你部堂王大人的意思，他只是奉命行事，如今怎好让他去当替罪羊。后来也不知说了些什么，童立本从王希烈值房里出来，已是面如死灰，当夜就悬梁自尽了。”

这可是童立本死因新说，张居正顿感兴趣，问道：

“此事你从何处听来?”

“礼部仪制司的司郎大人，是卑职的同乡。如上所言，都是他亲口告知。”

“好，你且坐着继续讲。”

“谢首辅大人，”金学曾从地上爬起来，觅了凳儿坐下，接着说道，“方才说到礼部，一是借童立本之死闹事，矛头就对着咱户部，他们不管太仓银已经耗竭净尽，只一味地寻衅闹事。其二，由礼部官员代收的泰山香税银无端地克去一半，天下赋税若都是这样一种收法，首辅大人意欲开创的万历新政，岂不是一句空话?其三，今日这位纪有功，开口就要五百两银子，说是礼部有急用，那副傲慢样子，倒像是债主，户部欠着他的。因此卑职实在怄不过，言语上争论几句，这纪有功竟冲上来封卑职的衣领子，卑职不甘示弱，于是扭打起来。”

听这一席话，再联想到储济仓事件，王国光对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九品观政竟有了几分好感，不知不觉说话的口气缓和了许多：

“咆哮公堂，殴打来衙门办事的官员，怎么说都是你的不对。本部堂申明纪律，要给你罚俸三月的处分，你服也不服?”

“不服。”金学曾断然回答。

“为何不服?”

“是纪有功先来打我。”

“那是因你伤言伤语撩拨了他。”

“君子动口不动手，乃古训也。卑职谨遵古训只是动口，有何过错?”

两人顶起牛来。看到金学曾鸡公比势的样子，王国光又好气又好笑，对坐在身边的张居正说：“首辅，本部堂治部无方，竟出了这样一个叫鸡公。”

张居正微微一笑，问金学曾：“你方才说礼部前来要钱的官员叫什么?”

“纪有功?”

“他为何要钱?”

礼部代收，过手的活水钱，可以先花了再说。这回杨用成正是如此行事，因此也不用卑职饶舌。如果说这两项收入要上缴国库，做起手脚来还有所顾忌，那么第三项收入，就完完全全不受监控，成了他礼部的私房钱。”

说到这里，金学曾只觉口干舌燥，他伸出舌头舔了舔干巴的嘴唇。王国光吩咐书办给他端了一杯凉茶，他咕噜咕噜一口气喝下，又接着讲道：

“这第三项，便是花捐。洪武皇帝建国之初，便建立了官妓制度，除了淡烟轻粉十六楼，还有大量的乐户。乐户每年须得纳税，称为花捐。花捐月收一次，也归礼部征收。洪武皇帝创立此制的本意是，用花捐的银子来解决每三年一次的会试费用。花捐每年多则上万，少则七八千两银子。而三年一次的会试费用，也正好三万两银子左右。两两相抵若有亏损，再由礼部咨文申请补额。从正德朝开始，每次会试之后，几乎没有一次礼部不申请补额，少则一千两千，多则三千五千。户部因想到士子功名不易考试事大，每次并未认真审核就批准照行。如此一来，便让礼部找到了一个玩猫腻的窍门。一方面，每年征收的花捐究竟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认真查验过；二来每次会试用银是一个明账。这其中到底是亏是盈，近百年来一直是本糊涂账。上次会

试是隆庆五年，如今过了一年，礼部积存的花捐少说也有上万两银子。可是，现在礼部堂官却放着这大一笔银子不用，反倒咨文户部申请五百两用银招待朝鲜礼官，这简直成了财主找叫花子讨银子，不是居心叵测又是什么?现在，若是派人到礼部查账，查不出问题，就卸下卑职的脑袋!”

金学曾这长长一篇议论，意气风发洞察幽微，说得两位大臣心里头直声叫好。王国光一方面把个礼部恨得牙痒痒的，一方面又在盘算如何去把那笔花捐收缴过来以解燃眉之急。张居正压抑了多日的怒气这一下更被撩拨得火烧火燎，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给王希烈一个下马威。正在这时，司务又进来禀报：

“首辅大人，部堂大人，杨用成的帖子已经写好，请问该如何发落?”

司务说着就把三张墨迹未干的揭帖递了上来。张居正接过往案几上一搁，吩咐道：

“去把杨用成带过来。金学曾，你暂到耳房回避。”

金学曾踅到耳房，与书办还没交言几句，便见杨用成随着司务蔫头耷脑走进值房。此时张居正一双犀利的目光正死死地盯着他，弄得这位泰山提举跪在那里头也不敢抬。

“好你一个杨用成，人叫不走，鬼叫飞跑，自己犯了天条，还敢跑到户部来叫嚣赌狠。如此张狂，就少不了你的惩处!”张居正先给一顿杀威棒，接着又问，“五千两香税银的去向，可否在揭帖里交待明白?”

“大、大致明白。”杨用成汗如雨下。

“什么大致明白，哼!真是拈根灯草，说得轻巧。我告诉你，五千两银子的去向，一分一厘都得交待清楚。户部将委派专人复查，若查出你从中有贪墨行为，哪怕是一两银子，也一定严惩不贷。”

“是，是。”

杨用成唯唯诺诺，已是面色蜡黄如芒刺在背，额上滚下豆大汗珠，张居正鄙夷地盯着他，又道：

“你现在回去，不要离开京城，等候听参。”杨用成刚要从地上爬起来，张居正又把他喊住，问道，“你是何日来京的?”

“八月初三。”

“啊，已经来了四天。为何昨日才到太仓交付银两，前两天干什么去了。”

“这，卑职会了会朋友。”

“这倒是实话，你会朋友去了，”张居正冷冷一笑，挖苦地说，“给朋友们送了什么礼物?”

“没、没、啊，不、不不，送了点土产。”

“什么土产，用泰山木鱼石打制的石敢当，是不是?”

杨用成心下一惊：怎么连这点小事首辅也知道?情知蒙骗不过，只得承认。张居正唬着脸，继续斥道：

“我看你杨用成，也真是累呀。从泰山到京城千里迢迢，你居然不辞辛苦将整整一车石敢当押运进京。听说礼部郎官以上，你一家送了一个，这人情算是做到了家。你现在老实交待，这批石敢当的钱是你自己出的吗?”

杨用成嗫嗫嚅嚅不敢置一词，这批石敢当本就是从那五千两香税银中开支的，他怎么敢说出来呢?幸好张居正只是点到为止，挥手让他退了下去。

看着杨用成踩棉花似的出了月门，一直没有作声的王国光开口说道：

"t叔大，诚如金学曾所言，这个礼部肯定是一本烂账，若要严厉追查，肯定能挖出一窝贪官来。”

“是啊，，’张居正答道，“自吕调阳入阁之后，这个王希烈在礼部闹得乌烟瘴气。仆近日推荐陆树德去礼部执掌，皇上还未批旨下来。”

“皇上能准旨吗?”

“应无问题吧。”张居正的口气也不敢肯定，“不过，你这里可先派人到礼部查账。”

“王希烈在位肯定会阻挠。”

“就去礼部查账一事，仆今日就去请旨。”

“有了圣旨，就不怕王希烈捣蛋了。”

张居正稍一思索，又说：“汝观，户部派到礼部查账的人，我看就让金学曾来承担，你意下如何?”

“这是个搅屎棍，”王国光善意地嘲笑了一句，接着说道，“不过，他倒是合适人选。”

两人商量既定，便又把金学曾从耳房喊了出来。王国光把派他去礼部查账的事说了，金学曾不假思索就应承了下来。说道：“请部堂大人允许卑职从度支司选派几个精通账路子的书算誊录吏员一同前往，礼部这个马蜂窝，卑职捅定了。”

王国光点头承应，又关照道：“记住，你此番前去，是替朝廷查账的，不是去帮什么人泄私愤。看首辅还有什么吩咐?”

“我送你八个字，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接了王国光的话，张居正说道，“只要你按这八个字去做，设若遇到什么障碍，本辅与部堂都会为你撑腰。”

“多谢首辅与部堂栽培。卑职去了礼部，一定锱铢必较，把这趟差事办好。”

金学曾说着磨拳擦掌，恨不能立刻就前往礼部。瞧他这神态，张居正又道：“看来你是个肯干事的人，有这一点就很好。年轻人少一点风花雪月清流习气，多一点忧患意识务实精神，朝廷的事情就要好办得多。”

金学曾从首辅的话中隐约听出期许，心中不禁一热，旋即就从袖筒里扯出一张银票来，走上前双手递给王国光，说道：

“部堂大人，方才首辅教诲，卑职铭记在心。这是一张一万两的银票，卑职把它捐给太仓，或许能解燃眉之急。”

王国光接过一看，是京城最大银铺宝祥号开出的见票即兑的巨额银票，不免大吃一惊，说道：

“看不出来，你小子这么有钱?”

“卑职其实是穷光蛋。”

“那这一万两银票怎么来的?”

“赌来的。”

“赌来的?”王国光一双眼睛瞪得铜铃大，仿佛不认识金学曾似的，把他周身仔细打量一遍，又问道，“你赌什么?”

“蟋蟀。”

“啊，你去了促织街?”

“是的。昨夜里卑职进了秋魁府，与称霸京城的促织王毕愣于一局定输赢，赢回了这张一万两的银票。”

王国光虽不玩促织，但知道毕愣子的名声如雷贯耳，不免又惊问道：

“你能赢过他?”

金学曾一副不屑的神气，回道：“毕愣子不过尔尔，赢他又有何难?”

“我看你小子就有吹大牛的毛病。”王国光怎么都不相信这个其貌不扬的九品观政有如此能耐。便又训斥道，“你说实话，这张银票从何而来?”

“王部堂不必光火，这张银票的确是金学曾从毕愣子手上赢回来的。”一直专注听着谈话的张居正，这时笑吟吟地插话了，“不过，你金学曾还是说了假话。”

金学曾愕然回答：“回首辅大人，卑职从未说过假话。”

“你方才对部堂大人说你是一个穷光蛋，这就是一句假话。”

“卑职真的很穷，在京城里赁屋居住，行囊里大概还有三五两银子。”

“果真如此吗?那你昨晚上三千两银票的赌资从何而来?”

张居正这么一问，金学曾心下一格登，暗想：方才首辅追查杨用成拉了一车泰山石敢当来京城送礼，如今又查问卑职的三千两银子，怎么这些刚刚发生的细微末节之事他都知道?常听人说京城东厂特务横行，大小臣工所作所为尽在控制之中，看来此言不虚。亦可证明这位新任首辅事必躬亲作风凌厉。好在金学曾并未做什么亏心事，所以神情泰然，恭敬答道：

“回首辅大人，卑职的那三千两银票是假的?”

“假的?”

“是的，”金学曾说着，又从袖筒里摸出一张银票来递给张居正，说，“请首辅过目。”

张居正拿起两张银票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未看出破绽来，他又递给王国光，王部堂看了也分不出真假。

金学曾瞅着两位大人，不无得意地说：“就这么看，一般外人很难看出破绽，这是加厚楮皮纸，须得剥开，中间藏有密押。兑银之时，朝奉就会发现。只要不兑银，拿到外面便可诳人。”

“这张假银票也是你制做的?”王国光问。

“非也，”金学曾神秘地摇摇头，答道，“如今京城里头，作伪高手大有人在，先是制假古董，什么夏鼎商彝，秦戈汉镜，弄出来几可乱真。然后寻那些附庸风雅的冤大头卖出去，赚大把的银子。发展到后来，这些人什么赝品都作，上至诰命券书印信关防，下至婚书契约凡有用之凭据，几乎无一不具。卑职的这张假银票，就是花一吊钱请他们制做的。”

金学曾所言，两位大臣闻所未闻，王国光叹道：“没想到世道如此之乱。”

金学曾昨日去秋魁府参赌，本是东厂“刮刀脸”侦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后告知游七，游七再回家告诉张居正的。张居正出于好奇，趁来户部会揖，便想找来这个金学曾一问。如今此事既已挑明，张居正便想刨根问底探个明白，于是又问：

“你弄了一张假银票，设若输了，毕愣子兑不出银子，你岂能活命?”

“卑职参赌之前，已连去秋魁府看了几场，把毕愣子的那只金翅大将军琢磨透了，料定卑职饲养的黑寡妇必胜无疑。”

“你如何深谙此道?”

“卑职是浙江人，自南宋贾似道好玩促织形成风气，整个浙江便代有高手。卑职识养促织实乃家传。”

“官员参赌理当治罪，这一点你难道不懂?”

“卑职知道。但卑职此举，实不得已而为之。”

“此话怎讲，难道还有人逼着你?”

“不是有人逼我，是卑职看到国库耗竭，想通过此举，为户部解决危艰略献芹心。”

”一万两银子又能解决什么大问题?”王国光叹道。

“目下财政形势，依卑职来看仍十分严峻。各省夏课尚未解银入京，而九边近六十万将士衣甲换季，江淮几处治理工程，广西四川等地剿匪都得花大把大把的银子。纵是夏课全部足额征收，也是入不敷出。所以，卑职冒昧推断，下月京职官员月俸，恐怕仍得以胡椒苏木折给。鉴于童立本事件的发生，虽有人寻衅闹事，但亦说明折俸施行尚有可完善之处。所以，卑职斗胆再给两位大人建议，下月折俸，可否令在京各衙门认真核查，对本署官员确有困难者，月俸仍给银钞。卑职弄来这一万两银子，或许于此可派上用场。”

金学曾一早上来到部衙求见王国光，原就为了提出以上建议。这虽是一件小事却也关乎全局，难为金学曾如此有心并依靠一己之力筹谋在先。两位大臣听了很受感动，张居正问王国光：

“王大人，金学曾建议如何?”

王国光答：“此情之下，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居正坐得久了，这时想起身松松筋骨，他缓缓踱步到金学曾跟前，指着他官袍上的大豁口说：

“你现在赶快回家，把这身衣服换换。”

第三十三回 卜玄机近侍先探路 择吉日母子出深宫

这天下午，李铁嘴测字馆门前，一前一后落下了两乘小轿。前一乘轿子里走下母子两人，后一乘轿里走下来的是一个福福气气的老头儿。此时，这条横街上人来人往，挑剃头担子的、扛磨刀凳儿的、耍猴戏的、卖新鲜桂花的，各色小商贩都在沿街叫卖。从轿上下来的孩子，看到这些感到很新鲜。他们的华丽衣着，也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有些卖小吃食的便围过来：“豆糕儿嘞，香喷喷热烘烘落口爽的豆糕儿嘞，一个铜板卖两筒。”“糖葫芦，糖葫芦，一个铜板一串，不甜不要钱。”小孩子看着眼馋，望着端庄的少妇说：“娘，糖葫芦是啥？”妇人答：“糖葫芦就是糖葫芦，甜果子。”

“咱想吃一串。”小孩子央求。

“这哪儿成。”妇人摇头不肯，“脏着的，吃了会拉肚子。”这句话一出口，卖糖葫芦的老汉听了可不依，凑近来嚷着说：“你这位夫人说话可不中听，不买就不买，凭啥说咱脏？”妇人瞄了那老汉一眼，没好气地说：“瞧瞧你那指甲缝儿里，尽是些黑泥，还说不脏？”“哟，这就叫脏？”老汉仿佛遇到怪物似的，“连点泥都算脏，那你只有住到皇城里去，御膳房里做出来的东西，才说得上干净。”“去去去，不要在这里唠了。”胖老头儿挥手把老汉赶开，躬身对小孩子谦恭地说，“少家，咱们还是进测字馆吧。”小孩子点点头，望着走开的卖糖葫芦的老汉，吞了一口口水，随着妇人走进了李铁嘴测字馆。街上的人，只觉得这三个人行为举止不一般，但他们万万想不到，这三个人是李太后、小皇上和冯保。他们为何乔装打扮出现在测字馆门前，说起来有一段故事。那日为小皇上今秋经筵事，李太后命冯保约见张居正。会见后，冯保回到乾清宫向李太后禀报情况。李太后毕竟是女人，凡事相信神灵在上。张居正提出的选择吉日的建议，深合她意。因此放下别的不谈，单问这个：“张先生说，出经筵要择吉日？”

“是。”冯保答。

“他说该找谁来选呀。”

“启禀太后，张先生没说。”

“那该找谁呢？找钦天监？”

“钦天监的人恐怕靠不住，”冯保小心提议道，“这事儿，恐怕得找个世外高人。”李太后浅浅一笑，说：“咱也知道该找个世外高人，可是这种人，不是你想找就找得到的。”冯保顺着李太后的话答道：“是啊，高人真的难找。不过，奴才听说京城里有个李铁嘴测字很有些本事。”“测字？这里头也有神灵？”

“有，你给他报个字儿，他就可以把你的吉凶祸福剖析得清清楚楚。”“还有这样的人。”李太后顿时就动了心，吩咐道，“明儿你就去找他试试，把邱公公也带上，两人一道儿去。”“奴才遵旨，”冯保睃了一眼邱公公，心里头有点不愉快，但脸上看不出来，他接着说，“请太后定个字儿。”“让咱定个字儿？也好，”李太后看着冯保木桩似的站在那儿，就说道，“就定个立字儿吧。”第二天，冯保约了邱得用，两人换了便装乘小轿来到棋盘街旁的这条横街，找到李铁嘴测字馆。坐下来也不用什么寒暄，李铁嘴劈头就问：“两位客官，想必是听了我李铁嘴的大名，

特意前来问事儿的？”

“是呀，”冯保觉得这李铁嘴太自负，但瞧他鹤发童颜着实有几分仙气，也免不了恭维，“你这测字馆是老字号了。”“这个当然，招牌越老信誉越高，客官你要问什么？”“问……”冯保略一思虑，说，“问吉祥。”“好，那你报个字儿。”

“立，站立的立。”

“立，一点一横一点一撇又一横，”李铁嘴嘴里唠叨着，起身走到正墙上贴着的仓颉像前，缓缓捋着一把白白的山羊胡子，沉思有顷，又回转身来问冯保，“客官，您是干啥的？”“你猜猜？”冯保反问。

“老夫可以断定，你不是一般的人。”

冯保一惊，与邱得用对望了一眼。随即又问：“何以见得？”“你问立字儿，这位客官，”李铁嘴指了指邱得用，“他坐在你的左首，立字左边有个人，合起来是位字，你是个有位子的人。”“他有个啥位子？”邱得用开口问了一句。

李铁嘴一笑，说：“立字旁的人开口说话，人言为信，这位子同信字有关。大户人家里头，上传下达者为信，坐这位子里的人，是管家。若论到朝廷，与信字儿有关的衙门，外有通政司，内有司礼监。这位老先生坐在啥位子，老朽不知道，也不敢猜。”□□□李铁嘴嘴上虽这么说，但瞧他的神气，却好像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肯把玄机说破。冯保已是惊得合不拢嘴，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端起茶盅来，一小口一小口地抿茶。□□□“这位客官，老朽所言不妄吧？”李铁嘴问。□□□咱干的是管家的事儿，这一点你说对了。”冯保唯恐李铁嘴还往下说，连忙指着邱得用说，“现在，轮到李先生给他测了。”□□□“你测个啥字儿？”李铁嘴转向邱得用。□

“同他一样，也是个立字儿。”□

邱得用说这话时，正碰上小厮提着铫子上来给他的茶盅续水。李铁嘴一看就立即变了脸色，反剪着双手，一字不语。□□□“怎么了？”邱得用担心地问。□

“唉，不好说。”□

李铁嘴摇摇头，脸色也灰了下来。他这副神情，越发弄得邱得用忐忑不安。冯保也是满腹狐疑，问道：□□□“李先生，有啥不好说的。咱报的是立字儿，他报的也是立字儿，未必相同的一个立字儿，还会有不同的解释？”□□□“有哇，”李铁嘴长吁一口气，叹道，“你们两个的立字儿，有天壤之别。你报了个立字儿□□，旁边有人，凑成了位字，他报立字儿的时候，旁边正好有个人续水，这字儿就变了。”□□□“变成啥字儿了？”邱得用问。□

“立字傍加水，你说是啥字？”□

“泣。”冯保脱口而出。□

“对，泣，哭泣的泣，”李铁嘴盯着邱得用，颇为关切地说，“这位客官，此刻你心里头，必定有肝肠寸断的痛心事儿。”□□□自外甥章大郎死后，邱得用一直在痛苦之中。他恨不能把杀死外甥的王崧之子王岩撕碎，可是听说刑部虽然拘禁了王岩，办案问谳却进展缓慢。后多方打听，才知道这是张居正故意让刑部拖延，因此内心把张居正恨死了。他总想找个机会在李太后面前告上一状，可是到了李太后面前，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因此，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冯保身上，指望他能在李太后面□□前帮着说句话，为这事他求过冯保几次，冯保每次都是

满口答应，可就是不见他办事……这□□会儿，当李铁嘴说出一个“泣”字儿，邱得用受了刺激，忘了情，竟嘴巴一瘪，巴嗒巴嗒掉下了泪珠子。□□□“邱……”冯保一急，差点喊出了邱公公，亏他收口快，“邱，啊，老邱，你这是干啥呢？”□“人不伤心泪不流，让他流吧。”□□□李铁嘴同情地说。看邱得用这副样子已是没法谈事了，冯保喊人把他扶了出去。他自己也起身准备告辞，摸了五两银子放在桌上，然后又问：□□□“泣字儿还有何解？”□

“方才说过，泣与位有天壤之别。若要位子稳，得远离哭泣之人。”□□□“多谢先生指点。”□

冯保一拱手，出门登轿回到了紫禁城。当即就把测字馆发生的事情向李太后作了详细禀报。李太后没想到京城里头竟真的还有这等神奇之人。脑子一热，决定带着小皇上搞一次微服私访。为了不致走露风声发生意外，除了冯保和邱得用，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行动。而邱得用，也因那个“泣”字儿和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第二次的出行，李太后也不让他参加。□□□且说李太后一行三人进了测字馆，李铁嘴早就在客堂里候着了。他见昨日来的胖老头儿领进的这母子二人，雍容华贵气质高雅，情知来了大主顾，忙堆下笑来，拱手说道：□□□“欢迎夫人与公子光临，老夫这厢有礼了。”□□□李太后点点头，她见这客堂窗明几净，陈设典雅，未及答话先已有了好感。□□□待落座后，冯保开口说道：“咱家老爷的夫人和公子，听说你李铁嘴的大名，今日特来拜会。”□“夫人太客气。”李铁嘴不知怎的，竟去了平日的傲气，变得谦恭起来。问道，“夫人今日前来，不知想问什么？”□□□“问家事儿。”李太后回道，转脸对还在东张西望的朱翊钧说，“孩子，你给报个字儿。”

朱翊钧瞧着从天井里投到桌上的阳光，信手写了一个“日”字。□□□“日字？”李铁嘴正沉吟间，忽听得街上传来汪汪汪几声狗吠。顿时一愣，问李太后，“夫人可听到了？”□□□“听到什么？”李太后全神贯注等着李铁嘴解析玄机，什么动静都没听到。□□□“狗叫，方才街上有狗叫。”李铁嘴说。□

“是吗？咱没听见。”李太后说。□

“娘，咱听见了。”朱翊钧证明。□

“老……”冯保差一点又说出老奴，亏他机警，立忙改口，“老先生的话不假，咱刚才也听到了狗叫。”□□□“狗叫与测字有啥关系。”李太后嘟哝一句。□□□“夫人，关系大着呢，”李铁嘴目光一闪，振振有词答道，“小公子报了一个‘日’字，那边就有狗叫，这正好应了一句□话……□唉！”□□□李铁嘴毕竟不脱卖艺人习气，到了节骨眼上就卖关子。在座的三人都急了，李太后追问：“哪句话？”□□□“天狗吠日，”李铁嘴一字一顿答道，又解释说，“老百姓说天狗吃日头，就是这意思。夫人，老夫看得出，贵府的前程，都在这位小公子身上。可是，眼下却有人想欺侮他呢！”□□□“谁？”李太后警觉地问。□

“是谁咱不知道，”李铁嘴看了看朱翊钧，“不过，老夫有一言忠告。”□□□“请讲。”□

“贵府仆役奴婢一定不少，查一查他们里头若有属狗的，还是尽早打发为妙。”□□□“有谁属狗呢？”李太后蹙眉思索，突然目光扫向冯保问，“你属什么？”□□□“属鸡。”□

“哦，”李太后微微颔首，又问，“张先生属什么？”□□□“今年是他的本命年，该是属兔。”□

“属兔好。”李铁嘴一旁插话，“日之精为龙，月之精为兔，对于公子来说，兔是吉祥。”

李太后抿嘴儿一笑道：“老先生真会说话。”□□□这时，一直思索着的冯保，突然一拍脑瓜子，叫了一声“哎呀！”□□□“怎么啦？”李太后问。□

“邱……他可是属狗哪。”□

“是吗？”李太后眼里掠过一丝疑惑。但她并不接着这话题往下说，而是问李铁嘴，“你方才说，龙为日之华，咱家公子并不属龙啊。”□□□“但他写给老夫的那个字儿是‘日’啊，日是什么？羲和驾六龙以巡天，咱们这些凡眼望天□□，能见到龙么，只能看到日头。夫人，你不是要问吉祥么？只要除掉了狗，你家公子要多吉祥有多吉祥。”□□□“托你的吉言，多谢了。”李太后脸上泛起难得的笑容，又道，“咱还要问一件事。”□□□“啥事？”□

“咱公子读书的事儿，”□

“那还请公子说个字儿。”□

朱翊钧想了想，在先前那个“日”字里头又加了一横，变成了一个‘目’字。□□□李铁嘴想了想，忽然嗤地一笑，自言自语道：“明明问的是读书，怎么扯到钱上头。”□□□“钱？”李太后心中一格登，小皇上第一次出经筵，肯定要花一大笔钱。只是这事儿不能跟李铁嘴说破，便问道，“你怎么测出钱来了？”□□□“目字下面加个八字，是啥字？”李铁嘴问。□□□“□字。”朱翊钧答。□

“这不就对了，古人以贝为钱。”李铁嘴一脸狐疑之色，不解地问，“按说，像夫人这样的大户人家，公子读书进学，不存在钱的问题。可是，府上现在却出现了无钱的征兆。”□□□“咱家公子写的是目字儿，你怎么扯出贝字儿来了？”冯保问。□□□“公子写的是目字儿不假。但眼下是八月，所以得加个八字儿。夫人，你说对不对？”□□□李太后不置可否，接先前的话题问：“李先生，你从哪里看出了无钱？”□□□“还是这个八字儿。八月问目，所以成了。但终究这个八隐而不显。所以，八月也就无可言。”□李铁嘴云里雾里胡侃一通，李太后听了却觉得句句都是玄机，心里头对这位李铁嘴已是大为钦佩。此时略显惆怅地说道：□□□“咱原来打算选一个黄道吉日让孩子进学，现在看来却与天意不合了。”□□□“夫人所言甚是，应该另选吉日。”□

“选啥时候呢？”□

李太后完全是商量的口气，李铁嘴迎着李太后探询的目光，答道：□□□“这个，还得请公子写个字儿。”□

“就这个目字，不再写了。”朱翊钧说道。□

李铁嘴摇摇头，解释道：“公子，一字问一事，这是天机。若一字问数事，就不是天机了。”□“孩子，再写一个字。”李太后说。□□□朱翊钧谨遵母命，又拿起了毛笔，在笺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朝”字。□□□瞧着朱翊钧龙翔凤舞的笔意，李铁嘴赞叹道，“公子虽然年少，书法却已如此老到，将来必定是凤凰池中人物。可喜可贺，可喜可贺。”□□□李太后不接这个茬，只是说：“请李先生测定吉日。”□□□李铁嘴把“朝”字端详了一遍，问：“请问公子，为何要写这个‘朝’字？”□□□“问这作甚，咱想写就写。”□

朱翊钧说话颐指气使，李铁嘴被噎了一下，不但不气恼，反而显得更加谦卑，说道：“老夫斗胆猜一句，你这位公子，是不是咱大明开国皇帝朱洪武的子孙？”□□□“你？”□

朱翊钧瞠目结舌。李太后也大吃一惊，不动声色问道：“李先生从那儿看出来的？”□□□“朝字里头，去掉双十，就是一个明字。因此，老夫断言这位公子是朱明之后。不是个亲王之后，至少也是个郡王后裔。”□□□“真不愧是李铁嘴，猜得还真有几分像。”李太后浅浅一笑，随即问道，“吉日呢？”□□□“吉日也在这字里头，”李铁嘴拿起写有“朝”字的那张纸指给李太后看，“夫人你看，这□□个朝字，实际由四个字组成，一个日，一个月，还有两个十字，因此，你所要举事的吉日，便是十月十日。”□□□李铁嘴话音一落，李太后就禁不住感叹道：“真是不可思议！”

第三十四回 武清伯荐官为私利 邱得用削职因属狗

李太后一行离开李铁嘴测字馆回到皇宫后，当夜无话。第二天用过早膳，就有内侍来报，武清伯李伟和锦衣卫千户李高父子二人，已来到乾清宫门外候着。“怎么来得这么早？”李太后在心里头问了一句。一连好几天，李伟都猴急马急地带信到宫里头要求见面。李太后被他缠得没法，只好答应今天上午见他，谁知他来得这么早。每天上午，小皇上要在东阁听折子，李太后不想让他爹与身为九五至尊的外孙见面，便传旨在西阁会见。

一刻儿工夫，李伟父子便在邱得用的带领下走进了西阁。一坐定，李太后就问：

“爹，你有啥事儿，这么急着要见我？”

李伟眼睛四下睃巡了一遍，问：“咱外孙呢？”

“每天上午，他都得听折子呢。”李太后瞧李伟虽然蟒袍玉带一身显贵，但行动举止却一点不见长进，比当年当泥瓦匠好不了多少，心里头便不大舒服。碍着父女之情又不好多说，只得用公事公办的口气问，“爹，你到底有啥事儿？”

见闺女不想叙亲情，李伟那老国丈的优越感顿时减去了许多，只得搓着手说：

“这事儿，是你弟弟狗蛋提出来的。咱舌头短说不清白，狗蛋，你说。”

狗蛋是李高的小名，李伟一句一句地喊，弄得李高满脸臊红很不受用。李太后也觉得不雅，埋怨道：“爹，李高好歹也是锦衣卫千户，正五品的官，你怎能老这么狗蛋狗蛋地喊呢？”

“喊惯了，改口难呢。”李伟自嘲地笑笑，指着李高说，“你托姐姐的福，如今不当狗蛋了。你要说的事，还要求你姐姐开恩呢。”

李太后把眼光投向弟弟李高，等着他开口。

“姐，”李高先甜甜地喊了一句，然后欠欠身子，既是讨好又不无羡慕地说道，“你如今是太后了，咱外甥是皇上，但他年纪太小问不了事，朝廷的政局，都是你把舵呢。”

“这是谁说的？”李太后阴着脸问。

“都这么说呢。”李高在外头虽然呼鹰逐犬人五人六，但一向害怕这个不苟言笑的姐姐，所以同她说话很谨慎，“都说你母仪天下，是个好太后。”

李太后白了他一眼，没好气答道：“好太后不止我一个，还有仁圣陈太后。”

偏李高听不出话风，兀自奉承道：“但你是皇上的生母，情形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外头乱嚼舌头，是不懂朝廷礼法，未必你们也不懂？你再胡说八道，从此就不要见我！”

李太后怒形于色劈头盖脸一顿臭骂，李高吓得两腿发软差一点滚下凳儿来。李伟看了心疼，表面上却说：

“骂得好，骂得好，狗——啊，李高，你就是榆木脑袋不开窍，你姐替大明江山把舵，你知道就行了，还用得着往外吹喇叭？闲言少叙，还是把那事儿给你姐说说。”

“爹，还是你自己说吧。”

李高嘟哝了一句。他脸色白煞煞的还没缓过神来，坐在那里，勾头看着地上的砖缝儿。李伟见状，只得硬着头皮说道：“彩凤，你爹还是个伯呢。”

突然来这么一句，李太后没听懂，忙追问：“什么百啊千的，爹，你说清楚点。”李伟揉揉鼻子，提了提嗓门：“咱是说，闺女你都当上太后了，咱还是个武清伯。”“啊，你是说的这个。”

李太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的意思。自李太后那年进了裕王府，随着她的地位节节攀升，李伟父以女贵，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女儿封了都人，他被赏了个锦衣卫百户；女儿生了太子，他晋升为锦衣卫千户；女儿于隆庆元年升了贵妃，他便升为锦衣卫都督同知。除了在京城里赏了一处大宅子外，还在沧州赐了三千亩好地。过了三年，太子正式确立，李伟又晋升为武清伯。除了俸禄享受一品待遇，另又在通州加赐两千亩好地。不过十年时间，他从一个小小的锦衣卫百户而达到今天这样的高位。须知国朝两百年以来，凡国丈这一身份的人，所能获得的最高勋职就是——伯，再往上就是公、侯。这两样多半属

世袭，在位的都是开国功臣之后。父亲急得火上房似的要见她，原来是想再把身份抬高一级……见女儿深思不语，李伟试探着问：□□□“彩凤，你看你爹头上这个伯字儿，是不是换一个？”□□□“换个啥呢？”李太后不动声色地问。□

“当然是侯字儿啊。”□

“侯，那不又升了一级？”□

“闺女你从贵妃晋为太后，还不升了一级？当爹的按旧例，也该上个台阶了。”□□□“爹，咱问你，钧儿如今当了皇帝，他还能不能再往上升一级呢？”□□□“皇帝到了顶儿，还往哪儿升？”□

“国丈的最高级别就是伯，这是朝廷制度定下来的，你这个武清伯已到了顶儿，还怎么升？你想和定西侯蒋佑，成国公朱希孝等人的身份扯平，他们的祖上要么是开国元勋，要么是靖难功臣，你不是！咱祖上是庄稼人，没这份荣耀！李太后同父亲讲话虽然存着客气没有发火，但李伟仍能从她的言谈中听出不满，心里头不受用，便直捅捅顶撞道：□

“你那个理儿咱不赞同，老百姓都知道隔夜的馍馍不新鲜。那些世袭的公侯们，把当年他们老祖宗那点儿功劳本钱吃了两百年，现在还在吃。就说成国公朱希孝，上朝站在第一，他有啥功劳？他和咱比差得远了，咱生了个好闺女，咱闺女又生了个皇帝，就这一点，谁跟咱比？嗯？他公得，咱也公得！他侯得，咱也侯得！别看李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但若较起劲儿来，扯歪理说蛮话他还是一套一套的。听他这通牢骚，李太后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耐心解释：□□□“爹，家有家法，国有国法，什么都得按章程办事，不能乱来！”

“国法，国法谁定的，皇帝定的。现在咱外孙是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他说让他外公当个武清侯，谁还敢说个不字儿？”□□□“你以为皇帝就没人管了？”李太后秀眉一竖，嗔道，“天下人眼睛雪亮着呢！皇帝做错了事儿，不要说百年之后遭人詈骂，就是当朝也难以过关。钧儿的爷爷嘉靖皇帝爷，喜道术好斋谯，领着一帮妖道把丹灶烧到大内来了。结果怎样，出了个海瑞，抬着棺材上朝，递折子指责皇帝爷。如今，嘉靖皇帝爷死了，可是读书人一提起海瑞，还赞不绝口。爹，这就叫人心！”□□□李太后一席话，李伟听了很伤心，他连叹几口气，说：“讲这些大道理，咱当爹的讲不过。你方才讲到皇上想做的事

儿怕百官反对，可是，给咱提个级弄个侯字儿，也是他们当官的建议。"□□“谁的建议？”李太后警觉地问。□

“咱说不清，狗蛋，你说。”□

李伟一急，又喊起了儿子的乳名。一直在旁静听这场对话的李高，心里头埋怨姐姐不近人情，但脸上却不敢有半点表露。这会儿，当爹的又怂他出来说话，推脱不得，只好说道：□□□“前几天，王侍郎到过咱家。”□

“哪个王侍郎？”李太后问。□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

“他去作甚？”□

“他去，他去……”□

李太后一逼问，李高舌头又不灵便了，含含糊糊地说不成句，李太后恨这个弟弟不成器，申斥道：□□□“声音大点。一个大男子汉，说话蚊子似的嗡嗡嗡，像什么话！说，王希烈去作甚？”□□□“他说，咱爹可以升个侯。”□

“他还说了些什么，你详细道来。”□

“王侍郎说，按国朝惯例，国丈的最高勋位只能是伯，但咱爹情形不一样。第一，在咱爹之前，没有哪一个国丈的外孙当了皇帝，有的还没有等到外孙登基就去世了，有的虽有外孙却不是太子。所以，咱爹这是特例；第二，王侍郎还说到你。”□□□“说咱什么？”李太后问。□

李高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王侍郎说，姐姐你晋封为慈圣皇太后，与晋封为仁圣皇太后的陈皇后身份抬平，这也是特例。既有这个特例在前，咱爹从武清伯晋升为武清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他真是这么说的？”□

“就这么说的，除了李高，还有咱这两只耳朵呢。”李伟赶忙插话。□□□李太后又问：“王希烈既这么说，为何不见他有折子呈上？”□□□“他想写，但晋封的事儿，不能用手本，应用礼部公折。说到公折，王侍郎当不了家。”□□□“为何？”□

“公折必须由礼部尚书具名，王侍郎不是。”□□□“绕了半天，他是想当尚书，”李太后冷笑一声，问李高，“你知道王希烈是谁的人吗？”

□“知道。京城里传，他和魏学曾两人，是高拱的哼哈二将。”□□□“既知道这一层，为何还要与他来往。”□

这一问，李高不敢讲话了。李伟又开始接腔：□□□“彩凤，你不要定眼看人，王希烈先前跟着高拱跑，这不假。有奶便是娘，这是人的天性。高拱现在没奶给他王希烈吃了，他凭啥还跟着那糟老头子？他只会睁大眼睛，找个新靠山。”□□□“这种人更不能用！”□

“闺女尽说傻话。”李伟呲着黄牙一笑，说道，“闺女你大概记不得了，你三岁的时候，爹带你走亲戚，他家一只黄狗扑上来咬你，爹去拦，被那畜牲咬了一口，至今，脚脖子上还留了一个疤。后来，爹把那只黄狗牵回来了，先吊着打了一顿，再好好地喂食儿给它。不出两个月，那条大黄狗便习惯了新主人。村里头一些娃儿想欺侮你，大黄狗就扑上去咬。那几年，爹在外做泥匠，常常不回家，多亏了那只大黄狗保护你。”□□□李太后懂得武清伯说这个故事的用意。但因昨日在测字馆听了李铁嘴的忠告，已是特别忌讳这个“狗”字。她看看铜炉里的计时香，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觉得这场谈话该结束了，于是说了一句：“爹，提这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干嘛。”接着喊过内侍，吩咐送客。□□□李伟还有许多话要说，但闺女要他走又不敢不走，磨磨蹭蹭到了门口，又回头对李太后说：

“彩凤，王侍郎有意让咱当侯，这事儿，你得放在心上。”□□□“去吧，去吧。”□

李太后不耐烦地挥挥手。李伟有些生气，不由得提高嗓门吼了一句：□□□“狗蛋，咱们走！”□□

看着武清伯父子匆匆远去的身影，李太后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儿。自从昨日下午在测字馆让李铁嘴测了三个字，回来后李太后一夜失眠。因为儿子未成年需要监护，她们母子同居一室。她夜里几次下床，轻轻走到对面儿子的床前，看着儿子熟睡的憨态，心灵既充溢着慈爱、甜蜜与骄傲，同时也更加明白自己应该担负的神圣责任。儿子登极不过两个多月时间，京城里却没有一天平静。国库空虚、官场争斗、介胄大臣同朝异主、州府旱灾积欠难收，一场又一场暴风骤雨不期而至。所有这一切，无不让她整日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就说前些时张居正请旨施行的胡椒苏木折俸，因武清伯等人

的告状，她一怒之下，让儿子绕过内阁直接谕旨户部，取消了勋贵们的实物折俸。她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她也知道这样势必会给张居正施政带来麻烦。所以，一连多日，她与儿子深居大内，不接见任何大臣。她要借此机会考验一下张居正，一来对他们母子是不是真正竭尽忠忱；二来面对如此危局，看他如何运筹帷幄度过艰难。通过这些时各条渠道传来的消息证明，张居正对皇上没有半句怨言。他一方面想方设法开辟财源，另一方面对京察毫不放松，把惩治贪墨放在第一。他的所作所为，让李太后心下稍安。她让冯保向张居正讲述唐朝姚崇的故事，一是婉转地表示信任；二是提醒张居正，大事要向皇上禀报，小事则可独断处理。她相信张居正的才能，不放心的，就是怕他专权自用，架空皇上。因此，她对张居正采取了拉一下打一下的手段。“对这种干练之臣，不可一味地笼络。”她常常在心里告诫自己，尽管她对张居正一直抱有好感，但为了儿子，她不得不收敛一己私情。近些时，她常常感到身心疲惫，皆因应付如此混乱的朝局，她觉得力不从心。按照一个女人通常的做法，遇到危难时总是乞求神灵的保佑，她也是这样做的。父亲刚才提到那条大黄狗，又让她想到昨天李铁嘴说到的“狂犬吠日”，究竟谁是狂犬呢？她陷入深深地思索正在李太后坐在西阁中左思右想没个头绪时，忽听得有人轻轻喊了一句：“太后！”抬头一看，不知邱得用何时已跪在跟前了。

自从外甥章大郎出事后，邱得用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往日里他见人总是一脸笑，现在却蔫头耷脑提不起精神。他心里头老觉得章大郎死得冤，却又无处倾诉。前天在测字馆弄了个“泣”字儿，更让他止不住伤悲。昨天下午，李太后去测字馆不让他跟着，他就知道犯了忌，心中忐忑不安。正在这时候，礼部派人来向他通风报信，说到上半年他去泰山祈福禳灾的事儿。他闷头闷脑琢磨一阵子，又找廖均等几个好友商量，大家都觉得这事儿牵扯到李太后，或许是个机会，便怂恿他直接找李太后告状。邱得用想想也别无他法，便答应依计行事。

当他看见武清伯父子走后李太后独自一人坐在西阁里，就鼓起勇气走了进来。□□□“你有啥事？”李太后冷冰冰地问。

“启禀太后，泰山的事儿犯了。

“泰山什么事儿？

“就是上半年四月底，奴才得旨去泰山为隆庆皇帝爷禳灾祈福，回来时，给太后你带了点礼物。”

经这一说，李太后记起来了。邱得用那次从泰山回来，带给她一对翡翠玉镯，还有一些土特产。便问道□□□“这点小礼物，犯了什么事儿？”□

“在户部王国光大人眼里，这可不是小事儿。”邱得用于是把杨用成交税银碰到张居正挨了一顿的事儿备细讲了，最后紧张兮兮地说，“如今杨用成已被扣在北京交待问题，户部还派了人到礼部查账。”□□□“查账又怎么的？”□

“启禀太后娘娘，奴才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讲吧。”□

“首辅张先生明知道泰山少了的这五千两香税银，是给娘娘买了礼物，他还指使户部派人前往礼部查账，这矛头不是冲着娘娘来的么？”□□□“放肆！”李太后勃然大怒，霍地站起，伸手指着邱得用大声骂道，“大胆奴才，竟敢妄议首辅，该当何罪？”□□□本来跪着的邱得用，这一下吓得伏在地上，头叩着砖地，颤声回道：“奴才该死，奴才该死。”□□□李太后瞧他那筛糠的样儿，心里头可怜他又恨他，厉声喝道：“跪起来回话。”□□□“是。”□

邱得用双手撑地，又抖抖索索跪直了身子。□

李太后坐回到黄绫绣椅上，问：“你方才说的这些事，是谁告诉你的？”□□□“是，是……礼部的司务官纪有功。”□

“你怎么认识他？”□

“奴才并不认识他，是他托人找到奴才。”□

“哼，为什么要找你，就因为你是乾清宫管事牌子。按《大明律》，内侍交结外官，当凌迟处死，你知道吗？”□□□李太后冷冷的几句话，犹如晴天霹雳，邱得用被震得面如土色，额上渗出豆大的汗珠，出于本能，他小声辩白：□□□“启、启禀太后，奴、奴才并未、并未交结外臣，是他纪有功找、找奴才，我只同他见、见过一次面。□□□“邱得用，你也不用申辩了，”李太后长吁一口气，问，“你属啥的？”□□□“属、属什么？”邱得用没听明白。□

“咱问你的属相，十二生肖中你属啥？”□

“启禀娘娘，奴才属狗。”□

“知道了，退下吧。”□

邱得用诚惶诚恐退下，他不明白李太后为何突然问他的属相。他服侍李太后已经六年了，因此看得清楚，自隆庆皇帝死后，受人爱戴的李娘娘，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却说早膳后连着的两次会见，李太后的心情已完全被破坏。在西阁里缓缓踱了一会儿步，呷了一杯清火的金银花茶，这才在容儿的陪侍下来到了东阁。□□□东阁里坐了四个人，除了小皇上朱翊钧，还有冯保，捧折的牙牌太监和朱翊钧的贴身内侍孙海。见李太后进来，冯保领着两位奴才跪下迎接，小皇上也离了绣椅垂手肃立。□李太后走上前扶着小皇上重新坐上绣椅，她自己也在旁边的一张绣椅上坐下了，又指了指凳儿，让冯保落座，然后问他：□□□“今儿个，给皇上念了些什么折子。”□

“启禀娘娘，共念了五道。”冯保瞅了瞅堆在几案上的一堆奏折，欠身答道，“第一道折子是殷正茂寄来的禀告荔波县主簿吴思礼与丝苗洞酋长盘丫吉两人通匪，他按军法从事，斩了两人首级。第二道是庆远府知府许辛之弹劾殷正茂的手本，说殷正茂夺皇上威福，怙权自专，滥杀无辜。吴思礼虽有过错，却无死罪，建议皇上将殷正茂撤职查办。第三道折子是吏部的，禀报京察施行情况。言明犯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这四种劣迹的官员，宜加重惩处。第四道折子是礼部司务纪有功呈上的，言朝鲜恭贺皇上登极的特使进京，所需招待费用本该户部如数拨付，但户部拒不承给，反而要礼部从本应用于会试的花捐税中开支，这有违朝廷礼法，请皇上降旨切责户部。第五道折子是都察院监察御史欧燧上章弹劾泰山提点杨用成，说他私吞泰山香税银五千两用于贿赂京城要紧官员，已属贪赃枉法。尤其令人气愤之处，是他竟敢胡说这笔贿银用于慈宁宫，如此明目张胆攻击慈圣皇太后，更该罪加一等。”□□□冯保一口气说完这五道折子的内容，李太后听了，问小皇上：“钧儿，这些折子该如何处置？”□□□“回母后，朕已命大伴，悉数发内阁拟票。”□□□“对，任张先生处置。”李太后接过容儿递上的温茶呷了一口，问冯保，“欧燧是什么人？”□□□“监察御史。”□

“这个折子上已写了，还有呢？”□

“奴才听说他是隆庆二年的进士，张居正是他座主。”□□□“啊，难怪！”李太后感叹一声，眼中掠过一丝感激的神情，随即说道，“依咱

看，先让锦衣卫把这杨用成抓起来，着实拷问。如此贪墨之人，焉能轻饶，你说呢，钧儿？”□□□“母后说得对，就这么办！”□

朱翊钧对母亲言听计从，李太后满意地点点头。突然又蹙着眉问：□□□“钧儿，今儿五道折子，有两道关乎礼部，今儿上午见了武清伯，还有邱得用，都扯到礼部，这礼部到底要干什么？”□□□李太后的话说得含糊，朱翊钧听了似懂非懂，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冯保却心知肚明，见小皇上发呆，他小声说道：□□□“这也难怪，王希烈本属高拱死党。”□

李太后听了，脑海里立刻闪出父亲讲述的那条凶恶的大黄狗。她心中忖道：“兴许这个王希烈，就是那条大黄狗。”她本想就此事多说几句，但连续两个时辰的谈话，她已感到疲乏。

打了个呵欠后，她揉了揉发酸的眼眶，对冯保说：□□□“这两日，你物色一个人来，当乾清宫的管事牌子。”□□□“那邱公公呢？”□

“唉，邱得用是本分人，他的外甥章大郎被人刺死，这样大的伤心事，他怄在心里不敢跟咱讲。咱本说发道旨，给章大郎优恤，现在看来也不必了。”□□□“母后，这是为何？”朱翊钧瞪大了眼睛问。□□□李太后抚了抚小皇上的头，轻轻地说：“钧儿，不是你娘心狠，谁叫他邱得用属狗呢。”□□□细心的冯保看见，李太后说这话时，眼眶里已是泪花闪闪。

第三十五回 众官员公祭童立本 无情火烧毁老胡同

今天是童立本的公祭日。

童立本已经死去九天，每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童宅所在的羊尾巴胡同，本来就不甚宽敞，如今早已被挽幛招魂幡纸人纸马等一应冥器填满。这些时京城天气好得出奇，白日里天空一片瓦蓝，晚上一片繁星。不遭雨淋的素纸素花，把里把路长的一条胡同堆砌得一片缟白，丛丛复复，间不容脚。今天一早，参加公祭的官员们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都只能把轿停放在胡同口外的大街上。而一应十几个签单答应迎宾叫子，也都从童立本院门前迁到胡同口。不时听到他们错落有致，有板有眼地高喊：

“吏部员外郎姜大人到——”

“刑部郎中赵大人到——”

“礼部员外郎夏大人到——”

“兵部武备司主事贾大人到——”

“大理寺少卿方大人到——”

“都察院佥都御史顾大人到——”

每次唱名之后，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唢呐哀乐和哭婆子们熟练至极的干嚎。童立本虽然生前命运滞蹇，但死后的哀荣，比起先他一月而死的礼部尚书高仪来，又不知强了多少。这次公祭由王希烈发起，他自然来得较早。对胡同里这股子哀荣弥漫之气，他甚为满意。这些时，王希烈的心情是一会儿兴奋一会儿沮丧，与张居正较劲，他虽然处在劣势，但童立本事件的发生，又多少让他占了一些上风。户部施行的胡椒苏木折俸，实际上让他给搅黄了。

这些时，与张居正作对的事他委实做了不少，而且每出一招，张居正就被动一回。为此，他心中颇为得意。但他也清楚，自己本来没有这么大的能耐，皆因张居正上任伊始施行的胡椒苏木折俸与京察两件事，是一竹篙打一船人，几乎得罪了所有京官。俗话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若论如何聚敛钱财搜刮民膏，在贪墨成风的官场，大多数官员都有一身故事。甭说拿两个月胡椒苏木折俸，就是再拿两年，他们照样每天吃香喝辣，屁中都会打出油酥味来。京官们之所以怨气冲

天，一是觉得张居正这位首辅太不近人情，上任伊始就摆出个铁鸡公的架式，不肯给臣僚百官一点实际利益；二是京察正在进行，四品以上大员的《自陈不职疏》都已呈到御前，四品以下官员的自陈揭帖也早都汇总到吏部衙门。他们中谁能留任谁将遭贬谁会削籍，不消几日就会揭盖子。明眼人都知道，京察之初小皇帝下颁的那道措辞严厉的戒谕群臣的旨意，原是张居正的杰作，由此可知这次京察的调子是由他定出来的。前几日，吏部更是咨文各衙门，申明犯有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四样者加重惩处，而贪墨之人惩处尤严。京官们揽镜自照，无不有危机之感。出于防卫需要，那些自认为在京察中过不了关的官员，便主动向王希烈靠拢，利用童立本之死大做文章，攻击这是“苛政”。如此做法在官场上也有一说，叫“反制”。知道你要整治我，我便抢在你下手之前，先抓住你的问题大做文章，务求痛快淋漓大白天下。这时候如果你再利用手中大权对攻击者弹劾罢免，势必引起公愤。当事者投鼠忌器往往作罢。一般情况下，这种“反制”的斗争策略，大都会收到功效。

看到官员们的不满情绪一日比一日高涨，王希烈心里头甭提有多高兴。开头，他寄希望于魏学曾挑头闹事，现在才发现自己能力并不差，也就当仁不让，把礼部当成了反对派的大本营。他与魏学曾计议，让南京户科给事中桂元清上折弹劾王国光，试试风向。三天后，皇上降旨给桂元清削籍处分。官员们从邸报上看到这份圣谕后，都是敢怒不敢言。此情之下，王希烈又与魏学曾商量再找六科十三道言官中的“自己人”跟着上折，给桂元清鸣不平，再就胡椒苏木折俸之事弹劾王国光。总之，他之所思所想，就是要把这场“反制”斗争弄得如火如荼形成燎原之势。那头写弹劾折子的人还在搜罗证据铺排词藻，这一头，他又向杨用成面授机宜教他如何倨傲，并跟着派纪有功前往户部申请用银，一应事情都把矛头对准了户部。“打蛇要打七寸，张居正这条毒蛇的‘七寸’正是户部。”王希烈一高兴，便向心腹说出了这样的话。他自以为用的都是杀手锏。谁知那天杨用成、纪有功先后铩羽而归，向他禀报了各自的遭遇，他顿时又感到事情有些不妙。金学曾一个小小的九品观政辱骂殴打礼部一个六品官员，不但不受处罚，反而受到张居正、王国光两人的亲自接见；杨用成被宣布不准离开京城，等候听参处理，甚至还要追查那五千两香税银的去向。昨天，更传来惊心动魄的消息：李太后亲下懿旨，将杨用成逮进锦衣卫大狱。而金

学曾带领的查账班子也已组成，不日就要来礼部稽查。夜里，他去武清伯府上拜访，得知他们父子与李太后见面的情况也不尽人意。种种蛛丝马迹都说明，张居正重新取得了李太后的信任，要拿他户部开刀了。王希烈突然产生了大限临头的感觉，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形势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只能拼个鱼死网破了。

王希烈一狠心，准备利用童立本的公祭，再向张居正发动一次猛烈地进攻。好在新的礼部尚书尚未任命，一应部务由他这左侍郎说了算。因此，他让礼部吏员全部出动，凡前往童立本家吊唁过的官员，都送一份礼部分发的参加公祭的请柬。□□□如今，王希烈走在羊尾巴胡同中，望着渐聚渐多的一张张熟悉不熟悉的面孔，心里头又多少增强了一些自信。边走边看，不觉来到童立本院子门口，一眼瞥见坐在木圈椅上穿着一身孝服的童从社，口角流涎，望着他痴痴地笑，心里顿时起了腻味。他问一直在此操办的王典吏：

“他怎么这个样子？”

王典吏答：“他现在还算好的，刚抬出那会儿，他一会儿嚎着‘我要——父——’，一会儿又看着这些纸人纸马，傻笑着嚷道，‘好看——’。他并不知晓他父亲死了是怎么回事。”□□□□王典吏学得维妙维肖，王希烈越发看了不自在，吩咐道：“把他挪个地方吧，等会儿各位大人来了，看着太不雅观。”□□□“回大人，小的觉得让他呆在这里很好，”王典吏狡狯地眨眨眼，回道，“公祭不能没有孝子在场，童大人眼下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

“他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王希烈问。

“是有一个。但远在故乡番禺参加乡试，离京城万里之遥，这会儿只怕还未收到父亲的死讯呢。”□□□两人正在说话，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冷不丁朝着王希烈嚷了一声“爹——”，王希烈顿□□时像被蝎子螫了一口，慌忙闪开一步。

“别乱叫，再叫，就把你——”

王典吏朝柴儿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柴儿吓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童立本倒霉到家，还是死了好。天底下的孝子，这是我见到的最体面的一位。”王希烈叹息着走开。

羊尾巴胡同里的人越来越多。王希烈正四处转悠与前来的官员们寒暄，忽听得胡同口又传来一声洪亮的唱名："吏部左侍郎魏大人到——"王希烈赶忙迎了上去。只见魏学曾昂首挺胸脸色漠然走了过来，两人叙过礼后，王希烈兴奋地说："启观，你看今天这阵势，足见官心向背。"

魏学曾四下看了看说："来是来了不少，但我刚才翻了一下签到簿，也看出一些蹊跷来。一是京师各衙门堂官，没有一个正职出面；二是户部和工部，竟没有一个官员前来参加。"

王希烈回答："这个不难解释。六部九卿各部门堂官，都是张居正新近更换的，自然都要阿附这位首辅。至于户部就更明显了，王国光是胡椒苏木折俸的始作俑者，京官们的气都发在户部头上，他们怎有颜面来参加公祭？说到工部倒是一个例外，听说朱衡这个倔老头子下了死令，他衙门里有哪个官员胆敢来参加祭奠，一定严惩不贷。因此工部里头虽有同情童立本的官员，这下也不敢明着来了。想不到朱衡这头老犟牛，竟然让张居正调教得这么服贴。"□□□□魏学曾说："这就是张居正的过人之处。擒贼擒王，这一套他用得很熟。"说到这里，他又问道，"听说张居正前几天去了一趟户部，你知道吗？"

"我不但知道，这里头还有故事呢。"王希烈看了一下周围，忧心忡忡答道，"我琢磨着，张居正去户部，一定是向王国光面授机宜，如何拿咱礼部开刀。"

王希烈接着把这几日发生的事备细说了。魏学曾听后，冷笑着说："听说李太后下旨逮捕杨用成，是因看了张居正门生欧燧的折子。张居正沉默了多日，现在终于动手了。"

王希烈心下黯然，悻悻说道："张江陵处处都是后发制人，启观兄，咱们斗不过他，却也不能让他好过。"

魏学曾点点头，半是生气半是忧虑地说："你大概还不知道，乾清宫管事牌子邱得用也被免职了。"

"什么，邱公公被免职？"王希烈浑身一震，急忙问道，"这是啥时候的事？"

"刚发生。"

"是啊，昨儿上午，他还与纪有功见了面呢？"

“他俩为何见面？”

“我让纪有功向他透露户部要清查泰山香税银的事。”□□□魏学曾长叹一声，说道：“邱得用被免职，可能与这件事有关。欧燧的折子里头，就说到杨用成自己贪墨巨额税银，反而诬陷李太后。汝定兄，无论何事，只要牵扯到乾清宫，就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魏学曾如此说，是因为他知道王希烈想利用泰山香税银一事作一个“局”陷害张居正，没想到落得个鸡飞蛋打，自己反而被动。王希烈愣了一会儿，咕哝道：

“唉，女人毕竟头发长，见识短。”

“是啊，大内里头，一个女人，一个孩子，还有个没根的男人，这官是没法当了。”魏学曾发牢骚口无遮拦，接着又说，“今天一早，通政司就把皇上慰留王国光的谕旨送到了吏部。”

“皇上才十岁，懂得什么？皇上谕旨，哼，说穿了，还不是张居正假借名义！”王希烈不胜忿然，说话也就夹枪带棒，“高阁老柄国时，朝中一有风吹草动，各路言官一窝蜂地上折子。如今出了这般大事，给事中们屁都放不出一个来。有那么一两个答应写折的，至今几天过去，仍扭扭捏捏拿不出东西来，真是岂有此理。”

“这就叫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魏学曾忽然间变得坦然起来，“汝定兄，既然做了的事情，就不要后悔。今天到这里之前，咱就作了最坏的打算。大凡新主子登基，总要施行仁政，如今却是苛政，咱们做大臣的，焉有畏畏缩缩认奸为忠之理。”

“依启观兄之见，下一步如何进行？”

“反正你我都无退路可言。”

“这个咱知道。咱的意思是，如何把事情闹得更大些。”

魏学曾指着塞满胡同的黑幛挽联，饶有深意地说：“为一个上吊自尽的六品主事举行这么大的公祭，国朝史无前例。老兄，这件事还不够大么？”

王希烈干涩地一笑，接着压低声音问：“你觉得张居正会不会出面干涉？”

“他怎么干涉？”

“比如说派兵来驱散什么的？”

“如果他那样做，岂不正好？”

两人心有灵犀。交谈过后，王希烈带着拂之不去的沮丧情绪，又忙起公祭的事儿。

翻了巳牌，公祭开始。胡同里挤满了一百多名官员，赶来看热闹的市民也把胡同口里三层外三层的堵得水泄不通。胡同两边住户人家的墙头上，也站了不少观望的孩子。小小一条胡同，挤了大几千人。王典吏给童立本寻了一口质量不错的棺材，如今抬到院子外街面上。当司仪宣布公祭开始，众人肃穆静立。哀乐大奏一通之后，站在棺材前面的王希烈，便开始大声吟诵他精心炮制又经几位幕友再三润色过的祭文：

某月某日，故礼部仪制司主事童公之丧。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为文以祭曰：童公立本，字吉祥□□，广东番禺人氏。幼入庠序，饱读诗书。二十七岁得中举人，嘉靖三十二年会试进士。初补□□知县，继升州同，后调礼部，荣膺主事。列籍二十余年，不逢迎、不谀谄、不唯上；宦海生□□涯之中，有正声、有廉节、有操守。壬申七月，因胡椒苏木折俸，举家生计陷入绝境。公既□□两袖清风，又不肯告困于强梗。遂借三尺白绫，断然了却残生。呜呼呜呼，本是渊衷静默之□□臣，顿作悬梁枵腹之鬼。尸身未寒，讹言踵至。人议公愚，予为辩之；人议公拙，予为直之□□□人议公险，予为申之：

呜呼童公，本欲以经术遭逢圣主，却屡屡见嫉于辅弼之臣。开府地方，为民请命，条陈有理□□□升职京师，佐君制礼，文藻竟工。奈何雄狐九尾，不得与彪虎雁行；狡兔三窟，亦难逃蝼□□蚁薄命。公之为人，阳仇而阴德，此乃大智之愚；公之行世，迹愚而事巧，此乃大巧之拙□□□公之为官，言拙而行方，此乃大忠之险。然公之品格，不为官场所容。历历二十春秋，竟只□□得六品主事而终。古人云：“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如今抚公之棺，难免哀□□恸而喟叹：李太白常有，而思贤若渴之韩荆州，却百年难得一见……

王希烈摇头晃脑吟诵至此，竟自哽咽起来。这盖因触景生情，其悲不在死者，而在自己的遭遇。见主祭官如此声泪俱下，在场众官员，也莫不为之动容。人群中于是有了一片小小的骚动，间或可听到

悄悄的议论：□□□“王大人如此善待部属，童立本若泉下有知，也感欣慰。”□□□“他这韩荆州一典用得好，如今荆州则荆州矣，只是物是人非。”这话暗刺现任首辅，他也是荆州人。

不知谁嘀咕了一句：“也有人说，若王大人平常稍加恩典，童大人也不至落此下场。”

各种议论不一而足。

王希烈本来就有做戏的成份，这一下更是感慨唏嘘进入角色。正当他掏出手绢揩泪之际，坐在木圈椅中的柴儿没来由地又兴奋起来。他从未出过院门，更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见这么多人一起抹眼泪，便觉得好玩。顿时脑壳一阵乱摇，嚷叫道：“爹——”□接着只听得底下一声闷响，众人不知就里，但一会儿便都闻到了奇臭。

“你干什么？”王典吏问。

“我，我拉——屎——了。”柴儿呜地哭起来，口角又挂起长长一串涎水。

王典吏捏着鼻子，又朝柴儿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站在跟前的王希烈顿觉一阵恶心，他挪开两步，屏住呼吸，好不容易才把那股子翻肠倒胃想要呕吐的感觉强压下去。虽然没了心，但还是缩着鼻子屏住呼吸把祭文念下去：

呜呼童公，六品清官，萧然寒士；落宕闲曹，类同布衣。看裘马轻狂之客，歌筵永日；裙屐□□风流之辈，竟夜销魂。公却衣不求新，食不裹腹。儿瘸两腿，妾眇一目。五尺微命，一匹瘦□□驴。本是朝廷之命官，竟成帝乡之饿殍。卸下官袍而自尽，挂起苏木而悬梁。请问谁之过耶□□，谁之罪耶

念到这里，王希烈已是声嘶力竭，只见他脸上肌肉痉挛，双眼充血，几欲捶胸顿足。这情绪感染了所有在场的人，不知是谁愤怒地高喊一句：

“谁之过，谁之罪，务必追查清楚！”

立刻又有人接了一句：“是啊，我辈朝廷命官，岂能成为涸辙之鱼，砧上之肉。”

这些话富有煽动性，本来就憋了一肚子气的官员们这一下都被撩拨得怒气冲冲，胡同里顿时像炸开的锅。眼见这场面，王希烈兴奋不

己，他同站在身旁的魏学曾交换了一下眼色，挥手示意大家安静，清清喉咙，正欲念下去，不知是谁杀猪似的嚎了一声：

“不好了，失火了！”

闻者无不大惊，胡同里顿时又骚动起来。王希烈以为又是谁的恶作剧，正想做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听他把祭文念完。一抬眼，只见胡同口果然蹿起一股浓烟，堆放在那里的纸人纸马不知为何烧了起来。他立马丢了手中的文稿，强自镇定大声疾呼：“大家不要慌，赶忙弄水来，把火浇灭。”但响晴响晴的秋燥天气，在胡同里摆放了八九天的这些纸扎布做的冥器，已是干焦得一折就断。如今既有火苗子舔过来，加之狭窄胡同又是一个抽风口，很快就成了燎原之势。胡同口已被围观的市民堵住。火势往胡同里扑，官员们都争挤着往胡同深处逃命。但无脚的烈火比有脚的官员们跑得更快。不消片刻，胡同里已是一片火海。冥器杌椅车轿，都浸在熊熊烈火之中。很快烈火又蹿上房，整个一条胡同都浸在烈焰之中，到处都被烧得哔哔剥剥哗哗啦啦一片喧腾炸响之声。轰隆隆这里的墙倒了，泼剌剌那里的房塌了。逃命的官员民众一个个慌不择路，许多人让浓烟呛昏了头，本是逃生，却偏偏往火海里钻。王希烈素以文雅自命，何曾见过这等惨烈的场面？顿时吓得两腿如泥瘫倒在地。夺路逃命的官员民众此时已是自顾不暇，哪还管得了他？竟纷纷从他身上践踏而过，不一刻他便被踩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亏得礼部几位官吏拼尽全力把他从地上拽将起来，扶掖着仓惶逃遁。

胡同里也有一个人不跑，这就是魏学曾。这位在辽东大营带过兵任过总督的大臣，一见出了事，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命而是把火扑灭。他见众位官员撒鹰似的逃窜，连忙跳到童立本的棺材上大声吼道：“都不要跑，跟我一起救火！”但任他喊破嗓子，也没有人听他的。这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此时只恨爷娘少生了两条腿。瞧他们如此熊包自私不争气，魏学曾气成黑脸包公，后悔不该与这帮窝囊废搅和在一起。恰在这时，搁棺材的凳子腿儿被烧断，棺材倒了，魏学曾被摔在地，刹那间就被冲过来的火焰燎成一个火人。“魏大人，逃吧！”有个下等官员跑过来帮他。他跳起来掴了那人一个耳光，恨恨骂道：“你看看，百姓人家的房子都起火了，身为朝廷命官，焉有逃跑之理！”火势越来越大，挨了耳光的那个下等官员也不敢站在原地计

较，捂着脸，踩着轮子一般溜了。童家门口只剩下魏学曾一个人，他顶着烈焰跑进童家拎出一桶水来，泼向一位浑身是火躺在地上痉挛的年老官员。

第三十六回 借拟票宰揆开新政 得密札明月照愁心

早晨，张居正一到内阁，传旨太监便前来向他传达皇上的两条口谕：第一，今秋的经筵推到十月十日举行；第二，每见先生票本，墨迹光彩异常，香气弥久，不知所用何墨，望告之。

听了这两条圣谕，张居正大喜过望，吩咐书办赏给传旨太监五两银子。传旨太监来内阁传旨多次，从未得到奖赏。张居正今日突然慷慨大方，令他十分惊奇，说了几句感激的话，喜颠□□颠地走了。他哪里知道，张居正为了得到这道圣谕，花费了何等样的心血。

那日在文华殿东室，冯保与张居正商量皇上经筵的事。对于十五万两银子的开支，张居正知道硬抗不行，于是有意无意间提了一条建议，如此重大之事，一定得选个黄道吉日。冯保回宫向李太后作了禀报。李太后觉得张居正建议甚好，便在冯保的提议下微服出宫，去了李铁嘴测字馆。

先一天，当游七从徐爵口中得知冯保与邱得用已去测字馆探听了虚实，李太后的决定亲自前往的消息后，立马就禀告了张居正。这位被眼下混乱的朝局折磨得心力交瘁的首辅，突然间看到了一线生机。他当即向游七面授机宜，让他连夜去找李铁嘴。游七遵主人之命，半夜三更敲开李铁嘴的大门，告诉他，明天会有什么什么样的人来他馆里测字，不管这母子二人报了什么样的字让他测，他一定要做到两样：一是论及花钱之事，就说眼下无钱可花，若硬要花钱，则有灾咎；二是若要选择黄道吉日，则尽量往后拖。李铁嘴开馆二十多年，还从未遇到过这种事，出于职业道德与一己尊严，他完全可以拒绝这位陌生人的建议。但游七的言谈举止，又让他感到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犹豫再三，他问道："咱为何要这样做？"游七从怀中拿出一碇五十两的纹银放在桌上——这还是皇上那天颁赐给张居正的。游七说："按我说的去做，这个权作赏银。"李铁嘴居京师多年，认得这锭纹银是内府出品，越发觉得这事蹊跷。心想来者所求也不是什么难事，加之有这大一锭纹银可赚，便点头应允下来。第二天他如计行事，展示他铁嘴功夫，说话紧扣字意丝丝入扣，把游七交待之事当

成“玄机”说出□□，被李太后母子惊为天人。当天夜里，游七又去李铁嘴那里讨了回信，张居正听了将信将疑□□。现在听了这道圣谕，才相信李铁嘴所言不诳。想到如此大的一个难关，竟能凭借一个江湖艺人的油嘴度过，心里头不但不感到轻松，反而更增添了沉重的负疚感。

如果说第一条圣谕让他心安，第二条圣谕更是令他难抑激动。问墨虽是小事，但从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又把他当“师傅”对待了。这小小的变化，预示着李太后对他曾一度动摇的信任感又重新恢复。他望了望乾清宫的方向，沐浴在灿烂秋阳下的紫禁城，此刻茑萝不动、纤尘不飞。他的心情顿时恬适下来，略一沉思，就援笔伸纸，写出如下揭帖：

仰望吾皇陛下，臣张居正仅就圣谕问墨一事，恭答如下□□臣所用之墨，名水晶宫墨，盖歙人汪廷器所制。廷器自号水晶宫客，家富而好文雅，与士大夫游，每年制善墨相赠，然所制仅数十挺，故坊间无售。曾听友人言，文晶宫墨制法特精：用上好纯正松烟，干捣细筛，每一斤烟兑胶五两，浸皮汁中，皮即江南石檀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既解胶，又益墨色。烟浸之后，又用鸡子白五枚，珍珠麝香各一两，皆别治合调，铁臼中捣三万杵，可过而不可少。大凡墨以坚为上，古墨以上党松心为烟，以代郡鹿角胶煎为膏汁而和之，其坚如石。此为易水人祖氏所创，祖氏乃唐之墨官也。其后有汪超者得祖氏真传。唐末与其子延迁居来歙，此乃廷器先祖也。论者言廷器制墨其坚如玉，其香如兰，其纹如犀，长不过尺，细如箸。用三年乃尽，其磨处边际似刀，可以截纸。用其墨书版牍，岁久牍朽而字不动，皆言其坚也。

写到这里，张居正把值房书办姚旷喊了进来，问他：“所存水晶宫墨还有几挺？”□□□“两挺。”

“好。”

张居正答应一声，又写了下去：

臣所用水晶宫墨，从翰林院学士许国处得来。许为歙人，学问精湛，为士林推重。皇上经筵，臣所选讲师三人，许国是其一也。臣所

存水晶宫墨尚有两挺，现呈献皇上试用，若称圣意，可谕旨歙州知府，列水晶宫墨为专贡。张居正伏拜。

写毕，张居正检查两遍并无纰漏，便吩咐姚旷：“你将这份揭帖连同那两挺水晶宫墨封好，□□一并送到司礼监转呈皇上。”

姚旷刚走，张居正身子都未挪动，就开始翻阅由司礼监送出的待拟票的奏折。第一道折子，□□是南京刑部右侍郎施琅的献言，其中一段写道

祖宗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谓之法司，其责纠正官邪、清平狱讼也。设立东厂、锦衣卫，谓之诏狱，所以缉捕盗贼、诘问奸宄也。夫职业之废，谓之旷官；职掌之夺，谓之侵官。今后凡贪官冤狱，仍责之法司提问辩明。若有隐情曲法，听厂卫勘查报上。凡盗贼奸宄，仍责之厂卫缉访捕获，然必审问明白，送法司拟票报上。唯其法司与厂卫职责分明，方能事体允当，各衙值事不至混乱。

读完这道奏折，张居正放下，又拿起另一道来读。这道折子是山东道御史谢柬之写的《陈时事疏》：

……今民力日困，府库日空，乞敕各部备查近来比隆庆初年相比情况：如吏部新增多少文职官吏，户部新增各官并各王府俸禄几何，礼部新增供应并祭祀赏赐等项各有多少，兵部之新增军职并柴薪皂隶多少，工部新增工官并营造料价多少。各部应逐项清查总数上报，如此可以革冒滥贪墨之弊，量入为出，止各衙门攀比妄费之心，恳望人主亲加裁抑。

张居正一口气读完九道待拟票的奏折，不但不感到累，反而觉得精神气儿格外旺盛。这九道折子除了上述两道，余下七道，有三道就京城苏州胡同巡警铺档头蒋二旺吃空额一事引发议论，建议清理天下营兵，重造簿籍。凡吃空额贪墨饷银者，一律严惩；有两道涉及理财，就清理全国各府州县累年积欠课银献计；还有两道希望圣上谕旨京师各大衙门尽去奢靡浮费之风，厉行节约，以省国用。这里头有一道折子是光禄寺丞罗先吉所写，言隆庆五至六年两年间，由光禄寺进上供物用于皇上膳食并修斋等项器皿，共二万三千三百四十五件，内侍截留未出。罗先吉用词尖刻，称这等取物不还的做法，类同贪墨，望圣上发旨，将此等大批物件由尚膳监清理归还。

不难看出，这九道折子虽议事各异，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揭露时弊，抨击朝政。如今把它们摆在一起，就感到份量颇重。局外人哪能知晓，它们的出笼，原也出自张居正的一片苦心。却说朱洪武创设的首辅制，与唐宋两朝的宰相制度多有不同。首辅与宰相虽然地位差不多，但柄国方式却差别甚大。宰相握有提调任免生杀予夺之权，而首辅名义上只不过是皇帝的顾问而已。他既不能提拔降黜任何一名官员，调动一兵一卒，更不可能对各大衙门及全国各府州县直接发号施令。但是，首辅也有一样显赫的权力，那就是拟票。国朝政事，无论大小，皆以皇上的圣旨为准。但皇上的圣旨，除极少个例，一般都往内阁拟票。皇上同意这个拟票，就命司礼监照样誊抄一遍，是谓批□。皇上若不同意，仍得发回内阁重拟。有时候，皇上也可绕过内阁迳发“中旨”，但不可能经常这样，大量的圣旨，还得照票批□。这样一来，首辅就可以通过拟票间接地控制朝纲政局。这样一种执政方式，对皇上与首辅双方均有制约。若双方发生矛盾，失败的只能是首辅。皇上虽不能更改这种先祖创立的公文制度，但他可以撤换首辅。因此，大凡想要有所作为的首辅，首先要审时度势，摸清皇上的脾性，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皇上。其次就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告诉相关官员，让他们向皇上写折呈奏，自己再来行使拟票权批准这一建言。高拱在任时，之所以能呼风唤雨独揽朝局，就在于他既得宠于皇上，又有一大批门生故旧为之效劳。张居正久居内阁，焉能不知个中奥秘？他虽然痛恨朋党，私下里又不得不承认，如此体制之下，没有朋党必然一事无成。因此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用术存正气，结党不营私。基于这一点，多年来他也用心结纳同志，培植势力□□。上任首辅两个多月以来，他仿佛经历了漫长的二十年。说严重一点，他每天都处在焦灼、希望、感奋与痛苦中。但作为一个韬光养晦多年的人，他并没有被这暂时的困境所吓倒，就在童立本上吊之后，他感到形势有可能发生转变。经过深思熟虑，他向全国各地发出二十多封急信，收信人全都是他的门生故旧。他向他们密授机宜，教他们如何向皇上写折进言。现在摆在他桌上的这九道奏折，就是其中的第一批。皇上既然悉数发来内阁拟票，其态度不言自明。想到这一层，张居正不禁双眸炯然，脑海里顿时升腾起一个壮丽的憧憬：万历新政就要开始了！□□□于是，在极度的兴奋中，他提笔拟票。

给施琅奏折的拟票是：

国朝创设法司与厂卫，职责各有定制，着该衙门听了，诏如议行。

给谢柬之《陈时弊疏》的票拟是：

这道疏切中时弊，着各部院大臣看了，详议报来，不得延误。

给光禄寺丞罗先吉呈疏的票拟是：器皿偷盗昧没之事，屡有发生，这都是孟冲任上事。所言器皿，应悉数归还。今后遇着这等事，俱附写验入，尚膳监并各宫值日太监照数发出，如有损少，听提督太监参奏。

刚拟了这三道票，张居正搁笔，才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有人敲门。

“谁？”

“是我。”

姚旷推门而入。

“揭帖送进去了？”

“送了。”姚旷一脸紧张之色，畏葸说道，“首辅大人，出大事了。”

“何事？”

“羊尾巴胡同烧起了大火。”

这场大火足足烧了大半天。风助火势越烧越猛，亏得京师大营派了数百兵士赶来扑救，才把火势控制住，薄暮时分完全熄灭。据初步统计，这场大火烧死官员五人，围观及住户民众二十四人，烧毁民房一百八十七间，踩伤烧伤的人数以百计。其中十几个伤势重者，也是奄奄一息生命垂危。童立本的棺材以及坐在木圈椅上的柴儿，俱被烧成一堆黑炭。他的苍头老郑在混乱中被踩死，侍妾桂儿被烧得体无完肤，躺在床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羊尾巴胡同变成了火葬场，生前懵懂愚钝，死后受人利用的童立本，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有三十个人为他陪葬□□。

大火烧得正盛时，张居正亲临现场察看火势，并就救火事宜及善后处置作了一番紧张安排。

直等到灰飞烟灭一片狼藉，被烧得衣不遮体毛发俱焦的官员一个个被抬走，他才登轿离开。

回来路上，他思虑着这件惨案究竟如何发生，应怎样调查事发真相，处理善后事宜。同时他又暗自庆幸，这场大火倒是帮了大忙。他现在可以放手去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而不必顾忌各种浮言詈议。想想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他不禁摇头苦笑，心中忖道："还是古人说得对，多行不义必自毙，唯苍天不可欺也。"

一回到家，张居正就派人去找王篆。待他吃罢晚饭来到书房，堂役就进来禀报王篆已到，张居正吩咐传他来书房会见。

刚落坐，王篆就迫不及待地说："首辅，今天的这场大火，真是天遂人意。"

张居正尽管心有同感，但仍把脸色一沉，说道："一场烈火烧死这么多无辜，你身为大臣，怎么还能幸灾乐祸？"

王篆本想拍马屁，却没料到招来申斥，好在他脸皮厚，竟嘿嘿地干笑着掩饰尴尬。

"外头都有何舆情？"张居正又问。

王篆回答："手下人的访单都还没有送上来，卑职来之前已经吩咐，一有密报，直接送来这里。"

王篆手下有一帮便衣耳目，专门察访京师各色人等动静，虽不及冯保掌握的东厂权势大，眼线广，却也让京师官绅大户感到莫大威胁。冯保的东厂本是直接为皇上服务，盖因皇上小，□□张居正实际上总摄朝纲，再加上与冯保打得火热，所以，本来只有皇上一人才能览阅的东厂访单密札，冯保也会送一份给他。正因为控制了两条暗线，京城百官的一举一动都在张居正的掌握之中。

王篆接着说："这场大火把参加公祭的官员们都吓蒙了。死的、伤的不说，侥幸逃出来的，□□也都成了惊弓之鸟。"

"魏学曾呢？"

"他烧得伤势不轻，听说他一连从火堆抢出了六个人，烟熏火燎晕倒过去，兵士用水把他浇醒了。他仍不肯走，坚持要和兵士们一起救火。他胡子烧光了，脸上尽是大水泡。"

“魏学曾这个人，与王希烈不可同日而语。”张居正心中很是欣赏魏学曾这股子敢作敢为的英雄侠气。

“杨博、葛守礼等，都称赞魏学曾是一条汉子。”王篆随话搭话。

“魏学曾现在何处？”

“在家里，杨博老找来太医给他疗伤。不过，听说他家门口，已经有了一队锦衣卫。”

“啊？”张居正大吃一惊。

锦衣卫同东厂一样，也是直接归皇上掌管。既然锦衣卫已出动，就证明皇上已知道此事，他□□猜想皇上一定是听了冯保的话要严惩肇事者了。于是又问：

“王希烈呢？”

“他的伤势不重，但听说他得了惊吓症，在家又哭又笑。”

“他家门口有锦衣卫吗？”

“有，”王篆眨眨眼睛，讨好地说，“首辅，锦衣卫出动，皇上圣意已是十分明朗。”

“唔，”张居正点点头，深思着说，“今天这场火，发得有些蹊跷，果真是触怒天意？”□、□□“京城秋燥，连狗鼻子都干得流血。何况那些布扎纸糊的冥器，溅上一个火星子，立刻就有燎原之势。”

“究竟是何原因发火，介东，你务必调查清楚。”

“是。”

两人正说话时，司阍又报外头有人要见王篆。王篆出去片刻回来，激动得脸色通红，嚷道：

“首辅，王希烈死了。”

“怎么死的？”张居正惊问。

“悬梁自尽，这是卑职手下人刚刚得到的消息，”王篆轻蔑地说，“这个脓包，一看锦衣卫封了门，就知道自己罪责难逃，与其送进三法司谳狱问罪，倒不如自我了结。”

张居正答道：“自作孽，不可活。介东，关于这场火灾始末情由，你连夜写一个折子，明天□□一早送来内阁，转奏皇上。”

“卑职遵命。”□

王篆欠身回答。按理说他应起身告辞，但他磨磨蹭蹭就是不挪步。

“你还有事吗？”张居正问。

“有。”王篆伸头朝门外看了看，压低声音说，“昨天，我去了一趟积香庐。”

“啊？”张居正这才记起在积香庐里养病的玉娘，忙问道，“玉娘现在怎样了？”

“她的眼睛可以模模糊糊地看点东西了。”

“很好，”张居正眼前浮现出玉娘美丽的倩影，一种温情油然而生，他叮嘱道，“还得加紧□□治疗，争取早日康复。《诗经》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玉娘虽有巧笑，但盼盼美目□□还得假以时日啊。”

“首辅说得是，”王篆随声附和，又道，“玉娘让卑职带信，她想见你。”

“是吗？”张居正微微一笑，“等忙过了这阵子再说吧，你转告她，这些时要静心养病。”

□“是。”

王篆准备退下，张居正又喊住他，问道：“介东，听说蒋二旺关在刑部大牢，一天到晚喊冤枉。你说，应如何处置他？”

王篆早就知道张居正已铁定了心惩处贪墨。蒋二旺是一个突破口，紧接着是杨用成，后面不知道还要牵出多大一串呢。他虽内心深处同情蒋二旺，但此刻却狠着心说：

“他喊什么冤枉？两个空额吃了五年，这是铁证如山的事。他虽然是卑职属下，但卑职不护短，建议首辅给他严惩。”

“好一个介东，秉公为国，不徇私情，这才是循吏！”张居正称赞了一句，接着说，“上次我已讲过，你做得好，就给你升官。我说到做到，这次京察，两京官员调动较大，我准备向皇上推荐你去扬州担任操江御史，你意下如何？”

操江御史管理漕运，与同样开府扬州的江淮盐运使都是最令人眼热的衙门。操江御史三品衔，这样王篆不但官升一级，还得到了一个肥差。他虽然心中狂喜不已，嘴里却说道：

“卑职在京城，旦夕都能得到首辅指教，这一下去得远了，岂不空落得慌？”

“这岂是大丈夫说的话，没出息！”

张居正善意地骂了一句，挥挥手让王篆退下。他起身走到书案前，打开搁在案上的一个卷宗，取出一张纸来，上面写了二十几个人名，都是两京各衙门三品以上大臣——他准备向皇上□□建议提拔或降黜的人。此刻，他又浏览一遍：

刑部右侍郎曹金改任陕西巡抚

礼部左侍郎王希烈改任南京国子监监事

吏部左侍郎魏学曾改任四川巡抚

礼部右侍郎毕昭改任山西巡抚

都察院右都御史蒋孔苏改任江西监察御史

兵部右侍郎粟承禄改任南京户部右侍郎

刑部左侍郎刘一儒改任吏部左侍郎

户部右侍郎陈瓒改任左侍郎

户部左侍郎郭朝宾总督天下仓场

南京户部右侍郎李晋改任云南巡抚

湖南按察使李义河升任都察院右都御史

江西巡抚潘季驯升任工部左侍郎

湖北巡抚汪伯昆升任兵部右侍郎

看罢这张名单，张居正提笔勾去了王希烈的名字，又在魏学曾名下改为“改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字样。他正准备就这份名单给皇上写一份密帖，游七敲门进来禀道：

“老爷，您的亲家刘大人来了。”

“人呢？”

“在花厅里。”

张居正起身到花厅相见，刚一落座，他就笑着说：“孟真，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来过从？”

自张居正出任首辅，几乎所有湖北老乡都登门恭贺，唯独刘一儒没来过。此时刘一儒答道：

“您初登首辅，政事千头万绪，卑职不便前来打搅。”

“亲戚之间，不必过于拘礼。”

张居正温和地责备，接着问了一些女儿女婿的家常话。张居正闭口不谈今日的大火，刘一儒□□更不肯有片语关涉。扯过闲话，刘一儒吩咐随从家人拎了一个锦匣进来，说道：“先生致位宰辅，实在是可喜可贺的一件大事，我一时想不到如何表达心意。前些时逛琉璃厂骨董铺，□□看到这件东西，就把它买下了，不知先生喜不喜欢。”说着解开丝带，从锦匣里小心翼翼捧出一只尺五大小的钵盂。张居正饶有兴趣的上前观看，这只钵盂乃阳羡砂制品，用为水注。钵盂两边之耳，左缀一绿菱角，右缀一浅红荔枝，两者之间，又缀了一枝淡黄如意。底盘上是两只缠绕着的黑螭龙虎。四爪伸开，恰成钵盂的四足。虎腹上镌有“熙宁二年”四字，原来是宋朝旧物。细看这些饰物，无不各肖其形，栩栩如生。按年代推断，熙宁二年距今也有五百多年历史了，这只钵盂却保存完好，没有一点损伤。

“唔，这是宝物，亏你孟真觅到。”张居正赞赏地说，“我早就订下规矩，礼物一概拒收，□□但这次我破例收下。”

刘一儒谢过，接着说：“卑职还有一事相求。”

“请讲。”

“这次京察，卑职想离开刑部。”□

张居正仿佛已经料到刘一儒会提出这个请求，说道：“孟真，听说那天在童立本家门前，魏学曾指名道姓把你鄙夷一通。顺便把我和王之诰都捎上了。”

“实有其事。”刘一儒回答，“刑部里头，告若是堂官，我是佐贰，确实有些不妥。”

“这事你不说，仆也寻思要动一动。告若从南京调来出掌刑部，虽然是我的主意，但他的资历名望，却是朝廷上下一致首肯的。你这佐贰官，也不是我的裙带关系当上去的，这一点，我不怕外人议论。我担心的是两个亲家同处一部，遇事推让都当好好先生，于公于私都不利。我本来就想趁这次京察调动你的职务。今天你来得正好，我要当

面征询你的意见，京城各衙门，这次京察会空出很多位子，不知你愿意去哪里。”

一听这话，刘一儒心中猛地一紧。外头都说张居正借京察排除异己，他现在露嘴说出“会空出许多位子”，可见传言不谬。联想到这些时京城风风雨雨，他脱口说道：

“我愿意去南京。”

“南京？你愿意去南京？”张居正怀疑听错了，连声问道。

“是的，我愿意去南京。”刘一儒显然已经考虑成熟，从容说道，“在自陈的折子中，卑职已将担任刑部左侍郎两年来的过错得失向皇上陈述明白，并恳请皇上降黜使用。今天来找你，是想再次向首辅表明心迹，卑职真的愿意到南京，任一闲职足矣。”

刘一儒说得恳切，张居正心中升起一丝不快，怏怏说道：“我还准备举荐你去吏部接替魏学曾，看来只得作罢。”刘一儒见目的已经达到，再呆下去恐节外生枝，遂起身告辞。望着他离去的背景，张居正心中忖道：“这个刘一儒，毕竟也是清流作风。”一眼瞥见刘一儒留在案上的那只骨董，喊过游七说道：“你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物件，缀上的这四件东西，不伦不类，八不相挨，也不知是何意义？”游七端详半天，忽然悟到什么，正待开口却又把话咽了回去。

“你看出了什么？”张居正追问。

“老爷，不好讲。”游七吞吞吐吐。

“但讲无妨。”

见张居正有些不高兴了，游七不敢违拗，便说道：“老爷，这四件东西，绿菱角取一‘菱’字，红荔枝取一‘荔’字。黄如意取一‘如’字，黑螭龙虎取一‘螭’字，加之这骨董本身是一只钵盂，且取一个‘钵’字放在中间，把这五个字联起来读，其谐音就是：伶俐不如痴。”

听完游七的解说，张居正心下一沉，忖道：“刘一儒这哪是送什么骨董，而是假借名目极尽嘲讽之能事。”想到自己出任首辅这一个多月以来的所作所为，竟被亲家看成是士林所不屑的“伶俐”之举，不禁心下生寒。用官场语言讲，“伶俐”就是乖巧，就是曲意媚上。而“痴”就是持重，就是风骨。就在一场大火之后，刘一儒送来这一句“箴言”，

张居正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和伤害。他真想拎起那只钵盂，狠命朝地上一掼。但手一伸出又改变了主意。

他抚摸着这只设色古巧传世久远的钵盂，感慨万千地说：

“游七，把它摆在书房最显眼的地方，我要天天读这座右铭。”

游七还未离开，司阍又急匆匆走进来，禀道：“老爷，广西急报。”

“啊！”

张居正接过，一看关防就知是两广总督殷正茂的八百里驰传密札，他迅即拆开来读。殷正茂□□在密札中告知，五日前，他所率领的剿匪大军已攻破水□山中的匪巢，两个叛首，韦银豹被杀，黄朝猛被生擒。

看罢此札，张居正大喜。他负手走出花厅，忽闻得一阵馥郁的香气。他问游七：

“是不是后花园中的桂花开了？”

“是的，老爷，开得正旺呢！”游七答道。

“啊！”张居正举头望月，但见一轮欲圆未圆的明月挂在幽邃的天幕。他突然记起还有三天□□就是中秋节，便吩咐道，“游七，不要辜负满庭芳香、一天明月，你去后花园中摆上茶点，□□请夫人出来，一同品花赏月。”

游七领命而去，不过片刻，又有人来说徐爵求见。

“领他进来。”□

言未毕而徐爵已抬脚进门，也不及寒暄，徐爵就给他带来了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今天上午公祭时的那场大火，是冯保指使东厂特务混在人群中暗地点燃的。

张居正顿时愣了，木头人一样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连徐爵啥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老爷！”

游七轻喊一声把他惊醒，他扭头问道：“你有何事？”

“后花园中的茶点已摆好，夫人已经入座了。”

张居正烦躁地一挥手，嘴中冷冰冰吐出两个字：

“撤了！”

2001．1．15．二稿毕

第 一 回 李国舅弄玄扮妖道孙督造报忧启衅端

“冯老公公到——”

一声高亢的吆喝，穿过早晨的淡淡白雾，从广袤乡野间的大道上传到白云观门前广场，顿时引起一片骚动。先前这里已黑鸦鸦落了一大片各色轿子，内中坐的都是身着貂袍的朱衣太监。他们早早儿来到这里，为的是迎候他们的主子。听得吆喝，他们都慌忙钻出轿来，伸长脖梗儿朝大路上瞻望。须臾间，只听得一阵匆促的马蹄，早有二十余骑武弁驰进广场。他们都头戴圆帽脚蹬白靴，身穿圆领十二颗纽扣直裰，一看打扮就知是东厂的番役。领头的掌贴刑虽然穿着六品武官命服，但比起地上站着的这些内府貂珰来，身份还是矮了一大截。但他自恃是东厂的官员，有见官大一级的特殊身份，也不把貂珰们放在眼里，只公事公办地拱了拱手，说了一句：“公公们来得早。”然后就吩咐手下：“广场上太乱，你们盯着些个。”

话音刚落，一长列气势森严的仪仗已是进了广场。临近山门，只见瓜斧号旗一刷儿闪开，遮轿的六把大金扇两边一分，亮出一乘八人抬的杏黄围帘大暖轿来。顿时，广场上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听得见，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大暖轿。一名眉清目秀的小内侍走近前打起轿帘，大家伙儿先听到一声轻轻的却颇显威严的咳嗽，为数不少的太监禁不住身子一哆嗦——这当儿，万历朝的赫赫“内相”，司礼监掌印大太监冯保已是躬身出了轿门。

为了今日的出行，冯保在穿戴上似乎用了心思，他并没有穿官服，而是在贴身的水獭皮小袄外，罩了一件上等湖丝制作的丝绵道袍，脚蹬一双羊羔皮的短革幼靴，靴上的圆泡钉全用纯金制作，代替了惯常的黄铜，头上的暖帽用粹白的狐狸皮制成。这身打扮虽无官气却更显得雍容华贵。加之他一张保养得很好的白皙的胖脸，举手投足颐指气使，都不得不让人对他敬畏有加。就在他跨出轿门的这一刹那，众貂珰好像羊见虎鼠见猫一般一起跪下，齐声喊道：

“小的们恭候老公公。”

冯保也不言声，只把手虚抬一下让貂踏们平身，这时，一名站在台阶上的青衣道人朝山门内大喊一声：“奏乐——”，候了多时的道家

乐手立马儿弦索高奏响器齐鸣。更有十几名小道人次第点燃手中举着的缠满鞭炮的长篙，噼里啪啦炸了个昏天黑地。震得广场上看热闹的人，个个都捂了耳朵。在肃穆的大内呆久了，冯保不大习惯这种闹哄哄的欢迎场面。鞭炮一响，他就站在原地不挪步，待鞭炮炸完乐声停了，他才随着迎候的道长闻天鹤进了山门。

京城四郊，名胜甚多，不可枚举。单说畿南，旧有三大：乃沧州狮子景州塔，真定府里大菩萨，这是远郊。近郊的第一大名胜，即是西便门外二里许的这座白云观。

白云观，在道教里头素有“仙都”之称，是全真道龙门派的祖庭.这座道观始建于唐代，名天长观，用来祀奉道教祖师爷老子.此后屡毁屡建屡建屡毁，名气并不大。真正名闻遐迩是在著名道人丘处机来此掌院之后。这个丘处机是道教龙门派创始人，被成吉思汗奉为“神仙”。元朝初年，在中国影响极大。他死后，每逢他的生辰正月十九日，京师庶民都会携着香纸爆竹，三牲酒浆到白云观来致祭。久而久之相沿成习，正月十九也就成了京师人必过的燕九节。届时白云观山门之外，广场四周，各色帐篷帷屋都搭盖起来，迤迤逦逦几里路长。全国各地的全真道人都赶来这里，或祭祀，或斋醮，或炼丹药，或卖符箓，坐地论吉凶休咎、分曹谈出世之业，镇日间磬钵起伏，道曲盈耳。在这股子仙气缭绕之中，更有京城的红男绿女纷至沓来，打情骂俏嬉闹玩耍，或艳帜招摇或席地哄饮，日以继夜声势不衰。还有那数以千计的小商小贩，也莫不赶来这里，肩着棍把儿卖糖葫芦的，挑着温火担子卖蒸糕儿的，打酒卖茶，摇糖称卤，应有尽有。至于日用百货，从绸布衣服、几筵箧笥，到盘盂铜锡、骨董字画等琐细之物，无不种类齐全塞满道儿，从早到晚叫卖声不绝于耳。因此，这紧接着元宵节之后的燕九节，又把京城的游冶声采热闹气儿，喧喧闹闹延长了几日。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这燕九节又添了一项内容，即宫内的太监们每到这一天，也必定轿马塞道赶到白云观来祭奠一番。也不知是何年何月哪一位没根的贵珰考证出来，说丘处机出家之初的生日这一天，为绝尘心竟然自阉。因此，太监们便把他认作本门“阉帮”的帮主，年年祭奠如仪，一丝儿也不马虎。今年是冯保出掌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第二年，领衔主祭责无旁贷。较之前几年，今天的场面就显得格外铺排与显耀。

在道人陪侍与百十位贵珰的簇拥下，冯保走进了七层四柱气势轩昂的棂星门。枋额上所书“洞天胜景”四字，乃嘉靖皇帝手迹。由此人观，可分三路：中路依次有灵官殿、玉皇殿、老律堂、丘祖殿、三清阁与四御阁五重正殿，还有钟、鼓二楼及丰真殿、儒仙殿。东路主要建筑有南极殿、斗姥阁与藏经楼。西路有吕祖殿、八仙殿、元君殿、元辰殿、祠堂院等。道观后头还有一座偌大花园，名云集园。园内小桥浮绿，游廊迷树，亭阁掩映，山水缠绵，满目皆是仙家情趣，故又有“小蓬莱”之称。整个建筑占地有数百亩之多，且参差疏密井然有序。今日的白云观内，处处装饰一新。石阶砌玉，檐牙涂金；崔嵬殿阁流碧飞丹，雕墙画壁熠熠生辉。如此蓬莱仙国，尘世瑶池，端的是龙纹虎脉，气象万千：站在棂星门下的冯保，一看这些景致，顿时心情一爽，问站在身边的闻天鹤：

“闻道长，这道儿一尘不染，香客们怎样进来拜神呢?”

闻天鹤恭敬回答：“启禀冯老公公，贫道已得东厂指示，冯老公公在观期间，闲杂人等，一律不得入内。”

冯保微微一笑，说：“道长知会错了，咱是说，这么洁净的道儿，香客们一踩，不就脏了?”

“哦，是这样，”闻天鹤紧张的心情稍有松弛，回道，“观内有十几个小道士随时打扫，不至于污秽到哪里。”

“这样就好，不要糟蹋了仙境。”

说话间，一干人等已是款款走过窝风桥，穿过三重大殿，来到中路第四重大殿丘祖殿的门前。早在几天前，徐爵就知会闻天鹤道长，冯保此次来自云观只祭祀丘祖，余下各殿一律不进。知情人一听便知，当今皇上圣母李太后一心向佛，与道教略不关涉，冯保跟着她，不敢越雷池一步。这本在情理之中，但对于白云观来讲，多少有些遗憾。丘祖殿面阔五间，进深七楹，是白云观中最为恢弘的单檐歇山式大殿。为了这次祭祀，众貂珰合伙捐了五千两银子装修白云观，冯保单独捐了两千两银子装修这座丘祖殿：眼下看去，只见回廊藻井，飞檐础柱，莫不髹漆一新。殿中丘祖塑像也重新涂了金粉，愈觉富贵华丽。冯保跨进殿中，顿时道乐大作，众貂珰三拜九叩，一切祭奠如仪。

却说冯保跪在蒲团上还未起身，忽听得门外头传来吵闹之声，两个小内侍将他搀将起来，他眼睛瞄着丘祖，嘴中问道：

“什么人喧哗?”

与冯保一起来的徐爵正准备派人出去查看，却见东厂一黑靴小校飞快跑来禀报，说是园门外头有一个疯疯癫癫的道人，非要闯进来不可。

“是个啥样儿人?”冯保问。

“说不上，头上戴着一只铜圈，箍住一头乱发，披着一件青色大氅，手上还举着一面幡竿，上面书了‘替天行道’四字。”

冯保听了皱眉，喝道：“这是何方妖道，且把他拿了，打着问话。”

言犹未了，只听得门外有人嬉笑道：“冯老公公，不用打着问话，贫道已经来了。”

说话间，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已是闪身进门，站在冯保跟前，舞动着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冯保正想发作，一眼瞥见这人的音容相貌很是熟悉，只是一时仓促记不清是谁，便狐疑地问：

“你是?”

来人呲牙一笑，把粘在脸上的乱发往后拢了拢，揶揄道：

“冯老公公，你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

冯保定睛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武清侯李伟的独生儿子，当今圣上万历小皇帝的嫡亲母舅李高。他慌忙言道：

“哎呀呀，原来是国舅大人，看老夫这眼神儿，竟是这等的不济，罪过，罪过!”

丘祖殿原不是会客的地方，幸好闻天鹤早在云集园中备下了陈设典雅的斋房。冯保与李高蹙了进去，闻天鹤安排好茶点就退下了。冯保抿了一口滚热的八宝茶，问道：

“国舅爷，你为何要弄出这一身打扮来?”

“过节呀，”李高脱口回答，见冯保一时没有领会，又补充道，“今儿个是燕九节，我这身打扮，您看像不像丘神仙下凡?”

这么一说，冯保才恍然大悟。传说每逢燕九节这一天，丘神仙就会乔装打扮回到白云观来度化道众，被他瞧中的人，就可以跟着他白日飞升成为仙人。丘神仙的化身，或是贫道、或是乞丐、或是娼女、或是盲叟，总之都是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中的下九流人物：京城中一些戚畹大户膏粱子弟，逢着这一天，都会跑到白云观来向这些“贱民”布施，如果碰巧从“贱民”中遇上一个丘神仙的化身，岂不是一本万利的便宜事?不过，最乐于施舍的，还是内廷太监。这些人既认了丘祖为本门帮主，当然就想着如何攀缘接福，一年就这一回，故都出手大方。因此就有一帮泼皮无赖，在这一日故意扮穷骗钱。李高显然不属于这种人，他之所以如此打扮，在冯保看来，纯粹是闲得无聊找乐子，因此应付道：

“难怪你硬闯白云观，番役们不敢拦你，都怕你是下凡的丘神仙，得罪不起啊。”

李高也没听出冯保话中的揶揄，嬉笑答道：“方才在白云观门外，咱这身行头，着实还唬了不少人呢!你看，这是咱收的利市钱：”说罢，解开青色大氅，只见胸前还有一个褡裢，他解下来朝地上一抖，宝钞、铜板和碎银竟滚了一地，他嬉笑说道：“这些功德钱，咱捐给白云观了。”

瞧着李高这副痴不痴呆不呆的现世宝样子，冯保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不愉快。李高资性就不是个读书种子，仗着李太后这个姐姐，镇日里呼朋引伴驾鹰逐犬，总是个不成器的纨绔子弟。如今万历皇帝登基，他这位国舅，更成了拳头上跑马粪门里吹火的人物，越发地了不得。冯保虽然不喜欢这种人，但碍着李太后，也不敢得罪他。他不知李高闯进来找他有什么事，只转口问道：

“令尊武清伯大人这一向可好?”

李高耸了耸肩，拣了一块黑脆脆的芝麻糕放进嘴中，一边嚼一边答道：

“好啥．一直心口疼!”

“啊，怎地没听说?”

“冯公公你深居大内，哪儿听说去?”

“没请太医看看?”

“太医都是些烂嘴龟子，哪能看咱爹的病。”李高口无遮拦，说话声音比劈干竹子还响，这会儿打了一个咳嗽，接着说，“咱爹的病，冯老公公你倒能治一半。”

“咱?”冯保不禁一怔，他听出李高话中有话，便警觉问道，“武清伯究竟犯的啥病?”

“心病!”

“哦?”

冯保应了一声，再不接腔。李高见他不再问了，索性自己捅了出来：“冯老公公，你说咱姐晋升太后都两年了，咱爹为何就不能水涨船高，从武清伯升上武清侯呢?”

一听这话题儿，冯保总算明了李高此行的目的。就这件事，前年秋天李太后去昭宁寺进香时，武清伯当面向她提过要求。李太后当时敷衍过去，后来也没有下文。他曾向张居正提过一次，不知出于何种原因这位首辅也是不置一辞，他就再也不好说什么了。眼下见李高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他知道搪塞不过去，便回道：

“册封的事是朝廷大礼，条条框框甚多，你姐姐李太后是天下第一等孝女，她何尝不想自己的亲爹封上侯爵，但礼法所限，她不好擅越。太后不开口，别人又哪敢胡乱从事。”

李高觉得这话不中听，却也不便发作。他心知肚明，自己虽贵为国舅，但进宫一次也是难上加难。平素间往宫内头传话儿，还得靠这位手眼通天的内相，于是咽了一口气，说道：

“冯老公公，咱跟你直说了吧，如果不是前年的那一场大火，逼得王希烈上吊，咱爹的武清侯，恐怕已经到手了。”

“哦?”一听见“火”字儿，冯保眼皮子直跳，“这王希烈就是活着，也未必能办成此事?”

“为啥?”

“他一个礼部侍郎，有多大的权力?”

“不管权力多大，王希烈毕竟当了多年的礼部左侍郎。朝廷一应礼法，他是烂熟于胸。他说过，常规不行尚可特例，咱姐本是贵妃，一下子拔成太后，与陈皇后扯平身份，这还不是特例?咱姐可以特例，咱爹为何就不能特例?”

“国舅爷，你可不能这样攀比，你姐姐毕竟是当今圣上的生母。”

“老公公不要忘了，当今圣上的生母可是咱爹的亲生女儿。”李高说着又操起那根“替天行道”的幡竿，使劲朝地上杵了杵，翻着白眼呛道：“咱爹的事儿办不成，依咱看，就卡在一个人身上。”

“谁?”

“张居正：”。

冯保当下就冷了脸，嗔道：“国舅爷，这话可不好随便说的，首辅张先生是先帝信任的顾命大臣，你姐姐李太后对他深为倚重。你如此说话，岂不让你姐姐伤心?”

李高既不犟嘴，又不服气，只嘟哝道：“花花轿儿人抬人，人家抬咱咱就抬人，人不抬咱咱也不抬人。”

冯保不想闲扯是非，抬了抬眼皮，勉强笑道：“国舅爷也不用说气话。待瞅着机会，老夫再向太后请旨。”说着就有送客的意思。

李高连忙说道：“老公公不要理会错了，咱今儿个大老远赶来，并不是专为找你生闲气的，咱的正经事儿还没说呢。”

“啊，你还有事?”

冯保刚抬起的屁股又重新落座，李高瞅了瞅门外，低声说道：“老公公，咱爹想做件事儿，究竟如何做，让咱找您讨个见识。”

“啥事儿?”冯保俯了俯身子。

李高瞅了瞅门外，神秘地说：“去年底，咱爹央人在沧州看了块吉地，想修坟呢。”

李高话音一落，冯保就知道意思了，当今的老国丈，又要变着法儿向皇上伸手要钱了。按朝廷规矩，皇亲国戚修建坟寝，朝廷可适当补助。既不是为难事，冯保心下略宽，问道：

“武清伯修坟，好哇，择的地怎么样?”

“说是块好地，风水先生说，得把那架山整个儿买下来，山上有几户人家，得迁走。”

听话听音，冯保知道武清伯要狮子大张口了，便说：“江湖上的风水先生，多半是些混饭吃的，武清伯的吉地，要经过钦天监踏勘核实。”

“咱爹说了，事情该怎么办，咱们按朝廷的章程，只是这花钱的事……”李高说到这里把话头打住，看了看冯保的脸色，又接着说，“咱爹说，请老公公您预先给咱姐通个气儿。”

“这个好办，我回去就讲。”冯保一口应承，又出主意道，“你回去告诉武清伯，他那里先把折子写好，通过宗人府送进宫里头。”

“多谢老公公了。”

李高正事谈毕，见门口总有人晃来晃去，知道冯保还要会见别人，便道谢告辞，临行前，端起面前那盅八宝茶一饮而行，随手就把那只薄胎的福禄寿青花盏朝地上一摔，“叭”的一声茶水污了一地，冯保瞧着一地碎片，皱着眉头问：

“国舅爷，这是为啥?”

“图个吉利，岁岁(碎碎)平安!”说罢扮了个鬼脸，仍旧挥舞着幡竿告辞走了。

他前脚刚出门，徐爵后脚就领了一个人进来。只见这人穿了一件墨色西洋布的丝棉直裰，绗边用的是鹅子黄的蟒绒，罩在直裰外头的裘袄是用荔枝红的云缎面料制成，头上戴了一顶用牦牛尾毛织成的高檐桶子珍珠冠，脚上穿了一双墨绒布袜儿，踩着双千层底的苏州官样布鞋，系在腰间的带子也是用加厚的墨色西洋布制成，上下滚了两道细密的荔枝红彩边，带头绦子上的吊坠儿是一只板栗大小的翡翠麒麟，这身华贵脱俗的打扮，立刻引起了冯保的注意：

来人一进门，就提了提直裰的下摆，在冯保面前小心翼翼地跪下纳拜，振声唱喏：“小可郝一标，叩见冯老公公。”

“起来起来，都老熟人了，讲这客气做甚。”冯保虽坐在椅子上不动身子，但笑容可掬，吩咐徐爵，“给郝员外看座。”

徐爵忙引着郝一标坐到冯保右下首的一把椅子上。即便这位七彩霞老板是京城里头富可敌国的首富，且平常与徐爵过从甚密，但真打真想见冯保一面却也不易。去年听说冯保要捐资修缮丘祖殿，郝一标主动提出代捐两千两银子。冯保领了这份人情，因此，才肯在这白云观里赏脸见他。

宾主坐定，小道人进来重沏了滚茶。冯保小呷一口，瞅着一身光鲜的郝一标，问道：

“郝员外，你这身直缀，是用何布料做成的?”

“西洋布.”郝一标恭敬回答。

“哪儿产的?”

“听说是波斯国那边过来的，但究竟是不是波斯国产的，小可一时也考证不出。”

“唔，波斯国，那是多远的地头儿啊!”冯保赞叹着说，然后若有所思地说道，“倭国的鸟布，高丽国的马尾布，质量都好，常言道苏松杭嘉四府衣被天下，为啥就生产不出这等好布。”

“各国有各国的出产，彼等夷岛番邦，虽是小国，却也有稀世珍品.”郝一标俨然以行家的口气回答。

冯保笑了笑，又道：“前年秋上，李太后选了你七彩霞的七八种布样儿，已是十分的满意，现在，可又有新的?”

“有是有，只是不知太后喜欢什么样儿的。”

“改一天，你把各种新样布料都送到宫里头，咱让李太后亲自挑选。”

“小可谨遵吩咐。”

说到这里，冯保又把郝一标身上的衣服瞅了一遍，问：“你这西洋布，一缣值多少钱?”

“五十两银子。”

“这么贵?”

该如何回答这一问，可叫郝一标犯了难：因自国朝以来，朝廷就有明禁，不准民间与外国通商。到了嘉靖朝，因为东南沿海洋面上海盗猖獗，时常有倭寇来犯，不但在海上劫掠船只杀人越货，更屡屡登陆骚扰，甚至攻城拔寨，为害剧烈。嘉靖皇帝便下诏实行了最严厉的海禁。凡敢于与倭寇通商者，一经查出，不但货物全缴焚毁，当事者本人处以大辟之刑，全家流放口外。隆庆朝后，海禁虽稍有松动，但海上贸易仍属于禁止之列。一些商人为利所趋，有时仍不免偷偷摸摸出海通商。这样就面临双重危险：一是官府的追查，二是海盗的抢劫。这两样只要遇上一宗，立刻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赚钱逐利是商人的天性，赔本的生意没有一个人去做，只要能赚到大把的银子还是有不少人甘冒杀头的危险。郝一标便属于后者。他在江浙一带的

外海经营私货贸易已有四五个年头了。为了对付海盗，他招募了一批不怕死的强徒充当商船护卫，为了货物顺利登岸，他收买了一大批临海府县的官员，打通了所有关节，总之是处处逢迎通行无阻。隆庆之后，南北二京争奇斗艳追慕浮华的风气愈演愈烈。郝一标从海上弄回的各笛外国布料，总是供不应求。听说李太后也穿上了七彩霞的“倭布”，郝一标的生意越发地红火了。尽管他的生意是一口价，一应布疋贵得离谱，也总没个滞销的时候。这会儿从冯保嘴中蹦出个“贵”字儿，他便眼皮子发跳。屏神静气一会儿，他自认为斟酌透了，才小心答道：

“西洋布都是从海上弄回来的，风险大，所以贵。”

冯保早就知道郝一标海上贩私大发横财，作为保护伞，他从中也得了不少好处。但他担心郝一标太过张狂弄出事情来，便想趁机敲打敲打，他挪了挪身子，正颜说道：

“郝员外，你这些西洋布鸟布什么的，虽然质量上乘，但毕竟来路不正，若认真追查下来，你恐怕也难逃干系。你也知道，朝廷从来都没有取消过海禁。”

郝一标顿时额上渗出了冷汗，此时说什么都不合适，他愣了一下，只乖巧应道：

“小可的生意，全赖冯公公扶持。”

“咱不扶持你有今日?”冯保在心里头嘀咕了一句，嘴里却说：“你要明白，猪嘴扎得住，人嘴扎不住啊!”

“冯公公所言极是，”郝一标做出一副依头顺脑的样子，请教道，“小可思着一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讲吧：”

“冯公公是当今皇上的大伴，又深得太后的信任，何不向皇上建议，干脆取消海禁。”

“拈根灯草，说得轻巧，”冯保嘴一瘪，不以为然地道，“海禁是朝廷大法，岂能轻易改动。再说，海禁于你郝员外，有哪门子不好?”

“这……”

郝一标解不透话中含义，一时语塞。冯保睨着他笑道：“海禁一取消，商贾们一窝蜂地跑到海上，只怕从此后，你的五十两银子一缣的

西洋布，贱得就像萝卜白菜。”

“还是公公高瞻远瞩，”话一挑明，郝一标明白冯保的心还是向着他的，因此满嘴恭维说道，“多谢公公照拂，让小可做这独门生意。”

一直陪伴在侧的徐爵这时插了一句：“老郝，独门生意可以做，但独食儿不能吃。”

“这个自然，郝某再颟顸，也不敢少了冯公公的孝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至理。”

“你懂得这个理就好，”冯保优雅地看了看自己修剪得整齐的指甲，怡然说道，“千万不可学那些市侩，见了点银子，好似苍蝇见血。”

“公公教诲，郝某铭记在心，”郝一标说着，朝徐爵睃了一眼，见徐爵有鼓励的意思，便鼓着勇气说，“冯公公，小人还有一事相求。”

冯保抬抬下巴示意郝一标讲。

郝一标言道：“小可听说，每年三月，南京鲥鱼厂的贡船就会届时发运，经运河到北京。而且这贡船归大内尚膳监管辖，地方官不能插手。”

冯保浅浅一笑，道：“嗬，你倒都弄得明白，你又想打什么主意来着?”

“小人想在这贡船上搭载一些货物。”

“什么货物?”

“在苏杭二州采购的绸缎衣料。”

“郝员外又跟咱玩猫腻，直说了吧，是不是又从海上弄了些宝贝来?”

“是……是的。”郝一标尴尬地笑着。

冯保听徐爵说过，去年，张居正曾致信漕运总督王篆，帮郝一标弄了两条漕船，运了诸多海上私货到京。须知漕船与内廷贡船从南京起运直到北京通州府的张家湾，沿途官府与榷场税关都无权查验，一趟下来，少缴一笔老大的榷税不说，还不知省下多少通融费和各类勒索。这个中好处，冯保焉能不知，便问道：

“去年，首辅张先生不是帮你弄了两条船么，今年你怎的又不去找他了?”

听冯保口气中似乎含了一丝醋意，郝一标赶紧辩解：“首辅大人去年是帮小可弄了两条船，但他言明，这是对前年秋上我帮他收购胡椒苏木的回报，下不为例。”

“张先生知道你运的什么吗?”

“我告诉他是苏杭绸缎。”

“南京鲥鱼厂的贡船，一共才三条，而且都载得满满的，哪里还能搭载货物。”

“冯公公，你老只要发个话，天上星星都摘得下来，哪里还在乎几条贡船：”

“这事儿，回头再议吧，”冯保伸了个懒腰，问徐爵，“咱来时，看到山门外支了几里地的帐篷，都是卖货的?”

“是的，”徐爵坐得笔挺的身子微微一欠，笑着回道，“满京城的商贩，都赶来这里趁燕九。”

“是否有骨董摊儿?”

“有。”

“走，咱们去看看，郝员外，一起去吧?”

“好，”郝一标说着已是离座，用手抚了抚腰间晃动的那只翡翠麒麟，大献殷勤说道，“我来时见着了那些骨董摊儿，也摆了些夏彝商鼎．唐宋名人字画，只不知是真是假，冯公公是大行家，您去鉴定鉴定，若是真的碰上几件，您都拿上，不拘价格小可一应付账。”

“郝员外真大方啊!”

“老公公莫说见外话，钱本是身外之物。”

三人这么说着，已是跨步出门。正要唤闻天鹤道长辞行，却突然看见一个人跑进云集园。只见这人约摸三十来岁年纪，穿着一袭小蟒朝天的玄色内五品补服，外套一件灰鼠皮的背甲，身体微胖疏眉淡目，看上去有几分儒雅之气。冯保定睛一看，不免惊道：

“这不是孙隆吗?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说话间孙隆已气喘吁吁跑到冯保跟前，双腿一跪，禀道：“奴才孙隆，叩见老公公。”

此时的云集园中，尚有不少太监在嬉闹玩耍，孙隆的慌张样子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园子里顿时安静了下来。却说这孙隆也是太监中的新贵，他入宫前读过两年私塾，又在内书堂学了三年，同别的小内侍相比，他的特点是留心学问，好谈掌故，于骨董字画多有爱好，因此很得冯保赏识。但因年轻资历浅，在孟冲手上得不到重用，只在内监库的丁字库里当了一名司库，专管内廷纸墨笔砚的文具发放，是一份油盐不进荤腥不沾的闲差。但孙隆人很机灵，那一日趁送笺纸之机到了冯保的值房，从怀中摸出一把折扇来，双手递给冯保，言道：“奴才觅到一把扇子，请冯老公公赏鉴。”冯保接过一看，是一把十分陈旧的黄罗扇。有两根扇骨已有了裂痕，黄罗也褪去了光泽，积了几块小红斑。扇面上书有一诗：“风情渐老见春羞，到处销魂感旧游。多谢长条似相识，强垂烟态拂人头。”字体亦草亦行，丰腴有致。落款两字：李煜。冯保看过大惊，问：“这是南唐李后主的?”孙隆答道：“奴才吃不准，但宋人笔记中记载过这件事，这把扇叫庆奴黄罗扇，是李后主赐给宫女庆奴的。宋朝时，这扇子落在东京汴梁，也由内廷的中贵人收藏。”冯保又把折扇仔细看了一遍，说道：“这是李后主的真迹，你是怎么得到的?”“奴才那日清理库藏，发现了这个。此后翻遍所有的册簿均不见登记，是个无主儿的物件，因此便携来这里。老公公若觉有趣，就留下。”冯保本就爱不释手，一听此话也不推辞就收下了。过了些时日，他打听到这把庆奴黄罗扇并不是宫中旧物，而是孙隆花二十两银子从骨董市上买来的：对于一名小内侍来讲，恐怕搜尽积蓄也很难凑足二十两银子，冯保嘴上不说，心里头对孙隆已是刮目相看。他不是看中区区二十两银子，而是看中孙隆这份孝敬之心。待他取代孟冲当了司礼监掌印后，一心要给孙隆谋个上等差事儿。年前，冯保奏明皇上，把内廷掌管的杭州织造局的掌印太监撤了，荐了孙隆前往接任。这内廷的织造局共有三个，一在苏州，一在松江，一在杭州，杭州规模最大。这三个织造局专管内廷的丝绸布料供应，上至皇上后妃，下至婢女火者所用衣料以及皇上用作赏赐的缎帛均由此供给。织造局所给关防，均有“钦差”二字。因此，一应地方官员见了他们，管你几品几级，莫不都缩脖儿避马让轿。孙隆得了这份美差，自是对冯保感激涕零。过罢元宵节，他就去冯保府上辞行，说是选了燕九节这

一天动身前往杭州赴任。按理说，他这会儿应该到了张家湾运河码头，却不知为何又突然出现在白云观。

冯保让孙隆平身，然后问他："你不是今日动身么，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孙隆喘息未定，哭丧着脸答道："启禀老公公，奴才遇到了一点麻烦。"

"什么麻烦?"

"工部不肯移文。"

"啊，有这等事?"

冯保一双眯眯眼突然睁大了，怔怔地望着孙隆。

却说杭州、苏州、松江三个织造局虽属内廷管辖，但职责各有不同。杭州织造局主要是为皇上制造"龙衣"。皇上平居的缥裳，大朝时的章服，祭祀时的冠冕等等，每年都得添置。"龙衣"造价昂贵，仅一套章服，就得花一万多两银子。这次孙隆履任，按冯保的授意，呈上一份制造清单，各色质地的章服就有二十多套，加上其他各项，总共要耗费八十万两银子之巨。小皇上也不深究，照样颁旨。历来规矩，三个内廷织造局用银，一半由皇室支付，另一半由工部拨给。因此每年织造局用银计划，须得内廷织造局会同工部商量妥当后才报呈皇上。这次孙隆先请得圣意，再知会工部，这种作法已引起工部极度不满。加之所请用银高得离谱，比之隆庆皇帝时每年的四十万两银子，高出一半还多，因此工部拒不移文。织造局虽是钦差，但地方州府于此项配合，只认工部移文。孙隆自恃圣旨在握，满以为工部移文是十拿九稳的事，谁知昨日进了工部衙门，却碰了一鼻子灰。

听完孙隆的陈述，冯保这才感觉到事先不同工部商量是一个失误。其实，这个"失误"是他故意所为。他并不是不知道办事章程，而是想提高司礼监的权力，意欲通过此事作一试探。

"工部你见着谁了?"冯保问。

"堂官朱衡。"孙隆答。

"这个老屎橛子。"冯保在心里头骂了一句，又问，"他不同意移文，说了些什么?"

“这老倔头态度傲慢，根本不和我细说缘由，只是说他就此事有奏本给皇上。”

“这样的大事，为何昨天不来见咱?”冯保一下子恼了。

“昨天，奴才在工部守到天黑。”

“你真他娘的熊包!”冯保恶狠狠骂了一句，再也没有了逛骨董摊儿的雅兴，一跺脚吩咐道：“备轿，回宫!”

第 二 回 说龙袍李太后动怒送奶子冯公公示敬

冯保从白云观回来，径直去了乾清宫。小皇上朱翊钧在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太监的陪侍下，正在东暖阁练书法。李太后则坐在花厅里，同尚仪局女官容儿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冯保先去拜会李太后，行了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问道：

“冯公公，听说你今儿个去了白云观?”

“是的，今日是燕九节，奴才去白云观主祭。”冯保毕恭毕敬回答。

“祭谁呀?”

“丘处机。”

“啊，咱知道，丘处机是个大神仙，该祭，该祭!”李太后瞅着冯保汗兮兮的样子，说着就笑起来，“常言道人心不足蛇吞象，如今你冯公公享尽人间富贵，又想往神仙堆里插一腿，这才叫吃在碗里瞅在锅里。”

几句风趣话，逗得容儿失口笑了出来。冯保似笑非笑，他在揣摩李太后的话意儿是否有嘲讽的意味。李太后接着问道：

“白云观还像往常一样热闹么?”

“依奴才看，较之往日，更添了几分热闹劲儿呢。万岁爷登基，风调雨顺，小民们哪个不是自里向外冒喜气儿。”

冯保几句拍马屁的话，李太后听了熨贴，回道：“入宫前，咱跟着爹也曾去白云观赶过燕九节，各种杂耍小吃应有尽有，疯玩一天也不觉着累。”

“奴才今日在白云观里头，还见着国舅爷了。”冯保趁机禀道。

“你说是李高?”李太后问。

“是的，他扮成个道人模样，穿着件黑色大氅，手中拿着根‘替天行道’的幡竿儿。”

李太后听了双眉一蹙，说道，“这李高终究是一个不成器，他跟你说了些什么?”

“他说了两件事，一是为武清伯晋封的事，后头又说武清伯看中了一块吉壤。”

冯保接着就把李高与他谈话的内容一五一十地禀报。李太后听过，沉思了半晌。她记得去年秋上，父亲与弟弟两人还为晋封的事专门进宫找她谈了一次，并说礼部右侍郎王希烈愿意办成这件事。对于这样伸手要官讨封，李太后心生反感，当时就把他们申斥了几句。过了几天，王希烈自杀，父亲与弟弟自知理亏，也就不再纠缠此事了。如今跨过了年头儿，李高又转弯抹角求冯保带话儿重提旧事，李太后感到不妥善处置，父亲与弟弟还会无穷无尽地纠缠下去，但究竟如何办，她心中也没有底，于是问道：

“这件事，不知道张先生是怎么想的?”

“奴才不知道，”冯保觑了一眼李太后，试探着问，“要么，奴才去问问张先生?”

“不要问了，冯公公你先查一查，像这类晋封的事，国朝有何规定，老国丈封侯有无先例。如果没有，有无特例可行，前朝又有何故事可循，总之，你要查细一点。”说到这里，李太后又转到第二个话题上，“关于武清伯选吉壤的事，倒是要快办，他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选吉壤选了七八年，总是定夺不下。这次选了一块，不知算不算得吉壤，一生一死，都是大事，万不可糊涂。”

“奴才已同李高讲过，要让钦天监派人去复勘。”

“这些事如何办理，你是行家，要快办。”

“是，奴才这就去办。”

冯保说着，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却是不挪步，他心里头一直惦记着工部不肯移文的事，想在李太后跟前告朱衡一个刁状，又一时转不上话题。看他磨磨蹭蹭的样子，李太后问：

“你还有何事?”

“奴才去看看皇上。”

冯保答非所问正欲退下，李太后又把他喊住，说道：“咱们一道儿去东暖阁，看看皇上的字儿，又进步了多少。”

冯保与容儿，便陪着李太后挪步到了东暖阁。还没进门，就听得蹲在紫檀架上的那只被小皇上赐名为大、r环的白鹦鹉，伸着脖子喊

道：

“太后，太后。”

正在临摹王右军《兰亭序》的朱翊钧，一听白鹦鹉的叫唤，赶忙搁笔。李太后一行已是挑帘儿走了进来，孙海与客用赶紧跪了下去。

“母后。”

朱翊钧走前两步垂手躬立，柔声喊道。李太后疼爱地拍拍他的肩，又把他拉回到书案跟前，看了几张刚刚临摹的书法，问冯保：

“冯公公，皇上的字，合不合法度?”

“哎哟，岂只合法度，万岁爷照这么练下去，书法肯定要独步千古呢，”冯保一张面团儿似的脸上，堆满了媚笑，“太后，你看万岁爷临摹的这个永字，点勾撇捺，都恰到好处，精气神无一不佳，纵是王羲之再世，也不过如此。”

冯保这些评论，李太后似懂非懂。但她眼角眉梢都挂满笑意，牵着小皇上的手坐到绣榻上，说道：“立春已过，再过几天就是雨水节，天气一天天暖和，今年春上的经筵也该开了。冯公公，你和张先生要赶紧会商，把El期早定下来。”

“奴才遵命。”冯保应道。

李太后瞥了一下几案，问：“今儿个有折子递进来么?”“有，”朱翊钧指着几案上的红木匣说，“有三道折子，儿等着与母后一起览阅。”

“都是些什么折子?”李太后问冯保。

大凡给皇上的奏折，都由通政司交给司礼监，再由司礼监转呈皇上。今日上折的内容，冯保自白云观回来就打听到了，这时候从容答道：

“今日共有三份折子，一份是漕运总督王篆就漕军编制及漕船建造事上奏，一份是户部申请增修通州粮仓，这都是例行公事，处置有定例。”

“既是例行公事，也不用念了，先送内阁票拟。”李太后吩咐，接着问，“第三份呢?”

“是工部尚书朱衡具名上奏。”

“啊，他所言甚事?”

“为杭州织造局申请用银一事。”

“他怎么说?”

“户部不肯分担应由该衙支出的那一半。”

“是四十万两吗?”

“正是。”

李太妃一下子沉默了。关于今年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冠冕服饰鞋袜一事，冯保去年底就向她请示过。当时虽然她也觉得冯保的预算造得太大，但虑着小皇上自登极以来，也从未认真做过几套衣服，因此还是答允了。没想到此事又在工部尚书朱衡那里卡了壳。她虽没有见过朱衡，但对他的声名却知道得清楚。去年冬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更让她对这位老尚书没有好感。却说她当了太后以后，心里头一直记念着当年从澈县逃难到北京，途中曾在涿州娘娘庙投宿一晚的事。那时一家四口盘缠已尽，又累又饿，亏得庙中老尼收留赐给茶饭，第二天上路时，老尼还送了几十个铜板。她显贵之后，曾派人去涿州娘娘庙进香，使者回来说，那位老尼已经故去，庙也残破不堪，她听了就发愿捐资重修。在冯保的建议下，小皇上谕旨工部派员前往涿州踏勘，制订重修方案，朱衡接旨后立即上奏，言既是太后“捐资”重建，此事就不该工部负责：由于朱衡的作梗，这事儿就搁下了，到现在都未解决，李太后心里一直怫然不乐。前思后想，她斡着的下巴突然往上一挑，愠色问道：

“这个朱衡，怎么老是作对?”

冯保趁机撺掇：“依奴才看，朱衡这是自恃三朝元老，全不把万岁爷放在眼里：”

“哼，”李太后秀眉一竖，露出泼辣劲儿，“倚老卖老，再老也是个臣子，皇上做事，未必还要看臣子的脸色?冯公公，这朱衡有啥能耐?”

“他是个治河专家。”

“啊，难怪，”李太后顿了顿，又伸手抚了抚小皇上一身半新不旧的龙袍，说道，“可怜钧儿，虽然当了皇帝，穿的衣服都是旧的：让工部拨四十万两银子，朱衡都不肯，煌煌天朝，当个皇帝还这么背气!”

一直陪侍在侧一言不发的容儿，这时忽然搭讪着说：“启禀太后，有句话不知奴婢当不当说。”

“说吧：”李太后点头。

容儿微微耸了耸小巧匀称的鼻翼，不紧不慢地说道：“奴婢偶观闲书，有记载说唐安乐公主织了一条裙子，花钱一亿缗，这价值听了让人咋舌：传说这条裙子上织满了花卉鸟兽，都只有粟米一般大小，大图案套着小图案，怎么着瞧都栩栩如生。而且这裙子从正面看是一种颜色，从旁边看，在日头底下，月光底下都呈现不同的颜色。每逢朝会，安乐公主穿出来，真个儿是倾城倾色。比之安乐公主，万岁爷花八十万两银子制作龙袍，又算得了什么!”

容儿是李太后跟前最为得宠的女官，她未曾开口说话前，冯保心里头直打鼓，他怕容儿打横炮搅黄了局，却是没想到容儿讲出这么一个绝妙的例子。他顿时觉得这容儿比什么时候都妩媚可爱，不由得赞叹道：

“看不出容尚仪还是个饱读诗书的女才子，这安乐公主的裙子，记载在哪本书上?”

“忘了，”容儿半是认真半是撒娇地说，“但我的确看到过，因事儿特别，看过一次也就记住了。”

李太后问道：“这一亿缗是个啥数目，比起八十万两银子，是多是少?”

“多老鼻子了，”冯保扳着指头瞎谝一通，“亿底下是千万，过了千万是百万，过了百万才是十万。缗是铜钱，现在十五吊钱值一两银子，这一亿缗往低处说也值几百万两银子。”

李太后抿着嘴唇想了想，摇摇头说：

“这是个极端的例子，而且也不是发生在本朝，虽可比较，但不足为凭。朱衡的折子如何处置，看来还得问过张先生。”

“太后，您怎么什么事儿都得问张先生呀?”话刚出口，容儿就感到失言，嚇得一伸舌头，赶紧用手捂住了嘴。

幸好李太后没有费怪她，只是柔声说道：“张先生是先帝亲自选定的顾命大臣，又是皇上的老师，内阁的首辅，不问他问谁呀?”

善于察言观色的冯保，早就看出李太后对张居正存有一份异样的眷顾之情，便说道：

“要不，让张先生找朱衡谈一谈，张先生满肚子主意，只要他想做的事，就没有做不成的。”

“张先生是有主见的人，”李太后赞同冯保的意见，转向小皇上说，“钧儿，你应召见张先生，当面听听他的意见。”

“母后也一起参加召见吗?”朱翊钧恳切地问。

“当然。”

李太后极轻地回了一句，说完，丰腴白皙的面颊上忽然飞起了两片薄薄的红晕。冯保看在眼里，心里头麻酥酥的，问道：

“启禀太后，奴才是不是现在就去传旨?”

“慢，”李太后轻轻地摆了摆手，说，“等把折子送到内阁，看张先生如何票拟，然后再作定夺。”

“朱衡那边怎么办?”

李太后深深叹一口气，说道：“这倔老头子，看来还得对他薄加惩戒：”

天色黑尽，冯保才乘轿回到家中。客厅里先已坐了三个人，一个是孙隆，一个是内官监掌监吴和，一个是尚衣监掌监胡本杨：这三人都是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后提拔起来的，都是他的心腹：如今大内中官上至掌印太监下至内使小火者，拢共有一万二千余人：人役嚣杂衙门众多，常设机构有二十四监局。内府衙门竟是比政府衙门还要多。这二十四监局分别是司礼监、内官监、神宫监、尚宝监、尚衣监、尚膳监、值殿监、内承运库、司钥库、巾帽局、针工局、织染局、司苑局、司牧局、外承运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广源库、皮作局、兵仗局、宝源局、钟鼓司等。在这些监局之外，还有外派如杭州、苏州、松江等地织造局，南京鲥鱼厂，应天顺天两府及各处皇陵守备太监，派驻九边替皇上督军的中使以及东厂掌爷等，都是些要紧的肥缺：这一应监局的级别，有高有低。当初洪武皇帝定制，各监设掌印一人，称为令，正六品衔。令之下设监丞二人，从六品。丞之下设典簿一人，九品衔。各局、库级别要低得多，掌局称为大使，正九品，底下还有两名副使，从九品。但自正德之后，特别是刘瑾专权的那几年，内府监局的级别大为提升，各监令挂四品御，监丞从四品。就连一个掌库大使也挂了六品衔。凡内使有品

级者，称为中官，四品以上的中官，方能称太监。余下杂役，统称为火者。凡内使小火者挂乌木牌，头戴平巾，不得穿圆领襕衫。只有正六品以上中官方可穿补服，有牙牌官帽。四品太监穿斗牛补服，若再晋升则穿膝裥飞鱼服，再往上升方可腰系玉带穿小蟒朝天的极品补服。混到这个份上，威权相当于外廷的二品部院大臣，在紫禁城内可以骑马。不过，骑马的路线有严格规定，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招摇的。够骑马资格的太监，不过一二十个。再往上就是可以在紫禁城内乘坐肩舆的，眼下能享受这份特权的，惟冯保一人。总之，宫内衙门众多，其等级之森严，比之外廷政府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监局分工极细，只要用心钻营，每个衙门都有油水可捞。外廷政府铨选官员由吏部负责，内廷则由内官监掌其事。再往上就是冯保一人拍板定夺。司礼监掌印历来就有“内相”之称。再加上冯保擅于弄权，又深得李太后宠信，因此一万二千名内使，无论贵贱尊卑，谁见了他都像老鼠见了猫。

今天到他府上的这三位，都是比较得宠的，特别是内官监掌印吴和，最得冯保信任。冯保当秉笔太监与掌印太监孟冲争权夺利时，这吴和还是神宫监的一个典簿。他如同赌徒下注，看准了冯保日后能够腾达，于是拿身家性命作赌注，一宝押在冯保身上。那段时间他成了冯保的包打听，每天支着耳朵到处听动静侦伺孟冲的行动，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向冯保禀报。说实话，他这种明目张胆的作法在当时冒了很大的风险，一旦冯保失势，他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偏偏该他走运，冯保斗垮了孟冲并取而代之，投桃报李，冯保把内廷中最为重要的肥缺内官监掌印赏给了他。如此平步青云，无异于天上掉金子。吴和感激涕零，干脆认冯保作义父，冯保也乐意接纳这个干儿子。

冯保一走进客厅，三位太监都赶忙站起来垂手侍立。冯保抬抬手说：“你们先坐着，老夫进去换换衣服。”冯保这一进去差不多又是半个时辰，他换了衣服后，又去餐厅用了晚膳，然后才打着饱嗝回到客厅。三位太监是交了酉时才接到通知让来冯保府上，谁也不敢怠慢，顾不上吃东西就赶了过来。如今过了两个时辰，一个个都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但谁也不敢吱声要点吃食儿.冯保慢悠悠走到南墙下正中铺了貂皮褥子的太师椅上坐下，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们来得很久了?”

“是的。”吴和畏谨答道。

“都吃过了?”

“吃……吃过了。”

吴和掩饰着吞了一口唾沫，看看孙隆和胡本杨二人，也都在那里干舔着嘴唇。

说了几句客套话，冯保言归正传：“今天找你们三位来，还是为杭州织造局的工价银一事。工部拒不移文，你们看看有何办法，迫使朱衡这倔老头子就范。”

孙隆估摸着找他们来十之八九是为这件事，故在客厅闲坐时就已议论过了：由于虑着是自家分内之事，故孙隆首先说话：

“禀老公公．奴才去工部同这朱衡打过几次交道，这糟老头子油盐不进，要想扳倒他，除非请皇上发下谕旨。”

“这是你的主意?”

“是小的三人一起商量的。”

“这也叫主意?猴顶灯!”冯保一拍椅子把手，没好气申斥道，“皇上若肯发旨，还要你们来商量个啥?朱衡这老屎橛子，早已把折子递到皇上那儿去了。”

“呈上怎么说?”吴和紧张地问。

“皇上什么也没说。”冯保并不想把东暖阁中李太后的谈话说给手下人听，只是言道，“这朱衡也占了个理儿，说这八十万两工价银事先没有同工部磋商，坏了办事的章程，故可以顶着不办，胡本杨!”

“奴才在。”胡本杨赶紧屁股离了凳儿，站起身哈着腰回答。

“你说说，尚衣监里还存了多少件龙袍。”

“奴才去年底才清点过库房，有不少呢。”

“不少是多少，说具体数字。”

“当今万岁爷的龙袍，仅大朝的章服就有八套，平时接见大臣的龙袍有八套，出经筵时穿的缥裳也有八套。”

“一样八套，太少了。”冯保加重语气说道。

“是，是少了，但不敢多做。”

“为何?”

“隆庆皇帝在世时，就定了个规矩，各式龙袍，每年定做不得超过两套。”

“啊?先帝爷定了这章程，咱怎么不知道?”冯保挖了胡本杨一眼，这位说老实话的太监顿时好像短了一截舌头不敢应声儿。冯保又摸了摸光溜溜的下巴，接着问，“制作一件章服，要花多少银子?”

“这也没个定数。”胡本杨一紧张，额上冒出虚汗，他用手揩了揩，哆嗦着说道，“尚衣监库房里头，还存有正德、嘉靖、隆庆三位先帝的龙袍，有数百件之多，最贵的一件龙袍是正德皇帝的，那年他亲率神策军出大同口外征剿也先虏子，命织造局造了一件，竟花了八万两银子。最便宜的也有，隆庆皇帝大行前一年制作的龙袍，只花了八千两银子。当今万岁爷，去年出经筵赶制了两件，都只花了二万两银子。”

“皇上多节省呀。”冯保感叹着说，接着用手指着三位太监，动情地说．“皇上的龙袍贵重不贵重，不在于皇上本人，而在于咱们这些内廷办事儿的人会不会张罗。正德皇帝能穿八万两银子的龙袍，凭什么当今万岁爷只能穿二万两的?隆庆皇帝的龙袍价码儿那么贱，还不是孟冲不会办事?万岁爷穿得寒酸了，咱们这些办事儿的，脸面往哪儿搁?百年之后，让后世的人比较起来，说咱们侍候皇上不周全，还不让人戳着脊梁骨骂?这样的恶名声，你们肯背，老夫可不敢背!”

冯保说着说着眼圈儿竟红了，三位太监从未见老公公如此动情，莫不大受感动，吴和想挤几滴眼泪与干爹同悲，怎奈眼眶儿不争气，涩涩的来不了半点潮润，只得抢着表态：

“干爹，您老人家发个话儿，这件事儿该如何去做，小的们就是跑断腿，也在所不辞。”

冯保狠狠地瞪了吴和一眼，恶狠狠斥道：“吴和，老夫真是眵目糊迷了眼儿，怎么就收下你这么个不长心眼儿的干儿子，这事儿不是跑断腿就能办好的!”

“干爹骂得好，奴才是榆木疙瘩脑袋不开窍，是酒囊饭袋，是一盏没捻子的油灯，干爹骂一回，奴才就长一回见识。”吴和见巧放巧，把自己臭骂了一通，接着把脑门子一拍，嚷道，“咱们得使点招儿，把朱衡整一整。”

“唔，开始有点谱了，”冯保眼眶里突然射出两道凶光，挑唆着说，“瘟神既挡了道儿，只有一个字，搬!”

吴和心领神会，他睃了胡本杨与孙隆一眼，兴奋地说：“有于爹这句话，小的们就知道该怎么作了。咱想了一个招儿，虽然阴损，倒是能把朱衡整得趴下。”

“什么招儿?”孙隆凑趣地问。

“你们听听，外头刮起了老北风……”

吴和说着声音就低了下来。三个人都把脑袋凑过去听他叽叽咕咕说完想法，第一个表态的是胡本杨，他担心地说：

“这样会不会弄出人命来?”

“死了才好。”孙隆一脸幸灾乐祸的神气。

冯保对吴和说出的主意没有明着赞扬，只是嘱咐道：“李太后的懿旨，对朱衡薄加惩戒，你们就按这个懿旨行事，不要到时候弄得羊肉没吃上，反惹一身膻。”

接了冯保的话，吴和大包大揽说道：

“干爹你放心，这事儿包给咱了，保准到时候整垮了朱衡，还没有谁来担这个干系。”

“如此甚好。”

冯保赞扬了一句，接着打了一个呵欠。这样子是要送客，三人知趣，一起作揖打拱辞了就要出门，刚走出客厅门口．只见徐爵追出来喊道：

“吴和．老爷让你回来一下。”

见冯保要单独留下自己，吴和受宠若惊．在门口与孙隆、胡本杨两人拱手作别，’复又蹙了回来，在原先的凳子上坐下。

冯保坐久了腰疼，站起身来在客厅遛圈儿，把吴和晾在那里不看也不问。急得吴和抓耳挠腮，满脑子胡思乱想却又不敢表露出来。冯保蹈够了，坐回到椅子上呷了两口热茶，这才看了吴和一眼，慢悠悠问道：

“听说你有了对食儿?”

吴和一听，顿时头皮发麻。宫里头的阉官，虽然都去时挑了卵袋儿，但一应常人的七情六欲都还存在。白天忙忙碌碌倒不觉得什么，一俟夜幕降临独守空床，就自叹孤独可怜。久而久之难免胡思乱想，于是找一个同在深宫空老红颜的宫女做伴儿。虽不能行云播雨得床笫之欢，但抱抱搂搂摸乳咂舌的事儿却还做得。不知从何时起，阉人们对这种影子夫妻取了个妥帖的名称：对食儿。大凡宫中有权有势的太监，都有自己固定的对食儿。这种伴当虽然不能名正言顺，但也无人禁绝，故自古至今一直在宫中悄悄儿流行：吴和还不到四十岁，又骤为新贵，于是在紫禁城中也博了个“花哥”之名。见了容貌姣好的宫女，难免顾盼生情。冯保不止一次听到议论，一直说找个机会当面问问。吴和知道冯保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好阿堵之物却从不“贪色”，因此上也从不敢在于爹面前谈论这种事。现在干爹问上脸来，心知支吾不开，只得老老实实回道：

“启禀干爹，奴才是有个对食儿。”

“在哪儿?”

“尚功局。”

“干啥的?”

“是尚功局的掌制，八品的女官，管一些裁缝针线女红之类的事。”

冯保“啊”了一声，又不说话了。宫中除了太监二十四衙门，还专为大量的宫娥彩女设置了六个局，依次为尚衣局、尚食局、尚功局、尚服局、尚寝局、尚宫局。六局掌印也都是五品衔。女官们专为皇上皇后及众多的嫔妃服务，名义上虽然也归司礼监统一管辖，但因女官们都是皇室近侍，想管也难得管。再加上女官的任命，多由皇后作主，司礼监也不大插得上手。但凡事因人而异，虑着冯保深得李太后宠信，女官们也莫不畏他三分。此刻，吴和的脑子在飞速打转，他揣摩冯保突然问起对食儿的事情来，是不是惊动了“上头”惹出麻烦来，因此也不敢乱说话，坐在那里暗暗跌脚。

冯保善于引而不发震慑手下，见吴和闷头闷脑痴坐着，又追问了一句：

“怎么不说呀，哑巴了?”

吴和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佯笑着答道：“干爹，奴才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要不，干爹您指点指点。”

冯保觉得吴和在耍贫嘴，便有心收拾他，问道：“那个尚功局的掌制，叫赵金凤是不?”

“是，是的。”

“宫里头人都喊她小凤儿?”

“是，是的。”

“听说这小凤儿生得标致，一双杏眼儿又黑又亮，煞是好看，你怎样摞上的?”

“这小凤儿心气高，多少人想对上她都弄不成，我弄了一颗祖母绿送给她，事儿就成了。”

“一颗祖母绿，你花了二千两银子呀。”冯保皮笑肉不笑地刺了一句，“这么贵重的礼品，不要说是一个八品掌制，就是五品尚仪，也难免不动心啊!”

“是，是的。”吴和的舌头不灵便了。

“听说你在城东白马巷还买了一所大宅子?”

“买了……刚，刚刚买下的。”

“花了一万多两银子?”

“是，是的。”

“你当内官监掌印多少年了?”

“一年半。”

“啊，才一年半。”冯保忽然长吁一口气，叹道，“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弄了这么多的银子置家置业，花大价码儿玩起对食儿来，吴和，你小子有本事啊!”

话说到此，吴和才知道冯保查他对食儿的真正目的乃是清他的资产，顿时如同雪狮子向火酥了一大截，他一抬屁股离了凳儿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哭腔哭调地诉道：

“干爹，奴才是弄了些银子，但奴才从不敢糊弄干爹，奴才只得了自家名下的。”

吴和话出有因：内官监掌着内府各衙门的中官荐举提拔，是紫禁城中第一等肥缺。内使们为了弄个一官半职，若攀不上司礼监掌印，莫不都削尖脑袋变着法儿给内官监掌印送礼。冯保久居宫中深知个中猫腻，因此甫一就任司礼监掌印，就把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吴和提拔到这个位子上。在宫中二十四衙门，几乎没有一个官位不是用钱买的，不同的衙门不同的官位．收受的贿银也不相同，到后来也就约定俗成：凡送银三千两，可获一等衙门的掌印，二千五百两可获二等衙门的掌印，监丞典簿副使等一应官职，都明码实价，多至二千两少至二百两多少不等。这冯保虽然贪财但明里还要博一个“清廉”的名声，自出任司礼监掌印后，从不接受请托而卖官鬻爵，而把荐拔的权力尽数交给吴和。因此，这吴和一夜之间就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所有求官的内使，都争着巴结他。而吴和也不忌讳收受贿银，且明码实价，银钱到位官袍加身，这在紫禁城里头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中宫们背地里都骂吴和是“吴剥皮”。但谁也不会想到，吴和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幕后操纵者仍是冯保。每卖一个官，所收银钱吴和只得五分之一，大头儿都得如实交给冯保。吴和刚才说话的意思，是表白自己只得了应该得的那一部分。至于冯保的那一份，他是一分一厘也不敢侵占。

冯保对于吴和的辩解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虽然他内心相信吴和不敢诓骗他，但觉得吴和过于张扬，小节不察则生大隙，长此下去后果难以设想，于是寻这机会敲打他，当下言道：

“你是否吃了黑食儿，这个只有你自家知道，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举头三尺有神明，这个古理儿谁不懂得?老夫今儿个把你留下，也不是找你算账的，我只问你一句，一年半之前，你在神宫监当典簿，家中蓄了多少银子?”

“回干爹，奴才那时候穷得屁股搭两腚，翻箱倒柜搜不出五十两银子.”

“这就是了，一个穷光蛋当了一年半的内官监掌印，就变成了大阔佬，又买宅子又买祖母绿，随手甩出去就是一万多两银子，这叫外人怎么看，嗯?”

“这……”吴和语塞。

“这，这个屁，”冯保瞪他一眼，怒气冲冲斥道，“你如此孟浪，等于是站在大街上向人表白，你吴和在内官监坐了把金交椅。你是生怕

别人不知道你贪了大把的银子么?老夫这一辈子夹着尾巴做人，放屁都怕打出米屑子来。你倒好，踩着银子当路走。”

经这一骂，吴和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忌讳，他跪在地上筛糠一般，额上粘达达尽是冷汗，说话声音打颤：

“奴才的确没想到这一层，往后再也不敢了。往后，奴才一定学着干爹，夹起尾巴做人。”

“往后，哼，往后你再敢胡闹，做那些花呼哨儿的事，小心我扒了你的皮!回去吧。”

“是，是。”

吴和诺诺连声，从地上爬起来，仓促中自己踩掉一只鞋子，也顾不得再穿，拾起来提在手上，一溜烟地跑了。

吴和一走，冯保才感到身子骨儿乏累得很，徐爵忙叫人来给他捶腰捏腿。冯保闭目养神，不觉迷盹起来。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又忽然惊醒了，女婢还跪在地上在他腿上揉捏着，徐爵抱着一只壶站在旁边。

“好了，去吧，”冯保朝女婢挥挥手，又问徐爵，“抱的可是奶子?”

“正是，”徐爵恭谨答道。“天煞黑时奶子府送来的，奴才想着老爷快醒了，派人去温了一下，现在还是热的。”

徐爵说着就把那只精致小巧的陶壶递了过来。冯保欠起身子接过陶壶啜了几口，惬意说道：“和牛乳比起来，这人奶要好喝得多。”

“这个肯定，”徐爵淫邪笑道，“奶子府的奶娘都年轻健壮。吃得又好，奶子格外的浓。老爷喝的这壶奶，是从一个十五岁奶娘身上挤出来的，最嫩了。”

“十五岁，”冯保鲜鲜地打了一个嗝，问道，“是不是最小的?”

“是最小的。”

“难怪味道这么好。”

冯保说着笑了起来，徐爵也咯咯地跟着大笑。

却说皇城东安门外北头，有一处戒备森严的大宅子叫礼仪房，俗名奶子府，是一座专为内廷皇室供应人奶的常设机构。这奶子府直接归司礼监管辖，掌印的官名叫礼仪房提督。提督之下，还有掌房贴房

等官职，挂的却是锦衣卫指挥衔。按规定，一年春夏秋冬四季，每季选奶娘四十名，一季一换。征选奶娘要求非常严格，年龄须得是十五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已婚妇女，身材要丰满，长相要端庄，生下头胎三个月后方可候选。、届时集中到指定地点，先脱得一丝不挂接受稳婆查验，身上有无异味，是否有隐疾。若是这一关过了，便梳取高髻穿上宫衣正式住进奶子府，每天由光禄寺支付米八合肉一斤鸡蛋两只，吃好睡好奶水也就充足。一天挤奶两次，及时送到宫中。原先规定奶娘只在大兴宛平两县征选，后因人源不足，遂又扩大到京城市民。隆庆皇帝在位时，只喜欢吃驴肠而不喜喝人奶，这奶子府常年只养了二十名奶娘。万历皇帝一登基，冯保禀告李太后，说皇上年纪小应滋养身体，故又把奶娘扩大到四十名。自去年冬季开始，又提高到六十名：除供应两个皇太后和小皇上享用外，一些位高权重的大珰也沾恩啜饮。每天，奶子府派专人给冯保府上早晚各送一壶。长期饮用，冯保已是上了瘾，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奶子一壶，胜过人参一斤”。

啜完了一壶奶子，冯保问：“六十名奶娘，一天挤出的奶，少说也有几大桶，太后皇上才喝多大一点，都是谁喝了?”

“哟，喝的人可多了。”徐爵愤愤不平地答道，“奶子府提督韩公公，恨不能一天喝一桶。就连吴和一天也喝好几壶，打一个嗝，喷出的都是奶子味儿。”

冯保皱皱眉没有接腔，顿了一会儿，又转了话题问道：“那个郝一标，今天离了白云观后在忙什么?”

徐爵谨慎回答：“小的在白云观山门前与他分手，就一直没见着。”

“他要多少只船?”

“他只说要船，具体要多少只还没说。”

“明日个你问他，究竟要几只船，再有个把月，鲥鱼厂的船就该出河了，要早作安排。”

“是，小的明日就到郝员外府上去。”

“价码儿要谈好，”冯保盘算着说道，“这郝一标精兔子一只，装一船倭国的洋布来，一路免税，要赚多少银子?”

“是，老爷。”徐爵一脸狡黠地答道，“小的和他打交道，从来是先交钱后办事。”

“这样就好，”冯保点点头，又道，“还有，你知会奶子府，从明天起，开始给张先生送奶子，也是早晚两次。”

“是，奴才这就派人去奶子府通知，”徐爵说着忽然阴笑起来，言语间也就冒邪气儿，“张先生是该啜啜奶子，补补元气了。”

“此话怎讲?”冯保一瞪眼睛。

徐爵四下里看看，压低声音说：“张先生弄了个相好的，如今正热乎着呢。”

“啊?”冯保一下子挺起了身子，急切地问，“张先生有相好的了?是谁?”

“叫玉娘，那小姑娘风情万种，唱得一手好曲儿。”徐爵说着吞了一口口水。

“有这等事!”

冯保脑子里忽然闪出李太后脉脉含情的眼神，顿时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螫了一口。

第 三 回 老臣受骗骤临祸事 宅揆召见面授机宜

寅时约略过半，天色还是黑得如同老锅底儿。位于崇文门大街之侧石缸胡同工部尚书朱衡的府邸，大门忽然被擂得山响，门子打开门眼一瞧，见是两个宫内的乌木牌火者，便问其故，火者答："皇上传旨，要朱大人立即赶往左掖门候见。"说罢驱马而去。门子不敢怠慢，遂叫醒管家禀报主人。尚在睡梦中的朱衡，被叫醒后也顾不得多想，以为是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皇上要当面质询，便连忙沐浴更衣乘轿而去。到了左掖门外，仍是黑天黑地，只五凤楼上挂在檐前的八盏大红灯笼，摇曳生出一些光芒。轿夫代为叫门，门内守值禁军回答，请朱大人先在外头候着，等接到旨意再行开门。朱衡无奈，只得站在门洞里干等。

却说永乐十四年建成的这座皇城，虽然是南京皇城的仿制，但体制规模更为庄严宏伟。皇城外围墙高七丈，周长三千一百二十五丈九尺四寸，共有六座城门，分别为大明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东安门、西安门、北安门。皇城之内还有一座城中城，即通常所说的紫禁城。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二宫俱在紫禁城内。这内城墙南北长二百三十六丈二尺，东西长二百零二丈九尺五寸，高仍是七丈。进紫禁城共有八座门，分别是承天门、端门、午门(即俗称所谓的五凤楼)，午门之东为左掖门，西为右掖门，再东是东华门，再西是西华门，向北叫元武门：除了例朝，皇上平日接见大臣，有时在文华殿，有时在平台。一般被接见大臣，接到通知先来到左掖门前等候。

朱衡来到左掖门不久，五凤楼上才敲响五更鼓。这正是寒气最重的时候：加之后半夜变了天，尖刀似的北风吹得山摇地动，扫在脸上哈气成冰，吸一下鼻子五脏六腑都凉透了。偏这左掖门外比之别处，更是冷得非常。盖因端门午门之间，是一个偌大广场，四周城墙高耸，中间空空荡荡了无一物。从端门里挤进的寒风，打着唿哨扑过来，受阻于紧闭的午门，又旋转着回扑，那股子狠劲儿几可拔树。在这巨大的风口中摇摇晃晃站了不大一会儿，朱衡就冻成了冰棍儿。轿班班头眼见主人老大一把年纪受此折磨，于心不忍，便上前问道："老爷，这左掖门旁边，不是有专给候旨官员备下的值房么?"

“是呀，是有几间。”朱衡呛咳着回答。

“俺去叫他们开门。”

班头说着就上前去敲左掖门，敲了十几下，才听到里面有人应声：“谁呀?”

“俺是朱大人的家人，俺想……”

“去去去，”不等班头说完，就听得里面不耐烦地吼道，“皇上还没有旨意下来，候着吧.’“俺家老爷已候了半个时辰了，外头北风这么大，他都快冻成冰棍了.”

“咱有什么办法，咱又不是天神，管得住这狗日的北风。”

“候旨的官员不是有值房么，烦你们打开，让俺老爷进去暖和暖和：”

“值房是有，但找不到管值房的火者。”

“烦你们找一找……”

“上哪儿技?叫你家老爷忍一忍，挺一挺，立马儿天就亮了。”

说完，任凭班头再三求告，里头总是一个不应声。缩在门洞旮旯里的朱衡，听得这段对话，长叹一声，顿时有了虎落平阳被犬欺的感觉。班头人机灵，咂摸着今日的事情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朱衡还是朝廷的二品大员，守门官如此横蛮对待，于情于理都说不通。思来想去，他似乎找到了个中原因，便凑近朱衡耳边，轻声说道：

“老爷，依小的看，这帮没根的家伙，是故意整治你。”

“是吗?”朱衡冻得嘴唇打磕。

“狗日的嫌你不给路票。”班头说着在身上搜出点碎银，向朱衡征询道，“要不，小的再喊他们，把这点‘路票’递进去?”

“多嘴!”朱衡白了班头一眼，骂道，“老夫一世清名，今日岂能遭污。”

班头再不敢多言，心里头却埋怨主人迂直。且说这紫禁城内戒备森严，门禁甚多，光是历朝皇帝题匾的大门就有一百多座，且每道门均有禁军把守，守门官都由内*担任。这些牙牌太监虽然官职不高，但因是替皇上把门，借天子之威，纵是三公九卿，他们也不放在眼里。大约在永乐后期就形成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进人大内受皇上接

见的官员，一人端门，每过一道门就得给该门值日官送上一份银钱，说一声“公公辛苦了”，值日官则回一句“你走好”，然后笑脸相送。久而久之，这份子钱便有了一个非常恰当的称谓，叫“路票”。路票多少不论，少则一两二两，多则十两八两。从端门到云台，要穿过六道门，虽然每道门所送不多，但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身为朝廷命官受到皇上召见固然是无上殊荣，但这守门官的路票盘剥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一些清廉官员每每为此叫苦不迭却又莫可奈何。也有一些官员想硬着头皮闯过去不给，守门官就会把他拦住百般刁难，往往误了觐见时间而遭到惩处。曾经有一位知县觐见皇上，随身带了四十两银锭。守门官欺他是个乡巴佬小官，连哄带唬，才过四道门，所带的银子就被敲诈得一干二净。过第五道门无路票可送，守门官是个挖窟窿生蛆的阴损主儿，便故意指错路，让这位县令走进一位贵妃住着的院子。擅闯禁宫，这可是犯了天条，理当受刑大辟，虽然许多官员上折疏救，这位县太爷依然受到廷杖被打断了一条腿，并革职回籍永不叙用。这等惨痛教训，叫官员们听了谁不心惊胆战?因此都抱着息事宁人蚀钱免灾的态度，凡人大内都备足“路票”钱。当然，官员中也有不信邪的，每次入宫经过那些重门，都犟颈驴子似的扬长而去。当年的海瑞是那样，眼下在左掖门外候旨的朱衡也是这样一位软硬不吃的硬汉。

朱衡与高拱是同年进士．岁数却比高拱大了五岁，今年已过了六十七。他两度担任工部尚书，这第二次已当了七年，如今还在任上。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为稳定局势，留任了三位老臣。一是吏部尚书杨博，二是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第三便是这个工部尚书朱衡。众京官都还记得，隆庆六年穆宗皇帝驾崩前夕，这位倔老头为了潮白河工程款一事气得要敲登闻鼓。在部院大臣中，朱衡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他的脑子里只有事体没有人情。凡工部职责权限之事，他把关极严，若不合规矩，哪怕是御旨他也敢违抗：因此在京城官场中，大至三公九卿小至部曹掾吏，莫不都对他敬畏三分。

兴许是天可怜见，就在朱衡在门洞里备受煎熬的时候，一阵紧过一阵的北风忽然间弱了下来。朱衡一直跺着冻得发麻的双脚，不停地揪着一挂挂的清鼻涕。这会儿略略感到好受些。忽然，隔着厚重的门壁。听得里面隐隐约约传来对话的声音：

“他娘的．这北风怎么停了?”一个尖尖的嗓音没来由地咒骂起来：

“是啊，”另一个更显得油滑的声音接腔，“老天爷该不是姓朱吧。”

“这老屎橛子，咱们讨个值房住住，他从中作梗，这回逮着机会，让他吃吃苦头。”

“这苦头还没吃够呢。老天爷帮着他。”

“……，’

朱衡听得真切，只觉得心窝子像是被人踹了一脚。他咬着发乌的嘴唇，愣怔怔地望着黑漆漆的长天，想起去年冬月发生的一件事情：

京城各大衙门及这皇城紫禁城的所有房屋，无论是兴建或修缮整理，统归户部管辖。这午门之左一直有五间值房，本系候朝官员暂时休息之处，同时也收贮了一些卷箱，凡人经筵侍班讲读，亦在此伺候。去年冬月，这午门的新任值门官王起忽然上了一道内折，向皇上讨这五间房居住。皇上发折出来，着工部斟酌。朱衡一看折子就有气，心里头直骂阉竖们胆大妄为，竟然把主意打到官员候朝的值房上来。遂以工部名义上了一道公折，言这五间值房是永乐皇帝对候朝官员心存体恤而建造，之后历经百余年八个皇帝，此值房都未曾更易。现在怎能更改祖宗法度，变众官候朝之值房为守门员之私宅?小皇上看了这个公折后，批道：“既是各衙门公会候朝之所，今后不许奏讨。”这一场小小风波才算平息。朱衡每天有多少大事要办，此等小事一经过去，他就忘得干干净净。没想到由此得罪了这个狗眼看人低的值门官。今日得此机会意欲往死里整他。

跺了一会儿脚，朱衡稍感暖和。他不想窝在门洞里听“闲话”生气，便一边搓着脸，一边踱步到广场上，班头跟着他一步不离左右。此时天色欲亮未亮，正是一天中最为贼冷的时候。朱衡高一脚低一脚走近端门，弱下去的风势忽然又猛烈起来，吹得朱衡踉踉跄跄站立不稳，万般无奈，只得在班头的搀扶下挪到墙角儿暂避。眼见那股子寒风愈吹愈烈，转瞬间又形成地动山摇之势。朱衡倚着高墙，感到那厚重的墙体也在抖动。他忽然产生了一丝恐惧，眼前出现了天倾地陷的幻景。班头紧紧搂着瘦骨嶙峋的朱衡，感觉是搂着一根冰柱子。心里担心老头子顶不住要出事，便大声嚷道：

“老爷，咱们回吧!”

“回，回哪儿?”

“回家：”

朱衡拼命地摇头，他的舌头僵硬，已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但他仍断断续续说道：

“咱、咱、咱等、等皇、皇上…，’

偏这时候，五凤楼上的一盏硕大宫灯被吹脱了钩子，任风撕扯着轰然坠下，重重地摔在朱衡面前。眼见半空中冷不丁飞下一颗火球，朱衡猝不及防，吓得惊叫一声。顿时一口痰堵在喉咙口上瓷瓷实实吐不出来，片刻儿就憋昏了过去。班头一只手搂着他，另一只手又是摇他脑袋又是捶他的背心，好不容易才让他把那口痰“咳”了出来。人虽然苏醒了过来，但已是软绵得只有进气没有出气.差不多又过了小半个时辰，天色才慢慢放亮。在刀搅一般的北风中，但见黑黢黢的城墙，高耸耸的楼阁，密沉沉的飞檐，光溜溜的地砖，都像是用寒冰砌成。班头费了老鼻子劲把朱衡搬到轿子里蜷起，然后又去敲门，两只拳头擂得生痛，半晌才听得里头有人走过来，隔着门缝儿喊道：

“朱大人您请回吧，皇上今日有事，会见取消了。”

班头也不答话，只命令轿夫赶快起轿，如飞一般回到石缸胡同.朱衡回到家中，已是嘴唇发紫四肢僵硬，众人七手八脚把他抬到热炕上焐了几床厚棉被，足有半个多时辰都没缓过劲儿来。本说是去见皇上，一家人兴奋得不得了，谁知竟是这样站着出去抬着回来，合府百十口主仆无不慌炸了把儿。朱衡的诰命夫人本已上了年纪，哪经得这般惊吓?守在床边六神无主，除了一把一把地抹眼泪，再也想不起该干什么。亏得管家朱禄方寸不乱，张罗着让厨子熬了一碗浓浓的姜汤，端到床边来，撬开朱衡的嘴一点点地灌下，然后把被子焐得紧紧的发汗。这么翻来覆去的折腾，大约翻了巳牌，一直昏迷着的朱衡才悠悠醒来。他脑子里一片空白，竟忘了发生的事情，看看床边围着的人脸上都挂着泪痕，不解地问：

“你们是怎么了?”

看他犯迷糊，老夫人更是心如刀绞，只瘪着嘴呜呜地哭。还是朱禄挤上前来答道：

“老爷，今儿五更天，你在午门外冻坏了。”

经这一提，朱衡才醒了神，记起了早晨在午门外受到的侮辱和磨难，顿时头痛得针扎一般。他本来就有哮喘病，经此一冻便是发作得厉害。嗓子里像扯风箱似的，嘴巴张得大大的也吐不过气来，婢女给他垫高了枕头，老夫人又张罗着找出家中常备的“六神顺气丸”，让他服下，这才又慢慢平稳下来，待他喘咳稍停，朱禄问道：

“老爷，您不觉得这事儿有些蹊跷么?”

“唔?你是说，说……”

朱衡又是一阵呛咳，婢女赶紧给他捶背，待吐出痰后，管家继续说道：

“小皇上才十二岁，朝中又无甚急事，怎么可能这么早传旨见你呢?既然传了旨，为何又突然不见了呢?”

“啊?”

“我看八成是太监使坏。”朱禄肯定地说，“老爷，你平日进宫，从来不给值门官施舍路票，这帮家伙的心都是秤钩做的，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有几分道理，”朱衡微微颔首，又狐疑问道，“不开值房的门让老夫受冻，这是太监使坏，但我看他们还没这么大的胆子乱传圣旨，这有欺君之罪，谁敢?”

朱禄想想也是，也就不再吱声。这时候门子来报：工部左侍郎潘季训来访。朱衡知道潘季训此来肯定不是一般的探望，不能拒见。按士人规矩，正式会客应在客厅，倘是密友，也可延至书房。同朱衡一样，潘季训也是有名的治河专家，只是在治河方略上，与朱衡不尽一致，但潘季训是一个正人君子，自前年京察从江西巡抚调任工部左侍郎，勤勉做事远离是非，朱衡对他很是器重，工部一应大事都与他商量，堂官佐贰相处得十分融洽。朱衡本想安排在客厅见面，但没有力气撑坐起来，只好请家人回避，把潘季训请到床前会见。

潘季训在朱禄的引领下走进房中，一眼瞥见躺在床上的朱衡面色蜡黄眼窝塌陷，形色枯槁眼神也是憔悴不堪。禁不住心下一酸，趋向床前握着朱衡的手，噙着两泡热泪说道：

“朱大人，你受苦了。”

“这苦受得窝囊，”朱衡自我解嘲说道，“阉竖们就因为老夫不肯给路票，就买通了老天爷来整我。”

“朱大人，事情恐怕不这么简单，”潘季训在床前坐了下来，忧虑地说，“今日刚刚点卯，杭州织造督办太监孙隆又到部询问，特制皇上龙袍的移文何日下发?”

“这个移文不能发!”朱衡虽然身在重病之中，但谈起公事来，还是那么决断。

“部堂大人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因此回绝了孙隆，告诉他此事还要上奏皇上，就工费银问题再行磋商。那孙隆悻悻而去，临走留下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你们部堂大人已在左掖门外守了两个时辰的门墩儿，未必还想多候几次?听他的口气，朱大人受此折磨，肯定与江南织造的移文有关。”

“这么说，是孙隆假传圣旨?”

“下官有这个怀疑。”潘季训想了想，又道，“不过，没有人撑腰，孙隆决不敢这样干。”

“这人会是谁呢?”朱衡问。

“那还有谁?诈传圣旨，可不是一般人敢做的。”

潘季训为人谨慎，说话留有分寸。朱衡想着那个人是冯保，却也不便说出口。顿时又烦躁不安血往上涌，两眼一直再次晕厥过去。慌得家人又是灌参汤又是掐人中，好半天才又把弄醒。潘季训怕留在这儿添乱只得悄悄儿告辞。朱衡睁开眼珠子见不着潘季训，窝了一肚子话找不到人倾诉，喘了一阵子，他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竟一掀被子下了床，让婢女拿过官袍替他穿上。

“你要干什么?”夫人问。

“上内阁。”

夫人急了，数落道：“瞧你这样子，风都能吹倒，哪能出门，快躺到床上去。”

“你放心，老夫这口气，一时半会还断不了。”

朱衡说着，又是一阵呛咳，但他不顾家人的劝阻，硬是犟着出门登轿而去。

张居正一大早入得值房，杂役早把地龙烧得很暖，张居正先去内屋解下挡风的斗篷，又脱下穿在官袍里的羊羔皮袄子，这才出来问一旁候着的书办姚旷：

“莫文隆来了吗?”

姚旷回答：“昨儿个通知的是辰时过半，眼下离辰时还差一刻呢。”

“他人一到，就领到我这里。”

张居正说罢，就蹙到紫檀翘头大文案后头，在那把黄花梨透雕靠背玫瑰椅上落座。案台上先已放了一只贴了封条的折匣，皇上看过的奏折，都由司礼监盖了关防装匣封出，每日早晨送到张居正的值房拟票。张居正命姚旷启封开匣，随手拿起最上面的一份奏折，只见封皮题签上写着：“工部尚书朱衡请酌减杭州织造局用银疏”，顿时就打开来阅读：

昨者，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孙隆到部传谕：今年杭州织造局用银数增至八十万两银。循例本部出半，应调拨四十万两银。臣奏称：此项增费太大，无章可循，欲乞圣明按常额取用。

臣等看得：祖宗朝国用，织造俱有定额。穆宗皇帝常年造衣，用银不过二十万两，承祚之初年，亦只费四十万两。且此项用度，须司礼监与本部会商定额，然后奏明圣上请银。所费银两，内库出一半，本部出一半。

今次用银，突然增至八十万两之巨，且事前司礼监不与本部会商，竟单独具事上闻，请得谕旨。如此做法不合规矩。因此，本部拒绝移文。

仰惟皇上嗣登大宝，屡下宽恤之诏，躬身节俭，以先天下。海内忻忻，方幸更生。顷者以来，买办渐多，用度渐广，当此缺乏之际，臣等实切隐忧。辄敢不避烦渎，披沥上请。伏愿皇上俯从该部之言，将前项银两裁减大半。今后上供之费，有必不可已者，照祖宗旧制，止于内库取用。臣等无任惶悚陨越之至。

读完这篇奏疏，张居正在心里头连连叫了三个“好”字，又把这折子从头到尾细读了一遍，这才放下。正思虑如何拟票，姚旷把杭州知府莫文隆领了进来。

莫文隆五日前进京述职，张居正三天前就已接见过他，该谈的也都谈了，本不该再见的。盖因他昨日听说孙隆到工部办理移文让朱衡轰出来的事，情知会有一场风波发生。朱衡与冯保都不是息事宁人之辈，何况这件事涉及国家财政，是发生在万历二年新春上元的第一件大事。张居正心底清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在这件事情上都不能袖手旁观。当然，他可以耍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把最后的仲裁权交给皇上，但他不想这样做。自前年六月上任首辅，到万历元年年底这一年半时间，他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文恬武嬉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这项改革看似简单却很管用，自推行以来，京城各大衙门一扫过去那种疲疲沓沓冷水泡蘑菇的办事作风。每接手一件事，当事官员再不敢敷衍塞责。过去那种有令不能行有禁不能止的局面有了根本转变。究其因，是官员们害怕在“考功簿”上记下秽行劣迹，断了晋升之路。人既管住了，张居正便想从今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起开始整顿财政。

但是，他已考虑了多年的深思熟虑的一揽子计划还来不及推出，杭州织造局用银的矛盾就发生了，他立刻就敏锐地感到，这件事为他的财政改革提供了绝妙契机。基于这层考虑，他不但没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那份闲情，反而寝食难安，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因势利导把这里头的“戏”做足，因想到杭州织造局的事情历来由杭州府衙帮办，为了摸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再次接见莫文隆。

莫文隆五十岁出头，通籍之后，从正九品的县主簿干起，他从未破格提拔，硬是凭着三年考满晋升一级的士人通途，一步步爬到现任的杭州知府任上。他在这任上兢兢业业干满六年，去年例当晋升，但因杭州是江南财赋重地，争抢这一职位的人很多，吏部一时委决不下。张居正遂决定让老成持重的莫文隆留任，给他晋升一级，挂从三

品的浙江省布政司参政衔。这一安排自然让莫文隆高兴，心里头对张居正存了一份感激。

因是第二次见面，也就不用寒暄。张居正很快把话切入正题，问道：

“杭州织造局衙门，离你们府衙有多远?”

“不算太远，都在清波门附近。”

“平常来往多不多?”

“不多。”

“为何?”

“他们是钦差。”

张居正听出莫文隆话里头有弦外之音，也不再追问，只是谑道：“惹不起躲得起，是不是?”

莫文隆咧嘴一笑算是默认。

张居正接着问：“杭州织造局的公事，你们府衙如何配合?”

莫文隆摇摇头，略一迟疑苦笑着问：“首辅大人，您允许下官说实话否?”

“当然要说实话。”

莫文隆伸出四根指头，决然地说：“四个字，苦不堪言。”

“苦在哪里?”

“第一，难的是给织户派活儿，给皇上制龙衣，布料特别讲究，就说一匹大红妆花过肩蟒缎吧，从缫丝到染色，每一道工序都丝毫不得马虎。一匹缎子千辛万苦织成，钦差的督造太监过目检查．若找到一个米粒大的疵点，这匹缎子就算废了。织户忙活了半年，不但领不到报酬，那报废的缎子还不给退回。”

“为什么?”

“钦差说的理由是，这是专给皇上织造的面料，说什么也不能让它们流传到民间。”

“这么说，杭州的织户饱受这钦差之苦?”

“可不是。”莫文隆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态，接着说，“一匹缎子就算验关过了，织造局也只肯付给二十两银子?”

“实际价值多少?”

“值八十两。”

“那织户岂不亏本?”

“是啊，不然下官怎么说是苦不堪言呢。”莫文隆逮着机会诉苦，索性一吐为快，“所以，每年为织造局摊派织工，成了杭州府衙第一等的头痛事。八十两银子一匹的缎子，织造局只肯给二十两，杭州府衙这里抠一点，那里抠一点，再给织户凑二十两。即便这样，也没有哪一家织户愿意干。”

“那你们是如何摊派的?”

“每年织造局的计划下来，府衙就派人去把织户按里甲召聚起来，分片抓阄儿，抓着谁就该谁。”

“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

“下官知道这不是办法，但别无良策，方才说的是第一难。第二难是绣女，一匹缎子按式样裁制成衣，然后再将金百花图案刺绣上去……”

“行了，这些你就不用说了。”张居正打断莫文隆的话，“据此倒推也约略知道，每道工序都把关极严，织造局所付工钱又很少，是不是?”

“是。”

“你当了六年杭州知府，对织造局的内情也摸得很熟，今天你对我说实话，制一件龙袍，到底要花多少两银子?”

“从织造局的账面上付出来，不到两千两银子，咱府衙还得往里贴两千两。”

“总共才四千两?”

“是，”莫文隆肯定地回答，“这已是满打满算了。”

张居正好一阵默然。然后长吁一口气，叹道：“隆庆皇帝生前比较节俭，给他制作的龙衣，价码儿最低，却也是二万两银子一套。”

“是啊，”莫文隆瞧着张居正沉重的脸色，谨慎答道，“下官上任杭州知府，正好给隆庆皇帝做了四年龙袍。他大行前一年，做一件便宜的，造价是八千两银子。”

“实际值多少?”

“这件龙袍只用了三千两银子。”

“造价二万两银子的龙袍呢?”

“下官方才已说过了，四千两银子。”

“四千两银子，从织造局的账上付出来!实际上只有二千两。只有二万两银子的十分之一，剩下的银子都哪里去了?”

张居正已是十分的震怒，一拍案台问道。其实他并不是问莫文隆，而是一腔愤懑脱口而出。莫文隆不知端的，却以为问的是他，顿时吓得冷汗一冒，挺直了身子答道：

“回首辅大人，杭州织造局直受内府管辖，该局的账目，下官无权过问。”

“我并不是问你，”张居正见莫文隆误解，又解释说，“我是在想，一件龙袍的造价与请银的价格之间，悬殊如此之大，怎么就没人管。”

“这个没法儿管。”莫文隆小声嘟哝。

“为何?”

“自开国圣君洪武皇帝到如今，造龙袍的价格都高悬不下。这已成了定规，没有人去怀疑它是否合理。”

“这中间巨大的差价，难道都让钦差督造们贪墨了?”

“首辅大人没到过杭州，不知道督造的太监们日常生活是如何的奢侈.”莫文隆愤愤说道，“这些人经常大宴宾客，炮龙烹凤只当常事.西湖上最豪华的游船，就是他们织造局的。”

此前，张居正就一直怀疑织造局用银有虚报成分，但没想到漏洞会这么大。国家税赋有限，每年人不敷出，户部恨不能一个子儿掰成几半儿花，可是，这些太监们却如此挥霍无度。太仓纵然是金山银山，这金山银山纵然堆得比景山还高，也不够这些败家子们冒额鲸吞。想到这里，张居正脱口喊道：

“莫文隆。”

莫文隆赶紧起身应道：“下官在。”

张居正示意他坐下，又问：“仆听说，你与致仕的应天巡抚张佳胤是同乡?”

“是。”

“张佳胤是有名的干练之臣，隆庆五年，由于仆的举荐，他由兵部职方郎中晋升为应天府尹。到任一年时间，就政声鹊起。深得地方爱戴。隆庆六年四月，因处理安庆兵变触怒了高拱而被免职。仆主持内阁后，意欲给他复职，却不凑巧他家慈升仙，须得夺情三年。上个月他还有信致仆，言在家治《易》，颇有心得。”

听得首辅如此称赞张佳胤，作为同乡，莫文隆亦觉脸上有光，答道：

“张佳胤是家乡有名的才子，深得士人注仰。”

“他不单是才子，更是难得的循吏。”

“循吏?”莫文隆一愣。

“对，循吏!”张居正答得斩钉截铁，“莫文隆，你应该以他为楷模，勇于任事。”

“是，下官谨记首辅教诲。”莫文隆刚说罢这一句应景儿的话，忽然又明白到首辅话中有话。犹豫了一下，又答道，“下官待罪官场这么多年，一不贪，又不怕吃苦，惟独缺的，就是一个‘勇’字。”

“而仆现在向你要的，恰恰就是这个‘勇’字，”张居正说张佳胤，目的就是启迪莫文隆要做一个诤臣，“杭州织造局的内情，你既摸得清楚，就应该上书直谏，以张皇上耳目。”

“谏什么?”莫文隆仓促中问了句糊涂话。

“织造局制作龙袍的工价银。”

“这……”

“有难处吗?”

张居正扫过来的目光，火一样灼人。莫文隆浑身不自在，畏葸答道：

“下官说过，龙袍工价银自洪武皇帝开始，就是这么定价的，都二百年了，经历了九个皇帝，未曾更易，这已成了祖宗规矩。”

莫文隆的这段话中藏了心机，盖因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初，第一次觐见皇上陈述自己的治国方略时，曾说过“一切务遵祖制，不必更易”．这席话登在邸报上，已是布闻天下。对当时纷乱妄测的朝局，的

确起到了稳定作用。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治国大略，与这句话也基本相符。因此，莫文隆特别提出“祖宗规矩”四个字，意在提醒张居正，这件事不可乱碰。张居正心思通透，哪能听不懂莫文隆的话外之音?他觉得不仅是莫文隆，就是整个官场，都存在着不知如何审时度势掌握通变之法的问题，因此便借机阐述自己的观点：

“祖宗规矩并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好有坏。好的规矩，一个字都不能更改，坏的规矩，不合时宜的规矩，就得全都改掉。譬如织造局用银这种瞒天报价的做法，不仅仅是坏，简直是恶劣透顶，焉能不改?”

听这掷地有声的口气，莫文隆知道首辅已经下定了决心，加之他平素对织造局钦差的飞扬跋扈早就心生痛恨，因此爽快答道：

“首辅欲开万历新政，下官无任欢忻。矫枉黜侈竭诚事启本是臣节。下官明日动身返回杭州，一回到府衙，就立即写折上奏。”

“你回杭州要多少天?”

“水路半月，陆路十天。”

“太晚了，”张居正脸色露出急切的神气，“我看事不宜迟，你这就回到客栈，写好了折子送到通政司，然后再动身回杭州。”

莫文隆不明白首辅为何要得这么急，却也不敢问。正说告辞，只见姚旷神色慌张跑了进来，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大人，工部尚书朱衡被人抬进了内阁。”

张居正这一惊非同不可，急忙问道：“什么，抬进来的?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他在左掖门前被冻坏了。”

姚旷接着就把五更天里左掖门前发生的事大致讲了一遍，张居正听罢，斥道：

“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为何现在才来报告?”

姚旷答：“小的也是半个时辰前才知道，因见着首辅在与莫大人谈话，就没有进来打扰。”

张居正情急中不得细问，只对莫文隆说：“你回去照仆说的办，要快!”说罢起身离坐，在姚旷引领下出门迎接朱衡。

第 四 回 白发衔冤昏死内阁 红颜薄命洒泪空楼

张居正刚出门，便见次辅吕调阳也闻讯出了值房，两人穿过走廊来到门厅，只见朱衡被人架着，正艰难地朝前挪步。厅堂里本来就聚了不少候见的官员，这会儿都纷纷起身看热闹，一片窃窃私语声。看到两位辅臣疾步走了过来，又都吓得纷纷回避。却说朱衡一定要拖着病身子来到内阁，原是要找张居正吐吐冤屈泄泄疾忿，谁知一出门再遭风吹，顿时哮喘又犯了，喉咙堵得厉害，脸憋得青紫。朱禄和另一名家仆把他搀进内阁值楼，那副狼狈样子自不待言。这会儿见张居正与吕调阳上前迎接，一时激动说不出话来，哽咽喊了一声“首辅”，竟已是老泪纵横。张居正忙将他请进就近的客厅，吩咐杂役把地龙烧得更暖些。

刚在客厅落坐，朱衡就猛烈地咳嗽，朱禄赶紧掏出手绢给主人接痰，一向讲究整洁的张居正觉得不雅相，便别过脸去。咳嗽声才停，就听得坐在一旁的吕调阳结结巴巴问道：

“朱大人，您、您、您这、这是怎、怎么了?”

朱衡喝了一口侍者送上的热茶，喘气略顺了顺，劈头盖脸就来了一句：

“两位宅揆均在，老夫是来辞官的!”

张居正因已知道了“左掖门事件”，对朱衡的这个态度并不吃惊，但仍肃容问道：

“朱大人，您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来?”

“阉竖们逼着我走啊!”

朱衡重重地戳着拐杖，花白胡须一翘一翘的。看到两位辅臣都脸露狐疑之色，朱禄便壮着胆子插嘴说道：“咱家老爷在左掖门前冻坏了。”接着讲了事情经过。他的话音一落，一向木讷的吕调阳已是气得五官挪位，一跺脚说道：

“岂、岂有、有此、此理，小小守门官竟、竟敢、敢耍弄朝、朝廷的股肱大、大臣，哪、哪里还、还有王、王法!”

朱衡本就在气头上，听得吕调阳这句话，更是血冲脑门，几乎是声嘶力竭诉道：

“我辈青青子衿，一辈子饱读圣贤之书。三十余岁列籍朝班，戴罪官场。治淮河，在田家硖截流差一点被洪水淹死。修济宁卫码头，遇着饥民造反，又差一点被乱棍打死。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老夫身历三朝，实心为朝廷办事，从不敢有半点疏忽。谁知如今到了古稀之年，反而遭此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升斗小民，穿窬之徒，尚且有尊严不可冒犯，何况我辈?古人言，鼎烹斧锉可也，但万不可受凌辱。皇城之内，午门之下，小小阉竖竟然如此放肆，老夫还要这身官袍干什么?”

朱衡越说越激动，越说越伤心，竟颤巍巍站起来，抖索着要脱下身上的官服。吕调阳赶紧上去阻拦，把他扶回到椅子上坐下，对张居正激愤言道：

“首辅，国朝两百年来，还从未发生这等事情。若不严惩，朝纲何在!”

张居正看到朱衡强撑病体跑来内阁讨公道，心里已是十二分的同情。他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把朱衡劝回家调养将息，听到吕调阳书生气说话，给老朱衡火上浇油，心里头已生了几分不快，便宕开说道：

“这种事情以前也发生过，嘉靖四十年，左掖门守门官假传圣旨，让御史李学道候见。当时正值盛夏，日头又毒又辣，李学道晒了两个时辰，几欲中暑：后来知道是守门官戏弄他，一怒之下，两相扭打起来，因此惊动皇上。结果是守门官受了二十杖，而李学道竟然官贬三级，外放州同。”

“这种处置有违祖制，李学道受此凌辱，为何还要贬官三级?”吕调阳不服气地嘟哝。

“趟宦受宠，古今皆然。”张居正叹一口气，继续言道，“唐宪宗时，元稹出使四川，途中为住官驿事，与一位宠宦发生争执，宠宦用马鞭把元稹的脸击出一道又深又大的血口。事情传到京城，非但宠宦没有处理，反而把元稹贬为士曹，一时间士林震怒。元稹的好朋友白居易上书言‘中使凌辱朝士，不问其罪，而朝士先贬，如此处置，恐自今而后，踏宦出宫愈亦横暴，无复敢言者。’唐宪宗收了一大堆这样的折子，终是置若罔闻。”

吕调阳与朱衡听张居正这一席话，都咂摸不出味道来。他究竟是想严惩肇事者还是息事宁人忍让为先?朱衡内心中一股子失望之情油然而生，接过话茬气呼呼说道："老夫自认倒霉，惹不起未必还躲不起?今日先来内阁照会，明日就给皇上递折子，辞官回家。"说罢站起身来，欲挪步离去。张居正赶紧过去又把虚弱的朱衡搀扶着坐下，好言劝道：

"朱大人千万别说气话，不谷方才所言，绝没有袒护*宦的意思。我辈都是士林中人，惺惺相惜，怎么可能与胸无点墨的阉竖们沆瀣一气?不谷之所以说了两个例子，意欲说明宦官得宠，实乃是朝士之大不幸。我万历皇帝初嗣大统，正欲革故鼎新重振朝纲：怎么能容许这等事情发生?朱大人受此凌辱，不谷虽未在场，但感同身受。不过，内官犯法，政府不能直接处理，而是由内官监直接秉断，不谷马上派员同内官监交涉。"

这一番抚慰的话，朱衡听了心下稍安：吕调阳趁机问道："朱大人，有一句话也不知当问不当问。"

"你说；"朱衡抬了抬干涩的眼皮。

"这一个小小的左掖门守门官，为何要下此毒招整你，此中必有蹊跷。"

"是的，"朱衡喉咙里一片痰响，费劲地说道，"事情发生后．我也仔细想过。开头以为是路票问题，老夫这么些年入宫觐见皇上，从不肯给阉竖们送什么买路钱，我知道他们恨死我了。后又转而一想，这是多年的事儿了，他们就是想整我也拖不到今日，老夫又想到可能是去年冬月左掖门新任守门官王起向皇上奏讨门外那五间值房之事，被老夫一道折子搅了他的如意算盘，他因此怀恨在心，故选了这么个恶劣天气整治老夫。但是，一个多时辰前潘季训到老夫舍上探望，才揭开了真正谜底。"

"是何原因?"张居正问。

"还是为杭州织造局申请八十万两用银之事，老夫拒不移文，因此种下祸根。"

"啊，竟是为这件事?"张居正咬着腮帮骨略一沉思，说道，"今天早晨，皇上已把你的奏折发来内阁拟票，朱大人，你这道折子写得非常之好，不谷赞同你的建自……"

他的话还未完，只见乾清宫一名传旨太监已是一脚跨过了门槛。这太监并不认识朱衡，却也不回避，对张居正说道：

“首辅张先生，皇上让奴才前来传旨，听说工部尚书朱衡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前闹事，二品大臣如此不讲体面，究竟为何?望查实奏来。”

这名太监干巴巴地说完这几句话，便转身出门走了。被张居正苦口婆心劝了半天情绪才稍稍稳定的朱衡，顿时一下子傻了。张居正想着要抚慰几句还来不及张口，只见朱衡两手突然松了拐杖，眼白一翻，身子朝后一仰，已是直挺挺滑到了地上。

过了午时，张居正也无心思吃饭，在值房里焦急等待朱衡的消息。朱衡昏厥后，张居正一面命人飞速去请太医，一面命人赶紧把朱衡背上轿抬回府中。新年上岁的，总不能让一个三朝元老二品大臣死在内阁。大约半下午时分，派到朱府的人才传回消息，朱衡已被救治过来，但还满嘴呓语。太医恐再生意外，半步也不敢离开。张居正这才心下稍安，立马儿就感到疲乏，正说打个盹儿，又有司礼监内侍前来禀报，说是冯公公在文华殿恭默室等他，有几件事情要商量。张居正让姚旷揪条毛巾擦了把脸，便信步走了过去。

天色还是阴沉沉的，老北风松一阵紧一阵吹得人心里头发烦。内阁与恭默室并不很远，走这短短一截子路，张居正就感到身上冷嗖嗖的。看到他来，守值太监连忙挑帘儿躬身迎他进去，先到的冯保，也屁股离了靠椅站了起来。瞧着他笑吟吟说道：

“张先生，这北风刀子似的，您出门，咋也不带个护耳?”

“就这几步路，何必费事。”

两人寒暄着重新落座。春节歇衙半个月，如今开衙五天了，这前后将近一个月时间两人未曾谋面。乍一相见，免不了都做出亲亲热热的样子互相说些吉利话儿。小内侍摆了茶点上来，张居正本来就有些饿，便捡了桃酥芝麻糕胡乱吃了几块。冯保看到张居正脸上约略有些倦容，便关切地说：

“张先生，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累。”

张居正点点头，把话引上正题：“是呀，朱衡今天晕倒在内阁，忙得我午饭也顾不上吃。”

“朱衡他咋了?”

冯保装作什么都不知，一副吃惊的样子。张居正知道他是在做戏，也不点破，只蹙紧眉头说道：

“朱衡跑来内阁告状。”

“告谁呀?”

“告左掖门值日官。”

“告他怎的?”

“假传圣旨。”

“哦?”冯保阴笑着说，“原来是为这件事，左掖门的值日官王起大清早就对我讲了，说朱衡发神经，深更半夜跑来说是皇上要召见他，要王起开门。”

冯保说得稀松，张居正听了好不自在，便沉着脸说道：“朱衡三朝老臣，一向持重，没有中官传旨，他顶着北风跑到左掖门干啥?”

“是啊，老夫也这么寻思。”冯保极力掩饰幸灾乐祸的神情，讥道，“王起有王起的说法，这事儿，原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上午，传旨太监来到内阁传了皇上的旨意，说朱衡深更半夜跑到左掖门闹事，要仆查处此事。”

“不单皇上，连太后在内，听了此事都很生气呢!”

“是谁向太后和皇上禀报的?”

“咱。”

“冯公公，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奇怪吗?”

“有啥奇怪的?”

“朱衡三朝老臣，名倾朝野，他一举一动诚为风范，没有人去他家传旨，他怎么可能跑到左掖门来呢?而且昨夜变天，北风如刀。依仆来看，肯定是有人诈传圣旨，存心坑害朱衡。”

“这个人是谁呢?”

“肯定是中官。”

“张先生这么肯定?”冯保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见冯保闪烁其辞一味推诿，张居正心里头很不受用，又不好发作，只得旁敲侧击言道：

“这件事情一旦传开，恐怕对你冯公公不利。”

“是吗?”冯保警觉地望了张居正一眼。

“中官诈传圣旨，这是犯了欺君之罪。您是内廷总管，至少，那些乱嚼舌头根的，可以说您冯公公管教不严。”

“我回去查一查，看是谁干的。若凿实，就把他关起来。”冯保应付地说，顿了顿，又道，“张先生，你还得按皇上的旨意查一查朱衡那一头。”

“冯公公，有这个必要吗?仆敢断定，朱衡是受害者。”

张居正说得斩钉截铁，冯保听了不对胃口却也不好争辩，借喝茶定了定神，然后说道：

“张先生，老夫今番见您，原是奉了太后和皇上之命。”

“啊，太后有何吩咐?”

“三件事情，第一是定一定皇上今春经筵的开筵日期，第二是武清伯李伟的修坟事，第三就是为杭州织造局的用银事。”

张居正知道这三件事太后都是要听回音的，略一思索，便笃定答道：“今春的经筵，昨日就找来三名讲官议过，开筵日期定在二月花朝后一日，讲官们都在按这个日期作准备。你说的第二件事是什么，武清伯修坟?”

“对，”冯保接着说，“武清伯说是在沧州看中了一块吉壤，太后让问问您，该如何定夺。”

“皇亲国戚一应勋爵的婚嫁丧葬大事，宗人府皆有定规，按规矩办就是了。”

听这完全是公事公办的口气，冯保就知道张居正对李伟没有好感，只是碍于李太后的情面不作表露罢了。他本想提一提李伟的“伯”升“侯”问题，想了想觉得不是时机，故压下了这念头径直问道：

“关于杭州织造局用银事，张先生有何看法?”

一俟扯上这个话题，张居正马上就想到上午与杭州知府莫文隆的谈话，心里头便波涛腾涌。他知道织造局用银增至八十万两是冯保的主意，此刻若按本心来谈，肯定是一谈就崩。因此便耍了个滑头，绕个弯子反过来问冯保：

“听说孙隆去工部办理移文碰了钉子?”

“是呀，”冯保装成局外人的样子，“据孙隆讲，他让朱衡轰了出来，朱衡还就此事给皇上写了一道折子，这折子，今日早上已转到您手上了。”

“是的。”

“您准备如何拟票?”

“朱衡跑来一闹，折子还来不及看呢。”张居正一句话搪塞过去。

冯保大略已猜出了张居正的态度，便向前倾了倾身子，故作神秘地说：

“张先生，老夫在这里先给你透个底儿，李太后觉得朱衡倚老卖老，不大喜欢他。”

“是吗?”

张居正嘴上这么应着，心里头却是起了波澜：

却说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初，留任杨博、葛守礼、朱衡三位老臣，其意是借助钟馗打鬼。当时人情汹汹，说是他联合冯保耍阴谋使绊子挤走了高拱。张居正对这三位老臣礼敬有加，的确起到了“压倒群猴莫乱啼”的效果。不消半年时间，他就控制住了局势。一些犟脖子卖拐明里哼哼哈哈暗中发冷箭的刺儿头，都被他拔葱一般收拾得干干净净，贬的贬谪的谪，哪怕剩下几个，也都变成了秋风中的老丝瓜，孤零零吊在那里孤了势，终究也闹不成事了。如今在京城十八大衙门中，张居正真个是一呼百应，指手向左没有一个官员敢向右看一眼，其威权比之素以铁腕著称的高拱，不知又高出了多少。这种局面得之不易，皇上年幼一应国事仰赖首辅固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张居正审时度势因势利导，该忍时就忍到极致，该辣时就辣到十分。他常说自己是霹雳手段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是真，而菩萨心肠则山不显水不显让人看不出来，人们背地里喊他“铁面宰相”，可见惧怕之深。

局势既定，张居正在推行新政振衰起隳的过程中，却又明显感到三位老臣不但不能继续发挥稳定人心的作用，反而常常因为政见不合而生掣肘。譬如说，对有着秽行劣迹的官员，张居正要求一律严惩。甚至对那些虽无恶绩但碌碌无为平庸昏聩的官员，也大都勒令致仕，绝不允许他们尸位素餐贻误政事。负责对全国官员进行督察稽查手握弹劾大权口含天宪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却觉得张居正过于严苛。再说吏部尚书杨博，与张居正算是有几分私交，但对张居正荐拔人才的“不拘一格”，也颇有腹诽。他知道张居正锐意改革，一议既出势难收回。因此便动了归隐之意，向皇上递折子请求致仕。此举正中张居正的下怀，但他不愿意背过河拆桥的恶名，因此在为皇上拟旨时，说的都是动情慰留的话。怎奈杨博去意已决连连上疏，最后皇上只得应允。杨博走后不久，葛守礼也紧随其后递折子请求告老还乡，皇上照样谕旨慰留，如此两三个回合，最终皇上“恩准”。两位老臣归乡时，皇上颁赠盘缠并派太监登门抚慰。上道之日，张居正亲率三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全部参加盛宴送行，场面之热烈隆重，气氛之融洽动情，的确为三朝皇帝以来之仅见。这样一些表面文章，张居正尽可能做得轰轰烈烈。给足两位老臣的面子，让他们尽享尊荣。

杨博、葛守礼在位时，张居正一心想着怎么与这两位“诤臣”周旋，倒把朱衡给疏忽了。及至两位老人去职离京，硕果仅存的朱衡一下子就到了众星捧月的地位。这朱衡为人刻板，做事丁是丁卯是卯，谁也休想糊弄他。当年几次以右都御史的身份总理河道，治黄河淮河运河，都有可圈可点的实绩可言，因此在官场上也是受人尊敬的楷模。对他的治河功绩以及刚直不阿的性格，张居正深为敬佩。工部衙门的事也用不着过多操心，朱衡是一根实打实的顶梁柱。但是磕磕碰碰的事情屡有发生，时时弄得张居正好生难堪。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去年秋上，李太后忽然发下懿旨，要以自家名义捐资在涿州修一座娘娘庙。接着皇上也发了谕旨：“着工部踏勘建造。”朱衡拿到谕旨就跑来内阁，朝张居正嚷道：“太后既是自家捐资建庙，就不该摊到工部头上。”张居正不急不恼，笑着问：“工部派员踏勘，有何不可?”“仅是踏勘也就好说，但谕旨上踏勘后头，还有建造两字，建造就得花大把的银子，谁出这个钱?近年财政空虚，太仓里银钱匮乏，这一点，你当首辅的比我更清楚。工部正常开销尚且不能保证，眼看春汛就到，但几处河道的修整因缺银两尚不能竣工，哪里还有一两银子的闲钱，去建

这座无关国计民生的娘娘庙。”朱衡所说都是实情，说句本心话，张居正对李太后笃信佛教好做功德也是很有意见，心中始终不肯判一个“肯”字。但他从不表露，每次懿旨一出，他总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这次皇上“着工部踏勘建造”的谕旨，还是由他亲自票拟。他的本意是先不让李太妃拿钱，让工部派两个人去涿州选址，再绘制图样，待图样确切再做预算。这一应事体进展的快慢，还不由工部掌握?你慢悠悠磨蹭半年拿出个图样来，再送呈李太后审定，不满意还得修改，这一来一去不又过去了几个月?真正动工修建最快也是明年的事情了。到那时，国家财政好转，哪里还挤不出几万两银子来?张居正用意在一个“拖”字，偏朱衡死脑筋猜不透首辅的心思，一口咬定没有钱就决不办事。若是户部兵部刑部的事情，张居正也就把自己的心思明说了。对这位朱衡，他就不便掏心窝子说实在话，只能暗示。但朱衡认死理决不肯变通。闹过内阁后，他还亲自给皇上写折子，力陈工部经费奇缺实难从命，惹得李太后老大的不高兴。亏得张居正想出办法把原属内官监管辖的京城宝和店划到李太后名下。这宝和店专为采购宫内日用货物，一年收入有十几万两银子，李太后拿到了这个店，就解决了每年的香资施舍问题。这么做虽然有假公济私之嫌，但毕竟一劳永逸解决了大问题。有了这笔收入，李太后也就不好意思让别人替她捐资做功德了。自这件事情发生后，张居正就动了心思想把朱衡的工部尚书换掉，但一时找不到恰当理由，这事儿就这么拖着。这次左掖门事件的发生，倒是为他撤换朱衡提供了良机。但事情并非想像的那么简单，关于杭州织造局扩增工价银一事，张居正心里头也是十分的反感。其因有二：一是觉得司礼监不与工部商量单方面定下经费，这样做不单有违祖制，而且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历来宦官干政，有哪个不是从小事上试探?一俟如愿以偿，接下来就是得寸进尺有恃无恐，最终弄得朝局大乱；第二是工价银突然增幅这么大，稍加分析就推断得出，这是冯保利用李太后爱子之心而又不谙织造内情，故狮子大张口，好从中捞取大把的银子。这事情若发生在别人身上，张居正早就使出了霹雳手段，但对冯保，他却不能不谨慎从事。秉持朝纲者若不懂投鼠忌器的道理，一味意气用事，到头来不仅祸及其身，且社稷寻亦覆败。因此，对处理这件事的分寸感的把握，张居正心中有数。最终，这件事情的圆满解决．他必须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朱衡离任致仕，二是杭州织造局的用银额度必须大幅降低……

张居正闷葫芦似的坐在那里想了半天，冯保枯坐难挨，正没排遣处，忽然一名小内侍冒冒失失地从外头闯了进来，冯保认出这是李太后身边的管事牌子王三，便问他：

“你跑来干吗?”

王三向两位大人行过参见之礼，然后垂手说道：“老公公，太后让奴才来传个话儿。”

“说吧。”

“宫里头钟鼓司的那些戏文，太后都听腻了，她老人家听说京城里头有个叫张九郎的，一张嘴有绝活儿，叫得出百鸟投林，便要老公公安排张九郎进宫表演。”

王三说完就走了，冯保瞄着他的背影一笑，对刚刚回过神儿的张居正说道：

“张先生，老夫不能在此久坐了，太后要听张九郎的口技，老夫这就去安排。”

“啊，张九郎的口技早有耳闻，只是一直未曾听过，”张居正目光幽幽一闪，笑道，“太后倒是满会欣赏。”

冯保已是起身要出门，临走留下一句话：“张先生，别看太后闲，唯其闲着，她才有工夫琢磨事儿。她想办的事，任谁也不敢违拗。”

出得恭默室走回内阁，张居正一路上品味着冯保的话，他听出了其中的提醒，更听出了其中的威胁。他脑子里忽然冒出了《礼记》中的一句话：“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回到内阁，早已过了散班时辰。他对守候在此的轿班班头说：

“去积香庐。”

从紫禁城到泡子河边的积香庐，少说也有十几里路，张居正散班后乘轿来这里，走了三分之二路程天色就已黑尽，随行护班点了四盏气死风的油纸大红西瓜灯探路，一路熙熙攘攘，戌末时分才来到积香庐大门前。

自从玉娘住进这里，张居正就会隔三岔五到这里来与她幽会，有时也在这里会见知己至交处理公务。因此，本已闲置多年的积香庐忽地又热闹起来。出于安全考虑，五城兵马司也为这里增派了守护兵士，一天到晚戒备森严，普通庶民下层官吏想偷窥一眼都不可能。

张居正在门口的轿厅里下了轿，负手绕过照壁，踱步到山翁听雨楼。一大帮侍应在楼门口已是垂手肃立多时，一个个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地恭迎，人堆儿里唯独不见玉娘。张居正来到一楼花厅里坐下，问跟在他屁股后头进来的积香庐主管刘朴：

“玉娘呢?”

“在楼上，”刘朴毕恭毕敬回答，“要不，下官派人去喊她下来。”

“不用了。”

张居正说着又起身步出厅堂，踏入帘幕深深的回廊，在尽头处转折上楼。自玉娘住进这山翁听雨楼，积香庐中一应男侍再没有上过楼来。玉娘的起居照应，一概由当年王篆赠送的两名婢女负责。至于楼上一应打扫布置事宜，则由刘朴新招的几名粗婢管领。张居正一心想看看玉娘这会儿呆在房子里干些什么，所以上楼时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动来。山翁听雨楼造得既恢弘又精巧，沿着装了雕栏隔扇的曲折花廊，这二楼大大小小也有十几间薰香密室，玉娘住在顶头儿一间名叫萃秀阁的房子里，这是二楼最大也是装设最为华丽的一间，它三面环水一面环山。当然，这山不是天造地设的丘山，而是造园大家纪诚叠出的黄石假山。山高盈丈，峻峭凌云，再加上芭蕉修篁衬映，倒也透出几分江南的山林之美。那三面之水，也不是一览无余的浩茫，曲桥小榭，蟹屿螺洲，莫不错落有致。所以，置身在萃秀阁中，犹如身在画图美不胜收。张居正走到萃秀阁前，门虚掩着，他并没有急着推门进去，而是借着梁间垂下的宫灯，看了看门两旁那一副板刻的对联：

红袖添香细数千家风月

青梅煮酒笑看万古乾坤

这副对联是他新写的，原先挂着的一副是“爽借秋风明借月，动观流水静观山”，他嫌这对联太过闲雅，有点与鸥鹭为盟的名士气，便把它撤了下来，亲撰一副换上。站在门前的张居正，一看到那“红袖添香”四字，一股子温婉之情便自心底油然而生，他侧耳听了听，门内竟无动静，便轻轻地把门推开，屋子里黑灯瞎火悄没声息。

“玉娘。”张居正站在门口喊了一声。

没人应声.

“小燕儿。”张居正又喊了女婢的名字。

“哎!',

脆脆的一声答应，小燕儿从另外一间房子里跑出来。见到张居正，她忙行礼。

“玉娘呢?”张居正问。

“她在房里呀。”

小燕儿探头一看房内一片漆黑，便赶紧把灯掌上。借着摇曳的灯光，张居正这才看清，玉娘一动不动坐在梳妆台前。

“玉娘，你怎么了?”

张居正一声惊问，快步走过去，只见玉娘泪流满面，手上还拿着一条白绫。

“小姐!”小燕儿也惊叫起来。

张居正伸手制止她并让她退了出去，他看到玉娘坐在那里纹丝不动，便走到她身后站定，轻抚着玉娘的香肩，柔声问道:

“玉娘，你究竟怎么了?”

玉娘稍微抖动了一下，仍没有说话。

“谁欺侮你了?”张居正又问。

玉娘摇摇头，突然手拿白绫一蒙脸，嘤嘤地哭出声来。

玉娘这一反常的表现，弄得张居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三天前他离开这里的时候，玉娘还有说有笑。怎么就突然变样儿了呢?张居正也不知怎么解劝才好，这时，他突然瞥见梳妆台上放着一张纸，便伸手拿过来看，原来是一张签文，上面写道:

第三十五签 陌头杨柳 下下

离巢燕子任翻飞

唤尽东风总不回

暮鼓晨钟憔悴甚

年年空盼旅人归

一看这签文的式样，张居正就知道是吕公祠制作的。传说吕公祠求签极为灵验，三年一度的会试期间，许多士子都去那里卜问前程。张居正当年参加京试之前也被同伴拉着去求过一签，在他看来，都是

些模棱两可的话，看过也就忘了。现在听到玉娘哀哀欲绝的哭声，他似乎知道了原因，便俯下身子，附在玉娘耳边低声问道：

“玉娘，你去了吕公祠?”

玉娘点点头，仍止不住抽泣。张居正哪里知道，玉娘心中的凄楚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解化开的。却说前年秋天被王篆从窑子街搭救出来住进了积香庐后，玉娘就很少出去过。起先是因双目失明行动不便，后经过太医精心调治，半年后眼睛复明，又继续服了一些时间的药，双眼终于完好如初。这期间，张居正经常来看望他，嘘寒问暖调羹问药，心细如发极尽温柔。这一份殷勤，终于消除了玉娘心中的芥蒂。相处久了，她慢慢品出了张居正的魅力所在，这位声名显赫威权自重的宰魁，外表冷若冰霜不苟言笑，内里却激情如火柔情似水。他的刚烈冷酷的一面，在玉娘面前很少表露，玉娘所看到的，是他看着她梳妆时的怜爱的眼神，是他在酒帘上行令时那种孩子式的狡黠……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玉娘对张居正的感情也在起着微妙的变化。起初她只是不排斥他，慢慢地她爱上了他，接着她便身心投入地爱他，到后来，也就是现在，她已是一天也离不开他。她认为“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是天底下最不通人情的诗，相爱的人，如果不朝朝暮暮厮守，那还叫什么样相爱!遗憾的是，张居正并不能每天来积香庐陪伴她。每逢张居正来，她快乐得像一只蝴蝶，迷不知终其所止；张居正不在的日子，她是碧海青天夜夜心，独守香闺慵懒无语。恨只恨相见日少分手时多，短暂欢娱换来长久离别。更多的夜晚，她只能把无穷思念化在凭栏的远眺或者绕指的琴弦中……这两日张居正没来，她便感到百无聊赖，一腔怀春的幽绪无从排遣。今天大清早儿起来，看到昨日还晴朗的天忽地就变了，心里头便生了惆怅。今天是她十八岁的生日，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在积香庐里，从主管刘朴到一般佣人，谁见了她都是满脸堆笑曲意奉承，但她知道这都不是真情表露，他们是害怕张居正的威权而不得不这样做。常言道，每逢佳节倍思亲，一想到自己十八岁的生日形单影只，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不免悲从中来。一个人坐在房子里胡思乱想，忽然记起有人说过吕公祠的神签灵验，这吕公祠与积香庐隔不太远，都在泡子河边，便心血来潮要去吕公祠求签。吃过午饭，在两位女婢的陪同下，她乘轿来到吕公祠中，施了香资之后，她在老道人的安排下摇起了签筒。

她心中想的是婚姻之事，她希望张居正能够明媒正娶，一顶花轿吹吹打打把她迎进大学士府中。但是，当她看到那一只竹签落地，老道人按竹签的标号给了她这一纸签文时，她当时就傻了。回到积香庐的萃秀阁中，她忽然产生了人生如梦物是人非的感觉。如果说以往她已朦朦胧胧地感到红颜薄命，那么现在看到这签文，她才如此真切地触摸到痛苦。整整一个下午，她把那张签文拿起又放下，放下又拿起……她想了很多很多，她忽然觉得，她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场爱情，倒不如说是一场游戏。她爱他却得不到他，年复一年，她只能在暮鼓晨钟里憔悴，对于一个痴情少女来说，还有什么比“年年空盼旅人归”更能折磨人呢?思来想去，她已是万念俱灰，再加上生日的冷清，喑喑哑哑的天色也似乎是一种暗示。她陡然丧失了活下去的勇气，她从柜子里翻出一条白绫，想用它悬梁结束生命，可是在付诸行动之前，她的心中又挂牵着她所钟爱的人，她希望他此时此刻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为她哼起在她江南老家每逢生日亲人们就会唱起的那支小调“阿侬小小，阿侬娇娇……”就在这揪心揪肺一脚踏生一脚踏死的煎熬中，她等待的那一个人突然出现了，一听到他沉稳且又充满魅力的声音，她再次泪流满面。

看到玉娘的眼泪像不断线的珍珠，张居正掏出手绢轻轻替她擦拭，低声问道：

“玉娘，你为何要去吕公祠抽签?”

玉娘咬着嘴唇，好半天才哽咽答道：．“问姻缘。”

张居正这才明白玉娘为何伤心，他心里格登一下，连忙说：“吕公祠的签不灵验。”

玉娘的声音充满哀怨：“全北京的人都知道吕公祠的签灵验，就你说不灵验。”

张居正苦笑了笑，认真答道：“若是问功名前程，吕公祠的签倒还有几分准头，若论婚姻家事，吕公祠的签真的不灵。”

“哪儿灵呢?”玉娘眼中忽然射出一丝期望。

“香山寺。”见玉娘满眼疑惑，张居正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心疼地说，“玉娘，你想出去求签，也该选个好日子，今天北风这么大，还不把你冻坏了。”

玉娘一听这体恤话儿，顿时心头一热，丢了手中的白绫，一把扑到张居正的怀中，双手捣着张居正的胸口，用她那好听的吴侬软语哭道：

“老爷啊老爷，今天是奴家的生日啊!”

第 五 回 谈笑间柔情真似水论政时冷面却如霜

大约一个时辰后，张居正与玉娘下得楼来，但见到处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皆因张居正听说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连忙传令刘朴赶紧把山翁听雨楼装点起来。他在楼上与玉娘软语温存，嘴儿舌儿地说着体己话儿。却是苦了楼下的刘朴，巴巴急急一会儿跑进门里，一会儿跑出门外的张罗。元宵节过去了六七天，才收捡起来的各色彩灯又都捣腾出来尽行挂上。亏得皂隶仆役都是熟手，做事快手快脚忙而不乱，也就大半个时辰，便把山翁听雨楼布置得水晶宫一般，特别是楼下大厅，红纨绿绮火树银花，端的是天上宫阙瑶池气象。尽管那一支下下签给玉娘心中投下的阴影一时还难以除尽，但乍一见到这股子隆重热闹的气氛，特别是有张居正陪侍在侧，心中已是十分陶醉。为了表示亲热，张居正一改平日的矜持，竟当着一应仆役的面，拉着玉娘的纤纤玉手，并肩款款步入膳厅。张居正来之前，晚膳就已备下，但那已是不作数了。承张居正之命，厨役又重新作了一席玉娘最喜欢吃的淮扬大菜。只是这等丰盛的生日晚宴，除了张居正和玉娘，断没有第三人前来叨光，侍应都退到门外恭候应差。两人人席对面而坐，张居正亲自执壶，把已温热的绍兴极品黄酒女儿红斟满两杯，然后双手擎起一杯，动情言道：

“玉娘，这一杯酒，我俩同饮。”

“为何?”玉娘撒娇地问。

“为祝贺你的生日，更为了白居易写下的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诗。”

“哪两句?”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

玉娘浅浅一笑，香腮上露出两只好看的酒窝儿，她梦呓般说了一句：“多谢老爷。”也双手拿起酒杯与张居正一碰，一仰脖子饮了。

酒过三巡，玉娘已是微醉，红晕飞腮更显妩媚，借着酒力，她向张居正丢了一个媚眼，俏皮地问：

“老爷，听人说你是铁面宰相?”

“你是不是说我寡情?”张居正笑着反问。

“我不知道。”玉娘也嬉嬉笑了起来。

“男欢女爱，人之常情。”张居正瞅着玉娘脸上那一对好看的酒窝儿，不免心旌摇荡，谑道，“人上一百，种种色色，因禀赋、地位、才情各不相同，这男欢女爱的形式，也就因人而异。”

“有哪些不同?”玉娘觉得新鲜，便追问道。

“在不谷看来，这男欢女爱，分有四种境界。第一种游龙戏凤．这是天子的境界。”说到这里，张居正突然朝玉娘一挤眼，神秘地问，“玉娘，你知道奴儿花花么?”

玉娘想了想，答道：“听说过，她是一个波斯美女，是被鞑子进贡来的，她一来就成了隆庆皇帝的心肝宝贝，后来不知为何突然死掉了：”

张居正生怕玉娘联想又生伤感，连忙评价道：“这隆庆皇帝与奴儿花花之间，就叫游龙戏凤。龙凤之戏，只能发生在皇帝身上。”

“那么你呢，首辅大人?”玉娘含情问道。

“我嘛，”张居正“唱”儿饮了一杯酒，半是自负半是调侃地说道，“或可列入第二种境界。”

“什么叫第二种境界?”

“怜香惜玉。”张居正一字一顿答道。

“怜香惜玉，”玉娘立刻联想到自己，不由得眉头一蹙，叹了一口气言道，“奴婢在南京时，曾听说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人曾作僧，人弗可作佛’，下联是‘女卑为婢，女又可作奴’。首辅大人，您说这副拆字联好么?”

张居正理解玉娘的自卑感，立马儿答道：“好什么呀，这都是一些无聊文人的游戏之作，不值一提。”

“可咱玉娘实实在在就是一个奴婢呀。”

玉娘眼眶里又噙满了泪水，张居正下意识看了看门外，隔着帘子倒也看不见什么，但他仍心生顾忌，压低声音说道：“玉娘，你不要在这些称谓上计较，嫔妃们在皇上面前也自称奴婢，你说，她们是奴婢么?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在唐明皇跟前，也自称奴婢；绝代佳人西施，在名相范蠡面前，也是以奴婢自称。可唐明皇与范蠡，从没有把自己的意中人当成奴婢来看。”

张居正言词恳切，玉娘听了好不感动，她强忍眼泪，不好意思地说，“我这是怎么了，人不争气，眼泪也不争气。”

“世上动情之物，莫过于女子之泪也。”张居正今晚上铁定了心要逗玉娘开心，因此尽拣好听的话说，“玉娘你这一哭，我这心里头，就结了老大一个疙瘩。”

“这是为何?”

张居正拈须答道：“不谷政事繁杂，一入内阁，就忙得像转磨的驴子，片刻也不得歇息。因此不能常常来看你，让你一个人独守寂寞，惭愧惭愧!”

看着张居正痛心疾首的样子，满怀春梦的玉娘怎不感动非常!此时也顾不得什么，竟起身离席走到张居正跟前，双手勾住他的脖子，在他脸上火辣辣地亲了一口。

张居正顿感全身酥麻，他趁势把玉娘揽进怀中，笑道：“这一吻千金难买，来，再来一个。”

“你要我偏不给，”玉娘淘气劲儿上来，竟咯咯地笑个不停，闹够了又娇声说道，“老爷，你方才的话还未说完，这男欢女爱的第三种境界是什么呀?”

“第三种境界嘛”，张居正心思还未完全收拢，用手摩挲着玉娘嫩白白的脸蛋儿，色迷迷地说，“就是寻花问柳。”

“寻花问柳?”玉娘一双杏眼扑闪闪地，仰着脸说，“比起怜香惜玉来，这寻花问柳就差了一大截了。”

“对呀，墨客骚人，大都如此。宋朝的词人柳永，是寻花问柳的代表人物：此人非经邦济世之才，却是眠花宿柳的高手。‘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样的词，除了他，还有谁做得出来!这柳永不是一个好官，却绝对是一个多情种子。传说他死时，前来送葬的都是青楼歌妓。”

“老爷不喜欢寻花问柳之人?”玉娘用手梳理着张居正黑得发亮的长须。

“不喜欢!”张居正回答干脆。

玉娘不吭声，过一会儿才问：“那第四种境界呢?”

“偷鸡摸狗。”

“偷鸡摸狗?”玉娘噗哧笑出声来，嗔道，“这叫什么境界，羞死人的：”

张居正浅浅一笑，用指头轻轻戳了一下玉娘脸上的酒窝儿，说道：“大凡偷鸡摸狗之人，都是市井无赖，看中良家妇女就百般勾引，此乃人渣也。”

“老爷所言极是，”玉娘挣脱张居正的怀抱，抚了抚云鬓，又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扳着指头说道，“四种境界，把你们男人的种种世相都概括尽了。老爷是真正的怜香惜玉之人，可惜奴婢却没有冰清玉质，老爷错爱了。”

张居正盯着玉娘，温存地说：“偌大京城虽然美女如云，但玉娘你是一花独秀。说句丢丑的话，不谷第一次在京南驿见到你，就为你的美色与才艺倾倒。”

张居正此话并非戏言。还有一种感觉他不便说出，那就是他与玉娘第一次共拥香衾，才知道玉娘是一位处子，温温婉婉尽显羞态。此后，只要与玉娘同床共枕，就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种令人魄荡神驰的特殊香味。容貌如花，肌肤如雪，香气如兰，只要和她在一起，张居正无不激情澎湃，如醉如痴。每每在积香庐得了幽会的乐趣，回到内阁处理公务，他就格外显得精神饱满。

大概是因为评价太高了，玉娘不敢相信，问道：

“老爷真的这么看?”

“君子无戏言。”张居正目光如火，说话如同发誓。

“奴婢何德之有，蒙老爷如此眷顾!”

玉娘想到那只下下签，心里头不免又闹起别扭。张居正看到玉娘脸色又有异样，正想着如何弄点噱头调和气氛，忽听得帘子外头有人清咳一声，轻轻叫喊了一声：

“老爷!”

张居正一听是管家游七的声音，顿时脸色一沉，心想这呆头鹅怎地这么不知窍，偏在这时候来扫他的兴头。才说要拒，又怕他有要紧事禀报，便不情愿地喊他进来。

游七双手小心翼翼地抱了一只青花瓷壶进门，看他唿嘘嘘的样子，一身寒气还未除尽。张居正与玉娘的事倒也没有瞒他，管家是主

人的一条狗，想瞒也是瞒不住的——这也是游七敢来的理由。游七一进门便冲着玉娘巴结地一笑，然后往角落里站。

“你抱的什么?”张居正问。

游七答道：“奶子，冯公公派人送来的奶子。”说着就把那只壶搁到膳桌上。

张居正这才想起，今日一大清早，奶子府提督太监亲自带着两名小火者到他家来送奶子，言明这是冯公公的关照，从此每天早晚各送一壶。他让提督向冯公公转致谢意。下午在去恭默室的路上，他还想着就此事当面向冯保表示感谢，谁知一谈事儿就把这给忘了。他伸手摸了摸壶，还是热的，便问道：

“你是专门送这个来的?”

“不是，小的有一件要紧事要向老爷请示，顺便就把奶子带了来，刚用开水烫过，还是温的，老爷现可享用。”

游七嘴中说着老爷，眼睛却睃着玉娘。张居正吩咐婢女拿来两只干净瓷杯，把奶子倒上，递了一杯给玉娘，调侃地说：

“玉娘，这是醒酒汤，你喝一杯。”

玉娘接过，一看满杯乳白，水不是水蜜不是蜜的，嗅又嗅不出味儿来，便问：

“这是什么呀?”

“你喝下，我再告诉你。”张居正笑道。

“你不说，我就不喝。”

玉娘骨嘟着小嘴，假装生气，张居正也不答话，只闷头喝下自己的那一杯，咂着舌头赞道：

“玉娘，这是真正的玉液琼浆，你快尝尝。”

玉娘看着张居正惬意的样子，将信将疑抿了一口，小嘴一噘嗔道：

“什么琼浆玉液，不过是牛乳嘛。”

“牛乳，牛乳有这好的味道?”张居正故意大惊小怪，“你再品一口。”

玉娘并不品，只偏着头问：“那你说是什么?”

“奶子!”

“什么奶子?”

“人奶嘛。”

张居正说罢，朝玉娘挤了挤眼，哈哈大笑起来。游七极少见到主人这么开心过，也在一旁陪着谄笑。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到一个长髯过腹的大男子津津有味地嘬奶子，这本身就很滑稽，再加上他们又这么肆无忌惮地大笑，玉娘便觉得张居正这是故意调戏她，顿时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眼底眉梢便生了一些怒气，于是气鼓鼓斥道：

“你们男人，都是些邪货篓子，正儿八经的人，哪会动这等歪心思!”

玉娘这一骂，张居正只得佯笑，倒是游七站出来帮主人打圆场，笑道：

“玉姐儿，你这话可就差了，你知道我泱泱中国，亿万生民，最有资格嘬奶子的，是谁吗?”

“你说是谁?”玉娘白了他一眼。

游七陶醉地说：“第一是皇上，第二就该是咱家老爷，当今的首辅大人了。”

“是吗?”

“京城里专有一个奶子府，养了一大批奶妈，这些奶妈都是万里挑一选上来的。”

“这么说，皇上与首辅都成了婴儿了。”

“是啊，惟其婴儿，才能备受呵护嘛。”

游七摇头晃脑，口气中满是炫耀。张居正看他扯远了，便收回话题问道：

“你还有何要紧事?”

经这一问，游七才想起此行目的，赶紧说明原委：却说五天前，荆州府知府赵谦派了个姓宋的师爷来京，他是乘马车来的，随车带来十几个沉甸甸的大礼盒儿，都是荆州特产。还带了一大筐一色两斤多重的大鳖，说是从江陵县海子湖中捞上来的。张居正喜欢吃红烧鳖裙，做出一碗鳖裙来，少说也得一二十斤鳖。张居正常说，最美味的

鳖裙还是家乡海子湖的，故从江陵来的人，都会带大鳖给他。这宋师爷寻到张大学士府卸下礼盒儿，即向游七说了来京公干。他的东家赵谦已联络湖广一帮热心官员，凑了一万多两银子要给张居正在荆州城中修建一座大学士牌坊，如今工程过半，特来恳请首辅本人向皇上讨下御笔，题一个大学士匾。当时各地修牌坊成风，走百十里官道，少说也见得上十几座牌坊。在外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资显耀。赵谦的想法并非别出心裁，而且又是帮张家做功德。游七觉得是件好事，便应允了宋师爷的请求，让他觅店住下等消息。一连几天，张居正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很晚，除了厅堂会客就是书房训子，竟找不到个说话的机会。宋师爷又催得紧，每天过张大学士府来讨信。今儿下午又来了，说是明日就得返程，无论如何得带个实信儿走。游七这才急了，觅了轿子赶到积香庐来。

本来逢场作戏一门心思要讨玉娘欢心的张居正，听完游七的陈述，当即就沉下脸来。历来，他把光宗耀祖视为卑污心理，因此对建牌坊一事大为不满。隆庆二年他升任大学士后，湖广道官员里头就有人倡议为他修牌坊，他都一一婉拒，谁知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且还筹集了巨额银两。当年，赵谦在江陵知县任上与他通过信，后来，家父也常常来信夸他干练会办事，因此在他荐举下，赵谦于隆庆五年升为荆州府同知，去年又趁着地方官员调整的机会，再次将他从同知任上迁升知府。谁知这个赵谦这般不对心性，竟弄了这等烂污事来烦他。

“牌坊已经开工了?”张居正问。

“宋师爷说，只怕都快建好了。”游七答。

“简直乱弹琴，”张居正气不打一处来，骂道，“谁让他筹集银两来着?知情的知道这是他赵谦自作主张，不知情的还以为是我张居正授意的，这是往我脸上抹黑的事。你回去告诉钱师爷，让他转告赵谦，立刻把那牌坊拆掉。”

“是。”

游七挨骂惯了，倒也不觉得难为情，朝玉娘点点头，躬身退了出去。

一桌子菜早就凉了，好在两人早已酒醉饭饱，正准备撤席离去，刘朴又进来禀道：

“大人，光禄寺丞李大人来访。”

“到了吗?”张居正问。

“已在厅堂里候着。”

张居正转身对玉娘说：“你先上楼歇息，我见过客人就来。”

“不要太久了，奴婢等你。”

玉娘含情脉脉瞟了张居正一眼，已是含了几分醉意，袅袅娜娜上楼去了。

张居正踅过客厅，只见光禄寺卿李义河，已先自在那里坐定了，见他进来，又忙着站起，指着头上璀璨的宫灯笑道：

“叔大，这楼里又弄得喜气洋洋的，怎么，又过一次元宵节了?”

张居正与李义河既是荆州府的小老乡，又是嘉靖二十六年的同榜进士，属于那种可以掏心窝子说话的密友，他与玉娘的事也没有瞒他，于是答道：

“玉娘今天生日，凑个兴，热闹热闹。”

“啊，应该应该，”李义河嘻嘻哈哈谑道，“没想到首辅年过五十，却大交桃花运，这玉娘二八佳人，真乃无上妙品。”

“什么二八佳人，现在是二九佳人了。”张居正赶紧转移话题，指着李义河肥胖的身躯，笑道，“三壶兄，几日不见，看你又胖了一圈。”

三壶是李义河的绰号，他是茶壶酒壶尿壶一样都不能缺。且胃口极佳，一上席面就舍不得放筷子，所以胖得喘气儿都难。前年张居正实行京察，撤换了一大批京官，他把李义河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来北京，一时间没什么好位子可以安顿，便给了他一个工部左侍郎的职衔，实际任职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的宴会与颁赐给百官的酒食，比起六部衙门来，是个闲差。但好歹从地方官变成了京官，且还列班“小九卿”，李义河心中觉得这安排不算太好，但也说得过去。何况他本是一个饕餮之徒，当一个专管吃喝的光禄寺卿，倒也十分实惠。张居正说他又胖了一圈，便含了这层意思。李义河虽然有心计，但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哈哈三个笑的随和人，对张居正的调侃，他用浓重的应城乡音答道：

“叔大兄，若不是老朋友，我真怀疑你是在故意整我。”

“此话怎讲?”

“光禄寺管什么的，不就是吃喝吗?一闻到肉香酒香，我焉能忍住不吃?”

“看你这肚皮，好像怀了龙凤胎，你累也不累?”

“累呀，”李义河哭丧着脸，双手搂着腆得高高的肚皮诉起苦来，“每天回家，我就跑到磨房里去，卸下驴子，自己顶上去转磨儿，一转一个时辰，累得身架散了箍，可就是瘦不下来。”

李义河天生大嗓门，加上夸张的表演，逗得张居正捧腹大笑：笑够了，才问道：

“幼浚兄，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今天又有什么事来烦我?”

“为朱衡的事，”李义河顿时收了笑意，换了一副面孔说道，“下午，刘炫前来找我。”

刘炫是隆庆五年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大人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是刘炫的座主，加之刘炫通籍后外放荆州府嘉鱼县当县令，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过两年，因此张居正对他甚为器重，去年将他调来北京，升任为工科给事中，当上了口含天宪的言官。

“他来找你做什么?”张居正问：

“朱衡被中官骗往左掖门挨冻的事，在京城各大衙门已是吵得沸沸扬扬。很多官员都替朱衡打抱不平，刘炫也是一个。”

“他想怎么办?”

“他想写一道弹劾折子呈给皇上。”

“弹劾谁呀?”

“冯保。”

“啊?”张居正眼眶里闪过一丝惊诧，旋即问道，“刘炫为何就能认定，是冯保要整朱衡?”

“刘炫说他有铁证。”

“什么铁证?”

“他有一名小老乡，也是一名太监，叫贾水儿。在尚衣监管事牌子胡本杨手下做事，他说昨日夜里胡本杨从冯保府中回来，长吁短叹睡不着觉，便拉着贾水儿喝酒聊天，看到变天了，胡本杨就唠叨着说，

朱衡大司空这大一把年纪，若弄到左掖门，会不会出人命?一边说，一边还骂吴和做事阴损。贾水儿当时并不明白胡本杨说话的意思，还以为他是喝醉酒说胡话，至到朱衡出了事儿，他才知道整朱衡是吴和的主意，而且是在冯保家定下的。”

“这么重要的事情，贾水儿怎么可能告诉刘炫?”

“这个我没有细问，但这大的事，刘炫决计不敢乱说。”说到这里，李义河咧嘴一笑，用嘲讽的口气说道，“这刘炫是个人精，他说，若是中官把他骗到左掖门，他保证冻不着。”

“是吗?”张居正心不在焉应了一句。

李义河坐在那儿已是喝干了两壶茶水，这会儿又让侍应续满一壶，咕了几口，接着说道：

“刘炫是工科给事中，工部尚书出了这大的事，他不能不管，下午他去朱衡府上探望，问明朱衡去左掖门走得太急，只穿了丝棉袄子，这哪儿能抗北风啊。他说，他从小就知道，御寒得穿兽皮袄子。而且，兽皮也有分别，若是羊羔儿皮，抗寒可抗到二更，狐狸皮袄子可抗到三更，最冷的天莫过于四更五更，若想抗过去，就得穿貂鼠皮的袄子。一听这席话，就知道刘炫是官宦人家长大的，不懂生活的艰难。朱衡虽然贵为大司空，平常却节俭得很。一件貂鼠皮的袄子，得五六十两银子，他哪里舍得……”

李义河杂七杂八说了一大堆，却发现张居正根本没有听他的。而是闷坐在那里皱着眉头想心事，也就把话头打住。屋子里静默了一会儿，侍应又提着铫子推门进来续水，带进一阵风来，吹得宫灯略略有些晃动，摇曳的灯光让张居正猛然惊醒，他揉了揉眼袋，问李义河：

“你怎么不说了?”

“你不听，我说它干嘛。”李义河回道。

张居正笑一笑算是致歉，说道：“不谷方才在想，这刘炫获得的情报固然重要，但究竟如何处置，尚须三思而行，你方才说，刘炫已去过朱衡府中了?”

“是：”

“他把贾水儿的话告诉了朱衡?”

“没有，”李义河打了一个茶嗝，舔了舔嘴唇说道，“刘炫一心想写折子制造轰动，哪会先泄了这天大的机密!”

“这还差不多，”张居正自言自语地点点头，接着又问：“幼滋兄，刘炫找你讨见识，你如何回答?”

“人家哪里找我讨见识，”李义河苦笑了笑，“他是想通过我探探你首辅大人的口气。”

张居正的眼神里又恢复了那种不容抗拒的自信，他望着李义河，一本正经地说：

“事关重大，不谷想先听听老兄的高见。”

“我嘛，”李义河略顿了顿，爽然答道，“我支持刘炫写这道折子：”

“理由呢?”

“理由有二：第一，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将大臣体面视如敝屣，此风不杀，万历朝就开了危险先例。长此下去，阉党乱政，我辈士人岂不沦为刀俎下之鱼肉?第二，你叔大兄早就讲过，自今年始，要推行财政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两条，一是开源，二是节流。内廷绕过工部申请杭州织造局用银，竟高达八十万两，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狮子大开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事体取消增额，你的财政改革，恐怕就只能胎死腹中了。”

李义河说话如竹筒倒豆子，张居正听罢摇摇头，回道：“诈传圣旨与杭州织造银是两回事，不能扯到一起。”

“怎么是两回事?”李义河据理力争，“如果不是朱衡拒不移文，阻挠织造局用银增额一事得罪了冯保，阉党们怎么会出此毒招整他。”

见李义河振振有词，除了激愤却没有独立见解，张居正便拿话“刺”他：

“幼滋兄，你在官场呆的时间也不短了，怎么还像那些青年士子，说话意气用事。”

李义河一时揣摩不透张居正的心思，咕哝道：“意气用事也并非全是坏事，人心中存一点意气，才不至于失了读书人根本。叔大啊，恕愚弟直言，我看你举棋不定，心中定有难言之隐。”

“什么难言之隐?”

“你是怕得罪冯保。”李义河口无遮拦，语重心长劝道，“叔大，你我多年朋友，只是你造化大当了首辅。不过，有句话我还得劝你，对阉党不能一味迁就。高拱千不是万不是，但是对阉制约有方，决不姑息养奸，就这一点，足可让人称道，比之人家高胡子，你叔大就软了一些，难怪有人说，对各衙门官员，你是霹雳手段，对内廷太监，你是菩萨心肠。这一次左掖门事件，你若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朱衡说话，士林中人就会背地里骂你是软骨头，授人以柄的事情，千万做不得啊!”

张居正本想敲打一下李义河，却没想到招来李义河一通议论，反被他抢白一番。在京城里，能用这种口气同他讲话的人，除了李义河，断没有第二个。这位威权自重的首辅平常听惯了顺耳的话，现在当面被人数落，他一时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讥诮地评了一句：

“幼滋兄这一番话，听来真如轰雷贯耳啊!”

李幼滋也感到方才话说得过火，心生悔意正思补救，便腆着脸回道：

“我是个直肠子，话说得难听，但心是好的。”

“幼滋兄你这一解释，反倒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张居正随口谑道，想了想，又说，“你刚才的指责，并不是没有道理。历朝历代，宫府之间，不可能不生龃龉。宫府之强弱，原也因人而异。高拱柄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权力，向隆庆皇帝推举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掌印，事情就要好办得多。冯保则不同，他为人干练工于心计，且又深得李太后信任，若摆开架式与他争斗，就算你用尽心力，最好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你说，谁是这个渔翁呢?”

“高拱。”李义河脱口而出。

张居正微微一点头，长吁一口气，叹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目下形势，偌大中国之内，能取代不谷而任宰揆者，惟高拱一人。任内阁辅臣，他已是两进两出。不谷稍有不慎，就会给他创造机会而三登堂奥了。”

“这倒也是，”李义河颔首称是，但仍不免担心言道：“小人怀利，君子怀忧，叔大的担心也不是多余。但若与阉党沆瀣一气，亦终非人臣之正途。”

“说得好，”张居正击节赞道，“但要记住，三军夺帅只是匹夫之勇。”

“你的意思是?”

“对冯保，只能施以羁縻之法，一方面要笼络他，另一方面，还得牵制他。”

“这多累啊!”

“惟其累，才有乐趣嘛，不然，老子为何要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呢。”

张居正说罢，很开心地笑了起来，李义河深深感到自家心志比张居正差了一大截，也不想讨论这些“玄学”，只抄直问：

“依叔大的意见，这刘炫的折子，是可以写的了?”

“折子要写，但刘炫不能写。”

李义河一愣，脱口问道：“为何刘炫不能写?”

“刘炫是不谷的门生，他的弹劾折子一上，冯保就会知道，他的幕后支持者，就是我张居正。”

“啊，我怎的没想到这一层，”李义河一拍脑门子，埋怨自己愚钝，又问，“那，谁来写这道折子呢?”

“朱衡三朝老臣，也是门生遍天下，师座遭此大辱，有多少门生都想替他讨公道呢。”

“对呀，让朱衡与冯保大斗三百回合，既杀冯保的骄横，自家又不会损兵折将，这一鹬一蚌争斗起来，你叔大倒成了得利的渔翁。”

“幼滋兄此言差矣，”张居正捻着长须，笑吟吟说道，“得利的渔翁是你，不是我。”

“是我?”李义河大惑不解，“怎么会是我?”

张居正答道：“朱衡上午去到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场斗争之结局，他也只能是告老还乡了，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不谷拟向皇上推荐，由你来继任。”

“我?”李义河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有照顾他升任大九卿，但一旦机会来临，他又不敢相信好事成真，便心急火燎问了一句傻话，“叔大兄你想好了，要推荐我接任大司空?”

“是啊!”

“皇上会答应么?”

“决定权在李太后，只要冯保不从中作梗杀横枪，这事儿十之八九能成。所以，你得找个人把风放出去，让朱衡的门生尽快写出弹劾折子送呈皇上，而且千万不要弹劾冯保。”

“那弹劾谁呢?”

“吴和。”

“我听说，这吴和是冯保的一只看家狗，见了银子像苍蝇见了血。”

“是啊，吴和名声极坏，且在貂*里头不结人缘，如果告他诈传圣旨，大多数貂*都会黄鹤楼上看翻船，持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冯保再喜欢他，为自身计，他也会丢卒保车。”

“此举甚好!”

一番话谈下来，李义河不得不佩服张居正洞若观火运筹帷幄的能力，想到自己的一切担心都是杞人忧天，不由得自失地一笑。因坐久了，他想站起来伸个懒腰，踱到窗前，但见园子里一片清辉，刮了一天一夜的大风不知何时停了下来，一弯下弦月钻出了天幕。他这才感到夜已深沉应该离去了，正说辞行，忽听得楼上弦声乍起，一副清清亮亮的嗓子唱了起来:

一轮明月纱窗外，

照入绣房来，

玉人儿换了睡鞋，

卸了浓妆，

灯下早解了香罗带。

眼看着窗外、手托着香腮。

睡眠迟，可意的人儿今何在?

默默无言，痴痴呆呆，

俏冤家，总有些不自在。

你来了，鸳鸯枕上

小奴家好把秋波卖

你不来，却让奴家把相思害……

曲声低下去了，接续的是幽泉一般的弦音，李义河听得痴了，回首一看，张居正不知何时也离了太师座，站在了他的身后，李义河望着他，大发感慨道：

“叔大兄，这位玉娘真是可人儿啊，你看看，我在这里多坐了一会儿，她就在楼上唱曲儿送客了。”

张居正抬头看了看楼上，颇为得意地说：“置身于帝王之乡能屈能伸，游戏于温柔乡中能进能出，方为大丈夫也。”

“怎么，你和玉娘是游戏?”

“是，不过不是人间游戏，而是神仙游戏。”

“好，好，你现在去继续你的神仙游戏，我这就告辞。”

说罢，李义河已是穿好了羊羔儿皮的大袄子，披着渐渐寒重的月色登轿而去。

第 六 回 听口戏外廷传劾折抚瑶琴黠仆献鸩谋

乾清宫后墙下的左披檐，又名养德斋。隆庆皇帝在时，这养德斋是他读闲书并与宫娥采女戏耍拉嗑子的地方。李太后带着小皇上住进乾清宫后，便把养德斋重新布置了一番，把隆庆皇帝嗜好的脂粉气除得干净，而换上了一色的苏样桌椅——这是李太后听了容儿的建议——精精巧巧的都是闺中物。从此，这里成了李太后私下会见官绅女眷的场所。李太后除了焚香礼佛净手抄经外，还有一大爱好就是看戏听曲儿。若看大戏，就去坤宁宫后头的游艺斋，若只是三两人的檀板清唱，就安排在这养德斋里。

这天下午刚过未时，只见李太后在容儿等一应侍女的搀扶下，出了乾清宫西边的月华门，袅袅娜娜走进了养德斋。说是斋，其实也是一间弘敞的厅堂，三二十人坐进去也不见拥挤。南墙下安放的正座。两乘黄花梨的透雕绣榻，既可坐也可卧，上面却铺了锦黄缎面的豹皮褥子。李太后进了斋门后，落座时却把她惯常坐的左边的绣榻让了出来。宫里的习惯同外头一样，以左为贵。负责安排照应的容儿知道，这左边的绣榻，是留给陈太后的。

李太后刚坐定，就听得门口喧闹有落轿的声音，便知是陈太后到了。自万历皇帝登基之后，李太后身价陡长，无论宫内宫外已是一言九鼎，但她并没有得意忘形，对陈皇后——这位隆庆皇帝的正宫皇后，她一如既往虚心善待礼敬有加。每逢看戏听曲儿等乐事，都要吩咐手下把陈太后从慈庆宫中请出来。说话间，陈太后在几位侍女的簇拥下已是步款轻轻进得门来。容儿赶紧迎上去请她到左边绣榻安座，陈太后站在绣榻前，对笑吟吟望着她的李太后说：

“你总是讲礼，让我坐这位子，心里不安。”

“你是姐姐，这位子姐姐不坐，未必让咱这当妹子的坐上去?快落座吧。”

陈太后听了李太后这亲亲热热的体己话儿，心里涌过一股暖流，她因身体不好，平常很少走出慈庆宫，但对于李太后的邀请，她却是有请必到。两人坐定，陈太后问：

“妹子，今儿个听的什么曲儿?”

“不是曲儿，是口戏。”

“口戏?”

“对，口戏!”李太后见陈太后浑然不懂，便有意卖关子，笑道，“这口戏也忒耍，姐姐待会儿看过便知。”

李太后说着朝容儿一努嘴，容儿知会意思便出门，少顷又回来，身后跟着冯保，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人瘦巴巴的，看样子有六十多岁，穿一件鸦青色的纡丝衲袄，手上提着个青布小包，走路一高一低闪闪跌跌，原来是个跛子。

冯保走到绣榻前作了大揖，言道：“启禀两位太后，这位就是张九郎，京城里有名的口戏大王。”

干巴老头早扑地跪了下去，颤声奏道：“贱民张九郎，叩见两位太后娘娘。”

李太后睨着张九郎蔫不拉几的样子，心想：“这倒是个烧火不冒烟的杨树蔸子，有什么能耐?”抿嘴儿一笑，问道：“看你这把年纪，早就该称爷了，怎地还叫郎?”

张九郎跪在地上头也不敢抬，眼睛瞄着砖缝儿答道：“启禀太后，张九郎是咱的艺名。”

“艺名?你攒了多少艺?”

“就一种，口戏。”

“好，咱们今天就想听听你的口戏。”

这时，早有两名火者抬了一座六折屏风上来，在太后面前约一丈远的地方支定。屏风里放了一只木桌，一只凳儿。张九郎被引领到凳儿上坐定，他解开青布包袱，从中拿出一只惊堂木，一把扇子。隔着屏风，张九郎因见不着两位皇太后，也就不再惊慌失措了，他抹了抹额头上因紧张而冒出的冷汗，高声问道：

“不知太后娘娘想听什么段子?”

屏风这边，李太后问：“你有哪些段子?”

张九郎便拿起那把扇子给了火者，火者转过屏风双手递给李太后。李太后打开折扇，只见上头用楷书工工整整写了一二十个戏名，什么《百鸟投林》、《雨打芭蕉》、《县令升堂》、《深山古寺》等

等，不一而举。摆在头一名的，叫《虎啸丛林》，李太后生肖属虎，便想点这一折，但又想听听《县令升堂》是啥故事，便对火者说道：

“你去告诉他，先演《县令升堂》，接下来就演那个《虎啸丛林》。”

不用火者告诉，张九郎隔着屏风已听得真切。他喝了一口小火者端上的热茶，闭上眼睛在那里酝酿情绪。

养德斋里这时已是鸦雀无声静得出奇，两位皇太后盯着屏风出神，摆在面前的茶水糕点动也不动。一应随侍包括冯保容儿也都觅凳儿坐下，眼巴巴等着“好戏”开场。

忽然，一声惊堂木响，接着听得两扇厚重的大门被人轧轧地推开。众人一齐朝门口看去，这养德斋的大门却是关得严丝合缝，大家伙儿这才明白，是张九郎的口戏开场了。接下来，便听到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自远而近，走到大门口忽听得一声脆响，分明是掌了铜垫的皂靴磕在石门槛上。一个趔趄——皂靴跳地的声音十分清晰。这中间有瞬间的空白，想是那差点摔跟头的堂役站定了，不知他低声咕哝了一句什么，接着便听到他扯着嗓子大却昌喏：“升——堂——”余音袅袅传得极远，其间夹杂了断断续续的马蹄声，鸟雀从枝头惊起的扑棱棱的鼓翼声。一大片踢踢沓沓的脚步声，一只小碗被踩碎的声音，一只公鸡撒翅儿逃窜时咯咯咯的叫唤声。这当儿，又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声音激越，厚重——在这神圣的炮声中，所有的声音都化为乌有……顷刻，又听得一道小门吱Ⅱ丑儿一声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皮靴踩在砖地上，发出了“橐、橐、橐”的声音。这脚步慢慢挪了过来，愈来愈响。又听得椅子搬动声，轻微的咳嗽声。屁股落座声，茶杯搁桌声，纸在翻动的声音——想必是县太爷已安坐高堂，正在煞有其事的翻阅卷宗文牍。大堂里静里出奇，突然，只听得“咕——”的一声，下边厢不知谁打了一个响屁。翻纸的声音停止了，一个略带痰响的沙喉咙问道：“什么响，给本官拿来!”另一个声音却是个齄鼻子，回道：“启禀县太爷，拿不着。”啪地一声惊堂木响，县太爷恼了，喝问：“尔等皂役，如何作弊蒙混本官，定要给我拿来!”一阵叽叽喳喳交头接耳声，其中有脚步声飞跑而去又飞跑而回，一片喘息声中，只听得那齄鼻子说：“启禀老爷，刚才弄那响声的正犯已逃走，现只拿得家属在此。”县太爷咳出一口痰，说道：“把家属拿来，让本官

一看。”齄鼻子答：“恐污了大人的手。”县太爷问：“是什么?”齄鼻子答：“屎!”话音才落，便是一阵哄笑——这哄笑不再是张九郎的口戏，而是养德斋中的所有听众，上至两位皇太后下至小火者一起发出的。

从未听过口戏的陈太后，简直不敢相信这一折惟妙唯肖活灵活现的县太爷升堂戏，竟是张九郎一张嘴“演”出来的。她看到屋子里的人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想着那滑稽可笑的对话，也是忍俊不住，笑得直抹眼泪。笑够了，她又狐疑地问已是笑得岔气的李太后：

“妹子，这张九郎真的是一个人，没人帮腔?”

“你问他。”李太后一手捶着胸口，一手指着冯保。

“启禀陈太后，这张九郎就是一个人，不信，你老人家自己瞧着。”

冯保说着，命小火者撤去屏风，只见张九郎屁股离了凳儿局促不安地跪到地上，桌子上只有一方惊堂木和一杯茶水。

李太后被逗得了心情大好，吩咐冯保给张九郎赐座，又赏了他一碟御膳房的馔点——几块用枣泥制成的色如琥珀的花糕，张九郎谢了．拈了一块儿受用。

“张九郎，你这一张嘴，怎地可以同时做出几种声音来?”李太后问。

“小的学来的。”

别看张九郎身怀绝技，一旦与太后面对面，他的气性就瘫了下去。本想回答得俏皮点，谁知出口的话却干巴巴的。

“怎么学的，有没有师承?”李太后又问。

“有，”张九郎拘谨回答，“小的小时候是个淘气鬼，一次上树掏鸟窝踩失了脚，跌下来摔断了一条腿，从此就成了残废。俺爹一见我就愁眉苦脸的，怕我长大了养不活自己，成了家中累赘。一日，我去城隍庙集市上逛，看到一个老乞丐在演口戏，学驴叫马叫，倒像是真的来了一群驴马，俺便跟着他，在外云游了好多年。”

“古话说得不差，家有金山银山，不如薄艺防身。”李太后忽然对张九郎产生了同情，问道，“你学得这门绝技，能养家糊口吗?”

“能，”张九郎脸上露出灿烂笑容，“京城大户人家多，隔三岔五就有人请小的去表演，多多少少都会赏小的几两银子。”

“唔，”李太后点点头，又问，“你什么声音都能学吗?”

“能!”

“你学学喜鹊叫。”

话音一落，只见张九郎已嘬起嘴。顿时，养德斋里便响起了一阵叽叽喳喳的喜鹊声。

一直静听谈话的陈皇后这时插嘴问道：“张九郎，你会学小女子唱曲儿么?”

“回太后娘娘，这个简单。”

“你唱一段来听听。”

“不知太后娘娘要听哪一段?”

“随你唱，要好听的。”

“小的遵命。”张九郎稍一斟酌，说道，“小的就用苏州话唱一支南曲，叫《嫁穷夫》，不知太后愿意听否。”

“好的，就唱这一曲。”

得了陈太后的首肯，张九郎便打开那把大折扇遮住脸，先听得一阵三弦拨弄声，接着，一个娇滴滴的声音用吴侬软语唱了起来：

奴奴薄命嫁穷夫，

明日端阳件件无。

家家都饮雄黄酒。

惟奴奴，一杯清水共菖蒲。

奴也不怨公来不怨婆，

不怨爹娘错配夫。

只因奴，八个字内安排定，

罚奴今世嫁贫夫。

可恨冤家无道理，

终日吃酒赌钱去游湖。

仔细思量无了局，

倒不如削发作尼姑。

长斋一口把弥陀念，

修得来生嫁个好丈夫。

却说这南调起源于苏松地区，到后来在北京也很流行。士绅人家的堂会，也常请专唱南曲的丝竹班子。这曲《嫁穷夫》是南曲中有名的段子，稍解南曲的人都会哼它。张九郎选了这支曲子来唱，原也是想通过大家耳熟能详的曲子来体现自己口戏的绝技。应该说，他的这点心机没有白费。就在他咿咿呀呀唱得如泣如诉时，在场的人都产生了幻觉——她们忘记了这是一位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头子的唱口，直当是堂会上的裙钗名角儿。这也难怪她们，那唱声实在是甜美传神：玉磬一般的音质，让你陶醉于江南佳丽的哀婉；铜铃一样的嗓子，让你感受到千娇百媚的秋波……一曲终了，养德斋里仍悄没声息，大家还沉浸在歌曲中没有醒过神来。

“好像啊!”

不知是谁大声冒了一句，屋子里这才热闹起来，众人七嘴八舌称赞张九郎的“女声”惟妙惟肖。容儿是苏州人，李太后便问她：

“容儿，这张九郎学的苏州话，像不像?”

“像，”容儿兴奋得脸上泛起红潮，“若不是眼见为实，我真不相信这是个男人唱的。”

经过这两段表演，李太后对眼前这个张九郎已是刮目相看，她正想吩咐他上演今天的压轴戏《虎啸丛林》，忽见大门被推开，小皇上身边的侍应孙海慌慌张张跑了进来，直奔到绣榻前跪下禀道：

“启禀李太后，万岁爷让奴才前来请您过去。”

“何事?”李太后问。

“通政司派人送来两道急折，都加盖了十万火急的关防。”

“啊，有这等事。姐姐，你们在这里继续听张九郎的口戏，咱去去就来。”

李太后说罢，便带着冯保出了养德斋，由孙海领着穿过月华门来到东暖阁。一进屋，只见朱翊钧站在书案前，急得直搓手。下午李太后去养德斋听口戏，却把朱翊钧留在东暖阁中温书。大凡宫内的娱乐活动，她总是有选择地让朱翊钧参加，能够不去的尽量不去，她是怕孩子的心玩野了收不拢。朱翊钧年纪小，对听曲儿看大戏之类的娱事不感兴趣，因此也乐得耍单，暂离母后的管束，与孙海客用一帮小太

监玩自己高兴的事。刚才，他正在东暖阁外抖空竹，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急匆匆送过来两道折子，说是要作速阅处，朱翊钧拿不定主意，便派孙海去把母后喊了进来。

“什么折子?”李太后一进屋就问。

“在这里呢。”朱翊钧指了指书案。

李太后坐到绣榻上．让冯保打开折匣，两道折子躺在里面尚未开封。上面都盖了通政司的紧急关防。按公文处理规矩，凡加急文书不必等到每天早上一并送至司礼监，而是随到随呈不得耽搁。冯保取出奏折拆封，只见题签上标有《恳请惩处中官吴和诈传圣旨疏》，《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疏》，打开正文一看，前一道疏为都察院监察御史蔡启方所拟，后一道疏则是杭州知府莫文隆呈奏。

“是什么折子?”李太后问。

冯保硬着头皮念了一遍疏名。李太后脸色一灰，望了望小皇上，说道：

“先念那道诈传圣旨疏。”

冯保只看这疏名，就知道折子里头说些什么。这事儿与他有关．也不知折子里头是否对他有所指涉，因此心里头忐忑不安，却又不得不念，他刚读完，李太后就问：

“诈传圣旨，把朱衡老头子骗到左掖门，究竟是你的主意还是吴和的主意?”

一听这咄咄逼人的口气，冯保立即就强烈地感受到了李太后的泼辣，幸好折子中没有涉及他，于是赶紧申明：

“老奴怎么可能出这等馊主意，依咱看，吴和也不一定会出，蔡启方可能是捕风捉影诬告了他。”

小皇上把那道折子拿过去翻了翻，狐疑地问：“大伴，你前天不是说，是朱衡到左掖门前闹事么?怎么是骗来的?”

“吴和就这么禀报上来，奴才是听了他的。”冯保回答得小心翼翼。

朱翊钧又问：“吴和为何要整治朱衡?”

冯保觑了李太后一眼，答道：“那天，太后说要对朱衡薄加惩戒，奴才为杭州织造局用银事，也是生他朱衡的气，便在吴和面前，把朱

衡数落了几句。”

“吴和就诈传圣旨是不是?”李太后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待奴才回去查查。”

李太后看出冯保有心袒护吴和，嘴里便放起了连珠炮：“咱说对朱衡薄加惩戒，那是一时气话，又没有传旨出去，你就当了真?如今弄出事儿来，外头文臣们还不知怎么议论咱娘儿两个呢?朱衡是有些不对的地方，但理是理，法是法，哪能按倒牯牛强喝水?诈传圣旨是不是吴和干的，你要赶快调查。”

“是，是。”冯保喏喏连声。

“还有，”李太后顿了顿，又道，“咱听说这个吴和还做下了烂污事，他在宫中找了个宫女作对食儿，你知道吗?”

“奴才听说过，前天还骂了他.”

“光骂是不成的，得按家法管教!”李太后看了看在认真听着谈话的儿子，忽然口气更严厉了，“大内宫廷，无论哪一方面，都应成为天下楷模，岂能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冯保心里明白李太后这几句话是说给小皇上听的，但这教训的口气同样让他感到紧张。这时候，李太后又让他把第二道折子——莫文隆的《杭州织造局用银甄别疏》念了一遍。

莫文隆这道折子所奏，基本上都是那天在内阁与张居正的谈话内容，揭露了杭州织造局提督太监如何欺凌小民中饱私囊的种种劣迹，其中有这样一段：

造作龙衣之制，定自洪武太祖皇帝，如今已历九帝而无稍改，遂成永制矣，然臣等因此反切忧虑。此中之弊，诚如上述。臣冒昧建言，制衣之价，宜从新核实，织造局之提调，亦应重新规制。此中要务，实为杜绝中官冒渎，擅作威福盘剥地方……

这道折子读完，东暖阁一片寂静，仿佛空气都已凝固。半晌，李太后才沉重地问：

“一件龙衣的工价银，悬殊竟这样大?”

冯保在读这份折子时，尽管不像读第一道折子时那么紧张，却也深感沮丧。毕竟，他还想通过杭州织造局大捞一把，谁知这个并无斗

士之名的莫文隆，却也跳出来当了一头咬虫。所以，李太后一问，他就赶紧答道：

“莫文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的话不足信。”

“为何不足信?”李太后追问。

“一件龙衣制造的工价银，除了莫文隆所说的衣料价，还有珠宝这一项，龙衣上缀着的珍珠玛瑙，都采自南海或者暹罗，价格昂贵，衣料价比之珠宝价来，不过十分之一二。”

“啊，是这样。”

听了冯保的解释，李太后心下稍安，但疑虑并未完全消除，她知道对冯保这个“当事人”，一时还不能说得太多，便又试探地问：

“这两道折子同时都作十万火急处理，看来幕后有人指使，这人会是谁呢?”

“会不会是朱衡?”冯保小声回道。

李太后没有接腔。这时，只见容儿跑了过来，在李太后面前福了一福，说道：

“启禀太后，陈皇后让奴婢过来问问，您还去不去养德斋听口戏了。”

“去，怎么不去呢?”李太后说着，指了指冯保，又道，“冯公公你就不用过去了，吴和的事，你先去调查，人家送来的是急折，咱们就不能慢吞吞地处理。”

“是.”

冯保答应一声退出。他刚出门，李太后就从绣榻上拉起儿子，柔声说道：

“钧儿，跟娘去听听张九郎的口戏，看他那一曲《虎啸丛林》，究竟如何一个演法。”

一连几天，由于蔡启方和莫文隆的两道折子，京城各大衙门又都处在兴奋与骚动之中。大凡急折呈到御前，不须半日就得批复。可是这两道折子送进去三天，却也不见发至内阁拟票。如此“留中”之举，就让百官们生出许多臆测。首辅张居正对此事似乎也很淡化，三天内

召见了户部、兵部、刑部以及太仆寺的十几名官员，谈的都是各项赋税收支、漕运多寡、南方盐务以及北方边境茶马交易等财政要务——这些调查摸底，原是要为他即将推行的财政改革获取第一手资料。相比之下，石缸胡同中的朱衡府邸却要热闹得多。两道急折送进大内的第二天，朱衡申请致仕的折子也递了进去。皆因他当面听到皇上派太监到内阁所宣的谕旨，竟颠倒黑白说他不顾大臣体面跑到左掖门闹事，受此冤屈，即便是泥塑的也忍不住了。何况朱衡是个嚼倒泰山不谢土的硬气汉子，当时就气得晕死，醒来已是心中一片寒灰，遂铁下心来要辞官归里。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京官们的普遍同情，不论是门生故旧，还是平日间有些过从的僚属，都一拨一拨前往登门探望，略抒愤懑体恤之情。在公众场合不便言谈只能腹诽之事，在这里尽可宣泄，比如说骂一骂阉党，指桑骂槐讥刺一下李太后干政之类，总之是千个罗汉千张嘴，说得老朱衡五神迷乱，身子越来越虚弱。

再说冯保这一头，这几日也急得像只没脚的蟹子，坐在那里见谁都想钳一口。那日下午从东暖阁出来，回到司礼监值房，他立即就派人打听都察院的监察御史蔡启方是何方神圣。很快他就得到密报：这位蔡启方不单是朱衡的同乡，而且是嘉靖四十四年的进士——那一年的主考官是高拱。一个小小的六品官员后头，竟牵着高拱与朱衡两大人物。这就让冯保想到了“床头一箩谷，自有人来哭”那句俗话，心想这还是高拱的阴魂不散，便恨不能把蔡启方捉到东厂生剐了他。他又打听到，这位蔡启方耿直敢言，在同侪中有些影响。按理说，这样的官员在张居正手上例当受到重用，但是前年京察他却没被拔擢，依然在原位子上窝到现在。把这些情报一归纳，冯保就断定这两道折子的事儿与张居正无关。但如何了结这件事，他却想听听张居正的意见。在此风头上，两人见面不大合适。他便喊来心腹徐爵耳语一番，让他去找张居正的管家游七沟通。

这天晚上，徐爵坐了一乘轿子，尽觅黑道儿鬼鬼祟祟进了张居正府邸所在的灯市口纱帽胡同。轿子并没有在张府门口停下来，而是又往里抬了约摸百十丈远，在一座小四合院的门口歇下。这所院子紧挨着张府高大的院墙，一看就知道翻新过，黑漆漆的大门油得发亮。徐爵走上前去扣了扣铜门环，听得里头有人出来，开门的却是游七。却说游七跟随着张居正来到京城这么多年，一直住在张府，去年取得张

居正的同意，才把紧挨着张府的这座四合院买了下来，修葺一新后就合家搬进来住。原来这四合院的后墙便是张府前厅骑马楼下的甬道，游七搬进来后，在这后墙上开了个门直通张府，如此一来，倒也两不误事。

徐爵夜中来访，原是先派人来知会过，因此游七并不感到吃惊，他把徐爵迎进南厢房客厅。吩咐在家支差的一个僮役去把徐爵的轿夫安排到门厅里吃茶。自隆庆六年后，徐爵与游七过从甚密，不仅一起得过贿银粜过仓，还一起吃过花酒嫖过娼，算是割头换颈的好朋友了。徐爵一坐下，就开门见山问道：

“老游，首辅大人今晚回家了吗?”

“回来了，正在厅堂里会客呢。”游七一边为徐爵沏茶一边答道。

“啊，他今晚上没去积香庐?”

“没去，”看着徐爵淫邪的目光，游七笑了笑，回道，“哪能天天去，女人嘛，只能当药吃，不能当饭吃。”

“哟，老游开化了，说出的话都是经验之谈，”徐爵龇牙一笑，挤着眼谑道，“听说你仿效你家老爷，也准备迎娶一位如夫人?”

“谁说的?”游七紧张起来。

“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再说，这种事儿又有什么值得瞒的?”徐爵见游七还想支吾，索性捅穿了说，“你前天是不是领着一位娇滴滴的小娘子，跑到七彩霞绸缎店里去了?听郝一标说，你一口气为那小娘子选了一二十种布料。”

“是有这回事，”见抵赖不过，游七只得认账，“这老郝，也真是嘴巴长。”

“那小娘子是谁?”

“是户科给事中刘炫的姨妹。”

“哟，还是个官眷，你老游有福气，娶过来了吗?”

“看了日子，定在三月十八。”

“唔，还有个把月，到时候咱来讨杯喜酒吃，”徐爵说着眉棱骨一抖，又酸溜溜叹道，“你们主仆二人活得有滋有味，只苦了咱家老爷。”

“你家老爷怎么了?”

“那两道折子的事，你未必不知道?”

“知道。”

“知道还问我怎么了?”徐爵长叹一声，“咱家老爷，今年可是流年不利啊，增加杭州织造局用银额度，是他想办的第一件事，谁知一伸头就撞上一枚大铁钉。”

游七摸了摸腮帮上的朱砂痣，避实就虚问道：“蔡启方的那道折子，你老徐怎么看?”

“咱家老爷最头痛的，就是这道折子。”

“冯公公头痛，原也在情理之中，可是你老徐不应该头痛啊，你应该高兴才是。”

“咱为何要高兴?”徐爵一愣。

游七把头伸过去，压低声音说：“你老兄不是早就看不惯吴和么?何不借此机会除了他!”

徐爵半晌不做声。．且说这吴和自当上内官监掌印，特别是拜了冯保作干爹后，在大内一万多名太监里头，已是身价陡长成了不可一世的显赫人物。这小子也不大会做人，不单在一应貂珰面前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就是在徐爵跟前，也常常洋洋得意表现出优越感。徐爵本是个鼻子冒斜气眼睛能打诨的角色，哪里容得这等暴发户在他跟前摆谱，他不止一次在游七面前发牢骚，怪冯保把吴和宠坏了，并咬牙切齿地说：“迟早咱得把这个扯白吊谎的小花嘴收拾了。”正因为知道这些内因，游七才敢出这个主意，见徐爵不吭声，游七又激将：

“怎么，老兄不敢?”

徐爵摇摇头，一副无奈的神气：“不是不敢，只虑着这小子是咱老爷的干儿子，怕咱老爷下不了手。”

“你要把道理讲给冯公公听嘛，”游七加紧撺掇，“吴和这小子是个买干鱼放生——不知死活的人，留着他只会坏事。”

“这倒也是，咱回去劝劝老爷，让他丢卒保车。”

“这是上乘之策，如果冯公公亲手处置了吴和，外头这些官员的口，还不一下子都堵住了?”

徐爵觉得这主意不错，心中忖道：“你游七满脑子油盐酱醋，哪有这灵性的脑袋?这肯定是首辅大人的主意，只不过是借你的口说出罢了。”也不详究，只抄直道：“咱家老爷已打探凿实，蔡启方是高拱余孽，他这次跳出来为朱衡叫屈，不能让他得逞，朱衡这老屎橛子上折子申请致仕，咱家老爷让我来转达李太后的意思，还是准了他。”

“好，我一定向我家老爷转达。”

两人又叽叽咕咕密谈一阵子，徐爵这才告辞打道回到冯保府中。

冯保尚未入睡，一个人独自在书房隔壁的琴房中抚琴，旁边站着个叉角琴童，案几上点了一支藏香，屋子里淡淡的异香浮漾。冯保正在弹奏一曲他自己度曲的《古寺寒泉》，虽看见徐爵轻手轻脚进来，却并不急着搭理，而是全神贯注弹着曲子。创作这曲《古寺寒泉》，他差不多用了三个寒暑，期间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风风雨雨，自己也由秉笔太监跃升为赫赫内相。但是，在这位成功者的内心深处，无论什么时候，都还藏了一份挥之不去的抑郁，毕竟在大内多年，胜残去杀的事见得太多。每日如履薄冰的生活，即便享尽人间富贵，也是恐惧多于喜悦。隆庆六年夏，在得到司礼监掌印职位的当天，他回到府中挥笔写下了“得马者未必为喜，失马者未必为忧”十四个大字。他的这间琴室的左右墙上，挂了两幅字画，一幅是唐伯虎的《秋深古寺图》，还有一幅即是他自己书就的这张条幅。正是这种潜藏心底的忧患，使他萌动了创作《古寺寒泉》的灵感。三年来，他一直琢磨这支曲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音未稳，于心不安”，直到今年除夕期间，这支《古寺寒泉》才算最后定谱。暮鼓晨钟伴随着忽明忽暗的泉声，凄凉与枯索暗示生命的无奈。古寺寒泉，良有意焉!今夜里，冯保吩咐门下摒弃所有访客，坐到这琴室中，焚香磬祝，又弹起了这一曲……

庄生晓梦，望帝春心，一切都在婉约曲折的倾诉中。当最后一个音符，像一颗亮晶晶的雨点打在翠绿的芭蕉叶上，滚动如珠又倏然消失。一旁静候恭听的徐爵，分明看到了主人眼眶中流露的怅然若失的神情，他忽然觉得自己呆在这里是多余的，正想蹑手蹑脚出去，却听得背后冯保喊了一声：

“回来!”

徐爵一惊，捉不住脚倒退了两三步，回转身来站定，又重新朝主人打了个稽首。冯保接过琴童递上的盖碗茶，品饮了一口，眼皮子抬也不抬，问道：

“见到游七了吗?”

“见到了，”徐爵便把与游七所谈情况大致复述一遍，又道，“游七出了个主意。”

“什么主意?”

“他建议借此机会，把吴和撤掉。”

“啊?”冯保盯了徐爵一眼，“游七知道吴和是咱的干儿子吗?”

“知道，”徐爵踌躇了一会儿，便壮着胆子说，“老爷，这吴和自恃是你的干儿子，到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弄得口碑很坏，如今不单在大内，就是在外头，也有不少传闻哪。不然，游七怎么会知道呢?”

“他知道什么?”

“他知道吴和收受贿赂，明码实价地卖官，还玩对食儿，这游七全知道。”

这些话都是徐爵现编的，他知道冯保最怕的就是“卖官”，故特别点出来。果然，冯保一听脸上就变了色，追问道：

“对吴和，外头还有什么舆论?”

“太多的奴才也不知道，”徐爵故意装出谨慎样子，小心说道，“不过，宫里头对他的舆论却是更多。”

这些话就是徐爵不说，冯保心里也明白。特别是那日听李太后谈话，分明已表示了对吴和的不满。这吴和知道蔡启方写了他的弹劾折子后，显得非常紧张，昨日下午还专门跑到司礼监找冯保打探口风。冯保一时还没想好怎么处理，故说了几句大话，劝他不必担心。这吴和欢天喜地地走了，冯保却添了一块心病。

徐爵见冯保深思不语，知他正在犹豫，便又补了一句：“老爷，对这吴和，奴才总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么?”

“诈传圣旨的事儿，是在老爷这儿定的，是天大的机密，怎么那个蔡启方能够知道呢?”

“咱也一直琢磨这件事?究竟是谁走漏了风声。”

“孙隆做事细心，胡本杨生性胆子小，这两人都不会坏事，惟独这个吴和，是个狗过门槛嘴向前的角色，他好表功，依奴才看，八成儿是他露了口风。”说到这里，徐爵顿了顿，又加重语气言道，“这件事儿露了口风，害的是他自己，设若他把‘卖官’的事儿露了出去，岂不要害一串子人。”

冯保听了半晌不做声，然后阴沉沉问了一句，“依你看，应该接受游七的建议?”

徐爵故作神秘回道：“依奴才分析，这主意不是游七出的。”

“哪是谁出的?”冯保追问：

“是张先生。”

“你怎么知道?”

“咱听游七的口气。再说，这等好主意，岂是游七那榆木疙瘩脑袋想得出来的。这主意一石二鸟，既平了外廷官员的怨愤，又堵了后患。所以，干脆把吴和撤了。”

冯保深思了一会儿，忽然眼露凶光，恶狠狠地说：

“不是撤掉，是除掉!”

第 七 回 为淫乐恶太监毙命辩部疏小皇上问师

天煞黑，吴和乘一顶四人中轿回到东华门外不远处新购的宅子里，只见门口站了两个人迎他，定睛看去，其中有一个是他的管家，叫麻大年。另一个看不清面目，只约略觉得有了一把等纪。看到他从轿上下来，麻大年赶紧蹙上前来，行过礼后，便凑近耳语道：

“表哥，咱把他带来了。”

“是吗，先进屋再说。”

吴和说着已跨过了门槛，麻大年领着那个人跟在后头进了屋。吴和骤为新贵，早入了大户之列，家里头、r环婢女跑堂打杂一应侍役也弄了十几个，还从真定府老家请来表弟麻大年给他管家。在缙绅满巷贵胄如云的京城里头，这座“吴府”也算是初具气象。吴和一进客堂，立刻就有仆役上来给他宽衣看座，又有女婢忙颠颠沏茶上来。麻大年也招呼客人落座了，吴和借着灯光细看这位客人，只见他大约有五十多岁，鼻子眼睛皆小，偏生了一张大漏风嘴巴，穿着一件半新不旧的梭子布藏青道袍，头上戴着程子巾，整个一个邋遢相。

“这就是胡先生，人称大仙。”麻大年笑着介绍。

“久闻胡先生的大名。吴和嘴里虽这么说，心里头却在犯嘀咕．“听说你是神医?”

“算不上什么神医，只不过祖传有几个秘方，可以让人还阳而已。”

胡大仙明里谦虚，但语气倨傲。有那种“挟泰山以超北海，舍我其谁乎”的劲头。这个胡大仙究竟是哪一路神仙，又为何来到吴和府中，说来有一段故事：却说吴和自当了内官监管事牌子，因为“卖官”骤然得了大富贵，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这吴和本来就是个猢狲君子，一旦有权有势，就思着那饮食男女的乐事。他与宫里尚功局的掌制赵金凤玩起了对食儿，遮遮掩掩半明半暗过起了“夫妻”生活。往常没挨过女人，他倒也安分。如今把一个如花似玉的年轻女子剥得赤条条的抱在怀里，却不能正儿八经地于那件事儿，那一肚子沮丧与懊恼自不消说得。恨只恨幼时去势无以复元，做梦都想自己的阳具能够兀然挺起。麻大年知道他的这份心思，便偷偷四下打探有无这等“神医”，能

让他胯下还阳。功夫不负有心人，几个月后终于在润州觅到一位，于是麻大年亲自前往，把这位胡大仙接来北京。久在势利场中，吴和习惯了以貌取人，他觉得眼前的这位“神医”浑身上下觅不着一丝仙气儿，心想可别碰上了撞大运的江湖骗子，便有意拿话试他：

“胡先生的祖传秘方，有什么灵效?”

胡大仙竖起两根指头，颇为自负地答道：“就两个字，造势!”

“造势?”

“对，造势!”胡大仙笑道，“咱这秘方的功效是，无势造势，有势长势。”

“哟，你可是百包啊!”吴和揶揄。

麻大年插话道：“表哥，胡大仙是有这本事，咱见过。”

“是吗?胡先生，你也让咱见识见识。”

“这客堂不是表演之地，你得找间密室。”

吴和看胡大仙神神道道的样子，出于好奇，当即就把胡大仙领到一间空房子。胡大仙闩了门，对吴和说：

“吴公公，咱让你看个稀奇。”

“啥稀奇。”

胡大仙狡黠地一笑，竟解了道袍脱了裤子，精光光露出腚来。他用手指着自己的阳具，问吴和：

“你看它是个啥样儿?”

“一条软蚕儿。”吴和笑道。

“你看我让它变，你喊一二三。”

吴和盯着胡大仙的胯下目不转睛，一字一顿喊了起来，刚数到三，只见那具阳物果真一探头挺了起来。硬戳戳的煞是威风。胡大仙看到桌上有一把竹尺，便拿过来递给吴和，说道：

“你敲打它。”

吴和小心拍了几下，胡大仙鼻子一哼，埋怨道：“你怕它疼怎地，使点劲!”

吴和一咬牙，真的狠命敲了几下，那阳具竟像根栗木棍子完全不理会。吴和心毒，竟然把竹尺仄过来猛地砍了一下，那阳物仍不曾受

伤。吴和把竹尺一扔，咕嘟着嘴说：

“你这功夫是不差，但与我相什么干。”

胡大仙笑道：“咱方才说过，有势长势，无势造势，对吴公公这种去势之人，咱会造势。”

“如何造势?”

“补阳气，吴公公你再看。”

胡大仙说着，顿时又提了气收紧了小腹。只见那阳具越发粗壮起来，更奇的是，那只龟头上竟冒出了汤圆大的一个气泡。

“你看清楚了?”胡大仙憋着气问。

“看清楚了。”吴和盯着那气泡，眼珠子都快吐出来了，惊问道，“这气泡儿是从里面出来的?”

“是的，你看我收进去。”

胡大仙说罢，松下一口气。郡只气泡果然缩进龟头里了，他又鼓了一口气，那只气泡又从龟头里“长”了出来。胡大仙一连表演了几次，让吴和看够了，这才又穿上裤子和道袍。

这番表演，把吴和的疑惑全都打消。他不得不惊叹胡大仙的胯下绝技，不由得羡慕问道：

“你那气泡儿是怎么鼓出来的?”

“那就是元气呀，所谓势，就是元气。”

“胡先生，这元气真的能补上?”

“能!”

“要多少时间?”

“这就事在人为了。”

“胡先生，你别卖关子!”

“咱不是卖关子，”胡大仙看出吴和心情急迫，解释道，“只是要看你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还不是你定。”

“是我定，但得对你说清楚。”胡大仙说到这里便有些踌躇，又道。“你若狠得下心来，也许只要半年，你就可以还阳。”

吴和“还阳”心切，赶忙表态：“只要治得病，狠狠心又算得什么，你说，要如何狠心。”

胡大仙道：“丧元补元，这是大法。你道最好的元气藏在哪儿?”

“你说。”

“是初生婴儿的脑髓。吴公公若是能半个月吃一个婴儿的脑髓，保准半年，你胯下的阳物就会同常人一样。”

“你说什么，吃婴儿脑髓?”吴和这一惊非同小可，“你这不是叫我戕害性命么?”

胡大仙咧着他的漏风嘴巴，似笑非笑地说：“要不，你改吃猴脑，只是药性儿缓。”

“缓多少?”

“半个月吃一只猴脑，一直不间断，恐怕得五年。”

“五年，这太慢了，不成!”

胡大仙见吴和拧眉攒目一脸不高兴，便讥道：“吴公公，治病可不是上街买东西，任你讨价还价。要想立竿见影，你只能吃婴儿脑髓。”

吴和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抱着头思忖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抬脸问道：

“胡大仙，你说实话，你吃过人脑么?”

“没有，咱吃过猴脑。”

“有人吃过人脑么?”

“有，咱接治的病人里头，还不只一个人吃过。”

“病治好了?”

“肯定治好了，上个月，被咱治好的一个病人，还生下一个大胖小子。”

“啊，”吴和露出艳羡的眼神，接着问，“这婴儿脑髓，是个啥滋味?”

“你吃过猪脑么?”

“吃过，滑溜溜的，就着酱吃，还是美味。”

“人脑比猪脑还要嫩，只是不能煮熟吃，一打开颅就得趁热吃，也不能加作料。”

吴和顿时有些恶心，蹙着眉说：“如此残忍，怎吃得进口呢?”

“为了治病，就顾不得了。”

吴和点点头，又在房子里踱起步来，看得出他心中惶惑下不了决心。胡大仙倒也不逼他，只顾自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养神。

忽然，吴和停下脚步，问胡大仙：“既是补元造势，这婴儿必定是男的了。”

“是的。”

“半个月吃一个，半年下来得吃十二个，上哪儿弄这多的货呢?”

“只要吴公公肯出银子，货包在咱身上。”

“要多少银子?”

“五百两银子弄一个婴儿。”

吴和心中盘算这价格不贵，嘴里却问：“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五百两银子买一条性命，你还嫌贵?”

吴和被噎了一下，自惭地一笑，又问：“婴儿弄来以后，又如何处置?你总不能让咱眼睁睁地看着婴儿的脑袋被敲开吧。”

“这个嘛，你吴公公就不必担心，一应开颅配药之事，都由在下承当。”

“还要配药?”

“不配药，光吃人脑有啥用?咱家的祖传秘方，就是还阳丹，婴儿脑髓只是药引子。”

“好了，这些都依你，就这么办吧。”

“吴公公下定决心了?”

吴和一脸严峻，指着胡大仙说：“半年以后，咱若恢复不了男儿本色，你也甭想活了。”

“吴公公这是说哪里话，”胡大仙一拍胸脯，大包大揽说道，“六个月后，咱胡某包你能够传宗接代。”

谈完这些要紧话，吴和便让麻大年把胡大仙领到街上去寻间客栈住下。他自己到膳房里吃了点东西，然后魂不守舍地跑到大门口瞻望。他在等赵金凤——他的对食儿伴当。大约戌牌时分过半，才见一乘两人抬的小轿进了胡同口，在他门前停下，轿上下来一个腰挂牙牌

的小内侍，这是赵金凤女扮男装。却说大内紫禁城门禁极严．一过酉时便把通向外头的各座城门尽行关闭。所有内侍无事均不得出门。宫女管束更严，晚上不单不能出内城，就是所居宫室的大门也不得擅出。内侍中有要紧事出去的，须凭司礼监发放的通行铜牌放人。吴和自与赵金凤成了对食儿，每每嫌宫里头行事不便，便要约她出得大内到他私宅里幽会。他设法给赵金凤弄了个通行铜牌，又给她备下一套男宦服装。大内侍应一万多人，门禁哪里个个认得?谁要出城，只是验牌放人而已。第一次女扮男装出紫禁城，赵金凤怀里像揣了只兔子慌张得不行，后来出的次数多了，也就鼓里头的麻雀嚇大了胆，只当是家常便饭了。最近因为左掖门事件，吴和与赵金凤已有好多天未曾会面。蔡启方的弹劾折子呈到御前后，吴和还慌张了两天，昨天拜访冯保，见干爹出言吐气都是保他的意思，心里头才踏实下来。今天下午，吴和便偷偷托人给赵金凤捎了个信儿，要她今晚上出城来相会。

在门口为遮耳目，两人也不及寒暄，即至人宅进得后院卧房，两人再也按捺不住阔别之情，竟迫不及待搂抱在一起滚倒在床上。

“心肝，想死我了!”

吴和嘴上说着，手早已伸进赵金凤的衣服里头，在她胸脯上一片乱摸。赵金凤十二岁进宫，在大内已呆了九年。如今早已是站着阴门吸风躺下牝户吸土的怀春年龄，哪经得一个“男人”如此抓挠，身上早酥软了下去，嘴里哼哼唧唧的，裆下已是湿了一片。欲火中烧也顾不得廉耻，两人早把衣服褪得精光，赤条条地钻进了被窝儿。

吴和的工夫尽在摸摸捏捏，赵金凤本是正常人，哪里煎熬得住?她伸手去吴和胯下抓住软不拉塌的“小鸡鸡”，狠命一拽，嗔道：

“真可恨!”

吴和被拽得生痛，连忙双手去护，赔着小心笑道：“你最多再恨半年。”

“半年后咋了?”赵金凤问。

“半年后，它就成了茅草窠中的黑旋风李逵。”

吴和说着就把与胡大仙见面的事说了一遍，只是把吃婴儿脑髓的事隐去不说。赵金凤听了不相信，驳道：

“只怕是骗人的，若他祖传的还阳丹这么灵验，那么多有权有势的公公，还能烟熄火熄等到今天?”

吴和也不争辩，只涎着脸道：“死马当作活马医，为了你这个心肝宝贝，咱什么都肯做。”说着，就翻身压到赵金风身上，把舌头塞进她的嘴中。

没咂摸几下，赵金风便把吴和的舌头吐了出来，这些子“过场”对她来说已不是享受而是折磨，她急切地想进入“正戏”，她搡了搡吴和，嗔道：

“你又忘了?”

“没忘，没忘。”

吴和翻身爬起，把赵金风身子往上抬了抬，自己跪在了她两胯之间，俯下头去，对着那阴户伸出了舌头……

就在吴和大施舔功把赵金风弄得十分快活的时候，只听得房门“咣啷”一声被人踢得大开。猝不及防的赵金风吓得大叫，吴和一面伸手去捂她的嘴一面赶紧扯了被子遮丑。屋子里却是已拥进了六七个人，吴和没看清来者是谁，依旧使着他内官监管事牌子的威势，恶狠狠地吼道：

“你们是谁?滚出去!”

回答他的是一声碜人的冷笑，只见一个身着绣蟒直裰的官人反剪双手从人堆里走出来，阴沉沉问道：

“吴公公，不认识咱了?”

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是东厂掌作陈应凤，他顿时感到不妙，赶紧掖了掖被子，惊恐问道：

“陈掌爷，怎么会是你?”

“想不到吧?”陈应凤从番役手中接过一盏灯笼，举着踱到窗前，鼓着眼珠子斥道，“看你做的好事!”

吴和此时好不尴尬，偏被窝里的赵金凤筛糠样的发抖，他一手抚摸着她暗示让她镇静，一手伸出去挡那灯笼的光，望着陈应凤，嬉皮笑脸说道：

“陈掌爷，你先且带着属下退下，容咱穿了衣服，到客堂相见。”

“你想得美!”

陈应凤说着，趁吴和不备作速伸手出去一把扯开了那床被子，顿时，一对男女赤膊条儿一丝不挂暴露在众人面前。吓蒙了的赵金凤，顿时撕肝裂胆地尖叫起来。番役们本来就都是邪货篓子，此时焉肯放过这大饱眼福的机会，竟一起挤到床前，嘻嘻哈哈笑作一团。

平常作威作福惯了的吴和，哪里受得了这等侮辱，便破口大骂起来：

“陈应凤，我操你妈!”

“咱叫你骂!”

五短身材一脸横肉的陈应凤伸手过去像拎小鸡一样把吴和拎了起来，然后朝地上一掼——可怜瘦猴儿一样的吴和，趴在那里半天不能动弹，这当儿，早有番役用那床被子把赵金凤裹起来扛了出去。陈应凤也把吴和搭在椅背上的衣服抓过来扔到地上，踢了踢他的光腚，鄙夷地说：

“快起来，把衣服穿上。”

吴和身上已是青紫了几块，此时顾不得疼痛，赶紧跳起来胡乱穿上衣服。陈应凤已大大咧咧坐在椅子上，盛气凌人问道：

“吴公公，知道咱为何来找你么?”

别看陈应凤黑煞星的样子，却是最会见风使舵。自吴和当上内官监掌印后，他见了面，总是一派尊奉。今晚上却全然不同，看他一双眼睛，已是药师灯化作了鬼火，而且出手毒辣，俨然把吴和当罪犯对待了。这骤临的祸变，让吴和又恨又怕，却又摸不清来由，脑瓜子转了一通，便试着反问：

“你们把赵金凤弄到哪里去了?”

“到她该去的地儿。”

“究竟在哪里?”

“东厂。”

吴和倒吸一口凉气，两只脚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他哆嗦着说：

“咱与赵金凤对食儿，咱于爹是知道的。”

陈应凤并不答话，只是亲自起身搬过一把椅子让吴和坐下，又命番役给吴和寻来一杯热茶递上。陈应凤一干差人进得吴宅之后，早把一应侍役赶进一间房中圈禁起来。因此，端茶倒水的事情只能由他们代劳。吴和一来周身发冷，二来心内紧张，接过热茶想都没想，就几口咕了下去。然后又接着问道：

“你们是来捉奸的，是不是?”

陈应凤点点头，口气中忽然生出怜悯：“吴和，你还有半刻的活命。”

“啊!”

“这茶水里加了毒，这毒性很快就会发作，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了。”

吴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指着陈应凤，声嘶力竭叫道：“陈应凤啊陈应凤，咱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谋我性命?”

“不是我，是李太后。你坏了宫中规矩，你干爹权势再大，也救你不得。”

陈应凤说罢已是屁股离了椅子，带着一干番役跨出房门扬长而去。吴和本想追赶出去，怎奈药性发作，顿时感到五脏进裂，他滑倒在地上，一边捂着肚子乱滚，一边呻吟着骂道：

“李太后，咱吴和变成了厉鬼，也要把你，把你……”

第二天一大早，吴和“自尽”的消息便在紫禁城中传布开来，各种传闻也不胫而走。有说李太后冲冠一怒动了家法的，有说冯保大义灭亲的，还有说是蔡启方的弹劾折子把吴和吓死的。尽管说法不一，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无论貂珰大贵，还是门子小火者，几乎所有的内侍都额手称快。玩对食儿也好诈传圣旨也好，放在当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发生在吴和身上．便就死有余辜了。

李太后得到这消息是用过早膳后，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告诉她的，她听了并不吃惊，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怎么自尽的?”

“听说是喝了毒酒，七窍流血。”

“啊，死生都是命。”李太后发出这一句不成不淡的感慨，然后问坐在一边的小皇上，“钧儿，你上午想召见张先生?”

“是，孩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好，周佑，你去内阁传旨。”李太后看着周佑离去，又对儿子说，“上午你和张先生见面，娘就不参加了。”

“这是为何?”

“娘在场，你和张先生说话都不大胆。娘不在，你有何请教，尽可向张先生提出，他是你师傅。钧儿，你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既是皇上，又是学生，知道吗?”

“知道了。”

“你去吧。”

朱翊钧离开乾清宫到了东暖阁，准备温一会书再去平台会见张居正。李太后想着吴和“自尽”的事，便又派人去把冯保喊来。

吴和之死，原是徐爵在冯保的授意下一手操办。事儿虽办得顺利，但毕竟死的是自己的干儿子．心中多少还是有一点悲痛，故早晨进到大内之后，并没有急着到乾清宫这边来禀报，而是在司礼监的值房里，抄了几段《大乘无量寿经》。他走进乾清宫的时候，脸上还存着哀戚之容。李太后给他赐座，问道：

“听说吴和曾拜你为干爹?”

“是的。”冯保不知李太后问话的用意，连忙自责道，“奴才该死，认了这么个混账的干儿子。”

看着冯保诚惶诚恐的样子，李太后倒是生了同情心，主动劝慰道：

“人又没长前后眼，这吴和也是后来才变的，冯公公也不必挂怀。”

“谢太后恕罪。”冯保嘴一瘪，真的就流出了眼泪，呜咽着说，“前日奴才从太后这里回去，即派人暗中监视这吴和与赵金凤两人，昨日，赵金风女扮男装偷偷溜出大内，跑到吴和的私宅里头厮混，奴才的意思是捉贼捉赃，拿奸拿双。东厂的人受命前往，当场在吴和的床上把赵金凤拿住，吴和因此受惊，就喝下毒酒自尽了。”

“赵金凤如今关在哪里?”

“东厂。”

“你准备如何处置她?”

“奴才听太后的懿旨。”

李太后沉吟了一下，又问道：“前朝处置此类事情，有何故事可循?”

冯保答道：“宫里头寻对食儿，历朝历代都有。处置也有重有轻。训斥罚役，这都是轻的，幽禁廷杖，这就是重的了。当然，也有更轻的，像武宗皇帝爷，他就根本不管这类事情。比幽禁廷杖更重的处罚也有，像嘉靖皇帝爷，对宫里头的对食儿，处置的手段，简直骇人听闻。”

“他是如何处置的?”

“那是嘉靖五年发生的事情，老皇帝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儿，便把那一对男女都捉了来。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位宫女，却是死得更惨。”

“怎么死的?”

“老皇帝命人找来一只大铜缸，把那名宫女倒扣在铜缸里头，从红箩厂调来三车炭埋住那只缸，再把炭点燃。缸里头的那名宫女，就这么被活活烤死了。听说一天后把铜缸翻开，里头只剩下几颗黑炭似的骨头。”

“阿弥陀佛!”

听到如此惨烈的故事，李太后赶紧合掌念佛。细心的冯保看到，太后的眼眶里还泛起了细碎的泪花，便斟酌着补充道：

“奴才进宫时，宫里头的老人一提起这件事，也都还一个个心有余悸。”

李太后掏出手绢拭了拭眼角，叹道：“男女之间的事情，作祸的都是男人，只不知老皇帝是何心态，让那位宫女死得如此悲惨.”

冯保答道：“这皆因嘉靖皇帝爷听了身边妖道的鼓捣，说那宫女是蝎子精转世，若不用铜缸蒸死她，她的阴魂就会在后宫作祟.”

“妖道的话不足为凭，”李太后摇摇头，又喃喃地自语道，“这个赵金凤，该如何处置呢?”

冯保揣摩李太后的心思，说道：“太后是观音再世，宫女们背地里都喊您是观音李娘娘，说你普度众生慈悲为怀。奴才斗胆建议，对这

位赵金凤从轻发落。”

李太后微微闭着眼睛陷入沉思，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慢启朱唇缓缓问道：

“冯公公，你也以为咱是观音再世?”

“当然。”冯保赶紧回答。

李太后突然睁开眼睛，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这个赵金凤，还是不能轻饶!”

“啊?”

冯保大吃一惊，李太后的强硬态度令他始料不及。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道：

“皇上还是个孩子，如今宫中任何一件事情的处置，都会对他产生影响。太监宫女结成对食儿，不管怎么说，也算是淫乱之事。若不严加惩处，就会误导皇上，这个坏头不能开。”

“那，太后的意思是……”

“也不必铜缸蒸人，那太残忍，你现在就去东厂，赐赵金凤一条白绫吧。”

“是。”

冯保灰着脸，正欲起身告辞，李太后又喊住他嘱咐道：“不要难为赵金凤，让她梳洗穿戴。告诉她，咱会让昭宁寺的一如和尚，给她做一场法事，念经超生，去吧。”

冯保走出乾清宫，再一次让他体会到什么叫“天威莫测”。不过，这天威不是来自皇上，而是发生在雍容华贵的李太后身上。“她要是想当皇帝，只怕武则天还得逊她三分。”他这么思虑着，不觉走出了乾清门。抬头一看，见平台门口站着周佑，便问他：

“你为何站在这里?”

周佑指了指身后虚掩着的房门，回道：“皇上在里头会见张先生。”

“啊!”冯保伸头朝里瞄了瞄，没有旨，他又不敢进去，稍一留步，便又快快地走开。

平台里，小皇上与张居正正在亲切地交谈。这是小皇上第一次单独与张居正见面，在拘谨的同时，又有了如释重负的感觉。平日跟母后在一起受到的限制太多，特别是在张先生面前，自己想问话，又怕问错了母后责怪．故总是闷坐恹恹，把会见当成了负担。他今年虽然只有十二岁，但已当了两年皇帝，甭说每天在张居正、冯保等一应内外大臣的辅导下练习政事，单是随时随地观察事物拣耳朵，也会学到不少知识悟到不少道理。昨日，他看到一份折子，觉得里头有问题，便向母后提出来要见张先生。谁知母后这一次竟不陪着见面，朱翊陡然间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这时候他身子挺得直直的坐在御座上，拿起一份奏折对张居正说：

“先生看看吏部的这道疏文。”

张居正接过阅览，这是一道荐官疏，拟调大名副职陶大顺到湖广任职。疏文仅寥寥两行字，张居正左看右看也没看出什么问题来，心想是不是小皇上听到了有关陶大顺的不利传言，便放下折子言道：

“皇上，这位陶大顺升职前，吏部清吏司已认真详察过，此人清正，是个廉吏。”

小皇上浅浅一笑，刻意仿效那种老成持重的口气说道：“张先生知会错了，朕不是说陶大顺这个人有何劣迹，朕是觉得吏部的这一纸荐官疏有问题。”

这一说，张居正更是如坠五里雾中，他又把折子拿起来一字一字地核实一遍，实在看不出差错来，只得抱歉奏道：

“皇上，臣下愚钝，没看出纰漏。”

朱翊钧咕嘟着小嘴巴，认真说道：“朕记得春节前，吏部曾移文，将陶大顺由兵部职方郎中升任为大名府副使，数日前方见其领敕，如何又突然升转到湖广?吏部选官量才而用，总须允当，这样朝令夕改，岂不儿戏?”

张居正听罢大为惊讶，他没想到小皇上如此留意政事，竟能从奏疏的披览中发现问题。不免心里头一热，肃容奏道：

“皇上所言之事。实乃事出有因，只怪下臣没有及时禀奏。这个陶大顺，本是去年经筵讲官陶大临之兄。春节时，陶大临不幸患病去世。他死后不几天，陶大顺的儿子，在大理寺任司丞之职的陶允淳也

突然病亡。一月之间，陶大顺先死其兄，后死其子，皆未下葬。陶大顺是浙江绍兴府人，他虑着大名府离家乡太远，赴任途中不能顺道扶榇归家，因此上书吏部请求改任附近，以便还葬。吏部详议，因感于陶大顺哀情可鉴，遂同意了他的请求，改授湖广副使，大名副使与湖广副使，都是正五品，陶大顺以原官调补，并未擢升，请皇上明察。”

张居正一番解释，朱翊钧明白了其中原委，忽地脸庞一红。那神情倒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

“听先生这么一说，朕才知道这里头另有隐情，先生处事缜密，朕多心了。”

“皇上凡事留意，且有心问个究竟，这是圣君之风，下臣今日亲见，已是无比欢欣。”

张居正这几句话出自肺腑，小皇上听了高兴。对这位不苟言笑的辅臣和老师，他过去只是一味的敬畏，现在却产生了难以言喻的亲切感。两两相对，他忽然想到了自己的父亲——那位已经过世的隆庆皇帝，他盯着张居正那一部梳理得整整齐齐的长须，动情地说：

“先生，母后要我多多向你请教。”

“辅佐皇上，再造盛世，臣所愿也。”

“昨天，朕看到一把折扇，是宫中旧物，上面有宪宗皇帝亲书的一首六言诗，后两句朕还记得是‘扫却人间寒暑．招回天上清凉’，先生说，这诗好么?”

“好，施天恩以化民间疾苦，这是圣明君主的胸襟，皇上要多向先祖学习。”

“朕也是这个意思，朕每见历朝有些皇帝，文采斐然，心实羡慕，便想学着做诗，不知先生意下如何?”

朱翊钧说话的时候，一双亮晶晶的眼睛始终盯着张居正，他内心中充满期盼，巴不得用最短的时间掌握他所需要的知识。张居正愣了一下，柔声说道：

“陛下的目标，恐怕不是要当一个优秀的文渊阁大学士，而应该是一个衣被天下泽惠万民的圣君。”

“是啊，咱现在就是皇帝，当然不会去当那个文渊阁大学士了。”

“可是，皇上刚才提出来要学诗，寻章摘句，敷设词藻，这不应是皇帝的追求。”

“啊?”

“历史上，亡国之君多善文辞，如隋炀帝，陈、李二后主，倘若把他们放在词人里头，亦居优列。追求浮华香艳，满足于吟风弄月，到头来，只落得仓皇辞庙，垂泪对宫娥。皇上，这都是历史教训，万不可忘记。”

这席话犹如一瓢冷水浇在朱翊钧头上，但他机伶，很快就转弯答道:

“朕明白了。”

“当然，诗词歌赋可以学，但浅尝则可，皇上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如何控驭天下掌握国计民生的大学问上头。”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朱翊钧频频颔首，这时他听到外头有脚步声，支耳听了听，脚步声远去了，他才又问道，“朕用早膳时，听说被蔡启方告下的那个吴和，昨夜里服毒自尽了。”

“下臣也听说了。”张居正趁机问道，“蔡启方与莫文隆的两道折子，不知皇上及太后如何处置。”

朱翊钧不便向张居正说出母后的犹豫与猜疑，只说了自己的心思:

“这吴和诈传圣旨，死有余辜。”

“皇上英明。”

“听大伴说，先生每日会见有关官员，正思虑国家财政改革的举措?”

“是的，臣有一道长疏专门论及此事，正在草拟之中，写好后就呈上，请皇上裁夺。”

“很好，为国家事，先生辛苦了。”

张居正一听有送客的意思，便磕头告辞。

第 八 回 张宅揆接旨进古寺 李太后冷峭斥奴才

这天上午，张居正到内阁人值不到半个时辰，忽然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来报，说是李太后要他作速赶到大隆福寺见面，而且只准穿便服不得讲排场，张居正虽觉得这道口谕有些蹊跷，却也不敢怠慢，立忙换了衣服，觅了一乘二人抬的小轿悄没声儿地寻大隆福寺而来.经历一场倒春寒，京城的天气又转好，转眼到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拂面的东风已是温暖怡人。除开正月十九的燕九节，这龙抬头在京城里也算是个重要的节日。人们一大早儿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提一箩白灰，从门外蜿蜿蜒蜒一条线儿撒到厨房里，接着又绕着水缸，一边撒灰一边唱着“引龙回，引龙回呀引龙回”的歌谣：盖因这时候已过了雨水节，人们盼雨了。龙不行来雨不施，引龙回为的是引回一场春雨来。做过了引龙回的仪式，喜欢吃饼的就搬出黍面枣糕，掺和着摊成薄薄的煎饼，名日龙鳞饼；喜欢吃面的，都去食铺里买回用隐绘龙形彩纸包扎的大兴县的油挂面，谓之龙须面。这一天，无论是宫中还是百姓人家，女红一律停止，怕的是飞针引线不小心扎伤了龙眼睛。也就是这一天，各家严严实实捂在深窖中避寒的各色花木，也都打开窖口放些子暖风进去催其复苏。总之，一到这一天，京师人家从心里头就感到久违的春天已是跨进了门槛儿。

其实，这时候的地气还薄，雄伟的燕山山脉虽然阻挡了关外的寒潮，但南方的暖流在越过了黄河之后，也遭到了无尽冻云的顽强抵抗。在幽燕之地，首先感受到春意的是那些牲畜。牧场上的马开始尥蹶子了，它们烦躁地跃过埒墙，发出咴咴的叫声。对骒马来说，这雄壮的嘶鸣有着多大的诱惑啊!原野上蒿草丛中，到处可以看到淫性十足的狗们在酣畅淋漓地交媾。顶着漂亮的大红冠子的公鸡，也常常一抖翅儿跳到树上，伸着脖子高瞻远瞩，为的是能找到“意中人”，忽然，它飞身而下，以娴熟的身技逮着一只小母鸡旁若无人的撒野……这一幅幅自然的“春宫图”，使辽阔的北国陡然间充满盎然的生气。冰碴子碎了，土坷垃潮润了，绊根草的根部泛起星星嫩绿，水畔的垂杨，也爆出了翠翠的豆粒大的嫩芽儿……

京城里头，高高低低满满囤囤塞满了砖头房子，看春景儿不如郊外熨帖。但各家各户的孩子早就跑出巷子口，在空场上玩起打杈杈的

游戏。这柭柭的形同枣核儿，用二寸长的硬木制成。放在地上以棒击之，第一棒把柭柭击起来，第二棒跟上去把飞转的柭柭凌空击远。小孩儿们玩这个游戏．以击远者为胜。京师民谣："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死，踢毽子；杨柳发芽儿，打柭儿。"眼下正在杨柳发芽儿的早春二月，满京城都活跃着打祓儿的孩子。这些黄髻小儿的欢呼雀跃，更是把人们寻春探胜的心情撩拨了起来。

街上到处都是踏青的人们，若是出城，四郊有多处胜景可供留连，可是城里头，人们寻春一般都到大隆福寺和什刹海。

大隆福寺位于城东四牌楼北一条胡同内，这胡同就叫大隆福寺胡同。这座气势雄伟的大庙由明朝第六个皇帝景宗敕建，成于景泰四年。寺内供着三世佛三大士，入山门左首是藏经殿，右首是转轮殿，中间经过毗卢殿，至第五层才是大法堂。此堂白石台栏乃景皇帝尽撤前任英宗皇帝南内御所的木石所建。殿中藻井绘有八部天龙华藏界具，旋窗绕栊尽是西域气象。寺一成，就成了京城内一大胜景。京城寺庙很多，但惟有这座大隆福寺和西城的大兴隆寺为皇帝敕建，是皇家香火院。信佛的皇上偶尔出来敬香，就到这两所寺庙。因这一层，大隆福寺不但香火极旺，而且寺前的庙市也是京城里头规模最大的。每月逢九逢十，庙前广场到处都支起棚子，除了日用百货，此处庙市最吸引人的多是旧书古拓夏鼎商彝楚戈汉镜等古董。到后来，这里又添了花市，每年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大隆福寺的花市就开张了，各色盆花，如春之海棠、迎春、碧桃；夏之荷、榴、夹竹桃；秋之菊；冬之水仙、佛手、梅花等等；还有众多的南方花卉如山茶、杜鹃、天竹、虎刺、紫薇、珠兰等等，在这花市里是应有尽有。京城一帮莳花高手，硬是有本事纳四季于一室，然后又都搬到这大隆福寺的花市上来，让众多前来赏春的游人大饱眼福。

今年的二月初二，大隆福寺的庙会花市如期开张，一大清早就扯旗放炮吆五喝六闹哄哄一片。刚过巳牌，只见张居正乘坐的小轿在大隆福寺的胡同口儿停了下来，他刚撩开轿帘儿走出来。突然看到一团黑影飞来，连忙一闪，只见那团黑影噗地一声打在轿帘上，深蓝绒布给活生生穿了一个洞。张居正返身一看，从轿子里拾起一只枣树做成的柭柭来。这时，早有一个年轻轿夫疾跑过去像拎小鸡似地拎了一个小孩过来，嘴中还恶狠狠骂道：

“混账小畜牲，你这一祓儿，差点要了咱老爷的命，快跪下赔罪。”

说着把小孩从地上一掼，小孩嚇得跪不住，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张居正俯身把孩子牵起来，拿着木祓儿和颜悦色问道：“娃儿，这木拔儿是你的?”

小孩子抽泣着点点头。张居正把木柭儿还给他，说道：“这儿人多，你换个地方玩吧，倘若把人击伤，岂不闯出祸来，去吧。”

小孩拿了木柭儿，也顾不得道谢，一溜烟跑了。看着他瘦小的背影，张居正会心一笑，对轿夫说：“孩子天真无邪，你不要吓唬他们。”

轿夫缩手缩脚，红着脸答道：“是，老爷。”

主仆二人正议论着，忽见巷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个人一边朝这儿挤一边喊道：

“张阁……啊，张老爷，寺中有请。”

喊话儿的人叫万和，本是李太后身边的随堂太监，眼下也是头戴方角巾，着一身青布道袍，乔装成一副伙计模样。

万和领着张居正走完数百步巷道，便到了大隆福寺山门前的大广场。此时广场上鳞次栉比的尽是堆满琳琅货物的棚架，十之八九都是花卉盆景，处处争奇斗艳花枝招展。广场上游客摩肩接踵，红男绿女川流不息。这里头夹杂了不少人既不买花也不采胜，而是专朝人堆儿里扎，看管那些形迹可疑的浮浪子弟。张居正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东厂的便衣番役。李太后出行虽然不惊动官府，东厂的保卫是断不可少的。因想着李太后，张居正也无心浏览花市，勾着头径自朝大隆福寺的山门走去。忽然，领路的万和停了脚步儿，捅了捅张居正，朝挨着山门的一排花架呶了呶嘴，张居正朝那厢望去，不免心下一惊，只见李太后在冯保等几个太监的陪侍下，正兴致勃勃地看着盆花呢。

李太后今天穿了一件大红的天鹅绒长裙。天鹅绒分为冬夏二种，夏绒雨淋不湿，称为雨缎，比之冬绒更为贵重。由于国内天鹅绒少，加之天鹅绒制法特别，所以价格昂贵。一般大富大贵人家，能穿上一件广东产天鹅绒的衣裙也算是凤毛麟角了。而李太后这一袭天鹅绒长

裙，不但是雨缎，且产自倭国。因为海禁，本朝与倭国并无正常贸易，京城中各店家的倭产，都是一些铤而走险的海盗从东南洋面上贩私得来，所以价格越发地昂贵。李太后这身面料，便是内廷尚衣监从七彩霞老板郝一标手中购得，一匹天鹅绒竟值四十两黄金。李太后穿着这身天鹅绒长裙，外头又套了一件产自哈烈国的葱绿色琐袱斗篷，头上高挽的发髻，斜插了三两支翡翠闹蛾儿。这身雍容华贵的打扮，越发衬得她一张脸庞白如凝脂。再加上她这身衣服都在熏笼里用兰香熏过，一阵微风吹过，沁人心脾的幽香便飘散开来，闻者难免不怦然心动想入非非。

张居正耸了耸鼻子，正思虑着要不要走过去，李太后却一眼瞥见了他，招招手向他示意，张居正这才踱步过去，李太后指着花架上一盆花，笑吟吟地问他：

“张先生，你看这盆菊，花大如碗，花形也特别，不知是如何培植的。”

张居正看那盆花，单单的一株花，大如成化窑的海碗，花瓣细长细长，最长的有七八寸，短的也有四五寸，每一片金黄的花瓣上，两侧竟还有一晕淡淡的绿意，在微风中，那些纷披的花瓣轻轻摇曳着，极尽婀娜。

“真是一盆好花!”张居正赞叹道，“京城多的是能工巧匠。店家，这花是你自家培植还是趸来的?”

“老爷，这架上的百十盆花木，全是小人自家培植的，”见这一行人气字不凡，店家满脸堆笑说道，“小的莳弄花艺，本是世代相传，就这一款菊花，小的培植出三百多个品种。方才这位夫人相中的这一种，叫春秋清气满乾坤，金黄是秋的本色，花瓣两侧这一痕绿意儿，是迎春之象。”

“听你说得有板有眼，这花值多少钱?”冯保插进来问。

店家伸手叉开五指，摆了摆说：“就这么多。”

“五两?”冯保一惊。

“对，五两。”店家答道，“这是变种，培植出来花了老鼻子心血。”

“花是好花，但价码也真是个价码儿，你说呢，张先生?”李太后朝张居正送了个秋波。

“是呀，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唐诗人白居易的咏牡丹诗，证明古今一理。”

“夫人，你看清楚，整个花市，春秋清气满乾坤仅此一盆。”店家一旁撺掇。

“要不，咱们买下?”冯保巴结地问着李太后。

“算了吧，太贵。”

李太后说着就挪步前行，刚刚走开，就听得背后有人说道：“穿了这一身天鹅绒，却舍不得五两银子，她不买我买。”

话说得刺耳，李太后猛地转过身，见说话的是个疏眉落眼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件灰鼠皮的紧身袍子，外头罩着大团花的锦缎马夹，一身嘎里嘎巴的富贵气。京城里头这种人不少，人们背地里喊他们“二百五”，他知道李太后转身来瞧他，故意挖挲着双手做出不凡的气势，炫耀说道：

“店家，你花架上这些盆花，尽拣好的给我取十几钵来，价钱不拘。”

“这小子何方神圣，这大的口气。”冯保附在张居正耳边，小声咕哝道。

那边，店家对这财大气粗的大主顾已是十分的奉承，笑道：“你这位东家，真是爽快人，买这些花，官府上送人?”

“送什么人呀，咱自家用!”二百五自以为优雅地捏了捏鼻子。

“你自家用?”

“咱家老爷吩咐咱来买的，他说，二月二龙抬头了，家里得供几钵花儿，养点春气。”

“你家老爷是……哟，小的不敢打听。”

“你既问了，咱索性对你说了，你知道咱家老爷是谁，你猜猜。”

那二百五嘴里同店家讲话，一双眼睛却睃着李太后，这么端庄华贵的女人，他可是从没见过，因此满脑子都在想如何与这位贵妇人比比奢华。

“这位爷，瞧你这行头，这精神气儿，你家主子只怕是个了不得的大官。”

“这你猜对了，你说咱家老爷官有多大?”二百五眯着眼睛，一只脚踏到花架上。

店家伸出三根指头：“三品?”

二百五噘嘴摇头，不屑地说：“三品算什么大官，再往上说。”

“二品?”店家迟疑起来。

二百五一笑，抬手打了一个响指，讥道：“量你也不敢往上猜了，实话告诉你吧，咱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国——舅——爷!”

“国舅爷?”店家惊得一咋舌，顿时腰都伸不直了，一脸庄敬地说，“爷，你是说你家老爷是当今皇上的舅舅?”

“唁，这还有假?这花儿你给送到武清伯府上，摆好了我付你银子。”

说罢，那二百五示威似地瞪了李太后一眼，一提袍子挺着脖梗儿扬长而去。

“爷，你走好，这花儿，一个时辰后送到。”

店家跑出几步，朝着二百五的后影子大声喊道。回转身见到愣怔着的李太后，又讥诮说道：“我说你这位夫人，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五两银子一盆花你嫌贵，你看人家国舅爷家里的势派，花百十两银子买几钵花，只当是施舍给叫花子的小钱：”

“放肆!”

冯保跺脚一声怒喝，早有十几个东厂的便衣番役围了上来。李太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看得出她内心很不好受，她没有想到父亲家中的仆人在外头如此张扬。但她不愧是母仪天下的太后，只须臾间就把心态调整了过来，她抿嘴一笑，对冯保说：

“小本生意人，哪个不是钱窟眼翻筋斗，咱不必跟他们一般见识。”

话虽这么说，李太后毕竟受到刺激，再也没有闲心来逛花市，而是朝张居正做了一个请的姿势，款款走在头里，复又进了大隆福寺的山门。

穿过五重殿宇，李太后一行来到大法堂后面一间五楹的宏敞客堂，这是专为皇室人员敬香时预备的休息场所，平常并不开放。一到里面，俟李太后坐定，张居正就要行觐见之礼，李太后连忙摆手说道："张先生不必拘谨，今儿个在这里便服相见，一切礼数都免了。"

"谢太后。"张居正坐到李太后左侧的一把椅子上，冯保坐在右侧，一应闲杂人等都退了出去。

李太后坐在向阳的窗牖下，滤过窗纱的阳光，使屋子里充满了温暖。由于重门深禁，山门外的嚣杂市声传不到这里，一时间屋子里显得特别的寂静，脱掉琐袱斗篷的李太后，坐在那里，像一朵盛开的芙蓉。她望着张居正，柔声问道：

"张先生，你知道咱为何要在这里见你?"

这正是让张居正心下纳闷的事，这些日子，因为左掖门事件的发生，京师各衙门的确沸腾了一阵子。但随着吴和的突然死亡，一些替朱衡打抱不平的官员也就鸣锣收兵。他们认为，吴和既然已"畏罪自杀"，朱衡就争回了这口气，保住了二品大臣的面子，这件事情就没有再闹下去的必要。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这件事情并没有真正解决，一是朱衡的去留问题，老朱衡经过这一次折腾，身体再也无法复原，躺在床上已无法到部履职；二来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也还悬而未决。早在几天前，冯保就给他透信儿，说太后准备就春季经筵的事要召见他。张居正心下明白，太后召见决不会只谈经筵事，因此就京城最近发生的问题想好了应对之策，特别是财政改革，他也厘定思路，只等觐见时面陈。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召见不在平台更不在文华殿，而是选择了大隆福寺。令他惊奇的还有两层，一是小皇上没有一起来；二是太后也没有穿戴凤冠霞帔，而是穿了这一身华贵的便服。基于此，张居正感到这次召见并不正规，但却非同寻常。这会儿见李太后问话，他抬头朝李太后看了一眼，却不料李太后一双明亮澄澈的眸子也正在盯着他，那眼光中荡漾着一股与太后身份极不相称的柔情蜜意，害得这位"铁面宰相"心里头一阵慌乱，他下意识地垂下眼睑，稳了稳情绪，答道：

"启禀太后，臣实在不知太后为何选中大隆福寺召见。"

"咱知道你会感到奇怪，"李太后浅浅一笑，又瞟了冯保一眼，说道，"这大隆福寺，与咱可有着一段不寻常的缘分。"

“啊!”

张居正与冯保同时感到惊讶，李太后用手抚了抚仔细梳理过的云鬓，絮絮叨叨讲述了她的那一段尘封的往事：

李太后十五岁上由父亲把她送到隆庆皇帝潜邸裕王府中当了一名侍女后，虽然脱了穷街陋巷钻进了富贵堆中，但毕竟仍是一个下等婢女，还谈不上出人头地。她深知自己的一切前程，都系在裕王身上。因此，她总是想方设法讨裕王的欢心。裕王长期不为其父亲嘉靖皇帝所爱，圈禁在裕王府中无所事事，只能在酒色中度日：裕王身边侍妾成群，但都是城里长大的官宦人家女子，一个个献媚争宠娇不胜羞，裕王游戏其中早就腻了。李太后的到来，那一股子在山野间成长起来的青春气息，那一双火辣辣的眼睛，那两只茄瓜一样丰满的乳峰，还有那浑圆匀称富有弹性的臀部，莫不都让裕王心荡神驰想入非非。很快，这个下等婢女就成了他的侍寝之人。虽然可以和裕王如胶似漆翻云覆雨的快活，但她的身份却不能改变。须知皇室人员的晋封是一件极为严肃的事，以她当时的出身是不可能获得名分的，若要改变处境，惟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怀孕，替裕王生下儿子来。此前，裕王的嫔妃们曾为其生了两个儿子，但未成年就都夭折了。因此，裕王府中的年轻女人们，都巴心巴肝地想怀上裕王的孩子，谁能够侍寝，立刻就会遭到别的嫔妃的嫉恨与咒骂。那些日子里，李太后没少看白眼，也吃过很多苦头。嫔妃们哪容得一个下等婢女得到裕王的宠爱?因此都串连起来，一个鼻孔出气地整她。她没有屈服也没有抵抗，一切都逆来顺受。幸而那时还有一个人同情她并保护她，这就是裕王的正宫夫人陈皇后。陈皇后自嫁到裕王府来就一直没有子嗣，因此嫔妃们都想挤掉她取而代之。她看中李太后的单纯朴实，也希望她能为裕王怀孕，这样就可以阻断嫔妃们的妄想，当时备受欺凌的李太后，因此把陈皇后当作靠山主心骨，两人的这份真挚感情一直延续到今日……

李太后进入裕王府中不久，就被裕王在一次酒后破了女儿身。自那以后，她常常侍寝，但总也怀不上孩子，差不多一年时间过去，腹中尚无任何消息。李太后不免心下焦灼，每夜里她都跪在房子里焚香祷告上苍，祈望神灵保佑她早生贵子。一日，她听人说大隆福寺的观音大士极为有灵，所有求子的人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一天去祈求，莫不都如愿以偿。李太后一听到这消息，就开始掐指头数日子，一到二

月二这一天，她禀告了陈皇后，天蒙蒙亮就独自一人跑到这大隆福寺敬香来了。

大隆福寺中有六间大殿供奉三世佛三大士，大士殿是其中较小的一个。因李太后来得早，这观音殿中还寂静无人，她是第一个香客。值殿的老尼瞧了瞧她，问："求子的?"李太后点点头。

老尼指着殿外头的照壁，说："先摸钉儿去。""摸钉儿，摸钉儿干吗?"老尼一笑说："你不是求子吗?你闭上眼睛走过去，若能一下子就摸上钉儿，再回来祷告观音，今年就一定能怀上喜。"李太后按老尼吩咐出得门来走近照壁一看，只见墙正中果然有一个茶盅口大小的黄铜泡钉。于是便退到墙根儿，闭上眼睛伸手慢慢摸过去，一步、一步、又一步……这短短十步之遥，她像走了千里万里，好不容易，她的手指头触到了照壁，睁眼一瞄，与铜泡钉只差一指宽，她心里头好不懊丧，倚着殿门观看的老尼安慰她说，"只差一丝丝儿，不打紧的，可以摸三次。"李太后听了心下略宽，又开始第二次试摸，这一回，她闭上眼睛，一连气默念了十几声"求观音菩萨保佑"。再伸手探去，一会儿，她感到手指头触到一片光滑的凉意，迫不及待睁开眼睛，但见手指头可可儿地就按在铜泡钉上，顿时大喜过望，折身回到殿中，朝坐在莲花座上的观音大士行三拜九叩的祷告大礼，并把平素用心积攒的五两碎银尽数塞到老尼手中。老尼很少遇到如此诚心之人，不免心下感动，合掌说道："阿弥陀佛，有观音菩萨保佑，施主定能如愿以偿，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祝你早生龙子。"这祝福令相信神明的李太后心花怒放，跟着就问：

"老师傅说咱能生下龙子?"经这一问，老尼才觉失言，但又不好改口，只得支吾道："施主你心肠好，当然有上等福报。"就在这次求子后不久，李太后果真怀孕了，十个月后生下一个白胖白胖的小男孩，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小皇上朱翊钧。

听李太后讲完这个故事，冯保感叹道："难怪太后一到寺中，就去观音殿敬香，还特意看了看那面照壁上的大铜钉。原来那颗大铜钉上头，还系着咱万历朝的命脉。奴才刚才见到仍有一些妇女在那里摸钉，这是大不敬，应立即制止!"

"这是为何?"李太后问。

“奴才听说宋朝有个寇准，进京赶考投宿一处寺庙，即兴在那壁上题了一首诗，后来他当了宰相，庙里和尚就用碧纱笼把那首诗罩了起来以示恭敬。太后摸了那颗铜钉后生下当今圣上，这是石破天惊的大事，这颗铜钉就是神钉，怎么能再让这些凡胎俗妇一片乱摸，奴才这就吩咐下去，立即用碧纱笼，不，打制一个金丝罩把它罩起来。”

冯保引经据典专事谄媚，说着就站起来要去安排这件事，李太后示意他坐下，笑着说：

“冯公公心意儿好，但铜钉就不必罩上了。，，

“这是为何?”冯保还欲争辩。

“你呀，”李太后摇摇头，又瞧了瞧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男人，都体谅不到女人的苦心，天底下做女人的，有谁不想生个孩子。若把那个铜钉罩起来，那些想来摸钉的女人明里不敢说什么，暗里岂不要骂断咱的脊梁骨，你说呢，张先生?，，一直正襟危坐仄耳静听的张居正，赶紧欠身答道：“太后祈愿天下为母者都能产下贵子，这等拔苦济世之心，真乃大慈大悲的菩萨心肠，难怪宫廷内外，盛传太后是观音再世。，，李太后听到这句赞美，脸上忽然收敛了笑容，她瞄了张居正一眼，又看了看冯保，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们都说咱是观音再世，那么你们两个呢，你们是什么?，，这一问突兀，让张居正与冯保两个摸不着头脑，愣了愣，冯保答道：

“咱是太后的奴才。”

李太后冷冷一笑，又问张居正：“张先生，你呢?’，张居正抚了抚长须，不卑不亢答道：“禀太后，下官是先帝为当今圣上选定的顾命大臣。”

“答得好!”李太后眼波一扬，又转向冯保尖刻地说道，“你说你是奴才，你这不是作践自己吗?三只脚的蛤蟆找不着，两只脚的奴才遍地儿都是。”

“太后骂得是，咱……”冯保一时语塞。

看到冯保好生尴尬，张居正便替他打圆场：“冯公公说得也不差，给皇上办事，第一就是要忠心。古大臣常以臣仆自称，这仆人，换句话说，就是奴才，当奴才没有错，怕只怕一个人只会当奴，而没有才。”

“听张先生这么一说，奴才还可分别领会。”李太后抿嘴一笑，旋即说道，“你们两个，一个给皇上管家，一个给皇上治国，从这两年的实绩来看，先帝选你们当顾命大臣，没有选错。”

“蒙太后夸奖，愚臣愧不敢当。”这一回是张居正抢先表态。

李太后接着说：“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咱把你们两个召到隆福寺来，原是想避开皇上，跟你们说说体己话儿。钧儿已当了两年皇帝，已经十二岁了，虽然还是个孩子，但一天天长大，开始有一些自己的念头儿了。张先生，你知道那一天，皇上在平台召见你以后，回到东暖阁中做了什么吗?”

“臣不知道。”

“他命孙海，把所有从文华殿内书房中搬来的诗词集又都搬了回去，说是你张先生要他少学这些雕虫小技，多学经邦济世的学问。”

“皇上小小年纪，能克服玩偈之心，从谏如流学习致治之本，实天下苍生有幸。”张居正说着眼圈红了。

他的感情上的变化当然逃不过李太后敏锐的眼睛，她没有表示什么，只继续说道：

“昨儿夜里，钧儿又告诉我，张先生让他读的那些书都是好书，但有一本书他不肯读了。”

“哪一本?”

“贞观政要。”

“这是唐太宗治国方略的集成，后世掌天下者必读的教科书，皇上为何要排斥?”

“钧儿说，这唐太宗玄武门夺权，连亲兄弟都敢杀，这样的人全无孝悌之心，治国再有能耐亦不足取，所以不读他的书。”

小皇上这一判断倒是让张居正没有料到，更让他惊讶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竟然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他的内心充满欣喜，不由得赞道：

“皇上能独立秉断是非，真是神童啊!”

“还有哪，”李太后白皙的脸庞上挂着的笑意，此时又倏然消失，“今儿早上起床，皇上又弄了个惊人之举。侍衣太监给他找了件八成新的玄色缜裳，他却不肯穿，闹着要太监给他找一件旧的。”

“这是为何?”张居正茫然问道。

“他说，上午要练书法，穿新衣服恐污上墨迹。其实，这孩子的心思咱做娘的知道，他是觉得杭州织造局增额用银事尚无结果，便一心想着节俭，以为节俭了，就是圣君作为。”

李太后说着已是泪花闪闪。看着她揪心的样子，因受到奚落而枯坐了半晌的冯保，这时又找到了说话的机会：

“皇上万乘之尊，穿衣服还这么受委屈，奴才听了，心口上像是扎着一把刀子，”冯保极会演戏，说着就抹出了眼泪。恨恨地说，“奴才去年底就拟了条陈，安排杭州织造局给皇上多制几套龙衣，偏工部尚书朱衡硬顶着不办，拖至今日还决断不下，惹得皇上伤心。”

冯保不愧有移花接木的手段，不显山不显水就把话题引到朱衡身上。张居正知道现在谈的才是今天的“正戏”，好在早有准备，因此接腔说道：

“在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上，朱衡虽有些意气用事，但臣以为，朱衡此举，实乃是为皇上着想，只是方法欠妥。”

“依奴才看，朱衡不仅仅是方法欠妥，他是存心刁难呢，不然，莫文隆的折子是怎么出来的?”

“莫文隆的折子与朱衡无关，是仆让他写的，”张居正坦然回答，“那天，莫文隆到内阁述职，仆就杭州织造局日常运作向他咨询，他便说出一些外人不知的隐情，仆思虑皇上秉政，应多知道真实情况，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了那道折子。”

“你觉得那道折子所言属实吗?”李太后问。

“莫文隆为人持重，捕风捉影之事他不会言及。”

“可是……”

冯保正想争辩，李太后却伸手制止他。她晶亮的眸子扑闪了几下，说道：“咱正想就这件事儿听听张先生的主张，请你讲下去。”

张居正点点头侃侃言说道：“据南朝《宋史》记，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时靠砍伐芦荻为生。那时，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臧皇后亲手给他做了粗布衫袄，穿了很多年之后，已是补丁摞补丁，但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当了皇帝，仍把这件衫袄珍藏着。等到他的长女会稽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衫袄当成最珍贵的嫁妆送给女儿，并对她

说，‘你要戒除奢侈，生活节俭，永远不要忘记普通民众的痛苦，后代有骄傲奢侈不肯节俭者，就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看，让他们知道，我虽然当了皇帝，仍不追求华美，务求简单朴素，以与万民同忧患。’会稽公主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衫袄，并从此作为传家之宝。这留衲戒奢的故事，史有明载，后代圣明君主，莫不都仿而效之。”

张居正并没有直筒筒讲出自家观点，而是宕开话头借古喻今。李太后心思灵透，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这件产自倭国的天鹅绒长裙，脸腾地一下红了。冯保看在眼里，立刻说道：

“张先生说的这个故事，用于警示世人戒骄戒奢则可，但用于皇室或可斟酌一二，毕竟，皇上服饰并非个人好恶，实乃是一国之体面。”

“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张居正为避免发生冲突，先拿一顶大帽子给冯保戴上，接着说，“臣也同意冯公公的建议，着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章服缜裳。我们作臣子的，有谁不想圣上威仪天下，淳化万方呢!”

张居正顷刻间口风的转变，令李太后颇为惊讶。冯保提到嗓子眼的一颗心总算又落定了，他笑了笑，轻松地说：

“张先生理是理，法是法，听你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了在下一片苦心。”

“冯公公忠敬皇上，一片眷主之情天下人共知，这一点不谷也非常感动。但就杭州织造局用银一事，不谷也有一个想法。”

“你说。”李太后令道。

“莫文隆讲到织造局用银中的弊端，不可不引起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事中官借机贪墨，导致民怨沸腾。皇上初登大宝，百事更新，若制造龙衣仍按旧法，则新政从何体现?”张居正一言政事，口气就咄咄逼人，但他并没有忘记安抚冯保，话风一转又道，“仆身历三朝，嘉隆期间，眼见内廷二十四监局竞相侈糜，当路大珰挟私固谬，假其威权惟济己私，心中无不忧虑。自冯公公掌印司礼监以来，内廷风气为之一新，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仅用纸用瓷两样，就省下了一万八千多两银子，奉俭去侈，拨乱反正，冯公公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之所以引发衅端，一是工部尚书朱衡沟通有差，二是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有误。莫文隆折子上已讲得很清楚，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与申请用银工价，悬殊太大。”

尽管张居正言语上尽量不伤及冯保，但因利益所致，冯保仍气鼓鼓地说：

“莫文隆折子中有许多不实之词，他计算的工价，有多样没有列入，比方说衣上所缀之珍珠宝石。他都没能列出，这项开支，几乎占了龙衣工价银的一多半。”

“这正是问题症结所在，”张居正反应极快，立马答道，“杭州织造局归内廷管辖，其用银却是内廷与户部分摊各出一半。历来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责，户部插不上手。既出了钱，又不知这钱如何一个用法，因此户部意见很大，为这工价银的问题，几乎年年扯皮。依仆之见，这种管理体制，现在是非改不可了。”

“怎么改呢?”李太后问。

“既是内廷织造局与工部共同出银，这每年的申请用银额度，亦应由两家共同派员核查，编制预算，然后联合呈文至御前，由皇上核实批准。”

李太后觉得张居正这建议不错，既照顾了户部面子，又堵塞了漏洞，最后的控制权还在皇上手中，便问冯保：

“冯公公，你意如何?”

冯保正在心里头盘算这事儿的得失：他不得不佩服张居正的厉害，如此一更改，虽然名义上是皇上定夺此事，但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自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都是司礼监说了算，如今却大权旁落，内阁成了大赢家。冯保心有不甘，却又找不到反对的理由，只得回道：

“一切听太后裁夺。”

“好，冯公公既无异议，这件事儿，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

李太后一锤定音，国朝这一坚持了两百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更改了。张居正心里头大大松了一口气。但还谈不上高兴，毕竟这件事得罪了冯保。偏这时候，李太后又道：

“今年杭州织造局的增额用银，亦可让工部参与重新审核。”

张居正略一迟疑，答道：“今年织造局的用银，就不必增额了。”

“为何?”冯保不高兴地问。

“皇上还是个孩子，每年都长个儿，他现在比登极的时候，差不多长高了半个头，如果现在给他多制龙袍，恐怕到明年，穿着又不合身了，这不是白费银子么?”

“张先生言之有理，”李太后心中佩服张居正的细心，转而对冯保善意地嘲笑道，“冯公公，你咋就没想到这一层?”

冯保想笑笑不出来，含着醋意答道：“奴才心眼儿实，只瞅着皇上的穿戴，却没想到个头儿。““这么说，皇上今年的龙袍制作，不是要增多，而是应该减少，原来的工价银是多少?”

“四十万两。”冯保答。

“咱看就砍一半吧，二十万两怎么样?”

从八十万两一下子降为二十万两．这么大的降幅，连张居正都感到吃惊，因此迎着李太后探询的目光，他答道：“臣谨遵太后懿旨。”

李太后见冯保默不作声，知道他不高兴，便道：“你们两个，是皇上的左右手。咱说话可能不中听，但希望你们记住，你们做一切事情，都要替皇上着想，替国家着想，千万不要打自家的小算盘，更不要为鸡毛蒜皮的事闹别扭，常言道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幸事，更是天下苍生的幸事。”

李太后高屋建瓴说出这番话来，既有威又有情，既是拉拢又是敲打。冯保越来越感到李太后不是寻常的女人。他觉得这席话虽然是说给两个人听的，但似乎对他的提醒更多一些，心里头便产生了恐惧，赶紧表白道：

“太后所言，奴才铭记在心。奴才与张先生两个，都是亲受顾命的老臣，忠心事主是其本分，哪里有个人意气可闹?”

“冯公公这样说咱就放心了。”李太后说罢，又问张居正，“张先生，朱衡申请致仕，究竟是恩准还是慰留，你意如何?”

张居正朝冯保看了一眼，答道：“臣以为，皇上可恩准朱衡致仕。”

李太后犹豫答道：“朱衡毕竟是三朝老臣，就这么让他走了，天下人会不会说皇上无情?”

张居正答：“臣也虑着这一点，因此，臣建议皇上开恩，晋朱衡太子太傅，袭一品勋衔致仕，另外再加荫一子，这样，朱衡风光体面的

告老回乡，对皇上岂不感激涕零?”

李太后想了想，道：“就依你说的办，朱衡这一走，空下的工部尚书一职，谁来接任?”

“臣让吏部举荐三人，再请皇上定夺。”

“这是规矩，张先生不说咱也知道，咱想知道的是，吏部举荐三人，究竟哪一个可担此重任，张先生要预先考察凿实，廷推之前先给皇上通气。”

张居正本想趁机举荐李义河，但又怕引起李太后猜忌反而办不成，故又打消了念头。只恭谨言道：

“臣遵旨。”

这时候，随堂太监万和进来禀报，说是寺中的素膳已备好，请太后前去享用。李太后便起了身，带着张居正与冯保进了隔壁的膳厅。

第 九 回 说子粒田慈圣动怒 唱岭儿调玉女伤春

刚过午时，户部员外郎金学曾也乘了一顶四人抬青呢大轿来到了大隆福寺。自李太后“微服私访”进了寺后，东厂番役即把了寺门，一应闲杂人等都挡在门外不得人内。这金学曾大摇大摆跨门而入，番役们以为他是李太后传旨召见的，倒也没有拦他，任他兴抖抖昂头而去。其实，金学曾并不知道李太后、张居正与冯保等一干要人在寺里头，他来这里乃是别有所因。

却说前年秋上，因在秋魁府斗蛐蛐儿赢了一万两银子并捐给太仓后，这金学曾一夜之间就成了京师名人，不但同侪官员对他刮目相看，就连首辅张居正与户部堂官王国光也觉得他心眼灵透大可造就。因此委以重任，派他去礼部查账。半年下来，他把礼部几十年的陈账翻了个底朝天，剔假求真缁铢必较，活活地提溜出一窝子硕鼠来。张居正靠着他提供的确凿证据，惩治了十几名贪墨官吏。在清流习气浓得化不开的官场，张居正好不容易发现这样一位“循吏”，于是对他破格提拔，才两年多工夫，他即从一个九品观政跃升为从四品的户部员外郎。升官的速度，比三月天的竹笋蹿得还快。官位骤升，他最怕的就是担心别人说他“占着茅坑不拉屎”，所以，只要部里碰上犯难事，别人躲着不肯干的，他都主动请缨。正因为如此，去年冬上，他又接下一件鬼见愁的差事——去宛平县稽查三宫子粒田的收成。

且说这宛平紧挨北京，青葱岗峦平畴沃野尽在皇帝爷的眼皮子底下。因为靠得近，荣沾圣恩的事儿虽然有，但更多的却是道不得的苦处。别的不说，单道历代皇上给皇帝国戚内府貂踏等各类人物的赐田赏地，差不多就把全县上好的田土占去大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三宫子粒田了。所谓三宫，即大内的乾清宫、慈庆宫与慈宁宫，这三宫的子粒田，在京畿有多处。宛平之外，尚有顺天府大兴县、河间府静海县、保定府清苑县等处。这子粒田的收项，称为子粒银。收上来由三宫主人支配，实际上是他们的私房钱。皇上、东宫和西宫平常要赏赐身边的内侍宫女，就从这笔钱里开支。万历改元，李太后虽然与儿子朱翊钧一起住进了乾清宫，但慈宁宫名义上仍是她的寓所。因为皇上年幼，还不到自己花钱的时候，所以这乾清与慈宁两宫的子粒银，实际上为李太后一个人享有。隆庆六年加封两宫皇太后

称号后，在冯保建议下，户部核准又给两宫子粒田各增加五十公顷。这样一来，慈宁宫名下的子粒田，仅宛平一处，就已高达一百七十顷四十九亩五分二厘，每年子粒银的进项有八千余两之多。去年，宛平县衙解送上来的子粒银比往年少了许多，仅慈宁宫一家就少了一千多两。短了三宫的进项这可不是小事，因此，子粒银交付不几天．就有一道圣旨传到："三宫子粒为何拖欠许多?又昨慈宁宫所进钱粮，比去年少一千有余，查明回奏．钦此。"这道旨是李太后借小皇上的口发出的，没有直接发到户部而是由内阁传奉，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希望张居正能够直接督查此事。张居正接旨后即把王国光找来商量，要他派个得力的人去宛平县调查一下子粒银欠缴的原因，王国光几乎不假思索就推荐了金学曾，张居正也欣然同意。

金学曾得到这差事后，便雇了一头驴子骑到宛平县署，向县令沈度说明来意，沈度听后一笑，说道："金大人奉旨行事，咱县衙该如何配合，你吱声儿就是。"除了表示热情，这沈度是多一句话都不肯讲。金学曾猜到沈度的心思一是作为当事人理当回避，二是怕在钦差面前说错话落下把柄，也就不难为他，只让他派出钱粮师爷，陪着去宫庄子粒田实地调查?这种调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难事。找宫庄佃户一问便知。但若深入进去，才知道个中隐情甚多。金学曾在底下转了二十来天，因要过春节了才不得不回到县衙。与沈度作别时，他并没有说及自己的调查结果，只留下一句充满同情的话："你这个县太爷难当。"他如此感慨，是因为他发现过多过滥的赠田赏地，实际上已成为一宗危及邦本压迫地方的弊政。就说这宛平县，各类赏赐庄田达一千多顷，占去全县田土的十分之三。这些庄田分别属于三百七十一人，有的是前朝勋戚世袭而下，有的是当朝权贵泽亲之惠，查起来个个都得罪不起。这些庄田的子粒银，一经核定就得如数交纳，倘若遇上天灾人祸田亩歉收，碰上说理的庄田主尚可通融酌情减免，若碰上蛮横的，哪怕敲骨吸髓他也不肯减少一分一厘。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宛平的一县之令，真是一百二十个为难。若是帮着勋贵催租，则无异于夺人性命；若帮着农户诉苦，则要备受勋贵们的凌辱。就说这个沈度，去年冬月就因为帮佃户说了几句话，竟当众挨了前来催租的世袭勋爵杜继祖的耳光。金学曾在调查中获得大量详情，春节期间，趁着到部堂大人王国光家拜年的机会，将子粒田的种种弊端作了大略汇报。王国光感到事情重大，便带着他到张居正府上再作禀报。王国光的意思

很明显，如果首辅有决心解决子粒田的弊政，金学曾就可以继续调查，如果没有，这个马蜂窝就赶紧不要去捅它。正思着财政改革的张居正，哪肯将这等污糟事弃之不管?当即就表态要金学曾继续调查。

有了首辅与部堂大人的支持，金学曾一过罢春节就立刻精神百倍地继续他的差事。他从宛平县署钱粮房的档录中查到，京城中的大隆福寺在宛平马房庄也有六十顷赠地，每年收子粒银近千两：按记载，这是当年英宗皇帝的恩赐——权当是皇室赏给的灯油钱。金学曾便想查一查大隆福寺的和尚们拿这一千两银子干什么。昨天，他从宛平县回来，上午到部点过卯，处理了一些手头要紧事务，便登轿到了大隆福寺。

他在各殿里闲逛了一趟，问了问收受香火钱的情况。不觉已穿过四重大殿，来到第五重的大法堂。他正在法堂里与值殿的和尚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忽听得门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便回头瞻望，只见一行人在寺中主持的引领下，已是走到了门前那一座英宗皇帝敕建的白石栏台上。主持指着头顶上的藻井，开始向一干人众讲述上面绘就的天龙八部故事。内中有一个身着青布道袍的中年男子，胸前一部飘然长须引起他的注意。定睛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心中忖道："这不是首辅大人么，他怎么会穿上便服来到这里呢?看他边上的那位妇人仪态万方，又不知是谁。"既然邂逅相遇，金学曾情知无法回避，于是一步跨出门来，迎着张居正高喊一声：

"首辅大人!"

张居正一个愣怔，他没想到此时此地会有官员出现，更没有想到这个官员会是金学曾。说话间金学曾已走到跟前，一个长揖到地，却没有行庭参之礼——这也是规矩：再大的官若是只穿便服，便不能以官礼相见。看着金学曾执礼甚恭的样子，站在张居正身边的李太后也是感到奇怪，怎么大法堂里会跑出一个四品官员来。用过午膳之后，是她提议要往寺中各处走走消消胃气的。她本想车身回避，强烈的好奇心又驱使她留了下来，她问张居正：

"这个人是谁?"

张居正正愁没法介绍，见李太后主动问起，连忙回道："这位是户部员外郎金学曾。"报过名衔，张居正又特别补充一句，"他正在奉旨调查三宫子粒银欠缴一事。"

“啊，”李太后秀眉一挑，顿时来了兴趣，吩咐道，“带他到客堂参见。”

李太后一行回到客厅，都按原位坐下，万和领金学曾进屋觐见。此时金学曾已知道了贵妇人就是李太后，心里头激动非常。万历朝真正当家的就是这位李太后，这已是路人皆知的公开秘密。她所倚重的内臣外相冯保与张居正两人，今天一并儿都到了，此等机遇更属难得。他觉得刚才在大法堂前，张居正是有意把他介绍给李太后的。他揣摩张居正的心思，是要他借此机会把调查所得的子粒银实情，向李太后和盘托出，因此心里头作好了准备。一进屋，他就向李太后行了觐见大礼。李太后给他赐座，金学曾却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答道：

“在太后面前，下官不敢落座。”

“这是为何?”

“为的是朝廷礼仪，只有二品以上的部院大臣，面见皇上与皇太后，才有赐座之理。我一个四品蚂蚱官，只能长跪。”

李太后噗哧一笑，问道：“怎么，四品还是个蚂蚱官?”

“比之七品县令，我四品员外郎是个大官，但在皇太后面前，却只能算是一只蚂蚱了。”

金学曾语调诙谐，却没有给人油腔滑调的感觉。李太后见惯了呆板之人，乍见如此一个另类便觉得新鲜，接着问道：

“听说你会斗蛐蛐儿。”

“雕虫小技，何足挂齿。”

“虽是小技，亦见灵气，”李太后笑道，“前年，你在秋魁府斗蛐蛐儿赢了一万两银子，都捐给了太仓，你为何要这样做?”

“为皇上分忧。”

“唔，”李太后觉得这回答太甜，又问，“你方才说，你今日来大隆福寺，是公干?”

“是。”

“庙里头是焚香拜佛之地，有何公干?”

“当然有，因为这是座皇家寺院，自英宗皇帝时起．就赐给子粒田七十顷，每年租课收入约计一千两银子，用来支付寺中日常用度。下

官今日就是来查查，这每年的一千两银子，究竟是怎么用的。”

“查出来了吗?”李太后关注地问。

“今天，下臣到这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金学曾长跪在地，挺直身子问道，“方才，寺里住持陪侍太后，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不知太后是否留意。”

“袈裟怎么了?”李太后不解地问。

“这袈裟是用上等的西洋布制作的，依下官估计，少说也值五六十两银子。”

“和尚衣服也这么贵?”张居正故意问道。

“是啊，这也正是下臣纳闷之处，”金学曾从容答道，“下臣从小就听说，一入空门六根俱净。贪嗔痴一应人间毛病，一概为佛地宝刹所不容。大和尚身着华美之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臣进到这大隆福寺，倒像是进了钟鸣鼎食之家。”

金学曾言辞犀利却又占理，李太后睨着他，问道：“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的子粒银，都给挥霍掉了?”

“有这等嫌疑，”金学曾回答得很干脆，“这大隆福寺本是京城寺庙中香火最旺的，城里许多勋贵都是他的施主。我听说宫里头许多中官，每年都向这里捐香火钱，前些时畏罪自杀的吴和，大年初一赶来这里烧头香，一次就捐了五百两银子……”

“有这等事吗?”李太后打断金学曾的话，问专注听着谈话的冯保。

“有，宫里头的老人，或多或少，都喜欢做点功德。”冯保据实回答。

“有这么多大施主，大隆福寺还用得着子粒银么?”金学曾一个设问，引得在座的人都屏神静气听他说下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天下财富额有定数，此处赏得多了，彼处就会减少。如今这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大户控制了。”

冯保一听金学曾的话已是说离了谱，担心李太后听不入耳，于是赶紧制止道：

“金学曾，让你奉旨稽查三宫子粒银缺额一事，你怎么扯起这些野棉花来了?”

金学曾虽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的滑溜角色，却颇能审时度势掌握分寸。他刚才放了一个“二踢脚”，原意是想探探虚实。见冯保出面阻拦，便顺着他的话头答道：

“三宫子粒银一事，臣已稽查明白。去年欠缴的原因，乃是因为春上地里遭了虫灾。论收成，三宫庄田的麦子只有前年的三成，农户们交出的子粒银，连总数的一半都不到，差额部分县衙想法筹措。”

“县衙又上哪儿筹措呢?”张居正追问。

“宛平除了例赐私人的子粒田，还有一些用作县学与祭护山林的官田。这部分收入由县衙掌握使用，算起来该项进银也是入不敷出，但县令沈度担心三宫庄田子粒银欠缴太多会引起圣怒，故只好临时调剂。即便这样拆东墙补西墙，也无法凑足定额。”

“他们凑了多少?”李太后沉着脸问。

“仅慈宁宫一处，他们就凑了整整三千两银子。”

“谁让他们凑的?”李太后霍地站起身来，发髻上斜簪的闹蛾儿，其翡翠吊坠一片晃动，她眼睛睁得圆圆的，逼视着金学曾，怒气冲冲地问，“宛平县令是谁?”

“沈度。”

“你方才所言，都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沈度讳莫如深，什么都不肯讲，臣方才所言，都是自己调查所得。”

金学曾从容答对，没有一丝推卸责任的意思。冯保好长时间没有看到太后发这大的脾气，连忙欠身劝道：

“请太后息怒，金学曾一派胡言，原不足为据。金学曾，还不退下去!”

金学曾正要磕头谢恩退下，只见李太后摆摆手，喘着气儿说：

“慢!”

“太后。”冯保紧张喊了一声。

李太后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望着金学曾，口气缓和下来：“你下午就找他冯公公，从内廷供用库中支银，宛平县衙填补的银两，一厘一毫都退回去，你明天就去宛平办这件事。”

李太后态度的突然转变，金学曾不知是祸是福，小心答道：

“太后，臣奉旨办差，只是说明所查的实情，并没有要太后退还子粒银的意思。”

“要咱退子粒银，你有这个胆吗?你自己说过，你还是个蚂蚱官!”李太后说着又动了火气，转向张居正言道，“张先生，宛平县令沈度，给他革职处分，永不叙用!”

张居正犹豫着没有回答，跪在地上的金学曾，却肆无忌惮地嚷了起来：

“太后，下官有话要禀奏。”

冯保怕金学曾火上添油，急得跺着脚嚷道：“你闭嘴!”

李太后瞪了冯保一眼，问金学曾：“你要禀奏什么?”

“下臣要为沈度辩解几句，”金学曾涨红着脸说，“沈度实心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遭受撤职处分，如此处置，有失朝廷公正!”

“放肆!”这一次是张居正吼了起来，他指着金学曾怒斥道，“你在官场呆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公正，嗯?在太后面前如此张狂，凭你刚才这几句话，本辅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

金学曾因为一时性急而直言犯上，经张居正这一骂才清醒过来。他虽然承认自己情绪偏激，却不认为自己说错了什么，此刻勾头跪在那里，满脸沮丧一声不响。他哪里知道，张居正的怒不可遏，其实有一多半儿是在做戏。这位首辅明里骂他，暗里却是为了保他。张居正已经看到李太后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怕她按捺不住发作起来。如果从她嘴中说出“撤职查办”四个字来，那就是不可更改的懿旨。金学曾刚刚开始的仕途生涯立马儿就会终结，因此张居正抢先发言。他知道金学曾不服气，便也想借此机会敲打这头“叫驴”，于是继续斥道：

“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依本辅来看，将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三：第一，三宫子粒银因天灾难以收齐，沈度竟胆敢将学宫银与养马银挪用贴补。这件事设若传了出去，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是陷太后于不义么?第二，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作端直之士，谨于法令以治县，而是唯唯诺诺委曲求全，挨了前朝勋爵杜继祖的耳批子也不敢上

奏朝廷，这是十足的庸官；第三，这沈度已在宛平县当了四年县令，对子粒田的种种弊端，应该说早就是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何时见他就此事写过只言片语?身穿官袍就禄食俸之人，不敢为朝政直谏建言，这样心中只有自家得失而无皇上的官员，留着他又有何用!”

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本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居然深察幽微说出这一番深刻道理。在对张居正大加赞赏的同时，又增强了对自己处事能力的信心，她问金学曾：

“首辅的话，你听进去了吗?”

金学曾早就听“懂”了首辅的宏论——明里是在训斥他暗里抨击的却是子粒田的弊政——顿时间他对首辅炉火纯青的政治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答道：

“首辅的话，下臣听了如醍醐灌顶，经首辅点拨，下臣才悟出了太后的英明睿断。”

几句奉承话，让李太后心情转好。她咬着嘴唇沉思了一会儿，又问道：

“子粒田对朝政的危害，究竟有多大?”

金学曾本想回答，但看到张居正有启奏的意思，便自谦地说：“下臣奉旨去宛平县调查，所知情况终是一孔之见，不敢妄奏。”

张居正觉得这正是他向李太后陈述财政改革的好机会，略略打了一下腹稿，缓缓言道：

“国朝自圣祖皇帝以来，已历九帝，每个皇帝在位时，都曾对皇亲国戚近侍功臣赏赐土地。前些时，臣曾派人去宗人府查过簿册，截至隆庆六年止，在籍皇室宗亲有八千二百零三人。其中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零三位，世子五位，长子四十一位，镇国将军四百三十八位，辅国将军一千零七十位，奉国将军一千一百三十七位，镇国中尉三百二十七位，辅国中尉一百零八位，奉国中尉二百八十位，未封名爵者四千三百位，庶人二百七十五位。这些宗亲，每个人名下皆有赏赐田地，多的有一千多顷，最少的也有八十多亩。全部加起来有四百多万田亩。这仅是宗亲，若加上外戚、勋贵、功臣、内侍、寺观等赐子粒田，数字之庞大，一时还难以统计出来。去年户部统计，天下所有州府税粮，大约二千六百六十八万四千石。而领食朝廷俸禄者，计有文

官二万四千人，吏五万五千人，武官十万人，卫所七百七十二个，旗军八十九万六千人，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八百人。朝廷所收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庞大开支。两相比较，每年所缺税粮大概一千多万石。眼下的情况是京衙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名省缺俸廪。户部尚书王国光出掌天下财政，不过两年时间吧，那满头乌发倒是白了一多半。不为别的，就为一个人不敷出，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

说到这里，只见万和探头朝里看了一下，冯保踅到门边同他耳语几句，万和又轻手轻脚走了。李太后一眼瞥见金学曾还直挺挺跪在那里，便问道：

“跪了这半日，你这膝盖酸也不酸。”

“酸。”金学曾咧了咧嘴。

“前朝有臣子觐见时应对有错，被罚往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天。身子骨儿还不能倒架，看来，你的跪功还不到家。这里没你的事儿了，去吧。”

金学曾难得有机会听到首辅关于国家财政的长篇大论，本极有兴趣听下去，却没想到李太后要他退下，他只得叩首谢恩，怏怏退了下去。

客厅里，张居正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言道：

“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极两年以来，虽垂髫少年，却天纵英姿，决心开拓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幸。自前年京察始，臣每有建议，皇上都虚心采纳，并颁旨例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事量权，揣情谋断。且喜今日，普天之下，百端补治清慎勤明的吏治新局面已经出现。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还不是盛世。因为，时下国家的财政，尚在非常艰难的境地。”

李太后从来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如此意气风发地议论国事，包括她的已经大行的丈夫隆庆皇帝，也包括她的一言九鼎的儿子万历小皇上。趁张居正喝茶润嗓子之机，她插话问道：

“如何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想必张先生早已运筹帷幄，成竹在胸了。”

“臣自隆庆二年入阁担任辅臣，就一直关注财政问题，”张居正怕说哕嗦了李太后不耐烦，故尽量言简意赅，“江南三大政，漕政、盐政、河政，都是财政，北边之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方才太后问及的子粒田问题，就更是财政了。天下田亩，额有定数，勋贵手中多一亩子粒田，朝廷就少一亩田赋。臣算过一下，如果仅从宗室所有子粒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家，朝廷就多了一百二十多万两银子。这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麾下十万将士一年的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子粒田都如此办理，则北方九边的军费几可解决一半。”

“有这么多吗?”李太后问。

“臣认真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

李太后立刻盘算起来：慈宁宫在宛平县的子粒田一百七十多公顷，若征三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五千多两银子，这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她知道，如果自己带了这个头，天下所有子粒田的拥有者，则都不敢违抗。仅此一项，朝廷一年就多了几百万两银子的收人。张先生为天下计，方有此议，自己断不可为些小私利而不支持他，何况这天下又攥在自己儿子手中。主意既定，她便对张居正说：

“张先生心忧财政，本是替皇上操心，哪一个想当英明君主的人，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一个丁门小户的人家，打开门来尚有柴米油盐酱醋茶七件大事，何况一个国家?手上没有银子，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咱看你提议的财政改革，就从子粒田改起。每亩加征三分银，这数码儿不大。你回去让户部拟条折子送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就是。”

张居正没想到李太后答应得这么爽快，感动地说：“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惟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国家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墨侈糜之风，另一方面针尖削铁广开财路，臣保证不出两年，财政拮据的状况，就会根本转变。”

“有你这句话，咱就放心了，皇上也就放心了。”李太后说着浅浅一笑，又道，“本当说今天到大隆福寺来散散心的，谁知又板起面孔谈了这半天的国事，咱真是有些乏了。”

“是臣烦累了太后。”张居正一脸歉意说道，“请太后回大内歇息。”

“还有事儿没办完呢。”李太后忽然咯咯地笑起来，问冯保，“冯公公，人带来了吗?““带来了。“

冯保答罢朝张居正诡谲地一笑，已是闪身出门。

客厅里，只剩下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个人。忽然，两人都感到有些不自在。李太后瞅了瞅正襟危坐的张居正，脸上泛起了红晕，她伸手抚了抚云鬓，问道：

“张先生，咱刚才发脾气的时候，样子很难看吧?”

张居正不禁诧异：太后怎好拿这样的话来问一个外廷的大臣?但他还是老实答道：

“臣当时一门心思只想如何训斥金学曾，倒是没有注意到太后。”

李太后娇甜的眼神里掠过一丝失望，又问道：“你想知道刚才你论述国家财政时，咱在想什么吗?”

“臣想知道，请太后详示。”

“咱在想，这位张先生脑瓜儿怎么这么好使，那么多枯燥的数字全都记得，张口就来，连哽都不打一个。仅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政事的人。”

“太后过奖了。”

“咱说的是实情，”李太后感叹道，“当皇上的，最怕大臣文恬武嬉，有张先生作文武百官的楷模，皇上再不用担心朝局了。”

张居正心底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局的是她自己，便回道：

“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他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君主。”

“但愿如此，”李太后心存感激，投向张居正的目光也就更为大胆，“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器?咱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更不同常人，幸好钧儿在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研政事，已有一个好的开端。”

张居正赶紧纠正：“臣不敢教导皇上。”

“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李太后真情流溢，感叹说道，“作为母亲，咱看得清清楚楚，对钧儿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两个

人.一个是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另一个就是你!”

“太后!”张居正不知所措喊了一声。

“张先生不必紧张，这是咱的肺腑之言，没有半点虚假．咱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还用得着虚情假意巴结人吗?”

李太后火辣辣的目光，灼得张居正浑身不自在。但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哽咽答道：

“太后如此器重下臣，臣无以为报，当结草衔环，誓死效忠皇上。”

同刚才议论国事慷慨陈词相比，这张居正好像换了一个人，面对首辅的这份拘谨，李太后仰面吁了一口气，又问：

“张先生，你觉得太后不像一个女人么?”

“不……”张居正语塞了。

“不，不什么?”李太后追问，不等回答，她又问道，“你觉得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太后端庄贤淑。”

“还有呢?”

“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

“这是张先生的真心话?”

“是真心话．”

张居正已是浑身燥热，嗓子干得冒烟，却又想不到喝水。李太后看着他的窘态，忽然有了一种很大的满足感，说道：

“骆宾王的《讨武望文》，骂武则天‘入门见嫉，狐媚偏能惑主。’这是穷酸文人的谰言!狐媚是女人的本钱，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儿，也没有不喜欢狐媚女子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帝身边美眷如云，后宫嫔妃尽是佳丽，你若不狐媚，又怎能技压群芳而获宠?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守到白头?当然，狐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若要固宠，还得端庄贤淑。所以说，狐媚与端庄，乃是一个女人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

这一番奇论，张居正闻所未闻。不过也让他就此找到了李太后当年在后宫脱颖而出的理由。他觉得眼前这位年不过三十的美丽太后不

但可敬，而且可爱，不免由衷赞叹：

“太后真乃巾帼英雄!”

谁知李太后不领情，把嘴一噘，讥道：“张先生，你这一评价，咱就俗了。”

“啊?”

“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叫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够博得男人的欢心。”

张居正的心怦然一动，他看到李太后眼光中有某种企盼，便小声言道：

“太后作为一个女人，也许寂寞了一些。”

“是啊，”李太后的心思被勾动，只见她眼眶中溢出晶莹的泪花，感叹道，“作为女人，咱有七情六欲，但作为太后，咱又不能不把这些七情六欲扼制下去。”

“太后母仪天下……”

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出口又觉得不像，便打住了。这时，只听得门外有一声轻轻的咳嗽。

“谁呀?”

“是咱。”

冯保的声音，他出去喊人，本用不了这长时间。但他看出李太后有单独与张居正多呆一会儿的意思，就在外头磨蹭了半天。

“人带来了吗?”李太后问。

冯保隔着门答：“带来了。”

“进来吧。”

门被推开，冯保一让身子，让一个穿戴入时的年轻女子打前走了进来，张居正注目一看，不禁大吃一惊，来者不是别人，正是他宠爱的玉娘。

“怎么会是你?”张居正情不自禁站起身来。

玉娘也看到了张居正，但来不及打招呼，只见冯保指着李太后对她言道：

“这是慈圣皇太后。”

玉娘赶紧跪下磕头，李太后紧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才吩咐赐座，然后笑着问张居正：

“张先生，没想到吧?”

“臣……”张居正脸色燥红，不知说什么好。

却说在前几日的一次闲聊中，李太后从冯保口中得知张居正宠上了一位叫玉娘的小女子，她顿觉好奇。在她的印象中，张居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正人君子，没有想到他也会花前月下情意绵绵。今天上午到了大隆福寺后，与张居正谈话时，她突然灵机一动，想把玉娘找到这里来见上一面，于是在中午用膳时偷偷吩咐冯保派人去办这件事。

乍一见玉娘，李太后惊叹她的美貌，看她走几步路儿，袅袅娜娜，却没有轻薄之态，又问了她几句闲话，无非身世籍贯之类，玉娘也不怯场，大大方方应对无误，心中对她已是产生了几分好感。看到张居正在一旁局促不安，李太后笑道：

“张先生，听说你身边多了一位玉娘，咱就想看看是何等的一个标致人儿，所以今天就让冯公公去积香庐把她请了来。”

张居正一听李太后什么都知道，心里头有些紧张，不安地答道：“臣行为不检点，有失大臣风范。”

“先生不必自劾，”李太后以少有的亲热语气说道，“咱这个太后不是呆板之人，前些时，看到张先生为国事如此操劳，咱还寻思着，在宫里头选一个才貌双全的宫女赐给张先生，让她好好儿的侍候你。谁知宫女还没选出来，这位玉娘倒捷足先登了。这是好事，你不要自责。”

“谢太后。”张居正心存感激。

“玉娘，你过来。”李太后忽然喊道。

玉娘起身走到李太后跟前，李太后拿起她的手摸了摸，又看了看她的一双扑闪闪的杏眼，白皙圆润的下巴颏儿，叹道：

“看你这副长相，也是个有福的人，跟着张先生，不致败他的运。”

“多谢太后夸奖。”玉娘蹲了个万福。

李太后朝张居正瞥了一眼，又对玉娘说：“咱若不是太后，肯定就要起你的醋意儿，玉娘，从今天起，你就算从我身边选拔的宫女，好

好服侍张先生，不可耍娇使性子，你记住了。”

“奴婢记住了。”玉娘羞涩地一笑。

“记住了就好，没事儿的时候，咱会宣你进宫拉拉嗑子的。”李太后说着，又问，“听说你很会唱曲儿?”

“奴婢学过几支。”玉娘谦虚地答。

“现在，你给咱唱一支吧。”

“不知太后要听什么?”

“你这妮子，正是怀春的年龄，你就拣怀春的曲子唱一支吧，张先生，你说可好?”

“臣听太后的。”

说话间，冯保让人将玉娘随身带来的琵琶拿进来，玉娘略一沉思，就捻指弹唱起来：

念多情，抛不掉他的情意儿厚，

清晨起闷悠悠，桃红纱帐挂金钩。

孤孤单单无陪伴。

懒对菱花怕梳头。

热扑扑的离别恨，把奴的魂勾。

谁能够把情留、把情留?

背地里，奴的泪双流。

奴是一颗实落心，

生生教你温存透。

温存透、温存透，

可恨奴家无来由，

梦赴阳台把佳期凑，

醒来却是孤孤单单在绣楼，

看天边，残月如钩……

玉娘唱的是《岭儿调》，凄切哀婉。唱着唱着，她已是泪流满面。冯保在一旁观察，只见张居正眼睑低垂，负疚之情已在脸上显

露。而李太后受到的感染更深，几颗晶莹的泪珠，正滚动在她的发烫的脸颊上。

第 十 回 伤太爷承差闯大祸讨见识御史得奇闻

长江冲出西陵峡口，从宜昌至嘉鱼一段称作荆江。除了这一条从西南流来的荆江，还有一条从西北流来的汉江。两条江犹如穿越千山万壑的两条巨龙，进入楚地之后，便一下子把围追堵截的大山甩在身后，扑向坦荡荡的千里沃野，在重重稻浪与叠叠荷花之间，作大气磅礴的逍遥游。“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杜甫船出南津关，不免生出这样的浩叹，而放置这苍茫万顷的沃野，便是素有鱼米之乡称谓的江汉平原。江陵城坐落在江汉平原的腹心，荆江边上。据南朝刘宋时代盛宏之先生所著的《荆州记》所载，江陵城名字的由来，是因为“近州无高山，所有皆陵阜，故名江陵。”楚国当年的国都纪南城，距现在这座江陵城不过二十余里。楚成王在荆江边上建了一座华丽恢弘的江渚宫和通往纪南城的官船码头，便是江陵城最早的建筑。从那以后，历代王朝在这里或建都立国，或封王置府，江陵城因此成了天下名城。它东连吴会，南极潇湘，北据汉沔，西通巴蜀，居江汉之间，为四集之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天下分为十三州而治，其中就有一个荆州，府治设在江陵，因此江陵城又叫荆州城，一城二名，沿袭至今。历经汉唐，江陵城已成了长江中游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与长安、洛阳、开封、益州、南京、扬州、苏州、杭州、大同等并列为中国十大商业都会。史称“江左大镇，莫过荆、扬”，这荆州城汉唐时的规模在扬州之上，成为中国南方湖广地面上第一大都邑。每逢一次朝代更替，便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场战争，荆州城也是屡建屡毁。到了明代的嘉靖年间，荆州城的规模虽然比盛唐时期要小一些，常住人口仍有十几万。须知那时江南第一繁华地的留都南京，常住人口也不过二十万左右。荆州城东西长，南北短，呈不规则椭圆型。东西南北四条大街，密匝匝儿挤了上千家店铺。东门外的江津口，就是当年楚成王修建官船码头的地方，如今成了长江最繁华的港埠之一。每天在这里停靠的来自长江上下各个州城的商船，大大小小数以千计。一到晚上，“气死风”的船灯次第点亮，闪闪熠熠，密如繁星，把江津口一带十多里的江岸，照耀得如同白昼。商人们都涌到城里来消遣，开酒楼茶坊的，说书唱戏的，测字打卦的，做皮肉生意的，甚至拉皮条的，都能轻轻松松赚到货真价实的银子。天长日久，荆州城中的殷实富户

就多了起来。有了钱就教育子女读书，读书人一多，城中风气自然就会雅起来。所以，荆州城在世人眼中是“琵琶多似饭钵，措大多过鲫鱼”的衣冠薮泽锦绣文华之地。

眼下正是阳春三月，江汉平原上草长莺飞万紫千红，已是一派生生机勃勃的仲春气象。这荆州城中，也是绿柳烟花芳菲一片。这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多雨，但今天却是一个难得的晴天，绚丽的朝霞挤走了蓝灰色的沉云，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明媚生动：荆州城中的大街上人流熙熙——春时一刻值千金，赶早儿办事的人，无论是为生计还是应差，莫不步履匆匆。在这些子忙人中，却也有一双悠闲的脚步，此刻正朝小北门的玄妙观走来。

这人头上戴着一顶银丝起箍两片瓦的青色阳明巾，身上穿了一件细白布衬里大暗团花起底的宝蓝锦丝面料的罗衫，脚上穿了一双月白布袜儿，外蹬一双白底黑帮的浅口布鞋，瞧这身打扮，倒有几分硕儒的气质。路上行走的人见了他，都会连忙避道，躬着腰打招呼：

“张老太爷，你早!”

“早。”

张老太爷嘴上答着，脚下并不停步。听得身后有人问：“这是哪位张老太爷?”有人答：“唁，连他你也不知道，这就是当今首辅张居正的令尊大人。”在荆州城中，张老太爷每天都能听到这种议论，他已经习惯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张文明老太爷离这个“古来稀”只差两个月，年寿虽高，但他精神矍铄，全然没有一点点草霜风烛的光景。若说他本人这一辈子的前程，实在是蹇滞得很。二十岁上考中秀才当了一个府学生，娶妻生子，倒也风光了几年。兹后一连赶了十几场乡试，却是一场也未曾中得，真个是屡考屡败屡败屡考。到后来，儿子张居正长大了，与他同为府学生，父子二人同去武昌乡试，儿子高中第一，他仍是个落第秀才。儿子在京城的官越做越大，他在乡下读各类策文试帖是越读越老。最后一次赶考是五十九岁那年，仍是个名落孙山的结局。看看已是六十岁的人了，揽镜自照白发如霜，只得长叹一声言道：“前程，命也，与读书无涉。”从此算是彻底断绝了仕途之想，辞了学宫泮池弃了举业，回家来安享晚年。虽然从此一提文战他就心惊胆战，但亏得儿子张居正争气，把他失掉的东西加倍地挣了回来。

长寿老人大都有早起的习惯，乡里种田老汉，顶着启明星放牛吃露水草或侍弄菜园子。权势人家里的老太爷，早上起来，在院庭花园里打一趟太极拳，或提着鸟笼子溜溜鸟儿。张文明不好这两样，只要不刮风下雨，他每天早起的功课，就是沿着荆州城的大街小巷走一圈。他每天溜达有一条固定的路线：他住在东门，从家里出来折向城中的十字街，那里有一座关帝庙，从关帝庙往北走到靠近小北门的玄妙观，再从玄妙观往西，走到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从铁女寺往南到文庙，又从那里向东拐回来，经十字街回家。这一趟转下来五六里路，大约个把时辰。每天早上这么一圈，张文明一天身体通泰。

今天乃雨后初晴的好天气，张文明在两个家丁的陪同下，优哉游哉走到玄妙观门口，冷不丁斜刺里冲出一人，“扑通”跪倒在他面前，嘴中哀哀喊道：

“张老太爷，你可得给我做主。”

唬得张文明倒退一步，定睛一看，是张家台子老乡亲李老汉。张家台子在荆州城东门外八里处，张文明的老家就在那里。张居正嘉靖二十六年会试考中进士后，父以子贵，张文明便携家带口搬进城里住了。先前住在这玄妙观附近，隆庆元年，张居正被晋封为文华殿大学士并进入内阁，身价陡涨，拍张文明马屁的人骤然多了。在众多地方官热心筹划帮衬下，加之儿子从北京也带了些银钱回来，几头一凑，张文明盘下了东门大街上的辽王府。隆庆二年，住在荆州城中的辽王朱宪炜因被人告发谋反而被废为庶人，且拘押致死。他的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朱梁画栋楼阁崔嵬的辽王府。张文明的父亲张镇曾是辽王府的一名护卫，帮辽王守门礅守了十几年。没想到物换星移人事代谢，当年显赫不可一世的辽王沦为死囚，而他的护卫的长孙却成了皇帝身边的大学士。从此，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街邻们喊惯了的“张爹爹”也升格为“张老太爷”，成了荆州城中第一号名人。张文明虽然地位崇升，但架膀子摆谱儿的事，只在地方官员面前做做，碰到一块儿捏泥丸子掏鸟窝儿长大的老乡亲，他还是客客气气不端一点架子。这会儿，他被李老汉的一跪弄糊涂了，急忙问道：

“李爹爹，你这是为么事?”

李老汉比张文明小一点，却也是六十开外的人了。看他枞树皮一样粗糙的脸膛，反倒觉得比张文明大出许多。张文明说着就要牵李老

汉起来，李老汉不肯，只焦急地说：

“张老太爷，你得救救我儿子。”

“你儿子怎么了?”

“他被税关的差人锁了。”

“哦，有这等事?”

张文明这才注意到玄妙观门前广场上，已是人头攒动一片嚣杂——这里早已被辟为露水菜市。荆州城外的农户，每天天不亮就动身进城，把自家种植的蔬菜挑来这里叫卖。这时只见约有一两百名菜农手持扁担，团团围住十几名身着皂衣的差人。差人中间，又有一个人被铁链锁了，这人便是李老汉的儿子李狗儿。

张文明一看出了大事，吩咐家丁赶紧扯起跪在地上的李老汉，拔脚就往人堆里赶，那边厢早有人锐声高喊：“快散开，张老太爷来了!”

手持扁担的菜农们撒雀儿似地散开，虽是站远了，但仍围着手持刀械锁着李狗儿的一千差人。张文明跑了几步路气喘吁吁，还来不及说话，却见李老汉从身后踉踉跄跄奔上来，一把拉住李狗儿就往外拖。

一个差人头目模样的人站出来，搡了李老汉一把，恶狠狠地说：“退回去，再这样，连你也锁了。”那人回过头来，对着张文明深深一揖，满脸堆笑地说：“张老太爷，你老早。”

“早。”张文明敷衍了一句，他打量着面前这位三十来岁的差人，虽然横肉面生，却也穿着一袭九品官服，便问：“你是头儿?”

“是的，小的叫段升。”

“晤，段升，你们是哪个衙门的?”张文明明知故问。

段升答道：“回老太爷，我们是税关的。”

“税关衙门，”张文明重复了一句，指着李狗儿问段升，“你们为何锁他?”

“他抗税!”段升横了李狗儿一眼，脸上又露出凶相。

“抗税?”张文明一惊，问锁着的李狗儿，“狗儿，你告诉我，你抗了什么税?”

“他抗……”

“没问你，你岔什么嘴?”张文明斥了段升一句，又细声细气问李狗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狗儿便细说情由：他们家原有十亩水田，十几年前，荆江溃堤，被流沙掩埋了五亩。水退后、，留下五六尺深的黄沙碎石，根本无法开垦，因此家中实际的水田只剩下五亩，每年纳粮派佚，却依然按十亩计算。李家虽多次央人写帖子到县衙说明原由，均被打了回来，因为纳粮册里的田亩，早已进入朝廷的鱼鳞册。户部每年都根据这些田亩征收粮赋，摊派丁税。如果江陵县少了五亩，就该他县令自掏腰包纳粮交税。因此这一件看似简单的事情，想解决它却比登天还难。李家抱了这天大的委屈，却求告无门。每年交纳皇粮一斤一两也不能短少。丁门小户人家，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这一下更是雪上加霜。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皇粮，若遇上丰年，少还可以留下几斤稻谷，若遇上灾年歉收，所收稻谷全部上交尚不足数，一家人生活就完全没有着落了。如此十几年积欠下来，李老汉一家披星戴月勤扒苦做，反倒欠下官府皇粮若干，折合税银有十一两之多。前年新皇上登基，开恩蠲免钱粮，把隆庆元年之前的积欠一笔勾销。这样李老汉家免去了三两，却还有八两银子的欠税。旧账难清，谁知李老汉家又添新祸。且说万里长江的水患，十之七八都在荆江爆发，因此有着“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说法。每到汛期，荆江边上的官民都头皮发麻，万一溃口，地方官的前程就断了，轻者丢掉乌纱帽，重者就要拘到法司兴谳问罪。老百姓的提心吊胆更胜于当官人的百倍。因为溃口对于他们来说，重者是灭顶之灾，轻者就像李狗儿家这样，活着也是受折磨。去年汛期来得稍晚，但六月间一连半个多月的暴雨，江水腾涨，却是比前两年来得凶猛，全省的官员几乎日日夜夜都守在荆江大堤上。荆州府的老百姓，按规定五亩田地出一民佚守堤，李狗儿家名义上是十亩水田，故得有两人上堤。李狗儿和他哥哥李虎儿兄弟两个都上了堤，家中只剩得李老汉一人泥一把汗一把的忙田忙地。李家尚有半亩菜园，除了自家吃，多余蔬菜便挑到荆州城中贩卖。一家人平常的开销用度，就靠这半亩菜园的出产了。李老汉的大儿子李虎儿上堤二十多天，一天夜里巡堤，触霉头让毒蛇咬了一口，因当时无人替代不能下堤救治，同伴虽为他挤出了败血，但因不得法，还是留下了病根子，一条腿肿得水冬瓜似的。民佚出了工伤事故，官府只给免差，其余一概不管。李虎儿被抬回家来，一直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李老汉一家

穷得赤膊鱼儿似的，真个是要死不得断根，要活不得转青，哪里有闲钱给李虎儿治病?如此延挨下去，拖了七八个月，李虎儿虽能下地了，但一瘸一瘸的成了个半残废。这真是破屋又遭连夜雨，行船偏遇顶头风。李老汉的家境，只是比乞丐多了三间权能遮风挡雨的破屋。早春时节，别人家还在看社戏放风筝赶骡子混马地玩耍，李老汉就领着狗儿扑在菜园子里头种了几畦蚕豆，一心想赶早买个好价钱。忙乎了一个多月，这蚕豆倒也爆棵结荚长势可爱。今日起个绝早，父子两人一人挑了一担青豆荚到这玄妙观前叫卖。豆荚还没有卖出去，税关的差人就来了一大群，径直走到李氏父子跟前，领头的巡拦段升双手往腰上一叉，盛气凌人问道：

“李老汉，还认得我否?”

一见这个人，李老汉就心里头暗暗叫苦。税关曾因欠税事向他发过几次传票，每次来都是这位段升接待。他被这位横肉面生的活阎王骂怕了，故总是设法躲着他。这次狭路相逢，李老汉无法避闪，只得佯装笑脸巴结道：

“啊，是巡拦段大爷，小的再有眼无珠，也不会认不出大爷你来。”

“见着我你就装孙子，平素儿你躲着我，倒像是吃了逍遥散，”段升拉着脸，吼道，“我今早儿来，专是为了候你。”

李老汉知他又是为了那八两欠银的事儿，只得哈着腰求道：“段大爷，你老恩典……”

“恩典，哼，再恩典你我这饭碗就砸了，”段升打断李老汉的央求，问道，“说，你那八两欠银究竟啥时儿还?”

“如果收成好，今秋上……”

“去去去，什么金秋银秋的，你这些画饼子的话，老子的耳朵都听起茧子了。”

段升骂骂咧咧，却不防李老汉身边霍地站起个黑脸壮汉，指头一伸戳着他的脸吼道：

“你充谁的老子?”

半路上杀出个金刚，唬得段升退了一步，喝问：“你是谁?”

“狗儿，别胡来，”李老汉连忙管住儿子，对段升赔小心说，“这是犬子狗儿，乡野人不懂规矩。”

“我还以为光天化日之下跳了一只老虎出来，原来是一只狗儿。”段升讥诮了一句，引得在场的人一阵哄笑。段升自觉长了势，又朝狗儿吼道，“你家欠赋税银八两，你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你还这么凶?”

“我爹这大一把年纪，你凭什么充老子，”狗儿憋了一肚子气，说话呛辣，“不要以为身在官府，就可以仗势欺人。”

几句话把段升噎得差一点没背过气，他一跺脚，咬牙骂道：“你欠税不交反倒恶语伤人，我就不信你小子还能翻天，来人!”

“在!．’

众差役一起山吼一声。

“把这小子锁了。”

“是!”

几个差役上前就要动手，李狗儿跳开一步。问：“你们凭什么抓人?”

“就凭你抗税这一条，”段升怒气冲冲，“不锁你也可以，现在就把欠银交来。”

“没有!”李狗儿脖梗一犟。

“没有，先把他这两担蚕豆没收了。”

段升一说，差人马上就去搬菜筐，李狗儿一听到那个“税”字本来就有气，再联想到哥哥李虎儿躺在床上等着铜板抓药治病，越发气上加气，顿时扑了过来搡了那差人一把，吼道：“看你们谁敢抢，我跟他拼命!”差人见这小子真的黑煞星似地较起劲儿来，仗着人多也不怕他，一差人道：“咱还怕治不了你这头犟牛?”说着又去抓他。李狗儿被扯急了，便撂下担子抽出扁担，扫了骂他的那个差人一下，差人顿时倒地，半真半假地“哎哟哎哟”满地乱滚。李狗儿这下闯了大祸，七八个差人一拥而上，把他扑翻在地，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拿一根铁链子把他锁了。看到同伴挨打，菜农们的愤怒这才爆发出来，于是各人操起扁担一拥而上，把一干差人团团围住。段升是老差头，今天上街之

前，便估摸着会有意外发生，吩咐随行差人带了兵器和刑具，这会儿派上了用场。见他们个个凶神恶煞，手提砍刀，菜农们也不敢贸然上前，双方就这样僵持住了。正在这时候，张文明散步到了这里。

听明了原委，张文明这才感到碰上一件棘手事，他原以为只不过是李狗儿和差人们负气斗殴，凭他的面子让差人放人。现在看来不这么简单，李狗儿抗税打人证据确凿。打人事小，关键在这“抗税”上头。赋税历来是国家大法，谁也不敢马虎。李老汉家五亩田交十亩田的赋税．的确是大白天撞鬼的晦气事。在江陵县沾上这等晦气的也不单李老汉一家．曾听江陵县令讲过，眼下全县征收赋税的田亩数，还是正德年间定下来的．这其间已是过了六十多年，历年水打沙压，田地已是少了三千多亩，但朝廷根据当年核定的田亩征收赋税，一升一斗一丝一毫也不可减少，这就苦了那些损田折地的农户。每年，县衙都会收到这些农户的诉状希望能照实纳税，县令明知道他们的要求合情合理，却也作不了这个主。仓促间，他想不出一个既不得罪税关又能救下李狗儿的两全之策，只得埋怨李狗儿：

“你这后生哥也是火气太大，讲理就讲理，为啥非得扫人家一扁担呢?”

李狗儿眼红红的，不服气说道：“他们凭什么要抢走我的菜担子?”

围观的人都替狗儿打抱不平，七嘴八舌讲开了理：

“李狗儿冤枉，种五亩田交十亩田的税，谁碰上这倒血霉的事，气都顺不了!”

“新皇上登基，下旨蠲免钱粮，隆庆元年前的全免，凭什么我们江陵县还要清缴?”

“张老太爷，你的儿子当了首辅，这不合理的税法，你怎不让他改改?”

“他娘的，有理的菩萨总供在他衙门里头!”

人多口杂，说东道西指桑骂槐不一而是。张文明平常到处都是礼遇，多少人指甲剪得光光的捧着他还怕搐着，却不成这些子编氓口无遮拦打牙犯嘴，骂官府差人竟把他也捎了进去。他肚子里顿时升起无名火，却又无处发作，段升看出张老太爷的尴尬，便指着一个帮腔的闲人斥道：

“你小子老实一点，你家欠下的税银，也不比李狗儿家少。”

“你怎么知道?”那闲人一愣。

“我怎地不知道?”段升龇牙狞笑，“你住在西门纸马巷，陈八开是你老子，你绰号叫绿头苍蝇，是不是?”

“巡拦大爷好眼力，我正是绿头苍蝇。”

“你家欠了九年的匠班银，合起来也有四两多，你知不知道?”

“知道，”绿头苍蝇满不在乎，嬉笑着说，“这笔税银是你衙门定的黑钱，我一个子儿也不会给。”

绿头苍蝇态度梆硬乃是觉得自家占理。且说这匠班银原是在城里头征收的一种差税，凡木匠、瓦匠、漆匠、裁缝、铁匠等一应百工匠户，每年需得向官府交纳税银四钱五分，称为匠班银。此制定于国初，户籍一成不变。中间如果出现了绝户、逃户，则里甲赔付。这样一直强行征收至嘉靖年间，地方司牧里甲叫苦不迭。嘉靖年间，一位御史就匠班银征收之弊病写折上奏朝廷，经多次廷议会商，皇上才恩准变通之法。应征税的匠户不再一成不变，而是十年一审，期间消亡者准予注销。这一小小改革虽不尽善，但留心民瘼者亦额手称快。绿头苍蝇的爷爷是名弹花匠，在上次核定匠户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他儿子陈八开与孙子绿头苍蝇，均无一人再从事弹棉花的职业。但按规定，这十年中他家还必须如数交纳匠班银。陈八开与绿头苍蝇父子凭什么也不肯当这冤大头，就一直抗拒不交。

段升点出绿头苍蝇来，本意是擒贼擒王打折他这根搅屎棍以压群小的气焰，却不料这绿头苍蝇七窍里冒的都是邪气儿，话里带刺竟是比李狗儿还要难缠，段升不由得心里头骂一句：“日你妈的，老子今天非要把你整熄火。”接着问道：

“衙门按朝廷章程收税，你敢说是收黑钱?”

“我爷爷死了九年了，骨头都烂成了灰，你们还要收他的匠班银，不是黑钱又是什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张文明不想为管闲事把自己搅进是非之中，正想开口说几句两面光的话抽身离场，偏这时只见段升嗓门吊起来像打雷似的，吼道：

“你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锁上!”

段升手一挥，几个差役如饿虎扑羊。绿头苍蝇手脚跳窜，竟一下子绕到张文明的身后，他把老太爷当作屏障，戏道：

“税关税关，催命判官，今日横行，明日偏瘫，阔佬大爷，见着就软，逮着百姓，牢底坐穿。”

绿头苍蝇念的本是荆州城中流行多年的民谣。平日里昂头一丈的税差们，焉能受此嘲骂?此时也顾不得什么，蜂拥而上刀棍齐加，绿头苍蝇一见不是势头，把张老太爷朝前一推，自己往后一退，脚底抹油跑得飞快。可怜张老太爷，趔趄一步尚未站稳，头上早挨了税差的一闷棍，额上顿时裂开一条两寸多长的口子。老太爷“啊呀”一声倒在地上，慌得众人俯身一看，只见他头上鲜血如注，已是昏死过去。

玄妙观门前菜市出事时，荆州税关堂官金学曾正在城南铁券巷。两个多月前，金学曾还在户部员外郎任上调查宛平子粒田，为何又突然跑来荆州当上了巡税御史?这里头有一段故事：

开国初年，朝廷在重要通商口岸及南北要冲富庶之地如南京、扬州、苏州、松江、杭州、荆州、大同、德州以及北京近畿通州张家湾等处设立十大税关。这些税关堂官，都由所在州府的佐贰官同知担任。前年，新任户部尚书王国光履职之初，鉴于十大税关征税不力，税政受制于地方不易展布等弊病，就向张居正建议将这十大税关的官员改由户部直接任命，张居正欣然同意。十大税关不但脱离地方政府而单独建制，而且行政级别也提高到四品衙门。税关堂官职衔巡税御史，与知府平级，都身着四品云雁补服。这一改弦更张，效果立竿见影，去年一年，大部分税关昕收税银增幅过半，但也有税关水行旧路不尽人意，一年排榜下来，绩效最差的就是这个荆州税关。

正在大张旗鼓推行财政改革的张居正，看到设在他老家的税关得了个倒数第一，自觉脸上无光，一怒之下，责成王国光把仅仅当了一年的荆州巡税御史撤掉，亲自提名让刚刚结束了宛平子粒田稽查差事的金学曾接任。金学曾赴任之前，张居正专门在内阁接见了他，户部尚书王国光同时在座。张居正对他讲了一番勉励的话，最后叮嘱道：“荆州是不谷的老家，虽不及苏杭松扬等处繁华，但亦是长江边上的重要商埠，要不然国初朝廷设立税关时也不会想到它。多少年来，荆州税关所征银两，总是个中不溜秋，说不上好，但亦不算太坏。自前年税关改制，这荆州竟急转直下，不说和苏杭松扬这几个州比，竟

是比德州大同还要差。别处改制都绩效斐然，为何单单就荆州大掉价?个中必有蹊跷，不可不察。你的前任，如今已撤了，他赴任时信誓旦旦，表示要先察而后行。这一年来，他察了什么，又是如何行的?古人云‘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不幸的是，你这前任恰恰就是饰非惑愚。他遇事不敢作主，整天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穿进穿出会揖讨教，到头来一事无成。我这样说，不是要你到任后专和地方官作对，但所有官员都得各司其职。你的职责就是收税，这差事不好作，由于利益关系，地方官多有掣肘，你如果一味迁就，前怕狼后怕虎，到头来恐怕还是一事无成。我给你一年时间，做好了，我在皇上面前给你请功，做砸了就得革职查办，你可明白了?”张居正一席话恩威并施。金学曾铭记在心，当下就告辞出来去吏部取了关防，雇了一头骡子，离了京城望荆州而来。

不知不觉，金学曾到荆州已一月有余。来的头半个月，他先把荆州城中各衙门堂官拜访了一遍，接着就是清查历年纳税账册。熬了多个通宵，金学曾大致搞清楚了欠税的症结所在，但查归查，若真的摆上桌面儿解决它也断非易事，因此心下忧虑。别人看他不哼不哈，猜想他这是在以静制动。殊不知他是投鼠忌器，狗咬刺猬下不了口。

这一日他起了个绝早，身着便服踱步到了城南铁券巷。在巷口，他问扫街的老汉：“劳驾，远安知县李大人府上何处?”老汉答道：“往里走十几家，门口挂了一盏灯笼的便是。”金学曾前行走了几十步，走到挂了灯笼的门口停下。这房子陈旧，门脸儿也窄，门上朱漆也多有脱落，怎么看都不像是县太爷的府邸。金学曾担心有错，左右一看，唯有这家门头上挂了一盏灯笼。想那扫街老汉也不会诳人，遂上前敲了敲大门，半天无人应声。金学曾见那大门只是虚掩着，便轻轻推开走了进去，大门里是一个天井似的小小院庭，几钵时花一个荼蘼架，倒也收拾得干净利落。紧连着院庭的便是堂屋，金学曾伸头朝那堂屋里一瞄，只见一个身穿七品鸂鶒补服的人跪在地上，头上竟顶了一个铜灯台。旁边椅子上坐了一个妇人，手上拿着一支鸡毛掸子，一看这情景，金学曾忍俊不住，噗哧笑出声来。屋里头的人这才发觉来了人，那妇人提了鸡毛掸子走出门来，把金学曾上下打量了一番，问道：

“你找谁?”

金学曾指了指还跪在那里的人问：“他可是远安县令李大人?”

“就算是吧。”

“我找的就是他。”

“你是谁?”

“我是荆州税关的。”

跪着的人一听这话，赶紧取了头上顶着的灯台站起来，从那妇人身后挤出一张脸来问：

“你可是金大人?”

“正是。”

“哪个金大人?”那妇人问。

“新来的巡税御史。”

“你怎么知道?”

“荆州税关的老人，没有一个咱不认识的，只有这位金大人咱没见过。”

听说来了一个大官，那妇人赶紧放下鸡毛掸子，把金学曾让进屋来坐下，端茶倒水忙乎了一阵子，然后没事儿人一样笑道：

“金大人你先坐着，同咱当家的聊侃聊侃，这大一早，想你也没吃，咱去给你们备下早点来。”

看着那妇人麻利进了内屋，金学曾笑着问：“这位可是嫂夫人?”

“正是。”

“阃政如此之严，李大人门风特别啊!”

面对金学曾善意的嘲笑，李大人倒也不感到难为情，他也自嘲道：“打是亲，骂是爱，咱这老婆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女人。”接着，他就大清早起来头顶灯台一事，向金学曾作了解释：

这李大人叫李顺，保定府人。本是秀才出身，后因家境贫寒难以继续举业，遂在人引荐下来到荆州府衙门当了一名掾吏。这一当就是二十多年，府衙六房书办他样样干过，从钱粮到刑名，一应公务无不烂熟于心。从隆庆三年起，他就被拨到州同知名下帮办税关，依然当了一名管账的师爷。这李顺表面木讷内里心眼儿透亮。堂官们做什么怎么做他从不过问。但若碰到疑难事问他，他不单有问必答，且丁是

丁卯是卯让你疑窦全消。因此，历代堂官对他都甚为器重。也正因如此，前年吏部从属吏中铨选县令，他才能够在湖广道独拔鳌头得以补官，当了远安县令。李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从来不贪不贿。和别的属吏比起来，他的日子就要艰难得多，他这个北方人长到二十岁上还没吃过鱼，到荆州府来第一次吃鱼，他拣了一块鱼肉在嘴里品了半天，才赞叹道："唔，这鱼的味道好，像馍。"这笑话在同僚中广为流传，每逢吃宴上了一道新菜，就有人问他，"李师爷，你看这道菜像不像馍?"李顺也只是一笑了之。按理说，在衙门里奉差也算是体面人，找个老婆应不是难事，但李顺为人谨畏不擅风月，直拖到三十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的乐趣。老婆是一个老私塾先生的女儿，叫瑞芝。先嫁出去给一个老御史做了侍妾，老御史死后，大夫人容不得她把她逐出家门，她这才经人撮合跟了李顺。瑞芝是见过世面的人，总嫌李顺窝囊。她跟李顺结婚时，李顺一年的薪俸只有十二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关，薪俸加了六两，也不过十八两银子，除了这笔正项收入，李顺毫无别的生财之道。看到别人家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自己家里门庭冷落，瑞芝哪能没有怨言?李顺眼见老婆三五年也难得置办一件头面首饰，时兴布样儿也总不能买回家中，心中也甚是过意不去。即便如此，他仍守着一份清正不肯动心思弄不义之财，在税关管理账务，也算是肥缺，隔三差五就有人提着礼盒儿登他的家门寻求通融，他一概拒收。还每每劝诫老婆："奉差受贿就像女人为娼，一经失足断难回头，即便日后'从良'，也终落下话柄，让人瞧不起。"瑞芝虽觉得丈夫愚不可及，但也信奉"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道理，便笑道："礼盒儿你尽管退还，但我跟着你这般受穷，总得有个补偿。""你说如何补偿?"李顺问。瑞芝说："你退一次礼盒儿，就跪下顶一次灯台，咱俩就算扯平了。"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难以接受，但转而一想：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这种事又算得什么．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顶灯台么?遂一咬牙答应了下来。从此，退一次礼盒儿就跪着顶一次灯台。前几天，李顺因公事从远安回到荆州府述职，在家小住，昨儿夜里，又有人登门送礼被他拦了回去。因思着夜深了，夫妻俩还要上床"话别"，瑞芝暂且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起来要回远安县，瑞芝手捏着灯台赶到堂屋里来，嗔道："怎么，想逃?"李顺嘻嘻一笑道："好好好，我且先顶了这铜灯台，再上路不迟。"顶了不大一会儿，正巧被金学曾推门进来撞见。

听了这段故事，金学曾心里头酸酸的。来荆州不久，他就听说过李顺的为人，便想着与他结识，只因李顺住在远安县隔了两百多里路，一时找不着机会。昨天他听说李顺回荆州述职，今儿就要回县，他就起了个绝早，寻到这铁券巷来与李顺见面。此刻堂屋里光线渐亮，他端详这位李顺，四十过半的年纪，大概小时候挨饿多了，故身材矮小，全然不像个北方之人，尖下巴颏上一绺胡须也是稀稀疏疏的，只一双眼睛不浮不肿，透出的光芒深沉有力。心里头对他生了几分敬意，言道：

“李大人，愚职一到荆州就听说你的大名，早想结识你。”

李顺对这位金学曾也不陌生，他斗蟋蟀赢一万两银子捐给国库以及去礼部查账等事都上了邸报，最近一期邸报上，还登了他去宛平县稽查子粒田得到李太后嘉奖的事，算是官场上的闻人，只是不知他为何大清早登门拜访，便回道：

“下官是个懵懂人，总免不了闹笑话，金大人这早跑来，不知有何事承教?”

金学曾说：“实不相瞒，是为税关的事。”

“税关的事?”李顺眼珠子咕噜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在账房里，可查出什么蹊跷来了?”

“查是查出了一些，”金学曾说着就从袖笼里摸出几张纸来，递给李顺说，“你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情况。”

李顺接过翻了翻，上面密密麻麻都是姓名，挂寄在诸如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匠班税等各种税种之下，张三欠几两几钱李四欠几两几钱都标得清楚明自。底下汇总了一个数字：历年积欠总额叁拾贰万肆仟柒佰余两。

李顺把清单还给金学曾，说道：“金大人不愧是查账高手，把税关的一本乱账都理顺了，就这一点，你就比你的前任要强。”

金学曾听出李顺话中有话，问道：“我的前任来时，你还在税关管账?”

“刚办完移交，税关就改制了，所以没有和新来的巡税御史大人见上面。”

“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

“请讲。”

“你在税关管了三年账，为何从来没想到要把账清理一下?”

“我一个属吏有多大的胆子，敢冒这个险?”李顺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何况，你就是把账查清楚了，又济什么事?”

“你是说……”

“金大人，你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从邸报上都看到了，你实心为朝廷办事，不掺一点私心杂念，下官非常钦佩，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来荆州当这个巡税御史。”

“这是为何?”

“荆州税关去年征税在十大税关中倒数第一，巡税御史撤职，这个邸报上都登了。金大人，你难道就没有想到，你的前任为何落到这个下场?”

“我怎么没想到，”金学曾沉下脸来，皱着眉头说道，“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要想做点事，却是比京城里头还费周折。”

“不然，怎么叫庙小妖风盛，池浅王八多?”李顺说着苦笑了起来，“金大人，及早打退堂鼓吧。”

“这怎么成，我向首辅大人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

见金学曾较起真来，李顺心里头暗暗高兴。在税关三年，他对其中的黑幕已是摸得清清楚楚，只是苦于自己人微言轻无法处置，他一直盼着有人来捅这个马蜂窝。但为了谨慎起见，他故意泼冷水：

“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者，荆州税关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赌这口气呢?”

金学曾见李顺一味推诿不肯道出真情，心里头一急，竟身子一挺，大声叫道：

“李顺!”

“下官在。”

李顺猝不及防嚇得身子一颤，几欲跪下，金学曾指着他的鼻子斥道：

“本官今天来，是向你稽查税关欠税之事，你若再不配合，本官就上折子参你。”

李顺一听这话，反而满不在乎地笑了起来，答道：“要参就参。”说罢一拂袖子抽身要走。

金学曾赶紧把他扯住，问道：“话没说完，你怎么能走?”

“你不是要参我么?”

“那是一时的气话，”金学曾咧嘴一笑，顺手拿起那只铜灯台，晃了晃说，“李大人，你若再不肯指点迷津，本官也要跪灯台了。”

金学曾说罢，真的朝地上一跪，把那只铜灯台顶到头上，李顺正说上前拉他，赶巧儿他老婆这时候从里屋一步跨了出来，看到这情形，顿时笑得前仰后合。

“你捡到银饼子了，这么开心!”李顺朝老婆吼道，看到老婆这样不顾体面，他着实恼了。

金学曾这时已从地上爬起来，高举那只铜灯台对瑞芝说：“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跪着顶灯台专治偏头痛，我正好也有偏头痛的毛病，故跟着李大人学这偏方。”

“什么，治偏头痛?”瑞芝一愣，问丈夫，“是你说的?”

“是呀，这不是你家的祖传秘方么?”李顺没好气应了一声，又问，“早膳可弄好?”

“好了，金大人，请去餐厅随便用点。”

金学曾早已是饥肠辘辘，随李顺去餐厅吃了一碗葱花油面，吃完回到客堂坐下，李顺正色说道：

“金大人，你既下决心捅这个马蜂窝，下官送你三句话。”

“在下承教。”金学曾挪了挪凳儿。

“第一句话，打蛇不要被蛇咬。”见金学曾愣怔，李顺解释道，“税关里的巡拦承差，大部分屁股底下坐的有屎，你若翻老账，这些人要么打横炮搅你的局，要么使绊子制造麻烦。”

“在下记住了，第二句话呢?”

“荆州真正的逃税漏税，并不在什么田赋银和匠班银这些常设科目上，这些税牵涉千家万户，朝廷额有定规，想逃也不容易。再说，此

中税制多有不合情理之处，官府逼收，苦的是老百姓。”

“依你说，真正的逃税漏税在哪里?”

“榷场税。”

凡官府专控物品指定交易者，称为榷场，真正的大宗利润都产自榷场商贾，因此，这税关也称为榷关。金学曾一直对榷商逃税心存怀疑，但几个月查下来却不见一点蛛丝马迹，李顺一提，金学曾叹道:

“在下知道榷场猫腻甚大，但账上却查不出来。”

“如果账上查得出来，你的前任也不会被革职了。我送你第二句话，要查账外账。”

“账外账，”金学曾眼睛一亮，问，“上哪儿查去?”

“查榷商的来往账目，”李顺沉吟了一下，又道，“常言道，十商九奸，商贾之至奸者，莫过于勾结官府。你金大人名声在外，恐怕还没到荆州，这些榷商们就早有防范了。”

“谢谢李大人指点，我金某就是钻天入地，也要设法查出一个账外账来：”

“好，但愿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李顺也兴奋起来，“再说第三句话，不过，下官先得申明，这件事你可做可不做。”

“做何事?”

“牵住牛鼻子。”

“牛鼻子，”金学曾咂摸了半天，又问，“谁是牛鼻子?”李顺并不直接回答，而是四下里瞧瞧看清了无人偷听，这才压低声音问道:

“金大人，你知道荆州城中最大的偷税户是谁?”

“是谁?”

“是当今首辅大人的令尊。”

“你是说张老太爷?”

“正是。”李顺的口气不容置疑，“隆庆二年，当时的江陵知县赵谦把长江边上一片无人认领的荒田作为礼物送给张文明，这片荒田有一千二百亩，张老太爷得了这块田，只收谷米不交赋税，也不摊丁，这是多大的一块肥肉哇。”

金学曾倒吸一口冷气，愣了半天，才喃喃自语道：“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他的身上。”

“怎么，为难吧?”

“是。”金学曾点头承认。

李顺摇摇头，说道：“你一进咱家，咱就劝你找门路回京城，为的就是这层。你想想，首辅家里的事，谁敢乱插手，太岁头上动土，那后果是什么?话又说回来，若真的把张老太爷这块骨头啃动了，其他的难题儿，还不是小菜一碟?”

李顺的话句句在理，金学曾不住地点头，这时候大门外有人高喊：

“这里可是李大人的家。”

“正是。”李顺起身答道。

只见一个人气喘吁吁跨进门来，焦急地问：“请问李大人，金大人在不在贵府上?”

金学曾认出是税关承差，

承差一见他，连忙禀道：人把张老太爷打得血流满面，连忙踅出客堂，问：“你有何事?”

“金大人，出了大事了。咱税关的当街昏死了过去。”

“什么?哪个张老太爷?”

“就是首辅的令尊大人。”

金学曾闻讯大惊，朝李顺匆匆拱一拱手，飞也似地随着承差跑去了。

第十一回 赵知府蝎心施毒计宋师爷巧舌诳冤囚

张文明被税关差人乱棍打成重伤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荆州城。第一个赶到大学士府来看望的，是荆州知府赵谦。他惶惶如丧家之犬赶到张老太爷的床前，看到老太爷头上包扎着的白绫尚有血丝渗出，顿时就抹起眼泪来："哎哟哟，老太爷，你痛得很吧?"

张文明敷了金枪药，火辣辣的痛已是止住了，只是血流得多了点，脑子昏沉周身酸软无力。他靠在垫高了的枕头上，哼哼唧唧答道："郎中看过，只伤着皮肉，静养几天就会好的。"

"老太爷，你可不能这么说，堂堂首辅大人的高堂竟挨了承差的闷棍儿，国朝两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棍子打在您老头上，我的心里头也好像被人剜了一刀。"赵谦一副伤心的样子，接着又吊起嗓门，跺脚骂道，"金学曾真是吃了豹子胆，竟敢唆使差人对您下此毒手，这一回，我饶不了他!"

张文明摇摇头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赵谦鼻子一哼，不以为然地说："老太爷呀，你再慈悲为怀，也不能学东郭先生哪。"

"唔，唔?"

"您难道还没看清，金学曾是一匹中山狼!"赵谦满脸怒气，一个劲儿地煽呼，"平常他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其实，他满肚子杂碎，坏得很哪!依咱说，干脆利用这件事，把这姓金的赶出荆州!"

"赶他走?"张文明一愣，觑着赵谦，嗔道，"为什么要赶他走?"

赵谦半跪半蹲地趴在床前，撺掇着说："老太爷你还没估透?这姓金的打来荆州城那一天起，就一天到晚鬼鬼祟祟的，所作所为，都是冲着您和我来的。"

"这，不会吧?"张文明狐疑地说，"他可是咱叔大亲自挑选来的。"

"嗨，有什么不会，愚职方才说过他是匹中山狼，逮着谁咬谁，首辅大人器重他，是没看清他这副德性。"

赵谦阴一句阳一句煽风点火，数落了金学曾一大堆的不是，倒把张老太爷弄得没了主意。这话从别人口中说出，他并不会太在意，但

赵谦如此说，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重视了。这赵谦与张老太爷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为何又如此痛恨金学曾?说起来却是有一段隐情：

隆庆二年的时候，赵谦尚在江陵县令任上。境内长江改道，淤出一片荒田约有一千二百多亩，赵谦利用县衙名义招了一些流民前往耕种。两年过去，那片田已被培植成上等沃土。那年七月间，赵谦借口游海子湖赏荷花，把张老太爷请出大学士府。赏荷归来途中，在那一大片田亩跟前落下轿子，赵谦指着眼前这一片已抹了青籽儿的稻田，问张文明："老太爷，您觉着这片稻田怎么样?"张文明看着和风吹拂下的青青稻浪，随口答道："好哇，这可是上等的好田。"赵谦爽快地说："老太爷既然喜欢，这块田就送给您了。""送给我?"张文明一惊，问，"这田是谁的?"赵谦道：

"荒田，现由咱县衙暂管。"张文明一听连忙摇头答道："既然是县衙管着的，那就是官田，我怎敢要。"赵谦察颜观色，试探着说："只要老太爷肯赏脸收下，下官就帮你办妥一应手续，把这田过继到您的名下。"张文明迟疑了一下，不免兴奋起来，也顾不得毒日头晒人，竟绕着那一块田亩走了一圈，然后担心地问："拿下这块田，会不会犯事儿?"赵谦大包大揽回道："犯啥事儿?下官想好了，这是你家的祖业田，被水淹了几年，现水退泥现，合该归还。"说着就从衣袖里抽出早已办好的田契，恭恭敬敬送到张老太爷手上，原来他早就办好了这件事。张老太爷意外获得这价值上万两银子的田产，实乃大喜过望，从此对赵谦刮目相看。第二年，由于他写信向儿子极力举荐，赵谦升任荆州府同知，专管税关，这算是对赵谦奉送田产的回报。自得了这一肥缺，赵谦对张老太爷感激涕零，心里头也就越发相信"有钱能使鬼推磨"是人间至理。

自主政税关以后，赵谦真正开始了他一脚踏金一脚踏银的宦海生涯。他生性贪啬，在江陵县令任上，过手的银钱太少，想贪墨也弄不到多大甜头。再加上那时他还在打垫铺底寻靠山，行事还守几分本分。到了税关却不同，一来他觉得自己多年媳妇熬成婆，是该索取回报的时候了，二来这税关银钱进出像大河里淌水。仅榷场交易税一项，就有多少油水可捞?赵谦自恃有张老太爷这个大后台，大小事情有恃无恐，上任不到半年，家中的门槛几乎被大小商贾们踏破了，这些商人都是挖窟窿生蛆的主儿，为了逃税，什么样的事情干不出来?那些

时究竟在他家中做成了多少笔肮脏的交易，只有天知道。可是好景不长，他管了两年税关之后，户部一道咨文下来，把税关收为部属，主关的巡税御史改由户部直接任命。赵谦本想再请张老太爷出面找张居正求情继续留任，怎奈户部尚书王国光早就作出议决，全国十大税关的老堂官一个不留，咨文下达之日，新任命的十大巡税御史姓名都上了邸报。不过张居正还是给了家父的面子，将赵谦官升一级，改授荆州知府。以往税关隶属知府衙门管辖，如今却与荆州知府平级，都是四品衙门，这种改变冲消了赵谦升官的喜悦。以往坐在税关衙门值房里，他的感觉是坐在金铺里。如今坐在府衙的正位上，权力虽然大了，但过手的银钱却少了许多，因此心下常常怏怏不乐。所以，当新任巡税御史李大人前来荆州与他交接，半是敷衍半含诚意向他这位前任讨教时，他竟毫不客气地向那位李大人送了四字机宜："无为而治"。李大人在户部当了多年的郎官，税政之事无一不通透。但此人从来没有做过独当一面的大事，因此儒雅有余而霸气不足，是非曲直心中有数，摆上桌面却怕得罪人。他一到荆州，就知道赵谦是张老太爷的第一号座上宾，各衙门的人都对他敬畏三分。知道这个背景，李大人虽然对赵谦的霸道心下不满，却也不敢分庭抗礼捋他的"虎须"。再加上这赵谦虽然盛气凌人，对这位李大人却还算礼敬。来的头一个月，几乎天天都有饭局请他。赵谦只是牵头，轮流做东的都是荆州城中有头有脸的富商巨贾。珍馐海馔美酒琼浆，把个李大人嘴都吃麻了，胃气滞胀老长时间也消不下去。连续这么吃下去，李大人总算明白了"无为而治"的含义。他情知自己斗不过赵谦，索性就当一个吃喝玩乐逍遥自在的散仙，一年以后，终落得个革职回籍的下场。

当接任的金学曾来到荆州时，赵谦本想如法炮制，但碍于金学曾是首辅跟前的红人，正扯着顺风旗，加之他在京城做的那些事情都是揭短参邪，因此不敢贸然行事。那一日，金学曾例行公事前来府衙拜会，赵谦特意换了一件半新不旧的官袍走到廨房与他相见。行过礼后分宾主坐定，约略寒暄，接着说起公务，金学曾实心实意想得到帮助，赵谦却一味地打哈哈王顾左右而言它，金学曾心里头老大不高兴，讪讪问道：

"听说我的前任李大人来，赵大人赠给他'无为而治'四个字，愚职此次到任，不知赵大人又有何真言相送。"

赵谦听出金学曾话含嘲讽，便反唇讥道：“金大人，你前程远大，焉用本官提醒。”

“前程远大，就不会从北京跑到荆州来了，”金学曾一笑，又道，“愚职到荆州的第二天，就去看了那座大学士牌坊，听说是赵大人倡议修建的，功德无量啊!”赵谦脸色一红。自宋师爷去北京带回消息，说首辅大人要拆毁这座牌坊时，这事儿就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现在听到金学曾的奚落，他回道：

“湖广官员以及荆州地方百姓，莫不都以首辅为荣。本官此举，乃是顺应官心民心，难道做错了么?”

“愚职并没有说你做错，作为首辅家乡的父母官，赵大人可是行事有方啊!”

话不投机，赵谦干脆不搭腔。金学曾起身告辞，赵谦又假意挽留，说道：

“都午时了，金大人若不嫌弃，就在衙中膳房里吃顿便饭。”

“也好，那就叨扰一顿，”金学曾心想在饭桌上摸摸情况，竟不推辞，笑道，“下官蹭饭吃，在京城里出了名的。”

赵谦命衙役备下四菜一汤，那四道菜是：一小碟花生米，一盘子炒茼蒿，四块酱干子，一碗蒜苗炒鳝鱼算是荤菜，汤是神仙汤——一钵子放了盐的清水，撒了点葱花，旋了些蛋花。那饭的颜色黄得像痨病人的脸，原是发了霉的糙米煮成的。一看这饭菜，金学曾就知道赵谦故意整他，此前他已听说前任李大人上任伊始，就被赵谦拉进醉乡，天天泡在酒缸里，大盘海碗吃出了胃胀。如今对他这般接待，说明赵谦对他不仅心生芥蒂，而是要成心作对了。此时他也不计较，自添了一大碗，津津有昧地吃起来。倒是陪吃的赵谦自己消受不下，一粒一粒往嘴里挑，像吃药似地，金学曾看在眼里，一边大嚼，一边笑道：

“赵大人，你这荆州府衙门的糙米饭，真正称得上天下第一美味啊!好吃，好吃!”

赵谦看到金学曾狼吞虎咽的样子，心想这家伙怎么像头猪，嘴里却说：

“金大人，咱衙门里头平常就这膳食儿，很多人吃不惯，没想到倒对上了你的胃口。”

“赵大人，看你这身旧官袍，又品尝了你的衙门饭，下官心里头佩服，你是个难得的清官啊!”

“食俸之人，司牧地方，焉敢忘吐哺之心，不才所为，仅守官箴而已。”赵谦说的虽是假话，却一脸庄重。

“这糙米饭已表现了赵大人的官箴，”金学曾扒尽碗中的最后一颗饭，打着饱嗝说，“去年秋上，下官写了一首十字歌，也算是官箴了。”

“啊，请金大人念给咱听听。”

“好，你听着。”金学曾不假思索，随口念道，“一肚子坏水儿，二眼泡儿酸气，三顿发霉的糙米饭，四品吊儿郎当官，五毒不沾，六亲不认，七星高照走大运，八面玲珑咱不会，九转真丹是惩贪，十面埋伏谁怕它。”

金学曾一板一眼念下来，非韵非诗的一段文，竟被他念得铿锵有力。赵谦仔细听来，感到字字都有玄机，暗自忖道：“什么去年秋天写下的，明明是这歪才现编的，他这是向我宣战呢。”心里头毛焦火辣，嘴里却哈哈笑道：“金大人的官箴，大有孤臣风范，下官敬佩，敬佩。”

经过这一回合，两人生下了龃龉。赵谦认定金学曾是个鬼难缠，已是十二分的防范；金学曾则相信“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古训，断不肯与赵谦互通声气。过不多久，金学曾就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一来荆州税关现有的吏员，多半都是赵谦招进的部羽，他上午在衙门里讲一句话，足不出户坐在府衙的赵谦下午就知道；二来赵谦是一府之长，手上掌握着地方上民政司法大权，税关虽也是四品衙门，毕竟是户部派出机构，行事若得不到府衙配合，也是寸步难行。凭自己的直觉与经验，金学曾断定赵谦在税关主政时一定会有贪墨行为，但税关的账上，竟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

就在双方暗中较劲儿时，突然发生了张老太爷挨打的事件，正一门心思琢磨着如何整垮金学曾的赵谦，乍一听这个消息，立刻感到这是天赐良机，于是匆匆登轿，赶来大学士府中探望。明里是探视张老

太爷的伤势，暗中却是想说服老太爷，借此机会向儿子张居正告金学曾的刁状。

眼看张老太爷躺在床上迷糊了，赵谦却赖在房间里不走。这当儿，张文明的老伴太夫人踅进房来，对枯坐着的赵谦说：

“赵大人，老太爷的伤势稳住了，谅不会有事，府衙里有不少公务，你先回去吧。”

赵谦一脸苦相，以下辈的口吻恭敬答道：

“老太爷出了这大的事情，咱怎能一走了之。首辅大人又不在跟前，咱就代表他，略尽人子之情。”

几句话说得诚恳，太夫人也不好再赶他，自回房歇息了。差不多过了小半个时辰，张老太爷才悠悠醒来，赵谦从丫环手中接过揪干了的热面巾替老太爷擦拭额头，殷勤问道：

“老太爷，这会儿感觉如何?”

“脑壳晕沉沉的。”张文明有气无力回答。

“皮肉再痛也不打紧，怕就怕颅内有伤。”赵谦关切说道，“咱府衙里有位刑名师爷善于验伤，要不，咱叫他来验验?”

张老太爷仍惦记着刚才的话题儿，问道：“赵谦，你说金学曾想整你，可有证据?”

赵谦一拧眉毛，加重语气说道：

“老太爷，不光是整我，还有您哪!”

“我，他为何要整我?”张老太爷不大相信。

“就为那块田。”赵谦为了打消老太爷的怀疑，竟不惜说谎，“听说金学曾来荆州不到半个月，就偷偷摸摸调查那块田的事。”

“真的?”

张老太爷一惊，欠欠身子想坐起来，赵谦赶紧上前替他把背垫垫高一些，答道：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税关衙门上上下下，到处都是我的耳报神，他金学曾做啥事都瞒不过我。”

“他想怎么做?”

“第一，他想绕过内阁，直接向皇上奏本，说您侵占官田。第二，这块田至今隐匿不报，五年下来，少缴了大笔赋税，应一体追缴。”

“这是啥时候儿的事情?”

“鄙职方才说过，金学曾来荆州半个月就开始查访了。”

张文明脸色大变，出气也不匀了，沉默了一会儿，他瞅了赵谦一眼，埋怨道：

“这么重要的事，你为何现在才说?”

“鄙职怕惹老太爷生气。”赵谦见老太爷变了脸色，心里偷偷高兴，趁势又补了一句，“这个金学曾，比蝎子还毒。”

张老太爷忘了头痛，瞪着赵谦，埋怨道：

“你当初送我这块官田时，不是说万无一失么?”

“唉，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赵谦恨恨地说，“金学曾铁下心来要在荆州挖地三尺，鄙职有何办法。”

张文明这才感到事态的严重，他两眼无神地盯着床顶，仿佛在自言自语：

“如此说来，这金学曾真是一匹中山狼了。”

“不单是中山狼，而且正在发情!”赵谦咬牙切齿露出一副恶相，尽自咒道，“一粒老鼠屎，打坏一锅粥。金学曾一来，荆州就休想平静。”

“那，你说怎么办?”

“鄙职倒是有个主意，可以叫他金学曾身败名裂，灰溜溜滚出荆州，”赵谦说着把脑袋凑到张老太爷耳边低声说，“只是此事，尚须张老太爷鼎力相助。”

“怎么做，你说!”

见张老太爷已是完全上了圈套，赵谦赶紧道出自己的主意：

“第一，老太爷千万不要说自己伤得不重，就躺在这床上，不要见任何人。”

“这是为何?”

“你越是伤得严重，金学曾越是脱不了干系。干脆说你病危更好，首辅大人是个孝子，一听这消息，对金学曾就不会轻饶。”

张文明盯着他，又问道：“第二呢?”

“鄙职让人去动员那些被承差围殴或打伤的税户，联名给府衙以及湖广道抚按两院上民本诉状，告荆州税关无视皇恩，私开刑宪。北京部院大臣中，有不少湖广籍人士，这些民本诉状也务必送到他们手上。宦游之人，谁无乡情?像王之诰、李幼滋等股肱大臣，都是首辅大人的莫逆之交，若告状税户得到他们的同情，他们再转达于首辅，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

“此举甚好，还有呢?”

“这第三条也很紧要，因围殴事件发生在江陵城内，鄙职准备回去找来江陵县令，责成他就此事写一道折子急奏皇上，一申民意，二劾税官暴虐。”

“这样也很好。”张文明觉得赵谦思考已很缜密，想了想，又补充道，“我也可以给叔大写封信，讲讲这事儿。”

“老太爷若能亲自出面，这事儿就有十成把握。”赵谦兴奋地说，“各方一齐行动，叫他金学曾四面楚歌。”

张老太爷想了想，又担心地问：“如果金学曾一意孤行，硬要把那块田的事儿捅出去怎么办?”

“咱们下手早，他往哪儿捅去。再说，首辅大人总不会向着他吧。”

“不要把叔大扯进来，那块田的事儿，他不知道。”

“这也不打紧，”赵谦胸有成竹言道，“这种事情，就是首辅大人知道了，未必还要抹下脸来和老太爷过不去?”

张文明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言道：

“我只嘱咐你一句，万不可节外生枝。”

“老太爷放心，一应事体晚辈亲手处置，管保万无一失。”

说到这里，赵谦起身告辞，刚站起身来，忽有家人来禀报：“老太爷，荆州税关金大人求见。”

“金学曾，他来干什么?”张老太爷问。

“他说，他来负荆请罪。”

“他人呢?”

“已坐在轿厅里。”

见张老太爷神色犹豫，赵谦赶紧插话：“老太爷，您千万不能见他。”

张文明点点头，气鼓鼓地对家人说：“你去回他，不见!”

天煞黑，一个头戴程子巾身着深蓝梭子布直裰的半老头子走进了荆州府大牢，在狱卒带领下，他穿过长长的甬道，在稍稍靠后的一间牢房门口停了下来。早晨在玄妙观门前滋事的李狗儿和绿头苍蝇二人被税关巡差当街拿了关进州府大牢。对于抗税之人，税关有权拘拿，但税关不设刑狱，所拘人犯只能放到州府大牢羁押：因为连累张老太爷受伤，这二人一押进大牢就受到皮肉之苦——打他们的不是税差，却是看守大牢的狱卒。绿头苍蝇犯刁，还被狱卒用了一回拶子，十个指头被夹得鲜血淋漓。狱卒打开牢门，陪半老头子走了进去，房子内黑黢黢的连人影儿都看不见，狱卒点亮了随身带来的竹架捻子灯，这才看见二位囚犯半躺在霉味呛人的稻草堆上，狱卒朝他们吼道：

“起来坐好，这位宋大人，是府衙的刑名师爷，专门来看你们的。”

“看我们，哼，”绿头苍蝇本想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句话，但究竟不敢说出口，只是咕哝道，“有什么好看的。”

宋师爷是赵谦的心腹，一肚子坏主意，但两位囚犯并不知他的来头，出于本能，都用充满敌意的眼光看着他。宋师爷佯装没看见，也不似狱卒这么凶，而是一脸和气说道：“有些事公堂上不便问，想来这里找你们聊聊。”

“聊聊也可得。”绿头苍蝇是个打不怕的角色，这会儿见宋师爷面善，不似来找岔子的，便又出难题说，“你先得给咱们弄点吃的。”

“晚饭不是吃过了吗?”站在门边的狱卒白了绿头苍蝇一眼，没好气地说。

“那也叫晚饭?”绿头苍蝇眼珠子一翻，开口就噎人，“一勺子饭倒有半勺沙子，一瓢菜是空了心的老菜薹，猪都不吃。”

狱卒脸一横又要发作，宋师爷把他拦住，从身上搜出一点碎银递到他手上，说：“你去街上买几样菜筛一壶酒来。”

狱卒接过碎银悻悻而去，宋师爷将就着也在烂稻草上落坐，问绿头苍蝇：

“你叫什么?”

“陈大毛。”

“为何人们叫你绿头苍蝇?”

“我这人好管闲事，街坊一帮促狭鬼，就说我像夏日里的绿头苍蝇，见什么都想叮一口。”

宋师爷又问李狗儿：“今天早晨，你和税关的差役是怎么打起来的?”

李狗儿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宋师爷听了又问：“把你们关进来，你们是服还是不服?”

“不服!”

陈大毛忘了自己手指头被拶伤，一拳擂在墙上，顿时疼得“哎哟哎哟”乱叫。宋师爷示意他安静，问道：

“段升是税关的巡拦，你们怎敢和他作对?”

“他当了巡拦官又怎么的?我看他姓段的也不是什么盛德君子。”

陈大毛愤愤不平，口无遮拦骂了起来。李狗儿毕竟是乡下人，只拘谨地坐在一边，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这当儿狱卒买了几件卤菜打了一壶酒进来，就摆在地上，宋师爷让他们将就着吃些。两位囚犯一时狼吞虎咽，空不出嘴来说话。不消片刻，那壶酒就被喝得一滴不剩。陈大毛几杯酒下肚，越发肆无忌惮了，伸出脏兮兮的手指头，指着宋师爷问：

“宋师爷，兔子是狗赶出来的，话是酒赶出来的，你这衙门里的尊贵人，为何要进大牢来请我们喝酒，该不是明天要割我们的头吧。”

“要割你们的头真还有理由，”宋师爷说话的口气始终不阴不阳，“你们知道，张老太爷现在咋样了吗?”

“咋样了?”李狗儿紧张地问。

“至今还在昏迷着没醒过来呢。”

“该不会……”陈大毛把剩下的半句话咽了回去，接着就是几个响亮的酒嗝。

“你想说该不会死吧，是不是?”宋师爷捅出了陈大毛的担心，揶揄道，“你这只绿头苍蝇，这一回闯了大祸了。”

“又不是我打的。”陈大毛心虚地争辩。

“你若不躲在张老太爷背后，他能挨这一棒?告诉你吧，张老太爷若真有个三长两短，第一个绑赴市曹斩首的肯定是你。”

陈大毛一咬牙，狠心说道：“斩首就斩首，我认了。”

“我呢?”李狗儿怯生生地问。

“事情是你引起来的，治起罪来，你也不能轻饶。”

宋师爷连诳带唬，把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个人弄得六神无主，已是十分的沮丧。宋师爷见他们心绪全乱，又收口说道：

“不过，事在人为，二位要想保命，也还是有主意可寻。”

“有何主意?”陈大毛眼睛一亮，忽然一拍脑壳，“哎呀我差点忘了，方才禁子大爷说你是荆州府衙的刑名，只要大人您肯开恩搭救，我陈大毛就能逢凶化吉。”

“我来这里，就是想帮你们。”

“多谢宋大人。”

陈大毛说着就要趴下磕头，李狗儿把他一拦，狐疑地问：“宋大人，你真能救下咱们?”

“能!”

“你说个价儿?”

“什么价儿?”宋师爷糊涂了。

“银子呀，”李狗儿说，“俗话说县里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宋师爷好心救人，上下打点都要银钱开路……”

“不不不，李狗儿你听我说……”

“你让我把话说完，”李狗儿不肯让宋师爷打断话头，继续说道，“宋大人，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我李狗儿穷得只剩屁股搭两胯，连八两银子的欠税都交不起，哪里还付得出人情钱，要救，你救绿头苍蝇吧，我免了。”

陈大毛一听，也连忙接嘴：“对呀，我家欠下四两多匠班银，也有得钱还，我也不用救了。”

两人脖子一缩，复又哭丧起脸来。宋师爷瞧他们那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正色说道：

“在你们眼中，衙门中人都是只认银钱不认理的歹人。今天，我宋某偏要对你们说，我铁心援救你们，不收你们一个铜板。”

“啊?”

陈大毛与李狗儿一齐抬起头来，惊愕得合不拢嘴。宋师爷示意狱卒出去把风，接着说道：

“你们两人要想开脱罪责洗清自己，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反告税关。”

“反告税关?”陈大毛一咂舌头，摇头嗟叹道，“我们欠税不缴已是理亏，再反告上去，岂不是罪加一等?”

“此话差矣，”宋师爷啐了一口，回道，“段升早上在玄妙观前怎么说的?说你陈大毛家欠下九年的匠班银，你李狗累年积欠的田赋也只是八两多银子，你们何曾抗税，只是连年遭灾无银可交而已，段升当街拘拿你们，是欺侮小民，擅作威福。”

“这倒也是，但皇上远在北京，我们这江陵县还不是衙门说了算。”李狗儿叹道。

“衙门都是替皇上办事儿的，违背圣意就叫抗旨，按《大明律》，凡抗旨者一律严惩不贷。”

“理是这么个理儿，”李狗儿不相信世间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又道，“皇上就一个人，哪管得了天下许多事情，自古官官相护，老百姓告官，还不等于麻雀告天，有何用呢?”

“李狗儿的话有几分道理，”宋师爷说，“但这次情形大不一样，咱荆州城中大小衙门十几个。除了荆州税关，其它衙门的堂官，都为你们抱屈哪。”

“真的?”陈大毛又是一惊，双脚跳着地上的稻草。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啊——嚏!”跳动的稻草霉味上冲，呛得宋师爷喷出一挂鼻涕，他揪着朝地上一摔，不好意思地笑笑，又接着说，“咱们荆州府里坐纛儿的赵大人，江陵县衙里坐纛儿的罗大人．还有省上按院派驻荆南的按台孙大人，都觉得你们冤屈．”

“这么多大官都说我们冤屈，为何还要对我们用刑，你看，我这双手被拶成啥样儿。”

陈大毛伸出双手让宋师爷看，宋师爷就着如豆灯光细看，只见十根指头上下各拶了一次，虽不是很重——若是重，早就卡巴卡巴断了——但也夹开了皮肉，鲜血淋漓，深创见骨。宋师爷心下清楚，这是狱卒对初来人犯常用的酷刑，但他不肯认这个账，只愤愤说道：

“税关的人，一个个都似活阎王，犯在他们手上，不丢命也得脱层皮。所以你们两个一定要告他们。”

“告荆州税关?”

“对。”

“点不点那个段升的名?”

“他是当事人，怎能不点。”

“往哪儿告呢?”

“你们就朝荆州府衙和省抚按两院告，状子一式写它一二十份，凡湖广道及荆州见衙门一份。另外，还寄一份给京城都察院。”

“这些衙门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

“你们写好状子，让家人带上到府衙击鼓鸣冤，府衙帮你们送出去。”

“狗儿，你识字不?”陈大毛问。

李狗儿摇摇头，陈大毛看看自己一双皮开肉绽的手，苦笑着说：

“我倒是念了两年的书，但几个字儿写出来像是鸡脚扒的，何况这手已是不能握笔了。”

“你不必担心，”宋师爷从袖子里抽出两张纸来，递给陈大毛说，“本师爷虑着这一层，已替你们把状子拟好了。”

陈大毛看了看，倒有一半字不认得，只得退回给宋师爷，典见着脸说：

“还请师爷大人念给我们听听。”

宋师爷也不推辞，把那两张纸的状子从头到尾细念了一遍。开头一段说的是玄妙观前事情发生经过，第二段备细说了荆州税关如何无视皇恩国法，强征皇上已颁旨减免之赋税，如今已是激起江陵县百姓

的众怒。告的虽是段升，但字里行间关键处都捎上了荆州税关的主政。最后一段，是宋师爷的得意之作，他摇头晃脑念道：

江陵县乃当今首辅之故乡，更是皇恩荫披之厚土。怎奈荆州税关衙门苟挟权势，惟殖己私。朝廷明诏，蠲免钱赋，税关却越权征税，盘剥小民；横征暴敛，百无忌惮。己虽日昌，民则日瘁；己虽日欢，民则日怨。欺我等蚩蚩之氓，昧于刑宪。故多方刁难，棍棒相加。古今善政，对牧下治民，恒宽缓而不促迫，恒哀矜而不忿疾。为何荆州税关巡拦段升反其道而行之。万望荆州府衙及省抚按两院青天大老爷为我等小民伸冤，纠弹不法．以伸正义。江陵县乡民陈某某李某某具名跪奏。

宋师爷念完，本以为两位囚犯会为之喝彩，放下纸来，却见陈大毛眉心里蹙起老大的疙瘩。

“咦，你这是怎么啦?”宋师爷不解地问。

陈大毛恭维着答道：“宋师爷才高八斗，这状子写得锦绣，只是这末尾一段，太过文绉绉了。落款是我和李狗儿，我们两个大苕如何做得出这样花团锦簇的文章?因此，恕小人鲁莽，我想斗胆改一改。”

见陈大毛挑剔，宋师爷心中不快，回道：“你想怎样改，说给咱听听。”

“收尾的几句话，应该这样，”陈大毛想了想，念道，“我陈大毛与李狗儿，实在冤屈得很，我们两家欠税是真，但从来就不赖账，只是人穷志短，一时还他不起。但偌大江陵城，欠税的何止我们两家，越是大官家大富户欠的越多，为何不去逼迫他们，反而要对我们丁民小户大刑侍候?说穿了，荆州税关是狗眼看人低。大官家他不敢逼，逼了就自断前程；大富户他不能欺，欺了就断财路……”

陈大毛越念越气，竟站了起来如同演讲，宋师爷见他越说越离谱，连忙打断他的话头：

“行了行了，你那样结尾，岂不是一竹篙打一船人?何况行文也不合状纸的规矩。”

陈大毛不服，犟嘴道：“只有这样才解气呀，李狗儿，你说是不是?”

“是，但宋大人讲的衙门规矩我确实不懂，可别为了解气把事儿办砸了。”

“李狗儿才是明白人。”宋师爷拿班做势赞赏一句，接着摸出一匣印泥，说道，“我这辈子帮人写状子上千，没有一份出过差错，你们现在就在这状纸上按手印儿。”

两人刚把手伸进印泥匣中，只见那狱卒急匆匆进来，向宋师爷禀道：

“他们来了。”

“谁?”

“荆州税关的主簿张大人。”

“他来干什么?”

狱卒指着陈大毛和李狗儿，“来提他们两个。”

“真他娘的冤家路窄，”宋师爷小声咕哝了一句，又道，“你俩快按手印儿。”

陈大毛与李狗儿刚把手印按完，宋师爷像收宝贝似地赶紧把状纸折叠起来塞进袖笼，然后一脚跨出牢门，回头吩咐道：

“等会儿与税关的人见面，不要说我来过，更不要提告状的事。”

“这是为何?”陈大毛不解地问。

“为了帮你们打赢官司。”

说完，宋师爷噗地一口把灯吹灭，跟着狱卒摸黑走了。

第十二回 为济困贱卖龙泉剑 言告状却送戒石铭

李狗儿与陈大毛被提出州府大牢时，已交了亥时，除了那些青楼酒馆尚灯火辉煌开门纳客，街上已是悄没人声。一行人踏着迷濛月色，迤迤逦逦走进了税关衙门。

却说早晨出事以后，金学曾心急火燎从铁券巷赶回衙门，老远就看见段升魂不守舍候在他的值房门口。一见到他就扑通跪下，一五一十说明事情原委。上街巡税，本不是金学曾的主意而是他自作主张，见新来的堂官为欠税问题一天到晚愁眉苦脸，便想上街捉两个“钉子户”打开缺口，本是立功心切，谁知误伤张老太爷闯下大祸。金学曾听完，恨不能一脚踹死这个二杆子。他强忍了好一阵子才压下怒火，对段升说道：“祸已闯下了，后悔也没有用，你且退下，随时听候调参。”段升原以为堂官会大发雷霆，至少会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再挨一顿毒打，弄得不好还会被扒了官服戴上木枷送进监牢，万万没想到金大人只轻飘飘说这两句就把他放了，心里已是十二分的感激。金学曾如此处置也有他的打算，来税关一个多月，对衙门里的属官差吏他一直留意观察，发现段升这个人虽然对税户态度恶劣，但很少敲诈勒索，本质并不算太坏。税户中老实人居多，但也有胡搅蛮缠抗税不交的刁民，这些人只认得翻眼睛强盗不认得闭眼睛佛，对付他们，真还得段升这样的活阎王。基于这层考虑，金学曾决定放段升一马。见过段升之后，金学曾又立即把全税关的属官差吏集中起来宣布纪律：一、事情既出，当事人既不能推诿责任，更不可背下包袱，有什么祸事，堂官能担当的尽量担当；二、不能排除会有人借此机会攻击税关衙门，大家出门公务，要谨言慎行，再不可添下新麻烦；三、税收是朝廷大政，偶然事故不能干扰税关既定方针。诸位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万不可一蹶不振，败坏衙风。四、若再发现有人吃里扒外，欺瞒堂官或为虎作伥，一定严惩不贷。开过会后，衙门里弥漫的一股子惊慌失措的情绪算是稳定了下来。

在衙门里作了紧急安排之后，金学曾才急匆匆赶往大学士府，他想当面赔罪，谁知老太爷拒而不见。吃了闭门羹，他怏怏出得门来，见赵谦的官轿一直停在外头，心中顿起疑惑：“老太爷伤势严重不见

客，为何赵谦却在里头猫了大半个时辰?”把前后事儿联起来一想，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预感到赵谦要利用这件事大做文章了。

晚饭时，他把税关六品主簿张启藻找来，一同喝了几杯闷酒，这张启藻是从户部京仓七品大使任上升迁现职，与金学曾同时到任，金学曾前年秋上去礼部查账，这张启藻就是他的助手。这次来荆州赴任，金学曾特意向部堂大人要求再把张启藻调来襄助。缘于这层关系，在赵谦眼中，这个张启藻也是一位“插楔子”。在这敌友混淆阴阳未判之时，张启藻成了金学曾在税关中惟一可以信赖的人，他把张老太爷拒见的事情告诉了张启藻，问他如何看待。张启藻是个账务专才，遇上刀光剑影作奸犯科之事素来气短。听了这消息他闷葫芦似的愣了半晌，才拐个弯儿答道：

“听说首辅大人是个孝子。”

金学曾听懂这句话的含义，回道：“首辅是孝子，这个不容置疑，但首辅更是良臣。”

“此话怎讲?”

“赵谦倡议给首辅在这江陵城外修了一座大学士牌坊，你知道么?”

“知道，那一天，你不是领我一起去参观过吗?修得真是壮丽，这赵谦会来事儿。”

“可济兄，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金学曾挤挤眼睛，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我来荆州前，首辅召见我，还特别提到这座牌坊。”

“他怎么说?”

“他说这是乱弹琴，要拆毁!”

“拆毁?”

“对，拆毁!”金学曾的口气不容置疑，“首辅说他最厌恶的事就是欺世盗名，当然，还有假公济私。”

张启藻佩服金学曾沉得住气，任何时候都表现乐观。但他心底仍为税关目前的困境担忧，叹一口气说道：

“首辅会不会因老太爷被伤而为难税关，现在尚难预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谦是要借此机会兴风作浪的。”

“你放心，对付他赵谦，我有杀手锏!”

金学曾说得含而不露又信心十足。张启藻不知他的“杀手锏”是什么，但知道他常常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举措，能收到拨云见日的功效，也就半信半疑吞下这颗“定心丸”。这时，门子进来禀报金学曾，说是有人找，金学曾出去片刻就回转来，对张启藻说：

“这赵谦果然下手很快。”

“怎么了?”张启藻紧张地问。

“方才，我们在府衙的‘眼线’过来递信儿，说是赵谦准备让李狗儿与陈大毛两人领头，联络城乡众多税户，一起具名写折子，告我们税关。”

张启藻倒吸一口冷气，言道：“说曹操曹操到，赵谦这一招真是歹毒。”

金学曾嬉嬉一笑，说道：“赵知府既然打起了开场锣鼓，这场戏不唱是不行了。可济兄，烦你到府牢走一遭，把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人提出来。”

一跨进税关的大门，李狗儿与陈大毛因不知道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因此心里头紧张。他们被带到一间小厅房里靠墙站着，不一会儿，便有一个穿着普通道袍的中年男子走进来。张启藻向他们斥道：“堂官金大人来了，还不跪下。”

两人才说要跪，金学曾一把拦住说：“不必跪了，要跪，也轮不到你们。”说着亲自上前，扶两人到椅子上坐下。这一举动，倒让李狗儿与陈大毛摸不着头脑。陈大毛把臀尖掂了又掂，好像椅子上有块针毡落座不下，就这么似蹲似坐的样子，拿一双小眼睛觑着金学曾，狐疑地问：

“你真的是金大人?”

“怎么，看着不像?夜里又不坐堂，穿官服干吗?我不自在，你们更不自在。”金学曾说着，指着陈大毛道，“如果我猜得不差，你就是那只绿头苍蝇了。”

“小人正是。”陈大毛典见着脸笑。

金学曾耸耸鼻子，诧道：“你们喝酒了?”

陈大毛看了看木讷的李狗儿，心虚地答道：“我们是喝了两盅，不多的。”

“在哪儿喝的?”

“大牢里。”

“谁给喝的?”

“不晓得是什么人，让禁子大爷端了一壶酒，两样小菜进来，让我俩受用。”

金学曾知道陈大毛在说谎，却也不追究，又转向李狗儿说道：“看你鼻青脸肿的，是不是一进大牢就挨揍了?”

李狗儿舌头短，开口呛人：“犯到官府手上，就成了砧板上的肉，要切要剁，随人的便。”

“你看我这双手，被拶子拶的。”

陈大毛把一双血肉模糊的手伸到金学曾面前。金学曾看过，赶紧命堂役去寻金枪药，然后感叹道：

“俗话说，好汉不同官府斗，这话一点不假。”

税关堂官口中说出如此话来，倒把陈大毛与李狗儿听得懵了，李狗儿问：

“金大人不是官府中人?”

“是，我是朝廷任命的堂堂正正四品官员。”

“那你咋也说官府坏话?”

“这是因为官府中，欺压百姓的坏人太多!”

说话间，堂役送上了金枪药，金学曾亲自给陈大毛敷药，那份体贴的样子，让两位“囚犯”大受感动。敷完药，金学曾又问陈大毛：

“听说你编了一首歌谣骂我们税关?”

“不是我编的，”陈大毛连忙辩白，“荆州城中，三岁伢儿都念着出来。”

“你再念一遍我听听。”

陈大毛挠着头有些为难，张启藻一旁说道：“金大人让你念，你就念吧。”

陈大毛不情愿地念了一遍，金学曾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

“这歌谣难听，但实在，若要更实在些，得改几句。”

金学曾说着就念起来：

税关税关，

催命判官。

肩扛枷锁，

手提铁链。

当街横行，

一群坏蛋。

阔佬大爷，

见着就软。

逮着百姓，

吹胡瞪眼，

稍一反抗，

牢底坐穿。

“好!”金学曾刚一念完，陈大毛就兴奋地叫了起来，忽然又觉不妥，慌忙掩了嘴，掩饰道，“税关的老爷们虽然凶一点，却也没有这么厉害。”

李狗儿也在纳闷：“天底下哪有掌自家嘴巴的人，这位金大人，莫不是又在使什么花招耍我们。”心下已是十二分的警惕，金学曾看出了他的猜疑，便笑着问他：

“李狗儿，你恨不恨段升?”

“恨!”李狗儿一咬牙说真话。

“你呢?”金学曾又问陈大毛。

陈大毛比李狗儿狡猾，兜着圈子说道：“金大人方才改的民谣，那‘肩扛枷锁，手提铁链’两句，不就是指的段老爷么。”

“看来，你也不肯原谅他，”金学曾摇了摇头，又喊来堂役，吩咐道，“去把段升喊来。”

一直在廨房待命的段升，不一会儿随堂役进得门来，一见到陈大毛与李狗儿，他就有些气不顺。金学曾眯着眼问他：

“段升，这两个人可是你抓的?”

“是的。”段升嗫嚅着，全没有早上在玄妙观前的那股子蛮横劲儿。

金学曾接着逼问：“是抓对了还是错了。”

“错——了。”段升答得很不情愿。

金学曾一跺脚：“错了还不赔礼!”

段升紧绷着脸，朝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个每人打了个拱手，带着情绪说：“早上的事，对不起了。”

见段升真的赔了不是，陈大毛与李狗儿反倒过意不去。官府中人给小老百姓道歉，这可是破天荒的事儿。陈大毛激动之余，又多了个心眼，问道：

“启禀金大人，小人有件事想斗胆一问。”

“请讲。”

“我和李狗儿，既是错抓了的，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回家了?”

“当然可以。”

“那我走。”

说此话的是李狗儿，语音未落，只见他已是噌地站起来，抬脚就要出门。

“慢!”

金学曾喊了一声，走到门口的李狗儿又回转身来，紧张地问：“又不让走了?”

“怎么不让走?只是本官不好意思让你们这么空着手走。”

金学曾朝段升使了个眼色，段升从袖子里摸出几锭银子来，放在金学曾面前的茶几上，金学曾把那几锭银子分作两处，一处十两，一处六两。然后说道：

“李狗儿，这十两银子送给你，余下的六两，给陈大毛。”

“这……”

陈大毛与李狗儿面面相觑，一时都惊呆了，只听得金学曾继续言道：

“段升说你们两人抗税，说错也错，说对也对。因为你们两家，毕竟都是欠税户，多次上门催收都无功而返。当然，你们两家的苦衷与隐情，本官也都打听凿实。李狗儿家，五亩田要完十亩田的税，不仅仅是税，还有丁差，这都是不合理的。再说你陈大毛家里，爷爷死了

九年，你们还得替他交匠班银，这种征税方法，也是滑天下之大稽。但税关的职责就是征税，税赋征缴不上来，我们头上的乌纱帽就戴不成了。我问你们恨段升否，你们说恨，其实，段升也是出于无奈，有苦难言哪!我到衙门的第三天，段升就对我说‘征税好比在猴嘴里抠枣子’，你们听了这句话有何想法?你们是同情猴子呢，还是同情抠枣子的人?我上任这一个多月，已是真切地感到，天底下最难当的官就是税官!如果想玩猫腻，想贪墨，想榨取民脂民膏，这税官倒是一把金交椅，但若要凭良心办事，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则是比登天摘月还要难哪!“就像你李狗儿家的田赋银，陈大毛家的匠班银，到底收不收?收，得罪了你们，不收，又势必要得罪朝廷，几乎所有的税官，也包括我金学曾在内，是宁可得罪百姓，也决不肯得罪朝廷。二者得罪其一者，都是好官。还有一种官，上欺骗朝廷，下欺压百姓，这才是赃官、狗官。他段升，不是赃官狗官，我金学曾，这一辈子，反的就是赃官狗官。但是，身为朝廷命官，必当遵守朝廷的纲纪。田赋银与匠班银，关涉朝廷税法。在税法未有更易之前，税银还得依旧法征收，我知道你们两家生计艰难，纵卖尽家当，也难还清积欠，故把这些银两送给你们用来还账。”

金学曾这一席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座的人无不感动。李狗儿把已拿到手上的银子放回到茶几上，说道：

“这银子我不能要。”

“你为何不要?”金学曾问。

李狗儿愣了愣，迟疑说道：“如果村里人知道了，我如何回答?”

段升不知李狗儿是何原因不肯收银，便插话道：“你放心，金大人的银子不是贪墨所得，是干净的。”

接着，段升便讲了这十六两银子的来历：今天下午，金学曾得知李狗儿与陈大毛两家的真实情况后，便想着要给予帮助，让他们能够归还积欠，但他是一个不敛财的人，手头上并无积蓄，一时间连十两银子也筹措不出。正发愁时，他无意间发现了那把挂在值房墙上的龙泉古剑，这把剑产自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是金学曾家中祖传信物，他当即把那把剑摘下来交给段升，让他拿到典铺里典当出去。这样一把制作精美质量上乘的龙泉古剑，少说也值百十两银子。但开典铺的员外趁人之危，死活只肯出十六两银子。段升见价码儿太低不敢作主，

又转回来请示。金学曾一咬牙说："十六两就十六两，典了它。"就这样，段升心酸酸地捧回这十六两银子。

知道了这十六两银子的来历，李狗儿只觉心口堵得慌，他对陈大毛说话，喉头已是发哽：

"大毛哇，你看，金大人对我俩恩重如山，可是，我俩还想着……"

"想着什么?"段升问。

陈大毛虽是街头泼皮，但此时也是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他竟扑通跪下，羞惭地说：

"金大人，我不是人，我没有良心啊!"

李狗儿也跟着跪了下去，接了一句："我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万望金大人恕罪。"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你们何罪之有?快起来!"金学曾说着便要段升扶他们起来。

两人膝盖不肯离地，李狗儿道："金大人，天理良心，我们真的有罪，我们听了宋师爷的唆使，准备明天就去府衙告你们税关。"说着就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

金学曾佯装不知晓此事，一脸惊讶问道："宋师爷会把状子拿到哪里去呢?"

陈大毛答："他说去交给我们的家里人，明天一早，一起去到府衙敲鼓递状子。"

李狗儿突然记起什么，赶忙从地上爬起来，心急火燎言道："我现在就是赶回张家台子，我要去阻止这件事。"

"我也是。"

陈大毛也一撅屁股站起来，两人正欲出门，金学曾又对他们说："其实，你们明天仍可到府衙去。"

陈大毛不好意思笑笑，回道："金大人，我若再去告你们税关，天打五雷轰!"

金学曾笑道："不告税关，也可以去府衙嘛。"

"啊?"

“你们可以联络乡亲，去给府衙的赵大人送一件礼物。”

“什么礼物。”

金学曾诡谲地一笑，便小声说出自己的想法，两人一听乐了。陈大毛说道：

“金大人这是个好主意，小的们照办。”

眼看两人就要出门，金学曾亲手拿起银子交给他们，并对大毛说：

“李狗儿路远，可以先走一步，你能否再留一会儿，我还有话说。”

李狗儿一走，金学曾便问留下来的陈大毛：“听说你有时候也做点鼓上蚤的事。”

“什么鼓上蚤?”陈大毛一时没会过来。

金学曾做了一个“偷”的动作，陈大毛脸一红，不好意思答道：“为了生计，顺手牵羊的事偶尔为之。”

“能否帮我一个忙?”

“帮什么忙?”

“也顺手牵羊一下。”

“帮你偷?”陈大毛一惊，见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又问，“偷什么?”

“荆州城里哪一家最富?”

“开绸缎庄的漆老爷。”

“对，就偷他家的账簿。”

陈大毛抓耳挠腮盘算了一会儿，不是很有信心地回答：“我试试。”

第二天一大早，赵谦就起床盥洗毕，换了崭新的官袍来到廨房，吩咐人把宋师爷喊来，问他：“事情办得如何?”

宋师爷昨晚从府牢里回来已经夜深，不敢打搅赵谦，又怕回家误事，故宿在值房里头。这会儿他揉揉发胀的眼泡，回道：“启禀大人，都办妥了。”说着从袖子里摸出两张纸来递给赵谦，又道：“这是李狗儿和陈大毛两人的状子，请大人过目。”

赵谦把状子仔细看过一遍，高兴地说：“好，他们准备何时递状子?”

“就在今天上午。”

“有多少税户能够参加?”

“不会少的，大约有几百人。”

“声势一定要大，”赵谦兴奋起来，接着问道，“陈大毛与李狗儿两人，是不是还在牢里?”

“不在，昨夜里，税关主簿张启藻去了大牢，把两人提走了，咱派人跟踪，这两人被提到税关后，在里头呆了不到一个时辰就被放了。”

“放了?”赵谦一惊，皱着眉嘀咕道，“金学曾这小子，又耍什么花招?”

“他大约是迫于舆论，不得已而为之。”宋师爷捻了捻淡黄的山羊胡须，得意地说，“大人有所不知，自昨天早上税关锁人以后，城中百姓把这件事吵得沸沸扬扬，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把他金学曾淹死。”．“风高好放火，此等形势不加利用，岂不是傻蛋?”赵谦说着得意地笑起来。

宋师爷兴抖抖地跟着笑，又道：“东翁，咱这里还攒了一个好消息哪。”

“什么好消息，快讲。”

“东翁派到松江府去的人，昨儿天黑时也回到了荆州。”

“人呢?”赵谦急切地问。

“看到天黑，咱让他先歇下了。”

“事儿办成了?”

“办成了，那幅字已存在咱的值房里。”

“去，快给我拿来。”

宋师爷屁颠颠地走了，很快就回转来，把一只描金护书在案台上打开，从中取出一张六尺宣的条幅，摊开来看，上面写了一副对联：

圣恩浩荡 育荆楚时兴人杰

皇祚绵长 赖社稷代有名臣

落款是：松江徐阶题。

赵谦反复品味这副对联，已是喜不自胜。却说去年秋上，他倡议在荆州城东门外修建“张大学士牌坊”，并带头认捐五百两银子，不过半月，就筹集到一万多两现银。旋即动工，到了年底牌坊建成，却没有找到题额的人。赵谦一心想拍马屁，便派宋师爷去京城，本想让张居正出面请当今小皇上赐额，没想到张居正一口拒绝，不但不肯奏请皇上，反而带信要把这牌坊拆掉。赵谦讨了个没趣，却又不甘心，因为湖广道的官员都把他当成张大学士府中的第一号座上宾，如果拆掉牌坊，他的面子往哪儿搁?而且，他揣摩张太爷的心思，也是希望建好这座牌坊以壮家声，即便在知道儿子张居正有意拆掉牌坊时，老太爷也不松口。赵谦思来想去，认为张居正想拆掉牌坊是做戏给人看，天底下哪有人不肯光宗耀祖?如果他真的拆掉，张居正说不定还会怪罪他不会办事。牌坊既留，总不能白板一块没有题额。当今首辅的牌坊，却也不是随便什么人可以题额的，最合适的是皇上。这个既请不到，赵谦心里头又默划了一个人，即隆庆朝第一任首辅徐阶，这徐阶虽然致仕家居，但他毕竟是张居正的恩师，论地位、论名望、论与张居正的关系，再也没有人能出其右。于是，他派人前往松江拜见徐阶说明原意……如今，拿到这幅墨宝，赵谦快意之极，恨不能立刻赶到张老太爷府上表功。但他心底清楚，比之税户告状，这只是小事一桩。在廨房里坐了大半个时辰，他派人到衙门前数次张望，看看有无动静。宋师爷看到主人猴儿巴急的样子，也怕出了闪失，又亲自跑出去打听，大约一顿饭的工夫，他欢天喜地跑回来，禀告主人道：“东翁，你要准备升堂了。”

“来了吗?”赵谦从椅子上一跃而起。

“来了，已到了十字街口，嘈嘈杂杂的大约有两三百人，打头的正是陈大毛与李狗儿。”

“好!”赵谦顿时间眉飞色舞，吩咐宋师爷道，“你现在就把状子送进缮抄房，速抄三份，全部盖上关防，一份送武昌城湖广按院，一份送京城都察院，还有一份直送内阁首辅，全部加急。”

宋师爷不敢扫赵谦的兴头，只得小心答道：“现在抄恐怕为时过早，状子咱已交给陈大毛了。”

“交给他干吗?”

“他得亲自在堂上递给您呀。”

“啊，我倒把这层忘了。”

赵谦笑了笑，这时，只听得衙门前的登闻鼓震天价敲响，沸沸扬扬的人声也轰轰然传来，早有一个衙役滚瓜般跑来禀道：

“大人，外头来了众多百姓，要……”

“不说了，”赵谦无心听衙役唠皂，一挥手令道，“快去，传令升堂。”

顷刻间，只听得“咚、咚、咚”三声炮响——这是开衙的号令，接着，便是整整齐齐的山吼：

“升——堂——”

赵谦早已踱出屏风，在阶上正中那只夹头榫翘头大案台后头落坐，大案台两侧，各斜放着一只攒牙子着地管脚平头案，府同知与主簿两名属官也随之落座，阶下两厢，数十名皂衣衙差各持水火棍直挺挺站立。赵谦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肃声地问：

“是何人敲了登闻鼓?”

阶下侍立的宋师爷出班禀道：“启禀大人，是荆州城中小民陈大毛与城外农户李狗儿等一干人众。”

“为何敲鼓?”

“递诉状。”

“状告何人?”

“告荆州税关。”

“带陈大毛与李狗儿上来。”

“是。”

本都是事先知晓之事，但赵谦故作威严状，又从头问了一遍，只缘这是升堂的套路更改不得。宋师爷配合极佳，只见他走出大堂，片刻就把陈大毛与李狗儿领了进来，两人一进来就跪下。赵谦俯身看了看这两个“腌臜”人物，急切地问：

“谁是陈大毛?”

“我。”

陈大毛抬起头来，他今天换了件稍稍体面的蓝布衣褂，只是被拶子拶过的手伤得不轻，敷了药后已用粗白布缠了起来。

“手上怎么了?”赵谦问他。

“昨日在府牢里受刑，拶伤了。”

“啊，”赵谦转头问正在东张西望的李狗儿，“你叫什么?”

“李狗儿。”

“听说昨日税关巡拦段升当街锁你?”

“是。”

“状子呢?”

“什么状子?”李狗儿眨巴着眼睛。

“你们不是状告荆州税关么?”

李狗儿没有作答，而是望着陈大毛，陈大毛看了看两边厢里拿着水火棍的差人，稍作犹豫，便鼓着勇气答道：

“启禀知府大人，小民们今日给你送大石碑来了。”

“石碑，什么石碑?”赵谦懵了。

陈大毛说：“大人看过便知。”说着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大堂。这本是坏规矩的事，若在平常，赵谦早拍了惊堂木，但今日他却耐着性子，想看看这两个歪辣骨究竟要干什么。不一会儿，便见陈大毛领着四个人吭哧吭哧抬了一个大石碑进来，这石碑大约五尺高，厚约六寸，汉白玉质地，四个人抬进大堂后，卸了绳索，两个人将其扶着立起，因隔得太远，赵谦看不清碑上字样，遂忘了开堂的威严，竟自趿下阶，走到石碑前观看，只见碑的正面大书三个楷字：

戒石铭

背面的颜骨小楷，写的是一段铭文：

敕谕皇明天下郡县戒石铭：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长，抚养惠绥。改存三异，道在乙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所提，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役是切，存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为民父母，须是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洪武十五年吉旦立

读罢铭文，赵谦脸色刷地变了，却说这一方《戒石铭》碑，端的大有来历：皇朝开国之后，太祖洪武皇帝治吏极严。他平生最厌恶的事情，莫过于官员贪墨，他每每嘱咐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诸路言官，对居官婪取之人，必及时揭发，不管证据确凿还是道听途说，都可上奏。这就是令贪官闻之丧胆的“风闻奏事”之权。如此苛严，虽不免有冤案产生，但对于官场养成清廉自守的风气，的确大有裨益。即便如此，仍有贪利之官铤而走险。有一位县官贪墨了十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皇帝盛怒之下，下令将那县官处死，剥其皮制成革，内中塞满稻草做成“贪官标本”挂在县衙大堂里以警示后来为官者：胆敢效尤者，杀无赦!惩罚如此酷烈，洪武皇帝仍心有不甘，洪武十五年，也就是杀了那位县令不久，他听了臣下的建议，制作出这一篇《戒石铭》颁发全国，用统一规格与书式勒石作碑，竖立在全国每一座县州府衙门中，并谕旨每一个新上任者，到任之日，必须首先阅读这篇《戒石铭》。

陈大毛他们抬进来的这一方《戒石铭》碑，便是洪武十五年的旧物。这座碑本安置在当时的荆州府衙门内。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府嫌衙署局促，便打通关节请旨另建，这就是赵谦现今办公之地，而老衙门便作了荆州税关的署所。不知是出于疏忽还是别有所因，迁移府衙时，这一方《戒石铭》碑竟没有一同迁走，而是一直留在税关的署所之内。如今被陈大毛他们抬来，赵谦立马想到这件事的幕后策划者是金学曾。本来巴心巴肝指望接一道状子治一治金学曾，没想到反上了他的圈套接下这一方“圣碑”。赵谦站在碑前，恨得牙痒痒的却又不便发作。偏这时候，宋师爷站出来问道：

“陈大毛，状子呢?”

“什么状子?”陈大毛装糊涂。

“你们不是要告荆州税关么?”

“是你宋师爷要我们告的，怎地赖到我们身上，我们回家合计合计，不告了。”

“为啥?”

“就为你写的状子，不合我们小老百姓的口味。”一直闷葫芦似的李狗儿，这时开口说话了。他从怀中摸出那两张状纸扬了扬，然后把

它撕得粉碎，说道，“过去税关的大堂官，就是赵大人，我们如何告得!”

“你!”

赵谦脸色涨得像紫猪肝。府同知一看这些贱民闹得太不像话，立时大喝一声：

“你们这些刁钻小民，竟敢戏弄本衙，来人!”

“在!”

众衙役一齐把水火棍在青砖地上顿了一顿，那样子就要扑上来抓人了。赵谦摆摆手示意衙役们安静下来，他知道如果此时一动手，便真的就中了金学曾的诡计。须知这些子编氓是送“圣碑”来的，如果打了他们，就等于是他赵谦胆敢藐视皇上，到那时候，他纵有十张嘴也辩白不清。小不忍则乱大谋，赵谦想到这一点，便勉强挤出一点干笑来，对李狗儿一干人众说道：

“多谢你们送来这方《戒石铭》，宋师爷，安排人把这石碑赶快安放妥当。散堂!”

第十三回 抨新政京城传谤画 揭家丑圣母识良臣

张居正今天散班回来得晚，到家天已黑了。平常回家，他都会先到后院看看夫人说几句家常话，检查一下儿子们的学业，今儿个却都免了。他一回来就一头扎进书房，援笔伸纸，写下《请裁抑外戚疏》一行字，眼睛瞄着它却半天写不出下文。这当儿，他吩咐游七安排厨下做了一碗葱花挂面端进书房，他胡乱扒下去充饥，心思还在那道待写的奏疏上。

自那次在大隆福寺受到李太后的便服召见，这两三个月来，随着财政改革的正式实施，京城里头已是风声鹤唳物议沸腾。经过两年多吏治，十八大衙门已在张居正牢牢掌握之中。一令既出争相响应，这固是可喜之事，但因财政改革触动的都是大户利益，对这些皇亲国戚戚畹膏粱，各衙门官员也莫可奈何，这正是张居正心忧之处。

大约在三月份，皇上对全国各地公侯贵戚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的圣旨公布，立刻就引起轩然大波。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小皇上的嫡亲姑父。在宛平、大兴等京畿县份，他名下的子粒田有四百多顷。此项加征，他每年须得拿出一万二千两银子，与他拥有的巨大财富相比，这个数字算是九牛一毛。但为富者多不仁，让他放这一点点血，却如同剜了他的心头肉。他逢人就发牢骚："对皇上的赏赐也得抽分拿彩头，这是哪门子王法?照这样下去，早晚得打嗝认捐，放屁缴税。"不单是说，他还写了揭帖送进内宫，要求觐见皇上与圣母，面陈"苦处"。李太后与许从成的夫人嘉阳公主本是姑嫂关系，隆庆皇帝在时，两人过从甚密。这两年虽然疏淡一些，但逢年过节，李太后仍不忘给嘉阳公主家中送去一些礼品，春节时也会宣召她进宫住上一天两天，说说体己话儿。小皇上的至亲没有几个，所以对嘉阳公主一家格外眷顾。许从成正是依仗这一点，所以聚敛钱财有恃无恐。前年秋上为胡椒苏木折俸事，他曾到昭宁寺找到正在那里敬香的李太后告刁状，逼使李太后下旨，免去公侯勋贵的胡椒苏木折俸。他从这件事情上尝到了甜头，认为只要闹一闹，李太后还会松口，谁知这一次那招法儿不灵，李太后收到揭帖后并不宣旨见他，也没有只言片语传出来予以安慰。他感到拳头打在棉花上，劲儿都白使了。但他并不甘心，又到处联络公侯戚畹，

一起具名上奏，希望皇上能够收回征收子粒田税银的圣旨。他这边折子还没上去，一部由刑部制订的《万历问刑条例》，又由皇上批准布告天下，其中《户律》第四十七条第一款写道：

凡宗室置买田产，恃强不纳差粮者，有司查实，将管庄人等问罪。仍计算应纳差粮多寡，抵扣禄米。若有司阿纵不举者，听抚、按官参奏重治。紧接着的第二款，对不法权贵的惩治更加清楚：

凡功臣之家，除拨赐子粒田需征簿税之外，但有私买之田土，从管庄人尽数报官，入籍纳粮当差。违者，一亩至三亩，杖六十。每三亩，加一等。罪只杖一百，徙三年。罪坐管庄之人，其田入官。所隐税粮，依数复纳。若里长及有司官吏，踏勘不实，及知而不举者，与同罪。

各处势豪大户，无故恃顽，不纳本户秋粮，五十担以上，问罪。监追完日，发附近；二百石以上，发边工，俱充军。如三月之内，能完纳者，照常发落。

各处势豪大户，敢有不行运赴官仓，逼军私兑者，比照不纳秋粮事例，问拟充军。如各府州县掌印，不即按时催收田赋，纵容迟误，一百石以上者，提问，住俸一年。二百石以上者，提问，降二级。三百石以上者，一律罢黜，不得开恩。

除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勋贵大户多有抑制之外，此后的皇帝特别是正统年间以来，几乎所有制定颁行的法律，都没有对豪强势力真正作出有效的限制和惩罚的措施。张居正为天下理财，首先向这些巨室挑战，对那些敢于偷漏国赋，与官府勾结纵庇以分肥的不法大户，进行严厉制裁绳之以法。如此行事，已是一百五十年来所仅见。因此，这部《万历问刑条例》一颁布，立刻博得丁民小户的一致赞扬。但是，在全国的势豪大户特别是两京的勋贵巨室中，却引起了极度的恐慌与不满，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间，明里上折子的，暗里写谤书的，请大仙跳神念魔咒的，走胡同串宅子泄愤闹事的，目标全都对准张居正这位内阁首辅。大前天早上，他刚到内阁，新任不到半年的五城兵马司堂官的刘江俞，就赶来紧急求见，紧张兮兮地呈上一张谤画让他过目。张居正摊开一看，这张谤画上画了三个人，当中一个人吊着一双眼，满嘴吐出的都是毒蛇，官服上写着“张大学士”三个字，左边一个人吹胡子瞪眼，手拿狼牙大棒，写在官服上的名字

是“刑部尚书王之诰”，右边一个人手提一杆大秤，标名为“户部尚书王国光”，三人坐在“阎王殿”中，都是穷凶极恶之相。谤画上还配了一首打油诗：

此是当朝三结义

阎王一个两哼哈

皇朝骨血全收拾

直叫朱衣变袈裟

不难看出，这首打油诗乃是攻击他为天下理财的种种措施，实质是打击皇室宗藩。“直叫朱衣变袈裟”一句，更是暗指他要让朱明王朝遁人“空”门。如此露骨地挑拨君臣关系，可谓刻毒之极。他问刘江俞：

“这谤画在何处发现的?”

刘江俞答：“在东华门外的牌坊上。”

“那里是百官人值的必经之地，把这谤画贴在那儿，无非是想让更多的人看到。”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问道，“这是何人所为，有无踪迹?”

刘江俞摇摇头，答话时已是口齿紧张：“约略五更天，巡城兵士经过那里，发现谤画后就立刻揭了下来，当时糨糊还是湿的，贴上去没有多久，所以，没有几个人见到。至于是谁张贴谤画，目前尚无线索，卑职已命人加紧追查。”

张居正鼻子一哼，鄙夷地说：“此等小人所为，若是追查反而抬举了他，不必理会。”

话虽这样说，张居正却不敢大意，他怕皇上通过别的渠道知道这件事而横生枝节，当即就写了揭帖说明事情原委，连同谤画一起送进内宫。这一主动果然产生了效果，当天下午，就有小皇上的谕旨批出：

说与张先生知道：谤画究系何入所为，朕命东厂侦伺。如此侮辱大臣，挑拨君臣关系，定不能轻饶，钦此。

读罢这道谕旨，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但事隔一天，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让他感到棘手：年初的时候，皇上的外公武清伯李伟提出要修坟，李太后命冯保将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当时张居正的

答复是“按祖制办事”。他责令钦天监派员去武清伯在沧州选定的“吉壤”实地踏勘。大约一个月后，这块“吉壤”便由钦天监的官员正式确定了下来。武清伯李伟立即上折请拨国帑修造坟茔，这类事情按例由工部负责，已于月前正式出任工部尚书的李义河派员再次前往沧州踏勘估价，核算出造坟银价为二万两，便据实上奏。今日下午，小皇上又派太监到内阁口传旨意：“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李义河就此事上奏之前，先来内阁与他商量过，二万两的工价银，是一笔笔仔细算出来的，既无水份，亦无勉扣，应该是合理允当。但皇上要他“从厚拟来”，便让他好生踌躇——这些时京城的形势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所做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权衡利弊三思而行。

通过东厂的密报与五城兵马司的访单，张居正已知晓因子粒田征税的问题犯了“众侮”，京城中的戚畹大户，以许从成为首，几乎是不问天地前往武清伯府中游说，要他挑头出来闹事。这位武清伯本是个钱窟眼里翻筋斗的人物，从他手里抠出一文钱来，比从猴嘴里抠枣子还要难。这七八年来，他历次受赐的子粒田，加起来比许从成的还要多一百多顷。新政一出，他每年就得往外多拿一万五千多两银子，圣旨颁布之日，他气得在床上躺了三天，窝了一肚子闷气，只差没吐血。儿子李高到处都有耳报神，打听后回来告诉他，说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因此在心里头把张居正咒了千遍万遍，但当许从成登门要他领衔给皇上写折时，他却抵死不肯领这个头。他的顾忌有二：一是那次在隆福寺前的花市上，儿子李高的仆役居然挥金如土的摆谱，正巧被女儿李太后碰上．当时没说什么，回来后就宣他们父子进宫，夹枪夹棒把李高骂了个狗血淋头。并警告他们，如果以后还敢这样胡作非为，就再也休想得到她这个太后的照拂；第二，他从冯保处打听到，子粒田征税，虽然是张居正的建议，却是他的女儿李太后拍板定夺的。如果自己带头反对，岂不是要和女儿翻脸?这个女儿是他的富贵根基，他对她更多的不是慈爱，而是敬畏。别看这位武清伯是个泥瓦匠出身，遇到大事却从来不糊涂。他知道，在子粒田问题上是闹不出名堂来的，倒不如打别的主意，把这部分损失补回来。所以，一俟修坟的“吉壤”确定，他立马儿就上折要钱。他原以为可以借机大捞一把，谁知户部只批了二万两银子，不单是他嫌少，就是李太后也觉得从国库里支出这么一点钱来，实在是有损老国丈的脸面，因此让皇上到内阁传了那道旨意。

放在平常光景，多支出一万二万两银子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碰在这个勋贵豪强与他较劲儿的节骨眼上。这件事情就不能等闲视之。如果能把这个“当朝国丈”的私欲抑制住，那帮子只管自己锦衣玉食不管天下苍生疾苦的猢狲君子就再也闹腾不起来了。想好了这“擒贼擒王”之术，张居正再三权衡，把各方面的形势作了通盘分析，这才决计冒一次险，直接向皇上建言裁抑外戚。思路一旦理清，张居正下笔如有神：

伏蒙圣上发下工部复武清伯李伟请价自造坟茔一本。该文书官孙斌口传圣旨：“该部折价太薄，从厚拟来，钦此。”

臣等看得李伟乃皇家至亲．与众不同。皇上仰体圣母笃念外家之意，礼宜从厚。但昨工部尚书李义河等见臣等言，先朝赉赐外戚恩典，唯玉田伯蒋轮家为最厚，正与今圣母家事体相同。及查嘉靖二年，蒋轮乞恩造坟，原系差官盖造，未曾折价。该部处办木石等料，当时估计该银二万两，卷案俱存。该部因本爵自比蒋轮例，故即查蒋轮例题复。其做工班军，及护坟田土，另行拨给，原不在此数。今奉圣谕，欲令从厚，臣等敢不仰体皇上孝心。且臣等犬马之情，亦欲借此少效微悃于圣母之家。但该部查照旧例，止于如此。今欲从厚，惟在皇上奏知圣母，发自宸衷，特加优赉，固非臣下所敢擅专也……

写到这里，张居正的额头上渗出了微汗，手指也感到有些发酸。他搁下笔，两手十指交叉举起来推展了几次，正要接着往下写，却见游七冒冒失失的一步跨进门来，高喊一声：

“老爷!”

张居正白了他一眼，斥道：“看你，掉了魂似的，退出去。”

“老爷，有急事。”

游七还想说下去，张居正已不搭理他，伏在案头，提笔写了下去：

夫孝在无为，而必事之以礼；恩虽无穷，而必裁之以义。贵戚之家，不患不富，患不知节。富而循礼，富乃可久。越分之恩，非所以厚之也；逾涯之请，非所以自保也。臣等待罪辅弼，不敢不尽其愚。伏惟圣慈垂鉴。

写完这篇《请裁抑外戚疏》，张居正又从头到尾仔细看过两遍，自觉无一字不妥，这才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他长吁一口气，正想起身到院子里走走，一抬头，却见游七仍木桩似的站在门口，便问他：

“你有何事?”

游七走前一步，焦灼答道：“老家出了大事，老太爷被人打成重伤。”

“什么?”张居正一下子挺直了身子，“谁打的?”

“听说是金学曾的手下。”

“这怎么可能?你从何得到的消息?”

“赵谦派人驰驿送信，一路加急，四天赶到了北京。”

游七说罢，递上一只盖了荆州府关防的大信袋，张居正接过，从里面掏出两封信来，一封是父亲亲笔所写，陈述自己如何被税差打破脑袋，现卧病在床已是不能起身。另一封信是赵谦写的，就荆州税关执意当街捉人，张老太爷上前劝解反遭毒打的过程详尽描述。虽是私信，满纸透出的都是对金学曾的不满。张居正还来不及对这件事情作出判断，又有一位门子过来禀报，说是驿站的人又有急件送来，游七出去取回急件。张居正接过一看，急件上盖的是荆州税关的关防，拆开一读，是金学曾写给他的一封长信。内中不单对老太爷的误伤深表自责，同时也将赵谦私自将官田一千二百亩赠给老太爷的事抖露了出来……

一连三封信，让张居正刚刚轻松下来的心情旋即又紧张起来。从信中可以看出，金学曾与赵谦已经交恶，两个四品衙门闹起来，荆州城中的混乱局面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父亲竟然瞒着他，私自接受赵谦贿赠的官田，这件事一旦大白于世，他张居正顷刻间就会变为众矢之的。因为子粒田征税，他得罪了所有的豪强大户，其危情之势，本来就如同坐在火山口上，如果他们再利用这件事情来攻击他，后果之严重可以预料，轻者去位，重者……他不敢再往下想了。这时候，又听得前堂有人说话，他正想询问，却见堂役来报：

“老爷，亲家爷来访。”

张居正踅过客堂，只见他的姻亲，刑部尚书王之诰已在堂中坐定，见他来，王之诰欠身一揖，说道：

“叔大兄，夤夜来访，原是有一件急事。”

张居正见他面前的茶几上也放了一封盖了荆州府关防的急件，便坐下问他：

“可是为荆州税关的事?”

“正是，”王之诰一向不苟言笑，这会儿更是沉着脸焦灼言道，“想必你已收到了荆州府的来信，不知叔大兄如何处置这件事情?”

“不谷也是刚收到荆州知府赵谦的急件，”张居正直截了当地问，“不知告若兄如何看待这件事?”

王之诰与张居正既是同乡，又是姻亲，前年京察，张居正把他从南京的闲差上调来北京执掌刑部，无论是部务还是朝政的配合，与内阁都十分默契。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一部《万历问刑条例》才这么快地制订出来。由于他为人正派处事缜密，张居正敬他三分，每逢有重大决策，事前总是要征询他的意见，王之诰也从不推诿。眼下，迎着张居正探询的目光，他拿起茶几上的那封信递过去说：“你先看看再说。”

信是荆州府同知写来的，由于他分管谳狱，所以和刑部有联系，这封信内容同赵谦那封信差不多，连攻讦金学曾的词句都大致差不离。张居正看了一遍，把信还给王之诰，又问他：“荆州府在这件小事上，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

“这样看未免简单，”王之诰瞅了张居正一眼，思虑着说道，“老太爷被打，这算是重大事件，荆州府哪敢不加急禀报，金学曾与赵谦，都是你叔大兄当首辅后提拔的人，依我看，这两个人都有毛病。”

“毛病何在?”

“赵谦从江陵县令做到荆州知府，在荆州城呆了八年，对荆州方方面面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根基也打得牢靠。我听家乡来的人讲，他与老太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对你在荆州的家人也照顾得极好。此人的特点是灵活，会办事，但有油滑之嫌。再说金学曾，这人在短短两年间，由九品观政骤升为四品御史，升官之快，在国朝中恐怕史无前例。这个人的特点是不怕得罪人，肯干事，在浑浑噩噩的官场，这种人实属难得，但他的缺点是恃人傲俗，好大喜功。我猜想，他到荆州肯定摆着京官的架子，自恃有你这位首辅支持，不把赵谦等一干地方

官员放在眼里，故两人生了嫌隙。金学曾唆使属下不问青红皂白捉拿税户，以致误伤了老太爷，赵谦逮着这等机会，当然会邀约众位官员，对金学曾群起而攻之，我这只是从来信中得出的分析，至于两人的孰是孰非，派人一查便都知道，倒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现在，我最担心的，倒是老太爷的伤势。”

听这一番话，张居正估摸到王之诰尚不知道家父侵占官田之事，自家也不便捅破，想了想后，才缓缓答道：

“家严的伤势，我估计不会太重。”。

“你怎么知道?”

“不谷方才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赵谦写来，另一封是家严亲笔所写，如果伤势严重，真的卧床不起，他哪里还能写信!”

“家严高寿多少?”

“还有一个多月，就是他七十岁的生日。”

“人生七十古来稀啊，”王之诰突然间感叹起来，抚髯说道，“老太爷贵为宰辅之父，七十岁上，还要挨人一闷棍。叔大，如果这一棍让人白打了，天下人会怎么看你?”

“你说该怎么办?”张居正问。

王之诰不假思索，断然说道：“这事儿不用你叔大插手，我直接从刑部开出拘票，派人去荆州，把那个肇事的段升抓起来。”

“理由呢?”

“误伤老太爷只是一个严重的后果，但不能作为抓他的理由，”王之诰心思灵动，说出来的话很有见地，“这个段升带着刀枪刑具，当街捉拿欠税的丁民，这种作法无异于强盗行径。交纳赋纳乃老百姓天经地义之事，催缴赋税亦是税关职责。但近年各地税关征税的弊病甚多，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税官们见了豪强大户犹如老鼠见猫，见了丁民小户人家，又如同饿虎扑羊。其实，国家赋税偷漏为烈者，不在小民而在大户。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顽症，我们才制定了《万历问刑条例》。这个段升，在可怜巴巴的小老百姓面前作威作福，把他抓起来拘谳问罪，至少可以到震慑群小，收获民心的作用。”

张居正打心眼里感激王之诰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的一片真情，但他并不想采纳王之诰的建议，他把眼下发生的各种事情放在心里头掂量

一番，才开口答道：

“不谷是想告若兄用刑部名义，发一道移文到湖广道理刑官，让他派一队缇骑兵赶到荆州。”

王之诰答道：“捉拿一个段升，哪里用得着从省府调派缇骑兵，移文到荆州府办理就是。”

“调缇骑兵到荆州，不是捉拿段升。”

“那是为何?”

“让他们去拆毁大学士牌坊。”

一提上这个话头，王之诰便默不作声。关于赵谦集资为张居正在荆州修建大学士牌坊一事，他早有耳闻。与此同时，一些官员与富户也集资为他在家乡石首盖了一座“大司徒牌坊”，他对此事的态度是既不制止，也不赞成。建牌坊虽然也涉及到官员的宦囊，但毕竟和受贿是两码事，何况地方官员与桑梓父老的一片情意，也不可完全忤逆。但他不便于将这等思虑明说，犹豫再三，才试探地问：

“叔大，这牌坊可不可以不拆?”

“不行，一定得拆。”张居正的回答毫不含糊，见王之诰有些发愣，又补充道，“身居高位，如履薄冰，夹起尾巴做人尚心存惕惧，哪里还敢张扬!”

姻家态度如此坚决，倒让王之诰始料不及，他哪里知道张居正此时正在气头上，要拆毁大学士牌楼，乃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上次荆州府宋师爷来京城，想请他向皇上奏讨题额，被他一口拒绝，他本以为这牌坊已经拆毁，从今日家父的来信中才得知，这牌坊不但未拆，反而请到了徐阶的亲笔赠联。赵谦对他的指示如此置若罔闻，令他十分恼火；第二，徐阶作为长期柄政枢衡的宰辅，对他的确有知遇之恩。正是由于他的荐拔，他才得以在四十二岁时进入内阁。但自徐阶下野，特别是张居正担任宅揆之后，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微妙。徐阶闲居乡里以讲学著书为乐，但他的三个儿子却称霸地方，依靠徐阶的门生势力，大肆侵占良田。松江府官民几乎每年都有告状折子送达京城。张居正颇感为难，如果施以重惩，必然会有人攻击他忘恩负义；如果不管不问，他的有关制约“豪强大户”的一应措施岂不徒具空文?在这时候，如果把徐阶的撰联刻上大学士牌楼，无异于误导世

人——徐阶家族仍在他的庇护之中。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第三，直到今天晚上，他才明白家严为何对赵谦如此垂青，原来两人之间竟有着如此骇人的内幕交易。正是家严的举荐，赵谦才升任荆州知府。他有一种被人愚弄的感觉，因此对赵谦所做的任何事情都产生了怀疑。

王之诰按张居正所说的“身居高位，如履薄冰”这思路想下去，觉得张居正小题大作，于是咕哝了一句：

“建牌坊毕竟不是受贿。”

“但这种邀宠之举，比受贿强不了多少。”张居正耐着性子解释，“告若兄，还记得几天前在东华门发现的那幅谤画么?把我画成一个口吐毒蛇的活阎王，你和汝观兄成了我的哼哈二将，子粒田征税，马上还要重新丈量土地，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本意是为了富国强兵，朝廷的兴盛与百姓的福祉。但这些举措，又莫不是在削夺豪强大户的特权，这些人恨死了我们，一有机会，他们恨不能食肉寝皮。因此，在我们身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攻击的口实。防人之口甚于防川，这一点，我们决不敢有稍稍的疏忽。你说呢，告若兄?”

王之诰同意张居正的分析，人都道宰辅权势熏天，谁知道竟是这般谨慎，他为姻家感到委屈，叹一口气言道：

“未必老太爷就这么让人白打了?”

张居正答道：“家严七十大寿，不谷原就准备让大儿子懋修回老家一趟，代表我给家严拜寿。家严既已受伤，不谷就考虑让懋修提前走，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动身。”

当晚两人又叙了叙家常，交了亥时王之诰才告辞回府。第二天，张居正一到内阁，姚旷就给他拿来了三份揭帖，一份是江陵县令具名上奏，另两份帖子，一份写自湖广道按院荆州分院衙门，另一份写自湖广道监察御史荆南分御史衙门。三份帖子所言全都是荆州税关当街锁人打伤张老太爷一事。看过这几份帖子，张居正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金学曾已陷入四面楚歌。荆州城中几个重要衙门几乎众口一词指斥荆州税关“不恤公道，凌虐乡里”。张居正吩咐姚旷把这三份帖子拿给吕调阳过目后，再送给户部尚书王国光披览，然后择日会揖处理。他

自己则取了内阁文笺，恭恭正正誊抄出那份《请裁抑外戚疏》，封匣之后，即时派人送进内宫。

第二天下午，皇上传旨在平台召见，张居正立忙丢下手头事情赶了过去。这次，李太后慈驾亲临。刚一坐定，小皇上就说：

“张先生，朕已看过你的《请裁抑外戚疏》，圣母也看过，圣母有话问你。”

自子粒田征税的谕旨颁布后，京城内外的一应反响，李太后从臣子们的奏折以及东厂每日密报的访单中，已是了解得清清楚楚。无论是出于感情还是出于理智，她对张居正始终都表现出极大的支持。但是，昨日张居正送上的这份《请裁抑外戚疏》，却令她感到意外，她原以为皇上谕旨到阁，张居正无论如何会买她的面子，多多少少给父亲武清伯增加一点造坟的工价银，却没想到张居正因此上疏而委婉回绝。因此，她想当面问问张居正是何动机。此时，她的心里虽然想的是这档子事，问话时，却又宕开话头先扯到别处：

“张先生，听说令尊大人被人打伤?”

“是的。”张居正神色黯然。

李太后瞅了他一眼，接着问：“听说金学曾去主持荆州税关，同地方衙门全都闹翻?”

“这也有可能。”张居正答得谨慎。

“不是可能，而是事实。”李太后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了不满，“今日上午，户部尚书王国光上了一道折子为金学曾辩护，附上了荆州方面寄来的那三份揭帖，咱听冯公公念过，全都指斥荆州税关的霸道，这里头虽然有一些不实之词，但所揭露之事，依咱来看，并非都是空穴来风。”

张居正心下猜测：李太后对金学曾的不满，起因大概还是缘于那次在大隆福寺的邂逅。他有心替金学曾辩解，言道：

“启禀太后，金学曾到荆州税关主政才一个多月，就闹出这一场风波。依臣下来看，其因在他想弄清荆州税关历年欠税之巨的隐情所在，因此，那些心怀鬼胎的人，就要千方百计阻止他的调查。”

“是谁阻止?”李太后追问。

张居正答：“荆州府知府赵谦。”

一直默不作声的小皇上，这时插话道：“朕记得，这个赵谦是前年京察时，由你张先生亲自提名，从荆州府同知位上荐拔为荆州府知府的。这个金学曾也是张先生欣赏的人物，两人都出自你的门下，为何还要相互攻讦?”

小皇上历练政事用心用意，竟能在细微处发现问题。张居正为此感到惊喜，但就事论事又不免有些尴尬，他斟酌一番，才缓缓答道：

“下臣受了赵谦的蒙蔽。”

“此话怎讲?”

“家父数度来信，夸赞赵谦有政声，造福桑梓尽心尽力，下臣听信了家父的举荐，便派省按院风宪官就近考察，结论也是赞赏有加。于是，下臣就向皇上推荐，将赵谦升任知府。直到最近，下臣才得知，家父之所以举荐赵谦，乃是因为赵谦在担任江陵县令时，曾将一千二百亩官田送给了家父。如此重大的受贿，发生在家父身上，下臣实在羞愧难言。”

这么大的“家丑”，张居正竟然自己道出，无论是李太后还是小皇上，都始料不及。李太后看到张居正疲倦发黑的眼眶里噙满了热泪，已是十分感动，她问道：

“赵谦行贿之事，是谁发现的?”

“金学曾。”

“哦，原来是这样。”李太后仿佛在刹那间明白了一切，她对张居正安慰道，“张先生不必过分责怪令尊大人。依咱看，这件事坏就坏在那个赵谦身上，身为朝廷命官，竟拿官团行贿。如此昏官理当重惩。”

张居正正想道谢，小皇上却先开口问遭：“张先生，你为何要自揭家丑呢?”

张居正坦然答道：“无论任何事情，下臣都不敢向圣母与皇上隐瞒。”

李太后深信张居正说的不是假话，她本想褒奖几句，但看到儿子正用探询的目光注视着她，便又改口说道：

“张先生，你的这份《请裁抑外戚疏》写得很好，既有前朝玉田伯蒋轮的例子比照，武清伯李伟的造坟银价，就按工部的议决执行。”

第十四回 送乌骨鸡县令受辱 拆石牌坊知府惊心

位于东门大街的大学士府，因其前身是辽王府，那规模势派竟是超过了荆州府衙。张文明买下后重新修葺装饰，体制愈是恢弘。老远看去，那一片片飞檐翘拔的曲面大屋顶，盖着华贵的琉璃瓦，日头底下反射出耀眼光芒。正门两根粗大的平柱之间，宽大的门梁上悬了一块六尺长的伽楠香大匾，书有斗大的“大学士府，，四个石青底子的金字。门前踏道两侧，各蹲了一只神采飞扬的汉白玉大石狮。府前广场甚为宽阔，踏道两侧藻井廊沿之下，挨着角柱石，是两排錾工考究的米青石系马桩，正对着大门约十丈开外，并排儿竖了四根高耸入云的沉香旗杆，飘扬的黄绫滚边三角彩旗上，“大学士张”四个字赫然醒目。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无论刮风下雨，这旗杆下以及大门口都有家丁守卫。因此，除了府中开堂会以及别的什么喜庆日子，大门El落满官轿歇满马匹外，平常空荡荡难得见一个人影。高墙大院重门深禁，那气势就把人震慑，谁还敢于此地逗留一窥堂奥呢?自张老太爷被承差水火棍打伤后，这半个多月里，大学士府门前每日车水马龙川流不息，远近各路官员，不管熟识不熟识，莫不都争先恐后赶来探视。这里头作祟的，原是官场上的攀比之心。某某衙门的左堂大人持了拜帖携着礼盒儿前来问候，那右堂大人若不来，岂不遭人议论?这个衙门探视过了，那个衙门焉敢有半点支吾?荆州城里各衙门自不必说，邻近州府衙门，只要有一个带了头，其它的也必都闻风而动。最早赶来慰问的，是湖广道抚按两院的代表，这两衙一动，底下各府州县有谁不看上司脸色行事?官场上盛行的本来就是钻营之术，热衷于奔走权门的官员们自是不肯放过这一次邀宠讨好的良机。一时间，荆州城中百官云集，大学士府门前广场连日来竟像是开庙会似的，众官员紧赶慢赶揣着巴结之心前来，却没有一个能见到张老太爷。这老头子听了赵谦的话，托言伤势太重，躲在后院不出来。接待他们的是张老太爷的二儿子，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他如今挂了个锦衣卫指挥的五品衔，府衙也就在这荆州城中。因在私宅与来访的官员不好行庭参礼，张居谦索性除了官袍只穿便服见客。每天，他都要收下一大摞洒金朱砂笺的拜帖，礼盒儿差不多堆满一间屋子。这一天大约巳牌时分，张居谦正在前院客堂里接待专程从夷陵州赶来拜谒的太守冯大人，一名家人进来

递给他一份拜帖。这份拜帖太过简陋，好像是临时找一张红纸写下的，上面一行颜体楷书倒是颇见功力：晚生李顺谨拜。“是远安的知县李顺，”张居谦对冯大人说，“你且稍坐，我去迎他进来。”

张居谦走出大门，只见李顺穿了一件油青布的直裰站在广场上静候。他旁边站了一个脚佚，挑了两只礼盒儿，一只方方正正，另一只圆鼓鼓的，大过府衙悬挂的大灯笼，都用红布罩着看不清里头的实物。张居谦看这礼担沉甸甸的，心里先已有了几分满意，忙迎上去抱拳一揖，笑吟吟说道：

“李大人，屋里请。你的轿夫呢，让他们喝茶去。”

“咱没有轿夫，”李顺擦着满头的大汗，恭谨答道，“咱是走着来的。”

“你从远安走来?有二百多里路吧?”张居谦一惊。

“不不，咱骑了匹驴子来的，进了城，咱就将驴子留在家里拴着。”

“啊，我倒忘了，李大人就住在城里头。”

张居谦说着把李顺引进客厅，先将他与冯大人作了介绍。冯大人是六品官，比李顺高了一品，加之他对这个不是科举出身的特荐知县有些瞧不起，故敷衍作答。李顺也不计较，与张居谦寒暄了几句，就从袖笼里掏出一张礼单递给张居谦，红着脸说：

“听说张老太爷受了重伤，晚生寝食难安。远安穷乡僻壤，没啥置办的，备上一些土特产，给老太爷补补身子。”

张居谦接过礼单一看，上面写着：“天麻十斤，乌骨鸡二十只。”顿时心中不悦，忖道：“你远安再穷，也不至于弄出这等上斤不上两的礼物来，这不是打发叫化子么?”他随手把礼单朝茶几上一丢，说道：“难为李大人心诚，但这份礼物断难收下。”

“这是为何?”

“家严生性不喜欢吃鸡。”

“可这是乌骨鸡呀，”李顺郑重声明，“和天麻一起炖着吃，专治头晕。”

“乌骨鸡还不是鸡?”张居谦怏怏不乐回道，“家严一闻到鸡汤味儿，就作呕。”

“李大人啦李大人，你在荆州城住了这么多年，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闲坐一旁的冯大人趁机插话，“咱从山西调来夷陵任上还不到一年，就知道老太爷从来不吃鸡，他老人家最喜欢吃的，是鹅。”

“对，家严喜欢吃鹅，”张居谦接过话头，“李大人，这乌骨鸡你还是拿回去。”

李顺心下揣度这是张居谦嫌礼薄，一时无以回答。却说那天他在家中与到访的金学曾别过，当时就骑一匹小驴儿花了两天时间回到远安县衙，他虽然知道了张老太爷挨打的消息，但并未引起重视。大约过了十几天，县学教谕自荆州公干回来，向他备细说了湖广道远近州县衙门前往大学士府探视张老太爷的盛况，他这才发觉自己真是个笨人，居然想不到去大学士府拜望，却颠儿颠儿地回到县衙。如今只好再往荆州一趟送礼补个人情。提到送礼，他又犯了难，远安是个穷县，衙库里虽存有百十两银子，可那是一应差役的工钱和几位属官的俸资，万万动不得。何况他当上县令的第一天就为自己订下规矩，除了俸银，不可昧良心花公家一厘钱。搜遍箧笥，找出了二两碎银，吩咐衙役就用这些钱买了十斤天麻和二十只乌骨鸡。他自以为这是一份重礼，及至到了荆州，听说别的州县衙门送的大礼盒儿都是用骡子驮，外带还奉上一张银票，大的几百两少的几十两不等，这才为自己礼物的寒酸而发窘。想再添置些又苦于囊空如洗，只好硬着头皮带着礼挑子姗姗而来。

李顺这边厢蔫头耷脑如坐针毡，颐指气使的冯大人在那厢又说起了风凉话：

“李大人，你堂堂七品县令，怎么像个鸡贩子，二百里长途挑一担鸡来。”

人有脸树有皮，李顺再木讷，对这种侮辱也受不了，便反唇相讥道：

“冯大人，我是一个鸡贩子，想必你就是一个牙郎了，是不是搬了一座金山来?”

“你……”

“你们是衙门送礼，用的是民脂民膏，我李顺礼物虽轻，花的却是自家的俸银。”

眼看两人就要吵起来，张居谦赶紧出来调停，他用眼色示意冯大人不要做声，自家勉强挤了个笑脸朝李顺说道：

“冯大人只是开个玩笑，李大人不必认真，常言道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李大人这份情，我代表家严领了，只是这乌骨鸡，家严实在享受不了。”

“张大人的意思，是让咱李某真的把这乌骨鸡挑回去?”

“这……我已说过，李大人的心意我代表家严领了。”

“既如此，李某告辞了。”

李顺说着，起身朝张居谦打了一恭，提了提直裰，气鼓鼓走出了客堂。当张居谦赶出客堂喊了一句“李大人你走好”时，李顺已蹬蹬蹬走下踏道，他抬头望了望半空中飘着的“大学士张”的彩旗，心里头忽然涌起一股子酸楚，强忍着，两泡热泪才不至于溢出眼眶。这时又有两乘官轿抬进广场，他连忙低头疾走，也不知过了多久，忽听得背后有人气喘吁吁地喊道：

“老爷，你要去哪里?”

迷迷盹盹的李顺这才惊醒，抬头一看，竟已穿过了十字街口，连西大街都走了半截，喊他的人就是那个脚伕，肩上还挑着那红布盖着的一方一圆两只礼盒儿。

“你真的挑回来了?”李顺问。

脚伕悻悻然答道：“老爷，别个衙班的差人狗眼看人低，笑你是鸡贩子，还有……”

脚伕欲言又止，李顺追问：“还有什么?”

“由荆州府同知郑大人出面张罗，包下了大学士对面的章华酒楼，凡送礼的老爷都有筵席招待，随差也都有酒吃。”

“你没吃上酒，感到窝囊是不是?”

“小的叹息大人太折面子，那些烂嘴龟子乱嚼舌头，说得很难听。”

“任他们说去，”李顺苦涩地一笑，四处张望张望，说，“我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是呀，小的寻思老爷家住南门，怎么就闷头朝西走，所以就在后头喊上了。”

“这前面是啥地方?”李顺懵懂地问。

“尽是些店家，也有一个衙门。”

“啊，对了，”李顺猛然清醒了过来，一拍脑门子，“荆州税关就在前头，走，咱们到税关去。”

“挑着这礼盒儿?”

“挑着。”

李顺说着又快步前行，挑佚跟着他，急匆匆走到了税关门口。

听门子禀报李顺来访，金学曾赶紧迎将出来。这些时，金学曾在荆州城成了众矢之的。各衙门堂官像避瘟疫一样躲着他，就连平素言谈投契过从甚密的几位新结识的散官，也都不见人影儿。偏在这时候李顺来访，他既感诧异，又心生温暖。出得门来，见李顺一身便装，跟着的脚佚还挑了两只礼盒儿，不由得好奇地问：

“李大人，你这是?”

李顺苦笑了笑，道：“一言难尽，咱们进去叙说。”

两人穿过大堂，径直走到金学曾的值房坐定，喝了一盅茶，李顺便把今日去大学士府的经历讲了一遍。金学曾听了哈哈大笑，谑道：

“李大人，二两银子送礼，你这又创下了万历官场的奇闻，人家没轰你出来已是存了客气。”

李顺心里怄不过，也就说了句粗话：“咱这是割卵子供菩萨，他嫌不好看，咱还痛死了。”

“罢罢罢，咱们打个平伙，你出两只鸡，我去叫人买一坛老酒来，一醉方休如何?”

“如此甚好。”

金学曾当即吩咐下去。李顺无意间瞥见案台上摆着文房四宝，一张四尺长的蜀版藤白纸，已是墨气淋漓书就了一半，他当下起身去瞄，纸上写道：

周礼小司寇五听之法：一日辞听，观其所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三曰气听，不直则喘；四日耳听，观其

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嘹。古人听狱之法详密如此，即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后世不务出此，而以钩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罗织编织求人之情，其法弥刻，其术……

字体亦行亦草，大有盛唐笔意。李顺细细玩吟了两遍，赞道：

“金大人，你这五听之辩，乃是有感而发。”

“是啊，这几日我一直寻思，要给这值房起个名字，昨日想了一个晚上，才想了一个名字，叫五听斋。上午闲来无事，便琢磨着写这一篇《五听斋记》，刚开了个头，你就来了。”

“五听斋，”李顺非常同情金学曾眼下艰难处境，也知他压抑难申的心境，便道，“单看这个开头，就知是一篇奇文。”

“古人言，偏听则信，兼听则明。究竟何为偏听，何为兼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前些时偶翻《周礼》，才找到了出处。”

金学曾娓娓道来，一副神定气闲的样子，李顺甚为诧异，问道：

“这时候，你还有闲心读这些古书?”

“咱荆州税关门可罗雀，此时不读，更待何时?”

金学曾说罢朝窗外院子里望望，大白天的竟阒静无人了无生气，一丝儿郁气不知不觉已在眉宇间显露。李顺看在眼里长叹一声，说道：

“金大人，愚职真是服了你，出了这大的事，人们都猜想你六神迷乱，却想不到你竟还能援笔为文。”

金学曾本不想急着说懊恼之事，见李顺主动扯上话题，他便故意露了一个口风：

“李大人，你上次所言赵谦把江陵县官田送给老太爷一事，我已派人打探凿实。当即就将此事写信向首辅禀报，并驰驿送往京城。”

“什么，你写信给首辅?”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嚷道，“你怎么能这样做?”

金学曾笑道：“江陵县发生了这样大的行贿大案，愚职又怎敢隐瞒?”

“首辅是何态度?”

“现在尚未收到回复。”

李顺的心一下子绷紧了，摇头苦笑道：“金大人，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你想过后果没有?”

“想过。”

“张文明毕竟是首辅的令尊，他若有意偏袒，你就是第二个海瑞了。”

“我猜想不会，”金学曾打量了李顺一眼，接着问，“京城通政司最近寄来的几期邸报，你都看过了吗?”

“看过了，”李顺回答，“多半是子粒田征税引发的争论。首辅作出的这一重大决策，对皇亲国戚等一应豪强大户，实在是打击太大。”

“首辅志在为天下理财，李大人，你说，他怎么可能让我当第二个海瑞呢?”

金学曾如此自信，李顺心下存疑，却也不便再说什么。这时厨子来报鸡汤已炖好，两人便起身到了膳房。一大盆香喷喷的鸡汤刚摆上餐桌，另配了几样时蔬，衙役也早买了一坛地产的陈年谷酒回来，揭开黄泥封裹贴着油皮纸的坛口，顿时满屋都飘漾着醇厚的酒香。李顺耸耸鼻子，不自觉地吞了一口口水，主宾二人也不讲客气，传杯递盏狼吞虎咽，不消片刻居然也都有了三分醉意。李顺细心啃了一只壮硕的鸡腿，想着上午送礼的事不解地咕哝道：

“也真是怪，这么美味的佳肴，张老太爷竟然无福消受，唉，可惜，可惜。”

金学曾看着李顺大快朵颐的样子很开心，讥道：“李大人，你真的以为张老太爷不吃鸡?”

“他二儿子张居谦是这么说的，说他闻着鸡汤味儿就作呕。”说到这里，李顺猛然又记起夷陵知州冯大人那副可憎的面孔，脸上又怫然作色，骂道，“张老太爷再好的人，也架不住那帮谄媚之人争着灌他迷魂汤……不说了，不说了，喝酒。”

两人借酒谈心正在兴头上，主簿张启藻忽然走了进来，对金学曾禀道：

“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谟大人要和你紧急约见。”

“他人在哪儿?”

“在东门外接官亭里。”

“怎么在那儿呢?”金学曾觉得蹊跷。

李顺一面打着酒嗝，一面琢磨，不安地说：“金大人，依下官来看，你此去凶多吉少。”

“是吗?”

“周大人从武昌城长途赶来，不入城却呆在接官亭，八成儿他是宪命在身，要把你弄到那里去抓起来。”

金学曾心中也没有底，但事既至此躲也躲不开，便嘻嘻一笑说：

“即便接官亭变成风波亭，咱也不能不去呀，张大人，你吩咐下去，给我备轿。”

接官亭在荆州城东门外三里许，大凡上司官员来荆州，本地官员都会到接官亭迎接。这接官亭并不仅仅是一个亭子，旁边还有一所小院，乃接送官员临时休憩之地。如今，在接官亭与荆州东城门之间，又新添了一处建筑，这便是“张大学士牌坊”。往常，一出东城门，远远便可看见那座六角飞檐的接官亭，现在却被这座高大的牌坊挡住了视线。张大学士牌坊离接官亭大约还有一里地。金学曾经过那里的时候，却也无心留连，径直奔接官亭而来。

金学曾寻思这次会见凶多吉少，故出门时尽数用上排衙。伞伕牌伕清道伕连同水火棍差人尽行用上，前前后后二三十人，也是一支不小的队伍，如此排场，对于他来说还是第一次。到了接官亭前落下轿来，才跨出轿门，便见亭子后头散放着几十匹军马，还有众多军士三个一堆，两个一伙坐在树阴下休息，看装束打扮，他认得出这都是专管刑事捕押的缇骑兵，心下当即紧张起来，也不容细想，但见接官亭的亭长走上前来打了一拱，禀道：

“知会金大人，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谟大人在院房里等候。”

金学曾整了整官袍，跟着亭长从容走进了小院，小院中间是一块闲地，正对着院门的是抬高了五级石阶的正房，一名约摸五十来岁的四品官员站在客堂门口，看到金学曾进来，连忙走下石阶迎接，抱拳一揖问道：

“来者可是金大人?”

“正是。”金学曾还了一礼。

“愚职周显谟在此恭候，”周显谟说着就把金学曾请进客堂，双方叙礼坐定后，周显谟又道，“把金大人请到这里来相见，原是为了叙话方便。”

金学曾本已作好了束手就擒戴枷上道的准备，但看周显谟的行为举止，又不似有什么恶意，心里头便有些吃不准了。两人虽然都官居四品，但周显谟是手握弹劾大权的风宪官，因其使命特殊，哪怕官阶比他高的人，也莫不对他敬畏三分。金学曾内心里对他并不惧怕，但仍然按官场的规矩，把自家身份放得低矮一些，赔着小心问道：

“不知周大人有何事见教?”

周显谟是个老官场，他已估透了金学曾此时的心思，便笑着说：“金大人不必紧张，愚职此次来荆州，乃是奉首辅之命，与你共同完成一件差事。”

“什么差事?”

“拆大学士牌坊。”

“啊?”

“恐金大人不相信，咱这里还有两份公文。”

周显谟说着，起身到了里屋，从随身带来的箧笥里拿出两份文件来，再转出房来递给金学曾，其中一份盖了刑部关防，移文很短：

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谟知道：

接内阁首辅张居正指示，命你收文之日，即刻率缇骑兵五十名前往荆州，拆毁张大学士牌坊，不得有误，事毕回复。 月 日。

刑部尚书王之诰签

另一封是张居正写给周显谟的私人信件，内容与刑部移文大致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张居正在信中还特别提到要周显谟到荆州后首先找到金学曾，就拆毁牌坊事与之谋划，要“排除干扰从速完成”。正是因为有这封信，周显漠才把金学曾找到这接官亭来。

等到金学曾读完信件，周显谟问道：“金大人，拆毁牌坊一事，你有何高见?”

金学曾平常与官员们闲聊，就得知这个周显谟老于世故，是个滑溜溜的琉璃球儿。这种人逢着好事就上，见了犯难事就躲。拆毁牌坊之事，刑部移文与首辅的信都指示明白，他偏还要征求意见，这明显

是不肯担当责任。金学曾虽看出他的小心眼，但仍以事体为重，问道：“周大人此番前来，是否已知会荆州府方面官员?”

周显谟回道：“除了你，愚职没有通知任何人。”

金学曾眨了眨小眼睛，言道：“在湖广道，你周大人是显官。你既到了荆州，想瞒是瞒不住的，只怕这时候，就已有耳报神向荆州府报告了你的行踪。我看事不宜迟，这张大学士牌坊若是要拆，就即刻动手。”

“愚职想的也是如此，”周显谟担心地说，“若是走漏风声就不好办，荆州府方面官员肯定会出面阻挠。”

“官员们倒不怕，有刑部移文在此，谁敢干涉?”金学曾底气十足地答道，“要说怕，怕的倒是首辅大人的令尊，他若闻讯赶来，只怕会横生枝节。”

“这倒是，咱们现在就动手。”

两人说罢，就相邀出门朝大学士牌坊而来。此时已是申末时分，西斜的阳光照射下的张大学士牌坊，显得非常抢眼。这座牌坊纯用汉白玉石料凿砌而成，四根两尺见方的大石柱撑起三重石雕飞檐。石柱往上净空有一丈八尺，第一道横枋上雕的是夔纹龙饰，其上的宽大石匾上书有“大学士”三个斗字，下面一行小字：

太师兼文华殿大学士张居正

说是小字，每个也有汤碗口那么大。徐阶亲书的对联还没有镌刻上去，但已描了字样，几个工匠正在那里忙碌。周显谟所带的五十名缇骑兵以及随金学曾出行的衙役，加起来也有七八十号人，拆毁牌坊的人手足够了。工具也是现成的，因还没有最后完工，现场摆了许多梯子、锤、錾、钎子之类。周显谟走到跟前，先负手绕牌坊一周欣赏一遍，对金学曾叹道：

“金大人，这牌坊不但做得势派，且錾工考究，你看横枋上那两只纠缠的夔龙，栩栩如生，直欲凌空而去。如今拆毁它，真是可惜!”

金学曾答道：“首辅大人不肯沽名钓誉，我辈也只能奉命行事了。”

“是啊!”

周显谟虽然心存惋惜，却不得不下达拆毁之令。却说荆州府中有一名姓鲁的典吏，被赵谦派来这里负责现场施工。这会儿见有人拥上来要拆毁牌坊，便连忙跑过来制止，他不认得周显谟，却认得金学曾，便朝金学曾讪讪问道：

“金大人，谁给了你们税关这大的胆子，敢动手拆首辅大人的牌坊?”

金学曾朝周显谟挤挤眼，却也不攀他，只自答道：“咱们做事儿，还轮不到你来聒噪，快闪开，小心伤着了你。”

说话间，只见缇骑兵们已是搬过几架梯子攀上了牌坊顶，七手八脚掀翻了一角飞檐，看到忽地冒出许多兵爷来，鲁典吏也不知来头，便慌忙跑回城里头报信去了。

俗话说，败事容易成事难。也就大半个时辰，这座费了多少匠心才得以砌成的气势巍峨的大学士牌坊，就已被拆得只剩下四根立柱。掉在地上的那些汉白玉构件，断的断碎的碎，竟没有一件完整的。这时候，只见东城门里抬出十几顶官轿，前后护轿的衙役也有上百人，舞枪使棒，一路奔跑过来。

金学曾一看那架式，猜是鲁典吏搬来了救兵，便对周显谟说：“周大人，快掸掸身上的土，荆州城中的官员，都邀齐了来迎接你了。”

周显谟手搭阳篷朝东城门方向瞧了瞧，吩咐同来的缇骑兵一起上马，列队站好。他自己果真正冠整衣打理一番，静等那一队官轿的到来。

大约离大学士牌坊废墟还有二三十丈远，那一队官轿都纷纷落定。打头的那顶四人抬围青大轿里，走出了荆州府知府赵谦。他抬头看了看那四根孤零零的石柱和地上的一堆乱石，又一眼瞥见了站在石堆上的金学曾，便跺着脚骂道：“金学曾，你做得好事!”

金学曾眯眼看着赵谦气急败坏的样子，也不同他计较，嘻嘻笑道：

“赵大人，先别慌着乱骂人，你看看，这是谁来了。”

赵谦这才注意到金学曾身边还站了一个人，定睛一看，不禁吃了一惊，对这位主管一省监察的风宪官周显谟，他哪有不认得的道理?他去省城办事，总会跑到周府去拜望，此前周显谟也来过荆州两次，都

是他出面接待。因此两人不但熟络，且彼此间还有一些好感。赵谦赶紧趋前几步，双手高高一拱，说道：

“不知宪台大人驾到，下官有失远迎。”

本是同级，赵谦却以“下官”自称，周显谟听了心里头舒坦。他知道这座牌坊是赵谦倡议并带头捐资修建的，如今由他下令拆毁，便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位执礼甚恭的老熟人。因此快步走下石堆，朝赵谦深深一揖，尴尬说道：

“周某此番来到荆州，乃是别有公务。”

赵谦看看地上的断石残碑，怏怏地问：“难道宪台大人这次来荆州，就为了拆毁这座牌坊?”

“正是，”周显谟已看出赵谦的不满，他瞧了瞧随赵谦一块来的荆州城中各衙门官员，不管熟识不熟识，一个个都乌头黑脸，心知犯了“众侮”，于是他半是安慰半是自嘲地说道，“赵大人，你于此可以看出，风宪官不好当吧?得罪之处，还望海涵。”

事既至此，说气话也毫无用处。赵谦只得压下怒火，见风使舵说道：

“周大人宪命在身，下官哪敢责怪。想必这一路也辛苦了，下官这就请周大人进城，晚上咱请客，这一起来的众位官员全都作陪，为周大人接风。”

却说晚上的这一顿接风宴，就安排在周显谟下榻的楚风馆里举行，楚风馆本是专门接待过往官员的邸舍，由荆州府官办，赵谦也算是这里的主人。筵席开了十几桌，除开金学曾税关里的人，荆州城中各衙门里有头有脸的官员悉数参加。开宴之前，周显谟单独会见了赵谦，为了卸开责任，他把刑部移文以及张居正的手札拿出来给赵谦看了。然后说道：

“赵大人现在既已知道了这件事的起因，谅也再不会责怪本官吧。”

赵谦苦笑了笑，答道：“既然是首辅大人自己的意思，下官还能埋怨谁呢。”

周显谟看到赵谦一副委屈的样子，索性点拨他：“赵大人，首辅大人如此处置牌坊一事，你是否从中看出端倪?”

这正是赵谦的担心之处。那次收到徐阶的撰联后，他便把这座牌坊当成战胜金学曾的法宝之一。他虽然向首辅写了长信告金学曾的刁状，但对索求到徐阶“墨宝”一事却只字未提，而是让老太爷自己给儿子写信点明此事，他如此设计其因有二：第一，他想让张居正知道，最看重这座牌坊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的令尊张老太爷；第二，他的信中切责金学曾的种种不是，乃是想让张居正体会到他为首辅故乡黎庶谋求福祉的一片苦心，至于牌坊一事隐去不谈，亦是想让首辅大人知道他“居功不傲”的士人品质。他本以为这是一个良策，由此可以得到首辅大人的赏识。信寄出后，他几乎每天都鸭颈伸得鹅颈长等待北京的好消息传来。谁知佳音不至，等来的，却是率领缇骑兵前来拆毁牌坊的周显谟。自见到周显谟后，他的心情一直忐忑不安。总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他之所以强撑笑脸要为周显谟摆下这声势浩大的接风宴，一来是为了给自己壮壮门面，让周显谟知道，在荆州城中，他仍是说一不二的众官之首；二来也是为了讨好周显谟，好进一步探探他的口风，以期了解上头的举措是否对他有利……

眼下，周显谟自己道出敏感的话题，赵谦心中怦然一动。凭官场的经验，他知道周显谟对他抱有同情，但他仍不敢大意，而是小心回道：

“周大人，下官也正在疑惑。首辅大人若想拆掉牌坊，只需写个二指宽的条子给我赵谦就是，哪用得着刑部移文，还让你这位风宪官亲率缇骑兵，兴师动众大老远跑来荆州一趟。”

“赵大人是聪明人，这一点还估不透么?”周显谟捻着下巴上稀疏的胡须，缓缓言道，“这就说明，首辅对你已经起了疑心。”

“首辅疑我真是没有道理，”赵谦垂头丧气地说道，“我赵谦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啊!”

“这一点不假，湖广道的官员谁不知道，你是张老太爷的第一号座上宾，但张老太爷并不等于首辅本人。赵大人，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和金学曾作对。”

“唉!”

赵谦无言以答，只重重叹了口气。周显谟继续说道，“张老太爷器重你，但首辅本人，器重的却是金学曾。今年，首辅推行财政改革，

第一步棋就是给皇帝国戚的子粒田征税，在这件事上，金学曾可是立了头功啊。”

赵谦对周显谟的话不加反驳，却恨恨说道：“金学曾这个人，为人太刻薄，咱荆州城中的官员，没有几个人喜欢他。”

“正因为如此，你就不应该得罪他，”周显谟颇为关切的规劝道，“他如今正在势头上，你同他斗，岂不是自求祸事?”

赵谦不服气，咕哝道：“咱听说，京城的皇帝国戚，反对子粒田征税的不在少数。这件事是金学曾挑起来的，该有多少人恨他。”

“这话不假，势豪大户恨的岂只是金学曾，连首辅本人以及户部刑部堂官，都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说到这里，周显谟压低声音问道，“前不久，京城里出现了一幅谤画，你知道么?”

“什么谤画?不知道。”

“咱也是从京城同年的来信中得知，”周显谟接着把谤画事件大致述说一遍，又道，“首辅为天下理财，力除其弊，本也无可厚非，然左右方面大臣，摭事过急，谋利诛求未厌，以致得罪势豪大户簪缨之族，孟子日‘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当今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如此与百方作对，新政岂能持久?你赵大人在这种时候就收税事告讦金学曾，乃是没有审时度势，没有看清楚这个金学曾，实际上是首辅大人的一只马前卒。”

周显谟这席话已是说得相当露骨，赵谦咂摸了半天，既品出了痛苦，也品出了欢忻。紧张的心情忽然一下子松弛了很多，他笑道：

“周大人说了许多，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要下官识时务者为俊杰。”

“赵大人是明白人，”周显谟颔首答道，“你若是想和金学曾和解，本官可以撮合。”

“多谢周大人好意，此事容下官三思而行。”赵谦说着，起身朝周显谟做了一个请的姿势，又道，“料想作陪的官员都已到齐，请周大人赏脸人席。”

第十五回 应天馆拜访神秘客铁女寺毒杀贪鄙人

一顿接风宴吃了一个多时辰。往常，逢到这种宴席总会吃到大半夜，又是唱曲又是行令总之是变着法子多喝酒博取上峰高兴。今天的筵席却热闹不起来，与席的官员们响应赵谦的倡议，都为大学士牌坊的修建捐了银两，如今大学士牌坊已被拆毁，官员们自觉得脸上无光。银子白丢了不说，还要落得受人嘲弄，这事儿要多败兴有多败兴。席面上，官员们强颜欢笑奉承宪台大人，但心情沮丧寡酒难喝，折腾了一阵子，倒有一半人喝得酩酊大醉。撒野骂大街的、抹眼泪哭穷的、嬉笑着调戏歌妓的，出什么丑的都有。赵谦见不是势头，慌忙宣布撤席，把周显谟送回房中安歇。即便头脑昏沉，他也不忘从青楼中物色两个面容娇好的二八佳人，送来给宪台大人荐枕。周显谟本是个老色鬼，送上门来的美色，他也乐得享受。

把周显谟安顿好，赵谦寻思要去张老太爷家讲讲这半晌发生的事情，刚走出楚风馆的大门，一直陪侍着的宋师爷忙凑过来，附在他的耳边低声说道：

“东翁，有个人想见你。”

“什么人?”

“从京城里来的，他不肯讲出姓名来历，看样子却有一些来头。”

“人在哪儿?”

“住在应天会馆。这位客人说，在哪儿相见，由东翁您定地方。”

应天会馆是荆州城中最好的旅店，住店的客人都是腰缠万贯的商贾。会馆离这儿只隔了半条街，走过去也用不了片刻工夫。赵谦有心前往拜访那位神秘人物，又怕上当，便问宋师爷：

“你从哪儿看出那人有些来头?”

宋师爷答：“那人身上有一份兵部发给的勘合，本可沿途驰驿，但他到荆州却不住府属的驿店楚风馆，自个儿跑到应天会馆住下来。”

大凡新官上任以及二品以上老臣致仕回家，才能发给勘合。这位客人身揣勘合却不享受特权，赵谦颇感蹊跷，于是让宋师爷领路，登轿望应天会馆而来。

新月如钩夜凉如水。应天会馆所在的南大街，原是酒肆青楼鳞次栉比画栋朱梁争奇斗艳的繁华之地。若在白天，赵谦的轿子抬过这条

街，定会引起路边行人的注意。但在晚上却不一样，这条街上到处都是轿子，富商巨贾一个个争强摆阔，谁都是坐着大轿子来这里寻欢作乐。也就是打个哈哈的时间，赵谦的轿子便在应天会馆的轿厅里落下了。会馆里专门负责接轿的小厮麻利地上前打起轿帘，正要高喊“接老爷一位——”，却瞧见跨下轿来的是一位官员，顿时一愣，问了句蠢话：“大人，你来这里干吗?”恰好这时候，先赶来这里报信的宋师爷从里头出来，他瞪了小厮一眼，斥道：“有眼无珠的东西，连知府大人都不认得。”小厮吓得一伸舌头，颠着瘦屁股跑开了。宋师爷头前带路，把赵谦带进后院一座两层画楼的楼上。从楼梯上去，是一套三开间的房子，中间是客堂，左边是客人临时的书房，右边是卧室。这套房子陈设典雅器具考究，就连摆放时花盆子的小座子，都是用黄花梨木雕琢而成。虽然那位小厮不认得赵谦，但他却是这里的常客，只不过往日来这里，穿的都是便服。他知道这套房子是应天会馆中档次最高的，住一晚得三十两银子。他进到客堂时，只见一个人正独自享用一桌丰盛的佳肴，旁边坐了两个歌女，一个弹着琵琶，一个敲着檀板，为他唱歌佐酒。见他进来，那人放下酒杯站起身来，双手一揖问道：

“来者可是知府赵大人?”

赵谦借着头上明亮的宫灯把眼前这位不速之客打量一番，只见他身穿一领玄色湖绸裥衫，头上戴着京式阳明巾，高颧骨，尖下巴，目生三角形如病虎，一看就不是流俗之辈。赵谦不知这人的底细，先谦虚答道：

“在下正是赵谦。”

“赵大人果然是信用君子，咱让你的宋师爷带信，请你来见见面，你果然就来了。”

“敢问先生尊姓大名?”

“敝姓高，你喊我高先生就是。”

“不知高先生有何承教?”

高先生高深莫测地一笑，对愣站在一边的宋师爷说：“老宋你暂且退下，鄙人有事要同你东翁赵大人单独面谈。”待宋师爷下楼后，高先生便邀赵谦入席，赵谦推让说：

“高先生，今晚上酒咱是不能喝了。”

“咱知道，赵大人今晚上为湖广道监察御史周显谟举办接风宴，已喝得有三分醉意是不是?”

“是的。”

“一个破御史你都可以三分醉，跟咱喝酒，你就是烂醉三天也值得。”

口气如此之大，赵谦只感到云遮雾罩。高先生见赵谦眉心里蹙起核桃大的疙瘩，知他信不过，便起身到书房里写了一张笺纸出来，递给赵谦说：

“你看看这几个字，如果你觉得咱高某说话有准头，你就留下来谈，如果你觉得毫无用处，现在就可以走，咱决不留你。”

赵谦接过笺纸，只见上面写了一行字：

海子湖边 官田一千二百亩

赵谦拿着笺纸的手，当时就抖了起来，这墨迹未干的十一个字，如同十一把锋利的匕首，一齐朝他的心窝扎来。

“赵大人，你到底是走还是留?”高先生一双灼人的目光，死死地盯住赵谦的脸。

赵谦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把那张字条撕碎了，佯笑着说：“咱自然要留下来，陪高先生说说闲话儿。”

“好，那就喝酒。”高先生说着给赵谦满满斟上一杯，“来，干杯!”

赵谦心里头像猫子抓，哪有情绪喝酒?却又不得不奉陪。高先生不知是有意耍弄还是酒没喝好，丢了个话头后却一味地闹酒。他见那两个歌女缩在一旁挤眉弄眼地看热闹，便朝她们一拍巴掌，大声嚷了起来：“怎么不唱了?咱爷们啥时喝过闷酒，快接着唱。”

两位歌女不敢怠慢，琵琶一拨檀板一敲，慢启朱唇又咿咿呀呀唱了起来：

望江楼儿，观不尽的风和荡

咿喂子哟一片汪洋

九尽寒退，二月里春光

咿喂子哟萌芽上长

三月里来清明节

桃花开来杏花放

咿喂子哟又开春海棠

掩绣户，玉人儿娇模样

咿喂子哟美貌女红妆

夏日天长，庆赏端阳

咿喂子哟暑热难当

八月十五敬月光

姑娘二人把香降

咿喂子哟桂花阵阵香

到冬来，雪花飘飘梅花放

咿喂子哟咿喂子哟

朔风阵阵凉，奴家也断肠

两位歌女一唱一和，虽不是十分美好却都很卖力。高先生嫌她们唱的这支《望江楼儿》曲调儿揉捏，“咽”儿饮了一杯酒，嚷道：“姑娘们，你们弹一曲《马头调》，听咱和着调子，给你们唱一道京城里流行的好词儿。”说着，高先生跟着琵琶声，吊着嗓子唱起来：

久闻姑娘名头大，见面也不差

脚大脸丑，浑身腌臜，赛过夜叉

桌面上，何曾懂得说句交情话

开口令人麻

若问她的床铺儿

放屁咬牙说梦话

外带着争开发

一张臭嘴，焦黄的头发

虱子满身爬

唱曲儿，好似狼叫人人怕

又不会弹琵琶

要相好，除非倒贴两吊大

玩你的后庭花

高先生本就生出一副凶相，如今虽然嬉闹唱曲，两腮肌肉却依然呆板毫无生动之气。只是这曲调诙谐滑稽，加之高先生常常走板的黄腔，仍能给人逗乐。赵谦客随主便用心巴结，一曲才了，他连忙拍起巴掌赞道：

“唱得好，唱得好，没想到高先生还有这一手，你唱的这支曲子叫什么来着?”

“叫《久闻大名》。”

“这词儿有意思，”赵谦瞅着那两位歌女淫邪地一笑，接着用暗示男女私处的行话问道，“听说京城里头，后庭花的价格，倒比前院的牡丹贵了许多?”

“这个当然，物以稀为贵嘛。”高先生看看差不多闹够了，便去里屋抓了些碎银出来赏给两位歌女让她们离开。听到歌女下楼的声音，高先生命在门外静候的小厮沏两杯热茶进来。待小厮把厅房里的残肴碗碟收拾干净了，高先生才把赵谦请到太师椅上重新落坐，一边品茶，一边问道，“赵大人，你是不是真想知道敝人的来历?”

赵谦此时的心情犹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他干笑着答道：“如果高先生觉得方便，赵某原闻其详。”

高先生打了一个酒嗝，问：“赵大人知道武清伯这个人吗?”

“武清伯谁不知道，当今圣母李太后的父亲，名闻天下的老国丈。”

“还有一个驸马都尉许从成大人，想必赵大人也不会感到陌生吧?”

“这个也知道．他是嘉靖皇帝的女婿，当今圣上的嫡亲姑父，也是赫赫有名的皇亲。”

“武清伯与驸马都尉两个人，都委托敝人前来荆州，向你赵大人问好。”

“问候咱?”赵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咱赵某与两位皇亲素昧平生，他们怎么可能问候我呢?”

“他们问候你，乃是事出有因。”

“为的何事?”

“只因你赵大人治下的荆州城中，有一个人搅得他们寝食难安。”

“谁?”

“金学曾。”

“啊，又是这根搅屎棍，”赵谦心里头暗暗骂了一句，急切地问，“金学曾如何得罪了两位皇亲?”

“子粒田征税的事，赵大人不会不知道吧?”

“知道。”

“这件事的始作俑者，便是金学曾。”

高先生把话挑明，赵谦这才恍然大悟。今儿个接风宴前，周显谟在楚风馆中还与他谈到子粒田征税的事。在这一举措中，几乎所有势豪大户的利益都受到侵害。首辅张居正也就成了他们憎恨的目标。金学曾作为张居正的爱将，又是第一个揭露子粒田弊政的官员，势豪大户们自然就会迁怒于他。但赵谦仍不知眼前这位高先生要干什么，他转了转脑瓜子，试探地问：

“金学曾是在荆州城中，但他是他，咱是咱，不知高先生为何要咱赵某?”

高先生觑着赵谦，刻薄地说：“赵大人如此说来，倒真有装蒜之嫌。眼下，满京城的人都知道，荆州城中拴着你和金学曾两头叫驴，谁也不服谁，如今已是厮咬得不可开交。”

赵嫌觉得高先生作践了他，放在平常他早就拉下了脸，但这会儿却不得不压下气性子，讪讪地解释道：

“咱是向京师有关衙门告了他金学曾，但咱为的是荆州的百姓，并不是和金学曾有何私怨。”

“赵大人不要唱高调了，”高先生讥笑道，“知情的人都知道，你想把金学曾挤出荆州，是怕他查出你主持荆州税关时的问题。”

“这……”赵谦鸭子死了嘴硬，仍狡辩道，“咱主政荆州税关时，账目清楚，有何问题?”

高先生哈哈一笑，回道：“你放心，金学曾不是省油的灯。前年去礼部查账，连老鼠偷了几颗米他都查得出来，你还怕他查不出你的问题?事实上，他已抓到了你的把柄。不然，你送给张老太爷一千二百亩官田的事，咱高某怎么会知道?”

“他往哪儿告的?”赵谦紧张地问。

“实话告诉你吧，金学曾已将此事写信告诉了张居正。这位首辅大人以天下为公不徇私情，将此事禀奏皇上，自求处分。”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一点不假，”高先生耸着眉棱，正颜说道，“这件事儿，是咱家主人亲自从皇上口中听来的，哪还有假?”

高先生一副势大气粗的样子，赵谦不知他的主人到底是武清伯李伟还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但又不敢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位姓高的主子即便不是上述两人，也必定是皇上身边的宠贵，不然，如此机密的事情，他又能从哪里探听得到?赵谦顿时如同沉入噩梦，背心一阵阵发凉，哭丧着脸问：

“皇上追究此事么?”

“眼下这时候，圣母与皇上都对张居正深信不疑，当然不会为这事惩处他。”

“这样就好。”赵谦如释重负长吐一口气。

“好什么呀，”高先生嘴巴一瘪冷笑道：“皇上不惩处张居正，并不等于放过了你呀。”

“啊?”赵谦身子一哆嗦，两条腿抖动起来，“这么说，咱、咱大祸临头了。”

“可以这样说，但还没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如何挽救?”

“解铃还得系铃人。”高先生宕开一句说道，“只是不知赵大人是否有此胆量。”

“请高先生明示。”

高先生站起身来，门前窗下到处看了看，直到相信无人偷听了，这才回到赵谦跟前，压低声音说道：

“赵大人要想自救，惟有一途，除掉金学曾。”

“你让咱杀人?”赵谦一惊。

“不除掉金学曾，他就会不断收集你的证据。你不除了他，他就会把你送上断头台。”

“皇上既然知道了官田的事，咱就是除了金学曾，又怎能逃脱惩罚。”

“金学曾一死，就没有后续证据，仅官田一事，咱家主人说，他保证在皇上面前替你求情，保你无事?”

“这话当真。”

“君子无戏言。”

“求情有效么?”

“赵大人是聪明人，怎么又犯糊涂呢?”高先生冷静剖析，从容道来，“你把官田送给张老太爷，如果仅惩处你而放过张老太爷，恐怕会引起士林公愤。因此，无论是皇上，还是张居正，都不肯把这件事儿张扬出去。只要大家都想捂着，咱家老爷就肯定救得下你。”

赵谦耷拉着脑袋想了半天，才嗫嚅着回道：

“这事儿，容我再仔细想想。”

位于大北门跟前的铁女寺，今儿个热闹非凡。盖因有一场隆重的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由当今圣母李太后捐资，内廷司经局翻刻了一百套《大藏经》，颁赐天下巨寺名刹，铁女寺有幸获得一套。日前，由慈宁宫随堂太差汤泉领旨护送的经书已运抵荆州，颁赠仪式便定在今天举行。

铁女寺是一座尼姑庵，唐朝旧刹，已有数百年的历史，期间几次毁于战火又几次兴建。在荆州城中，它算是一个有名的去处。但和陕西法门寺、杭州灵隐寺、天台国清寺、当阳玉泉寺这样的佛国丛林相比，它的影响力，相对就要薄弱得多。若论资排辈，铁女寺肯定要排在一百座名刹之外。但它何以能够获得颁赐御制《大藏经》的殊荣呢?这事儿，还得从铁女寺的住持净慈老师太讲起。

五十年前，即位不久的嘉靖皇帝即颁旨拆毁天下寺庙，这铁女寺也在拆毁之列，净慈老师太那时就是铁女寺的主持。她亲自跑到荆州府衙去求情，知府怕担抗旨之罪，不敢答应她的请求。拆寺那天，江陵知县领着一百多位工役前来，远远就见一大堆干柴架起一座山挡住铁女寺的大门，净慈身披大红袈裟坐在干柴之上，手捻念珠闭目诵佛。寺中知客告诉知县：“净慈住持有言，谁要拆庙，先动手点燃柴堆。”知县被净慈的行为所震慑．正在犹豫时，随知县一起来的“钦

差”——从北京礼部僧录司直接下来督办此事的一名司官却不依。他定要众人搬开柴堆架走净慈，衙差也罢工役也罢，却是谁也不肯动手。司官焦躁，突然看到一名工役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他顿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恶毒的主意。他让人寻来一只大海碗，再下令所有在场工役每人朝海碗里吐一口痰。不消片刻已是吐了满满一碗。司官让人传话给柴山上的净慈，只要她能将这一碗痰喝下，这铁女寺就保证不拆。净慈听罢此言，便起身走下柴堆，在众目睽睽之下，端起那只海碗，将污秽不堪的痰水一饮而尽。司官原以为素有洁癖的净慈不会答应，谁知她舍身护法连眉头都不皱一下。司官只好带着人悻悻离开。经过这一回，铁女寺不单保住了，净慈住持的大名也从此声震遐迩。

净慈老师太今年已高寿一百零六岁，不但耳不聋眼不花，去年秋上，竟还长出了一口新牙。更奇的是，今年过罢春节，她的已经绝了一个甲子的经水忽然重新来潮。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成了荆州城中轰动的新闻。北京礼部的官员从荆州府的钞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当作吉兆摘录下来具闻上奏。李太后看了满心欢喜，儿子登基两年，就出了这样的“佛门人瑞”，她认为这是太平盛世的肇端。一来念及荆州乃张居正的故乡，二来她心仪净慈老师太的法愿禅心，于是颁旨把已印好的《大藏经》送一套给铁女寺。

因是圣母颁赐，又有钦差光临。对于荆州府衙来说，这可是第一等的大事。赵谦张罗起来特别卖力，在他的主持下，铁女寺早已修葺一新。今天的颁赐仪式，循例他遍请了荆州城中各衙门官员参加。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居然还邀请了金学曾。自税差误伤张老太爷事件发生后，两人公开交恶势同水火。今天两人同时来到铁女寺出席颁赐仪式，一些好事者便认为有一场热闹好看。

仪式定在辰时三刻举行，辰时刚过，赵谦就陪着钦差汤公公到了铁女寺，先来这里安排接待的宋师爷同寺中知客一齐到寺门迎接。汤公公在赵谦的陪同下先到寺中三大殿敬了香，这才来到后院的客堂里拜见净慈老师太。他们刚坐下，就见金学曾嬉着一张脸，提着官袍跨步进了门槛，他一眼瞥见赵谦，抢先打招呼：

“赵大人，这一晌别来无恙?”

赵谦听出话中含有嘲讽的意味，本想反唇相讥，但念头一转还是忍住了，讪讪回道：

“托净慈老师太的福，咱赵某一切安好。”

这时，坐在老师太旁边的汤公公插话问道：“赵大人，来的这位可是荆州税关的巡税御史金大人?”

“在下正是。”不等赵谦开口，金学曾自己答道。他看了看汤泉的五品内侍穿戴，又笑着问，“敢情您就是圣母差来颁赐《大藏经》的汤公公?”

汤公公点点头，兴奋地说：“在京城无缘与你相见，没想到却在荆州认识了你。”

金学曾诧异地问：“汤公公想认识我?”

“当然哪，”汤公公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金大人，咱同你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金某爱好甚多，不知汤公公说的那一样?”

“斗蛐蛐儿。”

“啊，原来是这个，”金学曾漫不经心地回道，“我玩蛐蛐儿纯粹是胡闹，充其量是个二流。”

“你能把自称天下无双的毕愣子斗败，这还算是胡闹?金大人，把你那胡闹的本事传一半给咱，咱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汤公公那副极力讨好金学曾的样子，赵谦觉着鼻子里好像是喷了一碗酽醋，一泼儿酸下来，忙插进来夺过话头说道：

“净慈老师太早就修成法身，能知人祸福，汤公公，今儿个机会难得，您何不当面向老师太请教?”

汤公公经这一提醒，才记起自己此行的目的，忙挪过身子凑近净慈老师太，恭敬问道：

“老师太，听说你高寿一百零六岁了?”

净慈老师太脸上挂着微笑，淡然答道：“老衲这一生，已经历了七个皇帝。”

“老师太出家多少年了?”

“一个半甲子。”

“老师太，你看咱往后要注意点什么?”

“多拜佛，多念经。”老师太说着把目光移向了金学曾，把他认真打量一番，然后问，“你这位官人，以前好像没有到寺里头来过。”

从一进门，金学曾就注意到这位老师太面孔红润，双目有神。浅浅一笑时，露出的一口糯米牙洁白如玉，虽说是百岁老人，可她坐在铺了棉垫的藤椅上，浑身上下都还透着精神气儿。内心里顿时对她生了几分虔敬。见老师太主动问他。忙欠身答道：

“晚辈金学曾，到荆州城才三个月时间，没有及时到寺中礼佛，还望老师太原谅。”

“你这个人有慧根。”

“多谢老师太点拨，”金学曾一改平常那种逢场作戏的表情，正容问道，“老师太，有件事情，晚辈想当面问你，不知妥当否。”

“你要问什么?”

“当年，您为了保护铁女寺，喝下那碗污秽不堪的痰水时，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

“什么都没有想。”

“啊!”

金学曾望着老师太脸上平静的表情．似乎悟到了什么。这时，他发现宋师爷站在紧连着客堂的右厢房的门口向他招手，这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赵谦已经离席走了。便起身向右厢房走去，身后，只听得汤公公还在虔诚地追问：

“老师太，您是从哪儿看出金大人有慧根的?”

金学曾一走进右厢房，便看见赵谦心事重重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宋师爷轻轻掩上门回到客堂里。赵谦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金学曾便隔着桌子与他对坐。

赵谦为何要在赐书仪式举行之前，就急着要抽这个空儿与金学曾单独见面?说起来也是情不得已迫于无奈。

自那天晚上，赵谦去应天会馆，与那位从北京来的神秘的高先生见过面后，心情就再也没有好过。他没有想到金学曾来荆州不到两个月，就拿到了他“私赠官田贿赂权门”的把柄，更令他吃惊的是，首辅张居正得到金学曾的告状信后，不但不隐瞒，反而自个儿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那里去。纵观历朝历代，措谋攫利怙权敛财的权相不乏其人，

但如此铁面无私自揭家丑的宰辅，大明开国以来，张居正恐怕是第一人。赵谦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巴结张老太爷，实指望利用他攀上张居正这个大靠山，以利日后升官发财。应该说，这一目的他已达到，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今惹起祸端的，还是这一块官田……

俗话说，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赵谦把这些时发生的事情联起来一想，这才发觉金学曾心机变诈智数周密，硬是一步步把他往绝路上逼。他这边动员陈大毛李狗儿写状子告税关“当街打人陷民水火”，金学曾那边却把这两个不知好歹的东西鼓捣起来，给他送来一块《戒石铭》；他这边才把荆州城各衙门联络起来，从不同渠道上书北京当路大臣，攻讦金学曾“横行无礼欺压百姓”，金学曾那面密信一封呈上首辅，揭发他“以官田行贿”；他这边好不容易弄来徐阶的撰联题额，可是还来不及高兴，首辅就径直派周显谟前来拆毁大学士牌坊，谁又能担保，此事在后头作祟的，不是他金学曾?赵谦自认为可以出奇制胜的几步好棋，被他金学曾一搅局，竟变成了一步差过一步的臭棋。前思后想，他恨不能把金学曾生剐了他。所以，当高先生提出要除掉金学曾时，他嘴里虽然支吾着要“想一想”，心里头却早已判了一个肯字．几天来，他一直在设计除掉金学曾的方案．物色刺杀的人选，并就此事多次约见那位神秘的高先生。他这边暗中准备刚刚有些眉目，却不料前天晚上，又有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荆州城中的首富，漆记绸缎行的老板漆员外突然失踪了。第二天，终于有耳报神向他禀告：漆员外被金学曾设计“请”去，如今软禁在荆州税关里面。

一听到这个消息，赵谦心惊肉跳，差一点惑乱失常。却说赵谦在出任府同知主政税关期间，曾大肆收受不法奸商的贿赂而任其隐瞒交易偷税漏税。虽不过短短两年时间，他收受的贿银就达十万两之多。其中，仅这位漆员外一人，就送给了他三万多两银子。一来是做贼心虚，二来凭直觉，他认定金学曾一定是抓住了漆员外的什么把柄。不然，他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这位荆州首富“请”进税关，他索取巨贿而使朝廷榷税大量流失，这一罪行若是暴露，“私赠官田”一事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他之所以对荆州税关的继任者要么拉拢要么打击，就是怕自己的秽行败露。昨天一天，他陪着钦差汤公公游览荆州名胜，表面上热热闹闹谈笑风生，心里头却是一片迷乱。昨儿晚上，高先生去府衙与他相见还催他赶紧动手，他嘴里答应心上却已变了卦。他知道此

时，如果自己再走错一步路，就会性命难保。权衡再三，他决定尽弃前嫌，主动与金学曾达成和解。这就是他迫不及待要与金学曾单独会见的原因：

一对仇人忽然坐到了一块儿，情形有些尴尬，听着外间客堂里忽高忽低的谈笑声，还是赵谦首先打破僵局，他咽下一口唾沫，不自然地说道：

“金大人，本府今日单独见你，原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向你通报。”

“何事?”

“有人要暗算你。”

“是吗?”金学曾噗哧一笑，他总感到赵谦说话皮里阳秋的不中听，故不屑地回道，“除了你赵知府，还会有什么人暗算我?”

赵谦对金学曾的讥诮并不在意，而是从袖笼里摸出一张银票来，递给金学曾说：

“这是一张五千两银子的银票，见票即兑，金大人是造过假银票的，你看看这张银票是真是假?”

这是一张京城宝祥号票庄开出的银票，金学曾一看密押与楮纸的质地，就知道是真的，便问赵谦：

“知府大人拿出这张银票做甚?”

赵谦隔着桌子把身子俯过去，对着金学曾小声言道：“有人愿意出五千两银子，买你的脑袋。”

这一句话可谓石破天惊，金学曾一下子怔住了。他注视着赵谦的表情，不像是开玩笑，不由得狐疑说道：“不会吧，我金学曾这颗瘦不拉几的脑袋，哪里值得五千两银子!”

赵谦游移不定的目光忽然深沉起来，他继续言道：“金大人不要作践自己，子粒田征税的事情，在京城里引起的巨大风波，你知道么?”

“略知一二。”

“这件事虽是皇上的旨意，但始作俑者，却是你金大人。如今，天下的势豪大户，哪一个不把你恨之入骨?”

“你是说，是这些势豪大户要我的脑袋?”

“正是。”

“究竟是谁?”

“来者很神秘，一会儿说武清伯李伟，一会儿说驸马都尉许从成，总不肯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人来头很大。”

“何以见得?”

“你写信给首辅大人，说咱将一千二百亩官田送给张老太爷一事，他都知道。”

赵谦不显山不显水就把金学曾的“阴损”点了出来。金学曾虽然诧异那位神秘来客的通天手眼，却并不为此事而产生些许愧第十五回意，他坦然地盯着赵谦，问道：

“这么说，你是知道我已经告了你?”

“知道，”赵谦本想表现出大度，但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卖弄．“首辅大人收到你的信后，采取了何等举措，你金大人大概还不知晓吧?”

“是何态度?”金学曾引而不发地问道。

“他将此事禀奏了皇上。”

这一点金学曾的确不知，但他不想在对手面前表现出急切想知道下文的样子，而是轻描淡写地问：“都是那位神秘来客告诉你的?”

“他不说，咱哪能知道?”

“如此说来，我金学曾应该是你赵知府的第一号敌人，你为何还要援手救我?”

赵谦正欲回答，一位小尼姑提了茶壶进来，给他们一人倒了一盅酒水，金学曾探头朝客堂里看了看，见又来了几位官员，宋师爷正忙前忙后招呼，钦差汤公公仍神情专注地向净慈老师太讨问前程。而前院大雄宝殿里，众女尼正在紧张地进行仪式前的操演，磬钵声中，她们正在奋声诵唱《妙法莲华经》中的一段：

诸善男子

此为难事

诸余经典

虽说此等

各谛思惟

宜发大愿

数如恒沙

未足为难……

赵谦听着那悠扬的诵唱，似乎神有所引意有所思，待小尼姑退下重新掩好门后，他才长叹一声，语调凄楚地说道：

“你金大人一来荆州，必欲置我赵某于死地。咱若是以怨报怨，今天，你哪里还有命坐在这里。”

“这么说，我要感激赵大人了。”

赵谦拧着脸回道：“有一点，你金大人一直未曾问我，就是这一张买你人头的五千两银票，为何在我赵某的手中。”

金学曾盯着眼前那一盅还在冒着热气儿的茶水，故意漫不经心地答道：“这个还用问吗?那位神秘来客肯定是想和你联手，把我金学曾除掉。”

“金大人说得不差，”赵谦一激动，放在桌子上的手都有些颤抖，“起先，咱也为他的鼓惑所动，必欲将你除之而后快，但转而一想，如此泄愤仇杀戕害性命，岂是我辈读书人所为，便又打消了念头。”

这时，大雄宝殿里的颂经声不断传来：

假使有人

而以游行

于我灭后

若使人书

手把虚空

亦未为难

若自书持

是则为难

两人谛听有时，金学曾看到赵谦眼光中溢出某种企求，某种渴望。他感到有一只滚热的熨斗在他的心头熨过。宝殿上的尼姑们还在要紧不慢地唱着：

若以大地

升于梵天

佛灭度后

暂读此经

置诸足上

亦未为难

於恶世中

是则为难

外屋里，佛门人瑞百岁老师太为人指点迷津的谈话声，亦如丝丝春雨，润绿了善男信女们的心田。此情此景之下，一向足智多谋胸怀坦荡的金学曾，反倒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之中。

却说数日前，金学曾就收到了张居正寄来的密札，对他揭露赵谦将官田私赠于张老太爷一事给予充分肯定。要他尽快调查赵谦主政税关期间的贪墨情况，一俟搜集到证据，立即就将赵谦枷掠到京拘谳问罪。收到张居正密札之前，陈大毛就已施展神偷手段，为他偷到了漆记绸缎行的账簿。金学曾将这账簿中所记船运布匹数量与税关纳税之数两相比较详加综核，发觉悬殊很大。于是当机立断，把漆员外“请”到税关。金学曾办过几次大案，举微发隐的功夫已是烂熟，漆员外架不住他旁敲侧击一诈一嚇，不消半日，这位首富就把赵谦如何索贿中饱私囊的劣行交待得一清二楚。拿到了签字画押的笔录，金学曾大喜过望，正准备对赵谦择日采取行动，却没想到今天在这铁女寺里，赵谦竟然有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将一场未遂的谋杀和盘托出。看得出来，赵谦是想真心与他和解，但他又怎能舍弃朝廷公德匡赞之规，与一个形同陌路的鄙吝之人重归于好呢?正在金学曾手衬额头想不出个头绪时，赵谦紧绷着脸，又道：“该说的咱都说了，不知金大人有何思考。”

“你想要怎样?”金学曾脱口问道。

“古人言，相逢一笑泯恩仇。金大人，你我能否尽弃前嫌，重归于好呢?”

金学曾摇摇头，回道：“知府大人，一切都晚了。”

“为什么?”

“我不说你也知道，漆员外眼下正在我的手中。”

“我知道。”赵谦的脸色变得非常难堪，“这漆员外的话，你千万不可听。”

金学曾哈哈一笑，讥道：“知府大人为何突然冒出这句话来，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么?”

“这……”赵谦一时语塞，既是沮丧又是懊恼地说道，“金大人，你难道真的不愿意与我化于戈为玉帛么?如果不是我，那位神秘来客早就要了你的性命。”

“阻挠别人的害命之举，这也算是救命之恩，但我金学曾此时却救不得你。”

“你要把我怎样?”

“漆员外的口供，你向他索贿纹银三万多两，帮他偷逃税银高达五万两，赵大人，铁证如山，叫我如何救你。”

“这口供在你手上，只要你网开一面，一切都好说，你若要银子，咱给你银子。”

“你给多少?”

“一万两，怎么样?”

金学曾摇摇头。赵谦舔了舔干燥的嘴唇，粗大的喉节滑动了一下，又道：

“一万五千两，可以了吧?”

“二万两!”

“二万五千两。”

金学曾仍是不吱声，赵谦恨恨地瞪着他，一咬牙说道：“罢罢罢，三万两银子都给你，这总可以了吧。”

“这还差不多，”金学曾终于开了金口，笑道，“既然是贿银，自然是一厘一毫也不能少。”

赵谦一声冷笑，失了魂一样说道，“说我贪，你金大人比我更贪。”

金学曾冷静答道：“赵大人不要知会错了，你这三万两贿银，我金某不会要一分，全部上交国库。”

赵谦一愣：“这么说，你还要公事公办?”

“赵大人，你我同为朝廷命官，总该知道性命纲常，这种事情岂能私了?何况我已于昨日向都察院寄去急件，将你贪墨之事如实禀报，如果不出意外，不出十日，都察院就会有拘票传来，届时会将你押往京城，谳审定罪。”

“你金学曾铁定了心，必欲将我置于死地?”

“只要你主动交清贿银，我一定上奏皇上，力陈你痛改前非，竭恭去私的悔悟之意。相信皇上念及你司牧地方也曾有过政绩，会对你格外开恩减轻处罚。”

金学曾的语气中虽然含有同情，但强硬的口风却丝毫没有改变。讨好了半天换回的却是这个态度，赵谦至此已彻底绝望。刹那间，他感到满胸膛里都是烈焰腾腾，嗓子眼干得冒烟，他恨不能扑过去掐死金学曾，但他两腿发软却站不起来，他梦呓般地骂着，诅咒着．拿起面前的茶盅，将那一盅已经凉透了的茶水～饮而尽：恰好这时，宋师爷推门进来，禀道：

“仪式马上就要举行，请两位大人陪汤公公到山门前落座。”

金学曾答应一声“好”，正准备起身出去，却见坐在对面的赵谦突然两手抓胸，面孔扭曲痛苦不堪，挣扎少许，已是七孔流血仰面倒地，一阵痉挛后便口吐白沫而死。顿时，站在赵谦跟前的宋师爷以及闻讯跑进来的汤公公一应人等．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还是金学曾最早从惊愕中醒来，嚷道：

“有人下毒，快封锁寺院，不要让疑犯走脱。”

第十六回 言政言商皇亲思利 说春说帛铁嘴谈玄

在东直门大街东头以北，有一条药王庙胡同，从那里再往东，便是武清伯府邸所在的万元胡同。这天上午辰时过半，一乘八人抬油绢围帘大凉轿在府邸门口停了下来，一看这凉轿镶金缀玉的花哨以及班役的穿戴，就知是从杠房里租借出来的。为了满足来京办事的地方官员以及豪商大贾的出行需要，京城里开设了多家出租轿马的杠房。从颠着碎步的小驴儿到八人抬的大轿，各种档次的运具应有尽有。眼下在武清伯府邸门前落下的这顶大凉轿，无疑是杠房里顶级的轿子了。再说从凉轿里走下的这位中年人，一眼看去就知是一个富得流油的阔佬，他身穿一件拱碧蓝颜色的八团缎直裰，手上拿着一把乌木扇骨的苏样尺八大撒扇。饱刚跨出轿门，武清伯府上的总管钱生亮就快步上来，抱拳一个长揖，唱喏道：

“邵大爷早。”

“钱管家好。”中年汉子回了一礼。

这位被称作邵大爷的中年汉子不是别人，正是隆庆六年夏初在衡山帮高拱除去心腹之患李延的那个邵大侠。自那次事件之后，一晃两年多时间过去，邵大侠再也没来过北京。这原因一来是高拱去职，他本想借高拱势力牟取私利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二来担心自己所作所为被人发现蛛丝马迹．为了避祸丽不敢来北京。这两年窝在南京与扬州两地，虽然很少在官府走动，但凭着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大做布帛绸缎以及盐引生意，银子倒是没有少赚。久静思动乃人之常情，今年立夏过后，他思虑着当下形势对自家已没有什么危险，才决定再来京城一游。两年前来京，在北大街突然邂逅了武清伯府上的管家钱生亮。他当时就觉得这是天赐良机，让他得以攀上武清伯李伟这个高枝。虽然因世事变故耽误了两年，但他一直没有中断与钱生亮的联络，常常托进京的人给钱生亮送来厚礼。这次来京的第一要紧事，就是通过钱生亮与武清伯接上头，选定日子登门拜望。

邵大侠在钱生亮引领下走进武清伯府邸，这府邸原是嘉靖朝首辅严嵩的故宅。严嵩被罢相抄家之后，这宅子被没收充为公产，一时无人居住。隆庆皇帝登基后，便把这宅子赏给了他的老丈人。当时的严

嵩权倾天下，极尽享乐之能事。他在京城里头有两处住宅，一是这座大学士府，二是泡子河边的别业积香庐。严嵩晚年多半时间都呆在积香庐，这座大学士府实际上由他儿子严世蕃居住。这位严世蕃的贪鄙比之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后来祸发而被皇上下旨诛杀。严大学士府本来就宽敞富丽，到了严世蕃手上又大兴土木再行修葺，最终成了人见人畏的京城第一府邸，大大小小的房子有五百多间。武清伯自成了这座府邸的主人之后，一直嫌宅子太大，若不是怕女儿李太后干涉，他恨不能卖一半出去赚回一笔银子来。

京城达贵官人的府邸，大抵入门即是轿厅，出轿厅便是照壁，过照壁便是客堂。武清伯所居的府邸却不是这样，一入轿厅，迎面的照壁竟成了客堂的侧墙，贴着左墙根，是一个长长的甬道，于此前行二十来丈远，眼界豁然一宽，一座约略有五六亩地大小的花园展现在眼前。大门到甬道是东西向，这座花园却是南北向，几口大小不一的方塘里荷花正盛，缓坡上松竹蒙翳；红亭白塔，玉砌雕栏，叶问莺啭，帘底花光，端的是近山黛掩神仙窟，隔水烟横富贵家。府上的五楹客堂的大门正对着花园而开，踞坐其中，满耳俱是天籁满眼俱是锦绣。走到这里，邵大侠在心中叹道："平常总听人说严嵩居家品味极高，果然名不虚传。只可惜经营了几十年，却让一个不相干的人接过来享受。"

这时候，身穿轻绡蟒衣的武清伯李伟已站在客堂门口候着了。他虽然从未见过邵大侠，但老是听钱生亮在耳边聒噪，知道这人是江南中的大富翁，加之昨日邵大侠先派人送来了丰厚的见面礼，除了一张二千两的银票，还有一大堆江南的特产。李伟见邵大侠出手如此大方，也就有心结识。

武清伯将邵大侠引到客堂坐定，叙过茶后，武清伯问道："邵员外，南京比起北京来，哪儿更繁华?"

李伟虽然穿着蟒服，但做派仍是农民，瞧他坐在椅子上屈着腿，却像是蹲炕头的样子，邵大侠有些想笑，但到底还是忍住了，答道：

"当然是南京。"

"啊?"武清伯一愣，不相信地问，"北京在天子脚下，为何繁华反倒不如南京?"

“南京不单是六朝故都，咱明朝的根基也在那里，如今，天子虽然住在北京，但六部五府这些大衙门，北京有一套，南京也有一套。”

“这倒是。”武清伯附和道，“前几天，宫里头还给咱送来了几条鲥鱼，说是从南京用快船运来的，那味道真是好。”

“是个啥味道?”

“有一点点像腐乳，吃起来虽没有羊肉那么有嚼劲，但软嫩软嫩。”

武清伯说着咽了一口唾沫，还在回味着那味道的鲜美，却不想邵大侠噗哧一下笑出声来，脱口说道：

“武清伯，您吃的是臭鱼。”

“臭鱼?”武清伯一脸茫然。

“不是臭鱼又是什么?”邵大侠好不容易止住笑，说道，“真正的鲥鱼，又香又嫩，是鱼中的极品，哪里会出来腐乳的味道?三个月前，就这件事，新任的鲥鱼厂管事太监王清到南京上任，还闹了个笑话。”

“闹了个啥笑话?”李伟问。

“这位王太监一到南京，正赶上鲥鱼季节，手下人做了一桌精美的鲥鱼宴请他品尝，谁知他刚品尝第一口，立刻就拉下脸来，斥道，‘大胆奴才，你们竟敢糊弄本爷!’手下人被他骂糊涂了，不知王太监火气从哪儿冒出来的，遂小心问道，‘王爷，小的们用心侍候，哪里还敢糊弄您?’王太监气呼呼地质问，‘你们以为咱没吃过鲥鱼?竟敢拿些不相干的野鱼充数，这不是糊弄又是什么?’手下人以为这位新来的管事是鸡蛋里挑骨头，没事儿找事儿，便小心回道，‘王爷，这的确是鲥鱼，刚刚从江里头捕捞起来的。’王太监头一摇，决断地说，‘这不是鲥鱼，咱在大内呆了二十多年，哪年不吃鲥鱼?这鲥鱼的味道臭臭的，你们这一桌鲥鱼，何曾有一丝儿臭味?’手下人一听，想笑又不敢笑，只得耐心解释，‘王爷，你现在吃的是新鲜鲥鱼，咱们这时节把鲥鱼捕捞起来，再经运河长途运到北京上贡，路途上快则二十来天，慢则一个多月，这长时间，虽然鲥鱼舱里用冰镇着，也难免腐败变味。最好的鲥鱼由皇上享用，稍稍有点变味的，就赐给王侯大臣以及身边的管事牌子们分享，年复一年．吃惯了变味儿的鲥鱼，反倒觉得新鲜的鲥鱼不好吃了。’手下人回答得委婉，王太监明白了个中原因，却仍不肯服

输，撅着嘴咕哝道，‘不管怎么说，还是臭鲥鱼好吃。今后，咱只吃北京城的鲥鱼，这南京的鲥鱼，咱不吃。’王太监的这个笑话，一时间传遍南京，谁听了都觉得好笑。”

听了这个故事，李伟并不感到发窘，而是跟着邵大侠一起笑，笑够了又问：

“你们南京的鲥鱼怎么吃?”

“好多种吃法，最好吃的是清蒸。”

“清蒸?”武清伯一回味，不以为然笑道，“淡不拉叽的，有啥吃头?咱也同意王太监的说法，吃鲥鱼，还是北京的做法好，油炸酱焖，又臭又香多好吃呀。“邵大侠知道李伟是泥瓦匠出身，虽贵为国丈，却是改不了下层人的生活习性，也不同他理论，只笑着伸手到面前茶几的果盘上，想取下一个水蜜桃来吃，这只果盘上堆放了十几个光鲜鲜的水蜜桃，放在最上面的一个略小一些。邵大侠想吃一个大的，便伸手想从第二层中取一个出来，谁知手虽拿到了桃儿，却硬是取不下。陪坐在一旁的钱生亮见状，连忙过来把顶上的那一只桃儿取下来递给邵大侠。到此时，邵大侠才看清楚，这只水果盘整个儿是一只髹漆的黄杨木雕，除了最上面的一只水蜜桃是真的，其余的都是“看桃”。这也是李伟勤俭持家的绝招，再尊贵的客人到家来，虽有水果招待，也仅仅只限一个。邵大侠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抠门的豪门巨贾，惊讶之余，想取笑却又不敢。

李伟眯着眼，看邵大侠把那个水蜜桃吃完，又问道：“听说邵员外在南京是商家领袖，生意做得很大。”

邵大侠从袖笼里掏出一方手绢抹了抹嘴，答道：“领袖谈不上，但各色店铺开了二三十家，生意尚能维持。”

“邵员外这是谦虚，”陪坐在侧的钱生亮，这时候插话说，“东家，如今要论大商人，北京城里郝一标，南京城里邵大侠，人称南北双雄，他们两个人富可敌国，财产都超过皇朝初年的沈万山了。”

“说不得，说不得，”邵大侠连忙摆手，“沈万山被洪武皇帝发配云南，客死异乡，就因为富可敌国，我小本经营，哪有那大的资产!”

“对，穷要嚷，富要藏，这是做人处世的根本，攥着金元宝哭穷，那才是上上功夫。”

李伟的赞扬话刚说完，邵大侠还来不及回答，忽听着门外有人一杆笛似的喊将进来：

“是什么人来了，咱来瞧瞧。”

说话间，只见一位身穿蟒绸曳衫的高个年轻人大大咧咧地跨进门来，他径直走到邵大侠跟前，打量着这位五短身材的阔佬，朝钱生亮嚷道：

“老钱，这位可是你说的邵大侠?”

“正是，”钱生亮站起来回答，然后又对邵大侠说，“邵员外，这位是少东家。”

打从这位年轻人一进门，邵大侠就猜想到他是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不务正业一味胡闹的大名在京城里头响得很。邵大侠便起身与他相揖见面，重新坐定后，李高说：

“邵员外，人家都说你是个手眼通天的人物。”

“这是过奖了，邵某一个生意人……”

“别，别，”李高伸手打断邵大侠的话头，以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谁不知道你邵大侠玩生意是出于无奈，你现在帮咱做一件事，咱也送你一万两银子。”

“做啥?”

“把高阁老请回来，重登首辅之位。”

“少东家别开玩笑，”邵大侠一惊，脸上顿时变了颜色，他觑了李伟一眼，依钱生亮的称呼对李高说，“少东家，这样的朝廷大事，只有你的姐姐，当今圣上的生母李太后才做得下来，我一个平民百姓……”

“别装蒜了，”李高抢白道，“当年不是你，高胡子能挤走李春芳，从河南老家跑回京城当首辅么?”

邵大侠现在最怕人提起的就是这件事，他想封住李高的一张疯嘴，一时又想不出办法，只得敷衍道：

“那是误传，我邵某怎么会有这本事。”

“咱知道你邵大侠为何不敢承认自己的丰功伟绩了，”李高挤了挤眼睛，谑道，“你是怕当今首辅张居正找你的麻烦。”

邵大侠不置可否，而是巧妙地转过话题说道：“听说你姐姐，当今圣母李太后对张居正甚为倚重。”

“啐!”李高一脸不屑的神气。

“李高!”

李伟担心儿子又要胡说，赶紧出来制止。其实，就是李高不讲，邵大侠对他父子二人的心态，也是了解得清清楚楚。今年一连发生的两件事情，都对武清伯打击甚大。一是子粒田征税，二是给自己造坟申请用银事。前者让李伟一年要往外拿八千多两银子，后者让李伟想借此机会赚一把的念头落空。因此，父子二人对张居正恨得牙痒痒的。传说前些时有人前往荆州谋杀张居正的得力干将金学曾，也是受了武清伯的指使。尽管金学曾毫毛也未伤及一根，荆州知府赵谦却成了替死鬼。这是今年官场上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虽然皇上有旨追查，但因谋杀者至今也未捉到，此事遂成了无头案。从与李伟见面谈话来看，邵大侠不相信这位木讷谨畏的老头儿有此胆量，倒是他的儿子李高这副势豪纨绔的架式，保不准会作出糊涂事来。但人命关天的事也不好随便乱猜，邵大侠想了想，言道：

“我邵某在商言商，武清伯若有生意上的事情打点，鄙人倒可尽绵薄之力。”

“你都做些啥买卖?”李伟问。

“布匹绸缎，珠宝头面首饰，盐茶木材，凡是能赚钱的，我都做。”

武清伯点点头，李高忽然来了兴趣，接着问：“听说你做得最好的，还是布匹绸缎。”

“这倒确实。”邵大侠答。

“同北京的郝一标比，你们两个谁强一点?”

“各有千秋吧。”邵大侠的口气中充满自负。

“郝一标的绸缎品种花色齐全，你的呢?”

“只要人间有的，我的店里尽有。”

“嗬，牛皮不是吹的，蛤蟆不是飞的，说说看，你的店里头都有些啥?”

李高兴冲冲地催问。邵大侠如数家珍般说了一大堆绸缎名样，李高听罢又闹着要他说布，邵大侠呷了一口茶，又道：

“若单道布匹，与苏州府相邻的松江府，自古就有衣被天下的美称，松江府上海县出产的标布、中机布、小布、浆纱布，嘉定县出产的斜纹布、药斑布、棋花布、紫花布、细布，绍兴出产的葛布等等，这都是大的品种，若再细论下来，怕也要上百种。”

“哪种布最贵?”李伟问。

“葛布，上等的葛布，如雷州产的锦囊葛，细滑而坚，颜色如象牙，一匹值三两银子，再其次是斜纹布，匀细坚韧，一匹值一两多银子。”

“最便宜的布呢?”

“浆纱布，一疋只值银四五分。”

“这些布邵员外的店里都有?”李高问。

“有。”

“咱要的分量多。”

“多少?”

“二十万匹。”

“这么多?”邵大侠嘿嘿一笑，回道，“难道少东家放着簪缨贵胄不当，也想开布店了?”

“非也，”李高瞄了父亲一眼，斟酌着说，“最近，咱揽了一宗买卖．”

“啊?”

不待邵大侠追问，李高继续言道：“邵员外知道河中王司马这个人么?”

邵大侠低眉一想，问：“可是王崇古大人?”

“正是，”李高不无炫耀地说，“王大人现在蓟辽总督任上，他麾下有二十万名兵士，他答应把今年冬天兵士的棉衣换装这桩买卖，交给咱来做。”

“这可是一桩大买卖。”邵大侠羡慕地说。

李高转向父亲说："爹，这二十万套棉衣的布料，就交给邵员外来做吧?"

"好，"李伟对出手阔绰的邵大侠早就产生了好感，但仍不忘叮嘱一句，"只是不能太贵。"

"邵员外这么个会办事的人，怎么会贵呢!"

李高弄一顶高帽子给邵大侠带上，邵大侠笑了笑没有应声，但心里头清楚，这笔生意是非做不可了。

谈完正事，李伟要留饭，邵大侠推辞不过，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匆匆告辞，直奔下榻的棋盘街苏州会馆而来。他这么急着往回赶，原是为了会见已阔别两年多的玉娘。

当初，邵大侠为了巴结高拱。打着灯笼访遍南京及苏扬二州，才觅到玉娘这样一朵色艺俱佳的"解语花"，他满以为高拱一定会欣喜若狂，却未曾料到高拱是一个不解情为何物的糟老头子，枉费了他邵大侠一番苦心。自后玉娘的坎坷遭遇，邵大侠也约略知道一些。听说玉娘成了张居正十分宠爱的娇娃时，邵大侠心里头难免酸溜溜的。当初，因高拱的关系，他视张居正为眼中钉肉中刺，却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觅到的江南才女，最后竟让这个仇人攫走。他打听到玉娘住在积香庐里，那里戒备森严一般人难以进去，邵大侠于是花银子买通积香庐的采买，递了一张纸条给玉娘，约她到苏州会馆相见。

却说玉娘自住进积香庐后，倒成了金丝笼中的画眉。除了偶尔被李太后招进宫中唱唱曲儿拉拉家常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积香庐中靠抚琴弄曲打发时光，这天她突然收到邵大侠托人带进来的条子，一下子勾起了她对故乡旧识的回忆，因此连想都没有细想，就找个由头，乘轿往苏州会馆而来。

大约下午未时光景，玉娘来到了苏州会馆，邵大侠早派人在门前候着，及至领到下榻处的客厅相见，不知为何，本来极熟的两个人，竟都觉得有些生分了。邵大侠定睛看着玉娘，觉得她虽然没有两年前那么清纯，但眉目之间更多了几分妩媚。与她相对而坐，邵大侠难免意马心猿，他好不容易克制住自己，客客气气问道：

"玉娘，这一向可好?"

"好。"玉娘一笑，有些凄婉。

“这两年你吃了不少苦。”

“一切都过去了。”

“你住进积香庐多少日子了?”

“一年多了。”

“啊!”

一问一答，竟又没词儿了。花厅里陷入难堪的沉默。玉娘虽然心里头对邵大侠存着终生难忘的感激之情，但因一贯惧怕他，加之在积香庐里养出个孤僻性儿，所以不肯奉迎。邵大侠明显感到玉娘没有过去乖巧，便以为是玉娘攀上张居正这棵大树瞧不起他了，顿时就窝了一肚子火，说起刻薄话来：

“听说张阁老待你甚好，京城人传说他把你含在嘴里怕融了，托在手上怕飞了。”

“恩公，”玉娘听出话风不对，但她佯装没听懂，而是含情答道，“首辅大人待我的确恩重如山。”

她那陶醉的眼神更是让邵大侠生气，他顿了顿，愤然斥道：

“你完全忘记了高阁老!”

“是的!”玉娘迎着邵大侠不满的眼光，回答得很干脆。

遭这一顶，邵大侠好生难堪，他睨着玉娘，奚落道：“当初在京南驿，你为了高阁老，一头碰到柱子上，巴不得殉情而死，那时的玉娘，称得上千古烈女。谁知过后不久，你就移情别恋，向张居正投怀送抱。这种变化，实在超出我邵某的意料。”

乍听这无端斥责，玉娘脸色刷地白了，她强忍住眼泪，哀怨地回道：“恩公，你怎能这样说话，奴家碰了柱子，眼睛也瞎了。高大人回河南老家，一走了之，你恩公也见不着人影儿，可怜奴家孤苦伶仃，像一只断线的风筝，任凭雨打风吹，后来竟遭歹人诳骗，卖到了窑子街。若不是张先生派人搭救，奴家哪里还有性命留到今日!”

玉娘忆起往事心如刀绞，一边数落一边哭泣。看她眼泪不断线哀哀欲绝，邵大侠不免又心生冷悯，他长长叹一口气，说话的口气缓和下来：

“我知道你吃了很多苦，但我当初带你来京城，其初衷为的是高阁老。到如今，见你身边高阁老换成了张阁老，我心里一时难以接受。”

玉娘止住抽泣，心神恍惚地问：“高阁老如今怎样了?”

邵大侠摇摇头说：“我也没见过。听人说他住在新郑老家，足不出户，官府派的人，还在暗中监视他。”

“还监视他干吗?”玉娘茫然地问。

“这个，你去问问张阁老。”邵大侠悻悻然言道，“一山容不得二虎，只要高阁老不死，张阁老心里就不得闲。”

玉娘不想与邵大侠斗气，只是轻轻一叹，伤心地说：“老头儿人好，就是没情趣。”

“如此说来，张阁老很有情趣哕?”邵大侠话里头带着浓浓的醋意。

“恩公说得不差!”

玉娘说着抬起头来，迎着邵大侠锥子一样的目光，一点也不怯懦。这份倔劲儿，倒逼得邵大侠把目光挪开。他心下佩服张居正不但是官场老手，更是情场圣手。才一年时间，就把玉娘调教得如此服帖。事既至此，与其赌气闹得大家都不开心，倒不如好好儿利用玉娘，牵上张居正这条线。自己既在玉娘身上花过大把的银子，现在也该得到回报了。脑子这么一拐弯，邵大侠乌云密布的脸上顿时就放晴，嘻嘻笑道：

“玉娘别往心里去，刚才我是逗着你玩的。”

“啊，恩公啥时候也学着开玩笑了?”玉娘破坏了的心情一时难以恢复。

“玉娘，邵某当年花大钱把你从养母手上买下来，替你赎了身，本意就是看你有大富大贵之相。这不，高阁老没福分留下你，换成张阁老对你宠爱有加，论地位两人一样高，论长相，论年龄，论情趣，张阁老全在高阁老之上。你有今天这份荣华富贵，我邵某打心眼儿里高兴。”

一番悦耳的话，说得玉娘破涕为笑。她感激地说：“奴家有今日，全凭恩公当年的拔救。”

看到玉娘情绪缓和，邵大侠趁热打铁说道：

“玉娘，张阁老如此宠爱你，你若求他办个事儿，他不会打抵手吧。”

“奴家没有什么事儿求他。”

“你没有，我有哇。”

“你?”玉娘一愣，问道，“恩公有什么事?”

“请他给两淮盐运使胡自皋写封信，帮我弄点盐引出来。”

“盐引，恩公要盐引做甚?”

邵大侠诡谲地一笑，嘲道：“傻妮子，这个还用问，你知道一窝盐引能赚多少钱吗?”

玉娘茫然摇摇头。

邵大侠接着说：“你知道这世上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在北方是茶和马，在南京是布和谷物，但这些个生意，若是和盐引比起来，则是小巫见大巫了。你要是去了扬州城就知道，修大宅子造花园的，养戏班子坐镶金大轿的，全都是盐商。胡自皋坐在两淮盐运司衙门里，谁巴结上他，立马就腰缠万贯。这个胡自皋是个大贪官，当初犯了事，攀上高阁老才不至于免官，后来又花三万两银子买了一串菩提达摩佛珠送给冯保，一下子又成了冯保的夹袋中人物。张阁老主政后，胡自皋竟得了这个天大的肥缺，坐进了扬州的两淮盐运司衙门。单从这件事上，就看出胡自皋有通天手段，不知使了多少银两，才能拜倒在张阁老门下。那小子自恃椅子背后有人，在扬州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他手中一年握有七十万窝盐引，想巴结他的人都挤破了门。”

玉娘听这一番介绍，方知这里头大有名堂，但又不解地问：“凭恩公呼风唤雨的本事，难道和这位胡自皋交不上朋友?”

“交是交得上，但这家伙心太黑，吃肉连骨头渣儿都不吐出来，若是张阁老肯给他写张纸条，情况就不一样了。”

“张阁老的纸条这么有用?”

“傻妮子，怎么连这个也不懂!”邵大侠顿时加重语气，把椅子朝玉娘跟前挪了挪，神秘地说，“你每日与张阁老耳鬓厮磨，难道还不知道他是何等人物?他是当今圣上的老师，又是内阁首辅!两淮盐运使在扬州城中是个显赫人物，但在他张阁老的眼中，只是一只小小的蚂蚱，一捏就成了浆。”

“既是这样，奴家代恩公去求他。”

“你如何一个求法?”

“就直说呗。”

“这种事哪能直说，”邵大侠头一摇，一双鼓眼珠子眨巴了半天，才道，“你不能提我邵某的名字。更不能说我要盐引，你就说，你有一位叔叔住在扬州城中，希望胡自皋能便中照拂。”

“如此瞎编，如果张阁老刨根问底呢?”

“这个还用我教你?你绝顶聪明，只要肯用心，有什么故事编不圆?”

“那。奴家瞅机会试试。”

“好，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恩公还在京里头呆几天?”

“有事就多呆几天，没事就少呆几天，候你的信儿，我总有几天好住。”

两人不知不觉已谈了一个多时辰，看看天色已晚，玉娘提出告辞，邵大侠也不挽留，只把从南京带来的土特产揸揸巴巴弄了一堆，让玉娘带回去品尝。玉娘道谢蹲了万福，告辞出来，依旧乘小轿沿原路返回。

送走玉娘，邵大侠心境转好，一时闲来无事，便想到两年前在“李铁嘴测字馆”测字的事情，自那以后，他一直佩服李铁嘴神明。现在得了空儿，他又想去那里卜卜玄机。才说出门，却听得院子里一阵聒噪，正狐疑出了什么事儿，却见一个人蹬蹬蹬地跑上楼来，邵大侠定睛一看，来的人正是李高。

“哟，国舅爷驾到，”邵大侠慌忙深打一拱，言道，“怎么也不先言个声儿，鄙人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咱李高不喜欢虚套子，”也不等邵大侠邀请，李高头前进了屋，一猫儿坐下来，嚷道，“中午在咱家怠慢了你，咱爹是个老抠，不会结交人，咱现在来，是要补偿你。”

“如何补偿?”邵大侠笑着问。

“玩呗。”李高咧嘴一笑，“京城里头，好耍的位子多的是，吃喝嫖赌，你喜欢哪样?”

常言道传言是假眼见为实，邵大侠觉得李高直人快语不遮不掩，倒是很对心性儿，也就放下了斯文派头，两只眼睛瞪瞪地看着李高，邪笑着问：

“吃喝嫖赌四样，我都喜欢，咋办?”

“好办，咱们去名兰阁。”

名兰阁是京城里名头最响的妓院，所蓄伶女千般旖旎百种绸缪，个个玲珑，极尽销魂之能事。上次来京，邵大侠已去过那里一亲芳泽，因此已不感到新鲜，便摇头道：

“北京的青楼比之南京，终少了蕴籍。倚红偎翠的乐趣，名兰阁难得找到。”

“咱早知道你邵大侠是油里的泥鳅，滑极了的老玩家，要不，咱们去找一家零碎嫁?”

“什么叫零碎嫁?”

“总有你不懂的地方，”李高得意地讥笑一句，接着解释道，“京城里头，有一些破落的大户人家，主人公或贬或戮死了，剩下主母领着一帮女眷，迫于生计，偶尔开门接客，这就叫零碎嫁。”

“原来是这样，”邵大侠回道，“在我们南京，管这种人家叫半开门。”

“半开门也很形象，终不如零碎嫁贴切，”李高舔着嘴唇笑道，“零碎嫁多半是识书识礼的良家妇女，嫖起来还要假装夫妻般恩爱，倒是另一种销魂之法。”

“这种人家多么?”

“不多，虽然说笑贫不笑娼，但大户人家里。毕竟更多的人，还是想得一座贞节牌坊。”

“又当婊子又立牌坊，就是这种零碎嫁。”

“老兄所言极是。”

说到这里，两人捧腹大笑。嬉闹一番，邵大侠虽有心随李高去见识见识京城的零碎嫁，但仍虑着初次见面不可造次，遂敛了笑容，委婉言道：

“二八佳人，翠眉蝉鬓，虽然销魂，终是白骨生涯，还是少耍为妙。”

“看看看，又把那酸头巾的虚套摆出来了，”李高尖刻地讥道，“老邵，今夜里咱请你。崇文门里有户人家，姓郑，主人是个太仆寺的马

官，因贪污马料被抓起来瘐死狱中，他老婆领着两个小妾在家，一晌不接客的，前几天才让人说通，咱俩今晚去，喝的是头道汤，走，咱们现在就去。”

李高说着就起身，邵大侠知道再推辞下去，就会惹恼这位诚心相邀的国舅爷。于是笑道：

“国舅爷如此美意，邵某敢不尊奉，只是时间尚早，我们何不先去个地方耍耍。”

“去哪儿?”

“李铁嘴测字馆。”

“听说过，但咱不信他。”

“为何?”

“咱京师有几句谚语，你邵大侠知道么?”

“哪几句?”

“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你道这四句话是个啥意思?”

“请讲。”

“是说它们名不符实，天底下最臭的文章，就是翰林院里写出来的。太医院的药方，虽然吃不死人，但也医不好人。咱看这个李铁嘴测字馆，与翰林院等是一路货色。”

“国舅爷此言差矣，李铁嘴的确有些本事。”

“是吗?”

看到李高依然怀疑，邵大侠便把当年前往测字馆请李铁嘴测“邵”字的情况详细道过，李高听罢，将信将疑言道：

“既如此，咱们就先弯一腿，去测字馆见见这位被你吹得神乎其神的李铁嘴。”

说罢，两人下楼登轿，不消片刻就到了李铁嘴测字馆门前。天色黄昏，馆里已无人客，小厮把他们请进馆中坐定。邵大侠审视馆中陈设，与两年前无甚变化。一架骨董，几钵时花，正面墙上字神仓颉的中堂画，仍都一尘不染。李高不看这些，只翘着二郎腿，心不在焉地

瞧着街面上的过往行人。这当儿，小厮请出了李铁嘴。两下相见，李铁嘴已不认识邵大侠了，他打量着两位来客，问道：

“两位客官，为何这么晚了才来测字?”

“不专为测字，”李高看了邵大侠一眼，抢着回答，“咱们逛街，顺便溜跶到了这里。”

“哦，”李铁嘴推过字笔，说道，“请写字。”

“你先写。”李高向邵大侠推让。

“还是你写吧。”邵大侠又把纸笔推到李高跟前。

李高略一沉思，想到邵大侠是做布帛生意的，便提笔在纸上写了一个“帛”字。

李铁嘴把那个“帛”字拿过来端详一番，又仔细看过李高，清咳一声说道：

“这位客官，必非常人。”

“何以见得?”李高问。

“帛字乃皇头帝脚，如果咱说得不错，你是皇帝家中的人。”

李高身子一震，惊讶之情已是摆在脸上。李铁嘴继续言道：“帛字又与布连，布帛布帛，布为帛之母，帛为布之源，帛又与钱通，以钱易布，这位客官，日下正有一桩布帛交易。”

“做得成么?”李高急切地问。

李铁嘴诡谲地一笑：“皇帝家中人，有什么事做不成的。”

邵大侠见李高似还有相问之意，怕他说多了暴露身份，遂接过话头说道：

“帛乃皇头帝脚，老先生所言极是，我也不写了，就报这个‘乃’字儿。”

“乃，”李铁嘴凝神一想，笑道，“你这个客官，恕我直言，一辈子与功名无缘。”

“是吗?”

“乃加一捺就是‘及’字儿，然而你就差这一捺，所以终身不及第也。”

“你他妈算是猜对了，”李高一口粗话嚷道，“咱这老哥子，至今还是个白衣秀士哪，他不稀罕那个鸟功名。晤，咱再报个字儿你猜猜。”

“什么字儿?”

“春。”

“春?”李铁嘴眼珠子一抡，瞪着李高问，“客官为何要报这个字儿。”

“实不相瞒，”李高挤眉弄眼答道，“咱们待会儿离开你这里，就要去寻春了。”

“五陵少年，轻裘肥马，寻春无可厚非，”李铁嘴话锋一转，一脸峻肃地说，“但是你这春字儿，可有些不吉利啊!”

“什么不吉利?”李高紧张起来。

“秦头太重，压日无光。”

“这是什么意思?”

“点到为止，老夫就此收口了。”

邵大侠已明白了话中的玄机，忙掏了五两一锭银子放在桌上，拉了李高出来。李高仍没明白到不吉利在哪里，便缠着邵大侠问：

“李铁嘴的话是啥意思?”

邵大侠想了想，小声回道：“秦头指的是秦政，即秦始皇暴政也。如今给子粒田征税，减少江南织造局用银等等，不是秦政又是什么?这秦头一压，肯定就压日无光，日是什么，日是皇上，如今的皇上，让秦政压着了。”

听邵大侠一番解释，李高豁然而悟，脱口说道：“咱明白了，当今之世，张居正权大欺主，咱外甥万历皇帝受制于他。”

李高口无遮拦，邵大侠怕他寻衅生事，又改口道：“李铁嘴信口雌黄，不可全信。”

“这老家伙有两下子，赶明儿，让咱老爷子也来测一回。”李高蹙着眉头，咕哝道，“真不知道咱姐吃了什么迷魂药，竟那么相信张居正。”

邵大侠不接腔，只笑着问：“咱们现在是不是去崇文门外?”

“干啥?”

“找那家零碎嫁哇。”

“啊，看看，咱差点忘了。”李高一拍脑门子，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劲头儿，他朝轿夫一挥手，令道，“起轿，到崇文门里福马巷。”

第十七回 锦幄中君臣论国是 花厅内宰辅和情诗

从春分到冬至这段时间，除开三伏天一个月，每月逢三六九日，便是经筵的日子。经筵又分大经筵与小经筵，大经筵每月一次，定在初九日。这是大讲，也称月讲。剩下的八场经筵，称为小经筵，简称日讲。除了内阁与礼部、翰林院等文臣，余者概不参加日讲。逢月讲之日，京城里头的王侯戚贵以及大小九卿，翰林院侍讲侍读，十三道御史四品以上六科言官都给事中以上的官员，都要列班参加，入殿站在两厢侍听。讲毕，皇上循例命鸿胪寺赐宴，这顿筵席不但丰盛，且恩宠异常。不单参加经筵的官员们都能与席，即便这些官员的随从家眷，甚至轿夫马卒之类，都可以人坐尽享珍饫。吃了还不说，席面上剩下的菜肴以及点心，还听凭官员们尽行带走。因此，有资格参加大经筵的官员们，到了这一天，莫不欢欣鼓舞。他们赶去参加，与其说是为了“听”，倒不如说是为了“吃”，久而久之，京城里头为这件事便有了一个说法，叫“吃经筵”。

今儿个是六月初九，又是个“吃经筵”的日子。大内文华殿，为经筵举行之地。前年万历皇帝初登基时，李太后听了冯保的建议，要趁小皇上出经筵而装修文华殿。当时因国库匮乏，张居正力陈不可。此事耽搁了一些时日，一年后，国库渐有丰裕，张居正便主动提出装修文华殿。去年冬至歇讲至今年春分这几个月时间，文华殿修葺一新，殿前与殿后两座门头上各添了一块匾，前殿门匾四个字：

绳愆纠谬

这四个字是李太后拟的，其因是前殿之侧，有一处附属建筑，叫“省愆居”，这名儿是嘉靖老皇帝取的，意为反省错误。李太后据此而伸张其意，这四个字乃内阁中书舍人杜诗写就。后殿门匾额为：

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

这道匾文不单由李太后拟就，而且书法也是她写下的。匾文从左至右分为六行，每行二字。字为楷书，大有颜真卿笔意，只是古拙不足而秀丽有加。从前后殿两道匾文中，可以看出李太后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殿内宏敞的大堂，共有五对峭拔高擎的木柱。每对光泽柔和华

贵的红木柱上，各挂了一幅制作考究石青底子的金字对联。五幅联均为张居正撰写，内阁书臣王庭策书丹。从一至五，它们依次是：

念终始典于学 期迈殷宗

于缉熙 殚厥心 若稽周后

披皇图 考帝文九宇化成于几席

游礼阙 翔艺圃 六经道显于羹墙

四海升平 翠幄雍容探六籍

万几清暇瑶编披览惜三余

纵横图史发天经地纬之藏

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将之鉴

西岂峙群玉之峰

东壁耿双星之耀

宝气高腾册府

祥辉遥接书林

这些联句用诗人眼光来看，端的缺乏灵动气韵，算不得上乘之作。但皇家自有皇家的风范，不求想象乖张，总以雍容确切为务。从皇家角度看，张居正的这些撰联，可谓中规中矩。再说殿内皇上御坐的丹陛两侧，各有五扇围屏，左屏贴满天下文官职名，右屏贴满天下武官职名，若是有哪一个职官空缺，就会取下名字而留下一块空白。皇上看到空白就会追问何故缺额，并责成吏部物色人选尽快补上。这两块扇屏也是张居正的创举，将天下职官列于小皇上眼前，其目的在于警醒他政事不可懈怠，要从小养成励精图治的好习惯。丹陛之下，还有一对高约三尺的纯金仙鹤立座，那是一对香台，每逢经筵日，皇上入殿前半个时辰，司香的太监就会点燃暹罗国进贡的息香，一时间异香扑鼻，满殿清馨：立鹤旁边，站着一名展书官，讲官讲到某章某页，展书官走上丹陛，跪下替皇上把讲章翻页，用金戒尺压好，再躬身退下。讲官的讲案放在立鹤外，正对着丹墀。讲官进讲时，一律跪在讲案后头面对皇上，腰要挺直，声音要洪亮。这么做虽然要吃许多苦头，但能给皇上当一名讲官，却是天底下文臣梦寐以求的荣耀。身为帝师，日后必定是辅臣的首选。

却说今日进讲的讲官，乃翰林院侍读学士于慎行。他是隆庆二年进士，这一年的京试主考官是张居正，按士林规矩，这一年所有录取的进士与张居正都存在师生关系。于慎行学问人品都很不错，因此很得座主张居正的青睐。张居正精心为小皇上挑了六名讲官，于慎行列名其中。于慎行今日进讲《论语·微子第十八》中的第十节："周公谓鲁公日：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短短三十几个字，于慎行博征旁引，举偏发微，音韵铿锵地足足讲了一个多时辰。当刻漏房值班火者举着"巳"字牌蹑手蹑脚进得殿来，将殿门右侧铜架上"辰"字牌换下时，殿外便传来三声响亮的鸣鞭，这是大讲结束的信号。鞭声一停，于慎行立即奏道："臣于慎行进讲完毕，有污圣听，实乃惶恐。"小皇上如释重负地点点头，说了一句："给赏钱。"便见一位太监双手托了一个装满了金珠银豆的木盘从丹墀下走到殿中，将木盘一倾，金珠银豆滚了一地。顿时，只见众讲官展书官侍书侍读一干词臣，都一拥而上，扑到地上争抢赏赐。这也是故事，大约从永乐皇帝开始，每逢经筵，对讲官的赏赐，都是把事先做好的金珠银豆撒到地上，让讲官们去抢，这举动虽有失斯文体面，但因是皇上所赐，讲官们莫不以争抢为荣。

就在讲官们扑地争抢的时候，小皇上已走下丹墀，到殿左临时张起的一个锦幄中休息。在他的吩咐下，张居正与冯保也同时进了锦幄。由于张居正首辅加老师的特殊身份，小皇上对他特别尊敬。每次经筵，他把张居正的座位安排在丹墀之侧，夏天身旁供着冰，还让小内侍替他打扇，冬天在他脚下铺着厚厚的毛毡，让他双脚暖和。这一切，参加经筵的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认为这是千古殊恩。

此刻，在锦幄里，小皇上接过内侍递上的温热的银耳羹，亲手调了调，然后双手递给张居正，恭敬言道："先生请用。"张居正起身称谢，接过银耳羹一小口一小口品尝起来。小皇上自己也品了一碗。内侍收拾碗盘退出锦幄后，小皇上问：

"张先生，于慎行今天讲得如何?"

"不错，于慎行是山东曲阜人，与孔子是同乡，他从小研习孔教。也算是齐鲁硕儒了。"

"先生所言极是，"小皇上顿了顿，瞄了冯保一眼，又道．"朕昨天写了六幅字，想赐给六位讲官，先请先生一看。"

小皇上刚说罢，冯保就从先已放在锦幄中的黄梨木匣中拿出一张折叠着四尺洒金宣纸，打开来请张居正过目。这纸上是四个亦行亦楷的斗字：

学务本根

这是赐给于慎行的一幅，落款处矜了一方大印："皇帝之宝"。张居正把六幅字一一看过，见上头矜的都是同一方印，便道：

"启禀皇上，臣建议，这六幅墨宝暂不要赐给讲官。"

"为何?"

"用印有误。"

"这是朕的印，昨天，咱让捧印太监盖上的。"

"皇上一共有十三方印，什么时候该用什么印，讲究极严，一点都不能错。"

"是吗?"小皇上急欲想听下去。

张居正略一沉思，侃侃言道："洪武皇帝开国之初，考查古典，稽察体制，乃造制印信大宝以昭示天下，并传承后世。天予宝印一共有十三个，第一叫'皇帝之宝'，诏赦用也；第二叫'皇帝行宝'，命将出师用之；第三叫'皇帝信宝'，征兵用之；第四叫'天子之宝'，诰告安抚四夷用之；第五叫'天子行宝'，给四夷赐物用之；第六日叫'天子信宝'征兵四夷用之；第七日"'奉天之宝'，郊禋用之；第八叫'恭禋之宝'，封印进香合用之：第九叫'制诏之宝'，专用于制作谕诰文书；第十叫'敕命之宝'，专用于敕谕敕文；第十一叫'精一执中'，手书赐墨用之；第十二叫'御府丹符'，封记符号用之。在这十二个分类御宝之上．还有一方用作颁布法令号召天下的宝印，叫'凝命神宝惟一镇国宝藏'。这十三方大印备一朝之制，乃天子受命之符，代代相传，不可更易。陛下赐给讲臣的墨宝，循例应该用'精一执中，，但却错用成了'皇帝之宝'，此等谬误，切不可传出禁廷。"

师相一番教诲，小皇上听得认真，深感当皇帝不容易，该学的东西太多太多，他回味一番，说道：

"皇帝用错印决非小事，这六幅字作废了，朕下昼回西暖阁重写，重钤印。"

“如此甚好，”张居正满意地点点头，望了望锦幄外影影绰绰的人影．又道，“今日的讲章，陛下听过了，不知还有什么要问的?”

小皇上皱着眉头想了想，说道：“孔圣人讲‘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于慎行的解释已很通透。依朕来看，故旧，对于朝廷来说，就是戚畹勋贵，王公大臣。对这些人，不可求全责备。只要没有大的过错，朝廷对他们一定要宽容，要善待，这是天予施行仁政的内容，朕不但要做到，而且还要做好，元辅，朕理解得对么?”

从这席话中可以看出，小皇上听讲很认真，但张居正担心小皇上因“仁”乱法，便及时提醒道：

“故旧无大故，朝廷的原则是不弃，不弃就是让他们得以机会效命朝廷，而不是让朝廷花民脂民膏．养一帮闲人。”

“如今，戚畹勋贵丶王公大臣里头，可有闲人吗?”朱翊钧目不转睛地盯着张居正。

“有而且还不少。”张居正的口气十分笃定，“就说那个驸马都尉许从成，不单吃着朝廷的俸禄，还坐享着上万亩皇上赐给的子粒田收入。乡下有田庄，城里有店铺，已是富得流油，论资产，早在武清伯李伟之上。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不但不能帮朝廷做一点实事，还到处惹是生非。太后倡议子粒田征税，他不但不支持太后，反而头一个反对。”

今日的经筵，许从成也参加了，冯保朝锦幄外头看了看，小声说：

“许都尉还是做了一点事情，每年春秋两次郊禋，都是他代表皇上主祭。”

张居正一笑，讥道：“一年中就做了这两天差事，这还不能称作闲人么?”

关于子粒田征税问题，涉及到的利益群体是藩王宗室和王公勋贵。单凭俸禄吃饭的朝廷大臣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因此都积极支持这一改革：倒是那些拥有子粒田势豪的大户反对者甚众。近些时，各种传言不绝于耳。小皇上听多了，有时候也难免动恻隐之心，认为这些哭穷的王公自有可怜之处，但他深信母后的决策没有错误，也谨记张居正的教诲“圣君不可有妇人之仁”，因此对这类的告状一概不理。方

才张居正说到的许从成，倒着实让他犯难。从亲情上讲，这许从成是他嫡亲姑父，但也正是他，对子粒田征税反对尤烈。据东厂呈上的访单得知，前不久在荆州城中发现的那一位神秘的刺客，可能也与这位驸马都尉有关。甚至有的官员还根据这一传闻递上奏章，要求对许从成从严惩处。小皇上心里头思忖：张居正今日对许从成的抨击，可能与这些传闻有关。他知道此时如不明确表态，任其事态扩大，必然对皇室不利，便说道：

“元辅说许从成是个闲人，虽然不假，但责不在他，今后，多给他派些差事就是。至于子粒田征税，他是发了一些牢骚，突然要他往外拿银子，心里头憋气，说些难听的话也是情有可谅。最近，荆州知府赵谦被人毒死的事，居然有人说与许从成有关，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听鼓听声，听话听音，张居正一听小皇上有袒护许从成之意，也立马就地转弯，回道：

“荆州刺客一事，下臣谨遵圣命，不予追究。”

“如此甚好，”小皇上仿佛搬开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笑道，“赵谦被金学曾查出是一个贪官，本属死有余辜，这事查起来也无甚意义。”

“圣上所言极是。”张居正附和。

小皇上想了想，又回到方才的话题，又道：

“先生讲朝廷勋贵多半都是闲人，但他们都是功臣之后，朝廷对于功臣，若不多加抚恤，今后，谁还肯为朝廷效力?”

小皇上逮着个问题就要刨根问底寻个究竟，张居正也想趁此机会把一些施政纲领通通透透讲出来教导皇上，于是沉吟回奏道：

“我朝开国以来，对于开疆拓土创建纲治的文武功臣，依其绩效之大小，分封为公、侯、伯三等爵位。这些爵位有流有世。所谓流，即受封只限于个人。所谓世，即爵位可以世袭相传，无论是流是世，一经受封，朝廷都要给付金书铁券为凭。佐高皇定天下的功臣，铁券上书‘开国辅运’四字，佐成祖登大宝者，铁券上书有‘奉天靖难’四字，自这两位皇帝之后的受封者，武臣书‘宣力功臣’，文臣书‘守正文臣’，这些都有定制。受封功臣，根据不同爵位而得不同的赏赐和岁禄。高皇帝规定，赐田最多不超过五千石。现在，这个数目已是大大超过，如

果受封后又有建功，受封者或者晋爵或者晋爵加禄，这种例子极少。世袭爵位者，循例都是长子继任。成祖皇帝时，虑着袭爵者无功受禄不思长进。便鼓励他们横经请业以资黻黼。对于其中的才德兼优者，武臣之后，充团营三营提督总兵或坐营官，或五军都督府掌印佥书，留都守备，出任十六镇总兵官镇守。文臣之后，幼而嗣者，送往国子监学习，与其他学生一样，穿缁衣戴平巾，不可享用特权。如果学习不认真犯下过错，则要革除冠服以示惩罚。所有世袭子弟，犯罪枉法者，轻者夺其禄，重者夺其爵，这都是高皇帝与成祖皇帝传下的好规矩，如果认真执行，王公勋贵中，哪里会有这么多的闲人。”

张居正言简意赅，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利弊关系剖析得明明白白，小皇上暗自佩服他胸有珠玑，凡事都讲得头头是道，接着问道：

“先帝订下的规矩，为何不好好执行呢?”

“天长日久政务懈怠，有司监管不力，当路大臣不敢得罪权贵，故养成此等窳败之势。”

朱翊钧频频点头，转头问一直侍立在侧的冯保：“大伴，张先生说的可有道理?”

冯保朝张居正挤挤眼，恭维道：“张先生经纶满腹，言必有据，说的话句句在理。”

朱翊钧叹道：“宋代的赵普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此言不谬。”

“谬则不谬，但后人学习《论语》，多生歧义，以至用来治国横生枝节，与孔子道义相去甚远。”

“先生的话，朕记住了。”

小皇上这句话有送客的意思，张居正立忙谢辞，在众位官员的注目下缓步踱出文华殿，而小皇上也从后殿走出，乘辇望乾清宫而去。待他们走后，值殿太监才站在殿前走道上扯着嗓子宣告：

“散讲，列位官员，到鸿胪寺吃经筵去!”

夏日的积香庐，实在是个消夏的好去处。庭院柳色参差，池沼荷花娇艳，从泡子河上吹过来的南风，筛过柳阴，清凉爽人肌肤。因此，一过六月，张居正大部分晚上都在积香庐度过。今日上午的经筵

散后，下午约见户部尚书王国光和兵部尚书谭纶，就屯边和盐引换取粟米以补九边将士军需之不足的事情进行会揖。

散班后半个多时辰，三人议事才告完毕，待张居正起轿前往积香庐时，已是戌末时分。夏日天长，轿子经过泡子河边时，夕阳与晚霞尚在河水上折射出一片灿烂。张居正在山翁听雨楼前落轿，走过前厅正欲上楼，忽见玉娘的贴身、丫环小凤儿闪身出来，朝张居正蹲了个万福，笑道："启禀老爷，玉娘姐姐有话给你。"

"什么话?"张居正停下脚步，含笑问道。

小凤儿把手上拿着的几张卷起来的洒金笺纸递给张居正，言道："玉娘姐姐今儿个把前些时写出的几首诗改好了，她要奴婢传给老爷，并告知老爷，您须得在一炷香工夫内把这几首诗和上，否则，玉娘姐姐就不让你上楼。"

"哦，是这样。"

张居正感到有点意外，摇头笑了笑，径直走到楼梯口侧面的花厅，里头的书案上早已摆好了笔墨纸砚。张居正在书案前落座，将那几张笺纸展开来读。开头的题目是：

消夏诗五首呈首辅张先生索和

看到这行字，张居正闲雅地捋了捋飘然长须，眼底眉梢充满笑意：这是玉娘第一次称他首辅张先生，这称呼一人闺阁，便有了温温柔柔的调侃之意。他乘兴看了下来：

夏日积香庐上客，

玉人何处解离愁?

寒凝帘底炉烟细，

尘净墙阴竹色幽。

牛郎只合住天街，

难盼堂前青乌来。

山月巧窥人影瘦，

花坞兰榭独徘徊。

羡煞青巾酒旆招，

红颜辜负可怜宵。

只堪罚作银河鹊，
岁岁年年枉驾桥。
黄金不惜教婵娟，
歌舞而今乐少年。
凤阁画台生梦草，
钿筝锦瑟化寒烟。
点点白鸥晴日雪，
飞飞紫燕故乡人。
江南无限情无限，
六月荷花别有春。

看罢这五首绝句，张居正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沉重起来。诗中渗透了红颜无奈。孤清凄婉的情绪，似乎对他也流露出一些幽怨。最后一首更是直接地表白出浓郁的思乡之情。他把这五首诗反复看过几遍，才忽然醒悟到自己对玉娘的温存太少。平常很少到积香庐来．即便来了．也是杂事缠身，要么会客，要么处理信件奏章．留给玉娘的时间并不多。对明媒正娶的夫人，这样倒也没有什么，但对没有任何名分的玉娘来说。就难免让她生出许多臆想，该如何安慰她，抚平她心头的哀怨?张居正援笔伸纸，一面沉思，一面写了下来：

奉和玉娘消夏诗五首
置身宦海为孤客．
最怕红颜强说愁。
阁上春风岂枉度，
长怀鸳梦小窗幽。
红尘无处问童子，
且喜帘前玉女来。
凤曲鸾歌消永夜，
瑶琴一抚一徘徊。
为觅尘缘屡见招，
怜卿我自醉中宵。

人间有病天知否，

春雨秋风过石桥。

画楼谁肯惜婵娟?

轻薄长安尽少年。

灵药一颗谁窃取，

嫦娥迎我剪寒烟。

落日千山风浩荡，

金戈铁马楚狂人。

虞姬伴我轻生死，

一回执手一阳春。

除了今年元宵节皇上赐御筵写了一首承制诗外，张居正一直没有闲情逸致吟风弄月。但今天实乃有感而发，因此并没有用到一炷香的工夫，就把这五首诗和出来了。他让小凤儿把这诗拿到楼上送给玉娘，看能否过关。当他听说玉娘已用过晚膳之后，便蹙过膳厅要了一壶花雕，独自品饮起来。刚喝了三杯，积香庐主管刘朴就进来禀报，说游七前来有事禀报。张居正命他唤游七进来。

如今的游七，在外头也是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的人物，但一见了主人立刻就恢复了委琐。他进门后喊了一声“老爷”，然后恭恭敬敬站在门边儿上，张居正一边呷酒，一边问他：

“今日有何事?”

“有两件事，”游七禀道，“第一件是大公子敬修收到了江西汤显祖的回信……”

“哦，他回信了，他怎么说?”张居正打断游七的话，迫不及待地问。

“这小子张狂，竟推辞了大公子的美意。”

“啊!”

张居正若有所失，也不多讲．只闷闷地呷了一小口酒。游七所言之事，涉及的是张居正的家政。张居正一共有六个儿子，大儿子敬修与二儿子嗣修，都已乡试中举，获得了于今秋在京城举行的秋闱大典的会试资格。张居正对这两个儿子期望甚殷，希望他们才拔群伦而金

榜题名。通过向礼部官员咨询，得知江西青年举子汤显祖学问文章称雄东南，今年也来京应试，便意欲把他延揽到门下，与敬修嗣修一道温习举业，以共进退。当得知首辅大人有这层意思后，礼部官员大包大揽，要以礼部名义办理此事。张居正顾忌士林影响，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吩咐敬修自己向汤显祖写了一封信，表达慕名订交声气相求的愿望。张居正本以为此信发出后，汤显祖一定有兴趣住进他的首相府邸，却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推辞。

“汤显祖到了北京吗?”

“到了，在吕公祠附近赁了一间屋子住下，那里离积香庐并不太远。”

每逢秋闱大典，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举子都得提前几个月赶到北京，由是京城屋价腾贵。汤显祖宁可多花钱也不肯攀附权贵，这种名士作派虽然令张居正不高兴，但他可以理解，青年士子最易沾染的就是清流习气。他问游七：

“你们谁见到汤显祖了?”

“谁也没见，”游七气呼呼地说，“这小子狗子坐轿不识抬举，谁还会去见他!”

“你告诉敬修，让他明天去拜访汤显祖。”

“啊?”

游七对主人的决定感到惊奇。张居正对他解释说：“有学问的人大都倨傲，让敬修前往登门拜见，也算得士林雅事。”

“小的回去照办，”游七说着，习惯地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又道，“还有一件事，是徐爵过来讲的。”

“什么事?”

“邵大侠又到了京城。”

“邵大侠，哪个邵大侠?”

“就是当年帮高拱东山再起的那位。”

“啊，他又出现了?”张居正略略有些兴奋，又感到意外，“自高拱去职，这邵大侠也遁迹江南，怎么又跑来北京?”

“他来了好几天了，据徐爵说，他一来，就一直处在东厂的监控之中。”

“他来做什么?”

“今天上午，他去了武清伯李伟的家中，下午，他在苏州会馆会见了玉娘。”

“玉娘?”张居正这一惊非同小可，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将玉娘从南京带来北京送给高拱的，他的心中顿时充满警惕，问道，“玉娘怎么知道邵大侠到了北京?”

“这个，小的也很纳闷，”游七觑了张居正一眼，回道，“这积香庐，并不是一般人进得来的，是谁把消息透给玉娘的?小的猜测，一定是邵大侠买通了积香庐里的人。”

张居正觉得游七推测得有道理，便命人把刘朴叫进来，问他：“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

“出去了。”刘朴小心回答。

“出去了多长时间?”

“时间不短。”

“什么时间不短!”张居正一拉脸，口气严厉地问道，“究竟何时出去，何时回来，去了哪里，所见何人，你要回答明白。”

首辅动怒，看他脸色，伸手就能刮下一层霜来，吓得刘朴身子筛糠一般，结结巴巴答道：“玉娘出门时，大约午时过半，回来时交了酉时。去会何人，贱职不敢打听。”

刘朴说的是实话，积香庐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十指剪得光光的捧着她都来不及，谁还敢招惹她?张居正也知道这一点，虽是责备，却也不较真，挥挥手让刘朴退了下去。张居正再无心思饮酒，吩咐游七道：

“这件事不要张扬，邵大侠那边有何消息，你随时都要给我禀报。”

“是。”

游七唯唯诺诺退下，出门乘轿走了。本在兴头儿上的张居正，骤然听到玉娘溜出积香庐去拜会邵大侠的消息，心里头顿时像打翻了醋罐子。这时已是戌末时分，院子里星月朦胧，影影绰绰的树丛中，偶

尔飞过三两只萤火虫，高高低低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夏夜的静寂。张居正心情郁闷，想到院子里走走，但一走出膳厅，双腿竟鬼使神差地上得楼去。

楼道上宫灯璀璨，张居正反剪着手剐走到玉娘的房门前，忽见玉娘像一只燕子突然从屋子里“飞”出来，一把搂住张居正的脖子，撒娇地说：

“老爷，你这一顿饭，吃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由于是夏天，又不见什么外人，玉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束腰长裙，两只裸露的玉臂，温润如玉，嫩自如脂，挽在张居正的脖子上，对他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加之玉娘嘴中呼出的芬芳的气息，更使得他的身子酥软。至少在那一刻，他心中的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他顺势把玉娘抱了起来，一步跨进了起居间。玉娘看他要把自己抱进寝房，连忙言道：

“老爷，放下我。”

张居正倒也不强拗，就地把玉娘放下了。玉娘住的这套房子，进门是起居间，往里是寝房，往左是妆房，往右是琴房，玉娘拉着张居正，轻轻盈盈地走进了琴房。

房子里支了一张琴，靠窗的小八仙桌上，已沏好了一壶茶，放了几样茶点。

“干啥?”张居正问。

“你要干啥?”玉娘娇滴滴地反问。

“上床。”张居正故意调侃地说。

玉娘小嘴一蹶，嗔道：“就知道上床，如此明月良宵，岂能不做些有情趣的事儿。”

“什么事儿有情趣?”

“品茶呗。”

玉娘说着，就把张居正按在左首的椅子上坐下，摆上两只梨花盏，提起茶壶一边斟茶一边说道：“这是今年春上的碧螺春，老爷你尝尝。”

张居正抿了一口，果然清香爽口，赞道：“这茶好，可惜水差了一点。”

“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爷是行家，不像高阁老。”

张居正像被马蜂螫了一口，立马板下脸问：“怎么，你还惦记着高胡子?”

玉娘自知失言，连忙赔笑：“奴婢失口，请老爷恕罪!”

望着玉娘诚惶诚恐的样子，张居正醋意稍减，但他又记起邵大侠的事儿，于是借题发挥说道：

“玉娘啊，你老担心不谷不爱你，不谷又何尝不担心你用情不专呢?”

“我用情不专?”玉娘一愣，旋即抿嘴儿一笑，半是表白半是讥讽地说道，“奴婢一个失口，老爷就上了醋意儿。其实，奴婢自从认识了你，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得一提了。”

“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玉娘恳切言道，“奴婢曾编了一只曲儿专道这件事，一直没有机会唱给您听，要不，奴婢现在唱给老爷听听?”

“好，不谷正想听听呢。”

玉娘命小凤儿取过琵琶，调了调音，自弹自唱了起来：

想当初不相交其实妙，

也无愁也无恼也不心焦。

到如今作事多颠倒，

误了奴家一片情，一去不来了。

奴为情憔悴甚受尽折磨，

却不曾博得你说半分好。

玉娘用“挂枝儿”的调子唱出，抑扬情调中掺着些许哀怨，加之吴侬软语本就温婉可人。张居正听过，蹙紧的眉梢总算又舒展开来，他相信玉娘这是真心表露，不由得对她又添了几分怜爱，饮了一盏茶后，笑道：

“你这曲儿唱得好，高阁老生来就不是怜香惜玉之人，被你看得透彻。你既为高阁老写了一曲，想必也为我写了。”

“奴婢不曾为老爷写，”玉娘明眸一闪，婉转答道，“不过，奴婢昨日倒是又胡诌了一曲，不是为老爷，是为奴婢自家。”

“为你自家也好哇，快唱来我听。”

玉娘一拨琴弦，又悠悠唱了起来：

闷恢恢，独坐在荼蘼架，

猛抬头见一个月光菩萨。

你有灵有圣，与我说句知心话，

月光菩萨，你代我去照看他：

看他的衣衫儿整也不整，

看他在值房里累不累乏。

我待他是真心菩萨，

他待我究竟是真来还是假……

玉娘且弹且唱，唇齿间流转的莺声，露出一片痴情。张居正待弦歌一停，说道：

“玉娘，你这曲子明里是唱自己，其实，暗里指的还是我。我待你是真是假，未必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

玉娘放下琵琶，含羞地说：“奴婢知道老爷真心疼我，但有一件事奴婢始终不明白。”

“什么事?”

“老爷既如此爱我疼我，为何不把奴婢娶回府上?”

“这……”

“奴婢也知道自己是葑菲下材，草木贱质．能攀上老爷这样一位大人物，已是三生有幸。玉娘本不敢有非分之想，但蒙老爷恩典不弃，故生了这妄想之心。”

玉娘所说之事，张居正不止一次想过，这是件棘手的事。按常情，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寻常事，并无人干涉。但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多口杂，张居正订下的家规又严，若玉娘进门，他只能板着面孔与她礼敬，调个情反而多有不便。二来也是最难办的，这玉娘原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侍妾，如若被他娶进门，岂不授人以柄令士林耻笑?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中，他总想搬开，却又找不着一个万全之策。

看到张居正长时间沉思不语，玉娘心下忐忑不安，言道：“老爷，奴婢惹你生气了?”

“没有，啊没有，”张居正极力掩饰内心的矛盾．强笑着说，“玉娘，论理，不谷早就该给你一个侍妾的身份，只是有些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故把这事儿耽搁了。你放心，早晚有一天，不谷要给你名分。”

“真的?”玉娘面露欣喜。

“真的，但不是现在。”张居正生怕在这件事上再扯下去会节外生枝，故转了话题问，“你那五首消夏诗是今天做出的吗?”

“不是，这是我花了十几天时间断断续续写下的，还请老爷指教。”

“你写得很好，只是太过悲伤不好。”

“奴婢知道了，奴婢看了老爷的和诗，万般恩爱都在诗中体现了，能得到老爷这份感情，不管往后怎样，奴婢当下知足了。”

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张居正不相信她会做出什么非分的事情，但他对她私下去会见邵大侠的事耿耿于怀，于是转弯抹角想套出她的话来：

“你这碧螺春醇香爽口，回味绵长，当是茶中上品，只不知你从哪儿觅到?”

“我叔叔送的。”

“你叔叔?你还有一个叔叔，我怎么不知道?”

“奴婢的家事，老爷哪里全都知道。”

“你叔叔从哪里来?”

“扬州。”

“他来北京有何事?”

“叔叔做点小生意，贩东贩西的，维持一家的生计，总是艰难。”玉娘按邵大侠的嘱咐临时编词儿应对，心里有些不安。但既然开了这个头，又不得不说下去，“叔叔知道奴婢和老爷在一起，故要我求您办一件事。”

张居正见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却是不提邵大侠的名字，他本想挑明了追问，想一想又觉不妥，便问道："你叔叔想办什么事?"

"扬州城里有个管盐的衙门，叫……"

"两淮盐运司。"

"对了，就是这个名，在盐运司里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叫胡自皋。"

"对，就是这个人，叔叔说这个人权势很大，想求您替他写个信儿，回去找找这位胡大人。"

"找他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丁门小户的人家，找个靠山呗。"

张居正"嗯"了一声却是没有下文。玉娘以为他为难，却不知正是她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前年给冯保一个面子，把胡自皋升任为两淮盐运司的巡盐御史，这家伙到任才一年多时间，坏名声就传遍了扬州，与一帮不法盐商称兄道弟，吃喝嫖赌无一样不来。就去年一年，参他的折子就有三份。因有冯保袒护，事情都不了了之。户部尚书王国光恨得牙痒痒的，早就要把胡自皋褫职审查：张居正劝他暂且不要声张，只暗中派人侦伺，一旦抓到胡自皋贪墨实据，再严惩不迟。"对这种人，要么不动，一动就得置于死地，让冯保也救他不得。"张居正面授机宜，王国光心领神会，照此布置下去。如今玉娘又提起胡自皋，张居正断定这是邵大侠的主意。邵大侠之所以要与胡自皋攀援，还不是想通过他弄出盐引来牟取暴利?如此说，邵大侠设法与玉娘联络，原只是为利而来，谅不至与高拱还有什么瓜葛，再来京城滋事。想到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稍安，随口应道：

"你叔叔一个小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何必要巴结官府。"

"老爷你是大人物，不知道小老百姓过日子的艰难，"玉娘解释道。"扬州城里地痞流氓多如牛毛，这些人三五成群到处搵食儿，能抢则抢，能讹则讹，谁碰上他们，不死也得蜕层皮。叔叔家饱受这讹诈之苦，因此想着找个官府靠山，让那些无常鬼二混子不敢登门。"

张居正仔细听着，觉得眼前的玉娘好像是另外一位女子。他敏感地觉察到。邵大侠对玉娘还有控制力，他平生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身边的亲信受制于人。他深爱着玉娘，他绝对不能容忍她的心中还藏有

另外一个男人。基于这个考虑，也基于邵大侠在官场上钻天入地翻云覆雨的能力，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尽管他内心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但他的脸上却挂着微笑，他端详着玉娘．体贴地说：

“既是这样，不谷可以写封信给你叔叔带回扬州，不过不是写给胡自皋，而是写给漕运总督王篆。”

“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

“在。”

“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衙门，哪个大?”

“傻孩子，当然是漕运总督大。”

“谢谢老爷。”

玉娘嫣然一笑，晶亮的眸子里射出火一样的热情，张居正瞧着她可爱的脸蛋儿，再一次陶醉了。

第十八回 样样淫情引君入瓮 炎炎夏日扫雪烹茶

日上三竿，听得两淮盐运司衙门外三声炮响，旋即衙门大开，从院子里走出一队排衙仪仗，簇拥着一抬八人大轿。轿里头坐着两淮巡盐御史胡自皋。轿子出了盐运司衙门前的薰风巷，抬过通泗桥，上了南小街，朝小东门方向迤逦而来。此时市声嚣杂人流熙熙，听得喝道声，行人纷纷回避，站在街边上，看巡盐御史大人出行的威风。

自隋朝建都以来，扬州一直昌盛至今。它昌盛的理由有二：一是处在江淮之间，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运河经过这里，是南北水脉交汇之处。运河又称漕河，因为地利与管辖之便，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扬州。二是近海，邦内万民煮海为盐，利润颇丰。全国每年的产盐总量大约三百万引，扬州一地就独占七十万引。因此，全国八大巡盐御史衙门，摆在第一的便是开府扬州的两淮盐运司。漕河与盐业都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所在，而这两大衙门都设在扬州。常言道东南乃中国膏腴之地，而扬州则是东南的机枢。历经隋唐宋元，到了朱明王朝之今日，这扬州比之纸醉金迷的前代，又不知繁华了多少。有人形容当下扬州是处处烟波楼阁，家家美酒娇娃，满城的富贵之气、脂粉之乐、骄奢之风，直让外来的游客咂舌。

如果说扬州城是一座天堂，那么天堂中的天堂，便是小东门前的小秦淮了。这小秦淮南出龙头关，北出大东门水关，两头都与运河相接。扬州人习惯称运河为官河。引官河水人城，水程大约八里，古称市河。市河两岸，多为盐商巨贾的别业或是美伶名妓的河房密室。一到夜晚，河上画舫如鲫，两岸花灯万盏。芙蓉罗绮满眼生辉，丝竹笙歌不绝于耳。置身其中，真不知今夕何夕。因南京城中秦淮河名闻天下，此处便以小秦淮名之。

大约两刻工夫，胡自皋的大轿经过小东门下的双桥巷，进了一座宏丽的府邸，在轿厅里停了下来。他刚跨出轿门，便见一位身穿一领石青云缎挂袍的中年人喜孜孜迎上前来，朝胡自皋深深一揖，恭敬言道：

“邵某在此恭候胡大人大驾。”

不用说，这邵某即是邵大侠了。他一个月前还在京城。通过玉娘拿到张居正向漕运总督王篆写的荐函后，他便启程回到扬州。略略休整两天，他派管家到漕运总督府投刺。王篆见了首辅的信后，便主动约见邵大侠，这王篆从北京巡城御史任上升调到扬州，虽比胡自皋晚来半年，但官大一级，手头上不但管着漕船，更管了十几万漕军。因此，在扬州城众多官员中，自然数他最有权势。邵大侠本是扬州城中著名人物，这一下又攀上王篆这个后台，更是风起云生不可一世。胡自皋虽然自恃有冯保这个后台，并不把一般官员放在眼里，但他知道王篆是首辅张居正的红人，因此对他敬畏三分。当他听说邵大侠成了王篆的座上宾后，心头不免狐疑，不知个中究竟，却不敢怠慢。当他接到邵大侠的邀请请他到邵府作客时，便欣然答应。

邵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均有住房，若论规模势派，最大的别业还是扬州这小秦淮边上的邵府。它沿河占地约有百丈之长，自家有下河的码头。邵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都算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但他们的府邸比起这座邵府，却还是稍逊一筹。这邵府最值得炫耀的，便是它临河的扇厅。这临河的邵府大客堂若站在小东门谯楼上看，它活活儿就像一把平展在小秦淮河边上的大撒扇。不单房子像大撒扇，且临水一面，无论是它的三座门，还是三十六个窗子，莫不都做成扇子式样。夜来在客堂里把六十四盏大宫灯点燃，从河上看，便是三十九把大大小小的光扇，闪闪熠熠璀璀璨璨，成了小秦淮最为别致的景点。就冲着这道景，人们把邵府直称为扇厅府。胡自皋本是个风月老手，按他的脾性，他早就该成为扇厅府的常客了，但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曾是高拱的江湖朋友，而高拱又是冯保的死对头，为了避嫌他才不肯与邵大侠交往。现在有王篆交游在前，他也就放下顾忌，要到这扇厅府里头找找乐子了。

一下轿，邵大侠的一句客套话让他听得舒服，他习惯性地掸了掸官袖，笑着答道：

“邵员外，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没想到你是这副样子。”

邵大侠嘻嘻一笑，问：“胡大人以为我邵某应该是什么样子?”

“不像个张飞，也应该像个李逵。”

“为何?”

“你不是名震江南的大侠吗?”

说几句笑话，两人彼此都不感到生分了。胡自皋在邵大侠带领下走进了扇厅。胡自皋落座之前，先把这客堂布置摆设浏览一遍，又看了看门外晴光潋滟的小秦淮，叹道：

“都道你邵员外的扇厅是小秦淮一绝，今日眼见为实，这都是用银子堆起来的。”

“我这个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好装门面，其实兜兜里没几个银子。”

“看看看，还没开始就哭穷，怕本官打你的秋风是不是?”

胡自皋这句半真半假的话，倒让邵大侠感到有些尴尬，他忙解释道：

“胡大人莫误会了，我邵某为人最重的是仁义，把金钱看得很淡。”

说话间两人分宾主坐下了，这时一位驼背的老仆人上来沏茶，看他那副样子只能两眼看地，却是无法抬头看天，实在埋汰得很。胡自皋看不过眼，便道：

“邵员外，本官自进到你府上，七弯八拐见了十几个仆人，竟没有一个长得灵性的，大概全扬州城的丑人，都被你物色到了。”

“胡大人所言极是，我府上这帮仆役，一个个丑到极致，是我刻意搜求到的。”

“你这是何用意?”

“为了衬得美人更美。”

“说是这样说，但毕竟有碍观瞻，方才那位老驼子沏的茶，叫本官如何品饮得下。”

“胡大人，那可是极品的洞庭春笋。”

“再好的茶也不中，”胡自皋觉得邵大侠有怪癖，没好气地说，“邵员外，你请本官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丑八怪?”

“不，”邵大侠狡黠地眨眨眼睛，问道，“胡大人，今天是什么日子?”

“七月七。”

“对呀，既是七夕，还是盂兰会。”

“七夕又怎么了，卧看牵牛织女星，仅此而已，”胡自皋自嘲地笑了笑，又道，“至于盂兰会，那是红粉佳人的嬉戏节日，与本官又有何干!”

“盂兰会肯定与胡大人有关。”

“为何?”

“我为胡大人请了一个人来。”

“谁?”

“你看后便知：”

邵大侠说罢，朝站在门口的一个凹脸大麻子的矮矬子仆人做了个手势，那仆人转身急匆匆而去，不一会儿，听得塞塞率率脚步声传来，麻脸一挑帘，便见一位窈窕淑女莲步轻轻走了进来。胡自皋寻声望去，顿时惊呆了，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倚翠楼中的主人柳湘兰。隆庆六年，胡自皋为了巴结徐爵而结识柳湘兰。徐爵走后，胡自皋便成了倚翠楼中的常客，觞咏之乐云雨之会，消磨了多少秋夜春宵。但自调任扬州后，一来新欢间出，二来毕竟与南京山水相隔，两人虽旧情不泯，却是无缘再次相会。邵大侠探得实情，为了讨好胡自皋，便派人去南京把柳湘兰接来，并选择七夕盂兰会，让这一对旧情人在扇厅相见。

“湘兰，真的是你?”胡自皋一下子站了起来。

“你，胡……大人!”柳湘兰也因这突然的邂逅而激动，她泪光闪闪，似有哀怨，言道，“一别两年，听说胡大人官运亨通。”

“初来扬州任上，诸事从新展布，一直抽不出身来到南京看你，没想到一下子暌违两载。”胡自皋话中有愧意。

“奴家以为你是薄幸郎，但邵大官人说，是你委托他派人到南京接我来扬州，奴家本来一腔怨气，倒一下子被冲得干干净净了：”

柳湘兰说着破涕为笑，胡自皋听她这段话，内心感激邵大侠为他做了善事，他朝邵大侠投以感激的一瞥，对柳湘兰说道：

“湘兰，我胡某未曾有一天忘记过你，你来了就好，既来了，就在扬州住下，再不要走了。”

看他两人眉目传情，邵大侠插话笑道：“柳姑娘一来，扬州城中的那些大美人，恐怕一个个自惭形秽，要气得投河了。”说罢，又朝麻脸

做了个手势。

麻脸退下，顷刻领上一二十个仆役。在邵大侠安排下，他们依次儿站开，而让柳湘兰站在中间。柳湘兰穿着一袭采莲裙，脸白得像豆腐脑儿，身材高挑匀称，而那些仆役或歪嘴塌鼻，或瘸腿驼背，或暴牙眇目，总之没有一个长得像个人形儿。却说邵大侠别出心裁，光仆人就配了两套，一套就是眼前这些人，丑到极致。还有一套都是俊童丽女，看了让人销魂，今天为了衬托柳湘兰，故将丑仆全都搬了出来。两相比较，越发衬得柳湘兰袅袅婷婷貌若天仙。柳湘兰左看看右瞧瞧，自己也忍俊不住，咯咯地笑个不停。

初看柳湘兰，胡自皋只觉得她风韵依然，却没有艳气逼人的感觉，如今放在丑人堆中，他才突然发觉柳湘兰比之两年前更加妩媚多姿楚楚动人，在一片枯枝秃梗中，突见一朵娇滴滴的莲花，那是何等的快感!胡自皋也顾不得官箴体面，竟亲自走出座位，前去把柳湘兰的玉手牵起，拉到身旁来坐下，问她：

“今天盂兰会，你想怎么过?”

“去二十四桥。”

“哪个二十四桥?”

“这还用问，‘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就是这杜牧诗中的二十四桥。”

胡自皋转向邵大侠调侃说道：“湘兰没到过扬州，因此她只能按图索骥。邵员外，你说是不是?”

邵大侠笑一笑未及回答，柳湘兰追问：“找二十四桥，怎么是按图索骥?”

胡自皋自负地回答：“扬州城中桥梁众多，你说的二十四桥，并非是一座桥，而是真有二十四座桥。”

“是吗?”柳湘兰一愣。

胡自皋继续言道：“这二十四座桥是九狮山石桥，九峰园仙女桥，春流画舫中萧家桥，扫垢山尾美人桥，卷石洞天边上的虹桥，连接邗沟的北来桥，宋大城中迎恩桥等等，请问湘兰，你要去游哪一座?”

“这些桥都在瘦西湖上，还是在小秦淮河上?”柳湘兰手托香腮，认真问道。

“都在扬州城中。”

胡自皋说罢，朝邵大侠挤挤眼。柳湘兰看到这一细节，担心胡自皋诓她，便问邵大侠：

“邵大官员，胡大人说的是真是假?”

“他逗你的，不过，自古以来，关于二十四桥便有两种说法，一种是真的有二十四座桥，它们都在瘦西湖上，”说到这里，邵大侠发觉那些丑仆都支着耳朵听他讲演，便挥手让他们退下，然后扳着指头数道，“这二十四桥是浊河桥、茶园桥、大明桥、九曲桥、下马桥、作坊桥、洗马桥、南桥、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明桥、太平桥、利国桥、万岁桥、青园桥、驿桥、参佐桥、山光桥、下马桥。”

听邵大侠一口气数出这一大堆桥的名字，柳湘兰暗自佩服，她一个眼波扫向胡自皋，嗔道：

“你欺奴家没来过扬州，海天雾地诓我。其实你也是个假扬州，不似邵大官人真的清楚。”

胡自皋虽然挨骂，心里头却舒坦。他搔了搔耳根，戏弄道：“其实邵员外也在骗你，真正的二十四桥，就是一座。”

“是吗?”柳湘兰狐疑地看着邵大侠。

邵大侠答道：“我方才说过，关于二十四桥历来有两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二十四桥就是一座桥，这座桥在瘦西湖听箫园旁边，叫吴家砖桥，又叫红药桥。”

“为何有两个名儿?”

“它本名吴家砖桥，因宋代词人姜白石在他写的《扬州慢》一词中有一句‘念桥边红药’，后来多事者，便又把吴家砖桥改成红药桥。不过，依我看，二十四桥不应是一座桥。杜牧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里头用了一个‘何处’，便可证明，瘦西湖上的桥有二十四座，如果仅只一座桥，在桥上吹箫的玉人，还用得着到处去找吗?”

“邵大官人考证得有理，”柳湘兰伸头看了看窗外的河水，急切说道，“那我们现在就去瘦西湖上泛舟，奴家到吴家砖桥，吹箫给你们听。”

“今儿先不能去?”胡自皋说。

“你又有什么鬼主意?”柳湘兰警惕地问。

“你不是喜欢拜佛么?新到一地，开玩之前，还得请佛菩萨保佑。”

“这倒也是。”柳湘兰问，“扬州城中何处可拜佛?”

还是邵大侠回答：“扬州城处处兰若，最著名的有八大寺，它们是建隆寺、天宁寺、法净寺、高曼寺、重宁寺、静慧寺、佛缘寺、灵鹫寺。柳姑娘拜佛，首先肯定是拜观音。”

“对。”

“高曼寺的观音菩萨最灵，但路途远，今天恐来不及了，改天择个吉日，让胡大人陪你去。今天，你还是过好盂兰节。”

这盂兰节本是江南女子的节日，每年七月七这一天，一些有钱人家的女眷，便会在晚上雇船游河，放莲花灯。灯之多少，全凭各家财力。家境贫寒者，一盏两盏亦可，但富绅大户，放灯少则千盏，多则数千盏乃至万盏。扬州城中，每年的盂兰节，一到夜晚，巨商大户都会在小秦淮放灯。放灯从戌时开始，一到这时辰，小秦淮河上就会封渡，把整个一条河道尽数留给莲花灯。届时一天星月一河灯，两岸俱是看灯人。喧喧闹闹熙熙攘攘直到天亮方散。柳湘兰久住南京秦淮河边，年年都享受了放河灯的乐趣，她不相信这小秦淮上的放灯场面会比南京秦淮河更热烈，因此说道：

“盂兰节还是南京的好。”

邵大侠也不与她争论，只是问她：“柳姑娘，每年盂兰节，你放多少灯?”

“我哪用自己操心，自然有人替我放。”

这倒是实话，柳湘兰是当红名妓，多少官绅公子都争着向她献殷勤，年年都有人替她买灯。邵大侠也替人买过灯，知道其中的风光，于是笑着问：

“我知道柳姑娘身边，不缺出手阔绰的公子，他们中替你买灯的，最多有多少?”

“八百盏。”

“啊，怎么这么酸?”邵大侠嗤地一笑，不屑地说，“我就知道南京城中小气鬼多，没几个钱，也想在外头撑个门户。柳姑娘，你知道胡

大人为你准备了多少盏灯?”

“多少盏?”

柳湘兰一双扑闪闪的大眼睛盯着胡自皋，这位御史大人顿觉难堪，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会在扇厅里碰到柳湘兰，更谈不上为她买灯了：他不知道邵大侠为何要这样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还是邵大侠抢着替他回答：

“不多不少，整整一万盏。”

“一万盏?”柳湘兰惊得一连啧了几声，问道，“那要花多少钱?”

“钱是小事，也就二千两银子，但胡大人对你柳湘兰的一片痴情，却是两万两银子也买不来的。”邵大侠说着，暗地朝胡自皋丢了个眼色，故意埋怨道，“胡大人，这些话本不该我邵某插嘴，柳姑娘没来，你整天念叨，如今来了，你为她做了那多准备，却又不肯表白，这是为何?”

话说到这里，胡自皋才明白邵大侠事先已为他准备了一万盏莲花灯。他先是一呆，接着就在心里头夸赞邵大侠会办事，看似一个粗人，其实心细如发。他顿觉有了面子，当即干咳一声假戏真做，应对裕如地说：

“常言道，痒要自己抓，好要别人夸。由你邵员外来说本官对湘兰的思念之情，比我本人的聒噪强过十分。”

应该说，邵大侠动心思请来柳湘兰这一招相当成功。胡自皋初到邵府时还有点摆架子的意味，如今才过一个多时辰，他内心中已把邵大侠当成至交了，邵大侠看出这一点，但他依然表现谦恭，对胡自皋处处奉承又很得体。胡自皋重续旧情又得新知，心情已是十分地畅快。

三人在扇厅里一面品茶一面聊天，不觉已近正午。邵大侠说有薄筵招待，起身迎请两人到隔壁的膳厅。由于茶喝得多，胡自皋想小解，看他一双眼四下逡巡，邵大侠明了其意，便喊过一位小厮，命他领胡大人前去方便。

胡自皋跟着小厮走进紧连扇厅的一间侧室，这屋子正对着内花园，雕花窗子上衬着玉白的绫幔，显得雅致洁净。小厮推开门恭请，胡自皋闻得一缕沁人心脾的异香从室里传出，顿觉神清气爽，待他一

步跨进门来，却是吓了一大跳。屋子里四壁空空，只屋子正中站着一位全身赤裸的绝色美人。他连忙把腿收回来，问小厮：

“这是干什么?”

小厮禀道：“大人不是要小解么?”

“正是要小解，为何把本官领到这间屋子?”

“这里就是溺房。”

“溺房，”胡自皋又朝屋内看了看，那裸体美人令他意荡神驰想入非非，他又问道，“怎不见溺盆?”

小厮手指裸体美人：“这不是吗?”

“怎么会是她?”

小厮笑起来，禀道：“大人看走眼了，这不是真人，是木雕的。”

“啊!”

胡自皋又进得屋来，走近细看，才看清眼前果然是一尊木雕美人，但雕工与髹漆的技艺都十分精湛，看上去同真人无异。小厮跟进来，将暗藏在美人背上的机关一拨，顿时，美人的阴部处就豁开了一个小洞。小厮道一句“大人请用”，就躬身退了出去。

胡自皋解完手出来，暗自思忖：“我胡某到扬州两年，可谓见惯了盐商们的豪华奢侈，没想到这位邵大侠比之他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单单解一个溲，就让你有行房的感觉，其它处就更不消言得。”进得膳房，他朝邵大侠做个鬼脸，劈头问道：

“如果是柳姑娘，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话一问出口，邵大侠立刻就想到可能是溺房的事，便淫笑着问，“胡大人是说方便事?”

“对呀!”

邵大侠回道：“胡大人放心，同样是大开方便门，只不过男女有别而已。”

“你是说还另有一间?”

“是的：”

见这两人说话如同猜谜，柳湘兰问道：“你们两位说些什么呀，怎么还扯上奴家?”

“没什么，自己方便，与人方便。”

胡自皋说罢，竟扯起嘴角笑得周身打颤，邵大侠暗自讥他少见多怪，待他笑够了，才道：

“胡大人，柳姑娘，我们现在开膳。”

邵府的膳厅紧连扇厅，也在河边上。这膳厅很大，摆十桌筵席不成问题。临河一面都是雕花木扇，供设清雅，洁净无尘，一入其中便有食欲：邵大侠领着胡自皋柳湘兰三人面河而坐，厅里却空空如也，不要说菜肴，就是桌子也不见一张，胡自皋问邵大侠：

“邵员外，我们吃什么呀?”

邵大侠回道：“马上就有食桌抬过来，烦请二位过目，中意者就点个头，这桌菜肴就留下，不中意就摆个头，让它撤下。”

邵大侠话音刚落，就有侍者站在膳厅门口禀道：“老爷，现在能否游菜?”

“游!”邵大侠手一挥。

顷刻，便见四个人抬了一桌菜肴上来，侍者高声唱喏：“这一桌龙凤呈祥——”

食桌在三人面前停下，这一桌菜以鸡与蛇为主，或炖或蒸或烹或爆，形色俱佳香味诱人，胡自皋吞了一口口水，柳湘兰却掩起鼻子，说道：“奴家从来不吃蛇，我好怕。”

“抬走。”

邵大侠一声令下，四仆人抬了食桌穿堂而下，这边门里，又有四仆人抬了一桌进来，侍者又高声报了菜单：

“绿野仙踪——”

食桌停了下来，胡自皋伸头去看，原来是一桌的鸭肉鹅件，做得也很精致。胡自皋笑道：

“鸭公鹅公，的确是绿野神仙，如今成为口中之福，岂不残忍?”

“那就别吃了呗。”柳湘兰撒娇地补了一句。

邵大侠一努嘴，这桌菜又抬下了。第三桌菜抬了上来，侍者又喊：

“霞光彩羽——”

细看这一桌，尽由鹌鹑、八哥、画眉等天上飞禽制成。柳湘兰有留下的意思，但胡自皋想看看邵大侠究竟准备了多少桌菜肴，手一挥又示意抬下。如此又过了六七桌，当第十桌菜肴抬上时，侍者又报：

“秦淮惊艳——”

这一桌菜肴全是鱼虾，都是小秦淮的特产，像翡翠虾仁、芙蓉鱼片、金线鳝丝、蟹粉银鱼等等，无一不佳。柳湘兰一是因为腹饥，二来觉得太过挑拣会让主人难堪，第三也因为这桌菜肴很合她的口味，因此执意留下，胡自皋顺她的意不再违拗，文绉绉言道：

“秦淮惊艳，秀色可餐也，唔，今日的盂兰会，开了个好头儿。”

柳湘兰白了他一眼，噘着小嘴说：“什么话到你嘴里，都变了味儿，邵大官人如此盛情接待，奴家一是开了眼界，二来心里头也过意不去。”

“哪里哪里．”邵大侠解释道，“谈不上什么盛情，我平常吃饭，也是这种吃法。”

“每天都游菜?”胡自皋问。

“是的。”

“准备多少桌?”

“平时以十桌为宜，若饷客，则加倍。”

“这么说，你今天准备了二十桌?”

邵大侠点点头，胡自皋感叹道：“若不是湘兰要吃这个秦淮惊艳，本官倒想把这二十桌菜肴都见识见识。”

柳湘兰这一下大开眼界，惊诧言道：“这种请客的方式和游菜的场面，奴家在南京从来没有见过。”

胡自皋半是炫耀半是感叹说道：“湘兰你囿于南京，不知天地之大，扬州盐商的享乐，真可谓天下第一。”

“我现在不和你抬杠了。”柳湘兰说罢已拿起了筷子。

用过午膳，在邵大侠的安排下，胡自皋与柳湘兰被引至客房休息。两人欢情如昔极尽绸缪自不必细说。待两人寝毕梳洗出来，不觉已近酉时。在扇厅里与邵大侠重新见过，两人亦不觉有什么难堪：胡自皋耍了这半日，兴犹未尽，他朝邵大侠抱拳一揖，问道：

“邵员外，叨扰半日，下头不知还有何节目安排?”

邵大侠回道：“早筹划好了，我们现在去双虹楼吃茶。”

“那里吃茶有何讲究?”柳湘兰问。

邵大侠殷勤答道：

“在扬州老耍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这皮包水，指的就是吃茶，水包皮，指的是泡澡。扬州城中，酒楼茶肆与澡堂浴室，可谓比比皆是。一家家争奇斗胜，都是好耍的去处。单说茶肆吧，扬州一城之中，怕有数百家之多。比较有名的，有辕门轿的二梅轩、蕙芳轩，教场街的文兰天香，埂子上的丰乐园，小东门有品陆轩，琼花观巷有文杏园，花园巷有小方壶等等，这都是茶肆中最负盛名者。双虹楼在北门桥，刚刚出城，是小秦淮与瘦西湖的连接之处。这双虹楼是一个大花园，楼台亭舍，花木竹石，收拾得颇有韵味。正楼东面可以远眺，看不尽湖山景致。楼上杯盘匙箸等茶具，无一不精致。”

邵大侠如数家珍，把个柳湘兰撩得心痒痒的，胡自皋也乐意奉陪，他们三人顿时起轿望双虹楼而来，因有排衙仪仗导引喝道，路上倒也顺利，片刻就出了北门。这家茶肆的主人早得了通报，知道盐运司御史大人要来尝茶，早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利利索索，还把主楼的第三层整个儿空下来，反正他也不会亏，邵大侠早就付了银子。因在公众场合，胡自皋忌着市人耳目，自是不敢放浪，也就自然而然摆起架子，昂首挺胸目不斜视，随着茶肆主人上得三楼，他们的随从都被安排在一楼。

双虹楼建得宏伟，这第三层也有三楹之宽，本来摆了七八张茶桌，如今临时撤去，只在正中留下一张樱桃木的雕花八仙桌。靠左墙根放了一张大书案，上面已铺好毡，放了纸笔墨砚；右边墙根前放了一具古筝，旁边供着一炉檀香。双虹楼主人跳上跳下大献殷勤，叫来两位女孩儿要为胡自皋表演茶道。胡自皋是扬州城中各家酒楼茶肆的常客，对这类应酬本是行家里手，他对店主人道：

“一般的茶道就不必表演了，本官只问你，这双虹楼有什么特别的?”

“有。”店主人答得肯定。

“是什么?”。

“扫雪烹茶。”

胡自皋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说道：“扫雪烹茶，倒是极有韵致的事，只是这溽暑之中，哪里有雪呢?只不知你这又是编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不是故事，是真的。”

店主人说着，就吩咐堂役下去拿雪，不一会儿，两个堂役果然哼哧哼哧抬了一筐雪上来，胡自皋上前抓了一把，咦，真的是雪!不免惊讶问道：

“这雪从哪儿来的?”

“深窖里。”店主人不无得意地解释，“小可的茶肆中，掘了一个十几丈深的大窖，每年冬天下雪时，就铲些瑞雪储藏其中。逢到像胡大人这样的贵宾，就开窖取出一些。”

“扬州地湿，挖这么深的窖，不渗水么?”

“肯定渗水，但小可砌的是石窖，用糯米浆勾缝，里头干爽得很。”

“亏你是有心人，这银子该你赚。”

胡自皋刚赞了一句，柳湘兰接着又问：“雪是有了，却问如何烹它?”

“姑娘问得好，”店主人也约略看得出柳湘兰的身份，故这样称呼她，“小可这双虹楼的烹茶，可是有讲究的，一是烹茶的炉子，用的是泥炉。二是铜铫子，必定是煮过千次之上的老铫子，这样就完全去了燥气。三是烹茶之火，必须既猛且绵，不猛雪水难开，吃了会腹胀，不绵又会导致水硬，夺了茶香。第四是煮茶之人，也须得是七八岁的小童子，惟其小孩儿，才能实得扫雪烹茶的意境。”

柳湘兰听得兴奋，追问道：“你方才说到火，却是没有说明白，什么样的火才既猛又绵?”

“用松毛。”

“松毛?这也得隔年收储吧?”

“对呀，每年冬天把松毛收藏起来。”

“这真是有趣的事儿，”柳湘兰拍着手说，“店家，你去把泥炉搬上来，让小童子在这里替我们煮茶。”

“这可使不得，泥炉烟大，会熏得你们睁不开眼睛，”见柳湘兰有些失望，店主人又道，“烹茶就在楼下院子里，姑娘只要走到门外游廊上，就可以看到。”

听罢此言，三个人都走到游廊上朝下望去，果然见一棵桂花树底下支了一只泥炉，一个扎着叉角辫的小孩儿趴在地上，拿了一把小火钳正在往泥炉里夹松毛。虽看不见火焰，但缕缕青烟从桂花树枝叶间袅了上来，飘逸虚幻引人遐想。此时日头偏西，山环水绕的瘦西湖波光澄静，几点湖鸥，忽高忽低；几只野艇，欲棹还停。烟柳画桥，飞檐古树，都似宋元画家的淡墨。这寥廓绵远的景致，竟让三人都看得有些醉了。这时，店主人恭请胡自皋留墨。

“写什么?”胡自皋跃跃欲试。

“若蒙胡大人不弃，就给这双虹楼赏副对联。”

“好!”

胡自皋有心献技，径自走到书案前，怔怔地看着柳湘兰，沉吟有顷，遂下笔道：

流水莫非迁客意

夕阳都是美人魂

不等胡自皋搁笔，邵大侠大叫一声“好!”，这夸赞出自他的心底。他先前以为胡自皋只是一个贪官而已，却没想到他腹中还有这等的缱绻文思。柳湘兰看过更是激动，她知道胡自皋的感慨是因她而发，眉目间已是露了骚态。偏这样子被胡自皋看成是十分的妩媚，四目相对，欲火中烧，竟都有些不能自持了。店主人粗通文墨，也知这对联写得好，站在一边左一恭，右一恭，赞了又赞，谢了又谢。这时，小童子提了铜铫子上来，交给表演茶道的女孩儿。

“请问胡大人品饮什么茶?”店主人问。

“选上等好的，沏两三样上来。”胡自皋说罢，忽然觉得店主人碍事，又道，“这里没你的事了，你去楼下招呼生意吧。”

店主人知趣，连忙退了下去。女孩儿见客人没有兴趣，也就不表演茶道了，只是把最好的洞庭春笋、六安瓜片和杭州龙井各沏了一

壶。三人坐下一边赏景一边品茶，柳湘兰瞧着墙根上的那具古筝，一时技痒，便踅了过去，坐下来为两位茶客弹了一曲。一边弹，一边唱：

荷花池内鸳鸯睡，

帘外风情、紫燕儿双飞。

玉美人凉亭歌舞多娇媚，

采莲船，橹声摇过青山背，

竹桥两岸、柳絮花堆。

喜只喜，牧童横笛骑牛背，

怕只怕，薰风吹得游人醉……

柳湘兰莺声婉啭，唱得胡自皋欲火又起，一脸燥赤，看那样子倒像是十万个金刚也降伏不住。邵大侠心里头也赞柳湘兰是天生尤物，但仍觉得她比玉娘还是稍逊一筹。一想到玉娘，他忽然心里头发酸，思绪顿时乱了。正在这时，忽听得楼梯上脚步声咚咚响得很急，三人一起抬头去望，只见一个穿着驿站号衣的皂隶满脸汗水跑了上来，手上提着一个驿递专用的牛皮囊。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专门传递公文的差人。

“你找谁?”胡自皋问。

“找邵员外。”皂隶气呼呼地回答。

“我就是。”邵大侠站了起来。

“这里有京城快递的密件，请邵员外签收。”

皂隶说着就打开牛皮囊，从中拿出一个缄口的密札，恭恭敬敬递给邵员外，请他画押签收。邵大侠一面签字，一面问道：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皂隶答：“小的先去贵府，府上人说你在这里，我又马不停蹄赶了过来。”

皂隶领了赏银而去，邵大侠将信拆开，抖开笺纸，信不长，只几句话：

邵员外见字如晤：上月君来北京，幸过门造访，促膝而谈，无任欢忻。所托之事有眉目否，盼能速告。犬子李高附笔问候。武清伯李

原来是武清伯李伟的信，邵大侠看过后，想了想，又把信递给胡自皋。方才皂隶进来，胡自皋还以为是来找他的，却没有想到接信人竟是邵大侠，历来公文投递只限于衙门，邵大侠以布衣身份而能收受驿递文札，已属一奇。更奇的是，这信竟寄自当今第一皇亲之手。此前闻说首辅张居正亲自写信给漕运总督王篆，要他就近对邵大侠多加照拂，胡自皋已是吃了一惊，今见武清伯李伟的亲笔信，胡自皋更对眼前这位邵大侠产生了敬畏。他没有想到扬州城中还有这等攀龙附凤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把信笺还给邵大侠，不无羡慕地问道：

“武清伯李伟有何事托你?”

邵大侠品了一盏六安瓜片，把玩着茶盏半晌不作声。胡自皋看他有难言之隐，又悻悻地说道：

“若不便说，就算了。”

“胡大人对我邵某如此友契，我还有什么事好瞒着你。”邵大侠旋即一笑，说道，“只是武清伯所托之事，的确有些棘手。”

“何事?”

“武清伯与蓟辽总督王崇古大人至为要好，王大人麾下有二十万兵士，今年冬季这二十万兵士的棉衣生意，王大人给了武清伯。”

“怎么，武清伯还做生意?”胡自皋瞪大了眼睛。

“谁都不怕银子咬手，纵是皇亲国戚，概莫能外，”邵大侠议论了一句，接着说道，“今年三月间，首辅张居正倡议子粒田征税，皇上颁旨布告天下。一些势豪大户都很有意见，武清伯也大有腹诽，但碍着李太后支持张居正，谁也不敢吭声。这一道决策，使武清伯每年要往外拿大几千两银子，武清伯便想寻些外快，贴补这项亏空。于是，王崇古大人便送给他这个大人情。”

“二十万套棉衣，值多少银子?”胡自皋问。

“一两银子一套。”

“二十万两银子，这笔生意是不小。”胡自皋心眼儿多，私下一估摸，又问，“是不是武清伯把这笔生意委托给你做?”

“是的。”

“你打算怎么做?”

“我要把棉衣做好，于十月底之前运到北京。”

“这时间可是有些紧了。”

“时间紧还赶得出来，最难办的是银子。”

“不是有二十万两银子么，纵让武清伯赚几万两，你也做得成呀。”

“如果有银子放出来，武清伯何必舍近就远，大老远要我承担这笔生意呢?““你是说，武清伯不给钱?”

“他是说要给，但我不会不知窍，去要他的银子，二十万套棉衣我肯定要帮他做好，但银子，却是一厘一毫也不能收他。”

“那……”

“胡大人，我想过，这个事我们两人来做。”

“如何做?”

“你设法为我弄点盐引的批文，把这二十万两银子赚出来。”

邵大侠大献殷勤把胡自皋侍候了一整天，为的就是说出这句话。胡自皋乍一听，不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里，也不慌表态，而是推诿道：

“今年户部拨下的盐引总额，已所剩无几，我就是有心帮你，一时间也办不成。”

两人谈这些生意事，柳湘兰不感兴趣，早一个人踅到游廊上，凭栏远眺湖山。邵大侠朝她看了一眼，压低声音说：

“胡大人放心，赚出的二十万两银子，你我各一半。我用分到我名下的十万银子，再凑几万两，就能把二十万套棉衣制成。而且，我还会对武清伯讲明，这二十万套棉衣，是你我共同孝敬他老人家的。”

胡自皋心下一盘算：这笔生意下来，不但可赚十万两银子，而且还可攀上武清伯这个高枝。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他心下已判了个肯字，但嘴里却还在叫苦：

“这事儿可行，但你要的盐引数目太大，一时批不出来。”

话既然已说穿，邵大侠就不再绕弯子，他直通通说道：“胡大人只要肯做，就断没有批不出盐引的事，你是不是不相信我邵某?”

“这是哪里话?”胡自皋口气一松说，“这事做起来风险很大，你给我几天时间布置。”

“好，那就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胡自皋此时只恨与邵大侠结识太晚，误了许多发财良机。他哪里知道，方才上楼的那位驿递铺的皂隶是假的，武清伯的信也是他一手捏造。邵大侠为了引他人瓮，故意设计了这个骗局。

此时金乌西坠晚霞渐淡，小秦淮两岸的喧闹声越来越大，盂兰节放河灯的序幕已经拉开。邵大侠办完大事，已是一身轻松，他与胡自皋一起走到游廊，对尚在凭栏的柳湘兰说:

“柳姑娘，我们挪个地儿吃晚宴去吧。”

“上哪?”柳湘兰问。

“小东门城楼上，那里是看河灯的最佳之处，胡大人为你买的一万盏荷花灯，我已安排手下为你下河飘放。届时，八里之长的小秦淮上，就会飘荡写了柳字儿的河灯。”

第十九回 惩黠仆震怒张首辅 告御状挟愤戚将军

转眼间到了寒冬腊月，正值三九天。一连几天的大雪，使北京城变成玉砌银装的世界。这季节天道短，酉时才过，天色就已黑尽，街上走着的人都打起了灯笼。张居正的官轿这会儿刚抬出皇城东角门。因几位地方官的补缺，他与现任吏部尚书张瀚多议了一会儿事，故出来晚了。这时候街上行人寥寥，天上地下到处都是打旋儿的雪花，轿板上虽然垫了厚厚的毛毡，张居正依然感到脚底下生冷。他搓了搓手，忽然若有所思，拿起脚跟前的小木槌，把轿前的挡板敲了敲。当下就听得轿外有人禀道：

“大人有何吩咐?”

这是护卫班头李可的声音，张居正把紧掩着的轿帘掀了一个角儿，立刻，刺骨的寒气刷得面颊生痛。张居正用手掩着嘴，令道：

“你派人通知五城兵马司，今夜里多派人上街巡逻，碰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丐，要尽可能安排收留，不要让这些人冻死在大街上。”

“是。”

李可领命。张居正放下轿帘，厚重的寒气让他呛咳了几声。此刻，他的心情非常不好——不是因为这恶劣的鬼天气，而是为下午碰到的一件事。

在与张瀚会揖议事之前，他先召见了六科廊的一位户科给事中。此人叫孟无忧，是前年京察从陕西一个知县的任上升膺现职的。日前，孟无优曾就马政之弊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折子中阐述的问题引起了张居正的兴趣。于是派人把孟无忧叫来内阁当面询问。交谈中，张居正发现孟无忧对历朝的马政利弊研究得极透．心里头对他已产生了几份好感，便极有分寸地表扬了几句。孟无忧听了眉开眼笑，趁机说道：

“多谢首辅大人栽培，无论于公于私，我孟无忧都会惟首辅大人马首是瞻。”

一听这话有些不着地，张居正怔怔地瞟了孟无忧一眼，问道：“什么于公于私?”

孟无忧扭捏一番，不好意思地回答：“我与首辅大人的表弟，不，是首辅大人的管家游七，算是手足至亲。”

“你与游七是亲戚?”张居正嗤地一笑，摇着头说道，“他的所有亲戚都在江陵，没有一个我不知道的，你是他哪门子亲戚?”

“姻亲：”孟无忧答。

“游七老婆也是江陵人，姓王，并不姓孟呀。”

“他今年讨了二房。”

“啊，这么说，你是……”

“游七的二房是我妹妹。”

孟无忧话音刚落，张居正心中一股无名火顿时蹿起三丈高，但在孟无忧面前不好发作，他只轻描淡写问了一句：

“你叫什么?”

“孟无忧。”

“唔，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去吧。”

孟无忧一出值房，张瀚就到了，张居正一门心思与他研究候补官员人选，便暂且搁下这恼怒。如今坐在轿子里又想起那个孟无忧，心里头的无名火顿时又续了起来。

却说张居正自当了首辅之后，对家里人连同远亲近戚都管束极严，绝不允许眼边有什么人以他的名义，在官场上攀援接纳。去年曾发生一件事情，有人诡称是他表弟在江南南京扬州一带行骗，居然还屡屡得手。一些地方官吏争相巴结，破费了不少银两，连应天府尹也被他诳了。除了盛宴招待，还送给他丰厚的川资。若不是府尹大人写信给张居正“表功”，张居正还蒙在鼓里。尽管张居正接信后立即指示刑部移文应天府捉拿这位巨骗，但毕竟贼过关门，至今也没找到下落。通过这件事，张居正对身边的人更增加了戒慎之心。官场险恶，他真的害怕家人给他捅出什么漏子来。

雪越下越大，一团团打在轿顶上簌簌作响，幸好已近府邸。在轿厅里落了轿，游七一如平常亲自打开轿门恭迎。张居正白了他一眼，也不同他打招呼，竟自负手走到后堂换衣服去了。家里头烧了地龙暖和，张居正除了冠服，换了一袭轻薄的丝棉道袍，去膳堂用过晚餐后，又来到前院的客堂。不但他来，连他的夫人顾氏也跟着来了。此

时，大学士府中所有稍有头脸的仆役大约有二三十人都被叫到客堂，大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交头接耳妄自猜测，张氏夫妇一入厅堂，这一林雀子顿时都哑了嗓儿悄没声息，看着主人落座，他们垂手侍立，一个个呆着脸痴坷坷的。

“游七!”张居正喊了一声。

“小的在。”

游七从人堆里走了出来，打从张居正一下轿，他就看出势头不好。往常要教训哪位仆役，张居正事先都会让他知道，今儿个连他也不知会，游七便揣度这事儿与自己有干系，心里头已是十二分的紧张。

张居正审视着他一向倚重的这位大管家，口气严厉地问道：“你近来做了些什么?”

游七尽量掩饰内心的慌乱，佯笑着答：“小的所做之事，每日都向老爷禀告了。”

“没有瞒我的事?”

“没……有。”

游七闪烁其辞。这一年多来，在徐爵等人的调教唆使下，游七再也不是当年那个谨小慎微的游七了，他二十年前就给自己取了个雅致的别号楚滨先生，却是一直不曾叫响，现在，这名号在京城官场里可是如雷贯耳。多少人想巴结首辅，投靠无门，便辗转结识楚滨先生以求攀援。不要说那些中级官员，连三品四品开府建衙的大僚中，也不乏有人与他称兄道弟。因此，他私下收受了不少贿赂，瞒着张居正在老家置办了几百亩上等的好田，张居正如今铁板着脸问他，他也不知是哪档子事露了马脚，故只好支吾。

见一连两问游七都不肯如实招来，张居正已是盛怒，于是一下子吊起嗓子，大声斥道：

“你什么时候讨了个二房?”

“快四个月了，八月十五过的门，”见老爷问的是这个，游七大大松了一口气，他觑了张夫人一眼，似有委屈言道，“讨这个二房，小的禀告过表嫂。”

游七尽管称张居正为老爷，但对他的夫人却仍按亲戚辈分相称。久沿成习，彼此也不觉得奇怪，王氏这时点点头，对张居正说道：

“游七是同我讲过，我记得那时你在积香庐，所以没吃上喜酒，过几天你回来后，我曾对你说过。”

张居正约略记起这件事来，但仍生气地回道：“可是你没有说这个二房的来历。”

“来历，我只知道她姓孟，叫孟芳，老籍陕西，住在京城，剩下我就不晓得了。”顾氏回答。

“游七，你说，你隐瞒了什么?”张居正也不顾及夫人对游七有袒护之意，犹自追问。

游七从张居正的话缝儿里听出他已知晓此事，情知瞒不住，只得禀告实情：

“孟芳是官家小姐出身，她的父亲当过州同，早已致仕，她的哥哥叫孟无忧，现在户科给事中任上。”

“夫人，你听见了吗?”

王氏一听这家谱，也吃了一惊，说道：“没想到游七这么有福气，娶了个官家小姐做二房，这真该恭喜你了。”

张居正怒气冲冲回道：“恭喜什么，你以为这是天作地合的姻缘?呸，这是龌龊的交易!”

“交易?”王氏茫然不解。

“你想想，游七一无功名，二无资产，一个官家小姐，凭什么要嫁给他?若是正室，也还说得过去，却是个二房，人家凭什么?”

王氏先前没想到这一层，于是顺着丈夫的话问游七：“对呀，游七，你说，人家凭什么?”

游七愣愣怔怔，红着脸答道：“这本是媒人撮合，我与孟芳见面，两情相悦，就订下这门亲事。”

“真是这么简单?”张居正冷笑一声，“你知道孟无忧今天下午在值房里如何对我说?他说于公于私，都对我这位首辅大人唯马首是瞻，这不明摆着要同我攀亲戚么?就这一句话，就将他把妹妹嫁给你的意图彻底暴露。”

游七这才知道是孟无忧说漏了嘴，他有心帮这位大舅子，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现在出了这个岔子，他顿时瘫了气性。情知抵赖狡辩都只会引起张居正更大的震怒，只得赶紧扑通跪下，哀求道：

“老爷，小的知错了，小的在娶回孟芳之前，应向老爷讲明她的身世。”

“知错就好。”王氏想息事宁人。

张居正断不肯给夫人面子，斥道：“错既犯下，断不可轻饶，来人，家法侍候!”

先前就在右厢房候着的李可带了四名兵士闻声走了进来。见他们手上都拿了棍子，游七吓得面如土色，连忙磕头求道：

“老爷，原谅小的这一回。”

此时客堂里一干仆人都嚇得筛糠一样，不知是谁领了个头，都一齐跪了下去，齐声哀告：

“请老爷原谅游总管。”

王氏也想开口说情，但一见到张居正脸色铁青，知道此时说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也只能掩面叹息。张居正本来就有杀鸡嚇猴的意思，见众仆役跪地哀求，越发铁了心。他瞪了李可一眼，喝道：

“还傻愣什么，褪掉他的外衣，给我重重地打二十大棍，一定要重打。”

李可再也不敢怠慢，命士兵扒下游七的棉袍，只剩下一条衬裤，游七本是瘦人，干巴巴的屁股上肉少得可怜。尽管士兵们并不真的上劲儿抡棍子。但即便使了中等力气，那酒盅粗的栗木棍子扫下来，也还是有着粘皮带肉的威力。打完二十大棍，游七瘫在地上周身痉挛呻吟不住。张居正瞧着他痛苦不堪的样子，心里头也不是滋味，但他仍恶狠狠地斥道：

“明日，你可派人去告诉你那位大舅子，今天下午，我已通知吏部尚书张大人，将孟无忧调任云南湾甸州，降两级使用。李可，将他扶回家中歇息。”

李可派军士刚把游七抬走，忽见阍者来报：“老爷，戚继光大帅来访。”

“啊，他来了，快请!”张居正起身欲往轿厅相迎，挪步时对仍跪成一片的仆役说，“都退下，你们记住，今后谁敢背着我与官场上的人交往，一经查出，严惩不贷!”

众仆役诺诺连声，都滚葫芦似地退了下去，王氏也在丫环的搀扶下回到后院。

张居正刚说前往轿厅，却见戚继光挟着一身寒气闯进门来。论年龄，他比张居正小三岁，因长年风吹日晒霜侵雪打，看上去却显得比张居正苍老。但一双鹰隼样的眼睛以及鼻翼下两道绕口的刀刻般的法令，往外透着一股英武刚猛之气，一看就是一个统驭千军万马的英雄人物。嘉靖一朝，福建及浙江东南沿海一带，出了两个抗倭名将，一个是俞大猷，另一个就是眼前这位戚继光。对这两个人，张居正始终是赞赏有加。他在隆庆二年入阁之后，一直分管军事。正是由于他的力荐，戚继光才得以升任总兵并从浙江调任蓟辽，担负拱卫京师的重任。张居正出任首辅之后，又给予了戚继光更大的权力，一是游说皇上撤回了历来由太监担任的监军，二是允许他从浙江招募新兵。这两点都是违背祖制的，监军代表皇上行军事控驭之权，而自洪武皇帝就实行的军籍世袭制，也就是主兵制度，更是不可更易。这些主兵纪律涣散，毫无战斗力可言。张居正支持戚继光招募客兵，实乃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创新之举。戚继光在蓟镇总兵位置上，既无监军制肘，又有新训成的浙江客兵锐旅。因此，自古北口至山海关的长城一线，在他手里固若金汤。一直令朝廷头痛的俺答与鞑靼等塞外游牧部落的骠骑，已是三年不敢犯边。有鉴于此，自隆庆皇帝以至当今李太后，还有朝中一应大臣，都认为张居正用人允当。一个戚继光，足抵百万雄师。这种惺惺相惜互相敬慕的情怀，使两人的交往自是非同一般。戚继光碰到排解不开的难事，往往会驱马进京直闯纱帽胡同里的张大学士府。张居正府中侍卫，知道戚继光与张居正的关系，故也从不阻拦。但是，冒雪冲寒夤夜造访，这还是第一次。听得门外烈马喷鼻乱蹄踏雪的声音，张居正吩咐手下安排戚继光一应随从到候见房休息。他与戚继光在客堂分宾主坐定。堂役沏上热茶，戚继光嘴唇冻得发乌，也不知道烫，竟一口喝了半杯。

“元敬兄，”张居正亲热地喊道，“这么大雪天，又是夜里，你从蓟镇跑来京城，有何要事?”

“咱不是从蓟镇来的，咱是从长城古北口直接驱马而来。”戚继光开口说话，声音洪亮。

“你从长城上下来，有敌情吗?”

“比敌情还可怕，”戚继光一跺脚，咬着牙说，“首辅，我是来告状的!”

“告状，告谁的状?”

“总督王崇古大人。”

张居正听罢大吃一惊，在他的印象中，王崇古与戚继光相处得不错。朝廷用人方略，九边总督必须由文官担任，而总兵则属武职。历来总督与总兵之间能够同心协力和睦共处的并不多。张居正深知其弊，当上首辅之后，安排地方九边总督，一再告诫他们要对总兵尊重。这两年来，九边军事衙门少有龃龉，戚继光也不只一次讲过王崇古对他十分礼敬，为何今晚态度大变?张居正急于想知道原因，急切问道：

“王大人何事把你得罪了?”

“不是得罪了咱，而是害死了咱的兵士。”

戚继光说罢，大呼一声：“金钰!”

隔了五六间房的金钰听到这一声山吼，立忙从候见房中跑了出来，这金钰是戚继光麾下一名偏将，掌军需之职。他大踏步跨进客堂，朝张居正单腿跪下，朗声言道：

“末将金钰，参见首辅大人。”

张居正示意他起来，戚继光一旁令道：“把东西拿上来请首辅过目。”

金钰闻言解下背上的包袱，打开取出一件绗棉的箭衣来，戚继光接过抖开给张居正看，只见这件棉箭衣到处都是撕烂的窟窿，棉花有一搭没一搭，再细看这些棉花，都黄黑发霉。

“这是谁的棉衣?”张居正问。

“这是咱蓟镇所有兵士今年刚刚换季的棉衣，”戚继光愤懑地说，“是王崇古大人配给咱们的。”

“刚换季的棉衣，怎地这般破旧?”张居正伸手捏了捏棉箭衣，顿感不安，“穿这样的衣服，兵士如何能够御寒?”

“这一连几天的暴风雪，通往长城的路都断了，不说京城官绅人家可以围炉取暖煮酒冲寒，就是一般的大耳朵百姓，也能坐在热炕头上享受天伦之乐，但惟有咱的兵士，这时候都还在守护长城，城内雪深一尺，长城上就会雪高一丈。如果说城内胡同口的北风能割下人的耳朵，那么长城上的北风，就能推墙墙倒推山山裂，咱昨日好不容易打通雪路，到古北口看望在长城垛子上守卫的兵士，一看到他们身穿的棉箭衣都被北风撕烂了。这些兵士都是从浙江招募来的客兵，本来就不抗冻，再加上穿上这么一件烂棉衣，等于赤身裸体站在滴水成冰的长城上，有几个抗得住?首辅你也知道，咱戚继光训练的客兵，军纪极严，都是宁可前进半步死，也决不后退半步生的硬角儿，就因为这样，仅昨天一天，古北口上就冻死了十九个人。那是十九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啊!如果不是这劣质的棉衣，他们怎么可能死得这么悲惨!”

戚继光说着说着喉头哽咽，两泡热泪在他的眼圈里打转。张居正与戚继光认识了七八年，还从未见他如此动情。不过，这件事本身也让张居正悲愤填膺。他的眼前闪现出风雪交加的长城，闪现出那十九具冻得僵硬的尸体。他端着茶杯的手颤抖着，猛地，他将茶杯向地上一掷，随着“咣”的一声，张居正近似咆哮地吼了一句：

“真是岂有此理!”

客厅里所有的人都面面相觑，戚继光虽是指挥千军万马的人物，但依然被张居正的盛怒而震慑。他本来还有诸多愤怒要一一控诉，到此时反倒噤口无言了。张居正稳了稳情绪，又开口问道：

“戚大帅，此事你想如何处置?”

“写折子参他。”戚继光气呼呼答道。

“参谁?”

“王崇古大人。”

“参他何用，”张居正长叹一声，苦笑道，“元敬兄，你只知道王崇古给你的军士制了棉衣，却不知另有隐情。”

“另有什么隐情?”

“这棉衣是武清伯李伟采购的。”

“怎么会是他?”戚继光一下子从座位上站起来，旋即又颓唐坐下，沮丧地说，“这么说，我的兵士白死了的。”

“兵士不能白死，不管是谁，这笔账一定要清算!”

张居正吐字如火，看他满脸不可侵犯的正气，戚继光心田里腾起一股热浪。

大雪时断时续下了整整一夜，尽管五城兵马司加派了巡逻兵士，城里头还是冻死了不少乞丐。还有一些破旧房子和流浪汉临时搭盖的草棚，都被大雪压塌。一些在檐缝里做窝的麻雀，许多都被冻成了冰团子。这样的大雪，京城里已是好几年未曾下过。恰恰第二天逢九，又是例朝的日子，若在隆庆皇帝掌御时，碰到这等恶劣天气，肯定会传旨免朝，但如今的万历小皇帝，在张居正的教导下，立志要当一个励精图治的明君，即便天上下刀子，也决不会免掉例朝。因此，一交寅时，京城主要街道上，都亮起了明明灭灭的灯笼，这是巡逻军士为上朝官员照道儿的。一乘又一乘轿子，急匆匆往紫禁城络绎而来。

紫禁城午门外的广场，由于有军士彻夜扫雪，倒也干干净净片粒不存。官员们陆陆续续到达这里，还没有听到序班的鞭响，故都三个一伙五个一堆凑在一起闲聊。却说东南角的高墙下，几个六科廊的给事中围在一起说话，他们中有吏科给事中刘炫，礼科给事中陈吾德和户科给事中孟无忧。这些言官一个个锦袍雕囊，手笼在袖子里，跺着脚还嫌冷。其中陈吾德一个人没有戴护耳，故伸手捂着耳朵不停地搓动，刘炫瞧他那样子，便取笑道：

“陈大人，你说这世上最不抗冻的禽兽是什么?”

“猪，”陈吾德哈着气说，“这畜牲，天一冷，就躲在圈子里不出来。”

“老兄差矣，”刘炫故作高深说道，“最怕冷的不是猪，是鸡。”

“鸡?你有何根据?”

“你说，人若冷，从哪儿冷起?”

“脚。”

“不对。”

“那你说从哪儿?”

“耳朵。”

“有何凭据?”

“脚冷了，可以跺可以跑，耳朵若是冷了，自己完全没有解救之方。惟有一途，就是依你吴老兄，举起两只手不停地搓。”

孟无忧静听两人打嘴巴官司，这时插嘴道：“吴兄，就算你那歪理儿成立，也扯不上鸡呀。”

“为啥扯不上，鸡怕冷，干脆只长两只比绿豆还小的耳朵，像咱们的吴大人。”

刘炫绕了半天的圈子，原来是变着法儿嘲弄陈吾德——他的小耳朵在六科廊是出了名的。众人顿时哄笑起来，陈吾德虽吃了闷亏，倒也不气恼，反而凑趣说：

“刘炫兄你有所不知，我正好属鸡。”

“这很好，大家可称你为鸡兄了。”

鸡兄与“鸡胸”同音，瞧着陈吾德麻杆儿样的身材，众人越发笑得厉害。陈吾德仍不气恼，却神秘地把嘴凑近刘炫的耳朵，小声问道：

“你知道李太后属什么?”

“不知道。”

“属鸡!”

“你……”

刘炫再也不敢置一词，众人也都愣住了。一直忍受愚弄的陈吾德，这时反倒开怀大笑起来，他用手指着刘炫与孟无忧，奚落道：

“我看你们真没出息，一个个戴着耳罩。你们不是‘鸡兄’，干吗要把耳朵罩起来?”

“耳朵怕冷嘛。”孟无忧主动搭讪想缓和气氛。

“你也知道耳朵怕冷?”陈吾德冷笑一声，讥道，“那朝廷给咱们的耳罩，谁给取消了?”

陈吾德说的这句气话大家都懂：朝廷旧有规矩，每年立夏日，凡京师各衙门命官，皆可于工部领取折扇一把，每年立冬领取护耳两只。前年，张居正奏请皇上把这两项例赐取消了。理由是京师官员上衙都坐在暖房里，如果他们可以得到皇上赏赐的护耳，那么，北方九边的六十万将士卧冰踏雪保卫皇朝疆土，就更应该得到。这虽是一件

小事，但因更改了祖制，也就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每逢冬天例朝碰到恶劣天气，就有官员发牢骚，陈吾德便是其中一位。孟无忧听出陈吾德的话中有讥刺首辅的意思，立刻沉下脸来反驳：

“陈大人，你今儿个真是吃了豹子胆，敢于犯上了。”

“咱犯谁了?”陈吾德偏着脑袋问。

“你隔山打牛。”

“你该不至于跑到你妹婿那里告我的刁状吧。”

陈吾德样子蔫蔫的，但说出的话刀子一样扎人。孟无忧最怕同僚提他与游七结亲的事，如今被陈吾德戳到痛处，顿时恼了，正欲发作，忽见兵科给事中纪可观气喘吁吁地跑来。大家看他神色不对，有人赶忙问道：

“纪大人，出什么事儿了?”

纪可观答非所问：“咱一夜未曾合眼。”

“干啥去了?”刘炫问。

“首辅传示，让我去了他家里。”

却说昨夜戚继光进京之后，张居正便把兵部尚书谭纶、兵科给事中纪可观等相关官员找到他的家，连夜商议处置策略。从首辅家出来已交了二更，纪可观按张居正的要求，通宵未睡赶写一份弹劾王崇古的奏折。在场的言官们不知道昨夜发生的事，故追问：“首辅找你做什么?”

“出了大事了。”纪可观还想说点什么，却见张居正的大轿已经抬进了广场，他慌忙说了一句，“等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说罢避向一边。

寅时三刻，例朝时间到了，随着三声鞭响，众官员迅速序班完毕，小皇上朱翊钧在皇极门金台御幄中升座，待必须的仪式演过之后，朱翊钧扬起他银铃般的嗓音，对身边内侍说：

“传鸿胪寺导引官。”

内侍立忙走出金台，高声唱喏：“传鸿胪寺导引官——”

立刻，一名身着五品官服的鸿胪寺导引官滚葫芦样跑进金台，朝御座纳地便拜，喊道：

“臣孙起礼恭见皇上。”

朱翊钧正襟危坐，睨着俯在阶下的孙起礼，问道：“今日早朝，可有官员缺序?”

孙起礼答：“启禀皇上，共有六十九名官员没有参加例朝。”

“是何原因?”

“臣不知道，”孙起礼答罢又觉不妥，于是补了一句，“大概是畏冷。”

朱翊钧沉着脸说：“朕不畏冷，元辅张先生、次辅吕调阳都不畏冷，不参加例朝者都是何人，胆敢藐视朝廷大法，嗯?”

金台两厢高官，听了都噤若寒蝉，他们明显感到，这位小皇帝比起他的父亲要严厉得多，这多半是张居正调教的结果。伏在地上的孙起礼，也是半句话都不敢回答。

“孙起礼，朕再问你，缺序者可有三品以上官员?”

“没有。”

“四品呢?”

“也没有，”孙起礼畏葸答道，“有两个五品官，一个是御史付应祯，另一个是太仆寺副卿张佑龙。”

“冯公公传朕旨意，将这两人罚俸三月，剩下的统统罚俸一个月。”

“奴才领旨。”在御座之侧的冯保回了一句。

朱翊钧挥手让孙起礼退下，又问坐在御座左侧的张居正：“张先生，这样处置是否得当?”

张居正看了看两厢鹄立的高官大僚，欠身答道：“皇上宽仁，对缺序例朝的官员，只是小惩而已。”

“应该如何?”

“对例朝缺序者，皇上必说一句‘着锦衣卫打着来问’，这是前朝定例。”

“朕知道了：”朱翊钧旨意既下不便更改，便转入下一个程序，他又问，“各衙门有何事要奏?”

按奏事系列，理当吏户礼兵刑工都察院大理寺等衙门依次排之。今儿个次序却被打乱，通政司一名负责安排奏事的官员出班禀道：

“启禀皇上，蓟镇总兵戚继光有急事上奏。”

“戚继光?”朱翊钧问张居正，“元辅，戚继光不是在蓟镇么，他怎么也参加例朝。”

张居正答：“不在例朝之列的官员，若有急事大事上奏，亦可破例。”

“好，那就宣戚继光人见。”

随着唱班内侍“传戚继光——”的一声锐喊，只见候在皇极门外的戚继光大步流星走到金台御幄前，在众目睽睽之下，从容跪下，高声奏道：

“蓟镇总兵三品武官戚继光叩见皇上。”

小皇上很喜欢戚继光的英武之气，把他端详了一会儿，才启口问道：

“戚将军，你有何急事要奏?”

“臣请皇上看一件东西。”

戚继光说罢，将随身带来的那件破棉袄双手举过头顶，一名小内侍将它接过转呈小皇上。

朱翊钧伸头来看，惊问：“戚将军，你让朕看一件破棉袄是何用意?”

“启禀皇上，这是今年咱蓟镇兵士换季的棉衣。”

“刚换的棉衣，怎么如此破旧?”

“皇上问得好，这棉衣布似鱼网，棉如芦花，都是发霉的劣品，”戚继光说着猛地抬起头来，望着皇上目光如电，愤懑说道，“皇上，臣领带的士兵，就因为穿了这样的棉衣，前天一天，在古北口长城上，就冻死了十九名。”

“啊!”朱翊钧闻言色变，竟霍然一下站了起来，急切问道，“你是说，兵士冻死了?”

“是。”

朱翊钧脸色涨红，他看了一眼张居正，只见这位美髯师相也正目不转睛盯着他。他躲过那目光，步下御座，走到戚继光跟前，焦灼问道：

“这棉衣是谁做的?”

“是王崇古大人发下来的。”

“传王崇古!”

“回皇上，王大人还在蓟镇。”

“令他火速进京!”

“是。”

冯保正欲传旨，张居正一旁插话：“皇上，戚将军的话尚未说完。”

“你接着说。”

朱翊钧原地踱步，近前的大臣都看得真切，尽管眼下正值三九严寒飞雪飘洒，可是小皇上嫩白的脸上已是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戚继光并不看皇上脸色，兀自奏道：“臣已调查得知，王崇古大人把蓟镇兵士的换季棉衣，全都交给武清伯李伟来做。”

“什么，是武清伯做的棉衣?戚将军，你没有搞错?”

“回皇上，千真万确!”

刚刚由冯保搀着回到御幄中坐下的朱翊钧，顿时瘫得像个泥人，冯保眼见情况不妙，大喊一声：

“退朝!”

刚翻卯时牌子，停了半个时辰的雪又开始下了起来，紫禁城内一片混沌迷茫：退朝的小皇上心思重重地坐在暖轿里，戚继光满脸悲愤的样子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方才在金台御幄中，他虽然心神不宁举止失措，但被冯保等一班内侍挟裹着退朝时，他仍不忘让内侍把那件破棉衣拿上。如今坐在暖轿中，他将这棉衣反复翻看了好几次，只觉得心里头像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暖轿刚抬进乾清宫大门，他就拼命地蹬轿板嚷着停轿。抬轿的火者不敢违抗，便在铺着积雪的砖道上停下了。朱翊钧手拿那件破棉衣下得轿来，踉踉跄跄走了几十步路，到

了乾清口门口长廊，他犹豫了一下，便放下登廊入室的念头，而是刷地一下在雪地里跪下了，口中高喊：

“母后!”

每逢例朝，李太后都会陪儿子一道起床，儿子上朝了，她盥洗梳妆一番后，就会开始她每日的功课——焚香抄写佛经。这会儿她刚抄了两张笺纸，听得儿子呼唤，她忙搁笔出来，忽见儿子挺身跪在雪地里，手上举着一件白花花的破棉衣。

“钧儿，你这是干什么?”李太后惊问。

“母后，……”

朱翊钧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双手把棉衣递给母亲，仰着头已是泪流满面。

第二十回 老国丈上吊为避祸 小玉娘哀告救恩公

送走最后一拨求见的官员，天色又已黑尽，张居正揉揉发涩的眼睛，正欲唤轿前往积香庐，忽见一个人悄没声儿的走进了值房。他定睛一看来者是冯保，忙起身迎坐。冯保一边跺着脚上的雪花，一边脱下貂皮斗篷，说道：

“张先生，咱就知道你还没走。”

“你怎的知道?”张居正笑着问。

“出了这大的事儿，你走得脱么?”

冯保说着便坐到张居正对面的黄梨木太师椅上。张居正听出冯保的话外之音，便随话搭话问道：

“冯公公带了什么好消息来?”

冯保明白张居正问话的意思。却说戚继光御前告状的消息，不消半日就传遍了京城。一个身经百战威震敌胆名倾朝野的大将军，告的是当今圣上的外祖父，被人誉之为“天下第一皇亲”的武清伯李伟，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这件事更刺激?一时间，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各大小衙门，都沸沸扬扬地议论这桩新闻。有为戚大帅叫好的，有为戚大帅担心的，也有人认为戚大帅这是小题大作故意与武清伯过不去的。更有人猜测这件事后头的“玄机”，官场上的人都知道，多少年来，戚继光一直是张居正的座上宾。若没有张居正在背后撑腰，戚继光哪敢捋虎须犯上?兵士在长城上冻死，这件事儿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戚继光完全犯不着为这点破事得罪武清伯。他之所以敢冒这个险，肯定背后别有所因。让人最容易联想的，便是张居正要借助这件事情拿皇室开刀了。自今年春上皇上颁旨添征子粒田税课，所有的皇亲国戚便与张居正交恶。这些王爷侯爷驸马爷，哪一棵树底下，不聚着一群猢狲?哪一个猢狲又不是看主人眼色行事?因此，张居正每一新的举措推出，都会招来一片反对之声。此情之下，张居正常常有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的感觉。他想利用“棉衣”事件治一治武清伯李伟，以求收到杀鸡嚇猴的功效，原也在情理之中。只是，戚继光当着众多部院大臣的面，把小皇上撑得不下了台。这件事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大家都拭目以待。

大凡宫里头出了大事，第一个忙得脚不沾地的便是冯保。今儿个早朝之后，冯保先是在乾清宫帮着皇上向李太后禀报金台发生之事，尔后又猴儿巴急赶往万安胡同的武清伯府邸，捣腾了一天，身子累散了架。他眼下摸黑跑来内阁，原是有重要的情况前来通报。他从张居正的眼神里看出一丝急切，便有心撩拨他，他搓了搓被冷风吹僵的脸，绕弯子说道：

“张先生，不是咱数落你，你的心也着实狠了些。”

张居正一愣怔，问：“冯公公，此话从何讲起?”

冯保道：“听徐爵讲，你昨夜里对游七动了家法，把游七打得遍体鳞伤，徐爵去看他，他还躺在床上动弹不得。”

“是有这事。”张居正一提这事就窝火，沉着脸说，“这个家伙背着我和官场里的人勾勾搭搭，简直无法无天了，不给点厉害，就刹不住歪风。”

“教训教训也是可以的，但又何必这么认真，”冯保趁机劝道，“这世道儿上人心险恶，想找个贴心的管家不容易，依老夫看，这游七对你还算忠心，你叫他向左，他就不敢向右，大节不亏，这就是好人。”

张居正对冯保这席话不以为然，加之他平日对徐爵的张扬早有看法，于是委婉回道：

“对身边的人管教不严，终究会酿成大祸，不谷不是说游七就已做下了坏事，但须得防患于未然。”

“老夫今天看吏部给皇上的奏折，那个孟无忧已被贬官两级发配云南，张先生真是铁面无私啊!”

“常言道，政如冰霜，奸宄消亡；威如雷霆，寇贼不生。不谷真的想当一个铁面首辅，惟其如此，不谷才能做到不负天下。”

冯保不喜听空落落的大话，于是摇摇头，讥道：“不负天下，但你负了友亲、亲情。张先生，人毕竟有七情六欲。你对属下要求严一些原也无可厚非，但不要太苛刻，否则，谁还肯替你鞍前马后地效命呢?”

张居正听出冯保话中有借题发挥的意思，但他不肯于此深究，而是吁了一口气笑道：

“冯公公，多谢你赐教。未必你冒雪冲寒摸黑赶来，就为了与不谷商讨家政?”

“哪里哪里，老夫的正事儿还没说呢。”冯保正后悔方才的话说得重了些，也就随地转弯，言道，“张先生，你知道老夫从哪里来?”

“不知道。”

“咱从武清伯府上来的。”

“啊，你见到武清伯了?”

冯保点点头，满脸不可捉摸的神气。张居正见他卖关子，也不追问，只是懒洋洋打了个哈欠，说：

“不谷正想去看看武清伯呢!”

“你不能去!”

“为何?”

“这会儿，那老国丈恨不能生吞了你。”

“是吗?”

“哪还能假?”

冯保说着，就把他去武清伯府上的情形讲了一通。

冯保是在宫里头吃过午饭才启轿前往武清伯府上的。刚进胡同口，便见府邸门前闹哄哄落了不少轿子。看到冯保的扈从仪仗招摇而来，堵在门口的人都慌忙避过一边。对武清伯府邸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冯保并不感到奇怪。人情自古就是向灯的向灯，向火的向火。何况武清伯的特殊身份，出再大的事儿，也会有人趁机来大献殷勤。但门口儿这些人脸上的神色都很慌张，倒叫冯保起了疑心。他甫一下轿，刚绕过照壁踏上甬道，便见一个人摇着臃肿的身躯从里头跑过来迎接。

“冯公公，你来得正是时候儿!”

那人使着鸭公嗓子嚷了一句。院子里雪光太强，冯保眯眼儿一瞄，见是驸马都尉许从成。他心里头不喜欢这个人，老觉得他阴阳怪气的。但井水不犯河水，也犯不着得罪他，于是拱手一揖，笑道：

“原来是老驸马爷，啥时候来的?”

“只比你早来片刻，”许从成眨着眼睛，不安地说，“咱是被武清伯家里人请来的。”

“这就叫请对了人，”冯保一边往里走一边说道，“只有你对武清伯的心性，能安慰他。”

“安慰他什么?”许从成追在冯保屁股后头叫嚷，“跟你冯公公比，我这个驸马都尉，是鹅卵石塞床脚。”

“此话怎讲?”

“百计都垫不稳的。”

冯保觉着许从成的这个俏皮话不中听，正纳闷为何是他出来迎接，一个念头还没转过来，突然听得近前什么地方唢呐声大作，接着又见一群人从客堂里奔出来，一个个头扎白绫，身上穿着白布衬里的棉袍。这群人一边跑，一边撒着芝麻米粒儿，打头的人披头散发，手上舞着一根大书一个“魂”字的幡竿儿。他们与冯保擦身而过，径直奔向花园。冯保看清打头的是李高，便惊异地问许从成:

“李高这又是搞什么恶作剧?”

“他是在为他的父亲招魂。”

“武清伯怎么了?”

“他上吊了。”

“你说什么?”

冯保只觉得脑袋一炸，顿时站在原地挪不开步儿。却见李高领着那五六个白衣术士，正在花园砖径上，一边扭动着身子，一边和着尖利的唢呐声，扯着嗓子唱起了《招魂调》:

魂归来兮，东方不要去，

东方有毒龙;

魂归来兮，西方不要去

西方有赤獠。

魂归来兮，南方不要去

南方有蛮瘴;

魂归来兮，北方不要去

北方有鸱枭……

这歌声凄切阴森，听了让人毛骨悚然。冯保此时才明白为什么门口那些人的脸色都那么慌张。他见许从成站在客堂门口，像个看热闹的局外人，便推了他一把，焦急地问：

“武清伯真的寻了短见?”

“这还有假?”

“唉，”冯保长叹一声，又问，“丧帖发出去了吗?派谁去宫里头送信了?”

“丧帖倒也不用发。”

“为啥?”

“武清伯没死。”许从成忽然一笑说道，“他刚吊上蹬了凳儿，就被人发现，即时救下了。”

冯保如释重负，指着李高说：“既然没死，他招什么魂呀，真是胡闹。”

此时《招魂调》早就唱完，李高耳朵尖，听到冯保数落他，便跑过来抢白道：

“咱爹命虽救下了，但魂却吓丢了，不赶紧招回，岂不成了痴人!”

听冯保讲完这段故事，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噤。武清伯若真的有个三长两短，自己顷刻间就会变得非常被动。他这两年推行改革之所以顺风顺水，主要依赖于李太后的支持。若自己在武清伯的问题上处理不好，李太后对他生了嫌隙，则一切所谓的“政绩”都变成了虚热闹。首辅这一职位，说起来权倾天下，究其实来只不过是皇上的奴仆而已。张居正想着想着，不觉生了揪心之痛。他尽力压下凄凉情绪，问冯保道：

“冯公公见到武清伯了?”

“当然见着了，”冯保已注意到张居正眼神的变化，审慎地说，“没见到武清伯，咱哪敢回来。”

“他怎么样?”

“这老头儿吓得不轻。李高把咱领到他的床前，咱看到他躺在床上哼哼唧唧，满嘴都是醋味儿。”

“这是咋回事?”

“他人昏迷了，为了让他醒过来，家里人张罗着给他灌了一大碗醋。”

“他和你说了些啥?”

“说啥，他一句囫囵话都说不出来。”

“没想到武清伯如此胆小。”

张居正半是感叹半是鄙夷，冯保盯着他，缓缓说道：“早晨戚继光告御状，文武百官个个都仄着耳朵听得清清楚楚，这大的阵势，有谁不怕?”

“是啊，风波既已形成，回避是回避不了的，”张居正刚松弛的神经又紧张起来，他喟然长叹一声，问道：“不知李太后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冯保揣摩张居正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张先生，老夫知道你眼下最怕的事情是李太后顾及私情而不能秉公谋断。”

“不谷是有一些担心。”张居正老实承认，旋即又改口说，“转而一想，这担心又是多余的，太后深明大义，处事施政，莫不以社稷纲常为重，她决不可能因小私而弃大公。”

冯保不想挑破张居正的掩饰，而是把小皇上退朝后在乾清宫门口跪举破棉衣的事添油加醋大肆渲染了一通，最后说：

“李太后问老夫，戚继光所言兵士冻死的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咱当即回答，戚将军久经战阵，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英雄，绝不可能在皇上面前说半句假话。”

张居正听罢，忧心忡忡说道：“太后如此问话，恐怕别有心思啊：”

“这是肯定的，”冯保正想利用这件事做文章，让张居正不敢小瞧他，于是表示关切地说，“其实李太后也知道，支持戚继光告御状的，是你张先生。”

“这一点不谷也不想隐瞒。”

冯保本以为张居正会遮掩，没想到他答得如此坦然，他当下一愣，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关乎朝廷法度。”

“但你也该想想后果，”冯保劝道，“我赫赫皇朝．兵士有八十万之众，纵冻死几个，终无碍于大局。但武清伯李伟只有一个，你得罪了他就等于得罪了李太后。这后果是什么呢?高拱去职为的是什么?不就是结怨于太后么?”

平心而论，冯保说的是实情，正因为是实情，才更让张居正感到了官场的残酷与政局的不可捉摸。但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与择机行事的能力。他向冯保投以感激的一瞥，动情地说：

“多谢冯公公的提醒，不谷执掌政府以来，每事都得到冯公公的无私奥援，这一点不谷深藏在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冯公公正是不谷最为信赖的良师益友。但是，这一次戚将军御前告状一事，不谷窃以为不会得罪太后。”

因有几句奉承话垫底儿，冯保眉开眼笑。他问道：“说说你的理儿，为何不会得罪太后?”

张居正答：“因为不谷从未想到要把武清伯怎么样。”

“但戚继光告的就是他。”

“告归告，处理归处理，这是两码事。”

“既不惩处，又何必告他，这不是白得罪人么?”

张居正悠悠一笑，回道：“太后最英明之处，在于她明白一个许多雄才大略的帝王都不曾明白的一个道理：把天下治好，累的苦的是我们，而得实惠的是皇帝自身。冯公公你把内宫二十四监局治理得井井有条，你安排了那么多勤勉肯干的监官，请问哪一个是为你服务的?不谷执掌政府推行改革，行富国强兵之路，如今不过两年，太仓里从一无所有到今日积贮了四百多万两银子，其中又有哪一两银子可以装入我张居正的腰包?你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辅佐小皇上，开创朱明王朝的太平盛世么?”

张居正娓娓道来，冯保内心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觉得张居正的话句句在理，但他素来不肯在朝廷的大政方针上发表高见。此时，他依然只问很现实的问题：

“你为何要把武清伯作为靶子?”

冯保的问话点在“睛”上，记得两年前出任首辅前夕，在天寿山上，他曾对故友何心隐讲到官场的顽症之一乃是朋党政治。经过两年多时间的厘清，以高拱为首的朋党已被他收拾得差不多了，但通过子粒田征税一事，他发现皇亲国戚这一朋党已成为他推行改革的最大阻力。尽管武清伯李伟并不是这个朋党的首领，但他在这个圈子内的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若是能把他惩治惩治，对其余的皇亲国戚就能取到震慑作用。古人云：“破民间盗贼易，破朝中朋党难。”惟其难，他才想着要花大力气对付。但这些话对任何人都不能明讲，只能私藏于心。张居正与冯保谈话向来极有分寸，这会儿更不肯把心思完全敞开，他想了想，答道：

“实是因为武清伯制作的棉衣太不像话。”

“王崇古把这笔生意送给武清伯做人情，这事儿当时就有人议论，记得有一次老夫还问过你此事，你的态度也是默许的，为何如今一变初衷，又要追查此事?”

“不错，当初不谷是默许的。”张居正点头承认，接着又说，“不谷当时虑着因子粒田征税，武清伯有些损失，他想做这笔生意补回几个银子，此事虽不合法，却也无悖情理。但不谷默许的是让他做这笔生意，而不是让他以劣充优，弄些发霉变质的布疋棉花来制衣服。”

“是啊，武清伯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大体面，”冯保附和着说道，“咱替他算了笔账，这一套破棉衣，最多值二钱银子，可是王崇古给他的工价银，是一两一套，你说，这笔生意他赚了多少?太黑了!”

“李太后知道这个内情否?”张居正趁机问道。

“暂时还不知道，”冯保觑着张居正，意味深长地说，“若张先生想让李太后知道，老夫随时都可以到乾清宫禀报。”

很明显，冯保想利用手中的通报大权来拿捏张居正，目的是让张居正买他这个人情。张居正虽然厌恶与人做交易，却又明白眼前这位内相实在得罪不起，只得以问话的方式表达己见：

“冯公公，你去武清伯府上，是不是奉李太后之命?”

“正是。”

“那你就应该把真相如实禀报。”

“真相多多，老夫该说什么，又不该说什么呢?”

“有哪些真相?”

“譬于说，武清伯上吊，说不说?”

“这个……”张居正感受到冯保笑面虎的厉害，只笑着答，“说与不说，决定权在冯公公。”

“依咱说，该说!”

张居正身子一震，说：“你若讲起此事，李太后心里头肯定难过。”

“老夫不会让她难过，而是让她怒气冲冲。”

“怎么会有这种可能?”

“张先生，实话告诉你吧，武清伯并没有上吊，老夫一见他那副样子，看他躲躲闪闪的眼神，就知道所谓上吊，是他那现世宝儿子李高和驸马都尉许从成两人合计出的一个阴谋，他们想以此要挟李太后，不要给武清伯任何惩处。”

“原来是这样，”张居正恍然大悟长出一口气，对冯保投以感激的眼光，说道，“若不是冯公公明察秋毫，险些让他们弄出个新骗局来。”

“张先生，还有更令你惊奇的事呢。”

“哦!”

冯保坐乏了，站起身捶了捶腰，复又坐下说道：“你知道武清伯把这棉衣生意交给谁做了?”

“不知道。”

“你猜猜?”

“这哪猜得出来。”张居正两手一摊。

“老夫说出这个名字，包你吓一跳，”冯保说，就一字一顿念了三个字，“邵、大、侠。”

“真的是他?”张居正双眼一亮。

“千真万确，武清伯亲口对老夫所讲。”

张居正霍地站起，兴奋地说：“这事情就好解决了。”

“老夫知道张先生如何解决，”冯保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说道，“你可以借此薄惩武清伯，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同时重办邵大

侠，更是做到了一箭双雕。邵大侠不除，终是祸害。”

张居正笑了笑，没有作答。

大约五天以后，一乘四人抬女轿在乾清宫后游艺廊门口停了下来，从轿上走下一名袅袅婷婷的女子。她穿着一件红缎大团花的对襟袄儿，外头披着一袭白绫衬里的紫貂斗篷。虽穿棉着彩，却一点不显得臃肿和俗气。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积香庐中的女主人玉娘。一大早，宫里头就放了轿子到积香庐，传旨说是李太后请玉娘过去叙话儿，玉娘不敢怠慢，忙梳妆打扮一番，然后登轿而来，到游艺廊的门口，已是辰时三刻了。听得落轿声，尚仪局女官容儿忙掀开棉帘儿迎上来，笑道：

“玉娘，快进来，太后早等着你!”

玉娘也不及答话，随着容儿进了游艺廊，朝坐在榻椅上的李太后跪下行礼。李太后笑吟吟地让她起来坐在自己身边，拉着她的手问：

“玉娘，这些时做什么了?”

“启禀娘娘，张先生让奴婢读《女诫》。”

“读《女诫》?”李太后颇觉奇怪，追问道，“张先生怎么让你读这个?”

“他也没说为什么，大约是看奴婢任性，没有大家闺秀的那份矜持，”玉娘说着眼帘儿一挑，又道，“太后为《女诫》写的序言，奴婢已背得烂熟。”

李太后顿时想起隆庆六年六月间的事，六科廊一帮言官人手一册洪武皇帝亲自审订的《女诫》，争相传阅，以此暗示她女流干政有悖祖制。当时张居正为她出主意，由她个人捐资印行《女诫》五千本颁发天下，并亲撰序言，以此回击那帮惟恐天下不乱的饶舌者。这一招儿还真灵，那些反对者再找不着闹事的口实了。那篇序言虽是张居正代撰，但很合她的口味，因此一字不曾更易。如今听说玉娘能把它背诵下来，心中大感快慰，便问侍立一侧的容儿：

“容儿，你有《女诫》一书么?”

容儿一屈膝，禀道：“有，娘娘曾赐奴婢一本。”

“你可否背来那篇序言?”

容儿脸色腾地一红，局促不安地回答：“启禀太后，奴婢不曾背得。”

“还是张居正调教有方，”李太后由衷地赞赏，“张先生的身上真有古大臣之风。”

玉娘一向没有受到过拘束，因此也不懂得怕人，李太后话音一落，她就接嘴问道：

“请问太后，什么叫古大臣之风?”

“为社稷轻生死，对皇上忠心不二。”

“若是这两点，首辅老爷倒当之无愧。”说到这里，玉娘小嘴一噘，又道，“但有时候，他也显得不通人情。”

“说说看，张先生怎的不通人情?”李太后非常有兴趣地问。

“奴婢已经有五天见不着他的人了。”

玉娘说着眼圈儿一红，竟扑簌簌掉起了眼泪。这一哭反倒勾动了李太后的心思。

却说那天早上，当小皇上跪在乾清宫门外雪地里把那件破棉衣举给她看的时候，她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想起了在乡下碰到的那些穿着破棉袄的小乞丐。等到小皇上讲完早朝的事情，她情不自禁抱起小皇上，母子俩相互依偎着痛哭一场。但是，当最初的激动平息下来，她开始冷静地思虑这件事的后果时，心中的怜悯便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她开始为这件事的后果而担心。如果这件事不是发生在她的父亲武清伯身上，她肯定就会立即让小皇上颁旨严惩当事者，但现在她却颇费踌躇。她是天下第一孝女，她不能没有亲情，更不可能依据《大明律》惩治贪官条例，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投进监狱，甚或送上断头台。当然，她也不能无视天下舆情，无视长城上冻死的冤魂——没有餐风饮雪执戈待旦的这些将士，这虎踞龙盘云蒸霞蔚的社稷江山，这钟鸣鼎食锦衣玉馔的朱明皇族，恐怕早就成了异族铁蹄下的败柳残花。此时，她才深深感到，以她的能力，以她儿子小皇上的能力，都无法摆脱这种困境，以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两全之策。这时，她想到了张居正，她让冯保去武清伯府上去探听虚实，然后再去内阁打探张居正的口风。当她听到张居正准备“李代桃僵”惩治邵大侠而让武清伯“金蝉脱壳”时，她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落下，她才重新变得优雅。

她再次感激张居正，但碍于男女有别，她不能随时召见。因此，她才想到要把玉娘找来叙话，目的是从她口中得知张居正的近况，却没想到张居正连她那儿也未曾去得，以致引起这位美人儿伤心落泪。一朵美丽的花才能真正理解另一朵花的美丽；当一个女人因爱而生创痛时，惟有另一个女人才真正知道这创痛何其深刻。望着玉娘珠泪涟涟，李太后忘了自己的万乘之尊，竟伸手去给她揩眼泪，劝道：

“玉娘，你不要错怪了张先生。”

玉娘停住啜泣，哽咽着说：“奴婢没有怪他，但奴婢也管不住自己的眼泪。”

“前几天下那么大的雪，张先生每天都很晚回家。就说前一天夜里吧，那可是滴水成冰的天气，皇上遣人到内阁去看，发现张先生还在当值批览奏折，当下央我亲手煮了一碗羹汤送了过去。”

“老爷这么辛苦?”玉娘揩着泪痕问。

“可不是，”李太后叹着气说，“皇上年小不能亲政，国家又这么大，凡事都须得张先生操心。”

“太后为何不多用几个人，给老爷分担一下。”

“傻丫头，朝廷里的首辅只能一人来当，何况张先生这样的大臣，是可遇而不可求。”．“那总不能让他一人累死呀。”

“这倒也是，”李太后沉吟半晌，对容儿说，“容儿，你落空儿告诉冯公公，让他转告张先生，内阁再物色一两个辅臣，给他当下手办事。”

“是。”容儿回答。

经李太后开导，玉娘的心情好多了。她见李太后对张居正如此信任和关心，心里头也替他高兴，又随口说道：

“老爷平常忙也说得过去，这冰天雪地的时候儿，一年的赋税也都收了，他还忙些什么?”

“是啊，到年底了，他本该歇口气儿，谁知又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呢!”李太后感叹着说，接着又问玉娘，“你老家是哪儿的?”

“苏州。”

“啊，原来同容儿是老乡，”李太后侧过头去看了看仍在发窘的容儿，接着说，“容儿离家早，对故乡事已是记得不大真切了，有此事儿

倒想问问你。”

“太后想问什么?”

李太后忽然迟疑了一会儿，才问道：“玉娘，你知不知道邵大侠这个人?”

“邵大侠?”玉娘身子一震，脱口问道，“太后怎么突然问起他来?”

“怎么，你认识这个人?”

“奴婢知道他，”玉娘因不知太后是为何事打听邵大侠，故不敢贸然讲出实情，只敷衍道，“这个人在南京、扬州和苏州等地都很有名。”

“为何有名?是因为有钱还是因为有势力?”

“也许都有。”玉娘从李太后的眼神中，看出她并不知晓自己同邵大侠的关系，心略宽了宽，便替邵大侠说起好话来，“听说邵大侠人很仗义，扬州城中的乞丐，倒有一半靠他养活。”

“是吗?”李太后脸色一沉，喃喃自语道，“这个人一方面巴结贿赂官府，一方面又在民间广施钱财收买人心，他这种作法，哪像是个正儿八经的生意人。”

“那，太后说他像什么?”

“咱觉得他图谋不轨，心存异志，”李太后答非所问，“这种人不除，对朝廷是个祸害。”

玉娘如听霹雳，但她是个灵性女子，知道此时若再失态，必定会引起李太后的怀疑，便竭力保持镇静，以局外人的闲散口气问道：

“太后为何要除他?”

“他弄了二十万套劣质棉衣运到蓟镇，结果在前几天的暴风雪中，一些穿了这等棉衣的兵士，被冻死在长城上。”

“啊!”

“你方才埋怨张先生五天没上你那里去，却是不知道张先生正在处理这件事儿呢。”

“他怎么处置邵大侠?”

“抓起来，明正典刑。”

李太后说这句话时，不单恢复了议政时的那股泼辣劲儿，眼神里还透露出令人不寒而栗的杀机。玉娘顿时惊呆了，脸色白煞煞地甚是难堪，李太后看她这副样子，狐疑地问：

“玉娘，你怎么了?”

“吓的，”玉娘尽量掩饰，佯笑着说，“一听太后说杀人的事儿，奴婢就害怕。”

李太后相信了她的解释，心里头对她更是怜爱。硬是把她留下来吃了一顿午膳才放她出宫。

玉娘回到积香庐中，已是半下午了。她一头扎进卧房倒在床上，用被子捂着头嘤嘤地哭泣起来。玉娘本是个知恩必报的多情女子，乍一听说将她救出风尘苦海的恩公邵大侠惹上了杀身之祸，她就心如刀扎。除开张居正，如果说世界上还会有一个男人让她牵肠挂肚的话，那这个人就是邵大侠。她与张居正是两情相悦，是鸾凤和鸣耳鬓厮磨的闺房之乐；而与邵大侠则是另一种感情，尽管邵大侠比张居正还要小几岁，但她却将邵大侠视为父辈，是值得她信赖依靠的人物。今年春上，当邵大侠求她请张居正写信给胡自皋就近照拂的时候，她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能为邵大侠作一点有用处的事，她的心灵便会获得极大的安慰。如今恩公出了这大的事情，性命都不保，她脑海里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救他。她知道眼下惟一能救下邵大侠性命的人就是张居正。她在为邵大侠伤心落泪之时，内心中也还存有一份希望。

不知不觉暮色降临，丫环进来喊玉娘下楼用膳，玉娘不搭理她，只挥手让她退下。又不知过了多久，听得寂静的楼梯上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她知道这是张居正到了，心里头一热，刚刚停下去的眼泪又溢出了眼眶。

听得推门声，张居正匆匆跨进门来，他一见屋子里黑咕隆咚的，便吩咐随他一起上楼的小凤儿掌灯。屋子里片刻亮堂起来，张居正瞧见玉娘俯在床上，正无声地抽泣，便轻轻走到床边坐下，拍了拍玉娘的肩膀，柔声问道：

“玉娘，又有何事，令你如此伤心?”

玉娘不吭声，张居正又道：“是不是怪我几天未曾来陪你，又生我的气了?”

玉娘闻听此言，反而肩膀一耸哭出声来，张居正被她哭得手足无措，正不知如何解劝，玉娘忽然翻身下床，一下子跪在张居正的面前：

“老爷，你得救救奴婢的叔叔。”

“你叔叔，你叔叔是谁?”张居正一时没会过来。

“就是你替他写信给漕运总督的那个人。”

“哦，是他，”张居正一下子明白了，但故意装憨儿说道，“他怎么了?”

“老爷，你别再瞒着我，奴婢什么都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你正在办奴婢叔叔的案子，你要杀他。”

“你叔叔是谁?”

“邵大侠。”

“怎么，你叔叔是邵大侠，”张居正仍然在做戏，大惊失色地说道，“你上次并没有对我说实话。”

“太后对我说，邵大侠要被明正典刑。”

“是啊!”张居正尽量让玉娘看出他心情沉重，他抚了抚玉娘的秀发，劝道，“玉娘，你先起来，有话慢慢说。”

“老爷，你不答应，奴婢就不起来。”

张居正长叹一声，心里不肯再对玉娘隐瞒，遂答道：“你这位叔叔，我现在实难救下。”

“为何?”

“皇上亲自批准的捉拿邵大侠的拘票，已从刑部开出四天了，这会儿恐怕已到了扬州。”

“小皇上听李太后的，你去求李太后。”

“事涉朝廷法纪，李太后断不肯循这个私情。”

“你别托词儿，”玉娘一时情急，竟说了一句冒失话，“奴婢早看出来，李太后对你有意。”

张居正闻听此言头皮一炸，扬手一个耳光“啪”地一声打在玉娘粉嫩的面颊上。刹那间，打人者和被打者都一齐惊呆了。也不知过了多

久，玉娘才捂着火辣辣的面颊，“哇”地一声痛哭起来。

“玉娘!”

张居正伸手过去把玉娘揽进怀中，他为自己的鲁莽与冲动而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第二十一回 扇子厅扶乩问神意 总督府设宴斩狂人

扬州城里的郑师公，以扶乩著名。这一日傍晚他被邵大侠的管家——那个麻脸矮锉子请到府中扇厅。邵大侠早就坐在那里等候，郑师公一坐下就问：

“邵员外，听说你要请乩?”

“正是，请郑师公尽快布置。”

郑师公一面吩咐随他来的两个丫角童子摆好乩盘，悬好一支签笔，一面问道：

“不知邵员外为何事请乩。”

“莫问何事，你尽管请神降笔就是。”

见邵大侠一脸峻肃之色，郑师公再不敢多问，而是麻利地布置好法事，取下腰间的小铜锣“瞠”地敲了一声，旋即口中振振有词念起咒语来，两个乩童更不说话，稳稳地扶了乩盘，顷刻间，便见那支悬着的签笔宛若被人握住，在纸上缓缓蠕动，大约一炷香工夫，乩盘上留下一首诗：

搔首秦淮泪满笺，

衔悲伏腊别残年。

南城鼓角邀谁听，

北地胭脂恨我传.

天不怜才湘水曲，

梦犹磨剑蒋山寒。

布衣此去长亭远，

何处松楸起暮烟。

占完乩，郑师公停了咒语，从乩盘上取下这首诗，看过一遍后，才忐忑不安地递给了邵大侠。

从扶乩开始，邵大侠就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乩盘，他早从那“附神”的笔下读到这首诗。

“邵员外，怎地出了这样的诗?”郑师公惊慌失措。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

郑师公避开邵大侠锥子样的目光，搓着手不安地说：“这诗中有不祥之兆。”

“知道了。”

邵大侠吩咐管家封出十两纹银送给郑师公。得了如此丰厚的馈赠，郑师公心下感激，又献殷勤说道：

“要不，再请神降笔一次?”

“神已见示，何必再请，郑师公，你请回吧。”

送走郑师公，邵大侠问麻脸：“现在外头的情形如何?”

“还是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门前转悠。”

“是啊，布衣此去长亭远，何处松楸起暮烟，看来难逃此劫了。”邵大侠自言自语，陷入了沉思。

却说两天前，武清伯府上管家钱生亮差人马不停蹄从北京送来急信，把戚继光拿着破棉衣至御前告状的事一五一十告诉了他。并言武清伯在冯保授意下已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皇上震怒，已下旨缉拿重办。作为武清伯的管家，钱生亮本不该人在曹营心在汉向着邵大侠，皆因他平常得邵大侠的好处太多，又景慕邵大侠的为人，这才冒了天大的风险送出这封信来。邵大侠拿到这封信后，本该立即出逃，凭着他在江湖上的能力和影响，他可以消失得无影无踪，官府鹰犬的鼻子再灵，也无法找到他的行迹，但他历来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以他的脾性，是宁可轰轰烈烈地死，也不愿无声无息地活着。接钱生亮信不过一天时间，他就发觉门口已出现了官府的密探。这时候，只要他下决心，就仍有机会走脱，但他想知道天意，于是让管家请来郑师公扶乩。

现在，他拿着这八句乩诗，逐字逐句地分析参悟。看到“北地胭脂恨我传”一句，他暗自思忖：这北地胭脂大概指的是玉娘，若是她肯向张居正求情，或许自己就有一线生机，但立刻他又否认了这个想法，因诗中用了一个“恨”字。也许，他当年把玉娘带到北京就是一个过错。张居正爱她，乃因为她是天生尤物。张居正害怕高拱东山再起，必欲剪除其党羽，此情之下，对他邵大侠岂不是除之而后快?关于棉衣之事，他更是有冤难辩。这二十万套棉衣，武清伯李伟一个子儿也没

花。他从胡自皋那里弄出一批盐引，赚出二十万两银子后，除分给胡自皋十万两外，又从余下的十万两中，拿出三万两银子为柳湘兰在小秦淮旁边购置了一处河房。平常招待胡自皋花天酒地，也花去不下二万两银子，剩下的五万两银子用来制作二十万套棉衣肯定不够，于是只好买下一批被水渍过的梭子布，以劣充优。这批棉衣发往北京以后，他就一直心里不踏实。但转而一想，这是白送给武清伯的礼物，顿时又心下释然。却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批劣质棉衣，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正当邵大侠心下凄凉思考对策的时候，扇厅里又进来一个人，踅到他跟前，沙哑地喊了一声：

“老爷!”

邵大侠一看，见是那个老驼背——他是邵大侠仆役中年纪最大的，大约有六十多岁，便问：

“你有何事。”

“小的听说老爷有了麻烦。”

“你怎么知道?”

“从你的脸色。”

“是啊，”邵大侠叹一口气，却尽量表现得轻松随便，笑道，“我成了皇上的钦犯。”

“那你还不快逃。”

“往哪儿逃?”邵大侠伸头看了看窗外的小秦淮，只见他的私家码头前正停着一艘游船，他指了指那船，对老驼背说，“你看看，前后门都是官府的捕快。”

“老爷只要肯走，甭说这几个捕快，再来多一点，小的也能对付。”

“你?”

“对，我。”老驼背费劲地扬起脑袋，盯着主人说，“小的略通拳术。”

老驼背说罢，顺手拿起高脚几案上的一只铜灯台，两手一拍，那只铜灯台顿时扭曲变形，邵大侠见此大惊。他记得数年前的一个寒冬，他去高曼寺敬香回来，看到一个佝偻老人卧在桥洞底下都快冻僵

了，便吩咐手下将这老人抬回家救治，随后又收留了这位老人，他就是眼前这位老驼背。同老驼背一样，邵大侠府上的那些丑仆，多半因患残疾而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人，是他一一收留了他们。尽管亲友对这些人看不顺眼，他对他们却一直很好。在他的印象中，老驼背做事勤勉，但人很木讷，却是没有想到，他竟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不由得赞叹道：

“真是人不可貌相，没想到老郭你还有此手段，这么多年，你却一点痕迹都不露。”

老驼背无心说闲话，只催促道：“老爷，事不宜迟，咱们快走吧。”他的话音一落，只听得门外传来一片嚷声：

“老爷，走吧!”

邵大侠走到门口一看，见阖府几十号仆人都聚齐在门外的草坪上，参参差差跪了一片。他的眼睛立刻湿润了，他朝大家抱拳一揖，言道：

“多谢你们的美意，但邵某不是苟且偷生之人，我既作下孽来，理当承担责任。”

“老爷，你何罪之有?”麻脸管家愤愤不平地质问。

“有，”邵大侠沉痛答道，“因为穿了咱邵某制作的劣质棉衣，那些无辜的兵士们冻死在长城上，这罪过还不大吗?老、不，再不能叫你老郭了，郭大爹。”

“小的在。”老驼背上前一步。

“这里是五千两银票。明天，你将它平分给城中八大寺庙，知会那些方丈，让他们尽心尽力，各做一场法事，超度那些冻死的兵士。”

“小的遵命。”

老驼背庄重地接过银票，小心翼翼把它藏好，邵大侠又喊过麻脸管家，对他吩咐道：

“我去后，你把我的家产一分两半，一半用来抚养孤儿寡母，一半作为你们仆役的川资，你们都跟了我多年，没沾什么光，邵某只能在此说一声对不起了。”

当邵大侠再次抱拳长揖时，众仆役已是一个个泣不成声。安排了后事，邵大侠反而心中畅快了许多，他高呼一句：“摆酒!”今夜里，他

要与家人仆役一醉方休。

少顷，膳厅里摆下了几桌筵席，邵府里的人上至夫人公子下至门子厨役，无分贵贱都一齐入席，酒过三盏。邵大侠问老驼背：

“郭老爹，会舞剑否?”

“略知一二。”

“那好，咱们乘着酒性儿对舞如何?”

“小的奉陪。”

言罢就有人送上两柄鱼肠剑来，邵大侠与老驼背各取一把，连袂走进扇厅，只见两道剑光一闪，两人腾挪起势。

随着两人的生风剑舞，邵大侠的夫人亲自操琴，一班明眸皓齿的侍女齐声唱道：

今夕何夕兮，雪满关山，

今夕何夕兮，剑光闪闪。

汉宫柳，无须怨，

垓下歌，何足叹!

胸中喷出英雄气，

直欲拍马斩楼兰。

好男儿，志难伸，

别故园，走千山。

悲莫悲兮生别离，

悲莫悲兮眼欲穿……

一班娇娃的吴侬软语，唱这等壮怀激烈的慷慨悲歌，虽不能豪迈，却更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肝肠寸断。就在剑舞歌声酒香泪水的交汇之中，忽听得院子里突然响起嚣嚣杂杂的脚步声，邵大侠举目看时，邵府里里外外已是一片灯光火把。他知道捉拿他的人到了，顿时掷了剑，操起一大觥酒一扬脖子喝干。

当夜，邵大侠并没有被关进扬州府大牢，而是被送往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捕房羁押。这皆因南京刑部前来督办此案的右侍郎史大人，虑着邵大侠在扬州神通广大朋友众多，怕有闪失，故有此动议。漕运管着一条自杭州至北京通州的大运河，沿途治安惩治盗贼加之纠举违法

官兵，一年有多少刑事发生?因此，漕运总督衙门的刑捕房比之扬州府大牢还要森严。加之总督大人王篆又当过北京五城兵马司的堂官，问谳断狱很有一套，把邵大侠放在他那里羁押，谅不至出什么差错。

不知是慑于邵大侠的威名还是因为他曾是王篆的座上宾，刑捕房的狱卒倒也没怎么为难他。收监不久，邵大侠敛了心思，正欲上床歇息，忽听得甬道上又有踢踢沓沓的脚步声传来，接着见到一群狱卒将一个人推进对面一间牢房，然后咣哨落锁。狱卒们尽行退去，被关进去的那个人踢着门大声嚷道：

“这是什么鬼地方，你们欺侮本官，回来!”

“本官，哼，啄米官。”狱卒丢下一句话，哄笑而去。

邵大侠一听说话的声音像是胡自皋，不禁心下一惊，当即跑到铁栅墙前，朝对面房子喊道：

“喂，可是胡大人?”

关在对面的正是胡自皋，他滥批盐引大肆收受贿赂的事早就在监控之中，户部尚书王国光秉承张居正的密谕，在两淮盐运司衙门安排了不少眼线。他与邵大侠勾搭谋取不义之财的事，都被这些眼线暗中收集了确凿证据。所以，此次趁小皇上批旨严查“棉衣事件”捉拿邵大侠之机，张居正毅然决定连胡自皋一体擒拿。

再说胡自皋听得有人喊他，忙跑到栅墙跟前朝对面牢房张望，灯火昏昏，他依稀看见邵大侠粗壮的身影，禁不住好奇地问：

“你是邵员外?”

“正是：”邵大侠又问，“胡大人怎么也到了这里?”

“你问我，我正要问你呢?”胡自皋垮着脸，没好气地说，“你说，你为何事被抓来?”

“为那二十万套棉衣。”邵大侠平静回答。

“可不是，”胡自皋尖着嗓子叫起来，“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你是个丧门星。”

邵大侠认定胡自皋被抓是受自己牵连，因此心里头充满深深的自责，尽管胡自皋辱骂，他仍耐着性子道歉道：

“邵某连累你遭此牢狱之灾，心中已是惶恐万分，还望胡大人见谅些个。”

“见谅，哼，如果我的前程因此受到影响，我和你就没完。”

邵大侠嗤然一笑：“胡大人既如此说，那你我之间的梁子，算是结定了。”

“为何?”

“你的前程，恐怕是彻底没有了。”

“扯蛋!”胡自皋～跺脚，愤然回道，“你不要小瞧了我胡自皋，我和你不一样。”

“有何不一样，就因为你披了这一件官皮，而我仅只是一介布衣?”

“非也，”胡自皋得意地一笑，“你是钦犯，劣质棉衣是你做的，与我何干?”

邵大侠讥道：“既然与你不相干，你为何还要责怪邵某连累了你呢?”

“因为，因为……”

“因为制棉衣的银子，是从你那儿赚到的，因为你怕我邵某贪污你的人情，棉衣漕运到京时，你还派了一名亲信师爷随从，一起与武清伯见面，是不是?”

邵大侠一番奚落，刺得胡自皋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拿眼横着邵大侠，悻悻说道：

“我会给皇上写折子辩冤，这劣质棉衣与我胡自皋没半点干系。”

“如果胡大人能为自己开脱得一干二净，我邵某当然高兴，我这个人，一辈子不想欠任何人的人情，只是，”邵大侠话锋一转，又道，“胡大人，邵某担心你有口难辩啊!”

“这个不用你邵员外担心，本官自有办法。”

“靠冯公公是不是?”邵某一语中的，直剖胡自皋的心思，“胡大人，我知道你这巡盐御史一官，是冯公公赏给你的，他是你的后台，这也是路人皆知的事情，但此一时彼一时也，眼下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胡自皋虽觉得邵大侠的话不无道理，但他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兀自斥道：

“你邵员外一天官也未曾做得，哪里懂得官场之事。”

“溜须拍马，投机钻营的事，邵某虽不会，但官场之尔虞我诈，口密腹剑的现象，我邵某还是略知一二。”

胡自皋此时最怕听的就是这样的话，于是，又心虚地问：“你说说，我为何就要死心?”

邵大侠分析道：“胡大人你想想，如果冯公公保你，你怎么可能这会儿会呆在这阴暗潮湿冷似生铁的大牢里呢?”

“那是因为有圣谕，要拿我问谳。”

“请问圣谕是从谁手上出来的?司礼监掌印是皇上跟前的第一号近臣，就掌着传旨之责，冯公公若是帮你，这道谕旨还出得来么?”

“那你说……”

“依我看，冯公公明哲保身，权衡利弊，早把你丢了。”

胡自皋听罢，沉默了一会儿，冷笑着说道：“他岂能丢我，他就不怕问谳之时，我把他的把柄兜出来。”

“什么把柄，无非是收下了你送给他的贿银。你若真的兜了出来，恐怕命都保不住了。”

“你别吓唬我。”

“邵某绝没有吓唬你的意思，自古至今，官场上大权在握的人，为保自身，杀人灭口的事还做得少吗?”

听得“杀人灭口”几个字，胡自皋头皮一炸如遭雷击，顿时两腿一软瘫坐在地。瞧他那副熊样儿，邵大侠心中甚是鄙夷，暗自嘀咕道：“腐儒不可与论道，贪官不可与论德，真乃至理也。”但鄙夷归鄙夷，他仍为胡自皋谋划道：

“胡大人，你倘若肯听我邵某的建议，兴许事情还有转寰之处。”

“请讲。”胡自皋扬起头来。

“我想你我既是钦犯，这案子就不会拖延，或许明日就要过堂，无论刑官如何拷掠逼问，你只守住两条就行。”

“哪两条?”

胡自皋又从地上爬起来，把身子贴近栅墙，眼巴巴地看着邵大侠。

“第一，千万不要攀扯冯公公和武清伯，皇上不会因为你检举了他们而赦免你的罪行，相反，他们会尽快把你处死。第二，你为我特批盐引的事，你一口咬定，是我邵某设局要挟你，你从中没有获得一两银子的好处。你既没有贪墨，对你的惩处就不会重到那里。”

“你不会攀咬我?”胡自皋狐疑地问。

邵大侠淡淡一笑，回道：“我反正是一死，多承担一点罪过，又有何妨?”

“邵员外，你真是天地间的伟人。”

胡自皋眼圈儿一红，说话喉头发哽。当夜无话，第二天如邵大侠所料，南京刑部右侍郎史大人升堂，对胡自皋与邵大侠分别进行了谳审。胡自皋按头天晚上商定的计策，将一应责任全都推到邵大侠身上。再加上胡自皋的家人托关系在史大人身上使了银子，因此这位史大人倒也没怎么为难他。问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审，每日里任其在监狱中吟诗作赋。对邵大侠则不然，一来他是“首犯”，二来他又摆着个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架子，不肯低声下气打通关节，因此史大人第一次过堂，就对他用了酷刑，除了用拶子拶烂他的手指，还弄了一个六十斤重的大铁枷给他戴上。邵大侠牙齿咬出血来，也不肯哼一声。史大人一心想让这个“强项之徒”讨饶，却没有想到他臭硬如此。第二次过堂时，史大人捋着胡须，很优雅地说：

“以热攻热，药有附子；以凶去凶，牢有酷刑，本官就不信，你邵方有三头六臂，斗得过朝廷大法。”

戴着大铁枷的邵大侠，尽管一嘴的血泡，一身的血痂，还偏和这位史大人拧劲儿，讥道：

“史大人对我邵某说朝廷大法，犹如对牛弹琴。我今天之所以戴枷披刑，你以为是你的功劳?呸!若不是我良心有愧，要为长城上那些冻死的兵士服刑，你岂奈我何!”

史大人恼羞成怒，一拍惊堂木，吼道：“大胆刁民，竟敢胡言乱语，来人!”

“在!”两厢甲首皂隶山呼应诺。

“大刑侍候!”

“遵命!”

几位皂隶应声而上，把邵大侠掀翻在地，正要乱棍打下，忽见一人从后门进入刑堂，在史大人身边耳语几句，史大人顿时脸色大变，一摆手说道：

“暂饶了这个刁民，押回大牢。“

众皂隶不明其故，只得把邵大侠又押回大牢。他们哪里知道，方才进来的那个人，本是史大人的亲信师爷，他给史大人传来了一个噩耗：三天前史大人十岁的小儿子随家人上街玩耍忽然就不见了，找了一天仍不见踪影，直到昨天夜里，才有一个人往他家门缝里塞进了一封信，用威胁的语气写道：“姓史的，邵大侠若有三长两短，令公子断难活命。”史大人的家在南京，家里人得了这封信，就急忙差人骑快马跑来扬州送信。

乍一听这消息，原本兴抖抖要挖出更多罪状的史大人，顿时像霜打的茄子——蔫了。这天傍晚，他让手下把邵大侠从牢房里秘密提了出来，带进一间早摆了一桌酒席的小房，他让人给邵大侠去了铁枷，满脸赔笑请这位“钦犯”入座。邵大侠不知史大人为何先倨而后恭，也不推辞，坐下就吃。史大人给他斟酒，举杯请道：

“请邵大侠饮了这杯。”

“史大人，我可是钦犯啊!”邵大侠咽儿一口干了酒，话意儿满是嘲讽。

史大人脸红红的，半尴不尬地说道：“邵大侠，本官奉命办案，原不想和你做对头。”

邵大侠夺过酒壶，自斟自饮，回道：“我从来就未曾把你当成对头。”

邵大侠言下之意是这姓史的不够格，但史大人没听出来，却抓住话把儿问道：

“你既不把咱当对头，为何下此毒手?”

“什么毒手?”

“四天前，本官的小儿子在南京城遭人绑架。”

“你儿子遭人绑架，与我何干?”

“邵大侠，你别装蒜了。”

史大人说罢，便从袖笼里摸出那封信递给邵大侠看。草草几行字，邵大侠一瞥即过，放下信笺，自言自语道：

“这是谁做的呢?”

“谁做的你还不清楚?”史大人想发脾气又不敢，只好巴结说道，“邵员外，本官知道你在江湖上很有名气，党羽……啊不，朋友众多，这件事是谁做的，你肯定知道?”

邵大侠见史大人救子心切，便有心逗逗他，于是调侃说道：“你想救儿子，其实很简单，把我放了，一切都万事大吉。”

“这哪儿成?”史大人紧张得额上冒出汗来，“放走了你，甭说救不了儿子，连本官的这条老命也得搭上，邵员外，只要你放了咱儿子，咱保证从此后不为难你。”

“我是钦犯，你怎么为难我都不会犯错，”邵大侠对眼前这位吃软怕硬的昏聩官员既感到厌恶又产生怜悯，道，“拿纸笔来，我写封信，你们派人送到我府上。”

片刻纸笔侍候，邵大侠只写了四个字“放他儿子”，史大人不放心地问：

“就这几个字儿成吗?”

“一字千金，拿去吧。”

邵大侠说罢，起身离席，下巴一挑，示意狱卒把他带回漕运衙门的大牢。

不觉半月过去，这期间邵大侠一次也未曾提审。那位史大人也再也见不到踪影。有个狱卒慕邵大侠英雄之气，便偷偷告诉他，当史大人的小儿子被人神秘送回府上后，这位老刑官经过权衡思量，再也不肯承头谳审这个大案，于是装病回了南京。接他手的人，现在尚未履任，故邵大侠乐得在牢里清闲，每日与胡自皋两人海天雾地地神侃。

看看已到了腊月二十四小年这一天，扬州城的天气喑喑哑哑：中午，邵大侠与胡自皋两家都买通关系送了食盒进来，两人正欲隔墙痛饮，忽然管监的典吏进来，打开邵大侠的牢门请他出来，邵大侠对着几样佳肴不肯挪步，说道：

“有甚急事，待我吃了这壶热酒再去。”

典吏腆着脸，笑道：“是咱王大人请你去，那边的酒席更丰盛，等着你哪。”

“哪个王大人?”邵大侠问。

“咱们的漕运总督，邵爷，你面子大，咱们王大人的酒，可不是一般人能喝的。”

对面的胡自皋捡耳朵听到这段对话，忙羡慕地插话道：“邵员外，上半年张首辅不是有信给王篆，要他照顾你么，你捉进他的漕运大牢都二十多天了，他一直不肯露面，今天过小年，他却来请你，据我看，八成儿有好消息。”

邵大侠一笑反问：“如果是鸿门宴呢?”说罢抬腿出门，走之前还不忘绕一腿子到胡自皋房前，隔着栅墙朝里头的小食桌看了看，道，“你家的狮子头做得欠工夫，这厨子二流都称不上。”

胡自皋叹一口气，回道：“身陷囹圄，何敢奢谈美食，有此一顿，也差强人意。”

邵大侠又道：“扬州城中四喜阁的厨师老马，狮子头做得真正是好，那才是叫佛跳墙呢，你何时官复原职，就把那老马请到你府上去做菜。”

“如果有那一天……”

胡自皋一句话尚未说完，却见邵大侠已是大摇大摆地走了。典吏跟在身后，倒像是个跟班。

从牢房到漕运总督的廨房，大约有一里多路，沿途戒备森严枪兵密布，一看到这阵式，邵大侠料定此去必无好事。走进廨房旁边的花厅，却见王篆已站在那里迎候。这位手握重权的漕运总督，虽然官位显赫，但同两年前任北京五城兵马司巡城御史相比，还是一个毬样，瘦精瘦精像个猴子，只是从他那两只三角眼中射出的光芒，比过去显得深沉。邵大侠一进花厅，王篆就起身一揖，笑道：

“邵员外，你终于来了。”

邵大侠还了一礼，落座后也不寒喧，兀自问道：“王大人请我来，不知为的何事?”

“没别的，”王篆瘦削的脸颊上勉强挂着笑意，“今天过小年，请你来喝杯酒。”

“王大人何必客气，我作客漕运大牢，已经二十多天了。”

“嘿嘿，这……我知道，你是钦犯，史大人管这案子，我不好插手。”

“怎么今日又敢了?”

“史大人称病，回了南京。”

“啊，”邵大侠心知史大人“病”在哪里，便笑道，“这么说，我邵某这颗脑袋，又可以多寄存几天了。”

“这个，当然，当然。”

王篆嘴上这么说，心里头却是十分紧张。原来，史大人称病回南京后，北京刑部原打算把邵大侠和胡自皋押往北京审判，但又顾虑邵大侠在江湖上的巨大影响，害怕路上被人劫走。最后刑部、都察院与大理寺三大衙门堂官一起到内阁张居正值房会揖，决定将邵大侠就地处死。为了万无一失，这案子仍绕过扬州府，径由漕运总督王篆办理，王篆接到这道密令，如拿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实在感到难办：第一，他在与邵大侠的交往中，感到这个人行侠仗义，的确有可敬可畏之处，亲手杀他，心有不忍；第二，邵大侠在江南势力极大，与他为敌，史大人就是前车之鉴。但是，军令如山倒，内阁密示不能不执行。两相比较孰轻孰重已不能判得明白，他只有横下心来，执行北京八百里加急传来的密杀令。

再说邵大侠入门之前已存疑心，现在又看到王篆闪烁其辞，便欲探知此中蹊跷。他故意装傻问道：

“史大人既走，这案子是不是暂时搁下了?”

“这怎么可能呢?”王篆蹙着眉头说，“自把你抓起来后，皇上又为此案连下两道谕旨。”

“都说些啥?”

一问到关键处，王篆便不回答。他起身相邀道：“菜都摆上了，邵员外，咱们入席吧。”

两人离开花厅来到膳堂，只见珍馐美味堆了整整一桌。王篆也不让人作陪，与邵大侠对席而坐。但是，细心的邵大侠发现，上菜的伙计罩着的大棉袍子里头都穿上了短打紧身衣，笼着帷幔的木格窗子外头人影晃晃，似乎都是刀斧手。

王篆亲自为邵大侠斟上一杯，起身邀饮。邵大侠坐着不动，正颜问道：

“王大人，你对我说实话，皇上的谕旨说什么?”

王篆情知瞒不下去，便道：“邵大侠少安毋躁，先饮下这杯，我再实情相告。”

“你先说，说了我再喝。”

“既是这样，我不得不说，皇上要把你秘密处死。”

王篆以为邵大侠听罢此言一定有过激反应，因此预先拉好架式准备闪躲，却没料到邵大侠异常平静，他拿起那杯酒，缓缓饮下，问道：

“小皇上不是说要将我明正典刑么，怎么突然又改成了秘密处死?”

“明正典刑就得把你押赴北京，但虑着你江湖朋友众多，怕路上不安全，故更改了旨意。”

“真乃杯弓蛇影，大明天下赫赫皇朝对～介布衣如此害怕，这是衰败之象啊!”邵大侠长叹一声，一脸的蔑视，又问，“这秘密处死的差事，就落到你王大人的头上?”

“是。”王篆强压下心头的慌张。

邵大侠又问：“你准备如何下手?”

“你看，那儿有一壶毒酒，”王篆指着墙边高脚几上的酒壶说，“酒过三巡，趁你不注意，将那酒斟上一杯让你饮下。”

“无稽之谈!”邵大侠鄙夷地说，“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要死也须死得壮烈，遭人暗算成何体统!”

“那，邵大侠想怎么死?”

“用刀砍死我，用箭射死我，都可以。”

王篆从未碰到如此视死如归的人，心中除了紧张又陡生敬慕，小声嗫嚅道：

“邵大侠，我王篆是奉命行事。”

“我知道，我又没怪你，”邵大侠抓起酒壶一阵豪饮，直到涓滴不剩，他把酒壶一摔，问，“刑场设在哪儿?带我去。”

王篆不由自主双腿抖了起来，他结结巴巴地说：“邵大侠，你可有遗言留给家人?”

“没有，走吧。”

“你，你还是留几个字吧。”

王篆近似恳求。邵大侠想了想，道一声：“好吧。”便随着王篆回到花厅，在已铺开的宣纸上奋笔写道：

象以齿焚，

犀以角毙；

猩以血刺，

熊以掌亡。

貂以毛诛，

蛇以珠剖；

狐以腋殒，

獐以脐伤。

匹夫何辜，

怀璧其罪。

只为冤魂，

安然受戮。

是大丈夫，

慷慨赴死。

将这人间，

留给俗流。

写到这里，邵大侠似乎意犹未尽，但一时找不到词儿，便慨然掷笔，昂头走出花厅。

第二十二回 邀五公齐瞻年节礼 对空房捧读绝情诗

腊月二十四一过，北京城中过年的气氛就渐渐浓了起来。平日冷冷清清没多少生意的商铺，现在无不挤挤杂杂。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人，有东跑西颠置办年货的，有扛着长篙帚子到处吆喝着替人扫尘清洗烟筒的；有赶着骡车专给大户人家送红箩炭白花窗纸等杂物的，有当街摆起条桌替人写春联的；有挑着刀具担子上门替人家杀猪宰羊的，也有一等人——多半是乞丐，打着快板挨门挨户送门神，为的是讨几个铜板。总之是人无贵贱，都为一年一次的春节忙得脚不沾地儿。

却说除夕这天早上，武清伯府邸里里外外都是张灯结彩。往年过年，大门口挂上八盏大红灯笼，热热闹闹就满有气氛。今年这灯笼却增加了一倍，整整十六盏。而且，这些灯笼没有一只是从库房中取出的旧物，它们都是从珠市口汪家灯铺里订制的新款宫灯：大清早，家厅们搬出梯子挂灯时，惹来了一帮看热闹的乞丐：这些耍贫嘴觅食儿的街混儿，碰到哪家有喜事儿，都会凑上去说吉利话讨财喜。这会儿，乞丐中一个绰号叫铜豌豆的小家伙，看到一只灯笼被挂上梁，忙把一挂鼻涕缩了缩，从腰带上抽出快板摔了个花样敲打起来，和着快板响亮的节奏，他扯着嗓子有板有眼唱道：

挂灯笼，红彤彤，

这户人家占东风。

日子过得火蓬蓬，

当官当得路路通。

这吉利话顺耳，此时若把几个铜板掷过去，小叫花子们也就作揖道谢，一哄散去。偏李府家丁都不当事，不但没有一个人舍得施舍小钱，反而有一个还把眼睛一瞪，吼道：

“去去去，这里不是你们闹的地方。”

一句话未完，铜豌豆又敲起了竹板，嘴巴一瘪唱道：

挂灯笼，红彤彤，

外面好看里面空。

除夕一年走到头，

拆下富字换成穷……

铜豌豆顺口溜张口就来，他还欲铺排下去，忽然“啪”的一声，他的脸颊上挨了一个重重的手批。抬头一看，一个身材高大的壮汉像一堵墙横在他面前，铜豌豆捂着脸正欲叫骂，壮汉如同拎小鸡一样把他拎了起来，喝道：

“小杂种，谁让你在这里咒我?”

这壮汉是李高，他本是个夜里不眠日里睡觉的玩主。除夕这一日家里有喜事，他才起了个大早，到街上溜达办事，回到家门口正碰到这群叫化子哄闹，便逮了个正着。

铜豌豆一见这李高衣着华丽，再看周围不知何时已围拢了一群横肉面生的打手，顿时心底发虚，吸溜着鼻涕答道：

“咱夸这府上灯笼，他不肯给赏钱。”

“谁?”

“他们?”

铜豌豆指着门口的那些家丁，李高把铜豌豆放下，又对那些家丁拧着眉斥道：

“你们怎么和这些嚼舌根的毬蛋一般见识，嗯?就他娘的几个铜板，你们施舍不起是不是?”

几句话骂下来，家丁们一个个不但气星儿没有，还都哈着腰满脸赔笑。一个年长的家丁忙摸出一把铜板递过来，铜豌豆接过破涕为笑。

“你叫什么?”李高问。

“铜豌豆。”

“我操你妈，看你烂泥样的伢秧儿，还想挣一个嚼不碎捶不烂的大名，”李高嘴上虽然骂咧咧的，脸上却挂着笑，“你拿走了赏钱，该掌自己嘴巴子了。”

“为啥?”铜豌豆问。

“你方才咒了我。”

“咱再念顺口溜，替老爷解咒行啵?”

“也行，你念一段，看大爷咱喜欢不喜欢。”

铜豌豆竹板一打，又音韵铿锵地唱将起来：

挂灯笼，红彤彤，

这家府上好兴隆。

男的都是大金龙，

女的都是大彩凤。

铜豌豆一念完，李高眼睛都笑眯了。他拍了拍铜豌豆的脑袋，问道：

“龙为天子，你小子怎敢胡诌，说咱府上出大金龙?”

“咱编词儿只图吉利，不管这许多。”

“唔，咱看你铜豌豆嘴上还利索，你今儿个也甭走了，待会儿咱府上有许多客人来，每一个下轿的，你就念一段顺口溜，只要逗得他们高兴，咱有大把的赏钱。”

李高说罢双手一剪迈开大步进了大门，铜豌豆瞅着他大模大样的势派，问近前的家丁：

“这位老爷是谁呀?”

家丁道：“唁，闹了半天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国舅爷。”

李高进得府中，但见他的父亲武清伯已穿了一件簇新的绣蟒朝服，坐在客堂里，指挥一帮仆役搬东搬西布置环境。李高走了进去，得意地对父亲说：

“爹，咱早上一出门，就讨了个吉兆。”

“啥吉兆?”武清伯问。

李高便把铜豌豆最后念的那四句顺口溜念了一遍，接着喜洋洋地说道：

“爹，咱姐叫彩凤，可京城里的人，不管老少贵贱，都只知道李太后，却是没几个人知道她叫李彩凤的。那个铜豌豆张口说出‘女的都是大彩凤’，可见，咱姐不管权势多大，地位多高，还是咱李家的人。”

武清伯咧开嘴憨憨地笑了。自从戚继光御前告状以来，武清伯一直担惊受怕。他不单听信驸马都尉许从成和儿子李高的唆使，表演了

一场假上吊的闹剧。自那以后，他还到处求神拜佛，寻求趋吉避凶的良方。皆因他知道张居正把这事儿揪住不放。他不知张居正究竟想要怎样，会弄何等的套路惩治他，心中猜详不出，故每日愁眉苦脸，吃饭饭不香，睡觉睡不稳。十几天前，他听说扬州方面已把邵大侠与胡自皋捉拿起来，心里头越是发毛。他害怕邵大侠说出事情真相，自己纵然横下心来不认账，但那要费多少口舌?还不知谳审的官员会不会成心作对。这样魂不守舍的日子又过了一二十天，忽又听得消息，说邵大侠已经在扬州漕运大牢里“畏罪自杀”，他顿时心下犯嘀咕：“这人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怎地就会自杀?”正自将信将疑，昨儿又接到宫里头的传信，说是李太后明日要派人往武清伯府中送年节礼。乍一听这消息，武清伯父子欣喜若狂。李太后这一举动表示，他们父子二人已彻底从“棉衣事件”中解脱了。因此李高便向父亲建议，为了冲冲府上的霉气，干脆趁姐姐送年节礼之机，把京城里的势豪大户请一些来，让他们目睹“送礼”的盛况，好回去宣传宣传，咱李家无论啥时候儿，都还是京城里头的第一号皇亲。武清伯素来只喜欢银子不喜欢张扬，但这回确实受够了“窝囊气”，也就真的想在众人面前挽回些面子，便欣然同意了儿子的建议。因此，从昨天夜里开始，武清伯府上就已忙碌起来，到今儿个早上已是一派盎然喜气。

过了辰时，被请的客人陆续到齐，来了二十多位，都是京城里头叫得响的人物，他们中地位最高的，当数镇国公朱希孝。他是开国元勋朱能的后代，到他这里，已世袭了九代。这朱希孝为人谨慎，从不招惹是非，因此在势豪大户中人缘极好。张居正对这位爵位最高的王公也极为尊重，正是他的鼎力推荐，朱希孝还被皇上任命为锦衣卫镇抚使，辖控锦衣卫南北十六卫营兵，也算是朝廷中第一号武臣了。他之到来，令武清伯甚为高兴。

又过了一个多时辰，大约巳时一刻，忽有门子滚葫芦般跑进客堂，跪下禀道：

“老爷，宫里头的牌子到了。”

李高连忙出门迎接，一会儿，李太后名下的随堂太监万和就随着李高走进了客堂。一看到客堂里坐了不少贵宾，万和禁不住一愣，这些人，多半他不认识，但像朱希孝、许从成这样的显贵，他还是打过

交道。他当即先朝在座的诸位勋贵抱拳一揖．然后再对武清伯施礼言道：

“老大人，太后李娘娘差奴才前来送礼。”

“好哇，咱闺女啥时候儿都惦记着我这把老骨头，”李伟一脸的红光，不无炫耀地说，“万公公，太后这一向可好?”

“好，每日还是抄经念佛。”

“咱那小外甥呢?”

“小皇上除了温书习字，还要阅读各地奏折，处理军国大事，每天忙得很哪。”

“啊，闺女给咱捎话儿了吗?”

“捎了，”万和拘谨惯了，回话极有分寸，“李娘娘要你老人家保重身体。”说罢，唤过随他前来的两个小火者，将一个礼盒儿抬到客堂里当场交付，然后领了赏钱辞谢回宫去了。

万和一走，客堂里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第一个起身离席，摇着臃肿的身躯走到礼盒儿跟前的是许从成，他绕着礼盒儿走了一周，煞有其事地感叹道：

“俗话说，亲不亲，一家人。你们看看，大凡什么事到了节骨眼儿上，还是亲情为大吧。”

许从成这些夹塞儿的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这是暗指“棉衣事件”。于是，客堂里七嘴八舌议论开来：

“有些人手伸得特别长，想搅和皇上家里的事，这真是自不量力。”

“别看皇上小，李娘娘又是女流，其实他们心里头亮堂得很。心中判得出忠奸来。”

“今年的子粒田征税，咱白掏了四千两银子。”

“我呢，我还不是一样，碰到这种人当道，我也只好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

“别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君不听古人言，千人所指，无病自死。”

许从成点一把火，把众人的愤怒都引了出来。除开朱希孝，这些人都是对子粒田征税极为反对的，腹诽藏之既久，借机泄愤也事属必然。朱希孝对这些偏激之词听不过耳，遂响亮地打了～声咳嗽，待众人安静下来，他才和缓言道：

“居家友聚，议论国事朝政，实乃朝廷大忌，诸位还是谨慎些个。”

虑着镇国公的声威，他这一说，众人再也不敢造次。许从成本是打不灭吹不熄的逗人灯，哪肯闲着?遂转了话题儿，又指着礼盒儿言道：

“大家猜猜，这礼盒儿里装的是啥?”

“银锭。”有人回答。

李高上前掇了掇，道：“并不沉的。”

“那就不是银锭了，”许从成说，“咱看也猜详不出，干脆，还是请武清伯打开，咱们一睹为快。”

众人一齐说好，武清伯满面笑容走近前来，看着系在礼盒儿外头的彩带及绸花，已是喜不自胜。李高递给他一把剪刀，要他把彩带剪开。武清伯舍不得剪，硬是笨手笨脚去解那彩带的结子，弄了半天才解开，待他打开层层包装，把最后一层绸布揭开时，一直站在一旁围观的王公大僚们，顿时都傻了眼。

盒子里躺着的是一把砌刀。

武清伯是泥瓦匠出身，李太后派万和来给他送来一把砌刀，在场的人没有谁不明白李太后的良苦用心：她要他的父亲不要忘本。

“咦，怎么会是这个?”许从成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武清伯与李高父子二人面面相觑地对视一眼，站在礼盒儿跟前，恍若两根木桩。除夕这天上午，张居正仍乘轿到内阁转了一趟。京师各衙门年节放假从腊月二十八至翌年正月十六，期间除值守人员每日点卯以应必须，各衙门例不办公。张居正难得有几天清闲，但心中对国事仍放心不下。托老天爷的福，他自上任首辅两年多来，域内风调雨顺，长江、黄河与淮河都未曾有水患发生。北方九边，从陕西榆林到辽东朵颜三卫，这数千里的防线，除秋上偶尔有小股鞑靼与色目骠骑越境劫掠牛羊外，亦无大的战事发生。连续两个半年，南方水田北

方旱地都有好收成，因此各府州县征收粮课没有出现拖欠现象，且州仓府库粮满为患。累年的积欠除万历元年减免一次外，第二年又酌情对河南、山西、湖广与河北等历年受灾较多因之积欠也多的省份再减免一次，如今积欠已基本清理完毕。隆庆时期六年都做不成的事情，张居正花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朝廷手中有粮，老百姓又都得到实惠，因此耕夫野老一般庶民无不夸赞万历新政的好处。再加上子粒田征税以及全国十大税关的改制，屯边与马政的改革，宫中皇室用度的削减以及两京各大衙门裁汰冗员节缩开支等财政举措，使国库的银两大幅增加。仅万历二年一年，与隆庆六年相比节约下来的银两就达三百万两之巨，再加上新增收的五百多万两税银，张居正的挚友王国光，终于从大明王朝近两百年来最穷的一个户部尚书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最富有的大司徒。今年秋天，张居正决定给全国官员提高年薪的折俸。过去折俸，四品以上官员是三分银，七分铜钞，五品以下官员是四分银六分铜钞，如今倒了过来——四品以上官员是七分银三分铜钞，五品以下官员是八分银两分铜钞，须知铜钞因造得铸得太多太滥，根本不值钱。官员们薪俸拿到的现银多了，无异于提高了俸酬，中小官吏得到的实惠犹多，因之也是一片赞誉。总之，这个春节物阜民丰，南北东西到处一片喜气洋洋。

张居正心里清楚，这种局面的取得，是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言听计从的结果。“内阁每有一议，皇上即下一旨”，这种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乃是万历新政得以展布的稳固基石。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富国强兵的梦想初见端倪，张居正初登首辅高位的戒慎之心不但没有松弛，反而更加强烈了。历史上功亏一篑的前车之鉴太多。眼下的局势虽然对他有利，明枪没有了，但暗箭随处都是。此情之下，他不敢稍有疏忽，正是有这种警惕心与紧迫感，年三十他也在家呆不住，仍想着要到内阁走走。

因今日只是巡视而无实际的事儿，张居正在路上便是从容不迫，待到内阁院子里落轿时，已过了巳时。他刚走进内阁，忽见吕调阳对面的一间值房门已开启，那是新增补的内阁辅臣张四维的值房。说到张四维入阁，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戚继光告御状不几天，李太后曾召见玉娘，两人说闲话时谈及张居正为国事操劳恨无分身之术，李太后当时就让容儿传她的懿旨，让张居正再挑一两个辅臣，随他人阁办

事。张居正得到这道旨意，内心感谢李太后与小皇上对他的关心，但在推荐辅臣的人选上，他却颇费踌躇。他心中有三个人选，一个是詹事府詹事申辅时，一个是礼部左侍郎许国，还有一个就是礼部尚书张四维，这三个人都在他为小皇上精心挑选的六个经筵讲师之中。这三个人，申辅时是状元出身，学问道德都为士林推重；许国资历稍浅，却也是有着经邦济世的实际才干；至于张四维，论资历三个人中数他最老，嘉靖三十八年考中进士后，从知县做到巡抚，臬台藩台都干过，当封疆大吏时很有政声。去年，张居正推荐他出任礼部尚书一职，原也存了让他入阁的意思。但他在礼部尚书任上一年多来，所作所为却有张居正不甚满意之处。最不满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今年的会试，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与二儿子嗣修二人参加，敬修虽然榜上有名，名次却在八十名开外，更惨的是，嗣修还名落孙山。虽然事前张居正就会试事一再叮嘱张四维要秉公持正，但到头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这般狼狈，心里头还是很不舒服。其实张四维一直有心照拂，但惮于张居正防微慎独的做人风格，他不敢冒这个险。但他看准了张居正不喜欢江西举子汤显祖恃才傲物的张狂劲儿，硬是把他做出的一张花团锦簇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让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尽管这一处置本意是为了讨张居正的欢心，而不惜招来物议，但张居正仍不领这个人情；第二，张居正不止一次听人说过，张四维为了能早日入阁，还走通了冯保与武清伯李伟两人的门路，大肆向他们行贿送礼。张四维是山西蒲州人，祖上经营盐业而积下巨额财富，他根本用不着贪墨，家中自有大把的银子供他打通关节。

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他差不多已将提拔张四维的念头打消了。但是，“棉衣事件”发生后，这件事又有了新的变化。戚继光御前告状之后，第一个感到紧张的还不是武清伯李伟，而是蓟辽总督王崇古。在当朝那些以文驭武的进士出身的总督中，最为出类拔萃的，当数谭纶、殷正茂与王崇古三人。当初杨博由兵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到底该由谁来接替他。张居正一时委决不下，最后，他想出一个折衷方案，让谭纶担任兵部尚书，而让王崇古挂兵部尚书衔领蓟辽总督一职，殷正茂挂左都御史衔仍领两广总督。这样，论级别三人都是二品大员。不同的是，谭纶坐的是实职，总揽全国军事，实际权力大过王崇古与殷正茂。如此安排，三人都皆大欢喜，因为谭纶年纪最大，他一旦致仕，第一个有资格接任兵部尚书一职的，就数他王崇古。但异

数难料，眼瞧着王崇古可以顺利接班，谁知“棉衣事件”突然爆发——这场悲剧的起因，就在于王崇古把这笔制作棉衣的生意当作人情送给了武清伯李伟。

事出之后，王崇古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想上折子辩解，但数次提笔又不知如何敷陈。尽管这笔生意是李伟主动跑上门来要去的，但自己又怎敢把这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他。设若自己咬牙把这责任承担下来，岂不是伸着脑袋让人砍?常言道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急白了头发，现在用来比之于王崇古，庶几近之。

其实，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张居正也感到非常棘手。平心而论，他对王崇古的才干十分欣赏，这位文帅同殷正茂一样，从里到外透露的都是一股子精明强干的循吏作风，而绝无半点迂腐空谈的清流习气。他之所以建议戚继光到御前告状，原也只是想借此治一治外戚集团的头号人物李伟，这想法同他今年夏天呈给皇上的《请裁抑外戚疏》如出一辙。如此一来，作为当事人之一的王崇古势必受到冲击。目前情势下，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再不可能由他来接任兵部尚书。这种结局虽是王崇古咎由自取，但张居正毕竟不愿意由此而让王崇古背上心理包袱，甚或一蹶不振。如果这样，朝廷将损失一位难得的能臣良吏。打击贵戚为的是惩治腐败，搬开阻挡万历新政的绊脚石，绝不是为了剪除异己自毁长城。为朝廷留一个人才，无异于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谋一份福祉。

基于这等考虑，张居正已在暗自寻求一种解决之途。正在这时候，李太后要他增加阁臣，他思虑再三，决定推荐张四维。尽管在小皇上主持的廷推中，有人还是觉得申辅时最合适，但他坚持己见，列举了推荐张四维的六条理由。但有一条理由他一直没说出口，却是真正的理由，那就是因为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嫡亲外甥。

这一推举，满朝文武都感到震惊。高官大僚没有几个不知道张四维与王崇古的舅甥至亲关系。就在“棉衣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举朝皆惊之时，张四维却能不受王崇古的牵连而荣登阁臣宝座，这一举措，令那些循常例推断朝局揣摩首辅心志的老官僚们，一个个如堕五里雾中。当然，作为当事人的王崇古与张四维舅甥二人，对张居正的感情在一夜之间彻底翻了个个儿，由猜忌、怨恨与沮丧变成了自愧、仰慕与感激涕零。

张四维入阁之后，严格遵守小皇上御旨与李太后的懿旨：“随元辅张先生入阁办事。”一个“随”字，便把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定得清清楚楚。任何事情他都不能独自决断，必须请示张居正方可定夺。因此，虽然张居正让他分管礼刑两部的章奏封驳一应事宜，然而他恭敬而逊，顺上为志，不敢有一星半点的私意。

却说张居正步入内阁见张四维的值房门开着，正自猜疑问，张四维也闻声走出了值房。他见首辅正朝里头走，连忙拱手一揖，笑道：

“首辅，今天除夕，也不在家歇着?”

张居正还了一礼，反问道：“你不也来了么?”

“邵大侠一案虽然已经处理，但尚未结案。昨日，下臣从刑部调来该案卷宗，还想再看一看。”

“啊，你可有新的想法?”

张居正极有兴趣地问，随即让张四维来到他的值房，张四维坐下后，禀道：

“那个邵大侠已死，棉衣事件按理可以结案，但胡自皋尚未处置，现仍羁押在扬州漕运大牢里。““你调刑部卷宗看什么?”张居正问。

“看胡自皋的谳审笔录，”张四维说着看了看张居正的脸色，审慎言道：“自胡自皋收监之后，外头舆论很大，说冯公公是他的铁后台。如今元辅批示抓了胡自皋，是不是要查冯公公的问题。”

“外头这些滥言不必听它，缉拿胡自皋之前，不谷专为此事向冯公公作了通报，冯公公也是同意的，”张居正向张四维解释，接着问，“胡自皋谳审时说了些什么?”

“他一再辩解自己与棉衣事件无关。”

“他不是批了盐引给邵大侠么?”

“他说这是邵大侠设局诳他，不得已而为之。”

“他没有攀扯冯公公?”

“没有，一个字也未提到。”

“这一条滑泥鳅，倒知道紧要处守口如瓶。”张居正眼中掠过一丝失望的神情，思虑了一会儿，又问，“能给胡自皋定罪的．究竟有哪些?”

“有人证物证，能够落实下来的，他实实在在贪墨了九万两银子。”

“这么少，你信么?”

“咱也不信，但也没有办法，”张四维叹一口气，蹙着眉道，“南京刑部已派员抄了胡自皋的家，除了家中细软值钱物件，能折出三万多两银子，实际的现银也只有三万多两。”

“他早就转移了，还等着你去抄家?”张居正抢白一句，又问，“户部尚书王国光可知晓这些情况?”

“他看过卷宗，他也不信胡自皋的贪墨只有这个数。”

“就这个数，也可治以重罪。”

“问题是……”张四维欲言又止。

“是什么?”张居正抬了抬眼。

“昨天，冯公公让人给下臣捎了个话儿，他说，对胡自皋的惩处，虽然没有死罪，但活罪不能轻饶。”

“嗬，冯公公真会说话儿，”张居正嘴角泛出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表面上看他的意思是对胡自皋要严惩，实际上是要保他一条命。”

“是呀，因此下臣今日再把胡自皋的卷宗调来一阅，把他的罪行归纳清楚，然后再向首辅禀报，看究竟如何处置。”

“若想重惩一个贪官，简直比登天还难，”张居正喟然长叹，他敲了敲自己的额头，接着说，“也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就依冯公公的话，活罪不能轻饶，将胡自皋家产充公，个人流徙三千里戍边，永不准开籍回乡。”

“是!”

张四维领命退出。张居正独自坐在值房里，正想着“棉衣事件”的始末缘由，忽听得门口有人怯生生喊了一声：

“首辅大人。”

张居正抬头一看，见是积香庐主管刘朴，便示意他进来，盯着他问：

“你怎么来了?”

刘朴满脸惊慌，跪下禀道：“启禀首辅大人，玉娘不见了。”

“你说什么，”张居正霍地站起，迭声问道，“你说玉娘不见了，她去了哪里?”

“她昨日下午下得楼来，说是要去街上看看，小的也不敢阻拦，就让她去了，谁知她一去不返。小的派人四下寻找，至今也没有下落。”

刘朴跪在地上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张居正又气又急，朝他一跺脚，吼道：

“还不快起来，去积香庐。”

大约半个时辰后，张居正匆匆忙忙来到了山翁听雨楼，一路上他直跺轿板要轿夫赶快。众轿夫哪敢怠慢，一路上如箭狂奔。等到了积香庐，一个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都快要瘫下了。张居正蹬蹬蹬抢步上楼，一把推开玉娘的寝房，只见琴筝宛然，香奁依旧，人却不知哪里去了。

“玉娘!”

张居正大喊一声，寝房中回声荡漾。他用鼻子使劲嗅了嗅，仿佛闻到了玉娘身上的那股子特有的香味。“玉娘!”他又轻轻地呼唤了一声，回答他的，只有虚空中那若有若无的琴声。他心中顿时升起了不祥之兆，他记得他最后一次来到这里是三天前。玉娘仍对他嫣然而笑，只是不像以前那样任性撒娇。自那次他失手打了玉娘一巴掌后，玉娘的性格就有些改变了。尽管他一再地向玉娘赔礼道歉，玉娘也宽宥了他，并且抚琴作诗蕴藉缱绻一如往昔，但细心的他，仍能觉察到玉娘深藏于心的些许惆怅。她对镜梳妆临风凭栏的迷茫情绪，更引起了张居正对她的百般疼爱。他知道两人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对玉娘是一种伤害，他正准备选择佳期，正式纳玉娘为妾。然而，他还来不及把这个决定告诉玉娘，这位风情万种的美人儿，突然间就离他而去，消失得无影无踪。

张居正的心被痛苦紧紧攫住，他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梳妆台前，这才发现脂粉盒下，压着一张彩笺。张居正小心把它拿起，上面写了几行字和一首诗：

老爷：奴婢今日得知，你还是把邵大侠杀了。死者不可复生，生者岂无锥心之痛。以奴婢之红粉痴情，实难感化老爷铁石心肠。奴婢

去矣，和泪写小诗一首，聊表奴婢寸断之柔肠：

凄风苦雨恨绵绵，

此去奴家泪不干。

鸳梦一朝成往事，

难将恩怨说前缘。

看罢这张笺纸，顿时间，张居正眼前一片茫然，两颗浑浊的泪水，从眼角溢了出来。

第二十三回 询抚臣定清田大计 闻父丧感圣眷优渥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转眼间到了万历五年的秋天。这天夜交亥时，一匹快马自宣武门方向驰来，到了纱帽胡同口，马上骑客一捋缰绳，快马两只前蹄顿时腾空，那人趁势跳下马鞍，向一个正好路过此地的路人打听，张大学士府在何处?因这人浓重的南方口音，路人一连听了三遍才弄清楚意思，便向胡同口内一指，答道："进去百十来步就是。"听说这么近了，那人不再骑马，而是牵着马大步流星走进纱帽胡同，片刻之后，张居正的府邸大门便被这人擂得山响。

此刻，张居正府上客堂里，正坐着两位来访的客人。一位是户部尚书王国光，一位是山东巡抚杨本庵。为何这样两个人凑到一块儿来拜访张居正呢?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的一份奏折说起。

从万历二年开始，整顿财政一直是张居正推行万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从子粒田征税到万历四年开始的驰驿制度的改革，都使朝廷得到了实惠。单说这个驰驿制度，大明开国后，承唐宋朝廷旧制，在全国各地建有数百个驿站。这些驿站负责在职官员的赴任及出差公干的食宿接送，其费用由驿站据实上禀核实报销。而其长年供用的轿马佚役，则就地征派。驿站归兵部管辖，管理驿站的官员叫驿丞，都是八品衔，亦是兵部提名吏部任命。朝廷设立驿站的初衷，本意是为了公务简便，提高办事效率，但演变到后来就成了一种特权。入住驿站者，照例应有兵部发给的勘合作为凭证：为了发放简便，兵部每年给在京各大衙门以及全国各府州衙门配发一定数额的勘合，持此勘合者，不单出门旅行有驿站接待，一路上轿马官船都由驿站供给，临行还由驿站送上一份礼银。如此一来，一纸小小的勘合就成了官场上身份的象征，一些高官大僚当路要人，不但自己享受勘合之便，甚至其家人仆役都能获沾殊荣。因此，近一百多年来，这大明开国订下的驿递制度，已日渐演变成国家财政的重大负担，全国数百座官驿变成了官员们敲诈勒索游饮宴乐的腐败场所。张居正奏明皇上对驿递制度进行了严厉整顿，对勘合的管理严之又严，规定凡因私旅行者一律不准驰驿，违令者严惩。官员们出门在外在官驿中享受惯了，突然不准使用，都深感不便。更重要的是，出一次远门本是官员们捞外快的绝佳机会，如今不但没有"礼金"收入，沿途住客店还得花去一大笔费用，

因此引起了不少官员的不满与抵触，甚至有人给皇上写折子，要求废除这个刚刚实施的“驿传之禁”，张居正决不肯通融。他深知整饬纲纪矫治腐败的艰难，于是对敢于违禁者给予严惩，一年多来，因为违反条例使用驿递或骚扰驿站的官员，被他处分了五十几个。最典例的例子有：大理寺卿赵悖郊游，在京南驿吃了一顿招待筵席，被降职一级。按察使汤卿出京公干，要驿站多拨三匹马载其仆役并索要酒食，被连降三级。更甚者，是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使用驿站，被言官纠弹。甘肃地处北疆前线，侯东莱又是制虏镇边屡建殊功的封疆大吏。因此有不少人替他说情，小皇上也想下旨“薄责之，下不为例”，张居正却坚决不同意，执意革去了侯东莱儿子的官荫。对别人要求严格，对自己身边的人更是管束得近于苛刻，他的儿子懋修回江陵参加乡试，张居正让他雇了一头骡子骑着回去。他府上一个仆人外出办事，把驿站的马匹用过一回，他知道后，立即把这仆人绑至锦衣卫治罪，杖一百棍遣回原籍。

常言道“政治当明其号令，法令严执，不言而威”，由于张居正善用刑典，且完全不徇私情，一个烂了一百多年的驿递制度，竟被他用一年时间治理得秩序井然。不仅矫正了官员们据此而营私的痼弊，而且一年还能为朝廷省下一百多万两银子。

由于连续做成了几件大事，再加之深得李太后和冯保的信任，张居正现在成了大明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在他的治理下，不但吏治清明，国家财政也彻底摆脱了困境。但他知道，近百年来积累下来的弊政，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全部芟除。民瘼轻重，吏弊深浅，钱粮多寡，强宗有无，诸多国事，张居正都铭记于心，一旦发现问题，便及时纠察处理，决不肯拖延半日。

却说上个月，户科给事中温加礼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弹劾山东巡抚杨本庵征税不力。隆庆年间，山东一直是粮税大省，可是自万历二年之后，山东上交国库的税银虽略有增加，但其在全国的排名却由第五掉到了第十一名。而原来远远落在后面的如山西、湖广等省却晋身为前八名。山东沃野千里，且近漕河灌溉之便，经过子粒田征课等措施后，为何税赋却不能大幅增收?温加礼便把这责任归咎于杨本庵。

张居正收到从小皇上那里转来的这份奏折后，极为重视，吩咐手下把王国光召来会揖此事。其实，在读到这份弹劾折子之前，王国光

就已经注意到山东的问题。当年，王国光与杨本庵同在山西为官，王为抚台，杨为学政。因此王国光深知杨本庵的为人，做事丁是丁卯是卯决没有半点含糊，而且进取心也强。说他玩忽职守懈怠政务，于情理上说不过去。王国光猜想杨本庵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便建议张居正把杨本庵召进京城当面询问。张居正也觉得派人前往调查再等他回来禀报，既费时，还不一定可靠，遂听从王国光的建议，往山东抚衙发了一道加急咨文。杨本庵收到函件，焉敢怠慢，即刻束装北上，他今天下午到京，先去户部拜访了老朋友王国光，然后随王国光连夜来到张居正的府中。

杨本庵担任山西学政时，张居正在礼部尚书任上，还是隆庆二年京城会试的主考官，因此两人并不陌生，但也没有私交。杨本庵这是第一次登张居正的家门，他本是有心人，一看这客堂明窗净几，处处收拾得井井有条一尘不染，就知道主人的心性，对卑鄙龌龊藏污纳垢之事天生反感。张居正自当首辅后，为避嫌疑，极少在家会见官员，但他知道杨本庵是王国光的朋友，故给了他一回面子。

茶过三巡，寒暄过后，张居正开口问道："杨大人，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你的折子，想必你已看到。"

"下官动身进京之前，就收到这份弹劾折子的副本，"杨本庵一谈正事儿就挺直了身子，他看了看王国光，又补充道，"而且，稍后的邸报中，也将这折子全文刊登了出来。"

"温可礼说的可有道理?"

"事实是真的。"

"那什么是假的?"

"说下官玩忽职守，政务懈怠，这一条是假的。"

"为何不见你的辩疏上来?"

"首辅大人紧急咨文让下官火速赴京，所以就搁下了，而且，这辩疏下官也无从落笔。"

"为何?"

"唉，下官真是有难言之隐啊!"

杨本庵表现出一脸的无奈，两人一开始谈话就弄得气氛很紧张.王国光担心老朋友会错过这次替自己辩解的好机会，便一旁撺掇道：

“中明兄，你有何难处，正可对首辅当面讲清楚，省得让人过话，说走了样儿。”

杨本庵明白王国光的用意，他沉吟了一会儿，缓缓言道：“下官出抚山东三年，何不想扩大赋税做出政绩来，该增的税都增了，普通纳税农户十之八九都照额缴付税银，基本上没有拖欠现象发生，在老百姓身上再挖潜力，那就不是扩大税源，而是搜刮民脂民膏了。”

“谁让你杨本庵搜刮民脂民膏了，嗯?”张居正一拍茶几，怒气冲冲斥道，“山西湖广等省赋税大幅增加，难道都是搜刮民脂民膏?这些省的抚台，未必都是酷吏?”

“中明兄，你对首辅，怎好如此说话?”王国光也急了，赶紧打圆场。

杨本庵躲过张居正咄咄逼人的目光，也不为方才的话辩解，继续言道：

“下官实不想在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身上再打主意，只要首辅大人能帮下官搬开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则山东赋税，还可增加一半。”

“哦?”张居正陡然挺起身子，敛了怒容，急切地问，“请问哪两座大山?”

“一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另一个是第七代阳武侯薛汴。”

一听这两个名字，张居正心里格登了一下。作为当朝首辅，他不一定对全国各地的势豪大户都了如指掌，但是，对孔尚贤与薛汴两人，他却并不陌生。却说孔子被列为“大成至圣先师”人文庙祭祠以来，这位圣人的直接后裔，便被洪武皇帝册封为“衍圣公”，这一名爵代代世袭。如今的衍圣公孑L尚贤，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另一个薛汴，是成祖皇帝的靖难功臣薛禄的七世孙。成祖登基后，封薛禄为世袭阳武侯，其封地在山东。薛家在山东经营了七代，其势力也是可想而知。

“这两人怎么了?”张居正问。

“衍圣公与阳武侯，在山东的势豪大户中，可谓是扛鼎拔山的人物：”杨本庵并不是糊涂官，论及地方上的事情，便恢复了他作为封疆大吏的自信，“但这两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抚衙奈何他们不得：先说

衍圣公孔尚贤，在曲阜地方，拥有大量的族人佃户。朝廷规定衍圣公每年进京朝贡面圣一次，这孔尚贤趁此机会，让族人佃户替他准备礼品与盘缠，滥加科派。而且，每次进京，对沿途百姓大肆骚扰，所过之处，如同遭到强盗洗劫一般，府县衙门若稍加制止，则受他百般呵斥。如此盘剥还不算，这位衍圣公还把沿途搜刮的货物带到北京贩卖，每年来京一次，总得淹留数月，直到货物卖完才启程返乡。孔子当年周游各国，游说礼教，惶惶如丧家之犬，却不料他的后代子孙如孔尚贤者，竟鱼肉百姓百般敛财，已成地方一大公害。再说阳武侯薛汴，他的先祖是靖难功臣，受封后定居山东，成祖皇帝赐给他的田地有数百顷：但是，历六世之后，到了薛汴手下，这数百顷的子粒田只是薛家财富极小的一部分。一百多年来，薛家不断添置购买土地，如今拥有的田地大约有数百万亩。按朝廷旧制，皇上赏赐的子粒田免征赋税，薛家就是钻了这个空子。兼并那么多田亩，这么多年没交一丝一毫的赋税。今年虽然皇上颁旨给子粒田征收薄税，但薛家田地十有八九不在子粒田数额之内，他所交税项，只是九牛一毛：由于有这两个人挡道，虽然朝廷施行了大得民心且又能增收税赋的举措，但在山东却收效甚微。”

杨本庵一番陈辞，张居正与王国光两人都听得瞠目结舌。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当政不知行事难。张居正设身处地为杨本庵一想，不禁为自己方才的躁急而略有后悔。这时，只听得王国光说道：

“中明兄，你方才这番讲述，不谷听了怵目惊心，只是有一件事咱还弄不明白，你说到衍圣公孔尚贤的问题，是他行为不端巧意敛财，这跟赋税有何关系?”

“只怪下官没有说清楚，”杨本庵歉意地一笑，又补充道，“孔尚贤大量的财富，就来自于本该是朝廷收取的赋税。”

“此话怎讲?”

“一些刁民为了躲避交税，自愿把田地交给孔尚贤管理。农户变成无田户，一经核实后就不用交税。而孔尚贤当了名义上的田主．农户交薄租给他。把田租交给他，当然，这田租所纳数额比交给朝廷的要少，不然，农户们也不会玩这种‘寄田’的伎俩。因孔尚贤有免交田税的特权，所以每年吃这种‘寄田’的租米，也是财源滚滚。”

“真是敛财有方啊!”张居正咬着牙，恨恨地骂了一句，“孔尚贤与薛汴如此劣迹斑斑，合省缙绅安能不反?”

“反什么呀，”杨本庵苦笑了笑，“上梁不正下梁歪，一些势豪大户，正好仿效他们。”

“各级衙门呢?”

“衙门说到底，只能管老百姓，这些势豪大户，个个椅子背后都有人，得罪不起啊!”

“岂有此理!”张居正霍然站起，下意识地捋了捋飘然长须，嚷道，“新皇上都登基五年了，天底下固然还有这样的怪事，真把人气煞!”

“是啊，祖宗留下来的陋政，莫过于赐田，”王国光也气恼地应声说道，“不法缙绅钻朝廷的空子，使赋税大量流失，如今财富既不在国，也不在民，都被这些凤子龙孙鲸吞净尽。叔大兄，为了能让子粒田征税，你费尽心血。可是，和这些缙绅大户非法占有的田地相比，子粒田加征的这一点税银，又算得了什么?”

张居正沉重地点点头，叹道：“政治不明，小人乘隙；弊政不除，宰辅之过。杨本庵!”

“下官在!”

杨本庵赶紧站起来，张居正朝他走了两步，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问道：

“你今天所言之事，是否全都凿实?”

“全都是事实，下官敢用脑袋担保。”

“好，你明天立即给皇上写一道辩疏，力陈山东赋税收缴不力的原因。”

“这……下官遵示。”

“还有，不谷问你，此一弊政根治之法在哪里?”

“惩治这些不法权贵。”

“这有何用?”张居正一声冷笑，“自周文王起，历朝历代对不法权贵都痛加惩治，可是，这不法权贵倒像是癞皮狗身上的虱子，是越捉越多。”

“那……”

杨本庵语塞。张居正又转头问王国光，“汝观兄，对山东的事，你有何高见。”

“这样的事不只是山东，如果认真纠察，恐怕每个省都能找出案例。”

“是啊，因此不谷想了一个根治之策。”

“啊?”王国光眼睛一亮，“请首辅明示。”

张居正伸出两个指头，斩钉截铁言道：“就两个字，清田!”

“清田?”

王国光与杨本庵两人都一同叫了起来。

“对，在全国开展清丈田地，所有缙绅大户是重点清查对象，一俟查出，立即追缴所逃全部赋税。”

“好哇，”王国光一下子振奋起来，旋即又担心地说，“首辅，如此一来，你可是与天下所有的缙绅大户为敌，这后果你想过没有?”

“不谷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作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钻攒体，又有何惧?惟其如此，方能办得成一两件事体。”

作为挚友，王国光多次听到过张居正这种心志的表述，但杨本庵却是第一次亲耳听到当朝宰辅为国事如此不计个人安危，眼眶里顿时噙了两泡热泪，他激动地说：

“首辅，你既下定决心，下官在此主动请缨，清丈田地，就从咱山东开始。”

“好，清丈田地是一项浩大工程，朝廷须得为此事订下规则章程，究竟如何实施，汝观兄你先找有关衙门会揖。”张居正说到这里，忽见游七慌慌张张跑进来，便转头问他，“你有何事?”

游七脸色苍白，嘴唇抖动着不敢说话，只把随他进来的一位汉子朝前推了推。

“你是谁?”张居正问。

那汉子就是方才在胡同口问路的骑士，此时他朝张居正双膝一跪，禀道：

“首辅大人，小的受您尊母老大人所托，从江陵赶来送信。”

“送什么信?”

“令尊大人张老太爷已经仙逝。”

“什么，你说什么?”

“张老太爷已于本月十三日在家中仙逝。”

张居正如遭五雷轰顶，嘴中不停地喃喃说道：“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第二天早上，内阁院内静静悄悄。辰时已过，仍不见张居正的大轿来临，这是张居正任首辅五年来第一次没有按时上班点卯。不过，内阁大小官吏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头天夜里，几乎所有部院大臣，都得到了张居正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病逝的消息。张居正遭此大丧，已是哀毁骨立，不来内阁上班原也在情理之中。吕调阳与张四维二位次辅，倒是都比平常早了半个时辰来到内阁，他们商议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赶快把这一消息奏报皇上。于是二人具名写了一份揭贴，遣人匆匆投往大内。

外廷所有奏折条陈，均需经过司礼监方可到达小皇上手中．这次也不例外：冯保也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司礼监值房。昨天半夜里他就得到了张文明去世的消息，他本想赶早进入大内，把这一消息向李太后与小皇上禀报，转而一想又不妥，此类事情，照例应由内阁开具条陈禀奏：他若提前奏闻，心细的李太后就会怀疑他与张居正的关系：所以，当他心急火燎等到了两位辅臣写来的揭帖后，便急匆匆赶到了乾清宫。

已年满十五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虽然已于春上举行了订婚大礼，在两宫皇太后的举持下，为他选聘了锦衣卫千户王伟的女儿为妻，但他仍在生母李太后的严密监控之中。乾清宫正寝之室，摆了两张床，一张是朱翊钧的，另一张则为李太后所用，她与儿子对面而寝，怕的是儿子学坏，不能当一个英明君主。

这天早上李太后与朱翊钧二人刚用罢早膳，正在叙茶，冯保禀报一声跑了进来，跪下奏道：

“启禀太后和皇上，阁臣吕调阳与张四维有紧急揭帖呈上。”

“说的什么?念：”李太后令道。

冯保展开揭帖读了下来：

启禀皇上：巨等于昨夜得首辅张居正府中报信，得知张先生令尊张文明大人已与本月十三日病逝于湖广江陵域家中．张先生闻讯哀恸不已，已穿孝服在家守制。

臣吕调阳 张四维伏奏

乍一听到这一讣告!李太后一愣，旋即便见大滴大滴的清泪溢出她的眼眶。朱翊钧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母亲的眼泪了，他忽然感到莫名的恐惧，微微颤抖着喊了一声：

“母后!”

李太后眼中蓦地闪现出五年前在这乾清宫中隆庆皇帝驾崩的一幕。那三位顾命大臣，高仪已死，高拱被逐，剩下的这一位张居正，又突然遭此大厄。她心头一阵惊悸，她习惯地想把坐在身边的朱翊钧揽在怀中，但一见到朱翊钧已长成英俊少年，再非当年的孩子，她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这当儿，贴身女婢赶紧上来替她揩拭眼泪，但眼泪越揩越多。

“太后，请节哀。”冯保跪在地上哀奏。

朱翊钧不知如何安慰母亲才好，但经过五年的训练，他已习惯于在任何时候不忘皇上的尊严。因此，尽量压下心中的慌乱，问冯保：

“大伴，两位辅臣的揭帖中，言及张先生在家守制，这守制是什么意思?”

“守制是洪武皇帝爷订下的规矩，”冯保小心翼翼地奏道，“凡在职官员，遭逢父母大丧，必须除去官职，回家丁忧三年，然后再复职，这一制度就叫守制。”

“这么说，张先生要回家三年?”

“按朝廷大法，是得这样!”

朱翊钧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忙问李太后：“母后，张先生一定要回家守制吗?”

李太后微微点了点头，刚刚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她忧伤说道：

“钧儿，你想一想，眼下的万历王朝，如果没有张先生，那会是什么样子?”

“这不可能，我是皇上，我不放张先生走。”

看到朱翊钧执拗的样子，李太后叹了一口气，说道：“张先生的去留是大事，也不是这一会半刻议得出结果来，眼下当务之急，是赶紧给张先生安抚。”

“大伴，这安抚可有章程?”朱翊钧问冯保。

“有，皇上应颁谕旨抚恤，遣太监到张先生府上宣读，尔后再送些礼品去。”

“如此甚好，你现在就替朕拟一道谕旨。”

冯保领命，退下办事去了。

一个时辰后，司礼监秉笔太监李佑受小皇上之命，赶到纱帽胡同传旨。此时的张大学士府已是一片缟素，客堂也被临时布置成灵堂。听说皇上旨意到，正在灵堂哭祭的张居正忙让一应家人回避.看着客堂悬起的这些挽幛，李佑也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但他强忍住，从折匣中拿出圣谕，对跪着的张居正念道：

朕今览吕调阳、张四维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先生哀痛之心，当不知何如也!然天降先生，非寻常者比。亲承先帝付托，辅朕冲幼，社稷奠安，天下太平。莫大之忠，自古罕有。先生父灵，必是欢妥。今宜以朕为念，勉抑哀情，以成大孝。朕幸甚，天下幸甚。钦此。

李佑刚一念完，张居正便伏地痛哭。小皇上这么快颁旨对他宣慰，让他大为感动。李佑本是冯保的心腹，见张居正哭得这样伤心，他一时没了主意，只得劝道：

“请张先生爱惜身体，你这样哭，若是皇上知道了，不知又会多么难过。”

听了这话，张居正止住抽泣，从地上撑起身子，回到椅子上坐下：李佑恭恭敬敬把圣旨送到张居正手上，又低声说道：

“张先生，冯公公让奴才禀告于您，他已给皇上出主意，让皇上接见吏部尚书张瀚。”

“见他干什么?”张居正问。

“大概是为先生守制的事儿吧，”李佑一脸讨好的神气，“皇上要张瀚出面慰留先生。”

张居正心中怦然一动，自昨夜接到噩耗，他一直在极度悲恸之中。但哀号痛哭之时，他仍不忘考虑这一突然变故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按规定他必须立即“守制”，如果这样，他就得离开北京三年。如果真的这么做了，那他呕心沥血推行的万历新政，无疑就会半途而废。但不这样做，又找不到恰当理由。现在听说皇上决定慰留，他如同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看到一点亮光。但他不愿在李佑面前表露心情，只是微微一点头表示知道了这件事，他让李佑稍等会儿，起身去了书房，从书屉里抽出专用笺纸，工工整整写了一段文字：

闻忧谢降谕宣慰疏

本月二十五日，得臣原籍家书，知臣父张文明以九月十三日病故。臣一闻讣音，五内崩裂。

兹者，伏蒙皇上亲洒宸翰，颁赐御札。该司礼监李佑恭捧到臣私第。

臣不忠不孝，祸延臣父，乃蒙圣慈哀怜犬马余生，慰谕优渥。臣哀毁昏迷，不能措词，惟有痛哭泣血而已。臣不胜激切哀感之至。

写完这道疏文，张居正看过无误，便又回到客堂交给李佑带回大内。

送走李佑之后不久，在他名下帮办的内阁中书姚旷又乘轿而来。这姚旷跟了他多年，感情自是非同一般。所以一进来，先扑倒在张文明老太爷的灵位前呼天抢地痛哭一番，然后才抹着眼泪，在游七的带领下走进张居正的书房。经过一整夜的折腾和这半日来的应酬，张居正已是乏极了，正想在书房的卧榻上打个盹儿，姚旷一来，他不得不又撑坐起身子。若是一般吊客，他倒不用见了，但姚旷却是非见不可的，因为他急于想知道内阁那边的情形。

姚旷一进书房，喊了一声“首辅大人”即欲跪下，张居正吩咐免礼让他觅凳儿坐下，接着揉了揉酸涩的眼眶，问道：

“你来干什么?”

姚旷答：“是吕大人让卑职前来，今日从大内发出奏折四封，都要票拟。吕大人与张大人两位辅臣不敢作主，故让卑职送到大人府上。”

姚旷说着就把那四封奏折拿出来放到书案上，看到这一堆黄绫卷封，张居正心中泛起一丝快意。五年来，内阁发出的每一道票拟都是

由他起草。一个阁臣欲影响朝局，对各大衙门发号施令，其行使权力的方式就是拟票。皇上号令天下的圣旨，就在这拟票中产生。如今他守丧在家，吕调阳派人把奏折送来，可见两位辅臣尚无非分之想。张居正排除了猜疑，嘴上却说：

“本辅守制在家，让吕阁老与张阁老代行拟票就是，何必送来家中。”

姚旷答道：“拟票乃当国大事，两位阁老哪敢作主。”

张居正不置可否，却想起另外一件事情，又道：“你去山东会馆找找住在那里的山东巡抚杨本庵大人，让他尽快写好辩疏，送呈皇上。”

“是。”姚旷领命，却仍磨蹭着不走。

“你还有何事?”张居正问。

“有件事不知当不当说，”姚旷仿佛害怕隔墙有耳，压低声音说，“今儿下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到了内阁。”

“他去干什么?”

张居正嘴上这么问，心下已起了猜疑。因皇朝有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凡某人登首辅之职，部院大臣都得前往恭贺。但第一个前往恭贺的，必定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皆因内阁首辅无一例外都是大学士出身，而翰林院掌院学士又是朝中词臣之首，因此首先接受掌院学士的恭祝，对于新任首辅来说，不仅仅是不可或缺的礼仪，而且也是深孚众望士林归心的象征。姚旷久居内阁，自然也熟悉这一掌故，故特意把王锡爵去内阁的事情讲出来，首辅一追问，他又答道：

“王锡爵一到内阁，就径自去了吕阁老的值房。”

“啊?”

张居正心中泛起不祥的预感。按规矩，如果他回家守制，接任首辅一职的，必定是次辅吕调阳。王锡爵这么快去拜访他，是何用意?正在张居正猜疑不决时，游七忽又来报：“老爷，皇上又遣太监送礼物来了。”

刚送来宣慰谕旨，接着又送礼物，张居正心头一热。他对姚旷说：“你先回内阁，凡事盯着些个。”然后又整了整孝服匆匆回到客堂。

第二十四回 议夺情天官思抗旨 陈利害皇上动威权

九月二十九日通政司发往各大衙门的邸报中，全文刊登了张居正的两道疏文。第一道是《谢遣官赐赙疏》，文如下：

臣于本月二十五日闻臣父忧，今日钦奉圣旨，赐臣银五百两，纻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疋。该司礼监随堂太监魏朝恭捧到臣私第，臣谨叩头祗领讫。

伏念臣犬马微生，樗蒲贱质，事主不能效匡扶之力，事亲不得尽菽水之欢，以致抱恨终天，虽生犹死。

仰荷圣慈曲垂悯念，既奉慰谕之勤倦，兹又拜赐赉之隆渥，顾此殊恩，今昔罕觏。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碎首捐躯，犹不足以仰报圣恩于万一也。臣哀苦愚衷，昏迷罔措，仰天泣血，辞不能宣诚。不胜激切感戴之至。

万历五年九月二十七

这一道谢疏是写给皇上的，另一道疏是写给仁圣与慈圣两位皇太后的，名日《谢两宫太后赐赙疏》：

臣于本月二十五日闻父忧，今日钦奉仁圣皇太后懿旨，赐臣银五百两，纻丝十表里，新钞一万贯，白米二十石，香油二百斤，各样碎香二十斤，蜡烛一百对，麻布五十疋。该慈庆宫管事太监张仲举恭捧到臣私第，臣谨叩头祗领讫。

伏念臣罪恶深重，祸延臣父，以致抱恨终天，痛苦几绝。仰荷慈恩垂怜犬马残生，谕慰谆切。又特颁厚赙，赫奕充庭。顾此殊恩，古今罕遇。臣一家父子，殁者衔环结草，存者捐躯殒首，犹不足以仰报慈恩于万一也。臣哀苦愚衷，辞不能布诚。不胜激切仰戴之至。

可以想见，各大衙门收到邸报后，官员们争先捧读的情景。打从张居正接到讣告的时候起，京城里就被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大家议论的就是一件事：张居正是去还是留。

皇朝官员的丁忧守制制度，施行两百多年从不曾更易。官员一得到家中讣告，循例都要立即向皇上写折子乞求回家守制三年。皇上也会立即批复，着吏部办妥该官员开缺回籍事宜。如果皇上不允，则称

为夺情，除了战乱，这种事情极少发生。可是，张居正已得到讣告四天，却还没有上折皇上申请守制。今日邸报上刊载的两道谢疏，也无半点丁忧之意。于是，一些好事的官员便猜详这里头的种种可能。这天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带着部属吴中行、赵用贤等人匆匆赶到位于六部街的吏部衙门，要求见吏部尚书张瀚。吏部尚书列部院大臣之首，称为天官，又称冢宰。因掌握诠选拔擢之权，除公事外，平常极少在值房会见官员，即便是公事，四品以下官员也极难见到他。论级别，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均是五品侍读，平常想见他连门都没有。但掌院学士王锡爵亲自前来，张瀚就不得不出面接见了。一来王锡爵是官居三品的词臣领袖，人望极高；二来此人从不登门访客，一般人想请他都请不到，安能将他拒之门外?却说张瀚将这一行人迎到值房坐定，他与王锡爵刚寒暄两句，吴中行就迫不及待地插话说：

“冢宰大人，今日我们随王大人前来拜访您，为的是首辅张大人的守制之事。”

张瀚一愣．他瞟了吴中行一眼，说道：“这种事情，你们为何来找老夫?”

吴中行又问：“今日的邸报想必冢宰大人已看到了?”

“看过了。”张瀚故意轻描淡写地回答。

“不知大人有何感想?”

问这一句话的是赵用贤，他是个大胖子，说话呼哧呼哧喘粗气。张瀚不喜欢这两位年轻官员咄咄逼人的谈话方式，便板着脸说道：

“如果老夫记得不差，你们两位都是隆庆五年的进士。”

“是.”吴中行答。

“首辅张大人是你们的座主，你们今日说话的口气，都不像是他的门生!”

“我们是他的门生，但却进不了他的家门，”吴中行悻悻然回答，眼神里溢出怨愤，接着又补了一句，“如今已被发配到贵州都匀卫的的刘台，还不是首辅的门生!”

一提到刘台这个名字，张瀚立刻就感到气不顺了。此人也是隆庆五年的进士，由于机灵干练，很得张居正赏识。万历三年，张居正亲自提名，将他从六品刑部主事任上拔擢为四品辽东巡按。三十多岁就

成了开府建衙的地方大员，可谓平步青云。第二年秋上，辽东总兵李成梁击溃鞑靼犯边之敌，斩首两百余级，刘台抢着上折报功。按规矩，地方巡按不得贪冒军功，向朝廷报捷是总督与巡抚分内之事，刘台这一下犯了忌。他去辽东履任前，张居正曾单独接见了他，要他虚心历练政务，为地方父老做几件实事。此次谈话用意明显，就是希望刘台做出政绩来，以备日后重用。谁知刘台到任后，就自恃有首辅这个大后台，在同僚面前颐指气使，弄得关系紧张。张居正听到一些关于刘台的风言风语，心中已对他这个凌辱抚台的风宪官产生不满，现在又见他违例报功，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便借着这件事情，去信把刘台痛斥一番。谁知刘台是个只听得好话听不得调教的主儿，一收到这封信，他就以为张居正要惩治他了。偏那时候，一连几期的邸报上都登载有官员因违反驰驿条例而受惩处的消息，更有甚者，是他的江西同乡付应祯御史因上折指责张居正苛政太严而遭到削官为民的处分。刘台心想："与其让你不明不白的罢了官，倒不如我先告你怙恩恃宠，把皇上当傀儡，把百官当仆役。"主意一定，他就写了一封长达数千言的《劾张居正疏》寄往京城。此疏一出，立刻轰动京城。张居正读此疏后，不胜骇异激愤满胸，立即给皇上写了一道辩折，并申请卸去首辅职务。早朝时，张居正俯在丹墀下奏道："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臣请旨戒谕，而刘台妄自惊疑，遂无顾忌发愤讦臣。且刘台为臣所取士，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计惟一去职谢之。"说罢伏地痛哭。小皇上亲下御座把张居正扶起，再三慰留，当廷宣旨将刘台械掠到京，廷杖八十棍后谪戍贵州都匀卫永不叙用。

去年，吏部发生的最大一宗事情莫过于"刘台事件"，张瀚对这个忘恩负义疏于政事的刘台也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处理起来并无心理障碍。现在见吴中行旧事重提，便没好气答道：

"刘台咎由自取，首辅摊上这样一个门生，实乃大不幸也。"

"刘台做人确有缺陷，但他的《劾张居正疏》所列事实，也并非都是空穴来风。比如，礼科给事中陈吾德，因为早朝时与同事们聊天，对首辅大人免掉京官过冬所发护耳一事，说了几句风凉话，被人告到他那里，他立刻把陈吾德贬二级谪出京城，这算不算怀私泄愤擅作威福呢?"

听这两位侍读的谈话，张瀚已猜出了他们前来拜访的用意。年轻官员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在天官面前如此放肆，他恨不能把他们撵出门去，但碍于王锡爵的面子，他不便呵斥，只得对王锡爵说：

“王大人，你的两位属下初生牛犊，依老夫看，他们神态举止不像词臣，倒像是言官。”

王锡爵胸中虽无城府，但言词甚短。他听出张瀚语含讽刺，便肃容答道：

“冢宰大人，年轻人多愤激之词，然也可理解，他们对首辅大人倒也无甚成见，只是守制一事牵涉朝廷大法，他们想来听听冢宰大人的意见。”

张瀚对王锡爵的辩解不以为然。他觉得两位年轻官员的行状有沽名钓誉之嫌，便劝道：“年轻人，老夫知道你们的心思，想在守制问题上做做文章。老夫想劝告你们，万不可为博得虚名，而毁了自家前程。”

王锡爵闻听此言，惊问道：“冢宰大人何出此言?”

张瀚顿了顿，又把在座的三位仔细看过一遍，才缓缓言道：“老夫年轻时也颇好名，为了名，常常铤而走险，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十分好笑。纵观历史，那么多有名人物，有谁不是过眼云烟?名人名人，因名而累人，单说五经中所载人物，《易》中载十三人，《书》一百一十三人，《诗》一百四十八人，《礼记》二百四十四人．《春秋》二千五百四十二人，共三千六百人，从中挑其重者也不下三百人。今天，你们谁还记得这些人?倒是汉代新城三老，鲁国两生，壶关三老，洛阳令尹，皆不知其姓名，千载之下，后人尚怀念他们的风范，有名变成无名，无名反而有名，王大人，此中道理，不可不深思啊!”

张瀚因名而生感慨，引经据典把三个来访者训诫了一番。吴中行与赵用贤感到张瀚曲解了他们的来意，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但碍于辈分又不便争辩。王锡爵毕竟在官场上呆的时间久些，因而看得出张瀚这是故意“王顾左右而言它”。话不投机，他也不想在此久呆，他来此的本意是想当面问清楚皇上对张居正守制的具体态度。因此起身告辞前，他只得硬着头皮抄直问道：

“冢宰大人，愚职想打听一件事。听说皇上在平台召见了您，要您劝说首辅夺情，可有此事?”

“有。”

张瀚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假装饮茶，把头低了下去。只听得赵用贤抢着问：

“老天官打算怎么办?是遵旨还是抗旨?”

“我老了，并不想博名于青史。”

张瀚说完，已是站起身来，这是送客的意思，王锡爵他们只得怏怏退出。

一出吏部衙门，赵用贤就愤愤骂道：“张瀚这个老糊涂，贵为天官，却还是首辅的夹袋中人物。”

王锡爵叹道：“我看张大人言语闪烁，似另有隐忧，也不必勉强他。”

吴中行出主意道：“到今天为止，张首辅已有五天没到内阁值班，干脆，我们现在回翰林院，邀齐了同僚换了绯袍，都到内阁去。”

“干吗?”赵用贤问。

“你难道不知道皇朝更换首辅的规矩?”吴中行挤挤眼笑道，“前朝故事，首辅三天没到内阁当值，次辅就可以按序迁左，取而代之。翰林院的官员们此时就该身穿绯袍前往祝贺。”

“你是说，咱们去祝贺吕阁老迁升?”

“我只是这样想，能不能做，还须得王大人拍板定夺。”

王锡爵也是张居正为小皇上选定的六位讲臣之一，他与张居正本无私怨，他之所以反对张居正夺情，是觉得如果首辅违反守制条例，对于以孝治天下的皇朝来说，无异于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因为皇朝两百多年来．虽偶尔有夺情事例发生，但却没有一个首辅这样做过。通过这几天发生的情况判断，张居正根本没有回家守制的打算，为贪恋禄位，竟置孝道而不顾。王锡爵觉得首辅的这一举动不可容忍。这个一贯远离是非的词臣领袖，终于按捺不住，在吴中行、赵用贤一班僚属的怂恿下四处活动，进行阻止张居正夺情的联络工作。眼下听罢吴中行出的主意，他觉得这样“激”一下，或可影响皇上的决策，于是颔首同意。

按下王锡爵一行不表，回头再说张瀚。自送走王锡爵后，他就独自坐在值房里，愣瞧着屋顶出神。张瀚已年过六十，比张居正早一届

考中进士，也是朝中老臣了。他侧身官场数十年来，并无大的建树，亦无什么过错。凭资历，在万历二年，他熬到了南京留都吏部左侍郎的位子上。在一般人看来，他在这位子呆上几年就该致仕回家颐养天年了，他自己也是这样认为。谁知时来运转，在这一年，他突然接替杨博，来北京接任吏部尚书。这一任命宣布之曰，举朝皆惊。因为无论是讲资历还是讲能力，这么重要的位子，都不会轮到他。朝中大臣都知道，这是张居正看中了他：张居正如此安排原也是有自己的私心，吏部尚书掌天下文武官员的诠选任用，事权重大，如果选一个能臣担任此职，他就不便驾驭，内阁与吏部之间，难免发生龃龉。汲取前朝教训以及自身的经验，他认为吏部尚书的人选，应该是人品高于才能。这个人不能太有主见，可又必须是守口如瓶的谦谦君子。按图索骥，张居正便看中了张瀚。

张瀚做梦都没有想到快六十岁的人了，居然还能撞大运，担任六部尚书之首。他知道他的这一段发自老年的锦绣前程，完全是因为张居正力排众议青睐于他的原因，因此打从心眼里对张居正感激涕零。上任三年来，无不对张居正言听计从。甫一就职，他就看出张居正整饬吏治的决心，以及他重用循吏轻视清流的用人之道。他虽不是曲意逢迎，但也竭力推行。天下官职，每有一缺空出，张瀚都会请示张居正该由谁来接任。有时候，张居正提出的人选，他认为不合适，但也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所以，名义上他是天官，实际上，一应人事大权都被张居正牢牢抓在手中。日子久了，张瀚有时候也感到痛苦。架空的滋味很是难受，夜来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无论是在人前还是在人后，他都没有说过一句怨语，他总是提醒自己不要以“天官”自命，充其量只是一僚属耳。因此，哪怕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也绝不会自作主张而忤逆张居正。

过惯了这种表面尊贵暗里受瘪的日子，张瀚的一颗心已是麻木，但是，张居正父亲的去世，却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就在王锡爵带着僚属前来拜访时，他的心里头正在倒海翻江呢。

却说前日，小皇上听了冯保的建议，在平台单独召见张瀚，希望他出面上书朝廷，劝说张居正夺情。冯保的这一建议，实在是保全皇上威权的万全之策。皇上为天下之主，想办的事没什么办不成的。但夺情事大，若皇上直接给张居正下旨，势必会引起士林非议，这时，

若让吏部尚书张瀚出面上奏，皇上只是就他的奏折作个准予张居正夺情的批谕，则这件事所承受的风险便从皇上那里移给了张瀚。办成了，皇上不愧是社稷之君，办不成，张瀚就是替罪羊。当然，愿意给皇上写折子慰留张居正的官员大有人在，但冯保虑着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张瀚。一来张瀚为天官，位高权重，说话有分量；二来处理官员的守制与否也是他吏部尚书分内之事。

亲承小皇上的造膝之谈，出得平台，张瀚一路上暗暗叫苦。此后两天来他一直被这件事困扰，不知如何办理才好。当他乍一听到张居正父丧的讣告，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有一种解脱感，因为他想到张居正马上要回江陵老家守制，这位铁面宰相一走，他这个天官就不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了。一个不敢奢望的幻想眼看就要变成现实，张瀚简直有些欣欣然了。但是，小皇上这次谈话，又再次让他产生了幻灭感。他并不知晓皇上召见他是冯保的主意，他认为皇上之所要挽留张居正，是因为他虑着自己尚无单独柄政的能力。这几年，张居正一直担任“摄政王”的角色，天下人都看出这一点，只是没有谁敢讲出口而已。如今，皇上还离不开这个“摄政王”。张瀚一旦看清此中“玄机”，心下便痛苦不堪。按他做人的一贯秉性，此时他只须谨遵谕旨办事，上折恳请皇上为天下苍生慰留张居正，则一切还是顺风顺水。他什么都不会改变，依然可以深得皇上与首辅的信任，稳踞高堂养尊处优。但他确实不愿这样做，这不仅仅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利害关系，而是他固执地认为：无论是从朝廷纲常还是从国家政局考虑，张居正都不应该夺情。

论纲常，皇朝以孝治天下，父母大孝若不丁忧守制，岂不是天伦沦丧?不守制就是不孝，对父母不孝，对皇上安能尽忠?不忠不孝之人，身膺宅揆之职，安能号令天下，让士林归心?此其一也；其二，论政局，目下北方九边安宁，两广虽时有蟊贼造反，终无大碍，天下田赋充裕，老百姓安居乐业，经过四年的整治，吏治也很清明，值此国泰民安之际，张居正有何夺情的理由?思来想去，张瀚决定抗旨。在王锡爵他们到访之前，他就下定了决心，决不带头上书劝张居正夺情。但他不想把这打算告诉王锡爵，他不肯和这帮文人搅在一起。他觉得他们煽乎这件事的目的是为了出风头，而他则是为了维护朝廷的纲常和个人的操守。

就在他独自一人在值房里冥思苦想之时，书办进来禀报，说是工部尚书李义河已到廨房，张瀚连忙走过去相迎。一进廨房，正在等候的李义河一看到他，便起身相揖，言道：

“张大人，听说你找我?”

“李大人请坐。”张瀚热情叙座，一边看茶，一边言道，“不谷找李大人来，是有一件事想麻烦您。”

“何事?”李义河问着就打了个茶嗝。

张瀚早上一人值房，就派人前往工部衙门请李义河过来叙谈。李义河是张居正最信任的朋友，这已不是什么秘密，张瀚找他来的目的，就是让他给张居正带信。这会儿，他字斟句酌说道：

“首辅家严辞世，不谷深表哀悼。”

“是啊，”李义河脸色黯淡，答道，“首辅一闻讣告，便在府中布置了灵堂，我已前往吊唁了两次。”

“啊，”张瀚听出李义河话中含有讥刺之意，埋怨他没有及时前往拜祭。他也不解释，而是宕开话头说道，“首辅这几日在家守制，尽人子孝道，皇上、两宫皇太后也对他抚慰有加，君臣之义，令人景仰。”

李义河咂摸张瀚话中的意思，感到有些不对劲，便索性捅穿了问：

“听说皇上前两日在平台接见了您?”

“是的。”张瀚知道瞒不过，回道，“皇上召见不谷，为的是首辅守制的事。”

“皇上有何旨意?”

“皇上让不谷上书，建议朝廷让首辅夺情。”

“这好哇，”李义河兴奋地说，“从目下情势而论，朝廷不可一日无张居正，皇上英明睿智，看到这一点。张大人，你的折子是否已上奏?”

“没有。”

“啊，”李义河盯着张瀚，担心地问，“张大人，听你的口气，莫非……”

张瀚避开李义河探询的目光，鼓起勇气说道：“李大人，不谷今日找你来，就是想你给首辅传个信儿，不谷经再三思虑，认为劝首辅夺情不妥，因此不准备上书。”

“你?”李义河霍地站起身来，十分诧异地说，“张大人，首辅对你不薄，你怎么能这样?”

“李大人，这牵涉到朝廷纲常，不谷不敢怀私罔上，万望李大人向首辅解释。”

这几日，张居正府上吊客不断，张居正的几个儿子在灵堂里轮流守值，张居正穿着青衣角带的孝服，呆在书房里处理公务，极少与吊客见面。这天刚吃过午饭，张居正才说小寐一会儿，忽见李义河冒冒失失闯进了书房，一看他的神情，张居正就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强打起精神，问道：

“幼滋兄，又碰到什么事儿了?”

李义河屁股一落椅子，就开口骂道：“张瀚这个老糊涂，今儿个反水了。”

“反水?他怎么反水?”张居正吃惊地问。

李义河便把上午与张瀚在吏部见面的情形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张居正听罢，顿时就变了脸，冷笑着说道：

“他把我张居正当成贪恋禄位之人，以为我不回家守制，是舍不得离开首辅这个宝座，真是天大的笑话。幼滋兄，你先看看这个。”

张居正说罢，拿起桌上一份奏折递了过来，李义河接过一看，是山东巡抚杨本庵呈给皇上的一道辩疏。折子中对户科给事中温可礼弹劾他征税不力进行了辩解，并揭露阳武侯薛汴与衍圣公孔尚贤大肆侵占土地藏匿不报的劣迹，建议皇上准予在山东重新清丈土地。这道折子本是杨本庵按张居正的授意写出，如今已从皇上那里送来内阁拟票。

李义河阅过后，垂下眼睑想了想，问道：“叔大兄，皇上如果同意清丈田地，又岂仅限于山东?”

“是啊，要清丈田地，必定是全国统一部署的大事，是一个浩大工程。”

“这肯定又是你叔大兄的主意，此举既可惩抑豪强，又可增收国家赋税，乃社稷长治久安的大计。”李义河说着忽然打住话头，皱着眉头说，“只是你若回家守制，这件事肯定泡汤。”

“不谷思虑的正是此事。”张居正两腮的肌肉有些僵硬，看得出他心中波澜翻滚，“清丈土地，主要的对象是那些豪强大户，朝廷诸多弊政，皆因这帮人胡作非为所致，但若想削弱他们的特权，搬动他们的利益，谈何容易。只有那些不避祸，不畏强权，不计千秋功罪的人，方能担当此事。幼滋兄，你说说，今日天下，有谁肯如此行事?”

李义河脱口答道：“惟有你叔大兄，不然，天下百姓，不会称你是铁面宰相。”

“是啊!”张居正长吁一口气，叹道，“张瀚以为我不肯守制是贪图权位，这样的误解太大!”

“他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李义河愤愤说道，“这些人，打着维护朝廷纲常的旗号，实际上是弃天下苍生而不顾。”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别人管不得的事情，由他去吧。”张居正露出一脸的轻蔑，“只是不谷看错了人，居然信任他这么多年。”

李义河回道：“如果叔大兄下定决心清丈土地，则夺情事势在必行，张瀚辜负皇上的期望，不肯出面慰留，干脆，由我出面联络部院大臣来做这件事。”

“你出面不妥。”

“为何?”

“人家都知道你我的关系，你出面慰留，难以服膺于天下士林。”

“如此说，王国光也不行。”

“对，他也不行。”张居正回答得肯定，“不谷平日做事，虽大刀阔斧不避嫌疑，但又何尝不是如履薄冰，何况夺情这件事，更不能给那些清流留下什么口实。”

“我知道了，相信我李义河会办妥这件事。”

两人又就一些具体事情密谈了约一个时辰，李义河方告辞离去。他刚一走，张居正就命游七去找徐爵，让他把张瀚不肯出面上书慰留的消息迅速告知冯保。冯保本以为让张瀚上书是十拿九稳的事儿，却没想到病骡子也有尥蹄子的时候，顿时感到事态严重，便连忙进了乾

清宫，向李太后禀告此事。李太后吩咐手下太监把皇上从东暖阁喊来，一同商议此事。

“张瀚是张先生一手荐拔的人，平时倒十分谨慎，这次是谁给他灌了迷魂汤，竟发了糊涂，嗯?”李太后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盯着冯保问，不等回答，她又重重地补了一句，“难道他不知道，张先生是先帝钦定的顾命大臣么?”

冯保眼珠子骨碌碌转了一圈，阴阴地说：“大凡朝廷出一点事情，各路神仙都纷纷浮出水面。”

小皇上听出话中有话，便问道：“张先生夺情事，京城里都有什么反应?”

“上午，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带着十几个属下，都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向吕阁老恭贺。”

“恭贺什么?”

“恭贺他升迁首辅。”

李太后秀眉一竖，怒气冲冲斥道：“这帮酸文人，怎么会如此大胆?”

冯保解释：“朝廷有规矩，首辅三天不当值，次辅顺而迁之，就可以坐到首辅的位子上。”

“皇上还没有颁旨，吕阁老就能当首辅了?”李太后望了望儿子，泼辣劲儿又上来了，“京城里头，让张先生整治了几年，官场上的邪气儿都消失了。如今张先生的父亲去世，他们又觉得有机可趁了。”

“屎壳郎拱粪堆，这是难免的事儿，”冯保不伦不类比喻了一句，又道，“这几日，东厂报上的访单，都是一些官员们暗中串连的事儿，有些人想在张先生夺情一事上做做文章。”

“他们究竟想要怎样?”

“挤走张先生，只要他一离开首辅之位，那一班捣蛋官员，就没人制服得了。”

李太后觉得冯保的话有道理，便问小皇上：“钧儿，你现在离得开张先生么?”

小皇上尽管已十五岁，但还不敢单独柄政，因之对张居正倚之甚深。他答道：

“母后，朕还离不开张先生。”

“是啊，你虽然贵为天子，毕竟还是孩子，”李太后一咬嘴唇，狠狠说道，“不能让这些人胡闹下去，张先生夺情之事，不容讨论。”

“那，翰林院那帮词臣如何处置?”冯保趁机问道。

“管这些小人物做甚?要惩治，就惩治张瀚。”

李太后这么一说，小皇上立即附和，言道：“这张瀚竟敢抗旨，朕不能饶他。大伴，传朕旨意，令他立即致仕。”

“奴才遵旨。”

冯保叩首退下，忙颠颠跑回司礼监拟旨去了。待他走后，小皇上问李太后：

“母后，儿为天下慰留张先生，不知千秋万代之后，黎民百姓会怎么看我?”

李太后诧异地问：“钧儿，你怎么会这么想?”

“孩儿毕竟是皇上，”朱翊钧略略有些紧张地回答，“前朝那些皇上的功过是非，被张先生编成一本《帝鉴图说》，作为经筵的日课。因此，孩儿今日所作之事，如果稍有过错，岂不被后人耻笑?”

李太后一听这话笑了起来，问道：“你觉得让张先生夺情，这件事错了?”

“父死守制，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一夺情，张先生就不能尽孝道，孩儿怕天下人说我寡恩。”

李太后摇摇头，回答说：“钧儿，你要记住，天下读书人，最讲究两个字，一个字是忠，另一个字是孝。孝是对父母，忠是对皇上。如若忠孝不能两全，作臣子的，首先就得尽忠。岳母在他儿子岳飞背上刻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是这层意思。”

“那，孩儿在这件事上．不会遭到骂名?”

“不会，”李太后爱怜地看着儿子，和颜悦色地开释道，“你如果留下一个奸臣，为的是自己的声色犬马，而让他夺情，后代人肯定会耻笑你，但你已说过，你是为了天下苍生而让张先生夺情，这应该是英明君主的作为。”

“有母后这句话，孩儿就放心了。”

朱翊钧如释重负地笑了起来，他如此认真地思考问题，让李太后深切地体会到儿子长大了，她感到兴奋，又有些许惆怅。想了想，又给儿子出主意说：

“钧儿，此次让张先生夺情，一定会引起风波，明日让张瀚致仕的旨意传出去，恐怕会舆论大哗，你心里头一定要有个准备。”

“如果有人闹事，该如何处置呢?”

“杀一儆百，你这个当皇上的，该使用威权的时候，决不能心慈手软，用张先生的话说，就是不要行妇人之仁。”

李太后说话的时候，夕阳正好斜斜地照射进来，给她身后墙上挂着的那一幅刺绣的观音菩萨像，涂上一层淡红的光晕。

第二十五回 天香楼上书生意气 羊毫笔底词客情怀

甫交十月，冬令已至，京城的天气已是有些凉了，早晚行人都穿上了棉衣。十月初二这天傍晚，只见两乘轿子一前一后抬到灯市口的天香楼前。头一乘轿子里坐着的是一个五品官员，约四十岁左右年纪，生得矮小清峻，此人名叫艾穆，是一名刑部员外郎。第二乘轿子里坐着一个身着六品官服的人，三十五六岁年纪，斯斯文文，一看就是个白面书生。他名叫沈思孝，是刑部衙门的一名主事。两乘轿子都在天香楼门口落了下来，人还没下轿，就听得一阵鞭炮声噼噼叭叭炸了个满天星。刺鼻的硝烟味，呛得艾穆好一阵咳嗽。鞭炮声中，又见一大串贴着大红喜字的走马灯围着轿子上下翻飞磨旋儿，十几个小孩一边拍巴掌一边齐崭崭儿唱道：

老爷升官——喜呀!

开府建衙——喜呀!

瓜伞开路——喜呀!

八面威风——喜呀!

艾穆一听就知道是讨喜钱的，京城年年月月都有升官的人，凡升官必有盛宴。因此，一帮街头小混混便觅着一个讨钱的方法，专门堵在大酒楼的门口，围着官轿大唱《喜字歌》。前来赴宴的人未必都是升官的，但人在世上走谁不图个吉利?此时艾穆虽然心情不佳，仍然从袖筒里掏出一把铜板赏了。

在店伙计引领下，艾穆与沈思孝两人上得二楼一间宽大的包房。房里先已坐了五个官员，都是翰林院一班词臣，他们是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侍读赵志皋，张位与习孔教。这几位年轻官员，在京城翰墨场中很有一些名气。艾穆在这群人里头，年齿稍长，而且也是惟独一个没有进士身份的。他们之所以与他交往，皆因艾穆当年以乡举被荐用为阜城教谕。由于学问好，邻郡的青年士子常跑来听他讲学，其中不少人后来考取了进士，更有一个名叫赵南星的人，竟高中探花。这赵南星贵为探花郎，然对他执弟子礼甚恭。艾穆由此声名大噪。万历初，他得到张居正的赏识，被荐拔为刑部员外郎。自来京城，他便和翰林院的词臣们惺惺相惜过从甚密。今天下午，吴中行下

帖子请他与沈思孝前来天香楼餐叙。他早就听说翰林院词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拜谒吕调阳的事，也想趁机问个究竟，于是践约而来。他刚一进屋，吴中行就站起来嚷道：

“和父兄，你终于到了。”

“今天下午，大理寺的人来衙门会揖，所以散班迟了，”艾穆朝在座诸位拱手一揖，笑着说，“翰林院的俊彦都到了，请问谁请客?”

“我。”吴中行答。

“为何请客?”

“为首辅守制的事。”

“啊?”

艾穆一怔，回头对站在身后的沈思孝说：“纯父兄，这顿饭不大好吃吧。”

沈思孝与在座的赵志皋是老乡，通过他的介绍，早就同吴中行等人成了好朋友，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品茶论道。这帮词臣近日所做之事，沈思孝不但知道，而且也是积极参与者，因此答道：

“今天，大概是物以类聚，不然，子道兄也不会请我们前来凑热闹。”

“是啊，请你们来，是有要事相商。”

吴中行说罢，邀大家人席。不一会儿，各色菜肴一景儿摆了上来。这天香楼精于制作关外大菜，招牌菜是红烧熊掌和烤乳羊。眼下大盘大碗珍馐满席，特别是那一盆煨得烂烂的熊掌和那只烤得油腻腻肥嫩嫩的乳羊，更是热气腾腾馋得大家直吞口水，吴中行让店小二离房出门，自己亲执酒壶给大家斟满了一杯酒，言道：

“这第一杯酒，咱们敬一个人。”

“敬谁?”沈思孝问。

“老天官张大人。”吴中行陡然神色黯淡下来，负疚地说，“张大人拒不上折劝说首辅夺情，气节可嘉，高风可仰。可是，我们那天去吏部却错怪了他。昨日，皇上谕旨让他致仕，朝中部院大臣中，又少了一位清望人物，岂不令人痛心，来，这第一杯，我们敬他。”

吴中行拿起酒杯一举，大家依他的意思，都一仰脖子干了。艾穆放下酒杯，问邻座的赵用贤：

“汝师兄，听说左都御史陈瓒，倡议六部合折挽留首辅，可有此事?”

“你这已是过时的消息，”赵用贤放下准备去夹熊掌的筷子，回道，“这陈瓒受了李义河的撺掇，想联络部院大臣一起上折挽留张居正，但却没几个响应的。不是部院大臣都像天官张瀚这般有气节，而是他们中像王国光、王之诰等，都是张居正的密友，出来说话不方便。但也用不着他们了，今天下午，御史曾士楚和吏科给事中陈三谟慰留的折子，已送进了大内。”

乍一听这消息，艾穆鼻子一哼就变了脸，切齿骂道：“这些士林败类，竟弃国家纲常伦理而不顾，争以谄谀为荣，真把人活活气死。”

在同僚中，艾穆的倔犟是出了名的，在座的赵志皋脾气恰恰与他相反，是个息事宁人的和事佬，这时趁机说道：

“和父兄，首辅张大人这几年整饬吏治，改革赋税，惩抑豪强，实有功于社稷。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你和首辅是湖广同乡，难道楚狂人，都是如此行事?”

艾穆答道：“当年李白当了退位宰相许圉师的女婿，酒隐安陆蹉跎十年，他自己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从此，天下人便把那些诋毁孔孟之道的浅薄之徒，称之为楚狂人，这实乃是敝乡的大不幸。但若具体说到当今首辅，楚狂人他可当之无愧，他自用其才，好申韩之学，法峻义薄，长此下去，国家纲常就失去了温良敦厚之风。”

艾穆话一停，作东的吴中行又劝大家饮了一杯酒，吃了几口菜，才又接方才的话头说道：

“和父兄的话言之有理，咱们这帮小虾官，都无缘当面聆听首辅纵谈国是，听说你和父兄曾受到过首辅的单独召见，可有此事?”

“有。”

“首辅究竟是何等样人，能否说给咱们听听?”

艾穆听罢此言，半晌不吱声。因为那一次会见，他实在不愿意再提。

话说万历二年冬天，鉴于各地奸盗猖起，剽劫府库臧害百姓的案件屡有发生，张居正便请得圣旨实行严厉的“冬决”。所谓“冬决”，就是把罪大恶极者在冬至前后处以凌迟或大辟等极刑。圣旨规定每省“冬决”不得少于十人，这都是张居正的主意。他知道各省官员都是饱读圣贤之书的儒家信徒，讲求厚生好养之德，纵然面对犯下天条按《大明律》必须斩决的罪犯，也往往会动侧隐之心。不求“杀无赦”，但要造七级浮屠，这几乎是官场上的普遍心理。张居正非常厌恶这种伪善人，为了让“冬决”能够切实按他的意图施行，遂决定从两京刑部抽调若干精明官员分赴各省监督此事的实施。到了年底，各省斩决犯人汇总上来，超过了三百人。对这一数目，张居正仍不满意。他平日留意各省刑情，知道该杀的人犯远不止这个数。但就是这个数，亦超过了隆庆时代六个年头“冬决”人犯数额的总和。须知这次大规模的“冬决”，也是张居正费尽心机才得到的结果。当他说动刑部尚书王之诰上折，提出大规模冬决的方案时，李太后第一个反对。她一心向佛，早就在一如和尚等高僧大德的开释下，涵养成菩萨心肠。她不同意杀人，甚至提出完全相左的方案，取消今年的冬决。原因是万历小皇帝初初登基，按惯例应大赦天下。张居正在廷对中，力陈不可。原因是整个隆庆朝因各府州县官员懈于政事，积案太多。若不用重典，则匪盗猖獗，平民百姓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大赦，无异于姑息养奸，天下大治也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李太后虽然不情愿，但无法驳倒张居正，只得颔首同意，于是才有同意刑部公折的御旨颁发。按理说，去年“冬决”的结果令人满意，但在各省上奏的折子中，张居正发现陕西省只斩决了两名囚犯。而在以往的邸报中，张居正知道陕西省属于大案重案多发地区。为何匪情猖獗之地被斩决的犯人反而最少?张居正命人查究此事。据刑部禀报，前往陕西督察此事的是刑部员外郎艾穆：对于这个艾穆，张居正早有耳闻，知他学问人品都好，便趁去年京察之机，将他从国子监教谕任上升调到刑部，他虽然给艾穆升了官，却从未见过这个人，因此决定将他召来一见，要当面问个究竟。

当艾穆应约走进首辅值房，张居正犀利的目光扫过来，逼得艾穆低下头去。张居正劈头问道：

“让你去陕西办差，办得如何?”

艾穆愣了愣，他听出首辅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不满意，便怯生生答道：“启禀首辅大人，卑职前往陕西督办冬决，没出什么差错。”

“没出差错，为何只斩决两人?”

“只有两人犯罪凿实，罪当斩决。人命关天之事，卑职不敢胡来。”

艾穆说着声音就低下去了。他想起去年冬月间在长安的那一个月，每日里查阅卷宗，提审人犯，最后定下斩决两人。这两名人犯，一个与有夫之妇勾搭成奸，最后毒杀妇人之夫；另一个是杀人越货的强盗，犯下多起命案。当他说出想法时，陕西道御史王开阳一下子睁大了眼睛，提着嗓门问道：“两个?只决两个，艾大人，这怎么行?”“为何不行?”艾穆反唇讥道，“就为刑部咨文要加额斩决，是不是?”“是呀，不单刑部咨文，御旨批复口气尤为严厉，我辈执事之人，不说多杀，至少也得满额才是。”艾穆冷冷一笑，回道：“王大人，人命非同儿戏，人的脑袋也非丝瓜黄瓜，摘了一条还可长出一条来。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审决人犯，亲自过堂的也有好几十人，认真勘查下来，只有这两名人犯，合当斩决。”艾穆说话口气不容置疑，王开阳虽然觉得他占了理儿，但依然不敢附和，便指了指面前的卷宗，说：“其实，该杀的人犯还有一些，依我看，还不只十个。”艾穆看透了王开阳的心思，若不如额决囚，恐怕上峰怪罪。便道：“下官的意思，可杀可不杀的，一概不杀，王大人不要担心，我官职虽微，但毕竟是京城下来的督办，倘若此事上峰追查，一应责任由我承担。”由于艾穆的坚持，陕西决囚便得了个全国倒数第一。昨天刑部通知他今早来内阁参见首辅，他估摸着肯定就是为这决囚事，内心中早就想好了应对之策。

张居正眼见艾穆瘦削的脸上泛着青色，就知道这人是个犟性子．加之长期清供教席，难免沾上酸腐的清流之气。他决心杀杀这位“才子”的傲气，便指着案头上的一本“考功簿”说：“艾穆，你同陕西壬开阳御史的谈话，都在这考功簿上记录在案。”

“卑职知道。”艾穆瞅了一眼考功簿，态度不卑不亢。

却说这“考功簿”也是张居正的一大发明，他自隆庆六年六月接任首辅，到万历元年，这一年半时间，张居正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饬吏治上头。为了解决积弊多年的政务懈怠现象，他首创“考成法”约束官员。这个“考成法”的内容是：凡皇帝谕旨交办，政府日常公务以及各

衙门执掌之事，必须专人负责，限期完成。所做每一件事，其完成情况都要记录在册，以备查验核实。今后，所有官员的升迁去职，奖励或罢黜，都凭这本“考功簿”的档录作为依据。眼下，张居正一面翻着手中这本深蓝封皮的“考功簿”，一面说道：

“陕西乃边关省份，历来盗贼横行。奸宄之人甚多。刑部派你前往督办，本希望你恪尽职守风宪一方，谁知你仍固守清流习气，一肚子妇人之仁，都像你这样，朝廷的事情岂不样样都要办砸，嗯?”

张居正字字如火，灼得艾穆脸色燥赤，但他心里头不服气，小声嘟哝道：“卑职在陕西一个多月，审阅几百件案宗，实在该杀的，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张居正一声冷笑，把考功簿朝案台上一掼，斥道，“照你这么说，湖广、浙江、山东等省，都杀了二十多个，他们都在滥杀无辜?”

“卑职没有这样说，但陕西实在只有两个!”

“你口口声声只有两个，但王开阳的奏折中，该杀的却有十七个。”张居正从文案上拿起一份奏折，在艾穆眼前摇晃。很显然，王开阳为了推卸责任，已上折告了他的刁状。

“在这件事上．卑职与王大人是有分歧，卑职窃以为，当今皇上初登大宝，应厚生好德，体恤万民。冬决之事，宁可漏网一千，也不可错杀一个。”

艾穆虽然对首辅存在敬畏之心，但仍嗫嚅着说出自己的观点，他这段话实在有点离谱，张居正听了气得把案桌一拍，厉声喝道：

“放肆!”

艾穆看到首辅已是盛怒，慌忙滚下椅子，在地上跪了。张居正本想看在同乡份上，让艾穆去刑部多加历练，以备日后重用，现在看来希望落空。他盯着低头长跪的艾穆，斥道：

“陕西该杀之人，不只是王开阳所说的十七个，更不是你所说的两个!陕西乃边关省份，不要说那些作奸犯科，杀人越货之徒，单是与各番邦的茶马交易，就有多少个铤而走险的宵小之徒，合该凌迟处死!”

张居正说出这段话来，也是事出有因。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整饬吏治已是初见成效。万历二年一开头，他将把主要精力放在财政改革

上。他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增加朝廷收入，一方面要杜绝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的混乱局面，另一方面是如何紧缩开支，解决多年来一直入不敷出的拮据现象。艾穆哪知道首辅的心思，只顺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

“这种人是不少，现陕西大牢里还关有一些，只是这些私贩都是好利之徒，不当死罪。”

“不当死罪，你这个刑部员外郎怎么当的，嗯?”张居正伸手一指，口锋愈加严厉，“按《大明律》，凡私茶出境，没有拿到茶马司关防而进行茶马交易者，犯人与把关头目俱凌迟处死，全家五千里外充军，货物入官。洪武皇帝时，驸马都尉欧阳伦私贩了两万斤茶叶，被皇上赐死．连马皇后都不敢求情，这样的大事，你这个刑部员外郎都不知道?你回去好好读一读《大明律》，不然，法律不申，你还满口有理。”

对于张居正的痛斥，艾穆心下不以为然。他是个好学之人，一部《大明律》早读得滚瓜烂熟。对于张居正所言驸马都尉欧阳伦贩私茶赐死一事，他也知道整个过程。洪武一朝，私下进行茶、马、盐交易者，处死何止千人。只是自洪武大行，经历了几个皇帝之后，茶马盐私贩愈演愈烈，这些人巧取豪夺，一夜骤富，再拿钱来买通官府，官商勾结，牟取暴利，几成风气。有时候，一些清正的地方官或纠察御史也会就此事上折请求皇上严惩，皇上也批旨查办，终因法不责众，不了了之。嘉靖、隆庆两朝，没有一个贩私者被处以极刑。所以，《大明律》中关于贩私条款，虽然没有删除，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艾穆就任刑部主事以来，对这些典故都作过悉心研究。从内心讲，他对走私贩私牟取横财之人也是痛恨有加，但他脑子里同时又有着根深蒂固的杀人者偿命的思想，认为这些贩私者并未杀人害命，故不应以死罪论之。此时面对怒气冲冲的首辅，他讷讷答道：

“首辅大人，贱官虽然愚钝，但《大明律》还是烂熟于心。若按《大明律》，陕西决囚，确实不止王开阳大人所说的十七个，恐怕一百七十个都不止。”

“你明白了?”张居正脸色稍改。

“贱官明白，”艾穆由于刚才跪得太急，膝盖生痛，这会儿稍稍挪了挪，接着答道，“只是《大明律》与眼下国情有所不符。”

张居正一怔，问道：“哪些不符?”

艾穆侃侃答道：“我大明洪武皇帝开国之初，为统摄六合，大扫天下九州之妖氛，故对于贪名、贪利、贪官、贪色者，一律予以严惩。盖因当时国中局势，遭受频年战乱之后，人心尚在躁急狂乱之中而不能自拔。为救溺人心，拨乱反正，洪武皇帝用的是重典。在此情之中制定的《大明律》，不免过于严苛。譬如说，《大明律》中规定，民间百姓不许穿绸披缎，不许穿短勒靴，胆敢犯律者，卸去双脚。当时南京城中，有三位少年穿的裤子，因为在裤腿上用红绸滚了一道边，被人告到官府，洪武皇帝亲自批旨，将这三位少年都捉去砍去了双脚。如今，满街百姓子弟都穿着彩绸滚边的裤子，如果用《大明律》来定罪，别处不说，单说京城，恐怕有一半的青年人都会被砍掉双脚。首辅大人，《大明律》这一条款，还能执行吗?”

艾穆自恃占理，因此引经据典直率爽气地坦陈一番。张居正瞧着他摇头晃脑如同在课堂上讲授“子日诗云”，心里头真是又好气又好笑。在张居正看来，艾穆所举的例子，貌似有理其实不靠实，与贩私相比，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穿戴只关乎个人好恶，充其量是个风俗之事。而贩私则不同，它扰乱国家大政，涉及国计民生。两者孰重孰轻，略略权衡便知。可是这个艾穆偏要钻牛角尖，一席话把张居正顶到南墙上。张居正沉住气听他把话说完，然后垂下眼睑略一沉思，问道：

“艾穆，前年胡椒苏木折俸，你拿了几个月?”

“回首辅大人，同所有京官一样，都是三个月。”

“拿多少?”

“这个……”艾穆偷偷窥了一下张居正铁青的脸，回道，“同那个上吊而死的童立本一样，两斤胡椒，两斤苏木。”

“哦，那三个月日子好过吗?”

“不，不好过。”

“你知道，为何要胡椒苏木折俸?”

“太仓里没有银两。”

“太仓为何无银?”

“赋税累年积欠所致。”

“这些你都知道嘛!”张居正口气中明显透着揶揄，“朝廷一应用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赋税!你们这些官员衣食来源靠什么?靠的是俸禄。朝廷是大河，官员们是小河，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岂不干涸见底?”

张居正说的都是常理，艾穆焉能不懂?他在心里思忖：首辅大人怎么突然转了话题儿，不谈决囚事却谈起了财政?因此硬着头皮回道：

“贱臣听说，听说累年积欠也很难追缴。”

“是呀，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张居正瞧着艾穆咽了一口唾沫，接着说道，“积欠是一回事情，赋税流失又是一回事情。就拿陕西来说，洮州、河州，还有西宁等处都设了茶马司，直属户部管辖。洪武时期，这三个茶马司每年税收高达六十多万两银子，后来每况愈下，你知道现在是多少吗?”

“贱官不知。”艾穆老实回答。

“才二十多万两!而茶马交易规模，却是比洪武时期大了两倍，为何交易大增而税收大减?一方面是茶马司官员收受贿赂执法不严，更重要的，便是走私贩私日益猖獗。此风不禁，朝廷财政岂能不捉襟见肘?太仓岂能不空空如也?为扭转这种颓势，对走私贩私之人，只有一个办法，杀无赦!”

张居正嘴中吐出最后三个字时，斩钉截铁掷地有声，在艾穆听来，简直就是石破天惊。他被震得浑身一哆嗦，怔忡有时，才勉强答道：

“首辅大人高屋建瓴，剖析明白，贱官听了如醍醐灌顶，只是，只是贱官觉得……”

“觉得什么，讲清楚。”

看到艾穆难以启齿，张居正从旁催促。艾穆突然觉得嗓子眼冒烟，他干咳了几声，答道：

“贱官明白首辅大人的意思，对那些走私贩私之人，一律格杀勿论。”

“正是，”张居正又瞟了一眼桌上的卷宗，继续说道，“去年冬季决囚，虽然杀了三百多人，但都是江洋大盗，奸抢掳杀之徒，而抗税之人，走私贩私者，却没有处决一个。这与皇上旨意相悖甚多。艾穆，

你再去陕西，对关押在大牢里的走私贩私者，再行审决，有多少杀多少!”

“首辅大人，贱官恐难从命。”

“为什么?”张居正瞪圆了眼睛。

艾穆缓缓答道：“贱官对于趋利逐财之徒，也是深恶痛绝。但痛恨归痛恨，秉法归秉法，二者不可混为一谈。贱官陋见，我万历皇帝初承大统，宜施仁政，威权不可滥用。何况嘉靖隆庆两朝之积弊，不可能在一夜间全都解决。欲速则不达，此行政之至理也。走私贩私者固然可恶，但也只能宜加疏导。洪武皇帝当年针对广平府尹王允道建议，就磁州铁矿征税一事亲下御旨，批道：‘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利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关于利在朝廷还是利在百姓一事上，洪武皇帝此段旨意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贱官建议……”

说到这里，艾穆突然打住。因为他发现张居正两道剑眉已是蹙到一处，额头上突然暴起的青筋，看上去就像几条蠕动着的大蚯蚓，他顿时感到背心上阵阵发凉。

眼见这个蕞尔小官竟然如此放肆，不仅仅是冒犯，竟还敢教训!张居正早已是一腔怒火煮得熟牛头。若艾穆不是搬出洪武皇帝的御批来，张居正早就恨不得一茶杯掷了过去。他今天找来艾穆，本是想再给他一次机会，让他重返陕西将功补过。现在他对这位小老乡的恻隐之心早已荡然无存。他觉得与这种酸腐的清流谈国事无异于对牛弹琴，心中作了这样的判断，也就强压怒火，冷冷说道：

“刑部堂官王之诰说你老成持重，办事果断，还举荐升你为员外郎，却不知你如此食古不化。罢罢罢，我看你也学不了班超，做不了投笔从戎万里封侯的大事，你还是回去反躬自省你的圣人之道吧。”

艾穆耷拉着脑袋，半晌才吭哧吭哧挤出一句话来：“如此甚好，谢首辅大人。”说罢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退了出去。

听完艾穆讲述他那次受张居正召见的经过，在座官员一时间都失了饮酒的兴趣。包房里陷入短暂的沉默之后，赵志皋首先开口说道：

“大明开国以来，出了那么多首辅，但像张居正这样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不但敢与所有的势豪大户作对，而且还敢蔑视天下所有的读书

人，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敢这样。真个是申韩再世，让人怖栗啊!”

接了赵志皋的话，沈思孝言道：“今年的冬决，首辅的意思还是要严办。皇上两个月前订婚，天下同喜。李太后认为在这大喜之年里轻启血光不吉利，因此又建议免去今年的冬决，首辅坚决不同意，认为国无严法，必然奸宄横生。李太后还是迁就了首辅。”

“如此说，今冬又有千百个人头落地了?”吴中行叹道。

“是啊。”沈思孝眉宇间溢出愤懑之色，说道，“按万历二年的做法，由刑部派遣官员到各省督办，我与和父兄都名列其中，我去浙江，和父兄仍去陕西。”

“你还去陕西?”赵用贤掉头问艾穆，“这不是故意整你么?这是谁的主意?”

“首辅亲定的，”艾穆苦笑了笑，“他执意要我再回陕西督办，用他的话说，是将功补过。”

“那你怎么办?”

“还是那一句话，决不滥杀无辜。”

赵用贤觉得菜肴凉了难以下咽，喊来店伙计让他端出去重新加热。听得店伙计咚咚咚下楼去了，他才对艾穆言道：

“听说你们堂官王之诰，虽然与张居正是亲家，却并不附和张居正，因此颇有直声。这次张居正父丧，他是反对夺情的，可有此事?”

“有，”艾穆回答肯定，“前日，王大人还去了纱帽胡同首辅府上，劝他回家守制，尽人子之孝。”

“首辅接受么?”吴中行问。

艾穆摇摇头，道：“王大人回来后，那样子看上去很痛心，他说张居正自嘉靖三十六年离开江陵，已整整十九年没有回过家，也没有见过父亲，作为人子，暌违之情如此之久，实难想象。”

赵用贤仿佛从中受到启发，说道：“首辅柄政之功过，今日姑且不论，但他夺情之举，实在是违悖天伦，我辈士林中人，焉能袖手旁观?”

“你想怎么样?”沈思孝问。

这时店伙计把热过的酒菜端了上来。赵用贤给大家斟上酒，言道：

“诸位且满饮此杯，然后听愚弟一言。”

众人都端杯饮了，赵用贤自个儿又斟了一杯，一口吞得涓滴不剩，方言道：

“子道兄草拟了一道折子，愚弟也随之拟了一道。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请你们听听议议这两道折子有无斟酌之处。”

听罢此言，在座的都兴奋起来，一齐把眼光投向吴中行。吴中行起身走到窗牖下的茶几前，拿起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一份奏折，大家都是官场中人，一看这奏折的封皮，就知道是一份已经誊正的题本——同样都是题本，但名头规格却大相径庭。洪武十七年二月，高皇帝订下诸司文移纸式，如今快二百年了，一直不曾改易。凡一品二品衙门，文移用纸分三等，第一等高二尺五寸，长五尺；第二等长四尺；第三等长三尺。三品至五品衙门，文移用纸高二尺，长二尺八寸。六品七品衙门，文移纸高一尺八寸，长二尺五寸，这都是定式。每日通政司收到各地的奏折，一看规格就知道是几等衙门的。官员们的手本亦参照这个定式执行。吴中行与赵用贤都是五品官，因此用的是高二尺，长二尺八寸的四扣题本。吴中行小心翼翼将这题本捧回来，对在座诸友言道：“曾士楚、陈三谟倡议首辅夺情的折子已送到御前，我辈议见不同，卒不能不发一言，于是，我和汝师兄商量着各上一道折子，我的一份已大致写好，先在这里念一念，看大家认为是否有不妥之处。”说着念将起来：

仰瞻吾皇陛下：臣得知，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等上疏皇上倡议居正夺情，臣窃以为不可，试述如下：

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讦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谨守圣贤义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丧，子日：予有三年爱于其父母乎?王子请数月之丧。孟子日：虽加一日愈于已。圣贤之训何如也。在律虽编氓小吏，匿丧有禁。惟武人得墨绫从事，非所以处辅弼也。即云起复，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遽起视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系万古

纲常、四方视听。惟今日无过举，然后世业无遗议。销变之道，无逾此者。臣吴中行伏拜。

吴中行刚念完，赵用贤便从袖筒里摸出两张笺纸来，言道："愚弟的具疏只是一个草稿，尚未写成手本，索性也念给大家听听。"说着，把笺纸抖开来，清咳一声念道：

臣窃怪居正，能以君臣之义效忠于数年，而陛下忽败之一旦。莫若效仿先朝杨博、李贤故事，听其暂还守制，刻期赴阙。庶父子音容乖暌阻绝于十有九年者，但区区稍伸其痛，於临穴凭棺之一恸也。国家设台谏，以司法纪任纠绳，但曾士楚、陈三谟二臣，竟哓哓为辅臣请留，实乃背公议而徇私情，蔑人性而创异论。臣愚窃惧士气之日靡，国是之日非也。

赵用贤草拟的这道疏文，看来还没有呼应成篇，但听得出来，比起吴中行的那一道折子，言辞更为愤怒。这也是官场上论争的套路，先温和后激烈。就朝廷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政见抨击当道弹劾权贵，这本是士林清流的传统。尽管进言者往往遭到贬谪甚至丢掉性命，可是仍有人会这样去做。因为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挺身维护"道统"者，若能九死余生，往往都会变成士林景仰的人物。今日与座的七个人，都是意气相投的中青年士子，满脑子都是立言立德立名的书生意气，因此，他们对张居正夺情同持异议本是意料中事。艾穆在这群人中年纪最大，城府也深一些，他把那两道疏文拿过来又看了一遍，然后问吴中行：

"你这道折子何时送上?"

"明儿一早，我就到午门前递折。"

大凡官员递折都交由通政司转呈，但这样就慢。如果急投，则官员自己到午门前投递，在此守值的太监就会立刻送进乾清宫。若守值太监不肯，官员就于此敲登闻鼓。鼓声一响，整个紫禁城都听得到。

"那么，汝师兄的折子也就随后跟进了?"艾穆又问。

"是的，最迟不过后天。"赵用贤答。

"你们二位想过后果没有?"

"想过，"吴中行回道，"最坏的结果，只不过是被逐出京城而已，但我想尚不至于。"

“为何?”

“皇上还小，不知道夺情的后果，如果我们把道理讲清，皇上或许采纳。”

“如果采纳了当然皆大欢喜，若没有采纳呢?”

“再上折子。”

“谁上呢?”艾穆语气森然，善意讥道，“如果你被锦衣卫缉拿，你还能上折么?”

“那……”吴中行语塞。

赵志皋眼瞧着气氛不对，便道：“和父兄这是危言耸听，小皇上与李太后向来关注清议，事情尚不至于坏到这种地步。”

吴中行愤然把桌子一捶，发誓般嚷道：“就是坏到这种地步，我吴某也在所不惜。”

“如此甚好!”艾穆眉毛一扬，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言道，“子道兄，如果你和汝师兄两道折子上奏，尚不能让皇上回心转意，这第三道折子，就由我艾穆来上。”

“还有我。”沈思孝立即补了一句。

吴中行本是性情中人，见艾穆与沈思孝肯站出来与他们呼应，已是激动万分，便大声呼唤店伙计再大壶筛酒上来，七个人意气风发连干了好几杯，艾穆趁着几分醉意，提起嗓门说道：

“你们翰林院这班文臣，都是诗词歌赋的高手，今日趁着酒兴，我也斗胆班门弄斧，填一阕词来献丑。”

众人听罢一起拊掌欢呼，吴中行吩咐店伙计搬来纸笔墨案。艾穆趋上前去，拣了一管长锋的羊毫，饱濡浓墨在纸上写下墨气酣畅的三个行书大字：金缕曲。

接着笔走龙蛇，纸上竟腾起风雷之声：

散发走通衢，问今日，燕市悲歌，何人能续?国遇疑难风乍起，忍看乱云飞渡。待我辈，振臂一呼。残漏荒鸡听夜角，太平岁，依旧有城狐。景山上，红叶疏。

耿耿襟抱愤难诉，怅长空，月沉星隐，更无烟雨。幸有儒臣疏两道，胜却万千词赋。开尽了，世人眼目。

明日帝都腾侠气，扶社稷，方为大丈夫，何惧怕，雁声苦。

写罢，艾穆又用他亢急的湘音吟诵了一遍，虽是急就章，倒也写尽情怀，众人无不叫好。吴中行朝艾穆一揖，言道：

“蒙和父兄鼓励，明日一早，我就去午门投折子去，我还留下一个副本，待把折子投进大内后，再去纱帽胡同，把副本送到首辅手中。”

“你为何要这样?”艾穆问。

“明人不做暗事。”

吴中行说着，又嚷着要酒。赵志皋看他似有些醉了，便劝阻不要再喝了。双方争执不下，一直闹到夜深散去。

第二十六回 说清田新官三把火 论星变名士一封疏

一连几日，京城各大衙门都处在亢奋与骚动之中。却说在天香楼宴聚的第二天早上，吴中行果真把那道《谏止张居正夺情疏》携到午门投到大内。就在当天下午，性急的赵用贤也把疏文誊正跟着投进。小皇上在西暖阁读罢两道疏文，再也不用请示太后——因为太后早把主意出给了他，为了不担“妇人之仁”的名声，他即刻传旨“着锦衣卫拿了，枷拷示众。”当天夜里，锦衣卫缇骑兵就把吴中行、赵用贤两人从家里逮出来投入镇抚司大牢，第二天一大早，又给他们各戴上四十斤的铁木枷一副，押到午门前跪地示众。

几乎就在同一天，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在最新一期的邸报上全文刊登。这是一篇长文，虽然孝子之情哀溢于纸，但请求守制的语气并不十分坚决。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张居正迫于反对派的压力而作出的敷衍。同一期邸报上，还有皇上的两道任命更令人注意。一是任命王国光接替张瀚出任吏部尚书；二是他空出的户部尚书一职，由蓟辽总督王崇古担任。他们两人都是因张居正的推荐而履任新职。推荐他们，张居正确实动了一番心思：王国光既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又是难得的干练之臣，且还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他主政户部五年来，朝廷赋税收入年年攀升。这样的专才循吏，实属难得。但若让他在户部职上久任不迁，虽无悖于朝廷用人之道，却有负于朋友之情。政绩斐然不能升官，谁还肯替朝廷效命?吏部与户部虽同属二品，但吏部毕竟是六部之首，文官至尊之位。如今让王国光继任，不但对他是一种奖掖，而且也不用担心大权旁落。再说王崇古，万历四年因戚继光部发生的“棉衣事件”而受到牵连，他的精神一度萎靡不振，宦途也受到影响。那次事件发生不久，兵部尚书谭纶就因积劳成疾死在任上，按张居正最初的想法，王崇古是理所当然的接任者，但这时候，如果让挂兵部尚书衔的王崇古到部主事，势必引起人们的诟病与非议。于是，张居正改推南京兵部尚书方逢时接替谭纶，王崇古职位事权不变。尽管此前张居正已把王崇古的外甥张四维提拔为辅臣以示安抚，但王崇古仍觉得自己有些受屈。张居正也认为王崇古是有大功于朝廷的良臣。隆庆五年，正是由于他大胆建议接受当时最强大的蒙古部落首领——俺答封贡的要求而创立互市，一举解决了数十年与蒙古

部落的边界战争。因此，无论从功绩名望与才干哪一方面讲，王崇古都应该成为部院大臣。如今“棉衣事件”已过去一年时间了，人们对于它的记忆已逐渐淡忘。张居正遂决定推荐王崇古膺任户部尚书一职。让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边帅来当锱铢必较的财政大臣，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如此安排，正体现了张居正的高明之处：其一，经过五年的拨乱反正及规划谋略，朝廷的财政制度大致上已趋完善。王崇古履任后只须谨守章程办事，即可控制局面；其二，皇上已批旨允行在全国展开清丈田地，这一工程被张居正视为涉及社稷安危的头等大事，执行起来必然要触动许多势豪大户的利益，而受到种种阻拦。一般文雅儒臣，难以担此重任。王崇古征战多年，早练出了坚如磐石的杀伐之心，由他出掌清丈田地之责，便可以排除险阻威慑群小。再加上王国光掌吏权，一些与势豪大户勾结的地方官吏想玩弄伎俩破坏清丈田地工作的进行，亦难逃他的法眼，有这样两个股肱大臣共襄此事，则不愁清丈田地工程会半途而废。张居正打算用三年时间完成这一件大事。

因张居正服丧，小皇上准他在七七日内不随朝不人阁，而在家守孝办公。这天下午，已到部履新的王国光与王崇古二人相邀着到张居正府上拜谒。此前，他们都已分别到张府表达过吊唁之情，此次前来，纯粹是谈公事。他俩到来之前，小皇上又派太监前来张府传旨，这是小皇上看了张居正的《乞恩守制疏》后亲自手书的谕旨：

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生当十龄，皇考见背，丁宁以朕嘱卿。卿尽心辅导，迄今海内义安，蛮貊率服。朕冲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远待三年?且卿身系社稷安危，又岂金革之事可比?其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副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吏部知道。钦此。

听太监宣读皇上这道谕旨，张居正越发觉得心口堵得厉害。他让游七封了几两银子送走传旨太监，一个人又回到书房，本说把姚旷送来的一些急着拟票的折子看看，但拿起一份看了半天，竟不知道看了些什么，只好从头再看，仍集中不了精力，眼前的字都是模糊的。他只得放下折子，伏在书案上，手支着额头养一会儿神。

却说昨日早上，他刚用过早膳，门子就来报，说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已在门厅候着，请求拜谒。张居正虽然足不出户，但不断有耳报

神前来禀告外头大小事体。所以，对吴中行到处串连反对他夺情的事，他早有耳闻。对这位门生的才华，张居正是欣赏的，正是由于他的青睐，吴中行才得以成为庶吉士而留在翰林院，并被升为编修。张居正没想到自己信赖的人，竟挑头儿与他唱对台戏，因此对吴中行由欣赏而变成了极度的反感。现在听说他来求见，张居正本想拒之门外，但转而一想，何不趁此机会当面听听他的想法，遂让门子把他领进花厅。刚一坐下，张居正也不吩咐赏茶，而是板着脸劈头问道：

“你为何事前来?”

吴中行虽然放荡不羁，但在座主咄咄逼人的目光下，那一股子好不容易攒起的傲气儿顿时就泄了。他躲开那灼人的目光，小声说道：

“门生给老座主送一份折子来。”

“什么折子?”

“老座主看过便知。”

吴中行说着就把他递进大内的那份折子的副本递给了张居正。虽然张居正胸有城府处变不惊，但看了折子后仍不免诧异地问道：

“折子送进去了?”

“早上刚送进，想必这时候皇上已看到了。”

“你想要如何?”

“没想到如何，”吴中行鼓着勇气说，“门生难以附和夺情之议，既给皇上上折，不敢不禀告老座主，若有得罪，还望老座主原谅。”

吴中行说罢一个长揖辞别而去，气得张居正七窍生烟。他的第一个念头是：门生弹劾座主，这是国朝二百年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偏偏去年的刘台，今年的吴中行，都是他的门生。他顿时感到受到极大的侮辱，也为士林对他的误解而深感痛心。当天晚上，当他得知皇上已下旨将吴中行与赵用贤抓进锦衣卫大牢时，他才略感宽慰。今天，听到太监宣读的皇上对他再行慰留的谕旨，他的本来七上八下的心情，更是如有一团乱麻塞进。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游七前来推门禀报说王国光、王崇古两人来访。张居正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命游七将他们二人领进书房。一坐下，王国光就说道：

“上午，皇上就把再次慰留首辅的谕旨传到吏部，想必首辅你本人也已收到了。”

“喏，还在案台上搁着呢。”

张居正指了指台子上的旨匣，王国光瞟了一眼，又道：“听说吴中行与赵用贤二人，早上刚挥到午门枷拷示众时，围观的人就挤得密不透风。道他们不是的虽然有，但同情他们的人，竟然占了多数。”

“这就是邪气，”王崇古开口说话声如洪钟，他气愤言道，“一帮子酸秀才，狗屁不懂偏还要议论国事，这边火烧房子，那边死了爷，你是先哭爷，还要先救火?这道理浅显不过了，还扯啥子横筋!”

王崇古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虽是读书人出身，但因长期生活在军幕之中，早把那点儿穷酸斯文销磨净尽，说话直来直去从不拐弯儿，张居正喜欢他这脾性，便接他的话言道：

“问题在于吴中行这些人，并不认为眼下朝廷的局势如同救火，他们反倒认为现在是国泰民安，既无外患又无内忧的大好光景呢。”

“这就叫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王国光插话说，“前几年财政改革绩效显著，太仓里现存了几百万两银子。但是，船到中流，不进则退，眼下正是在进退之间，是在节骨眼儿上，这局势类同救火。”

王崇古附和道：“幸亏皇上英姿天纵，看得清情势，所以一再慰留首辅。”

张居正非常感激两位政友的理解与支持，他再次把搁在案台上的旨匣瞟了一眼，动情地说：

“吴中行折子中所言之事，也并非全是妄语。不谷离乡十九年，就再也没见过家父，老人家一旦谢世，作为人子，我的确应该即刻奔丧，凭棺一恸，再为他守墓三年。但皇上不让我离开京城，一边是忠，一边是孝。作为人臣，我不能不忠，作为人子，我孰能不孝?这么多天来，我一直为这两个字苦恼，一时抉择不下。翰林院的那帮词臣，以为我贪恋禄位，真是可笑之极。”

王国光说：“叔大兄，平心而论，为天下计，你的确不能离开京城。”

“汝观兄，众口烁金啊!”张居正痛苦地摇摇头，道，“不谷想好了，准备再次上疏乞皇上开恩，准我回江陵守制。”

“写则可写，但依咱之陋见，皇上决不会同意。学甫兄，你说呢?”

王崇古正愣瞧着窗外的槐树出神，见王国光问他，连忙回道：

“汝观兄所言极是，首辅，家严既已弃养，心中存孝即可，眼下最重要的，是要尽忠。”

张居正长叹一声，说道：“如果宦海中人，都像你俩这样通达，我张居正怎会被逼到如此难堪的地步。”

王崇古见首辅被夺情事弄得神情沮丧，情知再说下去只会徒增烦恼，便换了个话题说：

“叔大兄，咱邀汝观兄今日来拜谒，为的是清丈田亩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汝观兄已讲得详细。咱俩议过，这件事开展起来，必定阻力很大，依不谷之见，得用一点雷霆手段。”

“用何雷霆手段?”张居正问。

“听汝观兄所言，首辅的意思是先在山东开始?”

“是，”张居正点点头，“杨本庵决心甚大，在他那里先行一步，试试风头。”

“肯定推进很难，不谷拟从部衙中抽调一名侍郎前往督阵，不知首辅意下如何。”

“很好，派去的人，一定要勇于任事。”

“这个请首辅放心。”王崇古仍如在帐幕中议论军事，大有纵横捭阖的气势，他侃侃言道，“若欲振士气，不谷与汝观兄商议过，首先得杀猴给鸡看。”

张居正眉梢掠过一丝难得的笑意，说道：“人家杀鸡嚇猴，你偏要杀猴嚇鸡，说说你的打算。”

王崇古回答：“不谷分析，只要重新清丈田亩的咨文到省，阳武侯薛汴与衍圣公孑L尚贤两人一定会反对，咱的意思，先从他二人中找出一只‘猴儿’来。他只要一蹦跶，立刻就逮起来。还有一些大户，比起他们来，只算是‘鸡’，‘猴子’咱都敢杀，你‘鸡’还算什么?你只要一动，咱就把你掐住。”

“方才学甫兄所言，就是他倡议的雷霆手段，只是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的侯爷王爷跑到皇上那里去告刁状。”王国光跟着补充说，“首辅你还记得隆庆六年秋上的事么，咱们施行的胡椒苏木折俸，本已取

得圣意，但几个侯爵跑到李太后面前一哭诉，李太后立刻就改了口风。弄得咱们左右不是人，差一点被那帮混蛋算计了。”

“这种事情保不准还会发生，”张居正伸了伸腰，一边思考一边说道，“就拿薛汴来说，他的阳武侯是世袭的，有成祖皇帝亲自颁赐的铁券金书，任何时候都能免死罪，所以他才敢胡作非为。能把这样的‘猴子’惩治一下，对于减除清丈田亩的阻力，是有百利而无一弊。学甫兄，你可以把这层意思，先向杨本庵吐露一二，让他有个准备。”

“好，我回到衙门就急速办理。”

三人把这件事议得透彻，告辞之前，王国光又斟酌着说道：“叔大兄，有一件事还想征询你的意见。”

“何事?”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个书呆子，这会儿还戴着枷，跪在午门外示众哪。”

“听说皇上要他们罚跪三天?”张居正问。

“是的，”王国光说，“他们二人还不服气，跪在那里昂头一丈。但三天以后，该如何处置他们呢?”

“这要看皇上的意思。”

“皇上已有旨意到部，要吏部先拿出惩处意见条陈上奏。咱接任不过两天，哪件事该如何办理，脑子里还是一盆糨糊，所以特来讨教。”

王国光样子极虔诚，但张居正感到他似乎有推诿之意，心里头略略有点不高兴。正思虑着如何回答，王崇古插进来直捅捅言道：

“对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口喙狂人，应该予以严惩。”

王国光回道，“严惩肯定要严惩，但总要有法可行。”

王崇古不屑地一笑，揶揄道：“什么叫法，皇上的旨意就是法，皇上让吏部拿条陈，这实际上就是要严惩了。”

“但严惩亦应有度，杀头、戍边、开籍都是严惩，咱该取哪一种?”

张居正见王国光确实是因为不懂才拿不定主意，心下稍安，他制止了两人的争论，说道：

“去年刘台上折污告，皇上下旨判他五千里外充军，不准回籍。此次吴中行赵用贤二人与他所行之事差不多，惩处之轻重，亦可参照执

行。”

张居正一锤定音，二人再无话可说，当下告辞出来，起轿回府。

过了一夜，第二天麻麻亮，缇骑兵就把吴中行与赵用贤从镇抚司大牢中提出来，押解到午门前的广场。昨日已跪了一天，两人的膝盖都磨破了皮，蹭一下都痛。缇骑兵毫无怜悯之心，一到广场，就把两人推倒跪下，颈子上戴着四十斤重的铁木枷，手圈在里头连转动一下都不可能，脚下的砖地又都硬得像铁，膝盖一碰上去，刚结了血痂的地方顿时间又被磨破，鲜血渗了出来，濡湿了裤腿。赵用贤虽是个胖子，但忍耐力显然比不上吴中行，跪在那里龇牙裂嘴地难受，瞧他那副模样，吴中行不免担心，问道：

“汝师兄，你熬得住么?”

“熬不住也得熬，”赵用贤仍不改心高气傲的脾性，自嘲道，“戴枷罚跪，这也是读书人必修的功课。过了这一关，方可称天下斯文：”

“理是这个理儿，”吴中行艰难地挪了挪膝盖，说道，“只要记住咱们是为了捍卫朝廷的纲常而下跪，咱们的膝盖，就不会感到疼痛：”

刚说完，猛听得赵用贤“哎哟”一声，吴中行扭头看去，只见赵用贤身子扑倒在地。原来他因膝盖生疼，身子不住地摇晃，旁边的缇骑兵嫌他不老实，故在他的后腰上踹了一脚。由于铁木枷锁得太紧，倒地一倾，把赵用贤的颈子划开一道大血口子，鲜血流了出来。缇骑兵又把铁木枷一拉，扯起赵用贤重新跪正。吴中行与赵用贤对视一眼，都是敢怒不敢言。他们深知与这些文墨不通的缇骑兵讲理犹如对牛弹琴，只能自讨苦吃。看到赵用贤血人一般，双目圆睁跪在那里，好像随时都会跳起来与人拼命。吴中行怕他真的起爆，便想转移他的注意力，言道：

“汝师兄，跪着也是跪着，咱们何不趁这大好光阴，做点咱们该做的事。”

“做什么事?”赵用贤问。

“咱们联诗如何?”

“联诗?”赵用贤瞟了一眼站在身边的凶神恶煞的缇骑兵，笑道．“记得金粉六朝时有两句诗‘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写某皇帝

的风流事。如今你和我，身边不缺韩擒虎，却没有张丽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那是什么?”

“是咱大明皇朝的殉道者。”

“此评允当，”吴中行低头看了看颈子上套着的沉重的铁木枷，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着问，“汝师兄，你不想联诗了?”

“联吧，你出题儿。”

“好，就用这枷字起韵吧。”

吴中行略略沉思，便吟道：

十月轻寒戴铁枷

赵用贤素有捷才，立刻联上一句，并又出一句：

书生自赏血如华。

午门长跪丹心壮，

吴中行把赵用贤的联句复诵一遍，又吟道：

御苑流风燕子斜。

禁鼓声声闻帝阙，

赵用贤一笑，一边打腹稿，一边说道：“帝阙之禁鼓，该用什么对?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

吴中行知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道：“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快对上，不然罚你。”

“怎么罚?”

“一炷香工夫，不准挪动膝盖。”

赵用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缇骑兵，嚷道：“你比韩擒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说着吟出两句：

浮云片片挂檐牙。

春来春去长安道，

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股“人来疯”的傻劲儿，一时间思如泉涌，你来我往联得好不畅快：

花落花开处士家。

我因朝奏终成祸，(吴中行)

谁苦今晨未品茶?

枯舌生津思好句，(赵用贤)

忠肝沸血化烟霞。

三杯小醉饶丝竹，(吴中行)

九死余生对暮鸦。

敢为纲常成死谏，(赵用贤)

终叫社稷免咨嗟。

吴中行这一句对得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来好词替换。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上句来难一难赵用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吟了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天道无穷地有涯。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只顾得吟诗，全然不知身边围观的人已越聚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头来看，只见艾穆已站在他们的面前。

“和父兄，原来是你。”吴中行一阵惊喜。

艾穆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袱儿替赵用贤擦拭颈上的血迹，一边说道：

“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地斗韵，艾某实在钦慕。二位受此冤屈，犹苦中作乐，真名士也。”

“苦倒没什么苦，”吴中行强忍着疼痛，取笑道，“就是手箍死了，挠不了痒痒。”

赵用贤也咬着牙巴骨硬撑，附和道：“如果有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月又有何妨。”

艾穆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心揪得很，便伸手去把赵用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轻松一些。缇骑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哨棒，嚷道：

“这位大人，请站开些。”

艾穆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用贤怕他吃亏，低声提醒道：

“和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爷是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的。”

缇骑兵虽不懂诗，但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用贤踹翻在地，吼道：

“你敢骂人，看老子不揍死你。”

艾穆赶紧把赵用贤扶起，霍地站起身来，双目如电逼视着缇骑兵，厉声喝道：

“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定不能饶你。”

“你想怎么样?”

缇骑兵一提嗓子叫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缇骑兵本有二三十人，听这边一叫喊，便提着兵器都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艾穆吃亏，忙把他扯出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词臣在赵志皋的带领下也早都赶来这里。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缇骑兵，力争让两位受刑的同僚少吃一点苦头。见艾穆与缇骑兵发生争执，赵志皋忙趋上前去，偷偷地把一只银锭塞到领头的小校手中．腆着脸笑道：

“这位兵爷不要发怒，大家都替皇上办事，能通融的尽量通融。跪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

“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像昂头的公鸡，哪里还认得俺们这些大兵。”

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这么说，脸上却浮着得意的笑容，他一挥手，缇骑兵又都散开各就各位。艾穆趁这空儿，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二位：

“昨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么?”

“发生什么事了?”吴中行问。

“天上出了妖星。”

“妖星，什么妖星?”赵用贤问。

“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逼中天。随后，京城就有三处火警。”

“星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什么?”吴中行突然挺直了身子：

艾穆眼中射出深邃的光芒，反问道：“地上有夺情之议，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个中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

“老天爷有眼哪，”赵用贤突然狂笑起来，“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何憾!”

他这一笑，立刻吸引了不少围观者，缇骑兵一跺脚，又斥道：“你再胡闹，小心俺又揍你。”

艾穆眼见人越聚越多，便提高嗓门说道：“那日在天香楼，艾某已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一定也会上疏皇上，批驳曾士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那是什么?”

“是咱大明皇朝的殉道者。”

“此评允当，”吴中行低头看了看颈子上套着的沉重的铁木枷，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着问，“汝师兄，你不想联诗了?”

“联吧，你出题儿。”

“好，就用这枷字起韵吧。”

吴中行略略沉思，便吟道：

十月轻寒戴铁枷

赵用贤素有捷才，立刻联上一句，并又出一句：

书生自赏血如华。

午门长跪丹心壮，

吴中行把赵用贤的联句复诵一遍，又吟道：

御苑流风燕子斜。

禁鼓声声闻帝阙，

赵用贤一笑，一边打腹稿，一边说道：“帝阙之禁鼓，该用什么对?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

吴中行知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道：“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快对上，不然罚你。”

“怎么罚?”

“一炷香工夫，不准挪动膝盖。”

赵用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缇骑兵，嚷道："你比韩擒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说着吟出两句：

浮云片片挂檐牙。

春来春去长安道，

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股"人来疯"的傻劲儿，一时间思如泉涌，你来我往联得好不畅快：

花落花开处士家。

我因朝奏终成祸，(吴中行)

谁苦今晨未品茶?

枯舌生津思好句，(赵用贤)

忠肝沸血化烟霞。

三杯小醉饶丝竹，(吴中行)

九死余生对暮鸦。

敢为纲常成死谏，(赵用贤)

终叫社稷免咨嗟。

吴中行这一句对得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来好词替换。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上句来难一难赵用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吟了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天道无穷地有涯。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只顾得吟诗，全然不知身边围观的人已越聚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头来看，只见艾穆已站在他们的面前。

"和父兄，原来是你。"吴中行一阵惊喜。

艾穆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袱儿替赵用贤擦拭颈上的血迹，一边说道：

"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地斗韵，艾某实在钦慕。二位受此冤屈，犹苦中作乐，真名士也。"

"苦倒没什么苦，"吴中行强忍着疼痛，取笑道，"就是手箍死了，挠不了痒痒。"

赵用贤也咬着牙巴骨硬撑，附和道：“如果有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月又有何妨。”

艾穆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心揪得很，便伸手去把赵用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轻松一些。缇骑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哨棒，嚷道：

“这位大人，请站开些。”

艾穆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用贤怕他吃亏，低声提醒道：

“和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爷是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的。”

缇骑兵虽不懂诗，但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用贤踹翻在地，吼道：

“你敢骂人，看老子不揍死你。”

艾穆赶紧把赵用贤扶起，霍地站起身来，双目如电逼视着缇骑兵，厉声喝道：

“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定不能饶你。”

“你想怎么样?”

缇骑兵一提嗓子叫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缇骑兵本有二三十人，听这边一叫喊，便提着兵器都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艾穆吃亏，忙把他扯出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词臣在赵志皋的带领下也早都赶来这里。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缇骑兵，力争让两位受刑的同僚少吃一点苦头。见艾穆与缇骑兵发生争执，赵志皋忙趋上前去，偷偷地把一只银锭塞到领头的小校手中，腆着脸笑道：

“这位兵爷不要发怒，大家都替皇上办事，能通融的尽量通融。跪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

“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像昂头的公鸡，哪里还认得俺们这些大兵。”

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这么说，脸上却浮着得意的笑容，他一挥手，缇骑兵又都散开各就各位。艾穆趁这空儿，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二位：

“昨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么?”

“发生什么事了?”吴中行问。

“天上出了妖星。”

“妖星，什么妖星?”赵用贤问。

“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逼中天。随后，京城就有三处火警。”

“星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什么?”吴中行突然挺直了身子。

艾穆眼中射出深邃的光芒，反问道：“地上有夺情之议，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个中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

“老天爷有眼哪，”赵用贤突然狂笑起来，“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何憾!”

他这一笑，立刻吸引了不少围观者，缇骑兵一跺脚，又斥道：“你再胡闹，小心俺又揍你。”

艾穆眼见人越聚越多，便提高嗓门说道：“那日在天香楼，艾某已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一定也会上疏皇上，批驳曾士华。所以，咱们既不是昏君，更不是昏臣。”

“那是什么?”

“是咱大明皇朝的殉道者。”

“此评允当，”吴中行低头看了看颈子上套着的沉重的铁木枷，又抬头看了看淡云飘逸的蓝天，苦笑着问，“汝师兄，你不想联诗了?”

“联吧，你出题儿。”

“好，就用这枷字起韵吧。”

吴中行略略沉思，便吟道：

十月轻寒戴铁枷

赵用贤素有捷才，立刻联上一句，并又出一句：

书生自赏血如华。

午门长跪丹心壮，

吴中行把赵用贤的联句复诵一遍，又吟道：

御苑流风燕子斜。

禁鼓声声闻帝阙，

赵用贤一笑，一边打腹稿，一边说道：“帝阙之禁鼓，该用什么对?子道兄，你这是故意整我。”

吴中行知他故意卖关子，便催促道：“谁不知道你有七步之才，快对上，不然罚你。”

“怎么罚?”

“一炷香工夫，不准挪动膝盖。”

赵用贤瞟了瞟站在身边的缇骑兵，嚷道：“你比韩擒虎还要恶毒，听着，我有了。”说着吟出两句：

浮云片片挂檐牙。

春来春去长安道，

这时来午门看热闹的人又多了起来，两位词臣都有股“人来疯”的傻劲儿，一时间思如泉涌，你来我往联得好不畅快：

花落花开处士家。

我因朝奏终成祸，(吴中行)

谁苦今晨未品茶?

枯舌生津思好句，(赵用贤)

忠肝沸血化烟霞。

三杯小醉饶丝竹，(吴中行)

九死余生对暮鸦。

敢为纲常成死谏，(赵用贤)

终叫社稷免咨嗟。

吴中行这一句对得有些勉强，但一时也觅不来好词替换。他此刻也想弄个生僻的上句来难一难赵用贤，正攒眉沉思，忽听得有人朗吟了两句：

人生自古谁无死，

天道无穷地有涯。

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只顾得吟诗，全然不知身边围观的人已戡聚越多。听得有人接句，忙抬头来看，只见艾穆已站在他们的面前。

“和父兄，原来是你。”吴中行一阵惊喜。

艾穆单腿跪下，一边掏出手袱儿替赵用贤擦拭颈上的血迹，一边说道：

“看你们在这里旁若无人地斗韵，艾某实在钦慕。二位受此冤屈，犹苦中作乐，真名士也。”

“苦倒没什么苦，”吴中行强忍着疼痛，取笑道，“就是手箍死了，挠不了痒痒。”

赵用贤也咬着牙巴骨硬撑，附和道：“如果有人替我挠痒，跪他十天半月又有何妨。”

艾穆看着地上的血迹，只觉心揪得很，便伸手去把赵用贤的铁木枷往上抬了抬，想让这位冒着虚汗的大胖子轻松一些。缇骑兵见他动作越格，便顿了顿手持的哨棒，嚷道：

“这位大人，请站开些。”

艾穆不理会他，仍用手抬着枷，赵用贤怕他吃亏，低声提醒道：

“和父兄，快依他说的办，这些兵爷是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的。”

缇骑兵虽不懂诗，但耳朵尖，却把这句话听进去了，顿时又一脚把赵用贤踹翻在地，吼道：

“你敢骂人，看老子不揍死你。”

艾穆赶紧把赵用贤扶起，霍地站起身来，双目如电逼视着缇骑兵，厉声喝道：

“大胆兵贼，竟敢侮辱斯文，定不能饶你。”

“你想怎么样?”

缇骑兵一提嗓子叫起来，执行任务的这一队缇骑兵本有二三十人，听这边一叫喊，便提着兵器都围了过来。在刑部点卯之后一同前来的沈思孝生怕艾穆吃亏，忙把他扯出人群。翰林院里的一帮词臣在赵志皋的带领下也早都赶来这里。他们不是来看热闹，而是来想办法疏通执法的锦衣卫缇骑兵，力争让两位受刑的同僚少吃一点苦头。见艾穆与缇骑兵发生争执，赵志皋忙趋上前去，偷偷地把一只银锭塞到领头的小校手中，腆着脸笑道：

“这位兵爷不要发怒，大家都替皇上办事，能通融的尽量通融。跪着的这两位是咱的同事，待他们平安解了刑罚，咱请各位兵爷喝酒。”

“解刑之后，你们这些官老爷还不像昂头的公鸡，哪里还认得俺们这些大兵。”

得了银锭的小校，嘴上虽这么说，脸上却浮着得意的笑容，他一挥手，缇骑兵又都散开各就各位。艾穆趁这空儿，又走了过来，蹲下来问跪着的二位：

“昨晚上发生的事，你们知道么?”

“发生什么事了?”吴中行问。

“天上出了妖星。”

“妖星，什么妖星?”赵用贤问。

“昨晚扫帚星起于东南，直犯北斗，光逼中天。随后，京城就有三处火警。”

“星象变异，天人感应，这预兆什么?”吴中行突然挺直了身子。

艾穆眼中射出深邃的光芒，反问道：“地上有夺情之议，天上有妖星闪耀，子道兄，个中蹊跷，还用得着追问吗?”

“老天爷有眼哪，”赵用贤突然狂笑起来，“我辈之举，上合天意，纵死何憾!”

他这一笑，立刻吸引了不少围观者，缇骑兵一跺脚，又斥道：“你再胡闹，小心俺又揍你。”

艾穆眼见人越聚越多，便提高嗓门说道：“那日在天香楼，艾某已说过，继你们二位之后，我一定也会上疏皇上，批驳曾士楚、陈三谟等夺情之议，昨日午夜，我已拟好折子，沈主事定要附名，这折子就以我俩的名义递进。”

“折子已递了?”吴中行问。

“还在这儿呢。”沈思孝插话，说着就把手上的折子递给艾穆，又道。“和父兄说递进去之前，先要念给二位听听。”

“好，和父兄，快念。”赵用贤大声催促。

艾穆站起身来，抖开折子。立刻，偌大的午门广场鸦雀无声，所有看热闹的人都屏神静气安宁下来。艾穆清了清喉咙，大声念道：

吾皇陛下：臣刑部员外郎艾穆、刑部主事沈思孝就首辅张居正夺情事，再行抗疏，谏曰：

自居正夺情，妖星突见，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陈三谟，甘犯清议，率先请留，人心顿死，举国如狂。

今星变未销，火灾继起。臣岂敢自爱其死，不肯洒血为陛下言之：

陛下之留居正也，名曰为社稷。须知社稷所重，莫过于纲常。而元辅大臣者，纲常之表也。弃纲常而不顾，何社稷所能安?且事偶一为之者，例也。而万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弃先王之制而从近代之例，如之决然不可也。居正今以例夺情，觌颜留机枢之地。设若期间国家有大庆贺大祭词等盛典，为元辅者，欲避则害君臣之义，欲出则伤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处居正，居正又何以自处也。徐庶以母故而辞于昭烈，日：臣方寸乱矣。居正独非人子乎?而方寸不乱耶?位极人臣，反不修匹夫常节，何以对天下后世?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为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闻为所夺也。以礼义廉耻风化天下，犹恐不及，顾乃夺之?使天下为人子者，皆忘三年之爱于其父，常纪坠矣!异时即欲以法度整齐之，何可得耶?陛下诚爱居正，当爱之以德，使奔丧终制以全大节，则纲常固而朝廷正，乃使天下百官万民成服之。灾变不可弭矣，恳望陛下再思夺情之议，准臣之请。臣艾穆、沈思孝伏拜。

一篇雄文，抨击犹烈。在场的官员竖着耳朵听下来，不少人为之股栗，更有人生怕惹火烧身，赶紧抽身溜走。当然，也有不少人拊掌叫好。吴中行听罢，也不免为艾穆锋芒毕露的犀利言辞而大为担心。因为，这篇疏中不但针砭首辅，而且捎带着把皇上也刺激了一番，便道：

“和父兄这篇疏文，痛快淋漓，真千古奇文也，只是言辞过于激烈，一旦投进，下场不会比我俩好到哪里去。”

“艾某正有此意，陪二位在此一跪。”

艾穆话音刚落，沈思孝也凛然说道：“还有我哪，我既来到午门，就没打算回去。”

“快哉，快哉!”赵用贤又大叫起来，“读此雄文，真想浮一大白。”

艾穆拱手朝两位跪着的同道一揖，言道：“二位在此稍候，我和纯父兄投折去了。”

话犹未了，围观的人早给他们二人让出一条道儿。

第二十七回 气咻咻皇上下严旨 怒冲冲首辅斥词臣

用罢早膳，皇上照例有半个时辰的休息。这会儿，他正和客用孙海一帮近侍在东暖阁外边的砖地上玩掷金城的游戏。这游戏说来也很简单，就是用白灰在砖地上划出四九三十六个方格，每一方格填上一个州的名字，方格中间搁一小磁碗，参与游戏的太监站在三丈开外，手拿一枚铜钱，朝方格中的小碗里投掷，若投中一个，皇上就赏给他白银五钱，以投三次为限。三次皆不中者则换下，改另一个人再投。皇上自己并不投，而是当一个仲裁者，就这么简单的游戏，他却玩得津津有味。

且说今天早上，一连换了五个太监，却没有一个人投中。第五个掷铜板的是孙海，他连掷两次，连碗边儿都不曾碰到，第三次投出的铜板，掉进一只小磁碗中又弹了出来，旁观的众太监都为他惋惜。孙海想得赏钱，便对坐在藤椅上的朱翊钧奏道：

“万岁爷，奴才这枚铜板算不算投中了呢?”

“不算。”朱翊钧立即回答。

“可是，它是从碗中弹出来的呀。”

“既弹出来，就不能算投中嘛，”朱翊钧跷着二郎腿，得意地说，“你想骗朕的赏钱，没门。”

孙海抓耳挠腮，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逗皇上开心。朱翊钧果然兴致儿极高，又喊道：

“下一个谁上?”

“奴才试试。”

说话的是客用，他与皇上同岁，今年十五，刚处在变音的阶段，说话声音嘎嘎的，听了让人感到别扭。但他今天的声音格外不对头，皇上瞅着他，狐疑问道：

“你嘴里好像含了什么东西?”

“是。”

客用答着，伸手从嘴里抠出一枚铜钱来。

“你这是干啥?”朱翊钧问。

“启禀皇上，奴才把铜钱用口水濡湿，它就不会嘎嘣嘎嘣地乱飞。”

客用说着扮了一个鬼脸。朱翊钧笑道：“你当年弄蚂蚁大战，朕就知道你是个人精，快投。”

“哎。”

客用先朝皇上深深一鞠躬表示领旨，然后挽起袖子站到投掷线上，眯眼看准一个磁碗，稳稳地投了过去。只见那枚湿漉漉的铜钱不偏不倚，正好掉进碗中，由于沾水，也不弹跳。

众太监一阵惊呼，孙海伸手去看那方格，大叫道：“万岁爷，客用投中的是扬州。”

“扬州?客用怎么这么好的运气。”朱翊钧屁股离了藤椅，伸头朝方格中看了看，问道，“客用，你知道扬州的分野与出产么?”

“奴才不知。”客用一脸憨相。

“你既不知，听朕为你道来，”朱翊钧双手背负，很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兴致勃勃言道，“淮、扬一带。扬州、仪真、泰兴、通州、如皋、海门地势高，湖水不馒。泰州、高邮、兴化、宝应、盐城五郡邑如釜底，湖水常常泛滥，所幸有一道漕堤为之屏障。此堤始筑自宋天禧年间转运使张纶，因汉代陈登故迹，就中筑堤界水，堤以西汇而为湖，以受天长、风阳诸水脉，过瓜州，仪征以通于江，为南北通衢。堤以东画疆为田，因田为沟，五州县共称沃壤。南起邵伯，北抵宝应。盖三百四十里而遥，原未有闸也，隆庆六年，水堤决，乃就堤建闸。你们记住这建闸的谕旨，是朕登基后亲自签发的。兹后两年间，建闸三十六座，耗费金钱以万计。这说的是地势，再说出产。淮扬最大的出产就是盐。其盐厂所积有三代遗下者，然长芦盐窃之淮扬卖，而淮盐又窃至江南卖。长芦之窃，其弊窦在往来官舫；淮盐之窃，其作奸在孟浪流徒。淮盐岁课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引，征银六十万两，可谓比他处独多。嘉靖朝鄢懋卿督理时，欲以增额为功，请加至白银百万两，征不足，则搜刮郡县盘剥商贾，在他治下，商人多破产，怨声载道。及嘉靖末年，严分宜败，御史徐旷上折弹劾鄢懋卿，司农复议，始减照原额征收。

“扬州有五塘，一日陈公塘，延袤八十余里，置自汉陈登；一日句城塘，六十里，置自唐李袭誉；一日小新塘，一百一十里；一日上雷

塘、下雷塘，各九十里，皆创自先朝。千余年停蓄天长、六合、灵、虹、寿、泗五百余里之水脉，水溢则蓄于塘，而诸湖不至泛滥，水涸则启塘闸以济运河。

“这塘说过了，朕再说扬州的风俗。淮阳年少，武健骜愎，椎理作奸，往往有厄人胯下之风。凤、颍习武好乱，意气逼人，雄心易逞。小秦淮则如白下，鲜衣冶容，流连光景。盖六朝余绪犹有存也，大抵古今风俗不甚相远。”

朱翊钧滔滔不绝讲了半天，眼前的这帮内侍大都胸无点墨，内中虽也有识几个字的，又哪里懂得什么学问?如今听得皇上指点江山的宏论，他们无不肃然起敬。孙海适时恭维道：

“万岁爷这好的学问，真是胜过了状元郎。”

“瞎。什么状元郎。”朱翊钧瞪了孙海一眼，“三年一次会试，那状元郎还得由朕钦点呢!”

孙海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连忙伸手掌自己的嘴巴，一面打，一面骂道：

“看奴才这张臭嘴，尽说混账话。”

看着他做戏，内侍们站在旁边无不掩着嘴笑，有一个内侍挠挠脑袋，问道：

“奴才天天跟着万岁爷，真不知万岁爷这么大的学问，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朕从隆庆六年登基起，就出经筵，六年了，天天就学这些经邦济世的学问，你们这些当奴才的，哪里会知道。”

朱翊钧一副傲岸的神气，众内侍一个个点头哈腰，一直默不作声的客用，这时满脸堆笑言道：

“万岁爷，奴才的赏银还没拿到呢!”

“少不了你的，”朱翊钧打心眼儿里喜欢这个既机灵又憨厚的贴身内侍，他挥挥手，一名内侍便托了一只垫了红绒布的木盘上来，上面放了五钱银子，朱翊钧朝客用一指，笑道，“拿去吧，权且把扬州赏给了你。”

“谢万岁爷。”

客用伸手拿过银子，正要退下，忽然听得有人尖叫一声“且慢”，唬得众人回头一看，却是冯保，不知他何时悄没声儿地走了进来。

冯保急步上前，拧着客用的耳朵，吼道：“还不快给万岁爷跪下。”

客用不知自己犯了什么错，也不敢申辩，只得不情愿地跪了下去。朱翊钧也不明就里，愣着问：

“大伴，客用怎么了?”

冯保也扑通跪了下去——他这一跪，十几个内侍再没有一个敢站的，都纷纷跪下了。冯保正色言道：

“老奴冯保，请万岁爷收回旨意。”

“什么旨意?”

“将扬州赐给客用的旨意。”

一听这话，朱翊钧噗哧笑出声来，辩道：“朕开的是玩笑，实际只赏给他五钱银子。”

“天子无戏言，”冯保偏还较真儿，“万岁爷若不收回旨意，客用就白得了一个扬州。”

“好吧好吧，”朱翊钧有些不耐烦，鼻孔哼了一声，说道，“刚才那句戏言，算朕没有说。”

冯保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又回过头训斥客用：“你这个小奴才，真不知天高地厚，皇上赐你扬州，你本该诚惶诚恐，赶紧谢辞才是，你偏偏还眉飞色舞说一句‘谢万岁爷’，这话是你答的么?你这不知好歹的东西。”

客用平自无辜遭此一顿辱骂，气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但他哪敢辩驳，只勾着头一声不吭。经冯保这么一搅和，朱翊钧也玩兴全无，怏怏起身，踱回东暖阁中，冯保跟随在他的后头走了进去。

朱翊钧习惯地在御榻上落座，早有内侍把沏好的香茶捧上。朱翊钧呷了一口，强压下心头的不快，也不看冯保一眼，只低头问道：

“大伴，今日有何要事?”

冯保欠身奏道：“启禀万岁爷，午门外又发生了大事。”

“午门外?”朱翊钧不屑地说，“不就是吴中行沈思孝两人在那儿戴枷罚跪么，今天是第二天吧?”

“是，”冯保奏道，“不是这二人的事，又有两个人上折言夺情事?”

“谁?”

“艾穆与沈思孝，两人都在刑部任事，艾穆是刑部员外郎，沈思孝是一名主事。”

“他们的折子呢?”

“在老奴这里。”

“念。”

“是。”

冯保展开艾穆沈思孝的折子，一字一句读了下来。当听到“臣闻古圣帝明王，劝人以孝矣，未闻从而夺之也”，朱翊钧就有些沉不住气了，待他耐着性子听完，已是勃然大怒．骂道：

“这两个狂徒，胆敢骂朕!”

冯保瞧着朱翊钧涨红的脸，趁机撺掇道：“这两人的情况，老奴略知一二。”

“讲。”

“三天前，也就是翰林院编修吴中行与赵用贤二人上折的头天晚上，艾穆与沈思孝应吴中行之邀，曾去灯市口的天香楼宴聚，一共去了七个人，除开上述四位，还有翰林院的赵志皋、张位、习孔教三人。他们名日宴集，实际上就是替张瀚鸣不平，并商量如何上折，反对皇上慰留首辅张先生。”

“哦，这帮人竟如此大胆，你是怎么知道的。”

“自张先生夺情，翰林院带头谤议的时候，老奴就密令东厂番役，暗中侦伺他们的行踪。”

“如此甚好，”朱翊钧点点头，忽又觉得还是冯保忠心事主诚实可靠，便忘却了一心头的不快，继续问道，“东厂的密探，还侦伺到什么?”

“他们早就商量好了的，吴中行赵用贤的折子先上，艾穆与沈思孝随后跟进。”

“艾穆与沈思孝这二人更坏。”

“艾穆向来以名士自居，在京城的清流派官员中，很有一些影响。万岁爷，你记得万历二年冬决的事么?”

“记得，当时张先生提出治乱需用重典，朕准了他，在全国杀了一大批要犯，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这事儿与艾穆有关，他当年受刑部派遣，前往陕西督办决囚事。那一年，陕西只杀了两个人，在全国落下个倒数第一。”

“我记起来了，”朱翊钧忽然又气愤起来，“张先生有一次在平台向朕禀告决囚事，曾言及刑部有一名员外郎督办不力，为何这人还留在任上?”

“老奴说过，艾穆是个名士，动他有点投鼠忌器。再加上，刑部堂官王之诰也袒护他。”

“王之诰不是元辅的亲家么，为何要袒护他?”

“王之诰为人清正，但有些迂阔，好认个死理儿，所以并不能做到与首辅和衷共济。”

“朕知道了，”朱翊钧咬着嘴唇想了想，又问，“艾穆折子中说妖星出现，是怎么回事?”

“昨夜里，天上的确出了扫帚星。”

“啊，这是凶象吗?”

“是的。”冯保咽了一口唾沫，说出事先想好的话，“扫帚星之所以称为妖星，是因为它一出现，地上就有灾害发生，昨夜，京城里就有三处火警，崇文门外，烧毁了十几户人家。”

“还有呢?”

“还有……”冯保顿了顿，装出一副惧怕的样子说道，“这次扫帚星侵犯北斗，帝座受到威胁。”

“有这么严重吗?，，

“老奴在万岁爷面前，决不敢戏言。”

“应如何处置?”

“往常碰到妖星出现的天象，万岁爷就会立即颁旨内阁，五府六院各大衙门，要文武百官各自修省，禳灾祈福，以解上苍之怒。”

“那你立即替朕传旨下去，让文武百官修省。”朱翊钧尽管处处装出大人的样子，但这时仍不免露出孩子的惊恐，“妖星侵犯帝座，这妖星来自哪里?”

“万岁爷，天上乍一出现妖星，艾穆沈思孝就上了这一份冒犯皇上的奏折，这事儿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你是说，艾穆贼喊捉贼?”

“依老奴看，是这么个理儿。”

朱翊钧脸一沉，说道：“还是着锦衣卫把这二人拿下。”

“这个自然，老奴马上传旨，”冯保说着却不挪身子，迟疑一会儿，又道，“万岁爷，这件事儿，要不要请示太后，看她有何旨意?”

“不用了，”朱翊钧决断地回答，“母后已明确表态，对这些犯上作乱之人，一律严惩。”

“请问万岁爷，如何严惩?”

“朕已降旨吏部询问，昨日已有回答，给吴中行赵用贤二人，各廷杖六十，贬为编氓，永不叙用，今日的艾穆沈思孝二人，气焰更加嚣张，廷杖各加二十，流徙三千里，戍边充军。”

“请问万岁爷，廷杖何日执行?”

“明日辰时，让大小九卿四品以上臣工，都到午门外观刑，一个都不准缺席。”

“老奴遵命，现在就去传旨。”

冯保出得东暖阁，一改往日迈八字步的习惯，而是一溜烟出了乾清宫。

吴中行艾穆等四人要遭廷杖的消息，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北京城，立刻就成了街头巷尾的主要话题。官场的人都知道廷杖意味着什么，这是对犯罪官员最严厉的惩罚之一。只有直接触怒皇上的官员，才会遭此重刑。罪官从诏狱中提出，押至午门外，在垫了毡的地上头朝三大殿伏身躺下。负责行刑的锦衣卫兵士手持大棒——这大棒是特制的，它由栗木制成，击人的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铁皮上还有倒勾，一棒击下去，行刑人再顺势一扯，尖利的倒勾就会把受刑人身上连皮带肉撕下一大块来。如果行刑人不手下留情，不用说六十下，就是三十下，受刑人的皮肉连击连抓，就会被撕得一片稀烂。不少受

刑官员，就死在廷杖之下。即便不死，十之八九的人，也会落下终身残废。廷杖最高的数目是一百，但这已无实际意义，打到七八十下，人已死了。廷杖一百的人，极少有存活的记录。廷杖八十，意味着双脚已迈进了阎王爷的门槛。因此，乍一听说四人要遭廷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艾穆沈思孝八十，他们的亲属及同僚好友莫不骇然变色，一时间纷纷行动设法营救。

却说夺情事件发生以来，张居正与冯保两人，通过游七与徐爵互传讯息，一直保持着热线联系，皇上对艾穆等人的严厉处置，张居正及时知道，甚至比五府六部的大臣们知道得还快。在艾穆上折之前，张居正又第三次上疏请求皇上准他回家守制。皇上的答复是“先生再行乞请百次，朕也不准。”这话已说绝，张居正再无回旋的余地。虽然他内心深处渴望皇上有这种坚决慰留的态度，但至少在表面上，在任何人面前，他都必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吴中行艾穆等既然甘冒风险犯颜上书，就是因为他们抓住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不回家守制就是不孝，不孝之人，安能号令天下?一想到这一点，张居正就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与惆怅之中。他可以行使威权使国家走上富民强兵之路，但他却没有办法让那些固守迂腐人品操守的读书人改变观念。他深切地感到立功立德可以兼而有之，立功立人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这次夺情风波，其强大的反对力量不是来自那些已被他深深得罪的势豪大户，而是来自他深为倚重的士林，这尤其让他寒心。

这些天来，除了到家中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大内的太监也几乎天天跑来传旨。今天下午，司礼监太监何进又到府传达皇上最新的旨意：

联为天下留卿，岂不轸念迫切至情．忍相违拒?但今日卿实不可离朕左右，着司礼监差随堂官一员，同卿子编修嗣修驰驿前去，营葬卿父；完曰，即迎卿母来京侍养，用全孝思。卿宜仰体朕委曲眷留至意，其勿再辞。各衙门知道，钦此。

这道圣旨一到，张府立刻忙碌起来。却说接到讣告的第二天，作为长孙的敬修，立刻启程赶回老家江陵，如今大概已过了河南进入湖广地界，用不了三四天即可抵达家中。但是，敬修回籍只是起一个报信的作用，而奔丧的第一号主人应该是张居正。皇上要他夺情引出汹

汹谤议，经过十来天的争斗较量，皇上慰留张居正的决心越来越大。眼见不能回家守制，张居正遂决定让身也两个已获功名的儿子编修嗣修代表他回家尽孝葬祖。皇上得知此事后，先已带了口信过来．要派一名太监随编修嗣修前往江陵主持丧事，这是上午的事。一到下午刚临未时，正式的圣旨就到了，张居正非常感激皇上给此殊荣。首辅葬父，皇上亲派太监前往主祭，国朝二百年来没有先例。早已备好物品束装待发的编修嗣修，随父亲焚香接旨后，立刻就出发。皇上亲准他们驰驿，京南驿派出的轿马已在门前等候，他们要即刻赶往京南驿，皇上派出的司礼监秉笔太监魏朝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尔后一道星夜赶往江陵。

送走了编修嗣修，张居正心里头空落落的，他回到书房，喝了一杯茶，吃了几块甜点，正说开始披览等待拟票的奏折，游七敲门进来，递给他一封缄口的信袋。

“这是谁的?”张居正问。

“不知道，门子给我的，他说一个人走到门口交给他，说是给老爷您的。”

张居正心下疑惑，遂拆开信袋，从中抽出一张淡竹衬底的香笺，笺上写了一首绝句并附了两句话：

一闻讣告便摧心，

怅对秋风哭白云。

贱妾无缘来泣血，

闲庭空自吊黄昏。

若能守制，何必夺情

抑泪遥祭，知名不具

一看这娟秀的笔迹，张居正的心顿时一阵狂跳，他太熟悉这个笔迹了，更熟悉诗中这缱绻感伤的情调!“玉娘!”他大喊一声，竟手拿笺纸，忘情地奔出书房，跑到大门前。他抬眼看看胡同口，行人寥寥。几个守值的军士，像泥塑的金刚一样站在大门两侧，他回身问站在门厅前的门子：

“这信是谁给你的?”

“一位老人。”

“老人。”

“是，看上去像冬烘先生。”

“人呢?”

“留下信就走了。”

“快去把他追回来。”

“是。”

门子嘴上答应着，脚下却慢吞吞的。张居正一跺脚，吼道：“快些!”

门子一惊，再不敢怠慢，飞也似地朝胡同口跑去了。张居正一直目不转睛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忽然意识到站在门口不妥，复又怏怏地蹙回书房。

过了一会儿，门子满脸大汗跑来禀报，说是找不见那老头儿了。

“你敢断定是个老头儿?”张居正问。

“千真万确。”

“是个什么样的老头儿?”

“瘦巴巴的，好像懂点文墨。”

“知道了，去吧。”

门子离开后，张居正又把那首诗翻来覆去看了几遍，脑海里老是浮现出玉娘袅娜的倩影和忧伤的眼神。打从去年冬上，玉娘离开积香庐不辞而别后，张居正曾多方打听她的踪迹，迄今仍无寻获。往日，玉娘不止一次露出厌世出家的念头，因此张居正责人多次查访京城内外的所有寺院，一次次都失望而归。玉娘离走的头两三个月，张居正心情一直不好。白天忙于政务，倒也不觉得什么：一到夜晚，他就感到百无聊赖。自玉娘走后，他已很少去积香庐，偶尔去一次，睹物思人，只会让他徒生伤悲。这样怨怨艾艾过了几个月，心情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恢复如初。期间，李太后曾向他打听过玉娘的下落，他不敢说玉娘是因为邵大侠被杀才愤而出走，而是含含糊糊地回答说玉娘为了心中夙愿已遁人空门。听说这么一位美丽的小女子能摒弃红尘矢志苦修，李太后对她的印象越发地好了。她要张居正捎信给玉娘，仍要她来宫中探讨佛事：张居正只得敷衍承诺，其实他实在不知道这一只江南的雏燕，如今飞向了哪里。就在他渐渐淡忘的时候，这位玉娘又

奇迹般地出现了——不是她的人，而是她带来的这一张痴情如旧的香笺：

这一首绝句，短短二十八个字，寄托了玉娘对他尊父的无尽哀思，诗中以“贱妾”自称，说明玉娘仍没有改变对他的挚爱。闲廷空自吊黄昏，这闲庭在哪里?诗中透露的消息，可以断定玉娘仍在北京，同住一城却恍若参商难见，张居正本来已是伤痕累累的一颗心，这一下更是再添新痛。他起身踱到窗前，想象玉娘现在缁衣素面临风怅望的样子，眼角再一次湿润了。他真恨不能下令五城兵马司挨家挨户搜查，把玉娘重新觅回来，但他不能这样做。身为宰辅，又在夺情期间，安能为一个小女子兴师动众?众口烁金，他再次想起这滚烫滚烫的四个字。至于诗后附言，特别是“若能守制，何必夺情”八个字，已道出了玉娘对他的规劝与怨望。玉娘作为一个与官场无涉的小女子，也希望他守制，可见孝治观念，并非士林独擅，它已深入民间植根人心。想到这一点，张居正不觉有一点后怕。“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王阳明的这句名言，再一次在他的心中卷起怒涛。

就在张居正怀念玉娘心潮难平的时候，游七又来报王锡爵求见。对这位掌院学士在此次夺情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张居正十分恼火。此时约见，又不知为的什么，张居正只得收回思绪，吩咐游七把王锡爵领到花厅。

自吴中行艾穆等四人要遭廷杖的消息传开，翰林院里像是炸沸了锅。赵志皋张位习孔教等人，吵着要动员全京城所有对夺情一事持异见者共同署名上书。这样事情就会越闹越大，王锡爵劝阻他们，尔后只身赶来纱帽胡同，他希望张居正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

张居正故意磨蹭了一会儿，待他走进花厅，早已坐定的王锡爵立忙又起身施礼相见。张居正还礼坐下，他强压下不快，冷冷地问道：

“王大人此番前来，有何公干?”

王锡爵听出话中带骨头，他睨了一眼青衣角带的张居正，赔着小心回道：

“愚职今次专为廷杖一事而来。”

“有何赐教?”

“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对首辅夺情事有异议，愚职认为，此事不当廷杖。”

“那应当如何呢?”

“应该宽宥他们。”

“那你为何不给皇上上折?”

“皇上在盛怒之中，哪肯听愚职罗唣?”

“那你找不谷作甚?”

“愚职请求你出面劝说皇上，收回廷杖的旨意。”

张居正摇摇头，搪塞道：“你方才已说过，皇上正在盛怒之中，吴中行艾穆等人冒犯的不是我，而是皇上，此情之下，不谷又哪能劝说皇上。”

王锡爵知道张居正对这几个人恨之入骨，不肯施以援手，但目下情势，惟有他的话才可使皇上回心转意，为了救人，他只得苦苦哀求：

“首辅，皇上的盛怒，是因夺情之事引起，而夺情之事，又因你首辅而爆发。解铃还需系铃人，若想吴中行四人得救，惟有你首辅出面。”

张居正立即回道：“不谷不能出面!”

“为何?”

“这是皇上第一次亲自御政动用威权，不谷若出面干涉，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

王锡爵瞧着张居正冷峻的神情，顿觉灰心，但拯救同类的责任感让他不敢放弃，他再一次劝道：

“首辅，有一句话愚职不能不说，但说出来，恐会引起首辅的震怒。”

“你说吧。”

张居正又习惯地捋了捋长须，借以平息心头的烦躁。王锡爵呷了一口茶，缓缓言道：

“首辅，受廷杖的虽然是吴中行等四人，但为之痛心的，将是天下所有的读书人。”

张居正听罢一愣，旋即冷笑一声，讥道：“王大人的意思，是我张居正要与天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

“愚职不是这个意思，”王锡爵赶紧申辩，“但夺情之事，的确容易引起读书人的误会。”

“首先是你王大人的误会，你不是身穿红袍，亲自跑到内阁去恭贺吕阁老迁左么?”

王锡爵脸色腾地红了，他索性放胆言道：“是有这回事，愚职亦不同意首辅夺情。”

“皇上要留我，你说怎么办?”

“你可挂冠而去。”

“你这岂不是要我不忠?”

“如果首辅愿意出面营救吴中行四人，或许能赢得反对夺情者的谅解。”

“对不起，仆难以从命。”

“首辅，难道你不念及吴中行赵用贤都是你的门生吗?”

“他们眼中又哪有我这个座主，”张居正说着已是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厉声说道，“皇上要我夺情，你们要我守制，你们所作所为，不是要把我张居正逼上绝路么，你们若坚持己见，仆惟只有一死，方得解脱。”

王锡爵见张居正已说出绝情的话，只得长叹一声，起身告辞。他刚走不久，冯保就差人送来了最近两日东厂的访单。东厂自创建之日起，就担负有监伺百官的秘密使命，东厂撒在各处的暗线甚多，这些密探随时都会把得到的情报密呈上来，东厂再汇总成为访单及时向皇上禀报——东厂的访单，也只有皇上一人才能看到，但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冯保虑着他实际上起到“摄政”的作用，便把访单制成两份，一份呈送皇上与太后，另一份则报给张居正。

现在，张居正看这最新的一份访单，有二十多页纸，内容几乎清一色都是京师各衙门官员在夺情事件中的言语行动。张居正细细读来，不放过其中任何一则消息。其中有多条涉及艾穆，并全文刊登了他在天香楼上写的那一阕《金缕曲》，此前，他已读过了艾穆的那篇《谏止居正夺情疏》，对于艾穆的文字才华，他从内心由衷地欣赏，

但同时他又发出了“芝兰当途，不得不除”的感叹。如今再读这阕《金缕曲》，他对这位湘中才子已是深深厌恶，在心中讥道：“扶社稷，方为大丈夫。这话不假，但究竟是谁在匡扶社稷呢，是你还是我?”想着想着，他也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依这《金缕曲》的词牌，挥写心中的哀婉、愤怒与沉痛：

一天秋气烈，问孤雁，拍云而去，关山几叠?忍看圣贤皆寂寞，谁醉长安风月。寒夜里，故园萧瑟。料当老父魂飘日，江浦上，一霎枫林黑。肝肠断，星明灭。

我为人子遭诋毁，望江南，烟水茫茫，徒然泣血。以身许国真难事，进退关乎名节。恨不能，远离帝阙。

只是明君难割舍，扶社稷，要创千秋业。功与过，且抛却!

第二十八回 午门廷杖血飞似雨 微臣忤旨气贯如虹

“押罪官!”

一位小校站在午门前临时搭起的木台上，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呐喊。顿时，从左掖门旁边的三间值房里涌出一队锦衣卫兵士，他们押解着戴着铁木枷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推推搡搡走到木台前。木台上摆了一张长桌，锦衣卫都督朱希孝主持今天的行刑。让一位王公亲执其事，可见皇上对这次廷杖的重视。按皇上的旨意，京城四品以上官员都来到现场，数百名官员按级别分站两厢，一个个神色严峻一言不发。广场四周，三步一岗四部一哨站满了锦衣卫兵士，真个是风声鹤唳戒备森严。

木台前的砖地上，早已铺好了四块毡，毡上又各铺了一长卷十分结实的白梭布——这也是廷杖的规矩，被杖者躺在白布上面，一俟廷杖完毕，行刑者只需把这白布一拖，被杖者就被曳出午门广场，交给早已在那里等候的家属。

吴中行等四人被押到四块毡前，面朝木台站好。自隆庆皇帝登基以来，到现在的万历五年，一共十一个年头了，这午门外一直不曾举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廷杖。四个人一起挨杖，更是多年没有发生过的惨事。所以,广场上的气氛便显得格外压抑。朱希孝虽然贵为锦衣卫大帅，却从未经历过战阵，也极少见到流血的场面一所以，今天他显得特别紧张，他将眼前的四名“罪官”扫视一眼，做了一个手势，嘴中吐出两个字:

“卸枷。”

“卸枷——”小校大声传达命令。

几个缇骑兵上前，娴熟地开锁取枷。只听得一阵咣啷咣啷的磕碰声，四个人颈上的铁木枷卸了。由于他们的双手长久被扯举起来夹死，因此肘关节都已僵直麻木，一旦卸开枷，他们向上弯曲的手一时还放不下来。艾穆与沈思孝少受一天罪，故手放得快一点，艾穆轻轻地甩着手臂，看着站在隔壁的赵用贤仍举着手，便道:

“汝师兄，闭眼一咬牙，手就下来了。”

“你过来帮我扳下来。”

赵用贤本是说一句玩笑话，艾穆信以为真，竟忘了这是在刑场，抬步就要过去，行刑兵士伸棒朝他胸前一横，铁刺扎在囚衣上，顿时扎了几个小洞。朱希孝虽然行事谨慎，却把赵用贤与艾穆的行动看作是对他这个主刑官的挑衅，或者说是蔑视，因此转惧为怒，斥道：

“尔等罪官，临到受刑还不畏谨!”

艾穆不肯在众位大臣面前表现畏葸，故大声抗言道：“我等维护朝廷纲常，何罪之有?”

“放肆!”朱希孝一提嗓门，显出他不怒而威的大帅本色，“宣旨!”

“是?”

一位太监从侧边走上木台，展开黄绫旨卷，高声读道：

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反对曾士楚、陈三谟等夺情之议，名日维护纲常．实则离闻君臣。虽枷栲示众，犹不思悔改。今着锦衣卫杖吴中行、赵用贤六十，削职为编氓；杖艾穆、沈思孝八十．三千里外充军。受刑之后，即刻逐出京城．不得停留。钦此!

太监宣旨时，广场上各色人等有千人之多，却是一片鸦雀无声。在场的许多官员不敢相信，如此严厉的惩罚，是一个十五岁的皇帝作出的决断。但也容不得他们细想，宣旨声刚…停，只见朱希孝一挥手，他身旁的小校又振声吼道：

“行刑——”

声犹未落，早已在众罪官跟前站好的锦衣卫兵士一拥而上，极其熟练地将四个人掀翻在地，弄到白布上脸贴砖地躺好。

“张嘴!”

一个兵士叫了一声，四个人没回过神来，只见其中的赵用贤头一抬，想说什么，立刻就有一个兵士飞快地往他嘴里塞了一根约五寸长的檀木棒儿，棒两头都穿着细麻绳，那兵士将两道麻绳抄拢一提，紧紧勒在后颈上，这檀木棒就把赵用贤的嘴巴撑开堵得死死的，不要说喊叫，连哼都哼不出来。这也是廷杖前不可缺少的环节，皆因铁刺檀木杖击下去，不用几下就皮开肉绽，受刑人忍受不住，必定会撕肝裂肺地叫喊，如今先用檀木棒把你的嘴堵住，叫你想喊也喊不成。转眼之间，四个人的嘴中都“咬”了一支檀木棒儿。

接下来，他们的双手又都用系了麻绳的铁环扣死，然后一字扯开。拉紧的麻绳牢牢地系在临时钉进砖地的铁楔子上。嘴和手处理完毕，四个人已是动弹不得。再接下来的程式，就是褪掉他们的裤子——这虽然不雅，却是不可省略的一环。盖因受杖刑的人，如果穿了裤子，一杖下去，被击碎的布片会被深深嵌进肉中，几杖下去，裤子捶烂了，烂肉里满是布屑，受杖人纵然活了过去，因受布屑污染清洗不净．创口也很难愈合。因此，褪裤子这一举动，乃是为受刑人着想。

裤子褪了，四个光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幸好在场并没有一位女子，但向以儒雅自命的高官大僚们，依然觉得这种亵渎斯文的作法不能接受，许多人都闭上了眼睛。

廷杖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小校逐一检查过，回到台前向朱希孝禀告。其实，朱希孝自己也早就看得真切。眯着眼，他再次瞧了瞧四只在日头底下反光的肉腚，以及每名罪官前负责行刑的两名杖手，他轻轻一点头，小校立刻反身，喊出了一个响彻苍穹令人惊怖的字：

“打!”

“打——”

这声音在午门前的高墙内回荡。一些闭着的眼睛突然睁开，一些睁开的眼睛又赶紧闭住。

几乎在同时，八支刑杖一起举起。

“啪!”

“啪啪!”

“啪啪啪啪!”

沉重的钝器击在肉体上的声音：沉闷，喑哑，却有着不可抗拒的穿透力：

第一杖下去的时候，四个人都不约而同地昂起头来，因为是第一杖，他们还能对疼痛感迅速作出反应——犹如一瓢滚沸的油泼在屁股上：

肉末横飞，鲜血喷溅。

但是，在场的所有观刑的官员，却听不到揪人心肺的哀嚎，受刑者的嘴被堵住了。因为他们的身体亦被拴死，所以也见不到他们作任

何挣扎与扭动。

“九、十……”

“二十、二十一……”

“四十五、四十六……”

专门有一位兵士在高声报告杖击的次数，每一个数字喊出来，都像一记重锤，砸在每一位观刑者的心窝子里。不过，这些数字对受刑者本人，已不起任何作用，十几下以后，他们就全都昏死了过去。

“四十九，五十……”

“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

这个数字刚报出来，吴中行与赵用贤两人的杖刑就告结束，而艾穆与沈思孝要多打二十杖，往下的每一杖，更让观刑者惊心动魄。

停杖的二人，躺在那里已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而继续挨杖的二位，任你杖下如雷，他们一动不动，每一杖像打在棉花上。须知这些行刑的兵士(包括他们的班头，那名站在朱希孝之侧的小校)，昨日都得了贿赂——赵志皋一班词臣人上托人保上托保找到他们，暗中塞了他们一大把银子，央求他们今日手下留情。小校答应留他们四人一条命。不然，若是行刑士兵使坏，十杖之内就可以把你骨头敲碎，三十杖内就可以让你毙命。今天，行刑兵士的确暗中使了花招，尽管表面上他们把刑杖举得高高，挥下去也十分猛烈，但在挨近受刑人身体的那一刹那，他们手腕一硬，把灌入刑杖的劲往回收了许多。而且，他们下杖尽量不落在关节处。尽管这样，毕竟这带有铁皮倒刺的檀木杖威力太大，受刑人虽然能捡回一条命，但那血肉横飞的活罪，依然惨绝人寰。

“七十八。”

喊到这个数目，行刑兵士手中的刑杖慢了下来，他们一个个满头大汗，这些横肉面生膀大腰圆的兵士也都累得气喘吁吁，手臂发软。

“七十九!”

“八十——”

喊到这最后一个数目，报数者将余音拖得很长，就在这拖音中，行刑兵士扛着八支带血的杖，一字儿走进左掖门边的值房。刑场两厢的官员，都不约而同长吁一口气。

朱希孝在整个行刑期间，紧张得出了一身大汗，如今背心发凉：他瞅了瞅地上躺着的四个大血人，赶紧车过脸去，对小校说了一个“散”字。

小校又跨前一步，高喊：“列位官员，散场——”

顿时间，两边厢官员像潮水一般向端门涌去。他们既不互相议论，也不敢在这里多留一会儿。不消片刻，观刑的官员就退得一个不剩：其实，无论是今天的理刑官朱希孝，还是观刑的上千名官员，及这四个受刑者，都不知道他们的主宰者——十五岁的皇上朱翊钧，打从辰时起，就在冯保的引领下，偷偷地登上了午门城楼。在罩着薄纱的木格窗棂后头，他们观看了整个行刑的过程，当那血肉横飞的场面出现，冯保担心皇上受到惊吓，便从旁小声说：

“万岁爷，别看吧，这场面太血腥。”

朱翊钧却盯着刑场目不转睛，以无比兴奋的口吻说道：“大伴，你怎么这么没出息!”

“万岁爷，您?”

朱翊钧回过头来，盯着冯保，眼眶里竟射出与他的年龄毫不相符的杀气，一字一顿说道：

“大伴，到今天，朕才尝到当天子的味道。”

冯保如被灼热的火苗烫了一下，浑身一震。他陡然感到眼前的朱翊钧再不是当年那个满脸稚气童心未泯的小皇上了，心下一酸，眼角竟滚出了泪珠。

“大伴，你怎么哭了?”朱翊钧惊诧地问。

冯保赶紧擦去眼泪，佯笑着说：“看到万岁爷长大了，老奴才心里高兴；”

“记得朕十一岁时，元辅张先生就教导朕，为天子者，须得仁服天下，威加四海。前几年富民强兵多行仁政，这回廷杖吴中行等四人，便是威加四海的开始。方才刚闻到一点血腥，你大伴就以为朕害怕，岂不笑话。如果连这一点血腥都见不得，如何行天子之威?”

朱翊钧一边看廷杖一边议论，那神情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折子戏。冯保内心中恨不能行刑兵士把这几个犯上作乱的“罪官”杖死，但

平常他却连杀鸡都不敢看。所以，一见这血腥场面，他的胃就朝上翻直想作呕。朱翊钧大约看出了冯保的悸怕，便奚落道：

“大伴，你倒真是有点妇人之仁。”

冯保嘿嘿笑着，一脸的无奈，忽然，他指着端门方向，对朱翊钧说：

“万岁爷，你看!”

朱翊钧探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着九品官服的年轻官员独自一人穿过端门，走进了空荡荡的广场。朱翊钧禁不住好奇地问：

“这个人要干什么?”

独自走进午门广场的这个年轻官员，名叫邹元标。

却说廷杖之后，为了防止在现场引起骚乱，理刑官立即下令散场，待所有的官员散尽后，小校让兵士将地上四个血人拖出去交给家属。兵士们将毡上的白布一曳拖向端门，广场上顿时留下四道殷红的血迹。

四名“罪官”的家属，打从天不亮就跑到端门外守候，如今见四人被拖出来，一个个皮开肉绽气息全无，顿时都放声痛哭。此时这端门外，除了家属，还有不少平日与“罪官”们有交谊的或者说同情他们的一些年轻官员，也都赶来这里。他们不忘请来救治的郎中，在一片震天价的号啕中，郎中们开始手忙脚乱的救治。这四人虽然昏迷不醒，但嘴巴却全都大张着，皆因他们嘴中“咬”着的木棒儿被拿下了，昏迷中颚骨又不会动，故都合不拢。这样倒给救治提供了方便。郎中们将事先已准备好的蚺蛇胆浸在一小盅黄酒中，倒进他们的嘴。民间一直流传着蚺蛇胆可以让人还阳的说法：吞了蚺蛇胆，再来给他们包扎。刑杖打的都是下身，屁股与双腿被打烂，白厉厉的骨头都已显现出来。这悲惨的伤情，让在场的不少女眷都吓得昏厥过去。郎中们在包扎时出现了困难，零零碎碎的肉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再植它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敷上大量的金枪药，给他们止血止痛。

邹元标也是极早赶到端门外守候的，如今眼见这抢救的场面，他感到五内俱焚。他是今年秋闱大典中刚刚得中的新科进士，穿上补服才不到两个月时间，分配到刑部观政。考中进士前，他在老家江西省吉水县就很有文名，他的老师胡直是嘉靖年间进士，师承王阳明心

学，亦是海内闻名的硕儒。邹元标秉承老师衣钵，倡和衷济世无为治国之说，因此对张居正施行的吏治与财政改革大为不满，认为是苛政。夺情风波发生后，他密切关注，但因是新科进士，人微言轻，没有多少人理会他，就连同在刑部的艾穆，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凑热闹的热血青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昨天，当艾穆沈思孝上折引起皇上震怒并传旨要将他们廷杖时，邹元标几乎没有认真思虑，就连夜赶写出一份抗疏，准备在今天廷杖之后，再次呈给皇上。

看到吴中行等四人在郎中们的救治下，都悠悠恢复了鼻息，邹元标便抬脚向端门走去，守门的兵士把他拦住不准通行，他晃了晃手中的折子，说道："刑部有急折，差我送呈皇上。"兵士闻听再也不敢阻拦，遂放过了他。

此时的午门广场，已是空空荡荡，一些兵士正在打扫清洗地上的血迹：那四块毡旁，积血摊摊，碎肉离离。邹元标走到跟前，对着地上的血迹伫立良久，这时，一位兵士上来干涉，要他赶紧离开，他才噙着两泡热泪踱到左掖门下。

"你要干什么?"左掖门守值禁军问他。

邹元标回道："刑部递折。"

听说递折，门内太监便转出身来，问道："是何折子?"

邹元标怕直说太监不敢送呈，便撒了一个谎，回道："关于冬季决囚事，刑部请示皇上。"

太监也不深问，接过折子回到门内。此时，还呆在城楼上的朱翊钧，早差人下来要看看邹元标究竟要干什么，这会儿便从太监手上接过折子，飞快地跑回楼上。

听说来者是今年的新科进士刑部观政邹元标，朱翊钧便狐疑地问：

"刑部怎么会派一名观政前来递折?快念一念，看这道折子说些什么?"

冯保展开折子，刚看了《再谏张居正夺情疏》的题签，脸色就勃然大变。

"怎么了?"朱翊钧问。

"又是一道针对元辅夺情的抗疏。"冯保小心回答。

“是吗?”朱翊钧摸了摸唇边刚刚长出的软髭，阴沉着脸说了一个字，“念!”

冯保呷一口茶润润嗓子，刚念了一句“为首辅张居正夺情事，臣刑部观政邹元标再次抗疏谏日”，便停了下来，他觑了觑朱翊钧的表情，见没有任何表示，才继续念了下去：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其设施乖张者，如州县入学，限以十五六人，有司希指，更损其数，是进贤未广也。诸道决囚，亦有定额，所司惧罚，数必增额，是断刑太滥也。大臣持禄苟用，小臣畏罪缄口，若今日有敢言者，则明日必遭杖徙……

“放肆!”听到这里，朱翊钧终于忍不住怒吼起来，“一个刑部观政，居然敢妄议朝政．来人!”

“老奴在!"冯保赶紧欠身回答。

“传旨锦衣卫，赶快把邹元标抓住，不要让他跑了。”

“是。”冯保答应，吩咐身边长随。赶紧下楼传旨。

“再接着念!”朱翊钧令道。

冯保点点头，又遵旨念了下去：

臣伏读敕谕：‘朕学问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必前功尽弃。’陛下言此，实乃宗社无疆之福也。但赣中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岂独居正。学问人品超过居正者，大有人在。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人之五常之道岂不尽丧?于此亲生而不养，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日‘我为非常之才’，岂不令天下士人齿冷?由此推断，必定怀禽兽之心，方为非常人也……

“不要再读了，”朱翊钧已是气得嘴唇发乌，他死死抓住椅翅，咬着牙说，“这个邹元标，朕恨不能杀了他。”

冯保担心朱翊钧一时冲动真的下旨杀人，那样势必引起朝局大乱，便赶紧跪下奏道：“万岁爷，杀人万万不可。”

“为何?”

冯保担心一时讲不清理由反而会引起皇上更大的震怒，便说了个旁人意想不到的理由：

“这邹元标眼见四人被打得死去活来，还敢冒险上折，可见他已作好了赴死的准备。”

“啊?”

“万岁爷若下旨杀他，是成全了他。为抗谏而死，天下士林就会把他邹元标当做英雄，这就是邹元标想要得到的荣誉。”

“嗬，以死换名，天下还有这样的奇人。”朱翊钧感到不可思议，但他还是采纳了冯保的建议，说道，“既然他想死．朕偏不让他死，大伴，传旨下去，依艾穆、沈思孝为例，将这邹元标廷杖八十，三千里外充军。即刻执行!”

“奴才遵旨。”

冯保答应一声，亲自下楼传旨．刚走出门，朱翊钧又喊住他，狠狠地说：

“你将朕的话传给各衙门，邹元标之后，有谁再敢反对朕的夺情之旨，杀无赦!”

第三卷终

2002．8．16．

第 一 回 钱知府迎宾谋胜局 张首辅南归似帝王

刚过罢万历六年的春节，北直隶真定府的知府钱普就忙得脚不沾地。他这忙倒不是为国计民生，而是为了迎接当朝宰辅张居正的过境。

夺情风波之后，遭到廷杖的艾穆、沈思孝、吴中行、赵用贤、邹元标五人被逐出京师，流徙边疆蛮荒之地，京城的局势又渐趋平静。在张居正的一再请求之下，李太后同意待皇上大婚的仪式举行之后，准假三个月让他回湖广江陵老家葬父。皇上的婚期定在二月十九日，照此推算，张居正回老家的行期，最早也得到三月份。钱普从邸报上看到这则消息，心里顿时就盘算开来：京城通往湖广的官道，从保定府经真定府，再过顺德府入河南境。南北官道在真定府境内有三百多里路，走得快也得四天时间。四品知府在地方上虽然是人抬人高的青天大老爷，但想见一次首辅也是难上加难，即便进京觐见，也是公事公办，两只手搁在膝盖头上，挺着身子把几句干巴巴的官话说完，就得拍屁股走人。自始至终宰辅都不拿正眼瞥你一眼，纵想巴结讨好也找不着机会。钱普想着自己与张居正之间，既无乡党之情，又无师生之谊，从里到外都找不着一根线和宰辅牵上。这年头，椅子背后没人，想在官场上呼风唤雨晋级升迁真是比登天还难。钱普是嘉靖四十二年登榜的进士，万历三年，由扬州府同知升任现职。与同侪相比，他的迁升不算快，但也不算太慢。他却总觉得自己屈才，其因是无法攀援当路政要，尤其是张居正——这可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最有权势的首辅。当今皇上称他为“元辅张先生”，不但口头上这么叫，还每每见诸于圣旨文字，这也是史无前例。钱普决心利用张居正在真定府境内的四天．好好儿地巴结一番。

主意既定，他便把门下的几位师爷找来商量对策。这些挖窟窿生蛆的“智多星”们纷纷献计：

“首辅入境之日，凡他经过的路途，一定要打扫干净。三月份正值春荒，路上行人倒有一半是叫化子，让各村的粮长负责，把叫化子都弄到空屋子里关几天。”

“首辅人府城，走的是北门：从北门到南门，街两旁的房屋都要粉刷一遍重新装饰，让首辅感到真定府的升平景象。”

“首辅的随从都要好好接待，常言道宰相门前七品官，这些人千万不能得罪。阎王不收礼，不等于小鬼不要钱，咱们一定得对症下药。”

钱普一肚子小九九，身边人抬举他，说他眉梢儿都是空的，这也不是假话。此刻听了师爷们的发言，他笑了笑，说道：“诸位都有好见识，建议都不差．但依本官来看，还只是表面文章。这样一些事体，你想得到，人家保定府就想不到?听说保定知府吴显焕大人，早就在安排接待首辅的事儿了。因此，咱们真定府，一定要订出别人打破脑袋也想不出的接待方案，要有绝活儿，咱们做出来了，不单让保定府吃惊．就是咱们的下一站顺德府、广平府，乃至河南的开封府、南阳府，湖广的襄阳府、汉阳府等等，都无法超越，也无法仿效。只有这种独一无二的接待，才算成功。”

众师爷一听，知道钱普已是胸有成竹，于是附和道：“东翁识见高超，想必早就有了非凡之计，还望东翁明示，我们下头照办就是。”

钱普于是眉飞色舞一二三四神侃一通，师爷们莫不心悦诚服，依计领了各自的差事，分头料理去了。

不觉已到二月底，北直隶衙门给辖下的五个府移文，通报首辅归乡葬父，定于三月十一日从北京启程，凡南北官道经过的府县，务必认真接待，从吃喝住行到安全保卫，都不得出半点差错。不几日，由礼部、兵部和锦衣卫三大衙门派员组成的打前站的人马来到了真定府城，这些人挑剔得很，就接待细务一件一件和钱普仔细磋商，直到他们觉得事事放心，再无一点犯头，这才又打马前行，到下一站检查去了。钱普其实留了一手，他只拣人家想得到的场面事向打前站的官员禀报，真正的绝招儿却瞒下不说，他生怕让别人抢了他的先机。知道了首辅离京的具体日期，他又安排几路探子到京畿和保定府打听沿途的接待情况，从起止住行，首辅的好恶，甚至膳食的菜单，凡能弄到手的情报，每日都有快马向他具禀。从京城到真定府城是六百里，人真定府境是四百五十里地，钱普决定到保定府与真定府交界处迎接。三月十七日，他听说首辅的车驾已到保定府的庆都县，他便带着属下的官员浩浩荡荡来到了庆都县与真定县交界之地。

官道一入真定县，便有一个小小的驿站。驿站前头是一座亭子，供过往行人歇肩饮水。如今这亭子修葺一新，年久失修已经破旧的驿站不但重新整理粉刷过，里头的供张设备也全部更新。钱普带着人马赶来这里已近午时。打从三月十一日张居正离京南下，这七天时间钱普就没睡个囫囵觉，这会儿刚说歪在炕上打个盹，随他一道来的钱粮师爷孙广路像踩了风火轮似地跑进来，忙不迭声喊道：

“老爷，快，来了!”

“来了，在哪?”

钱普睡意全消，一下子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门去，孙广路跟在他屁股后头，一边垫着碎步一边气喘吁吁回道：

“大约只有一二里地了，喏．你看，前头的仪仗旌旗，明晃晃的都看得见。”

说话时，二人已登上几步台阶走进了亭子里头，钱普手搭凉棚隙望，只见西北方向的官道上，马蹄踏踏彩旗飘飘，冠盖如云车驾如簇：这支队伍差不多有一千好几百人，摆成长蛇阵，迤迤逦逦朝这边走来。

“好威势!”

钱普在心里头艳羡地赞叹了一句，习惯地舔了舔两片薄薄的嘴唇，扭头一看，方才还空荡荡的官道上，忽地站出来百十名官吏，好像都是从地缝儿里钻出来的。这些都是他的属官僚吏，先前都猫在各处房子里打尖歇息，听得动静，都一齐跑出来看热闹。钱普扫了他们一眼，像塾师训戒村童一般嚷道：

“各位记住次序，在官道两侧跪迎首辅人境，千万不可乱了章法．明白了?”

“下官明白了。”

众官员亢声回答。亭子两侧．早已铺好了红毡，官员们在孙师爷的安排下，都各就各位，一刷儿挺身跪起。

这时．首辅的导行队伍斧钺仪仗令旗牌扇已逼近真定县境。钱普慌忙跳下亭子，站在路中间朝两厢一挥手，早已训练得滚瓜烂熟的锣鼓班子一齐敲打击奏起来：一向冷僻的县界处，顿时间钟吕高鸣喧声

震耳。锣鼓鞭炮声中．更有三十二支大唢呐呜哩哇啦奋力吹响，明耳人一听便知，唢呐班子演奏的是恭迎圣人出行的《引风调》。

坐在一乘十六人抬的明黄围帘大暖轿里的张居正，看了一个多时辰的书，感到眼睛有些疲乏，正说闭目养一会儿神，忽听得前头传来喧天锣鼓，他感到轿夫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正欲询问，护卫班头李可拍了拍轿杠隔着轿帘向他禀报：

“大人，前头就是真定县境，真定府知府钱普率众前来迎接。”

“这个钱普，为何要如此兴师动众?”

张居正小声咕哝了一句，遂站起来伸了伸懒腰，作好下轿的准备。

论节令，谷雨已过了几天，一眼望不到边的华北平原上墒情已动，葱葱的麦色一天变一个样。柳条儿滚绿，榆钱儿绽青，融化的雪水流人滹沱河中，变成翡翠样的春浪，把辽阔的北国滋润得更加妩媚。万物昭苏生机勃勃，牛欢马叫春光如酒，如此良辰美景，怎不叫人心旷神怡。事实上，打从春节一过，张居正遇着的就尽是喜气事儿。首先是春节之前，从江南各处粮站里兑运来京的一百多万石粮食，都一粒不差地足额运抵通州仓。自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南方的税粮都是分春秋两次解运。斯时运河水丰，容得下千石大漕船的航行。但祸福相倚，一年中，最让人提心吊胆的也是春洪与秋汛。船行河中，若连遭淫雨，洪水滔天，船毁人亡的惨剧每有发生，粮食损失少则十几万石，多则二三十力石，从未足额收缴过。一二百年来，这个矛盾始终不能解决。张居正上任后，启用水利专家吴桂芳出任漕河总督，三年时间，江淮漕河的治理大见成效，通过疏浚与闸站的修建，增强了水系的调节功能。去年夏秋之交，吴桂芳大胆上疏，建议改春秋兑运为冬运。冬天本属枯水季节，有些河床地段水浅仅没脚踝，不要说大漕船，就是浅帮船也断难通过。但经过吴桂芳的三年治理后，多处蓄洪湖泊可开闸放水，保证漕河运粮的必需水位。这一举措更改了朝廷二百年的祖制，如果处置不当稍有差错，势必会引起反对派新一轮攻击。张居正虽然慎之又慎，但仍力排众议采纳吴桂芳建议。如今冬运成功，一百多万石粮食安全运抵京师，没有沉没一条船，伤亡一个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他迅速奏闻皇上，万历皇帝一高兴，下旨永久废除春秋兑运，将

冬运著为永例。美中不足的是，实现冬运的第一功臣吴桂芳因积劳成疾，于正月间死在任上。水利乃国家经济命脉，漕河总督不可一日或缺，张居正力荐另一位治河专家，现任工部左侍郎的潘季驯迅速接任此职。这一安排，得到了士林的普遍赞许。

冬运的成功，所有当事官员都得到了嘉奖，或升官晋级或封妻荫子，这帮子人乐得还没醒过神来，第二件大喜事又接踵而至。正月元宵节期间，皇上与万民同乐，还在午门前看鳌山灯的时候，辽东方面六百里加急传来捷报：却说辽东巡抚张学颜与总兵李成梁探得情报，蒙古鞑靼部落欲趁边疆关城欢度春节之际，长途袭掠抢劫牛羊。这二人遂将计就计，诱敌深入迂回包抄，团山堡一仗，将进犯的虏敌合围掩杀，大获全胜，自虏酋以下，斩得虏级八百余首，这是多年都未曾有过的大捷，不但国威大震，对鼓舞九边将士的士气也大有裨益。小皇上当即采纳张居正的建议，迅速派遣乾清宫值事太监魏清代表他前往辽东前线犒赏三军论功行赏。进总兵李成梁禄爵一级，命张学颜出任辽东戎政总督——这也是张居正的主意。北方九边治民为政，由巡抚负责；守土为军，由总兵掌控。为了便于辖制，张居正决定创设戎政总督一职，挂三品右都御史衔，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张学颜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人。

有了这两件大喜事垫底，第三件大喜事——即万历皇上的大婚，更是把京城的吉庆气氛推到极致。早在万历四年，由两宫皇太后主持，就为万历皇帝选定了皇后——京城一个千户所镇抚王伟的女儿。千户所镇抚是一个从六品的武官，在京城，人们讥笑这等官是“啄米官”。惟其如此，才合了李太后的心意。她自家出身卑微，因此一心要寻个小户人家的女儿来当自己的儿媳。依她的观点，小户人家的闺女贤淑，懂得艰难，不会胡搅蛮缠不识大体。王伟是浙江余姚人，世袭军职，为人厚朴谨守本分，其女温婉端庄，虽小鸟依人却无半点狐媚。两宫皇太后从上千名待选的淑女中单单挑中了她，第一是她的福报，第二也有某种偶然性。这李太后抱孙心切，一经选定皇后，就巴不得她马上与万历皇帝成亲。她的意思是把佳期定在万历五年秋。命冯保前去与张居正商量，张居正就此事上疏曲折提出反对意见。他认为皇上才十七岁，皇后才十五岁，两人都还太小，鸾风和鸣的吉庆日子是否应该往后挪挪?李太后采纳张居正的建议，但也不肯把佳期挪后

太多。经多方磋商，终于确定了二月十九日作为大婚吉日。皇上成亲，自有非常繁杂的规仪，李太后委托张居正全力操办。过罢春节，就赐给他大红锦袍一袭，要他换下守制的青布袍子。穿上这件明晃晃的绯衣入阁办事，不免又引起清流们的腹诽。张居正一心要办好皇上的婚事，对那些风言风语早已弃之不顾。到女方家里提亲，英国公张溶被任命为纳采问名使，张居正被任命为纳采问名副使。前前后后忙乎了近一个月，终于完成了这一盛大的庆典。

万历皇帝大婚后三天，张居正再次向皇上告假，请求回老家葬父。皇上这次准了他，并把他请到平台亲切会见。说道：

“元辅张先生，朕准你三个月的假，你要遵守这个时间，届时回京，履职不误。”

“臣谨遵圣命。”

“先生走之前，内阁公务要妥为安排：”

言及内阁，张居正心里颇犯踌躇。按朝廷规矩，内阁不可一日无首辅，他回家这三个月，例应请出一个人来临时担任首辅一职，他因此把在野在朝的阁臣都仔细剖析一遍。隆庆朝中的阁臣，尚有三人在世。他们是徐阶、高拱、殷士瞻。如果要挑选临时首辅，首先要从这三个人中物色。张居正反复权衡，觉得这三个人都不合适。徐、高二位都任过首辅，高拱与他是政敌，一旦坐上这位子，岂有再让出的道理?徐阶是他前辈，复登宰揆之位，他三个月后回京，又怎么好意思让他归山?至于殷士瞻，此公亢急任性，中官里头有不少人喜欢他，一旦获荐来京，无异于引狼入室：至于现任阁臣吕调阳、张四维二人，虽惟他马首是瞻，但谁又能保证他们久后不生二心?思来想去，张居正不肯临时让出首辅之位，而且还想在走之前再增加两位阁臣，以对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老阁臣形成牵制。但能否达到这一目的，还得看皇上的态度，眼下皇上主动谈到内阁，张居正也就顺风顺水引上话题：

“按规矩，臣乞假三月，应寻一德高望重的资历大臣临时替代臣之空缺。”

“这个就不必了，”小皇上似乎想都没想，就立马恳切回道，“如今天下士林中，还有谁可比先生?”

“皇上过奖，臣不敢当。”

“朕并非溢美，这是实际情形：朕现在是一天都不想你离开，但葬父事大，朕不能拦你，你离开内阁这段时间，大致公务，布置妥当就是。”

“臣谨遵圣命。”张居正觉得时间已到，趁机言道，“内阁事务繁杂，臣一旦离开，恐吕调阳、张四维二人忙不择事，难以及时处置，造成延误。”

“先生的意思是?”

“臣请求皇上，能否增加阁臣?”

“这有何难，既然先生认为必需，增加就是，阁臣新增人选，还望先生提出。”

此次会见之后不几天，大约三月初，张居正趁热打铁正式向皇上提出增补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马自强，吏部左侍郎、东阁大学士申时行二人为阁臣，皇上很快批准，批谕是“随元辅张先生人阁办事。”马自强在“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这次却得到张居正的推荐人阁，他自己也感到意外，感情上顿时对张居正亲近了几分。申时行本是张居正执掌翰林院时的门生，为人温文尔雅谦虚冲和，所以一直得到张居正的信任和提携，此次人阁也在情理之中。

经过这一次人事安排，张居正解决了宰位不受觊觎的后顾之忧，也就放心大胆地回家葬父了。三月十一日动身那天，皇上命百官到郊外真空寺班送，并诏遣司礼监太监张宏代表他举行郊宴饯行，两宫太后也都派随堂太监前来赏赐金币赙仪。皇上还亲自授意，安排锦衣卫管辖的禁兵千余名随张居正南行，沿途跸护。戚继光闻讯，更是派来一百名鸟铳手作为前导以壮声威。首辅南归，享受的待遇规格如此之高，简直与帝王无异。但这一切都是来自万历皇帝的旨意。上行下效，凡张居正经过之地，官员们莫不全力以赴诚惶诚恐安排接送，生怕有所疏忽被好事者奏本上去，惹怒圣上吃罪不起。

离京七天，每日酬酢应付场面，张居正已心生厌烦。加之他归乡心切，每天赶路都在八十里以上，所以对各地的接待，他满意者甚少。有的地方，官员们苦等几天，好不容易盼得他来，他却连轿也懒得下，只撩开轿帘儿同当地官员打个招呼就招摇而过，把官员们晾在那里一个个呆若木鸡。现在，听李可说已人真定县境，因在轿子里坐的时间长了，想下来活动活动腿脚，便吩咐停轿。当他踩着轿凳下了

轿，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六角亭子前站定时，震天价响着的锣鼓唢呐突然间戛然停止，钱普跑步上前当面跪下，高声禀道：

“真定府知府钱普，率其属下五州知州，二十七县县令恭迎首辅张大人入境。”

第 二 回 挂诗匾弄玄为邀宠 会贬官谠论诉危情

张居正瞅了钱普一眼，见这人四十岁左右，白净脸皮，下巴上的胡子稀稀疏疏，两腮不肯长肉，一看就是个没福气的样子。再看路两边黑鸦鸦跪着的官员，个个都穿着簇新的补服，显然统一布置过。他吩咐钱普免礼，待钱普站起身来，他问道：

“你就是钱普?”

“卑职正是。”

钱普觉得首辅眼光像锥子一般，一紧张，竟满头冒汗。张居正盯着他，继续问道：

“真定府最南边，是哪个县?”

“启禀首辅大人，是井陉县。”

钱普平常在部属面前好摆谱，如今面对首辅腰都挺不直，他感到两边厢跪着的官员都拿眼光戳着他，他竭力想镇静下来，偏身子晃动得厉害，张居正在原地走了两步，继续问道：

“井陉离这里有多远?”

“首辅大人指的是井陉县境还是井陉县城?”

“当然是县城。”

“二百五十里。”

“唔，”张居正鼻子里哼了一声，朝跪着的官员们扫了一眼，又问，“你方才说，真定府的五个知州，二十七个知县全来了?”

“是。”

“最南端的井陉县知县也来了?”

“来了。”

“县令县令，一县之令，都一窝蜂跑来这里，县里一旦出了事，连个坐督的人都没有。井陉县到这里，少说也得三天，回去又得三天，整整六天时间，县衙里没有了堂官，这像什么话!”

一番不轻不重的训斥，钱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嘴唇嚅动着，想辩解却又不敢。

“井陉县知县呢?”张居正又问。

“在那边跪着呢。”钱普扭头朝左边瞄了瞄，指着前排跪在第三名位置上的一个半老官员，小心问道，“是不是喊他过来?”

“喊他来吧。”

张居正说着抬腿走进了亭子。在询问钱普的时候，他已看清了这亭子上的一个匾额，书有“迎风亭”三字。走到亭子里，忽见正面的横枋上，悬了一块精致的诗匾，上面书了一首五绝：

三月雨悠悠

天街滑似油

跌倒一只凤

笑煞一群牛

乍一看到这首诗，张居正怦然心动，脑海里一下子闪出童年的回忆：那还是他四岁的时候，一次雨天随父亲上街，因为路滑跌了一跤，旁边一群人借此取笑嘲弄，他一生气，便随口念出这首诗以示回敬。四岁孩童有如此捷才，众人大惊，一传十十传百，荆州城的乡亲，从此视他为神童。这件小事的发生，距今已有五十年了。如果无人提及，张居正断然记不起它，却想不到在这遥远的异乡真定县境内，突然又看到这首诗，他怎能不大为诧异。正纳闷时．钱普领着一名年纪在五十开外的七品官员走进了亭子。他猜想来者就是井陉县令，但受好奇心驱使，他仍用手指着头上的那块诗匾问钱普：

“你们为何要挂这一块诗匾?”

“说到诗匾，这里头有一段故事，”钱普这会儿的心情仍是忐忑不安，见张居正有听下去的意思，才用一种神秘的口吻说道，“去年夏天，有一个老和尚从五台山朝拜归来，路过这里，看到这座亭子有些破败，就劝驿丞修缮，并说一年之内，必有圣人经过。驿丞问他是何方圣人，他笑而不答，驿丞请他给这亭子赐名，他便写下“迎风亭”三字。字写好后，老和尚意犹未尽，又写下这首诗。驿丞一看是首打油诗，虽有灵气，却不是大雅之声，就没当回事。今年春节过后，卑职来此地视察，驿丞禀报此事，卑职就让他把诗寻来一看，觉得这里头肯定大有玄机，遂令驿丞将它制成诗匾，悬于亭中。”

听罢故事，张居正更觉蹊跷，便问：“那个老和尚叫什么?”

“不知道，驿丞打听过，老和尚不肯讲。”

“从什么地方来的?”

“也不知道。”

“老和尚讲没讲这首诗的来历?”

“也没有讲过。”

钱普回答得小心谨慎。其实他早从过往的荆州籍官员嘴中听得张居正孩童时的这则故事，特意让人将这首打油诗制成匾挂在亭子里头。这是他迎接首辅的“绝招”之一。但为了不显山不露水，他故意把故事编得玄而又玄。张居正不知就里，竟信以为真，蹙着眉头苦苦思索那老和尚的来历。心想他怎么会知道我四岁时写下的这首诗，又怎么会要写在这么个三不管的小小驿站里头。帝王为龙，圣人为凤，这老和尚要驿丞将这亭子改成迎风亭，看来他是把我张居正当成圣人了，我只不过为匡扶社稷做一点实际功德，又算得上哪门子圣人?思来想去不得头绪，既觉得玄乎，更觉得滑稽。他有心向钱普挑明这首诗的来历，又怕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正犯难时，钱普小心问道：

“首辅大人，要不要进驿站稍事休息?”

“也好，”张居正一眼瞥见众官员尚在原地傻痴痴地跪着，便吩咐钱普让他们起来。他走进驿站，回头指着尚在亭子里不敢挪步的井陉县令，道，“请你进来。”

驿站的厅堂早已收拾得清爽怡人一尘不染，随张居正一道南行的锦衣卫指挥使曹应聘、工部员外郎许嘉林、钦天监监正张应祥等也都进来安排了座位。宾主坐定后，张居正呷了一口茶，然后问坐在他斜对面的井陉县令：

“你可是叫韩里奇?”

“卑职正是。”

韩里奇欲起身离席再跪，张居正伸手将他拦住，又将他上下打量一番：这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胡子已经花白，面孔黧黑瘦削，乍一看似有猥琐之态，但再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他身上有一股子倔犟的气息，特别是那一双总是半睁半闭的眼眶中，射出的光芒总有些与众不同。打从看第一眼起，张居正就对这个人产生了好印象，当然，这其中不排除有先人为主的因素。却说张居正此次南行，特意花了几天时

间，将沿途所要经过的各府州县的官员档案从吏部调来，逐一披览。因为这一路上，他免不了要同这些官员见面，同他们说什么，怎么说，总要做到心中有底。披阅中，他对韩里奇这个人产生了兴趣。此人是嘉靖三十八年的进士，以此资历，仍在当一个七品县令，在全国一千三百多个县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张四维、马自强都是这一科的进士，如今都已入阁当了皇帝身边的辅弼之臣。两相比较，悬殊太大。细究个中原因，才发现症结所在：嘉靖四十二年，韩里奇出任工部分巡佥事，派驻浙江富阳，督收朝廷贡品鲥鱼和茶两样。到任不久，他就发现贡户民众不胜劳扰，往往因为完贡而倾家荡产，便愤而以诗作谏，希望朝廷减贡，因此触怒嘉靖皇帝，被削职为民。直到四年后隆庆皇帝登基，徐阶出任首辅才将他平反起复，调往陕西平凉府任知府。翌年适值大荒，眼见饥民塞道，饿殍遍野，刚当一年知府的韩里奇也顾不得请示，竟私开粮库济赈。这粮库囤积的粮食本属边关军粮，没有兵部与户部两衙的联合移文，任何人不得擅自开启动用。韩里奇此举等于犯了国法，按律须得治以重罪。时任首辅的高拱，怜他救了大批饥民，遂从中斡旋，免了他的牢狱之灾，连降四级，调往广西一个县里当九品教谕。万历元年，升了…级，调真定府获鹿县当主簿。万历四年才按例迁升为井陉县令。韩里奇两次事发，张居正都有耳闻，但因不是亲手处理，久而久之也就忘记了。官员的升迁贬黜，每年都会大量发生，原也不足为怪。但奇怪的是，韩里奇这么多年从未上折伸冤，或找门路找当道大僚帮忙解决问题。他曾就此事询问过张四维，回答是这么多年来，韩里奇从未给他片言只字．如此一个亲政爱民却又不屑于钻营取巧的官场硬汉，张居正决定路过井陉县时见一见他，却没想到钱普竟把辖下所有的知州县令全都带来这里迎接。因此，他决定提前召见韩里奇。

初次交谈，张居正发觉韩里奇有些拘谨，便尽量和悦一些，缓声问道：

“你当井陉县令几年了?”

“两年。”

“此前呢?”

“当获鹿县主簿。”

“再往前是在广西一个县里当教谕，再往前是陕西平凉府五品知府。”张居正说着加重了语气，“其实你的经历我都知道，一遭撤官，一遭贬官，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的老百姓。听说平凉府的百姓还为你立了生祠?”

韩里奇这么多年来，从不肯与人谈起过去，眼下首辅谈起，让他颇感意外。他不知道首辅的心思何在，只得支吾答道：

“百姓不知朝廷王法，故有盂浪之举。生祠之事，卑职也曾耳闻，早就去函请求拆除。”

张居正不置可否，又接着问：“你在浙江富阳写的那首诗，还记得么?”

韩里奇因此诗而一生蹭蹬淹滞，到死他也不会忘这次“豪举”，但在首辅面前不敢唐突，故搪塞道：

“这是十七年前的事了，都记不全了。”

“你记不全，我可记得全。”

张居正说着，竟音韵铿锵地吟诵起来：

富阳山之茶
富阳江之鱼
茶香破我家
鱼肥卖我儿
采茶妇，捕鱼夫
官家拷掠无完肤
皇天本至仁
此地独何辜
富阳山，何日颓
富阳江，何日枯
山颓茶亦死
江枯鱼亦无
山不颓，江不枯
吾民何以苏?

张居正念得很有感情，在座官员无不肃容而听，特别是韩里奇，一直将此诗当成讳莫如深的往事，如今听首辅一字不差地吟诵下来，不免万分感动，再联想到当年罢官时的种种凄楚，更是百感交集，顿时间已是泪流满面。

却说一直侍坐在侧的钱普，先前见首辅对诗匾产生了浓厚兴趣，心里喜不自胜。却没想到首辅没就这件事谈论下去，而是与韩里奇聊得火热，一股子醋意儿从心里头翻上来，直酸到了鼻管。在真定府这块地方，韩里奇可谓是官场里的一块骨头，从来不肯俯仰随人，就说这次集中起来迎首辅入境，他人虽然到了，却说了不少怪话。钱普素来不喜欢他，却也奈何他不得。五十多岁的老县令，。又是快三十年的老进士，资历摆在那儿，轻不得重不得。钱普只知他第一次丢官是因为诗谏，却从来没想到究竟是何等样的一首诗。如今见首辅倒背如流，他顿时从中悟到了一点什么，首辅嘴一停，他立马说道：

“这真是一首好诗，可与杜甫的‘三吏三别’相比，为民请命，韩大人功不可没。”

“是啊，”张居正颇有感触地接过话头，“如今，大部分官员贪图安逸不思进取，不要说主动为民请命，做一个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好官，即便能做到不扰民害民也就不错了。这些官吏有负于朝廷，像你韩里奇这样的官员，是朝廷有负于你。”

“首辅大人……”

韩里奇霍地站起身来，欲表心迹却感到喉头热辣辣的说不出话来，张居正瞅着他，突然高声问道：

“韩里奇，我且问你，你对你做过的事情，是否后悔过?”

“没有，”韩里奇拭干眼泪，抖动着花白胡子．动情地回答，“卑职出身寒微，深知民间疾苦，能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则是毕生追求.”

“说得好，如果今后再碰到同类事项，你还敢像过去一样，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么?”

“这……”韩里奇稍稍一愣，粗大的喉节滑动了几下，才答道，“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天纵英明勤政爱民，首辅敬君子远小人，谅也不会再有陷民于水火的事情发生。”

“这倒不见得，”张居正冷冷一笑，神色庄重言道，“蠹官蠹政，如同夏日里的蚊虫，你怎么灭得干净?逮着机会，它就要咬你一口。你现在还在县令任上，你说，在你们井陉县，就没有扰民害民的事情发生?”

“……有：”韩里奇苦涩地笑了笑。

“是嘛，怎么会没有呢，”张居正继续言道，“就像我张居正过境，你们大老远跑来迎接，这不但扰了民，还扰了官。钱普，你说呢?”

钱普仿佛突然咬了一只辣椒，顿时面色燥赤，他欠欠身子，不自然地笑道：

“咱们这些地方上的蕞尔小官，都想见见首辅，当面聆听教诲。如果首辅觉得不便接见，卑职马上通知各位官员散去。”

“好一个钱普，竟想让我当恶人，来都来了，散去作甚?不谷正想见见大家，昕听大家替朝廷守土安民的难处，对清明政治，有些什么样的好建议。”

张居正这几句话，又让钱普吃了定心丸，正想接嘴说话，却见张居正又把脸转向了韩里奇：

“你还没有正面回答我，倘若再碰到害民扰民之事，你还有没有勇气站出来?”

韩里奇嘴里硬邦邦蹦出一个字：“有!”

“好，”张居正一拍官帽椅的扶手：“我离京之前，已向皇上奏明，荐拔你出任工部员外郎，你当年当过五品知府，现在给你四品职衔，也算是朝廷对你的奖赏，你觉得如何?”

事属突然，韩里奇一下子愣住了，呆在那里不知道说话。倒是坐在他身旁的钱普灵醒，连忙伸指头捅了捅他的腰眼，小声提醒道：

“还不快谢，还不快谢。”

韩里奇这才如梦初醒，站起身来朝张居正深深一揖，喃喃说道：

“卑职感谢皇上，感谢首辅。”

“感谢的话就不必说了，”张居正目光灼灼，斟酌言道，“让你做工部员外郎，是有一个棘手的差事等着你。按皇上的旨意，山东全省已开始了土地清丈。朝廷下决心做这件事，其目的屡见于邸报，不谷不在这里哕嗦。山东作为试点，一旦摸索出行之有效之法，即在全国推

广。山东巡抚杨本庵对于此事督办有力，但亦遇到不少阻力，单拳只手，难以抵挡那些势豪大户的明枪暗箭。因此，本辅奏明皇上，决定派你前往山东，代表朝廷专责清丈田地一事。”

“臣领命。”韩里奇多年来一直在府县任职，熟悉民问舆情，想了想又补充道，“山东的势豪大户，莫过于衍圣公孔尚贤与阳武侯薛忭两家。”

“你说得不差，本辅派你到山东，就是要你把这两家的田地彻底丈量清楚。”

“首辅大人放心，卑职领朝廷圣命而去，保证他们一亩私田也隐藏不下。”

“要充分估计困难，”张居正想结束这次谈话，说道，“吏部新任命的井陉县令，这两天就要到了，你与他交接之后，就即刻动身，到吏部报到。”

“是。”

韩里奇知道这里没他的事了，躬身告谢辞了出去。他一走，张居正问钱普：

“说了这半晌话，本辅的这些随行军士吃了点什么?”

“卑职早就安排好了，肉包子大葱馅饼尽管吃，还有热乎乎的粉条汤，尽管喝，这会儿都吃过了。”

“吃过了，我们就立刻上路。”

“首辅大人，都过午了，你不用膳?”’

“我在轿里头用过茶点，够了。”张居正说着问随行官员，“你们要不要吃点?”

曹应聘领头答道：“我们也都用过点心。”

“好，上路。”

张居正说着已抬腿出门。他忽然又瞥见了亭子，顿时又想起那块诗匾．便序下脚步吩咐钱普：

“把亭子里的那块诗匾摘下来。”

“为何?”钱普冒失地问了一句。

“不要问为什么，叫你摘下就摘下。”

“是。”

钱普听首辅的口气，并没有责怪的意思，心神也就定了。见首辅朝自己的大轿走去，他忙从后面喊道：

“首辅,请留步。”

“你还有何事?”

张居正回过身来，有些不耐烦的样子，钱普赔着小心笑道：“卑职给首辅另外备下了一乘大轿?”

“是吗?什么样的轿子。”

“在驿站后院里停着，请首辅挪步过去亲自过目。”

第 三 回 怒马如龙举城争睹 盛筵巧谏循吏佯疯

张居正怀着好奇心，随钱普来到驿站的后院。当看到院子当中停放的那乘大轿时，他禁不住吃了一惊，这乘轿比之普通轿要大好几倍，就是他现在坐的十六人抬大轿，与它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图案，一喙一羽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线的细篾丝密密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明黄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檐峭拔，各踞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一尺的垂幔，亦由华丽的黄缎制成，和风之下，幔上缀饰的猩红丝绦微微摆动，如丝弦上拂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轻敷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看罢这乘轿子的外观．张居正觉得它器宇轩昂华贵脱俗。接着，钱普又请他进轿察看．当他踩着雕花轿凳上到轿子里头，轿屋的一应规制陈设更让他惊讶。这轿屋一进两间，外间摆有书案，案上有纸笔墨砚．案几两旁，各站有一名十五六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搁一张末，权作倦卧的薰香兰室。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睁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声音：张居正里里外外上下左右看过，最后眼光落在两个小姑娘身上，他问站在左边的一个：

“你叫什么?”

小姑娘蹲了个万福，紧张答道：“玉琴。”

“你呢?”张居正又问另外一个。

“玉意。”

“啊，一情一意，金玉班称，”张居正随口开了个玩笑，他脑海中忽然闪现出玉娘的倩影，心下一阵惆怅，遂又问道，“你们不像是本地人。”

“啊，她们两个是卑职老家人。”钱普代为回答。

“哪里的?”

“苏州。”

“啊?”张居正心中像被掸子拂了一下，因为玉娘也是苏州人。他再仔细打量这两个女孩儿，都袅袅婷婷十分可人，特别是玉琴，低眉抬

眼之间尽现妩媚，似乎从她身上可寻到玉娘的影子。张居正不免心有所动，又问，“苏州女孩儿，怎么跑到真定府来了?”

钱普答：“玉琴与玉意两个，本是卑职贱内房下使唤的丫头，贱内好一点琴棋书画，倒把她们两个都调教出来了。卑职这次带她们来，是让她们一路照顾首辅大人，权当书童之用。”

张居正昕罢倒没有推辞的意思，只是笑着问玉琴：“长途颠簸，你受得了这个苦吗?”

玉琴答道：“这大轿平稳，坐在里头像呆在家里，苦不到哪里去的。”

张居正下得轿来，又围着大轿转了一圈，他心中对这轿子着实满意，一来是可以在轿上处理公务；二来倦了也有个睡觉的床铺。但如此庞然大物，路上方不方便?便问钱普：

“这乘轿子得多少个人抬?”

“三十二个：”

“方便吗?”

“方便得很，”钱普说着一拍巴掌，命令在一旁垂手侍立穿着一色号衣的三十二名膀大腰圆的佚役，“你们抬起轿来，在这院子磨两个圈儿给首辅大人看看.”

众佚役得令一齐上前各就各位，领头的喊一声“起轿”，佚役们腰板一挺，起步在院子里喜了两圈，那轿子不闪不跌非常平稳。张居正笑道：

“三十二人抬大轿．自古未曾有过，这是你钱普的创建。”

得了赞扬的钱普，心里头乐滋滋的，他一脸巴结的神气，闪了张居正一眼，半是吹嘘半是真情地回答：

“卑职乍一得到首辅南归的消息，头一个念头就是这两千多里路途，该要受多少颠簸之苦．便大胆设想制作一乘轿子，既可批阅公文又可卧床休息：于是从苏州找来几个匠人，商量着制作出这乘大轿来。”

“为何要请苏州匠人?”

“大凡技艺之事，非江南莫属，而江南之能工巧匠，大半出自苏州。”

“看不出，这钱普还是个有心人。”张居正在心里头把钱普赞扬了一句，忽觉心情大好．言道：”承你好意，本辅就换乘你这顶大轿了。”

第三天中午，大队人马进得真定府城。前有戎装铳手，后有金甲侍卫，中间旗牌森列．鼓乐导引，簇拥着一长列轿队，打头的那乘三十二人抬雕栏黄缎国帘大轿，像一座移动的金碧辉煌的殿宇，真定府的升斗小民．何曾见过这等的威严显赫，几乎是倾巢而出，万人空巷挤到路边来看热闹。他们知道雕栏围帘大轿里坐的是当今皇上的老师．权倾天下的首辅张居正，莫不想一睹伟人丰采。但花格明窗被遮得严严实实，两边各有十六名手执金瓜，腰悬金鞘大刀的护车使骑着奋鬣扬鬃的蒙古高头马揽辔而行——这气势直把人震慑，围观的人莫不啧啧称奇。

在一路不停的“嗵嗵嗵”礼炮声中，车骑队伍在位于南门大街的真定府衙门前的广场停下，张居正的大轿直接抬进府衙的仪门，先期赶来迎接的钱普亲自搬过雕花轿凳，打开轿帘儿躬请张居正下轿。待将他请到下榻处安顿妥当后，随行一干人众才敢散开，在真定府接待人员的安排下，各自觅地儿解鞍休息。

当晚，在真定府宽大的廨厅里，钱普举办盛大的酒会为张居正接风。打从离开北京，张居正已走过了十几个府县，当地官员都揣想首辅位极人臣，在珠玑满眼锦绣错综的京师，什么样的珍馐奇饫没有尝过。即便烹龙炮凤，也只当家常便饭。为了讨首辅喜欢，他们都纷纷挖空心思搜罗“地方风味”的吃食，七大盘八大碟一古脑儿地搬上筵席。北方饮食味偏咸，油偏腻，这两样恰是张居正的大忌。因此，每次一上席面，张居正就胃口全无，虽然每顿饭的菜肴水陆皆过百品，他依然觉得无可下筷处。地方官员们只觉得这位首辅太过挑剔难以接待，却没有想到首辅为何不给面子。闻听这些消息，钱普闷在肚子里暗笑，他笑保定府的官员们都是些背时鬼，在首辅面前装出个依头顺脑的样子，却不肯下实在功夫研究首辅的口味，真正制订出出奇制胜的菜单。

却说钱普把张居正从下榻的驿店请进府衙的宫灯璀璨光如白昼的廨厅，一见这隆重盛大的场面，张居正当即皱下眉头，嗔怪言道：

“钱普，随随便便吃顿饭，为何要如此铺排?”

钱普因与首辅打了两天交道，已经知道一点深浅，再不像当初只一味地惧怕。这会儿腆着脸答道：

“打从大明开国，到如今也有二百来年了，咱真定府不要说没有首辅到过，就是六部九卿也来得极少，张大人你是第一个来咱真定府巡视的宰揆。中午人城时，首辅大人您自家也瞧见了，咱真定府阖城百姓都挤到路边欢迎。人潮汹涌，举城如狂，小民拥戴之心，于此可见。再说咱真定府上上下下数百名官员，心情也同小民一样，都想有机会拜识首辅尊颜，聆听首辅教诲，为了满足官员们的愿望，卑职才安排下这顿席面。”

听了钱普一番解释，张居正也不好再说什么，摇摇头挪步入帏，在六扇红木山水屏风护着的主宾席上坐了下来。自他一人真定府地界，心情变得大好。前两天赶路没见什么人，今天正好趁此机会与当地官员见见面。

此时，众官员都已入座，三十桌席面挤得满满囤囤，宴会开始前，钱普照例有一个开场白。当担任司仪的真定府同知拍巴掌告知大家安静时，钱普便从张居正身边站起来，整整官袍，然后一清喉咙，侃侃言道：

“自古以来，凡天道与人道相合，则国家昌盛，老百姓安居乐业。我大明王朝，特别得天道眷顾，凡朝廷遇有转折之期，甚或奸人当道之时，天必生一人以靖之。如此情况，史不乏例。如英宗北狩，陷入虏酋也先的毡幕，则生一个于肃愍，勇担国事，弥缝艰难；后又有趟宦刘瑾谋逆，陷天下斯文于不堪，则生一个杨文襄．拨乱反正．还威福于皇上；江西宁王朱宸濠反叛起兵，则生一个王阳明，拯危诛暴，妖氛顿解；武宗皇帝大渐，宠臣江彬阴蓄异谋．觊觎帝座，则生一个杨文忠王晋溪，力除危祸之机，深固国本：这些人都是国家治乱之良臣，都是巨奸大滑的克星，是对病之药，手到病除……”

说到这里，钱普觑了张居正一眼．见他微垂双睑，坐在那里像人定的罗汉：心知这开场白的引言太长，引不起他的兴趣，于是慌忙掉转话头，细说当今：

“这些前朝善事，后人效之，力行而不倦。天生一世之才，必足一世之用，此言不谬。但前世这些良臣，比之当今首辅张大人，则其移山心力，又稍逊一筹。古人言圣人受命，拯溺怀德，归罪于己，推恩

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几句话用在张大人身上，是再贴切不过。”

“试想张大人于隆庆六年临危受命之时，当今圣上髫龄十岁，主少国疑，祸机四伏。张大人仰惟圣情，俯察民意，除官场恶蠹，弘远大之规，观成败于前踪，访得失于当代。从隆庆六年秋天发生的胡椒苏木折俸事件，到去年冬天发生的夺情风波，这六年间，张大人经历了多少艰难!如今圣上端拱无为，百官勤勉尽职，万民乐业，四海威服。这太平盛世的建立，就因为皇上为天下选了一个好宰揆。张大人宰辅风范，垂之后世，则国家千万年之灵长之祚，亦可以预卜矣……”

钱普慷慨激昂，讲到此处，博得一阵响亮的掌声。一直半闭着眼睛的张居正，这时也礼貌地欠了欠身子，向拊掌的官员们表示了感谢，掌声一落，钱普继续讲道：

“天有不测风云，首辅令尊张太公遽然登仙，首辅痛不欲生，然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他不能归乡守制。只能将哀毁骨立之悲痛深藏于心中，不以皇上为重，黎民为务者，安能有此舍一己之孝而尽天下之忠的胸襟?凭这一点，首辅就是我们这些人臣的万世楷模。这次首辅归乡葬父，途经我们真定府，我们全府五州二十七县的所有官员，心情是既悲痛，又兴奋。悲痛的是首辅大孝在身，首辅一人之悲，亦是天下之悲。我们恨不能亲到江陵披麻戴孝，临棺一恸。但是，悲过恸过，我们又兴奋异常，毕竟，首辅来到了我们真定府，我们真定府所有官员，今天能够与首辅坐在一起，真是莫大的荣幸。现在，我提议，为首辅的光临，大家满饮此杯!”

“干!”

“干!”

众官员一起齐身，同声端杯高喊，整个廨厅喧声震耳。钱普双手端着酒杯，恭恭敬敬走到张居正跟前，言道：

“请首辅赏脸，饮下这杯酒。”

自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代表皇上在京郊真空寺设宴班送，张居正小饮了三杯．过后这么多天，他可是滴酒未沾。今晚上他原本打算还是酒不沾唇，但一来是钱普这番话让他开心，二来现场这热烈的气氛也让他感到盛情难却：此时只得站起身来，端起杯子与钱普碰了一碰，笑道：

“难为你说了这么多的奉承话，就依了你，干这一杯!”

敬过酒，司仪又扯着嗓子高声宣布：“现在，敬请首辅大人训示!”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张居正知道在这种场面下，一番讲话是必不可免，因此早就打了腹稿。这会儿他缓缓离席走了几步，一双犀利的眼睛环场巡视一周．廨厅里顿时鸦雀无声，所有人几乎都屏住呼吸：张居正先是淡淡地一笑，然后才开口言道：

“方才，你们的知府钱普钱大人，当着本辅的面，说了一大堆奉承话：不管他真心与否，总还是有拍马屁之嫌。什么前朝良臣比起我张居正来，移山心力稍逊一筹，这话是扯淡，你们不必当真。但有一句话他说得不假，我张居正登首辅之位，是临危受命。当官有多种当法，有的人冲虚淡泊，谦谦有礼，遇事三省其身。虽不肯与邪恶沆瀣一气，却也不敢革故鼎新，勇创新局。此种人是清流，眼中的第一要务是个人名器，其次才是朝廷社稷；有的人大醇小疵．这样那样的毛病，让人一揪一个准，但他心存朝廷，做事不畏权贵，不避祸咎，不阿谀奉上，不饰伪欺君，这样的官员，是循吏……”

说到此处，张居正略顿了顿，又环扫一眼，见大家一个个神色紧张，支愣着耳朵倾听，忽觉自己口气太严，于是语调和缓下来：

“你们都是州牧县令，都负有守土安民的责任。治天下者以人为本，欲令百姓安居乐业，惟在知府、县令。如今全国有一千三百多个县令，要想个个都贤明端正，的确很难。你们大概不知道，在文华殿丹陛之侧，有六扇屏风，像我身后的这座屏风一样，但上面绘的不是山水胜景，而是刻的天下府县职官表。哪一个县由谁担任县令，皇上一目了然。每日的邸报，各地的奏折，皇上必看。因此，他虽然深居九重，对天下的官政民情，却是了然于胸。一个县令开缺，职官表上就有一个空额，若三日还未补上，皇上就要询问原因。所以，你们不要以为山高皇帝远。其实，你们的言行举止，都在皇上的深切关注之中。

“一个州有一个好州牧，则合州安稳，一个县得了一个好知县，则全县生灵有福。自古州守、县令，皆妙选贤德，若天下州牧县令都悉称圣意，则皇上可端拱庙堂之上重廊之下，百姓也就不虑不怨。所以说没有当过县令的人，便不知施政的艰难，亦不懂如何亲民爱民。依本辅之见，天下最难当的官，怕就是县令了。方才钱普说我是一个好

宰辅，试问一句，设若天下的知县都玩忽职守鱼肉百姓，我这好宰辅的名声，又从哪里获得?基于此，本辅在此敬大家一杯，你们辛苦了!”

首辅的话恩威并重，字字句句打动人心，听者无不动容。此刻见首辅举杯敬酒，大家先是怔忡，一忽儿又都明白过来，顷刻间都齐刷刷地站了起来，一边嚷着“谢首辅!”一边把酒杯碰得脆儿响。

张居正一扬脖子喝干了杯中酒，看大家交头接耳眉飞色舞，场内气氛已是活跃起来，他突然又威严地打一声咳嗽，待廨厅里复归平静，他又沉下脸来言道：

“这几年来，真定府的政绩，拿到全国比较，也只是个中不溜秋。昨天，钱普对我讲，真定府要学山东，立马开始清丈田地，一年内完成此役。我对他讲，先甭吹牛，做起来试试再说。真定府中的势豪大户欺瞒田亩，你要对他的田地认真清丈，还不等于挖他的祖坟?常言道，有钱能买鬼推磨。人家拿银子贿赂权门，到时候登门说情的怕要挤破你钱大人的门槛，你挡不挡得住?有些官员立功心切．难免扯旗放炮说大话，这种作风要不得。还有更可恶者，竟然还敢在我张居正的眼皮子底下公然行贿，真是无法无天!”

张居正说这席话时，并没有歇斯底里叫喊，而是声调沉稳缓缓道来，但听者却如惊雷过耳。骤然之间，本是暖烘烘一片燥热的廨厅，竟变得如同一座冰窖。担任司仪之职的府同知不知如何办才好，站在那里拿眼瞧着钱普。钱普也正在看他，两人面面相觑。钱普低下头去，看着面前的酒杯发呆。

张居正看了看众位官员的尴尬表情，忽地朝屏风后头大呼一声：

“李可!”

“在!”

随着一声响亮的答应，身着小校戎装的李可闪身出来，手上托着一个木盘：张居正吩咐：

“李可．你绕场走一圈，让大家看看这盘子里装的是什么物件儿?”

李可得令，双手平托着木盘，在筵席间穿行。与席的官员们个个伸头去看，只见盘子里是九个五两一只的银锭。绕场走了一圈，李可又走回到张居正身边站定。张居正伸手从木盘里拿出一只银锭，举在宫灯之下，晃着说：

“你们都看清了，这是银锭。大家会问，这银锭是哪里来的?本辅在这里告诉你们，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送的!”

此言一出，廨厅里轰的一声议论开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叽叽喳喳一片絮聒之声。张居正又把银锭掷进木盘，示意李可退下，大声道出事情原委:

“今天天煞黑，就在本辅来这廨厅赴宴之前，李可前来告诉我，有人送了他五两银子，说是在真定府境内辛苦了，这是奉上的茶水钱。我问李可，是你一人拿了，还是有别人也拿了?李可出去找身边的人一问，问了八个就收回八只银锭。你们看看，这是何等的阔绰大方!随本辅南行的有一千几百人，纵使其中有二百人收下这茶水钱，加起来也有一万两。真定府一年的税银有多少?如果我记得不差，超不过十万两。这一万两银子从哪里开销，国家的税银少不得，到头来还不是巧立名目，摊派在老百姓头上。诸位都是朝廷命官，都知道我张居正最大的厌恶，就是贪墨贿赂。本辅已派人调查，随我南行的人，不管是谁，收受了‘茶水钱’之类的好处，一律交出。倘若有谁隐匿不交，一旦查出，立即拷掠回京，严惩不贷。至于是谁送的嘛，今晚上为了不扫大家的兴头，本辅暂不追究。说了这半天的话，想必大家已饥肠辘辘，现在，请大家痛痛快快地享受这顿美餐。”

先前桌上摆着的只是一些冷碟，张居正一番话讲完刚落坐，如释重负的司仪连忙扯起嗓子高喊:

“上热菜——”

今晚上的这顿酒饭，钱普的确动了脑筋。他不再像保定府的官员那样傻不拉几地开掘什么地方风味，而是根据张居正口味偏淡的饮食习惯，精心制作了一席淮扬菜肴。江浙一带的驰名特产诸如金华火腿、杭州笋鳖、松江糟黄雀、江阴炙鲚、台州天摩笋、苏州蜜浸雕枣、无锡糖腌排骨、绍兴女儿红、湖州杨梅酒等珍奇美味一齐摆上席面，面对这些色香味俱佳的菜肴饮品，张居正胃口大开，他吃了一口香喷喷江阴炙鲚，问钱普:

“这是哪里厨师做的?”

张居正突然为“茶水钱”的事发怒，倒真是让钱普始料不及，须知这都是他安排的“出奇制胜”的节目。一时间他六神无主，老在琢磨下

一步首辅会如何动作。因此，再好的菜也引不起他的食欲，这会儿首辅发问，他强作欢笑答道：

“扬州天兴楼的主厨，做淮扬菜的绝顶高手。”

“你特意请来的?”

“不，不，”钱普哪敢承认，只掩饰道，“卑职从扬州调来真定府时带来的。”

张居正倒也不深究，而是兴奋言道：

“天下美味，莫过淮扬。记得好多年前，徐阶老太傅请不谷到京城淮扬酒楼吃饭，一钵萝卜丝炖鲫鱼，至今说起来还口有余香。”

张居正推杯论盏大谈美食，仿佛今晚上他压根儿没有动怒过，钱普总算领教了首辅不言而威不怒而令人股栗的雷霆手段。如今除了加紧奉承别无他法，他唤过真定府同知，问他：

“首辅大人夸赞萝卜丝炖鲫鱼，今晚上是否安排?”

同知略微诧异答道：“有这道菜呀．这菜单是你知府大人亲自安排的吗，你怎么忘了?”

“哦，对对，看我这记性，”钱普瞧瞧席上的菜单，拍拍脑袋，干笑了笑。他一直等着张居正同他谈“茶水钱”的事，见张居正总不开口，他实在憋不住了，便主动讪讪说道，“首辅，茶水钱的事，卑职一定严查。”

张居正点点头，钱普还想继续解释洗刷自己，忽见一个人提着酒壶歪歪撞撞地走了过来，离桌子还有几丈远，那人就嚷道：

“首辅大人，卑职来给您敬酒。”

张居正一看这人穿着七品鸂鶒补服，袖口污了一大块，脸上疙疙瘩瘩的，似乎从来就没有干净过，内心先就有了几分不悦，他问钱普：

“这个人是谁?”

“真定县知县，叫康立乾。”钱普说着，朝康立乾斥道，“老康你要干什么，发酒疯也不看看地方。”

“咱才喝了几杯酒，怎地会醉?钱大人你放心，咱疯不了。”康立乾说着，把酒壶朝桌上一搁，竟身子一溜趴到地上，利利索索朝张居正

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念道，“卑职康立乾叩见首辅大人。”

他这一闹，本来已是一片嘈杂的廨厅又悄然安静下来，大家都把惊疑的眼光投过来，要看这康立乾玩何把戏。

这一跪来得突兀，张居正始料不及，只得命他起身，然后问他：

“你有何事?”

“说来给首辅敬酒是假，卑职自吃罚酒是真。”康立乾说着，提着酒壶对着壶嘴又猛咕了几口。

“你为何要吃罚酒?”张居正耐着性子问。

“卑职犯罪了。”

“犯的何罪?”

“您身边随从的茶水钱，都是卑职给的。”

“你?”

张居正只知道有人送茶水钱，但还来不及查证究竟系何人所为。现在康立乾主动站出来承认，倒使他吃了一惊，他问：

“你送了多少银子?”

“回首辅大人，卑职的确准备了两百份，但还只送出九十多份。”

“你为何要送?”

“因官场的腐败之风，卑职不敢不送。”

“岂有此理，”张居正一拍桌子站起来，怒气冲冲斥道，“难道是我张居正向你索贿不成?”

康立乾惨淡地一笑，言道，“首辅的确没有索贿，首辅的随从，也没有任何人向卑职要钱。但官场上多年的积痼，凡上峰过境，除了好吃好喝，还得奉送盘缠。老百姓说得好，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爱钱的官。首辅清廉不爱钱，早已名声在外。但卑职见过不少的高官大僚，口喊廉正而心存贪墨。白天在衙门里廉正，夜里在家中纳贿不误。你若按廉正的声名对他，真的白水当酒萝卜当荤，他表面上赞扬你，内心里却把你恨得要死。卑职以为首辅也是这样的人，故按惯例，给你的随从奉送茶水钱。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高官大僚身边之人，一个个架起膀子自称是圣是贤，说穿了，还不是狐假虎威?你看不顺眼，却又不敢得罪。一个县令，欲为一县百姓谋福祉，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可得罪上峰：一旦得罪，给你这个县令穿小鞋，坐冷板凳，这还是小事，最怕的是给你所辖之县加派额外税粮与徭役。这样一来，合境百姓就苦不堪言?因此，凡有上峰过境，咱们地方官吏，无不像供菩萨一般诚惶诚恐小心侍候。首辅大人，你以为卑职愿意这样做么?这实在是出于无奈啊!”

康立乾说到这里，好比活生生撕开了鲜血淋漓的伤疤，因此脸上肌肉痉挛不已，喉头哽咽再也说不出话来。在座的所有官员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们也知道康立乾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但这种秽迹败行又岂可当庭揭露?康立乾平常谨小慎微，今夜里若不是多灌了几口黄汤，他也绝对不敢如此放肆。再说张居正，他自任首辅以来，还从未有一个官员敢在他面前如此撒泼说话。这些话在他听来非常刺耳，但仔细推敲又并非妄语。他压下心中的不快，冷冷问道：

“送茶水钱，是你的主意还是有人指使?”

这一问，坐在他旁边的钱普好像被蛇螫了一口。这次为接待张居正过境，总共要开支几万两银子。府库里挤不出这多银两，他便硬往各县摊派。茶水钱一项是开支大头，就是他强行摊派给真定县的。他害怕康立乾说出实情，正抓耳挠腮如坐针毡之时，只听得康立乾答道：

“卑职没受任何人指使，送茶水钱是我一人的主意。因此，所有罪责由本人一人承当。”

“你这一万两银子从何而来?”

“启禀首辅大人，这笔银子并非搜刮民脂民膏，而是卑职治盗所得。”

“治盗?”

“对，治盗。”康立乾一连打了几个酒嗝，似乎清醒了许多，继续答道，“卑职到真定县当县令已有五年，在真定府二十七个县令中，咱是当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卑职甫一就任，就发现境内滹沱河上桥梁太少，两岸百姓过往极为不便，就立志要在滹沱河上修几座桥。县西二十里方各庄河道最宽，农户过河种地困难尤多，遂决定先在那里修建一座。咱找人测量计算过，在方各庄修一座坚固的大石桥，得花费一万两银子。决心既下，最难的就是筹措银两。国家的赋税一厘一毫不能少，又不能额外摊派增加老百姓负担，怎么办?卑职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从盗贼身上打主恿。真定县过去民风不太好，贼窝子多，偷牛偷羊偷鸡偷狗，甚至拐卖妇女儿童，什么样的案件都发生过。县里的捕快常年忙得脚打腚子，然而贼们像地里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卑职不信这个邪，便立下章程，逮着一个贼，就把他三亲六戚一并捉到大牢中关起，视贼所偷实物之多寡，课以重罚从最低一两银子到十两二十两不等。拿钱放人决不通融：这样一来，虽然严厉了一些，但还真管用。第一年，咱县衙收了近五千两银子的罚款；第二年就锐减到两千多两，以后每年递减：到今年春上，全县盗贼已基本绝迹，罚款也好不容易积攒到一万两，卑职正说动工兴建方各庄大桥，适逢首辅过境，这笔罚银只好I临时挪借，改作茶水钱了：”

听罢康立乾的叙述，张居正冰霜一样的脸色稍有缓解，不由叹道：

“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明白官。”

“岂只明白，老康还是一个清官哪。”钱普对康立乾主动承担责任心存感激，这时恨不能多有几张嘴替他说好话，“老康，你官袍里头，穿的可是百衲衣?”

康立乾点点头。

“什么百衲衣?”张居正问。

钱普觉得再怎么解释也不如眼见为实，便对康立乾说：“老康，脱下官袍，让首辅看看。”

康立乾不好意思地脱下官袍，露出里面的衬衣衬裤，只见补丁摞补丁，深一块浅一块，找不出碗口大的一块净布。

“啊，这就是你的百衲衣?”张居正吃惊地问。

康立乾红着脸吭哧吭哧回答不上，还是钱普替他回答：“这老康是有名的老抠，外面的官袍牵涉朝廷体面，故他还是不敢太马虎，但里头的衣服，不穿到鱼网似的吸不住针，他决不肯扔掉。”

张居正道：“朝廷的俸禄虽然不够丰厚，但也不至于让你衣不遮体，你的钱呢?”

还是钱普回答：“除了养家，他积攒一点私房钱，每年春荒，都拿出来施舍给乞丐了。”

“看来，本辅错怪你了，”张居正起身缓步走到康立乾跟前．深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清官也必须行贿，可见官场之腐败，已是登峰造极，茶水钱全都还你，惟愿方各庄的滹沱河大桥，能够早一天建成。”

“多谢首辅!”

康立乾一改先前的疯态，变得非常局促。张居正看着眼前各位官员的复杂表情，深有感触地说：

“本辅在真定府两天，见了两位县令，一位是韩里奇，一位就是这个康立乾，这二人就是本辅所要寻找的循吏，是天下所有县令的楷模。一个小小的真定府，就如此藏龙卧虎，推而广之，全国各府州县，该有多少熟吏良臣!不谷每日在内阁守值，总感叹国事蜩螗人才不济，看来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我们的眼光不及啊!也不是地方官员愿意腐败，而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张居正话未讲完，众官员已是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拊掌欢呼。比之先前的几次掌声，这一次不单热烈，而且经久不息。张居正从中听出了官心所向，他正欲借题发挥再行阐述自己的施政主张，却见李可突然跑上前来，对他低声言道：

“大人，内阁有加急文书传来。”

“啊!”张居正随李可踅到屏风之后，从邮卒手中接过盖了火漆密印的牛皮信套，拆开来，抽出文札展开一读，脸上顿时勃然变色。

第 四 回 买花盆宠太监耍滑 议奏折小皇上动怒

一大早起来，万历皇上朱翊钧就呵欠连天，仿佛熬夜熬了一个通宵。这也难怪，大凡初当新郎倌的人，开头一些日子，都是等不得天黑，等到天黑了急不可待宽衣上床，又恨天亮得太早。痴男怨女干柴烈火，一晚上不捣腾几次，那还叫什么如胶似漆琴瑟和谐?朱翊钧虽然贵为龙种，但七情六欲却与常人无异，加之平常被李太后管教太严，大婚之前真个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如今一旦开禁，他算真正尝到了鱼潜渊底龙翔九天的快乐。只要一闻到粉黛之香，触到肌肤之腻，他的一腔欲火就腾的一下蹿起来：这不，早上曙光熹微，他听得回廊上响起橐橐橐的靴声，便知道是喊他起床的内侍到了，揉揉眼睛正欲起身，一只手却无意间摸到了皇后的饱满如莲蓬的乳房，顿时间按捺不住，一翻身就压到皇后身上。

实际年龄只有十六岁的王皇后，生性羞涩腼腆，见天亮了皇上还要做这“丑事儿”，便不胜娇羞制止道：

“内侍若闯进来，看着多不雅相：”

她越推，朱翊钧的要求越迫切，他一边麻利地耕云播雨，一边兴奋言道：

“朕玩过这一遭，一天身体通泰：”

两人再不搭话，在滑溜溜的锦被中颠鸾倒凤扭作一团。王皇后开头是应付，到后来花心摇动周身酥麻，也禁不住哼哼唧唧，两只纤纤玉手把朱翊钧腰肢搂得紧紧的，嘴中忘情地叫道：“我要。我要!”

两人正耍得兴起，听得窗子外头，一名乾清宫内侍敲了三声木梆，高声叫遭：

“恭请皇上起床——”

按宫内规矩，若逢例朝日子，皇上起床的时间是寅时三刻。不上朝，则于卯时初交时起床。任风霜雨雪春夏秋冬，这时间都不可更易。朱翊钧登基时虚龄只有十一岁，生活还完全不能自理，他的生母李太后便随他一起住进了乾清宫，行照顾监管之责。垂髫少年正是贪睡之时，但李太后从不允许儿子睡懒觉，除了春节那几天恩准儿子多睡半个时辰，平常都必须准时起床无误。朱翊钧大婚佳期定下之后，

李太后再不好住在乾清宫，便提前一个月搬回到慈宁宫居住。朱翊钧独自留在乾清宫中，但他同样不自由。一是宫中规矩不可更改，二是李太后搬出乾清宫时，特意找来张居正与冯保，嘱托他们二人代替她对皇上严加管束，不允许皇上有一丝半点玩偈之心而懈怠政事。正因为如此，内侍每天总是准时前来敲梆喊他起床。

敲梆喊过之后，不消片刻，就有负责替皇上皇后穿衣梳洗的乾清宫管事牌子和尚寝局的女侍进来，替他们整理房务。因此，一听到喊床内侍尖锐的嗓音，朱翊钧心里头一紧张，赶紧草草收兵，与皇后中规中矩地躺着，等着宫女们进来。

今日不是例朝的日子，朱翊钧夫妇起身穿戴梳洗完毕l后，便双双前往慈宁慈庆两宫向两位太后叩问早安——这都是必不可少的功课。回来用过早膳，一天的学习与政事又按部就班地开始了。

一翻辰牌，朱翊钧就准时出了乾清宫向西暖阁趋步走去。这时候，他的贴身内侍孙海正在回廊上候着，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

“孙海，看你眉开眼笑的，有啥喜事儿?”

见皇上发问，孙海腰一软，躬着身子回答：“回万岁爷，您吩咐奴才办的事儿，奴才办妥了。”

“什么事儿?”

“均州窑的花盆呀：”

经这一提醒，朱翊钧马上就记起来了：昨日，御花园的莳花火者给乾清宫搬来了几盆芍药，其中有一株绿芍药极为名贵。斯时花朵欲开未开，花瓣绿如翡翠，朱翊钧很是喜爱。盯着看了好一阵子，叹道：“此花真是好花，只可惜栽花的盆子太差。”孙海在一旁应道：“万岁爷说的不差．常言道好花插在牛粪上，是极为恶俗的事：这只盆子，奴才看和牛粪差不多。”朱翊钧说：“你传旨御花园．将这花盆换一个：”孙海咽一口唾沫，回道：“御花园的盆子，都是从景德镇烧制运来的，哪有好的。要换，得换个宋朝的均瓷：”“均瓷，”朱翊钧眼睛一亮，“听人说，均瓷的窑变最为珍贵，这是骨董，上哪儿拔去?”孙海诡谲一笑：“有倒是有，在棋盘街一家骨董店里，奴才看见一只均窑的大红窑变花盆，若是买来配这株绿芍药，倒真是十分般配，就是贵点儿。”“要多少银子?”朱翊钧问。孙海答：“奴才问过，店家要二百两银子。”朱翊钧心下思忖：“花二百两银子买一只均窑骨董花盆，说贵也

不算贵：”心下已判了肯字，嘴上却说：“做生意哪有一口价的，你去和店家还还价，能降多少就降多少。”孙海答道：“万岁爷你给个底价，奴才去跟店家磨磨嘴皮子，看能不能谈下来。”朱翊钧想了想说：“最多只能出一百五十两银子，你去谈，若谈得下去，朕再赏你十两银子。”孙海当下领命而去。

现在，听说孙海已把花盆弄了回来，朱翊钧满心高兴，急忙问道：

“花盆在哪?”

“在西暖阁中，绿芍药也换栽了进去。”

朱翊钧随着孙海走进西暖阁中，只见那只花盆，正搁在大文案旁边的黄梨木花架上。这只花盆大约口阔一尺八寸，通体猩红，窑变后的蚓线，丝丝缕缕透着温润的孑L雀蓝。朱翊钧只是拣耳朵知道一点窑瓷的知识，若稍稍深究却还是个门外汉。但这件均瓷毕竟与众不同，他一看就非常喜欢，他摩挲着花盆，问道：

“孙海，你多少银子买下的?”

“回万岁爷，奴才谨遵旨意，实花纹银一百五十两。”

“怎么样，生意还得谈吧，”朱翊钧得意地说，“商家都心黑，若不杀价，岂不让他白白多赚走五十两银子。”

孙海猴儿精，昨日里撺掇皇上买均窑的花盆，就蓄了心思要赚一把黑钱。那只盆子他早去寻过价，店家报的是三十两银子，他对皇上说要二百两。皇上开出的底价是一百五十两，外加十两赏银。凭皇上的旨意，他去内廷宝钞库领出了一百六十两足称纹银，实际上只花去二十两，就把这只花盆买回来了。办这一趟小差事净赚一百四十两银子不说，还落得皇上的褒奖，孙海心里头美滋滋的，笑得嘴角都扯到了耳朵根子上。

“万岁爷何等英明，”孙海奉承道，“奴才按万岁爷的吩咐到那家骨董店，把价钱报给店家，他见我成心要买，就死活不肯降价。奴才故意装出生气的样子，说‘你不肯降价，爷就去另一冢，均窑的花盆，又不只你一家有。’说着拔腿就走。一百五十两银子的生意，也算是～宗大买卖，店家岂肯轻易放过?店家又赶出门，生拉硬拽要我回去，赔了许多小心，要我多少加一点，我头摇得货郎鼓似的，咬着牙说，‘一两

银子也不加，你不肯卖，爷就走人。’店家无法，只好答应了奴才的开价。一百五十两银子，抱回这只均窑的极品花盆。”

孙海信口胡诌出的买卖过程，朱翊钧听了分外高兴，随口夸赞道：

“看不出，你孙海还会做买卖，将来有机会，碰上合适的内廷采购的差事，朕委你一回。”

“谢万岁爷，”孙海乐得屁颠屁颠的，两片嘴唇更是如同涂了蜂蜜，“其实，奴才这点本事，还不是万岁爷调教出来的。俗话说棒槌挂在大路边，三年也会学说话，奴才在万岁爷身边六年，再蠢的人，也都开了窍了。”

朱翊钧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他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绿芍药翠绿的花瓣，一边问：

“听说棋盘街有上千家店铺?”

“那可不是，万岁爷您没去过?”

“朕哪里能随便走动呀，”朱翊钧说着叹了一口气，“朕九五至尊，除了到天坛祭告天地，到先农坛示耕祈雨，平常哪能随便离开这紫禁城。”

“别处不说，就这棋盘街，万岁爷您真该去看看，天下百姓都夸您万岁爷登基后，四海升平物阜人丰。究竟升平到什么样儿，您万岁爷自己反而不知道。”

“是啊，”朱翊钧抬眼看了看午门方向，不无艳羡地说，“孙海，朕说起来是皇帝，天下都是我的，但真正属于我的，只有这紫禁城巴掌大的一块地方。说到这方面，朕还不如你这个奴才，可以自由出入紫禁城，见识外头的好处。”

孙海虽然羡慕皇上的富贵威严，但对他这种“划地为牢”的生活也颇为同情。于是眨巴着小眼睛出鬼点子：

“万岁爷，要不，趁哪天晚上，奴才带您出去，到棋盘街耍看耍看?”

朱翊钧心中一动，想了想又道：“这哪儿能行，你不知道母后，还有大伴，多少双眼睛都盯着我哪!”

“这倒也是，”孙海一心要逗得皇上开心，鼓突着腮帮子左思右忖，又说了一个主意，“要不，咱们把棋盘街搬到紫禁城里头来。”

“又说疯话，一条街如何搬得进来。”

“不是真的搬棋盘街的房子，是搬生意。”

“啊?”

“咱们紫禁城里头，二十四监局的内侍火者，外加六个女局的宫娥采女，拢起来也有上万人。择个日子，让他们像外头赶集那样，既有卖东西的，也有买东西的。大家找乐子，皇上也正好趁此机会，领略领略棋盘街的风俗生意，调教调教我们这些奴才。”

“晤?这倒是个好主意。”朱翊钧眼睛一亮，“这事儿不单好玩，还有意义。朕去奏明母后，说不定她也会同意。”

两人谈兴正浓时，却见门帘儿一晃，冯保双手捧着折匣，一脚踏进门来。

“大伴!”

朱翊钧尊敬地喊了一声。不知为何，对这位面团似的老公公，他总是心存畏惧。

冯保一见朱翊钧与孙海两个都眉飞色舞的样子，心下就不愉快。当着皇上的面，他对孙海训斥道：

“看你这样子，浑身都没四两骨头，在万岁爷面前嬉皮笑脸的，成何体统!，'孙海心里头恨死了冯保，却又惧怕他的威权，这会儿挨了骂，半个字也不敢吭，悻悻然退了下去。

每天上午辰时一过，冯保就会准时到西暖阁，将通政司送进司礼监的要紧奏折文书分门别类陈请皇上过目。孙海一走，冯保就把折匣放在大文案上，朱翊钧觑了一眼，懒洋洋地问：

“今儿个有什么要紧的?”

“最要紧的有三道，老奴都写好了节略。”冯保说着，从匣中拿出三份奏折呈了过去。

坐在文案后头的朱翊钧，接过来浏览了一遍：第一份折子是山东巡抚杨本庵呈上的题本，奏衍圣公进京面圣事。自永乐皇帝定都北京，朝廷就应当时的衍圣公请求，恩准他每年进京觐见皇上一次，自此著为永例。杨本庵在题本中呈奏，现六十四代衍圣公每年借进京面

圣之机，携带大量人丁，车装马驮沿途强卖私货，这么多人住的都是一个子儿都不花的驿站，磨磨蹭蹭耗去半年时间，旅行费用全由官府供给，沿途做买卖的收入却尽饱私囊，因此扰官扰民影响恶劣。杨本庵建议改衍圣公一年进京一次为三年一次，并限定每次路途往返不得超过三个月，随行人员也不得超过三十人，并禁止其生意买卖以免辱没斯文；第二道折子是南京户部公本，详奏南直隶去年开征子粒田税银的收人情况；第三道折子是新任漕河总督潘季驯的题本，请求朝廷拨款开挖长芦二十里河道引淮济漕。

朱翊钧读过折子后，首先拿起杨本庵的那一份，问冯保："这个衍圣公，一路上都卖些什么私货?"

"老奴也不大知道详情，听说都是孑L府的出产，孔府地里有枣儿，制成蜜枣，高粱一年也收不少，拿来酿酒，一年也能卖不少钱。"

"孔圣人之后，不做文章却做买卖，这的确如杨本庵所说，辱没斯文。"说到这里，朱翊钧又记起孙海买花盆的事儿，又补充遭，"当然，天下七十二行，做买卖也算一行。一般人做倒也无可厚非，衍圣公做就不对了。"

"皇上所言极是。"

"去年冬上张先生在平台见朕，专门谈了山东的事。这个衍圣公不单借进京之机做生意，听说还隐瞒了大量私田，张先生率先在山东清丈田地，就因为衍圣公与阳武侯两家势豪大户侵占民田太多，偷逃了大量田赋。"

"老奴猜测，杨本庵肯定是得了张居正的授意，才上了这个题本。先把衍圣公进京觐见皇上的定例改了，一年变三年，对衍圣公就是个不小的打击。"

"此话怎讲?"

"衍圣公去年已经进京见过皇上，若皇上准了杨本庵的建议，衍圣公今明两年都不得来京，杨本庵那里又铁面无私地清查他的私田。衍圣公即便想见皇上当面诉诉苦水叫叫屈，都找不着机会呀。"

朱翊钧仔细一琢磨，觉得冯保分析得有道理，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个张先生，做事滴水不漏，环环相扣，他起念头要做的事儿，没有做不成的。"

冯保这么多年来，虽然小事上与张居正难免有些磕碰，但大事上二人总是配合默契。这时趁机奏道：

“太后选张先生主持内阁，真是皇上的福气。”

“唔，”朱翊钧点点头，接着说，“杨本庵的题本，依朕看就准了他，把它发内阁拟票。”

“是，那第二道折子呢。”

“你是说南京户部的那道吧，”朱翊钧又把第二道折子拿起翻了翻，问道，“大伴，张先生倡议给全国子粒田征税，去年征了多少?”

“从南京户部这道奏折知道，仅南直隶就增加了九十多万两税银。”

“为何南京户部要单独上这道折子?”

“老奴听说，南直隶的势豪大户，多半是开国功臣之后，对子粒田征税反对尤烈，而南直隶各州府的赋税，历来由南京户部负责征收，当时的南京户部尚书郭坦感到加征子粒田薄税，难度太大，心存畏惧就上折请求致仕。”

“朕记得这事。还是去年四月，咱听了张先生的建议，准予郭坦离任回籍，并同意两广总督殷正茂接任此职。”

“这殷正茂深得张先生器重，”冯保说着摇头一笑，拿眼觑着朱翊钧，赞道，“也难怪，殷正茂的确是难得的干才。广西荔波县剿匪，李延剿了三年，把土匪从一万剿成了十万。殷正茂甫一到任，三下五除二就把匪首生擒了。他到南京任户部尚书，首先就倦出两间大房子，把那些有头有脸的势豪大户请来，好酒好菜招待，吃饱喝足，当场就铺开纸笔墨砚，要每个人立下字据认领各自名下的子粒田征税额度：有人知道殷正茂翻脸不认人的秉性，当场签字画押。有人不信邪，把笔一丢，拿班做势想拍屁股走人。对不起，殷正茂一声令下，当即涌出一大队兵丁，将这些簪缨贵族团团围住，殷正茂脸一拧就变成了阎王，他恶狠狠说道，‘子粒田征税是皇上主意，我殷某人替皇上执法，你们谁敢放肆，莫怪我对他不客气。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名头再大，也是天子的臣民。子粒田的税银谁敢不交，我就封他的宅子。我殷某跟土匪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怕过谁?’说毕，扬长而去。把闹事的大户们都关在那两间大屋子里，每餐只给一小碗发霉的糙米饭和

一瓢有盐无油的老白菜帮子。这些锦衣玉食之人，哪受得了这般折磨?不出三天，个个都乖乖地签字画押。原来，据北京户部统计，南直隶的子粒田税额，能征到七十万两就很不错了，殷正茂到任，却征到了九十多万两。”

“这个殷正茂还真有两下子，”朱翊钧眸子一闪，感慨道，“张先生用了两个户部尚书，南部殷正茂，北部王崇古，都是带兵打仗的总督出身。这种人办事，都是杀气腾腾的，也惟有这样的人，才可以为国家理财。”

“是啊，”冯保咽了一口唾沫，说道，“老奴猜测，殷正茂这道折子，一是表功，二来是塞人家嘴巴的。”

“此话怎讲?”

“殷正茂为征税，几乎把南直隶的势豪大户得罪完了，他也知道这个后果。若皇上就此事给他一道嘉奖，等于是帮他开脱了。”

“这倒也是，”朱翊钧微微点了点头，下旨道，“大伴，你让内阁就按你说的意思，拟几句嘉奖的话，也不要褒得太过，让勋戚们看了寒心。”

“是。”

朱翊钧接着又拿起第三道折子，问冯保：“潘季驯请求拨款，可是预算内的例事?”

“不是，是新增拨款。”

“既是新增的，暂且压一些日子，等张先生回来后再行处置。”

“万岁爷，这样恐怕不行。”

“为何?”

“治河事大，一等几个月，恐怕误事。”

“那怎么办?”

“是不是请内阁先拟个票，皇上再定夺：”

“不行，”朱翊钧立刻表示反对意见，“现内阁四位阁臣，两位新的，两位老的，谁有能力单独秉事?小事他们可以处理，大事还须张先生秉断。昨日，礼部就接待朝鲜使者一事上折请示。吕调阳批了一个‘依常例办事’，这个拟票不等于白拟的?常例，常例是个什么例，人

家使者是来谈封贡事宜，同平常觐见求商等使者大不一样，你这个常例又如何一个常法?要是张先生票拟，就不会这样空洞无物。他会把如何接待，如何赐宴，如何赠送礼品等等事宜说得一清二楚，咱一看，就知道如何处置。吕调阳倒好，干巴巴一句话‘依常例办事’，他倒省心，却难坏了我这个当皇帝的：依朕来看，这些阁臣，都只能办些小事。”

朱翊钧提起葫芦根也动，说着说着竟生气了。冯保也顺着他的竿儿爬，言道：

“吕调阳学问好，但为人迂阔。”

“岂只是迂阔，是糊涂。你到内阁传咱的旨意，张先生归家葬父期间，一应大事等他回来决断，实在等不及的，就六百里加急送给他处理。”

“这个办法好，皇上英明。”

冯保心下知道皇上对张居正依赖惯了，就像一个依靠拐杖才能走路的人，如今没了拐杖，他也就迈不开步。但这话不能明说，说了会伤害皇上的自尊心。因此他只能高颂“皇上英明”。皇上偏又相信自己真的英明，继续补充言道：

“像潘季驯这样的折子，就是大事，就应该即刻传给张先生，随到随传，不得延误。”

“老奴马上办理，”冯保想了想，又说，“让张先生随时条陈奏事，于皇上于朝廷都是有利之事，但也有一个问题应解决。”

“什么问题：”

“内阁之印，张先生不能携在路途，他奏事若无印信，沿途邮驿则按平常官府移文处理，岂不误事?”

“这倒是。”朱翊钧在这些小事上脑瓜子转得很快，立马说道，“朕赐给张先生一颗银印，凡盖此印者，即是直接传到我这里的密谕，任何人不得延误。”

“如此甚好。”

谈了这半晌公事，在大案台后头正襟危坐的朱翊钧有些倦了，这会儿站起身来，在阁中踱步伸懒腰。早有西暖阁答应觑空儿送了茶点进来。朱翊钧喝了一小碗莲子羹，也给冯保赏了一碗。用过茶后，差

不多巳时过半，春日温煦的阳光透过窗棂，照射到那株绿芍药上头，愈觉娇翠欲滴，嫣然可爱。朱翊钧指着绿芍药，问冯保：

“大伴，这株花好看吗?”

“好看，”其实冯保一走进西暖阁时就看见这株绿芍药了，他关注的不是这株花，而是栽花的盆子。此时他伸手摸了摸花盆，笑道，“花好，盆子更好。”

“大伴有眼光，”朱翊钧笑道，“这只均窑盆子，是从棋盘街骨董店里买回的。”

“谁买的?”

“孙海。”

“啊，老奴正想问一件事，昨日孙海到内库宝钞库领了一百六十两银子，他只说是皇上要的，却又不肯说拿去做什么，原来是买这只盆子。”

“这盆子是难得的骨董，栽上绿芍药，摆在这西暖阁中，增色不少。”

“好是好，只是宝钞库的钱不够啊。”

“朕又没怎么花钱，怎的不够?”

见朱翊钧一脸狐疑，冯保只得耐心解释：宝钞库的钱属于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主要是一些皇庄与矿山的榷税收人，如各地的金银铜锡矿，都由皇上派太监前往坐镇督办并收取榷税。近年来，各地开矿虽然数目不少，但收益甚微，税银收入大幅减少，再加上宝钞库最大的进钱户——宝和店前年被划到李太后名下。因此，宝钞库每年的各种进项大约只有十几万两银子。这些钱被皇上用来作为嫔妃的脂粉钱，身边内侍的赏钱等各样小宗开支。前几年朱翊钧年纪小，还不懂得花钱。所以，宝钞库存的进项多一点少一点也无所谓。这一二年来，皇上懂得花钱了，他虽然还没有嫔妃，但赏赐内侍买东买西每天都在支出，立马就显得用度不够。

听完冯保的解释，朱翊钧老大不高兴，咕哝道：“难道朕花几个钱，就只能在宝钞库支取?”

“是呀，”冯保小心回道，“这是老辈儿传下的规矩。武宗皇帝爷花钱最大方，一高兴就给人赏赐，宝钞库的钱，只够他应付半年的。”

“剩下半年怎么办?”

“还不是到处挪借，想办法扩大宝钞库的收入。”

“他就不能下旨调太仓银?”

“太仓银是国库，其银两用于军防漕运学校官员俸禄等国事，钱可不好随便调出的，每调用一笔银两，得有正当理由。你的父亲隆庆皇帝登基时，曾下旨调十万两太仓银给嫔妃制作头面首饰，结果导致百官强烈反对，户部尚书马森还愤然辞职。”

“这么说，当一个皇帝，用钱还受限制?”

“是。”

“那．张先生这几年推行财政改革，国库收入大幅增加，现太仓里存有几百万两银子，咱这个做皇帝的，还无权动用?”

“不是无权动用，而是要有名目。”

“你现在就到内阁传旨，要太仓划二十万两银子到宝钞库。”

“用何名目?”

“名目嘛，”朱翊钧眨巴眨巴眼睛，气咻咻说道，“朕大婚之后，还没有给宫中一应内侍施舍喜钱呢。”

冯保顿时笑得像个弥勒佛：“万岁爷这理由正当。”他本是个爱钱如命的主儿，皇上变着法子弄钱，他正好从中捞外快，哪有不高兴的?当下辞了皇上回到司礼监值房，一路上盘算着如何去内阁传旨。

第 五 回 颁度牒大僚争空额 接谕旨阁老动悲情

自张居正告假南归，内阁并不因为他的不在而变得冷清，相反，这密勿深禁机枢之地，较之往日却要闹热得多。一来是新增了马自强与申辅时二位阁臣，治事规模相应扩大；二来往日因张居正对属下过于严苛，各衙门官员除了应召之外，一般都不会主动到内阁来请示政事。现在张居正不在了，主动要求四位阁臣接见的官员竟比先前多了好几倍。

这天上午，张四维会见了三拨官员，谈了边防又谈郡治，最后接着谈甘肃茶马司的人员增额问题。都是调剂增加饷银赈粮的麻烦事，三轮谈下来，已是精疲力竭脑袋发胀。中午内阁膳事房为阁臣们准备了便餐，张四维嫌不好吃，每日午时过半家里准时送食盒来：清清爽爽六菜一汤，他看了也无胃口，胡乱扒了几口然后倒头便睡，过了半个时辰醒来，精神气儿又提起不少。房役揪了块热面巾递给他擦把脸。这时，书办进来禀告，说是礼部度牒司主事诸墨伦求见。按常例，除了有事关本司的要事阁臣需要垂询而破例召见外，一个六品主事断没有主动求见阁臣的理由。皆因这褚墨伦是张四维的山西老乡，又受过他提携，攀了这点乡谊．故褚墨伦敢于主动跑来内阁找张四维禀事。张四维吩咐书办喊褚墨伦进来。

顷刻间，书办领进一个身穿鹭鸶补服的官员，只见他长得肥砣砣的，才三十多岁就已过早发福腆起了肚子，这人就是褚墨伦。他是隆庆五年的进士，放榜后补了两任知县。去年，礼部度牒司主事李贽被张居正看中，升官两级外放云南任姚江知府。张四维便荐了褚墨伦进京接任此职。

褚墨伦一进值房行过揖礼坐下后，张四维问他："你有何急事要说?"

褚墨伦答："还是为的和尚给牒的事。"

"你照章办理就是，这种事也值得跑来内阁?"张四维显得有些不耐烦。

"若能照章办理，卑职就不来这里了。"褚墨伦显得紧张兮兮的，似乎有一大堆苦水要诉，"这次和尚给牒，弄得不好，怕要出岔子。"

“怎么呢?”张四维略略一惊。

褚墨伦便说出事情原委：洪武皇帝开国之初，鉴于天下寺庙自行披剃的僧人太多，遂于礼部专设一个度牒司管辖此事。和尚最初的定额是大府五十名，小府三十名，州二十名，县十名，不准超额。每位僧人需有度牒司颁发的度牒作为凭信以备官府查验。凡查出没有度牒的私自剃度的僧人，一律拘押审验发边外充军永不诏赦。度牒每三年颁发一次。全国各地寺庙僧人，需经当地官府核准，持官衙文书来京经过考试领取度牒，所考内容无非是佛家戒律丛林制度菩提经义之类。每次发给度牒数额以一千人为宜。凡持度牒者，官府例免丁银佚役。居宫道士，比照僧人办法管理，只是数额尤少。此项法令一出，度牒便奇货可居。不管什么人，一入寺庙便有人供养，又免了佚役税赋之苦，何乐而不为?于是不但天下流民，就是寻常百姓人家，也莫不想人上托人保上托保钻路子挤进缁衣羽流之中，弄一张度牒，于暮鼓晨钟之中过那种不耕不稼风雨无欺的清闲生活：洪武之后，虽朝代更替君王好恶不同，但度牒却永远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圣纸”。洪武初年，每领一张度牒须交本银一两。到嘉靖时，这本银涨到了十两，依然是万人争抢。尽管朝廷增加了度牒数额，孝宗时增至每届三千名，嘉靖时减少，亦有一千五百名。但不管增额多少，总是一个供不应求。许多人为了弄到一张度牒，不惜花大本钱去贿赂当事官员。久而久之，发放度牒也成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多少当路政要都染指其中。万历元年，深知个中弊端的张居正，恼恨度牒发放太滥，一来助长民众的好逸恶劳之心，导致劳动力减少；二来不法官员借此机会从中牟利：因此他奏明皇上，将度牒发放由三年改为六年一次。上一次发放度牒是隆庆六年，一晃六年时间过去，今年该发放度牒了。一过春节，礼部就移文各省，申明今年发放度牒的要求及各省名额。张居正请示皇上，将此次发放度牒的名额控制在两千人，并让阁臣张四维督责此事。张四维指示主力、的度牒司将其中的一千六百个名额分到各省，而留下四百名作为机动。他知道这种事儿断不了有说情的，先留下一些空额，以免到时被动。但是，待各省按规定于三月十五日之前将预备领牒的僧人聚到京师，人数竟达到了五千余人。除每个省都有大量超额之外，还有一些僧人拿着这官那官的函札前往度牒司寻求照拂通融。这些拿条子走捷径来的，竟也不止一千人。褚墨伦感到不好办，于是跑来找张四维讨主意。

张四维早就料到度牒发放不会一帆风顺，但没有想到一下子多出这么多人来。他知道这些多出的人每个人后头都有猫腻。前天夜里，山西省领队前来办理此事的官员跑到他府上拜望，希望他照顾家乡，多给一百个名额。张四维嫌他要得太多，只给了他八十个名额，那官员倒也识相，当下就留下了二千四百两银票。张四维假意推辞一番，然后说一句“下不为例”就算笑纳了。一个名额卖三十两银子，这还不包括中间人的好处，试想一下，两千张度牒能卖出多少钱来?地方上的抚按藩臬郡邑守丞，恐怕都会从这里头赚一把外快。京城各衙门的官员，凡有权势的，也莫不想插上一手。想到这一层，张四维瞅了褚墨伦一眼，定了定心神，才笑着问：

“这几日，恐怕你褚墨伦的家里，门槛都被人踩烂了。”

“张大人说得不假，”褚墨伦一开口说话就显得语气生硬，他想说得缓和一些，结果声音更难听，“只要卑职散班回家，一跨进门槛儿，就见屋子里头像开堂会的堆满了人，相识不相识的都凑一堆儿朝咱作揖，大家什么都不说，但都心知肚明，谁都是为度牒的事，咱心里烦透了，却又不好开赶。”

“为啥?”

“既然敢登门，必定都有后台撑着。”

张四维正想知道详情，便把身子俯过去，低声问：“都有哪些人。”

“最不能得罪的，咱给您张大人数三位。”褚墨伦的表情越发古怪了，他扳起指头数着，“第一是皇上的母舅，武清伯李伟的儿子李高，他差管家来，点明要一百张度牒……”

“他口气这么大?”张四维插话问。

“是啊，谁叫他是国舅爷呢!”褚墨伦感叹着，一副沮丧的样子。

“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冯公公的管家徐爵，他要的数也是一百。”

“唔，第三个呢?”

“第三个嘛，”褚墨伦下意识扭头看了看值房虚掩着门，轻声问，“马大人是否就在对面?”

“是啊，”张四维的值房对面正是新任阁臣马自强的值房。他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用手朝对面一指，问，“你是说，第三个是他?”

“不是他，是他的小舅子，这个口气小一点，开口要的是五十个：”褚墨伦做了个鬼脸，双手一摊，无奈地说，“马大人刚刚离开礼部尚书的位子，又荣升阁臣，说什么着，咱也不能过河拆桥哇。”

张四维点点头，不禁由马自强想到新任礼部尚书万士和，此公从南京礼部堂官任上调来，很得张居正信任，于是问道：

“你们新堂官万大人是何态度?”

“卑职请示过他，他只说按章办事，余下再也不肯听卑职禀报。卑职猜他的心思，这件事是在他上任之前定下的，当时的礼部尚书是马大人，自应还由马大人负责。再加上首辅大人亦把此事交给你张阁老督责，他万大人就干脆不伸手，落得清闲。”

“万大人知道这是一团浑水，所以不肯搅和，”张四维说话素来不带感情，因此你听不出是褒是贬，这会儿他接着问，“你说的紧要人物，就是这三个?”

“是。”

“阁臣里头，再没有人打招呼了?”

“没有，吕调阳大人向来荤腥不沾，申辅时大人谨小慎微，加之他从来与礼部没关系，所以说不上活。”

张四维问话的目的并不是指吕调阳与申辅时，听了褚墨伦的回答，他干脆挑明了问：

“首辅身边有什么人找过你吗?”

“没有，”’褚墨伦说着，朝张四维挤了挤眼言道，“张大人，听说去年冬上，首辅因他的管家游七娶了户科给事中孟无忧的妹妹做了小老婆，顿时冲冠一怒，动家法打断了游七的一条腿，还把孟无忧连降三级调往云南，管束如此之严，首辅的身边人哪里还敢造次。”

张四维信奉“水至清则无鱼”的道理，对张居正的做法大不以为然，但他不肯在褚墨伦面前表露，便转了个话题问：

“上次拔出二十个名额由你处置，都用完了?”

“甭说二十个，就是二百个也不够呀，”褚墨伦苦笑了笑，又感激地说，“不过，卑职很知足，张大人就是一个名额不赏，咱还不得办

事?”

“你嘴巴倒甜。”

张四维一言未了，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不过，张四维很快就收敛了笑容，忧心忡忡地问：

“五千多名僧人齐聚京师，争抢二千张度牒，僧多粥少，稍一不慎，就会惹出祸事。”

“正因为如此，卑职才急着来向张大人禀报，”褚墨伦顿时又紧张起来，把双手交叉放在凸起的肚皮上，那样子看上去很滑稽，他焦急说道，“这些僧人敢来京师，肯定都是使了大把的银钱，如果得了钱又弄不到度牒，包不准会有人寻死放泼打官司告状。别看这些秃驴平常敲着木鱼一口一个‘阿弥陀佛’，真正逼急了眼，一样变成疯狗咬人。”

“这种事情最好不要发生，”张四维沉吟着问道，“你是执事者，你想到什么好主意没有?”

褚墨伦晃了晃臃肿的身躯．言道：“卑职想了一个主意，但不知是不是好主意。”

张四维手一指：“你讲。”

褚墨伦说：“卑职想给皇上写一份折子，请求再增加一千份度牒，把京官们的那些条子对付过去。”

这个主意早在张四维的意料之中，但是他感到把握不大。他抬手揉了揉酸涩的眼皮，问：

“增加一千份度牒，该照顾的就都能照顾，但是，皇上会同意吗?”

“皇上听三个人的，第一是李太后。咱们当朝的圣母到处捐资修庙，多剃度几个和尚，料想她不会不同意。第二个是首辅。现首辅正好回家葬父，他即便不同意，也与皇上说不上话。第三是冯公公。他的管家徐爵插手了这件事，谅他也不会站出来杀横枪。”

张四维听了褚墨伦的话，在心里头反复权衡，觉得办成此事最大的障碍还是张居正，以他一贯奖勤罚懒的思路，他肯定不会同意增额：但转而一想，多增加一千个和尚，放在全国范围来考量，终究是小事一桩。如果皇上真的同意增额，张居正日后知道，也未必会为这件小事与皇上翻脸。不过，为了稳妥起见，他决定就此事先去请示吕

调阳，张居正走后，内阁由他临时牵头，一旦取得他的同意，就等于找到了一面挡箭牌。主意一定，他便对褚墨伦说：

“你这主意不妨一试，你先回去写折子，咱这里瞅空儿，也与吕阁老先行通气。”

褚墨伦刚走不一会儿，张四维就来到吕调阳的值房，他刚推门进去．就发现吕调阳蜡黄的脸上泛了一点喜气出来。

“吕阁老。”张四维喊了一声。

“啊，是凤盘兄，来，请坐。”

吕阁老说着起身离开文案后头的坐椅，踱到前面来与张四维对面行揖而坐。这吕调阳长张四维八岁，已经六十岁开外，一年到头总是个病蔫蔫的样子，说话做事都打不起精神。不过，这老头子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哪怕再熟的人，一天见过多次，每次也不少一点行揖逊让的礼敬。吕调阳刚坐定，又起身从文案上拿出两张内阁专用文纸递给张四维，说：

“你来得正好，不谷这份条陈，正想请你过目，帮我斟酌斟酌。”

张四维接过文纸，只见上面写道：

世之筑城，必建谯楼。此乃汉之遗风。谯楼者，谓门上为高楼以望也。谯楼内每悬巨钟，昏晓撞击，使城民闻之而生儆惕之心。天下晨昏钟声，数皆一百零八，而声之缓急、节奏，随方各殊。杭州歌日：“前发三十六，后发三十六，中发三十六，声急通共一百八声息。”蓟州歌日：“紧十八，慢十八，六遍凑成一百八。”益州歌曰：“前击七，后击八，中间十八徐徐发，更兼临后击三声，三通凑成一百八。”此三种击法，为天下南北谯楼鸣钟击奏之蓝本。大内紫禁城谯楼之击法，与蓟州击法，庶几近之。

击钟之数，为何一百零八，此乃暗合一年气候节律也。盖一年有十二月、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三者相加，正得此数。释氏念珠数亦一百零八，转借此义也。又紫禁城谯楼每次击钟前，必先奏以画角之曲。曲有三弄，乃曹子建所撰。初弄曰：“为君难，为臣亦难，难又难。”次弄曰：“创业难，守成亦难，难又难。”三弄日：“起家难，保家亦难，难又难。”此画角三弄，盖提醒君臣，不忘创业守成之义，一言一行，必欲尽忠国事。

张四维将这文章从头到尾细细阅读一遍，却不知来由，便狐疑地问：

“吕阁老，您说这是条陈?”

“是啊，是给皇上的，尚未定稿。”

“皇上为何要这个?”

吕调阳便说了事情的起始缘由：昨日，皇上遣乾清宫值事太监魏清到他的值房传达圣谕，说王皇后每夜闻听紫禁城谯楼钟声，都是一百零八响，这里头有何讲究，望能告之。吕调阳接旨后不敢怠慢，翻箱倒柜地找书搜证，忙乎了一天后，才写出了这份条陈：

张四维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由，不由笑道：“亏你吕阁老学富五车。不然，断然写不出这份条陈。王皇后这问题看似平常，实很刁钻。不信，就这谯楼钟声的来历考考百官，恐怕没有几个人答得出来，不说别人，就说咱自己，也是两眼看锅底儿，一抹黑。”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事，多翻书就行。”吕调阳脸上显现出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情，“就这份条陈，不谷查找了曹昭的《格古要论》，郎瑛的《七修类稿》，甚至佛氏的《楞枷经》等书，才找出敲钟的根由。”

张四维一半是奉承一半是实话，赞道：“吕阁老学问博洽，阁臣中，恐怕只有前朝的李西涯可以与您相比。”

吕调阳仿佛触动了什么心思，叹道：“当初洪武皇帝废除宰相而设内阁辅臣，其本意是替皇上拟制文告，回答皇上一时想不清的事体，实际上是备顾问之职。阁臣用自己的学问取信于圣主。可是到后来，这阁臣的职责变得混淆不清。到近朝，特别是夏言、严嵩之后，简直就同宰相无异。洪武皇帝若地下九泉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张四维从吕调阳的话风里，听出某种难以言表的怨气。这也难怪，他自隆庆六年被张居正荐拔人阁，这六年来，基本上是在张居正的阴影中讨生涯。前朝内阁，虽然以首辅为重，但余下阁臣分职其责，都有一块实打实的权力。即便如高拱这样威权自用的宰揆，依然让张居正分管了兵部与礼部。这张居正却大不一样，京城各大衙门，天下各府州县，哪个衙门要办的大事，必欲经过他的同意才可行文。无权并不等于清闲，一些无关痛痒诸如调解是非行文建制的小事，都堆在吕调阳头上，让他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这种局面的形成，固然

同张居正专权有关，但也不全是他的责任。在小皇上的脑子里，“一切听凭张先生作主”的观念已根深蒂固。这次增加马自强、申时行两位阁臣，皇上干脆谕旨他们“随元辅人阁办事”便是明证。身为阁臣而不能参与决策，吕调阳的尴尬可想而知。他虽然自甘淡泊隐忍为先，但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难堪的事发生多了，心中的芥蒂也就越聚越多。特别是去年冬，“夺情事件”发生后，翰林院一帮词臣穿着大红袍子跑到内阁向吕调阳拜贺，意为张居正若去职，吕调阳可顺理成章迁升首辅。这事儿本与吕调阳无关，但毕竟发生在他身上，张居正知道后极为不高兴，好长一段时间见了吕调阳都紧绷着脸，害得吕调阳亲登张居正的家门主动检讨，张居正的态度才稍有缓和。张四维人阁不到两年，对张居正牢牢控制权力不肯让人分享的感受，比吕调阳更为强烈。但慑于张居正的威势，他从来都不敢有一丝半点儿的表露。这会儿听了吕调阳的牢骚，他也只是皮笑肉不笑地答道:

“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天子又何尝不是一朝制度。当今皇上登基时才十岁，自然得有一个勇于任事的宰辅担当摄政的角色。”

“是啊，这也是天意，”吕调阳无可奈何地感叹一声，脸上又显露他惯有的漠然。

扯了半天“条陈”，张四维并没有忘记自己前来的目的。于是，他变着法儿引出话题:

“吕阁老，你在条陈中说，释氏的念珠之数，是因钟声的一百零八响而借用。这一点，恐怕大多数和尚都不知道。”

“和尚们也不必知道。”吕调阳笑道。

“这次和尚给牒，要出题目考他们，我看，就把念珠之数的来历这道题加进去。”

“这是偏题，不能这样考他们。”

“题目不出难一点，让多数人顺利过关，恐怕事情就更难办理。”

“为何?”

“吕阁老大概有所不知，今年共有五千名和尚聚集京师，来考度牒。”

“怎么有这么多?”

“往常三年颁一次度牒，现改成六年，积下来的人数就多。方才度牒司主事褚墨伦跑来找我，诉说难处，主要是名额太少，难以照顾。”

“照顾，照顾谁呀?”吕调阳不解。

“唉，当今皇上的生母李太后笃信佛教，天底下想当和尚的人就多，还有一些当路政要，有权势的人物，也想借此机会做功德，都写条子到褚墨伦那里要度人出家。”

吕调阳虽然迂板，但也知道度牒发放中的幕后交易。从一开始议这事，他就躲得远远的。他现在的心态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张四维既然找上门来，不管怎么着总得搪塞一下，便说：

“首辅让你分管此事，该拿什么主意你就拿呗。”

“褚墨伦的意思是，能否上折恳请皇上增加名额。”

“如此甚好。”

“那么，吕阁老同意如此办理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定夺就是。”

吕调阳一味推委，但既有了这个口风，张四维也就满足了，正欲起身告辞，忽见有人撩起了门帘儿。两人扭头一看，进来的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

“啊，是张公公，”张四维站起来一揖，笑道，“自那天在真空寺你代表皇上设宴给首辅饯行，一晃五六天了，都没见着你，这一晌忙些什么，每天早上的云雁功，你还在练吗?”

“练，怎的不练，”张宏顺着做了一个云手大模大样回答，“我早年落下个结肠的毛病，内火重，常常一连几天拉不出屎来，现练了半年云雁功，竟把这毛病给练好了。张阁老，咱劝你也练一练。”

“好，等啥时有空儿，请你来教我。”

张四维说着，打了个拱就要告辞，张宏忙拦住他，道：“张阁老不要走，皇上要奴才来对吕阁老和你传达谕旨。”

张宏一进门就和张四维拉嗑子表示亲热，吕调阳一旁看着心里很不舒服，他早听说张四维同*宦打得火热，这下算是眼见为实。但当他乍一听到“谕旨”二字，便也顾不得再作他想，立马就从椅子上弹起来，一掸官袖提起袍子就要跪下接旨，张宏伸手将他拦住了，一笑算是表示了敬意，言道：

“吕阁老不必行大礼，皇上着奴才传的是口谕。”

吕调阳便局促地站在那里，张宏瞄着他，用传旨时的那种严肃口音一字一顿说道：

“皇上口谕：说与吕阁老、张阁老知道，元辅张先生离京归乡葬父这三个月内，凡遇各衙门所奏一应大事，你们不得擅自处置。重要奏折要传给元辅看，由他秉断。”

说到这里，吕调阳以为口谕已完，便躬了躬身子，蹙着眉头说道：

“臣吕调阳遵旨。”

“吕阁老，还没有完哪，”张宏接着又道，“第二道谕旨，说与内阁：朕大婚之后，尚未赏赐内臣，着你等知会户部，调银二十万两入内廷宝钞库，钦此。”

“这……”

吕调阳一下子愣住，张宏传旨完毕，没来由地高兴起来，一拍巴掌，盯着吕调阳几乎全白的胡子说道：

“吕阁老，调银子的事万不可耽误，咱们一万多名内侍，都等着皇上的赏赐哪。”

张宏说完朝张四维挤了挤眼，然后高打一拱飘然而去。吕调阳盯着他的背影，忽然一跺脚，怒气冲冲言道：

“皇上大婚，你一个奴才，凭什么得赏银。”

“正因为是奴才，才想着要得赏银呀。”

张四维语气中带着明显的嘲弄，吕调阳白了他一眼，咕哝道：“皇上这道旨意，考虑欠妥。”

“为何?”张四维问。

“太仓银用于国事，若调去赏赐内臣，岂不变成了皇上的私房钱?”

“是呀，此旨一出，定会招致非议。”

“如此说，不谷须得写一道抗疏。”

“写给谁?”

“写给皇上。”

“吕阁老，葫芦在墙上挂着，您何必非要摘下来挂在自己脖子上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皇上的第一道口谕，你忘了吗?”

“哦!”

吕调阳好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张四维冷笑一声，悻悻然说道：

“说到底，皇上只信任首辅一人，咱们在内阁，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

“是呀，”吕调阳长叹一声，凄凉言道，“不谷老了，不中用了，明日就给皇上写折子，请求致仕回乡。”

“吕阁老，皇上对你还是信任的，不然，怎么会问你谯楼上的钟声呢?”

“如果首辅在，皇上就不会问我了。”吕调阳枯涩的眼眶忽然湿润了。他垂下脑袋闷了半天，又抬起来问，“凤盘兄，皇上要银子，你说这事该如何处置?”

“这样大的事情，你我怎能作主，还是让首辅作主。”

“他不在啊?”

“这个好办，”张四维讪笑着，眼眶里射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刻毒的光芒，“按皇上的旨意，凡有重大决策之事，将奏折移文等一应公函，一律六百里加急传给首辅。”

吕调阳想了想，摇摇头叹道：“看来，也只有如此办理了。”

第 六 回 说白猿故人悲失路论大捷野老析疑云

半上午时分，一乘八人抬大轿行进在新郑县通往高家庄的乡间泥路上，大轿里坐着的是张居正。他是昨天夜里赶到新郑县的：从河南府南下南阳府，新郑县并不在必经之路上。张居正之所以绕来这里，为的是拜会他内阁多年的同事，于隆庆六年因触怒李太后而被迫致仕的首辅高拱。这高拱与张居正曾经是心心相印的政友，后来又成了你死我活的政敌。打从隆庆六年秋，张居正在京南驿设宴为高拱饯行，两人不欢而别后，一晃六年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世事推移星回斗转，当年的恩怨已淡为云烟。如今，已稳稳踞坐在首辅宝座上的张居正，常常在不经意问想起高拱：毕竟，他们曾经惺惺相惜。去年冬，他的两个儿子敬修与嗣修南下奔丧，他曾嘱他们两人代他到新郑县参拜高拱并赠送礼物：后来，他接到敬修的来信，言已去过新郑见过高世伯，只觉他音容憔悴，身体非常不好。得到这个消息，张居正更是动了恻隐之心。这次南归葬父，他决计亲自到高拱的故乡走一趟。

昨天赶到新郑县时，天已尽黑。张居正遵循当地“夜不访客”的习俗，遂在驿店里安顿下来。今天一早，他便把大队仪仗兵马留在县城，只带了简单随从，望高家庄迤逦而来。

不知不觉已经离京半个多月了。再过几天就是立夏，愈往南走山河大地愈是葱茏可爱。这中州地面，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已是青苗没膝。青青的麦浪上敷着一层薄薄的白雾，那是郁厚的地气在升腾。阳光穿过白雾，空气中浮漾出若有若无的淡紫。在这如梦如幻的色彩中，小精灵一般的鸣禽们在充当大地的歌手。叫天子呼啸着钻入青空，鹡鸰贴着麦穗掠翅儿飞行时，总是显得有些拘谨，它们的活泼还不如蜻蜓呢。鹌鹑在土垄间漫步，斑鸠在开着槐花的树上长一声短一声地啼叫……

穿行在这样如诗如画的风景中，张居正却无心欣赏。自那天夜里，他在真定府举办的接风宴上收到第一份内阁传给他的急件，兹后几乎每一天他都要收到一大包各种各样要他阅处的文件。现在，他的轿子里还放着那一颗万历皇上赐给的银印哩。这银印上镌刻着“张首辅印”四字。凡他传回北京的函札，只要盖上这方银印，都必须六百里加

急送呈御前，这样的密奏之权也是特例。张居正既为之高兴，亦为之心烦。最让他棘手的，还是皇上要从太仓调用二十万两银子的事。在他的印象中，小皇上一贯严于律己深明大义，凡有吃不准的事情，总是事前征求他的意见，然后再按他的建议下旨。却没想到他离京才不到十天时间，皇上就擅自主张向户部要钱，而且口气强硬不容商讨。张居正立刻感到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皇上开始自己作主了。因在旅途中，他无法就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出全面的判断，亦不能写揭帖请求皇上召见，当面向他说明太仓银不可随便调用。但凭着多年的执政经验，他知道此事不可与皇上硬抗。他毕竟已离开了京城，这时候若得罪了皇上，旁边再钻出什么人来撺掇几句，他可能就再也回不到紫禁城中了。而且，吕调阳虽传来圣谕，却没有只言片语申述自己的态度，这本身就说明问题——内阁中的辅臣，一个个肩膀都是歪的，没有谁肯承担责任。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让户部划拨十万两银子出来给宝钞库，以满足皇上的要求。余下事情待他回到北京后再作处理。

人在旅途，心在朝廷，一天到晚总有些不顺心的事萦于脑海中，张居正想轻松也轻松不起来。但今天情形又有些不同，毕竟要与暌违六载的“故友”见面，再大的麻烦事也得暂时搁置。

高拱所住的高家庄，距县城不过二十来里地，轿夫脚快，不到两个时辰就到了。中州麦野一马平川，偏这百十户人家的高家庄周围有一些小丘陵。离庄子大约还有半里地光景，张居正吩咐停轿，这剩下的一段路，他想走进去。刚走不几步，便见一个人飞奔似地跑来。他赶紧停住脚步，打量这人是谁。

那人跑到他跟前，扑通跪下，口中禀道：“张大人，小人高福有失远迎。”

“你是高福?”一听这名字，张居正记起他是高拱的管家，但眼前这位须发班白满脸皱纹的半老之人，却与当年在京城见到的那位脸上总挂着微笑的精明汉子完全不同，遂上前把他扶起，吃惊地说，“几年不见，你都变成两个人了。”

高福木讷地搓着双手，笑道：“咱现在是村野之人，自然不比在京城。”

“你家老爷呢?”

“喏，村口站着的那位老人就是。”高福回转身朝村口指了指，说，“老爷腿脚不方便，走不动，只能在村口迎接张大人。”

张居正循声望去，只见村口站了一大堆人，最前边的一位老人正朝他摇动着双手，从他挥手的节奏以及站立的姿势，张居正一眼就认出这位老人正是高拱。他内心顿时泛起一阵异样的感情，阔别的情怀促使他信步跑了过去。

“元辅!”

大老远，张居正就高声喊了起来：

“太岳!”

高拱也用他略微沙哑的嗓音锐声喊道。两人都向前快跑几步．高拱步子有些趔趄，才跑出两步就差点摔倒，张居正紧赶一步把他扶住。

“元辅!”

“太岳!”

两人又都忘情地喊了一声。在激动的泪花中两人行揖见之礼。张居正仔细观察高拱，只见他身穿一件半新不旧的青布道袍，头上戴着诸葛巾。那一部硬楂楂的大胡子如今已是全白，衬得他的脸色似乎比当年更黑。不过，这种黑色让人感到的不是健康，而是一种让人担忧的病态。他眼角的鱼尾纹还是那么深刻、僵硬，眼光虽然浑浊了许多，但仍然让人感觉到它们的深沉有力。行礼之后，高拱又伸手拉着张居正，这只手是那么的瘦削、冰凉。张居正虽然对高拱的衰老已有了心理准备，但一看到这副风烛残年的样子，他仍感到十分难过。他抚摸着高拱青筋高凸的手背，禁不住唏嘘起来。

两人相见时的真情流露，所有在场的人看了无不动容。

还是高拱首先从梦寐状态中惊醒，他松开张居正的手，凄然一笑，言道：

“太岳，六年不见，你也苍老了许多。”

“机衡之地，每一天都如履薄冰，这滋味，你高阁老又不是没尝过。”张居正不想一见面就说沉重的话题，他拭了拭眼角的泪花，问道，“元辅，你这高家庄是不是新郑县最好的风水宝地。”

“太岳，你不要再叫我元辅了，今日朝廷的元辅，是你不是我。”

“喊惯了，改不过口来。”张居正笑着解释。

“你方才说到高家庄的风水，”高拱眯起眼睛朝四周瞧了瞧，言道，“你觉得这儿好吗?”

“冈峦起伏，沃野千顷，有形有势，当然好啊!”

“真像你说得这么好，为何会出咱这样一个贬官?”高拱脱口说出这句牢骚话，马上感到不妥，又连忙掩饰道，“看看，咱俩的老毛病都改不了，一上来就打嘴巴官司，不说了，太岳，咱们进屋去。”

高拱属于耕读世家，是当地的望族。他家虽然住在乡下，但一进五重的青砖瓦房，在庄子中显得鹤立鸡群。张居正跟着高拱走进这座老宅子的大门，刚绕过照壁，忽见院子右角荼蘼花架下，跑出来一只通体雪白的老猿。他一下子扑到张居正跟前，龇牙咧嘴，似乎对新到的客人不欢迎。

“白猿?”张居正一惊，白猿是传说中的瑞兽，因存世极少很难见到。嘉靖皇帝时，凡民间捕获白猿、白龟、白鹿、白鹦鹉之类，地方官员都会立即护送至京城献瑞。隆庆皇帝登极后此风渐止，但将白兽视为祥瑞却是没有改变。张居正第一次见到白猿，不免饶有兴趣地问，“高阁老，你府上怎的会有这等瑞物?”

“老夫历来不相信祥瑞之类的事。”高拱一招手，白猿立刻温顺地走到他的跟前，高拱拍拍它的脑袋，接着说，“不过，这只白猿却是别有来历。”

两人一边说话，一边走进客堂分宾主坐定，仆人忙着摆茶。白猿随高拱一起进来，挨着他蹲在脚下，一双眨个不停的眼睛，仍警惕地盯着张居正。

“高阁老，这白猿有何来历?”

“老夫说出来，你太岳兄不要见怪，”高拱呷了一口茶，徐徐言道，“这只白猿，是一位大侠客送给咱的。”

“谁?”

“邵大侠。”

“是他?”张居正禁不住惊问。

高拱鹰一样犀利的目光在张居正身上扫过，喘了一口粗气，沉重言道：

“去年，戚继光部的棉衣事件，邵大侠作为替死鬼，被秘密处死在扬州漕运大牢。他被抓之前，让家中的仆人给老夫送来了这只猴子。”

“邵大侠不能算是冤死。”

张居正感到高拱有意刺他，便立即辩解。高拱反驳道，“邵大侠弄了劣质棉布是真，但他是倒贴银钱办这件事，真正贪墨的是武清伯李伟，中饱私囊者稳踞高位，倒贴银钱者反而命丧九泉，你说，这还不是千古奇冤?”

高拱揭人伤疤还像当年一样无情，张居正心中掠过一丝不快，但此时不便发作，只得敷衍笑道：

“元辅穷追事理．仍如身在机枢。”

“看看，毛病又犯了，”高拱自嘲地摇摇头，“咱还是说说这只白猿吧，邵府仆人告诉我，这只白猿是一个华山老道士带到扬州的。开头，它只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华山猴儿。邵大侠好交方外之友，华山老道士来扬州不久，就和邵大侠成了忘年交。第二年，华山老道士在扬州开元观里无疾而终。邵大侠赶去收殓，却突然发现，蹲在老道士床前的这只顽皮猴子，竟然一夜之间．通身毛发都变成了白色。邵大侠分析，这是极度悲哀所致。从此，他收留了这只白猿，视为宠豢。‘棉衣事件’发生后，他自忖必死无疑，遂将这只猴子千里迢迢送来新郑，赠予老夫。”

关于高拱与邵大侠之间的传闻，张居正听过不少，这也是他要处死邵大侠的原因之一，但他没有想到邵大侠到死都对高拱抱有一份感情，不免心生醋意，问道：

“邵大侠是有心之人，他千里送白猿，必有说法。”

“邵大侠知道老夫是属猴的，故以这只自猿相赠。”

“不会这么简单吧。”

“猴生性好斗，属于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类的角色。邵大侠担心我这只老猴子秉性不改，送这只白猿来大概是想提醒咱。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哀，其实他这个提醒是多余的，咱一个村夫野老，还能跟谁斗呢?”

高拱出言吐气句句话都带“刺儿”。他自隆庆六年秋被逐出京城，这六年时间，他蜗居在高家庄，几乎是足不出户，每日以谈论桑麻著书立说为乐事。但对六年前的“内阁之变”，他始终耿耿于怀，他一直认为这是遭了冯保与张居正的暗算。因此老想着寻机报复。怎奈事过境迁，擅于掌权的张居正，早把政坛社稷侍弄得风调雨顺井然有序。一方面，他佩服张居正匠心独运的治国才能；另一方面，他又为自己的饮恨离京而难以释怀，因此，他对张居正的感情极为复杂：论治国之道，两人是千古不遇的政友；论朋友之情，两人又是水火不容的大敌。当高拱听说张居正要特意绕道前来拜会他时，他的心情是既高兴又愤懑，由于处在感情的两极。所以，在行为上，便表现出一会儿涕泪纵横，一会儿又剑拔弩张。

高拱的这种态度，完全在张居正的预料之中。他虽心藏不悦，但还不至于怒目相向。听了高拱由白猿而引发的高论，张居正装做听不明白，善意地谑道：

“高阁老再要发什么无名火，就发给这个老猴儿听，兴许它能给你安慰。”

“这猴子懂人话，倒真是个好伴儿。”

说罢，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张居正在高家庄一盘桓就是两个多时辰。中午，高拱吩咐厨下烧了几样家常菜，两人对酌起来。高拱因犯老年哮喘的毛病，阜已遵郎中所嘱戒了酒，但今天“故友”重逢实属难得，他也破例小饮了几杯。席间二人的谈话，再也不存心思斗什么机锋，而是真正畅叙了六年的阔别之情。张居正详细询问了高拱的饮食起居日常情况，同时也半真半假地讲述了自己当首辅后的种种苦恼。高拱借着酒力，突然问了一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太岳，皇上和李太后，还生老夫的气么?”

张居正叹一口气，点一点头算是作答，高拱垂下眼睑，伤感地说：

“看来，咱高某在有生之年，是看不见皇上与太后回心转意的时候了。”

“元辅，你不要过于灰心……”

“太岳，你不用劝老夫，”高拱粗暴地打断张居正的话头，言道，“咱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活了将近七十年，咱不得不认命，富贵祸福皆由天定，人生太无常了!今有两事相托，不知太岳兄肯不肯援之以手。”

“请讲。”

“第一，咱高拱一生没有子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若没有续接香火者，咱高拱有朝一日伸了腿儿，将有何面目见地下的列宗列祖。因此，老夫想立一个继子，现有几个高姓子弟愿意承祧，究竟哪一个合适，还望太岳兄帮老夫审查定夺。”

“这个不难，第二呢?”

“第二件事嘛，可能要棘手得多，”高拱迟疑了一会儿，才道，“老夫隆庆六年被逐出京师，说是致仕，其实是罢官，至今都没个说法儿，活着咱也不争这口气，但死后却不能不讨个清白。老夫想，一旦咱咽了气，你太岳兄能否奏请皇上，为老夫恢复名誉?”

“元辅，你不要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这话是不吉利，但不得不说。”高拱又执拗起来，瞪着张居正说道，“太岳，当今小皇上，还有李太后，他们母子二人对你的信任，也是前朝所罕见。你若肯下决心帮忙，兴许异日老夫常眠地下，心有所安。”

“元辅，你这话见外了。为你恢复名誉，是不谷分内之事，何谈是为你帮忙。”

“有你这句话，老夫放心了。”

高拱说到此，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看看时候不早了，张居正欲起身告辞，高拱忽然又伸手将他一拦，沉吟了一会儿，又道：

“还有一件事，老夫心下存疑，想讲出来，又怕太岳说咱干扰政事。”

“元辅但讲无妨。”

“听说今年春节期间，在辽东团山堡，张学颜与李成梁将来犯的鞑靼虏匪斩杀了八百多人?”

“实有其事。”

“朝廷怎么处置这件事情?”

“李成梁晋爵一级，张学颜升任戎政总督，兵部与内阁官员，或赏赐增俸，或荫子晋爵，都各有所赏。”

“吕调阳呢?”

“进太子太傅，荫一子。”

“张四维呢?”

“进太子少傅，荫一子。”

“你自己呢?”

“皇上恩旨，准不谷进上柱国勋衔，荫一子。不谷再三恳辞，皇上终于同意。”

“你为何不肯获此赏赐?”

“团山堡大捷，不谷手无寸功，若获颁赐，恐怕会引起朝野非议。”

“太岳，你到底是聪明人，”高拱瘦削的脸颊痉挛了几下．“这些封赠，有可能成为烫手的山芋。”

“啊?”张居正听出话中有话，急忙问道，“元辅，你听到什么风声了?”

“老夫没听到任何风声，但自听到团山堡大捷的消息，就一直心存疑惑。”

“你疑惑什么?”

“太岳，你也曾在隆庆年间主管过兵部，你可曾听说过鞑靼在数九寒天时骚扰边境?”

“……没有。”

“辽东边境，一过霜降就寒风凛冽，立冬之后更是冰天雪地，这时候鞑靼人都缩在毡房里躲避严寒，怎么可能犯边呢?”

“你是说这里头有诈?”

“依老夫判断，肯定有诈!而且，捷报说斩获虏首八百余级，杀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一场很大规模的战争。既然是一场大战，事前不可能一点风声都没有。太岳，开仗之前你可收到辽东方面传来的加急情报?”

“没有。”

“捷报传来之后，你是否派人去检查过虏匪的首级?”

“派人清点过。”

“咱说的不是清点，是检查!”

“检查?查什么?”

“查这些首级，到底是不是鞑靼战士。”高拱说着突然站起身来，眼眶里射出的光芒刀子一样锋利，“太岳，老夫担心这些首级中会不会有妇女儿童，或者是像咱这样的糟老头子。”

论及政事，高拱依然保持了当年那种思路敏捷洞察幽微的宰辅风范。张居正不禁被他的气势所震慑，对他的分析也深深折服。他心中忖道：“这位高胡子，虽蛰居乡间僻壤，却依然心存魏阙。朝廷一应大事，孰优孰劣，哪一件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为寰宇之内还有这样的“山中宰相”而高兴，同时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瞅了瞅高拱枯草一样的灰白胡子，说：

“元辅，你对团山堡大捷的分析深有道理，不谷马上派人前往辽东密查此事。”

“老夫只是提出疑惑，该怎么处置，是你太岳的事了。”

张居正点点头。茫茫九州，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能够令他心存敬意的话，大概就是眼前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了。他正要向高拱表示谢意，忽见高福一脸紧张地跑了进来，匆匆禀道：

“老爷，出事儿了!”

“啥事儿?”

“白猿，那只白猿……”高福欲言又止。

“白猿怎么了?”

高拱问了一句，竟忘了腿脚不便，转身就向门外跑去。院子里围了一群人，见高拱跑来又赶紧散开。只见那只白猿躺在地上，四肢抽搐已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

“它怎么了?”

高拱蹲下来，一边抚摸着白猿，一边锐声问道。一应仆役见主人发怒，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不敢上前，只有高福凑拢来，硬着头皮回答：

“白猿在老爷用午膳时，自个儿踱到那边花墙下晒太阳，打迷盹。不知何故，那堵花墙突然塌了一截，一下子把白猿压在里头了。几个仆役赶紧上前施救，待扒开烂砖头，白猿就是这个样子了。”

高拱扭头看了看，院子东边的花墙果然垮了一段，再回头看看地上的白猿，已是口吐白沫翻了白眼儿。高拱愣怔了好一会儿，突然一挺身站了起来，用脚踢了踢白猿的尸体，用那种大限临头的口气对站在身边的张居正说：

“老猴儿死了，这是天意!”

第 七 回 孝棚内会见三台长 墓道前惊闻风雨声

四月十三日下午，位于江陵城南部六里许的太晖山上，放眼望去但见万头攒动人流如潮。引魂幡追思旗纸人纸马安灵屋金银山等各色冥器密匝匝儿摆了好几里路——待会儿要在这里举行首辅令尊大人张文明的下葬仪式，只等执事官一声令下，这些物件儿全都得焚烧。

却说张居正自三月十一日离京，四月九日就到达了故乡荆州。二千多里路程只花了二十八天时间，真个是晓行夜宿行旅匆匆。这一路张居正可谓风光占尽，其显赫之势，已是达到了人臣之极：他因为在真定府吃了一顿钱普精心准备的淮扬大菜而胃口大开，导致各地官府都纷纷拿重金聘请善于烹制江南食馔的庖厨，按时人的议论，是“一时间南菜高手召募几尽”。他乘坐着钱普为他特制的巨型舆轿，沿途所经，当地守臣皆率属下长跪而迎，抚、按大吏一个个越界迎送，概莫能外。巨轿经过南阳府，受封于此的唐王出城迎接，并设精美大宴招待。到了襄阳，居于城中的襄王更是出城三十里接驾，其礼敬比之唐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按洪武皇帝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凡文武百官入境见各地藩王，一律以臣礼觐见，哪怕是一品人臣也不能例外。可是现在事情却颠倒了过来，朱元璋的后代子孙——这些天潢贵胄不但不接受张居正的顶礼膜拜，反而纡尊屈驾大老远地跑出城去迎接这位不苟言笑的宰辅，只觉着能够和他联袂而行便是莫大殊荣。对这种大有僭越之嫌的“异礼”，张居正虽然逊谢再三，却没有诚惶诚恐地拒绝。

却说他抵家前几日，荆州城中已是轿马塞道高官云集，湖广道各衙门数百名庶官藩臬、郡邑守丞都先后赶来恭候张居正的尊驾。先期赶来的，还有南北二京的勋贵臣僚等显要人物派来的代表，他们仿效皇上以及两宫皇太后，遣人致祭敬奉哀仪。对这些外地官员的接待，名义上由张居正的两个弟弟张居易与张居谦负责，实际上办事儿的，全是荆州府的吏员，上百号人连日为此一事一个个忙得脚不沾地，张居正自然不知晓这些琐碎之事。其实，对这一路上的铺排场面，百官们倒履相迎的热情，张居正心下也不甚乐意，但骂走了唱戏的，又来了打锣的，总之是旷野地上的毛狗，赶是赶不开了。他也就索性“人乡随俗”，随这些地方官员们抓红抢绿地闹腾，他也正好趁此机会，摸摸各地官员的“水性”。

一入荆州地界，张居正就卸下官袍换上孝服，尽管数百名官员聚集在荆州城外跪迎，他的大轿连停都没有停，他甚至撩开轿帘儿同官员们招招手都不肯，就径直望城中东门的张大学士府肃仪而去。打从嘉靖三十三年他告病回乡乞养三年，嘉靖三十六年再度入京，不觉已过去了二十年。这二十载寒暑中的人事浮沉，真是一言难尽。当年他归乡时，只是一个翰林院的六品编修，二十年后再归故里，他已变成了手掌乾坤身系社稷的宰揆。回到家甲，他的感觉不是物是人非，而是一种拂之不去的惆怅。父亲的灵堂尚在，榇棺厝置。他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到灵堂祭奠。咫尺之间，生死茫茫，怀想这么多年来虽然成就了移山倒海的伟业，却不能对白发高堂侍汤用药略尽人子之情，如今抚棺一恸，怎能不泪雨滂沱!下葬的日子定在四月十三，从葬穴的勘定到葬日的定夺，都是钦天监的官员奉敕操办。四月初十、十一、十二这三天，张居正披麻戴孝在灵堂为父亲守灵，除了家中亲属，不见任何客人。害得各地前来荆州的官员都像是撞昏了头的麻雀，虽揸着翅儿却不知道往哪里飞。四月十三日一大早，盛着张老太爷遗体的楠木棺材抬出了张大学士府。作为长子，张居正亲自执绋前导。两个时辰后，出殡队伍来到了太晖山。江陵属于平原，太晖山说是山，其实是一个稍稍隆起的土阜。此时，安置张老太爷棺椁的土井早已打好，下葬的时辰定在下午未时三刻，这中间还有一大段时间。张居正到了太晖山后，先到墓井看了看，详察周围形势，向执事的钦天监孔目问了几个问题，然后，在弟弟张居谦的引领下，一头扎进土阜下的孝棚。这孝棚一溜有几十间，备为会葬官员临时休憩之用，虽是临时建筑，桌椅板凳茶水点心倒也样样置办得周全。张居正前脚刚迈进棚门，后脚就跟进来一个人，在他身后扑通跪下，口中高禀一声：

“元辅大人。”

张居正回身一看，只见跪着的人穿着一身灰白的粗麻孝服，腰上系了一根草绳，这是典型的孝子打扮。由于改了装束，张居正一时没有认出这“孝子”是谁，便问道：

“你是?”

跪着的人头一扬，又禀道：

“卑职陈瑞，叩见元辅大人。”

“啊，你是陈抚台?”张居正马上想起此人就是上任了一年多的湖广道巡抚，不免惊道，“你怎么也披麻戴孝?”说着上前将他扶起。

也不知是紧张还是累的，陈瑞满头满脸的汗，此时也不敢拿正眼看首辅，只凄惶答道：

“老太爷仙逝，卑职五内俱焚。若人之生死可以置换，卑职愿以一己芥末之身，换回老太爷无量寿福。”

一听这明显谄媚的话，张居正心生反感，但人家毕竟从省城四百里奔丧而来，张居正也就原谅了他。分宾主坐定后，张居正问道：

“你何时到的?”

“比元辅早一天到达荆州。”

张居正其实早从二弟张居谦口中知道陈瑞等一干官员的行踪，但此时仍不免追问：

“你来了五天了?”

“是。”

“听说湖广道的官员来了不少。”

“除极少数因公事牵扯走不开的，基本上都来了。”

早上出殡，天才麻麻亮，加上张居正心存哀恸目不斜视。他只觉得人多，但究竟浩大的送殡队伍中有哪些人，他倒没细看。这会儿，他对陈瑞客气说道：

“陈抚台，多谢你远道赶来会葬。不谷因归家后，即刻守孝三日，以略尽人子之情，故免见一切客人，这一点，望陈抚台见谅。”

“元辅大人对封君之孝，可鉴日月。”

“封君?”张居正稍稍一愣。

“这典故，元辅大人应该知道，”陈瑞说着谄笑起来，突然意识到这是失态，忙又掩了口道，“卑职到任不久，就听说有位官员在庆贺老太爷七十大寿时，写了一篇绝妙的祝颂之词，卑职记得这样一段，‘嘉靖初年，上帝南顾荆土，将产异人，以元辅寄之封君。或称元辅为众父，封君为众众父，众父父者，苍苍是也。’这篇祝寿文比喻贴切，一经出手就洛阳纸贵。卑职到任后，也曾专程从武昌到荆州城中拜望封

君，～睹封君超尘脱俗的风采，也想写一篇颂文，但因有前面这篇文章，倒让卑职生了‘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之叹。”

对于两年前家父七十大寿就近官员为之贺庆的事，张居正早就知道，但他没有听说过这篇祝颂文。大约是吹捧太过，没有人向他传话。此刻听了，他也没什么反应，只继续问：

“湖广三台长官都来了?”

所谓三台，即巡抚、巡按、学政。三个都是三品衙门，巡抚管民事行政，简称抚台；巡按执刑事谳狱，简称按台；学政管教育科举，简称学台。是一省中三个级别最高的长官。尽管级别相同，因巡抚主管行政，乃列名第一。

“都来了。”陈瑞答。

“居谦，”张居正吩咐一侧侍坐的弟弟，“你去把抚台与学台二位，请来这里坐一坐。”

少顷，居谦领了两名官员进来，走在头里的是湖广道巡按御史王龙阳，跟在他后面的是湖广学政金学曾。这金学曾于万历二年出掌荆州税关，挖出了荆州知府赵谦这一条鲸吞国家巨额税银的蛀虫，使荆州税关的榷银收入从全国倒数第一跃进为全国第四，仅次于苏州、扬州、北京通州张家湾三处。金学曾本来就是官场闻人，这一下更是声名大震。今年初，他三年考满，吏部咨文，擢升他为湖广道三品学政。对这种安排，熟悉官场路数的人至为惊讶，一省三台长官，最清闲的莫过于学政。同抚台、按台两个衙门前的车水马龙相比，学台的府邸虽说不上门可罗雀，但常年的清冷萧瑟被人视为正常。因此，有人戏称金学曾这次迁升是“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了禄享千钟的级别，却失去了炙手可热的权力，在官场上，这也是排除异己的手段之一，名之曰“清荣供养法”。但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像金学曾这样深得首辅张居正信任的干臣，都不应该成为清荣供养的对象，可是他偏偏却被清荣供养了起来。老官场都觉得这是一个谜。金学曾也感到事有蹊跷，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办了移交手续，离了荆州到武昌赴任。张居正这次归乡葬父，合省官员都赶来会葬，金学曾也不能例外。他人虽然来了，但却不像陈瑞那样事事出头，充其量只是让人感到他是一个跟班而已。

且说此时王龙阳与金学曾进了孝棚后，三台长官一起与张居正重新行过揖见谢座之礼。自万历二年离京，除万历四年金学曾进京述职，张居正召见过他一次之外，又有两年时间两人没有见过面了。简单的叙话之后，张居正便问金学曾：

“你从税关改授督学，职责完全不同，上任也有几个月了，是否习惯?”

金学曾欠身回答：“卑职第一天到任，第二天就习惯了。”

“这么快?”

“事情犯到头上，想慢也慢不下来啊。”

“什么事?”张居正追问。

金学曾便道：“卑职一到衙门，便置办了一桌酒席，宴请学政衙门的属官，其意是联络感情，大家彼此熟悉。谁知一位教谕上了席面，却不肯动筷子，我问他为何不吃，他答道‘孔圣人不得其酱不食，我辈圣门之徒，焉敢造次?’一听这话，就知道这位冬烘先生成心跟我捣乱。我猜他心里想的是‘你一个收税的，两只眼珠子整天价搭在算盘上，一身铜臭熏死了子日诗云，有啥资格当我学政衙门的堂官?’他这话一讲，在座的官员都放下了筷子，一起拿眼看着我，那顿酒食的确没放酱碟。这不是疏忽，我素来不大喜欢吃酱。但不吃酱不等于不懂酱，教谕先生既然挑刺儿，我若是忍了，他们就会真的讥笑我胸无点墨，日后这学台大人还怎么当?于是我抹了抹嘴，反唇讥道，‘五经之《礼》中，记有醢酱、卵酱、芥酱、豆酱，用之各有所宜。孔圣人无酱不食，盖源于此。此后，制酱种类越来越多，桓谭《新论》载有艇酱，汉武帝有鱼肠酱，南越有药酱，宋孝武诗中有匏酱，汉武帝宫廷内还有连珠云酱，玉津金酱；《神仙食经》中有十二香酱；今闽中有蛎酱、鲎酱、蛤蜊酱、虾酱，岭南有蚁酱、鱼籽酱，各地酱产不一而足。今市面上多有售者，江南以豆酱为重，北地则是熟面酱.这么多料酱，孔圣人未必都食用过。食不食酱，本属个人爱好，喜欢食酱的人中，也有不少男盗女娼作奸犯科之徒。不吃酱的人，亦不乏顶天立地的正人君子，我大明王朝，就有洪武与正德两位皇帝不喜欢吃酱，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人?’我这一番话，虽有强词夺理之嫌，不过，还真管用，那位教谕先生脸红红的，支吾了一句‘学台大人博学，卑职钦佩。’便拿起了筷子。”

金学曾这一番话绘声绘色，逗得张居正破颜一笑。陈瑞早听说过这个故事，此时凑趣儿问道：

“听说，这位教谕从此得了一个美名，叫酱先生?”

“是的，不过，酱先生倒是老实人，这回会葬，他也跟着来了。早上出殡，他一瞧见老太爷的楠木棺材抬出来，竟不住大放悲声，一路上，就他的哭声最响。”

金学曾本意是调笑，可陈瑞听了却觉得他是巧妙地向首辅表功，其含意是“你瞧瞧，咱衙门里的人对首辅多么忠诚!”内心顿时上了醋意，板下脸来说道：

“酱先生如此干嚎，有悖于《周礼》，士君子哭祭圣哲，必有锥心之痛，痛极而力竭，力竭而声哑，安能大放悲声!”

金学曾打心眼儿里瞧不起陈瑞这个马屁精，也不便反驳，只佯笑道：

“陈大人言之有理，落空儿，我会把陈大人的教导向酱先生传达。”

“传达就不必了……”

陈瑞还想借题发挥，却见张居正眼眸一动，似有说话的意思，便赶紧打住话头。张居正已从刚才抚台与学台的对话中，听出两人之间似乎存有闲隙。官员问能力与性格上的差异，执事人的利益冲突，导致衙门问的龃龉，这种事司空见惯，原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张居正不想评判是非，他心中装有另外的问题，此时他清咳一声，缓缓言道：

“不谷今日在这孝棚里接见三位，原意是不谈公事。家父自去年九月十三日辞世，距今日已整整七个月了，这七个月里，你们为不谷家父的葬事，多有操劳。如今合省官员又前来会葬，在你们，是一种礼节，是对家父的感情，但在于我，却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负担。这么多官员齐聚荆州，就其接待问题对荆州府衙造成多大的负担?这还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耽误了政事。倘若这时候哪里发生了大事，而因没有官员把持掌握而酿出祸端，我张居正岂不成了千古罪人?有鉴于此，今日会葬完毕，明儿一早你们三位带头离开荆州各自回衙，并请你们转告所有会葬官员，都要即刻登程，任何人不得耽搁。这是不谷今天要讲的头等大事，拜托三位务必执行。”

张居正说话时神色严峻，三位官员知道他绝不是说客套话，因此都慌忙表态：

“遵首辅明示，卑职们明日一早离开。”

“如此甚好，”张居正松了一口气，又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陈抚台说，合省重要官员全都来了?”

“是……”陈瑞稍愣了愣，又答道，“不过，还是有一个未曾前来。”

“谁呀?”

“襄阳府巡按御史赵应元。”

“啊?到底还是有一个不随俗流，”张居正眼波一闪，又问，“如果不谷记得不错，这赵应元的襄阳巡按，还是待候吧。”

“是，”陈瑞小心翼翼回答，“赵应元托襄阳知府带了一封手札给我，说是他因病不宜出行，故不能来荆州参加张老太爷的会葬，要告假。”

“原来如此……”

张居正还欲说什么，却见张居谦进来禀告说下葬的时辰已到。他遂站起身来扯了扯孝服，出门向墓井旁走去。

钦天监风水师为张文明选择的入土安敛的吉辰是下午未时。墓井从正月元宵节后开始挖凿修筑，数百民佚耗时近三个月，如今早已修好：远看是一座硕大的土堆，四周砌了花岗石围墙，前面的神道青砖铺地，两边的石人石马都已各就各位，神道连接墓穴的地方，是一条长约十几丈的坑道。张文明的楠木棺材就停在坑道口上，只等时辰一到，民佚就把棺材抬人墓井中安放，然后再将这坑道掩土平整，葬仪就算结束。

张居正一行刚到坑道口楠木棺材前站定，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嗵、嗵、嗵”三声炮响，这是报告吉辰已到。本来还有些喧闹的现场，突然间变得鸦雀无声。这太晖山地形开阔，土阜下面的旷地上可以容纳数千人，如今已是塞得满满囤囤的。旷地四周站满了担任警戒的军士，在警戒线之外，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地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孝子如潮哭声震野．幡旗簇拥旌表如云：如此盛大的葬礼，荆州府的

百姓，就是从上十八辈儿数下来，也没有谁开过这等眼界。除了啧啧称奇，还是啧啧称奇。

说怪也怪，却说炮响之后，本是响晴响晴的天，忽忽儿就起了乌云。张居正抬头一看，正好有一队雨燕横过头顶，它们盘旋着，鸣叫着，愈来愈强的南风将它们远远推去。破絮般的铅云越压越低，云的穹窿里，仿佛有黑厉厉的山鬼鼓翼而来。张居正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心中忖道："如此幽冥景象，天道不虚啊!"一语未了，早有执行官"瞠"的一声敲响铜锣，接着响亮喊起：

"恭送封君入冥宫——"

喊声一停，早有侍者将一碗还是温热的雄鸡血递到张居正手中。楚地风俗，为死者封墓之前，须得先将雄鸡血洒于墓道中，其意是祛邪，灵魂安息于此，不至于有杂神扰乱。洒鸡血者，必定是死者的至亲之人。张居正作为长子，担此重任责无旁贷。他接过鸡血碗，走在楠木棺材前面，一路把鸡血洒到墓井口。当最后一滴血洒落地上，他按规矩将大磁碗猛力掷向棺盖击碎，随着这一声碎响，执事官又高声唱道：

"拜送封君——"

这声音雄壮又有些凄凉，旷地上数千名披麻戴孝的官吏以及张府远近亲疏各房亲戚，一下子像是暴风吹过的幼树一般，齐刷刷跪伏下去。

"一拜——"

所有白色的孝帽都贴在地上，像一团团放大了的白色菊花，一齐朝着墓道口摇曳。

"二拜——"

"拜"字余音尚在耳边缭绕，平空突然响起一声石破天惊的沉雷，接着豆粒大的雨点噼里啪啦猛砸下来。

"三拜——"

风声、雨声，被吹拂着的旗声，被撕裂着的幡声，衬映着旷野上这一大片跪伏的白色身躯，显得是那样的肃穆、冷峻。

洒完鸡血后，张居正退回到坑道口跪伏在地。三拜完毕，他仍长跪不起，泪水和着雨水在他瘦长的面颊上流淌，楠木棺材人穴后已经

安置妥当．佚役们都退了出来。数十把铁铲都一同扬起，往坑道里填土=就在这一刻，张居正忽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一次为父亲尽孝：去冬“夺情风波”发生以来，他所承受的所有詈骂、侮辱、伤害和误解，都一齐涌上心头。百感交集，他再也隐忍不住，终于失声痛哭起来。

所有送葬的官吏，这些滥竽充数的“孝子贤孙”们，此时一个个呆若木鸡，首辅的笃孝深情，给他们以巨大的震撼。

也不知过了多久，后场忽然有了一阵骚动，官员们扭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穿黑色府绸道袍的癯然老者，领了一群府学生走上了神道．

第 八 回 何心隐颠狂送怪物 金学曾缜密论沉疴

神道上杂沓的脚步声，亦将张居正从悲痛中惊醒，他刚把眼睛睁开，一旁站立的侍者就递了一块面巾给他擦脸，尔后又把他搀扶起来。刚才一场急骤的阵雨，将他的粗麻孝服淋得透湿，他想进到孝棚里换换衣服，背后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他转身瞧去，不觉一愣，只见一二百名年轻人，一色的府学生装束，正步履沉重地朝他走来，打头的一位老者，须发皆白，走路的姿态让他觉得眼熟。他正猜疑间，那老者抢走几步，向他弯腰～揖，说道：

“宰揆大人，还记得老汉么?”

一听这声音，张居正猛然记起这人就是隆庆六年夏在天寿山见过一面，此后就销声匿迹的何心隐，不免大吃一惊，问道：

“你是柱乾兄?”

“在下正是。”

“你怎么会来这里?”

“湖广合省官员一个不拉地全都涌来荆州，会葬令尊大人，我正好在贵省讲学，听得消息，焉敢不来。”

何心隐说罢，径自走到墓门前，朝隆起的大土堆俯身跪下，庄重地行了三拜大礼。趁他行礼的当儿，张居正就近观察，发现何心隐同六年前相比无甚变化，只脸上的颧骨比过去显得更加突出，让人约略感到他的桀骜不驯。

待何心隐行过礼后站起身来，张居正问他：“这些府学生都是跟你一起来的?”

“是的。”

“一个府才二三十名学生，这一二百名学生，该来自多少个州府?”

“大约七八个州府吧。”

“他们怎么来的?”

“我在当阳讲学，他们都是赶来听我讲学的，听说我来荆州，他们又跟着我来了。”

“没想到柱乾兄，号召力如此之大。”

“当年孔子弟子三千，传为美谈，其实算得了什么，我何心隐的弟子，三万都不止。”何心隐的口气颇为自负。

“都跟你学阳明心学?”张居正问。

“是的。”

“听人说，你自称是当代圣人?”

张居正的口气中充满嘲弄，何心隐虽然听出来了，但他并不在乎，而是摆出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派头，踌躇满志地答道：

“每一代都应该有圣人，就像每一朝都应该有宰相一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原也不足为怪。”

“好哇，柱乾兄，祝贺你成为青年士子的追随偶像，记得当年你在京城落榜后的题诗‘常记江湖落拓时，坐拥红粉不题诗’，如今你虽然仍处江湖，却是一点也不落拓了。”

何心隐不愿意在这肃穆的葬礼中，与张居正针尖对麦芒地打嘴巴官司，他躲开张居正的机锋，说道：

“宰揆大人，老汉今日前来，是给令尊大人送一点祭仪，略表心意。”

何心隐说罢，转身招招手，便见几个府学生抬了一对汉白玉的石雕走上前来。只见这对石雕状似巨型蜥蜴，昂着三角形瘪头，鼓着一双蛤蟆眼，长长的尾巴卷曲着，塌在两条后腿之间。在场的官员们个个都感到好奇，纷纷挤上来，争着想看看这对怪物。张居正抬头朝人群扫了一眼，那些朝前挤抢的脚步又都吓得缩了回去。

“宰揆大人，你知道老汉送的是什么?”

何心隐一口一个“老汉”，张居正听了心底窝火，加之他对这对面目狰狞的石雕也没什么好感，于是没好气回道：

“请柱乾兄告诉不谷，这是什么?”

“**。”

何心隐嘴中重重吐出两个字。站在张居正身边的张居谦听罢，不禁失声问道：

“什么，趴下，是谁趴下了?”

何心隐睨了张居谦一眼，见他长得与张居正有些相像．猜着是张居正的弟弟了，便朝他拱了拱手，大咧咧地问：

“承教，你是居易还是居谦?”

“居谦。”张居谦自觉失言，下意识朝后站了一步，何心隐摇摇头，叹道：“你读书不博，我也不能怪你，这个**，不是你说的趴下。虫旁一个八字，是为虮，旦旁一个夏字，是为蝮。是神物，了不起的神物。”

“什么神物?”张居谦受了谑，心有不甘地问。

“这说来就有典故了，”何心隐并不看张居正越来越严峻的脸色，兀自滔滔不绝讲道，“昔鸱鸮氏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蒲牢，他有一副大嗓子，好吼好叫，因此人们就让他饰守大钟，你们见到的钟钮就是他；二儿子叫鸱吻，生了一根长颈子，有事无事好作嘹望状。人们便让他站在屋脊上，你们见到的屋檐上的吻头就是他的演变；这三儿子叫**，生下来就好饮，一条江的水，他顷刻就可喝干。今大江大河上的闸口两旁，都让他站岗守值。”

“你说这怪物是人变的?”张居谦又问。

“**怎地会是人?鸱鸮氏本就是神，神之后代，不称儿子称什么?神龙火凤，跳蚤臭虫都有后代，儿子只是借称而已。”

“柱乾兄，你为何要将这一对**送来?”

这次问话的是张居正，何心隐感到这声音寒碜碜的有一种威慑的力量，不禁震了一下，但旋即又提高嗓门答道：

“**是镇水良兽，老汉我请名匠雕刻一对送来，权作令尊大人的镇墓兽。”

“镇水则镇水，为何要扯上镇墓?”

“荆州平原古称泽国，大堤十年九溃，无**在此，恐令尊大人阴宅难安啊!”

张居正听出何心隐话中有话，便追问了一句：“把你剩下的半截子话也讲出来。”

“你听出来了?”何心隐冷冷一笑，“大凡权势中人，生前处处受人趋奉，死后难逃水厄。”

“放肆!”张居谦跺脚吼了一句，他不了解何心隐与张居正的关系，以势压人说，“你一个陋巷穷儒，你知道你是在跟谁说话?”

“我怎么不知道，”何心隐反唇相讥，“你以为老汉得学习这些朝廷官员，见了宰揆大人周身股栗，腿都站不直?孟子说过说大人则藐之，凡见一有爵位者，须自量我胸中所有。若不在其人之下，何为畏之哉!你哥哥如今手掌乾坤，如日中天，他充其量得到的只是官心，而我何心隐，得到的却是道心，天道地道人道神道，道道无穷，我有什么可怕的!，，听到这一番“疯话”，张居正脑海里又清晰地回忆起六年前在天寿山与何心隐秉烛夜谈的情景。深深感到此人沉湎于阳明心学已经走火入魔。人之才能，是为人世所用还是与人世相忤，原也只在一念之间。他不想在父亲的新冢前，当着数百名官员的面同这位“圣人”斗学问的机锋，他捋了捋胡须上挂着的水珠，愠色说道：

“柱乾兄，家父葬仪刚刚完毕，我也有些累了，改日再找你来，专门承教。”

此言既出，一直按剑在旁须臾不离左右的护卫班头李可，立刻抢步上前，推开挡在道上的何心隐，一大队虎贲勇士簇拥着张居正来到孝棚前面，顷刻间起轿而去。

当天晚上，刚交戌时，金学曾应约走进了张大学士府，他虽．然当上了学台大人，但毕竟在荆州城住了三年，满街都是熟人，特别是税关的差吏，听说老堂官回来了，一窝蜂地跑来非要拉他去喝酒以示孝敬。盛情难却，金学曾被生拉硬拽上了一品香酒楼，正喝得酒酣耳热，忽见张府家丁带着随张居正南下的内阁书办前来找他，说是首辅紧急召见，要他即刻前往。一听说是紧急召见，金学曾心里已猜出了七八分，肯定是为下午太晖山上何心隐突然出现的事，他当即一推碗筷，朝老部属们拱拱手道一声“对不起，多谢诸位酒饭。”便随着张府家丁噔噔噔下楼，半炷香工夫就跨进了张大学士府的门槛。

这座气宇轩昂的张大学士府邸，金学曾以前来过几次，有两次是被张老太爷请来听戏的。当时的感觉是嘈杂得很，张老太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因此，家里佣役说话也是一个哈哈三个笑，一点规矩都没有。今晚上可不同了，虽然里里外外依然是灯火通明，但回廊间少有人影，就是偶尔有当差走过，也都蹑手蹑脚，生怕弄出响声来。金学曾到此又重新感到了张居正的威严——这威严不是那种板起面孔不苟

言笑，而是举手投足慢言细语之间，一个人整个儿向外散发的那种震慑力量。

张大学士府的第三重正房，面阔三间，原是张文明的书房以及会见重要人物的内客堂，现在被临时改作张居正的值房。金学曾被书办领到这里时，张居正早已坐在里头，正埋头看一份奏折。每天，京城里都有奏折、咨文以及邸报等重要文件传来，他不但要看，还要拟票或批复——这是皇上特意规定的。朝廷大事必须由他处置，他虽然感到累，但心里觉得踏实。

尽管金学曾脚步很轻，张居正仍然听到了响动，他在紧连着客堂的书房里问道：

“是学台大人到了吗?”

这话虽然有些调侃，但语调亲切，站在客堂里的金学曾心中涌过一股暖流，答道：

“回首辅，是卑职金学曾。”

“进来呀!”

金学曾整了整官袍，抬腿迈过了门槛，张居正放下手中正在看着的一份奏折，往后推了推椅子站了起来，笑模笑样走到金学曾跟前，打量着他说道：

“今天下午，你讲的那位酱先生很有意思，你这位金学曾哪，做什么事都猴头猴脑的。”

张居正此时的和颜悦色，与下午在孝棚里会见三台长官时的冷峻恰成鲜明的对比。金学曾知道首辅欣赏他，但仍不敢造次，正琢磨词儿回答，偏嗓子眼不争气，喉结一滑．竟喷出一个响亮的酒嗝。张居正微微退了一步，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问：

“怎么，喝酒了?”

金学曾喝酒不上脸，这一下却腾地红成了落锅的虾子，他双手捏着官袍的下摆，局促不安地说：“卑职孟浪，被税关的老同事拉到酒楼上灌了几口猫尿。会葬期间，这是大不敬的事，卑职请首辅治罪。”

“治什么罪呀，辛苦了一天，下午又在太晖山淋了雨，本就应该喝点酒驱驱寒气，我回到府中，也让人熬了姜汤喝下一碗：啊，干吗老站着说话，来，坐下来。”

张居正不在客堂而在书房里会见金学曾，实际上已是把他当成了心腹。这一点，金学曾自己心底也清楚。所以，刚一落座，他就小心翼翼问道：

“首辅连夜找我，不知有何急事。”

张居正拿起书案上的盖碗茶，一边拨弄着浮叶，一边敛了笑容问道：

“你知道我为何要向皇上举荐，让你当湖广的学台?”

“不知道。”金学曾谨慎回答。

“你都上任几个月了，别人怎么看你?”张居正又宕开问了一句。

“官场上的人，本来就好嚼舌头根子，就咱的任职，说什么话的都有，有说我从热锅跳进了冷灶，有说我在荆州清税时，到底还是得罪了首辅大人。”

“啊，怎么得罪了我?”

“将赵谦送给张老太爷的一千亩荒田清理了出来，这事儿，没有首辅大人的支持，卑职断然不敢胡作非为。但外头人不知晓内情，故捕风捉影乱说一通。”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些不要去管它。”张居正说着又回到先前的问题，“你真的不知晓我荐拔你出掌湖广学政的用意?”

金学曾本想用一句“不知道”搪塞过去，见首辅一再追问，只得言道：“卑职也曾就这件事反复揣摩，好像摸到了一点，又怕是错的。”

“你讲讲看。”

“首辅大人是不是想整顿学校?”

张居正两道吊额眉一扬：“唔，讲下去。”

“首辅自隆庆六年夏上任，欲造大明王朝的中兴气象，一直在大力推行改革。首先是整饬吏治，裁汰冗员。再就是让六科监督六部，内阁稽查六科。如此考核制度的建立，使内阁真正成为了权力中枢，首辅也就能够理直气壮地担负起替皇上总揽朝局调理阴阳的责任。兹后，从万历二年开始，首辅又整顿驿递、税关、盐政、漕政与马政，一直到子粒田征税，事无巨细一一厘清。将过去许多不合理的制度一一改正，几年下来，国家财政已是根本好转。过去是二年之收入，只够一年之支出，现在是一年收入，可供三年之费用。去年冬，首辅又

敦请皇上颁旨在全国开始清丈田地，首先在山东试点。此役用三年时间完成，一旦大功告成，每年之赋税又会增加许多。届时，国富兵强，物阜民丰的太平盛世必将来临。

“士有报国之途、农有可耕之田、工有一技可用、商有调剂之才。如今之天下，野无饿殍而朝有贤臣，是大明王国自永乐皇帝以来最好的局面，但也有不尽人意处……”

说到这里，金学曾酒劲儿上来嗓子眼干得冒烟。他将侍应送上的茶水猛咕了几口，抹了抹嘴角的余滴，继续言道：

“咱说的不尽人意处，便是现在的学校，洪武二年十月，高皇帝下令在全国各府县建府学、县学。十五年四月诏天下祀孔子，赐学粮，增加师生廪膳。凡人府学县学的学生，一律由国家负担费用，并免生员一家赋税。当时国朝初创，人才匮乏，故高皇帝历年增加廪膳生员名额并给予殊恩优抚，至宣德三年，有感于廪膳生员设置太多太滥，已成各府县之负担，始创定额，一时削减了不少生员数额。此项改革得罪了不少人，只要一有机会，这些人就鼓捣着恢复旧制。景泰元年，新皇帝登极，为收揽人心，又将生员定额取消。成化三年，生员再次定额，当时主其事者是礼部左侍郎姚夔。京师士子便编了一首顺口溜骂姚菱，‘和尚普度，秀才拘数，礼部姚菱，颠覆国祚。’正德十年，武宗皇帝再次放开生员编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许多人削尖脑袋往府学县学里钻。一入学校，穿上了宽袖皂边的五色绢布襕衫，就等于跳了龙门。哪怕一辈子考不上举人进士，但只要占着生员名额，照样优免课赋，享受朝廷配给的廪膳。高皇帝当年创设学校，其意是为朝廷培养人才，体现朝廷的养士之恩，可是发展到现在，这养士之制早就变了味儿。府学县学里虽仍有认真读书博取功名的人，但大多数士子却是不肯钻研经邦济世的实际学问，而是一味地标新立异，将一些空洞无物的玄谈狂思视为圭臬。因此，朝廷每年花费大把的银子，养的却不是士，而是一帮狂徒!”

“说得好。”张居正就知道金学曾干一行钻一行，出任学政几个月，就把这里头的弊端弄得一清二楚，他满意地点点头，又问，“你知道现在天下的廪膳生员是多少吗?”

“不知道，”金学曾不是没有打听过，而是因为不在北京，无从查获确切的数据。他回道，“卑职知道正德九年的全国廪膳生员数字是三

万五千八百人。”

“正德九年距现在已过去了六十多年，廪膳生员的数额早翻了一倍多，现在是八万七千多名，相当于全国领取俸禄的文官吏员的总和。”

“太多了!”

“是啊，本辅上任之始，裁汰官场冗员，三年共裁去一万多名：至今还有人骂我此举是夺皇上的威福，是寡恩，是与士林作对。但不能因为人家反对，咱就缩手缩脚不敢做事，我荐拔你出任学政，就是要你整顿学校。”

“卑职感谢首辅的信任。”

金学曾想站起来表示谢意，张居正抬手示意叫他别动，接着说：“今天下午三台会见时，我发觉你有难言之隐。所以，就想着今晚上单独召你来见面，想听听你在整顿学校方面有何创议。”

“整顿学校，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金学曾说话的速度慢了下来，他在琢磨说话的分寸，“一是裁汰生员，这里头主要是清除两种人，一是害群之马，二是那些实在是开不了聪明孔的老童生，从黄髫少年读到胡子拖鸡屎，还在那里懵里懵懂地学别人的策帖，这类人……”说到这里，金学曾忽然意识到首辅大人刚刚下葬的令尊正是这样一个老不争气的“府学生”，不禁为自己的失言而懊悔。他本想说“这类人一律裁汰”，便临时改了口，言道，“像这类人，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什么区别对待，一律裁汰，”张居正看出金学曾的心思，索性挑明了说，“家父也曾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秀才，五十多岁，他就退出了府学，不再让朝廷供养。”

“老封君高风亮节，不愧是读书人楷模。”金学曾说了一句拍马屁的话，顿时感到脸上发燥，他连忙拿起茶杯喝水以图掩饰。“方才说的是对于府县两级的官学。其实，这些年讲学风盛，各地办起的私学，亦广招生员，这样一些学校，危害尤烈。嘉靖年后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在民间极为活跃，其代表人物如何心隐、罗近溪等，四处收徒，每到一处，年轻人趋之若鹜．这些私立学校的山长其影响力，不单超过朝廷亲授的教谕或学正，就是地方官吏，也莫能与之抗衡。”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张居正接过金学曾的话头，怒形于色说道，“不谷这里有一份密帖，你不妨看一看。”

张居正说着从案头卷宗里抽出几张纸来递给金学曾。这是安徽太平府知府龙宗武写给张居正的密件，金学曾埋头看了下去：

近查府学生员吴仕期，闻贬曹邹元标过境之消息，邀约府县生员及私学之子计约一百余人，步行数百里至镇江与之会面，尊元标为济世之雄。镇夜轰饮扰乱治安，攘臂欢呼讥刺时局。辱骂元辅为一世奸雄，不孝有如刍狗。且视簪缨贵族如草芥、视谦谦士人为群氓；若不除之，国祸无穷云云。此辈之张狂，于此可见一斑。惟啸聚三日后，吴仕期率众回归府学，又密写揭贴数十张，假借致仕苏州知府海瑞之名攻击元辅，且于府治到处张贴。

愚职于上月十九日密拘吴仕期一干人犯，亲自谳审，侦知吴仕期轻薄狂妄，实有所本。他自认平生最景仰之人物，乃江西吉安何心隐，贬曹湖广平江艾穆之辈……

这封密札很长，金学曾仔细看过一遍，半晌沉吟不语。张居正摩挲着脸颊，盯着金学曾缓缓言道：

“嘉靖以来，讲学之风盛于宇内，如果只是切磋学问探求道术，倒也不是什么坏事。但如今各地书院之讲坛，几乎变成了攻讦政局抨击朝廷的阵地，这不仅仅是误人子弟，更是对朝局造成极大的危害。像太平府这个吴仕期，只是狂妄之辈的一个代表而已。圣人有言，‘一则治，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如今，各地书院已成对抗朝廷新政的堡垒，这是绝不允许的事情。书院为何能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说穿了，就是有当道政要的支持。讲学之风，在官场也很兴盛，一些官员对朝廷推行的各种改革心存不满，自己不敢站出来反对，便借助何心隐罗近溪之流的势力，来与朝廷对抗。讲学讲学，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张居正说着说着就上了火气，金学曾到此才明白首辅厌恶讲学还有这么深刻的原因，便道：

“讲学之风，如今已成沉疴之病，官员们不管出于何种动机，反正有不少人乐意襄助此事。下午，抚台陈瑞讲到襄阳府巡按赵应元不来参加会葬是因为有病，据卑职所知，真正的原因是罗近溪到了襄阳，在卧龙书院讲学，赵应元要留下来陪他。”

“看看，这又是一例。”张居正轻蔑地笑了笑。又道，“如今全国讲学之妖风，已是甚嚣尘上，其中又以南北两京、浙江、江西、湖北数省为最。我之所以要举荐你出任湖广学政，就是要你先在湖北捅一捅马蜂窝。”

“卑职一定不辱使命，”金学曾脸色庄重地表态，接着说，“前不久，郧阳府发生了一次械斗，郧阳府知府徐显谟到任后，支持何心隐在那里兴办书院，为了解决校舍，徐显谟命令驻扎在郧阳的千户卫所腾出一半房子来，导致军士哗变，竟把府衙包围了起来：”

“这样的大事，怎不见上奏朝廷?”

“当地官员担心考绩过不了关，故多方隐瞒。”

“真是岂有此理!”

张居正恼怒地骂了一句，还欲说什么，却见书办进来禀报：“大人．荆州知府吴熙求见。”

“有何事?”

“吴熙说．他把何心隐抓起来了。”

“为何?”

“何心隐下午在太晖山侮辱了首辅大人，还送那一对怪物到葬礼上，这都是戏弄。吴熙看到大人发怒，一回到荆州，就派人把何心隐抓了。”

“胡闹!”张居正霍地站起，厉声说道，“你去转告吴熙，叫他迅速把人放了。”

“是!”

书办一溜烟跑走了，张居正踱到窗前，眼前又浮现出那一对石雕**丑陋的形象，不免又自言自语道：

“何心隐啊何心隐，天底下，就你这一只叫鸡公了!”

金学曾一旁观察，突然明白了首辅“投鼠忌器”的矛盾心理，他忽然灵机一动，想了一个替首辅解忧的办法，莞尔一笑，便躬身告辞离开了张大学士府。

第 九 回 粮道街密议签拘票 宝通寺深夜逮狂人

由于地势低洼，加之遍地的湖塘，一到夏天，武昌城就热得如同蒸笼。白日里来风去浪，虽然热，往阴凉地儿一站，倒也还能透口气儿。奇就奇在一到夜晚，风都不知道死到哪儿去了，一丝儿也不肯吹出来。整个儿一座城不单是蒸笼，简直就成了烤红薯的红炉铁桶：丁门小户人家，多半是杂物堆积拥挤不堪，三伏天窝在家里，摸什么物件儿都觉得烫手。如此天气，呆在家里还不把人闷死!于是，太阳一落土，家家都把竹制的凉床搬出来，不管怎么说，躺在大街上乘凉，到底比在屋子里吐泰得多。多少年下来相沿成俗，市民们乘凉便成了武昌城夏日的一道景儿——男的只穿一条大裤衩子，女的也只穿一件露着浑圆玉臂的小褂，床挨床人挨人一街二巷睡了个满。摇着大蒲扇说笑话的，拍蚊子把大肚皮拍得脆嘣脆嘣响的；小姑娘闻着邻床的臭汗睁着眼睛数星星的；小孩儿摸出年轻妈妈的奶子当众吮吸的——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画面。这时候，你若是讲求“非礼勿视”，除非把眼球儿摘下来。

但人毕竟有尊卑之分，一城之中，能看到这道奇景儿的，只能是千家街保安街等穷人集居之地。在蛇山北侧的粮道街却很难见到——这条大约有两三里路长的一条街，住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尊贵大户。三台衙门里的官员，住在这条街上的就有不少。

此时已是酉时过半，粮道街上灯火阑珊。巷子里时而走过巡逻的军士和做小买卖的生意人。

“酸梅汤——嘞!”

“西瓜嘞，不甜不要钱!”

小贩的叫卖声悠悠忽忽，对于燥热的夜行人来说，这是一帖最具诱惑的清凉剂。

“卖酸梅汤的，过来!’，

喊话的是坐在四人抬轿子里的金学曾。此时轿子刚在一所大宅门前停下。金学曾一脚跨出轿门，从赶过来的小贩手中拿过木瓢，伸到酸梅汤桶里满满舀了一瓢，咕嗵咕嗵一口气喝干，然后掏了一把铜钱扔给小贩，把木瓢递给抬轿的班头，说道：

“你们在这里尽情地喝，等我出来。”

说话的当儿，早有穿着衙门皂衣的侍轿长随去敲大宅子的门。

“谁呀?”里头有人应声。

“咱衙门里的学台金大人。”

“啊，是金大人。”

里头的人赶紧打开大门，金学曾一步跨进门槛，对开门的班役说：

“烦你赶快禀报，我有急事要见抚台大人。”

“小的已禀告进去了，请金大人稍候片刻。”

班役把金学曾领到客厅。金学曾打量这厅里的陈设，只见墙上贴了些苏画，桌上摆着一只博山炉和两把宜兴茶壶，景窑彩瓶中插了些时花，虽是些不值钱的玩器，倒也布置得热热闹闹。心中忖道：“这个陈瑞，虽然沾了爱财的名头，倒也懂得收敛。这个二房的家里，倒见不着刺眼的富贵气。”按理，陈瑞应住在抚台衙门里，只因他宠爱的二房与大夫人搁不拢，二房不肯受夹板气，硬是要搬出来，陈瑞只得由她，在这粮道街觅下一处住房另住：陈瑞不愧是七尺须眉堂堂大丈夫，一碗水端得平，订下规矩来，逢单日与大夫人住在衙门官邸，逢双日就过粮道街这里来陪陪如夫人，衙门同僚都知道他的这种安排，故逢双日有事，就迳自到粮道街来找他。

由于院子里有一棵大桂花树，白日里替房子挡了阳光，所以这客厅夜来还稍稍有点凉气，但金学曾依然感到闷热，皆因他穿得太齐整，一件七成新的三品孔雀夏布补服套在身上，里头还穿了一件挡汗的背心。由于一路走得急，额头上汗渍渍的，补服上也渗出了几块汗斑，他正摇着折扇心急火燎地等待时，忽见门帘儿一晃，身穿一件湖青轻薄府绸道袍的陈瑞抬腿儿走了进来。

“陈抚台，”金学曾站起来，收起折扇行礼。

“坐坐坐，”陈瑞一边还礼，一边说道，“这么热的天，你还要官箴体面，彼此都是老熟的人，何必呢?”

陈瑞说着，便命堂役扯动悬在厅梁上的大布扇，厅堂里顿时起了凉风，感觉舒坦得多。

金学曾抹了抹脸上的汗，笑道：“武昌城素有火炉之称，一到夏天，满城的人，都变成了蒸笼里的馒头。”

“都是馊馒头，”陈瑞没好气地接了一句，咕嘟着埋怨道，“小时候老听人家说吴牛喘月，还以为吴越之地是天底下最热的地方，来到武昌才知道此言大谬，什么吴牛喘月，应改作楚牛喘月才是。”

“你是北人，特别怕热。”金学曾附和着。

“是啊，”陈瑞哭丧着脸，“一到夏天，咱就像闷昏鸡似的，坐在衙门里竟值不了事。方才你未来之前，我坐在后院书房里，弄了一大桶井水，把双脚泡进去才感觉舒坦一些，你看看，这都过成了什么样子。这次首辅回江陵葬父，咱曾向他当面提过请求，能否把我调回京城去，不求迁升，只求离开这座火炉。”

“首辅答应了你吗?”

“他哼了一声。”

“哼了一声就是记住了。”金学曾眨了眨他的小眼睛，忽然诡谲地一笑，“陈抚台，你若想能尽快调离武昌，恐怕得走走捷径。”

“怎么走?”此话一问出口，陈瑞便有些后悔，他知道金学曾是首辅跟前的红人，同时又是一个软硬不吃的“鬼难缠”，同他打交道得十二分的小心，倘若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就等于自己给自己支了一口油锅。于是又连忙掩饰道，“咱是正常迁转，哪用走什么捷径。金学台，今夜里劳你大驾光临，究竟有何急事?”

金学曾知道陈瑞对他存有戒心，也不计较，只是不动声色地问道：

“今日吏部传来的咨文，抚台可曾看到?”

“看到了。”陈瑞点点头，又明知故问，“是不是给郧阳知府徐显谟和襄阳巡按赵应元两人处分的事?”

“是的。”

却说吏部这道咨文传谕明白：郧阳知府徐显谟因强令卫所驻军腾出营房创办学校，导致驻军哗变，遭监察御史弹劾，官降两级，谪调泰州同知；襄阳府巡按赵应元候代期间，每托病不到衙视事，终日悠游山水吟诗作赋，颇遭物议。亦被都察院风宪官纠弹，给予削籍处分。这两人与陈瑞虽无私交，但毕竟是本省下属目员，一体举勘到部

黜叙，成了风闻全国的大事。作为一省抚台，本省官员出了这大的事，陈瑞仍觉得面子上有些过不去。

“吏部对这两人的处置都过于苛严，”陈瑞毫不掩饰对这道咨文的不满，言道，“那些风宪官一味取悦于上，揪住一点小事无穷放大.多少官员的仕宦前途，就这样被他们白白葬送了。”

“徐显谟与赵应元，恐怕不是小事吧。”

金学曾盯着陈瑞，一脸的微笑高深莫测。陈瑞意识到自己说话走了板，忙改口说：

“当然，这两个人犯的都不是小事。”

“抚台大人认为他们犯的什么事?”

“这还用说吗?”陈瑞愤然答道，“首辅葬父，合省官员都赶往江陵会葬，偏这两个人都找理由告假不来，这还不把首辅得罪了。”

“按抚台之见，首辅是公报私仇。”

金学曾这句话说得尖刻，陈瑞如听得一声炸雷，吓得从椅子上弹起来，忙不迭声地解释：

“金学台，你话可不能这样讲，咱陈瑞对首辅之忠心，可鉴日月……”

陈瑞如木偶一般挥动双手，那样子很是滑稽，金学曾笑着打断他的表白，言道：

“抚台大人，你把我的意思理解错了，我是说，徐显谟与赵应元所受处分，并不是因为他们没到江陵参加会葬。”

“啊?”

“这两人受到黜处，都是为的同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讲学：”

“讲学?”陈瑞又紧张兮兮地坐回到椅子上，将信将疑问道，“为了讲学处分人?”

“是啊，”金学曾答道，“近些年讲学风起，在阳明心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泰州学派，早已在士林中成势。时下读书人，若是口头上诌不出几句陆王心学的语录，同侪们就会瞧他不起。在这种情势下，府县

两级官学的生员对程朱理学再也没有兴趣。纷纷自发地把一些讲述陆王心学的人请到学校去演讲。官学毕竟数量有限，这帮人惟恐陆王心学传之不广，又纷纷创立书院。现在，这些一哄而起的书院，在全国怕有数百座，其生员已是大大超过了省府县各级官学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再不热心科举，而是一门心思想着如何标新立异。朝廷创设学校，原意是为管理国家培植人才。那些名动朝野的心学大师们创设书院，想的却是按他们的意愿调唆青年士子，如何与朝廷分庭抗礼。如果听凭这些人胡闹下去，若干年后，朝廷岂不成了一个空架子?”

金学曾娓娓道来，虽然说得波澜不惊，但陈瑞听了仍感受得到电闪雷鸣。关于“讲学”这里头的弊端，陈瑞不是看不到，他只是觉得这事儿属学台管辖，自己不必硬挤进去操一份闲心。不管怎么说，跑到别人的河里去抓鱼摸虾，终是官场大忌。金学曾当了学台大人已有半年多，两人虽曾多次会揖，但金学曾从不肯主动向他谈及学政问题，他也懒得问。今晚上，金学曾猴儿巴急地跑来，却一改常态与他大侃特侃“讲学”的邪风，凭他的直觉，这只精狗子肯定是闻到了什么荤腥。他顿时多了个心眼儿，决定采用拔草寻蛇之法，把这位学台大人的心里话套出来。

“听金学台这么一说，下官才明白‘讲学’祸患无穷，徐显谟与赵应元，都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如果从这方面考虑，给他俩的黜处倒也是合情合理，但让下官糊涂的是，吏部咨文为何不把这真实的理由说出来呢。”

“据我猜想，这是首辅的策略。”

“啊?”

“以首辅一贯的思路，他对无关社稷苍生的空谈玄理始终深恶痛绝，他初任摄政之时，首先要解决吏治与财政两大问题，几年下来诸事已见成效。他也就能够腾出手来治理讲学了，但讲学之风，自嘉靖末年蔓延到今，已成痼疾。到近年来又有所演变，即朝廷中因循守旧的反对改革的官员，往往与涉谈命理的陆王追随者一道，借书院之讲坛，攻击万历新政。这一变化，尤为首辅所注目。因此，依我猜测，首辅肯定要对讲学之妖风行使雷霆手段了。这件事，因牵扯到天下读书人，最易引起非议，吏部处理徐显谟与赵应元二人，言在彼而意在此，咨文一出，先听听士林的反应，再决定下一步的举措。”

“以你之见，首辅下一步的举措会是什么?”陈瑞的态度认真起来：

“查封全国的私设书院。”

金学曾说得很恳切。陈瑞眯眼儿一想，觉得金学曾的话有几分道理，但这事儿与自己关系不大，便松下心来笑道：

“金学台分析得头头是道，反正你是个热闹人，走到哪里，都会弄得山呼海啸的，这回查封书院，你又要力拔头筹，创立奇功了：”

陈瑞的语气中既含有嘲讽，又含有羡慕，金学曾早把陈瑞一肚子杂碎看了个对心穿——这人是个老官场，谁在台上就认谁。吃准了这一点，他就对症下药：

“陈抚台．这回力拔头筹的，恐怕不会是我。”

“那是谁?”

“你：”

“我?”

“对，是你!”金学曾瞅着陈瑞一张发愣的脸，神秘言道，“我刚才讲过，首辅查封书院，恐怕会使出雷霆手段。既是雷霆手段，就不是我们这些学官有能力做得出来的。”

“你是说……”

不知不觉，陈瑞已把身子凑近了金学曾。金学曾见他已人瓮，心中甚为高兴，问道：

“你说，查封书院应从什么地方做起?”

陈瑞懒得细想，性急地说：“金学台，你干脆说了，如何是雷霆手段。”

“一句话，擒贼擒王。”

“这还是个哑谜儿，”陈瑞撇了撇嘴角，摆了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架式，“你说，何为贼，何为王?”

“抚台这么一问，倒叫我不好回答了，”金学曾略一思虑，又道，“这么说吧，若要拆庙，先得搬神。”

“庙是那些私立书院，神呢?”

“各个书院的山长都是神，但最大的一尊神，现就在咱们的眼皮子底下。”

“谁?”

“何心隐。”

“这个疯汉，”陈瑞立刻记起何心隐在太晖山与首辅见面时的张狂，早就把他恨得牙痒痒的，便道，“论理，这个人早就该抓起来，但谁又敢动他呢?”

“为何不敢动他?”

“你忘了，四月份在江陵，荆州知府吴熙把他抓起来，首辅却下令把他放了，听说他是首辅年轻时的朋友，首辅虽是铁面宰相，但朋友之间，他还是抹不开面子。”

金学曾摇摇头，说道：“陈抚台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当时首辅的父亲刚刚下葬，何心隐大老远跑来送那两只**，虽有愚弄之嫌，毕竟是参加葬礼来的，如果即刻把他抓起来，就显得首辅太没器量。所以，首辅要吴熙放了他。现在却不同了，首辅五月底动身回京，已离开湖广地面二十多天了，这时候再抓何心隐，我可以肯定，首辅再也不会指示放人了。”

陈瑞想一想觉得金学曾的话有道理，便狐疑地问：“是不是首辅走之前，额外有话吩咐你?”

“没有：”

“既没有吩咐，这首辅的心意儿你怎么知道?”

"今日户部传来的咨文，就透露了首辅的心思，”金学曾说着意味深长地一笑，又道，“陈抚台，首辅投鼠忌器，你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倒是，”陈瑞估摸着这件事如果真像金学曾所说，倒是巴结首辅的一次绝好机会。但心里仍拿不定主意．想了想，犹豫地问．“万一抓错了人，怎么办?”

“抓不错的，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好了，”金学曾一副大包大揽自样子，说道，“再说，为官一任，要想做成几件大事，总还得冒几分险。当初，我任荆州税关巡税御史时，揭发赵谦拿公田做人情送给张老太爷，多少人都认为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捅刀子，结果怎样?首辅天下为公，灭私情而惩贪官，我金学曾不但没有引火烧身．反而得到了皇上的褒奖。”

说了一晚上，就这几句话最打动陈瑞的心，他一咬牙，说道：“就依你的，咱们即刻动手，把何心隐先逮起来再说。”

“好，请抚台大人迅速给捕快下令，今夜里就将何心隐捉拿归案：”

“你是说今夜里?”

“是呀，事不宜迟，免得夜长梦多。”

“好，我这就签发拘票。”

武昌城大东门外五里许，有一支小山脉叫小洪山。山上苍岩峻峭古木参天，石泉飞瀑禽鸟相亲，原是省城中人踏青消夏的好去处。山中建有不少富贵人家的别业。如今，这山上又多了一座名闻遐迩声震江南的洪山书院。

小洪山上最古老的建筑，当数始建于唐代的宝通禅寺。依山而建步步登高的禅院，如今已是省城最为有名的巨刹，禅院后山的七层洪山砖塔，亦成为一方名胜。大凡来武昌城游览的人，第一站必定会到蛇山上登临黄鹤楼，俯瞰拍天而去的万里长江和城中烟雨楼台十万人家，接下来就会到洪山宝通禅寺烧香礼佛，尔后沿寺后盘磴古道，登临洪山宝塔，凭栏骋目，看芰荷满地田陌纵横的江南胜景。

距宝通禅寺约有半里之遥的半坡上，有一处石墙围砌的大宅院，俗称半山堂。原是省城中一个大绸缎商的别墅。两年前，这位绸缎商附庸风雅，把这座大别墅捐出来改建为洪山书院。从此，这座禅钟悠扬的小洪山，又成了莘莘学子聚居之地。洪山书院因临近省城，加之环境清幽，一俟建立，便招募到许多学生。上个月，书院山长因请到名满天下的何心隐前来主讲，洪山书院更是声名大噪，本来只可容纳二百多名学士的书院，一下子涌来六百多人。何心隐有一个观点，认为士未必高贵，农工商贾并不低下，人人都应是自己的主人，都应能成为圣人。“凡人皆可成圣”虽假借于禅宗六祖的“凡人皆可成佛”，但对于社会底层庶民，似乎更有吸引力。因此，他每到一处讲学，必定有大批的庶民子弟闻风归附。

且说这天晚上，河汉横陈月华如水，尽管洪山书院里头还是人声嘈杂灯火通明。可是与之毗邻的宝通禅寺，却是大门紧闭寂静无声，惟有方丈室里还有一盏孤灯荧荧茕照，灯下坐了两个人，一个是庙里住持无可禅师，一个便是洪山书院的主讲何心隐。

六年前何心隐在北京天寿山见到张居正时，曾向他介绍过无可禅师的来历。无可出家之前名叫初幼嘉，是张居正的总角之交=嘉靖二十六年与张居正一起去北京参加会试，张居正金榜题名，初幼嘉与何心隐却怆然落第。从此，三个人天各一方，初幼嘉下第的第二年就剃度出家。十几年后，便成了临济宗的传人，禅门里人人敬重的高僧大德。正是由于他的努力，本已破落的宝通禅寺终又变成了宏丽的丛林巨刹。这么多年来，他与张居正早就失掉联系．但与何心隐还常有过从。张居正从何心隐嘴中打听到初幼嘉的下落后，也曾托人带信给他，意在恢复联络。当年的初幼嘉——如今的无可禅师经过慎重考虑，决定还是不要互通信息为好=当年，他已通过何心隐带了一首偈诗给他，该说的“玄机”都已说了，何必还要破除佛戒重续尘缘呢?这次听说张居正回乡葬父，有可能要召他一见。以张居正现在的显赫身份，与他相见．无异于请来了一位活菩萨，宝通禅寺亦可借此沾光，使临济宗再次名重天下。但无可禅师一向把与官府结交视为“魔道”，他不肯攀援权贵而自损宗风。为了避免和故友相见，他便提早离开了宝通寺．前往九华山普陀山等处菩萨道场参拜。这一趟耗去了半年多时间，前几日才回到宝通寺。何心隐来洪山书院讲学已经一个多月了，听说无可禅师游脚归来，便约定今天夜里前来拜会。

老明友相见，原也没什么客套。无可禅师拿出从普陀山带回的无花果招待何心隐，看他津津有味地咀嚼，无可笑着问：

“柱乾．听说你最近在洪山书院讲学，越发的离经叛道了，你说你现在是无父无君，可有此事?”

“实有其事。”何心隐满不在乎地回答。

无可骇然说道：“你如此说，就不怕人家指斥你是异端邪说?”

“我的学问的确是异端，但并非邪说，”何心隐颇为自负地答道，“父子君臣关系，在孔夫子提出的五伦中，最为束缚人心。在家事父，出门事君，一辈子战战兢兢，生怕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你说，一个人一辈子如此活着，哪里还有什么乐趣?”

何心隐摆出一个论战的架式，但无可并不同他争论，而是转了一个话题问道：

“听说你去江陵见到了叔大?”

“见到了，合省官员为了拍他张居正的马屁，都一窝蜂赶到江陵参加会葬，老汉也带着几百名学生，前去凑了一回热闹。”

何心隐接着就把那日在太晖山与张居正见面的情形绘声绘色讲述了一遍。

无可禅师虽然不肯与张居正见面，但毕竟两人是年轻时的挚友，他觉得何心隐前往太晖山会葬的方式有些古怪，于是不解地问：

“你送那一对**，究竟是寄托哀思呢，还是故意弄的恶作剧?”

“两者兼而有之。”

“啊?”

见无可禅师一脸疑惑，何心隐便解释说：“毕竟张居正与我曾经是朋友，他的父亲去世，我不前往祭奠，于友道说不过去。所以，前往太晖山一拜，是寄托哀思，此其一也。其二，老夫也想借那一对**，给张居正一个提醒。”

“提醒他什么?”

无可问话刚出口，便见一个小沙弥进来，请老和尚出外低声说了几句话，无可禅师回到方丈室，神色有些严峻，何心隐问他：

“有什么事?”

无可答道：“小沙弥说，寺庙外头有两三个形迹可疑的人，怕是小偷。”

“庙里有什么值得他偷的，终不会大和尚的佛法能被他偷了去。”何心隐说了一句笑话，旋即阴下脸来，叹道，“如今这世道，有几个小偷原也不足为奇，眼下的情势是，官宦人家，一个个是饱暖思淫欲，底层百姓，一个个都是饥寒起盗心。”

无可摇摇头，言道：“柱乾兄言重了，叔大当政以来，这几年民困大有纾解。老衲这次出外游方半年，倒听得不少老百姓，都在说他的好话。”

“当年在天寿山，我设计见到张居正，向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是清除朋党政治，第二是多用循吏少用清流，第三是清巨室，利庶民：他上任首辅六年来，一直按照这三条推行改革。”

何心隐说着，胡子一翘一翘地激动起来，竟提高了调门，愤然言道，“但是，画虎画皮难画骨，叔大兄缺的就是画骨之功。”

“啊?”

“我期望他推进改革，做一个名垂青史的太平宰相，但几年下来，他已深深让我失望，他满脑子的改革举措，只为一个字：钱!只要能为太仓里多弄到一两银子，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多年以来，朝廷积贫积弱，叔大欲行富国强兵之道，原也无可厚非。”

“但是他对读书人太苛刻，对士林中人，以极尽羞辱为能事，这一点，是可忍孰不可忍。去年他老父去世，按朝廷规矩本应回家守制，他不守制也罢，还把反对他守制的人，使用最严酷的廷杖大刑予以镇压。从这一点看，他为了固守首辅威权，不惜与天底下所有的读书人为敌。”

“阿弥陀佛!”无可禅师双手合十，嘴中喃喃地念了几句经文，又道，“大概就为这件事，你就给张居正送去了一对**。”

“是的。**是镇水良兽，我将它送给张老太爷镇墓，是为了让老人的灵魂免遭水厄。”

“水厄?”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恻恻，”何心隐不知是为同类伤悲还是别有所思，反正脸色已是黯淡下来，“按《子午流注》所言，水厄为灾咎，为横祸。人既死了，何来灾咎与横祸?所以，老汉把**抬过去，名义上是送给张老太爷，实际上是提醒张居正，再这样下去，必定水厄难免。”

“但愿叔大心有灵犀!”无可凄然一叹，随即望着何心隐清癯的面颊，心想历来结怨于朝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便道，“柱乾兄，你也要善自珍重。”

“我?”何心隐一愣，他明白无可的言外之意，旋即笑道，“我如今门生满天下，谁还能把我怎么样?那天在江陵，荆州知府吴熙认为我在太晖山的举动得罪了张居正，竟然下令让人把我抓了起来，不到一个时辰又把我放了。”

“为何?”

“听说是张居正发了话，他毕竟是聪明人，怎肯背黑锅处分我这种人。吴熙这小子，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叔大身为宰相，毕竟还念旧情。”

无可说着，看了看窗外的夜色。月华流转北斗已淡，周遭万籁俱寂，夜已是深了。便对何心隐说：

“柱乾兄，时候不早了，你也该回书院安歇了。”

何心隐谈兴正浓，但见无可已站起身来送客，只得告辞。两人走到院中，何心隐记起了一件事，又停下脚步，对无可禅师说道：

“差一点忘了一件事，前几天，我收到李卓吾先生从云南姚江寄来的一封信。”

“李卓吾?”无可敛眉一想，问，“可是那位同你一样，装了一肚子怪学问的李贽?”

“正是此人。”

“他不是在北京礼部衙门做官么，怎么跑到云南去了?”

“他本是礼部度牒司主事，去年，张居正特荐他出任云南姚江知府。一下子给他官升两级。”

“这种人本不能为官，张居正能够擢升他，可见宰相肚里能撑船。”

无可一再称赞张居正，何心隐听了心里感到别扭，却又不好反驳，只得言道：

“李卓吾是一个疯汉，张居正虽然善待他，他却并不领情，他虽然到姚江上了任，但不肯认真理事。他听说境内鸡足山有一位禅师有百丈遗风，便跑去知会，把个知府的大印挂在衙门大堂，谁需要盖印，就自己盖去。”

无可听了，捻着佛珠一笑：“这疯汉是个好人物，却不是一个好官：”

“他本来就厌恶当官，一心想要出家，他在鸡足山中参禅，写了一首诗叫《钵盂庵听经喜雨》，你想不想听听?”

何心隐说着，并不等无可答复，就顾自吟诵起来：

山中有法筵，

林壑生寒雨，

清斋孤磬后，

千载留空钵，

暇日且逃禅。

楼台罩紫烟。

半偈一灯前。

随处是诸天。

吟罢，何心隐又评论道：“卓吾兄一门心思要当游脚僧，他的主意既定，怕是十头犟牛也拉不回。”

无可心里头又念了一句“阿弥陀佛”，言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对他来讲，应是解脱。”

“他从我这里，知道你无可禅师的大名，便想挂印而去，到湖北来拜你为师，剃度出家。”

“什么，拜我为师?”

“是的。”

“这哪儿能成，”无可摇摇头，回道，“李卓吾已明白‘随处是诸天’，何必跑到我这个痴汉门下，领一件破袈裟。”

说毕，无可亲自为何心隐打开了寺中的侧门，拱手将他送出门外。斯时月明星稀，寺前的树林里清风习习，萤火明灭。何心隐走出寺门大约百十丈远，忽然从路边茅草窠里跳出几个人，一拥而上将他扑翻在地，他正欲喊叫，刚一张嘴，就有一团破布塞进去堵了个瓷瓷实实。

第 十 回 救友显和尚菩萨道 危难见学台烈士心

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心隐被省抚台衙门秘密逮捕的事，不出一天就在武昌城内外传得沸沸扬扬。近两三年来，何心隐一直在湖北讲学，全省比较有名的私立书院，大概有二十多座，几乎全都留有他的讲席。如今，用“桃李满天下”来形容他的声誉，是一点也不为过：何心隐名气如此之大，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却说各地的官办学校，额有定数，大一点的县学，在籍学生不得超过三十人，小一点的县学通常只有十人左右。由于名额太少，导致入官学的门槛儿极高，除了考试严格，还有一大堆诸如请客送礼沾亲带故的猫腻难以对付。在这种情势下，私立书院应运而生．这些书院倒是都有点“有教无类”的圣人教育之方，只要有钱肯付束脩．什么人都可以进来。如此一来，许多渴望进学读书又请托无门的平民子弟便纷纷涌进书院，加上何心隐所宣扬的反对三纲五常，人之欲望可引导而不可摧残，人人皆可成圣等等宏论，与朝廷提倡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恰如针尖对麦芒，听了让人耳目一新。因此极能博得平民子弟的欢心，只要他一登讲坛．远近青年士子都蜂拥而至：各地书院认准何心隐是一棵摇钱树．纷纷出重金礼聘他前来主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夜之间．这位普天下青年士子心中的偶像，忽然成了湖广巡抚的阶下囚，还有什么事能比这件事更能刺激人心?一时间，不单闾巷之间驵侩之流就此事夹七夹八说短论长，就是青楼酒馆衙门值房，这也成了最热门的话题儿。且说这天上午，金学曾端坐在大成路湖广学政衙门的值房内．正在接见省学的监正。这位监正也是为何心隐的事儿而来。何心隐被抓后．省学的学生们反响激烈，不少人摔盆子打碗不肯上课。昨儿下午，更有人把教谕从讲台上轰了下来。教谕按礼部通过的教义授课，学生们说他满口诌出的全是陈芝麻乱谷子。没有一点新鲜玩艺儿，嚷着要把何心隐请上讲台，监正担心出事，故跑到学政衙门请示。

金学曾刚听完监正的具禀，还来不及指示，衙门堂役又来报告说宝通禅寺的无可禅师前来拜会，人已在大门口候着了，问他见还是不见。金学曾心里头嘀咕了一句：“眼下都是烈火蹿上梁的时候了，这老和尚跑来凑什么热闹。”嘴上却说，“哦，无可禅师来了，快请，快请!”堂役领命而去，趁这空儿，金学曾对监正布置说：

“国有国法，学有学规，先把带头闹事的揪几个出来，张榜训戒，若再敢乱来，干脆开除几个，处理这种事情，决不能心慈手软。”

“可是……”监正欲言又止。

“可是什么?”

“闹事儿的不是一个两个，如今的廪膳生员个个都是刺儿头，法不责众啊!”

“什么法不责众，”金学曾皱着眉头斥道，“常言道，走脱了大猫，就该老鼠成精了，你如今赶紧把大猫请回来。”

“什么大猫?”监正迂板地问。

“大猫，大猫就是你为朝廷办事的忠心。”说到这里，金学曾听得门口响起塞塞率率的脚步声，知是无可禅师到了，便对监正说，“你赶紧回去，学校里若闹出什么大事来，我拿你是问。”

监正诚惶诚恐退了出去，在门口同无可禅师打了个照面。监正平常喜好说佛谈禅，每每去宝通寺参谒，这会儿却没有心思向无可禅师讨教性命圭旨，只举手行了一揖，便匆匆挪步而去。无可禅师看他神色有些不对头，正自纳闷时，金学曾已迎出门来，满面春风打招呼：

“久闻老和尚大名，一直想去宝通寺拜谒，却听说老和尚游脚去了，几时回的?”

“四天了。”

无可禅师说着，随金学曾进了值房，金学曾的大名，他早有耳闻，但一直未曾见过。眼下两人对面坐着，无可感觉到这位循吏尽管表面上温文尔雅，但骨子里头却有着一股子桀骜不驯的泼辣劲儿，便暗自忖道：“难怪这人能得到张居正的赏识，从他身上，倒可以看出几分张居正年轻时的精神气儿。”正琢磨着如何开口说话，却见金学曾捧了一只茶杯递给他，言道：

“今日天气太热，看老和尚一身衲衣，都汗湿了，这是一杯摊凉了的苦丁茶，请老和尚喝下去，既解渴，又解暑。”

“多谢了。”无可接过茶杯浅饮一口，只觉一股子浓涩浓涩的苦味透人心脾，遂道，“金大人，听说你是一个不尚空谈，却能够办实事．做大事的官员，老衲今日登门拜访，实有一事相求。”

“老和尚不说，下官也猜着了，”金学曾浅浅一笑，他早知道无可与何心隐是好朋友，心中已猜准他是为何心隐被拘一事而来，但他不肯贸然点破，只是言道，“听说老和尚平生足迹不入官府，你既然破例，肯定是有要事。”

“老衲为何心隐的事而来。”无可爽直言道。

“老和尚想为何心隐说情?”

“是啊!”无可叹道，“前天夜里，何心隐来宝通寺拜会老衲，出门即遭逮捕。老衲想问学台大人，何心隐究竟犯了什么法?”

无可虽然慢言细语，但话风中已露出明显不满。金学曾支吾道：“何心隐现关在抚台衙门大牢里。”

“这个老衲知道。”

“官府从不会平白无故地抓人，既然抓了何心隐，就一定是何心隐触犯刑条。”

“他触犯什么刑条?”

“这个嘛，待我问过抚台陈瑞大人，再转告老和尚，你看如何?”

无可长吁一口气，说道：“金学台，你也不用绕弯子了，老衲刚从抚台衙门来，陈瑞大人让老衲前来找你。”

“陈大人让你来的，他怎么说?”

“他说，何心隐人关在抚衙大牢里，但他犯的是学案，谳审由你金学台负责。”

“陈瑞这个老滑头，遇事就推卸责任。”金学曾心里头骂了一句，嘴上却道：“陈大人说的不差，何心隐犯的是学案。”

“犯了什么学案?”

“他利用各地书院的讲堂，大肆鼓吹无父无君的歪理邪说，言词间每每辱骂朝廷，讥刺当道政要，他的所作所为，比照《大明律》条例，叫蛊惑人心聚众滋事，犯此条者，重者可以大辟，轻者也得流徙口外。”

金学曾对何心隐一番严厉的谴责，让无可禅师听了很不舒服，他想到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但他不想与金学曾争辩，只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道：

“何心隐毕竟名满天下，处分他可能后患无穷，金大人何必一定要做恶人呢?”

金学曾笑着问：“承教老和尚，这事该如何处置?”

“老衲是出家之人，怎敢给学台大人出主意。”

“常言道当局者迷，你是局外人，兴许看得更清楚。”

见金学曾似有诚意，无可想了想说道：“何心隐在湖北讲学，的确风声太大。学台大人抓起何心隐来，原也是要保一省学问的平安。其实，保平安也不一定要抓人。你把何心隐请来吃一顿酒，然后礼送出境，这样两得其便，岂不更好?”

金学曾听罢脑袋一摇，仍旧笑道：“老和尚这番教诲，下官实难从命.”

“为何?”

无可取下胸前挂着的佛珠，拿在手上捻动起来。金学曾实不忍伤害这位慈眉善目的老和尚，但法不容情，他继续言道：

“何心隐近几年主要在湖北讲学，我若礼送出境，岂不是以邻为壑。”

“依学台大人之见，何心隐一定要在湖北谳审?”

“是的.”

无可捻动佛珠的节奏快了起来。等了一会儿，他又疑惑地问：

“听说首辅张先生回江陵葬父，何心隐也曾去了太晖山，在首辅面前言语有些孟浪，荆州知府据此把何心隐抓了起来，却被首辅放掉了，可有此事?”

“有：”

“首辅都不肯抓的人，你这个学台大人，为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呢?”

“老和尚这话算是问到点子上，”金学曾将正在摇着的折扇收起来朝手心一捣，慷慨言道，“首辅柄一国之政，管的是官。周天子创一国之制，是陛下管三公，三公管百官，百官管万民。当今皇上，只需管好两个人，一个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另一个就是首辅张先生。冯保须得替皇上管好内廷二十四监局，而首辅要管的却是天下文武百

官。边境不宁匪患猖獗，首辅不可能自己提兵打仗，他只需对总兵都督布置战略发号施令；江淮泛滥河堤溃口，首辅不可能亲往堵塞，他只能拿治河总督是问；某省遭受天灾人祸，首辅亦不能亲自前往赈济，他只能指令该省官员安抚百姓救宁地方。若官员玩忽职守，首辅则通过风宪官纠察之。总之是有多少方面的国事，就有多少方面的官员。若每个官员都能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则一国之政事就风调雨顺，反之必定国事蜩螗。首辅的职责是选贤任能，制定大政方针。我们这些执事的官员，则是竭心尽力将大政方针付诸实施。具体到我这个学官，要管的事情就是学校与乡试，为朝廷管好一省之学政。下官年初上任，经过几个月的明查暗访，已确切得出结论，何心隐是本省学政方面的害群之马。首辅让荆州知府吴熙放掉何心隐，是因为吴熙抓捕何心隐的理由不当，吴熙认为何心隐在太晖山冒犯了首辅，故下令将他逮捕，吴熙如此做，岂不是陷首辅于不仁不义之中?首辅对这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一贯切齿痛恨。所以把吴熙申斥一番要他放人。我这次抓捕何心隐，却是因为他宣扬异端扰乱学政。同样是抓，理由却完全不一样。我是正当行使公务，履行学官职责。不知下官这一番话，老和尚能否体谅。”

金学曾条分缕析，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剖析明白，无可禅师听了，半晌默不作声。他本怀揣希望而来，如今却碰了个硬钉子，心情的焦灼与沮丧可想而知。以金学曾敢作敢为的秉性，他知道再说下去——哪怕再说它十箩筐好话也没有一点用处，只得长叹一户，念一声“阿弥陀佛”，遂起身告辞。金学曾把他送到门口，颇为负疚地说：

“老和尚，下官知道您与何心隐是多年的至交，而且，你们两个年轻时都与首辅交情不薄。特别是你，与首辅曾是总角之交。但在这件事情上，下官不能废朝廷大法而循私情。这一点，务必请老和尚谅解。”

无可禅师听了，摇头苦笑道：“公门与空门，本来就势同水火。多余的话，金学台就不必讲了。只可怜了何心隐，公空二门都进去不得，折腾了大半辈子，已是六十岁的人了，却把自己折腾进了牢门。六道之中，一切皆为苦厄，惜哉，惜哉!”说罢头也不回地走了，瞧着他的踽踽而去的背影，金学曾蹙着眉头思索，他最后留下的这几句话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当日无话，第二天上午，陈瑞派人送了帖子来，请金学曾到抚台衙门会揖。这也是规矩——一省政情出了大事，三台须得及时会揖。抚台作为召集人，会揖便在他的衙门里进行。金学曾接了帖子后立即赶往抚台衙门，两衙相距约有两里地，也不过一刻功夫就赶到了。值事官把金学曾领到陈瑞的值房，却见巡按御史王龙阳已先他而到。按台衙门与抚台衙门只隔一堵墙，早到也是情理中事。

金学曾一进来，陈瑞就急切问他："金大人，你来的这一路上，与往日可有什么不同?"

"热，"金学曾站在扇门大开的南窗下，抖了抖汗渍渍的官袍笑道，"路上见了几条狗，都把舌头伸得老长的。"

"狗舌头散热。"王龙阳随话搭话。

"不说狗，说人，"陈瑞说着，突然听到南窗外边的院子里，那棵浓阴匝地的大樟树上传出刺耳的蝉鸣，便对正在给客人倒凉茶的堂役说，"去去去，快去想办法让那些可恶的知了闭嘴，这些蠢物一叫，本官的背上就热汗直淌。"

堂役不敢怠慢，赶忙放下茶壶跑出值房，不一会儿，便见三四个杂役拿着长竹篙在大樟树浓密的枝丫间一片乱戳，见这情景，金学曾又开起了玩笑：

"嘉靖朝南京礼部尚书焦启芳，平生最怕蟑螂，每日到衙升堂，先得让杂役角角缝缝里找一遍，看是否有蟑螂入侵。因此，时人笑他是蟑螂尚书。隆庆朝北京工部右侍郎李宗田，怕的是乌鸦，只要听到乌鸦一叫，他立时脸色惨白。凡他住家与值事的地方，都一棵树不留，为的是不让乌鸦有落脚之处，人称乌鸦侍郎。如今，陈大人这么怕知了，倒正好与蟑螂尚书乌鸦侍郎一道，可称为知了巡抚了。"金学曾捉弄人从来都是高手，一开口说话便滑稽可笑。一席话讲完，王龙阳已是笑得一口茶喷了出来，陈瑞也忍俊不住眉毛眼睛笑成了一堆，自嘲道：

"咱不是怕知了，是怕热。"

"说到怕热，前几日我又听到一个笑话，"金学曾仍一本正经说道，"说是某人死了，这人在世时是个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角色，小鬼将这人捉到阎王面前，阎王知道他生前劣迹斑斑，便道：'将这厮下油锅'，那人也不慌张，竟自向油锅走去。阎王好生奇怪，喝问

道，‘这厮怎的不怕油锅?’那人答道，‘小的是土生土长的武昌府人，怕什么油锅。’阎王这才恍然大悟，立马对判官说道，‘素闻武昌城乃火炉之地，此地生民个个都是热不怕，今日眼见为实。今后，凡武昌府拘拿犯人，炸油锅这一项就免了，改用其它大刑。’你们听听，这武昌城的热，在阎王那里也是挂了号的。”

金学曾把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抚台按台两位大人早已笑得前仰后合，陈瑞抹着眼泪，喘着粗气言道：

“什么话到你金大人嘴里，讲出来都能把人笑岔了气，什么时候你开个堂会，专讲一场笑话。”

“那不行。”

“为何?”

“只要一开讲，只怕狗也会笑出尿来，那会多不雅相。”

金学曾又抖了一个噱头。陈瑞觉得他阴损，回道：“今儿个你金大人是怎么了，绕来绕去总扯到狗身上，咱还是那句话，你先甭说狗，说人。”

“说啥人?”金学曾问。

“你来的路上，人多不多?”

“多，”金学曾瞅了陈瑞与王龙阳一眼，纳闷地说，“这么大一座省城，常年都是人多，这有什么稀奇的。陈大人问这话是什么意思?”

陈瑞笑容一敛，脸色立刻就很难堪，他说道，“咱是问你，路上人是不是比平常多。”

“这个……”金学曾略一思索，“下官倒没有作比较。”

“没有人拦你的轿子?”

“没有，”金学曾听出话中有话，连忙问道，“陈大人，发生了什么事?”

“何心隐一抓，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得了讯儿，都纷纷从各地涌进了省城。”

“怎么，这些人想闹事?”

“巡捕房的密探得到消息，这些人以洪山书院为据点，正商量着如何营救何心隐。”

却说那天晚上陈瑞被金学曾说动，当即签了拘票将何心隐秘密捉拿归案。第二天一到衙门，便有一些部属前来向他打探此事。这些部属中也有一些何心隐的崇拜者，因此说起话来向灯的向灯。向火的向火，倒把本来在兴头儿上的陈瑞说得心神不定了。陈瑞甚至有些后悔不该一时头脑发热签发了拘票。在衙门里坐一天，前来为何心隐说情的人踏破了门槛儿，这其中就有无可禅师。但人既然抓了，放是不能放的，不放又总得说个理由，陈瑞于是尽把责任推给金学曾。头天晚上何心隐一入大牢，陈瑞就要金学曾立即用六百里加急方式向尚在归京路途上的张居正禀告此事。陈瑞之所以自己不肯出面上奏，原也是留了个心眼儿，一旦这件事做错了，责任就该由他金学曾一人独自承担。若做对了，他的一份功劳自然也埋没不了。他取了这种可进可退的态度，原也是久历官场练得炉火纯青的骑墙术。但是，这两三天来，何心隐事件在省城引起轩然大波，不单那些私立书院的学生酝酿闹事，就是省府两处官学以及一些衙门里的普通官员，甚至贩夫走卒甲首皂隶，也都愤愤不平夹枪夹棒地发表议论，本来平安无事的省城，这一下反倒弄得黑云压城山雨欲来。陈瑞担心局势骤变，便把按台学台两位找来会揖，商量应对之策。

巡按御史王龙阳因为事先没有参与此事，虽然参加会揖，也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并不肯主动发表意见。金学曾向来不知道“害怕”二字，对形势的估计不像陈瑞那样担心。这时候，见陈瑞哭丧着脸，他反倒安慰道：

“陈大人，你不用担心，何心隐的徒子徒孙，都是一些半尴不尬的货色，做不成什么大事。”

“千万不可掉以轻心，”陈瑞觉得金学曾的乐观没来由，加重语气说道，“咱们千万不能打虎不倒反为所伤。王大人，你意下如何?”

“是啊，不要留下疏失。”王龙阳附和着说。

“金大人，给首辅的揭帖，发出了吗?”陈瑞又问。

“当天夜里就发出了，按您的意思，六百里加急。”

“已经三天了，”陈瑞扳着指头算，“再过一两天，首辅才收得到，他如果及时回件，最快还得要七天，咱们才看得到。这七大，就是出了天大的事，咱们也得撑过去。”

金学曾见陈瑞完全一副泰山压顶的感觉，心里甚为鄙夷，便讥道：

“陈大人，你若真的怕出乱子，倒有一个十分便捷的解决之方。”

“什么解决之方?”

“把何心隐放了。”

“你这话是脱了裤子放屁，倒是松脱，”陈瑞没好气地回答，“人是你叫抓的，现在又说风凉话，若不是你写帖子六百里加急向首辅禀告了这件事，咱真的就把何心隐放了。”

眼看两人顶起牛来，王龙阳赶紧站出来和稀泥：“金大人，你本是开个玩笑，陈大人却当了真，算了算了，大家还是来谈正事。”

金学曾顺势笑道：“我的确是说一句玩笑，陈大人却跟我较上劲儿了。陈大人，你放心，抓何心隐是我金学曾的主意，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把责任推给您。”

“咱今天请你来，不是跟你谈责任，是商量应对之策，”陈瑞也尽量压下火气，言道，“你不要看轻了何心隐的影响，时下人心浮躁．一帮调皮捣蛋的青年学子，再加上那些终日游手好闲的浮浪子弟，二者一结合，就有可能闹事，这一点不可不防。”

“陈大人说得对，恐怕得同驻军联系，安排几营军士进城，以备不寞之需。”

“这个我已作安排，昨日就同城防兵马司会揖过，他们调集了一个卫所的六百名兵士，今儿上午就进城。”

“既有六百名兵士，事情就更好办了。”金学曾插话说。

“怎么好办?”陈瑞问。

”依下官之见，对付寻衅闹事的人，不能一味地采取守势，要尽可能抢占先机，争取主动。”

“你的意思是?”

金学曾两道疏眉一扬，说道：“我建议将这六百名兵士开赴小洪山，立即查封洪山书院。”

王龙阳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他不肯表态，在这关键时候，要看抚台的脸色行事。陈瑞听此言后，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查封洪山书院，只会激起更大的事变，这件事不能做!”

金学曾见陈瑞办任何一件事情都畏首畏尾，心里头感到窝火，但权在人家手上，发脾气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只得摇摇头，暗自长叹一口气。

陈瑞觉得主要事情已经说完，此时日头向午，他正准备开口留二位共进午膳，席间再谈枝节问题，忽见一名捕快纳头撞进门来，匆匆喊道：

“抚台大人!”

“何事?”陈瑞一惊。

“一帮不法之徒，包围了学政衙门。”

“有多少人?”

“约摸有上万人。”

“都是什么人?”

“私立书院的学生，省学府学的学生，还有城里头的浮浪子弟各色人等。”

“看看看，担心出事果然就出事了，”陈瑞扭头欲问金学曾，却见金学曾已大步流星出了值房，“金大人，你去哪里?”

“回衙门。”金学曾头也不回答道。

陈瑞嚷道：“去不得，这些人就是要找你!”

见金学曾不答话，步子却越走越快，陈瑞命令捕快上前把金学曾拦住，他随后跑上前来言道：

“金大人，你不要送肉上砧。”

“陈大人，身为朝廷命官，遇事岂能闪躲。这些歹徒既然包围学政衙门，身为学政堂官，我岂能顾及一己安危，而溜之大吉呢。”

“那，你回去又能怎么办?”

“我要看看那些人想怎么办?”

“如果他们一旦行凶……”

“大不了一个死，纵然被他们撕成碎片，我金学曾也决不会辱没朝廷。”

说罢，金学曾一提官袍，咚咚咚跑出抚台衙门，登轿急速而去，陈瑞担心他会出事，忙对身边的捕快说：

“快去护城兵马司衙门，传我的话，让他们迅速拨二百名士兵赶往学政衙门，保护金大人。”

第十一回 品魁龙珠皇上给赏 逛西瓜摊客用使坏

一大早，大内紫禁城的东长街，就棚挨棚摊挨摊热闹非凡。盖因万历皇帝朱翊钧听了孙海的建议，要在大内展现棋盘街的商业繁华，让深居大内的上万名男女内侍学着做买卖。这本是一件好玩儿的事，两宫皇太后平常都闲得无聊，一听这建议立马就产生了兴趣，并催着赶紧筹办。冯保担心这样一来，把一座大内紫禁城弄得乱七八糟不好管理，心里委实不赞同。但既然两宫太后和皇上都执意要办，他也就不好说什么，命手下秉笔太监张宏领着内官监几个管事牌子具体操办此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便选定了在东长街搭盖棚屋等临时建筑，定于六月十日开街。头一日，冯保在张宏的带领下，先往各家“店肆”视察，见各色铺面琳琅满目货物齐全，从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到布疋绸缎骨董字画，应有尽有，再看那引客的伙计，坐店的朝奉，个个像模像样。冯保便去乾清宫向皇上禀奏，皇上听了高兴。第二天起了个早床，亲自步行到慈宁慈庆两宫，请出仁圣慈圣两位皇太后，一起来东长街看集市。

一行人走到东长街的街口，猛一见到参参差差的店铺，各种各样的招牌旗旆，万历皇帝朱翊钧一下子兴奋起来，问跟在身边的孙海：

“你看看．这儿像不像棋盘街?”

“有几分像.”孙海答。

“这就是说．棋盘街比这儿还要热闹?”朱翊钧接着问。

“那当然．”孙海嘻笑着答道，“这里毕竟是临时的搭景儿，棋盘街可是京城第一街。”

“走，进去看看。”

朱翊钧一言未了，早听得张宏跨前一步扯着嗓子大喊一声：“皇上驾到——”

顿时间．嘈嘈杂杂的东长街一下子安静下来，穿着各色衣服的“伙计”“朝奉”以及买客看客都一起当街跪了下去——内侍们见了万岁爷，没有一个敢造次的。

“这是干什么呀?”朱翊钧惊愣地问。

“奴才们都恭迎皇上，恭迎两宫皇太后。”冯保一脸谄笑解释说。

“忒多礼．”不待朱翊钧表态，李太后抢先斥道，“今日个咱们是来逛集市．找乐子解闷儿的，都这样死板板的分出个尊卑，还有什么看头?冯公公，传话下去，叫大家各自尽责，照顾好各店的生意。”

“是。”

冯保答应一声，朝张宏一努嘴。张宏立刻布置下去，片刻之后，东长街又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地喧嚣起来。内侍们不单单是为皇上服务．他们自己也趁这机会买东卖西，既捡便宜又凑热闹。

却说朱翊钧陪着两位圣母走进街中，打头儿的第一家，是一间茶室，门前竿子上挑了一面幡，上书“魁龙珠”三字。李太后站在幡下面．把那三个字端详良久，心里头喜欢这名儿充满吉气，正说要招呼儿子一起进去坐坐，却见一名穿着对襟短褂，头戴一袭逍遥巾．脚上穿着一双平口布鞋的小厮从店里跑出来，当街打了一揖，笑道：

“太后娘娘，万岁爷，赏个脸，到咱店里喝杯茶吧。”

“好呀。”

李太后爽快地答应一声，打头走进了茶室，一行人便都跟着她走了进来。只见里头摆了两三张桌子，柜台里头木格架上，摆了各种各样的茶叶和茶具，地上垫了几块砖，砖上坐着一只泥炉，炭火正旺，煮着一铫子开水。

“万岁爷……”

店家刚一开口，朱翊钧就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道：“今儿个不要叫万岁爷，外头茶楼里，管客人叫什么?”

“叫客官。”

“对，你就喊咱客官。”

“奴才遵旨，”店家欠身打了一拱，立马递上一份茶牌，对朱翊钧说，“请客官点茶。”

“母后，你想喝点什么?”朱翊钧问李太后。

李太后转向陈太后，笑道：“今日咱们两个当娘的，该享享儿子的福了，看他这位客官点什么茶，咱们就吃什么茶，姐姐，你看如何?”

“这敢情好，操心的事，让钧儿做去。”陈太后说着笑起来。

两位皇太后在说逗趣儿的话，朱翊钧听了高兴，他扫了一眼手中的茶牌，一笔工整的小楷抄了几十道茶名儿，打头第一道茶，就是这店名“魁龙珠”，便道：

“咱们要喝魁龙珠，你尽快斟上。”

“好嘞，客官稍坐。”

店家收了茶牌，与小厮两人一阵忙碌。片刻就把几件精美的细瓷茶具烫热了，小厮把沏好的一大壶茶端上来，每人面前倒了一盅。

白瓷盅里碧绿的茶汤十分抢眼，耸鼻子一闻，温馨的茶气中还渗着一股淡淡的兰香。李太后端起茶盅小心品了一口，滑爽滑爽的，口感极好，不免赞道：

“这茶倒真是好茶，比平日御茶房里的茶，味道还要清雅，店家，这茶叫什么名儿?你说叫魁龙珠?”

“对，叫魁龙珠。”

“魁、龙、珠，”李太后一字一顿念了一遍，又问，“为何叫这名儿?”

“启禀娘娘，这魁龙珠的名儿可是大有来历，”店家眉飞色舞地介绍道，“这道茶实际由三种茶合泡而成。它们是浙江杭州狮峰产的龙井，应天府茅山产的珠兰，以及皖南黟县产的魁针。三种都是绿茶，但香气与味之厚薄都有差异。将它们掺在一起，香味就格外不同：魁针之魁、龙井之龙、珠兰之珠，合起来就是魁龙珠。老茶客都赞这魁龙珠是一水冲三省、香透九重天。万……啊，不，诸位客官，你们品过之后，感觉如何?”

“好，好极了，”朱翊钧忘情地嚷道，“香透九重天，今儿个倒不是虚言：”朱翊钧说着瞧了一眼李太后，一说“九重天”，他便想到了自己，因此十分得意。他摩挲着茶盅，又问，“店家，你说老茶客都赞这魁龙珠，老茶客都是哪些人?”

“小的说的老茶客，都是顺天府南京城内的富贵人家。”

“怎么都在南京城内?”

“因这魁龙珠产在南边，南京城中的富贵人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为何偏是富贵人家?”朱翊钧一问追一问咬着不放。

“因魁龙珠价码儿高，一般小老百姓，哪里喝得起。小的说老茶客在南京，还有一桩原因。”

“讲。”

“好茶配好水，这是千古不移的定规，凡我中国之大，好泉好水却多半出自江南。什么茶配什么水，也是大有讲究，比如说，峨嵋山上的雪芽茶，须得乐山三江口的水沏泡方见醇正。太湖洞庭山上产的春笋，用无锡惠山泉来冲沏，味道又不一样。这魁龙珠茶，最服的泉水就是南京灵谷寺的琵琶泉。”

“琵琶泉?”朱翊钧瞧了一眼母后，问道，“这琵琶泉有何特点?”

店家一边给众“客官”续茶，一边继续介绍：“这琵琶泉流自孝陵院墙内，许是沾了灵气，才特别甘洌。琵琶泉又名八功德水，顾名思义，这泉水有八大功德，它们是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净、七不噎、八除病。”

“嗬，听你这么一摆乎，这琵琶泉倒成了神水了。”李太后抿嘴儿笑了起来，偏过头去对陈太后说，“南京那么好，可惜咱姐妹没去过。”

“是呀，天底下好地方就是多，什么时候，咱们也出去耍耍，见识见识。”

两位太后说着笑话儿，又把魁龙珠品了一小盅。这时，朱翊钧又开口问冯保：

“大伴，魁龙珠这好的茶，怎么咱宫里头就没有?”

“启禀万岁爷，宫里头每年的贡茶，都是前朝定下来的，比如龙井，就是贡茶，杭州府每年上贡一千斤。因这魁龙珠是用三种茶搀和而成，故不在贡品之列。”

“那这茶是哪儿来的?”

“是老奴从家里头拿过来的。”

冯保得意地回答。朱翊钧听了，心下忖道：“这位老公公，说是我的奴才，天下的美味倒比我这个当皇帝的还尝得多。”但表面上他却打哈哈道，“闹了半天，原来这魁龙珠茶肆真正的店家!是你冯公公。”

“冯公公是有心人，”李太后跟着赞道，“今儿个一开街，先品了魁龙珠，这是吉兆。”

“是啊，”朱翊钧虽“与民同乐”，但始终不忘自己是天下至尊，此时颐指气使地说，“店家虽然是冯公公，但这坐店的伙计也委实口齿伶俐，称得上茶博士，今天，朕要赏他。”

“谢谢万岁爷，”店伙计兴奋得脸放红光。

“从明天起，你就到御茶房当值，专门给朕沏茶。”

“这个……”店伙计欲言又止，约略有些失望。

“这个怎么了?”朱翊钧问。

“奴才本来就在御茶房当值。”

“啊，原来这样．难怪你说起茶来头头是道，”朱翊钧说着自己也笑起来，“朕本说量才而用，没想到却是白下了一道旨，不过，朕还是要赏你．孙海!”

“奴才在：”

“付茶钱，另外给这店家多赏一些碎银。”

朱翊钧说罢．便领着两位母后跨步出门。此时的东长街，到处都充满了叫买叫卖的吆喝声。朱翊钧平生第一次见到这种繁华的商业景象：若不是颐及万岁体面，加之要谨慎奉陪两位圣母，他恨不能一口气从街头跑到街尾，先让眼珠子过一回瘾，然后再一家一家地仔细观赏。这会儿辰时过半，阳光渐渐毒辣起来，一帮内侍替皇上一行撑伞的撑伞，打扇的打扇。东长街虽然宽敞，但因盖了棚屋，留给行人走的道儿便变得逼窄，皇上这一群人过来，道儿便被挤得水泄不通。冯保急得要派手下人前去清场，李太后喊住他，说道：

“既是集市，就得有人气，就咱们几个人逛街，有啥意思?何况咱们皇上，难得这么挤一回，正好练练身子骨儿，你说呢，钧儿?”

“母后说得是，咱今天权且当一回老百姓，该怎么挤就怎么挤。”

朱翊钧说着，不觉走到一家卖字画的店铺跟前，店伙计迎上来，作揖打拱言道：

“皇上，咱这店里卖的，都是古字画。”

“古字画好哇，朕正好可以赏鉴前人的笔法。”

朱翊钧说着走进店里头，踱到墙根，看画架上挂着的一幅四尺山水。画面是数座峻峭的山峰，罩在一片迷茫的风雪中。笔意放荡不

羁，却又谨严干净，一看就是大家手笔。

“这画儿是谁作的?”朱翊钧问。

“倪云林。”

“倪云林是什么人?”朱翊钧攒着眉。

冯保站出来回答：“倪云林是武宗皇帝时的大画家，苏州人，一生有洁癖，与唐伯虎齐名。他在世时就名气很大，即便当道政要，想求他一幅画也非常不容易。”

“元辅张先生讲过，大凡文人都有怪癖，所谓洁身自好，其实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朱翊钧一心要在两位太后面前表现自己的主见，因此臧否人物随心所欲，他伸手将那幅画摸了摸，又道，“不过，倪云林的这幅画，倒是很有一点看头。”

“万岁爷，这是倪云林生平最得意之作，叫《十万图》，总共是十幅，这只是其中的一幅。”

“哪十幅?”陈皇后忽然插进来问。

“这十幅是：万笏朝天、万竿烟雨、万丈空潭、万壑争流、万峰飞雪、万卷书楼、万林秋色、万枝香雪、万点青莲、万岁龙忪，这里挂着的是第五幅万峰飞雪。”

“嗬，以万笏朝天开始，以万岁龙松压卷，倪云林的这十幅画，好像专为万岁爷画的。”

冯保几句讨好的话，朱翊钧听了开心，他问陈太后：“母后。你喜欢这画儿?”

“是呀，”陈皇后答道，“这么大热的天，瞧着这幅画儿的点点飞雪，身上就觉得凉爽。”

“店家，这画儿是从哪里来的?”朱翊钧问。

“从棋盘街查记骨董店里借来的。”

“既是借的，就不能卖哕?”

“能卖，店主人讲好了的，碰上好买主就出手。”

“要多少钱?”

“一幅画五十两银子。”

“十幅画就是五百两银子，”朱翊钧盘算着，又问，“这画儿该不会是赝品吧。”

“绝对不是，你看这宣纸成色，印泥的特点，都分明是正德朝的旧物，假不了：”

“这五百两银子，也是要价太高，你如今报个实价儿，多少银子能卖?”

“四百五十两：”

“只降这一点?”

“咱降的一成，是画主给的水钱。万岁爷要买，这一成水钱五十两银子，奴才就不要了。”

“还是太贵，再降五十两。”

“咱是小本生意，再降奴才就得倒贴了。”

朱翊钧在讨价还价中得到一种快感，见众人愣瞧着他，也就越发较真儿：“你倒不倒贴不关咱的事，反正咱出四百两银子，买下这十幅画来。”

“万岁爷真的要，奴才就是赔本也乐意。要不，咱把其余的九幅都打开，请万岁爷过目?”

“不用了，你把十幅画都收拾好，送到慈庆宫。”接着对陈太后说，“母后，儿瞧着您喜欢倪云林的画，就买下来孝敬你。”

朱翊钧的这份慷慨，倒叫陈太后始料不及，她连忙说：“咱只是随便问问，钧儿倒当了真，四百两银子买几张旧画儿．不值不值，千万别买了。”

李太后一旁看了，对儿子的细心与孝心非常满意，便道：“姐姐也不用推辞，难得钧儿这片孝心，你就收下吧。”

陈太后还想坚持，又怕扫了朱翊钧的兴头，只得笑纳。心里头却是比喝了一碗蜂蜜水还要滋润。一行人还在骨董店里翻看其它物件儿，但见一个头戴麦秸草帽，光着两只脚片子的少年站在门口喊道：

“诸位大客官，恭喜你们做成了四百两银子的大生意，到咱的瓜摊上吃片瓜吧。”

见这少年虎头虎脑，眼瞳里有一股灵气，李太后倒生了几分怜爱，遂上前问道：

“你的瓜摊在哪?”

“就在隔壁。”

“好，咱们过去尝个鲜。”

李太后说着，已是带头出了门。少年的瓜摊挨着骨董店的右墙根儿，两只板凳上支了一块板子，上面搁了十几片切好的西瓜，都用白布盖着，三两只苍蝇绕着白布飞来飞去。

“看看看，苍蝇吃过的瓜，叫咱们怎么吃?”孙海首先站出来挑刺儿。

少年白了孙海一眼，讥道：“瓜摊上没苍蝇，就像厨房里没有灶马子，你做得到么?”

“吃食儿不干净．拉稀怎么办?”朱翊钧问。

“不干净的瓜，咱不会拿给万岁爷吃，”少年说着，从板子底下的箩筐里搬出一只约有十几斤重的大西瓜，操起片儿刀拦腰一划，瓜汁儿溅了一板子，再看那瓜瓤儿，都蔫耷耷挺不起来。

“这什么瓜，瓤都倒了!”冯保蹙着眉头说。

少年也感到不好意思，又抱出一个来，切开一看，还是瓜色晦暗：他看了看瓜脐!自言自语道：“看这瓜脐又大又圆，凹得像只盅儿，按道理是上等的沙瓤好瓜，怎么会这样?”说罢，又切开一只．还是倒了瓤的败瓜。

“都像你这样卖瓜，岂不成了穷光蛋!”孙海得了理儿，说话越发尖刻：

朱翊钧也觉得有些败兴，准备挪步走开。少年急得满头大汗，央求道：

“万岁爷别走．咱再杀一只。”

“别杀了，把你的两筐瓜杀完，也都是一些败瓤。”一言未了，便听得一阵得意的笑声。

众人寻声望去．却见也是一副小贩打扮的客用不知何时站在了人群里头：

“客用．看你这样子，一身衣服倒像是偷来的，”朱翊钧一向喜欢客用．这会儿咯咯咯笑起来，指着少年问道，“你怎么知道他的瓜都是败瓜?”

客用咧嘴一笑挤到前头来对少年说：“你看看箩筐底下，有什么东西没有?”

少年连忙弯下身子去箩筐翻拣，须臾间竟抠出一把碎骨头和一些米粒儿。

“这是哪儿来的?”少年一脸茫然。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客用诡谲地问。

“是什么?”

“这些小碎骨都是王八骨头，那米粒儿都是陈年的糯米，这两样都是咱偷着放进箩筐里头的。”

“你弄这些东西干什么?”

“咱小时候，也跟爷爷一起卖过瓜。”客用叉着手，不无炫耀地说，“那时候，卖瓜的人多，互相抢生意。为了战胜别的瓜摊儿，爷爷就教了我这个绝招儿。““这是个什么绝招儿?“

“也不知是啥缘故，再好的瓜，只要一挨上王八骨头，一个时辰就败，若再加上糯米，就败得更快，咱试了多少次，次次都准。”

“你为啥要害我?”

少年一脸愠怒，绕过木板架子要过来和客用评理，客用见他认起真来，连忙说道：

“这一担瓜的钱，咱赔给你。”

“赔钱是小事，”少年不依不饶，“咱同你一无冤二无仇，你为啥要害我?”

“不是成心害你，是逗乐子。”客用瞧了一眼万岁爷，又道，“再说，生意场上，本来就是狼对狼，虎对虎，一个人若不见窍放窍，哪能赚得回大把的银子。”

“看不出，你这个客用倒是一只精猴子。”李太后笑道。走了这半日，她感到有些乏了，便对朱翊钧说，“都快晌午了，咱们先回宫歇息歇息，待用过午膳，睡个瞌睡儿，下午再来瞧瞧。”

朱翊钧游兴正浓，哪肯离开，便说道：“要不，两位母后先回去，咱还想继续转转。”

李太后点点头，正欲邀陈太后离去，却听得客用说道：“前面几步路，就是老神仙饭庄，要不，两位太后娘娘去饭庄吃顿便饭再回去?”

“有什么好吃的?”李太后问。

“太后娘娘去了便知。”

客用说罢，先自一溜烟跑去老神仙饭庄报信。

第十二回 万岁爷初尝神仙宴 小太监荐赏春宫图

客用说得很诱人，李太后便临时改变了主意，跟着朱翊钧，走了十几丈远，进了老神仙酒楼。

比起别的店肆，这老神仙酒楼的门脸儿要阔气得多，烫金的沉香木招牌，花格窗上悬着的遮挡阳光的湘帘，瞧哪儿都吐着富贵气象。及至进得门来，但见八仙桌儿官帽椅儿，甚至屋角安放盆花的弧腿架子，都是一色的黄梨木制作。东墙下立着敞门的四角镶铜的大酒柜，下两层放着两只可盛六斤酒的金镶沉香桶，盛四斤酒的雕花大面爵，上层摆了些玳瑁、犀角、象牙、螺钿、缅玉等质地的酒杯。南墙上，挂了一个装裱得极为考究的行书立轴，笔意有点像赵孟頫的，圆润中透着飘逸。李太后母子和冯保，都是喜欢书法的，一时都凑趣儿走近前来观赏．立轴上写的是：

老神仙醉乡十宜

醉花宜画、醉雪宜夜、醉月宜楼、醉山宜幽、醉水宜秋；醉佳人宜微酡、醉文士宜按琴赓古韵、醉侠士宜舞剑发浩歌、醉将军宜策马鸣鼍，醉皇帝谁奈我何!仔细斟酌这《醉乡十宜》，倒也不是什么谨严的警句，反而觉得随意性很大。

“这是哪位醉汉诌出的文词儿?”李太后问。

“若说这位醉汉，可也是天上的龙种。”店里的“掌柜”回答。这是个四十岁左右的黄脸汉，单看光溜溜的下巴，就知道是个“水货”。

“龙种．”一听这两个字，朱翊钧警觉起来，问道，“那是谁呀?”

“武宗皇帝爷，论辈分，该是您这个万岁爷的曾祖父呢。”

“啊，是他?”朱翊钧笑道，“先朝的皇帝爷，就他敢变着法儿找乐子，这《醉乡十宜》出自他的口，也就不奇怪了。‘醉皇帝谁奈我何’．你们听听，就是醉了，也是君临天下的气势。”

李太后对武宗皇帝沉溺豹房寻欢作乐的荒唐事早有耳闻，她生性不喜欢这种胡闹的人，便问道：“这些酒具，想必是武宗皇帝爷的旧物?”

“是的，”掌柜的恭敬回答，“紫禁城里开集市，这也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儿：昨日冯公公指示，索性造一家酒肆，让万岁爷和两位太后娘娘见个新鲜。”

李太后朝冯保一笑：“原来是你的主意，为何将这酒家取个老神仙的名儿：”

“这名儿也是武宗皇帝爷取的，”冯保解释说，“有一年，武宗皇帝爷领兵到了大同，进了一家酒店，花两千两银子吃了三菜一汤，他说那是他平生吃得最好的一顿饭。能吃这种饭，也算是老神仙了。从此，那家酒店便改了名儿，叫老神仙酒家了。”

“原来这里头还有典故，”朱翊钧一脸疑惑，追问道，“武宗皇帝爷吃的那三菜一汤，都是些什么肴食儿，能值两千两银子，该不是让人坑了吧。”

“哪里有人敢坑皇帝爷?”冯保故弄玄虚地回答，“三菜一汤，实打实要两千两银子。”

朱翊钧闹不清楚两千两银子的实际价值，鼓着腮帮子想了想，又问：

“一两银子能不能买一只鸡?”

“哪有这么贵的鸡，”李太后笑道，“早年的价码儿咱知道，一两银子能买八只鸡左右。现在能买多少，咱也不太清楚了，掌柜的，你说能买多少?”

“大概十只鸡吧。”

“唉呀呀，这我就明白了，”朱翊钧两手一拍，大着嗓子嚷起来，“一两银子十只鸡，两千两银子就是两万只鸡，武宗皇帝爷是个什么肚皮儿，一顿能吃那么多?”

屋子里爆发出一阵笑声，一帮贴身内侍叽叽喳喳夸赞万岁爷精明。冯保觉得受到了奚落，但他不气不恼，仍笑模笑样地解释：

“如果是吃鸡，当然用不了两千两银子，但人家武宗皇帝爷，吃的不是鸡呀。”

“那吃的是什么?”

“一盘豆腐，一盘瓜籽仁，一盘青菜，一碗汤，就这清清爽爽的几样。”

“再清爽，也不值两千两银子呀?”朱翊钧仍不服气。

冯保笑道：“万岁爷，您别和老奴抬杠，你若不信，现就在这老神仙楼里烹出一顿，你吃着试试，如何?”

“这临时搭盖的酒家，能做这样精致的菜肴吗?”这次问话的是陈太后。

冯保答：“酒家虽是临时搭盖的，但真正执事的还是御膳房的大厨。”

“母后，咱们就在这儿见识见识吧?”

“也好，”李太后点了点下巴颏儿，笑道，“两千两银子一顿饭，不要说吃，咱听都没有听说过。”

李太后一发话，陈太后便无异议，两人走到八仙桌边对面而坐，朱翊钧不敢僭越坐上主位，而是在下首叨陪末席。一时间，除了冯保留下侍候，余下的内侍都躬身退了出去。

大约一盅茶功夫，掌柜的从里屋掇出第一道菜来。一盘熘得红红的圆型薄肉片儿，上面撒了些翡翠葱花，样子很是好看，朱翊钧问道：

“这是什么呀?”

“瓜籽仁呀。”站在李太后身后的冯保，笑着答道。

“这肉片儿小小巧巧的，倒像是瓜籽仁。”李太后说着，便邀陈太后举筷，她挑着吃了一口，不免惊呼道，“这是什么肉呀，这么滑爽。”

朱翊钧大嚼了一口，也称赞道：“味道真是不差。大伴，这是什么肉呀。”

“八哥的舌头：”冯保答。

“八哥的舌头?”朱翊钧小心翼翼挑了一片“瓜籽仁”放到眼前细看，诧道，“八哥的叫声最好听，这一盘小舌头，全是八哥的?”

“全是：”

“那得要多少只八哥呀?”

“一千多只。”

“这么多，上哪儿找去?”

“到树林子去逮呀，”冯保耐心解释，“这一盘舌头，大概要几十号人忙乎半个月呢。一只八哥最精华的部分就是舌头了，取了舌头，八哥肉就没啥吃头。”

“啊，难怪价码儿高。”朱翊钧感叹。

第一盘菜上来就让太后与皇上胃口大开，掌柜的趁机问道：“太后娘娘，你们还喝点什么?”

“你是说喝酒?”李太后问。

“是呀。”

李太后对朱翊钧管教极严，十六岁之前连酒杯都不让他碰．满了十六岁后，允许他一年三节喝一点御酒房自酿的补酒，但也仅是一小杯而已。今日“逛集市”找乐子，她决定破一回例，便拿眼扫了一下酒柜，问道：

“都有些什么酒?”

“六月伏天，喝不得烧酒，奴才这里准备了几种甜酒，不伤脾胃的。”

“最好的是哪一种?”

“芙蓉液，”掌柜的说着从酒柜里抱起那只雕花大面爵，“这是御酒房刚从民间觅得的秘方酿成的，主要的原料是莲花，既清香，酒味儿还挺浓的。”

“好，你且给咱们一人斟一小杯来。”

隆庆皇帝生前喝酒是海量，他的儿子朱翊钧得其遗传，一闻酒味儿就心荡神驰。今天他很想痛饮，但在两位母后面前不敢造次，他端起面前刚刚放好的象牙杯，品了一口芙蓉液，说道：

“酒味儿太薄。”

李太后睨了他一眼，哂道：“尝尝是个意思，你还真的想学武宗皇帝爷，弄到‘醉皇帝谁奈我何’的地步?”

“儿不敢。”朱翊钧脸一红，赶紧收敛了。

这时，掌柜的掇出第二道菜来，一盘雪白雪白的豆腐，配了几片切得极薄的玉兰片。

“这一看就是豆腐，里头未必也有机关?”李太后笑吟吟地问。

“太后娘娘尝尝便知。”

“姐姐，你先尝。”李太后恭请陈太后。

陈太后道：“不必客气，一起尝吧。”

盘中的豆腐看上去都成块儿，但因为太嫩，筷子一挑就烂，三人只得用羹匙舀来吃。陈太后吃饭素来精细，她舀了一小块豆腐放在嘴中，感觉鲜腻到极致，用不着咀嚼，只舌头轻轻一抿，这豆腐就滑下了肚。食管里留下一种清凉的感觉，她好生诧异，便问：

“冯公公，这是什么豆腐呀?”

“画眉的脑髓。”冯保答道，“一只画眉的脑髓大概比一滴露珠还少。”

“那这盘豆腐要多少只画眉的脑髓才做得出来?”

“大概两千多只吧。”

“哎呀，真亏人家想得出来。”

说话间，第三道菜也端上了桌，是一盘细若松针的绿茸茸的青菜，这回不待主子发问，冯保主动介绍：这菜叫雪龙须，采自西域昆仑山的千仞雪壁之上。以每年十月采撷为宜。这雪龙须有一个特点，就是任何时候都保持碧绿的颜色。因昆仑山常年风雪迷漫无路可走，采雪龙须的人十去九不回，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雪崩压死。惟其如此，雪龙须的价值才大大超过银子，一斤银子只换得回一两雪龙须。

听冯保这么一说，三人大为惊奇，一盘雪龙须，不一会儿也被吃得光光的。

最后上来的是汤——说是汤，其实是一碗透底儿的清水，热气腾腾地盛在蛋青色薄胎海碗里。朱翊钧用汤匙舀了一点试试口味。

“怎么样?”李太后问。

朱翊钧咂着舌头说：“看似清水，其实鲜美得很，大伴，这汤又有什么讲究?”

“这是用雄鲤鱼制作的，”冯保眯眼儿瞧着薄胎海碗，说道，“这道汤用料虽然普通，但做工却很特别，先把一只瓦罐支在明火炉上，里头放的是清水。瓦罐顶上有一根绳子垂下来，下端安一只勾子。待瓦罐里的清水煮沸，厨师就将一条活蹦乱弹的雄鲤鱼捉起，用钩子勾住鲤鱼的尾巴，让它的头对着瓦罐，鱼嘴隔滚水大约一寸距离。瓦罐里

的热气冲上来，鲤鱼烫得难受，扳动之中，嘴里便会有涎水滴出。须知这涎水是鲤鱼的命汁儿，若不是遇热扳命，这涎水是决计滴不出来的。如此折腾不了几下，鲤鱼就会气息奄奄，此时它的命汁儿也所剩无几了，厨师便把这条鲤鱼换下，再勾上一条新鲜的。待这条鱼的命汁儿滴得差不多了，再换上一条，如此换上换下，像这样一碗汤，大约总得二三百条雄鲤鱼。”

“这么说咱现在喝的，差不多全是雄鲤鱼的命汁儿了?”朱翊钧问。

“正是。”冯保舔了舔嘴唇，回道，“先前一罐水，都变成了气，剩下的全是鱼汁儿，也不用给什么佐料，只稍稍给一点点盐。”

“这汤叫什么汤?”李太后问。

“龙泉汤。”

“汤的味道好，名儿也雅致。”

“如今三菜一汤都用完，太后与万岁爷评评，值不值两千两银子?”

“值!”朱翊钧兴奋地说，“朕还担心，两千两银子，做不做得出来呢。”

“冯公公，咱们娘儿仨吃了个酒足饭饱，你还饿着肚子，”陈太后似有歉意地说，“这样的三菜一汤，你吃过吗?”

“老奴哪有这口福。”冯保嘿嘿笑着。

朱翊钧心中忖道：“你没吃过，能说得这样头头是道?鬼才相信。”但表面上他却关心地说：“大伴，饿客难当，你还是吃点东西吧。”

“多谢万岁爷关心，老奴不饿。”

冯保奉事惟谨的样子，深得李太后赏识，她端起掌柜呈上的热面巾轻轻擦了擦嘴，心满意足地说：

“今天还得多谢冯公公，让咱吃了一次稀罕。钧儿，谅你私房钱不多，这顿饭钱娘来付。”

“今儿逛集市!哪能让母后破费，不就两千两银子么，儿吩咐孙海，从内廷供用库中支取。”

“不用不用，”冯保连忙站出来说，“这顿老神仙宴，就算老奴孝敬两位太后与万岁爷。”

“你付钱?”朱翊钧问，旋即得意地笑道，“也好，今天咱们吃大户。”

从老神仙酒家里出来，已过了午时，此时烈日当空，路上似有火苗在蹿。两宫太后受不住热，便在冯保的陪同下分别回宫歇息去了。朱翊钧万乘之尊，也不是耐热的主儿，但他毕竟是生平第一次逛集市，哪肯舍了这喝五吆六争七扯八的购物乐趣，而跑回乾清宫去躲避呢?遂在孙海客用一帮贴身内侍的簇拥下，依旧在这东长街上遛达。看看两位太后走远，孙海便附在朱翊钧的耳边，悄悄说道:

“万岁爷．太后娘娘和冯公公一走，捆在你身上的三根索子都没了，这下子您会玩得更开心。”

“还有啥开心的?”朱翊钧饶有兴趣地问。

孙海说：“方才万岁爷吃神仙宴时，奴才满街跑了一圈，发现前头还有家骨董店，有好东西卖。”

“什么东西?”

“奴才不好说，”孙海故意卖关子，“还是请万岁爷自己前去一看。”

说罢，孙海头前带路，领着朱翊钧招招摇摇走向一家骨董店。在店门口，孙海拦住众位随行的内侍，让他们在门外守候，只和客用两人陪朱翊钧走进店中。

这店中的小厮生得眉清目秀，见朱翊钧来了，竟愣在那里，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你怎么不喊呀?”孙海指着小厮的鼻子斥责。

小厮嗫嚅着说：“咱不知道该是喊客官还是喊万岁爷。”

“瞎，好不知相，”孙海一副仗势欺人的架式，“在店外头，咱们扮戏喊客官，如今进了店，你就喊万岁爷。”

“奴才明白了，”小厮转而向朱翊钧高打一拱，说，“多谢万岁爷赏脸，进了咱这小店。”

“听说你店里有稀奇物件儿?”朱翊钧一边落座，一边问道。

小厮回道：“稀奇物件儿有一些，只不知万岁爷要看哪一种。”

孙海插话说：“咱方才看过的那两件，拿出来给万岁爷过目。”

小厮点点头，便从博古架底下的抽屉里，拿出两面铜镜，他先递给朱翊钧一面，这面铜镜高约八寸，一边是净面，积下的铜垢显然已经磨拭过，散发着幽幽的光芒。另一面浇铸的是一幅春宫图，一位盘髻少女赤身裸体俯卧着，撅起浑圆的屁股，另一名裸体男子以跪姿面对少女，手举阴茎刺人少女的牝户。朱翊钧牛平第一次见到这种男女交媾图，顿时眼睛发直。他毕竟当新郎倌才几个月，对云雨之事兴趣正浓，顷刻之间，裤裆里已是挺起了一根硬物。夏日衣裳薄，他怕奴才们看出破绽，便假装挠痒，把手伸到下边去按住。孙海机灵，忙替朱翊钧拿过铜镜，又说道：

“万岁爷，还有一面哪。”

“啊，拿来看看：”朱翊钧说着，脸腾地一红，这发窘的样子，倒不像是一个皇帝。

小厮又将另一面铜镜拿过来，直接把阴面展示给朱翊钧看，镜面正中是一个方形鼻纽，上面有“春月楼制”四个篆字。鼻纽四周，刻了以下文字：

男女情动交颈相偎

娇声低语女情大悦

玉户开张琼液浸润

茎物坚硬久刺不止

女兴男欲美快之极

朱翊钧饶有兴趣把这几句顺口溜看了两遍，这些文字歪歪扭扭，显然是铜镜买来之后，某个促狭鬼别出心裁刻上去的。朱翊钧虽然对这两面铜镜极有兴趣，但碍于皇帝的尊严，他却板下脸来，瞪着眼睛训斥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们也忒胆大，竟敢将这些诲淫诲盗的物件儿．拿来污联眼目。”

小厮不知就里．顿时吓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哭腔哭调地求告：

“小的只是一心想着学棋盘街的买卖，没想到宫里头的禁忌，还望万岁爷恕罪。”

“你是说，棋盘街上卖这物件儿?”朱翊钧问话的口气仍然严厉。

“是。”小厮战战兢兢回答。

孙海知道皇上很喜欢那两面铜镜，突然发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正在想着如何转寰，却听得客用在一旁叽咕道：

“棋盘街上的店家，一个个都是捉猪上板凳，骑驴过纸桥。甭说卖这种铜镜，就是人肉，只要你肯吃，他也敢卖给你。”

“客用说的倒是实话，”孙海嘻嘻一笑，解释道，“这两面铜镜，说它诲淫诲盗也不假。但它们之所以能放在店里售卖，则因为它们是骨董。”

“骨董，它们是骨董?”朱翊钧将信将疑。

“是呀，这两面铜镜，都是宋朝旧物。”

“既是这样，你拿过来朕再看看。”

朱翊钧终于有了欣赏铜镜的“正当理由”，小厮也很知窍，忙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捧过铜镜，朱翊钧边看边摸，脑子里忽然闪现出他的新娘子——王皇后玉体横陈的诱人景象，顿时有了“意淫”的感觉，不免感叹道：

“宋代怎么会有这种铜镜?”

小厮答：“听说是青楼上的用品。”

“青楼，什么叫青楼?”朱翊钧眨着眼睛，不解地问。

孙海回答：“青楼就是妓女群集之地。”见朱翊钧似懂非懂，孙海又补充说道，“妓女都专事卖淫，男人要找乐子，就上青楼。眼下京城里，就有好多处青楼。”

“你去过吗?”朱翊钧好奇地问。

“奴才们哪能去那儿。”

“为何不能去?”

“万岁爷忘了，奴才们都是没根的男人。”

孙海说罢，勉强挤出一张笑脸。朱翊钧这才记起眼前的三个人都是挑了卵袋儿的假男人，不由得～笑，便又把话题儿转到铜镜上头：

“这两只铜镜，是北宋还是南宋的?”

“北宋南宋?”孙海平常不读书，哪有朝代的概念?便望文生义胡扯下去，“依奴才看，这铜镜肯定产自宋朝的南边。万岁爷您看看，这交欢的一对男女，身架儿都不大，不似北人，婆娘的屁股都大过磨盘。”

孙海驴胯扯到马胯的一番高论，逗得朱翊钧捧腹大笑。多少年来，太后与张居正冯保三人，对他管束极严，他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放松过。他忽然感到每日批览奏折会见大臣的生活是多么枯燥：笑够了，他又问小厮：

“这铜镜是从哪儿弄到的?”

“是棋盘街上借过来的。”

朱翊钧记起上午在另一家字画店里买的倪云林的《十万图》，也是取自棋盘街，便道：

“怎么这东长街集市上好一点的货物，都是从棋盘街上借来的。”

嘶答：“棋盘街上的店家，听说咱大内紫禁城要办集市，个个都主动把货物送过来寄售，都瞧着万岁爷是个大买主。”

“原来是这样，”朱翊钧又用手指头弹了弹铜镜，“这两只镜子，要多少钱?”

“二十两银子一面。”

“贵倒不贵。”

“万岁爷，要不你买下?”孙海趁机怂恿。

朱翊钧有心收藏，但又怕母后知道了惹下祸事，如果退回给棋盘街又觉得可惜，便道：

“孙海，朕看你喜欢，你就买下来吧。”

孙海一怔，道：“万岁爷，奴才怎敢收藏这个?”

“朕准了你收藏，你还怕什么?”

孙海吃不准朱翊钧的心思，只得从命。小厮取出特制的木盒儿把铜镜放进去，正在包扎，忽见门帘儿一响，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跑进来禀报：

“启禀万岁爷，方才通政司送来顺天府快递，首辅张先生回京，今儿个申时就可以到达京南驿。”

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心里头顿时像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一方面他庆幸首辅归来，又可以替他把握朝政处置疑难大事；另一方面，这三个多月的无拘无束的生活，看来又要告一段落

了。但不管怎么说，对师相的感情，让他高兴大于沮丧，他当即下令：

“传旨元辅张先生，今晚上他不必进京，就住在京南驿。明天一早，命百官出城相迎。”

第十三回 谈度牒巧使系縻术 说玉娘触痛离别情

六月十五日，回籍葬父的张居正又车马喧阗地回到北京，此次离京三个月零四天!张居正沿途会见地方官吏，考察风土民情，虽然累一点?但心里感到充实。毕竟看到了许多在京城里想都想不出来的实情。通过五年来的整饬吏治与财政改革，各府州县的政事民情已是大有改观。这次回家，他原计划将老母接来北京奉养．但因六月正值盛夏，年过七旬的老母不耐旅途炎热，张居正便想把归期往后推两个月，待秋凉后再陪母亲上道。毕竟有二十年没有回家了，有多少山川风物想从头看过，又有多少父老乡亲延门伫望．想与池畅叙阔别之情。他向皇上写了条陈请求延假．皇上不允．要他按原定时间返京。北京南京两都的部、院、寺卿、给事、御史等上百名大臣都看皇上眼色行事，纷纷上折请求张居正及早还朝视事：即便这样，皇上还放心不下，除了命代表他前往江陵参加张文明祭葬的太监周佑留下来护送张母秋凉启程来京外．另派锦衣卫指挥使翟汝敬驰传往迎张居正登程。此情之下，张居正只得仓促上路。到达京南驿后，奉皇上旨意在此居留一宿：第二天一早!五军都督府大帅朱希孝便赶来京南驿，恭请张居正前往正阳门外阅兵。五千名京营的兵士早已在那里束装待命．各部院大臣也都早早儿在那里候着了。张居正换上绣蟒吉服登上阅兵台，观赏将校们步阵与马战的精彩表演。按理说，只有出征将帅班师回朝或皇帝出行归来，才可举行阅兵仪式。现张居正享受这一殊典，实乃也是万历皇帝特赐的殊荣。阅兵式结束后，皇上特遣大使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设宴为之洗尘，两宫太后亦各遣大珰宣谕慰问，赐八宝、金钉川扇及御膳饼果醪醴茶物。酒足饭饱，张居正便在文武百官的簇拥下，浩浩荡荡鼓吹导引回到了纱帽胡同。到家不一会儿，又有太监前来传旨，皇上念他旅途劳累，让他在家休养十天再人阁值事。

说是在家休息，张居正却是一天也不得闲，毕竟出去了三个多月。他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期间的朝局有哪些变化，一方面他要找人询问了解，另一方面主动前来找他禀报的官员也不在少数。因此，每天到他家来拜谒的人，就像是走马灯似的去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一日晚间，内阁辅臣张四维登门造访，因是要紧的客人，张居正便吩咐在书房会见。

张居正离京这几个月，张四维实打实主持的一件事就是颁发和尚度牒。因为要奉送人情并从中谋利，张四维让吕调阳领衔上奏向皇上多要了一千个名额。此事虽然已经办成，但张四维害怕张居正回京过问此事，查出其中的猫腻来，因此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思忖再三，他决定先来张府，一来向首辅表示离别渴念之情，二来——如果能逮着机会，就把度牒的事当面解释清楚。

内阁四位辅臣，那天都一齐去正阳门外迎接张居正归来，但登门拜谒，张四维还是第一个。张居正因此格外显示出亲热来，他命游七给张四维泡了一杯从老家带回来的绿茶。张四维品了一口，赞道：

“这茶真香，茶汤绿幽幽的，也极好看。”

张居正说道：“这是不谷老家夷陵州产的邓村茶，邓村地处高山，终年云雾缭绕，因此，这茶味清香厚实。”

“是呀，”张四维其实不懂茶，但此时不得不装内行，“咱品这味儿，倒是觉得强过西湖龙井。”

“难得你喜欢，”张居正笑道，“不谷这次带了不少，待会儿让游七拿两罐给你。”

“多谢首辅。”

张四维是嘉靖三十一年的进士。父亲是山西富甲全省的大盐商．舅父王崇古，同乡杨博都是朝中有名望的大臣，他自己也是庶吉士出身，办事通达干练，也是一位能臣，高拱任首辅时，就对他非常器重。论年龄，他只比张居正小三岁，但那副毕恭毕敬的样子。看上去倒像是个晚辈。张居正见怪不怪，扯过闲话后，便破题儿问道：

“听说吕调阳给皇上递了折子，请求致仕?”

张四维没想到张居正～上来就问这个，阁臣之间向来关系微妙，他只得谨慎答道：

“确有其事，首辅离开的这三个月，吕阁老向皇上递了两道折子.”

“他的决心挺大嘛!”

“吕阁老有病，往常是冬天才犯的哮喘，现在大热天也犯，坐在那里就像扯风箱似的，每每开口说话，先听得喉咙里一片痰响。”

“吕阁老有六十二岁了吧?”

“大概是。”

“依我看，吕阁老请求致仕，原是有心病。”

“心病?”张四维眼神里露出惊诧。

“是啊，心病!”张居正脸上虽挂着笑容，射向张四维的目光却是火辣辣的，“去年十月，不谷父亲去世，皇上要不谷夺情，惹起一场风波：不谷在家守制，翰林院那帮年轻词臣，穿着大红袍子涌到内阁，要吕阁老坐上正位取代不谷。这是一场闹剧，责任在那些词臣而不在吕阁老。但这件事发生之后，吕阁老见了我，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其实，不谷从来就没有责怪他。吕阁老是老实人，我猜他请求致仕，当由这件事而引发。”

张居正一番表白，张四维心里头不敢赞同，他知道翰林院词臣拥戴吕调阳取代首辅的事，张居正听说后非常震怒。在家守孝三七之后来到内阁，见了吕调阳还是脸色铁青，几天都不说话。吓得吕调阳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申，想表明心迹又找不到办法。但首辅现在却如是说，这也是一种姿态——大凡胜利者，对无力反抗的弱者总是表现得宽宏大量。从内心来讲，张四维同情吕调阳，但他审时度势，觉得与其得罪张居正，还不如得罪吕调阳。想了想，他趁机挑拨说：

“首辅对吕阁老的评价，极为允当，但依下臣看来，吕调阳此次请求致仕，还另有所因。”

“啊，还有什么原因?”张居正问。

“这次首辅回乡葬父，吕阁老猜想可以临时执事，那几天．看他脸上还挂着些喜气儿。后来，皇上给内阁发来圣谕，一应大事仍须首辅酌处裁定。吕阁老听了，什么也没说，就写了奏折，申请致仕。”

“皇上要这样做，并不是不谷本人的意思，吕阁老又何必多心?”张居正蹙着眉头，言语中颇有责怪之意，接着又说，“吕阁老不肯值事，在外人看来，也有推卸责任之嫌。皇上要从太仓调二十万两银子到内廷供用，这是明显不合规矩的事，不单吕阁老，就是你们余下三位辅臣，也都不置一词，难道这也是无章可循的大事?也得我亲自处理不可?”

张居正唇枪舌剑，虽然责备的是吕调阳，却把张四维等另外三位阁臣也捎了进去，张四维脸红红的，低声支吾道：

“吕调阳是次辅，他不表态，咱们站出来说东道西，岂不有越俎代庖之嫌?”

张居正听了这句话，半晌不吭声。通过几天的了解，对于三个月来京城发生的一些大事，他多少心里有底。四位阁臣中，吕调阳倒有一多半时间不入阁当值，余下张四维、马自强、申时行三位，虽然每日准时到阁办公，但都不敢越雷池一步。碰到稍稍有些棘手的事情，要么六百里加急把公文传到江陵，要么就暂时压置等待他回来处置。张居正虽然对阁臣们擅权始终抱有警惕之心，但对他们这种遇事推委不担责任的做法却是更为恼火，他决定趁机将张四维敲打敲打，便言道：

“这三个多月来，内阁真正办成的一件事，大概就是你主持的度牒发放了。”

一听到“度牒”两个字，张四维眼皮子一跳，干笑道：“这是件小事儿，下臣做起来，倒也不费周折。”

“周折倒不费，但却坏了朝廷的规矩，”张居正口气严厉起来，“你们说大事须得由我裁夺，一下子增加一千份度牒，这件事情大不大．为何事先不让我知道，嗯?”

张四维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嗫嚅道：“增加度牒之事，也是事出有因．已经六年没有发放度牒了，各地涌到京城来希望得到度牒的僧人，怕有上万人。不少当路政要帮着说话，原定度牒数额实在不够．下臣便就近请示次辅吕阁老，由他具名上奏皇上，皇上也就开恩．准了吕阁老所请，多给了一千个名额。”

张居正冷笑一声，言道：“你不是说吕阁老不肯担责任吗，这一回怎么如此积极?”

“吕阁老大概想着这是件小事。”

“你呢，你也认为是小事吗?”

“是的。”张四维声音很低。

张居正虽然对这件事不高兴，但在他急需要处理的事情中，这的确是一件拈不上筷子的小事。他之所以要在今晚上特别提出来，目的是给张四维一个训示。此刻他瞅着一脸紧张的张四维，语重心长地说道：

“入阁之前，你也当过礼部尚书，应该知道发放度牒究竟是不是小事。自古以来，僧道两教，既不可绝情剿灭，也不可怂恿提倡。我大明开国的洪武皇帝，虽然当过三年和尚，但柄国之后，对和尚道人梵缁之辈采取的国策是限制。唐宋元三朝，基本上都有大和尚或大道士被皇帝聘为国师。惟我明朝，决没有这类怪事发生。龙虎山道教，在前朝被奉为张天师，这名号被洪武皇帝革掉，改为真人。他说，‘天至高至贵，安得有师?”这一问真是振聋发聩洞彻肺腑。自洪武之后，和尚道士各有一个得到了一品人臣的崇隆之位。和尚是姚广孝，他位极人臣并不因为他是和尚，而是因为他是永乐皇帝的军师，是第一号靖难功臣。第二个是道士陶仲文。世宗皇帝晚年好斋谯，不但灭佛，还把道教捧到天上。陶仲文以丹符方术取得世宗信任，竟然当到了礼部尚书，并袭一品少师勋衔。这陶仲文是湖广黄州府人，说起来，还是不谷的同乡。他得宠时，不谷正在国子监任司业，曾同他见过几次面。他那时极得世宗信任，就连首辅严嵩都畏他三分，多少无耻官员都纷纷巴结讨好他，想他在世宗面前帮忙说好话，以图升官。不谷则对他没有任何好感。心想此等妖孽列于公卿之上，实乃是朝廷的不幸。世宗去世前两年，这陶仲文病死在任上。世宗呈帝居然给了他赐祭九坛的殊荣，并继续宠信他的党羽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之流。直到世宗驾崩，时任首辅的徐阶才把这五个人缉拿归案问成死罪，一时间士林莫不拊手称侠。穆宗皇帝即位，便降敕收了前朝皇帝赐给龙虎山张真人的二品眼印，改为六品提点。去年，张真人跑来北京活动，希望恢复二品待遇，连李太后都被他说动，不谷则向太后陈述厉害，不同意更改穆宗旨意，此事遂罢。”

说到这里，游七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张居正便停下话头问他：“你有何事?”

游七答：“湖北学台金学曾有急信送来。”

“信呢?”

“在这里：”游七说着走进来递上一封信札。

“知道了，你去吧，”张居正随手把信放到书案上，看到游七蹑手蹑脚离去，他瞄了瞄一直在凝神静听的张四维，又接了方才的话头继续言道：

“不谷举了前朝的两个例子。其意是说明释道两教，若能善自引导，则有补于国事。若任其泛滥，势必成为大患。姚广孝虽享有国师之名，但他外释内儒，从没有以一己之权而为缁衣羽流之辈谋取任何私利。因此，后世当道者仍对他尊崇有加。陶仲文则不一样，此人邪术进谗，惑乱圣主，把一个垂治天下的朝廷搞得乌七八糟：古言道，‘楚王好细腰，吴娃多饿死’，就因为陶仲文撺掇着世宗皇帝烧灶炼丹，导致整个一座京城乌烟瘴气。不单钟鸣鼎食的王侯将相之家，就是一些升斗小民，为了向皇上看齐，也都争相仿效。一时间，不单酒楼茶肆，就是部院衙门庙堂之上，人们津津有味谈论的，都是荒诞不经的斋谯之术。一心为民勤于政事者得不到拔擢重用，而那些迎合世宗皇帝呈献祥瑞探研青鸟之术者，反而都能服蟒腰玉：那些年，大明王朝真是露出了衰败之象。

“好在穆宗警醒，在徐阶高拱等于练大臣的主持下，一扫妖氛。释道两教才恢复正常。不谷汲取前代教训，认为这世道既不可无和尚道士，又不可太多和尚道士，既不可作贱和尚道士，又不可追捧和尚道士。总之得有一个度。所以，我们既不学世宗灭佛，亦不学唐肃宗佞佛。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控制的，便是和尚道士的人数。不谷出掌内阁之后，改度牒发放三年一次为六年，每次只发度牒两千份，这本来已成定规，你们照办就是。谁知道这第一次的度牒发放，就让你们破了规矩，一下子增加了一千名!”

张居正大处着眼一番宏论，张四维觉得有些小题大作，但也只能呆着脸痴石可硐地听，待张居正住了口，他连忙屈一屈身子说道：

“下臣督办度牒的事，原只想人情太多，各省都有人帮着说情，故向吕阁老请示，能否上折奏明皇上多要一千个名额，却没有想到这里头牵扯到朝廷的大政方针。首辅方才高屋建瓴的一席话，让下臣如灌醍醐。说起来，这事也不能全怪吕阁老，下臣也有责任，跟着首辅办事，下臣每每感到力不从心，常有绠短汲长之虞。”

张四维明里是承担责任，暗里却是向张居正表示忠心。张居正看穿了他这点小把戏，言道：

“在世人眼中，你张四维也是一个能臣，绠短汲长之虞，你倒不应该有。你主要的问题是患得患失，心里头小九九太多，不谷这么说，也许言重了。”

“不重不重，”张四维红着脸答道，“下臣将度牒的事办砸了，愧对首辅的信任。”

“这事情若是认真追究，你倒没有主要责任，上有吕阁老，下有褚墨伦，这也是你张四维的精明之处，点子是你出的，但责任却由别人来担，”张居正谈笑之间说出了问题的要害。在张四维瘫了气性如坐针毡之时，他又话风一转言道，“不过，这件事既然生米煮成了熟饭，拿了度牒的和尚们已回到各省，若是推倒重来难度太大。如果纠错，也只能等到六年之后，下一次颁发度喋了：因此，你尽可放心，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不过，你要转告褚墨伦，叫他好生办事，再有差错，必定新账老账一起算。”

最后这几句话，明里点的是礼部度牒司主事褚墨伦，实际上是说给他张四维听的。张居正采用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的办法系縻人心．让跟着他的人既有盼头又有怕处：如此一来，身边的阁臣纵然经纶满腹，却也只能唯唯诺诺：

一番谈话，张四维闷出了一身臭汗，他感到见皇上也没有这么紧张过，好在首辅终于有了个态度——度牒之事不予追究。他心里如释重负，刚说站起来告辞，张居正把他拦下，说道：“不谷约了万士和来，你干脆多坐一会儿，一同见见。”

万士和是新任礼部尚书，他原是南京礼部堂官，北京礼部尚书马自强入阁后，张居正便将他调来北京接任。张四维猜想张居正约见万士和是为湖广学政金学曾捕捉何心隐一事，此事在北京已是传得沸沸扬扬。但张居正既不挑明，张四维也不敢多嘴来问：这时．小书童端上两小碗莲子羹请两人品尝。张居正一边喝着，一边漫不经心言道：

“吕阁老看来是铁了心要致仕了，子维兄，依你之见，此事该如何处置?”

张四维正要夸赞莲子羹．却没有想到张居正谈这么紧要的话题：他顿时一房，琢磨着该如何回答：吕调阳比他早入阁三年，因此论资排辈坐在次辅的位子上。如果昌调阳一致仕，那么这次辅就非他莫属了。再往下推理，一旦首辅有个三长两短，接替首辅的第一人选便是次辅=当年严嵩取代夏言，徐阶取代严嵩，高拱取代徐阶．张居正取代高拱，莫不都是从次辅的位置上扳倒首辅而代之……从内心深处讲，张四维巴不得吕调阳早一天离开京城，这样他就能顺理成苹地登

上次辅之位。但这样一种心情又怎能在张居正面前表露?他咽下一口莲子羹，摆出一脸为难的神色，言道：

“首辅，容下臣冒昧提一个建议。”

“你说。”

“千万不要让吕阁老致仕。”

“为何?”

“吕阁老这六年来协助首辅办事，总还是尽心尽意，加上他这人生性淡泊，从不招惹是非，仅这一点就为他人所不及，实属难得。”

张居正眼神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他随便拈出这个话题，本是想试试张四维的心术。“看来，他还不是那种过河拆桥见利忘义之人。”张居正心下忖道，遂悠悠一笑说：

“吕阁老是书生意气，他既然患病，就让他在家多疗养一段时间，致仕的事，皇上是何态度?”

“皇上把吕阁老的奏折留中，据下臣推测，皇上也是等首辅回来处理。”

“吕阁老不能致仕，至少我不能同意。”张居正回答得坚决。

“首辅宽宏大量，”张四维说着拿眼觑着张居正，见他脸色和缓已不似方才那般严峻，便斗胆说起“体己”话儿来，“首辅，有一件事情下臣一直想告诉你，却又难于启齿。”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神神道道的?”张居正笑着问。

张四维车过脑袋看了看虚掩着的书房门，通连书房与花厅的过道上寂寂无人，他才小声言道：

“下臣听到了一点关于玉娘的消息。”

“什么，玉娘?”

张居正一听玉娘这个名字，顿时浑身打了一个激凌。去年秋天，玉娘不辞而别，张居正曾令积香庐主管刘朴到处寻找，均无结果。夺情风波发生后，玉娘曾托人送来祭奠的哀诗一首，也是来无影去无踪。玉娘初初离开的那段日子，张居正真正品尝到了唐玄宗那种“迟迟更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的凄苦之情。随着时间推移，他才逐渐摆脱颓废的心绪。但一人独处时，玉娘“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娇羞

身影总还是在脑海里浮现。这份时间逾久发酵逾浓的思念之情，他很难与别人道及。现在，张四维竟然主动说起他的“隐私”，怎不让他大吃一惊。

“下臣也是偶尔听说玉娘的消息的，”张四维一副讨好的样子，庄重地说，“她已离开了京城。”

“去了哪里，是不是回到了江南?”张居正急切地问。

张四维点点头，答道：“今年春上，有人在应天府丹阳县见到了她。”

“丹阳县，她跑到丹阳县干什么?”

“去年因棉衣事件被处死的邵大侠，就是丹阳县人氏，”张四维说着顿了顿，见张居正表情无甚变化，又接着言道，“邵大侠死后，他的家人将他的遗骸运回丹阳老家安葬，玉娘去那里，就是为了去邵大侠的坟前祭奠。”

张居正半晌默不作声，忽然长叹一声言道：“玉娘虽为小女子，却不避利害知恩必报，真乃有巾帼英雄之风。”

关于玉娘和邵大侠的关系，张四维早有耳闻。此时见首辅的样子似乎有些伤心，便劝慰道：

“玉娘毕竟是小女子，虽知恩必报但不识大体。邵大侠将她在青楼赎身，这是恩。但首辅以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显赫身份，对她如此珍爱，更是结草衔环也难以回报的大恩。玉娘为了报邵大侠的小恩，而辜负了首辅的大恩，这于常理上说不过去，再说，邵大侠是朝廷的钦犯，她前往祭奠，岂不是与首辅作对?”张居正不同意张四维的议论，驳道：“子维兄刚才数落了玉娘一大堆的不是，岂知这正是玉娘的可爱之处。她的脑子里面只有情，只有恩，却没有首辅、钦犯这些概念。比起官场的势利眼来，玉娘才算真正的超凡脱俗。”说到这里，张居正情绪激动起来，他起身踱到窗前，眺望深邃的夜空，仿佛要从茫茫河汉里找到玉娘的行踪，“玉娘出走，是因为不谷伤了她的心。她听说邵大侠被抓，曾央求我设法救他，不谷知道邵大侠是玉娘的恩人，但我怎么能因私情而废公理呢?因此断然拒绝了玉娘的请求．后来，她听说邵大侠已被明正典刑，于是对我彻底失望，顾自离开了积香庐。”

往常，首辅的这份“隐私”虽然有不少官员私下议沦，但多半只当是绯闻。今天，张四维眼见到张居正对玉娘一往情深的表情，内心不免受到了感动，他言道：

“首辅，要不．下臣派人去把玉娘找回来：”

张居正猛地一转身，目光灼灼盯着张四维：“玉娘如今像浮萍一样，你能找得到她吗?”

“一个弱女子，能跑到哪里?”张四维笑道，“顺藤摸瓜，没有找不到的道理。”

张居正垂下眼睑，抚了抚飘然长须，不无惆怅地说道，“李商隐写过两句诗，‘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玉娘既然绝情而去，也许，我和她的缘分就到此结束了。从此天各一方，重逢又有什么意义!”

“玉娘可能是一时冲动，下臣相信她对首辅肯定还有刻骨铭心之爱，只要能找到她，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不必了，”张居正摇摇头，“既然已经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张四维仔细看时，只觉张居正的表情，已从“柔情丈夫”变成了“铁面宰相”，他越发感到张居正的高深莫测。两人一时无语，正当书房陷入难堪的沉默时，游七又匆匆进来禀告：

“老爷，礼部大宗伯万士和大人到了。”

“走，子维兄，我们去客厅见万大人。”

张居正说着，从书案上拿起那封金学曾急递来京的信函。张四维瞅了瞅信封上赫然盖着的湖广学政衙门的关防，便趁机小心问道：

“首辅，见了万大人，咱们议什么?”

“议一议查禁全国私立书院的事。”

张居正回答得轻描淡写，但张四维却感到惊雷贯耳。

第十四回 金学曾智布黄蜂阵 陈督抚深析宰揆心

自从抓了何心隐后，武昌城中爆发了几次大的骚乱。第一次是洪山书院的六百名学生发动，全省就近私立书院的大批学生蜂拥而至，就连城里省府两所官学的学生也都响应参加，约摸有上万人，将大成路上的学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城里头的一些地痞流氓等不法分子也趁机起哄捣乱，砸抢了几家店铺。甚至焚火烧毁了一些房屋。陈瑞一看这紧张局势大有蔓延之势，便当机立断采取措施。除先前调入的二百名军士外，又将驻扎在孝感卫所的一千名兵士迅速调入省城进行弹压。城中各大衙门以及主要街道都有兵士日夜巡逻。局面虽然控制住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

却说数千名学生围困学政衙门的那一天，金学曾不听陈瑞劝告，硬是要火急火燎往回赶。斯时学政衙门前人山人海，平素温文尔雅的莘莘学子，这时候早把子云诗云温良谦让等书生功课一古脑儿抛诸脑后，只见他们在火辣辣的日头底下，有的捶胸顿足看似疯汉；有的龇牙咧嘴如同怒目金刚；有的呼天抢地如丧考妣；有的攒眉拧目，倒像是吃了几斗黄连水。总之是“狼奔豕突”群情激愤。这些人打听到抓捕何心隐是学台大人金学曾的主意，便互相串连邀齐了前来学台衙门找金学曾兴师问罪。他们中也不乏泼皮式人物，一来就摆开架式要往学衙的仪门里冲。省里的三台衙门都是密勿重禁严守之地．平常都有兵士站岗。这会儿见有人要以身试法，值守的兵士一个个如临大敌一起横枪护住大门，领头的哨官喊道：“谁敢往前一步，老子一枪戳了他!”秀才们虽然有心闹事，但见了横肉面生的兵爷，心里头还是惧怕三分。数十人冲上了仪门前的台阶．又都吓得退了回去。衙门既不敢冲，他们也决不甘心就此散去．便吵吵嚷嚷要金学曾出来回答为何要抓何心隐——他们并不知道金学曾不在衙门里，衙门里的人更不会据实奉告.正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不知谁嚷了一句：“看哪，学台大人的轿子抬过来了!”学生们回头一看，果然见一乘油绢云顶大凉轿从东面的玉马街匆匆而来=顿时，围在衙门前的学生们，又像潮水般朝轿子那厢涌去=此时坐在轿子里的金学曾面对万头攒动的场面，心里并不惊慌．他吩咐轿夫把轿子抬到广场中间停下，他抬腿下轿，立马就有人朝着他大声喊叫：“你凭什么抓何心隐?”一言未了，不知谁领头

喊了一句口号："还我何心隐!"广场上便响起了一阵一阵的狂吼=待口号声停了，金学曾环顾周围一张张愤怒的脸，冷笑着斥道："你们不好好念书，跑到这里来吊什么嗓子，嗯?你们问本学台为何要抓何心隐，这么乱哄哄的，本学台怎么回答?你们现在选几个代表随我进衙，我给你们竹筒倒豆子，一二三四讲个清楚明白。"说毕，金学曾抬腿就往衙门里走，胆小的学生纷纷给他让道儿，却也有几个捺横撒泼气势汹汹地站出来挡住去路．高声说道："凭什么让你回衙?要说，就在这里说清楚!"金学曾瞅着这几个人，三角眼一吊，斥道："瞧你们这样儿，都是存心要和我捣蛋。好哇，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同你们一起熬!"一言未了，便一撩官袍，双腿盘地坐了下去.他这样一来，倒叫学生们没了主张。正当他们嘀嘀咕咕商量下一步对策时．不知是谁杀猪似地嚎叫起来："哎哟，我被螫着了!"众人寻声望去，一时都大惊失色，只见头顶上嗡嗡嗡飞起一大片黄蜂。这些可恶的小飞虫仿佛着了什么魔法，见人就螫，尖利的毒刺一扎入皮肉，立刻就会肿起大包疼痛难忍。本来还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要向学台大人讨个公道的学生们，顿时乱了阵脚，左躲右闪抱头逃窜，广场上一片嗷嗷乱叫，趁着这一片混乱，衙门前守值的兵士连忙跑过来把金学曾接回了衙门。尽管金学曾眼明手快，突围时仍然被黄蜂狠螫了一口。

此后几天，金学曾一直呆在衙门里。在这骚乱尚未平息的非常时机，尽管身无铠甲手不执戈，他仍然有一种统兵打仗的感觉。这天上午，他收到张居正急递过来的信函，便想送给陈瑞过目，于是鸣炮三声乘轿出衙，在一队兵士的护卫下，旗牌森严地往抚台衙门威仪而来。

这一回，陈瑞破例挪步到大门口迎接，瞧着金学曾下轿，他迎上去把学台大人上下左右看了个遍，直看得金学曾不好意思，狐疑地问：

"陈大人，你看什么呀?"

陈瑞说："不是说你被大黄蜂螫了一口么，螫哪儿了，怎地瞧不着痕迹?"

"呶，螫的是这儿。"金学曾指了指自己的左脸颊。

陈瑞凑过去看，不相信地摇摇头，言道："大黄蜂螫一口，少说也得肿七天，你那脸上光溜溜的，哪里螫过?"

“螫是真的螫了，不过，半日就好了。”

“怎么这么快?”

“我有奇方。”金学曾挤了挤眼睛，笑道，“不知从哪本闲书上看到一则故事，说的是一个人若遭蜂螫，就赶紧找来蚯蚓粪，用井水调和敷到被螫之处，一敷就好，我就试着办理。”

“闲书上的记载大多荒诞不经，你怎地相信这个?”

“这回还真的不是骗人的。”金学曾摸了摸脸颊说，“我敷上蚯蚓泥后，大约半日就好了。”

说话间，陈瑞领着金学曾穿过前院，走进了紧连着值房的宽敞的客厅，堂役端上西瓜，两人一边吃瓜，一边仍在扯闲话，陈瑞半是责怪半是关切地说：

“金大人，你那日不听劝阻，执意要回衙门，实在是莽撞之举。要不是那一群大黄蜂帮了你，还不知那帮无赖要把你撕成个咋样。”

金学曾接过堂役递上的面巾胡乱擦了擦嘴角的瓜水，答话中严肃又掺着几分诙谐：“陈大人，你总要记住那一句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话是这么说，但年轻人脑子一热，凑在一起互相撺掇，杀人放火的事也不是做不出来。水泊梁山的好汉，不就是这样闹出来的?”说到这里，陈瑞瞅着金学曾，又道，“有一件事，我至今仍觉蹊跷，你学台衙门前的广场，空荡荡的连棵树都没有，怎么会突然飞出一群黄蜂来。”

这几天来，不断有人问及此事，金学曾总是不置可否。其实，在广场上螫人的并不是什么大黄蜂，而是一群蜜蜂。却说那天金学曾离开抚衙赶回学台衙门的路上，看到路边一户人家屋檐下挂了两只蜂桶，便灵机一动，吩咐随行仆役将其买下，取下桶内歇满蜜蜂的格扇，小心翼翼地装进一只大布袋中，并交待仆役，若是他在广场遭困，就将这些蜜蜂偷偷儿放出来。一到广场，仆役见金学曾果然被学生们团团围住不得脱身，便依计行事，将布袋口朝下猛地一抖，已是闷了半天的蜜蜂正在焦躁之时，突然重见天日，顿时四散而逃。学生们猝不及防，突见蜂群飞来，便挥手驱赶，蜜蜂受此挑衅，便狠命螫人，顿时间一场人蜂大战便爆发开来。现在，面对陈瑞的提问，金学

曾觉得对他没什么好隐瞒的，就据实讲了事情的经过。不过，他还是隐瞒了一点，没有说自己是此事的始作俑者，而将一切“功劳”归之于仆一役。陈瑞听了，咧嘴一笑言道：

“你那个仆役倒是有捷才，借蜂救主，也算出了奇兵。这种人应该提拔重用，不过，即使没有蜂群救你，本抚紧急调派的两百名军士也赶到了。”

金学曾回道：“对学生们，弄一群蜜蜂吓唬吓唬就足够了，完全用不着请那些兵爷来。”

“你这话本抚不同意，”陈瑞反驳道，“闹事的是学生，但闹起来了就不仅仅是学生的问题。那几天，一些歹徒趁骚乱之际青天白日抢劫商家店铺。若听其发展，这帮乌龟王八蛋，就该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了。”

金学曾明显感到陈瑞对待学生滋事生衅的态度同前几次谈话相比，已是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过去是优柔寡断不肯担当责任，如今却是大打出手杀气腾腾，他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又想着自己前来会揖的要务，便道：

“陈大人临危不乱处变不惊，终是封疆大吏的气度，在下钦佩。今天上午，在下收到了首辅的来信，便想着赶紧送过来请抚台一阅。”

金学曾说着打开随身带来的护书，从中取出张居正的来信，陈瑞接过来展开一读：

学曾见字如晤：

六月初三急件收悉，何心隐以圣人自居，终是狂狷一流。讲学只当平居讲明，朋友切磋，至于招延党羽，创设书院，徼名乱政，罪之尤者。今之讲学，舍正学不谈，而以禅理相高，浸成晋代之风。若任其泛滥，必成国蠹而遗祸社稷。人在旅途，车驾旋迫，匆草数语以释尔念：君为朝廷效命，不计厉害，深慰鄙念，张居正又及：

读罢这封信，陈瑞把笺纸小心还给金学曾，又起身走到里间拿出一封信来递给金学曾说：

“下官也收到了首辅的来信，你看看。”

金学曾抽出笺纸，一看到首辅行云流水的墨迹，便觉十分亲切，他字斟句酌读了下来：

藩台陈公如晤：顷接学台金学曾急件，知公欲除书院弊蠹．力排异议而将何心穗逮捕归案，此举怯积习以去颓摩，振纪纲以正风俗，实有利于社稷。

讲学之风，诚为可厌，夫昔之为同志者，不谷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所称道德之说．虚而无当。庄子所谓嗌言者若哇。佛氏所谓虾蟆禅耳。而其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嘉隆之间，深被其祸，令尤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忧也。

明兴二百余年．名卿硕辅，勋业煊赫者，大抵皆直躬劲节，寡言慎行，奉公守法之人。而讲学者每诋之曰："彼虽有所树立，然不知学，皆意气用事耳。"而近时所谓知学，为世所宗仰者，考其所树立，又远出于所诋之下：将令后生小子何所师法耶?

我朝以来，讲学之风湖广尤烈，叹我桑梓士习人情．深被其害。公以雷霆手段，先于湖广禁毁书院，功莫大焉。

不谷此番回籍扶榇，公率僚属前来会葬，在此致谢。公在江陵面告，称不耐武昌苦热，欲求迁转于北地。待不谷回到北京，再与吏部商量，一俟京职出缺，当为公谋之。

与写给金学曾的寥寥数语相比，张居正写给陈瑞的这封信，可谓洋洋洒洒。首辅对于讲学风气的批判，可谓有理有据。两相比较，似乎张居正对陈瑞更为推心置腹，陈瑞自己也是这样理解的。但金学曾心底清楚，这正是张居正的高明之处：若要在湖广禁毁书院，其关键人物不是他金学曾而是抚台大人陈瑞。因为在江陵，张居正曾单独召见金学曾，秉烛夜谈面授机宜，该说的话已经说得很透彻。倒是这位陈瑞，让张居正放心不下，此人能办事，但有见风使舵的毛病，因此需得仔细叮嘱。

瞧着金学曾读完了信，陈瑞开口说道："金大人，今天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要发帖子请你。没想到，你我同时收到了首辅大人的来信。"

"首辅对于讲学的看法，已在两封信中阐释明白，"金学曾言道，"陈大人先前总还有点担心，怕做错了什么事，这回该吃了定心丸吧。"

这话如果从别人口里说出来，陈瑞肯定会生气。但金学曾又当别论，因为从首辅的来信中，可以推测得出，金学曾在给首辅的信中，替他讲了好话。因此他只是得意地一笑，回道：

“咱们为官之人，办任何事都讲究一个有法可依。不瞒你老兄说，抓了何心隐后，引起这么大的骚乱，咱心里头直打鼓。心想上头如果不体贴下情怪罪起来，你我便吃不了兜着走。有了这层心思，咱做事就甩不开手脚。现在好了，有了首辅这封信，咱们就去了后颐之忧，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了。”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干?”金学曾问。

陈瑞眉毛一拧，恶狠狠地说：“我已下令调集了营兵，今夜里，就把洪山书院封了。”

“好，”金学曾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接着又问，“那，何心隐怎么办?”

“这个嘛，本抚也有一个主意。”

陈瑞诡秘地一笑，在书案上拿了一张纸递给金学曾。只见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瘐”字。

“瘐?”金学曾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

“臾之字义．是片刻的意思，须臾之间喻时间之短，臾从病旁，乃很快就病死之意。”

“你的意思是，让何心隐……”

金学曾欲言又止，他已明白了陈瑞的意思，但又不敢相信，陈瑞猜着了他的心思，笑道：

“怎么，金大人，你不敢说出来?干脆，我来说明了，我的意思是，让何心隐瘐死狱中。”

金学曾急切地说：“陈大人，让何心隐死掉，恐怕也非首辅的本意吧。”

“是的，首辅没有在信中交待如何处置何心隐。但我可以断定，首辅决不愿意再看到这个人逍遥于世。”

“你怎么知道?”

陈瑞突然古怪地笑了一下，问道：“金大人，你知道当年严嵩是如何下台的么?”

“不是徐阶策划让人写折子弹劾吗?”

“大家都这么说，其实并不是。”陈瑞一咬嘴唇神秘言道，“据我所知，这事与何心隐有关。”

“啊，这个我倒没听说。”金学曾惊讶说道。

“官场上多的是蹊跷事，你哪能样样都能听到，”陈瑞说了句摆谱的话，接着言道，“严嵩在嘉靖皇帝面前获宠二十年而不衰，这是个奇迹。多少人想扳倒严嵩，结果如何?从夏言到杨继慎，一个个都被斩首西市。提起这些冤案，至今都让人心惊胆颤。何心隐本是一介布衣，但他好谈国是，因在家乡建立‘和萃堂’，纠集族人合力抗税，结果被江西巡抚派人前往捉拿归案打入监牢，偏偏这巡抚又是严嵩的亲信。那是何心隐的第一次牢狱生涯，后经友人营救，虽然出狱，但他从此就和严嵩结下冤仇。他悉心研究朝廷中那些倒严官员的经历，认为这些官员都是意气用事，是拿脑袋撞南墙，而不擅于使用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之方。何心隐看准嘉靖皇帝酷爱斋谯，迷信方术的弱点，花重金买通了深得嘉靖皇帝宠信的道士蓝道行。一日，嘉靖皇帝就榆林关外的虏患把蓝道行请来扶乱。蓝道行预先已知道严嵩也要就此事前来觐见，便道，‘待会儿会有一个身穿蟒衣的花白胡子老汉要来与陛下谈这件事，此人虽干练有才，但下巴翘起，有克君之相。重用此人，恐怕对皇祚不利。’嘉靖皇帝闻听此言，心下闷闷不乐。半个时辰后，太监来报严嵩求见，嘉靖皇帝准他进来，当严嵩进来跪下磕头时，嘉靖皇帝定睛看这严嵩，果然是身着蟒衣胡子花白，下巴翘起来如危崖耸峭。严嵩在内阁呆了二十多年，三天两头就会入宫觐见，嘉靖皇帝虽对他了如指掌，偏偏却忽略了他这个下巴。想起蓝道行的促膝密谈，嘉靖皇帝顿时心下骇然，一声不吭挥手让严嵩退了下去。就从那一天起，嘉靖皇帝就下了诛除严嵩的决心。当时的次辅徐阶察言观色，发现严嵩已经失宠，遂密嘱手下赶紧上折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折子一到嘉靖皇帝手中，他立刻下旨将严世蕃抓进诏狱，最后也被问成死罪弃首西市。儿子一死，老严嵩即刻就被削职，然后抄家，清剿严党。在内阁惨淡经营二十年的严嵩，就这样吹气泡一样完了。”

陈瑞讲的这个故事，特别是蓝道行一节，金学曾从来没有听说过。虽是陈年旧事，听来仍不免惊心动魄，金学曾叹道：

“严嵩倒台。大家都把功劳归之于徐阶，却没想到起关键作用的，竟是这个何心隐。”

“是啊，”陈瑞深有感触地评论道，“徐阶虽是当今首辅的恩师，但平心而论，耍手腕斗心机，他还不是严嵩的对手，若不是嘉靖皇帝信了蓝道行的话，纵然有十个徐阶绑在一块儿．也不可能扳倒严嵩啊!”

“这倒是，”金学曾点头承认，又问：“这么绝密的事情，你怎么知道?”

“没有不透风的墙嘛。”陈瑞不肯说出消息来源，故卖了个关子：

“首辅知道吗?”

“徐阶知道，首辅就一定知道。”

陈瑞今日一改平素说话闪烁其辞的毛病，每句话都口气笃定：金学曾这才感到往日轻看了这个陈瑞。此公平常前怕狼后怕虎．做事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看上去像个草包。却没想到他是真人不露相，城府如此之深让外人半寸也不得窥伺，金学曾自叹弗如，遂又讨教问道：

“你是说．首辅想除掉何心隐，不是因为他讲学，而是因为他这段秘闻：”

陈瑞脱口答道：“至少兼而有之。”

“何以见得?”

“金大人．你还记得去年冬天发生的棉衣事件吗?”

“记得=”

“处死了什么人?”

“邵大侠。”

“你知道邵大侠这个人的来历吗?”

“知道，传说高拱下野以后，又东山再起重登宰辅之位，就是邵大侠设计的奇局。”

“这就对了，”陈瑞一拍大腿，意味深长言道，“邵大侠制造棉衣以劣充优，致使戚继光部的兵士冻死十九人，仅这一条，就该杀。何况他以一介布衣混迹朝廷，竟能在宰揆任免这样的大事上纵横捭阖，就

更该杀。何心隐的情况同邵大侠一样，论讲学，他可杀，论干涉朝廷政事，就一定要杀!”

“陈大人言之有理，”金学曾赞同陈瑞的分析，但又言道，“不过，这何心隐毕竟是首辅年轻时的朋友。”

“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兄弟都可以杀，别的就不用说了。”陈瑞越说越来劲，“这就叫政坛无朋友可言。金大人，将心比心，如果换成你我坐在首辅的位子上，你愿意让别人将你玩弄于股掌之中么?”

金学曾答道：“以首辅之才，邵大侠与何心隐都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但这两人，的确是废掉了一个宰揆，又扶起了一个宰揆。这种人留着终是祸害。如今，有大侠之名的那一个已经命赴黄泉，有圣人之名的这一位，也该打发他上路了。”

“取他性命，首辅信中并没有暗示啊!”

“响鼓不须重槌，”陈瑞说着又从茶几上拿起张居正的信，在金学曾面前晃了晃说，“首辅的信上，有‘讲学之风，诚为可厌’这八个字，有这句话就够了。金大人，上回抓何心隐，是你火急火燎地催我，这次除掉何心隐，却轮到我催你了。怎么样，今晚上送他上路?”

金学曾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咕哝道：“邵大侠与何心隐，正好一文一武，到了地狱连起手来，说不定可以再做一个奇局，把阎王弄下台来，自己取而代之。”

第十五回 唱荤曲李阎王献丑 禁书院何圣人毙命

傍晚时分西北角天空起了乌云，一霎儿工夫弥漫过来，又是扯雷又是打闪，接着豆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满世界乱砸。半个多月响晴响晴的天，晒得树叶打蔫地皮起卷儿，这会儿雨点刚落，滚烫的鹅卵石街面如同烧铁淬火，都咙吱吱地冒着青烟。不过半个时辰，路上已是积水成河。一场豪雨解了暑气，武昌城里的居民，终于获得了一个盼望已久的凉爽之夜。

酉时的骤雨只下了大半个时辰，街坊人家吃过夜饭，天上的密云就已散开，一交戌时，又现出疏星淡月。若在平时，这样清风如拂的夏夜，城里头早该是青楼酒馆人影幢幢，灯火楼台处处笙歌了。眼下因刚刚爆发过骚乱，街上实行宵禁，到处都是巡逻的兵士，商铺关门小贩歇业，街面上不单比平日显得萧条，更还透出一股子风声鹤唳的气氛。此时，在藩司衙门直接管辖的大牢里，尤为让人觉得阴森恐怖。券门巷道上挂着的防水的油绢灯笼，光芒摇曳不定，远远看去，倒像是旷野上飘浮的鬼火。从高墙外头到拘禁犯人的牢房，里三层外三层布的都是岗哨。平常，这里就是盘查极严的禁区，自从何心隐被抓羁押于此，这里更是重兵把守，闲杂人等一概都远远回避。

大凡进了这座牢门的人犯，先甭管犯了啥法，一进门就得赶紧用钱物孝敬锁头禁子。若是一副肩膀抬张嘴两手空空进来，禁子们落不下便宜，他们就会随便找出个什么理由，搬出大刑来好好儿把你“侍候”一番。待一身血污进了牢房，牢头狱霸照样伸手要见面礼=你若敢说一声没有，“窝心馒头”“倒挂金钩”“猴子上树”等花样翻新的自创土刑，又会把你尽情款待。甭管你身子骨儿多么健朗，经过这两道“鬼门关”，任谁都得瘫软在地。

不过，何心隐进来倒没有吃过这样的苦头。一来他是抚台亲自签发拘票抓来的人犯，人还没进来，就有抚衙的刑名师爷前来打招呼：“谁敢沾何心隐一个指头，抚台大人就剁他一只手!”这话说得太绝，锁头禁子们虽然贪财，却也不敢造次。二来何心隐在武昌城中名气大，无论是看牢的差人还是坐牢的犯人，几乎个个都知道他是当今

的“圣人”。他一来，差人犯人都忘记了“侍候”这一道手续，个个点头哈腰忙东忙西，那情景，倒像是迎接什么贵宾似的。

因此，何心隐坐牢一个多月，不但没有受到皮肉之苦，反倒每日肥酒大肉地享受。何心隐一贯认为，农工商贾并不比读书人低贱。越是贩夫走卒市井屠儿，他见了越是亲切，在一起称兄道弟唠叨家常，讥笑官府里的人是猫头公事狗脸亲家。正是这种叛逆性格，导致大耳朵百姓都敬慕他喜欢他——这也是他坐牢不受虐待的原因之一。

却说今儿个晚上下雨之后，何心隐正在单间牢房里踱着方步，忽然听得门上锁链一响，接着板门吱喽一声，只见两个人推门进来，头前一个人提着灯笼，看那一身皂衣就知是一个普通禁子，跟在他后头的人虽然穿的也是皂衣，但圆领上多了一道白边——这就是等级，穿这种衣服的人是看牢的小头目，名日锁头。这锁头大名李黑子，生得一脸横肉，黑油黑油的．仿佛在酱缸里泡过：因为凶狠，犯人们背地里喊他李阎王。这会儿，李阎王见了何心隐，忙把腰一哈，恭恭敬敬笑着问：

“何先生，用过晚膳了吗?”

何心隐眼一横，开口骂道：“吃什么?一碗糙米饭倒有半碗沙子，像是喂猪的。老汉牙口不好，哪吃得下去。”

李阎王咧嘴一笑：“咱就知道你吃不惯这牢食儿，走。”

“上哪去?”

“老规矩，上咱值房，咱请你喝酒。”

李阎王虽然凶残，但他却敬仰何心隐的大名，隔三岔五，他就会把何心隐请到自己值房撮一顿，何心隐也从不嫌他猥琐，采取的策略是逢请必吃。李阎王的值房紧挨着牢房，里面的酒席已经摆好，何心隐一进去，也不谦逊径自坐了首席。也许是饿急了，他拿起筷子拣起一颗黄焖圆子就往嘴里送。瞧他这副馋样儿，李阎王笑道：

“何先生，今儿个下了雨，难得有了个凉爽，所以你的胃口好。”

“下不下雨，跟我有何关系?”何心隐没好气地说，“这牢房的墙都是用大石头垒起来的，住在里面像呆在山洞里，再热的天，也是凉飕飕的。”

谈话间，李阎王已给何心隐斟上了酒。两人推杯把盏，酒过三巡，何心隐问：

“李锁爷，今晚上，你怎么这么晚才请我吃饭?”

“临时有公事，总得虚应。”李阎王答话时好像有点心神不定，他挪了挪座儿，又道，“何先生，你答应咱的事儿，今晚上总该兑现了吧。”

“什么事儿?”

“看相呀，你答应给我看一次相，却一直没看。”

除了举偏发微阐释阳明心学自成一家外，何心隐还懂得不少诸如风水堪舆推命看相等杂学。在庶民百姓中，他这方面的名气甚至盖过了他的正学。因此他一人牢房，就有不少禁子求他推命看相，这李阎王也是其中的一个。他求过几次，何心隐总是搪塞，现在他又提出来，何心隐兹儿一声一盅酒下肚，言道：

“日不嫖妓，夜不探宝，这叫帮有帮道，行有行规，李锁爷你说到看相，也还是有它的禁忌。”

“有何禁忌?”

“喝酒不看相。”

“这是为何?”

“看相者醉眼朦胧看不真切，被看者红脸红痴气色全变，这相还看得准吗?”

“那……”李阎王有些懊丧，咕哝道，“早知如此，先不该让你喝酒。”

何心隐嘿嘿一笑，说：“年轻时，我喝酒从不知醉，如今虽年过花甲，兴趣来时，喝上个半斤八两也还不成问题。眼下才喝了不到两三盅，这一点酒，还不至于雾里看花，只不知你李锁爷酒量如何?”

陪坐在旁的禁子代为回答：“咱们李爷，喝半斤烧酒只当是喝了一盅茶。”

“好酒量!”何心隐赞道，“这么说，今晚上给李锁爷看相不成问题。”

”那就有劳何先生了。”

李阎王说着挺了挺身子，又把脸搓了一把，何心隐瞅了瞅李阎王，说道：

“听说李锁爷好讲个荤故事，可是真的?”

“这个嘛，”李阎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答道，“不是我爱讲，都是别人喜欢听。”

“这个也可以理解，古圣贤都讲过‘食色，性也’的话，何况凡夫之辈。”何心隐借题发挥言道，“世上千般苦，人都不爱吃。惟独一种苦，个个都乐此不疲。”

“什么苦?”

“被窝里打勤劳。”

“何先生这话说到了根本，”扯上这个话题，李阎王舌头便灵便多了，“昨天，咱这里又来了一个犯人，是个劫色的花案。那厮跑去逛窑子，狂嫖一宿竟赖账不肯给钱，被鸨母差人扭送到了官府。关到咱这牢里，那厮还嘴硬，说什么那东西恁怎么用也不会磨损，凭什么收那么多的钱?即使真的用坏了，把皮匠找来缝几针就是，也不至于漫天要价讹人呀。他还感叹道，世人都道摇钱树好，却不知道摇钱树全长在屄里头。何先生你听听，这厮说的是何等的浑话。”

李阎王讲得绘声绘色，何心隐笑得抹了把眼泪，接话道：“大约这大牢里，关过不少花案，我住的那间牢房里，墙上刻了四句顺口溜，‘人在人上，肉在肉中，上下齐动，快乐无穷’，想必就是这类人的杰作。”

李阎王顿了顿，突然问了个溜尖的问题：“何先生，听说你年轻时也喜欢逛窑子嫖妓女，此事可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何心隐爽快地回答，见李阎王表情异样，又道，“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你即使学富五车，还不是一个人?我年轻时不但逛窑子，还喜欢弄双飞燕，两妓相拥，左如瑶草右如琪花，那是何等的欢乐!”

何心隐一副陶醉的样子，李阎王看了觉得开心，趁何心隐在兴头上，又说道：“何先生，该给咱看相了吧?”

何心隐摇摇头，说：“你还得给我再讲几个荤段子，让我老汉彻底放松了，看起相来方见效果。”

李阎王抓耳挠腮，正想着说个什么，旁边的禁子又开了腔：“何先生，咱们锁爷不但会讲荤故事，更会唱荤曲儿。”

“唱荤曲儿，那岂不更好?李锁爷，你现在唱上一曲，既要荤，又要文词儿好，我老汉听得过瘾了，立马给你看相。”

何心隐吵吵嚷嚷显出了疯态，李阎王支吾不开，只得说道：“前些时，咱在戏园子里学了一支曲儿，要不，现在就给何先生学学。”说着就唱了起来：

雨初霁、海棠娇，

赛过胭脂鲜俊。

俏佳人摘一支试问郎君：

你看这花容胜，

还是奴的容颜胜?

郎君故意道：花容好。

佳人听说怒生嗔。

将花揉碎洒郎身。

夫君啊，今夜你就同花去寝。

我再不与你相交颈。

这支曲子本应是二八佳人扭扭捏捏唱将出来，娇声一放，便是那种令人骨软筋麻的调情味儿。如今听这铁塔似的李阎王一开腔．不但粗声大气侉声侉气，且还黄腔走板，听了让人起一身的鸡皮疙瘩。一曲终了，何心隐用手按了按耳门子，讥笑道：

“多谢李锁爷，听你这一吼，我这耳朵里堵了多时的耳屎，竟被震了出来，一下子舒坦多了。”

李阎王却认真回答：“这曲子咱刚学，所以唱得不圆润。要不，咱再换一支唱唱。”

“别，别，”何心隐连忙摆手阻拦，“你的唱功，老汉我已经领教，现在，我给你看相。”

何心隐刚说完这句话，忽见一个禁子推门进来，手上拎着一包东西。

“这是什么?”李阎王问那禁子。

“是宝通禅寺的方丈无可老和尚送给何先生的。”禁子说着就地打开包袱，一面翻拣一面说道，“几本禅宗语录，一本无可老和尚自编的禅诗。”

李阎王勾头去看，不屑地说：“什么捞什子，几本破书既当不得吃，又当不得喝，还不如送一块卤牛肉来。““蠢物!”何心隐一拍桌子，拉下脸来骂道，“看你这副臭皮囊，除了装酒装肉，还能装什么?无可老和尚送来的这几本书，都是宝物!”

“宝物?”李阎王一个愣怔，旋即恍然大悟，赔笑道，“咱虽然不读书，但记得一句古训。‘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大概老和尚送来的书中，藏有这两件宝物。”

正在生气的何心隐，听到这两句话竟破颜一笑，叹道：“蠢人令人生厌，但蠢到极致反而可爱。”接着又问，“李锁爷，你肚脐眼上一寸的地方，是否长了一颗痣?”

“这个?”李阎王忙解开皂衣低头看自己的肚皮，回道，“是有一颗，咦，何先生你怎么知道?”

“你人中那儿长了一颗痣，对应到肚脐眼相应部位，肯定也有一颗。”

“原来是这样，”李阎王急切地问，“这颗痣是好痣还是坏痣?有无妨碍?”

“这是你的福痣，”何心隐言道，“不然，像你这样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的人，怎的能当锁爷。”

李阎王啐了一口痰，不服气地说：“咱姑父是抚台衙门里的师爷，不是有他这个后台，咱肚脐眼上长颗金痣都不管用。”

“没有这颗痣，光有姑父顶屁用。”何心隐正准备伸筷子夹一块肉吃，一听这话，当即把筷子朝桌上一放，瞪了李阎王一眼，斥道．“你把我当成江湖卖膏药的，一张嘴朝天夸，专门哄人是不是?”

李阎王见何心隐有起身走人的意思，忙满脸堆下笑来，说道：“不不不，何先生你别生气，咱只是说锁爷的来历，哪是不信你，请你继续指点。”

何心隐鼻子哼了一声，方又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菜，言道：“你的父亲已经死了。”

“是的，死了四年了，你怎么知道?”李阎王一脸惊诧。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说了你也不懂。”何心隐有些盛气凌人，那样子，好像他是锁爷而李阎王是囚犯似的。他摸了一把山羊胡子，继续说，“你兄弟两人，还有一个妹妹。”

“是的。”

“兄弟两人你是弟弟，在你三岁的时候，你哥哥摔了一跤，跌断了腿，从此成了跛子。”

“这个也千真万确。”

“你老娘有痛风的毛病。”

“这……”

“怎么了?”

“咱娘痛风都好几年了，何先生，你真是神仙!”

“这些事儿都在你脸上摆着，一看便知，原也不足为奇。你还有一个毛病。”

何心隐说着就打住了，他这是故意卖关子，李阎王已是诚诚恐，连忙追问：

“是什么毛病?”

“你克妻。”

“克妻?”

“对，克妻!”何心隐盯着李阎王发青的鼻翼，决断地说，“你第一个老婆只跟你过了一年，就蹬腿儿走了。”

“是的，生孩子生不出来，在床上叫了三天三夜，娘儿俩一起走了。”

李阎王说着眼圈儿红了，背过脸去，偷偷抹了一把眼泪。何心隐也不瞧他，只拿起酒壶来自斟一杯，接着问：

“你的第二个老婆呢，怎么死的？”

“咱喝醉酒把她揍了个鼻青脸肿，她一时想不开，一根绳子吊死了。”

“你现在还是光棍吧。”

“唉!”

“叹什么气呀，”何心隐见李阎王一副沮丧的样子，忽然产生了快感，言道，“常言道，吃什么补什么，缺什么想什么，你李锁爷一天到晚讲荤段子，扯着鸭公嗓子唱荤曲儿，为的什么，不就是想女人吗?”

李阎王不好意思地笑～笑，问：“何先生，你看咱什么时候能找到老婆?”

“等着吧，你要多做善事?”

“善事做了一堆，总不见效果。”

“你做了什么善事?”

“逢初一十五，咱老娘就买乌龟到宝通寺放生，逢年过节，总是给乞丐赏几个饼子。”

“瞎，这叫什么善事。”何心隐嘴一瘪，反唇相讥言道，“我看你作孽太多。”

“咱作了什么孽?”

“你每天都在折磨犯人，以此为乐，这不是作孽?”

“这……”李阎王眉头一皱，回道，“这不算作孽，锁头的差事就是管理犯人。对羁押的人犯，你不狠一点给他颜色，他还不翻了天?”

“你总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见人就用刑哪!”

“好人能进咱这大牢吗?”李阎王振振有词地反问，“既然能进这里来，就不会是好东西。”

“混账!”

何心隐起身就要掀桌子，一旁的禁子眼明手快，赶紧把他抱住。李阎王这才醒悟到自己失言，立刻作揖打拱忙不迭声地道歉：

“何先生，咱说的坏人不包括你……”

又劝又哄，何心隐总算又平静了下来，重新坐在凳子上。李阎王觑着他，摇头叹道：

“何先生，你看相一口一个准，真是得了大神通，就凭这个吃饭，你也挣得下金山银山。你何必非要搞什么讲学，把官府上的人都得罪完了呢?”

何心隐傲慢答道：“这是大道理，你一个锁头哪里懂得?”

“咱不懂讲学，但咱懂得不能拿鸡蛋碰石磙。”李阎王生怕说错了话惹恼了何心隐，故小心地问，“何先生，你在这大牢里呆了一个多月，可知道外头的局势么?”

何心隐听了默不作声。他虽然坐在牢里，但还是有不少耳报神向他传递外面的消息。学生们为营救他而闹事遭到弹压，大致情况他都知道。他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仔细分析一番，认为与张居正这次回家葬父有关。张居正一贯反对讲学，这是国内人所共知的事情。今年年初，张居正把他最为信任的干臣金学曾从荆州税关巡税御史的任上升调为湖北学台，似乎就是一个信号。有人猜测，张居正这是要弄一个“屠夫”来，对讲学的先生们开刀了。何心隐不是没有警惕，而是认为不值得警惕。他一贯我行我素，从不把官府衙门放在眼里，就连无可禅师这样的好朋友的劝告都听不进去。现在，既然已经身陷囹圄，他对自己的前景就不抱乐观，甚至作了最坏的准备。

“何先生!”见何心隐半晌不吭声，李阎王又喊了一声。

“唔?”何心隐抬起头来，又让禁子给他斟了一盅酒。

“咱问你，知不知道外头的局势?”

“有什么不知道的，”何心隐故意显得漫不经心，“我何老汉桃李满天下，一旦蒙冤坐牢，便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奔走呼号，甚至围攻衙门，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何先生认为自己会是个什么下场?”

“大不了一死。”

“嗬，何先生倒是个明白人。”李阎王说着叹了一口气，又道，“千不该万不该，你何先生不该得罪了咱抚台大人。”

“小小一个抚台，得罪了他又怎样?”

“他有生杀大权哪!”

“他有生杀大权又怎么样，你以为他能杀我?”何心隐不屑地说，“多年前我就讲过，徐阶、高拱、张居正一连三位宰揆，对讲学的态度是一人一个样。徐阶提倡讲学，但他没有能力让讲学之风大行天下。高拱反对讲学，但他也没有能力将讲学之风尽行剿灭。唯独张居正，这两方面的能力他都有。他若提倡讲学，我辈当会位列公卿；他

若反对讲学，我辈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你以为你们抚台大人是什么?他只不过是张居正门下的一条狗，他安敢杀我，杀我者，张居正也。”

“咱听说，你与张居正曾是年轻时的朋友，既有这层关系，他为何不保你?”

“他保我?”何心隐勉强一笑，深有感触言道，“高处不胜寒，甭管什么人，坐到这个位子上，要想坐稳，都得六亲不认，更不用谈什么友情了。”

“是吗?”李阁王虽然颟顸，但知道在这种话题上不能附和，于是换言道，“待会儿，这牢里就不清静了。”

“为何?”

“傍晚下大雨的时候，从孝感调来的那一营兵士，已是冒雨出了大东门。”

“干啥?”

“查封洪山书院。”李阁王顿了一顿，又道，“咱们这里也接到宪令，要腾出几间牢房来，预备学生们反抗，就统统抓起来关到这里。”

“果然动手了?”何心隐脸色一下子阴暗下来，长叹一声痛苦言道，“书院的大限之日到了。”

“何先生，今朝有酒今朝醉，那些事儿暂不去管它，来喝酒!”

李阁王说着，命禁子撤掉何心隐面前的小盅，而换成了大茶杯，筛得满满的请何心隐喝。此时的何心隐已是五神迷乱，竟也不推辞，拿起来就往嘴里倒，酒喝得急，加之心情不好，一连干了数杯，何心隐已是烂醉如泥，眼看就要溜下凳子，李阁王赶紧上前架着他，问禁子:

“都安排妥帖了?”

禁子点点头，李阁王便命禁子把何心隐扶回牢房。此时大牢里漆黑一片，禁子刚把羁押何心隐的牢房门打开，里头忽然就出来一个人，把何心隐拽进去朝地上一扔，旋即骑到何心隐身上，双手紧紧扼住何心隐的咽喉。黑暗中，只见何心隐双腿先是不停地乱蹬，接着就叉开腿伸得直直的一动也不动。这前后也不过半炷香的工夫，可怜名闻天下心雄万夫的何心隐，就这样被人活活地掐死了。禁子一直守在门口看完这一幕，此时一声不吭，便把那人带回到李阁王的值房。

却说下大雨那段时间，抚台衙门里的刑名师爷急匆匆来到大牢，向李阎王传达了处死何心隐的宪命。李阎王心中对何心隐颇有好感，但又不敢违抗宪命，思来想去，便想出一个办法，让当值的禁子找一个命案在身的重刑犯来，如此这般交待一番，条件是事成之后就免他死罪。杀人犯也不知道要掐死的是谁，就稀里糊涂答应了下来。趁李阎王请何心隐喝酒的当儿，禁子便把那死囚犯偷偷带进了何心隐的牢房。

正在值房里焦急等待消息的李阎王，看到禁子领了死囚犯进来，便迫不及待地问：

“事情办了?”

“回锁爷，办了。”禁子答。

“是不是真的死了?”

“肯定死了，”这回是死囚犯回答，“我见他翻了白眼珠子，嘴上也吐出了泡沫。”

“胡扯，黑糊糊的你哪看得见。”李阎王白了死囚犯一眼，道，“掐死一个醉汉也不是什么难事，不过，本锁爷还是给你记功，来，这杯酒你喝下。”

李阎王说着，指了指桌上已摆好的一杯酒，死囚犯受宠若惊，端起来一扬脖子喝了。顿时间，他感到喉咙里火辣辣的如烈焰焚烧。他一面伸手去抓挠，一边大张着嘴想叫嚷，除了“啊啊啊”外，却是吐不出一个字儿。

瞧着死囚犯痛苦的样子，李阎王狞笑着说：“日你娘，叫你喝酒你就喝，这是生漆酒，喝了就变哑巴!你狗日的有命案在身，如今又掐死了何先生，十颗脑袋也留不住了，小张子，将这苕货押进死牢，镣铐侍候。”

“是。”

那禁子回了一喏，朝门外唤了一声，立刻进来三位狱差，将那嗷嗷乱叫的死囚犯架了出去。

听着杂杂沓沓的脚步声走远，李阎王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怅然若失。他双手抱着脑袋痛苦了半天，才对禁子说：

“小张子，天一亮，你去给我买一筐乌龟来。”

“怎么，锁爷要打牙祭了。”禁子乐嗬嗬地问。

“屁，你一张毛嘴就知道吃，”李阎王恶狠狠瞪了禁子一眼，“明天，爷要到宝通寺去放生!”

第十六回 给事中密访杀降事 大宰揆情动老天官

转眼之间已经立秋，树上的蝉鸣不再没完没了地聒噪着惹人心烦了。这天上午，张居正乘轿穿过棋盘街，来到了富贵街上的吏部衙门。因事先已经知会，吏部尚书王国光早在门口侯着了，轿子一到，王国光就迎上去接着，几句寒暄话后，双双联袂进了一尘不染秩序井然的衙门朝房。

张居正回京一个多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湖广武昌城学生闹事，天天都有急报传来。最后一份由陈瑞签发的藩台移文到阁，禀报已查封洪山书院，并言关在大牢里的何心隐，被一个突发狂症的死囚活活掐死。因何心隐是名闻天下的学者，他的行踪格外引人关注，先前被抓的消息传到京城，就有不少人为他鸣不平，一些热衷讲学的官员甚至给皇上写折子，要求湖广巡抚衙门放人。正当这些人铆足了劲儿四下活动，突然又听说何心隐暴毙狱中，便都觉得其中有诈，要求调查事情真相。张居正将这件事强行压下，并说服万历皇帝颁下诏旨，一下子查禁了全国七十五座私立书院，并讲明这还只是第一批，剩下的书院，一律限期解散。此后有谁敢私创书院擅自讲学者，坚决严惩不贷。此令一出，全国舆论哗然。但议论归议论，却是没有谁有胆量敢公然违抗，蔓延了几十年屡禁不止的讲学之风，终以何心隐之死而划上了一个悲惨的句号。这件事的首功虽然是金学曾，但真正得到好处的却是陈瑞。皇上查禁书院的诏旨颁布不久，吏部的移文就到了武昌城抚台衙门，调陈瑞到京任礼部右侍郎。同时被升任的还有真定府知府钱普，他奉调进京，升任工部右侍郎之职。对这两人的升迁，一些官员颇有腹诽，但慑于张居正的权势，却是没有人敢公开议论。

第二件大事是高拱的去世。自那次张居正回籍葬父路过新郑县特意到高家庄拜访之后，高拱的身体就迅速垮了下来。张居正走后不过半个月，高拱就卧床不起。尽管地方官员在张居正的嘱托下，为高拱请了高明郎中精心救治，终因风烛残年郁火攻心，导致气血两虚而病入膏肓，最后药石不进，喝一口水都吐了出来：六月底，这位倔犟的褫职宰辅，终于带着无尽的愤怒与伤心撒手尘寰，永远地闭上了那一双不肯认输的眼睛。六天后，张居正得到了噩耗，他不禁潸然泪下。

他想起高拱临分手时的嘱托，便立即入宫觐见皇上，希望皇上看在高拱是隆庆皇帝藩邸旧臣的面上，能够给他恢复生前职位并赐谥号。万历皇上还记得六年前高拱说出的“十岁孩子如何能当皇帝”这句话，他是一个记仇的人，他对高拱的愤怒并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而消亡。现在高拱死了，他仍然拒绝宽宥这位老臣。虽然在张居正的一再恳求下他作了让步．却也只肯给予半葬的优恤，至于恢复职位并赐谥号，则坚决不允。所谓半葬，即是由朝廷负担一半的丧葬费用。一个有功于社稷忠诚于皇室的柄国大臣，死后如此凄凉，张居正心下恻然：在那一刹那间，他的脑子里闪现出“君王寡恩”这个词儿。但面前的这位少年天子，毕竟是他呕心沥血调教出来的，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学生”想得太坏。

处理过这两件大事，张居正忽然有了心力交瘁的感觉。他上任宰辅以来所作所为，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得罪人的。回想这一路风风雨雨，他真是深有感触，在一个贪墨成风积弊太深的官场，想做成一件事情，哪怕是一桩小小的改革，都充满了巨大的阻力。廓清政治开创太平盛世，唱几句高调可以，若要身体力行义无反顾地推进，让大明江山固若金汤，让天下苍生尽被恩泽，则实在是太难太难。他今天来吏部衙门，就是因为有另外一件更为棘手的事，要与王国光单独面谈。

却说王国光把张居正领到朝房，两人是老朋友，见面便省去不少客套。刚坐定，张居正一眼瞥见王国光坐椅前的茶几上搁了一把极品的紫砂壶，他不想一上来就谈溜尖的问题，于是指着紫砂壶笑问：

“汝观，你也学着喝茶了?”

在张居正的记忆中，王国光从不喝茶。这大约是山西人的习惯，张居正记得他的老友，同为山西人的原任吏部尚书杨博，虽然著有《粥谱》一书，家中却很少见到茶具。此时，王国光一手拿起紫砂壶，另一只手提了提壶盖，朝张居正挤了挤眼睛，回道：

“咱这茶壶里装的不是茶，你猜猜装的什么?”

“酒?”

“哪能在朝房里喝酒。”王国光说着端起紫砂壶对着壶嘴咕了一口，故意咂咂嘴津津有味言道，“叔大兄，实话对你说吧，咱喝的是醋。”

“醋?”张居正嘴里立刻涌起一股子酸味儿，“汝观，你把醋当水喝?”

“是呀，”王国光接着就说，“去年秋上，咱脾胃突然不好，不但每日噎气腹胀，夜里一觉醒来，嘴里每每发苦。舌苔也老厚老厚的，吃啥都没有味道。找几个郎中看过，甚至太医院的院正也为咱开过汤头，吃了均不见效。正苦恼着，有一次，张四维来敝府看望，言谈中知道了咱的病情，便告诉我一个土方子，要我用紫砂壶盛老陈醋，有事无事咕几口，只当是喝水的。第二天，他还让人给咱送来了这把紫砂壶。咱想喝醋也不是什么难事，一日三餐，咱山西人顿顿都离不开醋，于是咱就按他说的办理，喝了一个多月，脾胃真的就好了许多，夜里睡觉嘴也不苦了，嘴里也想吃东西了。从此，这把紫砂壶每天就跟着咱，早上离家上衙门值事，咱带它上轿，晚上散班又带回去。”

张居正听了，回道：“老陈醋多酸哪，拌菜多放一点都难吃，当水喝，也只能是你山西人。”

王国光笑一笑，又道：“用这紫砂壶喝陈醋，还有一种功效，却是事先没想到的。”

“什么功效?”

“壮阳。”

“啊，还有这回事儿?”张居正眼睛一亮。

“是呀，”王国光摸了摸油亮亮的胡须，兴奋地说，“一连喝了三个月的老陈醋，明显感到肾囊充溢。”

“紫砂壶里装陈醋，原来还是一味春药，”张居正说着大笑起来，又指着紫砂壶问，“你说这紫砂壶是张四维送给你的?”

“是呀，四维兄家里是山西省最大的盐商，可谓富甲全省，有的是钱，送个把极品的紫砂壶算得了什么。”

“没想到你汝观兄的心里，也有这种吃大户的思想，”张居正虽是讥笑，却并无恶意，“不过，你要记住那句话，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软。”

王国光是细心人，听出话中有话，便道：“张四维是阁臣，用不着来巴结我，他送这把紫砂壶来，纯粹出于乡谊。”

“汝观兄曲解了我的意思，朋友之间互赠礼品，不应列在行贿受贿之列。”张居正说着话风一转，“不过，最近有件事情，确实牵扯到张四维，还有老兄你，也有份儿。”

“什么事?”王国光警觉地问。

张居正瞟了王国光一眼，敛了笑容问道：“汝观兄还记得年初辽东大捷的事情么?”

“辽东大捷怎么了?”

“这里头可能有诈。”

张居正就把那一次回乡途中去新郑县高家庄，高拱就辽东大捷提出疑问的事说了一遍。王国光听了嗤地一笑，言道：

“高拱的怀疑不无道理，但终无实据。”

“实据已经有了。”

“啊?”

张居正迎着王国光惊讶的目光，又讲述了事情的原委：却说那次在高家庄与高拱谈话之后，张居正感到事情重大，决定立即派人前往辽东秘密调查。但究竟派谁去担此重任呢，经过反复斟酌，他想到了兵科给事中光懋。此人在隆庆朝就是言官，由于行使弹劾纠察之权不避权贵，曾深得高拱赏识。张居正出掌内阁之后，曾将六科言官撤换了一大批，只留下了几个人，光懋便是其中之一。此人特立独行，从不参与官场的党派纷争，但碰到不法之事，却能恪尽职守慷慨建言。这便是张居正将他留任的理由。于是张居正在新郑县城连夜给光懋写了一封密信，要他即刻前往辽东。光懋接信后，便以调查辽东屯田的名义出了山海关，在辽东呆了一个多月，从李成梁、张学颜这样的藩臬镇守到偏裨校佐，甚至行商土著口外流民，他都旁敲侧击拨草寻蛇作了详尽调查。兹后得出的结论与高拱的怀疑完全一致：团山堡一役，根本不是虏寇来犯。其真相是：鞑靼一支小的部落，因与大首领俺答的儿子黄台吉发生冲突，这支小部落的首领惧怕嗜血成性的黄台吉前来剿灭，便带着全部落老老少少一千余人冒雪冲寒前来团山堡乞降，以寻求明军的保护。守堡的将领是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儿子李如松：他见那么多人赶骡子骑马的冲关而来，误以为是虏酋率众来犯，便趁敌骑未稳，大开关门掩杀过去。前来乞降的人群猝不及防．纷纷

四下里逃窜。双方刚一接阵，李如松就感到不对劲，但手下兵士立功心切，一个个如猛虎扑羊见人便杀，制止已是来不及了，不到半个时辰，可怜八百余名男女老少就这样死于非命：事情既到这个地步，与其因滥杀无辜受到惩处，倒不如将错就错向朝廷报功。由于李如松的胆大妄为，北京城里，便有了那个令龙颜大悦百官欢忻的辽东大捷：

听完这段故事，王国光这才感到问题严重，便担心地问，“光懋的折子，是否已递给圣上?”

“还没有，”张居正回答，“昨日，光懋将折子的副本送到我的手中，何时呈奏皇上，他等我的指示。”

“你打算怎么办?”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这事情很难办，”王国光蹙着眉头言道，“这一次辽东大捷，发生在皇上大婚之前，无论是皇上，还是两宫太后，都把这次大捷视为难得的吉兆。不但开坛祭告祖庙，而且还大量赏赐群臣。如果现在要从头追究，第一个面子上过不去的，不是别人，而是新婚燕尔的皇上。”

“这个我也知道，”张居正微微颔首，沉吟着说，“皇上只是面子上过不去，真正反对的，恐怕还是那些得了赏赐的大臣：”

张居正一语中的，王国光浑身一震，朝房里陷人难堪的沉默：今年正月间，皇上就辽东大捷赏赐群臣，除从太仓划拨十万两纹银给辽东总督行辕用于参战将士的论功行赏外，还给辽东总兵李成梁和戎政总督张学颜各进秩两级，直接指挥战役的李如松由正五品的偏将晋升为正四品的卫指挥佥事。辽东方面，加官晋级的文武官员有三十多人。京城里，内阁、吏、兵、户、工等与军事有关的衙门，当事官员也有数十人获得赏赐。如内阁，三位辅臣，皇上给予的赏赐是各进秩一级，荫一子。除张居正坚决辞掉外，吕调阳与张四维都已上表谢恩实际领受。这次进秩，吕调阳由从一品晋升为正一品，张四维由正二品晋升为从一品，两人各有一个儿子获得恩荫。按朝廷规矩，正一品官员的恩荫，其子可授正六品的尚宝司卿，从一品和二品官员，则只能授予正八品的内阁中书舍人之职。除此之外，吏、兵、户、工四衙门的堂官获得的赏赐与内阁辅臣一模一样。四部之中，王国光早就是从一品，现晋秩一级变成了正一品，余下三位堂官都由正二品变成了从一品。万历皇帝登极六年，如此大规模的加官晋秩，这还是第一

次，可谓是吉庆连来皆大欢喜。现在，如果将辽东大捷定为杀降冒功，则所有的加官晋秩都必须取消，这可是大明开国以来都没有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丑闻。

王国光顿觉心口堵得慌，他也忘了喝醋，强咽一口唾沫，问道："叔大，你的意思是要将辽东大捷重新作出结论?"

张居正点点头，脸上的表情显得痛苦。

王国光端起那把镶金的紫砂壶，送到嘴边又忽然放下，抬眼看了看张居正。张居正也正在看他，四目相对灼然如电。王国光苦笑一下，言道：

"叔大，咱在想，高拱一个风烛残年之人，临死前，为何要同你谈辽东大捷的事。"

"这个不难理解，"张居正答道，"高拱虽然去职离京，可是他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没有一天不关注朝廷大事。"

"这个咱不否认，"王国光终于想起来咕了一口老陈醋，抹了抹嘴言道，"但咱认为，高拱在此事上用了心计。"

"用何心计?"张居正一愣。

王国光问道："你想想，因辽东大捷而加官晋秩的，都是些什么人?"

"什么人?不都是当事官员么?"

"当事官员不假，"王国光提高嗓门加重语气，提醒说，"更重要的，这些人都是你的政友!"

"啊?"

"你与高拱共事多年，他太了解你了。他知道你要廓清政治整饬吏治。你的眼里容不得沙子，碰到有悖于朝廷的事，你一定会追查到底。"

"对呀，这难道有错吗?"

"就因为没有错，才看出高拱的高明。"

"汝观，你的话，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糊涂糊涂，这叫当局者迷，"王国光长叹一声，索性捅穿了说，"叔大，想你上任之初，接下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再加上满朝

都是高拱的党羽，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人出来掣肘。从胡椒苏木折俸到京察，到后来的驿递改革子粒田征税等等，所有这些举措，虽然主意是你拿的，但将它们付诸实施的是谁呢?不都是在辽东大捷中得了一点好处的这些官员吗?”

王国光说着说着竟霍地站起身，手拽着银腰带在朝房里急速地踱起步来。

张居正从来没有见到王国光如此激动过，对这位风雨同舟生死与共的政友，他不愿有一丝半点儿的伤害。而且他内心也承认，王国光说的都是事实。为了这次谈话，他作了充分的考虑，但事到头来，他仍不免感到为难。他想替自己辩解，刚开口喊了一句：“汝观……”

不容他往下说，王国光伸手拦住了他，气咻咻地说道：“正是这些得了一点好处的官员，六年来不避利害不计险阻，掖着脑袋跟着你披荆斩棘得罪人。吕调阳虽然生性懦弱，但在大政方略上，从来都与你协调一致，还有张四维，你叫他往东他绝不往西。六部堂官，个个都与你同心同德。再说辽东总兵李成梁，这位李大帅，同蓟州总兵戚继光成犄角之势拱卫京师。六年来边境绥靖虏患绝迹，两位大帅功不可没。外人都道这两位大帅是你深为器重的军事奇才，你如今要拿李大帅开刀，要让所有追随你的干臣良吏脸上无光，这岂不是自毁长城，做下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么!”

“骂得好!”王国光话音一落，张居正立忙拊掌言道，“汝观．听了半天我才明白，你是说高拱使了反间计?”

“是啊，生姜还是老的辣!”王国光耷拉着脸，恳切地劝道，“叔大，你千万不要上了他的圈套。”

“高拱如今已在九泉之下，骂他何益?”张居正面对老朋友劈头盖脸砸来的牢骚话，尽量和缓地回答，“不管高拱出于何种动机说出他的疑惑，但事有可疑之处，就一定要查，查出问题来，就一定要纠正。”

“叔大……”

“你先别说，你说了这么多，不谷已明白了你的心思，你现在听听我的想法。”张居正一收脸上尴尬的笑容，盯着王国光，两道眉棱耸得高高的，侃侃言道，“你点的这些人，的确都连着万历新政，都是整饬吏治开创新局的功臣，他们与我张居正，是骨头连皮的关系，于皇上，都是股肱之臣，这一点假不了，也没有人否认。”

“你记住这一点就好。”王国光悻悻插话。

“不谷岂但记住，我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张居正不愠不火，总是一个眼波深沉，“但是，汝观啊，我也提醒你，不要忘记了你我年轻时立下的理想。那时候，你在户部当主事，我在翰林院里当编修，都还只是个下等官吏。当时的宰辅是严嵩，他利欲熏心，挟威权以自重，大肆卖官鬻爵。各衙门当道大臣，为了保全自己的官位禄秩，几乎有一多半趋炎附势，与之同流合污。以至黑白颠倒，政事窳败。有一次，记得是个大雪天，你我凑在一块儿喝闷酒，议论政事心情败坏，然后是你提议，我俩一道顶着蝴蝶般的大雪片子跑到香山脚下，寻找那一座早已破烂不堪的钟馗庙：对着泥胎剥落的钟馗塑像，我俩焚香祷告，期望这位打鬼英雄再次君临人间，以扫除政坛妖氛，还我清明吏治。汝观，你还记得这件事么?”

“……记得，”王国光脸上肌肉痉挛了一下，若有所思地回道，“听说那座钟馗庙年久失修，早就垮掉了。”

“人间的鬼太多，钟馗受此冷落，也是理属当然。”张居正一番感叹，又语重心长地讲下去，“汝观兄，现在你我两人，一为宰揆，一为冢宰，按常理已是天下文官之首。身居要位，尤当谨慎：天底下有多少官员，有多少百姓，就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如果我们又作师公又作鬼，遇到这种天大的丑闻，想的不是去揭露．去纠正，而是千方百计遮掩起来，岂不堕落到跟严嵩一模一样?你难道保证没有年轻官吏像你我当年一样，也跑去钟馗庙长歌当哭，骂我们昏庸无道，采用卑劣手法，窃取朝廷的禄秩?”

“这……”王国光仿佛被人踹了一个窝心脚，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讷讷言道，“咱是想屎不臭，何必挑起来臭。”

“老兄此言差矣，你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张居正说着稍一敛神，接着言道，“北宋庆历年间，主管进奏院的集贤校理苏舜卿与本衙属官中秋聚会，还请了欧阳修、梅尧臣等一帮名士参加。聚会的费用来自两部分，一部分是将衙门过时的文纸卖掉，不足部分由苏舜卿贴补。当时京城汴梁，存在着革新与守旧两股势力，苏舜卿的岳父杜衍担任枢密使，也就是宰相。两个副枢密使，一个是范仲淹，一个是富弼，三人共理朝政，都是改革派的领袖。守旧的反对派一直想把这帮改革官员赶下政坛逐出京城，可是总也找不到机会。这一下他们从苏

舜卿身上找到了缺口。须知北宋吏治极严，私卖作废文纸得来的钱只能充公，若用来私人打牙祭，便是触犯国法，反对派的骨干人物御史大夫王拱辰、刘元瑜等立刻给宋仁宗上折弹奏此事，请求严惩。仁宗皇帝架不住反对派的轮番劾奏，加之对苏舜卿狂放的文人习气一直心怀不满。于是下令将苏舜卿撤职投入诏狱，枷掠严讯。过了两个月结案，判苏舜卿监守自盗，减死一等科刑，被贬到苏州，永不许再回京城。参加那次宴会的十几位名士几乎全都是改革派，也全部被贬出京，就连杜衍、范仲淹和富弼三人也受到株连，降职外调。一时间，守旧派卷土重来弹冠相庆，用他们的话说，改革派被“一网打尽，京城中名士一时俱空!”就这么一件小事，使杜衍、范仲淹、富弼三人倡导的改革毁于一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汝观啊，历史的教训我们不可不汲取。”

张居正讲的这一则历史故事，在王国光心中引起了震撼。他问道：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不是这时候写下的?”

“是的，《岳阳楼记》开篇第一句话‘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记述的就是这件事。一场改革失败，倒是留下了两篇好文章，一篇是方才讲到的《岳阳楼记》，另一篇是客死苏州的苏舜卿写的《沧浪亭记》，本都是柄国大臣，最后沦落为一介文士，岂不悲哉!”

“因小失大，可见官场残酷。”

“这就是我决心揭露辽东大捷一事真相的缘由，”张居正到此时才亮出底稗，“一连六年的改革，我们得罪了多少势豪大户?这些人无时不在虎视眈眈伺机反扑。辽东大捷这样大的事，终究要露馅，你想想，纸怎么能包住火呢?与其让他们揪住这件事把我们一窝端，倒不如我们自己纠正，不给反对者以任何可乘之机。”

听了这一番剖析，王国光终于明白了张居正的良苦用心。他不禁为自己刚才的冒失顶撞而懊悔，讪讪一笑言道：

“叔大兄，听你这一说，咱倒是想通了。但是，处理这件事，牵涉的人太多。咱还要提醒你，千万不要治好一只眼睛，又戳瞎一只眼睛.”

张居正点点头，他为王国光的态度转变而高兴。处理辽东大捷一案，是要处分人的，如果吏部尚书不配合，则简直无法进行。他为老

朋友的深明大义而感动，于是开玩笑说：

“我今天来已是作了准备，要让你这只山西骡子踢几脚。”

“你放心，该踢的时候，咱绝不留情。”

“你踢不着我!”

“你甭吹：”

“不是吹，你没听到京城里传了两句顺口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这是骂我的话。既是九头鸟，不等你山西骡子尥蹄儿，我早就拍翅儿飞走了。”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起玩笑话，朝房里传出爽朗的笑声。

第十七回 细论丑闻君臣晤对拘拿纨袴冯保诛心

与王国光见面后的第三天，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兵科给事中光懋给皇上递了折子，详述了辽东大捷的真相，揭露辽东总兵李成梁和戎政总督张学颜串通李如松杀降冒功的黑幕。南边武昌城的学潮风波刚刚平息，山海关外的北地边城又爆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丑闻。北京城中的大小臣工，有机会知晓这一消息的，顿时都产生了“多事之秋”的感觉。凡与此事有牵连的官员，心里头都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收到光懋奏折的当天下午，万历皇帝朱翊钧兢在平台紧急召见了张居正。当张居正行过陛见之礼刚刚落座，朱翊钧就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先生，光懋奏折中所言之事，究竟是真是假?”

“应该是真的。”

“光懋怎么得知真相?”

“是下臣差他前往辽东秘密查访。”

“啊，这么说来，首先是你张先生对辽东大捷一事，起了疑惑之心?”

“是的。”

张居正坦诚以答。朱翊钧默然良久，方又蹙眉问道：“张先生是什么时候觉得这里头有诈?”

朱翊钧这个问题问得刁钻。张居正心下忖道：“若直言相告说是高拱提醒，皇上肯定因人废言，不但不会下旨纠处，甚至还会反其意而行之，将调查者光懋给予严惩。若隐去高拱一节，皇上又会在心里头责怪他严重渎职，因为辽东大捷传来之初，正值皇上大婚在即，这位新郎倌一高兴，决定重赏当事臣工，我当时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如今该赏的赏了，该升的升了，却平地一声雷冒出个‘杀降冒功’的说法，岂不令皇上难堪?”思来想去，为了既照顾皇上颜面，又使问题能得到解决，张居正便主动承担责任，他清咳一声，答道：

“皇上，下臣是在离京回乡葬父之前，才听到一些关于李如松杀降冒功的传闻。此时冷静一想，才感到这里头疑窦甚多，遂决定派光懋前往调查。”

朱翊钧叹一口气，有些埋怨地说：“张先生，朕的意思不是说调查不对，而是当时……唉，不说了。”

张居正回答：“臣猜测皇上的意思，是说当时的奖赏决定太过匆忙：”

“是啊!”朱翊钧叹道。

“这件事情不怪皇上，错在下臣。”

“唔?”

“当初．辽东戎政总督张学颜六百里加急传来团山堡～役的捷报时，本身就有疑窦。其一，每年正月，都是三九天最冷的时候，北京尚且鹅毛大雪寒气逼人，何况山海关外的辽东?那里更是冰天雪地．这季节鞑靼部落全都缩在毡篷里煮茶过冬，按常理决不可能出外寻衅犯边。鞑靼人都是骑马作战，正月里路上都结了冰，光溜溜地马蹄打滑。行路尚且困难，更莫说打仗。所谓三冬无战事，几乎成了铁例。其二，退一万步讲，鞑靼人真的要破例袭侵团山堡，一定经过精心谋划有备而来。李如松所部只有=千人，为何能一仗割取八百余颗首级?这是最不可思议之处。须知鞑靼武士是以勇猛善战著称于世。常言道杀敌三千，自损八百，而李如松部竟无一人战死。你说奇怪不奇怪?这样的两点疑窦，本不难看出，但下臣当时一是因为父丧而心志颓唐思路不清，二来一心想着皇上大婚，一读捷报，脑子里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天降吉兆为皇上贺喜，根本就没往它处想。因此，当皇上提出要犒劳参战将士奖赏当事臣工时，下臣不但没有制止，反而一味怂恿，这样才铸成大错。”

张居正一番表白，朱翊钧听了心里略微好受一点，但这种事究竟该如何处理，他心中没有底，于是问道：

“张先生，如果光懋所言凿实，朕该怎么办?”

“依臣之见，皇上应收回成命。”

“你是说?”

“皇上颁赠给当事官员的所有奖赏，一律收回。”

“这……”朱翊钧面有难色，说道，“这样一来，该有多少官员是竹篮打水，一场欢喜一场空。远的不说，就说内阁里的吕调阳、张四维两位辅臣，进秩一级要作废，已经荫了功名的儿子又要退回去，他们该作何想?”

“他们一时肯定想不通，但维护朝廷纲常，本来就讲不得半点情面。”张居正说到这里，见朱翊钧仍在犹豫，又补充道，“皇上九五至尊，赏罚之事，尤当谨慎。赏当其功，则赏一人而天下知所劝，罚当其罪，则罚一人而天下知所惩。若赏罚不当而不及时纠正，则会给好大喜功，虚报邀赏者，留下一个可乘之机。”

朱翊钧频频点头，他听进了这番道理，稍一思忖，又问：

“李成梁李如松父子呢，该如何惩处?”

朱翊钧这下子问到了关键之处。好在张居正早就想过这个问题，立刻答道：“启禀皇上，对这父子二人，既要惩罚，又不能太重，终要网开一面。”

“这是为何?”

“蓟镇戚继光，辽东李成梁，是当今两位最有军事才能的大帅。皇上登极六年，正是有这两人率部拱卫京师，三千里边境才平安无事：各路虏酋，一听到这两人的名字都闻风丧胆。古人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如果细数李成梁十几年来镇守辽东的功绩，则这次杀降冒功只是小过，下臣猜想，李成梁大概也想有一次大捷来庆贺皇上的大婚，他事虽做错了，但却是一番好心。”

朱翊钧从这番话中，明显听出了张居正对李成梁父子的偏袒之意：这一点．朱翊钧并不感到奇怪，因为在君臣平常交谈中，张居正不止一次向他灌输这样的用人之道：对于能臣干吏和胸富韬略的专才，不但要大胆使用，而且要善加保护。特别像军事将领，不可轻易撤换。一旦立功立刻行赏，若有小错则善意训谕。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若因噎废食求全责备，势必会导致贤人在野庸官满朝的可怕局面。张居正方才所言正好体现了这种思想。朱翊钧同意师相的观点，于是问道：

“那究竟该如何惩处李成梁父子呢?”

“同所有官员一样，收回奖赏即可。”

“这样．其余的官员岂不有意见?”

"意见终会有的，但有李成梁一人在，就能保辽东一方平安，满朝文武．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

“这倒是。”朱翊钧觉得张居正处事缜密，把什么都想好了，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便道，“张先生，就按你方才所言，你替联拟旨。”

“臣遵命．”张居正说罢，稍稍犹豫，又道，“皇上，下臣还有一个请求。”

“讲!”

“下臣说过，辽东大捷一事，下臣也犯了考虑不周的过错，因此要自请处分。”

“自请处分?”朱翊钧摇摇头，说道，“这个就不必了。”

“不自请处分难以服众。”张居正坚持道，“请皇上降旨，给臣罚俸三月。”

“张先生?”

朱翊钧欲言又止，看着张居正诚恳的表情，他也不好再说什么，便微微点了点头。正说要张居正退下，他忽然又记起一件事，便从御座旁的几案上，拿了一张折叠的御品宣纸，让小内侍递给张居正，言道:

“光懋的折子，就依先生说的办。这张纸上，抄的是《劝学箴》，你看看这格式如何?”

张居正打开四尺宣，只见上面亦楷亦行，墨气淋漓地写了一篇四言诗:

爰有寒泉，惟其深矣。

于彼行潦，叹其乾矣。

皇父孔圣，示我周行。

黾勉求之，日就月将。

敷时绎思，每怀靡及。

灼灼其华，其实之食。

不稂不莠，如琢如磨。

程门立雪，莫知其他。

每有良朋，俾汝多益。

被其之子，是用不集。

我有旨蓄，何用不臧?

如珪如璋，邦家之光。

吾尔君子，迨其今兮。

日月其迈，静言思之。

这篇《劝学箴》，是准备作为圣谕勒石刻碑，安置在全国各地的官学中=却说武昌城因何心隐事件而引起学生骚乱后，张居正趁势让皇上下旨禁毁天下私立书院。但这仅仅只是行政措施。要想清除积弊端正学风，让全国数万廪膳生员戒除玄谈，重研经邦济世学问．还得有所提倡。此时，适有南海教谕肖梅东上折提议皇上写一篇《劝学箴》，以激励引导天下学人。朱翊钧觉得这主意不错，便让张居正替他草拟出这一篇四言偈颂。经过反复推敲字斟句酌订正之后，他再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

张居正仔细看过之后，赞道："皇上写下的这篇《劝学箴》，单看笔墨，庄谐并重，可作为天下法书。以此勒石，莘莘学子看了，谁能不惕然深省!"

"先生夸奖了，"朱翊钧对自己的书法一直就很得意，所以一听表扬就兴奋起来，"《劝学箴》为的是训谕天下学人，所以不敢马虎。"

"臣先让国子监立即将《劝学箴》刻碑，然后将拓片分赠全国所有学校．依样勒石。"

"如此甚好。"

话已谈完．张居正告辞出了平台，刚要跨院门而去，朱翊钧又走出来喊住他，言道：

"张先生．朕忽然想到，光懋也是一家之言，作出决策之前，是否还是再派人前往辽东调查核实?"

"皇上所言极是，"张居正答道，"臣即刻派吏兵两部会同都察院衙门一起派员前往辽东。"

张居正回到内阁，第一件事就是派员通知吏兵两部和都察院三衙门的堂官前来会揖，商量选派前往辽东的调查人员。办完这件事，正说把几位阁臣找来传达一下皇上关于查处辽东大捷一事的旨意，忽听

得院子里闹哄哄的。正要询问，却见书办飞快来报，说是冯公公坐轿到了，跟着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被五花大绑。张居正闻言大惊，立忙提了官袍跑出门去看个究竟。

他刚走到大门口，便见冯保神色严峻负手而来，背后跟了一个身着五品熊罴武官命服的中年汉子，身上被一根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张居正瞟了这位武官一眼，只见他大脑袋短脖子，两道眉毛浓黑杂乱，紧压在一双鼓突突的眼珠子上。此刻只见他噘着两片厚嘴唇，神情沮丧且还夹杂着怒气。张居正不认识这个人，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冯保已是瞧见他了。只见他快走几步，在台阶下面朝站在门口的张居正抱拳一揖，勉强笑着言道：

“张先生，老夫带着这孽畜前来负荆请罪。”

“这位是?”张居正一边还礼一边问道。

“这是咱侄子冯邦宁。”

一听这名字，张居正立马想起来冯保是有这么一个侄儿，原住在涿州乡下老家，仗着叔叔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冯保当上司礼监掌印太监后，皇上为笼络他特恩荫其家族后人一个，冯保没有儿子，便荐了冯邦宁来京，在锦衣卫担任了一个六品的指挥佥事，三年后迁升一级，当上了五品的镇抚司副使。听说这个人虽然入了公门，但旧习不改，依仗冯保狐假虎威，在京城里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没有几个人敢招惹他。张居正虽知道他的“大名”，但从未见过。这会儿见他这副模样，不知什么地方竟长得与冯公公有几分相像，便吃惊地问：

“啊，原来是冯将军，这是怎么了?”

“你不知道?”冯保稍感吃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见张居正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道：“走．到你的值房去，听老夫细说缘由。”

说着便来到张居正的值房，冯保也不寒暄，一坐下就讲了事情经过：

却说今天中午，冯邦宁受人宴请，前往珠市口的一家酒楼吃饭，喝了半醉出来，乘了八人抬大轿回衙。这时，对面路上正好也有一顶

八人大轿抬了过来。早在大明开国初期，就传下了避轿制度。凡官秩低的官员乘轿出行，在路上碰到官秩高的官员，一律得停下轿来避到路边，待官秩高的官员轿马过去，方可重新上道。比方说，六部衙门的堂官，在路上碰到内阁辅臣的轿马，除吏部尚书外，余下五部堂官一律回避。吏部尚书与阁臣可以互相掀开轿帘，伸出头来揖礼而过。下层官员若见了六部堂官，不但要避轿，还得走下轿来，跪在路边恭送。总之是，什么级别的官员如何避轿，有一整套完整的规定。正德嘉靖两朝之后，避轿制度虽没有宣德年间之前那么严格，但大致规矩官员们还不敢不遵守：像冯邦宁这样的五品武官，见了王国光这位秩位隆重的正一品吏部尚书，老远就得把轿子抬到大街旁的小巷中回避，他自己还得来到大街边上迎着天官的大轿挺身长跪。但今天中午．一是因为冯邦宁多灌了几盅毛狗尿，脑子晕乎乎的；二是因为他自恃有伯父冯保这个大后台，任什么官员，他都不放在眼里。当轿役看到对面而来的瓜伞仪仗，认出是王国光的轿子，便连忙磨过轿杠，要把轿子抬进就近的小巷。冯邦宁一看轿子变了方向，连忙一跺轿板，吼道：

“你们要干什么?”

班发回答：“老爷，咱们避轿。”

“避谁的?”

“吏部天官王国光大人。”

冯邦宁掀开轿帘儿引颈一望，果见对面有一乘大轿子排衙而来。放在平常，在路上遇到三品侍郎以下的轿子，冯邦宁从来都是当街呼啸而过，根本不把人家放在眼里，但若是遇到大九卿的轿子。冯邦宁却还不敢造次，每次都是悄没声儿的蹙到一边：但今天却又不同，盖因他昨晚上到伯父家，听徐爵叽叽咕咕向他传说新闻，言辽东大捷原是杀降冒功，皇上赐给当事官员的奖赏都得收回来，这里头就有吏部尚书王国光。所以，当他一听说对面来的是王国光的轿子，心想这家伙恩荫的儿子还得退回去当平头百姓，还神气个啥，于是干脆把脑袋伸出轿窗嚷道：

“你们这些毬攮的，把爷的轿抬回街上去。”

班役只当冯邦宁发酒疯，小声提醒道：“老爷，对面来的是正一品的大天官。”

“毬，天官又么样?”冯邦宁眼睛瞪得像个兔卵儿，骂道，“老子今天偏要当街走一趟，正轿!”

班役不敢违抗，忙又招呼着把大轿正了回来。这时候，王国光的大轿与冯邦宁的大轿相距不过二十来丈远了。王国光此番出行是应张居正之托，前往都御史衙门拜揖左都御史陈瓒。在现任的大九卿中，就陈瓒的年纪最大，辽东大捷受赏，他也是有汾儿的人。张居正担心一旦撤销封荫，陈瓒想不通会闹出事来，故委托王国光先去找他透个信儿作作安抚工作。现正走在半路上，却见对面抬过来一乘轿与他冲撞。除了张居正，偌大一座京城，还没有谁的轿子敢与他争顶。

“对面是什么人的轿子?”王国光问随轿的护卫小校。

小校早看了对方的仪仗，回道：“启禀大人，是锦衣卫北镇抚司副使冯邦宁。”

王国光一听，顿时拉下了脸。对于冯邦宁狗仗人势横行不法的事，王国光早有耳闻。他只是没想到，这家伙肆无忌惮，现在连他的轿都敢冲撞。思虑间，两乘大轿已是近在咫尺，都当街停了下来，王国光吩咐小校：

“叫他滚开!”

小校跑到冯邦宁的大轿跟前交涉，也不知说了些什么，只见冯邦宁也不下轿，只把头伸出来大声嚷道：

“王大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走一边。”

“放肆!”

王国光一声怒喝，这时候街边上已站了不少围观的人。冯邦宁一喝酒便是人来疯，听王国光骂开了，他也不甘示弱，吱吱朝地上飚了一口痰，盛气凌人地回道：

“王大人，你凭什么骂人?”

“骂?本官还要惩罚你，来人!”

“到!”

小校率二十名护轿武士一刷儿站上前来，个个都握着腰间的开鞘大刀。

一看这架式，冯邦宁的十几名护卫也都拔出刀来，按理冯邦宁一个五品官员，拨到他名下听差的衙役只有六名。但他所在的镇抚司衙

门是“诏狱”所在地，衙门里要紧官员的护卫自然不能按等级来定。因此冯邦宁每次出行，前呼后拥威严直逼大九卿，这会儿见双方剑拔弩张，冯邦宁乐得把事情闹大，嚷道：

“你不要以为你是天官，就可以仗势欺人。咱早就知道，皇上马上就要降旨惩罚你。”

“惩罚我什么?”王国光稍稍一愣。

“辽东大捷是杀降冒功，你贪领封赏，皇上要尽数追夺，你以为咱不知道?”

一听这话，在场的人——不管是两家护卫班役还是街边上的老百姓，无不大惊失色。正月问的辽东大捷是件大事，京城里的老百姓没有谁不知道。这么一件举国欢庆的胜战，竟然是杀降冒功，而且连大名鼎鼎的老天官也被牵扯进去，谁听了这消息都会像猛听闷雷的婆娘，不打一阵寒噤那才叫怪。王国光此时也深感意外，这事儿尚属机密，这个二杆子怎么会知道?转而一想他是冯保的侄儿，一时间什么都明白了。他决心杀一杀这位“太岁”的气焰，便命小校。

“护轿前行，阻挡者，格杀勿论!”

小校得令，手一挥，八名健壮的轿夫吆喝一声迅速起轿，二十名护卫更是如猛虎出林。顿时，冯邦宁的轿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他的那些护卫平常虽然也都是五阎王不要六阎王不收的恶汉，但眼下毕竟是与天官的护卫对阵，心里头有些发怵，因此都不敢真的玩命。当然，也有几个憨头挡道胡闹，厮打中，双方都有人皮破血流负了轻伤。

看着王国光的轿队走远，冯邦宁再看看自己属下的残兵败将，蓝呢大轿也被戳了几个洞，自觉丢了颜面，顿时泼妇似的骂起大街来。骂了天官骂班头，骂了班头又骂轿夫，秽语满嘴脏话乱喷。折腾了一阵子，他的酒也醒了。思量一番觉得不妥，便赶紧跑到紫禁城来找他的伯父讨主意。

冯保听了，感到冯邦宁闯了大祸，一个五品的武官和一品天官争道儿，放到哪儿说都是败理儿的事。这官司如果打到皇上那里，弄不好，这愣头青的一身官皮还得扒掉。满朝文武谁不知道王国光是何等人物?他不单是张居正最好的知己，还是皇上与太后深为依赖的股肱之臣。冯保将冯邦宁好一顿臭骂，直到骂酸了嘴，才让人找了一根绳子来，着两个太监帮忙把冯邦宁捆了，亲自押送到内阁来找张居正。

听清了事情原委，张居正很是生气：一气冯邦宁无法无天，竟敢冲撞吏部尚书的轿马仪仗；二气这浑小子居然口无遮拦，当街乱嚷，捅出了尚还没有公布的朝廷机密——这事儿冯公公也脱不了干系，不是他露了口风，冯邦宁又怎能知晓“杀降冒功”的事?如今，冯公公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架式，把冯邦宁五花大绑押进内阁。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堵外廷官员们的口，不让他们借此攻击他骄纵家人横行无道。但如此一来反倒叫张居正为难：若是秉公执法，给冯邦宁严厉惩处，则有拂冯公公的面子，他虽然做了一个高姿态，你可不能当真，谁不知道这位大内主管是有名的笑面虎?若不处理把冯邦宁放了，各衙门官员就会骂他“硬处驮枪过．软处杀一枪”。

踌躇了好一会儿，张居正起了一个念头想让书办去把张四维喊来，把这难题儿交由他去处理。转而一想又不妥，人家冯公公是冲自己来的，若交给张四维去办，冯公公肯定知道他这是推委之举，心里头便不高兴。既搪塞不开，张居正便睃了一眼冯保，说道：

“冯公公，令侄今日之举，的确太过孟浪。”

“是啊，这畜牲只要喝了酒，佛脸上刮金，青楼上摆阔，什么样的浑事都做得出来。”冯保说着便连连叹气。

张居正从冯保的话中听出了“消息儿”，跟着就问：“怎么，冯将军喝了酒?”

“是呀!”

答话的是冯保而不是冯邦宁。打从一走进张居正的值房，冯邦宁就站在外头过厅里没有进到里屋，这会儿，冯保伸头朝过厅喊道：

“畜牲，还不进来给首辅大人下跪，说个清楚。”

冯邦宁闻言慌忙走了进来，因双手被绑没有支撑，故下跪时差点摔倒，书办赶紧过去扶了他一把。

“冯将军，中午在哪儿喝的酒?”

“在珠市口。”

“冲撞吏部堂官王大人的轿子，你可知罪?”

“知罪……”

此时的冯邦宁早收了嚣张气焰，他偷觑一眼见首辅脸色铁青，身子竟吓得筛糠一般抖动。

“你这畜牲，死狗扶不上墙!”

冯保还在喋喋不休地骂着，张居正劝道：“冯公公，事情既然已经出了，光骂也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说怎么办?”冯公公问。

“我正要请教冯公公，这类事儿按朝廷规矩，应该如何惩处?”

张居正的问话看似不经意，实际上是把这难题儿又还了回去。冯保知道张居正这是和他斗心眼儿，此时却又不得不腆着脸回答：

“这种事惩罚起来也没个定规。永乐皇帝时，一个六品主事也是喝醉了酒不肯给礼部尚书让道，礼部尚书告到皇上那里，皇上一生气，竟下令将主事廷杖八十，活活给打死了，这是最重的。也有轻的，被罚俸三月了事。”

“既不太轻也不太重的呢?”

“也有，”冯保眯着眼，数落着说，“嘉靖四十年就发生过一回，五品御史冲了内阁辅臣的轿马，被嘉靖皇帝弄到午门前罚跪，整跪了三天。”

“这个好，”张居正紧接着冯保的话说道。“冯公公，您的令侄今日所作之事，想完全不加处罚恐怕行不通。处罚太轻，人家会说你冯公公袒护，处罚太重，人家又会嚼舌头骂我张居正落井。下石：干脆，让您令侄现在就到午门前罚跪去。”

“现在就去罚跪?”冯保有些惊诧。

“对，现在!”张居正的回答一点也不含糊，“我已约了吏部、兵部、都察院三衙门堂官前来议事，过不了一会儿都会到。王国光肯定憋了一肚子怒火要来告状，若是他见令侄跪在午门，心里头就要好想多了。”

尽管张居正是一番“好意”，冯保仍不免感到失望，但一想也只有如此，便道：

“张先生这就算开恩了。畜牲，还不谢恩?”

冯邦宁一听说要去午门罚跪，顿时脸色涨得像猪肝，小声嘟哝道：

“还望首辅大人再轻饶一次，跪在午门，那多丢人呀!”

冯保见冯邦宁这时候还二三得五地对不上数儿，气得起身上前踢了他一脚，骂道：

“好你个不识好歹的东西，朝廷大法还容得你讨价还价么，给我滚，到午门跪着去。”

说话间，张居正早朝书办使了眼色。书办会意，出门去把内阁门口值勤的兵士喊了两个进来，从地上扯起冯邦宁，踉踉跄跄地向午门去了。

冯保没有跟着去，听着走廊上的脚步声慢慢消失，他回过头来对张居正悻悻说道：

“越是不顺心，这畜牲越是给咱惹祸。”

张居正听出冯保话中充满怨气，便安慰道：“冯公公，你主动把令侄绑了送来内阁，众官员知道了，都会夸赞你深明大义，法不容私。”

”你以为咱是怕官员们胡嘎?”冯保凄然一笑，摇着头说，“老夫才不怕他们呢!”

“那，你……”

“咱是怕皇上，”冯保说着，忽然把声音低下来，“张先生，自从皇上大婚，太后搬出乾清宫后，皇上少了管束，好像变了一个人。”

“啊?”

“过去有个什么事儿，他吃不准，总会问问老夫。现在，凡事他都想自己拿主意，唉!”

冯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张居正突然想到皇上执意要从太仓里划拨二十万两银锭到内廷供用的事儿，也不免忧心忡忡地说：“皇上长大了！”

第十八回 建造法坛吕府祈福 接闻圣旨次辅殒命

吕调阳的府邸位于东单牌楼西侧的井儿胡同。格局虽不宏大，却也是一进三重的院子，照壁藤牖风檐日晷，一看便是大户人家。这一日大清早，吕府大门上挂出一通告示：

设坛祈福，巳时前恕不见客

这告示引起过路人的好奇。不少人想伫足观望，隔着门缝儿瞧个究竟，但吕府门口四名手持水火棍的当值皂役却不容人停留：他们见人就赶，这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种种猜测。

吕调阳患病在家疗养．已经两个多月了，这在京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最近几天他不但水米不进，且每天多半时间都处在昏述状态。不要说一般的人，就是他要好的朋友，也大都不知道内情。他这次病情加剧，为的是“辽东大捷”一事。按理说吕调阳并不是“辽东大捷”主要当事人，但为何偏是他气得瘫倒在床?欲知个中原由，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吕调阳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小儿子均考中了进士，如今都放官外任。惟有第二个儿子吕元佑，的确不是读书的料。连考三场，连乡试都考不过，如今二十多岁还在晃荡．虽已成家娶了媳妇，却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白衣秀才。吕调阳每次从内阁回家，一见到吕元祐混在仆人堆里云山雾罩地瞎扯淡，就禁不住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气。年初辽东大捷，皇上论功行赏，吕调阳进秩一级并荫一子。吕调阳对进秩一级倒不觉得兴奋，令他欣慰的是恩荫。不成器的儿子吕元祐因此成了太仆寺的亚卿，多少也是一个六品官了。这一下了却了吕调阳多年的心病，因此内心着实高兴了一段日子。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前几天皇上突然颁旨，言辽东大捷实乃杀降冒功，已经颁发给所有当事官员的奖赏一律撤消。吕元祐六品鹭鸶补服穿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又生生地脱下来退了回去。那天下午，吕元祐从太仆寺衙门回来，怒气冲冲跑到书房里找吕调阳，一把抓下头上的乌纱帽朝地上一掼，吼道：

“都是你做的好事!”

上午王国光到吕府来拜望，向吕调阳讲述了“辽东大捷”的内幕以及被查处的前因后果，因此他已知道儿子的恩荫将被撤销的事。这会儿见儿子发脾气，他也只好忍气吞声，指着一只凳儿说道：

“祐儿，你且坐下，听我对你说。”

吕元祐哪里肯坐?他窝了一肚子火跑回来，就是要把老爷子当出气筒。只见他跺着脚吼道：

“听你说什么，你虽然挂着个次辅的头衔，其实是一个窝囊废，人家想怎么捏估你，就怎么捏估你。”

儿子这无情无义的几句话，像刀子直扎吕调阳的心窝，眼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打从五月份起，吕调阳就很少去内阁上班，期间他给皇上写了好几道折子请求致仕，明里的理由是因为哮喘病的折磨，其实还有一个说不出口的原因，就是那种奉行故事虚应客套的次辅他实在当腻了。偏偏儿子哪壶不开提哪壶，竟当面指斥他是窝囊废。你说他气也不气?他一生气就犯结巴的毛病，他抬起枯瘦的手指，指着儿子斥道：

“你、你、怎、怎么能这、这样说、说话?”

“该如何说话?”吕元祐突然歇斯底里狂笑起来，这笑声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笑过之后，吕元祐又咬牙切齿说道，“父亲大人，你被张居正耍了。”

“我怎、怎地被、被他、他耍了?”

“辽东大捷，唯独一个辞掉奖赏的人，就是他张居正。现在，又是他站出来禀告皇上，说辽东大捷是杀降冒功的大丑闻。把前因后果联起来一想，这不就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吗?张居正下了一个恶毒的大套儿，把你们这些书呆子，全都套了进去。”

吕元祐虽然读书懵懂，但捕风捉影乱判阴阳却是一把好手。京城里，管这种人叫“侃爷”。吕调阳清楚儿子的德性，平常对他说的话存有戒心，但方才这番分析，他却觉得有几分道理。联想入阁六年来张居正对他的态度，尽管表面上客客气气礼敬有加，内里却颐指气使，不把他放在眼里。逢有大事秉断，他只能顺着首辅的意思条陈建白，若稍有分歧，则会频遭白眼。常言道蓄之既久其发必烈。此时的吕调阳，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遭人愚弄的羞辱感。他只觉得喉头一涌

一涌的似有烈火喷出，他想喊叫，大张着嘴，却吐不出一个字来。眼看着他一张脸憋得青紫，两片嘴唇发乌，吕元{；占这才慌了神，连忙跑过去扶住眼看就要跌倒的父亲，大声嚷着救人。一时间跑进来几名仆人，捶背的捶背捏腰的捏腰，有的掐人中有的揪热毛巾敷额头，折腾了半天，吕调阳总算咳出一口痰来——人虽然没被憋死，但从此却倒了床。第二天太医闻讯前来救治，把了脉后，把吕元祐到一边偷偷吩咐道："准备后事吧!"吕元祐感到父亲这次病重是自己惹的祸，心有愧疚。想着既然郎中救不了父亲的命，便只有请和尚来做法会祈福了。

此刻，在吕府的前院，大约有十几名身穿袈裟的僧人在紧张地忙碌。他们都是昭宁寺一如和尚的弟子，应吕元祐所请，前来吕府作祈福法会。当谯楼上的更鼓报了寅时，他们便在一如师傅的带领下，踏着熹微的曙色来到了吕府，并立即在前院布置法会。

自万历元年，李太后前往昭宁寺敬香并赠送大内收藏的藤胎海潮观音塑像后，这昭宁寺便一下子声名鹊起，每日前来焚香礼佛印心还愿的人，闹嚷嚷挤破了门槛儿。本来就是高僧大德的一如老和尚，更成了达官贵人争相攀援的人物。但因一如老和尚年事已高，平日深居简出不肯见客，凡应酬的事情一概谢绝，因此能见到他的人极少。由于一如老和尚谙熟佛法并精心训练弟子，昭宁寺的法会已是远近闻名。京城里想做法会的大户人家很多，一作法会首先想到的便是昭宁寺。因此昭宁寺的和尚们一年到头忙得不可开交。能请到昭宁寺的和尚做法会已属不易，能请到一如老和尚亲自主持更是难上加难。今天，俗岁八十有二僧腊七十又二的一如老和尚亲自前来，这多半是因为他素来钦慕吕调阳的人品学问，又顾及他内阁次辅显赫地位的缘故。

法会的布置分像法与坛法，都极为讲究，一丝半毫都不能弄错。

首先是像法：

祈福法会所用法像为观世音菩萨，其要求是以白檀香木刻作其像，身高五寸，或二寸半。必须是雍容端庄面如满月的天女形。面有三眼，头戴天冠，身著色衣，缨络庄严，以两手捧如意珠。造好此像后，安置在黄梨木制成的匣子里，再将匣子盛于锦囊之中。待法坛建成，再将锦囊安放其中。

其次是坛法：

法坛务求方正，以三尺为限，内城方一尺，外城方二尺。造坛之前，先须得将所造之处的秽土铲除干净，所谓掘地三尺指的就是这件事。秽土搬走后，再找来净土铺填。这净土的条件是没受粪便污水所染，一般都去郊外荒地掘取。净土运来后，再用罗筛筛过，以细腻无渣为宜。然后找来各色花瓣，捣成浆汁，掺以染成五色的米粒儿，和以净土层层垒起，以高三尺为限。坛上内城正中，要铺三寸厚的雪白莲花瓣，将盛有观世音菩萨像的锦囊面朝东搁置，内城四角，还要安置四个天王座。外城东西南北四方，各点一盏香油长明灯。对应内城四角的天王座，外城四角插有四面杨枝幡，书四大天王的名号。西北角写的是“毗沙门天座”，东北角写的是“提头愿叱座”，东南角写的是“毗楼勒叉座”，西南角写的是“毗楼博叉座”。

今天一大早，和尚们一到吕府，便忙忙碌碌按规矩造坛：至于观世音菩萨像倒不用操心，昭宁寺平常备下不少。昨日，吕府已派人前去拣最贵的请了一个回来。卯时过半，吕府前院的法坛已是造好，一个小沙弥走进客堂，请坐在那里与吕元事占叙话的一如和尚出来检验是否合格。

一如师父绕着院子中间的法坛仔细察看了一遍，检查无误，便对弟子们道：

“可以开坛了。”

这时，一步不离左右的吕元祐问一如师傅：“老和尚承教，这祈福法会能救咱老父一命么?”

“心诚则灵，阿弥陀佛。”一如合掌答道：

这回答模棱两可，吕元事占心里头不踏实，又问道：“听说老和尚为人祈福，经常显神通，不知今日，能否产生灵异”“昕谓灵异，就是天上出现五彩祥云，满院花瓣飘香，这种事是可遇而不可求。”一如不打妄语如实道来。见吕元佑有些失望，他又补充道，“祈祷乃人避祸之本，既尽其本，兼修其德，则无不应验。古有祷尼丘山而生孔子，近有祷泰山而生倪岳者，其事至悉，班班可考。不知施主还有何生疑之处。”

吕元祐听出一如老和尚话风有些不高兴，忙赔笑道：“没有什么生疑的，老和尚开坛就是。”

一如道：“开坛祈祷，还得令尊大人配合。”

“如何配合?”吕元祐痛苦地摇摇头，说道，“从昨天下半夜起，他已昏迷得人事不知。”

一如闻听此言，道一声“阿弥陀佛”，便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念了一段咒，对吕元祐说，“令尊大人虽仍在昏迷，但双手可以动了!”

“真的?”

吕元祐将信将疑，要跑回内院去看，一如喊住他，说道：“你不用去看，老衲不会诳你。”说着举起双手，一边比划一边言道，“老衲教你一个摄身印，待会儿开坛，不但你要做，令尊大人也要做。你看清楚，以你两只手的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各向外相叉，然后合掌右压，用右手的大拇指抟着右掌的掌背，对，就是这样。”

一如将摄身印的指法教给吕元韦占，又让他进到内院病床前，将这指法教给吕调阳。片刻时间，吕元祐喜颠颠从内院奔出来，兴奋地说：

“真神了，家父虽然昏迷不醒，但拿起他的手来让他做摄身印，他竟自如得很。”

“这是佛力所佑。”

一如淡淡地说。接着吩咐吕元祐在法坛前的蒲团上跪下，阖府闲杂人等一概回避。诸事妥帖，一如一摇手中法铃，顿时间钟鼓齐鸣，法螺吹响。一如师父隔着法坛，与吕元祐对面而坐，只见他手接大三昧印，以金刚正坐之姿，澄定身心，高声唱道：

稽首大悲婆卢羯帝，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振海潮音，应人间世，随有希求，必获如意。

别看一如耆老之年，干瘦如一块片儿柴，他一开口便声如洪钟，大有摄人心魄振聋发聩的威力。他刚一住口，众沙弥便一起振声颂唱：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阿弥陀佛

南无宝月智严光音自在王佛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颂过佛菩萨的庄严宝号，一如师父眼皮稍稍一动，他瞥了一眼法坛上供奉的盛着观世音菩萨的锦囊，领头放起了焰口：

南无白衣观世音菩萨。前印后印降魔心印。印身印陀罗尼，我今持诵神咒。惟愿慈悲，降临护念。

道了这二句三颂，众沙弥一齐收口，院子里骤然安静下来。一如老和尚金刚正坐一动不动稳如泰山。转瞬之间，他将手结大三昧印换成了左手结金刚拳印，右手轻捻佛珠，口上念起了梵文真言：

南无喝罗怛那哆罗夜耶南无阿俐耶卢羯帝铄钵罗耶

菩提萨埵婆耶摩诃埋婆耶摩诃迦噜尼迦耶怛你也他喳多喇多唰咄哆唰咄出多喇咄唰娑婆诃。

听一如老和尚一人颂咒，实乃一大享受。他那声音仿佛不是从口中而是从胸腔里直接吐出来的，深沉圆润字如贯珠，如清风拂面而又极有穿透力。不单是局外人，就连他的弟子们平常也极难听到，此时个个都听得痴了。跪在蒲团上的吕元祜，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听着一如口吐莲花，他产生了那种如沐春风如临天国的登仙之感。正遐想间，又听得一如举起法铃一摇，口中悠悠唱出三个字：

嗒——啮——呗

吕元祐只觉得好听，但不懂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净法界三字真言。念此真言能除人内外一切障碍。此番祈福法会，由于是一如亲自主持，所以一点也不“偷工减料”。念了观世音神咒后，接着就念这净法界真言，众沙弥一见师父音调悠长起了新咒，个个都慌忙伸手结了准提印，和着磬钵法鼓，将“喳啮呗，，三个字震天价地唱了七七四十九遍。

净法界真言后，接着唱诵“喳麽呢嘛呐哄”六字大明咒一百零八遍。一时间，沙弥们的梵唱之声，悠扬时如霜天过雁，凑泊处似大浪推沙。吕府中百十口人无论贵贱主仆，一听这充满神秘譬的颂偈，莫不心枷顿失，性门洞开。六字大明咒在昂扬的钟吕声中结束。唱罢最后一遍，众沙弥跟着师傅将手举过头顶散其准堤手印。散印时，一如又用梵语将准提真言念了三遍：

南无飓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

喃怛你也她喳

至此，祈福法会的第一轮宣告结束，如样进行一共有三轮方告圆满。法会从辰时开始，不知不觉已耗去大半个时辰。一如师傅收了金刚坐，起身在院子里走动几步活动活动腿脚。趁这空儿，吕元祐一骨碌从蒲团上爬起来，跑到后院去看父亲，旋即又跑回来对一如说：

“老和尚，家父醒了。”

“哦，阿弥陀佛。”一如双手合十。

“丫环给他喂了几口参汤，他长了一点点精神，这是托你的福。”

“是托观世音菩萨的福。”

一如老和尚说着，示意吕元祐重新跪到蒲团上，他要开始进行祈福法会的第二轮。正在这时候，忽听得紧闭的大门被人擂得山响。吕元祐还来不及张口询问，只见门役急匆匆跑到他跟前，禀道：

“少东家，有人来访，轿子已到了巷子口。”

“不见，门上不是贴了告示吗?”吕元祐斥道。

“这人不见怕是不行。”

“谁呀?”

“内阁首辅张居正大人。”

“他，真是他来了?”吕元祐惊问。

“真的是他。”门役答道，“内阁值事官头前赶来报信儿，就在门廊下站着。”

“既是首辅来了，这法会只好暂时停止。”

吕元祐不好意思地对一如老和尚咕哝道。尽管吕元祐占将自己恩荫被撤丢了六品大仆寺亚卿这一官职的怨恨尽数儿发泄在张居正身上，但听说他主动登门看望父亲，吕元祐仍不敢怠慢。毕竟人家手握重权，是得罪不起的人物?他命人安排一如师徒一行去花厅里休息吃茶，自己则跑到大门口去迎接。

吕调阳病重的消息，在京城里不胫而走。一连几天，来吕府看望的人络绎不绝。早几天张居正就得知这一消息，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要来看望，昨天，新人阁的辅臣申时行告诉他，吕调阳已是水米不进，随时都可能断气儿。他这才感到事态严重，早上没有去内阁点卯，邀了张四维直接到了井儿胡同。

吕元事占一出门，便见两乘大轿正在门前落下，胡同里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然是戒严了。张居正从第一乘大轿里走下来，吕元祐迎上去磕头迎接。张居正不认识他，正猜疑问，随他一起来的内阁值事官一旁介绍说：

“这是吕阁老的二公子吕元祜。”

“啊，原来是元祐贤侄，起来起来。、”张居正说着，便上前把吕元事占拉起来，一起走进吕府客堂。坐定之后，张居正关切地问，“令尊大人的病体，今日是否好些?”

一听到张居正喊一声贤侄，吕元祐心中顿时生出了无尽的委屈．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回答：

“早晨还昏迷不醒，不过，他的两只手，居然还能抬起来做摄身印。”

“做什么?”张居正听蒙了。

“摄身印。”吕元祐接着解释道，“今儿早上，咱接来昭宁寺一如老和尚，为家父做了一场祈福法会，才做一半，首辅大人就来了。”

“冲了祈福法会，这是罪过，”张居正看了一眼坐在角落里的内阁值事官，“吕阁老家今日要做法会，你事先知道么?”

“知道。”值事官员欠身回答。

“知道为何不告诉我，早知道，我就和张阁老晚来两个时辰嘛。”

值事官没来由地挨了一顿训斥，站在那里木桩子似的一声也不敢吭。一旁坐着的张四维知道这是首辅作姿态骂给吕元祐听的，便岔开话题说道：

“一如老和尚已是很少主持法会了，他亲自念经为吕阁老祈福，应该有神通出现。”

“神通已出现了。”吕元祐兴奋地回答。

“啊，有何表现?”张居正问。

“未作法会之前，家父人事不知，念了观世音经咒之后，家父居然睁开了眼睛，还喝了几小口参汤。”

“有这等奇事!”张居正感到不可思议，说道，“吕阁老平常敬奉神明，一心向佛。所以在这危难时刻，能够亲见菩提，得菩萨妙谛。”

“吕阁老能说话么?”张四维问。

“能，只是声音微弱。”吕元祐答。

“元祐贤侄，你看我们能否到病床前一看?”

“这个……”

吕元祐面有难色。因吕调阳倒床之后已是十分憔悴，脸上五官都变了形，且病房里气味难闻，他担心张居正与张四维见后，会心生厌恶。正踌躇间，忽听得通连后院的走廊里传来窸窸率率的脚步声，抬头一看，只见两名仆役正架着父亲一步一挨地走了过来。

却说一直躺在后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吕调阳，自听了祈福法会悠扬悦耳的经咒声，他仿佛听到了天国的召唤，人一下子清醒了许多。接着他就闻到了一股异香，正闭目养神之际，听人说张居正与张四维前来探望，他顿时不顾夫人的劝告，执意要撑起身子下床，颤抖着让人替他披上久已不穿的官服，歪歪倒倒地朝前院客堂而来。

“呀，父亲出来了。”吕元祐一声惊呼，立马赶过去搀扶。

张居正与张四维也起身相迎。此时吕调阳已被搀到客堂后门口，半尺高的门槛他硬是没有力气抬脚跨过。还是吕元祐伸手抱起他的双脚，抬到太师椅上半躺着坐下。怕他坐不稳，仆人还弄了一床被子将他偎着。

“和卿兄，你病得这么厉害，何必非得挣扎着下床。”张居正埋怨道。

“难得叔大兄还惦记着我这风烛残年之人，”吕调阳接过丫环递过的参茶抿了一小口，喘着气儿说道，“还有子维兄，我还担心再也见不着你们了。”

吕调阳说着，眼角滚下了几大颗浑浊的泪珠。张居正看了心里头很难过，不免双眼也噙起了泪花，言道：

“和卿兄，你不要胡思乱想，你的病虽然沉重，但还不是不治之症，只要假以时日安心调养，就会慢慢地好转。”

吕调阳轻轻地摇了摇头，黯淡无光的眼珠子艰难地转动了几下，回道：

“叔大兄不用宽慰我了，以你首辅之身，出行必有规矩，若我不是病人膏肓，你怎么可能跑来看我!”

吕调阳虽然阳神已散，顶门中走了七魄，但此时他的神智却很清楚。他这一说，倒叫张居正不好回答了。因为朝廷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当了内阁首辅的人，轻易不入他人私宅，见客访友，都只能在衙门朝房里进行。这其中的意思是瓜田李下各避嫌疑。如果首辅去了哪个大臣之家，必定是该官员出了大事。要么封侯拜相，首辅代表皇上前往祝贺；要么是吹灯拔蜡垂死之人，首辅代表朝廷前来抚慰。所以说，首辅到了哪一个官员之家，并非有什么私情，而是因他的职责权位而履行的一种公务。就像他现在到了吕府，就是要当面向吕调阳询问他家中有何困难需要朝廷解决，他个人对朝局有何意见需要向皇上转达。吕调阳久居内阁，当然明白首辅的来意，这既是自己的“待遇”，也说明朝廷已知晓他的病情，在着手为他安排后事了。

张居正自看到吕调阳一身憔悴满脸病容之后，便知他存世的时间只能按天来计算了，因此只想拿好话来安慰他。谁知吕调阳自己把话捅穿了，张居正无奈，只好直截了当地问道：

“和卿兄，你有何想法，现在尽可和盘托出。”

吕调阳在仆役的帮助下调整了一下坐姿，痛苦地说道：“垂死之人，还有什么好说的，我知道自己的病好不了，故在五月端午节后，就给皇上写了折子请求致仕，一连写了三道，皇上就是不肯批准，唉……”

“吕阁老，不是皇上不予批准，是首辅执意要留你。”张四维一旁插话：

“叔大兄，你要留我这个老朽干什么?”吕调阳望着近在咫尺的张居正．像盯着一堵墙，伤感地说，“我昏聩无能，在内阁六年，办不成一件大事，有负于皇上的厚爱。”

“和卿兄，你这样自责，等于是拿一把刀子剜我张居正的心。你是士林楷模，既不争权也不逐利，处理朝政大事，我俩从未发生过龃龉：”

“不发生龃龉乃是因为我是一个窝囊废。”吕调阳脑海里想起这句话．却不敢说出口。他瞟了一眼坐在旁边的儿子，答道：

“叔大是伊吕式的人物，你柄持朝政，我这个书呆子，安敢乱置一喙?”

一听这话中的骨头，张居正心中已生愠意，但他却不表现出来，只恳切问道：

“和卿兄，对朝局你还有何建议?”

吕调阳默不作声，半晌才回道：“叔大兄，有句话我一直闷在心里，今天再不讲，恐没有机会了。”

“请讲。”张居正催道。

“这次处置辽东大捷一事．皇上下旨撤销所有奖赏，是否操之过急?”

张居正知道吕调阳会提这件事，便道：“关于贤侄元祐的恩荫，皇上另有打算。”

吕调阳摇摇头，答道：“首辅如此一说，好像我吕调阳说这件事是出于私心。其实不然，我是为你担心，当事官员嘴里不说，心里头恐怕会责怪你。”

“我想过，在公理与私情两者之间，我只能选择公理。”张居正回答。

张四维觉得这时候自己必须有一个态度，便道：“首辅处理辽东杀降冒功一事，我是支持的。掌控政府燮理朝局，就得言必信，行必果。”

吕调阳对张四维的表态大不以为然，他提了提气，苦笑着反驳：

“孔夫子以言必信，行必果为小人，孟子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为大人，可见至圣亚圣二公，其言相近。一人之言行固然应有信果，但一味追求信果，则于道反有所害。朝廷所有政纲，当以适道为上策。”

张居正本不想刺激吕调阳，但这时实在忍不住了，便正色言道：

“国家尊名节，奖恬退，虽一时未见成效，然当患难仓促之际，终赖其用。如唐朝安禄山之乱，河北二十四郡皆望风溃逃，只有一个颜真卿独挡匪焰，这便是尊名节的功效。我辈效命皇上，匡扶社稷，终不能以粱肉养痈而任其败溃，你说呢，吕阁老?”

讲道理雄辩，吕调阳从来就不是张居正的对手。但他心里不眼．想了想，又道：

“辽东大捷一事，我只是随便提提，今天我要郑重讲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张居正追问。

吕调阳示意仆役把参汤拿过来，他呷了一小口，又艰难地说道：

“我认为，你查禁书院一事过于草率，尤其是杀何心隐，恐为后世留下话柄。”

吕调阳一直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一帮清谈心性玄学的官员都把他奉为老祖宗，许多私立书院的山长也与他过从甚密。这一点张居正早就知道。在处理武昌城学案的时候，吕调阳正好在家养病，张居正也就有了理由不征求他的意见，而独断专行向皇上请旨：此事处置完毕，倒也没听到吕调阳私下发表过什么异议。张居正还以为他一心归隐山林，对朝政已失去了兴趣，没想到他却一直把怨恨深埋在心。放在平时，他会拍案而起，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强自忍抑，只辩解道：

“何心隐是被死囚发狂扼死，与我何干?”

“叔大兄，这个弥天大谎，撒得并不高明，”吕调阳心想自己反正是要死的人．心里头已无顾忌，故放胆言道，“何心隐大名鼎鼎．而且还没有定罪，怎么可能和死囚关在一起?常言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何心隐一代鸿儒，却不明不白被人弄死，这哪里还有国法人情可言!”

“你!',

张居正霍地站起。自当首辅六年来，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当面指责他。看到他脸色铁青怒形于色，张四维生怕弄僵了局面双方都下不了台，忙插嘴调停道：

“吕阁老，你不要错怪了人，首辅对你一直有情有义。昨日为了解决你二公子的前程，还专门给皇上写了条陈。”

正在给父亲捶背紧张听着谈话的吕元祐，一听此言，忙住了手，急切地问：“条陈写了什么?”

“祐儿!”

吕调阳大叫一声，他是觉得儿子太没骨气，本想阻止他问下去，由于一时性急突然发力，他顿时两眼一翻，头一仰，又昏迷在太师椅上了。

“和卿兄!”张居正急忙大喊。

“吕阁老!”张四维急得额头上冒汗。

“父亲，你醒醒。父亲，你醒醒。”

吕元祐一边摇着父亲一边哭喊。仆役们一齐拥上来慌手慌脚给吕调阳灌参汤施救，正当屋子里乱成一锅粥时，门外又传来一声高喊：

“圣——旨——到!”

话音未了，便见司礼监秉笔太监张宏匆匆走进了客堂。他见张居正与张四维都在屋里头站着，以及客堂里凌乱的场面不觉一愣，忙打了个拱向两位辅臣问安。

“张公公，你是来传旨的?”张四维问。

“是的。”张宏躬身回答。

说来也怪，一听到“圣旨”二字，昏厥过去的吕调阳竟突然醒了过来。“父亲，张公公来给你传皇上的圣旨!”吕元祐附在吕调阳的耳边高喊。吕调阳点点头，挣扎着身子要下地。

“躺着不要动!”

张居正说着跨前两步，想把吕调阳按住。吕调阳喉咙里一片痰响，却使出吃奶的力气掰开张居正的手，执意要往地上跪。他是循规蹈矩的大臣，哪怕一息尚存，碰到接旨的事，也决不敢马虎从事。众人违拗不过，只得在地上铺下被子，让他跪上去。到这时候儿，他哪还跪得下去?人整个儿就趴在地上了。张宏见此情景，只得赶紧展旨宣读：

说与内阁辅臣、文华殿大学士吕调阳知道：朕念你秉忠报主，有功于社稷，特颁旨荫你一子，仍复吕元祜太仆寺亚卿之位，着吏部办理，钦此。

张宏一念完，吕元祐也忘了照顾父亲，竟扑嗵一声跪下，高声喊道：

“谢皇上大恩!”

“快扶你父亲起来。”张居正一旁催促：

吕元祐这才侧过身子，同仆役一道来搀扶趴在地上的父亲，匆忙中竟抓了一手水渍，低头一看，父亲的裤裆里已是热乎乎湿了一大片。

“哎呀，父亲撒尿了。”

吕元祐急得大叫。待把父亲翻过来一看，只见他口吐白沫双眼瞳仁已散，鼻孔里还有一丝儿出气，进气已是全无了。

“父亲!”

紧接着吕元祐占一声撕肝裂胆的哭叫，便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如同空灵出穴的颂咒声：

南无飓哆喃三藐三菩提俱胝

喃怛你也他喳

“这是谁?”张居正问。

“大概是一如老和尚，”张四维惊魂未定地回答，“他在这里做祈福法会，我们来，他便回避了。”

“我们走吧，让一如和尚替吕阁老做完法会。”

张居正说着，弯下身子摸了摸吕调阳开始变冷的面颊，噙着两泡热泪掩面而去。

第十九回 朱翊钧寻欢曲流馆 李太后夜闯御花园

天一煞黑，朱翊钧在乾清宫里胡乱用了一顿晚膳，放下筷子就对王皇后说："咱吃饱了闷得慌，且出去随便走走。"说罢便命孙海客用两个贴身内侍随驾．出了乾清宫后门，穿过坤宁宫进了御花园。这御花园本是皇上与后宫佳丽们休闲散心的场所，建有万春亭、千秋亭、对弈轩、清望阁、金香亭、玉翠亭、乐艺斋、曲流馆、四神祠等建筑。此时天已尽黑，御花园里到处都点亮了灯笼。朱翊钧站在御花园进口的天一门下，问孙海：

"现在去哪儿?"

孙海挤了挤眼睛，小声回道："曲流馆。"

曲流馆建在御花园最大的假山——堆绣山的西侧。山馆之间有一个大水池。池上架了一座石拱桥，叫澄瑞桥。朱翊钧走上桥头，便见曲流馆门口跪了两名宫女，她们是听说皇上驾到，特意跑出来恭迎的。

朱翊钧快走几步到了她们跟前，两位宫女一起娇声说道："奴婢恭迎万岁爷驾到。"

她们都低着头，朱翊钧借着曲流馆门口挂着的四盏宫灯，瞧着她们云鬓上插着的银件闹蛾儿和白腻腻的粉颈，心里头顿时升起一种异样的感觉，说道：

"你们平身吧。"

两位宫女谢恩站起，五个人一起进了曲流馆。这曲流馆三面环水，当初建它时为的是观水景看游鱼，格局并不甚大，但极有韵致。饮酒休憩的供张设备一应俱全。朱翊钧为何要在天黑之后偷偷摸摸跑到这曲流馆来，事情还得从六月间那一次紫禁城中的集市说起。

却说那次集市，朱翊钧"下旨"让孙海买下那两只宋代铜镜之后，僻静无人时，便命孙海偷偷拿出来把玩。那一双男女交媾的动作，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有一天夜里，躺在乾清宫的婚床上，他实在按捺不住，便拉起王皇后，要依铜镜上的"播雨"之法进行试验。王皇后生性腼腆，平素过分矜持，本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名门闺秀出身，一听朱翊钧的要求，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说死说活也不肯配合。

朱翊钧天大的兴头儿遭此一盆冷水，对王皇后的呆板大为恼火，却又隐忍不便发作。孙海在朱翊钧跟前侍候多年，主子的心性他已是摸得一清二楚。有一次，朱翊钧看过铜镜后忽然长叹一声，似有难言之隐。孙海连忙小心试探道："万岁爷，要不要让奴才找两位宫女，陪万岁爷喝喝酒解个闷儿?"朱翊钧眼睛一亮，问："能找着吗?"孙海答："这有何难，紫禁城中的宫女，有谁不想得到万岁爷的眷顾?"朱翊钧想了想，吩咐道："你得找个僻静地儿。"孙海依旨行事，于是便有了今夜的这次幽会。

一进曲流馆，朱翊钧便在绣榻上落坐，孙海、客用与两名宫女都站在两侧，朱翊钧让他们都坐到凳子上。他这时才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两位宫女，她们大约都只有十五六岁年纪。一个长着瓜于脸，五官生得玲珑匀称，低眉抬眼之间尽是媚态；另一个长着鸭蛋脸，不但端庄秀丽，且胸脯挺得高高的，往外散发着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朱翊钧心里头夸赞孙海会办事，找来这么两位可人儿，他问道：

"你们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供差?"

坐在头里的瓜子脸起身蹲了个万福，回道："奴婢叫巧莲，在尚衣局供差。"

鸭蛋脸跟着自我介绍："奴婢叫月珍，在尚仪局供差。"说着脸一红。

"在尚仪局供何差事?"朱翊钧问他。

"操习典乐。"

"这么说，你是通文墨的。"朱翊钧转头又问巧莲，"你呢，可识得几个字儿?"

"回万岁爷，奴婢读得懂《女诫》。"

"写得下来么?"

巧莲点点头。朱翊钧左瞧瞧右看看，觉得两个宫女都可爱。当了六年皇帝，今天还是第一次避开太后单独同宫女说话，他觉得很惬意，又问：

"你们都入宫几年了。"

月珍回答："咱俩都是万历三年入宫的。"

“三年了，宫里的规矩应该都学会了，”朱翊钧想轻松些，说些调侃的话儿，但多少又有一些紧张，问出的话便显得枯燥，“你们都是哪里人?”

“奴婢的老家在大同，”月珍胆大一些，故总是抢先回答。又指着巧莲说，“她是南京应天府人。”

“一个来自大同，一个来自南京。一南一北，相距有数千里之遥。”朱翊钧注视着月珍的明眸皓齿，开始有些意马心猿心旌摇荡了。

“万岁爷，您可看出这两个姑娘的差别么?”孙海趁机插话问道。

朱翊钧又把两位宫女仔细瞧了一遍，瞧得二人都脸色绯红，勾着头坐在那里紧张地捏弄着衣裳角儿。朱翊钧嘿嘿嘿地笑起来，说道：

“月珍有点大同婆姨的泼辣劲儿，巧莲低眉落眼的样子，倒像是南方的小家碧玉。”

“万岁爷说得对，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孙海一脸谄媚的样子，接着又问，“万岁爷，酒食儿已备下了，要不要现在拿上来?”

“好吧。”

朱翊钧一点头，只见客用闪身出门，一会儿便领了两名抬着食盒儿的小火者进来，将十几样精致的菜肴摆上桌．同时还摆了一大壶酒。

孙海挥手让两名小火者退了下去，然后恭请朱翊钧人席。、朱翊钧面南坐在首位，要月珍巧莲两位宫女也一同入席陪他喝酒，两人受宠若惊，便一边一个打横坐了。孙海与客用两个站在旁边侍候。客用把酒壶提起来，将三只酒盅斟满了。

朱翊钧端起酒盅闻了闻，对两位宫女介绍说：“这酒叫雁来香，是御酒坊酿制的，朕曾经品用过，并不太烈，你们尽可放心品饮几杯。”

“为什么叫雁来香?”月珍问。

“大概是秋天喝的酒，大雁横天是为秋也。”朱翊钧文绉绉说了一句。

“启禀万岁爷，奴婢不会饮酒。”巧莲典见颜奏道。

“大胆，”孙海一旁斥道，“万岁爷赏脸赐酒你喝，你竟敢说不会!”

巧莲吓得浑身一哆嗦，赶忙站起来嗫嚅道：“奴婢冒犯万岁爷，奴婢该死。”

巧莲这副惊魂失魄的样子，倒让朱翊钧觉得妙不可言，他示意巧莲坐下，并斥责孙海：

“你给朕闭嘴。”

孙海偷偷地伸了伸舌头，退到一边。朱翊钧这时候忘了自己是九五至尊万乘之主，竟举着酒杯，用讨好的口吻对两位宫女说道：

“来，你们陪朕喝下这杯酒。”

月珍倒爽快，一扬脖儿喝了。巧莲煞是痛苦，闭着眼睛像吞毒药似的，一点一点往下抿。朱翊钧看了哈哈大笑，戏谑道：

“巧莲，南方姑娘都像你这般扭捏么?”

巧莲涨红着脸，答道：“我不知道。”

三人刚喝完，客用又把酒依次斟满。朱翊钧事先听了孙海的建议，要和宫女们一起饮酒，一来营造气氛，二来把胆量喝开。但一杯酒落肚，他就感到寡酒难喝，于是又扭头喊站在身后的孙海，问他：

“孙海，你不是说喝酒有酒戏么，你怎么哑巴了?快说，咱们现在弄个什么样的酒戏，让巧莲、月珍两位兴奋起来，快乐起来?”

孙海平日里到处乱窜，搜求一些奇闻异事，回到乾清宫便讲与朱翊钧听。长此以往，朱翊钧便养成一个习惯，大凡找乐子的事情便想到孙海。这会儿又要孙海出主意。孙海抓耳挠腮想了一阵子，言道：

“万岁爷，您不是喜欢对对子么?平日里拉着奴才对，青山对白云，大黄狗对小白羊，这些奴才还凑合着对得上来，再难一点，奴才就抓瞎了。听说月珍巧莲二位是女中才子。你出对子让她们对，对上了就放过，对不上就罚一杯酒。这样喝起酒来，谁也不感到吃亏。”

“这倒是个好办法。”朱翊钧便问两位宫女，“你们觉得如何?”

巧莲心想对对子总不会每次吃罚酒，仗着自家有几分诗文底子，答道：

“请万岁爷出对子，奴婢对着试试看。”

“好。”

朱翊钧略一思忖，口中便念出了五个字：二人土上坐。

“月珍，快对!”

孙海一旁叫道，月珍憨厚泼辣的性格很对他的胃口，因此心里向着她，想让她中个头彩。月珍也觉得这上联出得容易，便随口答道：一鸟天上飞她话音刚落，朱翊钧兴奋得一敲筷子，嚷道：“瞎对，罚酒一杯!”

“奴婢对上了，为何要罚酒?”月珍不解地问。

“你这是乱对。”朱翊钧说，“二人土上坐是什么?你用心想想，两个人字加一个土字，连起来就是‘坐’字，这叫合字对，你对一鸟天上飞，岂不是瞎对!?”

月珍一听，咕哝一句：“万岁爷这是故意不说清楚。”说着拿起酒盅一口喝尽了。

“万岁爷，奴婢想了个下联。”

巧莲说着便念了一句：一月日边明

朱翊钧蘸着酒水在桌子上一边划着一边说道：“日边之月．正好是‘明’字，晤，这下联对得好，巧莲不会喝酒，倒会对对子，好，看朕再给你出一个上联。”

朱翊钧又念出了两句十个字：

半夜生孩子亥二时难定

巧莲并没有多想，就随口念了出来：

两家择配 巳酉两命相当

朱翊钧一想，这个下联也对得十分工整，便一心想把巧莲比下去，故想了一个刁钻的上联，念道：

禾女委鬼 魏

这是文字游戏，却有一定难度。禾女委鬼组成一个魏字，下联也必须是四字组成一字。巧莲咬着嘴唇想了一会儿，说道：

束文敕正整

“咦．朕还难不着你了。”朱翊钧也不等人劝，自己喝了一杯。问巧莲道，“你还有什么好对子，说给朕听听。”

巧莲咯咯咯地笑起来，回道：“万岁爷．你不出上联，奴婢如何对呀?”

“这倒是，朕再给你出一个难的。”

朱翊钧蹙着眉头苦想，一时竟没了词儿。打从进门就成了闷嘴葫芦的客用，这时插进来言道：

“万岁爷，奴才有一句话，想让巧莲对。”

“很好，”朱翊钧只当是解了围，忙吩咐客用：“你且道来。”

客用拖腔拖调念了一句：

和尚进洞 吐痰即出

这是形容男女性事的大荤话，朱翊钧早已新婚燕尔，所以心领神会，一听就乐不可支地大笑起来，指着巧莲催道：“客用的这个上联好，你快对。”

巧莲豆蔻年华尚未谈婚论嫁，哪里懂得这话中的实际含义，便道：

“这上联太俗，又无甚意义。”

孙海插话道：“你怎么知道没意义，你不肯对，立刻就罚酒一杯。”

巧莲怕喝酒，只得勉强对道：

毒蛇入穴 食气而眠

朱翊钧一听，立忙拍手叫好，笑嘻嘻言道：“对得好对得好，朕还以为你什么都不懂，原来你什么都明白。”

“奴婢明白什么呀?”巧莲一脸茫然。

“你对得很好嘛!和尚进洞对毒蛇人穴，既工整又贴切。”朱翊钧不住口地夸赞。

这时只听得谯楼上报时的钟声响起，已是交了亥时。偌大一座紫禁城一片静谧。御花园内也是灯火朦胧夜色沉沉。唯独这曲流馆内的游宴气氛，已是达到高潮。巧莲文思敏捷，深得朱翊钧赏识，倒是月珍受到了冷落，呆在一边插不上嘴，孙海有意让她表现才艺，便道：

“万岁爷，对了这大半个时辰的对子，巧莲的文词儿也差不多诌完了。现在，让月珍唱几支曲子如何?”

“好哇。”今晚的这场娱乐，原是孙海一手安排的。朱翊钧便顺着他的话问月珍，“你会唱什么曲儿?”

“奴婢来宫中学了不少典乐……”

不待月珍说完，孙海便打断她的话言道：“典乐虽好，万岁爷早听腻了，今夜里，你得唱个能让万岁爷开心的。”

“奴婢不知道万岁爷喜欢听什么曲子?”

“这还用问?”孙海点拨道，“良辰美景，万岁爷召你们来，为的是什么?”

月珍隐约预感到会发生什么，但女孩儿的矜持让她有所顾忌，她正思虑着该唱什么，听得朱翊钧又对孙海说：

“孙海，你上次溜出大内，学了一支曲儿，何不在这里唱唱，让月珍领悟领悟。”

“万岁爷的意思，是让奴才抛砖引玉。好，那奴才现在就献丑了。”

孙海说罢，一提嗓子就尖声尖气唱起来：

你今番出来迟

必有些缘故

脸儿_红，气儿吁

竟为的什么?

看看你罗衫不整露出花花裤

布扣儿都松了云髻似老鸦窠

你做了何等的丑事儿

不用遮，不用掩

且让咱伸手

去你的裆下摸一摸

孙海才只唱到一半，两位宫女便有些坐不住了。巧莲双手掩面不敢抬头看人。月珍虽然大方一些，却也做出了粉面含羞的样子。这也难怪，打从隆庆皇帝死后，这大内紫禁城里就没一个真正的男人。加之李太后管束极严，原来隆庆皇帝在世时的宫女，凡被她认为有失检点的，都尽行撤换。此后选征进宫的女孩儿，对于男女间打情骂俏的风流韵事，不要说是见识，连听一听都是莫大的罪过。所以，眼下她们的表现也是理所当然。

孙海一唱完，朱翊钧已被撩拨得脸色燥赤欲火难挨，他对两位宫女说：

“你们就选孙海这种词曲儿，一人给朕唱一首，唱得好的，朕有赏。”

月珍知道躲不过，便唱了一首：

明知道那人儿

做下亏心的勾当

到晚来故意不进奴家的房

恼得我吹灭了灯把门儿闩上

毕竟我妇人家心肠儿软

又怕他衣衫单薄身上凉

且放他进了房来也

睡了和他讲

因是勉强唱的，月珍的十分唱工大约只使出了六分，即便这样，朱翊钧也听得骨软筋麻，正所谓是曲不醉人人自醉。他将月珍赞扬了几句，又点名要巧莲也唱一曲。巧莲红着脸先赔了不是，然后说自己不会唱。

“你咋不会唱?”朱翊钧有些不高兴地问。

“奴婢没学过这种曲子。”巧莲嗫嚅着。

“月珍唱了，偏你说没学，”朱翊钧觉得巧莲扫了他的兴头，便恼下脸来，“你到底唱不唱?”

巧莲急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左思右想，才干巴巴地唱了一支曲子：

姐儿上穿青下穿青

脚底下三寸弓鞋也是青

小阿奴上青下青青到底

见了郎君俏丽一时浑

巧莲是用家乡方言唱的，朱翊钧听不懂吴侬软语，便认为巧莲这是故意应付他，心下甚不愉快。只见他兹儿又干了一盅酒，垮着脸问：

“你唱的是啥?什么清呀浑的，听了倒是让人起了瞌睡。”

巧莲小心答道：“这支曲子原是小时候奶娘教奴婢唱的。万岁爷一定要听那种曲子，奴婢实在没有。”

方才对对子时，孙海觉得巧莲风头太过，出言吐气对他又不甚尊重，心下早就生了嫉恨，这时趁机插话：

“说来说去，你还是在糊弄万岁爷。”

“不是……”

“什么不是，万岁爷要听荤曲儿，你却咿咿呀呀唱儿歌，谁让你唱儿歌来着?”

孙海阴风一煽，朱翊钧这才记起自己是一言九鼎的皇上，脸上立刻就起了威颜，他指着巧莲斥道：

“你一个小小的宫女，竟敢抗旨?”

巧莲连忙离席跪到地上，颤声回道：“万岁爷，奴婢不敢，奴婢……”

“休得多言，”朱翊钧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一跺脚问孙海，“你说，有人抗旨怎么办?”

“回万岁爷，抗旨就得惩处。”孙海回答。

“是得惩处。客用，将这小贱人拉出去斩了。”

一听到“斩”字儿，月珍连忙跪到地上哀求：“万岁爷，请饶巧莲一命。”

孙海也怕闹出人命来不好收拾，扑通跪下奏道：“万岁爷，这巧莲罪该万死，但念她还有几分才情，望万岁爷准了月珍所求，饶巧莲不死。”

“那……”朱翊钧还在犹豫，咕哝道：“圣旨既下，哪有收回的道理。”

孙海揣摩朱翊钧的心思，便帮着他找台阶：

“万岁爷，您既下旨斩了巧莲，这圣旨不能收回，奴才倒有一个主意。”

“讲。”

“让客用寻把剪刀，把巧莲的一头长发铰了，这也就算是斩首了。”

“好，客用，照此办理。”

客用也不吭声，只把哭哭啼啼的巧莲带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了三个人。孙海觑了觑万岁爷的脸色，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对仍跪在地上的月珍说：

“你快起来，继续陪万岁爷喝酒。”

经过这场变故，月珍再也不敢怠慢，连忙起身向朱翊钧蹲了万福，重新入座。

朱翊钧又让月珍陪他喝了一盅酒，然后问孙海：“那东西带来了吗?”

“带来了。”

孙海说着从怀里掏出了那方铸有男女交媾的宋代铜镜。朱翊钧接过来，尽管看过多次，他仍觉得新鲜，此时用手仔细摩挲了一遍，然后递给月珍，淫邪地笑道：

“你看看。”

月珍接过去，一看那幅画面，顿时就闭了眼睛，拿铜镜的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怎么闭眼睛?”朱翊钧问。

月珍缓缓睁开眼睛，但偏过头去不对着铜镜，小声言道：“万岁爷，奴婢怕。”

“怕什么?”

“怕这铜镜。”

朱翊钧哈哈大笑，揶揄道：“铜镜又没长嘴巴咬你，你怕它什么?”

“奴婢怕上面的画儿。”

“朕今晚上召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看这个图画。”朱翊钧说着，竟起身走到月珍的背后，伸手托着她的下巴颏儿，让她面对铜镜，说道，“朕要你好好儿看着这幅画。”

月珍哪敢违拗，只得把一双扑闪闪的杏眼移到铜镜上，她感到皇上托着她下巴颏儿的手，像火炭一样发烫。

“好看吗?”朱翊钧喷着酒气问。

“好……看。”月珍浑身在颤抖。

“你在说假话。”

“万岁爷，奴婢不敢说假话。”

“你方才说的就是假话，”朱翊钧的手开始抚摸起月珍的脸蛋，“这铜镜上的女人，哪有什么好看的。月珍，你若是脱光了，比她好看得多。”

“万岁爷……”

“月珍，把衣服脱了。”

月珍身子一震，抬眼一看，孙海不知啥时候溜走了，屋子里只有她和皇上。

“万岁爷?”

“嗯?”

“奴婢……遵旨。”

“这才是好奴婢。”朱翊钧说着，便拉着月珍的手，走到窗前的一只春凳旁边。

月珍到了这个地步，尽管仍在害羞，但更多的是激动和忐忑不安，她一边脱衣服，一边娇声问道:

“万岁爷，就这只凳儿?”

“你还要什么?”朱翊钧也在脱衣服。

“它躺不下呀。”

“干吗要躺着?”

“不躺怎么能……”

“你不是看了铜镜吗?”

“奴婢不明白。”

“学铜镜上的那两个男女。”

“那多丢人呀!”

“朕不怕丢人，你一个奴婢还怕什么?”

说话间，两人已是脱得一丝不挂。朱翊钧看到月珍美丽的胴体，犹如饥饿的狮子看到瑟缩的羊羔。他正要抖擞精神，仿效铜镜上描绘的交媾大法行云雨之乐，忽听得大门口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还来不及询问，却见两个人已急匆匆跨进门来，打头的是他的母亲李太后，紧跟着李太后的，是他的大伴冯保。

第二十回 李太后欲废万历帝 内外相密谋恭默室

一大清早，李太后就乘轿子离开慈宁宫来到了奉先殿。昨天夜里曲流馆中那淫秽不堪的一幕，让她深受刺激。自二月份皇上大婚她搬出乾清宫，这几个月来，她心里头一直不踏实。她虽然为皇上长大成人感到高兴，但更多的却是担心。皇上自出生到成婚之前，就一直在她的监护之中，未曾有一天离开过。她知道儿子的缺点：任性、贪玩。所以一直看管甚紧。儿子登基之后，内有冯保，外有张居正两相诱导，儿子倒也成器，风雨无阻出席经筵，批览奏折勤研政事，渐渐露出那盛世明君的气象。儿子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使她得到莫大的欣慰。她衷心希望儿子的千秋帝业不但能驰骛今古，更能垂范后世；不但要超过他的爷爷嘉靖老皇帝，更应该比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大有作为，享祚长久。因此，她搬出乾清官后，便将对儿子的管教之权，尽数委托给了冯保与张居正，要他们一如既往劝导皇上宵衣旰食勤于国事，万不可荒恬嬉闹，生出玩偈之心。昨天晚上，当冯保急匆匆来到慈宁宫，向她禀报皇上偷偷溜到曲流馆寻欢作乐时，她当下心一沉，立忙起身跟着冯保来到御花园。

可想而知，母子在曲流馆相遇时的那种尴尬。李太后气得浑身打颤，朱翊钧也是惊恐到了极点。李太后背过脸去，让儿子穿好衣服。她很想当场把儿子骂一个狗血淋头，但顾及到儿子一国之主九五至尊的体面，她命两名太监把儿子送回乾清宫。他的两名贴身内侍孙海与客用，两名宫女月珍与巧莲则被留下。她对这四名下人进行了严厉的拷问。她首先看到了巧莲满头秀发被铰得乱七八糟，只剩下短毛茬子，便问她是何原因?巧莲据实以答。四个人依次问过之后，差不多已过了子时，她下令将巧莲放回，其余三人都收监关押，听候发落。

回到慈宁宫，李太后一宿都不曾合眼。在她看来，儿子朱翊钧这一次的孟浪之举，是他登极以来最为严重的事件。商纣王、隋场帝、陈后主等历史上那些亡国之君的种种骄奢淫侈之事，走马灯一样在她脑子里旋来旋去……她越想越后怕，越想越痛苦。儿子当皇帝六年来，她心中积存的幸福感如陈窖的美酒，哪怕只品饮一小口，也会留下无尽的欢欣。如今——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漫漫长夜里，她所有的幸福骤然间都被掏空了。悲痛攫住她的心，她禁不住啜泣起来，滚

烫的泪水滴湿了衾枕。天一亮，她就命慈宁宫管事牌子周尤备轿，一脸戚容来到奉先殿。

这大内紫禁城中的奉先殿，供奉的是大明王朝开国以来历代皇帝的神位，亦可称为皇家祖庙。举凡国家发生征讨奏捷灾咎祥瑞等大事，或者新皇帝登极更改年号，封后生子等吉庆，皇上都得先到奉先殿祈祷告祭，然后才能陛见大臣诏告天下。李太后一大清早就跑到奉先殿来，不免引起一帮老太监的种种猜疑——因为这不是寻常举动，如果不是突然发生了什么大事，除了一年三节的例祭之外，皇上与太后都不会轻易来到这里。隆庆皇帝在世时的乾清宫主管，如今是奉先殿的管事牌子张贵，刚刚得到消息．也来不及作多少准备，李太后的轿子就到了。他连忙带着几个值事的火者跪下相迎。李太后下轿后也不同他搭话，就径自走进了奉先殿。

天刚刚亮，奉先殿里的一切都还是模模糊糊的看不真切。好在李太后对这里的一切都非常熟悉。她从洪武皇帝的牌位开始，一直拜跪到嘉靖皇帝的牌位。然后又来到供列于此的最后一位皇帝——她的死去的丈夫隆庆皇帝的牌位跟前，她长跪在地，捂着睑，爆发出揪心的痛哭。

李太后刚一下轿的时候，张贵就感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不但看到李太后愁容满面，而且还看到李太后并没有穿太后的命服，头上也没有戴凤冠。她只是穿着一袭黑色长裙，头发几乎是半散着，没有一件头面首饰。张贵在大内呆了二十多年，从没有见到李太后这般形象，心里头一着急，便派人迅速去司礼监报信。这会儿听到太后的哭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站在奉先殿的门口，张皇失措地搓着双手，想进去却又不敢。

正在这当儿，一前一后两乘轿子抬到了奉先殿门口。打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陈太后，后头轿子里坐的是冯保。却说昨夜曲流馆的事情发生后，冯保担心有什么意外发生，故没有回家，而是在司礼监值房里凑合了一晚上。张贵派小火者来司礼监报信，他深感事情重大，便先去慈庆宫禀报陈太后，两人一起乘轿赶来。陈太后下轿时，李太后还在奉先殿中哭泣。冯保趁去慈庆宫找她的当儿，已三言两语禀报了昨夜发生的事情，此时她也顾不得细想，回头看了看冯保，示意他一起走进奉先殿。

李太后此时仍跪在隆庆皇位的灵位前，双手掩面而泣。陈太后轻轻地走到她身后，也在绉丝拜褥上跪下了。李太后察觉有人进来，回头一看是陈太后，顿时更觉伤心，又一次失声痛哭。

陈太后本来就心下慌乱，李太后这悲声一放，更让她紧张得不知所措，顿时间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滚了下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强自抑制住，哽咽着喊了一声：

“妹子!”

李太后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她撂了撂粘在脸上被泪水打湿的发丝，凄惶地说：

“姐姐，昨晚上的事，你知道了?”

“知道了，冯公公对咱讲了。”陈皇后回答。

“姐姐，咱养下这样的不肖之子，真是没有脸面来见列祖列宗啊!”

李太后说罢，又嘤嘤地哭泣起来，陈皇后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劝道：

“妹子，事情没有这么严重，你这样自责，依我看，是太过分了。”

“姐姐，钧儿发生那样的事，咱的心里头像有一把刀子在剜……”

“钧儿还是孩子。”

“他已当了六年皇帝，怎么能还是孩子?”李太后说着昂起头来，对着隆庆皇帝的灵牌高声哭诉道，“先帝啊先帝，你为何要走得这么早，不把你的儿子教养成人啊!”

一提到朱载厘，陈太后马上想到他生前沉湎酒色的种种行状，心里头便很不是滋味。她长叹一声，言道：

“妹子，咱相信钧儿比他的父亲要好，他登极六年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是一个称职的皇帝。”

“六年皇帝作得好，不等于往后就好，”李太后回答说，“那六年，咱住在乾清宫，一步不离左右。所以他能够循规蹈矩，以求进取。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胡作非为，这怎么能叫人放心。”

“钧儿这是初犯，咱们作母亲的人，还得原谅孩子。”

“初犯就如此大胆，若不严加惩罚，往后翅膀硬了，谁还管得了他!”

“那，妹子打算怎么办?”

“咱一清早就跑来祷告列祖列宗，请求他们原谅我，并支持我的主张。”

“什么主张?”

“废掉万历皇帝。”

“啊!”

陈皇后闻言大惊失色，身子一阵摇晃差一点摔倒，跪在她身后的冯保见状伸手扶了她一把。这时，只听得李太后继续说道：

“钧儿的弟弟潞王，今年已经八岁了，让他接替皇位。”

“妹子，你不要太草率……”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姐姐，古人的教训，咱们不能不听啊!”

李太后说这话的时候，已是从芝丝拜褥上站了起来。陈太后瞧着她冷冰冰的脸色，不禁心里头打起了寒颤，刚刚站直的两条腿也发起酥来。

“妹子……”陈太后还想劝阻。

“姐姐，咱们回去议事吧。”

李太后说着，掏出手巾拭了拭泪痕。她谦逊一如平常，要陈太后走在头里，自己则厮跟着一前一后走出了奉先殿。此时天色早已大亮，霞光照耀下的紫禁城，正流金炫紫，开始它新的庄严肃穆的一天。那些忙忙碌碌的内侍和正在上衙当值的官员们却不知道，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在他们的身边发生。

却说两位太后刚走出奉先殿，几乎同时发现奉先殿前空荡荡的广场上，正有一个人孤零零地跪在那里，她们一怔，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只听得跪着的人发出一声撕肝裂胆的喊叫：

“母后!”

原来跪在那里的是她们的儿子——当今的统驭万方的万历皇帝。

昨天晚上，朱翊钧被两名太监护送到乾清宫安歇。闯出这样的大祸，他哪里还有心思睡觉?一晚上也不脱衣服，更不用说上床了。他的

夫人王皇后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想解劝却找不到言语，只得陪着他枯坐。朱翊钧几次想去慈宁宫主动请罪，却又缺乏这个勇气。这样痴痴傻傻坐到天亮，正感到束手无策的时候，听得冯保着人来报母后去了奉先殿，他不敢再犹豫，遂失魂落魄地跑来这里跪下。看到两位母后出来，他便狂喊了一声。

这喊声是如此凄厉如此悲凉，以至两位太后听了，顿时都心如刀绞。陈太后此时也顾不得许多，踉踉跄跄跑上前，使尽了力气想把朱翊钧扯起来。

朱翊钧看到自己的生母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扫过来的眼光依然像火一般烫人，他哪里还敢起来，只是用乞求的眼光看着威严的母亲。

陈太后没有办法，只得跪下去把朱翊钧紧紧地搂在怀中，满含凄楚地哭道：

“钧儿!”

这场面，局外人看了无不动容。瞧着儿子可怜巴巴的眼神，李太后心里头也在滴血。但她尽量克制自己的感情，决不让儿子看到她的哪怕是一丝半毫的怜爱之心。她走过去，摇了摇痛哭的陈太后，轻声说道：

“姐姐，你请起来。”

“妹子，你得答应我。”陈皇后把朱翊钧搂得更紧了，好像一松手他就会飞掉似的。她央求道，语气中似乎还含了一点愠怒，“你若不答应我，我今天就跪在这里不起来。”

“我答应你什么?”李太后睁大了眼睛。

“不要废掉钧儿。”

一听这句话，朱翊钧如遭雷击，他连忙对着母亲哭诉：“母后，孩儿知罪了。”

“迟了，钧儿，”李太后说着泪下如雨，“为娘的已祷告了祖庙，咱不能为朱家立下一代庸君，而遭千古骂名!”

“母后——”

“妹子!”

看到怀里头几乎昏厥的朱翊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陈皇后此时已是撑持不住。眼看两人搂在一起就要倒下，冯保正要上前救助，却见

李太后已经俯下身去搀扶。陈皇后趁机抓住她的手臂，喘了一阵粗气儿后，再次央求道：

“妹子，咱只求你这一次。”

李太后沉默了半晌，才松口说道：“姐姐，这事儿毕竟关系到国祚，关系到天下苍生。废不废钧儿，你说了不算，咱说了也不算。咱们还是听听张先生的主意吧。”

离辰时大约还差那么一刻工夫，张居正的大轿刚抬到内阁大院，便见冯保已堵着了轿门。

“冯公公，怎么会是你?”张居正吃惊地问。

“张先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快随我来。”

冯保说着，便领着张居正匆匆走出会极门，来到文华殿的恭默室。两人刚坐下，张居正又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发生了大事，天大的事!”冯保忙不迭声地言道，“李太后要废掉皇上，另立潞王!”

“什么?”张居正大惊失色，一挺身站了起来，他感到匪夷所思，怔了半晌，才问，“李太后怎么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来?”

冯保说一句“当然事出有因。”接着就把昨夜发生在御花园曲流馆中的事，以及今天早晨奉先殿前发生的事一一讲述了一遍。

张居正听罢，第一个感觉是李太后对此事的反应是否过激。朱翊钧实打实满了十七岁，这年龄拈花惹草寻欢作乐也是常事。但转而一想，李太后如此处置也自有她的道理，偷鸡蛋试手，小事不管，将来酿成痼疾就势难根治了。心里头不禁对李太后的深明大义而至为敬佩。正在他默然沉思之时，冯保又道：

“张先生，朱翊钧能不能继续坐在皇帝位子上，就全在你的一句话了。”

“冯公公这话从何说起?”出于官场自我保护的本能，张居正立即反驳说，“李太后说的是一句气话，我们怎么能当真!”

“依老夫看，李太后说的不是气话。”

“何以见得?”

冯保斟酌言道："李太后自搬出乾清宫后，就一直对皇上放心不下，三天两头就要把老夫找过去问长问短，嘱咐咱一定要多长一双眼睛，把皇上盯紧点。"

"李太后为何不放心呢?"张居正问。

冯保意味深长地一笑，答道："李太后不放心，乃是因为有前车之鉴啊。"

"前车之鉴?"

"是啊，"冯保眨巴着眼睛，继续言道，"张先生，你难道忘了，隆庆皇帝是怎么死的?死前两天，他还让孟冲给他找娈童。他死的那一天，东宫娘娘陈太后，西宫娘娘李太后，两个人不是邀齐了去找他扯皮吗?"

一席话勾起了张居正对往事的回忆，他感叹着说道："李太后是怕儿子承继父亲的恶习。"

"对呀!"冯保一拍椅子扶手，加重语气说道，"常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李太后担心的就是这个!"

"你是说，李太后真的想废掉皇上?"

"依老夫来看，李太后这次真的是伤透了心。你想想，若不是下了决心，她能去奉先殿吗?"

从冯保的言谈表情中，张居正发现他有几分幸灾乐祸，便试探着问：

"冯公公，皇上在曲流馆的事情，是你发现的?"

"是。"冯保说着脸上就出现了愠色，"老夫早就看出，孙海客用两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偏皇上喜欢他们。这可不，皇上最终还是栽在他们手上。"

冯保身为大内主管，绝不允许底下有什么人与他唱反调，或者绕过他直接向皇上邀功固宠。孙海客用两人得到皇上器重，他早就看不过眼。一直在暗中打主意除掉他们。曲流馆事件的发生正好给了他剪除异己的口实。张居正看出这一点，心中也佩服冯保"伺机而动，动必封喉"的治人之术。他不想过问冯保辖权范围内的事，只是随便应了一句：

"孙海、客用二人，一定要严加惩处。"

“这两只小蚂蚱，何足挂齿。”冯保不屑地说。接着言道，“张先生，现在咱俩要拿主意的是，万历皇帝，咱们是保他呢，还是不保。”

张居正一听话中有话，假装不解地问：“冯公公何出此言?”

冯保盯着张居正，忽然压低了声音，肃容说道：“张先生，这里没有外人，你我又是多年的老朋友，今儿个，咱们俩得掏心窝子说话。”

“你想说什么?”冯保的表情让张居正略感惊诧。

“你还记得上次咱将侄儿冯邦宁绑来内阁负荆请罪时，说过的那句话么?”

“什么话?”

“咱说，皇上长大了，也变了。”

“长大了肯定就要变嘛。”

“但皇上的变，却是让人不放心。他如果仅仅只是贪玩，沉湎酒色倒也没什么。但他已学会了刚愎自用。凡事好自己拿个主意，已不把咱这个大伴放在眼里了。对你张先生，也只是应付而已。”

尽管张居正觉得冯保的话言过其实，但出现在朱翊钧身上的一些苗头也确实引起了他的担心。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在他回江陵葬父期间，朱翊钧强令要从太仓划拨二十万两银子到内廷供用库，作为他赏赐内侍宫女的私房钱。对这件事他一直耿耿于怀，总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与李太后谈谈，但自李太后搬出乾清宫后，名义上她已经“还政”于皇上。因此张居正想见她再没有过去那么容易。现在，听冯保的口气，他似乎倾向于撤换皇帝。但这是牵涉国本的大事，稍一不慎就会引发动荡导致政局不稳。在没有探明冯保的真实态度之前，他不想马上表明自己的想法，于是问道：

“李太后的意思，是让潞王接替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有一个同胞弟弟，今年才八岁，去年被封为潞王。如今同李太后一起住在慈宁宫中。

“是的，”冯保答，“张先生，如果换成潞王当皇帝，对你我来讲，兴许是一件好事。”

“唔?”

“他比万历皇帝小了九岁，小小年纪坐在皇位上，你这顾命大臣的角色，最低还可以当十年。”

冯保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已是非常露骨。张居正再次感到这只“笑面虎”的心狠手辣。他不但希望手下服服帖帖，同时也巴不得将皇上玩于股掌之中。多年来，张居正一直对这位赫赫内相存有戒心，但他高明的是，冯保却从未有所察觉。眼下，冯保说出这番话来，他知道不能硬顶着唱反调，那样势必会引起冯保的猜忌——得罪了这个人，就等于失去了内廷的奥援。此情之下如何应对?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好在张居正处变不惊，再复杂困难的局面，也总能够应付裕如。接了冯保的话，他回道：

“多谢冯公公，凡事都为不谷着想，这份情谊，我是没齿难忘，但依不谷陋见，废掉万历皇帝，似有不妥。”

“不妥在哪里?”

“在于咱们没有摸清楚李太后的真正心思。”

“啊?”

张居正接着问：“冯公公，你认为李太后是真心实意要废掉万历皇帝?”

“她不真心实意，干吗天不亮就跑到奉先殿?”

“说得简单一点，她这是在气头上做的事情，等气一消，想法就变了。若再往深处想，这说不定是李太后在变个法儿试探咱们两个呢。”

“她试探咱们什么?”

“冯公公你不要忘了，六年前隆庆皇帝咽气儿的时候，命高拱、高仪、你和我四人为万历皇帝的顾命大臣。如今，高拱与高仪都已先后去世，顾命大臣就只剩下你我两个。先帝把当今圣上托付给咱们，咱们却联手将他废掉，千秋后世，将会怎样看待咱们两个?”

“这……”

“万历皇帝寻欢作乐，李太后痛心是真，想教训他也是真，但废除他却是假。她想借此试探一下咱俩对皇上的忠心，恐怕是其真正的动机。”

冯保仔细思忖，觉得张居正的话有几分道理，不免叹道：“如果真是这样，李太后的心机也就太深了。”

张居正笑道：“你侍候太后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她作事的风格吗?”

冯保一怔，心有不甘地说：“你我现在就去平台见李太后，咱们先别作什么结论，一切都见机行事。”

张居正不再说什么，跟着冯保出了恭默室。

第二十一回 下罪己诏权臣代笔读废帝诗圣上伤怀

冯保与张居正一前一后走进平台的时候，刚刚翻了巳牌。李太后早在里头坐定了。此次会见约定的时间是辰时三刻，因冯保与张居正在文华殿恭默室谈话多耽误了一会儿，故来得迟了。张居正一见李太后先到，心里头颇为不安，忙施了觐见之礼，坐下言道：

“臣晚到，失礼了，请太后恕罪。”

李太后因要会见外臣，重新戴起了双凤翔龙冠，穿起了金丝绣织九龙四凤十二树大花的朱罗命服。一见张居正，她的内心升起一股异样的感情。打从搬离乾清宫半年多来，她就再也没见过张居正了。此番相见，除了“君臣”之义，还有某种难以言喻的男女私情在作怪。听到张居正说话，李太后保养得极好的自皙脸庞没来由地泛起浅浅的红潮，她答道：

“先生国事繁忙，迟到一会儿不算什么。”

“谢太后宽宏。”

“昨天夜里，皇上在曲流馆发生的事，想必冯公公都对你说了。”

李太后说着瞟了冯保一眼。冯保赶紧欠身回答：“启禀太后，该对张先生讲的，老奴都讲了。”

李太后转向张居正，开门见山问道：“张先生，你看这件事情，应该如何处置?”

张居正恭谨回答：“臣想听听太后的旨意。”

李太后眼圈儿一红，伤心言道：“皇上如此胡闹，有伤君王体面，咱想将他废了，另立潞王。”

张居正立即接话：“恕臣下冒昧，太后此意不妥。”

“为何?”李太后眼波一闪。

张居正答：“皇上登极六年，虚心好学，勤勉政事，早已成了四海咸服，万民拥戴的少年天子。曲流馆一事只是偶犯，而且主要责任也不在他。”

“你是说，是因为孙海、客用两个内侍引诱皇上?”李太后主动猜问：

“是.”

“这是个理由，但往深处究实，却也算不得理由。”李太后说着情绪激动起来，“咱在乾清宫陪了皇上六年，每时每刻都在教导他端正操守，做一个正人君子，他好像都听进去了，也的确认真履行：为啥咱一离开乾清宫，他就变了?人叫不走，鬼叫飞跑!咱还健在，他就敢这样，若长此下去无人管教，他岂不越发骄奢?”

说到此处，李太后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珍珠往下掉。张居正心里头产生了极大的震撼，他对为天下苍生的福祉而灭私情的李太后肃然起敬。但是，他也从李太后火辣辣的言语中听出一些难以察觉的矛盾心理：她责骂皇上，是恨铁不成钢；但一说到“废”字儿，口气便明显地犹豫……心下一揣摩，他越发相信自己先前的判断，于是言道：

“太后。仅仅曲流馆一件小事，断断不能成为废谪皇上的理由．”

“嗯?”

“皇上是先帝生前定下来的嗣位正君，记得先帝那天在乾清宫临危遗命，指派臣等和冯公公一起作为皇上的顾命大臣。六年来，臣和冯公公秉承先帝遗训，忠心辅佐皇上，不敢有一丝儿疏忽。皇上一时犯错，太后如此自责，倒叫臣无地自容。”

“皇上孟浪，与张先生何干?”

“臣是顾命大臣，作为皇上的老师，臣教导无方，岂躲得掉干系?”

张居正的这个态度，让李太后大大松了一口气。张居正猜测得不差：李太后眼下的确处在两难之中。皇上犯事之初，正在气头上的她，真的想到过要把皇上废掉。但用过早膳后冷静一想，她又觉得这个想法太过草率。毕竟朱翊钧已当了六年皇帝，突然被废，将如何向满朝的大臣、天下的百姓交待?那时冯公公已带着她的旨意去了内阁，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平台，担心张居正真的同意她的主张把皇上废掉。然而，她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探明了张居正的心底，她索性假戏真做，板着脸说道：

“咱的主意已定，这个皇上一定要废掉!”

“太后!”张居正喊了一声，霍然站起，突然又双膝跪地，侃侃言道，“你若真的要废掉皇上，首先，你就把我这个内阁首辅废掉。”

一直在旁边冷静观察的冯保，这时候也看出了端倪，连忙也跟着张居正跪了下去，奏道：

“启禀太后，老奴不单是皇上的顾命大臣，还是皇上的大伴，要废掉皇上，你先给老奴赐死。”

“赐死?”李太后一愣。

“对，赐死!”冯保嘴一瘪，眼泪说来就来，呜咽着说道，“皇上被废了，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李太后此时是悲喜交集，悲的是皇上不成器，喜的是两位老臣对皇上都如此忠心耿耿。她亲自起身上前扶起内外两位相臣，吩咐身边内侍：

“去乾清宫，请皇上到这里来。”

少顷，听得一阵急匆匆的脚步声传来，但见满脸愧色的朱翊钧诚惶诚恐地走了进来。打从奉先殿前李太后怒气冲冲乘轿而去，朱翊钧的一颗心就一直如同油煎。母后扬言要废他，无论陈太后怎样替他求情，终是一个不松口。想到自己刚刚知晓事体，尝到一点当皇帝的快乐，就要被废掉．不但要搬出乾清宫而且要永远离开京城。这一惊吓，着实让他顶门走了七魄，脊上溜了三魂。在陈皇后的一再抚慰下，他恍恍忽忽回到乾清宫，一心等着母后召见张先生商讨的结果。如今母后命他来到平台，他也不知等待他的究竟是祸是福，所以一进门来就低着头，不敢看母后的脸色。

看到皇上站在门口迟疑不决的样子，张居正首先站起来肃容言道：

“皇上，请到御榻就坐。”

朱翊钧一听师相的口气一如平日，对他充满恭敬，心里头忽地一热．不免抬起头来看了看母后。李太后此时也正凝定眼神儿看着他。四目相对又倏然分开，李太后冷冷言道：

“钧儿，张先生让你到御榻就坐，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

“谢母后。”

朱翊钧顿时如释重负，他坐上御榻后。张居正立即对他跪下，行君臣觐见之礼。

“元辅张先生请起。”

朱翊钧泪花闪闪，恨不能亲下御榻把张居正扶起。待张居正回到绣椅上坐好，李太后又道：

“钧儿，张先生保你，这皇上的位子，还是由你来坐。”

“谢……”朱翊钧本想说“谢谢张先生”，想想又不妥，以君谀臣的事情小时候做起来，浑然不觉羞耻，但现在既已长大，再这样做，岂不令他汗颜，想了想，改口道，“谢母后宽宥。”

“宽宥宽宥，”李太后冷笑一声，“不是张先生和冯公公保你，为娘的决不宽宥。”

朱翊钧浑身一颤，讷讷言道：“儿再不敢胡来。”

“再胡来，就谁也保不了你，”李太后秀眉一竖，火辣辣斥道，“做下这等荒唐事，也不能太便宜了你，不惩罚一下，你哪里会吸取教训!”

冯保这时又想做好人，便道：“启禀太后．念皇上是初犯，如今他已痛心疾首，依老奴愚见，惩罚就不必了。要惩罚，就惩罚孙海、客用他们两个。”

“这两个如何惩罚?”李太后问。

“将他们各杖二十，降为净军，发往南京孝陵种菜。”

“这处理也不算太重，”李太后颔首同意，又道，“那两名宫女，都叫什么?”

冯保答：“被客用削了头发的那一位，叫巧莲，另一名叫月珍。”

“这两个，咱看巧莲还有闺秀之风，就将她调来慈宁宫，在咱的左右侍候。那个月珍，不能再让她呆在尚仪局，干脆把她发落到浣衣局。”

“太后明断，老奴遵旨执行。”

听说要把孙海、客用二人贬谪到南京去，朱翊钧心里头十二分的不情愿，但此时哪有他说话的份?纵有再大的愤懑，也只能隐忍。偏在这时，李太后又道：

“奴才都惩罚了，当皇上的，不说曲流馆发生的那种龌龊事，单姑息养奸这一条，就该重罚!张先生，前朝的皇帝，如果做错了事，该是如何处置?”

张居正虽然保了皇上，但觉得给予薄惩，对纠正皇上的玩偈之心有利无弊，因此答道：

“前朝不少皇帝，做错事后都下过罪己诏。”

“罪……”李太后没听明白。

“罪、己、诏，”张居正一字一顿回道，“就是皇帝将自己所犯的错处，写成诏示以告天下，以此来警醒自己，表示悔过之心，决不重犯。”

“如此甚好，”李太后答应一句，又问朱翊钧，“钧儿，你意下如何?”

朱翊钧哪肯将自己做出的丑事儿抖落出来告示天下?但迫于太后的压力，他只得硬着头皮回答：

“张先生建议甚好。”

李太后看得出儿子的态度勉强，但她深谙“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对张居正说：

“张先生，你今儿个回去，就替皇上拟出罪己诏来，明日送通政司，在邸报上登载。”

一连数日，乾清宫内一改往日祥和融洽的气氛。上到皇上皇后，下到宫娥采女小火者，一个个脸上都像是挂了霜。个中原因不言自明——仍是曲流馆事件的余波。朱翊钧虽然没有被废黜，但冯保却仰恃李太后的支持，在紫禁城内宫中搞了一次大清洗。凡是平日他看不顺眼的内侍，不降即谪。由牙牌太监降为乌木牌火者的有七十多人。被调出内廷前往南京、凤阳、南海子等处充当净军作苦役的，又有五十多人。一百多位在皇上跟前服侍的貂珰，转眼间都成了臭水沟中的虾子任人撮捏。这是万历改元以来内宫最大的一次人事更易，弄得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这次撤换最多的是乾清宫内侍，大大小小的管事牌子被撤换了二十多个，讨皇上喜欢的奴才，几乎撤得精精光光。孙海、客用两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押解到南京充当净军去了。冯保作为司礼监掌印，名义上统辖内廷二十四监局，但对乾清宫的内侍，哪怕是一名小小的火者，他也不敢擅自变动。这皆因乾清宫是皇上机枢之地，所有内侍都由他钦点。冯保这次之所以敢老虎嘴上捋须，皆因皇上犯错在前。如今安插进乾清宫来的管事牌子，清一色都是冯保精心

挑选的亲信。皇上虽然还是威加四海的九五至尊，但在乾清宫中，却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家寡人”，这种处境，怎不令他黯然神伤。

还有更令朱翊钧揪心的事，便是张居正替他草拟的《罪己诏》，诏文用词尖刻，用自唾其面来形容犹嫌太轻。朱翊钧读过一次，顿觉胸闷气短，他再没有勇气来读第二遍。他恨不能把那份《罪己诏》撕个粉碎，但撕了又有何用?它早就登载在通政司邸报上，通过邮传发往全国各府州县。想想自己身为皇帝，却不得不将这一点点“秽行”公之于众，让全国的蕞尔小官都将它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朱翊钧就恨得咬牙切齿。但所有的怨恨，都只能深埋于心。自孙海、客用离开之后，对调入乾清宫来服侍他的这些个陌生面孔，他是一个都不敢相信。

却说这一日用过早膳，他踱步到东暖阁，刚坐下啜了两口茶，听得门口有人禀道：

“奴才张鲸求见皇上。”

张鲸是司礼监八个秉笔太监之一。年纪虽然只有三十五六岁，在内廷却差不多呆了将近二十年。他五岁被阉送人宫中，在内书堂读了六年书，在太监里头，是个难得的秀才。他与时任杭州织造局督造的钦差太监孙隆是好朋友，经孙隆的推荐，他投到冯保门下。冯保赏识他为人谨慎，写得一笔好字。前年，便将他从御马监管事牌子的位子提拔为秉笔太监。在司礼监，除了张诚，他算是第三号人物了。此人平常言语甚少，口上从不言是非之事。因此，在这次内廷人事变动中，他被冯保挑来每日往东暖阁当值，给皇上送折读折。

听到张鲸的声音。朱翊钧皱了一下眉头，懒洋洋地说道：“进来吧。”

张鲸蹑手蹑脚走进来，在御榻前跪下了。朱翊钧瞟了一眼他捧进来的折匣，问：

“今日有何重要的奏折?”

“有内阁首辅张先生的一道疏。”

“什么疏?”

“《皇上宜戒游宴以重起居疏》。”

“又是这件事，简直没完没了。”朱翊钧心里头嘀咕了一句，他已是十分厌烦，稍稍愣了一会儿，他吩咐张鲸道，“起来，坐到杌儿上去，念疏文。”

张鲸赶紧爬起来，打开折匣，取出张居正的那道疏，小心翼翼念将起来：

自圣上临御以来，讲学勤政，圣德日新。乃数月之间，仰窥圣意所向，稍不如前……

读到这里，张鲸稍作停顿，偷偷觑了朱翊钧一眼，见他仰着下巴瞧着窗外的树影出神，脸上毫无表情，便吞了一口口水，继续念道：

微闻宫中起居，颇失常度；但臣等身隔外廷，未敢轻信，而朝廷庶政未见有缺，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讲，亦曾举“益者有三乐而损者亦有三乐”。“益者有三友而损者亦有三友”两章，以劝导圣上。语云：“树德务滋，除恶务尽”。曲流馆之事发生，内廷务必整顿，其各监局管事官，俱令自陈，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恣者汰之。且近日皇穹垂象，彗芒扫宦者四星，宜大行扫除以应天变……

“停!”朱翊钧忽然叫了一声。

张鲸收了口，朱翊钧盯着问他：“张先生说天象有变，可有根据?”

张鲸答：“钦天监几天前上了一道条陈，言过此事。”

“怎么讲的?”

“说是天上出现了彗星，尾巴扫着了紫微星座，这种星象是有内侍欺蒙万岁爷。”

“胡说八道!”朱翊钧愤愤地骂了一句，忽然感到失言，又改道，“张先生说的是，咱们这个内廷，是要进行一次大扫除。冯公公不是已经大扫除了么!”

“大概张先生还嫌扫得不干净。”

张鲸随话搭话，朱翊钧眼皮子一动，他听出张鲸话中有话，但他虑着张鲸是冯保的亲信，不敢贸然探问，只是朝他挥了挥手，言道：

“继续念吧。”

张鲸清了清喉咙，又一板一眼念将下去：

臣又闻汉臣诸葛亮云："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臣等待罪辅弼，宫中之事，皆宜与闻。此后不敢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与官壶内事，但有所闻，即竭忠敷奏；若左右近习有奸佞不忠者，亦不避嫌怨，必举祖宗之法，奏请处治。

皇上宜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

张鲸念完，却不见朱翊钧有任何反响。原来这位皇上的思想早就开了岔，他在想着"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这句话。按洪武皇帝订下的规矩，内廷的太监与外廷的官员是不能互相交接的。此举是为了保持朝廷的政体清肃，既不让太监干政，亦不让外廷官员干预皇室私事。有违例者，轻者贬黜，重者剥皮。如今，张居正在这份奏疏中，居然提出宫府一体的话，而且申明"此后不敢以外臣自限"。若准了这奏疏，就等于是往自己身上多加了一道制箍，想想后果，朱翊钧不寒而栗。他抬起头来，才发现张鲸早就收了折子，便心不在焉地问道：

"念完了?"

"念完了。"张鲸答。

"待会儿，把张先生这道奏疏送往慈宁慈庆两宫，让两位圣母过目。"

"奴才遵旨。"张鲸停了一下，又试探着问，"万岁爷，如果太后娘娘问奴才，万岁爷是个啥态度，奴才该如何回答?"

"还是那四个字，依奏允行。"朱翊钧烦躁地回答。

"奴才明白了。"

张鲸收拾好折匣，正要告辞前往慈宁宫，朱翊钧仿佛记起了什么，又把他喊住，问道：

"朕让你查的东西，查到了吗?"

"可是建文帝的那首诗?"张鲸问。

"是的。"

"奴才查到了。见万岁爷没问，奴才不敢主动拿出来。"

张鲸说着从怀里摸出一张折叠起来的洒金笺纸，恭恭敬敬递到朱翊钧的手上。

朱翊钧抖开一看，一笔圆润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抄了两首七律：

风尘一夕忽南侵，
天命潜移四海心。
凤返丹山红日远，
龙归沧海碧云深。
紫微有象星还拱，
山漏无声水自沉。
遥望禁城今夜月，
六宫尤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
笑看黄屋寄围瓢。
南来嶂岭千层迥，
北望天门万里遥。
款段久忘飞凤辇，
袈裟新换衮龙袍。
百官此日知何处，
惟有群乌早晚朝。

朱翊钧默看一遍，又吟诵一遍，看得出他神有所伤。沉思有时，他忽然从案几的镇纸下拿出一张笺纸递给张鲸，言道：

“你看看，朕这里也有一首。”

张鲸慌忙接过，一看是朱翊钧的手迹：

牢落西南四十秋，
归来花发已盈头。
乾坤有梦家何在?
江汉无情水自流。
长乐宫前云气暗，
朝元阁上雨声愁。
新蒲细柳年年绿，

野老吞声哭未休。

张鲸读着读着，一半被诗中的忧郁之情所感动，一半出自对朱翊钧心情的揣摩，竟然两眼一挤落下泪来，几滴泪珠打湿了笺纸，他吓得浑身一哆嗦，连忙跪下乞告：

“奴才该死，污了万岁爷圣迹。”

张鲸的这番表演让朱翊钧大受感动，但他并不表露，只抬抬手让张鲸起来，问他：

“你为何落泪?”

“奴才看到万岁爷这么认真地抄录建文帝的诗，心里头十分感动。”

“啊，是这样，”朱翊钧沉吟着说，“只是还不能断定，这首诗是不是建文帝所作。”

“诗写得过于凄凉，但依奴才看，应该是建文帝原作。”

“你怎么知道?”朱翊钧说，“这首诗出自《徐襄阳西园杂记》，只录了这首诗却没提出任何佐证。”

“关于这首诗的佐证，在《碧里杂存》一书中有记载，”张鲸接着介绍说，“这书是正德年间一个叫董穀的人写的。此人是正德年间的进士，当过安义、汉阳两个县的知县。后因事罢官，归隐林下，遂写了这本书。”

朱翊钧问：“关于建文帝，书上有何记述?”

张鲸答：“对建文帝旧事，书中记载颇详。说建文帝尚在髫年之时，太祖皇帝夜里做梦，看到内廷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龙缠绕相斗。左边楹柱上的黑龙战胜。天亮后，太祖发现燕邸——也就是后来的永乐皇帝爷，与皇太孙——也就是后来的建文帝，各抱一根楹柱嬉戏，而燕邸恰恰在左边那根楹柱，太祖心下便起了疑心。后太祖带着燕邸与皇太孙阅御马，出了一个上联让两人对，太祖出的上联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太孙对日‘雨湿羊毛一片毡’，燕邸对‘日照龙鳞万点金’。太祖一听，不免心下喟叹天命不可违。他传位太孙后，曾封锁一箧，密召已成为建文帝的太孙说，‘你若他日遇到大难，垂死之际，方许开视。遇到小灾，则万不可打开，切记切记。’到了壬午那一年，燕邸从北京发兵，靖难之师围了南京紫禁城。建文帝危急之中，便打开太祖

给他的箧笥。只见里面惟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纸，剃刀一具而已。建文帝遂连夜削发，纵火焚宫，从暗沟中逃出。有司便以自焚而奏达于永乐皇帝爷。建文帝这是顺天知命，见机保身。至正统年间，距靖难之变不觉已有四十年，有一天，云南布政司衙门忽然来了一个老僧，杖锡从甬道入正堂，南面而立，日，‘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传四朝，事即定矣，吾有首丘之怀，故欲归耳，汝等可为奏闻。’说着就从袖里掏出诗笺来。藩臣难辨真假，便着人将老和尚礼送来京。其时建文帝时的宫中旧人大都物故，有一个老宦者还活着，他说，‘老和尚前身是否就是建文帝，吾能验之。’说着让老和尚脱去左脚鞋袜。他一见老和尚的脚板心，便抱脚痛哭。原来这老宦者当年曾在宫中为建文帝侍浴，知道建文帝左脚板心上有一颗黑痣。今老和尚脚上恰恰就有一颗，老宦者断是建文帝无疑。有了这个鉴定，朝廷也就善待老和尚，留在宫中奉养。不二年，老和尚圆寂，朝廷亦在万寿山旁，为他立了一座坟墓。”

张鲸仔细讲了朱翊钧所抄这首诗的来龙去脉。朱翊钧觉得这张鲸博览史籍，还是个有心人，便问他：

“你抄的两首诗，又是个什么来历?”

“这两首诗出自《蜀都杂抄》，说是贵州金竺有一座小庙，叫罗永庵，有一天来了个老和尚，在庵内的墙壁问题了这两首诗，后人有人读到，认定这是建文帝的手书。”

“那老和尚呢?”

“题完诗就走了，不知所终。”

“这又是一种说法。”朱翊钧仿佛充满了伤感，“关于建文帝的下落，朝廷一直没有明确记载。”

“野史上倒有不少。”

“野史不足为信啊。”

“万岁爷说的太对了，就说奴才方才提到的《碧里杂存》，不少人就讥它是齐东野语。”

“朕让你找建文帝的诗，你可曾对人讲过?”

“没有，”张鲸哈着腰答道，“奴才怕下头人乱猜万岁爷的心思，连冯公公那里，都不敢透个口风。”

“你做得对，”朱翊钧紧绷着的脸忽然露了一点霁色，他又问张鲸，“你说，朕为何要找建文帝的诗?”

“这……”张鲸倒吸了一口冷气，嗫嚅着说，“这个，奴才不敢乱猜。”

“你说，说错了，朕恕你无罪。”

有了这句话，张鲸胆子略壮了些，但他仍不敢看朱翊钧的脸色，只低头言道，“奴才猜想，万岁爷大概因曲流馆的事，已是伤透了心。”

“唔，接着说。”

“因此就想到被永乐皇帝逐出皇宫的建文帝，想到他隐姓埋名，流落民间……”

张鲸说到此处，再也不敢往下讲了。因为他看到朱翊钧的双眼噙满了泪水。过了一会儿，他见朱翊钧双手将那诗笺揉皱又抚平，抚平又揉皱，便又轻声喊了一句：

“万岁爷!”

“嗯?”朱翊钧叹息一声，情绪激动地说，“我要是建文帝，既当了和尚，就决不再回这紫禁城。”

张鲸猛地跪下，哽咽着劝道：“万岁爷，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是威加四海的太平天子!”

“你?”

朱翊钧如梦惊醒，他决断地把两张诗笺揉成一团摔到地上，对张鲸说：

“张鲸，你好好服侍朕，朕不会亏待你。”

“谢万岁爷!”

张鲸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

第二十二回 李同知京城访故友金侍郎寒夜听民瘼

一过冬至，天道日短。刚交酉时，街面上就黑糊糊地啥也看不清：金学曾坐了一乘两人抬的小轿，忽忽悠悠从户部衙门回到家来，突然看见门洞里瑟瑟缩缩蹲了一个人。这是谁呀?他正纳闷．那人见他走下轿来，立忙站起身蹙了过来，双手抱拳一揖，笑着问道：

“你可是金大人?”

“在下正是。”金学曾听出这声音很熟悉，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快走两步，走近前来脸对脸辨认。一看来者瘦削的脸庞和下巴上干枯稀疏的山羊胡子，不免大吃一惊，嚷道，“啊，是李大人，你怎么突然来了?”

这位李大人不是别个，正是金学曾在荆州税关任职时结识的远安县知县李顺。在揭露荆州知府赵谦贪赃枉法的事情上，李顺帮过他的大忙，从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万历六年，金学曾升任湖广学政，两人就极少见面。万历八年，金学曾奉调进京再次升官，任户部右侍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只听说李顺六年考满迁升一级，调到河南当上了南阳府同知。只不知为何在这岁暮年关之时，他竟突然在北京城中出现。

“金大人，你这家还真不大好找啊。”李顺搓着双手，嘴里哈出了白气。

“亏你还找得到，有的人不相信我会住在这样的陋巷，硬是不肯到这穷人堆里找我。”金学曾苦笑着说。又问，“李大人，你既找上门来，为啥不进屋?”

“咱进得去么，你看看，铁将军把门。”

金学曾一看，大门上果然落了锁。他便从墙缝儿里掏了一把钥匙出来，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我家那个苍头，大概上街买东西去了。”说着把李顺让进屋里。

待金学曾掌了灯，李顺四下一瞧，这里虽然也是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大大小小有七八间房屋，倒有一多半是空的，里里外外瞧不着一些生气，不免狐疑地问：

“金大人，你的家眷呢?”

“都在老家。”

“你如今已是三品大员，怎么还像过去那样，屋梁上挂棒槌，独打独一个?”

“当官在外，带着家眷多累呀。”

金学曾虽然说的是玩笑话，在李顺听来，倒有一多半是实情。金学曾打从万历三年出掌荆州税关，一直处在风波之中，每次调任新职，虽然都是升官，但等着他的差事却没有一件是轻松的。待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把一大堆麻烦处理完毕，还没有松心几天，又有新的苦差等着他。官场上的人都知道，金学曾是张居正最为赏识的干臣，却也最苦最累，一天到晚忙得脚打腚子。所有得罪人的事，张居正都巴不得他挂红胡子扛大刀在前头冲冲杀杀。在这种情形下，金学曾哪里有心思想到家眷的事。眼下看到金学曾的“官邸”这般穷酸，李顺简直怀疑走错了地儿，这儿怎么可能是户部右侍郎这种有权有势的高官的住宅?李顺还注意到，金学曾身上穿的是一领青色的棉布袍子，而不是让人眼馋的三品孔雀官服，当下心一沉，急切地问：

“金大人，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我已不是朝廷的命官了。”

“什么?”李顺这一惊非同小可，他看着金学曾不像是开玩笑，便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家母半个月前去世，我接到噩耗，就立刻向皇上呈了手本，恳请丁忧守制。”

“皇上批准了?”

“丁忧是常例，皇上有何不批准的，”金学曾脸上充满忧戚，“昨日我已到吏部办妥回籍手续，今日到户部办了交接，明天一早就离京，回家奔丧。”

李顺听此消息，一方面为金学曾大孝在身而悲痛，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前程因此而受阻感到难过，想了想，问道：

“首辅张大人准你离开?”

金学曾凄然一笑：“他不让我回家守制，未必让我夺情?”

“那……”李顺一时无话可说。

金学曾喟然一叹，言道：“从万历元年开始，这几年来，该做的事我都做了。这一年多来，我感到特别累，现在，也该歇息歇息了。”

李顺默然不语，他听出金学曾的话中似乎有几分颓唐，正猜疑问，金学曾问他：

“李大人，你还在南阳府供职?”

“是的。”

“这次为何来京?”

“吏部咨文召咱进京，说是让咱觐见皇上。”

“哦，我知道了，”金学曾一拍脑袋，仿佛突然记起了什么，言道，“南阳府的土地清丈，是由你这个同知负责。十月间，首辅把吏、户两部当事官员叫到内阁交待，说是要在全国范围内找出十个在清丈田地中功劳最大的官员，把他们请来北京，由皇上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我在户部分管此事，因此在议定名单时，就特意把你列上。”

李顺一听，连忙摇了摇头，自嘲地说：“咱就寻思着，这样的好事儿，怎么会轮到我这个穷措大身上，原来是你开了个后门。”

“这哪是开后门，你李大人的确做得不差嘛。听说南阳府田地清丈之后，新增了一万多顷。”

“增是增加了这么多，”李顺眼光一闪，瞅着金学曾叹气言道，“但我李某，真的不想得这个褒奖。”

“这是为何?”金学曾颇为诧异。

李顺低眉落眼半晌不说话，看他那样子，倒像是装了满满一肚子牢骚。

却说万历六年首先在山东开始，继而推及全国的土地清丈，历时三年终告竣工。经过勘察核实，总计天下田亩为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上一次弘治年间的清丈竟多出了三百万顷。这多出的部分，势豪大户之诡寄、隐匿的庄田差不多占了大半。勋戚豪强以权谋私大肆鲸吞土地，数量如此之大，连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的张居正也深感意外。为了防止这些权贵伺机反扑日久生变，他让户部立即制订配套的法令，加以限制，并说服万历皇帝颁旨允行。这道法令是由担任户部右侍郎的金学曾起草，张居正最后改定，其中有这样一段：

万历九年议准，勋戚庄田，五服递减。勋臣止于二百顷，已无容议。惟戚臣，如始封本身为一世，子为二世，孙为三世，曾孙为四世，曾孙之子为五世。以今见在官品为始，以今见留地数为准。系二世者，分为三次递减；系三世者，分为二次递减；至五世，止留一百顷为世业。如正派已绝，爵级已革，不论地亩多寡，止留五顷，给旁支看守坟茔之人。

又题准，勋戚庄田，有司照例每亩征银三分，解部验讫。如有纵容家人下乡占种民地，及私自征收田赋，多勒租银者，听屯田御史参究严办。

这道法令一经颁布，立刻在勋戚豪强间引起一片喧嚣。大明开国两百多年来，勋臣贵族一直是土地的最大拥有者。这些人自恃有朝廷庇护，在地方上扰民害民横行霸道，老百姓多是敢怒而不敢言。如今，张居正亲自主持制订的法令，对这些天潢贵胄不仅限田，而且还要逐代减田。如若有谁胆敢以身试法再行横征暴敛，一定严惩不贷。如此严厉地对待权贵，可以说是前所未有。正因为张居正义无反顾地坚持推行“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的治国主张，万历王朝终于大幅扭转了嘉、隆以来的颓败之势，濒于崩溃的国家财政获得根本好转。仅清丈新增田亩带来的收益，每年都可为国库增加九百多万两银子的进项，真可渭物阜民丰，国力强盛!在此基础上，张居正认为推行赋税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再次请得万历皇帝的诏旨，在全国统一推行“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法，就是将一州一县的所有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和贡纳，统统并为一条，折成银两交纳，并官收官解。此前，农民交缴田赋，均是谷麦实物，按田亩所摊的徭役，也必须由种田人亲自出差。所以，以至缴赋之日，粮船粮车不绝于道途，各地官仓满溢为患，由乡及县，由县及府，由府解运各地廒仓，其间不知要耗去多少运力差役，又不知因沿途损耗，层层盘剥，粮户平白增加多少负担!实行“一条鞭”法之后，一改历朝历代实物纳赋为银钱交税，既便于民众又利于朝廷，这实乃是划时代的改革之举。

最早提出“一条鞭”改革设想的，是嘉靖九年的内阁大学士桂萼。他构想“以一切差银，不分有无役占，随田征收。”第二年，屯田御史付汉臣正式疏陈：“顷行‘一条鞭’法，十甲丁粮总于一里，各里丁粮总于一县，各州县总于府，各府总于布政司，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

徭役。”嘉靖皇帝当时准旨先行在南直隶的宁国、应天、苏州等府，湖广长沙府、山西平阳、太原二府以及广东琼州府的感恩县等地先行试点。兹后经半个世纪，“一条鞭”法的推行时断时续，赞同者称为善政，反对者称为“农蠹”。不遗余力的推行者，在嘉靖及隆庆两朝有苏州知府海瑞，应天府尹宋仪望，浙江巡抚庞尚鹏以及江西巡抚潘季驯等封疆大吏，最后这些人几乎全都因为坚持“一条鞭”法而被参究革职。反对者多半都是当道政要，远的不说，就说万历改元后的首任左都御史葛守礼，就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对者。他认为施行“一条鞭”法是“工匠及富商大贾，皆以无田免役，而农夫独受其困”。隆庆二年，葛守礼在担任户部尚书期间，曾给皇上写了一道奏折，要求在全国停止施行“一条鞭”法，竟得到了隆庆皇帝的批准。此后，“一条鞭”法不行于天下州县达数年之久。早在嘉靖年间，张居正就是“一条鞭”法的热心提倡者，宋仪望、庞尚鹏、潘季驯等人，也都是他的政友。海瑞于隆庆二年任南直隶巡抚都御史，因行使“一条鞭”法引起了官绅的惶恐和刻骨仇恨，以至被言官戴凤翔等人攻击为“沽名乱政”而被迫致仕。当时张居正已是内阁次揆。即使在这样显赫的位子上，他也无法为海瑞辩诬，只是在海瑞免官回到老家之后，他去信表示歉意，言道：“三尺法不行于吴久矣，公骤而矫以绳墨，宜其不能堪也。讹言沸腾．听者惶惑。仆谬忝钧轴，得与参庙堂之末议，而不能为朝廷奖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议，有深愧焉。”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居正当时的愤懑和无奈。他出掌内阁之后，便有心重新推行“一条鞭”法。但他总结前朝教训，深知若不先行丈量土地清查田亩，“一条鞭”法的推行的确存在葛守礼所指出的增加小户农家负担的问题。所以，在万历四年，当朝中的当道大臣再也没有制肘人物，他决定重新启用宋仪望与庞尚鹏两人，在反对“一条鞭”最为剧烈的应天府与福建省两地再行推广，积累经验。到了万历九年初，一俟清丈田亩宣告结束，他便立即请旨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从此，这一争论了半个世纪的赋税改革，因张居正的铁腕手段终成为万历王朝的正式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两三千年的实物田赋，也从此永久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经历了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子粒田征税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再加上清丈田亩和“一条鞭”法的实施，万历新政已大见成效，而张居正的声望亦因此达到了巅峰。从朝廷到民间，从江南到漠北．只要一提到张居正的名字，人们莫不肃然起敬。纵然是村夫野老．也都知道当

今圣上万历皇帝对他的师相张居正是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自大明开国以来，没有哪一位首辅，能够像张居正这样真正握有重整社稷扭转乾坤的摄政大权。皇上给予他的荣誉和地位，使他达到了人臣之极。比如说，他的二儿子嗣修与三儿子懋修，参加万历九年的秋闱大典，两人均中进士，廷试中．皇上亲自拿笔圈点，将懋修擢拔为状元，嗣修为探花。一家两魁．这是千百年来科举中未曾发生过的事，士林舆论一时哗然，然皇上钦定，谁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紧接着秋闱大典之后．便是例行的京察。张居正以九年考满功绩卓著，又被皇上晋为太师，上柱国。两个勋职均是一个人臣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特别是上柱国，在张居正之前的明朝首辅中，有三个人获得过这种荣誉，但都是在死后得到，惟独张居正生前受封。因此有位阿谀奉承的官员写了一副对联，做成金字送到他的府上，联日："上相太师，一德辅三朝，功光日月；状元榜眼，二难登两弟，学冠天人。"张居正得到这副对联很是高兴，将它挂在客厅里，以便前来拜谒的人观看。

作为张居正最为信任的循吏，金学曾从万历元年的户部九品观政，在九年时间里，竟平步青云，跃升为三品的户部右侍郎。许多人都羡慕他攀上了一个最好的靠山，手握灵蛇之珠前途未可限量。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就是不发生家母去世这样的大事，他的官也做到了尽头。他今日从户部衙门办完工作交接，与同僚们作别之后，轿子抬出户部所在的富贵街，他忽然有了一种走出樊笼的感觉。他想找个僻静地儿痛哭一场，或者找个朋友一诉衷肠，想想又都觉得不妥。正怏怏地走回陋巷家门，冷不丁碰到李顺来访，他既是惊喜又含悲伤。从谈话中，他感到李顺闪烁其词，便断定他有难言之隐，因此起了念头要和他秉烛夜谈。

天色黑尽寒气逼人，两人坐在堂屋里冻得皮猴儿似的。这时听得大门一响，只见苍头肩背手拎大一袋小一袋的杂货回来，原来他奉主人之命，出门置办明日离京路途所用的物品去了。回家一看来了客人，连忙放下东西，先在客堂里生火取暖。然后，到厨房置办饭菜。这苍头手脚麻利，不一会儿就弄出了几样菜肴，恭请主客二人用膳。

因为大孝在身，金学曾不能饮酒，两人胡乱扒了几口饭，饱了饱肚，复又回到堂屋坐下。金学曾用火钳拨了拨盆中的炭火，复接了先前的话头，问李顺道：

“召你来京觐见皇上，这是多少人想都想不到的好事儿，你为何不高兴?”

李顺并不急着回答，而是将随身带来的一张弓递给金学曾，略含一点诡谲地问道：

“你在户部负责土地清丈，应该认得这个吧?”

早在门口见面时，金学曾就见李顺背上斜挎着的这张弓，当时他就产生了好奇，只是一时还来不及问，现在见李顺主动提起，便疑惑着问：

“怎地不认得，这不是丈量田地专用的量弓吗?大老远的，你背张弓来干什么?”

李顺皱了皱眉头，说道：“你不是问我为啥不高兴么?为的就是这张弓!”

“为它?”金学曾又把量弓仔细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破绽来，于是问道，“怎么为了它?”

“你没看出这张弓有什么不同?”

“没有。”

“咱且问你，户部颁下的弓样，是个啥尺寸?”

“三尺五寸。”

“可是这张弓呢，你量一量。”

金学曾用手柞了柞弓弦，说：“好像短了点儿。”

“短了三寸，”李顺接过弓，弹了一下弓弦，说道，“这张弓的长度，只有三尺二寸。”

“啊?”金学曾一下子瞪大了眼睛，“你是说，你们南阳府用这种小弓丈量田亩?”

“是的，”李顺晃着他干瘦的指头说，“一弓克扣三寸，你想想，这是多大的一笔虚假。”

丈量土地之初，户部曾制定出合理的度量制，即以三尺五寸为一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改用小弓，即三尺二寸为一步，如此丈量下来，一亩田竟变成了一亩一分多，金学曾暗自盘算这笔账，气愤地问：

“这是谁的主意?”

“咱们知府大人呀。”

“他怎么能这样?”

“他怎么不能这样?”李顺冷笑一声质问道，“楚王好细腰，后宫多饿死。首辅张大人要清理天下土地，目的肯定是要增加田亩而不是减少，各地官员也就投其所好。这样一来，既有政绩，又能得到首辅青睐，何乐而不为?”

“如此说来，你们南阳府多量出的一万多顷土地，里头有虚假成分?”

李顺点点头，答道：“咱南阳府，势豪大户本来就不多，最大的就是一个唐王，多查出七百多顷。”

“也是用小弓?”

“对他哪敢用小弓，”李顺连连摇头说，“唐王名下诡寄隐瞒庄田，本来就多。就是正常丈量，人家也不满意，这些小弓，专门用来对付那些丁门小户人家。”

“真是岂有此理!”金学曾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

李顺苦笑道：“咱若是想发财，通过这回丈量土地，咱好歹也赚得回一大把黑心银子。”

“是吗?”

“就因为咱手里有两张弓，清丈田地是千家万户的事儿，谁家不想自家的田地少报一点，因此人上托人保上托保，纷纷使银子让咱高抬贵手用大弓丈量，因此只要你肯用大弓，就会财源滚滚。”

“没想到，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件事，里头也藏了这么多的猫腻。”

金学曾的感叹，被李顺看作是少见多怪．他说道：“你这个户部右侍郎，管的是全国的土地丈量，只是动口督办，却并不做具体事，你哪里知道这里头各种各样的鬼把戏。”

“这也就是你们南阳。”

“用小弓可不是咱南阳的发明，”李顺提了提嗓子，加重语气说，“咱南阳知府大人，是从别处取经学来的。”

"他从哪里学来的?”

“浙江湖州府。”李顺接着介绍道，“湖州府的知府是咱南阳知府的同年，清丈土地一律用三尺二寸的小弓。”

“湖州府清田，亩数溢出一万六千多顷，想必这小弓帮了不少忙。”

“若再追查下去，湖州也不是始作俑者。金大人，全国土地，哪些地方溢额最多?”

“南北直隶，湖广、浙江、山东、山西大同、宜府等地，当然，还有你们河南。”

“不信你查一查，这些地方用的全是小弓。”李顺说着又叹了一口气．“朝廷推行‘一条鞭’法，新征的赋税根据新的田亩而定，你方才说的这些省份，不知要平白增加多少负担。”

李顺所言之事，也算是一个惊天黑幕。金学曾此时心里头倒海翻江=他问李顺:

“你把这张弓背到北京来，打算怎么办?”

“觐见皇上，咱把这只弓背上。”

“你想干什么?”

“向皇上说明真相。”李顺摆出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架式。

“李顺，你不能这样做。”金学曾心里头一急，竟直呼其名，“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此话怎讲?”

“你这不是让首辅张大人难堪么?”

“怎么让他难堪，他又不知道大弓小弓的事。”

“他是不知道。连我都不知道，他更不可能知道。但你不要忘了，清丈田亩是他的决策，也是他给万历王朝立下的最大功绩。”

“啊?”

“而且，你所要揭露的事，与清丈田亩的实际意义相比，毕竟只是枝节问题。”

“金大人，你这句话，愚职不敢赞同。”

金学曾眼看李顺脸色涨红要同他抬杠，便伸手制止他，心平气和地问：

“李大人，你说，这次全国清查田亩，受到打击最大的是哪些人?”

“当然还是那些豪强大户。”

“这不就对了!”金学曾一边给李顺续茶，一面说道，“全国新增土地三百万顷，据户部统计，其中属于势豪大户的土地，占。了两百四十多万顷。依你的说法，地方州县衙门，不敢对这些人的庄田使用小弓丈量，那也就是说，此次新增土地的五分之四，还是过得硬的。”

“这个咱李某也不反对，”李顺仍在犟嘴，数落道，“但你金大人不要忘了，势豪大户的大宗田地，是用来收取租课积累财富的，而丁门小户的农家，几亩薄田却是用来养命的。穷人的田地本来就少，如此增重负担，影响的不是少数，而是千千万万户人家。”

“这的确是一大隐患，但也不是所有丁门小户的百姓吃亏，也有的穷人，在这次土地丈量中得到好处。”说到这里，金学曾顿了顿，又问，“江陵县的那个陈大毛，你还记得吗?”

“记得．不就是万历四年在玄妙观前，与巡拦段升打起来的那个人么?”

“就说他家，就得了请丈田亩的好处。他家原有十亩水田，被水打沙压五亩，只剩下五亩水田，但因户部的鱼鳞册上载着他家的水田仍是十亩。因此，他家仍得按十亩交税。这回清丈田地，便给他家减了五亩。从此就可以少交五亩水田的赋银，像陈大毛家这种情况，在全国也不在少数。”

金学曾举出的两个例子都很有说服力，李顺驳不倒他，只咕哝道：

“咱不是说清丈田亩不好，通过清丈田亩惩抑豪强，咱李某举双手赞成。但难就难在底下一帮小和尚，把首辅的一本正经念歪了。”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金学曾感慨系之，劝道，“李大人，无论如何，这大小弓的事情，这次你千万不要捅到皇上那里去：”

"不捅上去，谁还能替小老百姓申诉冤屈?”

“你就是捅上去，小老百姓的冤屈一样解决不了。相反，你还给首辅帮了倒忙。”

“首辅对贪官滑吏，不是一贯深恶痛绝么?”

看着李顺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金学曾是又好气又好笑，对这样一位迂夫子，他只有耐心开导：

“首辅痛恨贪官滑吏不假，但对于那些给他使绊子打横炮的人．他整起来也绝不留情。”

金学曾这句话已是说得非常露骨，李顺不免心里头一震，讷讷地问：

“你是说?”

“你只要把小弓带上金銮殿，最高兴的，恐怕是那些势豪大户，他们早就一个个虎视眈眈盯着首辅，只愁找不到机会把他扳倒。”

“这……”

“李大人，你千万不要作令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何况你这样做，也是把自己推进了万丈深渊。”

“咱说实话，何罪之有?”

“李大人，官场上的事情，你难道还没有看透么?”金学曾拿着火钳使劲戳了戳地，“说真话的人，有几个能升官?倒是那些满嘴假话的人，一个个平步青云。”

李顺怎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只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罢了，他故意扯筋说：

“你金大人始终说真话，不也升了大官么?”

“我，只是碰运气。首辅改革之初，希望有人冲锋陷阵，当冤大头，所以选中了我。”

李顺觉得金学曾今日的情绪有些不对劲，心想他可能是因为丧母乱了心志。既然话不投机，他便赌着一口气，要起身告辞。金学曾刚刚打开话匣子，哪肯放李顺走，他一把将李顺拽住重新坐下，言道：

“我的话才说到一半，你怎么能走呢。”

第二十三回 议时政热茶酬旧雨 进陋巷首辅慰功臣

两人在堂屋里说话时，苍头忙进忙出收拾行李。他抽空儿不断烧了热茶送来，又往火盆里加了一些炭。金学曾将李顺杯中的残茶倒掉，重斟了一杯热茶，自嘲道：

“寒夜客来茶当酒，今夜正好是这情境，李大人，你不要嫌我寒碜.”

“你一身名士气，纵是寒碜也风流。哪里像我，一个十足的乡巴佬.”

李顺本想说句奉承话调和气氛。但因心里气不顺，话一出口仍觉生硬。好在金学曾并不介意，故意扯起闲话儿来。只见他又揶揄问道：

“李大人，嫂夫人的阃政，还像当年一样严厉么。”

“一如既往。”李顺干笑道。

“你负责丈量土地，那么多礼盒儿被你却拒，大概天天都得回家顶灯台吧?”

“是呀，”李顺老老实实回答，“顶灯台下跪，也强似收受贿赂，咱心里安哪!”

“就冲老哥这句话，我敬你一杯!”

两杯热茶一碰，两人还真的咕噜咕噜喝干了。李顺抹了抹嘴角的余滴，说道：

“金大人，你的话尚未说完。说来也不怕你笑话，咱打从娘胎里出来，这还是第一次到北京。真的让咱去见皇上，咱连起码的礼节都不懂，还望你给老哥指点指点。”

金学曾沉吟着说：“不懂礼节不要紧，届时鸿胪寺的传奉官会向你仔细交待。依我看，你当下最要紧的，是把你那牛脾气改一改。”

李顺瞟了一眼放在木桌上的那张弓，问道：

“你还是说这张弓的事?”

“对。我现在不跟你唱高调，要你为首辅的改革忍辱负重。我掏心窝子跟你说句话，你不要好事做了，又一帚子扫了。”

“此话怎讲?”

“老哥，你从一名钱粮师爷混到今天一个六品同知，容易么?你要珍惜呀!"

金学曾这拐弯抹角的提醒，让李顺觉着不对劲，他索性挑明言道：

“金老弟，有什么话你就直讲吧。”

金学曾惨淡一笑，旋即呆下脸来说道：“这次，你们一共有十名在清丈田亩中有功的官员，要受到皇上接见并给予褒奖。这名单，最后是由首辅亲自圈定的。”

“咱不该得到这荣誉……”

“该不该得由不得你，”金学曾拦住李顺的话头，“你说，若要论功行赏，对于清丈田亩最有功的官员，应该是哪些人?”

“这……”李顺陷入了沉思。

“十个人的名单，想必你都知道。”金学曾又补了一句。

“知道。”李顺答。

“那上面缺了谁?”金学曾见李顺仍一脸茫然，便提醒道，“宋仪望和杨本庵两人，名单上都没有吧?”

“对呀，”李顺忽然醒悟过来，迷盹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老大，急匆匆言道，“宋仪望大人任应天府尹期间，无论是清丈田亩，还是推行‘一条鞭’，都是铁面无私，极得百姓拥戴。还有杨本庵巡抚，率先在山东清丈田亩，啃下衍圣公孔尚贤和阳武侯薛汴这两块硬骨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山东地方上的百姓，议论着要给杨大人立生祠。真是奇怪，这样两个人，为何不受褒奖呢。”

金学曾长吁一口气，悠悠说道：“这两人受到冷落，其因就是他们得罪了首辅。""怎么得罪的?”李顺惊愕地问。

金学曾回答：“宋仪望与首辅大人同年，都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士：他自从被嘉靖皇帝撤官后，一直赋闲在家。万历四年，当宋仪望的死对头，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后，首辅大人立即起用宋仪望，并让他担任责权重大的应天府尹。这宋仪望与葛守礼并无私仇，两人之所以势同水火，其因还在‘一条鞭’。葛守礼反对‘一条鞭’，撞到南墙不回头。所以对推行‘一条鞭’法不遗余力的宋仪望盯得很紧。他在位一

天，宋仪望就不可能复职。张居正起用宋仪望．其目的也是为了推行‘一条鞭’法。宋仪望起复履任之后，果然不负众望，立刻就在南京各府州县推行‘一条鞭’法，并着手清丈田亩。应天府乃洪武皇帝建都之地，勋臣贵戚比比皆是：这些龙袖骄民，谁见了都绕着弯儿走，不敢硬碰。偏宋仪望不信这个邪，清丈田亩首先就从这些人家开始。谁跟他捣蛋对抗，该抓的抓，该弹劾的弹劾，好在上头有张居正支持。因此，他仅仅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应天府的土地清丈，并立即推行了‘一条鞭’法。两样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举措，都在应天府获得巨大成功。首辅对宋仪望也备加赏识，他不只一次讲过，在他的诸多同年中，最能干的有三个人，一是王国光，二是殷正茂，第三个就是宋仪望。王国光如今仍在吏部尚书位上；殷正茂接替年老致仕的王崇古，当了两年户部尚书，正好是我的顶头上司，今年夏天，也因父死丁忧离任回籍。惟独这个宋仪望，直到去年致仕，还在应天府尹任上不见升迁。”

“这是为何?”李顺急切地问。

“起因还是为那一年首辅夺情的事，”说到这里，金学曾禁不住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夺情之始，两京各大衙门官员舆论汹汹。特别是艾穆、吴中行一伙人上折反对夺情，京城里闹得沸反盈天。首辅处此危难时刻，极想得到老友的奥援。王国光、殷正茂、李义河等，都赞同皇上要首辅夺情的谕旨，并到处为首辅奔走呼号。南京方面，有那么一帮政要高官纷纷上折要首辅回家守制，首辅希望宋仪望出面做一做说服工作。谁知这个宋仪望，在夺情事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不发一语。首辅对他便产生了不满。半年之后，宋大人治上的太平府，有一个名叫吴仕期的监生，不但邀了几十名府学生跑了数百里路，赶到镇江会见遭廷杖遣戍贵州都匀卫的邹元标，还假托海瑞的大名，写了一份攻击首辅夺情的揭帖，在江南到处散发。此事惊动了朝廷，首辅知道后非常气愤。太平府知府龙宗武揣摩首辅心思，便把吴仕期抓进大牢，对他使用各种刑罚，折磨致死。宋仪望知道这件事后，认为龙宗武矫法罔上，行为不端，便暗中指使言官对其进行弹劾。宋仪望的这一举动，被首辅看作是以怨报德，从此对他怀恨在心。升官荫赏之类的好事，也就再没有他的份。去年，有一个叫刘应求的言官窥伺到首辅的这种心理变化，便找了宋仪望几件上斤不上两的小事进行弹

劾。张居正趁机给皇上拟票，将宋仪望开缺回籍，如今，宋大人在家闲住。”

李顺听罢事情经过，叹道：“去年，咱从邸报上看到宋大人致仕的消息，心里头还在纳闷，宋大人在应天府政绩斐然，为何突遭解职，听你这一说，才知道另有隐情。那么，山东巡抚杨本庵大人呢，他又是如何丢官的?”

“他的情况，与宋仪望大同小异，”金学曾回答说，“去年，朝廷让各省抚台推荐人才。杨大人郑重上书，推荐了一名教谕和一名通判。那名教谕是讲学的热心提倡者，当年为何心隐瘐死在武昌府牢一事，还曾上折请求皇上彻查。另一名通判倒没有什么过错，但有人给张居正写了密帖，说杨本庵收了此人的贿银，才具本向朝廷推荐。”

“就这两件小事就撤了一个封疆大吏，是不是太过草率?”李顺小声嘀咕。

“这也只是撤掉杨本庵的由头，”金学曾说，“真正的原因，是杨本庵不同意首辅撤销私立书院。”

“啊?”

“首辅借何心隐事件，让皇上下旨限期查禁全国七十五座书院，其中就有山东的两座。一个月后，别省纷纷上奏处理完毕，唯独杨本庵上折希望皇上格外开恩，保留山东的这两座书院。”

“在清丈田地上，杨大人是首辅最为得力的股肱，在学政的整肃中，他又不能与首辅保持一致。”

“是啊，因此杨大人也被免职。”

“如此说来，首辅的用人之策，有了一些变化?”

李顺向金学曾投以试探的眼光。金学曾神经质地瞧了瞧紧闭的院门，搔了搔脑袋，答非所问地说：

“老哥，该说的我都说了。”

“不，你还没有说完，”李顺揪了揪下巴上稀疏的山羊胡子，忽有所悟地说，“咱今日一见到你，就觉得有些别扭。当初在荆州，你是何等的意气风发，做起事来风风火火，不避厉害不计艰险。今日却感到你神情抑郁，说话吞吞吐吐，咱还以为你是大孝在身的缘故，现在看起来并不尽然。老弟，咱看你是有了心病啊!”

金学曾立即辩解："李大人，你不要曲解了我的意思。对首辅的远见卓识，以及勇于任事的非凡气度，我金学曾是永远敬佩。"

"除了敬佩之外，是否也加了一点提防?"

李顺的问话比锥子还要锋利，金学曾被"刺"得浑身一颤，愣了愣，方又说道：

"自夺情之后，首辅是有一些变化，主要是用人上。过去，凡被他罢黜的官员，不是庸劣无能，就是贪墨怀私，没有一个是处理错了的。现在却不同，除了赃官庸官照撤不误外，一些与他政见稍有不合的正直官员，也被他寻隙开除，这是被撤的官。再说被他荐升的官员，过去凡经他手提拔的，都是敢作敢为，一心为苍生社稷着想的干臣循吏。现在却不尽然，干臣循吏固然仍能得到提升，但一些溜须拍马看菜下饭的官油子，也能得到重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真定府知府钱普和湖北巡抚陈瑞。"

"首辅毕竟也是人哪，"李顺苦笑道，"一家之主做父亲的，也希望自己的儿子依头顺脑，何况偌大一个朝廷。"

"依头顺脑倒不要紧，怕就怕那些扯白吊谎的小花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问题是，这种人在官场大行其道。"

"首辅对这种人一贯深恶痛绝，不知为何，他如今有些分辨不清。"

金学曾嘴上虽然这么问，但他心底清楚首辅的变化之因：经过长达九年的惨淡经营，首辅实际上已经控制了朝局，满朝文武中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他构成威胁。威权到了极致，往往放松警惕：行事做人就不会像当初那样缜密，《易经·乾卦》中爻辞所言"亢龙有悔"，阐述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顺并不回答金学曾的问话，而是庆幸言道：

"金老弟，令慈大人去世，正好让你有机会全身而退。"

"是啊，"金学曾忽然又瞧了瞧桌上的那张弓，感慨言道，"如今，首辅所要推行的万历新政，基本上已成气象。改革中各种艰难险阻都已平安跨过，像我等这样披荆斩棘的莽夫，就可以归隐田园，吟咏林下了。"

李顺脑子中忽然冒出“狡兔死，走狗烹”这六个字，他还没有说出口，忽听得紧闭的院门被人敲响。

“谁呀?”苍头连忙放下手中活计跑了出去。

门外的人高声嚷道：“首辅张大人驾到，快开门!”

一听到这句话，金学曾与李顺两人不约而同站了起来，正自怔忡，却见张居正带着一身寒气，笑模笑样地走进了堂屋。

“苜辅!"

金学曾扑嗵一声跪了下去，李顺来不及回避，也立马跟着跪下了。

却说金学曾昨日曾到内阁向张居正辞行，因张居正正在会见官员，金学曾等了一会儿，见没有机会便抽身而去，只给书办留了个口信。张居正头几天就得知金学曾要回家守制的消息，就想着单独会见他一次，以示抚慰。今日散班之后，听说金学曾明日就要离京，吃罢晚饭便乘轿寻到金学曾家里，此时见金学曾下跪，连忙说道：

“又不是在衙门，何必这么拘礼，都快起来。”

张居正说着，摘了身上披着的灰鼠皮锦缎衬里的斗篷，交给护卫班头李可拿着，他自己拖了一把椅子在火盆边落座，看了看瑟缩站在一旁的李顺，问金学曾：

“这位是谁?”

金学曾答：“他叫李顺，是南阳府同知。”

“哦，我知道了，”张居正拍了拍身边的杌子，示意李顺坐下，亲切说道，“你在远安当县令时，曾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言一个县衙每年要征召多少民夫供役，每位民夫差值几何，这笔银子从哪儿开销，账算得清楚明白。更难得的是，你指出供役太过糜费。这些供役费用都由本县百姓均摊，多用一名夫役．就给老百姓多增加一份负担，因此希望能减少县衙夫役数额。记得我替皇上拟票准了你的奏折，额定了全国各地县衙的差役数量。减轻百姓负担，你做了一件实事。”

见首辅说起往事如数家珍，对他这一点芝麻豆大的事记得如此清楚，李顺心下感动，言道：“那还是万历四年的事，多亏首辅还记在心里。”

“怎不记得，你是万历三年从全国七万掾吏中挑选晋升的十名县令之一。”张居正言道，“这十名知县，都在任上做出了政绩，除一名县令回家丁忧守制，一位病死，余下八名都已升迁，你现任南阳府同知，是不是?”

“是的。”

“这次来京，是因你在南阳清丈田亩有功，皇上要陛见，还要褒奖赐宴。你何时到京的?”

“今日下午。”

“你一来就跑来看望金学曾，你知道他要回原籍守制了?”

“不知道，咱是碰上的。”李顺觉得自己不便呆在这里，便知趣地说，“首辅大人，卑职不知您大驾光临，留在金侍郎家中已是唐突，现在请容卑职告辞。”

“走什么，不谷来看金学曾，也只是想在他离京之前谈谈心，你何不留下来一起聊聊。”

张居正一改平日威严，而是自降身份纡尊屈贵来与下官接谈。对这非常的礼遇，金学曾既惊诧又感激。他向李顺使了一个眼色，言道：

“李大人，你方才不是夸赞首辅功在社稷，是伊尹再世么。怎么见了首辅，反倒扭捏不安呢?”

李顺揣摩金学曾说这话是暗示他不要胡言乱语，连忙欠了欠身子，佯笑道：

“咱说过．咱是乡巴佬，不懂礼仪。”

“不谷听金学曾说过你为了拒纳贿赂，不得不回家下跪顶灯台：觐见皇上的时候，可不要忘了讲讲这件事情，”张居正说着大笑起来。又道，“官员里头，像你这样廉洁奉公严于自律的人，真是少之又少。”

“其实也不少，”李顺答道，“这位金大人就是一个。”

“是啊．”张居正抬眼看了看四壁萧然空空荡荡的堂屋，疑惑地问，“学曾．你一直住在这里?”

“是的：”

“家眷呢?”

“在老家没有带来。”

张居正虽然欣赏金学曾，但仅限于衙门公事，私下从未过从：今天第一次到金学曾家，亲眼所见感触良多，叹道：

“京城里头的三品侍郎，若论门庭冷落，你恐怕是独一无二了：”

“人各有志．卑职喜欢过这种生活。”别看金学曾心气儿高，平常人不放在眼里，但在张居正面前却显得局促。这会儿他搓着双手说，“首辅大人冒着寒冷光临寒舍，卑职不能好好接待，还望首辅海涵。”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张居正一笑，旋即扭过头去对侍立一旁的李可说道，“把给金大人的礼物拿出来。”

李可遵命，朝外头喊了一声，只见两名张府家丁抬了一个礼盒进来，李可将一张礼单递给金学曾，上面写道：

纹银五十两，纻丝两表里

豹皮囊藏御墨一匣

赋赠故人诗立轴一幅

金学曾捧着礼单，心里头顿时倒海翻江。他久居京城，从未听说张居正给人送过礼物，今日的举动真是破天荒。金学曾受宠若惊，仓促间不知道是该致谢呢还是该拒却。张居正大约看出了金学曾的矛盾心情，说道：

“纹银五十两，是不谷敬献给令慈大人的吊唁之资；纻丝两表里是宫中御制，往日皇上赐给我的，现转赠给你，是要你睹物思君，不忘皇上恩德；豹皮囊中的藏墨，也是宫中御藏。传说用豹皮囊藏墨，久之可使墨色鲜亮润厚。不谷知道你一向有吟诗作赋的爱好，三年守制，时间也不短，正好磨墨赋诗。还有这幅立轴，抄了一首不谷昔日送故友回沂江老家的诗，现转送给你。诗中惜别之情，与今夜之境遇，庶几近之。”

张居正说罢，命李可从礼盒中取出立轴展开，他小声吟哦起来：

幽人结屋东华头，

郁郁松阴四壁秋。

一点浮云向天外，

片帆风影挂江流。

广陵新调惊玄鹤，

渭水长竿钓白鸥。

归去不堪千里道，

山阴夜雪满孤舟。

张居正刚刚吟完，金学曾已是热泪盈眶，他听出诗中充满一股凄恻之情。以首辅目下指点江山运筹帷幄的博大胸襟，他断不会如此伤感，难道他已悟到了“高处不胜寒”的危险，亦或在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威权下面，还隐藏着那种四顾茫茫无人可托的孤臣心境?金学曾不敢往下细想。不管怎么说，他与张居正毕竟存在着共生共荣的关系。这首诗让他敏感地察觉到，首辅对他此次离京，不仅仅是“惜别”，甚至已流露出“永别”的情绪。诗中所言“广陵新调”，显然指的是魏晋名士嵇康临死前弹奏的《广陵散》，而“渭水长竿”则是借用姜太公遇到周文王之前，在渭水旁钓鱼自乐的故事。两个典故，一个是不见容于俗世，一个是怀才不遇。常言道，伤心的耳朵怕闻哀事，这样难以言喻的不祥之音，怎不令他黯然神伤!“首辅大人，你对卑职的知遇之恩，卑职没齿难忘，”金学曾哽咽着说，“只是卑职明日离京之后，从此关山远隔，再没有机会在首辅的麾下效命了。”

“学曾，你怎能如此悲哀。三年时间一晃即过，届时你还要回来担当重任。”

“是啊，金大人，”李顺这时插进来说话，两人惜别的场面，也让他激动不已，“首辅推行的万历新政，怎么能没有你这一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干臣!”

“首辅大人执政九年来，呕心沥血旰食宵衣，如今全国田亩清丈完毕，‘一条鞭’法也已实施，新政上了轨道，像卑职这个马前卒，多一个少一个已无所谓了。”

金学曾的话虽然诚恳，却不中听。张居正盯了金学曾一眼，也不反驳，只是宕开话头言道：

“唐太宗与侍臣谈治国方略时，曾有极为精辟的见解。他说治国与养病无异，病人似觉痊愈，其实还得调治养护。此时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的道理也是这样，天下稍安，尤须兢慎，倘若一见太平之

象就骄逸起来，必至丧败无疑。今天下安危，虽然系之于皇上，但我辈大臣，却是皇上的耳目股肱，富国强兵，还有赖于我辈同心协力。不要以为天下无事，四海安宁，做臣子的就可以不尽肝膈。这等于是居安忘危，处治忘乱。学曾，此中道理，你可要三思啊!”

一席话看似平常，内中却藏了霹雳电闪，金学曾仿佛被人抽了几个耳光，他脸一红，讪讪言道：

“首辅，卑职说错话了。”

“知道说错了，本辅也不怪你，”张居正说着突然猛地呛咳起来。看到金学曾急得手足无措，他又示意金学曾坐下，喘息方定，又言道，“不谷感到身体已是大不如从前，但每日处置国事，仍不敢稍有懈怠。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不谷这些时一直在思虑，要给皇上推荐一些年富力强勇于任事的循吏。可惜啊，恰在这时候，你金学曾却要丁忧回家。”

“首辅……”金学曾心里头暖烘烘的。

“若要按朝局的需要，不谷恨不能也让你夺情，但这是可想而不可为的事。当年皇上让我夺情，引起那么大一场风波。因此，不谷若是建议皇上让你夺情，等于是加害于你。”

“首辅，打从万历元年，卑职因丧父而守制三年从浙江老家回到京城，这九年来我没有回过一次家。这次丧母丁忧，卑职五内俱焚，已下定决心回去守墓三年，以略尽人子孝道。”

金学曾说着，不禁掩面而泣。张居正看着他，瘦削的双颊痉挛了一下，沉重言道：

“尽人子之孝，不谷并不阻拦你。但是，你这一走，朝廷则少了一名能办大事，办难事的能臣，不谷心里难受啊!”

张居正说得情真意切，令金学曾大受感动。想到先前与李顺私下谈论的那些对首辅不甚恭敬的话题，心中不免大生愧意。情绪一张皇，说话就语无伦次：

“首辅大人，我金学曾守制三年，再回来报答你，届时您就是要我肝脑涂地，我也在所不辞。”

“肝脑涂地?”张居正淡淡一笑，“学曾你言重了。朝局早已稳定，如今六部九卿大臣中，刺儿头倒是一个都没有了。”

“这是首辅掌控有方。”

一直在旁边肃耳恭听的李顺，暗中对张居正察言观色，他觉得金学曾对首辅的判断或许有误，这时忍不住开口说道：

“首辅，卑职来自下头，天天同老百姓打交道，最知道老百姓爱什么，恨什么。”

“你说，他们爱什么，恨什么?”张居正饶有兴趣地问。

“‘一条鞭’法的施行，老百姓都拍手叫好，但也有一点……”

李顺说着，就起身去桌上拿那张弓。金学曾眼明手快，抢前一步把那张弓拿到手上，咔嚓一声折了个对断。

“你?”李顺愣了。

“这是什么?”张居正指着断弓问。

“清丈田亩用的弓。”李顺答。

“是你带来的?”

“是的。”

张居正转头问金学曾：“你为何要把它折断?”

金学曾答道：“李顺是个迂夫子，听说要觐见皇上，便想着要给皇上带个礼物。想来想去不知带什么好，就把这张弓带了来。说是想让皇上知道，太仓一年增加九百万两田赋银，天大的功劳，就在这一张小小的竹弓上头。”

“啊，这想法很好嘛，”张居正兴奋地说，“你为何要将它折了?”

“这张弓是户部颁发下去的，现库房里还堆了不少。李大人此举，岂不让人笑他村究。”

金学曾一边说着，一边不停地给李顺使眼色。李顺知窍，只好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第二十四回 朱翊钧索银说歪理 戚大帅春节送胡姬

腊月二十八这一天傍晚，张居正乘坐八人抬大暖轿出了东华门后，不多时就出了崇文门，往泡子河边的积香庐匆匆而来。

从万历九年秋天开始，自玉娘走后就一直闲置的积香庐，忽然又闹热起来。隔三岔五，张居正又来这里小住，松弛一下精神会见一些私交，品茗听雨调筝赏月，积香庐的萧旷毕竟还有可人留连之处：却说隆庆六年夏，张居正接任首辅的时候，身子骨儿还硬硬朗朗的，属于那种精力充沛生气四射的壮汉。待度过数年独揽朝纲的生涯，宵衣旰食事必躬亲，当时累一点苦一点浑然不觉．但天长日久积累下来，如今才感到心力交瘁周身乏软。十年之间．社稷苍生虽然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自己的身体却也大大透支．才五十七岁的人，看上去已是垂垂老者。偏偏他又是一个闲不住的人，每日一到值房，所有军政大事都须得他一件一件研究决策。这样一天下来，两条腿像是灌了铅，一回到家来只想闭目休息。秋上，他的老朋友，同年加同乡方逢时从兵部尚书任上申请致仕。这方逢时历任边关总督，万历五年，王崇古从兵部尚书任上转为户部尚书时，张居正推荐时任蓟辽总督的方逢时接任兵部尚书一职。方逢时比他大三岁，但身体比他好得多。因此．张居正对他主动提出致仕颇为不解，便将他找到内阁询问原因。方逢时便讲了一通理由，他说："人之一辈子，有生必有死。为生而筹计者，是为生计。若按年龄区分，则一岁至十岁，为生计；二十至三十岁．为家计；三十至四十岁，为子孙计；五十至六十岁，为老计；六十至七十岁以上，则为死计。从二十至六十这四十年间，营营扰扰，或为功名，或为事业。外则苦其身以事劳攘，内则苦其心以密思虑，既要想目下的周身之防，又要想将来的善后之策，总而言之是劳碌一生。现在既年届花甲，就该终老林下，为死而计了。"放在前几年．这样一番话是打动不了张居正的，但这一回他却听了进去，不但准予方逢时解甲归田，自己也经常忙里偷闲，跑来积香庐调养将护。

从紫禁城到积香庐这段路不算太近，一路上，无论是流光溢彩锦绣错综的闹市，还是野旷无人杨柳萧条的泡子河边，张居正都懒得打起轿帘看看景致。他倒不是畏冷，而是心情不好。半个时辰前，他还

在平台接受皇上的召见。他眼下这副疲倦的样子，就是因为这次谈话引起。

皇上此次召见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要钱。皇上说快过年了，宫里头有许多人情要做，内廷供用库的存银早已用完，要他指示户部从太仓里临时调拨二十万银子进宫以应急需。张居正一听，连忙解释说：

“皇上，太仓银的使用，朝廷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何事能调何事不能调，都有章可循。”

“朕也不能随便调吗?”朱翊钧问。

“是的。”张居正回答得很干脆，“朝廷的制度，皇上应带头遵守才是，皇上用于后宫赏赐，这笔开销只能在内廷供用库支取，太仓银则是用于国家。”

“可是，供用库存银不足啊!”

“据臣所知，供用库一年，也有五六十万两银子的进项，怎么这么快花光了呢。”

张居正这么一问，朱翊钧脸红红的没有作答。却说内廷供用库的银两，本由皇上支配，换句话说，就是皇上的私房钱。其来源一是京城宝和店的收入，二是乾清宫名下的子粒田课税，三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金银铜铁等矿山的开采征税。万历元年，为了解决李太后捐资建庙的功德钱，张居正建议把宝和店拨到李太后名下：那时皇上还小，不懂得花钱。宝和店划走之后，供用库每年收进来的银子，尽管只剩下一二十万两，却是每有结余。自皇上大婚之后，这笔钱马上就显得不够用了。在他跟前服侍的那些宫娥采女和大小太监，变着法儿讨他高兴，一高兴他就给赏钱，天天行赏日日给彩头，有多少银子也不够他花的。再加上他还好买个骨董什么的，太监们投其所好，今天抱只李后主用过的画缸，明日抱回一只宋代的哥窑瓶子，每件东西都能诌出一个令人心荡神驰的来历，皇上一看收来了这等稀世之宝，焉有拒买之理……就这样今日一道旨，明日一道谕，供用库一年的银子，不够他半年的开销。万历六年，趁张居正葬父离京，刚当新郎倌的朱翊钧就下旨户部调二十万两银子到供用库。这是他第一次伸手向户部要钱。虽然因张居正作梗，他只拿到了十万两银子，但从此以后，只要一逮着机会，他就向户部要钱。张居正每次都是苦心劝阻不肯给付。就是给付了，也必定要大打折扣。如此经过几次．朱翊钧感到憋气，

心想连莽莽乾坤整个儿天下都是咱这个当皇帝的，却为何用户部的银子还得看你臣子的眼色?还是秉笔太监张鲸给他出了个主意，在全国各地多开矿山收取税银，这笔收入可直接进入供用库。皇上依计行事，仅万历七年，就一下子在全国增开了三十多处矿山，每处矿山都派钦差太监携了关防前往督办：这些太监一到地方颐指气使凌虐官吏，对百姓更是百计勒索，有几处差一点激起民变。内廷供用库的收入虽然增加了四十多万两银子，但各地控告钦差太监的折子也多了起来。去年底，张居正为地方百姓计，劝皇上减少矿山数量，皇上虽不乐意，却也怕激起民变，故还是勉强答应了，一下撤销关停了十七处矿山。这样一来，一年就少了近二十万两银子的收入。皇上心里想，这些矿山是你张先生建议撤掉的，那么，短少的这笔收入就该让户部补足。于是便把张居正召到平台，理直气壮地伸手要钱。

张居正当然知道皇上的这层心思。说实话，每次与皇上见面商量国事，他的心情都很矛盾。作为君臣关系，他不应该过多地忤逆皇上，伴君如伴虎，前朝皇上流徙诛杀大臣的例子不胜枚举，为自身安危计，多顺着皇上些儿才是正途。但他在朱翊钧面前，不仅是大臣，还是老师。正是这一层师生关系，使他有责任教导皇上作一个心怀天下不藏私利的正人君子。再加上李太后每每嘱托他要把皇上管紧，事无巨细一律不可阿纵放任。这样一来，他对皇上的管束就非常严厉。九年来，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新婚之后，皇上曾一度沉湎酒色，经过曲流馆事件，受到刺激的皇上又收敛了不少。出席经筵批览奏折研讨国事，仿佛比先前更加认真，张居正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说实话，如果不是皇上的支持，清丈田地推行“一条鞭”法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举措，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实现。但近两三年来，皇上忽然表现出贪财爱钱的毛病，虽经他反复劝导，却收效甚微。皇上在军政大事上垂询甚恭，虚心纳谏，惟独在要钱的时候，表现相当固执。这会儿，见张居正又要搬出大道理来谏止他调拨户部太仓银，他的心里头十分窝火，便没好气地说：

“张先生，去年底朕听从您的建议，撤销关停了十七处矿山。内廷供用库减少了二十万两银子的收入，这笔钱总得有地方填补呀。”

张居正知道皇上正生着气，但他仍不避厉害，耐心地说：“皇上，宫中用度，务以节俭为主。当初你的父亲隆庆皇帝在位时，就十分崇

尚俭朴之风。每年秋天，他都要在南海子举行内廷侍卫射猎比武大赛，拔得头筹者，仅只得到三小块酥饼的奖赏。臣听说，皇上经常在宫中玩掷房子的游戏，谁赢了，就能得到金角银豆儿。苏州的镶金乌木扇，一把值五两银子，您一高兴，就八把十把地赏人。这种侈糜之风，万万不可滋长。”

朱翊钧听了不以为然，问道：“张先生，您常说朕是万民拥戴的太平天子，朕且问你，这太平天子是个啥含义儿?”

张居正答道：“边境清宁，国富民丰，四海升平，九夷来朝，当是太平盛世。”

“现在是不是太平盛世?”

“是的：”

“既然国富民丰，咱这个当皇帝的，焉能鸡肠狗肚，做些小里小气的事情。”

“皇上，臣已经不只一次讲过，居安思危，居富不侈，才是太平天子的真正品格。”

“居富不侈，朕也没有侈呀，”朱翊钧用手指了指身上穿着的龙袍，言道，“你看朕身上的袍服，还是去年做的，袖口都有些发白了.”

”皇上凡事如果都能这样自律．则是天下苍生的福气。”

朱翊钧默然良久，又道：“张先生方才说到朕的父亲隆庆皇帝，一生节俭，奖赏身边内侍只用酥饼，朕的母后也常拿这个例子来教导：但有一点，慈圣太后与张先生都忽略了。”

“啊?”

“朕的父亲不是太平天子。他在世时，灾害频仍国库空虚，所以只能把酥饼作为赏赐之物：朕现在不一样，经过这些年的整治，朝廷赋税大为增加，仅田亩清丈多出的三百万顷土地，一年就增收了九百万两课银。节俭固然是美德，但若守着金山银山，却仍像父皇一样，把小酥饼作为赏赐，底下人岂不讥笑我这个当皇帝的太抠门儿。”

朱翊钧这番话虽是歪理，一时却还难以反驳。而且，张居正从话中还听出弦外之音：“国库增加那么多银子，我朱翊钧为何就不能用一点?”其中夹杂着怨气，也含了一些威胁。张居正颇感为难，便斟酌答道：

“国库充实，存有一千多万两银子，这一点不假。但钱多了，用钱的地方也多了。譬如说维修长城，还在五年前，戚继光就提议在长城上修暗堡，一里路一堡，每堡可容三十名兵士。长城是拱卫京师的屏障，每次鞑靼来犯，长城就吃紧。戚继光这个建堡的建议很好，士兵们守长城可以互相策应。蓟镇东起山海关，西至大水谷，抵昌平镇慕田峪地界，全长一千余里，需得修筑暗堡一千余座，初步估算，这笔工程款得一百多万两银子。再说治河，潘季驯出任漕运总督以来，悉心考察黄、淮两河水势，为从根本上治绝水患疏浚漕河，提议修建高家堰护堤六十余里、归仁集护堤四十余里，柳浦湾东、西夹堤七十余里，堵塞崔镇等决口一百三十个，然后修筑徐州、睢宁、邳州、宿迁、桃源、清河两岸的长堤五万六千余丈，砀山、丰县大坝各一道，徐州、沛县、丰县、砀山缕堤一百四十余里，新建崔镇等处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还有淮安、扬州间的堤坝，也都得重新加固，这项工程预定明年开工，三年完成，耗银约计五百余万两。皇上，这笔账再明白不过，如果这两项工程一上马．国库存贮的税银，岂不要耗去大半?”

张居正不假书册，单凭记忆就能把该讲的事阐述得清清楚楚，这一点，朱翊钧深为钦佩，他不解地问：

“防寇治水，历朝历代都是大事，为何前朝都不做，单等我朝才来实施?”

“因为前朝皇帝手上没有钱!”张居正斩钉截铁地回答，“皇上方才言及太平天子，依臣之见，太平天子一是手上要有钱；二是拿了这些钱不是去花天酒地，而是应该用来巩固国防，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总而言之，取天下之财用于天下，才是万民拥戴的圣君：”

几句话硬邦邦的，朱翊钧被呛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他也深知师相的话句句都在理，便以商量的口吻说道：

“既如此说，朕只要十万两银子，张先生你看如何?”

依张居正的想法，是一两银子也不愿给，但他也不好太驳皇上的面子，只得点头应允。离开平台之后，在去积香庐的路上，他脑海里反反复复想着这件事。最后，还是冯保说过的那句话让他心悸：皇上长大了。

轿子抬到积香庐的门口，天色已经黑尽。挂在大门檐下的四盏皮绢大红灯笼，在寒气中摇曳着柔和的光芒。张居正刚下轿，积香庐主管刘朴就走上前来禀道：

“首辅大人，戚大帅已经到了。”

“啊，他在哪里?”

“在这里。”

随着一声洪亮的应答，只见一个身着三品虎绣武官补服的将军大步绕过照壁，拱手前来相迎，这便是蓟镇总兵戚继光。今天中午，戚继光指派自己的心腹参将金钰赶到内阁传话，说是晚间进京，要找个地方与张居正私下唠唠嗑儿，张居正便选了积香庐，这也是他一散班就急急忙忙赶来积香庐的原因。乍一见到风风火火的戚大帅，张居正便忘却了所有的烦恼，笑道：

“元敬兄，你到了多久?”

“一盅茶工夫。”戚继光抬眼看了看四周，言道，“早就听说积香庐，今天第一次来，倒真是个宴乐游赏的好地儿。”

“何时你有空闲，也来这里住几天，散散心。”张居正说着，又问，“薰风阁的猪头收到了吗?”

“收到了。”戚继光答。

这位戚大帅同张居正的前任高拱一样，有吃猪头肉的嗜好。每年春节，张居正都会从薰风阁买最好的薰猪头，派专人用骡车送往蓟镇戚大帅行辕。前几天过罢小年，他又命管家游七办理此事。

说话间，两人已走进了山翁听雨楼，地龙烧得很暖，两人都脱了斗篷和棉袍。接了先前的话，戚继光又道：

“首辅大人，今年的薰风阁猪头，你怎么送这么多，整整一百只。”

张居正答道：“我听说往年送给你的猪头，你都分送给部将，甚至长城哨所的兵士，自己往往一只都剩不下，所以就吩咐游七，今年多给你送一点。”

“多谢首辅关爱，”戚继光看着张居正憔悴的脸色和凹陷的眼窝，动情地说，“首辅大人，几个月没见，你可又瘦多了。”

“岂只是瘦，精神也差得多，”张居正一下子又记起下午平台召见的事，不由得抚髯长叹，说道，“也许，我现在应该归政了，退隐林下颐养天年。”

“首辅何出此言?”戚继光惊问。

张居正不能将下午在平台的君臣对话告诉戚继光，只是委婉言道：

“早在去年，不谷见圣上已经长大，可以独自亲政，心里头就松了弦儿，萌生退隐之意。”

“咱听说，李太后不允。”

“是啊，”张居正撩起窗幔，看了看窗外的夜色，答道，“慈圣太后一直信任不谷。他看出皇上有亲政的意思，竟然教训皇上说，‘三十岁之前，你想都不要想亲政的事儿，一切还得请教张先生’，太后这么一说，倒叫不谷左右为难。”

“李太后这句话，在底下传得很广。”

“是吗?”

“官员们都知道，如今皇上发下的所有圣旨，其实都是首辅的拟票：大家心照不宣，认为要想办什么事，与其找皇上，不如找首辅：”

张居正对官员们的这种心态早有预料，只不过没有人当面给他捅穿而已：这种局面对他究竟是祸还是福，他心底也是清楚的：他之所以还不能痛下决心离开宰揆之位，一来担心万历新政的夭折；二来也不好拒却慈圣太后的信任。此时，他对戚继光说：

“元敬兄，官员们的种种议论，我也略有耳闻。有些官员甚至认为皇上成了傀儡，这与事实不符。我张居正虽然受太后之托，行使摄政之权，但任何时候，我都是皇上的臣仆。”

“首辅可以这样说，但官员们心里头不这样想，你拿他有何办法?”

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非同一般，故说话直来直去，张居正知道这种话题纵然谈论三天三夜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便收摄心神，勉强一笑言道：

“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儿了。元敬兄，你说要同我唠唠嗑儿．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打紧的事儿，咱这次来，专为你的身体。”戚继光诡谲地一笑。

“身体，我的身体怎么啦?”张居正问。

“咱住在蓟镇，虽不常来北京，但也听人说过．您的身体比过去差多了。方才，您自己也这样讲。”

“连我的身体，底下都有议论?”张居正约略有些吃惊，同时掺杂着一些不高兴。

“你的身体关系到社稷苍生，更连着千万名官员的前途，他们焉能不关心!”

“是不是有人咒我，巴不得我早死?”

“这个，咱还没有听说过，”戚继光看了看张居正敏感的眼神，言道，“但被你得罪的那些势豪大户．肯定会背地里咒你。不过，更多的官员，还是希望你健康长寿。”

“这个我也相信。”张居正的神色略有放松，和缓言道，“特别是你戚大帅，巴不得我张居正成为彭祖第二。”

“是啊。”戚继光爽朗地一笑，说道，“上个月，咱在蓟镇拜会了一个老中医，他说了一番养生的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咱受益匪浅。”

“他说了些什么?”

“他说，养生的道理千条万条，最要紧处，其实就只有一个字。”

“哪一个字?”

“逆，顺逆的逆!”

“逆?此字怎讲?”

“鸟之溯风，鱼之溯流，皆是逆行。惟其逆行，可得生气。人处逆境，必能自强不息。所谓置于死地而后生，说的就是逆处取顺的道理。阴阳家看风水，用沙水取逆，为的是迎生气。《易经》六十四卦中最吉利的卦是《泰卦》，这《泰卦》的卦象是乾在下而坤在上．阳下阴上，这是大逆，但大逆就是大顺。养生家取坎填离，坎为水，离为火，外坎内离是《济卦》。济就是调养，取坎填离就是返老还童。《易经》有一句话，叫‘生生之为易’，这生生之道，就是采逆之道。首辅，你觉得老郎中讲的这番道理，有无可取之处?”

“有，这是得道人之言。”张居正赞道。

“按老郎中所讲的养生道理，咱比着葫芦画瓢，悟到道家的方术，实有妙处。”

“道家什么方术?”

“采阴补阳啊!”

“采阴补阳?”张居正忍俊不住笑了起来，谑道，“你这位戚大帅，莫不是想当花帅了。”

“古人讲酒色财气四字，把色摆在第二，说色是刮骨的钢刀，这话只对了一半儿，”戚继光也不管张居正取笑，径自讲下去，“若是一味沉湎酒色，女人就是害命的毒药。但如果深谙采阴补阳的大法，控驭有方，女人又可成为男人最好的养品。不然，乾下坤上凤骑龙，为何成了大吉大利的《泰卦》呢?”

“戚大帅雄辩滔滔，看来你的采战之理，比起你的军事韬略来，毫不逊色啊!”张居正说着哈哈大笑起来。

“首辅先甭夸奖，您听我把话说完。”戚继光挤了挤眼，接着又神秘地问，“前几年，您的身边是否有一位名叫玉娘的女孩儿?”

“有。”张居正心下一动。

“那几年．咱瞧着您首辅大人，精气神三样都比现在好得多。您那时身体调养得好，玉娘功不可没。”

“玉娘离我而去，已经四年了。”张居正说着有些伤感，“她就是从这积香庐走的。”

“咱知道，”戚继光说，“听说玉娘善解人意，她走后，首辅也曾伤心过一段日子。”

“人去楼空，说这些陈年旧事，只能令人徒自伤悲。”张居正说着站起身来，对戚继光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说，“走，说了这半日的闲话，咱们也该填填肚子了。”

“就咱两人吃饭?”戚继光起身问道。

“不就咱两人还有谁?”

“两个大老爷们儿扎堆儿喝闷酒，有啥意思。咱这次来，给首辅大人带来了两个佐酒的。”

“佐酒的，人在哪?“

“在隔壁花厅里，请首辅大人挪步过去一瞧。”戚继光说着头前带路，将张居正领进一墙之隔的花厅。厅里头早坐了两位美女，一见戚继光进来，都连忙起身并排站着敛衽行礼。

这两位娇娃，都是深眼碧瞳，睫毛修长，鼻梁高耸，猩红的嘴唇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更有奇者，二人长得一模一样。嘴唇的弧线，微笑的眼神都毫无分别。一看到她们，张居正马上想起那一位曾叫隆庆皇帝神魂颠倒的奴儿花花，禁不住精神一振，脱口问道：

“这两位可是波斯美女?”

“首辅好眼力!”戚继光介绍说，“这两个美人儿是一对孪生姐妹，都来自波斯。”

“难怪她们长得这么像。”张居正的眼神一直不曾离开波斯美女令人勾魂的脸庞，又好奇地问道，“元敬兄，你是在何处得到她们的?”

“托人出关，直接从波斯物色到的。”

“你为何要将她们弄到中土?”

“为了给首辅调养身体。”戚继光说着凑近张居正耳边，小声嘀咕道，“首辅，采阴补阳滋润身体，这两位胡姬，都胜过长白山上的千年老人参哪!”

“她们都叫什么名字?”

戚继光走近两位波斯美女，指着张居正对她们说道：“这位美髯男子汉．就是咱对你们讲过的首辅张大人。他是你们的主子，你们自己告诉主子，你们叫什么名字?”

左边的一个跨前一步，蹲了一个万福，然后说道：“奴婢叫阿古丽，是姐姐。”

右边的一个仿效姐姐，施礼说道：“奴婢叫布丽雅，是妹妹。”

姐妹两人的汉语不甚流利，但看上去已是懂得大汉闺门的礼节。张居正赞道：

“这姐妹两个，倒是让不谷想起了奴儿花花，天生尤物，风情万种：”

“她们两个进入中土已经半年，咱先让她们呆在蓟镇，委派专人调教。”

“难得你戚大帅如此有心。”

“过春节了，你送我猪头，咱总得有所回赠哪!”

戚继光开了一句玩笑，张居正拍拍他的肩膀，两人会心地大笑起来。

第二十五回 猜灯谜说龙马精神 献颂诗免百姓欠赋

转眼间就到了万历十年的元宵节。为了庆祝朱翊钧登极十年，李太后颁下懿旨，要在紫禁城内举办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

却说皇城里的鳌山灯会，本是一年一度的常例。其规模的大小并无定制，全凭皇上的嗜好和年成收入的好坏来决定。嘉靖年代晚期，因世宗皇帝笃信斋醮，为了开炉炼丹的方便，他竟搬出乾清宫另觅地方住下，不要说大臣，就是皇后嫔妃也不肯见面。因此，本是后宫同乐君臣同赏的鳌山灯会，就被他生生地免掉了。到了隆庆年代，因国库空虚财力不济，穆宗皇帝虽有心操办赏灯乐事，终因银根吃紧而不能大肆铺张。规制一小，看起来也就没啥意思，于是忽办忽停，终不能提起兴趣。朱翊钧登极后的第一年，喜欢热闹的李太后便有意恢复鳌山灯会，但张居正认为财政拮据，皇上应带头节俭，力谏不可，李太后只得依他。一直到万历六年，朝廷入不敷出的状况得以扭转，太仓积银渐多，皇城里才举办了万历纪年以来的第一次灯会。自那之后又停了几年。到了今年，这个凸现太平盛世检阅朝廷实力的鳌山灯会，才得以梅开二度。

民间的灯会，往往在正月初八就开始，历时十天结束。但皇城的灯会，总会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翻了酉时牌后准点开始，歇会的日子同民间灯节一样，都是正月十八。

却说元宵节这天晚上，大约申末时分，天色尚未完全黑尽，但高大巍峨的午门城楼以及端门上的五凤楼，早已是华灯初上一片璀璨.远远看去，但见星球莲炬火喷梨花、飞丹流紫锦簇花围．灯楹灯柱、灯檐灯梁，灯其帘灯其壁、灯其帘灯其饰，两座城楼耸在半空，恍若天上宫阙水晶世界。在京的公侯世家皇亲国戚以及内阁辅臣六部九卿，还有翰林院六科廊等品秩虽低却清荣高贵的词臣言官，都获准登上午门城楼陪侍皇上观灯。他们的夫人女眷也都穿了诰服，被邀至五凤楼，陪两宫太后及王皇后欣赏鳌山灯火。另外，挨着午门城墙，还搭建了一长溜临时看台，专门安置所有六品以上前来赏灯的京官。这是多年都没有的盛事，因此，一过未时，受到邀请的官员便络绎不绝赶来这里。一时间，东西长安街上宝马香车，鞍笼喝道，除了大九卿以

上官员可以乘轿进入午门广场这重门深禁之地，余下官员一律落轿于金水桥外，步行进入端门。

一入酉时，大家瞧见一长列锦衣绣鞯、张金戟玉的仪仗簇拥三乘大轿抬过金水桥。所有人都认识，打头的正是张居正的大轿．另两乘大轿，一乘里坐着他的母亲赵太夫人，另一乘坐着他的夫人王氏。三乘大轿一抵达，本来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的午门广场，刹那间静得像是一个人都没有。张居正在午门前下轿，所有官员都避之甚远，只有鸿胪寺传奉官跪下迎接。与此同时，他的母亲与夫人在五凤楼前下轿，早有一帮太监在那里候着，将她们搀上楼去。

张居正一上得午门城楼，先到的王公大臣们一个个脸上都露出巴结的笑容，纷纷挤上前来和他行揖见之礼，楼上的秩序顿时有点混乱。正在张居正一一答礼寒暄之际，猛听得广场上九声炮响．旋即听到一名太监高声喊道：

“太后，皇上驾到——”

声音才落，便听得楼梯上杂沓的脚步声，众人循声望去，只见朱翊钧身穿簇新的衮龙袍，在冯保、张宏、张鲸等一大帮太监的簇拥下，已是满面春风上得楼来。楼面上所有的人，包括朱翊钧的外公武清侯李伟，都一起跪了下去。

在黑鸦鸦一大片跪着的王公大臣中，朱翊钧首先看到了张居正，他慌忙快走几步到了张居正面前，亲手将他搀起，然后才说了一声：

“众卿平身!”

朱翊钧在冯保的引领下坐到了特为他准备的御榻之上，各位跪着的王公大臣也纷纷谢恩爬起来坐上事先安排好了的位置，皇上左边的锦缎太师椅，是张居正的座位，右边坐的是英国公张溶，紧挨着张溶的才是武清侯李伟。张居正身边一溜儿坐着的是内阁辅臣张四维和申时行以及六部九卿，内辅辅臣本来还有一位马自强，他在万历六年秋天吕调阳死后不到一个月也因病去世，自此再没有增加新的阁臣。众位臣工坐定，五楹的楼面挤得满屯屯的，朱翊钧把身子侧向张居正，恭敬地问：

“先生何时到的?”

“只比皇上先到了一小会儿。”张居正答。

“听冯公公讲，今年的鳌山灯会布置得好，花样翻新，超过了往年。”

朱翊钧显得很兴奋。张居正看了看垂在大门两旁楹柱上的两串制作精巧的宝莲灯，也很高兴地答道：

“听说东华门外灯市口的灯会也热闹非凡，皇上与百官万民同乐，天下无不欢忻。”

说话间，又听得一名太监跑到楼前倚着栏杆，朝广场上锐声高喊：

“开灯——”

刹那间，鞭炮齐鸣鼓乐大作。本来黑咕隆咚的广场，须臾间火树嶙峋星开万井。朱翊钧与王公大臣们一起拥到栏杆前观看，首先映人眼帘的，是广场中间那一座气势磅礴的鳌山灯。灯山高七层，最上一层直与两座城楼比肩。这灯山珠光宝气，闪闪熠熠，吐翠旋玑，镂金镌玉，五彩灯焰炫迷了所有人的眼睛。这灯山大得让人咋舌，且自下而上有路可通，身入其中，在层层叠叠千影万影灯光下，自有登临天市畅沐霞光的感觉。

在鳌山灯的两旁，是两条香风如梦银花如幻的灯街，它们曲折逶迤，犹如两条光芒四射的银河。河中的浪花，便是数不清的花灯、鸟灯、兽灯、虫灯、游鱼灯、走马灯；料丝夹画灯、绉纱堆墨灯、明角皮纸灯、金线麦秸灯；含珠腾龙灯、吐火麒麟灯、八仙过海灯、十二生肖灯；杭州皮绢灯、滇南彩漆灯、闽中珠灯、白下角灯……数百种形态迥异各展风采的花灯，直叫人心旷神怡目不暇接。

这两条灯街，入口处都有招牌。左边灯街口子上，五盏八角玲珑宫灯上各写了一个大字，合起来是“九曲黄河灯”。颐名思义，这条灯街很长，犹如九曲黄河。一入街中，便设有多处藩篱，彩灯巧布，人人其中，往往转晕了找不到出口。右边灯街人口处，吊了七盏走马宫灯，上面书写的字儿是“二十四番花信灯”。在万历六年的鳌山灯会中，就扎饰了“九曲黄河灯”，朱翊钧还曾兴致勃勃地走了进去，若不是管灯的火者领路，他恐怕在里面转悠一晚上也出不来。今夜里，朱翊钧还想进去一试，他就不信自己没有本事走出来。但是，右边的这个“二十四番花信灯”却是万历六年那次灯会中没有的，朱翊钧喊来冯保，好奇地说：

“二十四番花信灯，是个啥含义儿?”

冯保笑着答：“这是老奴的一个主意。古人道春天是二十四番花信至，三千世界露华浓。咱就想，何不把这些美丽的春景儿搬到鳌山灯会上。”

“这的确是个好主意。”朱翊钧赞赏道，“二十四番花信，究竟是怎样一个说法?”

“这个嘛，”冯保指着张居正身边站着的申时行，笑道，“老奴是讨教申先生才知道的，让申先生直接告诉万岁爷。”

申时行是嘉靖四十二年的状元，在翰林院呆了很多年，是有名的才子，张居正一直器重他，把他定为朱翊钧的六名讲臣之一。但他深沉练达，为人做事从不张扬，在这种众目睽睽的大场面中，他从来都是甘在人后三缄其口。这会儿冯保点了他的名，情知躲不过，只得挤上前来言道：

“启禀皇上，这二十番花信风，乃与节令对应。我们常言气候二字，气指的是一年二十四节气；候，便是气中的日程。一气是十五天，一候是五天，每一气中含有三候。二十四番花信，指的是从小寒到谷雨这四个月。这四个月，共有八气二十四候。每一候中，都有一种花作为风信对应，昭示节令的推移与变化。”

“原来是这样。”朱翊钧觉得很新鲜，便饶有兴趣地对申时行说：

“二十四番花信，你现在一样一样给朕仔细道来。”

申时行习惯地看了看张居正，见张居正也正满脸微笑地看着他，便略自沉吟了一下，答道：

“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之间，为小寒降临之日。小寒三候，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古人言梅花报春，就因为它是二十四番花信中的第一名。小寒之后是大寒，大寒第一候是瑞香、第二候是兰花、第三候是山矾；接下来是立春一令中的三候，第一候是迎春、第二候樱桃、第三候望春；立春之后是雨水，第一候是菜花、第二候是杏花、第三候是李花；尔后是惊蛰三候，第一候是桃花、第二候是棠棣、第三候是蔷薇；惊蛰过了是春分，第一候是海棠、第二候梨花、第三候是木兰；再说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最

后一个节气是谷雨，第一候是牡丹，第二候是酴醾，第三候是楝花，过了楝花风信，节令就到了立夏。”

朱翊钧神情专注听完申时行的讲述，猛然看到簇拥在他周围的王公大臣一个个支着耳朵听他们谈话，这才霍然醒悟到今晚上不是开经筵而是看花灯，忙招呼冯保安排大家各处赏灯去。看到大臣们轰地散去，冯保又道：

“万岁爷，二十四番花信灯，每一种花都扎了十盏样式不同的灯，那条街上一共有花灯二百四十盏，每一盏灯上都贴了一首灯谜。”

“灯谜?好哇，大伴，你陪朕猜灯谜去!”朱翊钧一下子兴奋起来，接着又对身边的张居正言道，“张先生，咱们一块儿去猜一猜灯谜，好吗?”

“好!”张居正难得这么开心。

三人遂一起下楼，才走了两步，朱翊钧似乎记起了什么，又停下脚步四下里睃巡，看到武清侯李伟正在楼堂角落里坐着，一边吃着果点，一边与辅臣张四维说着悄悄话儿，遂又吩咐贴身内侍：

“周通，你去把武清侯喊来，让他老人家随咱们一起下楼，去看二十四番花信灯。”

朱翊钧一行下楼来到二十四番花信灯的人口处，只见两宫太后和王皇后几个也正袅袅婷婷朝这里走来，朱翊钧迎前一步喊道：

“母后，咱邀了张先生来猜灯谜。”

“好呀，看有什么灯谜，能把张先生难住。”李太后抿嘴儿一笑言道。她一眼瞥见夹在人缝儿中的父亲，便朝他微微一揖，问道，“家中春节过得可好?”

“好。”武清侯李伟忽然显得拘谨，憨笑道，“好闺女，今年的鳌山灯，让你爹开了眼界。”

“钧儿登极十年，咱想该庆祝一番，亏得张先生和冯公公尽心尽意，这灯会才如此辉煌。”

“这要花多少钱哪!”李伟摸了摸身旁一根包了金箔的灯柱大发感慨。

“瞧你说这话，还是乡下的李老倌。”李太后说着咯咯咯地笑起来。

冯保凑趣儿言道："武清侯，您是担心万岁爷花不起钱是不是?如今的万岁爷，可不是你女婿隆庆皇帝爷那时的景象。现在，万岁爷大钱不动，就是扫扫箱子角儿，这样的鳌山灯会，一个月办一次，也还绰绰有余。"

一说到钱，朱翊钧就敏感地看了看张居正，见这位师相望着头顶上的宫灯出神，似乎别有所思，便打断众人的谈话，带头走进了二十四番花信灯的灯街。

一人口，便是璀璨夺目的梅花灯阵，打头的第一盏灯，高约八尺，绉纱扎就的五瓣腊梅，通体透明。花蕊间插着一个精致的黄绫绢轴，冯保命守灯的小火者取下，恭恭敬敬送到朱翊钧手中，朱翊钧抖开一看，上面是一首诗：

闯关踏隘气吞吴，

驰向中原拜洛书。

尽载英雄朝帝阙，

忠心岂肯赤龙孤。

诗下面还有三个工整小字：打一字。

"啊，原来这是个字谜。"朱翊钧立马来了兴趣，将诗轴反复看了几遍．问道，"这是字谜吗?"

"肯定是，"冯保答。

"这个字谜毫无踪迹可寻，这是谁出的?"

"是翰林院里的词臣，这里头的二百四十个灯谜，都是他们编出来的。"

朱翊钧拿着诗轴左看右看，怎么看不出头绪，便把诗轴朝灯下值勤的太监手中一塞，说道：

"这个难猜，走，咱们往前看去。"

李太后就站在儿子身边，见他要走，连忙喊住他，说道：

"钧儿，这是第一个灯谜，你非猜出来不可。"

"为何?"朱翊钧瞪大了眼睛。

"既然摆在第一，肯定是个吉兆，你这一走，好兆头不就没有了?"李太后笑着说。

朱翊钧不敢违抗母命，只得重新拿起诗轴，但仍看不出奥妙，遂指着冯保说：

“大伴，你说，这是个啥字儿?”

冯保笑着答：“这二百四十个灯谜的谜底儿，老奴都已知晓，咱若说出来，岂不是作弊?”

“张先生呢，你知道谜底吗?”

“臣不知道。”张居正回答。

“那你猜猜。”

打一看到诗轴，张居正就开始琢磨，这会儿从容答道：“这个字谜，若从字划构架上去寻思，肯定如坠五里雾中，这是一个会意的字谜。”

“会意?那它是什么字?”

“马字，骏马的马。”张居正指着朱翊钧手里的诗轴解释说，“闯关踏隘，驰向中原，都是说宝马的故事，三四两句语意更明了，烈马载天下英雄尽朝帝阙，辅佐皇上开创千秋盛世。”

“玉龙孤怎讲?”朱翊钧追着问。

“玉龙指的是皇上。”张居正说着看了李太后一眼，又道，“皇上上应天命，降临人间是嘉靖四十一年，这一年是壬戌年，壬戌五行属水、玉与金配，属金，金生水，玉龙乃皇上天命之象。如今骏马来朝，皇上就不会孤单。”

“朕本来就不孤单呀。”朱翊钧仍觉纳闷。

“皇上忘了今年的年属吗?”

“年属?”朱翊钧一拍脑袋恍然大悟，笑道，“今年是壬午年，属马，难怪第一个灯谜出了个马字儿。”

“马与龙配，即龙马精神，皇上得此吉兆，乘风御气穷极八荒，更当亲政爱民励精图治。”

“好兆头，好兆头!”李太后连连称赞，与陈太后两人，都喜得合不拢嘴。

“这字谜出得好，张先生解释得更好。”朱翊钧说着就喊自己的贴身内侍，“周通!”

“奴才在。”周通上前一步。

“给张先生赏……”朱翊钧本想说“赏五两银子”，一想张先生又不是宫内的奴才，便改口道，“张先生的高堂老母坐在五凤楼上赏灯，你传旨下去，给她老人家赏五疋杭绸。”

张居正本想推却，但想到受赏者是母亲大人，他只好诚惶诚恐地谢恩。

朱翊钧陪着两宫太后逛灯街猜灯谜，差不多花去了一个多时辰，此时广场上的鳌山灯会，恣意游戏笑语欢声已是达到顶峰。两座城楼上．也是管弦嘈嘈娇声应板，绣筵绮席金盏重开；御茶御酒芬芳满腹、珍馐赏赐人尽开颜。朱翊钧重上午门城楼，高高兴兴同王公大臣们吃了几杯酒，然后问张居正：

“张先生，如此良宵美景，按规矩，翰林院的词臣们应该献诗上来．以记其盛。”

“皇上昕言极是，词臣们想必早就准备好了。”

张居正说着让申时行去邻座请翰林院掌院学士于慎行过来，张居正对他说：

“皇上请你们作鳌山灯会的承制颂诗，你们想必都打好了腹稿，快快都把佳作献上。”

“限半炷香工夫，谁慢了罚酒。”张四维一旁凑趣补了一句。

于慎行知道今夜场面难得应付，故滴酒未沾，这时欠了欠身子，含笑说道：

“承制颂诗本鳌山灯会题中应有之义，臣等已略作考虑准备献丑．但按规矩，首辅才高八斗，应该首开韵府敲金戛玉以启祥瑞：接下来是张阁老、申阁老一吐锦绣，你们鸿篇未制，臣等焉敢蹇足而先?”

朱翊钧一听，这话在理，便对张居正说：“张先生，您不动笔，他们于心不安。”

张四维与申时行还有英国公张溶等一帮王公大臣一起撺掇，张居正情知推不过，便起身走到早就铺好纸墨的书案前，提起饱蘸浓墨的长锋羊毫，一边构思一边写了下来：

今夕，可夕春灯明，

太平天子踏月行。

灯摇珠彩张华屋，
月散瑶光满禁城。
禁城迢迢通戚里，
九衢万户灯光里。
花怯春寒带火开，
马冲香雾连云起。
弦管纷纷夹道旁，
游入何处不相将。
花边露洗雕鞍湿，
陌上风回珠翠香。
花边陌上烟云满，
月落城头人未返。
共道金吾此夜宽，
便愁玉漏春宵短。
御沟杨柳拂铜驼，
柳外楼台杂笑歌。
五陵豪贵应难拟，
一夜欢娱奈乐何。
年光宛转不相待，
过眼繁华空自爱。
君不见，神州父老欣相告，
新灯万盏向春开！

张居正写下这首“奉御承制元夕行”，一搁笔就引来满堂喝彩。他开了这一个好头，张四维、申时行两个大学士以及翰林院待诏的十位词臣，一时间纷纷献艺。诸位都是才华横溢风流倜傥的国士，个个笔下滚珠泻玉。诗成张挂起来，便有许多人驻足欣赏。其中，翰林院编撰冯琦写出的《观灯篇》尤为引人注意：

帝握千秋历，
天开万国欢。

莺花稠正月，
灯火汉长安。
长安正月璇玑正，
万户阳春布天令。
新岁风光属上元，
中原物力方全盛。
五都万宝集燕台，
航海梯山入贡回。
白环银瓮殊方至，
翡翠明珠万里来。
薄暮千门凝瑞霭，
当天片月流光彩。
十二楼台天不夜，
三千世界春如海。
万岁山前望翠华，
九光灯里簇明霞。
六宫尽罢鱼龙戏，
千炬争开菡萏花。
六宫千炬纷相似，
星桥直接银河起。
赤帝真乘火德符，
玉皇端拱红云里。
灯烟散入五侯家，
炊金馔玉斗骄奢。
桂烬兰膏九微火，
珠帘绣幌七香车。
长安少年喜宾客，
驰骛东城复南陌。

百万纵博输不辞，
十千沽酒贫何惜。
夜深纵酒复征歌，
归路曾无醉尉诃。
六街明月吹笙管，
十里香风散绮罗。
绮罗笙管春加绣，
穷檐漏屋寒如旧。
谁家朝突静无烟，
谁家夜色明如昼。
夜夜都城望月新，
年年州县告灾频。
愿将圣主光明烛，
并照冰天桂海人。

这首功力深厚想象飞腾的诗，用了四张大内专用的四尺洒金暗花宣纸，才把它抄下。小内侍把这首诗挂在楼堂人口的显眼处，很多人都挤上去看，传出一片赞扬之声。在张居正的推荐下，朱翊钧挪步过去细读，读到大半，他连连叫好，待到读完，却默不作声了。

“皇上为何不说话?”张居正一旁问道。

“朕看这位冯琦，是晚节不保。”朱翊钧蹙起眉头。

张居正一惊：“皇上何出此言?”

“冯琦这首《观灯篇》，大半都写得不错，像‘薄暮千门凝瑞霭，当天片月流光彩，十二楼台天不夜，三千世界春如海’这些句子，都写出了鳌山灯的气势。可是，读到‘灯烟散入五侯家，炊金馔玉斗骄奢’，朕就起了疑心，这个冯琦是不是指桑骂槐?说王侯大臣们借着灯会之机大肆奢华，明里是骂王侯，暗中指的是朕不该举办鳌山灯会。最后几句，冯琦算是露出了尾巴，什么‘年年州县告灾频’，什么‘愿将圣主光明烛，并照冰天桂海人’，你听听，这不是在骂朕只顾自家欢乐，却全然不顾民间疾苦么?”

朱翊钧说着，气得一跺脚。张居正赶紧言道："请皇上息怒，据臣来看，冯琦并非有意讥刺皇上。"

朱翊钧用手指着洒金宣纸，没好气地回道："白纸黑字，难道朕还诬他?"

"冯琦想让圣主的光明灯照彻天下，这应是作臣子的最大心愿：皇上，你应该高兴才是。"

张居正这样委婉劝说，朱翊钧仍觉得气不顺，对冯保说："冯公公，你去把这个冯琦找来。"

"不用找，卑臣在这里。"

随着这一声回答，只见从对面楹柱下跑过来一名六品官员，朝着朱翊钧跪下了。这人便是冯琦，他的诗写好挂出之后，他就一直站在近旁观察动静。皇上与首辅两人的对话，一字一句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城楼上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凑在一块谈天说地品月赏灯的王公大臣们，听到这边的响动，都纷纷停止说笑，一齐把目光投射过来。

朱翊钧并不看周围人的脸色，而是目光炯炯盯着冯琦，厉声问道："你在诗中说'年年州县告灾频'可有实据?"

"有。"

"说给朕听!"

"卑臣遵旨，"冯琦仰起脸来奏道，"臣是南直隶苏州府人，咱们苏州府虽是天下膏腴之地，但赋税较之它府，却不知重过几倍，故种田人家历年积欠难以清还。如今，一个府还欠有四十多万石田租无法清缴。苏州府官员年年都向户部报告请求减免，均未获批准。"

"真有这事?"朱翊钧问。

"实有其事，"回答的不是冯琦，而是张居正，他言道，"江南苏州，松江两府，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这十三年间积下的田赋欠额，高达七十多万石。现据户部统计，这期间全国的积欠是一百五十多万石。苏、松两府几乎占了一半。不是苏松两府官员不力，更不是地方的百姓刁滑，而是这两个府历来承担的税粮较它处为重，小民无力交

付，故越积越多。年前，应天巡按孙光祐曾呈上奏疏请求蠲免两府积欠，不知皇上是否看到?”

“何时的奏疏?”

“腊月二十九日才到．想必已放年假，皇上尚未见到。”

“唔，”朱翊钧听张居正这么一说，心中已有了底。他猜想冯琦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选定在这鳌山灯会上以诗进谏，便问张居正，“苏松两府的税粮该不该减，张先生心里头肯定已有了主意。”

“想法是有，”张居正毫不隐讳，坦言说道，“天下百姓，特别是那样小户人家，财力十分有限。他们基本上是靠天吃饭，若该年风调雨顺，一年的收入，也仅仅只能供交当年的税粮。若遇上荒年，田地歉收，当年的税粮都交不起，哪里还有能力偿还上年的积欠呢?臣曾让户部派员到下面州县作过调查。一些征收赋税的官员欺蒙朝廷，逃避责任，常常将当年征收的税粮挪作附带的征收，名义上完成了以前的欠税，实际却减少当年的征收。今年减少的税粮，又成为明年的积欠。官府索取逼求无休无止，百姓怎么能忍受!丁门小户被逼得家破人亡，执事的胥吏却填饱私囊。天下庶民百姓是国家稳固的基石，百姓的疾苦就该是皇上的疾苦：现在，国库贮藏充盈，因此，臣建议皇上，下旨蠲免全国万历七年以前的所有积欠。这样的善举，就等于皇上给全国的每一位老百姓，都送去了一盏大光明灯!”

赏灯本在兴头儿上的朱翊钧，猛然听到张居正这一番涉及民间疾苦的宏论，感到很在理，但又觉得这番讨论不是时候儿，为了不误欣赏这多少年才有一回的鳌山灯，他赶紧对跪着的冯琦说：

“冯琦，你这《观灯篇》写得好，朕明日给赏。关于免除万历七年以前积欠的田税，就按张先生说的办。明日上朝，第一道旨就下这个。”

“谢皇上。”

冯琦从地上爬起来，双眼噙满激动的泪水，但朱翊钧这时已没有心思听他的唠叨。楼下广场鳌山灯前，已经响起了如春雷震耳的嘭嘭鼓声，众人又都挤到栏杆前朝下观看，只见九九八十一个叉角童子，奔跑跳跃击起了腰鼓，在他们中间，还有七七四十九个小姑娘提着篮子，在叉角童子间翩翩起舞。她们篮子里盛满了鲜艳的花瓣，踩着鼓

点挥动玉臂尽情抛洒——广场上顿时下起了花瓣雨：冯保好不容易挤到朱翊钧跟前，扯着嗓子介绍说：

“皇上，这个节目叫《仙女散花太平鼓》。”

鳌山灯会，再一次进入高潮。

第二十六回 冯保探病窥猜圣意 钱普求见又启新忧

大约是元宵节晚上观看鳌山灯会偶感风寒的缘故，第二天张居正就头痛脑闷四肢盗汗，周身酸痛起不来床。皇上闻此消息，派了太监来家慰问，并下旨给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要他们多分担内阁日常政事，重大事项还是前往纱帽胡同请示首辅裁夺议决。

如今的张大学士府，用人丁杂乱四个字来形容一点也不过份。张居正的六个儿子已有四个成家。他的大儿子敬修，万历二年就考中了进士，如今在礼部任六品主事。二儿子嗣修与三儿子懋修，去年双双折桂，一为探花一为榜眼，都得选庶吉士在翰林院供职，再加上因张居正九年考满进太师衔而恩荫一子，四儿子简修授封正六品兵马司指挥，一门荣贵煞是了得!儿子们虽然官袍加身，却都没有自己的“官邸”，大大小小都还窝在张大学士府中。这皆因张居正怕他们学坏，不肯放他们出去另立门户。如此一来，大家里头套小家，满堂儿孙再加上张居正的母亲赵太夫人，老少四代几十口人。除此之外，还有一百多名各类男女佣仆。二百多号人一天到晚喧喧闹闹，张居正纵然在家养病，也很难清静下来。因此，就借了这个理由，他堂而皇之搬进积香庐住了下来。表面上的理由是这里环境清幽宜于调养，其实真正的理由是因为积香庐金屋藏娇——阿古丽与布丽雅两位孪生姐妹住在这里.不知不觉，张居正在积香庐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虽然他的夫人以及儿子们隔三岔五来这里探望，但一直陪侍左右的，却只有他的管家游七。不是他的亲人们不肯来侍奉汤药，而是张居正嫌他们碍眼，不准他们常来。看看已到了二月下旬，泡子河边的柳树都爆出了豆粒大的绿芽儿，太阳底下拂面吹来的风暖融融的令人惬意。可是，疗治了一个多月的张居正，病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剧，近几日卧床不起，连说话都觉得没有力气。

这天半上午，吃过汤药的张居正正迷迷盹盹地睡在山翁听雨楼二楼的寝房里，忽然房门外的起居厅里传来轻微的说话声将他惊醒，仄耳听去，是冯保与游七在说话，只听得冯保问：

“张先生这一晌吃的什么药?”

“太医院的院正开的，他说咱老爷内火太重，脾干。肾燥，便开了降火祛邪的汤头。”

“吃后有效果么?”

“倒不见有什么奇效。”

“听说张先生……”

说到这里，厅里的声音低了下去。张居正顿时一个激灵清醒了许多，他想起来却周身绵软，只得轻轻咳嗽一声，游七听见响动就匆匆掀帘儿进来。

“冯公公来了?”张居正声音微弱地问。

“是.”游七吩咐守值的丫环替张居正掖好被子。

“请他进来。”

张居正说着，又一次强撑着身子要坐起来迎客。冯保正好这时跨进了门，见状忙快步上前阻拦，言道：

“张先生就这么躺着，千万不要动。”

张居正也不再坚持下床，丫环找来大迎枕把他的头部垫高，就这么半躺着。游七搬来一把太师椅挨着床边放下，请冯保落坐。

却说张居正此次发病后不几天，冯保就来看过，那时只觉得张居正气色虽差，但两眼仍炯然有神，心想无大碍，回到宫里头，还专门向两宫太后和皇上作了禀报，说张先生得的是时症，调养一些日子就会好起来。后来听说病情越来越重，心里头便放心不下，今日一大早到宫里头请示了皇上，便启轿来积香庐探望。这会儿见张居正眼窝深陷印堂发黑，不单面色干枯，就连平日修长黑润的一部长须也失去了光泽，一瞧这副模样，冯保嘴一瘪，竟簌簌落下泪来。张居正勉强挤出笑容，说道：

“冯公公，多谢您来探望。”

冯保拭了拭眼泪，难过地说：“是两宫太后和皇上，差老夫前来慰问。”

“不谷身体不争气，连累太后与皇上。”

张居正说着，枯涩的眼窝里也有泪花打转。冯保握了握张居正伸出被窝的手，滚烫滚烫火炭一般，便问道：

“听游七说，您吃的都是太医院的汤头?”

“是的。”

游七插话说：“太医院每天有两名郎中在这里当值，须臾不得离开。”

“这个咱知道，这是皇上亲自安排的。”冯保皱着眉头说，“但太医院的郎中，十个倒有九个是药呆子。开出的汤头吃不死人，也救不活人。京师向来有谚语，道的是‘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这四句话专讽刺名实不符。所以，这太医院的药方，咱心里头始终存着疑，听说你久治不愈，咱便从大同给您请了个郎中来，这郎中专治疑难杂症，素有‘王神仙’之称。”

“人呢?”张居正问。

“已在楼下坐着。”

冯保说话时，游七早下楼把王神仙请了上来。只见这王神仙已七十多岁，但鹤发童颜神清气爽，一看就让人相信是有道行的人。王神仙进屋后行了觐见大礼，略事寒暄后，便走到床前替张居正把了把脉，然后又看了看脸色，说道：

“大人名为阳燥，实则阴虚。”

“何以见得?”冯保问。

王神仙答：“如果小老儿没有说错的话，首辅大人的右眼已看不清东西。”

“是的，”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答道，“元宵节后，不谷的右眼突然变坏，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如今读奏章、拟票，全凭一只左眼。”

“小老儿还说一点，大人一直解不出大便来。且大便口常常带血.”

张居正眼珠子一转，微微颔首道：“这也是真的。”

“咦，王神仙你果然有一手，”冯保啧啧称奇，问道，“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王神仙答：“这其实很简单，只须懂得八卦就可以解透。一般人只把八卦对应于山川万物，其实人身就是一个八卦。人的头圆圆的，象征乾天，双足方方的，象征坤地，古人言天圆地方，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头足之间，人的身体像艮山，津液像兑泽，声音像震雷，呼吸像巽风，血荣像坎水，气力像离火。一身八卦皆全：还有，人的耳、目、

鼻，皆是两个孔，口、小便与大便口，皆是单窍。双为阴。单为阳，一阴一阳谓之道，故若要看一个人的身体病情，则首看鼻下、口上之人中。对应六十四卦，这人中穴是泰卦。首辅大人为木命之人，人中穴应是亮青之色，但眼下为赤红之色，这就是病象。赤红属火。木生火，说明首辅身上元气丧失太多。《素问》中讲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阴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满东南，以东方阳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强。’气属阳，形属阴。阳左阴右，阳清阴浊，阳虚阴实也。首辅大人现在恰恰相反，不是阳虚阴实，而是阳实阴虚。所以，根据人中穴的颜色以及脉息，小老儿推断首辅大人右眼已看不清东西，这是肾气不足，阴虚严重的表现。阴上阳下，水既不能克火，火便燥热下行，至大便处瘀结发虐，故皮干渗血。大便中的水分也被邪火烤干，板结成块难以排泄。”

王神仙一番宏论，冯保听得痴了。因将病情说得如此准确，张居正电深为折服，他仿佛看到了希望，不无焦灼地问：

“王先生，不谷身体应如何调养?”

王神仙并不直接回答，而是问道：“首辅大人前两年，是不是吃了不少补药?”

这一问叫张居正不好回答。打从和玉娘相识之后，他就经常吃一些诸如海狗肾之类的壮阳药。春节前戚继光将阿古丽和布丽雅两位波斯美女送给他的时候，还顺便给他带来了一箱产自日本的极品海狗肾。现在听王神仙这么一说，他才感到可能是海狗肾对身体造成了危害。

王神仙见张居正沉默不语，内心已明白了八九分，他委婉劝道：

“首辅大人再不要吃任何补药了。当年。首辅佐皇上开创万历新政，第一步是振衰起隳，整饬吏治惩抑豪强，整顿驰驿清查庄田，这几样对于朝廷来讲，无一不是泻药，因此，几年下来大见功效。现在，大人的身体同国事一样，惟一能做的不是补，而是泻，这也算是振衰起隳。”

张居正觉得王神仙的话很是中听，便道：“王先生说得极好，不谷一定按你说的去做。”

王神仙看罢病，便在游七的带领下，下楼去开汤头药方去了：寝房里只剩下张居正与冯保两人。冯保瞧着张居正憔悴的样子，知道他

体力很难坚持，便想着要告辞。但两人见上一面也不太容易，心中该有多少话要说，故又舍不得马上离开。张居正看出冯保的矛盾心情，加上他也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便主动言道：

“冯公公，请你留下，陪不谷多坐会儿。”

“咱是舍不得走，”冯保说着叹了一口气，怔怔地盯着张居正，满腹心事言道，“张先生，你的身子千万不能垮掉。”

“我又何尝想躺在床上，”张居正苦笑着，忧伤回道，“从当首辅到现在，我像一只永不卸磨的驴，再好的身子骨儿，也顶不住啊!”

“大明江山，如果重千斤，你张先生一人肩上扛了八百斤，焉有不累之理。”冯保感叹着。

“这些时，不谷一直在想，万历新政已初见端倪，或许，我应该卸下首辅之职了。”

“什么，你想致仕?”冯保身子一颤。

“是啊，力不从心了。”

“张先生，你千万不能这样想!”

“为何?”

冯保愣了愣，言道：“张先生，你总该懂得人一走，茶就凉的道理：”

“我怎么不懂!”张居正虽在病中，但一言政事便双目生光，他警觉地问，“你是否听到了什么?”

“皇上对你的病情问得很详细。”

“他是关心。”

“他非常关心，”冯保眼神里露出一丝忧虑，小心说道，“皇上让老夫前来探视先生的病情，一定要弄清楚是重还是轻，如果是重，重到什么地步，他要确切知道。”

“哦?”

“还有李太后，她也把老夫叫过去问了好几次，她亲自到乾清宫指示皇上，要他从内库拨金币给您治病。她还对老夫说，她每天多抄一个时辰的《金刚经》，为你祈福。”

张居正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忽然想到万历三年在大隆福寺的那次会见，对李太后的感激之情中更增添了几分温馨。想了想，他说："请冯公公代不谷转呈太后与皇上，臣仰荷圣恩，屡蒙悯念。一旦好转，臣立刻上表谢恩。"

"病呢?咱该如何回复皇上?"冯保叮了一句。

"你据实而言。"

"这万万不可，"冯保立刻摇着头，决断地说，"不能让人觉得你病得严重，沉疴难愈，这样，就会有人心生妄想。"

"唔……"

"依老夫观察，皇上与太后两个，对您患病虽然都很关切，但心里头的想法却并不一样。"

冯保的话点到为止，但张居正已听懂了未尽之言。近两年来，朱翊钧对他的礼遇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真心求教的态度却大不如从前，就说元宵节那天夜里在午门城楼，朱翊钧虽然听从他的建议减免天下积欠赋税，但明显心不在焉。冯保本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厉害人物，他早就看出皇上与张居正亲密无间的君臣关系只是表面，内里早已出现了裂痕。他与张居正两个可谓皇上的左膀右臂，任谁失掉对另一方都是不幸。单从利益上讲，冯保就不肯让张居正垮掉。所以，他方才的话意在提醒。张居正思忖了一会儿，便试探着问：

"冯公公，你认为圣意有不可揣摩之处?"

"皇上长大了，天威莫测啊!"冯保的答话蕴含了几分畏惧，接着又忧心忡忡言道，"如今，京城各大衙门，似乎像一盘散沙，官员们都在猜测你究竟患的什么病，能否痊愈。"

"这个你就是不说，不谷也猜想得到，"张居正一副不屑的样子，"朝廷一有风吹草动，官员们就会为自身前途着想，竖起耳朵到处打听小道消息。"

"你说得不错，"冯保愤懑地回答，"张先生你大概还不知道，有人出大价钱，要买太医给你看病的药方。"

"有这等事?"张居正一惊，"买药方干啥?"

"从你的药方，就可以推测出你究竟得了什么病，是不是无药可治的绝症。"

“这个人是谁?”

“驸马都尉许从成。”

“他?”张居正眼光霍然一跳，“自从万历四年子粒田征税，到万历九年清丈田亩，这许从成处处与我作对，他想我死，理属必然。”

“张先生，恨你的何止一个许从成。”

“这个不谷知道。孟子说‘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我任首辅十年，得罪的几乎全都是王公大臣。上任之初，不谷就想到过与巨室作对的种种结局，就曾说过‘虽万箭攒体亦不足畏’的话：也许，此言或成谶语。”说到这里，张居正顿了一会儿，又问，“许从成拿到药方了?”

“没有.”冯保回答说，“你一患病，老夫就请得皇上圣谕，告知太医院的郎中，你的病情是朝廷最高机密。凡给你治病者，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外人透露病情。谁敢违旨，严惩不贷。”

“还是冯公公想得周到。”张居正向冯保投以感激的一瞥。

冯保叹道：“还有一句话，不知老夫当不当讲。”

“冯公公有什么话尽管直言。”

冯保眯着眼儿，似乎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把话说出口来：“张先生，老夫建议你还是搬回家疗养。”

张居正一愣，问：“冯公公何出此言?“

冯保问：“听说积香庐里，有一对波斯美女?“

“是有。”张居正在被窝里挪了挪身子，脸色稍稍有些不自然，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

冯保并不回答这个问话，只绕题儿答道：“这事儿，外头已有了一些传闻。”

“都说些什么?”

“说你的病，同当年隆庆皇帝爷一样，都是因色伤身，是女人惹的祸。”

“岂有此理!”

张居正脸上有些挂不住了，冯保觑着他，继续言道：“张先生你别激动，咱与您相交这么多年，还不知道你的秉性?你是那种沉湎酒色荒

淫无度的人么?弄两个波斯美女来，尝个鲜儿逗个乐儿，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原也无可厚非。何况您日理万机身心俱疲，一到晚上，更需要有年轻貌美的女孩儿来给你温枕解乏。咱冯某虽然是个公公，但能够理解您张先生。可是，在朝廷中，毕竟人多口杂，有的向灯有的向火，倘若有人使坏，把这话儿传到李太后耳朵中，那会是一种什么结果?”

“会怎么样呢?”张居正警觉地问了一句。

“李太后肯定不高兴，”冯保慢吞吞言道，“张先生大概还记得奴儿花花的事，隆庆皇帝宠着她时，李太后恨之入骨。从此，只要一提波斯美女，李太后那张脸，立马就拉下了。”

冯保一脸峻肃，把问题说得很严重。张居正心上不悦，正思着替自己作些解释，忽见游七推门进来，禀道：

“老爷，工部右侍郎钱普急着要见你。”

“他人在哪?”

“就在大门口，”游七回答，“老爷不发话，守门军士不肯放他进来.”

“他有什么事?”

“瞧他那副神态，猴儿巴急的，好像有什么重大事情要禀报：”

“就是天塌下来，也不能见他。”冯保一旁插话。

“为何不能见?”张居正问。

“你这副样子见人，不是走漏消息么?”冯保说着提醒道，“张先生，现在不能让任何人看见你的病容。”

“可是，钱普有急事。”张居正答。

“反正该说的话咱都说了，该怎么做，还是张先生你自己决断。”冯保说罢拱手告辞而去。

张居正听着冯保下楼的脚步声，想一想，觉得他言之有理，自己断不能躺在病床上见人，遂让游七扶他起来，两位侍女忙碌着给他穿戴梳洗，将他扶到楼下的客厅。张居正因大便口掉了一小节肠子出来，且时时在渗血，坐下来生痛生痛，侍女便在他坐着的绣榻上垫了又厚又软的褥子，即使这样，张居正坐上去仍然如同针扎。

钱普在游七的引领下，急匆匆走进了山翁听雨楼的客厅，在进门前这段路上，游七一再叮嘱他，禀告事情要言简意赅，说完就走，万不可耽误首辅休息。听到这话钱普心下一格登，猜想首辅一定病得不轻。却说张居正病重卧床不起的消息，在京城已是广为传布!但究竟病得如何，却谁也说不清楚。自万历六年钱普从真定府知府任上升调进京任工部右侍郎后，他就一直得到张居正的赏识，并成为张大学士府的常客。即便这样，这次首辅患病，他依然打探不出真实情况，几次登门都被婉拒。此情之下，钱普就禁不住瞎猜疑，这回总算让他逮着机会，能够当面一探虚实了。

一走进山翁听雨楼的客厅，见首辅袍服加身衣冠整洁坐在绣榻上，完全不像是重病在身的人，钱普顿时心下一宽，忙迎面磕下头去，唱喏道：

“工部右侍郎钱普觐见首辅大人。”

“坐起来说话，”张居正刚啜过参汤，说话有了中气，“你有何急事?”

钱普听这声音，越发相信首辅没有得什么大病。他坐到首辅对面的椅子上，双手按着膝盖头，本想奏事，话一出口却又变了题目：

“卑职听说首辅大人尊体欠安，心下一直不踏实，曾到府上探视数次，都进不了门。”

“不单是你，多少公卿大员想来看望，都被我挡了。”张居正扯着力气说话感到吃亏，又催促道，“你有何要紧事，赶快说。”

“是这样，”钱普感到张居正的眼光犀利一如往日，故不敢看，只勾着头言道，“今天早上，卑职刚到衙门点卯，皇上就差内廷供用库的管事牌子赵福跑来找我。”

“找你干什么?”

“传达皇上旨意，要急速去云南购黄铜两万斤，以作大内铸钱之用。”

“什么?”张居正突然一个挺身，由于使劲，屁股下大便口便如撕裂一般疼痛，他咬着牙忍住，盯着钱普目光如电，厉声问道，“内廷要铸钱?”

“是的，”钱普抬起脸来回答，“皇上说内廷供用库供费不足，太仓银又不可征用，就想着自己铸钱。”

“你怎么说?”

“卑职一想，这事儿关系到朝廷钱法，即便是皇上，私自铸钱也不合法制，便对赵福说，铸钱事大，卑职作不了主。”

张居正点点头，吁了一口气，又问：“后来呢?”

钱普捻了捻胡须，哭丧着脸回答：“赵福当即就把卑职斥了一通，他说‘这事儿皇上亲自定下，要你作什么主?你的任务是一个月内．把两万斤黄铜购回来。’说完就扬长而去。他一走，卑职越想越不对劲，就赶紧跑来请示您，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

“唉!”张居正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皇上怎么这么糊涂呢?”

“是啊，赵福的意思，要卑职今天就办下移文，六百里加急传到云南抚台衙门。”

“先不能办!”

“卑职遵令，”钱普觑着张居正，又犹豫着问，“皇上那一头，如果追问起来怎么办?”

“你先给皇上写一道奏折，劝告皇上要奉守朝廷钱法，并要把私自铸钱的危害阐述清楚。”

“是。”

钱普答应一声，却不理会游七频频向他使眼色要他快走，他仍磨蹭着，似乎还有话要说。

“你还有事吗?”张居正不耐烦地问。

“有是有一件事，卑职又不敢开口。”

“你说：”

“卑职想讨首辅大人身边一件信物，扇子、毛笔、巾帽、腰带。任什么都可以。”

“你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张居正颇为惊诧。

“事情是这样的，”钱普解释道，“卑职一心挂牵首辅大人的病情。这病若是能替换，卑职愿以身代之。前两天，卑职突然想起一如和尚

设坛祈福很有一些功效，便付了二百两银子，请他在昭宁寺为首辅大人做七天的大坛会。约定后天开坛，卑职知道首辅行事一贯不肯张扬，所以这次坛会，卑职也就没有说明是特为首辅而做。但佛力所佑，首辅是接福之人，如果不到场，这福报就没办法接了。卑职思来想去，便想了一个主意，如果能乞得首辅一件信物，供到法坛上，这样就福有所托了。”

张居正觉得钱普的想法怪诞，本想拒辞。转而一想，人家是一片好心——祈福的事虽不能作指望有什么效用，但也不算是坏事。遂随手将茶几上的一把扇子递给钱普，说道：

“我看你的心思，还是要放在奏折上头。”

第二十七回 失龙袍万岁爷震怒 弹锦瑟老公公神伤

天色黑尽，两乘小轿落在冯保府邸大门前，从前头一乘轿子里走下来的是徐爵。由于得到冯保的提携，他早已官拜正四品的锦衣卫指挥佥事，坐镇南镇抚司衙门。如今，他在京城里不但有势，而且还有权。多少缙绅戚畹臣工官佐，莫不以认识他为荣，若是有谁敢拍着胸脯说上一句“人家南镇抚司的徐爷，咱哥们儿!”此人必定成为众人争着巴结的对象。按下徐爵不表，再说后一乘轿子里下来的人，大约三十来岁年龄，长相富态衣着光鲜：看上去虽然没有功名，却也是一个混官面儿的人。此人叫潘一鹤，是去年致仕的南京礼部尚书潘晟的管家。这样两个人为何凑到一块儿来到冯府，说来有一段故事：

潘一鹤的主人潘晟，是嘉靖三十二年的进士，金榜题名后，他又被选为庶吉士。其时在翰林院任编修官的张居正，正好分责管理庶吉士，因此就成了潘晟的顶头上司。尽管潘晟比张居正的年龄还要大两岁，但在张居正这个少年得志的座主面前，他只能以晚辈自居。潘晟步入官场之后，开头十几年运气不佳，隆庆皇帝去世时，他还只混到五品巡抚的衔头。张居正当上首辅之后，利用京察之机，将潘晟从地方官任上提拔进京，担任正四品的吏部员外郎，三年后再迁升为三品礼部右侍郎。又三年——也即是万历六年，正好礼部尚书马自强荣升为内阁辅臣，他空下的大宗伯一职，便由南京礼部堂上官万士和来北京接任，而万士和腾出来的位子，张居正便推荐了潘晟。就这样短短六年时间，潘晟由五品巡抚升至二品大宗伯，他的飞黄腾达，全凭座主张居正的赏识。若论他的政绩与操守，却并没有给张居正长脸。这人生性猥琐，平素儿的心思，十之八九都用在钻营上。谁有权有势，他就像膏药一样贴上去。当了六年京官，虽然乏善可陈，没有一件政绩拈得上筷子，但宫内宫外的势要人物，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坏话，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佩服他夤缘攀附的本领。到了南京之后，他盘算自己的仕途已是到了顶点，便滋生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念头，在南京公卿同僚面前，渐渐露出那种“朝中有靠山”的优越感。南京同北京不一样，北京各大衙门的堂上官都手握重权，而南京毕竟是留都，六部九卿的级别虽与北京一样，却多半是闲官。因此，北京多循吏，南京多清流。潘晟搞惯了的那一套，在北京吃得开，在南京却遭人反

感。他到南京两年，便弄得四面楚歌一筹莫展，更有人写折子告到皇上那里，说他贪鄙收受贿赂。虽有张居正袒护，他没受到惩处，但他在南京势难再呆下去。想调到北京，六部九卿没有一个空缺，降职使用又有伤体面，万般无奈，他只好上折请求致仕。张居正为了替他保存颜面，借皇上之口准了他的请求。

卸职之后，潘晟在浙江老家过了几个月闲云野鹤的生活，心里头却一刻也没有松闲，老想着如何寻找机会重返北京政坛。今年正月间，他得知张居正患病，皇上有可能增补内阁大学士，心想这是个好机会，便急速派他的管家潘一鹤进京活动。

潘晟在北京任职期间，就与冯保牵上了线，徐爵与潘一鹤也彼此成了朋友，这次潘一鹤来到北京，要找的第一个人便是徐爵。对这位如今不仅是冯保的大管家，同时自己也成了锦衣卫四品大员的京城新贵，潘一鹤焉敢怠慢，他一见面就奉上一张五千两的银票——即便在贿赂成风的官场，对徐爵这等人物来说，这也算是一份重礼。徐爵收钱就肯办事儿，当即就递信儿给冯保，约下了今晚上的这次会见。为了不事张扬，徐爵特意要了两乘小轿。

冯保所住的府邸，在巷子最里头，门口禁绝行人。徐爵一下轿，门役立刻上前，恭恭敬敬喊了一声“大管家”，徐爵问：

“老爷回来了吗?”

“没有。”

“没有?”一只脚已跨进门槛的徐爵，又把腿收回来，问门役，“老爷不是说一散班就回家吗?”

“小的也不知道。”

徐爵自从当了锦衣卫指挥佥事后，就从冯府搬了出去。除了大事他还帮冯保照应，一应家政他早就不管了。冯府管家另有一个叫张大受的人接任。但冯府一应仆役，还是把徐爵当管家对待。这会儿见门役的表情，似乎还不知道他是有约而来，便问：

“张总管呢?”

“他半下午就去了宫里头，到现在也没回。”

“啊，莫非宫里出了什么事儿?”徐爵心下猜疑，对跟在身后的潘一鹤说，“咱们先进去坐会儿，等咱老爷回来。”

冯保不在，徐爵俨然就成了冯府的“二老板”。他一来，仆役们都争着上前与他打招呼套近乎。尽管他官袍加身，大家仍只用家礼同他相见，徐爵也习以为常。他领着潘一鹤刚在客堂坐定，便见张大受气喘吁吁跑了进来。这张大受也是冯保的心腹，他比徐爵言辞短一些，所以出头露面的机会也少，在外头的名气比徐爵小得多。他还有一点与徐爵不同，他是被阉过的人，属于在籍的太监，腰上悬有大内牙牌，出入禁廷要比徐爵容易得多。大凡要在宫里头办的事，冯保便都交给张大受。此时，张大受一眼瞥见徐爵，便嚷道：

“老哥子，咱就知道你先来了。”

“咱不是按老爷约定的时间来的么。”徐爵疑惑着问，“怎么，咱们不该来?”

“不是不该来，是宫里头发生了大事儿，老爷一时脱不开身。他让咱先赶回来，说是若你们没到，就改时间约见，若是来了，就多等会儿。”

张大受说着，一屁股坐下来，撩起袖口就擦额头上的汗。徐爵看他紧张兮兮的样子，禁不住好奇地问：

“宫里出了什么事儿?”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张大受反问。

“三月初六。”

“对呀，三月初六晒龙衣。”

“晒龙衣怎么了?”

“晒龙衣晒出麻烦来了。”张大受紧一句慢一句数落起来，“皇上的龙衣，都由内官监甲字库保管，一溜二十个大铜柜，里头满屯屯儿装的都是皇上的各种袍服。今儿早上，甲字库几个管事牌子一起开库启柜，验单清衣。一件一件拿出去晒太阳，在清理过程中，发觉少了一件。若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也就罢了，偏是那最最不能少的一件。”

“哪一件?”

“万历六年，皇上大婚时特制的那一件礼服。这件衣服是由孙隆的杭州织造局监造的，造这件衣服花去十八万两银子，是万岁爷最贵的龙袍。”

“这么贵重的龙袍，怎么会丢呢?”

“是呀，甲字库的内侍们翻箱倒柜，恨不能掘地三尺，但就是找不到。”

“后来呢?”

“那会儿，咱老爷还没到司礼监值房哪。内官监觉得事情重大，跑到司礼监禀报，当值的是秉笔太监张鲸。这张鲸一听，也不等咱老爷，就径直跑到万岁爷那里奏本儿去了。万岁爷一听，顿时雷霆大怒，当即下旨，把内官监甲字库有关人员全部抓起来一并拷问，非要查出结果不可。”

“查出来了吗?”

“哪有这么快查得出来的。”张大受哭丧着脸说道，“老爷捎信儿让咱去，是让咱回来把全府仆役都召聚起来通个气儿，这些日子不要在外头惹是生非。”

徐爵听到这里，心里头便打鼓。他知道冯保的行事风格，若非遇上大麻烦，断不会让张大受回来约束家仆。想了想，便又气愤地说：

“按照规矩，这个张鲸得知失窃事件之后，应首先向咱老爷禀报。该不该奏明皇上，由咱老爷决定。他张鲸凭什么越权上奏?不知他调唆了什么，惹得皇上如此震怒。”

“这都是未解之谜，咱老爷心里有数。”张大受说着，像是才发现潘一鹤一样，指着他问道，“你就是潘晟大宗伯的管家?”

“是的。”潘一鹤赶紧满脸堆下笑来，朝张大受一拱手说，“我叫潘一鹤。”

张大受两只眼迷瞪瞪地盯着他，提醒道：“潘老弟，方才咱和徐爵哥儿俩的谈话，你知道就行了，万不可外传。”

“张大哥放心，小弟不会乱说一句。”

“不乱说就好，”张大受说着就起身，对徐爵说道，“你陪潘老弟宽坐，咱去召集仆役会商。”

看着张大受匆匆而去的背影，徐爵呆着脸怔忡有时，方讷讷言道：

“咱老爷是万岁爷的大伴，万岁爷从没有对他发过脾气，难道这一回……”

徐爵看了潘一鹤一眼，把剩下的半句话吞了回去，潘一鹤知窍，故意引开话题，问道：

“徐管家，冯老公公忙着处理急事，咱们是不是改个日子再来?”

“老爷既然吩咐让咱们等，咱们就等。”

徐爵一句话未了，便听得大门口有落轿的声音，他忙起身伸头去看，只见冯保背着手，正缓缓地朝客堂走来。

今儿宫里头的暴风骤雨，冯保是始而吃惊，继而恐惧，接着是愤怒，最终复归平静。他吃惊有两点缘由，一是锁钥甚严看守紧密的甲字库，为何还能失窃?除了监守自盗外，恁作何解释都不可信。偏甲字库的一帮当事太监一个个都不承认有盗窃行为，拷问了大半日竟没有头绪；第二点令冯保吃惊的是，就这么一件寻常失窃案，皇上居然气得像个红脸关公，当他闻讯赶到西暖阁时，皇上竟朝他吼了起来：“大伴，宫里头出了这样大的盗贼，你平日怎么管的?”一句话噎得他半天透不过气来。皇上敢对他发火，这还是第一次，他因此感到恐惧。回到司礼监值房后，他静下心来一琢磨，觉得皇上发火绝非偶然。自从张居正病倒以后，皇上的心情就时好时坏，近些时更传出他和王皇后感情不睦的消息。王皇后住在坤宁宫中，皇上多少日子都不去一回。王皇后行为端庄，见不得任何一点轻佻的举动，朱翊钧有时想变着法儿和她亲热亲热，她推推搡搡就是不依。长久下去，朱翊钧就失去了对她的兴趣。这次甲字库失窃之所以引起皇上的震怒，据冯保推测，皇上倒不是特别在乎那一件价值十八万两银子的新婚礼服，而是因此想起了当年与王皇后新婚燕尔两情相悦的蜜月。往事不可追，当下正无奈，这也许就是皇上大为光火的真正理由。揣摩到皇上借题发挥的心理，冯保心下稍安。但他立刻又想到绕过他直接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那里去的张鲸，刚松弛下来的一颗心又揪得紧紧的。他当即找来张鲸询问究竟，张鲸回答说是因为这事儿发生在他守值期间，若等冯保这个“当家的”来到后再奏报皇上，恐冯保嗔怪他推卸责任，故先行上奏，是祸是咎由他来承担。这回答无破绽可挑，但冯保因此对张鲸产生了疑心。这事儿要是张鲸先向他请示，他根本就不会上奏皇上，而是先让内官监自己寻找，万一找不着，再找个替罪羊送到东厂拘禁，到那时再向皇上禀报也不迟。尽管张鲸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他凭直觉感到张鲸此举是别有所图。但他只把强烈的不满与

愤怒深藏于心，表面上仍对张鲸信任如初，委托他全权处理此事。张鲸受命之后，也想借机表现自己的才能，但他除了拷问别无他法，折腾了一天，仍一无所获。一直守候在值房里等候结果的冯保，这时只得吩咐张鲸，先将一应涉案人员带往东厂羁押，明日再接着审理，他自己也就乘轿回到府邸。

却说冯保慢悠悠走进客堂，看到徐爵与另外一个人已毕恭毕敬站在那里，猜想那个人就是潘晟派来的管家了，也不等徐爵介绍，就问潘一鹤：

“你从浙江来?”

“是。”

潘一鹤一看冯保不言而威的样子，不免有些张皇失措。徐爵上前扶冯保坐下，小心地问：

“老爷，你还没用晚膳。要不，你先去膳堂吃点儿。”

“不用了。”冯保摆摆手说，“你让厨子把奶子热一热，咱先啜一壶。”

冯保指的是奶子府每日送来的人奶，徐爵当即吩咐下去。一会儿，便有一位丫环送了一壶温过的奶水上来，冯保一边啜饮，一边问道：

“你叫什么?”

“潘一鹤。”

“你家老爷致仕后，在家干些什么?”

“吟诗作赋，还新增了一个嗜好，钓鱼。”

“钓鱼?”冯保一笑，“潘大宗伯还有这等雅兴。”

“我家老爷说，钓鱼至少可以培养人三大工夫，第一是风雨不惊；第二是宠辱皆忘；第三是去留随意。”

冯保忖道：这三样倒还贴切。遂放下啜空的奶壶，不无嘲讽地言道：

“你家主人这哪里是钓鱼，分明是钓龙啊!，'

潘一鹤不知冯保说话的意思，因此不敢接腔。徐爵这时插进来言道：

“老爷，潘大人虽然致仕在家，但心里头一直惦念着您。他听说您老人家在沧州预制寿藏，特派潘一鹤赶来北京，为您送来一点心意钱。”

“啊，咱预制寿藏的事儿，潘大人知道了?”冯保脸上浮出一点笑意。

“是京里的友人写信告诉我家老爷的。”潘一鹤说着又加油添醋巴结道，“听说老公公选中的那块吉壤已经显灵，动工破土那天，一只野鸡在吉地上的草丛中飞起，一锹下去，又挖出一条地龙，盘在那里，怎么着也不肯走，还是老公公亲自焚香祷告，那地龙才蜿蜒而去。如此龙凤呈祥，人人都恭贺老公公上符天意点了正穴。咱家老爷听说后，十分为老公公高兴，就让小的进京，当面向老公公表示贺忱。”

潘一鹤说到这里，将一张早已准备好的银票从袖笼里扯出来，双手递给冯保。

冯保一看，银票的数目是三万两，心中甚喜。但表面上他却沉下脸来，斥道：

“潘大人与咱是老朋友，怎么也不能免俗?”

“咱家老爷说，老公公平常清廉，手上并没有几个闲钱。这次预制寿藏是人一生中的大事，怎么着也不能敷衍。认起真来又得花一大笔钱，作为老公公的至交，咱家老爷说什么也要帮衬帮衬。”

潘一鹤嘴巴顺溜，故意把事情扯到“情”字头上。冯保听了心下舒坦，便道：

“难得你家老爷有这一番心意，这么一说，老夫也不好再推辞了。”

“多谢老公公赏给我家老爷面子。”潘一鹤趁热打铁接着说道，“老爷还让小人带了几样东西，也是要送给老公公的。”

“又是什么?”

“是三张古瑟。”

“古瑟?”冯保眼睛一亮。

“我家老爷常夸老公公的瑟艺，堪称当今第一国手。回到老家后，便有心搜求古瑟，钱塘乃南宋旧都，风流蕴藉，数百年锦绣不绝。半

年下来，我家老爷就搜求到古瑟三张，这次小人进京，也一并带了过来。”

潘一鹤言毕便出去了一会儿。原来在他乘轿前来冯府的同时，他还命随他进京的仆役雇了一辆驴车随后跟着，车上载着的便是那三张古瑟。这会儿他让仆役把三张瑟搬进客堂一一架起，冯保在一旁欣赏。琴架好后，潘一鹤介绍说：

“左边的那张瑟，二十三弦，叫雅瑟；中间的这张瑟，二十五弦，名颂瑟。右边的这张瑟，也是二十五弦，瑟身饰满宝玉，漆绘如锦，这张琴名叫锦瑟。雅瑟、颂瑟，都是南宋宫中旧物，这张锦瑟，却是唐宰相令狐楚家中传下的宝贝。”

说到瑟，冯保是行家里手。他家中收藏的古瑟有一百多张，自汉至元每一朝代的都有。雅瑟、颂瑟两种式样的瑟，他家中都有。而且年代一在汉代，一在初唐，都比南宋要早得多，只是两琴的样子不如南宋宫中御制的精致。冯保最感兴趣的，还是这一张唐朝的锦瑟。此时他在锦瑟前坐了下来，用手轻轻一拨，羔羊皮制成的丝弦，立刻发出润厚的回声，他顿时赞了一句：

“唔，真是一张好瑟!”

“买这一张瑟，我家老爷花了三千两银子。”

“值。”冯保仔细端详这张锦瑟，小心翼翼地抚摸着琴身两端用宝石镶出的回型花纹，问潘一鹤，“你读过李商隐写的那一首脍炙人口的《无题》么?”

“是不是写锦瑟的?”潘一鹤问。

“是的。”

“读过，”潘一鹤说着就念了起来，“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

“别念了，老夫且问你，李商隐说锦瑟是五十根弦，为何你这张锦瑟，只有二十五根弦?”

“这……”潘一鹤知道若在冯保面前不懂装懂只会坏事，便老实回答，“小的不知，还望老公公指教。”

“李商隐这首诗，是写男女私情。老夫一直怀疑他所言的五十弦，是两张锦瑟，一男一女对向而弹。”

冯保刚一说完，徐爵就赞叹起来："老爷学问高，这种解释合乎情理。"

冯保接着说："方才潘一鹤说，这张锦瑟是唐令狐楚家中的旧物。这令狐楚一身仕德宗、宪宗、敬宗三朝，也是中兴名臣。他通晓音律，家中养了一班歌伎，其中最好的一位青衣，也最得令狐楚喜爱，干脆给她赐名锦瑟。令狐楚在家宴客，常自己弹奏锦瑟，再让锦瑟姑娘按板而歌。这歌词儿，也全都由令狐楚撰写。所以，现在的人，只要一说起锦瑟，首先想到的是李商隐的那首诗，其次就是令狐楚。这个令狐楚，为锦瑟姑娘谱写的乐曲中，最有名的是《宫中乐》。十二年前，老夫曾觅得《唐宫乐谱》一本，上面就有《宫中乐》。"

徐爵久跟主人，最会挠痒儿，这会儿赶紧接嘴道："老爷，你现在既有《宫中乐》谱，又有这张锦瑟，都是令狐楚的旧物，可谓珠联璧合了。恳求您老人家弹奏一曲《宫中乐》，让小的们一饱耳福。"

冯保一笑，也不答话，左手抚着瑟，右手按弦，果真弹奏起来。刹那间，从他灵巧的指间，流出一阵优雅的乐声，这数百年前的古瑟，在人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之后，早已是燥气全无，发出的声音是那样的深沉、圆润；而这唐代的《宫中乐》，比之当下大内御乐，也显得雍容大度激情四溢。冯保一边弹奏，一边还把令狐楚填写的五首《宫中乐》吟唱出来：

楚塞金陵靖，巴山玉垒空。

万方无一事，端拱大明宫。

雪霁长杨苑，冰开太液池。

宫中行乐日，天下盛明时。

柳色烟相似，梨花雪不如。

春风真有意，一一丽皇居。

月上宫花静，烟含苑树深。

银台门已闭，仙漏夜沉沉。

九重青琐闼，百尺碧云楼，

明月秋风起，珠帘上玉钩。

一曲弹罢，冯保还沉浸在唐代宫廷音乐的氛围中，良久才叹息一声，言道：

“天下盛明，宫中方可行乐。令狐楚献诗巧谏，这与今年元宵节在午门城楼上，张居正让冯琦奉御献诗的路数一模一样。历朝历代，孤忠之臣辅佐皇上，哪一个都是用心良苦啊!”

“老公公说的是，”潘一鹤趁机说道，“我家老爷常常念及，说老公公与首辅张大人，都是大明开国以来最好的顾命大臣。他老人家也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该如何仿效你们两位相臣。”

“是吗?”

“倘若还有机会为朝廷效命，我家老爷一定会以老公公为楷模。”潘一鹤趁机说出此行的目的。

“这么说，你家老爷有重出江湖之意?”

“是，还望老公公便中推荐。”

冯保点点头，沉思了一会儿，正欲说什么，忽见东厂掌作陈应凤风风火火闯了进来。

“你怎么突然来了?”徐爵问。

“启禀老公公，”陈应凤对冯保深深一揖，匆匆言道，“德胜门内，守城兵士与叫化子发生了斗殴，出了三条人命。”

“怎么打起来的?”

“叫化子饿疯了，哄抢店铺，守城兵士赶去制止，双方便交上手了。如今叫化子越聚越多，若不赶紧制止，恐怕要闹出大事儿来。”

见陈应凤巴巴急急的样子，冯保又想起上午在大内发生的龙袍失窃事件，嘀咕了一句：“真是祸不单行。”说着便大声喊道：

“备轿，去五城兵马司!”

第二十八回 赈灾情急抱病面圣 盼孙心切懿旨册妃

翌日上午，朱翊钧刚用罢早膳，冯保就跑到乾清宫求见。在西暖阁，他把昨夜城里头叫化子闹事的情况简明扼要向皇上作了禀报。一听说闹出了人命，朱翊钧就急着问：

“死的是兵士还是叫化子?”

冯保答：“兵士死了一个，是个哨长。叫化子死了两个，一个中年汉子是打架打死的，另一个老头儿，在慌乱中让人踩死。”

“叫化子哄抢店铺，那就不是叫化子了，应该是强盗。大伴，你说是不是?”

“皇上所言极是，”冯保答道，“小鬼造反乌龟翻潭，虽成不了事，终究叫人腻味。”

“这事儿，着刑部处置。”朱翊钧说着，又想起昨天甲字库丢失龙袍的事，便接着问，“大伴，甲字库的那帮牌子，是否审出了眉目?”

“皇上是说龙袍的事?”

“是呀。”

“还没审出来。老奴按皇上的旨意，让张鲸审理此案。他拘拿了五个牌子，拷问了一天，也没问出个子午卯酉来。”

“张鲸办过案么?”

“往常没办过。”

“没办过，他就不知道如何应付。常言道贼精贼精，既然能当贼，就是大精明人。像张鲸那样抽一鞭子问一句，人家哪里肯随便招认。”

“这五个牌子，如今在东厂羁押。”冯保本想借机将张鲸寒碜几句，想想又不妥，又道，“依老奴之见，查此类失窃案，一味的拷问终不是法，还得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窃贼。”

“大伴说的是，朕看这案子，还得你亲自处理。”朱翊钧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道，“大伴，昨日朕一时性急，对你吼了几句，你莫往心里去。”

一听皇上为昨日的发怒表示歉意，冯保心头一热，答道：“皇上这是说哪里话，宫里头出了这大的失窃案，不要说骂老奴几句，就是动

一下家法，也是应该的。”

两人正说着话，忽见乾清宫一名内侍进来禀报，说是张居正紧急求见。朱翊钧一下子挺直了身子，问道：

“什么，张先生，他在哪里?”

“他在会极门口等着。”

“他病好了吗?”

“没有，听说他半躺在轿子里，下轿都困难。”

“快请，到平台、不、平台太远，恐张先生走不动，就到文华殿的恭默室吧。”

朱翊钧说罢，就让冯保跟着他，急匆匆朝恭默室而来。朱翊钧刚坐定，便见一乘两人抬的肩舆在恭默室门口停下来。两名文华殿的值殿太监上前，从肩舆上扶下张居正。因皇宫内不准乘轿，在冯保的安排下，张居正换乘了内廷专用的两人抬肩舆前来。看到他步履艰难，朱翊钧赶紧起身，到门口把张居正扶了进来。

张居正自那次听了冯保的劝告，搬回家去疗养，差不多又过去了半个多月，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加之一应重要章奏，都还得他亲自票拟，十年首辅生涯养成的事必躬亲的习惯，如今一时间改不了。虽在重病之中，朝廷中大小事儿他仍放心不下，即便躺在病床上，每天还得处理公务，少则几件，多则十几件。往常在内阁当值，遇有犯难事，他可以随时给皇上写揭帖求见，当面沟通。自患病后，君臣二人见面不容易，对一些事情的处置，纵有不同意见，也只能靠信札和让人带话儿表达。似这般信札商榷，朱翊钧与张居正两方面，都深感不便。就说昨天晚上发生的叫化子哄抢店铺事件，五城兵马司堂官贺维帧连夜跑到纱帽胡同张大学士府向他告禀。他一听就感到这决非一般的斗殴事件，便命贺维帧去带了两个叫化子到他家来，他强撑病体，差不多询问了一个多时辰，不觉已交了未时。这时候再上床休息，躺了两个多时辰，又哪里睡得着。天快亮时好不容易眯了一会儿，却又做了一个恶梦，梦见京城大街小巷满世界都是舞枪弄棒的叫化子，惊出他一身冷汗。尽管周身酸软两条腿像灌了铅，他还是挣扎着起床如常洗漱，穿戴整齐，让家人备轿前往紫禁城。在他看来，叫化子闹事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若处置不当就会留下祸机。他担心皇上

考虑不周而淡然处之，上一个条陈难尽其述，所以这才决定亲自来一趟。

却说自元宵节午门城楼上分手之后，快两个多月了，张居正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朱翊钧。他一入恭默室，就挣扎着跪下，给朱翊钧行人臣觐见之礼。朱翊钧拗不过，只得受礼，然后亲自把张居正搀到椅子上坐下。乍一看到张居正形神憔悴满脸病容，朱翊钧大受刺激，两眼竟不住滚下了热泪，言道：

“元辅，你病得这么沉重，何必进宫。”

张居正所坐的椅子虽然垫了锦褥，他仍觉得屁股上大便口硌得生痛，但他强忍住，努力挺直腰身答道：

“快两个月没见到皇上，臣十分思念。正好又有重要事体要向皇上当面禀奏，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就进了宫。唐突之处，乞皇上原谅.”

朱翊钧本还想多寒暄几句表达慰问之意，但看到张居正难受的样子，只得赶紧问道：

“元辅有何事要奏?”

张居正说道：“昨儿夜里，发生在德胜门内的事，想必皇上已知道了。”

朱翊钧点点头，瞧了一眼打横坐着的冯保，言道：“冯公公一大早就已奏禀过了。”

“巡城御史贺维帧的紧急条陈还未读到?”

“没有。”朱翊钧解释说，“通政司的折子先送至司礼监，再由司礼监送进西暖阁，就算是急折，路途上也还得要一会儿工夫，这会儿想必到了。贺维帧的折子，是否也是说的叫化子闹事?”

“是的。”

“要不，朕命人去西暖阁把折子拿过来。”

“不用了，”张居正略一沉思，回答说，“贺维帧的折子，讲的是叫花子闹事的经过，这个，想必冯公公的述说也很详细。臣在这里要说的，是应该如何处置此事。”

“朕正准备下旨，将带头滋事的叫化子统统抓起来严加惩处，再申谕五城兵马司，限三日之内，把所有叫化子逐出京城，一个也不得漏网。”

朱翊钧一番话干净利落，本以为会博得张居正的赞扬，却不料张居正摇头言道：

“皇上，臣抱病求见，怕的就是您如此处置!”

朱翊钧脸色一沉，问道：“元辅，难道这样处理，还会有不妥之处吗?”

“不是不妥，是错!”张居正一言政务，便恢复刚愎本性，此时他眉棱骨一耸，简捷言道，“若按皇上旨意，对叫化子严加弹压，必然激起民变。”

“有这么严重吗?”朱翊钧愕然问道。

“有，”张居正虽在病中，却依然神态严峻足以慑人，他沉缓言道，“昨夜事起之后，贺维帧跑来臣家禀报，臣让他找了两个叫花子当面询问，才得知一些实情，因此，臣一晚上都睡不着。”

“叫花子说了些什么?”冯保插嘴问。

张居正答：“那两个叫花子，一个是大名府人氏，一个是真定府人氏。大名府的那一个是位老人。他讲自万历八年起，晴雨季节不按时序，春夏宜雨却一直旱，秋天宜阳又淫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但是，官府全然不念及百姓受灾实情，催缴田赋一如往日。农户家中几无隔夜之粮，哪里还能上缴赋税?偏官府毫不通融，不交田赋就拘拿锁人。农户抗不过官府，只得变卖家产，交清赋税赎出人质。如此一连两年，大名府的农户几乎破产，在家乡无法活命，只得全家人一起离乡背井，靠乞讨活命。那老人刚说完，来自于真定府的那一位中年汉子，已是痛哭失声。询其原因，他说老人所言句句属实，他本人的家产已变卖殆尽，家有八旬老母奄奄待毙，万般无奈，只有忍痛卖掉年仅十三岁的闺女，换回一点粮食赡养老母。合境饥荒，米贵人贱。卖闺女用秤称，一斤人只能换一斤麦子。这中年汉子的闺女重五十四斤，因此只换回五十四斤麦子。中年汉子将麦子留给老母度日，自己带着妻儿出外乞讨。听了这两位叫花子的哭诉，臣心如刀绞。皇上，唐杜甫曾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是兵戈相见的乱世，如今是轿马挤塞于途，丝竹不绝于耳

的太平盛世，在京畿之内辇毂之下，竟然还有这等饿殍遍野的惨事发生。皇上，你听了作如何感想?”

朱翊钧默然良久，方沉重言道：“朕万万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叫花子闹事，后头还有这么悲惨的故事。元辅，听那两个叫花子的口气，好像是官府逼得他们离乡背井，这话是否属实?”

张居正听出朱翊钧的弦外之音，似乎叫花子事件与朝廷推行的税政有关，立刻辩解道：

“皇上，臣执意在全国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其意一是为朝廷理财；二是惩抑豪强保护小民。我张居正务求国家富强，但决不横征暴敛，为朝廷揽取额外之财。地方官吏为朝廷征收赋税，是依法行事，谁也没有让他们鱼肉百姓盘剥小民!”

“张先生说的是。”冯保眼见张居正咄咄逼人的架式，让朱翊钧有些难堪，便插话说，“不过，官府收税，只要没有额外征收，也没错到那里：”

“老公公此言差矣。”张居正得理不饶人，又驳斥冯保道，“农户颗粒无收，官吏凭什么还要征收赋税?”

“不征收怎么办?朝廷额有所定呀。”

“额有所定不假，但逢天灾人祸，地方官吏应及时向朝廷奏实，请求蠲免租赋。”

“元辅所言极是。”朱翊钧霍然醒悟，言道，“两年来，从不见真定、大名等府的官员有折子上来，奏明灾事。”

“这就是症结所在。”张居正义正辞严，“底下的百姓，见不着皇上：官吏催收赋税，对他们如狼似虎，他们还以为这是朝廷的主张，许多怨气无法排泄，就会自然而然迁怒于皇上。古人讲‘官逼民反’，就是这么个理儿。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此中蕴含的道理，还望皇上三思。”

“元辅不用再说，朕明白了厉害。”朱翊钧终于悟出了张居正抱病进宫的良苦用心，感动地说，“地方官隐瞒灾情不报，是怕误了政绩。考成法有明文规定，地方官若催收赋税不力，有司必纠察弹劾。因此，这些官员为了应付考成法，保自家前程，便全然置老百姓的死活

而不顾。这里头的情由，于法可商，于理难容。元辅，您说，眼下该如何处置这件事?”

张居正听出皇上既同意他的剖析，又有所顾忌，但他今天已没有精力来谈论这一问题，只就事论事答道：“昨夜由于调了京营的一千兵士前往镇压，局势才控制住，但如今聚留京城的乞丐流民，少说也有好几万人。这些人并不是成心闹事，只是想有口饭吃，对他们施加武力，终是失道之举。臣建议不要强行驱赶他们，先在城里头多开几处粥厂赈济，使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立即张榜告示，减免京畿受灾数府两年的赋税钱粮，已经强行征收的，一律退回。另外，紧急敕谕户部，调运通州仓存贮的漕粮，解往以上州府赈济抚恤。”

张居正说出早已想好的主意，朱翊钧点头称是。回道：“朕立即下旨各有司衙门，按元辅说的办。另外，为了体现朕爱民之意，朕也从内廷供用库中拨出十万两银子，作为赈济之用。”

朱翊钧如此大方，竟要拿出私房钱来救抚灾民，这一点令张居正大为感动。他枯涩的眼窝里不禁溢出热泪，哽咽言道：

“皇上，灾民们一旦知道您的慷慨之举，他们一定会奔走相告，山呼万岁了。”

“元辅，你曾多次传授牧民之术给朕，让朕明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道理，还让朕知晓君轻民重的驭国之方，如今正好用得着。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度过灾难，朕少花十万两银子又算什么!”

在冯保听来，朱翊钧这一番表白好像是为了讨好张居正。他知道朱翊钧始终对张居正存有几分忌惮，两人一起议论朝政决断大事，朱翊钧尽管有时候心里不服，表面上却言听计从。但今天的话，倒叫冯保真假难分。说是真，他昨儿个还为供用库用银不足大发牢骚，如何今儿个脑子一热，又拿出十万两银子赈济灾民?说是假，皇上这副认真的神态又让你瞧不出一点破绽。揣摩再三，冯保也不知朱翊钧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但有一点他可以断定，一旦这十万两银子从内廷供用库划出，皇上肯定又会磨缠着要他想办法补回这笔开销。想着与其日后自己独吞一斗黄连水，倒不如现在就在这里把话挑明，拖着张居正一起设法填补亏空，于是言道：

“皇上体恤灾民，要拿私房钱来赈济，这是天大的恩德。咱们当奴才的，作臣子的，真是为天下苍生感到高兴。但是，皇上自去年下旨

关闭了十七座矿山之后，供用库的银子进项就少了差不多一半，许多开支都应付不了。现在又一下拿出来十万两，这个大窟窿怎么填呀。”

朱翊钧一听这话，心下高兴，嘴里却说：“大伴，今儿个不说这些。”

“是是，老奴不该多嘴，”冯保将手上拿着的茶杯往茶几上轻轻一搁，朝张居正歉意一笑，说道，“张先生，咱们还得想办法，让供用库多少增加一点收入。”

张居正等于被冯保将了一军，只得顺题儿答道：“这个是应该的：”

冯保接着说：“听说皇上想从云南买铜铸钱，户部右侍郎钱普上折奏说不可。”

“实有其事。”张居正答道，“钱普曾就此事前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说此事关系朝廷钱法，万不可轻启炉火。”

“钱普是这么说的。”朱翊钧对铸钱一事一直耿耿于怀，此时趁机发牢骚，“朕虽然准钱普所奏，停止购铜，但仍觉得，钱普是小题大作。”

张居正说了这半日的话，早已坐不住了，他很想就着椅背躺一躺，但又怕失了人臣之礼，故犟着挺直腰板，忍着愈来愈烈的疼痛问道：

“不知皇上为何有这种想法?”

朱翊钧嘴一噘，咕哝道：“朕只是想铸些铜钱，以作宫里赏赐之用，怎的就坏了钱法?“张居正用两手撑着身子，以便能让屁股透气，减少大便口的疼痛，他艰难回答道：

“天下钱数流通者，分金、银、铜钱三种。银少，金更少，市面交易，多以铜钱为主。但铜钱究竟铸多少为宜，由户部宝钱局专职其事。铜钱与银锭的比价，视铜钱多寡而论。若铜钱铸得太多，则鄙薄不值。国朝以来，凡朝廷严循钱法时，则物价便宜，反之则腾贵。如永乐皇帝享祚时，五吊铜钱值一两银子，一吊钱可买五只鸡，或一担谷米。到了英宗朝代，由于铸钱太多，铜钞贬值，一吊钱只能买一只鸡。银子价值不变，依然是一两银子买五担谷米，但买一担谷米的铜钞却由一吊涨到五吊。如此一比较，等于是二十五吊铜钱才值一两银

子，无形之中，铜钞贬值了五倍。这样一来，最吃亏的是市民百姓和靠俸禄吃饭的文武官员。老百姓手中，很少有银两，日常买进卖出，使用的都是铜钱。官员们的俸禄，素来分本色俸与折色俸两种。本色俸是谷米，折色俸分银与铜两种，比例是三分银，七分铜。铜钞一贬值，官员们一个个苦不堪言，往常能买一只鸡的钱，如今只买得回一把小葱。如此一来，俸禄低薄的中下层官员，还有更多的无品秩可言的掾吏，不要说过有酒有肉的好日子，就是只求菜饭一饱，也得精打细算。所以说，钱法实乃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大法，皇上作为一国之君，务必带头遵守。”

“元辅讲的这番道理，朕也懂得。但朕虑着两万斤铜铸不了几个钱，还不至于引起铜钞贬值。”

朱翊钧显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故说出的话含有几分赌气。张居正本想耐心讲一番“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防微杜渐的道理，怎奈身子再也坚持不住，两手一松，竟一摊泥似的瘫倒在椅子上。朱翊钧与冯保两人，顿时都大惊失色。看到师相瘦削的前额上虚汗涔涔而下，朱翊钧惊恐地喊了一声：

“元辅!”

张居正意识清醒，他还想顽强地撑持起来，怎奈周身疲软如棉花，他动了动眼皮，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冯保忙伸头朝门外大喊一声：

“太医!”

随张居正一同入宫的太医在隔壁房子里候着，听得叫喊，慌忙跑进恭默室，也不及向皇上行礼，就手忙脚乱地对脸色煞白的张居正进行施救。

这当儿，冯保把六神无主的朱翊钧请出恭默室，护送回了乾清宫。

当天下午，午膳过后稍事休息，朱翊钧刚到西暖阁坐定，正说派人前往张居正家中探视，忽见慈宁宫随堂太监进来传话，说是太后娘娘请皇上过去叙叙话儿，朱翊钧不敢怠慢，忙撇下手头事情，乘了肩舆来到慈宁宫。

自搬出乾清宫后，李太后的日子越过越清闲，每天就靠抄经念佛听曲看戏打发时光。表面上看，她是悠悠度日万事不关心，其实，皇上的一举一动都还在她的监控之中，在冯保的安排下，满大内到处都有她的耳报神。经过万历六年的曲流馆事件，差一点被废掉的朱翊钧虽然始终记着恨，却是再也不敢胡来，至少在李太后面前保持谨慎不做越格的事，即便这般谨慎，只要李太后一说见他，他仍然会忐忑不安，习惯地将自己近日来的所作所为检视一遍，生怕有什么犯头。

却说朱翊钧走进慈宁宫，李太后已在花厅里候着他了。阳春三月阳光融和，李太后早脱了冬装，穿了一件薄薄的玉白色夹丝长裙，外头披着一袭兜罗绒的宽幅霞帔，头上也没有戴繁杂的金件玉饰，只是在高挽着的苏样发髻上，斜斜地插了一支翡翠闹蛾儿。这副打扮让人感到亲切，朱翊钧见了心下一宽，知道母后今儿个心情甚好，当不会有什么“兴师问罪”的事发生。果然，当他向母后请安后刚一坐下，李太后就笑着说：

“钧儿，看你这身衣服怎么穿的?龙袍下摆都打皱了，你身边的那些牌子，是怎么料理的?”

朱翊钧勾头一看身上的龙袍果然有几道乱绉，便道：“午膳后，咱打了个迷盹，许是压绉了。”

“这种事儿要注意，当皇上的，最要讲体面。”李太后说着，又问，“听说上午你在恭默室会见了张先生?”

“是的，是张先生紧急求见。”

“他的病有好转吗?”

“哪里有好转，上午又闹了一次险。”

朱翊钧说着，就把上午会见的情况大致作了禀告，李太后听罢喟然一叹，言道：

“当年诸葛亮辅佐蜀国幼主，说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从此成为宰相中的千古楷模，咱看张先生这份忧患之心，当是诸葛亮再世。”

“母后说的是。离开恭默室后，儿当即下旨，彻查京畿各府灾情，凡隐匿不报的官员，一律严惩。”

“你这样做，京畿的老百姓就会说你是一个好皇帝，张先生也会为你感到高兴，”李太后说着眉头一蹙，又忧虑地说，“张先生的病总不

见好转，这不是好事儿。”

看到母后对张居正的病情表现得过于关切，朱翊钧心里感到别扭。对张居正，他的感情一直很矛盾，治国政务他离不开这位师相，没有张居正替他排忧解难，多少揪心事还不把他压得趴下?但他又嫌张居正对他钳制太多，头上总有一道紧箍咒儿，让他轻松不了。因此，对张居正患病，他是既怕他死了，又怕他活过来，这份心情，他一丝儿也不敢在母后面前表露。此时，他只得顺着母后的意思说道：

“张先生积劳成疾，依儿来看，一时难得痊愈。”

“他究竟是什么病?”

“据冯公公说，太医告诉他，说张先生是痔疮，小肠子从大便口掉出一截，缩不回去。”

“这种病，当不致有生命之虞吧。”

“难说，”朱翊钧故意装得沉重，“张先生为病情折磨，吃不能吃，睡不能睡，每日还得为国事操劳，纵是铜铸铁打的人，也经不住这样折磨。”

“是啊，你要经常派人前往问候。”

“儿天天都派人去，”朱翊钧一副惟命是听的样子，忽然又漫不经心补了一句，“听说张先生有卸职之意。”

“是吗?”李太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道。“他已经递折子了?”

“没有，他向冯公公表示过。”

“不能让他卸职，朝廷少不得他。”

“可是，他病得这么重，像昨夜叫化子闹事，他抱病处理，彻夜不眠，今天在恭默室，他疼得差一点昏死，儿见了，的确于心不忍。”

“唉，为何好人都不……”李太后本想说“好人都不长寿”，想想这话不吉利，又咽下了，改口说，“只要张先生活着一天，这宰辅就不能换人。”

“儿记住母后的话。”朱翊钧经此试探，探清了母后的心思，便道，“想想也是，张先生这一病，多少人又生了妄想，觊觎首辅的位子。”

“眼下大臣中，谁有这个能力?”李太后嘴一瘪，不屑地说，“麻雀儿生鹅蛋，能成吗?”

一句俏皮话逗得朱翊钧一乐，也凑趣儿言道：“大臣中，多数人都是小气相。”

说到这里，母子二人都会心地笑起来。这时李太后吩咐侍女送来一些茶点。吃过后，李太后命在花厅里服务的内侍都尽行退下，然后对朱翊钧说：

“钧儿，方才说张先生的事，只是顺便提及。其实，今天找你来，为娘的另有一件事要问你。”

朱翊钧本以为正事已经谈毕，正准备闲聊几句告辞，听母后这么一说，他一颗心顿时又提到嗓子眼上，深吸了一口气，紧张地问：

“不知母后要问何事?”

“皇后住在坤宁宫，你多久没去了?”

“大概有……三天吧。”朱翊钧脸红红地支吾道。

“三天，三个三天都不止吧。”李太后盯着儿子，嗔道，“小俩口成婚都三年多了，为娘的想抱个孙子都抱不成。你那正宫皇后有啥不好的，你偏要闹别扭，不肯和她亲热。”

朱翊钧不喜欢王皇后，这在宫里头早已不是秘密。李太后始终袒护着王皇后，也曾将小两口叫到慈庆宫调解多回，朱翊钧明里唯唯诺诺谨遵母命，回到乾清宫还是我行我素，不肯与王皇后同房，李太后也拿他没有办法。这会儿李太后又提起这档子事，朱翊钧硬着头皮回答：

“皇后性情太冷。”

“你那副样子，叫她想热也热不起来。”李太后驳了儿子一句，又问，“今儿个你对娘说实话，是不是另外有相好的?”

这一问突兀，朱翊钧浑身一颤，忙回道：“没有，真……的，没有。”

瞧着儿子的窘态，李太后噗哧一笑，挖苦道：“没有没有，看看你那张脸，都红得像灯笼，快告诉我，你瞧中谁了?”

“瞧……”朱翊钧舌头发僵。

“在娘面前，你还想瞒什么?”李太后知道儿子的心结，便把口气缓和下来，言道，“钧儿，为娘的没有难为你的意思，只是抱孙心切。”

“母后，儿实在没有相好的。”朱翊钧仍一口否认。

“既然你不肯招认，娘只好替你把人找来。”李太后说着朝窗外一喊，“容儿。”

“唉!”门外有人答应。

“将她带来。”

不一会儿，便见尚仪局女官容儿领了一个侍女进来。朱翊钧一见这侍女，便是那一年在曲流馆被他割了头发的巧莲，顿时恨不能找一条地缝儿钻进去。李太后示意让巧莲挨着她坐下，然后问朱翊钧:

“你不会说你不认识她吧。”

“认识。”朱翊钧勾着头不敢看人。

却说巧莲自那次曲流馆受辱后，却因祸得福，被李太后看中调入慈宁宫当了她的贴身女侍。李太后替她改名叫迎儿，这名字念起来喜气，也间接反映出李太后的某一种心态。迎儿心灵手巧，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气韵，加之做得一手好女红，李太后便很喜欢她。朱翊钧每次到慈宁宫，只要一见到迎儿，他就想到曲流馆，因此极不自然。迎儿乖巧，反倒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每次见到万岁爷，总是眯眯笑蹲个万福，若是躲开李太后的眼睛，她还会没话找话和朱翊钧聊上几句。当年在曲流馆中，朱翊钧同时见到巧莲和月珍两位宫女。巧莲不单有才情，且那一张标致的瓜子脸也讨人喜欢。朱翊钧本有心于她，怎奈她一时放不开，朱翊钧才移情于月珍。如今见巧莲“尽弃前嫌”，越发嫣然可爱，朱翊钧不免旧情复萌，对迎儿竟又产生了几分爱意，只是苦于李太后照看甚紧，朱翊钧这一只馋猫，找不着机会偷食儿。去年冬上有一天，朱翊钧逗到慈宁宫，适奉李太后到慈庆宫串门，与陈太后拉闲话儿去了，迎儿独自一人坐在窗前绣花。朱翊钧问清了情况，估摸着母后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多时就在潜烧的欲火一下子蹿起来，也顾不得君王体面，竟就在迎儿陈设简单的睡房里宽衣解带云雨一番。事毕，朱翊钧像做贼似的偷偷溜出慈宁宫，一连几天心神不定，生怕事情败露李太后又要追究。后来见李太后浑然不觉，才断定此番偷情成功，一身的惶恐顿换成了满脸的得意，见了迎儿免不了眉来眼去，只要躲过李太后的眼睛，他还会在迎儿的脸上掐一把，胸脯

上揪一把。勾引归勾引，却逮不着机会上床。近一个多月来，他多次到慈庆宫，不知为何却很少见到迎儿，偶尔见到，迎儿也像是一头受惊的小鹿远远地躲开。他心中正猜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李太后却把迎儿领到他的面前。

朱翊钧与迎儿偷情，李太后并不知晓。前天，她偶然发觉迎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呕吐，她让迎儿站起身来，发觉她的体型有些不大对劲，凭着女人的敏感，她判断迎儿是妊娠反应，便严厉追问是怎么回事。迎儿情知瞒不过，便如实招了。李太后闻讯即秘密展开调查，确信迎儿所说属实，便传信把儿子找来。如今看到儿子局促不安，李太后盈盈一笑，讥道：

“看你这副样子，和你那死去的父皇一模一样，烂在锅里的肉不肯吃，偏满世界捞野食儿。”

朱翊钧听出母后的话有些刻毒，顿时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慌忙朝母后跟前一跪，言道：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惩罚我。”

李太后一怔，旋即明白儿子把她的意思理解错了，便对迎儿说道：

“去，把皇上扶起来。”

迎儿遵命，姗姗上前将朱翊钧扶回到原先的位子上坐下。李太后用爱怜的眼光看着儿子，问道：

“钧儿，你看迎儿有甚变化?”

朱翊钧哪里敢抬眼睛，只支吾着说：“朕……儿没看出迎儿的变化来。”

“真的看不出来?”

“啊，迎儿胖了些，比过去……更好看了。”

“小糊涂，你究竟是看还是猜?”李太后笑眯眯骂了一句，又加重语气说道，“你既然跟娘打马虎眼，娘就挑明了告诉你，迎儿怀孕了。”

“啊?”朱翊钧身子猛地一抖，惊得嘴巴张开合不拢。

“迎儿，你说，你怀了谁的孩子?”

迎儿满脸红晕，那样子是既羞涩又兴奋，扭捏了半天，才喃喃说道：

“是，是皇上的。”

朱翊钧一听急了，又霍地站起来，仓促中嚷道：“这怎么可能，我才一次……”

“一次就有消息儿，这说明你们两个有缘。”

朱翊钧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无法辩解，站在那里像一根木头。李太后示意容儿将迎儿扶了出去。花厅里，又只剩下母子二人。李太后看着儿子六神无主的样子，便劝慰道：

“钧儿，别那么失魂落魄的，这件事，为娘的并不责怪你。”

“那……”朱翊钧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

“娘早就想抱孙子了，”李太后动情地说，“迎儿既怀上了你的孩子，你就得给他一个名分。”

“给什么?”

“迎儿的孩子生下来，如果是男的，就是太子，你说该给迎儿什么名分?”

“母后的意思，册封迎儿为妃子?”

“你说呢?”

“可迎儿是宫女出身。”

“宫女怎么啦?”李太后脸色突变，怒气冲冲说道，“你不要忘了，娘怀你的时候，也是一名宫女!”

“娘……儿说错话了。”

朱翊钧意识到伤害了母后的自尊，两眼噙着泪水。李太后待情绪稳定后，方对儿子吩咐道：

“明日，你就传旨礼部，迅速办理迎儿册妃的事。”

“儿遵命。”

朱翊钧刚说完，便见容儿又叩门求见，李太后问她何事，她答道：

“冯公公来了多半会儿，一直在廊下坐等，说是有急事要禀报。”

“请他进来。”

转脸工夫，便见冯保急匆匆跑了进来。不等他禀事，李太后先向他通报了迎儿册妃的事，冯保其实早就知道迎儿怀孕的事，只是李太后不提，他就不敢造次乱讲，这会儿听了，便满脸堆下笑来向皇上道喜。朱翊钧觉得事情太突然，越是道喜他越是难堪，于是拦了冯保的话头，问道：

“你有何急事要禀?”

冯保忙收了笑脸，说道：“老奴派人到纱帽胡同张先生家去近视病情。太医院的院正守在那儿，偷偷对咱手下的牌子说，张先生的病，恐怕是没有救了。”

李太后听罢脸色大变，说道：“从没听说痔疮是绝症，怎么就没有救了?”

冯保道：“太医院的话，的确不能当真。但他这一讲，若传出去，岂不动摇人心?”

“这个倒是。”李太后想了想，也不征询朱翊钧的意见，顾自言道，“从今天起，太医院的郎中们全部在衙门守值，一个都不准回家。”

“母后，这样是不是过分了?”朱翊钧小心问道。

“有什么过分的，要想不走漏风声，只能这样做!”

李太后说得斩钉截铁。冯保赶紧告辞，他要派人到太医院传旨.

第二十九回 乞生还宫中传急折 弥留际首辅诉深忧

四月中旬，久病不愈的张居正自感肌体羸疲，已无法履行首辅职责，遂向皇上递了《乞骸归里疏》，言及“伏望圣慈垂悯，谅臣素无矫饰，知臣情非获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即填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战栗陨越之至。"语极悲凉哀切。万历皇帝看过之后，亲颁手敕，命司礼监太监张鲸送到张府．敕日：

谕太师张太岳：朕自冲龄登极，赖先生启沃佐理，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朕方切倚赖，先生乃屡以疾辞，忍离朕耶?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致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阁务且总大纲，着次辅等办理。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庶慰朕朝夕倦倦之意。钦赐元辅银元宝四十两、甜食二盒、干点心二盒、烧割一分。钦此。

本来，对于张居正的病情，李太后已下过懿旨，要严格保密，但朱翊钧听信张鲸的建议，谕旨通政司，将张居正的《乞骸归里疏》和以上这道圣敕一同在邸报上刊登。这样一来，天下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病情严重，似乎患的是不治之症，而皇上对这位师相的宠信，也是一如既往注念有加。官场上的人最会见风使舵，早在一个多月前，京城里就有官员设道场为首辅祈福。像那个工部右侍郎钱普，硬是在昭宁寺设下观音坛，悬幛扬幡敲钟击磬地折腾了三天。那时候，虽有同道中人夸赞钱普心眼儿通透，对首辅一往情深。但更多的官员却认为他这是马屁精的虚套，有讥他纸糊灯笼当菩萨的，有笑他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总之是三人嘴阔一尺，说什么的都有。如今看到皇上的这道敕谕，大家又都觉得还是钱普有先见之明。于是，当初说风凉话的，现在又都想争着插一手沾得利市。一时间，京城大大小小数百座寺庙宫观，尽数儿都被各衙门官员包下来替首辅祈福，有起坛会的，有做道场的，长天白日不去衙门点卯，却脱了官袍换上青衣角带戴着瓦楞帽儿赶往庙观里唱经颂偈。这里头既有二品堂官，也有拈不上筷子的典吏，一个个忙得唿嘘嘘的，都在发昏章里翻筋斗。常言道福至心灵，祸来神昧。京城里混官面儿的人，到此时已不探究祸福灾咎，他们要的是这种足以表现忠心的形式。很快，这股子祈福风吹到了南京，留都的官员虽然清流多一些，但忌惮鸡蛋里寻骨头的言官，更怕一心要

往上爬的小人打小报告。因此，也都一窝蜂地照搬北京的模式，或独自出资或凑份子为首辅祈福禳灾，本来清静无为的街市，突然间躁动非常。点缀在钟山后湖白下山川的那些个清凉寺、鸡鸣寺、永庆寺、金陵寺、卢龙观、报恩寺、天界寺、祖堂殿等等，到处都起了法帐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辅病去福来的辐车轿马：

两京如此，各个地方上的高官岂肯落后?先是通邑大都，后来漫延到边鄙小县，无不都建立道场。那些时，秦、晋、楚、豫、浙、赣、滇、黔等全国各地的奏表驰传进京，十之八九都是向首辅问安。但佛龛上的酒果之献、楮柏之焚，虽然堆得满满的，却一丁点也不能缓解张居正的病情。看看到了六月中旬，大约是六月十九日，万历皇帝朱翊钧又收到了张居正火速传进宫来的《再恳生还疏》：

昨该臣具疏乞休，奉圣旨："朕久不见卿，朝夕殊

念，方计日待出，如何遽有此奏?朕览之，惕然不宁，仍准给假调理。卿宜安心静摄，痊可即出辅理，用慰朕怀。吏部知道，钦此。"缕缕之衷，未回天听；忧愁抑郁，病势转增。窃谓人之欲有为于世，全赖精神鼓舞，今日精力已竭，强留于此，不过行尸走肉耳，将焉用之?有如一日溘先朝露，将使臣有客死之痛，而皇上亦亏保终之仁。此臣之所以踌躇哀鸣，而不能己於言也。

伏望皇上怜臣十年尽瘁之苦，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如不即死，将来效用，尚有日也。

这道急折是冯保亲自送到乾清宫西暖阁的，他念给朱翊钧听后，朱翊钧又接过去再认真看了一遍，良久才放下问道：

"大伴，这是张先生第几道乞休的折子?"

"第八道。"

朱翊钧若有所思，沉吟言道："两个月来，写了八道折子，而且一道比一道哀切。张先生在这道折子里，说他害怕客死京城，叫朕听了，心里委实难过。"

冯保捉摸皇上的心情，难过是难过，但更多的是惶恐，便言道：

"听人说，张先生现在已是瘦脱了人形，脾胃太弱吃不进东西，常常一昏迷就是大半天。"

“天底下文武官员，多少人都在为他祈祷，怎地就不起半点作用?”

“唉，这就叫人生一世，命由天定……”

“张先生今年贵庚多少?”

“他是甲申年生人，今年五十八岁。”

“大伴，您今年六十五岁了吧。”

“是。”

“张先生比你还小七岁哩，按理说，他不该这样一病不起啊!”

“唉，他当十年宰辅，操劳国事，已是心力交瘁。”冯保说着眼圈儿红了。

“大伴，你没有为张先生建个道场?”朱翊钧冷不丁又问了一句。

“我……”冯保一抬眼，发觉朱翊钧投向他的眼光有些异样，忙身子一哈，谨慎言道，“老奴毕竟是万岁爷跟前的人，哪敢随便造次?”

“建道场怎么是造次?”

“老奴一建道场，就等于是向世人说明，张先生得的是不治之症，这不悖了您万岁爷的旨意么?”

“这倒是，还是大伴想得周全，”朱翊钧点点头，又道，“朕看张先生的这道折子，倒有了诀别的意味，您现在去张先生府上看一看，若张先生真的不行了，朝廷还得为他预办后事。对于朝廷政务，内阁辅臣人选，他有什么交待的，也一并要问一问。”

朱翊钧的态度出奇的冷静，完全不像是悲痛中人。冯保察觉到这一点，也就不寒而栗。当下告辞出来，噙了两泡热泪，登轿前往纱帽胡同。

进入六月份之后，张大学士府的气氛就显得特别紧张，进进出出的人，脸上都显出哀戚之容。张居正的六个儿子，最小的允修也已二十岁了。他们都轮番守值，日日夜夜侍候在父亲病榻之前，须臾不敢离开。尽管他们在外人面前对父亲的病情秘而不宣，但已在暗暗地准备后事。冯保一到张府，张居正的六个儿子闻讯，一起赶到轿厅迎接。冯保一下轿，就急匆匆地问张居正的大儿子敬修：

“令尊大人现在如何?”

张敬修话未出口先自哽咽："家父已三天水米不进，上午还挣扎着给皇上写了一道《再乞生还疏》，这会儿又在昏睡。"

"守值的太医呢?"

"在。"太医从人群后头挤上前来。

冯保瞅了他一眼，问道："你说说，首辅的病情……"

太医禀道："卑职方才还给首辅把过脉，已经非常微弱。使劲儿按下去，才感到寸脉似有似无，关脉浮滑，尺脉如檐前滴水，这已是残灯之象。"

冯保听罢，连忙在张敬修的导引下来到后院张居正的病榻前。此时张居正眼窝深陷，面色焦黑，往日那般伟岸的身躯，竟萎缩成一块片儿柴似的，躺在宽大的病床上，像是飘在池沼中的一根芦苇。一看这副样子，冯保抑忍了多时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算起来也才一个多月没有见面，却没想到张居正五形全改。六月已是溽暑，张居正却还盖着一床大被子，可见身上的元气已是丧失殆尽。冯保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张居正露在被窝外的右手，竟像攥着一块冰。大约是受到了扰动，昏睡中的张居正眼皮子动了一下，敬修见状，忙俯下身去轻轻喊道：

"父亲大人，冯公公看你来了。"

张居正的眼皮子又动了一下，但仍然睁不开。两片失血的嘴唇在艰难地翕动着，嘴角滚下了一滴涎水，冯保接过敬修递上的手绢，亲自替他揩了脸上的水渍。瞧他这副样子，冯保实在不忍心打扰，但一来"圣命"在身，二来自己也装了一肚子话要说，今日若不交言，恐日后再无机会。因此，他只得狠下心来，伸手摇了摇张居正的肩头，轻轻喊了一声：

"张先生。"

也许是这声音太熟悉的缘故，张居正身子一震，竟一下子睁开了眼睛，只是满眼的眵目糊，遮得他什么都看不清。敬修让丫环揪了一条热面巾，小心给父亲擦了一把脸。张居正两只枯涩的眼珠子艰难地转动了几下，最后，他游移不定的目光终于落在冯保身上，只见他的嘴角浮出一丝笑意，嘴巴张了几下，好不容易吐出一个字来：

"汤。"

敬修以为是要药汤，忙命丫环提过药罐子滗了一碗端上，张居正摇摇头。冯保毕竟有经验，猜想张居正是想提蓄精神同他谈话，便问：

“张先生是不是要喝参汤?”

张居正点点头。敬修又张罗着煎了一碗酽酽的参汤奉上，扶起张居正喂了几口。温热的参汤引起张居正一阵呛咳，不一会儿，他终于挣扎着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微弱：

“冯公公，多谢您来看我。”

冯保抑泪回答：“是皇上命老夫来的，皇上收到了您的《再恳生还疏》。”

一说到皇上，张居正失神的眼眶里顿时显露出一些生气，他木然问道：“皇上准奏了吗?”

冯保答：“皇上要你安心养病。”

“养病?”张居正露出一丝苦笑，断断续续言道，“不谷养了半年，终不见好转。我现在是来日无多了，只要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家父，唉，不谷生前不能尽孝，只望死后能奉侍他老人家于九泉之下。”

冯保听着这些游魂之语，心下悲伤，背过脸去偷偷拭了一把眼泪，赶紧切人正题言道：

“张先生，皇上知道您病情严重，所以特派老夫前来慰问，皇上有心准您辞去首辅之职，让您回归故里。只是您这副样儿，哪里还受得了旅途颠簸?看来你只能在府中静养，等病情有了好转，再作归计不迟。”

“不谷自己知道，这病是好不了的。看来，不谷真是要客死京城了。”

张居正拼了好大的力气，才说出这几句话，冯保担心他撑不住，又让敬修拿了参汤喂他几口，接着说：“张先生，瞧你这样儿，一时半会儿还不能主持阁务，你看要不要增加阁臣?”

张居正没有答话，他又开始晕眩起来，敬修又要来一块热毛巾敷在他的额上，附着他的耳朵大声喊道：“父亲，冯公公问你，要不要增加阁臣?”

张居正又暂时清醒过来，他努力思索着，死死地盯着冯保，怔怔地问：

“增加阁臣，是你的意思，还是皇上的意思?”

“当然是皇上的意思。”冯保立即回答。

张居正在敬修的帮助下，欠起身子咳了一口痰出来，再躺下时，头脑忽然变得清晰。他揣摩着皇上已经开始为他安排后事了，心里头感到凄凉。经过这么长时间病痛的折磨，他对自己的生死已经漠然，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正是阁臣的遴选。如果接替首辅的人没有选好，自己花了十年心血推行的万历新政，就有可能毁于一旦。病重期间，他一再思考这个问题，也想趁自己尚能控制局势的时候，完成阁臣的选拔与首辅的交接，但他三番五次向皇上提出要求，皇上就是不予批准。直至今日，他连吞咽的力气都没有的时候皇上才主动问起，但他明白，此时自己能够起到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了。他看中的那些改革派官员，大都因资历太浅而不能人阁，即使有几个资历够了，也因为平常得罪人多而频遭攻讦，加之自己的生命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想力排众议按自己的要求选拔阁臣，恐怕已不可能。尽管这样，仍有几个大臣的名字像走马灯一样在他脑子里旋转，他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尽量振作精神言道：

“现在内阁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位辅臣，论沉稳练达，申时行强过张四维，但张四维资格老，已在次辅位置上，不谷一旦撒手尘寰，肯定由他来接替宰揆之职……”

趁张居正喘气的当儿，冯保插话说：“老夫看这位张凤盘，在张先生面前颇为谦恭。”

“那是不谷在柄政之时，往后他怎么样，不谷不敢保证。”说到这里，张居正又补了一句，“此人过于圆滑。”

张四维担任阁臣期间，常常背着张居正偷偷给冯保行贿，两人私下里已打得火热。冯保一直以为张四维是张居正的心腹股肱，却没想到张居正对他存有戒心，不免惊诧地问：

“你怕张凤盘更改你的改革主张?”

“是啊，这是不谷最担心的事，”张居正说着喘起了粗气，半晌，才又痛苦地说，“倘若万历新政不能继续，不谷在九泉之下，也誓难瞑

目啊!”

听着这洞穿七札的肺腑之言，冯保大受感动，大限临头心里还想着国事，满朝大臣，除了眼前的张居正．还有谁能够这样?但冯保此时一脑门心思想的不是“万历新政”能否继续，而是担心张居正一旦撒手而去，他从此一个人在朝中孤掌难鸣。往常，每当皇上在他面前耍脾气的时候，他隐隐约约就感到了危机感。此刻，这种危机感突然放大，他觉得嗓子眼干得冒烟，拼命咽了一口，迫不及待地说：

“张先生，依老夫看，你得夹塞儿!”

“不是夹塞儿，”张居正嫌这个词龌龊，有阴谋之嫌，纠正道，“是要挑几个正直可靠的大臣，充实内阁。”

冯保连连点头，回道：“老夫就是这个意思，张先生，您选好了人么?”

张居正的身体本已虚弱到极点，一席对话虽费时不多，但仍让他坚持不住。这时候，他又主动要了参汤啜吸几口，一边喘息一边艰难言道：

“当年，不谷曾为皇上挑了六位经筵讲臣，他们中张四维、申时行已经人阁，另有许国、于慎行、余有丁等都是阁臣人选。不谷曾不止一次向皇上推荐他们，现在看来，能立即入阁担任重任的，当是吏部左侍郎余有丁。”

冯保一听这个名字，立刻就想到了吏部尚书王国光。却说张居正于隆庆六年出掌内阁，任命的第一批六部尚书，如今只剩下一个王国光了。十年时间里，六部九卿十八大衙门的堂官，换了一茬又一茬，像杨博、葛守礼、谭纶、王之诰、殷正茂、李义河、王崇古这样一些素有名望的大臣，有的作古有的致仕。惟独这个王国光，自始至终陪伴着张居正走过～程又一程风雨。若论张居正的私心，他巴不得王国光能接替他的首辅之职，但这事儿决计办不成：一是王国光已年过六旬；第二，大明开国以来，从没有让吏部尚书担任首辅的先例。首辅上任后可以兼任吏部尚书，但当了吏部尚书之后却再也不能当首辅，皆因吏部尚书是六部之首，名为天官，事权重大。洪武皇帝当初制订这项用人措施，意在让天官与宰辅互相牵制。发展到后来，天官也在宰辅领导之下，其牵制作用已化为乌有。但不从吏部尚书中选用首辅的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冯保猜想拔擢余有丁进内阁是王国光的主意，

自万历五年，王国光接替张瀚执掌吏部后，就荐了他的门生余有丁出任吏部左侍郎。此前，余有丁已被张居正荐拔为皇上的讲臣，同时得到两位权重大臣的赏识，余有丁可谓春风得意。自人部之后，王国光对余有丁的倚重，犹如当年高拱之于魏学曾。余有丁办事干练，几年来在官场博得一致好评，连皇上对他都有几分青睐。此时张居正将余有丁列为增补阁臣的首选，显然是王国光推荐的结果。冯保揣度王国光推荐余有丁人阁是为了自保，但他也承认余有丁的确是理想的人选。不过，冯保也想在阁臣中培植自己的势力，于是绕弯儿说道：

“余有丁近年来政声鹊起，当是合格人选，但人选阁臣，应不止他一个吧?”

张居正听出话风，迟疑了一下，说道：“当然不止一个，老公公若有人选，也可推荐。”

冯保略顿了顿，回道：“外臣选拔，老夫本无权过问，但为先生着想，倒想起一个人，还比较合适。”

“谁?”

“潘晟。”

“你推荐他?”张居正双眸浮光一闪。别看他命若游丝神情恍惚，其实心里头一点也不糊涂，他闭目凝神了一会儿，才幽幽言道，“这个潘晟是我的门生，我也曾对他寄予厚望。但他到南京后，为人做事颇遭非议，且又有贪墨之嫌，南京方面曾对他多次弹劾，他不得已才申请致仕。这次再推荐他，是否妥当?”

冯保静静听完，这些事他也早有耳闻，但他仍一心要替潘晟说情，这不仅因为他收了潘晟的三万两银子，更让他看中的是潘晟这个人他完全可以左右，只听他言道：

“张先生，潘晟虽然有毛病，但他是自己人啊。让他人阁，怎么着他也不会过河拆桥。”

“唔……”

张居正实在没有气力争辩，但脸上的表情却是犹豫不决，冯保也不管张居正爱听不爱听，只顾自劝道：

“张先生，到了这时候，你总得想一想身后的事。老夫今年六十五岁的人了，也是墙头上跑马，路径不长，如今能撑一天就撑一天，有

咱在司礼监坐着，你的万历新政，就是有人想改，也得先过咱这道关，但内阁里头，你总得有放心的人在那里把持。倘若弄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那里，一天到晚在皇上的耳朵边聒噪，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皇上毕竟才二十岁，你能保他耳朵根子不软?”

“冯公公所说的道理，不谷都懂，只是推荐潘晟，恐难孚众望……”张居正说话的声音已是含糊不清，敬修不停地换热毛巾替他敷额头刺激着他，这多少起了一点作用，张居正停了一会儿，复又不情愿地喃喃言道，“既然找不着更好的人，恐怕只有推荐他了，但不谷担心，皇上不会同意。”

“这个你放心，”冯保把脑袋凑过去，对着张居正的耳边小声说，“你现在提任何要求，皇上都会答应。”

张居正没说什么，只瞪大惊诧的眼睛。

冯保继续言道：“你既是皇上的顾命大臣，又是师相，对你最后的建言，皇上就算不真心接受，哪怕做个样子给天下人看，他也得如数采纳。”

“皇上!”

张居正终于颤抖着喊出了一声，冯保的话刺痛了他的心，许多往事一齐涌到心头。此时他表面上平平静静，但内心深处已倒海翻江。只见他凸起的喉节滑动了几下，他想说，“我这个顾命大臣，已是当到头了。执政十年，我为朝廷社稷，天下苍生，不知得罪了多少簪缨世胄，势豪大户。如今我已是油干灯尽，也许要不了几天，我就人土为安了，那些仇视我的人，便会伺机反扑，但我已是毁誉不计……”

这席话虽没有说出，但冯保已从张居正愈来愈黯淡的眼神中“读”懂了意思，他止不住哽咽起来，安慰道：“张先生，你不要胡思乱想，有皇上在，那些泥沟里的虾子，怎么翻得起浪来。”

谁知这平平常常几句抚慰的话，竟引得张居正的身子剧烈抖动起来，他大张着嘴，想说“惟愿如此”四个字，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屋子里的人，只听得见他喉咙里一片痰响。眼看他双目凸起，嘴唇发乌，双手十指弯曲抖动——一根弦就要断了。冯保忙唤太医进来，又是敷心口又是掐人中，手忙脚乱施救了半晌，张居正终于安静下来，但睁着眼睛再也不能说话。冯保虑着再呆下去对张居正刺激太大，便起身告辞。张居正却用乞求的眼神看着他，那意思是要他留下来多坐一会

儿。冯保想着这是诀别，鼻子一酸，眼泪簌簌往下掉。张居正嘴唇颤抖，冯保看出他似乎还有话要说，便命再给他灌参汤，太医看着张居正痛苦不堪的样子，小声提醒道：

“现在灌参汤已没有用了。”

“哪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开口说话?”冯保急切地问。

“只能给他的命门、涌泉、合谷等穴位扎针，刺激他兴奋，但这样一来，等于抽尽了他身上尚存的一息元气。”

冯保听懂太医的意思，恐怕几针下去，会加速张居正的死亡，但此时已顾不得那么多，他想听的是张居正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想说什么，便命太医赶快扎针。

银针入穴，果然有奇效，张居正身子挺了挺，终于又能开口说话了，只是声音小得几乎听不清：

“冯公公，还有一件事，烦你转告皇上。”

“请张先生讲。”冯保耳朵几乎贴在张居正的嘴巴上。

“三月问叫花子闹事，户部赈济京畿各府州县，灾民是否都安置妥当?”

“早就妥当了。”

太医不停地转动着银针，生怕张居正断气儿。许是回光返照，张居正吐字竟清晰起来，也能成篇讲话，他说道：“告诉皇上，不能只听各府衙门的奏折，如今的官员，弄虚头说假话的太多，应该让吏部与户部，会同通政司三个衙门，委派官员下去查访。”

“张先生放心，老夫一回去就禀告皇上。”

“还有，大名、真定等府的官员隐匿灾情不报，皇上曾有旨意，要都察院派员严查。半个月前我曾见过督查御史的奏章，弹劾这两个府的知府欺瞒朝廷压榨百姓，建议将他们拘谳问罪。我因病重不能拟票，只口头表达同意，责令有司立即将这两名知府押解来京专案审理，不知此事是否已办理妥当。”

“好像皇上准奏了。”

“不能说好像，我希望知道确切的消息。”

张居正这时候还如此较真儿，冯保心下骇异，他原本想支吾，现在却不得不据实相告：

“大名、真定两个知府，人是弄到北京来了，但没有进刑部大牢，而是软禁在沧州会馆：”

“这是为何?”

“有人替他们说情呗，”冯保顿了一顿，揶揄道，“据前几日东厂的访单报告，这两位府台大人还凑份子，为你张先生做道场祈福呢。”

“真是岂有此理，这等谀官，更要严惩。”张居正一激动，呼吸再一次迫促起来，“冯公公，你……转告皇上，要把这两名谀官、迅速收、收监……”

再下面的话，冯保就听不清了。看着他瞳孔慢慢地扩散，半握着的拳头缓缓地松开，敬修再也压抑不住，一下子跪到在床前，握着父亲的手，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嚎哭。

第三十回 万岁爷秉灯谈鬼事 大太监深夜访权臣

出了张居正府邸，天色已黑。冯保并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回到紫禁城，连杯茶都来不及喝，就径直跑到乾清宫向皇上禀报。此时皇上刚用过晚膳，正在东暖阁中同三个内侍一起玩斗叶子的游戏，叶子是一种纸牌，又叫马吊牌，共四十张，每张牌都以《水浒》故事中的人物命名。玩时四人入局，每人八张，以大管小，变化甚多。大约是年前，乾清宫一名管理牌子在外头学会了这种牌戏，回宫来教给皇上，皇上很快就上了瘾，每天只要一落空，就要让贴身内侍陪他玩几局。冯保进来的时候，皇上正玩到第三局，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与他是对家，这时候打出一张百万贯的阮小五。皇上磨蹭了一会儿，突然甩出一张牌来，嚷道：

“千万贯行者武松!”

周佑一看这张牌，立刻叫起来：“万岁爷，你这张牌是偷的!”

朱翊钧硬着脖梗儿，大声争辩：“咱啥时候偷牌了?咱有这张牌嘛!”

“你是有这张牌，但奴才打出九十万贯活阎罗阮小七时，你就用过一次，怎地现在又有这一张?”

“有就有，你输了，却反赖我。”

一个万乘之尊，一个下贱奴才，竟为一张牌争得面红耳赤那架式好像还会打起来。冯保实在看不过眼，站在门口也不挪步，只重重咳了一声，朱翊钧转脸看见他，犹自喊道：

“大伴，你评评理，周佑这混蛋，竟然说朕偷了他的牌。汶怎么可能!”

周佑得理不让人，咕哝道：“万岁爷，你不是偷奴才的，你是偷你自己的。”

“你听听，越发胡说了，”朱翊钧咯咯咯地大笑起来，言道，“咱自己的牌，还用得着偷么?”

周佑还想争辩，冯保朝他一跺脚，眉毛一拧吼道：“你这蠢物，敢说皇上偷东西，再胡闹，小心咱割了你的舌头!”

这一骂，三个内侍都吓得筛糠一般，没有一个人敢张嘴说个不字儿，都灰头灰脑溜了出去。眼看着好端端一场牌局被搅黄。朱翊钧脸上有些挂不住，埋怨道：

“大伴，朕方才争着好玩，你却当了真。”

“皇上，在奴才面前，您总得注意体面，”冯保敛了火气规劝，旋即又道，“周佑这帮家伙，哼，屎壳螂爬革秸，终究不是一条蚕。”

冯保的骂语很损人，朱翊钧也不同他理论，只漫不经心用手拨弄着桌上的马吊牌，过了一会儿才问：

“你啥时儿从张先生府上回来的?”

“老奴刚回来，就赶着进乾清宫来见皇上。”

“张先生究竟怎样了?”

“唉，恐不久于人世。”冯保瞅着桌上散乱的纸牌，心酸地说，“看张先生那样子，随时都有可能咽气儿。”

“啊，真有这么严重吗?”

“这种事，老奴怎敢打妄语。”

冯保说着，便将见张居正的前前后后细枝末节详述一遍。朱翊钧听罢，顿时忘了方才的不快，伤心地说：

“在恭默室最后一次见元辅，才三个月工夫，他就病成这个样子。原先朕总以为他患的不是绝症，只要天道一暖和，他就会慢慢好起来，谁知他今日里竟走到黄泉路口上……他若真的撒手一走，这一团乱麻似的国事，朕托付给谁呀?”

最后这一问，透露出朱翊钧心中的惶恐，冯保抬眼一看，只见朱翊钧眼角已是滚出了泪珠，不由抚膝一叹，禀道：

“皇上，当下之急，恐怕还得赶紧增加阁臣才是，以备张先生不豫……”

“大伴说的是，”朱翊钧停了啜泣，答道，“就按张先生的推荐，你赶快替朕拟旨，补余有丁为文渊阁大学士，潘晟当过南京礼部尚书，资历深一些，这次就补武英殿大学士，列名在余有丁之前。着二人迅速到阁履任，这道旨，今夜就发出去。”

朱翊钧如此干脆，冯保心下甚喜，当即拟了旨，钤了御印，连夜派人送往吏部。

冯保一走，差不多戌时过半，朱翊钧独自坐在东暖阁中，对着荧荧烛光，不知为何，他突然觉得鬼气森森。心里一阵惊悸，便朝门外大声喊道：

“来人!”

“奴才在。”

随着这声答应，只见周佑领了七八个内侍走了进来，原来他们都一直守候在门外廊下，只是皇上没吩咐，他们不敢擅自进来。

“这房灯光太暗，多点几盏灯笼。”

其实东暖阁中已点了四盏灯笼，外加桌上的两支大光明烛，已是亮如白昼，但皇上既嫌灯暗，周佑忙带着手下七手八脚又弄了四盏灯笼进来挂上。

“万岁爷，您看这光亮够吗?”周佑问。

“够了。”

周佑瞧着皇上神色不对头，咂摸着是为玩马吊牌的事冯保让他不高兴，遂小心问道：

“万岁爷，要不要奴才们还陪您玩牌?”

“不玩了，你派人去把张鲸喊来。”

周佑命一个小内侍去喊张鲸，余下的人都留在阁房里。这帮朱衣太监想着为皇上逗乐，却又不知如何开口，一时间竟冷了场：半晌，朱翊钧方双眸一闪，幽幽问道：

“周佑，你说，人死了会不会变鬼?”

“这个嘛……”周佑没想到皇上突然会问这样一个古怪问题，他搔着脑壳，讪笑道，“人家都说，鬼是死人变的。”

“人死了变鬼，鬼还死不死呢?”

“鬼死不死，这可是个溜尖的问题，奴才真还不知道，”周佑想了想．又补了一句，“鬼又不是命，怎么会死呢?”

—个小内侍抬杠：“人老了病了就会死，鬼老了病了，肯定也会死的.”

“鬼不吃五谷，哪里会死。”另一名太监反驳。

朱翊钧嗤地一笑，驳道：“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有多少年头了?少说也有一万年。年年都死人，死的人都变成了鬼，如果鬼都不死，那现今这大千世界，岂不是角角落落里全都挤满了鬼?”

“哟，万岁爷这理儿高妙。”周佑伸着舌头舔了舔嘴唇，谄媚说道，“就说这乾清宫，已经有七个皇帝在这儿驾崩，如果先前的皇帝爷变鬼以后，都不再死，岂不……"周佑正说在兴头上，忽被人在腰眼上捅了一指头，掉头一看，只见张鲸不知何时走了进来站在他的身后。这位当红的秉笔太监责备他道：

“你一张臭嘴胡謅什么，先朝皇帝都登龙升天，吃王母娘娘的蟠桃去了，什么鬼不鬼的。”

周佑经此一骂，顿觉失言，背上已是冷汗涔涔，幸好朱翊钧并不追究，只是挥手让周佑一行退下，命道：

“今夜里，乾清宫各处房子，都多点灯笼。”

周佑一行唯唯诺诺躬身而退，待他们一走，礼，禀道：

“奴才张鲸恭请万岁爷晚安。”

自从张居正病重之后，张鲸遵朱翊钧之命，监值房歇宿，以备不时之唤。小内侍过去一喊，来。此时，朱翊钧让他平身，赐了座后，才道：

“张鲸，元辅最新的病情，你知道了吗?”

“方才冯公公到司礼监，简略向奴才说了几句，听说已在弥留之际。”

“是啊，”朱翊钧长吁一口气，叹道，“张先生铁面宰相，何等了得，然也难逃一死。”

张鲸听出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灾乐祸，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即敬重又憎恨，既依赖又忌惮。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十年来把个混乱溃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特别是万历六年的那道《罪己诏》，让他脸面丢尽；依赖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十年来不仅事无巨细一一施教于他，而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艰难险阻，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忌惮的是张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如今天下官员，都议论他这位太

平天子，之所以能够端居廊庙四海威服，就因为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正严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事情的小媳妇。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但每签发一道圣旨，他又怅然若失——皆因张居正的票拟，他不敢擅改一字……如今，这位宵衣旰食不苟言笑的宰揆，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中事。有了这个判断，张鲸冷冷一笑，露骨地说：

“万岁爷，奴才恭喜您了。”

“恭喜什么?”朱翊钧一愣。

“张先生一死，压在你头上的一座大山，就给搬掉了，这不是喜事儿又是什么?”

“放肆!”

朱翊钧一拍桌子，唬得张鲸双腿一软，屁股离了凳儿跪到地上。朱翊钧的确如张鲸揣摩的那样，对张居正是又敬又恨。但他绝不允许底下的奴才对他有这种印象。他之所以今夜里喊来张鲸，本意也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惆怅，偏张鲸自作聪明，硬是要将一些只可意会的东西用语言点破，因此引起了朱翊钧的恼怒。

“万岁爷，奴才该死!”张鲸惊悚地自责。

朱翊钧本还想臭骂几句，一见张鲸惶恐的样子，又抬手示意他坐回到凳儿上，斥道：

“朕还以为你是个伶俐人，原来却也是一个草包，什么三荤五素的话，都从你的嘴中吐出来。”

“奴才知罪。”张鲸被骂蔫了。

“冯公公还对你说了些什么?”

“除了张先生病情，余下什么都没说。”

朱翊钧睨着他，又道：“大名、真定两名知府，一直未曾收监，这次张先生又特意追问。”

皇上提起这件事，张鲸止不住心惊肉跳。本来，朱翊钧已有旨，着都察院将两名知府押解来京谳审，张鲸是大名府人，大名府知府便托人给他送了三千两银子，请他在皇上面前说情。张鲸纳贿之后，便瞅了个上西暖阁读折的机会，对皇上说大名知府逼迫灾民缴纳赋税，

实出无奈。他曾向上峰禀告过府治内受灾情况，但府中移文报上去后就被有司压下。即使这样，他还尽量挪借银两赈济灾民。因此，解官押赴来京之日，境内许多百姓自发涌到路口摆香案送他。皇上一听，生怕弃出冤案来，忙又下旨吏部，将两名知府由收监改为软禁。现在，皇上说张居正追查，张鲸自知理亏不敢争辩，只呐呐问道：

“张先生病人沉疴，还惦记着这件小事?”

“元辅早就说过，朝政无小事。冯公公方才禀奏时，朕未下旨，因为这事儿，朕是听了你的禀报后才修改了旨意，如今再改回去，也还得让你去办理。”

一番话让张鲸听出两层意思：一是皇上顾及他的面子，没有将此事的底儿露给冯保；二是此事的处理还得恢复原旨。张鲸感激之余又忐忑不安，说道：

“奴才当日所言，也只是拣耳朵听来的……”

朱翊钧浅浅一笑：“你也不必掩饰，朕并没有说要追究你的责任，你也像冯公公那样，即刻就去吏部与都察院传旨，将那两名知府连夜收监。”

张鲸再不敢吱声，只好告辞回去办理，刚走到门口，朱翊钧又把他喊住，言道：

“张先生还提议，补潘晟与余有丁两人人阁，朕都准了，这会儿，恐怕旨意已到吏部。”

“潘晟?”张鲸早就风闻潘晟曾派管家潘一鹤来京活动谋求起复，还走过冯保的门路，但他此时多了个心眼儿，不讲这件捕风捉影的事，只恭维道，“张先生向皇上推荐的人，想必没有错。”

“什么对呀错的，张先生柄国十年所有的建议，朕都虚心采纳，如今他这最后一回建议，朕焉有不准之理!”

“是是，万岁爷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真乃有古天子之风。”

张鲸嘴巴涂蜜尽说好听的，朱翊钧乜了他一眼，斥道：“别说这些奉承话，你管住自己的臭嘴就好，去吧!”

张鲸乘轿出了紫禁城，去吏部和都察院办完传旨的事，想着收了大名府知府的银子，不但没有替人家逢凶化吉，反而收监拘谳．不免心下快怏。斯时夜已深了，立秋刚过几天，正是北京城最热的时候。

往常逢到这节令，北京就变成了不夜城，多少戚畹人家膏粱子弟，正好去那些酒馆青楼或倚翠偎红或揎臂痛饮，极尽声色犬马之能事。今夜里气氛却有些不同，街面上到处都是巡逻的军士，那些风月场所馔饮之地，也都冷冷清清少有人光顾。张鲸心下清楚，这都因张居正的病情引起。万千朝局一身所系，必然导致所有的官员都密切关注首辅的病情变化。于是，一股子风声鹤唳人心惶惶的紧张气氛便在京城里漫延。皇上虽然没有下令宵禁．可是见这大街小巷，竟寂静得如同木叶落尽的空山。张鲸本来就一肚皮不自在，又目睹这份冷清，三伏天里居然打起了寒颤：这时候，他乘坐的四人抬凉轿刚抬出吏部、都察院所在的富贵街．眼看就来到了棋盘街口，从这里向右踅过去，大约半里多路．就是夜间进出紫禁城的惟一通道东华门，轿夫们咔咔咔的在磨轿杠，张鲸从凉轿里伸出头来喊道："不去东华门，到槐树胡同。"

轿夫听令，又把轿杠磨回来，从棋盘街口向左拐，奔槐树胡同而去。大约半个时辰，凉轿抬进了槐树胡同口，在一所气势轩昂的大宅子前停下，这里是内阁次辅张四维的家。四年前，张鲸被擢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不久，就与张四维建立了交情。起初，张四维对张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他只是仗着自家盐商出身，有的是白花花的银子，故对内廷大珰，特别是司礼监的几个太监，一个个都用心巴结，但他仍然把主要心思用在冯保身上。后来，张鲸主动前来贴他，间或吐露几次皇上的私下谈话，如某件事应该如何处置，某人可用不可用等等，让张四维按皇上的意思写折，结果是写一个准一个，他这才对张鲸刮目相看。从此，窥伺皇上的心思与动态，除了冯保这条"明线"，又增加了张鲸这条"暗线"。冯保虽然对他抱有好感，但人家毕竟是首辅的肝胆之交，这张鲸却不同，两人有着共同的利益——一个想当首辅，一个觊觎司礼监掌印，虽然未曾点破，但两人心照不宣。张居正患病期间，按皇上的旨意，平常阁务由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人处理，只是重大事情才由张居正秉断，但张四维为了表示谦恭，事无巨细都派人到张大学士府请示，他自己倒落得清闲，每日去内阁点卯，表面上也忙得团团转，内里却没拟过一道阁票。三天二头，他还要跑到纱帽胡同去向张居正请安问病，极尽关心。近些时，每每看到首辅貌萎神枯的样子，他强烈地感到历史上的那些失败者，更多的不是败

于政见而是败于身体，于是，便请了一个武当山的道人到他家中住下，日夕向他请教养生吐纳之法。

却说张鲸在张四维府邸门口落轿的时候，张四维正在武当山道人的指导下练习扪腹静坐之法，听得门人禀报，他立忙收了功，与张鲸在客堂相见。

两人略事寒暄，张四维让茶之后，就开门见山说道："张公公夤夜造访，定有急事。"

张鲸呵呵一笑，却宕开问道："听说凤盘公家中住了一个武当山道士?"

张四维一惊，问："是有一个，来了大约半个月，这点小事，你也知道?"

张鲸说："前几天，咱去西暖阁读折，偷瞄了一眼东厂呈给皇上的访单，内里有一条，说您请了一位武当山道士教授养生之法。"

"东厂真是无孔不入，"张四维脸色一沉，又担心地问，"皇上是何态度?"

"咱说过，这访单是偷看的，皇上并没有和咱议论这事。"张鲸据实而答。

张四维虽然贵为内阁次辅，满朝文臣，仅屈居于张居正之下，却是没有资格看到那份本只供皇上一人览阅的访单。张居正担任首辅之后，兼管东厂的冯保卖面子，将访单制成两份，一份给皇上，另一份给了张居正，凡东厂侦伺的文武大臣的秘事，实际上只有皇上，张居正和冯保三人知道，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与闻。张四维对东厂的访单一直心存畏惧。这时问道：

"那份访单上还说了些啥?"

"什么都有，上斤不上两的事情都会载上一笔。咱记得还有一条，说是西北榆林卫出现了天狗吃日头的事，当地有小儿唱歌谣，'文星落，紫微黑；马变龙，猴儿死。'你看看，这是不是谶语?"

张四维沉思了一会儿，问道："马变龙，猴儿死，这六个字藏了什么玄机?"

张鲸解释道："今年是马年，神马变龙，预示着皇上要当家作主了，猴儿死更明白，首辅张先生是甲申年生人，属猴的，今年是他的

大限。”

“咱看，这歌谣是人编的。”

“管它呢，”张鲸嘴角掠过一丝狡黠的微笑，兴奋地问，“凤盘公，元辅的病情您知道吗?”

“知道，”张四维点点头，答道，“现在已在弥留之际，不谷已安排京城各大衙门，日夜都留人值事，以备不虞。”

“皇上也在安排首辅的后事。”

“啊?”张四维眼光霍然一跳，问，“皇上是如何安排的?”

“他已下旨吏部，增补潘晟与余有丁两人为阁臣，这两人都是张居正推荐的。”

“这么快?”

“是啊，明天，余友丁就会到内阁值事，潘晟在沂江老家，想必他的任职圣旨如今已在路上，要不了二十天，这位潘晟也就到了北京。”

闻此消息，张四维心下甚为不快：一来是张居正推荐阁臣不与他商量，可见对他存有戒心；二来是皇上选拔阁臣的谕旨下得如此之快，也不让内阁与闻，可见他堂堂一个次辅，在朝政即将巨变之时，竟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想到这一层，他立刻就感到两位新增阁臣必将对他构成巨大威胁，特别是潘晟——当初他任礼部尚书时，潘晟是礼部左侍郎，此人擅于钻营，又是张居正的门生，如今风闻已攀上冯保作为靠山，若让他顺利入阁，等于是对自己晋升首辅的柄政之路设置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铁门槛。思来想去，他本来已经滋生出的稳操胜券的感觉，突然间又化为乌有。

张鲸注视着张四维表情的变化，小声说：“凤盘公，咱知道你的心思，好端端的眼睛里，怎么能搁一粒沙子进去。”

“是啊。”张四维一改平日故作高深的作派，焦灼地说，“堂堂内阁，怎么放了一只磕头虫进来。”

“你是指潘晟?”

“不是他又是谁?”

“依咱看，这事儿并没有板上钉钉。”

“皇上不是下旨了吗?”

“皇上这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元辅是他的师相，临终前推荐两个人，他怎能泼元辅的面子?如果有人提出反对，皇上肯定会改变主意。”

张四维眼睛一亮，问：“这么说，皇上擢用潘晟，只是做样子的?”

张鲸饶有深意地一笑，言道：“据在下猜测，在两可之间。”

张四维心下略微一松，正欲细论，忽见派往张居正府上当值的内阁中书急匆匆跑进客堂，神色慌张禀道：

“大人，首辅他、他老人家走、走了!”

第三十一回 老公公抽签问灾咎 新宰辅装傻掩机心

转眼到了八月，这一天冯保早早儿起来，喝了一杯奶子，便启轿往白云观而来。

一出西便门，冯保打起轿帘，但见淡蓝色天空显得非常高远，已经收割过的庄稼地似乎还在安谧的梦境之中，薄薄的烟氤弥漫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茶褐色的麦茬上。偶尔看见三两只乌鸦伸着嘴巴，在土垅间小心谨慎地跳动着。它们并不是在觅食，而是在干崩崩的硬泥块上磨着嘴巴。忽然，它们扑动翅膀飞起来，原来是一只松了缰绳的驴儿惊扰了它们，只见这匹驴儿穿过一片果园，踩着被凉风吹落的红叶与黄叶，激情奔放地跑向空荡荡的田野，被它的蹄子掀起的尘埃，在霞光的照射下蔚为金雾。而洁洁净净的天空上，忽然浮起大朵大朵的白云，看上去倒像是大堆大堆的积雪，在这辽远的恬适与宁静中，又见一个瞎眼的老乞丐一只手拿着一个豁口的破碗，另一只手拿着的一支木棍探路，正步履蹒跚地向城里走去。听到冯保的大轿抬了过来，这老乞丐慌忙避到路边，冯保从轿窗里看到他衣衫褴褛，神态却很安详，顿时动了恻隐之心，吩咐同来的张大受给老乞丐施舍一点碎银，张大受从怀中掏出一只二两的小银锭放在老乞丐的碗里。待到老乞丐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轿队已经走远，老乞丐干涩的眼窝里噙着两泡热泪，扬起枯枝般的双手对着轿队留下的尘雾，大声嚷道：

“好人哪，菩萨保佑你们!”

听到这苍老的祝福声，冯保心里一酸一酸的，他揉了揉略微有些浮肿的眼泡，不免想起两个月来扑朔迷离的朝局，心情再次陷入烦乱。

却说六月二十日二更时分，被病痛折磨近半年之久的张居正，终于带着无尽的忧患和未竟的事业，怆然离开了人世。当夜，在乾清宫辗转难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接到了噩耗，他当即亲自赶往慈宁宫报信，李太后披衣起床，母子二人相对而泣。李太后一再叮嘱儿子，要为张居正隆重治理丧事，并厚恤家属。皇上表示一定遵守母命。从慈宁宫归来，朱翊钧立即接见冯保，命他传下谕旨，宣布文武百官停止上朝一月，谕示礼部设九坛制祭——这是国葬的规格。张居正生前受

封上柱国、太师，大明开国以来，惟独他一人受。此等荣耀，即使李善长、姚广孝这样家喻户晓功勋卓著的国师宰辅，也从未获得过。张居正辞世后的第二天，朱翊钧又敕命给他赠官上柱国，赐谥“文忠”，如此锦上添花之举，更是将张居正的声望推到了顶峰。一时间，北京城中无论是高官大爵还是丁门小户，都如丧考妣，纷纷在家门口设下香案致祭，青烟氤氲祭器琳琅。千般奠仪百种哀思——这其中固然有人是应景儿做给别人看的，但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那些平头百姓，却是真心实意地表达哀思。祭诗祭文如潮汹涌，素幛挽帐充斥街衢，这种声势也使皇上大受感染。为了顺应民心，就张居正的丧事安排，他好几次找来内阁辅臣和司礼监太监一起会商征询意见。斯时正值溽暑，天气闷热不堪，应张居正六个儿子的请求，皇上准予将张居正的遗体三日内盛敛入棺，然后由钦天监选了吉日，于七月初的某一天移榇南归。差遣吏部、礼部各出一名四品员外郎，锦衣卫堂上官以及司礼监秉笔太监一名，四人共同护灵前往荆州。灵车出发那一天，从纱帽胡同到正阳门这段城区路上，沿途不但摆满了各大衙门特意设置的香案，更有数以万计的京城百姓赶来送行，十几里长街的两旁，挤满了跪地痛哭的人们，这场面令人十分感动。

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保一下子病倒了。一来因为在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许多杂事，乏累得很；二来老友去世，他深为悲痛之余，更感到失去了主心骨。所以丧事一毕他就倒了床，开头几天额头烧得如同火炭，吃了大同那位王神仙的汤药后，虽然退了烧，但周身酸软，打个喷嚏都会眼冒金花。这一病就是二十多天，期间两宫太后与皇上都派身边太监前来探望过他。前日稍好下床，他想着新增加的阁臣潘晟应该到职了，便让管家张大受打听一下，却不曾想到张大受带给他一个惊人的消息，皇上原定增补潘晟、余有丁两人为阁臣，现到任的只有余有丁一人，潘晟并未到职。其因是张居正灵柩出城之日，皇上就接连收到监察御史雷士祯、礼科给事中王继光两道奏折，弹劾潘晟居官贪鄙收受贿赂的六大罪状，建议皇上收回成命，不让潘晟出任武英殿大学士人选辅臣。朱翊钧将这两份奏折交由张四维拟票。也不知张四维做了什么手脚，皇上竟收回成命。结果是走到半路上风风光光赴京上任的潘晟，只得又拨转马头打道回府。

乍听这个消息，冯保差点儿没从椅子上跳起来。当天夜里他失眠了，第二天也顾不得身子尚未痊愈，早膳用过之后就匆匆赶到司礼监，打开盛放奏折的铜柜，查阅上述那道圣旨的阁票，果然是张四维亲笔所拟，写道："潘晟行为不端，难为人臣师表。今准雷士祯、王继光二人所奏，收回前命，仍令潘晟回籍闲住。"冯保当下大怒，本想立即跑去内阁兴师问罪，想了想又暂且忍住。闷坐在值房里，将这件事的发生缘由仔细思量了半天。平日，这个张四维在他眼中，属于那种顺竿儿爬的乖巧角色，你口渴他给你送茶壶，你走累了他给你屁股底下塞一只板凳，挠痒儿总是恰到好处。人阁五年，他处事谨慎，在外人的眼中，他简直不是次辅，而是张居正的大书办，以致一些官员私下里讥他是"伴食中书"。对冯保，张四维也极尽谦卑，每次相见，张四维都执晚生礼，偶尔托付他办件什么事，决没有失塌的时候。仗着家里有钱，一年三节，也不忘给冯保送来"孝敬"。因此，冯保对他印象颇佳，在皇上面前替他说过不少好话，张居正临终之前，曾特别提醒冯保说这位次辅过于圆滑，难当大任，冯保还不以为然。所以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例升首辅的时候，冯保没有作梗。现在看来，还是张居正察人的眼光独到。冯保在大内呆了大半辈子，身历三朝，看多了争斗杀伐的悲剧，因此在政权转折之时，对身边发生的事就特别敏感。从潘晟被废一事，他预感到某种潜藏的祸机。昨日傍晚从司礼监回到私邸，又在床上翻了一夜烧饼，今儿个一大早就吩咐备轿去白云观。

冯保自当司礼太监之后，这白云观几乎成了他的"家庙"，每年的燕九节，他必定亲来主祭丘处机，日常碰到什么疑难事，他也总要跑到白云观求签问卜。白云观的东路建筑斗姥阁与西路建筑吕祖殿两处，都备有签筒供游人抽签之用，但冯保从不到这两处抽签。白云观主持闻天鹤在中路老君堂后的丘祖堂备有签筒——这是专为冯保备下的，除了他，断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来这里卜问玄机。

冯保虽然起得早，到了白云观山门前却也过了辰时，早已闻讯在棂星门下站着等候的闻天鹤不等冯保大轿停稳，便连忙迎了上去打了一个稽首，满脸堆笑言道：

"贫道昨儿夜里打坐，忽见桌上的灯台灯花儿连爆，心下便惊疑，明儿个会有什么样的大贵人来，却是没想到要迎老公公的大驾。"

冯保虽然心情不好，一下轿但见楼殿巍峨仙家气象，吸一口气儿也是甜丝丝的，顿时精神一振，笑啐一口道：

“什么贵人，前几年说杭州生产的八团锦贵，如今满街都是，也都贱了。”

“老公公真会说笑话。”闻天鹤头前领路，进棂星门过窝风桥，一边走一边说，“七月十五，徐爵镇抚爷过来知会贫道，说老公公尊体欠安，要贫道做法会为老公公祈福，贫道率合观道众在丘祖殿开了三天道场，在大铜缸里点长明灯，光香油就费了三百斤。第三天晚上，贫道收锣刚散了坛米，天上忽然就起了一阵西风，还落了立秋后的第一场雨，贫道就知道，这是丘祖显灵，保祐您冯公公。今儿见您冯公公，面色红润，倒不像是病过的。”

方才下轿还两腿绵软，如今在铺着林荫的砖道走了一截子路，冯保忽觉腿肚子长了劲儿，也就真的相信自己“面色红润”了，他伸手在脸上搓了一把，答道：

“多谢你们为老夫祈福。听大受讲，你们这里前不久来了一个白胡子老道人，自称是丘祖，在昆仑山住了三百年下来的，这人哪儿去了?”

“假的，”闻天鹤一撇嘴答道，“贫道问他几个丘祖故事，本是耳熟能详的事，他却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如此这世道儿，真是人心大坏——老公公，咱们去哪里?”

“丘祖殿。”

“老公公要抽签?”

“是的。”

闻天鹤心想，老公公一大清早就跑来抽签，一定是遇到什么疑难事儿委决不下，便道：

“京城老百姓都讲老公公与张居正，是当今圣上的左丞右相，您两位辅佐幼主，开辟了万历一朝的新气象。如今张先生过世，朝廷再有什么大事，老公公该与谁商量呢?”

一席话触到痛处，冯保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此时已走到丘祖殿跟前，冯保抬脚进去，看着丘处机丰神伟姿金碧辉煌的塑像，叹道：

“张先生一走，这丘祖殿，老夫只怕是经常要来了。”

冯保到哪儿动静都大，此时随他进白云观的少说也有二三十人，但都不敢走进丘祖殿——皆因冯保规矩严，抽签时不准有闲杂人等在侧。眼下在丘祖殿里只有三个人，除了冯保本人，还有闻天鹤和张大受。冯保亲自燃香，对丘神仙的法像行跪拜大礼，闻天鹤一旁替他击磬颂祝。拜仪一毕，张大受趋前一步，从法像前的雕花红木条案上取下擦拭得一尘不染的羊脂玉签筒，恭恭敬敬递给跪在蒲团上的冯保。冯保把签筒掂了掂，又伸手将插在签筒里的竹签拨了拨，问闻天鹤：

“老夫记得共有九十支签，这里头怎么少了许多?”

闻天鹤干笑着没有作答，原来是在冯保没有进殿之前，张大受抽了个空儿同他耳语，要他把签筒中的下下签都择出来。谁知冯保眼尖，一下子看出了破绽，只见他随便抓起几支签看了看，笑道：

“都是好签，闻道长，谁让你弄这些小把戏?”

闻天鹤遮掩着说：“大概昨日个小道士打扫这里，随便捡走了几根。”边说边“找”，终于从法案的屉子里头搜出一把来补到签筒里。

冯保这才跪在蒲团上摇动签筒，筒口向前半倾着，摇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摇出一只签掉到地上，张大受上前替他捡起，小心禀道：

“第二十九签。”

“看签文。”冯保从蒲团上爬起来。

张大受把那支签文给闻天鹤，闻天鹤对照着从墙上的布褡中抽出一支签票，一看大惊失色，觑着冯保不敢说话。

“怎么啦?”

冯保从闻天鹤手中拿过签票，只见洒金笺上，有几行清秀的柳体小楷：

第二十九签 虎落平阳 下下

平生不信野狐禅

无尽风云一啸间

霜雪骤来谁解得

流沙千里是雄关

解曰：占家宅恐防回禄；占身有厄，小人当道官司

难赢；占财有破，田蚕不熟；占婚姻难成，灾星正照，诸事小心。

冯保天分极高，不用人解释，他也能把这首签诗的不祥之兆悟出个七八分。更何况后头的解文已自阐述透彻。冯保心里头十分沮丧，但他脸上却挂着笑．掸了掸笺纸问闻天鹤：

“这首签诗颇有些嚼头，是谁编的?”

闻天鹤紧张答道：“这里所有的签诗，都是丘祖登仙之前亲自撰写，首首都有玄机。”

冯保又问：“那这首签诗有何玄机?请道长开示。”

闻天鹤不知冯保为何事抽签，但这么一大早跑来，肯定事头儿不小，为了不让这位大施主扫兴，闻天鹤脑瓜子一转，竟打起稽首贺道：

“恭喜老公公抽了一支好签。”

“明明是下下签，你为何说是好签?”冯保怫然作色，斥道，“闻道长，你不要拿老夫开涮。”

“贫道吃了豹子胆，敢开涮老公公?”闻天鹤佯笑着说道，“咱道家讲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阴阳互变，是人间至理。套到灵签上头，下下签就是上上签。”

“你这多少有点诡辩。”冯保嘴上虽这么说，心里头却想听闻天鹤说下去，便又问道，“虎落平阳被犬欺，当作何解?”

闻天鹤道：“这是提醒老公公，从今以后一段时间内，要提防小人：”

冯保微微颔首，问：“小人能得势么?”

“签诗中言霜雪骤来，喻有小人得势之义，流沙千里，似乎也是说小人道长。但老公公是正人君子，从来就不会被野狐禅一类的异端所炫迷。狐可以假虎之威，终究不能夺虎之猛。跨过千里流沙之后，野狐道消，虎归山林。祸机既失，老公公仍可啸傲风云，稳居庙堂之上。”

“解得好!”冯保眉梢一颤，皮笑肉不笑地说，“只是不知你解透的玄机，究竟是天意呢，还是你闻道长信口胡诌的。”

其实，闻天鹤说这番话也是用心想过的，虽然都是好听的话，却没有一句靠实。现在听到冯保的恶谑，知道他仍心存疑惑，这本是鬼哄鬼的事，真要说出个子午卯酉来，闻天鹤也没这本事，只得赔着小心敷衍：

“老公公，丘祖是五百年才出一个的神仙，贫道毕竟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哪能将他的玄机全都悟透。”

“唔，这句话倒还实在。”

冯保说着，将那张笺文揉成一团儿，信手扔在地上。

冯保回到城里头，差不多到了午时。他先自回到府邸用了午膳，然后再起轿进宫。

不知不觉，大轿抬进了紫禁城中的会极门。轿役踏上西边砖道，欲往武英殿后的司礼监而去。迷盹中的冯保忽然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话，挑开轿帘儿一看，见是御膳房的管事牌子马三卫，正和一名身穿六品鹭鸶补服的官员站在砖道旁高一声低一声地唠嗑子。冯保便命停轿，沉着脸走下来，冲着马三卫没好气地说：

“瞧你这厮，越发的没头脑了，长天白日不去做事，却跑来这里扯淡。”

马三卫好像老鼠见了猫，吓得一哆嗦，嗫嚅道：“小的不是在扯淡，是在请教苏州捞糟蛋的做法。”

“什么苏州捞糟蛋?”

马三卫咽咽哝哝地解释道“恭妃娘娘这几日胃口不好，昨儿个想着要吃捞糟蛋，小的做了一碗送过去，她尝一口就放下了筷子，说不是那个味儿，要小的再做。小的也不敢多问一句，她想吃的捞糟蛋究竟是个啥味儿?正急得团团转，忽然有人提醒咱，说恭妃娘娘是苏州人，要咱去找苏州人打听苏州捞糟蛋的做法。小的一想这还真是个办法。只是小的生在北地，自人宫来每日围着灶台转，哪里认得什么苏州人德州人的，亏早上碰到秉笔太监爷张鲸，他告诉小的，六科廊的这位王大人是苏州人，小的便寻到这里来了。”

马三卫所说的恭妃娘娘，正是慈宁宫李太后名下的宫女王迎儿。她因怀上了朱翊钧的孩子，在李太后的主持下，被册封为恭妃，安排在慈宁宫不远的启祥宫居住。这恭妃娘娘临产期已近，这些时李太后

对她呵护有加，因此，冯保相信马三卫说的是真话。眼下马三卫站的地方，也正在六科廊的外头，冯保瞧了一眼站在马三卫旁边的年轻官员，问道：

“你是六科廊的?”

年轻官员点点头，答道：“卑职名叫王继光，在礼科供职。““你是苏州人?”

“是，马公公向卑职讨教苏州捞糟蛋的做法，卑职已向他传授了：”

“噢，原来真的是拜师。”冯保眯眼儿一笑，转向马三卫说，“你快回去做一碗送给恭妃娘娘，如果合了她的口味，本监有赏给你。”

“小的遵命。”

马三卫答罢一溜烟跑走了，王继光也拱手一揖告辞回了礼科值房：看着王继光离去的背影，冯保猛然记起弹劾潘晟的两道折子，其中有一道就是这个王继光写的。马三卫说是张鲸介绍他来认识，冯保顿时心下生疑，张鲸是如何认识王继光的?他已听说王继光是张四维的门生，将这些蛛丝马迹联系起来，冯保似乎察觉到一些什么，莫非张四维与张鲸已勾搭到一起了?想到这里，正准备登轿回司礼监的冯保，突然改变了主意，他让轿役们抬着空轿回去，自己则反剪着双手，慢悠悠走向会极门另一侧的内阁。

自张居正去世后，冯保这还是第一次来到内阁。他走进阁门，只见门内小坊上，镌刻了一道圣谕：

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

这道圣谕为永乐皇帝所立，冯保不知看过多少回了。往日可说是熟视无睹，但今番他发现这块金字圣谕牌被髹漆一新，心下顿时起了疑惑，忖道：“张四维一当上首辅就装潢这牌子，他到底安的什么心?”越想越气，脚下的步子也快了起来，从阁门到辅臣值房不过百十步路，冯保很快就走了进去，路上碰到两三个熟识的官员避到路边向他行揖套近乎，他也只是虚应。张四维的值房原是隆庆年间的辅臣高仪用过的，与张居正斜对面。冯保走到跟前，也不劳别人通报，径自推门走了进去。

张四维此时正坐在值房里与一名官员议事，猛见冯保闯进来，不免大吃一惊，连忙起身让座，笑道：

“冯公公，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

冯保窝了一肚子气，但不好当着不相干的官员面前发作，只得扯了一个谎：“老夫到文华殿那边有点事儿，顺便过来瞧瞧。"说罢大大咧咧地坐到了官帽椅上。

却说张四维循例迁登首辅之位已经两个月了，他空下的次辅一职由申时行接替，再加上新补的文渊阁大学士余有丁，三位阁臣凑合着撑起了内阁一台戏。说是凑合，是因为张四维与申时行两位当初入阁时，皇上的批谕都是“随元辅人阁办事”七个字。既然是办事，总还得看主事者的眼色行事，因此铁锅顶头当家作主的事，两人从来没有做过。如今虽然椽子出头，但“一枝动，百枝摇”的威风一时还培植不起来。就说拟票一事，过去都是张居正一人说了算，现在却是三人共同议决。虽然有主次之分，但张四维觉得自己根基未稳，还不敢擅权自用。如此一来，一些习惯于在首辅更换之际观察动静窥测风向的官员，都无不感到奇怪，各衙门里私下便有了一些议论，有说张四维毕竟是张居正刻意栽培的人，对他一手创立的万历新政，必定奉为轨则不致刊削；有说他胸有城府大智若愚，目下表现，在于掩人耳目；也有人讥他斗筲下才，虽登龙有术，终非济世之雄……这些浮谤訾言，间或传到张四维的耳朵里，他只是一笑了之，每日仍准时来到内阁恭谨办事。今儿个午膳之后，他并未休息，而是约来礼部员外郎褚墨伦到值房相见。这个褚墨伦是万历六年春给天下和尚颁发度牒的礼部度牒司主事。那一次，他不但为张四维大大挣了一把银子，还为他挪用名额做了不少人情。事后三年考满，张四维投桃报李为他说话，褚墨伦居然跳了两级，晋升为四品员外郎，主管仪制司。这次他召见褚墨伦，为的是恭妃即将临盆诞生龙子的事。如果恭妃真的替万历皇帝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太子：历朝历代，太子降世都是举国欢庆的大事。循国朝故事，凡太子出生，一般都会大赦天下，晋封皇亲国戚及主要大臣，以及减免各省赋税。张四维今天找褚墨伦来，便是商讨由礼部仪制司负责的晋封之事。张四维认为，此次应该晋封的有十几个人，其中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宫太后以及王皇后的父亲王伟。两宫太后在隆庆六年朱翊钧登基时就已晋封，一为仁圣，一为慈圣，此后欣

逢皇上大婚，又都加封两字，一为仁圣懿安，一为慈圣昭文。这次若太子真的降生，两宫太后必然还得加封两字。张四维虽当了四年次辅，却一直未曾引起李太后的特别关注，这次他想通过晋封一事来讨好李太后。还有王皇后的父亲王伟，虽贵为皇上岳父，头两年却一直是个锦衣卫指挥。皇上大婚时，就提出要给王伟晋封，张居正却以前朝赏赠太滥遗患无穷为理由，不肯办理。只给王伟从锦衣卫千户升职为锦衣卫指挥，后经皇上一再催促，才于万历八年给王伟晋升一个永年伯，却言明只是流职，不能世袭。为这件事，皇上一直耿耿于怀。张四维决定利用这次封赠，将王伟的永年伯爵位由流职改为世袭，其意也是为了取悦皇上。张四维向褚墨伦交待这件事，刚说到一半，就被冯保冲断。张四维只得对褚墨伦说道：

“你且回去，按本辅的交待办理就是。”

褚墨伦躬身退下。冯保见没有了外人，便呷了一口书办送上的热茶，悻悻然说道：

“凤盘先生，恭喜你呀，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张四维早从冯保的脸上看出来他今儿个好像是专门找岔子来的。他寻思究竟什么事儿冒犯了这位惹不起的大内主管，便试探着说道：

“老公公，元辅太岳先生突然不豫，说走就走了。好长一段时间，咱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如今，蒙皇上错爱，让咱在内阁牵头。咱也清楚自己不是这块料，正说等忙过这段时间，就专门到您府上拜望，向您讨教。”

“你讨教什么?”冯保乜着眼，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式。

张四维很不受用，但他强忍着，想着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今儿个好歹做个“哀兵”，先把这丧门星对付过去。于是双手按膝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该讨教的地方多着呢。譬如说，咱每天总要替皇上拟几道票，有的票好拟，有的票就让咱颇费踌躇。往常咱见着张先生，遇有疑难处就写揭帖求见皇上。皇上也总是及时在平台召见。咱如今碰到同类事情，也给皇上写过求见帖子，但皇上总是批一句“先拟票来”，不肯给机会听咱奏对。皇上究竟心下如何想的，咱心里头吃不准。这样的事情，咱不请教老公公，还能请教谁呢?”

冯保不知道张四维说这席话的目的，是表明皇上不信任他呢，还是皇上还不习惯把他张四维当首辅看待。冯保觉得其中必有蹊跷，问

道：

“你是说，你当了两个月的首辅，皇上还一次都没有召见过你?”

“见过两次，都是在元辅太岳先生的治丧期间，且都是内阁三位辅臣一同见的，所谈也仅只限于太岳先生的丧事，以后就没有召见过了。”

“平台单独召见首辅，这是朝廷的议事制度。皇上不肯见你，一定别有所因。”冯保说着把身子往椅背上一靠，用那种幸灾乐祸的口气问道，“凤盘先生，你想想，有什么地方得罪了皇上?”

张四维见冯保着了他的道儿，心里头暗暗高兴，表面上却哭丧着脸答道：“咱一天到晚小心谨慎，怎么可能得罪皇上?”

冯保嗤地一声冷笑，讥道：“你的小心谨慎，老夫是领教了的。”

“冯公公，你这话……”

冯保的怒气终于爆发，只听他斥道：“往常，老夫打个咳嗽，你就跑过去嘘寒问暖。这一回元辅张先生过世，老夫为他治丧，累垮了身子，大病一场，在家躺了一个多月，多少人都知道上门安慰几句，惟独就见不着你的影儿。老夫知道你当了首辅，身价儿高了!"

冯保夹枪夹棒不留情面，张四维听了好不尴尬。其实，乍一听说冯保害病，他就有心去探望，是张鲸拦住了他，张鲸说：“皇上如果知道你与冯保拉扯得紧，立刻就会对你起了戒心。”他一想有道理，便只派管家提了礼盒儿到冯府探视，但这等内情又怎能捅出来，他只得支吾着说：

“咱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让管家代咱过去，给老公公请安.”

“你那管家来了不假，还送了一盒长白山的老人参，一床日本国产的鹅绒褥子，这都是贵重物品，老夫还得感谢你。但感谢归感谢，老夫心里头却还是惆惆怅怅的。这年头儿，人情比黄金更宝贵，老夫哪稀罕你的财宝?要的，还是你过去的那份情意。凤盘先生，你总不能一阔脸就变吧!”

冯保提起葫芦根也动，不给张四维一点面子。张四维虽然一腔闷火煮得熟牛头，但还惮着冯保的威势，只得一味地赔小心：

“老公公，你这是多心了，咱这些时候的确是忙……”

“忙什么，忙着走马换将是不是?”冯保呛道。

张四维脸上有些挂不住，微讽道：“老公公越说越离谱了，什么走马换将，咱走谁的马，换谁的将啊?”

“换太岳先生的将嘛!”

“太岳先生对咱多年栽培、提携，咱感他的恩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过河拆桥?”

“如果你真是这样做，皇上对你就不会如此冷淡了。”

冯保这是说的一句气话，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四维便猜测冯保今日这般有恃无恐，是不是得了皇上什么旨意，顿时心里发怵，也顾不得尊严，竟觍着脸问：

“老公公是说，皇上对咱产生了误会?”

“不能说是误会，应该说是事实。”冯保索性一唬到底。

“什么事实?”张四维眨巴着眼睛。

冯保问道：“你出掌内阁，拟的第一道票是什么?”

“第一道票，”张四维蹙着眉头思索了一会儿，忽然心有所悟，明白冯保今番前来兴师问罪的原因，便答道，“是关于潘晟入阁的事吧?”

“潘晟为何不能入阁?”冯保单刀直人问道。

“咱对潘晟素无成见，当年咱任礼部尚书，潘晟任礼部左侍郎，两人还相处得极好，”张四维生怕引火烧身，此时竭力推卸责任，“但是，监察御史雷士祯，礼科给事中王继光两人的弹劾折子呈到皇上那里，皇上责臣拟票，臣揣摩皇上的意思，好像是不大喜欢潘晟，故拟了那道票。”

“你怎地知道皇上不喜欢潘晟?”

“皇上让咱拟票，事先不作任何交待，这种态度，本身就说明问题。”

“你方才说要请教老夫，看来你对帝王心术的揣摩，已是炉火纯青嘛，”冯保讥刺一句，复又问道，“你知道，潘晟是太岳先生推荐的吗?”

“知道。”

“知道了还如此拟票，太岳先生如果九泉有知，当作何感想?”

“这……雷士祯、王继光那两份折子，列举潘晟贪墨罪状，并非捕风捉影。”

“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年头，要想在哪个人身上找几个毛病出来，还不容易吗?关键是有没有人成心和他作对。如果有人想揪你凤盘先生，你能保证自己干干净净?”

这几句话很有威慑力，张四维不寒而栗，却仍辩解说：“问题主要出在雷士祯、王继光的折子上。”

“凤盘先生，你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雷士祯是你同乡，王继光是你门生!”

“这……”张四维一时语塞。

冯保瞧着张四维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忽地又想起在白云观抽的那一支下下签，又愤愤然言道：

“十年前张居正从高拱手上接过宰辅台印，才不过两个月时间，就让人看到了万历新政的种种气象。何为万历新政?简略言之就是一句话：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凤盘先生，你如今从张居正手中接过宰辅之印，差不多也两个月了，你让人看到了什么呢?如今恰与张居正执政时情况相反，是君子道消，小人道长，这岂不令人痛心?”

冯保说完，就倏然起身拂袖而去，留下张四维独自坐在那里，像一尊泥塑的菩萨，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第三十二回 见门生苦心猜圣意 入平台造膝沐惊风

张四维窝了一肚子火，从内阁回到家来，更过衣后，管家张顺请他用晚膳，可他胃口全无，只让张顺吩咐厨下调了一碗蜜渍兰花膏给他服用，自己闷坐在书房里，还在想着下午冯保大闹内阁的事。

自万历五年入阁担任辅臣以来，张四维一直在提心吊胆中过日子，一来是惧于张居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严峻政风，二来更惮于李太后与皇上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入阁之前，他本来也是一个敢作敢为说一不二的干臣，但是，他那几刷子比起张居正的铁腕来，却是小巫见大巫。加之皇上准他入阁的旨意是“随元辅入阁办事”，已判了他的身份就是随班，张四维审时度势，便将自己的政见主张尽行收起，一切惟张居正马首是瞻。几年下来，他在士林中的形象竟完全改变，官场中无论是清流还是循吏，两样人都视他为庸碌之辈。除了在张居正面前唯唯诺诺，对冯保，他也是十二分的巴结。他知道得罪了这位老公公就是得罪了李太后。但自担任首辅以后，他的心态渐渐有了一些变化。就像阻止潘晟入阁这件事，他从自身利益着想，决不想潘晟人阁对他构成威胁。因此，他明明知道潘晟走通了冯保的路子，却依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组织自己的门人进行弹劾。他这是听信张鲸的话走了一步险棋。他想着如果皇上驳回，再去冯保府上请罪，甚至不惜把张鲸抛出来以讨冯保的欢心。谁知皇上竟如此爽快地同意了他的拟票，这样一来便给他造成如下印象：皇上对冯保已存有芥蒂，而张鲸已越过冯保取得皇上的宠信。如果说过去，处理冯保与张鲸的关系，他是脚踏两只船。通过这件事，他决心弃冯亲张。他甚至暗自忖度：皇上会不会是通过张鲸来试探他的心思。张鲸不止一次对他说起，皇上一直想亲自柄政，只是李太后坚持不允，他才不得不在张居正与冯保的双重挟持下，继续当那种诚惶诚恐的“影子皇帝”。如今，张居正既死，皇上要想当事必躬亲的社稷之君，还得搬掉冯保这块绊脚石。皇上要这么做，首先必须取得外廷特别是内阁大臣的支持。如果真是这样，他这个新任首辅便是关键。但长期以来，在外人眼中，他张四维与张居正的关系是如影随形。他要想取得皇上的信任，就必须有所表现，也就是说，要让皇上看到他与张居正的不同之处。

基于以上分析，张四维决心投石问路向皇上表示忠心，弹劾潘晟只是他作出了一个小小的试探，此事成功之后，他自以为摸准了皇上的心思，暗自高兴之余，又开始琢磨更大的行动。简单地说，他是想利用皇上即将得子这样一件大喜事作为契机，通过施行晋封、大赦、蠲免田赋三件大事来顺理成章地推行他的“德政”：晋封可讨好皇室，自不待言，给全国纳税农户蠲免当年三分之一田赋，也是老百姓欢呼雀跃的善举。再说大赦——这是张四维最想做成又最没有把握的事。由于张居正奉行“治乱须用重典”的政策。几年来，各地大牢关押的人犯大为增加，每年秋决，全国被判斩决的罪犯由几百人升至数千人，张居正犹嫌刑法松弛。更有甚者，十年来，被张居正的“考成法”罢黜或被拘谳判刑流徙的官员，也有数百名之多，若能恢复这部分人的官职，则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张居正的吏治举措。皇上愿不愿意这样做，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张四维心底清楚，惟其如此，他才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人数众多的中下层官员的支持，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晋封为了取悦“君心”；蠲免田赋为的是得到“民心”；大赦则是为了博取“官心”。若三样实现，万历王朝必然在他张四维的辅佐下，掀开崭新的一页。可是，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将如何实施这三件事的密折呈进大内后，皇上既不召见他，也不将折子发回内阁拟票，正自焦灼，冯保恰在这时候登上门来兴师问罪……

正在张四维独自呆在书房里如坐针毡之时，忽见管家张顺推门进来，禀道：

“老爷，李植御史大人到了。”

“啊!”张四维迷盹盹地揉揉眼睛，刚起身准备到客堂相见，想了想忽又改变主意，对张顺说，“你将他领到书房来。”

转眼间，张顺领了一个身穿五品白鹇官服的中年官员进来。只见他瘦得一根葱似的，淡眉鼠眼，高颧骨尖下巴——这副长相，倒像是京城大店里那些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朝奉。他便是在都察院供职的监察御史李植。

李植一进门，立忙把官袍下摆一撩双膝一弯跪了下去，口中大声禀道：“门生李植叩见座主大人。”

张四维亲热言道：“起来，张顺，给李植看座。”

李植半边屁股坐在椅子上，一副奉事惟谨的样子。他是万历二年的进士，那一年会试的主考官是吕调阳，副主考是张四维。吕调阳万历六年病逝，这一年的进士便都奉张四维为座主。如今朝廷三品以上的官员，十之八九都是张居正生前亲自诠选。张四维虽然当了首辅，这些当道大臣却是没有一个肯听他调遣。倒是他的门生中，有不少人聚集在他的麾下，这李植便是其中之一。李植属于那种一按浑身都有消息儿的人，一肚子鬼点子多似天上繁星。因此，他就格外得到张四维的青睐，逢有难以决断的事，张四维便会将他找来商量。此时，待张顺退出把书房门掩上，张四维便一改座主的尊严，迫不及待地说：

“李植，知道老夫为何召你来吗?”

李植眨了眨两只小眼睛，问：“听说冯公公下午跑到座主的值房里大闹一通。”

“你听谁说的?”

“黄际。”

黄际是张四维的书办。张四维郁了一肚子的闷气，终于找到一个人一吐为快，于是将下午在值房里发生的事备细说了。李植一听，缩脖儿一笑，说道：

“座主大人，唐代宗将‘不痴不聋，不做阿家翁’两句金言，做了护身符。这两句话，如今正好用在你的身上。”

“怎的合用于老夫?”张四维不解地问。

“大人当五年次辅，一直装聋作哑，现在，是您惊雷劈空利剑出鞘之时。”

张四维眉毛一蹙，回道：“瞧你兴抖抖的样子，说话高一句低一句不着边际。什么利剑出鞘?”

李植挪正了座儿，再不敢吊儿郎当打野岔，而是敛了笑容一本正经言道：

“依卑职猜测，眼下皇上心里头最嫉恨的还不是冯保，而是张居正。”

“你怎么会这样想?”张四维问。

“大人还记得万历六年皇上因醉酒而调戏宫女的事情吗?”李植舔了舔嘴唇问道，“按理说，皇上的宫闱秘事，外臣既不能打听．更不能干

涉!张居正不但干涉，而且还替皇上起草《罪己诏》，刊载在邸报上。对于一个九五至尊的皇上，如此听任大臣摆布，岂不是奇耻大辱?”

张四维觉得李植这番话无甚新意，说道：“《罪己诏》一事是有些过分，但这并不能费陉张居正。李太后当时在盛怒之下，有心要废黜当今皇上，另立潞王，是张居正劝说李太后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就是症结所在。”李植两道稀疏的眉毛一阵颤动，身子朝前一俯，觑着张四维，神秘兮兮地说，“据说皇上当时跪在奉先殿门口，苦苦哀求李太后不要废黜他，李太后硬是板下脸来不松口。为何张居正一劝说，李太后就能回心转意?这里头的奥妙，叫皇上不得不深思啊!”

“你是说……”

“皇上肯定会这样想：咱是太后的亲生儿子，又贵为九五至尊，为什么咱在圣母心中的地位，反倒不如一个张居正?”

“你瞎猜疑什么?”

“大人，卑职并不是瞎猜疑。其实，宫廷内外，早有一些议论不胫而走，说李太后与张居正之间的关系暧昧，已超越了君臣界限……”

“闭嘴!”

张四维断喝一声，李植吓得一缩舌头把底下的话吞了回去。其实，关于李太后与张居正的传闻他也听到一些，但他根本就不相信。张居正虽然喜欢女色，但绝没有胆量去打李太后的主意。李太后钦慕张居正是真，有时也难免有一些私情，但她更没有勇气越过皇家道德藩篱。退一万步讲，纵然李太后行为有失检点，也必定是天下第一等机密，有谁胆敢将它捅出来?皇家秘事讳莫如深，不要说胡猜乱讲，就是有心打听者，也必将招来杀身之祸。张四维恼恨李植不知天高地厚信口雌黄，便把脸沉下来，厉声斥道：

“从此以后，不许你再提这件事。”

李植点点头半晌不吭声，见张四维瞅着屋顶出神，复又鼓起勇气，小心言道：“座主大人，卑职并不是要捕风捉影谈张居正的隐私。而是想提醒您，可以从这件事上，揣摩皇上的心思。”

“皇上心思?”张四维揉了揉发涩的眼袋，疑惑着问，“你能揣摩出什么呢?”

李植答道：“皇上大婚之后，懂得男女私情。他不愿意让任何一个男人取代他的父亲隆庆皇帝，在李太后的心中占有地位。一旦这个男人出现，他必定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

“皇上的这种心态，不谷也有所体会。”张四维脑子里念头一转，又道，“可是张居正已经去世，皇上的万千嫉恨，岂不化为乌有?”

李植诡谲地一笑，回道：“咱家乡流传一句粗话，叫‘狗赶出去了，屁还在屋里头’。如今朝廷上，虽然走了张居正这只狗，但满衙门都还留着他的屁。”

张四维皱了皱眉，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嘴里放干净一点。”

李植半尴不尬地一笑，又道：“卑职私下猜度，皇上嫉恨张居正，决不会因为张居正一死了之。早晚有一天，他会对张居正进行清算。”

张四维这时想起张鲸偷偷透露给他的一些关于皇上的信息，便觉李植分析有几分道理，喟然叹道：

“皇上毕竟年轻，如今满朝文武都是张居正的亲信，势大难欺啊!想清算他，谈何容易!”

“大人此言差矣，”话一出口，李植便觉不恭，他朝张四维歉意一笑，又绕弯子说道，“京城一到冬日，滴水成冰雪厚三尺，可是一到夏天，骄阳之下，你上哪儿看得见一片雪花?自然节令与政坛规律，有异曲同工之妙。”

张四维拿起桌上的一柄碧玉如意，一边捻着一边答道："理是这么个理儿，关键在于皇上。”

李植又是一笑，冒了个响炮：“依卑职看，关键不是在皇上。而是在您这位新任的首辅大人。”

“为何在我?”张四维一愣。

“皇上欲改弦更张号令天下，必欲通过内阁控制五府六部各大衙门来实现。内阁首辅如果不深谙皇上心术，行政调度南辕北辙，则灾祸必起肘腋之间。遍查历代故实，皇上开掉一个首辅，犹如脱掉脚上一双臭袜子，是太容易的事。张居正是大明开国以来惟独一个例外，这是因为皇上登极才十岁髫龄。所以，张居正能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如今，皇上已长大成人，经过十年历练，早已深沉练达洞察幽微。老

座主接替张居正，成为万历王朝的第二任首辅，也是万历皇上亲自执政后的第一任首辅。数月之间，沧桑已变，大人若想稳踞宰辅之位，就必须彻底与张居正决裂。”

李植一番宏论，在张四维听来虽有不敬之辞，但细心一想却也在理，于是悠悠问道：

“如何一个决裂法?”

李植答：“张居正执政十年，无论是吏治还是财政都过于苛严，多少势豪大户，都将他恨之入骨。”

“可是，天下老百姓还是欢迎他的改革。”

“哼，在庙堂之上，帝禁之中，老百姓又值几何?”李植鄙夷地啐了一口，“成天围着皇上转的，全都是公卿巨贵，有哪个老百姓能见到皇上?”

“这些道理不用你多讲，”张四维既想听李植的见解，又怕他高谈阔论，遂言道：“不谷且问你，如果皇上真的有心清算张居正，他会怎么做?”

“拿掉冯保!”李植脱口而出。看到张四维盯着他的眼光有几分惊愣，又接着解释，“皇上目下最忌惮的，还是他的生母李太后。过去十年，李太后通过张居正与冯保这两个人来辅佐小皇上，名为教诲，实则控制。如今张居正已死，若再去掉冯保，李太后等于被人剜了一双眼睛，她就是还有心控制皇上，也无能为力了。”

张四维凝神想了想，说道：“现在马上弹劾冯保，各种条件尚不成熟。据说，皇上现在还很怕他。”

“那是因为皇上还没有把握把他扳倒。卑职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让皇上懂得使用威权。要让皇上真正地明白，冯保是他的奴才，而绝不是他的主子。”

“言之有理。不谷现在要做的事，就是还威福于皇上。”张四维兴奋地扬起手中的碧玉如意。忽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扬起的手又无力地垂下来，沮丧地说，“只是不知何故，皇上一直不肯单独召见我。”

李植一双小眼睛转得飞快，突然又呲牙一笑，说道：“卑职倒有一个主意，大人不妨试试。”

“请讲。”

“卑职听说，皇上颇好银钱，也曾多次打主意从太仓划拨银子，但都遭到张居正抵制。眼下恭妃娘娘快要临盆生育，内廷正是用钱的时候，大人何不指示户部，主动拨一笔银子到内廷供用库?““唔?”

张四维一听，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想了想，又道：“户部尚书梁梦龙，与冯保关系非同一般，到太仓拨银，首先得过他这一关．”

“依卑职看，梁梦龙在这件事上不会阻拦。皇上得子举国欢庆的喜事，他犯不着冒犯皇上。”

“这个倒是。”

张四维点点头，决定明日亲自到户部走一趟。

八月十一日凌晨，启祥宫里传出一声嘹亮的婴儿的啼哭。恭妃娘娘王迎儿胎气发动顺利产下一子，这便是后来加封皇太子的朱常洛。朱翊钧于万历六年春月间大婚，至此已有四年半时间，与他结缡的正宫娘娘王皇后始终没有怀孕，而宫女王迎儿偷沾雨露，竟奏承祧之功，这真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在恭妃临盆之前，宫内宫外着实忙碌了一阵子，宫内的太监宫女在李太后的亲自督促下，做好了一应接生准备。从产婆奶娘到摇篮尿片，事无巨细，或人或物，一样样都置办妥当。龙虎山道士还专门开坛请下九九八十一张“龙种降生诸神回避”的符咒，遣人日夜驰驱送达京城，如今都贴在启祥宫内外窗门路口。

太子于丑时三刻诞生，一直守在启祥宫门外一宿不曾合眼的冯保，竖着耳朵听清了婴儿的啼哭并问明这小家伙的胯下长了一只小鸡鸡时，顿时满心欢喜，立刻亲往乾清宫向皇上报喜。皇上与皇后也未曾合眼，与太监们凑在一起玩马吊牌等候消息。一闻这喜讯，都笑得合不拢嘴，又一起赶往慈庆慈宁两宫向两位皇太后报喜。此时的紫禁城内，早已是一片沸腾，东西两条长街上，到处灯火通明。数十座大殿宫院的门口，都挂起了喜气洋洋的大红灯笼，各处值殿太监采女，都穿上簇新的礼服四处道贺。首先是启祥宫门口，接着是整个大内到处都燃起了鞭炮。后花园中的谯楼和午门前的五凤楼上，都同时奏响了悠扬激越的大钟……

很快，紫禁城中这股子闹热的气氛惊醒了京都的百姓，已经沉入梦乡的人们纷纷披衣起床走上街头。他们引颈眺望紫禁城上空的炫目

霞彩，眼看螭唇龙吻上挂着的瑶光紫雾，耳听爆豆子般的鞭炮声和错落有致的钟声，莫不感到惊奇。就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的时候，听得驰马奔出大内前往各处皇亲宅邸报信的太监们漏出的口风，才知道当今圣上新添了龙子，小老百姓们于是奔走相告："太子诞生了!"，"下一代的皇帝爷降世了!"一时间，偌大一座北京城狂欢起来，街上楼帘尽卷灯火高悬；路上音影浩浩人如蚁聚。花炮轰轰筋弦急急；瑞气腾腾钟磬吉祥。六月间，京城人们经历了张居正逝世的大悲痛，仅仅两个月，他们又迎来了太子降生的大欢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太平岁月里的多事之秋。

却说皇太子诞生三日之后，也就是中秋节的前一天，张四维早上刚到内阁，就有乾清宫管事牌子周佑前来传旨，说皇上要在平台单独召见，要他即刻动身前往。张四维顿觉喜从天降，忙命书办给周佑封了十两银子。张四维出手如此阔绰，让周佑喜出望外，不由得嘱咐了一句："张先生，万岁爷正在兴头儿上，你有话尽管说。"说完就走了。张四维琢磨这句话的含义，笑了笑，也不敢耽搁，径直往平台而去。

算算日子，皇上这次召见与冯保那次大闹内阁，也不过五六天时间。早在三天前，张四维指示户部给内廷供用库划拨的二十万两银子就已办妥。张四维认为皇上这次终于答应见他，其功劳应归功于李植划银的主意。

从内阁到平台的这段路上，张四维走得极快。太子刚出生，加之明儿又是中秋节，宫里头到处都洋溢着节日气氛。太和殿后头连接东西长街的横行甬道上，几树桂花金灿灿开得正旺，微风吹来馥香阵阵沁人心脾。张四维穿过这里时，见几个太监自东向西匆匆走来。他眯眼儿瞧去，但见走在头里的是大内糕点房的管事牌子胡有儿。这胡有儿间或奉皇上之命，给内阁辅臣送去点心品尝，故张四维认得他。胡有儿身后，跟了四五个挂着乌木牌的小火者，都挑着盖了明黄锦缎的食盒儿。胡有儿大老远看见张四维，忙赶了几步跑过来深深作了一揖，满脸堆笑言道：

"张相爷，难得在这儿见到你。您老人家拜了相，咱们这些奴才，早就该向您道喜了。"

“有啥值得道喜的。”张四维开心笑道，“一见到你胡有儿，咱就想起你制作的桃酥。那次你送了两盒来，咱带回去分给家人品尝，个个都说好吃。”

“这点贱手艺，也值得相爷夸。只要相爷爱吃，早晚我给您老多送点。”

说话间，几个挑着食盒儿的小火者已走到跟前，张四维瞧着担子上的明黄锦缎，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着柔和的光芒，便问：

“又是啥好吃的?”

“月饼呀，”胡有儿答道，“李老娘娘自抱了孙子，一天到晚喜得合不拢嘴，吩咐咱糕点房多做上好的月饼，各个宫院都要送上几盒儿。咱们这就是往后宫各处送月饼的。相爷，你放心，外廷的官员也少不了。皇上有旨，凡二品以上官员，每人三盒；四品以上，每人两盒；余下所有京官，每人一盒。就为赶制这批月饼，咱糕点房的二三十号人，忙得几宿没睡觉。”

胡有儿说着，又打了一拱，方告辞而去。张四维一边走着，一边心里头忖道：“皇上果真是大方起来了。他登极十年，此前过了九个中秋节，外廷臣工没有一次得到过他赏赐的月饼。施赠点心虽是芥末小事，亦可从中看到皇上心境的变化。”不觉已走到平台门口。这儿的值殿太监名叫孙理，见他来了，便趋上一步施礼迎接，说道：

“老先生且进殿稍坐片刻，万岁爷马上就来了。”

胡有儿方才见面喊“相爷”，意在表示亲热。现在孙理改称老先生，却是正常称谓。百人百口，张四维顿觉内廷一凼浑水不可随便趟得，遂收了心思正襟危坐。

少顷，听得孙理在门外恭恭敬敬喊了一声“万岁爷”，旋即听得软底靴踏在砖地上的声音。张四维顺势看去，正好朱翊钧穿着簇新的衮龙袍，在周佑的引领下跨进了门槛。张四维连忙跪了下去，高声禀道：

“臣张四维觐见皇上。”

“平身吧。”

朱翊钧说着已在御榻上落坐。张四维回到原来的椅子上坐下。尽管他已是文臣至尊的地位，但因是第一次单独面圣，仍不免有些紧

张，讷讷言道：

“皇上准旨召见下臣，臣不胜感激。”

“张阁老不必拘谨，”朱翊钧一开口先自笑了起来，“朕一直未曾单独见你，你着急了是不是?”

“是……”张四维拭了拭脑门子上渗出了细碎的汗珠，言道，“臣知道，皇上这些时很忙。”

“不是忙，是心绪有些烦乱。”朱翊钧将搁在镶金红木脚踏上的靴子跳了一下，缓缓言道，“自从张先生，唔，不是你这位张先生，朕说的是元辅张居正。自他去世之后，朕一时不敢见外臣，无论见了谁，都会叫朕想起元辅，忍不住伤心落泪。”

朱翊钧说着脸上便露出戚容，凭直觉，张四维觉得皇上的悲伤并不是发自内心。他当下就怀疑皇上这样作是不是试探他的态度，略一思索，他答道：

“皇上对元辅的感情至笃至深，以至哀恸过度。太岳先生获此殊恩，令臣羡慕不已。”

这回答多少有点令朱翊钧感到意外，他问：“朕心下悲痛，这算什么殊恩?”

“首辅虽为人臣之极，但毕竟是皇上的臣仆。皇上以万乘之尊，如此锥心揪肺痛悼一个仆人，这是千古少有的事。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遇上明君圣主，实乃臣子之福。因此，臣决心誓死报效皇上。”

张四维不显山不显水表了一个忠心，朱翊钧听了心下舒坦，便开了一个玩笑道：

“报效则可，拍马屁则不行。”

张四维没来由地遭此一讪，心下顿时慌乱，干笑道：“皇上，臣还没学会拍马屁呢。”

朱翊钧笑道：“你主动让户部拨二十万两银子到内廷供用库，这不是拍马屁又是什么?”

“这……”张四维的脸腾地红了。

朱翊钧看着张四维坐立不安的样子，越发忍俊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谑道：

“朕只是说句玩笑话，瞧你张阁老这副窘样儿，倒当了真!”

闹了半天虚惊一场。张四维没想到皇上也会捉弄人，吓出一身臭汗，半晌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朱翊钧已敛了笑容，言道：“往常，元辅张先生屡屡告诫朕，太仓银只可用于国家，不能成为皇室的私房钱。你这样做，是否有章可循?”

张四维已自慌乱中镇定下来。皇上的这个问话是他早已料到的，此时从容禀道：

“太岳先生为国家理财，任劳任怨不避利害，堪称明臣。但他把内廷外廷两本账分开，看似有理，实则差矣。《诗经》所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天下九州万里都是皇上的，何况太仓里的几两银子?皇上厉行节约尽除侈糜，为社稷苍生计，始终撙节财用不肯乱花银两，这是圣君之道，是天下人的福祉。但这并不等于说，太仓里的银两，皇上不能调用于内廷。”

“唔，张阁老如此一说，极有道理，”张四维几句话解开了朱翊钧多年的心结，只见他脸上笑容灿烂，接着又道，“这些时，为皇长子出生，张阁老操劳甚多。前些时收到内阁公本，你等辅臣述奏皇长子出生，朝廷应该做的晋封、大赦、蠲免租赋等三件大事，朕看大致尚可。只是几处细节，朕尚有疑问。”

张四维赶紧奏道：“皇上有何训示，臣恭听在此。”

朱翊钧说：“晋封之事，两宫太后，皇后之父王伟，加封皆为允当。大赦一事，你们辅臣提出要赦的是两部分人，一是今冬斩决犯人；二是前些年被拘谳定罪的官员。冬决囚犯赦放一批，料无人反对。但若恩赦犯罪官员，恐怕会招来许多非议。”

张四维一听，有心辩解又没有勇气，只得支吾道：“咱们作臣子的，只是尽自己的见识建言，一切还听皇上旨意。”

多少年来，朱翊钧每次与张居正议事，总是诚惶诚恐。现在见到张四维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的样子，他感到特别开心，便陡然间觉得长了不少九五至尊的威严。于是端起架子清咳一声，说道：

“朕知道你张阁老的心思，是想起复这些犯罪官员，借此收揽人心。这想法不错，但眼下还不是时机，这一条暂且搁置。”

皇上一言中的，张四维骇得背上冷汗涔涔，忙奏道：“臣谨遵皇上旨意。”

“还有一件事，”朱翊钧顿一顿才说，“现有一人，也想加爵封伯，两宫太后亦有此意，只是不知能否办理?”

“请问皇上，这个人是谁?”张四维抬头问道。

“冯保。”

“他?”张四维失口叫了起来。

“怎么，张阁老感到奇怪?”朱翊钧追问了一句，又道，“冯保是朕的大伴，隆庆六年，又与内阁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辅臣同受先帝顾命。四个人，如今只有他一个人健在。皇长子诞生，论功行赏，合该有他一份儿。一般的赏赐，对冯保已无甚意义，晋封爵位，又牵涉朝廷纲本，朕一时委决不下。”

张四维细心听来，觉得皇上的话中藏有玄机：虽然表面上他保持了对冯保的一贯礼敬，但并不想给冯保封爵。只是李太后发了话，他不敢硬顶着不办，故在此提出来商量。张四维一时也感到不好办，只得敷衍道：

“太岳先生在世时，对这类封赏，是一概不允。理由是赏爵太滥，坏了朝廷纲常。”

"问题是太岳先生已经不在呀。如果他在，这类事根本用不着朕来操心。内阁现在是你张阁老掌制，你是何态度?”

张四维一下子被顶到墙上，想耍滑头已不可能。想了想，决定趁此机会试探皇上有无诛除冯保的意思。遂把心一横，冒险言道：

“臣觉得，给冯保加封爵位不妥。”

“不妥在哪里?”

“历朝封爵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建功立业的大臣；一种是皇亲。冯保以一个太监出身，既无伟功建树，又非在国难时有救驾之功。如果给他封爵，势必会引起士林非议。”

“朕怕的不是士林非议，”朱翊钧眉梢一扬，露出不屑的神气，言道，“你要说清楚，前朝太监中，有无封爵的人。”

“有一个。”

“谁?”

“刘瑾。”

“刘瑾，”朱翊钧一愣，说道。“这不是武宗皇帝爷手下的司礼监掌印么?此人极坏。”

“皇上所言极是。此人生封爵位，死有余辜。”

“既如此说，冯保封爵之事，也该搁置起来。”朱翊钧仿佛了下一桩大心事，舒了舒腰，漫不经心地说，“张阁老回去后，就按你方才所言，给朕写一个条陈。”

“说什么?”

“就说冯保为何不能封爵的理由。这个条陈一定要写好，朕要给太后看的。”

张四维一听，不免心下暗暗叫苦，想不到绕了半日，他竟被皇上绕进了套子。皇上要他当恶人整治冯保。如此一来，他不但与冯保彻底撕破脸，捎带着还把李太后得罪。事既至此，想当缩头乌龟已不可能。张四维本想趁机给皇上多多进言，却见皇上已是起身离座返驾回宫，临走时留下一句话饶有深意:

“张阁老，凡事都要多多琢磨。”

第三十三回 玉蟾楼密议掏墙法 夫人庙乞讨护身符

中秋佳节各衙门照例放假一天。张四维整整一个白天闭门谢客，猫在书房里起草条陈，阐述为何不能给冯保封爵的理由。这一辈子他给皇上写过的奏折，大大小小拢共有上百道，却没有哪一道奏折像今天这样叫他费尽心思，前后不过数百个字，竟折磨得他茶饭不思。写完之后，心下一松，不觉天色已暮，但见幽邃高远的穹窿之上，却早推出了那轮明月。此时京城里多少官商士民人家，无不肴果满席庆贺佳节，或诗文觞咏或丝管竞奏，或酒垆茶灶仙侣嘉会，或倚红偎翠泛舟清沦。张四维因新任首辅，家中自是更加热闹。傍晚他自书房出来，正说高高兴兴与家人一起吃顿晚宴，经张顺提醒，他才猛然记起数日前李植等一帮门生就来说过，中秋节晚上要请他到玉蟾楼赏月，他当时是应允了的。此时忙到后院挑了一件夹料绉丝酱色雷公袍，换下家居方便起坐的开襟大褂，并选了一顶金丝起箍的坡公巾戴在头上，命即速起轿，望玉蟾楼匆匆而来。

玉蟾楼在珠市口附近，是京城里上好的地望。张四维现在是首辅，出入警跸森严。他人还没到，玉蟾楼周围，早添了不少的巡兵游哨。这玉蟾楼共有五层，李植他们数日前就付了定金，包下最高一层。按理说，首辅驾到，玉蟾楼就该戒严，一应闲杂人等不得人内。但张四维虑着现在还不是摆谱的时候，一切尚须低调，便特别关照不要清场。因此，一至四楼如常营业，灯火通明人影幢幢，喝五吆六喧声一片。张四维在一干护卫的簇拥下登上五楼，李植、王继光、雷士祯、褚墨伦等五六个门生都早早儿到了，一起趋到楼梯口迎接。虽然那地儿狭隘，李植带头，都要跪下去拜迎。张四维吩咐不必拘礼，众人便改作大揖，将张四维迎至楼中。

这玉蟾楼的五楼是一间通楹大厅，四壁吉祥如意木格明窗，如今都珠帘卷起。从窗前放眼望去，但见参参差差十万楼台，都罩在清辉朗月之中。闹嚷嚷的街面上巾车辐辏，黑黝黝的瓦脊上铺着如水的月华，浓淡异色锦绣多姿。这如诗如画的京俗良宵，看了怎不令人心旷神怡!张四维站在窗前，听得李植对上楼问菜的店家说："菜肴就是先头预订的，不作改动，另外，醋壶、茶壶都要，酒壶就免了。"他连忙插话：

“酒壶不能免。”

李植一怔，笑问：“大人，你不是戒酒了么?”

张四维一笑。他年轻时本是豪饮之客，山西蒲州家乡的老白烧，虽然辣得呛人，他来了兴致，扬脖儿就能咕下一海碗。后来当了京官，地位渐隆，再不作那牛饮之事，但每日晚上用膳，总还免不了自得其乐地抿几口。自张居正病重之后，他突然觉得天底下第一等的重要事就是保养身体，于是在武当山道人的劝诫下戒了刘伶之好，几个月下来滴酒未沾。此时他踱到楼面正中的大圆桌边坐下，笑道：“如此良辰佳节，可人的满月莲花世界，岂能无酒?店家，你店里有何佳酿?”

店家是个约摸三十岁左右的汉子，长得猴脸猴腮，一双眼睛贼精。听得首辅问他，便习惯性地把两手朝库灰梭子布长衫上蹭了蹭，答道：“有玉壶春的十年陈窖，还有四川的太白液，山西的老白烧。”

李植知道张四维的嗜好，便抢着说：“将上好的老白烧先抬上一缸来。”

张四维说：“老白烧是要，其它好酒，也拿两三样上来。菜呢，点的什么菜?”

李植回答：“咱点了三汤四羹五大菜，都是这里的招牌菜。店家，你再给首辅大人报一次。”

“好嘞，”店家吱了一声，扳起指头字正腔圆地报起了菜单，“燕窝鸡丝汤、海参烩猪筋、鲜蛏萝卜丝羹、海带猪肚丝羹、鲍鱼烩珍珠菜、淡菜虾子汤、鱼翅螃蟹羹、蘑菇煨鸡、辘轳锤、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血粉汤。咱是按上菜的顺序报的。”

张四维是盐商后代，吃着山珍海味长大。一听这菜名儿，便知这顿筵席不但价格不菲，而且制作费时。单鲍鱼烩珍珠菜一道，就有十五道工序，要耗费七天时间。便笑着说：

“今晚上是谁请客，这么破费?”

“大家凑份子，孝敬老座主。”这次说话的是礼部给事中王继光。

张四维看了王继光一眼，言道：“你这六品官一年的俸禄，还不够吃这一顿饭。今夜里，你们也不用踮起脚来做人，这顿席面钱老夫掏了。店家!”

“小的在。”一直候在门口的店伙计又走进几步。

“你再加两道菜。”

“请大人吩咐。”

“店中可有石斑鱼?”

“有。”

“炒一盘石斑鱼肝。记住，剖石斑鱼之前，不要见生水，将肝剜下，用滚水氽一氽，然后用鸡油炒。”

“去了肝，鱼肉呢?”

“活剖鱼取肝，这鱼肉就没法儿吃了。你扔掉即可，实在舍不得扔，就赏给下人煮汤，反正银子我出了。”

“小的遵命。”

“还要补一道菜。有一次老夫在你们店里吃过的，叫梨片蒸果子狸。这道菜温补治秋燥，这时候吃正当令。”

“启禀相爷，这道菜恐怕有些难处。”

“怎么啦?”

“咱店里这几日生意太好，活的果子狸都用光了。您老看看能不能换一道菜。”

“除了果子狸，你店里还有啥野味?”

“有小猩猩，有梅花鹿。”

“鹿肉鹿血，均是冬令补品，这时候吃，会炝得鼻孔流血。小猩猩肉酸，周身只有上唇一块肉肥嫩。这样吧，你就换成梨片蒸猩唇。”

“好嘞，小的这就去办理。”

店伙计返身咚咚咚一溜小跑下楼去，李植等五六位门生也都序齿坐了，这里头，就褚墨伦与雷士祯两人的品秩最高，他们一左一右挨着张四维坐下。少顷，店家派了四五个伙计上来侍奉，他们抬酒的抬酒，掇菜的掇菜，先前那位店伙计上窜下跳地指挥支应。李植见这人十分伶俐，便问他叫什么，答日“杨二牛”。李植从袖笼里摸出二两碎银赏给他，说道：“这里没你的事了，有事再叫你。”杨二牛知趣，闪身跨出门槛儿并帮着掩好了门。

一帮门生，数王继光年纪最小，他便担起执壶斟酒的角色，各人面前的酒杯满了，李植便举着杯站起来言道：

“老座主在上，咱们几个门生一直有心要摆一桌筵席，庆贺老座主荣膺宰揆。今日老座主赏脸，咱们的愿望才得以实现。来，诸位，咱们先敬老座主一杯。”

六个人一起站起来，对着张四维双手托杯一起饮了。既是敬酒，张四维本可倚老卖老不喝，但他一是高兴，二来戒酒多日乍闻酒香忍耐不住，竟也一扬脖子喝得涓滴不剩。这一口酒，让他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在学生们的怂恿下，竟一连饮了五六杯。俗话说兔子是狗赶出来的，话是酒赶出来的。张四维不知不觉半斤酒下了肚，嘴上的话顿时多了起来。此时只听得他言道：

“今天过中秋节，你们畅畅快快喝一顿酒。从明天起，你们各人都有要事去做。”

一听老座主话中有话，众门生都兴奋起来。李植嘴巴长，先自问道：

“大人，听说昨日皇上在平台单独见您。如此造膝密谈，定有非凡旨意?”

“你小子长的是狗耳朵，什么都想听，”张四维亲昵地骂了一句。忽见门外白纱窗下人影儿一闪，忙警觉地问了一句，“门外是谁?”

“相爷，是咱，”一声未了，便见那位名叫杨二牛的伙计掇了一个托盘推门进来，高声唱喏道，“来嘞——热腾腾香喷喷的鲍鱼烩珍珠菜。”唱毕搬菜上桌，又对张四维大献殷勤说道，“相爷，这是咱玉蟾楼的第一号招牌菜，制作它……”

众门生竖着耳朵急着要想听座主讲与皇上相见的事，却不想这厮跑来哕唣。他们中数雷士祯性子最急，这会儿只见他拉下来脸斥道：“行了行了，咱们是品酒赏月，还是听你嘬牙花子?还不快快下去。”

杨二牛遭此抢白，只得怏怏下楼。张四维伸着筷子让大家品尝鲍鱼，众人都赞味道好。张四维慢慢嚼了一块，言道：“做工倒是没有偷懒，只是料酱稍差。”说着，咽儿一口又干了一杯，趁着酒劲儿把昨日平台召见的事向门生们作了通报。他一说完，李植就兴奋得一击巴掌，嚷道：

“听到这消息儿，今晚上醉死也值得。”

众人又喳喳呼呼闹了一通酒，席面上已是热闹非常，年轻气盛的王继光说道：

“老座主既然给皇上拜章明奏，不给冯保封爵，这道冤仇就算结下了。利剑既然出鞘，断没有收回的道理。下一步咱们该如何动作，还望老座主明示。”

褚墨伦插话：“冯保这只老狐狸，要么不动他，既然动了他，就得一棍子将他打死，否则，让他喘口气儿反扑过来，咱们断没有活命的道理。隆庆六年，高拱与他斗，吃的就是这个亏。”

张四维频频点头。李植却不服气，两片薄嘴唇一撇，与褚墨伦抬杠道：“应泽兄，你不要忘了，现在是万历十年，与隆庆六年相比，情形完全不同。那时，冯保内靠两宫太后，外与张居正结为死党。现在呢?张太岳已睡在黄土堆内成了文忠公，皇上也已长大亲政，不再受人愚弄。他昨日与咱们老座主造膝密谈，这就是吉兆。”

褚墨伦不喜欢李植咄咄逼人的作派，咕哝道：“咱也不是故意说丧气话，常言道小心不亏人。”

“墨伦说得对，小心不亏人。”张四维一边喝酒一边说道，“李植，你那分析也不是全无道理，但要记住，冯保现在并不是一只死老虎。”

“是呀，”褚墨伦高声附和一句，“冯保是一只母大虫，吼一声地动山摇。”

“咱就不信这个邪!”李植悻悻然说道，“座主大人，学生按你的吩咐，暗地里查出了冯保不少贪墨秽行。只待您一发话，咱就给皇上递折子弹劾。”

“先不忙弹劾他。”张四维白日里在书房里革拟条陈的时候，已想好了与冯保周旋的策略，此时正好向门生们布置。他喝酒喝得舌头发粘，让王继光下楼要了一壶热茶上来。他喝了一口漱漱嘴，言道，“墙倒众人推，这是常理，但冯保这堵‘墙’眼下还稳固得很，连皇上都不敢得罪他。皇上不想给他封爵，却转个弯让老夫来当恶人——可见冯保的威势。目下有一件事，须得你们去做。”

“但请座主吩咐。”雷士祯代表众人言道。

“墙既推不倒，你们就掏墙脚。”

“如何一个掏法?”李植性急地问。

张四维正欲面授机宜，忽见张顺从门外探了个脑袋进来，对他说：

“老爷，小的有件急事，想单独请示。”

“啊，你有啥事?”

张四维说着起身离席，走出大门。只见四楼以上的楼梯口两侧，站满了随他而来的护卫。张顺随手把门掩上，张四维狐疑地问：

“把护卫都调来这里干吗?”

张顺道：“小的发觉这玉蟾楼鱼龙混杂，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

“你发现了什么?”

“那个叫杨二牛的店伙计，老爷记得么?”

“记得，他怎么啦?”

“小的在四楼靠近楼梯的位置要了一个台面儿，一面品茶吃点心一面观察形势，发现这S-T-有事没事就往楼上跑，有几次蹑手蹑脚的把耳朵贴在门扇上偷听。小的心下生疑，趁他下楼不注意，脚下使了个绊子，他踉跄跌了一跤，小的装着去扶他，趁机在他瞑间摸了一把，发现他长衫里头扎了一个腰牌，小的立马撩起长衫一看，发现是一面鱼形铜牌，上半部阴刻了一只狴犴，下半部刻了一个甲字。”

张四维一听大吃一惊。他久居内阁，知道这种狴犴铜牌为东厂专用，凡刻有甲字号的，每天不拘任何时辰，都可以自由进出大内。他早就知道，东厂有许多奸细撒在各处，不单青楼酒馆客栈店肆里有，甚至各大衙门里也有暗线，只是这些人隐藏得很深，你即使与他相知多年，却并不知晓他的真实身份。看来，这个杨二牛便属于这类人，名义上是玉蟾楼的跑堂，实际上却是东厂的特务。张四维本已有了七八分醉意，此时醒了一大半，低声问管家：

“你没有看错?”

“小的看得十分真切，决不会错。”

“此人现在何处?”

“他见小的识破了他，便典见着脸下楼去了。”

“好，你多盯着些个。”

张四维说着返身回到房里。他的那些门生以为管家找他说家事，所以并不在意，都还在那里等着他回来传授“掏墙法”。谁知他一回来，看了满座的佳肴，忽然摇了摇头，笑道：

“今儿个中秋节，谈什么正事儿，乏累得很。老夫记得这楼上有卖唱的，李植，你去叫两个来，咱们一边听曲儿，一边饮酒赏月，岂不快哉!”

众门生一听，都心知有异，却也不敢追问。只见李植已是一溜烟地跑下了楼。

就在张四维与其门生在玉蟾楼上宴集之时，另有一拨人也先后乘小轿来到东四牌楼南边的勾栏胡同。他们是冯保、梁梦龙和王篆。这个梁梦龙是万历开朝以来的第四任户部尚书，不但与张居正有同年之谊，且与冯保交情很深。王篆在漕运总督任上干了六年后，于万历七年从扬州回到北京，升任为都察院右都御史。都察院的一把手为左都御史，右都御史为副，但两个都御史的职级一样，都是正二品。张居正任次辅的时候，这个王篆就是他夹袋中人物。由于张居正的关系，王篆与冯保也相处得不错，特别是张居正死后，王篆为了寻求新的靠山，与冯保靠得更近了。这样三个显赫人物之所以选择在中秋节的夜晚来到勾栏胡同，为的是寻访一位异人。

却说这勾栏胡同，本属元朝大内御沟栏旧址，故名。当时，紧挨着御沟栏，曾建有一处达官贵人的巨宅。元朝灭亡，这巨室成为废第。大明开国后，元旧宫的一些宫女僦居于此，将废弟的后花园版筑翻新，改建为一座庙宇。庙内供奉了一尊铜铸坐式女像，它通高四尺八寸，方面含笑，姿容秀美，头向左偏，顶盘一髻，插花两枝，身着短袄，盘右股，露莲钩，右臂直舒作点手式，曲左股，左手握莲钩，情态妖冶，楚楚动人。传说这样子是根据元大内所藏花蕊夫人绘像浇铸而成。因此，人们将这座庙直呼为花蕊夫人庙。久而久之，为了称呼方便，便简略成夫人庙。不知从何时起，这座夫人庙竟成了妓女的祖庭。京城锦绣之地，天下尤物，于斯为盛。因此，这夫人庙的香火，一年到头出奇的兴旺。俗传八月十五拜太阴——妓女们视太阴为本家吉神，夫人庙铜像更被看成是太阴化身。每年的中秋节，京城中的风尘女子便相邀着到这座庙里拜神。届时这条胡同内，熙熙攘攘走

的都是妖艳女子，引得许多浮浪子弟，都兴抖抖赶到这里来一饱眼福。

冯保一行相邀来此，倒不是学登徒子作猎艳之行。他们是闻听夫人庙的住持妙尼的大名，特地前来拜访。

传说这位妙尼年轻时颇有姿色，也是当红名妓，后年长色衰屡遭变故，便削发遁入空门，在山西真空寺闭关修行多年。一日烧开水，不小心烫伤了手臂，痛得一声惨叫——就是这一声叫，让她顿悟破了禅关，竟得了天眼通的异禀。通过辨音辨影，言人吉凶祸福往往十分灵验。今天夏天，夫人庙的尼姑们听说她的大名，便把她从山西请来北京当主持。自她入住夫人庙，京城多少缙绅人家的贵妇人，都跑来找她测灾问命，打听流年。回回都能被她说得八九不离十。如此一传十，十传百，妙尼的名字便响彻了京城，不单是女士，就是找她的贵人大老也渐渐多了起来。徐爵听说之后，便向冯保推荐。自张居正去世后，冯保脑子中的危机感一直挥之不去，去白云观抽了一支下下签，心下更是怏怏不乐。正有心重新问命，听徐爵一吹嘘，就动了心思要来拜访，于是决定趁中秋节放假往夫人庙走一遭。他本没有邀梁梦龙与王篆，怎奈这二人都提前给他府上投了大红拜帖，要请他中秋夜里一起赏月。冯保不便推辞，只得一搭两就，请他二人一同前来。

为了掩人耳目，三人都换了青衣角带的居常便服，乘了两人抬的小轿前来。妙尼住在夫人庙的后院，属于“香客莫入”的清静之地，冯保到来之前，徐爵早就给妙尼送了一百两银子，嘱她今晚再不要接待别的客人。因此，当冯保一行从莺声呖呖笑语频频的俏佳人丛中好不容易挤进后院时，眼前不觉一爽。只见这小院约半亩见方，靠近前院挡住山墙的是两棵团团蒙蒙的桂花树，此刻暗香阵阵直是沁人肺腑。靠里院右角，用石条砌得整整齐齐的八角型围栏里，生长着一棵盘龙虬枝的古藤。藤叶葳蕤差不多遮蔽了半个院子。藤架下，摆了一只八仙桌、几把四出头的官帽椅。一位头戴观音帽，身穿对襟滚边青素衣的尼姑面对前院正身而坐。她身边一左一右站了两个小尼姑，一个执拂，一个执剑，这排场亦佛亦道，叫人捉摸不透。看见客人进来，那尼姑便挪了挪椅子站起来，领头的徐爵趋前一步，对冯保介绍说：

“这位就是妙尼师父。”

“阿弥陀佛!”

妙尼向客人打了个稽首。徐爵又指着冯保对妙尼介绍道："这位是咱家老爷，这二位是咱家老爷的朋友，一个姓梁，一个姓王。"

因为保密，徐爵不肯暴露三人的真实身份，妙尼也不追问，只点点头，招呼客人坐下，让小尼姑给他们沏茶。桌上没有燃烛，借着满庭月色，冯保打量与他隔桌对面而坐的妙尼，只见她身材微胖，鸭蛋样的下巴颏儿微微有点翘，因为光线暗，倒看不出她有多大年纪，只觉得她双眸晶亮，想她年轻时必是一个美人胎，冯保呷了一口小尼姑新沏的茉莉花茶，言道：

"久闻妙尼师父大名，今日，老夫得便与两位朋友一道前来造访。"

妙尼浅浅一笑，答道："老身离开京城四十年，如今再回来，发觉这红尘之地越发风俗浇薄了。"

"师父离开京师四十年了?"王篆插话问。

"是呀，老身二十八岁离开，如今都六十八岁了。"

"这倒真看不出。"王篆备感惊奇，叹道，"咱还以为师父只有四十来岁呢，您保养得真好。"

"什么保养，"妙尼摇头一笑说，"日食三餐，夜眠一觉，无量寿佛。"

冯保把话题儿扯回来，对妙尼说："师父方才说京师风俗浇薄，老夫深有同感。"

"是啊，你看外院这些人，说是来拜太阴，有几个诚心的?在花蕊夫人铜像前，还叽叽喳喳笑闹不停，转身离庙，就越发没有规矩了。"

妙尼是听到前院传来的打情骂俏声有感而发。徐爵接过话茬儿说："老师父说的是。外院那些俏佳人，平常都娇滴滴的，线疙瘩挨着都喊痛。其实，她们又有几个生了好命?话又说回来，她们命好也不吃这碗饭了。"

"你这位府君的话也有偏，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风月场中也有好人。"

妙尼这一驳，徐爵马上想起她也是妓女出身，顿时后悔失言，忙遮掩说道：

“师父所言极是，咱家老爷听说师父通过辨音辨影，能察人祸福，百不一失，想见识见识。”

“老身近些日子乏累得很，眼神儿不济了。不过，几位施主大老远的跑来，也不好扫你们的兴，老身权且试试。”妙尼说罢，便对身边拿着拂尘的小尼姑说，“你去禀告前头行院，让她布置布置。”

小尼姑领命去了，妙尼便请客人吃茶点。这当儿，只见儿位女尼在两棵桂花树间支起了白纱屏风，屏风里头的外院后廊下的八角宫灯也都点亮了，人在后廊中走，白纱屏风上便影影绰绰，徐爵指着屏风问：

“妙尼师父，您从那影儿可以看出人的祸福来?”

“试试吧。”妙尼说着把四位客人逡视一遍，又选中徐爵说，“还是有劳你，到前院找个女孩儿，让她从后廊走一遍。”

“是。”

徐爵答应一声，起身就去了前院。不一会儿，只见他又绕过屏风问道：“现在能走了吗?”见妙尼点点头，便又缩了回去。旋即就见白纱屏风上出现了一个袅袅娜娜的身影，从左至右缓缓移去，妙尼凝目而视。

“师父看出了什么?”王篆问。

妙尼说道：“这女孩儿十三岁破瓜，今年大约十六岁，余下的，待老身当面问她。”

说话间，徐爵已将那女孩儿领了过来，只见她齿白唇红目如点膝，脸白得像豆腐脑儿。穿着一领月白色采莲裙，外套葱绿色水田披风，她向在座的主宾蹲了个万福，然后忸怩站在一边。

妙尼瞅着她，问道：“这小妮儿，你叫什么?”

“秋菱。”

“你今年十六岁?”王篆问。

“是的。”

冯保与梁梦龙对视一眼，都有些诧异。只听妙尼继续问道：“你左手臂上一块青紫，是谁揪的?”

秋菱眼圈儿一红，低头不语，妙尼叹口气，又道：“秋菱，你老家可在德州?”

“大概是。”

“怎么大概是。”徐爵问，“难道你连家乡也记不清了?”

“她是记不清，”妙尼说，“她五岁时在街上走失被人拐卖，进了青楼，十三岁就被迫接客。”

“秋菱，老师父说的可是真的?”王篆问。

秋菱点点头，掩面抽泣起来。妙尼叹了一口气说：“这小妮儿不肯当风尘女子，千方百计躲着不肯接客，故昨儿晚上被鸨母揪打。老身看她日后还有一段富贵，你们几位施主谁肯做好事替她赎身，必定功德无量。”

王篆已是对妙尼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抢着回答：“秋菱的赎身银子，我出了。”

秋菱一听，睁大了泪眼，朝王篆喊了一声：“老爷!”

“给你赎身，大约多少银子?”

“二百两。”

“好。”王篆转头对徐爵说，“麻烦你替在下安排个人，随秋菱回去办妥这件事。”

“好嘞，保证不误。”

秋菱喜从天降，当即跪下对王篆磕头，徐爵催她起来，将她带出了后院。

经过这段插曲，冯保、梁梦龙等对妙尼的非凡功力已是深信不疑。冯保抬头看了看中天的明月，脑海中又浮出张四维、张鲸等人阴阳怪气的脸色，不免忧心忡忡，便指着梁梦龙问妙尼：

“老师父，你看这位施主，该有什么地方指点迷津的?”

早在品茶闲聊时，妙尼就把三个人的相都看过了，遂答道：“老身看你们三人，都是大富大贵的人，你们来找老身，为的是同一件事。”

“啊?”三人面面相觑，关于张四维这些时的言行举止，三个人的确私下议论过，都觉得这人靠不住，迟早要反水。因此王篆一直撺掇冯保及早想办法将他除掉。妙尼点出一句，叫他们惊骇不已。冯保也不

敢追问妙尼所说的究竟是哪一件事，只笼统地问："请教老师父，咱们想的那件事，能办成否?"

妙尼拿着茶杯，刚说要喝忽地又放下，瞄着冯保说，"你是大施主，从今日往前说，你的命贵不可言，龙翔九天，你骑在龙背上。"

"往后呢?"冯保紧张地问。

"尧有八眉，夔惟一足，人之吉凶，皆在身上体现，安能隐瞒，"妙尼发了一通感慨，又对冯保说，"你有将相的权势，却无将相的名份，今年冬天大寒之前，你得好好过，千万不要犯煞。"

"犯什么煞?"

"与人打官司，你在劣势。"

"咱呢?"梁梦龙按捺不住，插话问道。

"十月份，你还有喜事。"

"真的?"

"但此喜是回马禄，喜中有忧。"

"此话怎讲?"

"有名无实，得而复失。"

梁梦龙空喜一场，嚼在嘴里的一块莲茸月饼，竟半天吞咽不下。王篆一听冯保与梁梦龙两人都有灾厄，心想自己与他们是骨头连皮的关系，因此不敢再问，谁知妙尼却主动对他说道：

"你这位施主，方才为秋菱赎身，这是积了阴德。本来，明年开春之后，你有牢狱之灾，现在看来有所化解。"

"老师父，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王篆沉不住气问。

妙尼仍是浅浅一笑，高深莫测地回道："你有官身，今晚不穿官服，却穿这领道袍，这兆头不好。"

王篆怅然若失，半晌才问："听人说，老师父曾赐人护身符，可以趋吉避凶，不知能否赐给在下一个。"

"你用不着了，"妙尼不紧不慢回答，"其实，最好的护身符，就是积德从善。"

听着妙尼的告诫，冯保尽管内心不以为然，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笑着问：

“老师父，听你一席高见，好像咱们是一根绳儿上拴的三只蚂蚱。”

“不止三只，三个三只都不止。”

“啊?”王篆一急，身子便乱摇起来。他追着问，“究竟是什么事儿，这么严重?”

“老身说不清。你们三个，好像有一个共同的仇人?”

妙尼所说的话，没有一句实际所指，但句句都让冯保他们听得心惊肉跳。经过短暂沉默，梁梦龙还欲问什么，却见徐爵滚葫芦似地跑进来。

“秋菱的事办了吗?”妙尼问他。

“咱派手下人前往办理去了，老师父放心，误不了事的，”徐爵说着，又问王篆，“王老爷，妙尼师父露了一手儿吧。”

“真是高人，在下服了。”王篆赞叹。

冯保看看夜色已深，便提出告辞。妙尼也不挽留，送出后院门口，施礼而别。此时夫人庙的前院，犹自游人如织。徐爵将冯保一行领到僻静地儿上轿。冯保看到徐爵似乎有话要说，便让梁梦龙与王篆启轿先行。看他们一溜烟儿地走得远了，徐爵才低声奏道：

“方才陈应凤派人来禀报，张四维同他的门生雷士祯、褚墨伦、李植、王继光等人，在玉蟾楼宴聚。”

“他们说了些什么?”

“咱们东厂暗线拣耳朵，零零星星听了几句，张四维说老爷你是一堵墙，墙基稳固，想推是推不倒的，只能用掏墙法。”

“怎么掏墙?”

“暗线正想往下听，却被张四维的管家发现了，暴露了身份。”

冯保顿时心绪烦乱，皱起眉头想了一会儿，有些心悸地说：“看来，昨日个皇上在平台单独召见张四维，一定给他讲了一点什么?”

“老爷，你不能让这猢狲得势。”徐爵也急得抓耳挠腮。

冯保点点头，略一沉思，又问徐爵：“上次你说，有人讲张四维能当首辅，是家里祖坟葬得好?”

“是的。”

“你迅速派人去山西蒲州。”

“干啥?”

冯保一跺脚，咬牙切齿地说：“挖他张四维的祖坟。”

第三十四回 慈宁宫冯保告刁状 西暖阁张鲸说奇毫

中秋节后第三天，紫禁城里仍旧保留了节日的气氛，京城里有名的诸如唱弋阳腔的李家班，唱昆曲的贺家班等，被轮流召进宫中演剧。两宫皇太后白天看孙子，晚上看戏，多少年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自张居正死后正式开始亲政的朱翊钧，心情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开朗，他似乎找到了那么一点点君临天下的感觉，宸纲独断而不担心有人掣肘。这天上午，当他读到张四维呈上的阐述冯保为何不能封爵的条陈后，便命人将冯保召来，把这份条陈拿给他看。

冯保一心想借皇长子出生的吉庆晋封一个爵位，为此他找过李太后与皇上，均都表示同意。他还以为这事儿铁板钉钉，却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张四维跳出来反对。冯保一字一句看过那份条陈，不禁联想到中秋节晚上妙尼所讲的话，越发相信昔日在他面前唯唯诺诺的张四维，如今已变成了他的克星。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张四维搬出祖宗法典，说前朝十二个皇帝，除了武宗皇帝手下的巨奸刘瑾因为擅权自用封了伯爵外，断没有一个太监晋封爵号。他摆出这个道理，冯保纵有一肚子怒火也无从争辩，只得呐呐言道：

“启禀皇上，老奴能否封爵，全凭皇上恩典，他张阁老怎么能干涉?”

冯保哪里知道不肯给他封爵正是朱翊钧的意思。但朱翊钧此时却装出一副同情冯保的样子，在阁中一边踱着方步一边说道：

“大伴，您多年来竭心事朕，既有功劳，更有苦劳。这次皇长子降生，朕本有心封您一个爵号，只是张四维这份条陈奏上，给朕添了麻烦。”

冯保不知就里，犹自乞求道：“皇上，你九五至尊一言九鼎，赏老奴一个爵位，哪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朱翊钧摇摇头，指着条陈说：“大伴，您看看张阁老的折子，说得多难听。他说前朝太监只有一个刘瑾是封过伯爵的，这刘瑾后来被武宗皇帝爷凌迟处死，那爵位自然也就革掉了。国朝既无故事可循，朕若一意孤行给您封爵，外廷那帮官员，恐怕又要大嚼舌头，不出十天，就会有一大把弹劾的奏折送到朕的案头。”

听到这里，冯保才隐隐约约感觉到皇上的态度原也暧昧，知道再说下去终不济事，只得改口道：

“既如此说，老奴岂敢令皇上为难，这事儿就算了吧。”

冯保黯然神伤，怏怏离开乾清宫，一连多日寝食不安。晋封颁告那天，也有人前来向他道喜，说是皇上旨意，要荫他一个弟侄作锦衣卫都督佥事。他听了哭笑不得，忖道：“这算哪回事儿呀，咱也不是孩子，跟大人闹别扭，赏一颗糖哄着。”内心中对朱翊钧已是生了腹诽，对张四维更是恨之入骨。琢磨再三，他觉得皇上之所以突然间变得倨傲起来，是因为内有张鲸，外有张四维两人的挑拨唆使，便暗地里找亲信商量，设计如何将这两个人除掉。就在他这里紧锣密鼓密谋铲除二张的时候，朝局又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在八月底，兵科给事中顾允忽然给朱翊钧上了一道奏折，言各地总兵不宜久任，为了防止各边驻防军门拥兵自重，应经常给他们换防。其中特别提到蓟镇总兵戚继光，说他从浙江调来蓟镇，一晃已坐纛十四年，拱卫京师责权重大，尤其应该换任。皇上很快下旨同意此一建议。第一批换防的总兵官共有六名，赫然列于榜首的是戚继光。他卸下蓟镇总兵帅印，远调广东，虽然职务不变——都是二品总兵之衔，但实际上大相径庭。在蓟镇行辕，他麾下强兵劲旅共有二十万人之多，而广东总兵统领的兵士只有一万多人，对付的也仅只是海盗流贼。调动文书上还特别申明纪律，各总兵接旨之日即行解除本辕兵权，三日内启程赶赴新任。此道圣旨一经公布，立刻舆论大哗。谁都知道，戚继光是张居正生前的第一爱将，正是因为有他领兵固守长城，十四年来，鞑靼胡虏才一直不敢犯边，京城也因此固若金汤。如今突然将万历王朝的第一名将戚继光调出蓟镇，让一个碌碌无为的继任者面对塞外兵强马壮的虎狼之师，这一措置的确令人大惑不解。正在戚继光与麾下将士挥泪而别束装上任之时。又一个爆炸性新闻在京城传开：吏部尚书王国光被勒令致仕回籍闲住。其因也很简单，十三道监察御史杨寅秋于九月初写折呈至御前，弹劾王国光六条罪状。熟悉王国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所谓的罪状都似是而非，有的干脆就是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按常规，皇上接到此等奏折，应该责成都察院派员核查落实再作处理。但是，按乾清宫奉御太监传出的消息，朱翊钧读罢此折，立刻勃然大怒，当即授意内阁拟旨将王国光免职。如此草率惩处名列天下文官之

首的吏部尚书，这在朱翊钧还是第一次。如果说将戚继光调离京师，官场中人一时还看不清皇上的真实目的，那么，在王国光突遭解职之后，所有人都强烈地意识到京城里风向已变。张居正柄政十年，几乎所有衙门中的重要职位，都被他众多的同乡同年门生亲信们所占据。与他心心相印的政友甚多，但最得他青睐的却只有戚继光与王国光二人。可是在短短半个月内，这一文一武两个声名显赫的大臣，竟都相继被逐出京城。一时间，京城各大衙门人心惶惶，几乎所有官员，都在密切注视着皇上的一举一动……

在这个非常时期，最能从种种细微末节处感受到祸机四伏的人，当还是冯保。戚继光与王国光的废黜，让他察觉到皇上与张四维似乎达到了某种默契——张四维组织他的门生对张居正的亲信一个一个进行弹劾，而朱翊钧对这类折子是来一道准一道，断没有驳回的时候。到这时候，冯保终于明白张四维的所谓“掏墙法”，就是将张居正生前倚重的干臣一个一个拔除。一俟这些“基石”被搬走，最后就轮到生吞活剥收拾他了。这位数十年来在大内争斗中一直游刃有余的老公公，这一下算是真切地感到了大限临头，但他不甘心任人摆布束手待毙。经过一番分析，冯保认为欲除张四维，先得把藏在司礼监里头的“奸细”张鲸除掉。正是这个一口一个“冯爷”，在他面前装龟孙子的家伙，早就背着他暗地里和张四维勾勾搭搭。近些时，更是每日里鬼鬼祟祟在乾清宫与内阁之间来往穿梭跑个不停。放在三个月前，冯保若想收拾张鲸，简单得如同捏死一只蚂蚱。但现在谈何容易，张鲸外结张四维，内有皇上袒护，中山狼已是成势。冯保思之再三，决心借助李太后的力量除掉这心头之患。

自张居正去世，朱翊钧亲政之后，李太后呆在慈宁宫里已经很少过问国事了。朱翊钧批览奏折，也不再向她请示。出现这种微妙的变化后，冯保想见李太后一面也不如先前容易。一来是李太后没有理由召见他，居常琐事，自有慈宁宫几十号大大小小的内侍长随照应，完全用不着他这位大内主管亲来照拂；二来是冯保怕引起皇上的猜疑，也尽量不去慈宁宫。但眼下到了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他再也顾不得许多。

却说这天是九月九重阳节，刚过辰时，冯保在司礼监处理了几件手头要务，也不要乘舆，竟自绕过乾清宫，望慈宁宫蹒跚而来。名义

上，他是就今儿夜里在游艺斋演戏的事，去向李太后禀报，看她有何指示。其实真正的目的，便是在驱逐张鲸一事上，寻求李太后的支持。

自从七月份大病一场后，冯保明显感到体力不支，这会儿走进慈宁宫的院子，跨过大门槛时，因为腿抬得不够高磕碰了一下，竟一个趔趄朝前窜了几步，差点摔倒。碰巧李太后刚抄完《心经》，才说走出书房到院子里蹓蹓腿儿，一眼瞧见，就喊了起来：

“冯公公当心!”

冯保好不容易站稳身子，喘息方定，李太后已走到跟前来了。只见她穿着一件淡绿色的绣花长裙，脚上穿了一双青缎面子的苏样浅帮花鞋，完全是居常的住家打扮。由于不施脂粉，眼角上也爬上了几道细细的鱼尾纹。冯保看她一眼，忽然觉得她这几个月也憔悴了不少。正怔忡间，只听得李太后又问道：

“冯公公，今儿个怎么来了?”

冯保答：“为今儿晚上演戏的事，老奴特来请示太后。”

“又有什么好班子啊?”李太后笑着问。

冯保答：“大约一个月前，老奴预备庆祝太后的皇长孙出生，特地知会南京守备太监刘全，让他将留都最好的戏班子雇请几家到北京来演出。刘全接到老奴的手札后即刻办理，大约是前天，被雇请的三个戏班子乘船从运河抵达了通州，昨儿进了城，被安排在苏州会馆住下。念着他们旅途劳顿，本说让他们歇息几天再说，凑巧儿今天是重阳节，明天又是皇长孙满月的吉庆日子，老奴便想着让他们今儿夜里进宫演出，不知太后意下如何?”

“好呀，”李太后是个戏迷，一听说有戏看便有精神，饶有兴趣地问，“来的这三个戏班子，是不是南京最好的?”

“肯定是最好的。刘全办这类事情，是一把好手。”

说话间，两人已走到一溜九楹的慈宁宫正房廊下。在长廊东头，摆着一张铺着团锦靠垫的藤椅，那是备着李太后闲暇时坐在这里欣赏院中花木的。她坐上去，并示意冯保坐在她旁边的一张小矮椅上。她正说问一问戏班子的事情，忽然瞥见冯保的脸色苍白如纸，一双眼泡儿亮晃晃的，似乎有些浮肿，便关切地问：“冯公公，你是不是病了?”

眼下，冯保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病”字儿，因为他知道皇上现在只要找到任何一个借口都会让他在家赋闲。因此，不管筋麻骨痛多么不舒服，每天他都准时赶到司礼监当值。李太后此时的问话，正好触动了他的心思，想起进院时差点摔了一跤，回道：

“启禀太后，老奴没有病，方才是被迎面的阳光眩迷了眼，才歪了一下。”

李太后听出冯保这是在要强，想起他十几年如一日任劳任怨服侍皇上，不免深为感动，动情地说：

“冯公公，这三个多月来，朝廷接连发生大事，先是张先生去世，你忙得脚不沾地，终是病倒了。刚刚好一点，接着是皇长子——咱的孙儿出生，你又没日没夜地操持，这样连轴儿转，不要说你这大一把年纪，就是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身子骨儿也熬不住啊。”

“太后……”冯保眼角潮润了。

“冯公公，如果咱记得不差，你今年六十五岁了吧?岁数不饶人啊!咱看从今以后，你在司礼监坐个纛儿就行，杂七杂八的事，尽让手下人做去。”

李太后一番体恤话儿，让冯保悲欣交集，他确信李太后对他的信任一如既往，止不住的泪珠子便簌簌地直往下掉，他哽咽着说道：

“太后如此体贴，老奴感恩不尽。也不瞒太后说，这些时老奴常常犯迷糊，想着是不是自己真的就老了，成为皇上的累赘了。”

李太后双眸一闪，吃惊地问：“冯公公，你怎么能这样想?常言说得好，家有老，是个宝。如今张先生走了，皇上就得靠你。”

逮住这个话缝儿，冯保赶紧言道：“太后，老奴如今是有力使不上，真正能够替皇上把舵的，还是太后您呀!”

“我?”李太后一愣，咬着嘴唇沉吟着说道，“自张先生去世后，钧儿自己操持国事，几个月下来，倒也井井有条。过去，咱老是对他放心不下，现在看来，他被张先生调教出来了。”

冯保叹了一口气，苦着脸说：“依老奴看，朝中大事，还得您太后把把关。”

李太后听出话中有话，敏感地问：“怎么，冯公公你听到了什么吗?”

冯保瞧着东墙角处一株正在盛开的嫣红的月季，迟疑了一会儿，才鼓足勇气问道：“朝中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太后知道吗?”

“什么事?”

“戚继光被调离蓟镇……”

“他去了哪里?”不等冯保说完，李太后抢着问。

“广东，虽然都是总兵，但蓟镇担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事权之重，为各路总兵之首。还有吏部尚书王国光，前几天也被免职了。”

“啊，这是为何?”

冯保便把这两件事发生的始末缘由详细禀报一番。李太后听罢，半晌没有作声。这时，一只槐叶般大小的花蝴蝶从院墙外头飞了进来，绕着月季花翩翩而舞，正在花树下浇水的宫女看见了，忙跳跃着想把它捉住，李太后对那名宫女嚷了起来：“芹儿，让它飞，不要打扰它。”看着宫女重又弯下腰来给花树浇水，李太后才扭过头来对冯保说道：“咱自添了孙儿以后，这一个多月来，只想着消受做奶奶的福气，没想着要过问朝廷的政事，钧儿与咱多次见面，也不言及政务。咱还以为他可以单独柄政了，没想到捅了这大的漏子。”

听到李太后的口气中明显露出不满，冯保说话的胆子就大了起来：“太后，戚继光与王国光落得如此下场，老奴听了也不免心惊胆战。”

“你担心什么?”李太后睁大了眼睛问。

冯保回答：“皇上登极十年，张居正忠心辅佐，终于开创出国富民安四海咸服的万历新政。戚继光与王国光，都是张居正生前最为倚重的干臣，如今张先生尸骨未寒，张四维就撺掇皇上把这两个人除掉。现在朝中所有大臣，无不人心惶惶。这情形，倒很像隆庆六年春天。”

“啊?”一提起那段难以忘怀的惨痛岁月，李太后心下猛地一紧，看着脸色就变了，她问道，“怎的像隆庆六年?”

“那时候，先帝爷病重缠身，已很难亲理国事，外头内阁一个高拱，内廷司礼监一个孟冲，两人心术不正，勾结起来架空皇上，把持朝局……”

“不用说了，”李太后已是脸色燥赤，提高声调问道，“如今内阁是张四维，内廷与他勾搭的是谁?”

“张鲸。”冯保脱口而出。

“张鲸?”李太后一怔，“他不是你的手下么?”

“是啊，”冯保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道，“这人原在御马监值事，肚子里有些墨水儿，一眼看上去老实巴交，老奴就将他提拔进了司礼监。万历八年起，又让他专门上西暖阁给皇上读折。谁知道这家伙，竟是一头中山狼。”

“你说他与张四维勾结，有何证据?”

“据东厂报告，这张鲸自张居正去世后，曾偷偷摸摸到张四维家中去过多次。近些时弹劾潘晟、王国光以及调离戚继光的折子，皆出自张四维门生之手。张鲸与张四维的这些个门生，私下里也打得火热。前天，张鲸还做了一件坏事，被老奴侦伺出来了。”

“什么事?”

“他花重金，从云南给皇上买了些缅铃。”

冯保说着，从怀里掏出一个锡纸包儿，小心翼翼打开给李太后看。只见里头有几颗绿豆般大小金灿灿的小球儿。李太后拿一颗在手上，见这小球儿外头用头发丝般的金线镶架，轻轻一捏，只觉软软的手感很好，李太后从没见过这物件儿，不解地问：

“这小球儿制作如此精细，你说叫什么?”

“缅铃，产自缅甸国，从云南那边弄进来的。小小一颗，值一百两银子。”

“这么贵，它干啥用的?”

冯保扭捏了一阵子，才道：“当着太后的面，老奴实在说不出口。”

“有什么不好说的，说!”李太后弯眉一挑，眼角皱纹越发深了。

“启禀太后，这缅铃是淫器。”

“淫器?”李太后将放下的缅铃又重新鹄起来，揉捏着问，“这怎么是淫器?”

冯保知道李太后问话的意思是这缅铃如何使用，遂答道：“老奴打听过，听说是将这缅铃塞进男人的那个里面，缅铃受热之后，便有一种气味散发出来，令女人大生快感。”

李太后一听，顿时满脸羞赧，盛怒之下，一扬手将那颗缅铃掷了出去，骂道：

“张鲸这个狗奴才，竟敢引诱皇上。”

“是啊，当初孙海、客用两个，将皇上骗到曲流馆，做那见不得人的龌龊事。如今这张鲸，引诱皇上的花招更离谱，胆子越发大了。”

“唉，这宫里头的坏蛋，怎么比虱子还多!”李太后说着，霍的一下站起身来，拧着眉对冯保说道，“走，冯公公，咱们现在就去乾清宫。”

巳时过半，在乾清宫西暖阁中听张鲸读了一个时辰奏折的朱翊钧感到有些乏了，便坐在几案后头伸了个懒腰，问口干舌燥的张鲸：

“后头还有什么折子没读?”

张鲸翻开摊在面前的折子节略，禀道：“要紧的还有两道，一是河南道监察御吏李仕尧上折请求皇上恢复隆庆初年南京大理寺少卿邱橓的官职。”

“邱橓是什么人?”朱翊钧问。

张鲸一边翻看李仕尧的折子，一边答道：“邱橓是山东诸诚人，嘉靖二十九年的进士，先后担任过兵科、礼科给事中等职。在嘉靖一朝，是最有名的言官，与海瑞齐名，时人有北邱南海之称：这邱橓以弹劾不法权臣为己任，先后被他弹劾的权臣有南京兵部尚书张时彻，内阁首相严嵩，顺天府知府徐松等人。由于得罪权贵太多，屡遭贬斥。嘉靖末年，还遭到了嘉靖皇帝爷的廷杖，被黜逐为民。隆庆初，徐阶任内阁首辅时复召入朝，任南京大理寺少卿，不到两年，又因得罪高拱被免职。万历初年，万岁爷登极后，有人建议给邱橓再度复官，张居正觉得此人迂板，深为厌之，所以不予同意。”

朱翊钧听罢，问道：“你说这个邱橓，与那个不贪钱的大清官海瑞齐名?”

“这是李仕尧折子上说的。”

“海瑞这个人是活着还是死了?”

“奴才不知。”

“你去内阁传朕的旨意，问海瑞是不是还活着，若是还在，就同这位邱橓一同复官，元辅嫌这两个人迂板，朕看这两个人可用。”

“奴才遵旨。”

张鲸说着又伸手从匣中拿折子，朱翊钧阻止他道：“算了，下面的折子就不看了。今儿个是重阳节，听说后花园中菊花开得正好，咱们先吃点茶，然后赏菊去。”

说话间，西暖阁管事牌子已抬了茶桌儿进来，沏了一壶上好的武夷铁观音，摆了三四样茶点。朱翊钧品了一小杯茶水，又拈了一小块麋霜糕放进口中，一边嚼着一边问张鲸：

“朕昨天让你问甜点房，这麋霜糕是怎么制的，你问了么?”

“奴才问了，”张鲸瞧着朱翊钧嚼得津津有味，不免吞了一口唾沫，禀道，“甜点房的管事牌子胡有儿告诉奴才，这麋霜糕的原料，用的是新鲜的麋茸，调和阿胶熬炼制成。”

“麋茸?朕听说鹿茸大补，为何不用鹿茸?”

“鹿茸补阴，利于女子。这麋茸补阳，利于男子，故胡有儿给万岁爷制作麋茸糕。”

“难怪，朕昨儿个品尝几块，果然有效，”朱翊钧笑起来，孩子气地扮了个鬼脸，又道，“这胡有儿往常怎地不给朕制作这麋霜糕?”

“往常他还不会呢，”张鲸瞧瞧窗外。压低声音说，“这麋霜糕的制作方法，是张阁老传授给他的。”

“啊，你是说张四维?”

“正是。张阁老家中是山西首富，从小就知道该如何保养身子。他告诉胡有儿，秋风进补，京城人时兴吃冬虫夏草，那只能补气，一般男子，既要补气，又要补精血，就得吃这个麋霜糕。”

朱翊钧又就着茶咽了一块糕，笑道：“这张阁老年轻时，肯定是风流才子。”

张鲸咧嘴一笑，回道：“咱大明王朝，在万岁爷之前有十二个皇帝，若论慎独自律，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万岁爷的。”

朱翊钧眼波一横，不满地说：“朕说风流，你却说什么慎独。在朕面前，你装哪门子圣人?”

张鲸见朱翊钧误解了他的意思，忙哈腰解释道：“万岁爷，奴才的意思是，比起前朝那些个万岁爷，你慎独太过，应该放开些个。”

“怎样放开些?”

张鲸神秘兮兮地从折匣里头抠出一把折扇来，双手递给朱翊钧，言道：

“奴才前些日子逛骨董铺，看到这一把大折扇上，留有宣德皇帝爷的御笔，就将它买了下来，一直放在折匣里，想将它呈给万岁爷欣赏，却一直没找到机会。”

朱翊钧“啊”了一声，接过折扇抖开一看，只见略微有些发黄的绢质扇面上，有一首亦行亦草的六言诗：

湘浦烟霞交翠

剡溪花雨生香

扫却人间炎暑

招回天上清凉

朱翊钧吟诵一遍，又仔细欣赏书法，评道：“宣德皇帝的字，大有褚遂良笔意，张鲸，你买这把扇子，花了多少钱?”

“一千两银子。”

“天哪，这么贵!”

“万岁爷，一千两银子得一幅先朝皇帝的墨宝，值呀!万岁爷知道这折扇上的字是用什么笔写的?”

朱翊钧答道：“朕已看过了，笔锋柔润，应是羊毫。”

张鲸摇摇头，说道：“骨董店的老板说，宣德皇帝爷的这幅字，是用胎毛笔写的。”

“胎毛笔?”朱翊钧又拿起折扇看了看，“唔，从濡墨的程度看，倒像是胎毛笔。”说着起身从案台的玳瑁笔架上取下一管用象牙作杆的长锋笔，递给张鲸说，“朕也有胎毛笔，你看看，这一支是大伴送给朕的。”

张鲸接过象牙胎毛笔，用手捻了捻笔锋，笑道：“冯公公送给万岁爷的这支胎毛笔，是婴儿的胎毛制成的，宣德皇帝爷的胎毛笔，不是这一种。”

“还有什么胎毛笔?”

“另一种更好的胎毛笔，是用女孩儿初长的牝毛制成的。比起婴儿头上的胎毛来，这女孩儿阴部的牝毛，不但柔润，而且还有韧性。”

“啊，还有这种笔，朕闻所未闻。”朱翊钧惊讶地说，“只是牝毛弯曲，怎样让它变直呢?”

“制笔人有特殊工艺。”

“唔，用这种笔写字，当别有情趣。”

“万岁爷想用这种笔吗?”

“哪儿有哇?”

“有，奴才给万岁爷备了一支。”

“啊，你从哪儿弄到的?”

“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东西买不到。”

“笔呢?”

“在奴才的值房里。”张鲸谄笑着说道，“等奴才陪万岁爷到后花园赏了菊花之后，就去拿过来。”

“去，你现在就去拿来。”朱翊钧急不可待地说，“朕现在只想用这胎毛笔写字，哪还有心思赏菊花!”

张鲸正说退下，却见周佑一脚跨了进来，禀道：“万岁爷，冯公公领着太后，从慈宁宫朝这边来了。”

“啊，他们怎地来了?”已是兴奋得脸上放光的朱翊钧，突然预感到有什么祸事发生，忙对张鲸说，“你先回司礼监，朕喊你来时你再来。”

张鲸躬身退下。

第三十五回 李太后怒颜询政务司礼监倾轧起风云

张鲸前脚刚跨出乾清门，李太后与冯保后脚就到了，两下子刚好错开。自万历六年春上朱翊钧大婚，李太后搬出乾清宫后，她到乾清宫走动的日子，是一年比一年少了。张居正死后这几个月，她更是只到过乾清宫一次。平常有什么事儿，都是朱翊钧过慈宁宫向她禀告。朱翊钧此时已踅出西暖阁，在砖道上垂手迎接圣慈。乾清宫一帮扎着黄绫抹腰的内侍，看到李太后这样的“稀客”来到，也一个个慌忙避到路边跪下接驾。朱翊钧觑了觑太后的脸色，阴沉沉的煞是碜人，再看她身后的冯保，脸上也挂着霜，心里顿时格登一下紧张起来，直到李太后劈面走到跟前，他才愣挣着挤出笑来言道：

“母后，儿正说听完折子，就去慈宁宫请您一道儿去御花园赏菊。”

“好呀，”李太后“挖”了儿子一眼，一边朝西暖阁走去，一边说道，“娘现在是一个闲人，两耳不闻窗外事，就等着你请我看看景儿，拉拉嗑子。”

说话间，三人已走进了西暖阁。李太后在靠窗的绣榻上坐了’，朱翊钧挨着她坐在太师椅上，冯保离得远点，也觅了一只凳儿坐下。这时，西暖阁内侍要进来沏茶照应，李太后朝他挥挥手，说道：

“这里没你的事儿，出去吧。”

内侍退下，屋子里陷入短暂的沉默。朱翊钧看出母后好像是专门为寻事儿来的，但又不知她为的什么，“哑”了半天，只得主动问道：

“母后，你有什么事儿吗?”

“也没有什么大事，”李太后抬眼瞟了瞟冯保，又回过来盯着朱翊钧，“听说最近朝局有点变化，咱想打听打听。”

一说到朝局，朱翊钧立刻敏感起来。因为自亲政后，他处理一应政务有意不向母后禀报。李太后因为添了孙儿，一门心思忙那头去了，也无暇顾及别的。前儿个他去慈宁宫请安，李太后还笑着对他说：“钧儿，看你实打实当了三个月皇帝，诸事料理井井有条，为娘的放心。”朱翊钧听了喜不自胜。谁知没过两天，她又乌头黑脸跑来过问

朝局。变化如此之快，朱翊钧自然而然就会想到是冯保去她那里告了刁状，心下虽然恼火，嘴上却说：

“母后有何旨意，儿在此恭听。”

“听说吏部尚书换人了?”李太后劈头就问。

乍听这个突兀的提问，朱翊钧一时不知如何措辞，只得老实答道：

“是的。”

“王国光犯了什么事儿?”

“这个，在御史杨寅秋的折子里，已揭露得清清楚楚，他共犯有六条罪状。”

“你是否责成都察院派员勘查过?”

“没有。”

“既没有勘查，就仓猝将王国光削职，这正好应了那句话，原告一状，被告该死。”

朱翊钧不服气，咕哝道：“杨寅秋的折子，并非捕风捉影。王国光在儿登极之初，出掌户部，为朝廷理财，的确功不可没。但自改任吏部后，他的心态就变了，除了张居正，任何人的话他都不听，甚至对我这个皇上，他也是能敷衍处且敷衍。儿总结前朝经验，治国重在治吏，治吏重在诠选天官。张居正生前也对儿说过，天官不可久任，久任则难防其结党营私。儿基于以上考虑，便准了杨寅秋的折子。”

李太后用心听着，觉得儿子毕竟长大了，已懂得驭人之方。但这点依葫芦画瓢的技巧，还过于笨拙，取不到收摄人心的作用。想了想又开口问道：

“蓟镇总兵戚继光远调广东，又是谁的主意?”

“兵科给事中顾允的建议。他说将官久任，不利朝廷控制。儿觉得有道理，就准了他。”

“你知道蓟镇总兵的职责吗?”

“知道，凭借长城抵抗异族入侵，拱卫京师。”

“是啊，”李太后眸子一闪，沉吟着说，“蓟镇总兵事权之重，为天下总兵之首，广东总兵事权之轻，放到全国讲，终是个垫底儿的差

事。往常总听张先生讲，戚继光是我朝第一名将，与辽东总兵李成梁两个，可谓是擒龙伏虎的顶尖儿人物。如今，你安排他到广东岭南去对付几个海盗，这不是拿金扇子拍苍蝇吗?”

朱翊钧再不济也当了十年皇帝，焉能不懂李太后所说的这番浅显道理?但他有一层心思不敢向母亲袒露，调离戚继光的所有理由都只是幌子，真正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张居正的爱将。朱翊钧暗中正在加紧准备清算张居正，若不把戚继光先行撤换，万一这个敢作敢为的大将军领兵反了京城，自己最好的出路，大概也只能学建文帝钻阴沟儿逃走。恰在这点上，张四维与他不谋而合，因此才有顾允折子的出笼。他批准这道折子时，也估摸过有朝一日母亲会追问，故想出了一条搪塞的理由，此时正好派上了用场，只听他高声嚷了一句：

“母后，这戚继光，儿就是信不过!”

儿子冷不丁冒出这句话，倒把李太后吓了一跳，追问道：“你怎地信不过?”

朱翊钧看了看双手按着膝头坐在凳儿上的冯保，嘴唇翕动了几下，终究没有说出话来。敏感的冯保猜测到朱翊钧的心思是要他离开，好单独与母后讲话，遂不情愿地站起身来，说道：

“老奴坐在这儿不合适，请太后与皇上容老奴告退。”

朱翊钧正想说“大伴请便”，还未开口，李太后抢先说道：“冯公公，你不要走，今儿个议事少不得你。”冯保得了懿旨，又一锚儿坐了。朱翊钧本想避嫌，见太后这个态度，也就不顾了，索性捅穿了问：

“母后还记得万历四年冬天的棉衣事件吗?”

“记得。”李太后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当年朱翊钧跑进乾清宫院子双手举起一件渔网般破棉衣的情景，狐疑地问，“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个?”

“这件事情，儿一辈子都忘不了，”朱翊钧一跺脚，眼眶里竟挤出了泪花儿，他看着李太后说，“母后，咱外公武清侯和舅舅李高，为了这棉衣事件，丢了多大的丑啊。往常，咱外公一天到晚乐嗬嗬的，从那以后仿佛变了一个人，见了谁都点头哈腰，仿佛欠了人家债似的。舅舅李高也常常摇头叹气，说他是‘一朝遭蛇咬，三年怕井绳’。儿当时主张不徇私情，彻查棉衣事件，所以连下严旨，抓了胡自皋，杀了

邵大侠。虽然过去多年，从今天看，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问题是，这件事的几个当事人，王崇古一年后就得到提拔，当了户部尚书，当时的兵部尚书谭纶，也没有受任何处罚，唯独咱的外公，倒成了众矢之的。因此，儿一直怀疑，戚继光将这件事捅出来，其真正的目的，在于震慑武清侯。”

朱翊钧以“情”动人的一席话，一下子牵起了李太后对往事的回忆：自棉衣事件后，她的父亲武清侯一家，好像短了水的秧苗，整日价蔫耷耷的，终没个茁壮的时候。这二年，李伟年纪大了，犯了胸口痛的病，很少来宫中走动，李太后偶尔相见，看着老父亲木讷拘谨的样子，心里头便很过意不去，总想着欠了父亲的一份情，却又不知道欠的什么。现在听儿子这样一说，她才霍然而悟。儿子惦记着外公家的遭遇，这一点令她感动。但她凭直觉，又感到儿子将戚继光调离蓟镇并非完全是为了替武清侯出气。从他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他似乎隐藏了什么。退一万步讲，儿子即便是真心要替外公打抱不平，也是可想而不可做的事。因为在棉衣事件上，武清侯毕竟有贪墨之嫌。当时如此处置，的确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有效地遏止了官场上愈演愈烈的贪墨之风。倘若现在予以纠正，势必会引起朝野非议，天下人就会扪心一问：怎么张居正一死，他一手调教的英明之主就突然间变成了昏君?李太后左思右想，觉得儿子出此下策，肯定是被人灌了迷魂汤。她脑海中顿时浮起了张四维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于是问道：

“你方才说，建议将戚继光调离蓟镇，是兵科给事中顾允的主意?”

“是的。”

“这么说，是你授意顾允上的这道折子?”

朱翊钧意识到母后是在绕弯儿套他，连忙矢口否认：

“不，儿从未授意。”

“既不是你的授意，你怎么能说是替你外公出气呢?”李太后自以为找到了破绽，叮了一句，又道，“听说这个顾允，是张四维的门生。”

“这个，儿不知道。”

“你不知道，咱知道!”李太后两道泼辣的眼光扫过来，朱翊钧如同挨了火烫，赶紧低下头去。只听得李太后斥道，“张先生一死，你就失了管教，在做娘的面前，都敢说假话!”

李太后情急中骂了一句狠话，骂完了又觉伤心，眼泪扑簌簌直往下掉。朱翊钧多年都没听到过这么严厉的训斥，顿时吓得脊背上一溜儿淌下冷汗。想辩解半天找不出话头，急得两手抽风似的打颤，嘴里喷出一个响亮的嗝儿，接着一声一声的打噎。见这情景，冯保连忙喊来周佑，吩咐道：

“你快去内药房，取一小瓶胎衣粉来。”

听冯保这么一说，李太后猛然记起打噎是儿子小时候常犯的毛病，只要一受惊吓，就一抽一抽地打嗝，半日都不得停止。后来，还是冯保寻了个偏方，说是用猫儿产崽留下的胎衣，晒得收水后再用瓦片烤干研成粉末，一打噎就用它兑蜂蜜泡水喝，百治百灵。朱翊钧长大后，再没犯过这毛病，没想到现在一急又回到儿时。李太后生气归生气，此时又赶紧起身，帮儿子轻轻地捶着后背。这当儿周佑已是如飞跑来，守候在门口的冯保连忙接过胎衣粉亲自冲泡调温给朱翊钧服下。一半是药效一半是心理作用，不一会儿，朱翊钧就止住了打噎。李太后这才长吁一口气，又坐回到绣榻上。

经过这一番折腾，西暖阁里的几个人都觉得疲乏。李太后口干舌燥．命内侍送上一杯冰糖菊花水，正啜饮着，只听朱翊钧说道：

“本说去看菊花，却没想到这么快已过正午。母后，您能否留下来．儿陪您用一顿午膳?”

冯保一旁听出皇上并不想真心挽留，心里头暗自焦急，李太后虽然将儿子训斥了大半天，听着过瘾却又不落实，就好比肚子饿了吃西瓜，越吃越饿。他生怕李太后不肯留下来，抢先说道：

“太后好长时间没有和皇上一起用膳，今儿个既然来了，又正好逢着重阳节，正该在一起吃顿节饭。”

李太后本有睡午觉的习惯，正说要走，但冯保点明今天是重阳节，她就不好意思离开，便道：

“那好，钧儿，有什么吃的?”

朱翊钧本想支走母后，却被冯保使了绊子，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老狐狸”，明里却笑着回答母亲：

“儿的膳食儿，都由御膳房安排。他们做什么，儿就吃什么。”

“你一向挑食儿，吃白菜只吃叶子不吃梗儿，吃鸡蛋只吃白儿不吃黄。让御膳房自行安排，谁知道你的这些毛病?"

冯保插话说：“启禀太后，皇上的口味习惯，御膳房的那帮奴才，没有一个不知晓。”

“都是你调教的?“

“老奴服侍皇上这么多年，还能不知道皇上的习性?”冯保说着又补了一句，“看着皇上吃得好睡得香，老奴心里头舒坦。”

说话间，御膳房的管事牌子已领着几位火者抬了食桌食盒儿进来，各类菜肴摆出来，大大小小有三四十样。李太后因逢三六九日吃花斋，饮食清淡，见了这多油腻的馔食儿，便觉头晕，问朱翊钧：

“每顿饭上这么多菜，你岂不挑花了眼?”

“还好，儿只吃眼前几道菜。”

“吃不了那么多，就该减几道。一国之君，该给老百姓作出表率，任何时候都不可养成挥霍的习惯。冯公公，你抽空儿到御膳房打个招呼。”

“奴才遵旨，”冯保品味着李太后的话，笑道，“启禀太后，这事儿也难怪御膳房。”

“为何?”

“皇上膳食儿标准，额有所定。当时太后与皇上一起住乾清宫时，最初的膳食银是每顿十两，后来加到十五两，今年八月起，又加到了二十两。国泰民丰，国库里的银子多了，皇上就该吃得更好一点。老奴指示御膳房的牌子们，这二十两银子，一厘一毫都得让皇上吃到口，谁敢从中克扣贪便宜，老奴扒了他的皮。”

“冯公公管理有方，咱看这席面儿，倒还像不止二十两银子。”李太后挑了一小碗面条拌了一匙炸酱慢慢咽着，忽然间记起了什么，又问，“恭妃娘娘那里，每顿多少伙食银子?”

“五两，这也是规定，妃子娘娘比皇上的膳食银要少四倍。”

“才五两，是不是太少了，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李太后皱着眉头说，“昨儿个咱去启祥宫看她母子，一问才知，她奶水不够，应该多给她吃点催奶的膳食儿。噢，光顾着说话，冯公公你也吃点儿。记得你喜欢吃枣面窝头，喝燕窝汤，这儿都有，你尽管吃。”

“谢太后，”冯保小心从食桌上拿了一个枣面窝头，一边用手掰着吃一边说，“太后不用担心，奴才命奶子府增添了二十名奶娘，都是一等一的好身子。当然恭妃娘娘坐月子，膳食银早就该加，奴才今儿个下午就吩咐下去。”

就在李太后与冯保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闹时，朱翊钧早就狼吞虎咽吃得打起了饱嗝。这会儿接过内侍递上的漱口盅漱了漱口，插话道：

“恭妃没奶水，怨不得别人。”

“怎么呢?”李太后放下筷子问。

“她不肯吃，她说吃多了会发福。”

“她跟你说的?”

“是。”

“她这是讨你的欢心，”李太后抿嘴儿一笑，“怕长胖了，你不喜欢她，你应该劝她多吃一点。”

“她不肯吃，劝也没用，朕且由着她。”朱翊钧一脸的不在乎，“她没有奶水也不打紧，反正奶子府里有那么多奶水，常洛就是长了十张嘴也吃不过来!”

“你这个做父亲的，怎么能这样说话，不懂装懂!”李太后嗔怪地说：“别人的奶水再好，终究没有为娘的奶水甜。你小时候，奶子府还不是天天送奶来，结果怎样?你啜一口就吐了出来，哇哇哇乱哭，为娘的将奶头塞到你的嘴里，你立马就不哭了。”

受此一顿抢白，朱翊钧干笑着不再辩解。见母子二人扯起野棉花来，冯保心里急得像猫子抓。他命令小火者把食桌抬出去，趁着朱翊钧剔牙李太后拭脸的空儿，咳嗽一声引题儿说道：

“太后，用了午膳，您也该回慈宁宫打个迷盹了。看您走之前，还有什么话要对皇上说。”

李太后立马明白了冯保说话的用意，并由此想到那一包缅铃。斟酌了一下，说道：

“钧儿，今儿个做娘的到这儿来，并不是故意要找你的岔儿，而是为了提醒你，单独秉政，一定要谨慎。你一国之君，只须转一个念头，就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升官发财，也能让成千上万的人蒙冤受屈，

甚至死无葬身之地。往常谋断大事，你背后有张居正把舵。张先生一死，咱看你做的几件事不伦不类，倒像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

李太后一口一个张先生，朱翊钧听了心里很不舒服，噘着嘴咕哝道：

“如今张先生死了，儿上哪里找他朝夕聆听教诲?”

李太后被噎了一下，心想和儿子谈论家常嬉笑无碍，怎么一言政事就不顺气儿。本说讲了这句话就走，这时却改变主意又坐下来，不轻不重回了儿子一句：

“张先生死了，冯公公还在呀!”

“太祖皇帝爷立有法典，太……”朱翊钧本想说“太监不得干政”，但一见母后眼睛瞪得铜铃儿似的，底下的话便缩了回去，改口说道，“太监只能替皇帝管家，治国还得依靠外廷的文武大臣。”

冯保知道照这么顶下去，又得白赔一个下午。他眼下最切近的目标是把张鲸除掉，但李太后不发话，他又不敢先说。为了把李太后的话引出来，他又说道：

“皇上，你方才说的话，都是治国的大韬略，你能这样说，老奴听了高兴。老奴亲眼看到你长大，这决不是摆谱儿的话，太后可以作证。记得皇长子在启祥宫出生那天，老奴高兴得直掉眼泪。一看到这白白胖胖的小龙蛋儿，咱就想起了皇上小时候的样子。太后还记得吗?皇上两岁时，犯了百日咳，每天夜里不睡觉，闹着要骑马马，老奴只得哄着他，趴在地上当马。皇上你骑在老奴背上，双手搂着老奴的脖子，一骑半宿，老奴满地爬还不能停下，一停下你就哭。往往一个时辰下来，老奴两只膝盖在砖地上磨得破了皮，血流不止。但只要能哄着皇上高兴，老奴打心眼里都不觉得难受。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间皇上也生孩子了，这叫老奴怎地不生感叹。皇上二十岁了，却已当了十年皇帝。张先生生前多次说你天纵英明，开创了大明王朝的中兴之象。老奴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如今你亲自柄政三个月，斟酌轻重缓急，辨别是非瞀乱、善恶纷挈，都能恰到好处，这都是难能可贵的明主之风。但是，皇上做下的诸如开籍王国光，撤换戚继光等事，老奴一边看了，又觉得匪夷所思。但转而一想，却是有迹可寻。”

“迹在何处?”李太后问。

“皇上既然亲政，肯定是想重新谋划措置，把万历新政培植得比张先生活着的时候还要好。皇上想展现雄才大略，这是好事，是天下生民的福气。但皇上亲政后的吏治措施，容老奴斗胆说一句，是被人利用了。”

“被谁利用了?”仍是李太后问话。

“张四维。”

“这个张四维，”李太后噘着嘴，不满地说，“当初他人阁，不是张先生亲自推荐的么?”

“是张先生亲自推荐，但人心隔肚皮，哪能样样都看得清楚?古时之奸佞，有搜罗美女误其国君者，有置毒于胙肉中，诬其太子者，这些人秽行恶绩未败露之前，哪个不是极尽谦卑之能事?远的不说，就说高拱在隆庆皇帝爷面前，还不是一味的奉承?待到隆庆皇帝爷晏驾，这高胡子对皇上这位新主子，却是气势汹汹露了本来面目。如今张四维何尝不是这样?张居正在世时，他小心谨慎曲意逢迎，放屁都怕打出屑子来。但自担任阁揆以来，就迫不及待唆使门生连发劾折，对张居正生前器重的人必欲除之而后快。如此祸延干臣，毒及忠良，机枢失衡，欺诬可见，皇上岂能不谨慎思之!”

冯保的这席话，在胸中蓄之既久，一旦出口，则如银瓶泻水。朱翊钧此前从来没有听到冯保如此长篇大论议论国事，不由得对他的敬畏又增加了几分，就在他母子二人还来不及反应时，只见周佑把头探进来看了一下，李太后问他：

“你有何事?”

周佑站在门口说：“遵皇上的旨意，游艺斋里的戏台子已经加宽了：教坊司的管事牌子来请示，今儿晚上南京戏班子来演出，要不要动用他们的乐手。”

不等朱翊钧开口，冯保抢着回答：“南京来的戏班子，琴箫笛鼓一应儿配齐了，教坊司的乐队就用不着了。”

“奴才知道了，这就去复命。”

周佑说着车转身出门，刚跨过门槛儿，听得朱翊钧喊了一声“回来”，忙捉住脚，复又进门。朱翊钧对他说：

“传朕的旨意，立即派人通禀武清侯李伟、定远伯王伟、驸马都尉许从成、定西侯蒋佑等，今晚上都带家眷，进宫来陪两宫太后看戏。”

“奴才遵旨。”

周佑颠颠儿去了。李太后见儿子始终不忘几门至亲，心中自生了温情。又见他使唤底下奴才，显得从容威严，便觉看惯了的“小皇上”到底是长大了，叹了一口气，又接着先前的话题说：

“钧儿，冯公公是你的大伴，这份感情不是一般人能够取代的：也惟有他忠心耿耿，敢批你的‘龙鳞’。他说你对张四维偏听偏信，咱看你那样子，倒是不服气。”

“母后，朕对大伴的话，从来都是用心来听。方才的话，儿的确有如灌醍醐之感。不过，大伴今儿个当您的面，才说张四维的不是，此前，从来没听他扬声儿。”

朱翊钧这几句话以守为攻，倒把冯保弄得很尴尬。他知道绕过皇上去找李太后已是多有得罪，但这是情势所迫不得不做，此时只得赔小心说：

“皇上，你方才吞回去的那半截子话，奴才心下明白，洪武老皇帝开国时就有明示，内廷太监不得干政，老奴若主动向您道张四维的不是，岂不有干政之嫌?”

“大伴行事倒是极有分寸，朕也懂得咎取一时，怨接千载的厉害。”朱翊钧明是褒奖暗是揶揄，“昨日，张四维给朕写了一个密帖，专道你的不是，咱一看荒诞不经，随手就撕了。”

“他说的什么?”李太后问。

“他说，大伴派人到山西蒲州他的老家，鬼鬼祟祟要挖他的祖坟。”

“挖他祖坟做甚?”

“外头人哄传，张四维拜相，是因为祖上坟茔葬到吉壤上，挖了他的祖坟，就破了张四维的宰揆之命。大伴，这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简直胡说八道，”冯保没想到这件事居然露风，张四维借此到皇上面前告状，顿时老羞成怒说，“这张四维身为阁揆，竟编造出这等谎言蒙骗皇上，究竟是何居心?皇上若相信这无耻谰言，老奴只得辞职。”说罢，竟自伤心落泪。

李太后一听，也觉得挖祖坟这一招儿阴损，但她不相信冯保会这么做，于是偏袒说道：

“张四维家的祖坟，可能被人挖过，不然，他不会无中生有写揭帖给皇上。但是，若把这罪名安在冯公公身上，则未免张冠李戴。”

朱翊钧趁机装好人：“是呀，儿也不相信，所以并未追究。”

李太后抬头看看窗外，树影儿已经西斜，也不想再争论下去，干脆对朱翊钧交待说：

“过去做过的事，凡是不恰当的，能补救的尽量补救，不能补救，也要吸取教训。今后，遇上大事决断，吃不准的，还是问问冯公公，他毕竟在先帝大行前，与张居正等同受顾命，对你始终没有二心，你记住了?”

“记住了。”朱翊钧小声回答。

“还有，”李太后接着说，“司礼监秉笔太监张鲸，咱看这个人心术不正，比当年引诱你的孙海、客用还要坏，你马上把这个人逐出大内。”

“这是为何?”朱翊钧大惊。

李太后碍于做母亲的身份，不好揭露张鲸为儿子买缅铃的事、只气咻咻地说：“你自己差张鲸做了什么事，还用得着问别人?”

正在朱翊钧懵懂不知所措时，冯保接李太后的话又道：“太后说张鲸比当年的孙海、客用更坏，是有确凿证据。放下这个不讲，单论张鲸的品性，他也不适宜再呆在皇上身边。皇上，老奴观察张鲸好几年了，此人聪明伶俐，但心术不正，最近与张四维勾勾搭搭，最为可恨。内廷太监不得与外廷官员交结，这也是洪武皇帝爷的祖训!”

李太后接着说：“钧儿，冯公公的话说的是。这个张鲸，咱从今以后，再不想见到他。”

“老奴已经想好，比照当年处理孙海、客用的旧例，将张鲸发往南京孝陵种菜。皇上，你意如何?”

冯保挟太后之威，已是明显地逼宫了。朱翊钧心有不甘，却又不敢抗拒，只得支吾道：

“好吧，这事儿，明天办理!”

第三十六回 剑影刀光仇生肘腋 风声鹤唳祸起萧墙

张鲸一出乾清门，吸溜着嘴儿，倒像是犯了牙痛病似的——只要一着急，他就这副模样。他不知道冯保将李太后怂恿到乾清宫来，究竟要和皇上说些什么，凭直觉，他知道没有好事。一路走一路寻思，不觉穿过了黄瓦东门。这道门在紫禁城北边的玄武门与东华门之间，过了这道门是一条横街，街南是尚衣监值房，街北是司役监，再往东头走，依次是酒醋面局、内织染局、内府供用库、番经厂、汉经厂、司苑局、钟鼓司等等。依次走过这些内府衙门，再往南，迎面耸着一座朱漆大门，便是大内司礼监的入口。从乾清门到黄瓦东门，要穿过南北向的东长街，因那里是皇上及众位皇后嫔妃的居住地，所以一向肃穆安谧。一人黄瓦东门，情形便不同了，不足一里地的街面上，挤了二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内府衙门，各处供职的牌子火者监工杂役拢共上千人。这么多人夹杂一起迎来送往搬东搬西，再加上间或的扯皮拉筋争吵打架，所以一天到晚嘈嘈杂杂总没个安宁的时候。张鲸在横街上急匆匆走了一小半路程，经过内府供用库门口时，忽然门里奔出一个人来，只见他穿着一件圆领红贴里的双袖襕蟒衣，头上戴着一顶马尾丝织成的缀着绿宝石的烟墩帽儿，长得眉清目秀，光溜溜的下巴上闪着瓷光，一看就是个“招蜂惹蝶”的浪主儿。他当街拦住张鲸的去路，打了个拱喊道：

“张爷!”

张鲸抬头一看，认出是内廷供用库的总理太监柳如春。这总理太监是内廷供用库的二把手，他上头还有一个掌印太监。宫里有个规矩，小太监们为了寻求靠山，往往会拜在一个大太监门下。若大太监接受了拜礼，小太监便可自称是某某门下，并尊其为爷。七年前，柳如春还是一个酒醋面局的佥书，拜在张鲸门下后，正是张鲸的提携，他才混到现在这个六品内侍的位置。眼下张鲸心里有事，见柳如春拦他，便不耐烦地问：

“你有何事?”

柳如春左右瞧瞧，见没有人，压低声音笑道：“张爷，小的答应您的事儿，今儿个办妥了。”

“什么事儿?”张鲸不解地问。

“夫妻宴呀!”柳如春挤了挤眼，“小的托付人，把挽口、挽手、龙卵三样儿弄齐了。”

如果不是大内的阉人，叫外头人听了，还真不知晓柳如春说的话是个啥意思。他说的挽口，便是牲畜的牝物；挽手，即牲畜的阳具；龙卵，则特指白牡马的肾囊，都是阉人的隐语。却说太监们被阉之后，虽然失了性事的能力，但男人的心态并没有改变．身份儿一高，也想在那“淫”字上下功夫。虽不能在床上颠鸾倒凤耕云播雨，但玩玩“对食儿”过过干瘾也是好的。更有那一般不可思议处，他们将牛驴等牲畜的牝户阳具——也就是他们说的挽口挽手等不典之物，配之“龙卵”，合起来制成菜肴待客，称之为夫妻宴。若门下人用此宴招待主子，才称得上是大孝敬。夫妻宴吃得多了，方有比较，牛挽口的味道较之它种牲畜为胜，小叫驴的挽手，在四条腿的畜类中，亦高居上游。即便牛驴，也有讲究。牛须得是淮河边上两岁口的黄牛，驴则以山西汾洲的草驴为胜，龙卵最佳者，却是取自山海关外的嘶风胡马。这三样凑起来的夫妻宴，才称得上极品。大内的貂趟，虽然常常都能吃到夫妻宴，但能吃到上述那种极品的，却又少之又少。一次闲谈中，张鲸说一直未曾吃过正宗的夫妻宴，颇以为憾，在场的柳如春便拍着胸脯说他来想办法，一定让门主儿了这一桩心愿。张鲸当时并未当真，笑笑过去了，却没想到几个月后，柳如春真的谋回这三件宝物。

“都是正宗的?”张鲸问。

“爷，这事儿哪能假呢?”柳如春扭着腰，女人气十足地说，“山西驴子的挽手儿，看着就是不一样，放在泔水里浸泡了一天，它还硬得枪似的。”

一阵风吹来，柳如春身上散发出来的浓浓的薰衣香，呛得张鲸打了一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问道：

“谁掌厨做的?”

“御膳房的马三卫。当年隆庆皇帝爷，最喜欢吃他烹制的驴肠。小的将他请到咱衙门里来做下这顿筵席。”

“马三卫的手艺没有话说，前些时他给恭妃娘娘做的捞糟蛋，还得了李老娘娘的夸奖。”

“爷赏个脸，先进咱衙门吃杯茶，然后再开宴。”

张鲸看看日头，大约已入午时，眨眼儿就到了吃午膳的时间。虽然这顿“美味”是他盼望已久的，但他此时实在没有心情。一想到李太后和冯保正坐在西暖阁与皇上谈话，他的眼皮子就跳个不停。他正犹豫着怎么办，忽听得背后咚咚咚响起脚步声，回头一看，见是另一位秉笔太监张宏手下的掌班杜光廷急匆匆跑来。一看到他，杜光廷就嚷道：

“张公公，可算找到你了。”

“你找我干啥?”

“咱家老爷急着要找你。”杜光廷气喘吁吁地说，“咱老爷一入僮房，你已经去了乾清宫，他怕你读完折又去忙别的，便差小的守在乾清宫门口等你。小的足足等了一个多时辰，一泡尿憋不住了，才说寻个厕所方便一下，转眼儿你就出来了，小的只好跟在屁股后头追。”

“究竟是什么事，这么急?”

“小的哪知道呀，瞧咱老爷的脸色，倒不像是好事儿。”

张鲸一下子紧张起来，再也无心吃那夫妻宴了。遂对柳如春说道：“事不凑巧，饭是没法吃了。”一句话道罢，已跟着杜光廷三步并着两步朝司礼监值房跑去。

眼下，在司礼监掌印冯保下面，共有四个秉笔太监。按顺序排列．第一是张宏，第二是张诚，第三才是他张鲸。若论及资历，张鲸嘉靖二十六年入宫，选人内书房学习时，与孙隆最为友善．而那时的内书堂管事牌子便是张宏。因此，张鲸与孙隆都算是张宏门下的人，冯保得势后，孙隆改投门庭，张鲸也跟着一起归附.两人俱从冯保那里得到好处。即便这样，老成持重的张宏也没有生半点闲气。当张鲸渐渐失宠于冯保又回来对他表示谦恭时．他连半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只是这张宏不喜沾惹是非，是宫里头有名的“好好先生”，每每见到张鲸背着冯保搞些小伎俩，他总是好言相劝，提醒他不要引火烧身。

从内廷供用库到司礼监衙门，半里路都不到。不一刻工夫，张鲸跟着杜光廷便走进张宏的值房。张宏在司礼监的地位，仅次于冯保，属于“亚相”。从司礼监的大门进来后，先要经过一座长了十几棵虬皮老松的院庭，再进入第二道门。入门以后，大院里又套了东西两座小

院，东院是冯保的值房，西院是张宏的值房。这两座小院互不相连，但后门都紧挨着碧波粼粼的护城河，河岸上榆柳成行，花畦分列，在警护森严密瓦重檐的紫禁城内，这里却能看到蝶舞蜂忙的田园风光，实为大内最好的居所。

张鲸进来时，张宏正坐在临河的文卷房里品茶。他今年快六十岁了，比张鲸大了十四岁。但他保养得极好，一头青发找不到半茎银丝。杜光廷将张鲸领进文卷房后便退了出去，一名本在文卷房中服务的小火者给张鲸沏了一杯茶后，也被张宏支开。看到张宏一脸峻肃，全不似平日随和，本来就已有些紧张的张鲸，心里更像揣了个兔子，急不可耐地问道：

“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张宏看了看护城河上明丽的波光，悠悠地问：“棋盘街滇药铺那个叫吕兴贵的老板，与你是什么关系?”

张鲸还在御马监管事的时候，因每年要购买大量的兽药，认识了不少开药铺的商人，吕兴贵是其中之一。这吕兴贵看中张鲸日后必有发达，便舍得在他身上花钱，因此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张鲸不知张宏为何突然问起这个，遂答道：

“一般的熟人。”

张宏追问：“仅仅只是个熟人?不会吧。”

“爷听到什么啦?”

“前天夜里，这个人被东厂秘密抓走了。”

“他不是去了云南么?”张鲸一下子提高了调门，嚷道，“东厂凭什么抓他?”

“吵架怎么的?看你那嗓门，倒像是打铜锣。”张宏白了张鲸一眼，接着说，“你与吕兴贵只是一般的熟人，怎地知道他去了云南?”

“爷……”

“吕兴贵从云南回到北京，根本就没到家，刚一进城，就被守候在那里的东厂番役秘密逮捕。”

“难怪，咱昨日派人去他店里询问，店里朝奉说，他还没有回来。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咱今早儿才知道。”

“冯公公对你说的?”

张宏摇摇头，说道：“他命东厂封锁消息，不让所有人知道，当然也就不会告诉我了。我怎么知道的，你也不必问。你今儿个对我说实话，你让吕兴贵买什么了?”

“缅铃。”事既至此，张鲸只好说实话。

“买来送给皇上?”

张鲸点点头，又不解地问：“这事儿，咱对谁都没讲过，冯公公是怎么知道的?”

“东厂是干什么的，你这大一个聪明人，还用得着问这种蠢话。”张宏仍不紧不慢数落道，“甭说你这事还有点影子，就算是空穴来风，东厂想要收拾你，也会给你整出一个莫须有来。”

“即便咱给皇上买缅铃，这又算得了什么?”

“真有这件事儿，你就完蛋了。”

“啊?”

“还记得当年孙海、客用两人的下场么?”张宏板着脸说，“咱知道你张鲸心下所想，你以为皇上喜欢你，就可以骑着老虎不怕驴子?你想错了，孙海、客用就是例证。皇上喜欢他们不假，结果如何，李太后一发话，他们就被发落到南京去当净军。”

张鲸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以推断，冯保通过自己把持的东厂，对他的一言一行始终监控。一想到有许多把柄落在冯保手中，张鲸不免心惊肉跳，哭丧着脸说：

“咱从西暖阁离开时，冯公公已跟着李太后，进乾清宫找皇上去了。”

张宏叹了一口气，说道：“咱就知道，这事儿迟早要发生。李太后一心要将儿子培养成盛世明君，她最不能容忍的事，就是底下奴才诲淫诲盗引诱皇上。”

“那，现在该怎么办?”张鲸脸色已是煞白。

张宏垂下眼睑，沉思有时，方道：“事既至此，你只有两样可做，第一，如果李太后查问，你抵死不要承认，一口咬定吕兴贵所说是栽赃陷害；第二，你主动去找冯公公赔罪，告诉他‘大人不记小人过’，

并让他相信从今以后，你一定痛改前非，决不会和他搓反索子。一哀胜百强，兴许冯公公会原谅你。”

张鲸一听便摇头，答道：“冯公公既然说动李太后去了乾清宫，咱再使哀兵决无用处。你在那儿装蒜哭鼻子，反而更让人觉得软柿子好捏。”

“你想怎么样?”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咱只能顺势而为，与他冯公公决一雌雄了。”

“你呀，三月的老芥菜，起的粗粗心。”张宏瞧着张鲸犟颈驴子的模样儿，责备道，“人家冯公公拔根汗毛，都比你的大腿粗，你逞的哪门子能!”

这时，外头穿堂厅里传来摆碗筷的声音，张鲸仿佛没听见，犹像木头桩子似的兀自坐在那里闷想。张宏本是冒了天大的风险，背着冯保给张鲸递信儿，这会儿他担心冯保回到司礼监来瞧个正着，便催促张鲸道：

“已到用午膳的时间了，咱也不留你，你回去静下心来想一想对策，千万不要莽撞。”

张鲸这才起身，一路恍恍惚惚走回自己的值房。比起张宏的小院，张鲸的值房要促狭得多。在他房下值事的十几名文书差役，这时候还不知晓他们的主子已经大祸临头，都还聚在厅堂里过重阳节打牙祭。见他进来，掌班郑守成忙丢下手上拿着的一块干撕辣兔腿，拿起抹布擦了擦油嘴，禀道：

“老爷，方才柳如春来过，说等着你过去吃酒。听说你有饭局，小的们就先吃了。”

“知道了。”

张鲸随手从篾箩里拿了一个烧饼，一边啃着，一边走向值房，郑守成追在他后头喊：

“老爷，柳如春那头说过，你不去不开席。”

张鲸头也不回地答道：“你派个人去禀告一声，就说咱有急事，吃不成酒了。”说着进了房门，顺势反手把门带上。刚说一个人安静会儿，想想如何度过眼前这个难关，人还没坐下来，忽听得大门咣当一

声又被人推开。张鲸抬头一看，是他的管家刘玉。宫里的大太监，手下都有一帮办事儿的人，最重要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掌班，帮助处理公务；另一个就是料理家务的管家。掌班必定是在籍的阉人，管家则不论。像冯保的管家徐爵，就是一个吃喝嫖赌无一不能的顽主。张鲸的这位管家刘玉，却也是阉党一个，所以进出大内无碍。此时只见他满头大汗冲进来，人还没站稳，就一杆笛似的叫道：

“老爷，出事了。”

“火苗子蹿上房了，嗯?”张鲸嫌刘玉冒失，斥道，“深宫大内，你狼嗥个什么!”

刘玉吓得一吐舌头，又返身把门轻轻掩上，再趋近张鲸小声禀道：

“老爷，吕兴贵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

“半上午时，东厂的番役拿着拘票到他家通知，说吕兴贵犯事被拿了。”

“没说为的什么事?”

“说了，说他交接大内贵趟，用缅铃行贿。东厂番役前脚走，吕兴贵的弟弟后脚就跑到府上来找老爷。”

“他怎么说?”

“他说那缅铃是老爷您托付他哥哥买的，他要您务必想办法，把他哥哥救出来。小的一听，这事非同小可，若让冯公公知道，问老爷一句‘你买缅铃做什么?’这可是答不出来的难题。因此小的就把吕兴贵的弟弟吼了几句，把他撵走了。”

“你吼他什么?”

“小的说‘你不要诬陷咱老爷，天知道是谁让你买缅铃的?去去去，别在这儿胡搅。’那小子还想理论……”

刘玉还没说完，却夹耳掴腮重重挨了张鲸一个巴掌。

“放肆!”张鲸跺着脚骂道。

刘玉本以为在这件事上处理得当，特地前来报功，谁知却讨了揍。他捂着火辣辣的脸，怎么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正委屈着，只

听得张鲸又道：

“你即刻就去吕兴贵家，告诉他，咱正在想办法营救，有我张鲸在，不会让他吕兴贵受冤。”

“老爷，你……”

“刘玉，咱们做人，不能狗脸上摘毛，说翻脸就翻脸。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吕兴贵的确是受咱之托买缅铃，如今遭人陷害，咱却一脚跳到高岸上，这还是人吗!再说，东厂抓他吕兴贵作甚，还不是想收拾咱?到时候咱这头祸没躲脱，那边朋友也得罪了，这岂不是放屁打嗝两头蚀!”

经过这一番解释，刘玉总算明白了主人的心思，忙又抽身打转，急匆匆往吕兴贵家去了。从张宏的值房里出来，张鲸就有了大限临头的感觉，现在看着刘玉离去的背影，他忽又怅然若失，忖道：“难道他冯保真的就是法力无边的如来佛，咱张鲸跳不出他的巴掌心?”心中甚不服气，躺倒在太师椅上，正没个排遣处，忽又听得有人扣门。

“谁”张鲸眼睛都懒得睁。

“张公公，咱是周佑。”

一听说是周佑，张鲸一骨碌从椅子上弹起来，亲自上前开门。周佑也不进来，只在门口说了一句：“皇上差小的前来传话，要你立马儿过去。”说完掉头离去。

乍听这个消息，张鲸就好像溺水之人突然抓到一根救命稻草，顿时心情一震。他猜测，皇上在与李太后和冯保见过面后，还能够立即召见他，可见事情并不像张宏想像的那样坏。但是，有一点他心底清楚，如果他不能利用这次召见游说皇上除掉冯保，自己即使躲过这一劫，总有一天还得成为他冯保的刀下之鬼：同时他又知道，尽管皇上对冯保早有戒心，但对这位跟随多年的大伴，皇上却又始终存有几分忌惮。此时若要让皇上痛下决心“清君侧”，第一要务就是要激起他的勇气。对皇上使用“激将法”，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稍一不慎，就会粉身碎骨。在此进退维谷之中，张鲸想到了张四维，他很想跑去内阁向那位胸藏甲胄的薪任阁揆讨教，但时间紧迫已是来不及了。仓猝之间，他突然瞥见台案上的一本书，那是前几日从桂珠坊书坊购得的一本《谜谱》。他随手捡起翻了翻，忽然心生一计，忙从中择出三条，喊来掌班郑守成，让他找出一张发黄的旧笺纸如数抄上，又觅了一个

寻常信封，将旧笺纸折叠起来小心翼翼装了进去藏人袖中，这才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出门望乾清宫而去。刚出司礼监的第二道门，他又想起皇上要的那只“胎毛笔”，又踅回值房，从红木书柜里找出一只镶满宝石的笔盒儿，怀揣着再度出门。

自李太后与冯保离开西暖阁后的这小半个时辰，朱翊钧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心里头烦躁得要命。他才说要吃点时鲜水果压压火，内侍忙不颠儿送上一大盘红润润亮晶晶的甘甜大玛瑙葡萄，他拈下一颗放进口中，嚼了两下，又噗地吐了出来，恼着脸骂道：“你们这帮混蛋怎么办事的?要酸掉朕的牙齿是不是?迟早要把你们赶走。”内侍们知道这是皇上故意挑刺儿，一个个吓得大气不敢出二气不敢伸，既不敢站远又不敢站近。站远了怕皇上瞧不见，遇事没人支应，站近了又怕抵在他眼睛头上挨骂，真是左右为难。这时，在阁外廊檐下站了八个身着圆领明黄曳衫，外套五蟒缠胸背甲的奉御——他们都是轿夫。上午巳时，皇上就传旨要到御花园赏菊，他们便抬了锦栏大轿前来待命，这一待就是两个多时辰。皇上既不说去又不说不去，他们一字儿站在那里，半步都不敢挪动。许是站得太久生了倦怠，这会儿他们自找乐趣讲起笑话，也不知说了什么，竟一起扯声儿笑了起来。朱翊钧在阁里头听见，便问：“何人在外喧哗?”垂手站在门口的周佑趋前一步回答：“启禀万岁爷，是侍轿的长随。”“混蛋，谁让他们来的?宫里头越发没有规矩了，都拖下去，每人打二十大板。”周佑不敢解释他们是在廊下候旨，只得出来将长随们带去受刑。刚一回来，朱翊钧又让他火速去司礼监传唤张鲸。

却说张鲸一进西暖阁，朱翊钧一个鲤鱼打挺从绣榻上起来，拧起双眉，连珠炮似的说道：

“太后说你比孙海、客用还要坏，又责备朕不该差你做坏事，朕究竟差你做了什么，连朕自己都不知晓。”

张鲸双膝朝地上一跪，两手扣着砖缝儿，沉着回禀：“万岁爷没差奴才做任何坏事。”

“那太后怎么会那样说?”

“奴才斗胆说一句，太后是受了冯保的唆使。”

“你有什么把柄落在冯保手里?”

张鲸伏在地上，感到朱翊钧火一样的目光在他脊背上溜来溜去．尽管心里发怵，他还是强自镇定答道：

"万岁爷，还记得奴才说过的缅铃的事么?”

“缅铃?”朱翊钧记得张鲸数月前提起过，说是一种上好的淫器，他有心见识见识，却一直未曾得见，便道，“你总说缅铃，联却一直未曾见到实物儿。”

“奴才就是为了给万岁爷孝敬实物儿，才惹出一点麻烦。”张鲸接着就禀告了吕兴贵前天夜里被东厂秘密捉去的事，又道，“冯公公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实想借刀杀人。”

朱翊钧皱着眉头，没好气地说：“这才叫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暄。”

张鲸故意装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伏在地上说：“奴才连累皇上怄气，奴才该死。”

“就一句‘奴才该死’就能了事?”朱翊钧一跺脚，哂道，“太后下了懿旨，要将你逐出大内。”

张鲸尽管已预计到这种结局，但乍一听到这句话，仍惊骇不已：他决定试探一下皇上的态度，于是突然间跪直了身子，望着皇上．泪流满面说道：

“奴才一条贱命，早就交给了皇上。皇上不要说让奴才走，就是支口油锅把奴才炸了，奴才也是高兴的。”

瞧着张鲸可怜巴巴的样子，朱翊钧心里头便觉难受。几年来．他在乾清宫中“形单影只”，诸事展布如同石头缝里射箭——拉不开弓。每每神情抑郁之时，只有眼前这位奴才，还能稍许给他安慰，也惟独只有他能够谋决大事。如今，摆在朱翊钧面前的选择有两个：一是谨遵母命，将这个张鲸发配南京，这样．他恐怕就还得当几年“儿皇帝”；另一个是一意孤行将张鲸留下，但冯保与张鲸两个色是水火不容，他只能留下一个。从感情上说。他愿意留下张鲸。但冯保背后有太后支持，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能力搬动这位树大根深的内相，如果意气用事，必定祸起肘腋之间。权衡再三，他长叹一声言道：

“朕哪里舍得你走，只是母命难违。”

张鲸已看出皇上的矛盾心理，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从怀中摸出那只宝石笔盒，双手举起，仰着泪脸说："奴才听凭万岁爷发落。只是这一走，奴才再也见不着万岁爷。想到从今以后万岁爷受到委屈时，再没有一个人分忧解难，奴才心里头比刀子剜着还难受。这是万岁爷要的东西，奴才献上。"

"是什么?"

"胎毛笔。"

朱翊钧"噢"了一声，接过盒儿打开，用手将黑得发亮的"笔毫"捏了捏，一想到它们的产地皆在少女胯下，身上便燥热起来。但此时他没有闲心欣赏，随手把笔盒放到一边，对张鲸说：

"你且起来，朕有话说。"

张鲸谢恩爬起来，抖抖索索坐到小凳儿上。朱翊钧摸着生了浅浅黑髭的下巴，沮丧地说：

"这番祸事临头，倒霉的不单是你，恐怕张阁老的首辅也当不了几天。"

"啊?"张鲸瞪大了惊恐的眼睛，紧张地问，"对张阁老，太后娘娘也有懿旨?"

朱翊钧答非所问地说："太后本来已不过问国事，今儿个，她是被冯公公撺掇来的。"

张鲸蓄了多时的一句话，这时候脱口而出："万岁爷，冯保这是迷惑太后，借她老人家的力量，企图在宫廷里搞一次政变。"

"政变?"朱翊钧一惊非同小可。

张鲸一扫满脸的惊惧，咬着腮帮骨恶狠狠地说："万岁爷亲政三个月，一连处理几件大事，已是大快人心。如今若尽数推翻，这不是政变又是什么?"

朱翊钧点点头，叹道："即便是政变，有太后支持，朕又有什么办法?"

"有。"

"唔?"

“张居正死后第二天，奴才心忧朝局，曾偷偷跑到大兴县乡下的一座小庙里头，拜见了一位异人。那位邋邋遢遢的老头子，什么也没说，只封了一张纸让奴才带在身上，并一再叮嘱半年之内，若遇大祸，当可拆封视之，化祸之法，尽在纸上。”

“那张纸呢?”

“奴才旦夕带在身上。”

张鲸说着，从袖子里抠出半个时辰前才在司礼监值房里封好的信笺递上：朱翊钧拆开一看，只见一张寻寻常常的笺纸上，潦潦草草地写了几行字：

打胎

《四书》两句

左看三十一右看一十三合拢起来是三百二十三。

打一字

才名犹是杨卢骆

勃也何因要向前

《书经》一句

朱翊钧横看竖看，终是解不透其中奥秘，问瞪大了眼睛站在旁边的张鲸：

“这不是叫人猜谜么?”

“大概是的。”张鲸装出的样子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惊奇地说，“既是高人指点，总会弄点玄虚的。”

“这头两个字‘打胎’，谜底在《四书》里头，”朱翊钧说着在靠北里墙一排大书架上抽下一函《四书》，抖着书咕哝道，“这厚的一本，上哪儿找这两句话去?”

张鲸假装犯难，嘴上胎呀胎呀的念叨着，忽地把脑壳一拍，兴奋言道：

“万岁爷，奴才估摸出来了。”

“哪两句?”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

朱翊钧琢磨这两句话，说道：“胎在腹中，生死原也在一念之间。唔，这个谜出得好。”

张鲸又看了看朱翊钧手上拿着的笺纸，说道：“第二道谜，依奴才看……”

“这道谜不用你哕唣，朕早就知道了。”朱翊钧伸了一根指头从茶杯里蘸了水，在红木大案台上写了一个“非”字，说道，“你按数字儿从左向右念，是不是三百二十三?”

“正是，万岁爷高明。”张鲸狡黠地笑了笑，又道，“不知那老头子弄出一个‘非’字来，是啥含意儿。”

“要等三道谜底儿都猜出来，方知玄意，”朱翊钧此时已是着了道儿，又指着笺纸说，“这第三道谜，杨、卢、骆显然指的是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加上一个王勃，凑成初唐四杰。这里点出了王勃的勃，却把王字儿隐去了，张鲸你查一查《书经》，带‘王’字儿的有些什么句子。”

“不用查，奴才在内书堂里背过《书经》，有一句现成的，叫‘王不敢后’。”

“王不敢后?”朱翊钧惊愕地重复了一句。

“三道谜底儿凑到一起是：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非、王不敢后.万岁爷，连着一起看，消息儿就出来了。”

“什么消息儿?”

“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指的就是今天冯公公欲借刀杀人，逼着皇上把奴才赶走。这样，皇上就会像过去一样，变成了聋子哑巴.”

“虽然牵强倒也扯得上边儿，”朱翊钧点了点头，又道，“非字当作何解?”

“依奴才分析，这个‘非’字儿是个断语，就是说冯公公的所有主张都是非分之想，皇上千万不能受他摆布。一个奴才一心要控制皇上，这是犯了欺君之罪。”

“王不敢后呢?”

“这个嘛，也是提醒皇上，既然君临天下，就不可容忍小人乱政!”

“小人乱政，你指的是谁?”

张鲸情知再不能兜圈子，遂一咬牙，从齿缝间吐出两个字：“冯保。”

朱翊钧嘴巴张了张，却没有说出话来。此时屋子里静得怕人．张鲸只觉耳膜发涨，不知不觉额上已滚下豆大的汗珠。半晌，朱翊钧才抬起头来，阴森森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要朕除掉冯保?”

“奴才不敢。奴才只是觉得，冯公公眼里没有皇上。”张鲸抹了抹额上的冷汗，嗫嚅道，“万岁爷，古人有句话，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王不敢后，”朱翊钧一边反剪着双手在屋子里转圈儿，一边喃喃念着，眉宇间竟渐渐生出了杀气。他抬眼看了看窗外，院子里已是寂静无人。朱翊钧突然举起一只手，那样子好像是下定了决心。忽然他又把手放下来，担心地说，“朕也想先下手为强，免掉大伴的司礼监掌印，可是又有些害怕。”

“万岁爷怕什么?”

“如果朕下旨之后，冯公公不服气，又跑进慈庆宫去找母后，朕该怎么办?”

“万岁爷，这个您不必担心。”张鲸为了打消朱翊钧的顾虑，竟双手比划着言道，“您只要给大内守军下一道旨，不准冯保进宫，他就是长了翅膀想从天上飞进来，守军兵士也会张弓搭弩把他射落。”

朱翊钧想一想也觉有理，于是把心一横，言道：

“既如此说，事不宜迟，就定在今夜动手。”

第三十七回 魅影袭来魂惊午夜 琴音惆怅泪洒寒秋

在游艺斋看完戏，已是交了子时。大大小小数十乘轿子，一窝蜂抬出了东华门。这些颇获皇上恩宠的皇亲国戚，在东华门口揖让道别，各自择道儿回家。冯保的八人大轿，最后一个抬出紫禁城。此时夜凉如水，街面上已经灯火阑珊，天幕上疏星闪烁，薄薄浮云，半掩着一弯寒月。不知何处的寺庙里，间或传来一两声悠远深沉的梵钟，更是平添了京城的幽邃与神秘。冯保坐在轿子里头，忽然感到双膝生冷，便拣了一块鹅绒毡盖了膝头，又塞了一个枕垫到腰后头。

自下午将李太后送回慈宁宫后，冯保又马不停蹄赶到棋盘街苏州会馆看戏班子彩排，审查晚上演出的剧目。然后再回到游艺斋查看戏台子，给皇上请的皇亲们设座儿，备茶点，总之是事无巨细必得亲自安排。等到戏班子开锣，他已累得～摊泥似的。即便这样，他也不能找个地方躺一会儿，还得侍候着太后与皇上，人前人后安排照应。可以说是别人看戏，他在看人。冯保让戏班子准备了两本戏，可是一本刚演完，皇上就请示太后，说夜色已深，是否该让皇亲们回家了。李太后看戏本在瘾头上，但念着宫里的规矩，皇亲们进人大内后宫，子时前必得退出，遂同意皇上的建议，让戏班子罢了丝竹锣鼓。看到皇亲们个个离座儿谢恩辞别，皇上特意走到冯保跟前，关切地说："大伴，你忙乎了一天，也该早点回去歇息。"冯保心下感动，趁机说道："皇上，按太后的懿旨，明儿个老奴就传旨张鲸，免了他的秉笔太监，发往南京，您看是否妥当?"皇上答道："就按太后说的办，明日上值，你先来乾清宫取旨。"说罢又催着他回家安歇。冯保这才回到司礼监坐轿，既兴奋又疲倦地离开了紫禁城。

不知不觉，轿子抬过富贵街。近处的青楼上，传出了小女子略含凄凉的曲声：

身子瘦了为谁瘦

朝也是愁来暮也是愁

心儿中，厌弃的总在眼前绕

想要得到的偏是不能够

泪珠儿，点点湿透了罗衫袖

心比那天高，命不得自由

俺是一颗要强的心

偏偏落在他人后

熨斗儿，熨得衣衫平整整

却熨不开奴的眉头绉

剪刀儿，剪得开乱麻一缕缕

却剪不断奴家的忧愁……

这小曲儿声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冯保的大轿抬出去半里多路，那怨怨艾艾的嗓音儿还直往他耳朵里钻。“自古红颜薄命”，冯保在心里忖道，“座座青楼，埋葬了多少女孩儿的痴心妄想。”由此及彼，他又联想到张居正死后这段时间的朝局，忽觉自己的心情，同那个青楼里的女孩儿，倒也差不了多少。争斗杀伐之事，冯保堪称高手。但拔掉一个眼中钉，又谈何容易?单说为了除掉身边的张鲸，他费了多少心思，才做成这一个“局”。如今虽胜券在握，但谕旨下达之前，还不可掉以轻心。他看出皇上对张鲸还心存眷顾，只是迫于太后的压力，他才不得不同意驱逐张鲸：现在最要紧的，是赶紧把圣谕弄到手。此时，他真恨不得有神仙显灵，把日头拽出东山。正闭目乱想，忽听有人拍打轿窗，他一掀帘，见是护卫班头施大宇。

“怎么啦?”冯保问。

施大宇略显紧张，小声禀道：“老爷，小的瞧着这街面，觉得有点不对劲。”

“怎地不对劲?”

“你看看，到处都是巡逻的军士。”

冯保将脑袋伸出轿窗眯眼儿朝街边一瞧，果见一队持枪兵士匆匆走过．锃亮的枪尖，在昏黄的灯火下闪着可怕的寒光。他没往深处想．只道：

“今儿个是重阳节，又有那么多皇亲前往大内看戏，为了安全，五城兵马司多派士兵巡逻，也是情理中事。”

“可是这些兵士，并不是五城兵马司管辖的铺兵。”施大宇指着又一队走近的兵士说，“小的问过，他们是驻扎在德胜门外的京营兵士．傍晚时候奉命进城的。”

“啊?”冯保心里格登一下，自言自语道，“京营兵士，没有皇上的旨令，任何人都不得调动。这个时候既无匪警，又无火患，调京营兵士入城干什么?”

“是啊，小的也是这样猜疑。”施大宇说。

“且不管这些，让轿夫们走快点，咱们早点到家。”

施大宇向轿头吩咐一声，大轿顿时如飞前进。大约一炷香工夫，冯保就到了府邸门口。大轿刚在轿厅里落稳，早见管家张大受抢步上前拉开轿门，看到冯保稳稳地坐在里头，这才长吁一口气，一边扶冯保下轿，一边言道：

“见到老爷，小的安心了。”

“你有何不安心的?”冯保问。

张大受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吩咐门子关好大门，将冯保领到客厅坐下，从一只盛着热水的木桶中取出浸在里头的奶壶，双手捧给主子。冯保这才发现宅子里到处灯火通明，虽然夜深了，却没有一个人睡觉，仆役们的脸上，都露出惊慌的神色。顿感奇怪，啜了一口奶子府送来的人奶后，问张大受：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张大受答道：“启禀老爷，徐爵不见了。”

“啊，他哪儿去了?”冯保诧异地问。

“小的若是知道，就不会这么着急了，”张大受急得猫掉爪子似的，讲述了事情原委，“今儿个重阳节，徐爵说好了，晚上要回府上来，同底下的兄弟们喝一顿菊花酒，可是从申时等到酉时，总也不见他的人影儿。兄弟们以为他在衙门里有应酬，抽不脱身，也就不等他，自顾吃了。谁知这时候南镇抚司衙门里有人找上门来，问徐抚爷在不在，说他半下午就起轿离衙，告诉手下人回这边来。他走后，镇抚司那边发了案子，等着他签票连夜拘人，久等不至，故寻到府上来了。小的一听，这就奇了，徐爵平素儿不是这种颠三倒四的人，怎地就会突然失踪呢?小的放心不下，便差人一处处寻他。他最爱去的地方有四个，一是右都御史王篆府上；二是少主人锦衣卫指挥冯邦宁府上；三是纱帽胡同的张大学士府，张先生的六个儿子都回故里守制去了，如今那里只留下一个游七看家，徐爵常去他那里闲聊；第四是去

东厂，找掌爷陈应凤。结果在这四个地方均不见徐爵的人影儿。更奇的是，冯邦宁与陈应凤两个，也都失踪了。小人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派出十几拨人，将京城里所有耍闹的场所找了个遍。老爷回来不久，出外寻找的人也都陆续回来，却是没有任何消息。”

听说这么多人一起失踪，又联想到在街上看到的京营兵士，冯保顿觉不妙，放下啜了一半的奶壶，问张大受：

“出了这大的事，为何不早禀报?”

张大受回道：“小的发觉这些异常后，曾骑了一匹马，想去紫禁城找你。可是在门口，被守门的兵士挡住不让进，说今夜里宫里头演戏，一应闲杂人等都不让进。”

“你不是有进出大内的牙牌吗，没亮出来给他们看看?”

“亮了。他们说今夜，有什么牌子都不让进。”

“你走的哪个门?”

“小的寻常都走玄武门，在那里被挡后，咱又绕到东华门，也被挡了。”

“啊，还有这等事!”冯保怔了好一会儿，又起身在厅堂橐橐走了几步，突然把脸一横，吩咐道，“备轿!”

“这深更半夜的，老爷还去哪里?”张大受小心地问。

“东厂。老夫亲自去找找，咱就不相信，三个大活人，转眼间叫阎王一笔勾了。”

张大受不敢怠慢，又去前院厢房里把刚刚歇下的轿夫和护卫尽数喊了起来。众人收拾好旗牌仪仗，刚把大门打开，轿厅里站着的人，一下子都愣住了——只见大门外头，黑压压站满了京营的兵士。站在队列前面的是三个人，中间是张鲸，左边是京营都督许云龙，右边是锦衣卫都督赵文襄。

却说半下午，张鲸从西暖阁领了撤办冯保的圣旨后，就立即赶到内阁，向张四维通报了这一重大消息。时间紧迫，两人当下议定，鉴于冯保的三大心腹徐爵、冯邦宁和陈应凤控制了东厂和部分锦衣卫，撤查冯保之前，须先得将这三个人秘密逮捕。为防不测，他们又请求皇上即速颁下特旨，调驻扎在德胜门外的三千名京营兵士进城担负巡逻及抓捕任务。商量妥当，张鲸又到西暖阁禀报，皇上尽数同意，向

参与此次行动的有关文武官员秘密下达手谕。由于事发突然，事先没有任何征兆，抓捕徐爵、冯邦宁和陈应凤没费一点周折。如今，这三个人已被秘密送往北镇抚司大牢关押。当张鲸派人进宫偷偷向皇上报告进展时，同样坐在游艺斋里的冯保，却还蒙在鼓里。皇上以夜深为名停止演剧，名义上是因为皇亲们不能于子时之后留在宫中，实际上是要催促冯保回家。出了东华门后，种种迹象已让冯保感到祸事临头。他回家问明情况后当机立断决定去东厂，一来是为了找徐爵他们三人，二来也是觉得家里不安全，要去东厂避避风头。谁知一打开大门，等待他的竟是全副武装的数百名兵士。

一见这架式，张大受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关门。他一努嘴，几个杂役有的推门，有的抬门杠。冯保一挥手让他们尽行退下，径自振衣出门，走到张鲸跟前，盯着他冷冰冰地问：

“张鲸，你要干什么?”

别看张鲸平常趾高气扬一肚子坏水儿，每每见了冯保，他就低眉落眼两腿起弯儿。这会儿拼了好大的力气，才挣起了腰杆，仿佛吵架似地嚷道：

“冯……爷，咱来传旨。”

“旨呢?”冯保咄咄逼人。

“在这儿哪，”张鲸从身后一个小内侍手中拿过一个黄绫卷轴，两手拉开，尖着嗓子喊道，“冯保听旨——”

冯保稍一迟疑，双腿一弯跪了下去，只听得张鲸念道：

冯保年事已高，心智渐昏。御前办事，屡不称旨。今免去司礼监掌印，即赴南京闲住。钦此。

张鲸念最后两个字的时候，故意拖腔拖调。这带有某种侮辱与挑衅的声音，在寂静的夜空里传得很远很远。读罢，他把圣旨一卷，重重地捣在冯保手上。刹那间，冯保全身如遭电击。这寥寥几十个字的圣旨，倒像几十道惊雷，在这位威权不可一世的老公公的心头炸响。就在那一刻，他脑子里像走马灯一样转过一个又一个念头，他想到了在白云观抽出的那根下下签，想到了夫人庙住持妙尼要他大寒前不要犯煞的提醒，想到张居正临终前对朝局表现的极度忧虑，想到今儿中午皇上在太后面前支支吾吾的神情，想到他花了两年时间精心谱写的

曲子《古寺寒泉》……刹那间，他仿佛什么都明白了。只见他从地上慢吞吞爬起来，把圣旨随手扔给张大受，乜眼看着张鲸说：

“老夫当初提拔你进司礼监，是狗屎迷了眼儿。”

张鲸尽管心里发怵，却强自镇定，干笑道：“冯爷，你年纪大了，到南京去享清福，有何不好?”

冯保嗤地一声冷笑，厉声说道：“你花重资托人去云南买缅铃送给皇上，如此引诱圣君败坏纲纪的奸佞，有何资格站在老夫面前说话!”

张鲸恼羞成怒，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外强中干地威胁道：“老公公，本监谨遵皇上之命前来传旨，你对本监不敬，就是欺侮皇上。”

“呸!”冯保重重啐了一口，咬着牙骂道，“这圣旨还不是你骗出来的!”

张鲸情知这么争下去，自己终是处在下风，干脆以牙还牙，恶狠狠回敬道：

“老公公，本监没有工夫听你哕唣。你也看清了，咱身旁站的都是京营的兵士。皇上给他们的任务，就是护送你到通州张家湾码头，那里早为你备下了一只官船，送你到南京。”

骂归骂，冯保自己也清楚，眼下大势已去。他看了看那些虎视眈眈的兵士，长叹一声，吩咐身边的张大受：

“去，到客厅里为老夫支下瑟来。”

张大受手拿着圣旨，满脸虚汗地抽身打转。冯保在原地踱了几步，撇下张鲸，径对京营都督许云龙说：

“老夫要去和府内的手下人道个别，军门在此稍候片刻。”

许云龙一个三品武官，往日想巴结冯保，只愁找不到路子。这会儿冯保虽成了“阶下囚”，但颐指气使威严不减，许云龙被他气势所慑，竟一哈腰讨好说道：

“冯公公尽管回屋道别，只是卑……嗨，只是本都督皇命在身，还望冯公公配合些个。”

冯保也不答话，已是慢悠悠踱回府中客厅。此刻，府中一应侍役近百名都静候在院子里。这些人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的主子——皇上深为倚重的大伴，竟会遭皇上抛弃。这真是天威不测横祸飞来，因此一个个都吓得面如土色。此时，客厅里瑟已架好，张大受懂得主人心

思，架的正是潘晟送来的那具唐朝的锦瑟。冯保坐下来，轻轻一拨瑟弦，温润的瑟音如掠过柳梢的紫燕。他眯眼四下里一瞧，问：

“香呢?”

张大受噙着泪水答：“小的忘点了。”急忙搬过宣德鹤香炉，寻了府中珍藏的乌斯藏贡香点上。

冯保吸了吸鼻子，闻着令人兴奋的异香，又问：“兰芷呢，怎不见她?”

兰芷是两年前王篆从扬州带回来送给冯保的歌女。她长相姣好且歌喉清亮，因此很得冯保喜欢。此时，兰芷就站在客厅的角落里：听得主人找她，忙从人缝儿里挤出来敛衽行礼，凄然说道：

“奴婢在。”

冯保瞧着她眼圈儿红红的，笑道：“死别尚不可悲，生离又算什么，把你那眼泪擦擦吧。”等着兰芷拭了眼角儿，冯保又道：

“兰芷，上次老夫教你的《四时乐》，还记得吗?”

“记得。”兰芷声音颤抖。

“好，老夫现在抚瑟，你就唱这支曲子。”冯保说着又命张大受，“把所有的宫灯都灭掉，只点一支蜡烛。”

顿时间，本是灯火通明一片璀璨的冯府，突然变得漆黑一团：焦急守候在门外的张鲸心下一惊，正欲命令兵士冲进去，却听得客厅里瑟声一响，一个女子不胜娇羞的嗓音，已自凄凄凉凉地唱了起来：

看穿世事，

静养潜修，

暑往寒来春复秋，

百岁光阴不我留。

寄身清流，

泛一扁舟；

安排卧榻，

天地悠游。

寻什么名山胜景，

登什么舞榭歌楼；

讲什么英雄豪杰功名富贵，
读什么《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到春来只需读李太白的《桃园序》，
牛衣醉月、秉烛夜游。
到夏来只需读王羲之的《兰亭序》，
茂林修竹、玉带清流。
到秋来只需读欧阳修的《秋声赋》，
星月皎洁、银河横秋。
到冬来只需读孟浩然的《兴雅志》，
踏雪寻春、诗酒相酬。
雪压山头、梅占魁首，
梅雪争春，闲持酒一瓯。
白雪诗、梅花酒
与老头陀促膝谈心情意相投
道什么闲愁万斛，
琴棋书画消长昼；
说什么封侯拜相，
渔樵耕读过春秋。
看江山无边落木萧萧下，
学高人南窗倨坐傲王侯。
回头看，名利场上多少痴迷客，
扰扰攘攘，可叹无止休。
直羡他，野草溪边老钓翁，
踏月归来，却道天凉好个秋。

一曲奏罢，几案上那一支茕茕独照的蜡烛已是燃去大半。冯保的双手按着瑟几怔忡半天，既不抬头，也不说话。良久，他才抬了抬眼皮，透过低微的火苗，看到客厅内外影影绰绰到处跪满了家丁仆役，他缓缓站起身来对张大受说：

“下头的人，都跟了老夫多年，你多安排一些银两散给他们，让他们各自谋生去。”

冯保平常待手下人极好，替他们排忧解难，施舍银两从没有亏待过谁。所以，一旦他骤遭变故，府中一应仆役都惊得木头人似的，断没有任何一个人幸灾乐祸。此刻，听到他对张大受这般吩咐，都忍不住啜泣起来。不知是谁掩抑不住带头放了声儿，顿时间，冯府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已是呼天抢地哭成一片。冯保心里头是酸酸的，瞧着东一堆西一伙跪着的人群，他想到“树倒猢狲散”这句话，便从袖筒里摸出手巾，替站在跟前哭成泪人儿一般的兰芷揩了揩脸，强自微笑着，说道：

“兰芷，老夫教你《四时乐》这支曲儿，先前你怎么唱，都觉得不对味儿，今夜里，你总算唱出情性儿来了。”

“老爷!”

兰芷尖叫一声，丢了手中的云板，一下子跪到地上失声痛哭起来。冯保再也不管她，而是猛地转身，双手操起那具锦瑟狠命朝地上一掼，瑟碎了，蜡烛火苗蹿了一下，也倏然熄灭。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只听得冯保轻声说道：

“太后，老夫此去江南，恐骸骨难归，只能在这里向您道别了。”

第三十八回 送金像君王用权术 看抄单太后悟沧桑

第二天，冯保被免职谪往南京闲住的消息，就在京城里传得沸反盈天。官员们正自惊愣，顷刻又有中旨传至内阁，命张宏接任司礼监掌印，张鲸任东厂提督。如此安排，朱翊钧也是煞费苦心，按他内心意愿，是想让张鲸接替冯保的职务，但他知道这样做势必引起巨大非议，一是太后那里通不过，二来他也知道，张鲸资望尚浅，提拔过快很难服众，故只让他接掌东厂。历来掌厂者，在太监里头的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张鲸获此职位，虽然并不满足，却也差强人意。他接过“钦差东厂提督太监”之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按皇上的旨意抄了冯保的家。冯保家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抄查了一个多月尚未了结。按下这头不表，再说朱翊钧那边，除掉了冯保之后，一个月之内，他又接连下发了十几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是重新起用张居正柄政时坚决不用的邱橓和海瑞这两个士林推重的清官；第二道谕旨是听从御史孙继光的请求，将因张居正夺情一事而遭廷杖的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进士邹元标等重新起用；第三道谕旨是将因各种原因而触怒张居正被放逐解职的大臣余懋学、赵应元、付应祯、朱鸿模、孟一脉、王用汲等尽数召回；第四道谕旨是解除张居正最为倚重的门生王篆的右都御史的职务，斥为编氓回归原籍；第五道谕旨是勒令刚刚改任的吏部尚书梁梦龙、工部尚书曾省吾致仕；第六道谕旨是将张居正柄政期间惟独一个不肯依附他的刑部尚书严清擢拔为吏部尚书；第七道谕旨……其实也不用细数下去，将这些谕旨通读下来，就可以摸透皇上的心思：凡是张居正生前信任的人，都一律革职罢斥；凡是张居正生前处分过的人，都尽数召回官复原职。至此，京城各大衙门官员不得不相信风向已变——打从七月间就有迹象表明，皇上要改弦更张驱除“江陵党”，如今这传闻终于变成了可怕的现实：因此，多少个一心要跟着张居正开创“万历新政”的能臣干吏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么也想不通，曾几何时，还被天下百姓传为美谈的圣君贤相之间的鱼水深情，怎么转眼间变成了如此不可调和的深仇大恨?晃眼过了十月中旬，再有两天就是小雪节了。往常这时候，虽然霜花愈重，早晚人们嘴里哈出的都是白气儿，但还不至于冻得伸不出手来。今年却不一样，前两天忽然从山海关那边刮

过来一阵急骤猛烈的北风，在田野上嗥叫着，像是一群群饿狼，凶残地扑向了城里。被它们推起的厚厚的铅云，转眼间就把温暖的老日头遮了个严严实实。气温骤降，松软的地面变得比铁还硬。昨日还嘈嘈杂杂轿辇相接的北京城，一下子变得黯淡而无生气。这光景，同时下大部分官员的心情倒也十分吻合。

北风未起之前，机敏的狗似乎就知道寒潮要来，它们在街面上烦躁地奔跑着，发出惊恐的吠声。比狗还要机敏的，是大内惜薪司的太监．他们赶在摧墙揭瓦的北风到来之前，就把大内各宫院的地龙烧热，让太后、皇上以及后宫的所有美眷，在重帘绣幕之中．丝毫感觉不到气候的变化。

这天天刚亮，如同千军万马呼啸而过的北风渐渐弱了一些，但天空还是灰沉沉地布满了阴霾。歇宿在乾清宫的朱翊钧从燥热中醒来，内侍替他穿好衣服洗漱完毕。尔后他啜了一壶奶子，用了几样点心，便问身边的周佑：

“南京的贡船，昨日是否准时到了?”

“到了。”周佑小心回答，“今儿一大早，供用库的牌子就来禀报，说昨儿下午酉时，贡船就靠上了张家湾码头。”

朱翊钧看看窗外，天上已有簌簌的碎雪飘下，又问：“运河还没封冻吗?”

周佑答：“这北风再刮两天，保不准河就会冻的。”

“贡船上的物件儿呢?”

“遵万岁爷的旨意，已连夜搬进了大内，现存放在供用库的仓房内。”

“开箱查过没有，有无破损?”

“查过了，完美无缺。”

“好，”朱翊钧眼角添了笑意，吩咐道，“你命人将箱子送到慈宁宫，朕这就过去。”说着，又让周佑去西暖阁取出一个四角包金的牛皮护书，随他一起去慈宁宫。

却说冯保被革职的头几天，朱翊钧心里头一直忐忑不安。第一他怕冯保突然会在他面前冒出来——这担心纯属多余，但做了多年的“小媳妇”，心态一时还不能恢复正常；第二他怕母后知道消息又找上门来

质问。为此他特别关照新任的司礼监掌印张宏，要他知会所有内侍不得在太后面前走露风声，违旨者严惩不贷。宫内大小太监一万余人，看到连冯保这样的巨珰皇上说撤就撤，他们谁还捋虎须批龙鳞拿刀抹自家脖子?因此一个个噤若寒蝉。冯保那头一路惨兮兮地被押解到了南京，李太后这边却还一直蒙在鼓里。好在这些时她又在忙乎另外一件大事——为她的第二个儿子潞王的婚事作准备，暂时也无暇旁顾。尽管这样，朱翊钧也知道纸包不住火，这事儿迟早要捅穿，因此一直在琢磨着如何向母后禀报这件事。后来还是听信张鲸的建议，将南京紫禁城中收藏的一尊纯金制作的九莲观音大士坐像火速用贡船运来北京，作为礼物送给母后，一俟她老人家高兴，再将这件事轻描淡写地说出，反正生米已煮成了熟饭，母后除了责骂几句，还能怎么着?朱翊钧依计行事，如今九莲观音大士像已平安运抵大内，加上昨日张鲸也将冯保家中资产的抄单整理了出来，有了这两样东西．朱翊钧觉得可以和母后摊牌了，所以今早儿一起来，便想着要去慈宁宫。

一出乾清宫，便听得又白又硬的雪子儿打得屋顶沙沙作响，地上也铺了薄薄的一层。一名西暖阁值役拿着条帚走出来正说扫雪，看到皇上，一慌张脚下没留神，竟跳出一丈多远，跌了个仰八叉.瞧他那龇牙咧嘴的样子，朱翊钧忍不住大笑起来。他本说走过慈宁宫去，见路面太滑，遂听从周佑的建议改乘暖轿。

此时的慈宁宫一片肃穆，空旷的院子里，除了细密的雪霰敲打着光秃秃的槐树枝，再也听不到任何声息，连平常喜欢在地上与瓦楞间觅食的檐雀儿，也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慈宁宫太监接到消息，早就将两扇厚重的朱漆大门打开，并挪开了一尺多高的门槛：大轿直接抬进了院庭，朱翊钧一下轿，便在内侍的导引下直接走进了紧连着花厅的暖阁，李太后正在那里等他。

坐下刚要寒暄，周佑在暖阁外头奏道：“万岁爷，供用库的奴才把箱子送到了。”

“拆开来，放在外头厅堂里。”

“什么箱子?”李太后问。

“呆会儿，母后一看便知。”

说话间，听得院子里吵吵嚷嚷，李太后起身撩开窗幔一看，只见七八个太监正手忙脚乱将一只半人高的红木箱子抬进厅堂，便和朱翊

钧踅步过去。箱子已在铺了锦毡的砖地上放稳，周佑掏钥匙打开箱子上的大铜锁，命人把放在里头的九莲观音大士像搬出来，小心拆去层层缠裹的丝棉，然后临时供在茶几上。乍见这尊高约二尺的菩萨像，李太后连忙合掌念了一句“阿弥陀佛”。走近仔细观赏，只见观音大士坐在九朵莲花上，含笑凝神，面如满月。前面两只手持着一只净瓶，后面左右伸出的大大小小的手多得数不清。李太后看罢顿生崇敬，问道：

“这尊观音铜像，是从哪里请来的?”

朱翊钧神秘地眨眨眼，笑道：“母后，您再看看，这可不是铜像啊!”

“啊?”李太后刚准备伸手去摸一摸，忽又觉得不敬，便又弯下腰来仔细看了看，狐疑地问，“不是铜的，未必是金的?”

“母后说得对，这尊观音像是用纯金制成。”

“这要花多少金子呀!”李太后惊呼起来。

“多也不算多，只用了六百两黄金。”

“哪座庙，能供得起如此贵重的观音?”

“庙里哪里会有?”朱翊钧加重语气说道，“这是专从南京紫禁城中运来的，是洪武皇帝爷收藏的。”

听到这一来历，李太后越发感到惊讶，她看了看周围的太监，不解地问：

“咱听说洪武皇帝爷至为节俭，他怎么舍得用纯金制作菩萨像呢?”

“母后，这尊金像并不是御制，”解释了这一句，朱翊钧忽然灵机一动，又补充道，“它是洪武皇帝爷抄家抄来的。”

“抄家?”李太后眉梢儿一扬，好奇地问，“抄谁的家?”

“沈万山。”朱翊钧一字一顿，道出一个名字，接着又问，“母后，你听说过沈万山这个人么?”

“听说过，”李太后微微颔首，回道：“他是江南巨富，传说洪武皇帝爷定都南京，他还捐资帮着修了几十里的城墙呢!”

“嗨，修这点城墙算什么，对于沈万山，它只是九牛一毛!”朱翊钧说起钱财，口气中便充满艳羡，“如今南京大内，还收藏了沈万山两件

传家宝。一件是这九莲观音大士像，还有一件是银制水盆，说是差不多有一间房子那么大，一次可装三十担水，是沈万山同他妻妾们一起洗浴用的大澡盆子。”

“唉，饱暖思淫欲，这话一点也不假：”李太后叹息一句。朱翊钧听了觉得有些牛头不对马嘴，正揣摩母后的心思，只听她又接着问．“钧儿，你怎把这尊金像从南京搬到北京来?”

朱翊钧按早就想好的词儿回道：“儿早就听说，母后是观音娘娘的活化身，因此便想到，应该把这世上最好的一尊观音像从南京请来，供奉在慈宁宫，与母后朝夕相伴。”

“难得你有这份孝心。”李太后把朱翊钧上下审量一番，斟酌良久方郑重言道，“只是这尊金像，万万不可摆放在慈宁宫里。”

朱翊钧一愣，问道：“这是为何?”

“这金像是抄家抄来的，咱们虔心礼佛，图的是吉利。抄家之物，想起来就有晦气儿。”

“原来是为这个。”朱翊钧暗暗吁了一口气，连忙解释说，“母后不必担心，当年洪武皇帝爷把这尊金像请至大内，专门请了三十位江南高僧为之设坛颂祝，做了三天法事。从那以后，这尊金像就不能算是沈万山的家藏，而成了皇室拥有的吉祥菩萨。这次将九莲观音大士像请来北京，出南京大内之前，朕也特意关照做了一场法事，而且一路上，也有十位高僧护送。”

李太后听罢莞尔一笑，说道：“你既如此说，为娘的就放心了：这厅堂右边的房子，便是咱每日抄经的精舍，就把这尊观音大士像请进去供养，每日里专拨一位婢女侍奉香火。钧儿，你意如何?”

“母后安排极为妥当。”朱翊钧说着，转头看了看窗子外边，雪花儿越筛越密，遂笑道，“这种天气，也做不了什么事儿。母后，儿陪你去暖阁里头再坐会儿。”

“好，”李太后正在兴头儿上，笑吟吟应道，“咱正有事儿找你呢。”

两人重回暖阁坐下，女婢沏了热茶奉上。朱翊钧心不在焉抿了一口，问道：

“母后，你有什么事儿要吩咐?”

李太后脸上的笑意一直不曾退去，这会儿她靠在太师椅上，惬意地说：

“也不是什么大事，娘这些时一直为你弟弟潞王的婚事操心，脑袋都昏胀了。”

“母后不要过度劳累，潞王的婚期在明年二月，还有三个多月呢。要办什么事，尽让奴才们办去，你动动口就行。”

“有些事光动口不行，奴才们办不了。”

“什么事奴才们办不了?”

“譬如说珠宝的事，”李太后眼波一转，忽然气愤地说，“上个月，你从供用库里批下二十万两银子来，为潞王的婚事置办头面首饰，按说，这笔钱也不算少了。记得万历六年你成亲时，花二十万两银子置办头面首饰，不但种类齐全，且样样都是好的，光祖母绿就买了八颗。现在倒好，祖母绿都涨到一万两银子一颗了，一支翡翠闹蛾儿，也要五百两银子，一顶凤冠只用一颗祖母绿，镶上几十颗宝石，再配上该用的金饰件，竟要四万两银子。若是置办你当年一样的头面，那时花二十万两银子，现在四十万两也打不住。开头，咱还以为是办事的奴才从中做手脚、吃猫腻，便换人再办，谁知报的价儿大致差不多。前后一共换了三茬人当采办，都回来瘪着嘴叫苦。咱这才相信，如今的珠宝价格居高不下。咱实在不明白，才短短几年时间，怎么世道变得这么快，豆腐都卖成肉价了。”

李太后数数落落说了一大堆，朱翊钧知道母后的意思，就是要他批旨增加潞王大婚的头面首饰费。这并非难事，现在国库充裕，加之无人掣肘，花多少钱都没人敢干涉。但朱翊钧早学会了就锅下面的控驭之方，本是“小事一桩”，他却要借机作大文章，心里头估摸半天，他才开口说道：

“母后，这两年珠宝腾贵，实有原因。”

“什么原因?”李太后瞪大了眼睛问。

“是因为张居正与冯保两人，把珠宝的价格哄抬起来。”

“你说什么?”李太后身子一挺。

朱翊钧又把话重复了一遍，李太后怔怔地望着儿子，仿佛不认识似的，半晌才喃喃地问：

“钧儿，你怎么这样说话?”

朱翊钧反正已横了心，撕破脸今儿个也得把话说明白，便犟着脖子说：

“母后，你一直不曾问咱，怎么这长时间，没见着大伴冯保了。”

“是啊，咱是想问，只是来不及。”

“咱免了他的司礼监掌印职务。”

朱翊钧故意说得平淡，但李太后从他眼中发现了过去从未见到过的腾腾杀气，她心里猛地一震，既有几分惊恐又有几分愠怒地问道：

“何时免掉的?”

“就在重阳节之后。”

“已经一个多月了?”

“是的。”

“为何现在才告诉我?”

“咱并不想隐瞒，只是想把事情弄得水落石出以后，再向母亲禀告。”

“什么事?”

“冯保贪墨的种种劣迹。”

“啊!”李太后本能地尖叫一声。旋即想到重阳节那天冯保来慈宁宫向她言及张鲸偷偷托人去云南买回缅铃的事。本说要儿子撤办张鲸，谁知到头来赶走的却是冯保，李太后锁着眉头思忖一番，恼下脸来问，“你是不是听了张鲸的唆使，才做下这等糊涂事?”

朱翊钧早在一旁把母后的心事猜透，不慌不忙答道：“母后，冯保那次对你所说的事，纯属子虚乌有。他故意捏造缅铃一事，目的是陷害张鲸。”

李太后一声冷笑，言道：“冯公公主持司礼监，把个大内管理得井井有条，底下的踏宦火者，个个都信服他，你说他陷害张鲸，鬼都不信。”

朱翊钧回答：“儿也从没有怀疑过大伴，但这次他陷害张鲸，却是铁证如山。”

“你怎么知道?”

“儿谨遵上古圣贤之训‘偏听则信，兼听则明’。就在母后重阳节那天来乾清宫要儿处分张鲸之后，儿就命人立即调查此事，这才知道了事情原委。原来是张鲸握有冯保收受巨额贿赂的证据，大伴怕他讲出来于己不利，故先下手为强。他知道母后这一辈子最痛恨的事，莫过于男女间的淫乱之事。因此投其所好，编造出张鲸暗地托人给我买缅铃的事，其目的是激起母后的震怒，然后借母后之手，把张鲸逐出大内。大伴用计之深，用心之毒，实在令我震惊。”

李太后不敢相信儿子的话，追问道：“张鲸掌握了冯公公什么证据?”

“母后还记得潘晟的事么?”朱翊钧问。

“潘晟?”李太后蹙眉思索了一会儿，说道，“这个人不是张先生临死前推荐的阁臣么?后来有人告状，说他是贪墨之人，在士林中影响很坏，你又将他免了。”

“正是这个人。”朱翊钧回道，“张居正病重期间，他就派管家来北京活动，想要入阁。他那管家叫潘一鹤，与冯保的管家徐爵勾搭上了。通过徐爵，他一次送给冯保白银三万两，古瑟三张。”

“送这么多银子?”李太后倒吸一口冷气。

“是呀，”朱翊钧闪了母后一眼，接着说，“冯保得了贿银，便到处替潘晟讲好话。此事没有办成，他听说弹劾潘晟的监察御史是张四维的门生，又怒气冲冲跑到内阁把张四维痛责一番。母后，你想想，一个堂堂内阁首辅，竟然受到一个太监的羞辱，这样下去，朝廷还有什么颜面可言?”

李太后这才感到事情重大，但仍将信将疑问道：“这兴许是张鲸一面之辞。“朱翊钧回道：“儿初听这个消息时，也同母后一样，根本就不敢相信。但是，抄查了冯保的家产之后，面对那么多的珍珠财宝，就不由得你不相信。”

“都有些什么东西?”李太后问。

朱翊钧打开放在茶几上的镶金牛皮护书，从中拿出一份盖了东厂和大理寺两个衙门关防的秘折，双手递给母后说：

“这是冯保家产的抄单，请母后过目。”

李太后接过，只见抄单上写道：

仰惟吾皇陛下，臣等九月十一日奉敕抄没冯保家产，费时三十二天，已于昨日清点完毕，财产清单抄附于下：

白米二佰四十二万陆仟零四石。

黄米十二万壹仟叁佰零二石。

祖母绿宝珠盈寸者叁拾一颗，不及寸者伍拾柒颗。

翡翠两匣，计玖佰肆拾玖件。

其它各色美玉饰品十五箱，计陆仟陆佰玖拾柒件。

各色古瑟壹佰叁拾陆张。

各色骨董贰仟捌佰贰拾玖件。

唐宋元等朝贵重字画柒佰肆拾叁幅，其中包括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唐怀素《食鱼帖》以及南唐李后主所书《心经》等极品。

各类精瓷玖仟陆佰捌拾捌件。

京城私宅三处，铺房五处，计房屋肆佰壹拾贰间；沧州府治房产一处，保定府治房产两处，共计房屋贰佰柒拾陆间。

沧州、大名、真定、保定等府及大兴、昌平等县田契贰拾柒张，共计田产壹仟零伍顷陆亩贰分。

李太后看罢这份清单，已是瞠目结舌，手心里都渗出冷汗来。她抖着清单，不解地问：

“听说通州仓大得可以跑马，一个仓也只能装三十万担粮食，冯保这贰佰多万石白米，该要多大的地方装载?再说，他有多大个肚子，家里要藏这么多的白米?”

朱翊钧听了噗哧一笑，回道：“前些时张鲸向我禀事，说冯保家中抄出多少多少白米，又抄出多少多少黄米，我听了，也像母后这样产生了疑问。经张鲸解释，我才知晓白米指的是白银，黄米指的是黄金，一石就是一两。别看贪官们一个个钱窟窿眼里翻跟斗，却偏要躲开金银字样，弄些隐语替代。”

“这么说，从冯保家中抄出的白银就有贰佰多万两，还有十几万两黄金，这都是真的?”

“一点不假。”朱翊钧满眼吐火，余恨未消地说，“这清单上物品，除了房产和地产搬不动，其余的都已尽数儿搬进了大内，我已下旨，

让供用库的奴才们一样样登记入库。母后，您要不要去看看?”

“咱是要去见识见识，但不是现在。”李太后此时心乱如麻。尽管铁证如山，她仍然无法接受这一现实，想了想，又问，“钧儿，你是怎么想着要抄冯保的家?”

朱翊钧略一沉思，反问道：“母后，你还记得万历六年初夏，咱们在大内东长街兴办的那次集市么?”

“记得，你怎么扯上这个啦?”

“那次集市虽是张鲸提议，却是冯保一手操办。他让咱们母子三人吃了一顿神仙宴，花费了一万两银子。我当时心里头就犯嘀咕，冯保他一个司礼掌印，说到底也不过是咱这个皇帝的奴才，他花一万两银子轻轻松松，倒像是花几个铜板的。他一个月的俸禄，不过一百多两银子，外加一百多石米。一顿饭要吃去他十年的俸禄。咱一琢磨，就觉得这里头有鬼。”

李太后仔细琢磨儿子的话，问道：“这么说，四年前你就怀疑冯保了?”

“可不是，”朱翊钧自鸣得意地说，“这回把他家一抄，可见咱的怀疑有道理。母后，您知道二百多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父皇当政的隆庆年间，朝廷一年的赋税收入，比这个多不了多少!”

“唉，咱不明白，冯保上哪儿弄这么多钱。”

“还不都是当官的人送的。”朱翊钧说着又愤怒起来，“最近，咱连下谕旨，撤办了十几个大臣，像梁梦龙、曾省吾、王篆等人，都革职了。”

“怎么，他们都与冯保有瓜葛?”

“岂止有瓜葛，他们之间的龌龊事儿多着呢。冯保有一个本子，凡给他送过礼的官员，送些什么，何时送的，都在这个本子上详细登记。仅这本子上记载的，给他送过礼的官员，就有七百多人，朝廷现任的二品大臣中，只有一个人没给他送礼。”

“这个人是谁?”

“刑部尚书严清。如此正直官员，实属难得。因此我当机立断，将他擢升为吏部尚书。”

“梁梦龙这几个人为何免职呢?”

“就在冯保被免职前半个月，这三个人还分别给他送礼，咱实在生气，便撤了他们的官。”

李太后默然良久，叹道：“冯保只是一个太监，就有这么多官员巴结他，要是……”

“要是他任职内阁，岂不贪得更多?”李太后咽下去没说出口的半截子话，朱翊钧按自己的意思抢着说出来。并补充道：“比照冯保，咱看张居正的家产，只会比他多，绝不会比他少。”

李太后没有接腔，她的眼前浮现出张居正一丝不苟的神情。朱翊钧观察母后面部表情的细微变化，知道她对张居正仍保留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眷念之情。因此内心里燃起了妒忌之火，只见他一跺脚，躁怒言道：

“咱查了一下，给冯保送礼的官员，大部分都是张居正的亲信。母后您想想，这些人将大把大把的银子往冯保那儿送，给张居正送礼，岂不更是车载驴驮。”

朱翊钧这是第一次用如此咄咄逼人的口气同母亲讲话，李太后听了很不受用。便横了儿子一眼，没好气地说：

“钧儿，这种事情你怎么能想当然。张居正生前，你从哪里听到过他有贪名?”

“母后，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朱翊钧恼怒地冒出这一句。忽觉失言，又遮掩道，“张居正生前与冯保关系太好，叫人不得不怀疑。”

放到往常，如果受到儿子这等抢白，李太后早就秀眉一竖发作起来。但眼下她听出儿子的弦外之音，忽然双颊飞红。为了掩饰，她低下头去装作喝茶，半晌才就事论事说道：

“张先生生前最痛恨的事情，就是官员贪墨。他临死前还不忘惩处腐败官员。这样的首辅，怎么可能自己贪墨!”

“儿不敢苟同母后的判断，”朱翊钧黑着脸，厉声反驳道，“张居正并非那种高风亮节的人。事实上，一手捉贪官，一手接贿银的人，历史上并不少见。因此，儿已下定决心，再颁一道谕旨。”

“干什么?”

“抄张居正的家!”

李太后腾的一下站起来，几乎忘情地嚷道：“钧儿，你不要忘了，张先生是你的老师，如果没有他辅佐你开创万历新政，你哪里会有今天!”

朱翊钧一改平日在母后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竟垮下脸来，恶狠狠地说：

“母后，张先生教我的许多话，我都记忆模糊，但有一句话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说，当一代明主，切不可有妇人之仁!”

李太后嘴角痛苦地翕动，却吐不出一个字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噙着泪水坐下来，失神地念了一句：

“阿弥陀佛!”

第三十九回 愤写血书孝子自尽 痛饮鸩酒玉女殉情

不觉一年过去，到了万历十一年六月十一日，也就是张居正一周年忌日的这一天，薄暮时分，只见一乘两人抬的青色油绢小轿从荆州城外的江津关码头抬了出来。斯时正值三伏天，江汉平原暑气蒸人，幸好正午时分刚下过一场骤雨，拂面的南风变得凉爽。小轿上路的这一刻，但见傍晚的霞光，红过三月的灿烂桃花，映衬着路边荷田的无穷一碧，这景色本已令人心旷神怡。再加上七八只缟素的江鸥翩跹其中，两三队灵巧的紫燕舞蹈其上，更让人觉得天地悠悠生机无限。恰在这时，不知何处的莲荡里，传出了采莲女银铃般的歌声：

千声郎、万声郎，

谁让你追奴追到莲花荡?

郎唱的歌儿直比那铃铛脆，

唱得小阿奴奴兀坐在船头

悠悠忽忽心发慌。

瓜子尖尖壳里藏，

奴家小船撑进水中央。

遥遥看到情哥来，

赶紧摘片荷叶头上戴，

只道是三伏天里遮太阳。

歌声是那么地娇甜、清脆，如荷叶上滚动的晶莹露珠，它们在暮色四合的田野上弥漫，更具有某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的力量。但是，坐在小轿里的人，却没有从这歌声里分享到采莲女对爱情的渴望与憧憬。而是仿佛感到有一条毒蛇钻进了她的心，滚烫的泪水从她的双颊流下……

轿子抬到一个岔路口，一直朝前走便是荆州城，向右拐是一条满是泥泞的小道。轿夫放慢脚步，打头的轿夫问道：

“先生，你不想先进荆州城去看看?”

“不了。”

“这时候去张居正的墓地，天道有些晚了。那里上不巴村，下不巴店，很荒凉。”

“这不关你们的事，走吧。”

轿夫再不答话，将轿子抬上了那条曲折的便道。方才问话的轿夫一边小心地躲过脚下稀烂的泥浆，一边犹自咕哝道：“这时候还去看那座荒坟做甚，也不怕犯忌。”说话人哪里知道，轿子里头坐着的，正是失踪了五年，如今已女扮男装特意赶来江陵谒墓的玉娘。

玉娘这几年究竟藏在哪里，她为何又选在今天前来江陵?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去年冬天，万历皇帝去慈宁宫与母亲李太后进行了一次摊牌式的谈话之后，不到四十岁的李太后，从此就真正过上了“安度晚年”的生活。每日除了抄经念佛，享受孙儿的绕膝之欢，她再也不能就朝廷的政事发挥一丁点作用。除了慈宁宫一应侍役长随，大内其他衙门的太监，特别是司礼监的巨踏们，再也不敢轻易去拜谒这位有“观音李娘娘”之称的太后。往日为天下人称道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圣母，再也听不到任何来自外廷的消息。她落得清闲，却也变得非常憔悴。每天夜交子时，大内巡夜的禁卒，还能听到从慈宁宫中传出的单调的木鱼声。那是李太后还守着一盏孤灯，极为虔诚地颂读经文。迟迟更鼓，耿耿星河，太后的所有缠绵悱恻的心事，都寄托在普陀海潮的梵唱之中。就在她幽居慈宁宫的这些日子，由她的儿子朱翊钧宸纲独断的朝局，正在急遽地发生变化。继撤查冯保之后，他采取的又一个暴风骤雨式的行动就是彻底清算张居正。去年刚过小雪节，在平台召见了内阁首辅张四维之后，朱翊钧突然颁旨谕告全国，撤消赠给张居正的“文忠公”谥号。不几天，第二道谕旨又刊载在通政司的邸报上，张居正生前受封的太师、上柱国等爵号一并剥夺。春节前，第三道旨又明发出来。收回皇上对张居正的一切诰赠，连赐给他的瓷器、银章、八宝银锭以及题匾等，无分巨细一一追缴。此前，自王国光被革职到冯保的家被抄，一连串的消息已使所有领取朝廷俸禄的官员确信政坛的风向已变。但他们仍心存侥幸，认为皇上如此行事，是对他万历六年因曲流馆事件差一点被废除一事的报复。对于张居正殚精竭虑矢志推行的“万历新政”，皇上还会一如既往地实施推行。但是，随着一大帮因张居正整饬吏治实行“考成法”而被罢黜的官员的起复，这

些人才相信，皇上在秋后采取的所有举动，显然都经过深思熟虑。种种迹象表明，他对自己登极十年来，由他的母亲李太后、张居正与冯保三人组成的牢不可破的“铁三角”，已是深为痛恨。如今，他要尽快地摆脱这个“铁三角”对他的钳制。当务之急，除了大量撤换他们相信的官员，还必须将他们推行的种种改革予以纠正。如果不这样，人事的更换便完全没有道理。基于此，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便由表及里、由近及远步步为营地全面展开。自冯保被发配南京“闲住”，李太后幽居慈宁宫与佛为伴，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对朱翊钧形成制约。所以，他才能为所欲为在一个月里连下三道谕旨，将他多年来陆续颁赐给张居正的所有荣誉一概剥夺。万历十一年的春节，京师各大衙门的官员都是在风声鹤唳惶惶不安中度过。自己为了避祸而申请致仕的，遭人弹劾而被免职的官员几乎每天都有十几个，而每天前来吏部报到的起复的谪官贬官也不在少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让一些矢志国事的良臣循吏深感寒心，也让一些局外人深刻地领会到什么叫官场险恶，尺水狂澜。

过罢春节，朱翊钧又亲书一道谕旨，由司礼太监张宏送至内阁：

说与首辅张四维，辅臣申时行、余有丁、许国等知道，即命刑部右侍郎邱橓、东厂掌印太监张鲸率入前往湖广荆州府，查抄张居正府邸。各有司配合，不得有误。钦此。

这道圣旨由张鲸代拟，发阁之前，张鲸已将草稿送给张四维秘密改定。而且，正是由他亲自推荐刚刚到京履职的邱橓担此重任。他知道因张居正生前拒不起用邱橓这一过节，邱橓对张居正已是恨之入骨。现让他前往荆州查抄张居正的家，他一定会铁面无情不遗余力。朱翊钧对张四维这一建议深为嘉纳。但是，当中旨到阁之日，张四维却假装震惊，立即领头与三位阁臣一齐具名向御前呈进阁本，恳求皇上念及张居正生前辅政有功，不要对其抄家。朱翊钧读到阁本，立即批复回来：“尔等维护欺君之人，是何用意?谁敢为虎作伥，朕绝不姑息!”措辞如此之严，阁臣们一个个吓得面如土灰。在死一般的沉寂中，邱橓与张鲸率领一大队缇骑兵，“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英雄气概，神色庄严地离开了北京城。

十七天后，他们到达了荆州城。在他们到来的前六天，荆州知府吴熙——也就是万历六年张居正回家葬父时鞍前马后小心服侍的那个

人——就得到了京城通政司邮递来的移文。他一看到抄家的圣旨，立刻就将全府捕快衙役统统集合起来，冲进东门街上的张大学士府，将府中所有人，上至张居正的八旬老母赵太夫人，下至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以及一应仆役，总共百十口人全部赶出，押送到张家老屋——那一栋已多年不曾住人的空房子里关押，并将其大门钉死，既没有一个人能进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出来。而昔日重门深禁灯火灿烂的张大学士府，转眼间变成了一座鬼气森森的空城，大门上贴着封条，四周布满了岗哨。尽管这样，吴熙还提心吊胆，生怕有什么地方想得不周全而让即将到来的钦差怪罪。

邱橓与张鲸到达之日，已是半下午。他们先被迎进楚风馆里安歇，稍事休息，又吃过吴熙为他们摆起的接风盛宴。酉时过尽，邱橓打着酒嗝，这才命吴熙领路，要往张家老屋清点被拘禁之人。待捕快将钉死的大门打开，借着衙役手中的几十盏西瓜灯一看，眼前的景象，竟让如狼似虎的缇骑兵们不寒而栗。只见百十口人，分躺在十几间屋子里。因为他们被赶出张大学士府的时候，什么都不准带，老屋里除了藓苔尘吊，也是空空如也，既没有一粒米，也没有一口水。所以张居正的所有被圈禁的亲人，已是整整六天粒米未进，滴水未喝。他们中不少人已饥饿而死，没有死的人，也都奄奄一息。看到大队的官员和缇骑兵进来，他们除了能够艰难的转动眼珠之外，竟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话来。邱橓怕事情闹大，连忙下令抢救，没断气的人都抬出去喂米汤，断气的人——一共是十七个，其中有三个婴儿，一个是张居正的孙儿，两个是他的孙女，赶紧挖坑掩埋。第二天早上，刑部、东厂以及荆州府三方汇齐，一起打开张大学士府进行抄家。历时七天，被抄家产便登记完毕，连同此前抄没的张居正在北京纱帽故同的居所，两地共抄出现银十一万两，黄金三千余两，另还有一批名画古玩，以及张居正父亲张文明购置的七千多亩水田。张居正的整个家财，尚不及冯保的二十分之一，这一结果，令邱橓和张鲸大失所望。他们断定张居正的家产远远不止此数，便想当然地认为是张居正的儿子们趁“钦差”到来之前转移了资产。于是，他们将张居正的大儿子，正在守制的原礼部主事张敬修从拘禁地提出来严刑拷打，并将事先预备好的一份转移资产的清单拿出来要张敬修签字画押。在这份清单上，载明由张敬修将二十万两银子寄存在王篆家里，二十万两银子寄存在李幼滋家里，十五万两银子寄存在曾省吾家里。这三个人都是张

居正生前信任的密友，且都是荆州府人，除李幼滋因年过六十于万历八年从工部尚书任上正常退休之外，王篆与曾省吾都是于去年冬天被朱翊钧下令革职的二品京官。邱橓与张鲸商量对他们栽赃陷害，可谓一举两得，既能将张居正的亲信们一网打尽，又可让张居正的家产大幅增加——这样就能证明皇上下令对张居正抄家的旨意无比正确。张敬修素来老实，在突然飞来的横祸中，早已吓得手足无措。加之邱橓下令对他施以酷刑，他实在坚持不住，只得战战抖抖地在那份清单上签字。邱橓如获至宝拿着这“铁证如山”的口供，下令立即前往应山、嘉鱼、夷陵等州县抄查李幼滋、曾省吾、王篆三人的家。第二天，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张敬修听说前往上述三处进行抄家的缇骑兵已经从荆州出发，这才意识到自己屈打成招的口供将要给父亲生前的政友们带来灭顶之灾。独囚一室的他，于是撕下贴身穿的对襟白褂，咬破中指，以血为墨，写下控诉信一封，信中斥张四维为活阎王、邱橓为催命的判官。并将邱橓如何对他折磨羞辱，要他诬陷李幼滋、王篆、曾省吾等人的内幕加以揭露。书罢，他将道袍撕成条状结为绳子，于夜深人静时悬梁自尽。

十几天后，当这一消息传到北京，特别是读到张敬修留下的血书之后，京城的许多官员深为震惊。当年张居正亲自为朱翊钧选定的六名讲官之一，时已升任为左春坊谕德的于慎行，写了一封《致邱侍郎》的公开信，劝他不要公报私仇，落井下石。这封信一经问世，立刻广为传抄，人心向背，于此可知。更有一位工部尚书潘季驯——张居正生前最为信任的治河专家，这时也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上书内阙，要皇上念其张居正柄国十年，厉行改革，厥功甚伟，若死后追逼太过，恐会引起天下谤议。朱翊钧看到这封奏折，顿时气得七窍生烟，他万万没有想到，经过八个多月的调理整治，居然还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张居正鸣冤叫屈：张居正曾称赞潘季驯是万历朝根治水患的第一功臣，朱翊钧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将张居正信任的大臣尽行撤换之时，对潘季驯，他却手下留情。但现在势所难容，朱翊钧在西暖阁暴跳如雷，冲着读折的秉笔太监张诚吼道：“纵然天底下的黄河、长江、淮河一齐溃口．朕也坚决要将这潘季驯革职为民。”三天后，潘季驯怆然离开了北京，前来为他送行的官员，竟有数百人之多。法不责众，朱翊钧虽然恼怒，却又不得不有所收敛。他本来还有对张居正开棺鞭尸的打算，现在只好取消。并下令邱橓不要株连太

广。这样，李幼滋、王篆、曾省吾等人终于躲过一劫，但对张居正的家人，朱翊钧却决不肯通融。到了四月份，对冯保、张居正两大案的处置，大理寺判决如下：冯邦宁、徐爵、游七、陈应凤等人斩首西市；冯保由南京闲住改为充当净军；张居正的弟弟张居谦革去锦衣卫副指挥使职位，发配云南充军；张居正的二儿子嗣修，四儿子简修均革去功名荫职，俱发蛮瘴之地；三儿子懋修——也就是万历七年的状元，被革去功名及官职原籍闲住——他之所以没有发配边塞，乃是因为他三次自杀，均被人救下，已成残废。余下老五、老六两个儿子，都尚未参加乡试．也被革去秀才功名斥为编氓：冯保所有财产全部没收，张居正北京、荆州两处房产及所有金银古玩全部充公，只留下一百亩薄田，作为张居正老母赵太夫人的赡养之用。至此，对冯保、张居正的清算才算告一段落。听说圣旨传到南京，已经圈禁在净军营中的冯保没有说一句话，当天晚上，他就悬梁自尽。而在荆州城中，人们躲避张居正像猪狗一般活着的家人如同躲避瘟疫。

从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到万历十一年四月对张居正清算完毕。这惊心动魄的十个月，真可以说是搅得国无宁日，不单官场像是抽风打摆子，就是天底下老百姓的心灵也备受熬煎。那些通邑大都，甚至边鄙州县的驿舍客邸、酒楼茶馆、船坞书坊、祇园道观，凡有人群处，必将把张居正的荣辱功过生死沉浮，作为不可或缺的谈资。而作为曾经是张居正红颜知己的玉娘，便是在扬州城外一座并不显眼的尼姑庵中听到这些消息。

万历五年，玉娘因为张居正执意要捕杀邵大侠，一时五内俱焚，绝望之中竟不辞而别。此前，她常去昭宁寺拜佛，认识了一如和尚，那天离开积香庐之后，她便跑到昭宁寺拜谒一如，表示想出家。一如知道她的来历，不敢收留，但又觉得玉娘夙有慧根，斟酌一番，就命寺中可靠的弟子将玉娘秘密送往香山白玉寺，那是一座尼姑庵，住持老师太与一如同出一个高僧的门下。玉娘到了白玉寺后，老师太待她极好，也不急着替她剃度，只让她呆在后院焚香颂经。一晃过了一年，张居正夺情事件再一次扰乱了玉娘的向佛生涯，她托人给张居正捎去劝戒诗一首。老师太见玉娘凡心未泯，恐她被人发现祸及佛门，便劝她离开京师，并将她托付给自己的徒弟，现住扬州净水庵的南慧尼姑。临走前，尽管玉娘一再恳求老师太给她剃度，老师太终是不

允，并含笑说她有佛性而无佛缘，似此带发修行，亦能成为正果。玉娘回到阔别六年的扬州，人住净水庵后，几乎闭门不出，以至净水庵的诸多施主香客，竟都不知庙里住了一位绝色佳人。因为有老师太的嘱托，庵中住持南慧对玉娘极好，竭力为她提供方便，让她过这种半僧半俗半隐半现的闲静生活。几乎每年清明，她都会偷偷前往丹阳，祭奠明正典刑之后运往老家安葬的邵大侠。对这位将她救拔出青楼的恩人，她始终怀有一份感激之情。但更多的时候，她却是在怀念与张居正耳鬓厮磨的那段岁月。当初她一气之下离开积香庐，已下定决心一辈子再不要见到张居正。这位知恩图报的纯情少女，尽管从张居正那里获得了感情上的极大满足，明白了人间至爱，但最终她还是选择了离开。她早就知道张居正是一个“铁面宰相”，但她却认为张居正的铁面无私只是体现在官场政务中，对她，这位赫赫首辅所给予的却全部是花前月下的温柔体贴。当她心急火燎替邵大侠求情希望张居正网开一面时，没想到换回的竟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至此她才明白，张居正的铁石心肠是不分内外的，她寄托在张居正身上的所有美好的憧憬，刹那间全部幻灭。平日小鸟依人幽怨自卑的她，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那座曾给她带来无尽欢乐和无尽闲愁的积香庐。

在出走后最初的一段日子，玉娘万念俱灰，一心一意要皈依佛门：随着岁月推移，当她愤懑的情绪渐趋平静，她又开始怀念在积香庐的那些日子。临风把盏，对月调筝，每每想到张居正对她的似水柔情，她就心下惆怅愁绪万端。但她并不因此后悔离张居正而去，对他不肯援手拯救邵大侠，她永远也不会原谅。但是，当她听说张居正的死讯后，顿时如遭雷击。就在那一刻，她发觉自己对张居正仍然爱得很深很深。此后，她对这位已经死去的“铁面宰相”梦魂牵绕，思念之情一日浓过一日。特别是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发动清算之后，她所爱慕的人——这位昔日跺一脚大明社稷江山也要抖三抖的赫赫首辅，竟然变成了万劫不复的罪人，这种遽变，玉娘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就在张居正家中的亲人一个个在荆州饱受折磨之时，远在扬州的玉娘，镇日里也是以泪洗面。过了五月中旬，她突然打点行装，辞别南慧禅师，雇了一条船，从扬州运河进入镇江，然后溯长江而上，她要赶在张居正死去一周年的忌日抵达荆州，把积蓄了五年的生离死别的所有创痛和悲伤，全部携到张居正的坟前倾诉。

玉娘乘坐的小轿，在一处稍高的土阜前停下。这时暮色渐浓，归鸟的羽翼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玉娘走出轿子四下一张望，看到前面不远处隆起一个大土堆，便问轿夫：

“那就是张首辅的坟包吗?”

“是的，”轿夫擦了擦头上的汗珠，答道，“去年，张首辅的灵柩从北京运回来，在这里安葬的时候，是何等的荣耀。九月份为他举行下葬仪式，参加的官员有上千人。这坟是北京工部派官员来督修的，那规模势派，直让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咋舌。你脚下站的地方，是原来的神道，两旁的石人石马，摆了一里多路长，如今都毁了。神道铺着的石板，也都撬起来砸碎了，坟地周围的围墙全被推倒，守坟的几间房子也拆了。坟包原来高三丈，遵皇上的旨意，也削去了两丈。你看，如今它矮趴趴的样子，同我们乡下草民的坟头有什么两样?唉，可怜哪!”

轿夫叹息着，从轿子里拿下一只盖着青袱的竹篮和一只布囊，然后辞别而去。此时周遭一片冷寂，没膝的蒿草，摇曳着令人发怵的凄凉。玉娘前行几步，距坟前的墓碑只有一丈来远。这墓碑显然更换过。原先的墓碑高六尺，镌有万历皇帝亲自书丹“张文忠公之墓”六个大字。那墓碑被毁之后，族人为其立了一个简单的石碑。玉娘两眼盯着这块粗糙的米青石碑，借着暮霭中最后的光线，玉娘认清了碑上的五个字：

张居正之墓

顿时百感交集，她双膝一弯直挺挺地跪下，泪水潸潸，声音颤抖地说了一句：

“先生，玉娘看你来了。”

周遭已经完全黑暗了下来，偶尔三两只萤火虫，在杂草间明明灭灭。一声宿鸟的鸣啼，将一直掩面啜泣的玉娘惊醒。她又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返身从毁坏的神道上找到轿夫放下来的那只竹篮和布囊。竹篮里放着一壶酒，一卷诗——那是当年在积香庐她与张居正的唱和之作。布囊里除了一张琵琶，别无它物。她重新回到墓碑前面，打着火镰将那卷诗烧掉，一边烧，一边梦呓般地喃喃自语：

“先生，你的诗，奴婢一直牢记心头，‘落日千山风浩荡，金戈铁马楚狂人，虞姬伴我轻生死，一回执手一阳春。’当初读到这首和诗，

奴婢心中就有不祥之兆。先生啊，你位极人臣，有能力拯救大明的江山，为何就不能拯救你自己?一如老和尚说你精于治国，疏于防身，不幸被他言中。先生啊先生，项羽兵败垓下，到死都有虞姬相伴。如今，你在这里躺了整整一年，玉娘才来看你，你将奴婢比作虞姬，奴婢不配呀!”

一边说，一边哭。那一卷记载了两人私情的清词丽句，终于在欲圆未圆的月华下，变成了一只只哀婉低回的灰蝴蝶。看着它们旋转、蹁跹、破碎、沉落，玉娘拭了拭泪，又缓缓摘下头上的东坡巾，一头乌黑的长发顿时披散了下来。抚着墓碑，只听得她又轻声说道:

“先生，奴婢这次来看你，就再也不会同你分开。”

玉娘说着，又从布囊里取出那张琵琶。她刚要面对墓碑席地而坐，忽听得近处什么地方传来窸窸簌簌的脚步声。

“谁?”玉娘惊问。

“我。”

只见一个人影从坟包左侧转了过来，玉娘本能地后退一步，尖着嗓子追问:

“你是谁?”

“金学曾。”那个人影已经踱到跟前，与玉娘面对面站着，只见他拱手一揖言道，“玉娘姑娘，久闻你的芳名，没想到在这里与你见面。”

玉娘早就听说过金学曾这个名字，并知道他是张居正生前最为欣赏的干臣，禁不住好奇地问:

“你是那个会斗蟋蟀的金学曾。”

“在下正是。”

金学曾苦笑一下，黑暗中，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双眸灼灼生光。他自万历八年回浙江老家守制后，一直布衣葛服足不出户。但人在江湖心存魏阙，暗地里他仍十分关注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因他离开官场已有几年，加之为官时廉声卓著，没有任何把柄让人可抓。所以，在万历皇帝亲自主持的对张居正的清算中，他没有受到冲击。但他坚信张居正的改革没有错，至于张居正本人，虽然并不是没有可指摘之处，但瑕不掩瑜，他依然是大明开国以来屈指可数的中兴名臣。

对张居正遭受到如此不公的待遇，他深感愤怒却又无从表达。所以，也是特选了张居正的忌日前来荆州凭吊。玉娘来的时候，他已在这里呆了小半个时辰，他因在荆州税关任上得罪过不少地方士绅，所以不想被人发现。玉娘轿子抬到时，他便躲到坟地背后。当他确信在墓碑前哭诉的只有玉娘一人时，这才又慢慢蹀躞出来。玉娘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问道：

“你为何也来这里?”

“同你一样，也是特地赶来祭奠首辅。”

“你从哪里来?”

“杭州。”

“啊，你比奴家走得更远。”玉娘凄然一笑，对着坟包说道，“先生，你睁开眼睛看看，终于有一个官员来看你了。”

金学曾摇摇头，纠正说：“玉娘，在下并非官员。”

“啊?”

金学曾简单地介绍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然后说道：“官场龌龊，原也不值一提。玉娘，首辅如果地下有知，看到你千里迢迢赶来祭奠，他必定陶陶然，欣欣然，对着这中天朗月，满满地浮一大白。”

玉娘沉默了一会儿，激愤地说：“奴家始终不明白，张先生生前以国为重，忠心辅佐皇上，死后不到半年，就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这究竟为的什么?”

金学曾捻须一叹，答道：“只因他整饬吏治，清理财政，推行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虽有益于朝廷，有利于百姓，却得罪了太多太多的势豪大户。”

“皇上不是支持张先生么，他为何出尔反尔?”

玉娘口无遮拦问出此话，倒叫金学曾犯难。他虽然早已是布衣身份，却仍不敢指责皇上。稍一思索，他才绕了一个弯子委婉答道：

“自古忠臣，未必都有好报。”

玉娘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一次伸出手来，轻轻地抚摸着墓碑，动情地说：

“张先生若还能再活一次，不知他是否还有勇气，像先前那样不避权贵料理国事。”

“我相信，他还会那样!”金学曾肯定回答。

“是吗?”

玉娘对金学曾的回答感到惊讶。金学曾看了看玉娘，从衣袖里摸出一张纸来，递给玉娘说：

“你看看这个。”

借着火镰打出的微弱的火光，玉娘抖开那张纸，只见上面写道：

二十年前，不谷曾有一宏愿，愿以其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秽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口鼻者，吾亦欢喜施与。

万历元年答阅边总督吴尧山

天下事，非一手一足之力。仆不顾破家沉族以徇公家之务，而一时士大夫不肯为之分谤任怨，以图共济，将奈何哉?计独有力竭行之而死已矣!

万历五年答总宪李渐庵论驿递

既以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不之畏也。如是，才可建立国事。

万历六年答词道林按院

不谷弃家忘躯以殉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失毁誉关头打不破，天下事断无可为。

万历八年答学院李公

玉娘读罢，沉吟问道：“金先生，这几段话都是张先生生前写的吗?”

金学曾点点头，答道：“上面这四段话，都是从张太师担任首辅之后给有关官员的信件中摘录：这些信，都刊载在当时的邸报上。张太师之所以要把这些私人信件刊载出来，其用意就是为了让天下的官员都知道他矢志改革的决心。”

几滴晶莹的泪水落在那张笺纸上，玉娘啜泣问道：“金先生，你将这几段话抄录下来干什么?”

金学曾双颊痉挛了一下，痛苦答道："在下也同玉娘姑娘一样，认为张太师精于治国而疏于防身。读过这几段话，我才明白，张太师不是不懂得防身，而是根本不屑于一防。像张太师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如果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先将自己的退路想好，则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做成。这一年来，在下每思及张太师的悲剧，心下就隐隐作痛，我抄下这几段话带在身上，是想提醒自己，张太师对于自己身后的悲剧，应该说早已想到。他之所以还要这样做，乃是为了实现他担当天下事的宏愿。"

听金学曾这一席话，玉娘对张居正除了一腔挚爱之外，更是增添了无限的崇敬之情。她哀戚地咬着嘴唇，没有说话，而是默默地绕着坟包走了一圈，金学曾跟在她身后。当玉娘重新回到墓碑跟前，对着坟包静静地伫立时，金学曾满怀敬意又充满悲戚地说：

"首辅大人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但他身后如此悲惨，的确让在下有锥心之痛。"

玉娘仍未答话，她希望眼前这座坟包能突然裂开，张居正仍像往常一样双目炯炯走出来，与她携手，双双踏月而去。但眼下在这深沉的夜色中，除了偶尔吹过的风，在树丛蒿草间留下令人惊怖的声响，再没有任何景色能平复她无尽的愁绪。站在一旁的金学曾，为玉娘的痴情所感动。两人都这么默默地站在张居正的坟前，月华流转，河汉无声……也许过了很久，到了子夜时分，玉娘才叹出一口气，她面对墓碑盘腿坐了下去。拿起那张琵琶，轻轻拨了一下，清脆的弦音在静夜里传得很远很远。玉娘瞅了一眼金学曾，说道：

"金先生，当年奴家住在积香庐，张先生每每心情不爽时，总是要奴家给他唱曲。今番奴家从扬州赶来，便是为了将一首奴家自写的曲子，敬献在张先生的灵前。"

金学曾听罢，连忙后退一步对着坟包跪下。他明白玉娘即将唱出的曲子，肯定是对张居正最好的祭奠。幽邃的苍穹下万籁俱寂的夜色中，垮垮琮琮的琵琶声响起了。在这金玉相撞银瓶乍裂的激越中，只听得玉娘凄切地唱道：

夜深深，草茫茫，

风雨如晦，星月无光。

对着孤零零一座坟头儿，

听奴家唱一曲《火凤凰》。
传说人间有神乌，
歇在扶桑树，飞在山之阳。
火中诞生，火中涅槃，
疫瘴为甘露，忧患为酒浆。
引颈一鸣，天下阳春至，
翅儿一抖，阴霾变霞光。
此鸟常在梦中舞，
此鸟名叫火凤凰。
奴家今日吊先生，
泪眼儿迷离，心儿愁怅怅。
不用说生前显赫死后孤凄，
不必叹人妖不分世态炎凉，
先生既是火凤凰，又何必
在这尘嚣浊世争短长?
先生啊，梦中见你头飞雪，
梦中见你鬓如霜。
凤凰在，天空毁，
凤凰去，国有殇。
先生啊，只道人间不可住，
奴家且随你，
黄泉路上诉衷肠……

玉娘边弹边唱，与其说是唱，倒不如说是一种肝肠寸断的倾诉。唱到最后一句，玉娘已是泣不成声。只见她扔下琵琶，将先前已在墓碑前放好的那把酒壶抓到手上，对着嘴猛力地啜吸了几口。沉浸在凄婉歌声中的金学曾，抬头见玉娘的神情有些不对劲，心中已生了不祥之兆，猛然喊了一声：

“玉娘!”

玉娘将喝干的酒壶朝荒草间一扔，摇摇晃晃站起来，踉跄几步，又靠着坟包半躺了下来。

“玉娘!”金学曾又喊了一声。

“金先生，奴家要跟着张先生去了，”玉娘忽然变得异常的平静，但顷刻间她的身子就剧烈地抖动起来。

“怎么，你喝了鸩酒?”金学曾惊慌地嚷道。

“不，是还、还魂，汤、汤……”说话间毒性已发作。玉娘嘴中喷出鲜血，她拼着最后力气对金学曾说，“求，求你，在这坟、坟包旁，挖个坑儿，将、将奴家，埋、埋下，奴家要陪、陪张、张……”

望着玉娘慢慢闭上了她那一双美丽的凤眼，金学曾欲哭无泪。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掏出手袱儿，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替玉娘揩干净嘴角的血迹。此时月在中天，不知何处的草丛中，一只纺织娘正在低声地吟唱。

(熊召政历史小说《张居正》全四卷完。)